列夫·托尔斯泰著

安娜·卡列尼娜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列夫·托尔斯泰著

安娜·卡列尼娜

上　册

周　扬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ЛЕВ ТОЛСТОЙ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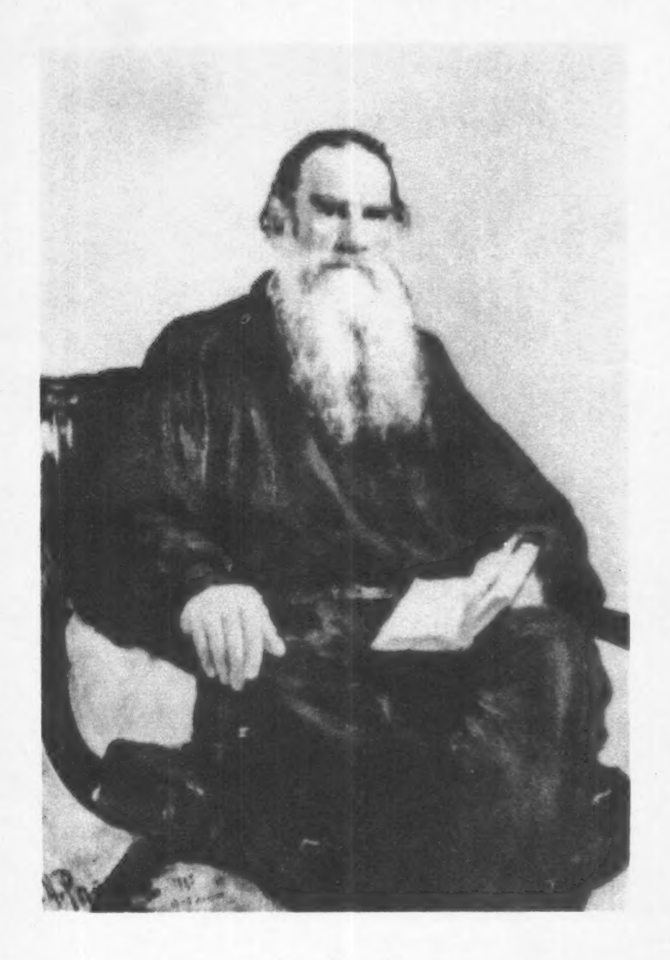
根据 Constance Garnett 和 Louise and Aylmer Maude 的两种英译本译出。作者像系列宾所作。

安娜·卡列尼娜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重 印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西 安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84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8$\frac{7}{8}$　插页 5
195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78 年 4 月陕西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9·395　定价 2.90 元



作 者 像

出版说明

列夫·托尔斯泰（一八二八—一九一〇）是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主要创作活动是在俄国历史的转折点，即一八六一到一九〇五年之间进行的。这也正是从旧的宗法制俄国的崩溃到俄国第一次革命的时期。

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并没有解决农民问题。在农民问题上，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尔斯泰的思想也不断发生变化。六十年代，他在作品中还想掩盖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尖锐矛盾；七十年代，他开始向宗法制农民思想体系转变；到了九十年代，他终于同他出身的阶级决裂，转移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评**」，「**表达了原始的农民民主的情绪**」，但又「**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

《安娜·卡列尼娜》写于一八七三—一八七七年，以鲜明而典型的形象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俄国生活。农奴制改革后地主和农民的生活方式，当时的科学和哲学问题、艺术问题，历史和政治事件，某些政府措施以及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在这部作品里。书中的主人公列文说：「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列宁在《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一文里引用了列文这段话，并且说：「**对于一八六一——一九〇五年这个**

时期，很难想象得出比这更恰当的说明了。」因此，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描写俄国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并且探讨解决途径的文学作品。

这部书中描写了一个青年贵妇人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她憧憬幸福，最后被上流社会的虚伪冷酷的道德压力扼杀。通过安娜的悲剧，作者揭露了贵族上流社会思想道德的堕落。但作者也谴责安娜为了个人感情而破坏了家庭。另外，在吉提这个人物身上，作者则又宣传妇女应该做母亲和家庭的维护者的主张。总之，托尔斯泰认为妇女应置身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外，这种思想和当时革命民主主义者提倡妇女解放、参加社会斗争的思想相比，显然是保守和倒退的。

这本书值得重视之处，是描写了俄国各种贵族面临资本主义发展时的情绪和态度。在托尔斯泰笔下，列文是那个时代地主阶级的一个优秀代表。列文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不愿放弃地主阶级对土地的权力。但是在商人无情地迫使地主破产的情况下，列文又没有力量保护宗法制的农业制度。他只能梦想着用「不流血的革命」方法，努力减少农民和贵族之间的地位差别，以此达到精神上的充分满足。托尔斯泰通过列文的农业改革和思想探索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可是，俄国革命的发展证明这种观点只不过是一种空想。

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不但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同时也显示出托尔斯泰的卓越的艺术技巧。书中对于社会生活、人物形象和心理状态、自然景色的大量的描绘，至今仍有可供文艺创作借鉴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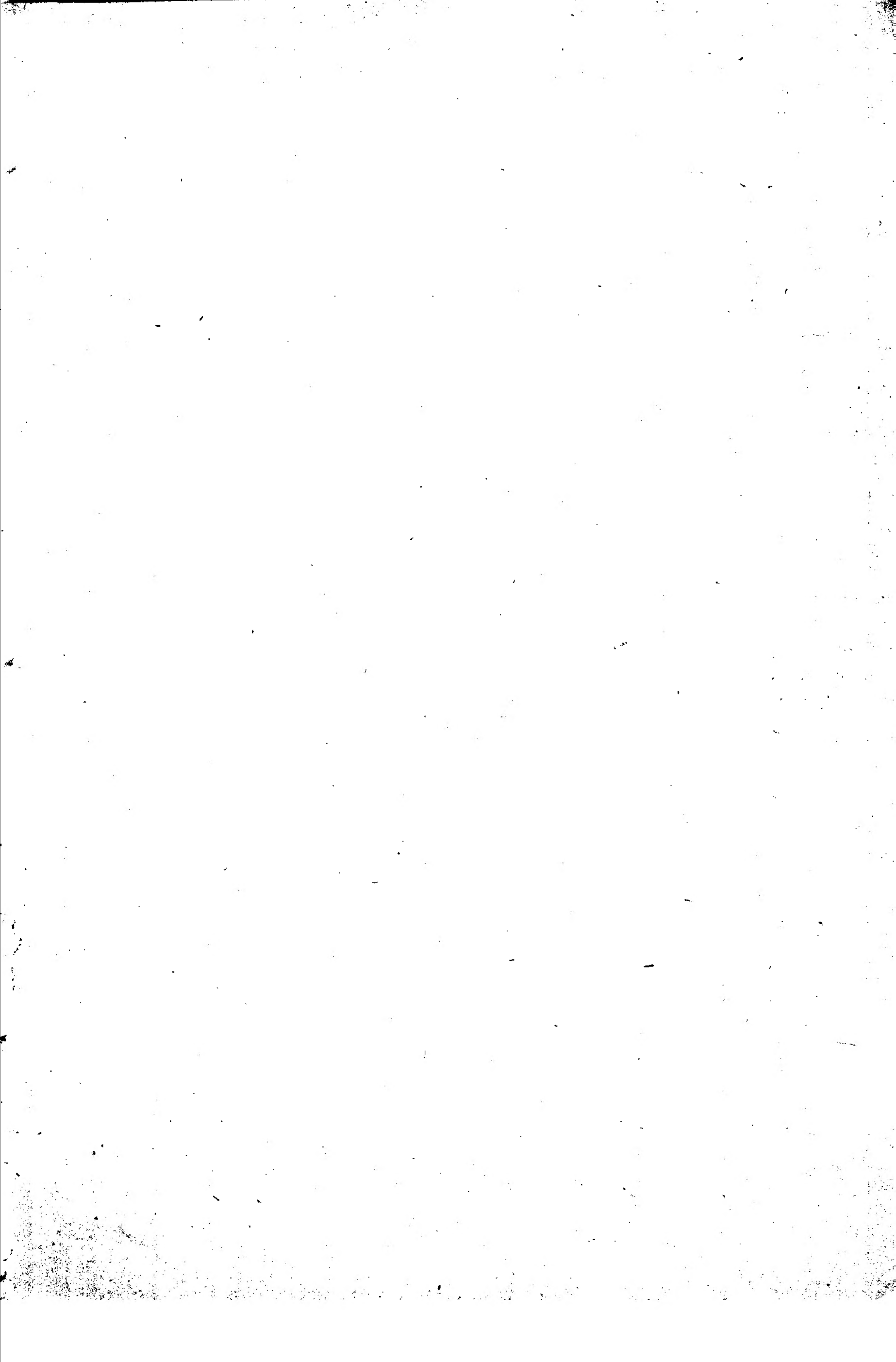
编者

一九七八年三月

——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 此句出自聖經新約羅馬書第十二章十九節，全節爲：『親愛的兄弟，不要自己伸寃，甯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爲經上記着：主說，伸寃在我，我必報應。』

第一部



一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奧布浪斯基家裏，一切都混亂了。妻子發覺了丈夫和他們家從前的一個法國女家庭教師有曖昧關係，她向丈夫聲言她不能和他再在一個屋子裏住下去了。這樣的狀態已經繼續了三天，不祇是夫妻兩個，就是他們整個的家庭和僕人都爲此感到痛苦。家裏的每個人都覺得他們住在一起沒有意思，而且覺得就是在任何客店裏萍水相逢的人也都比他們，奧布浪斯基的整個家庭和僕人情投意合些。妻子沒有離開自己的房間一步；丈夫三天不在家了；小孩們像失了管教一樣在家裏到處亂跑；英國女家庭教師和女管家吵了架，寫了信給朋友，請替她找一個新的位置；廚師昨天恰好在晚餐時走掉了，廚娘和馬車夫辭了工。

在吵架後第三天，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奧布浪斯基公爵——他在交際場裏是叫司梯瓦的——在照例的時間，早晨八點鐘醒來，不在他妻子的寢室，却在他的書房的鞣皮沙發上。他在有彈性的沙發上把他的肥胖的，養得很好的身體翻轉，好像他要再睡一大覺似的，他使勁抱住一個枕頭，把他的臉緊緊地偎着它；但是他突然跳起來，坐在沙發上，張開眼睛。

『哦，哦，怎麼回事？』他想，重溫着他的夢境。『怎麼回事，對啦！亞拉賓在達姆斯塔特㊀

㊀ 達姆斯塔特 (Darmstadt)，德國西部的一個城市。

請客；不，不是達姆斯塔特，而是在美國的甚麼地方。不錯，達姆斯塔特是在美國。不錯，亞拉賓在玻璃桌上請客，在座的人都唱 Il mio tesoro ㊀，但也不是 Il mio tesoro，而是比那更好的；桌上還有種小酒瓶，那就是女人，』他回想着。

司忒潘・阿卡謠耶維奇的眼睛快樂地閃耀着，他帶着微笑沉思。『哦，眞是有趣極了。有味的事情還多得很，可惜醒了說不出來，連意思都表達不出來。』而後看到了從一幅羅紗窗帷的邊上射入的一線日光，他愉快地把他的脚沿着沙發邊伸下去，用脚去搜索他的拖鞋，那雙拖鞋是金色鞣皮的，上面有他妻子繡的花，是他去年生日時她送給他的禮物；照他九年來的習慣，每天他沒有起來，就向寢室裏常掛睡衣的地方伸出他的手。他這纔突然記起了他沒有和爲甚麼沒有睡在妻子的房間而睡在自己的書房裏：微笑從他的臉上消失，他皺起眉來。

『唉，唉，唉！』他歎息，回想着發生的一切事情。他和妻子吵架的每個細節，他的無可挽回的處境以及最糟糕的，他自己的過錯，又一齊湧上了他的心頭。

『是的，她不會饒恕我，她也不能饒恕我！而最糟的是這都是我的過錯——都是我的過錯；但也不能怪我。悲劇就在這裏！』他沉思着。『唉，唉，唉！』他記起這場吵鬧所給與他的極端痛苦的感覺，儘在絕望地自悲自歎。

最不愉快的是那最初的一瞬間，當他興高采烈的，手裏拿了一隻預備給他妻子的大梨，從劇場回來的時候，他在客廳裏沒有找到他妻子，使他大爲喫驚的是，在書房裏也沒有找到，而終於發見她在她自己的寢室裏，手裏拿着那封泄漏了一切的倒霉的信。

她——那老是忙碌和担憂，而且依他看來，思想簡單的杜麗，一動也不動地坐在那裏，手裏拿着那封信，帶着恐怖、絕望和忿怒的表情望着他。

「這是甚麼？這？」她問，指着那封信。

回想起來的時候，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像常有的情形一樣，覺得事情本身還沒有他回答妻子的話的態度那麼使他苦惱。

那一瞬間，在他身上發生了一般的人在他們的極不名譽的行爲突如其來地被揭發了的時候所常發生的現象。他沒有能夠使他的臉色適應於他的過失被揭穿後他在妻子面前所處的地位。沒有惱怒，否認，替自己辯護，請求饒恕，甚至也沒有索性不在乎——隨便甚麼都比他所做的好——他的面孔却完全不由自主地(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是喜歡生理學的，他認爲這是腦神經的反射作用㊁)——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出了他那素常的，善良的，因而癡愚的微笑。

爲了這種癡愚的微笑，他不能饒恕他自己。看見那微笑，杜麗好像感到肉體的痛苦一般顫慄起來，以她特有的火氣破口而出地說了一連串殘酷的話，就衝出了房間。從此以後，她就不願看見她丈夫了。

㊀ Il mio tesoro——意大利語，『我的寶貝』之意。

㊁ 據穆德英譯本註：在安娜·卡列尼娜寫成之前不久，在俄國的一份雜誌上，腦神經的反射作用的作者賽切諾夫教授正和其他的科學家進行着熱烈的論戰。對於這種事情一知半解的奧布浪斯基都很容易地想起這個術語，可見這場論戰曾引起了當時公衆的充分的注意。

「這都要怪那癡愚的微笑，」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想。

「但是怎麼辦呢？怎麼辦呢？」他絕望地對自己說，找不出答案來。

二

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是一個忠實於自己的人。他不能欺騙他自己，不能使自己相信他後悔他的行為。他是一個三十四歲，美貌多情的男子，而他的妻子僅僅比他年輕一歲，而且做了五個活着四個死了的孩子的母親，他不愛她，這他現在並不覺得後悔。他後悔的祇是他沒有能夠很好地瞞住他的妻子。但是他感到了他的處境的一切困難，很替他的妻子、小孩和自己難過。他也許會想辦法把他的罪過隱瞞住他的妻子，要是他早料到，這個消息會這樣影響她。他從來沒有明白地考慮這個問題，但他模糊地感到他的妻子早已疑心他對她不忠實，她祇是裝做沒有看見罷了。他甚至以為，她祇是一個好母親，一個疲憊的，漸漸衰老的，不再年青，也不再美麗，毫不惹人注目的女人，應當出於公平心對他寬大一些。結果却完全相反。

「唉，可怕呀！可怕呀！」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儘在自言自語，想不出辦法來。「這以前一切都多麼順利呵！我們過得多快活；她因為孩子們而感到滿足和幸福；我從來甚麼事情也不干涉她；隨她高興怎樣去照管小孩和家事。自然，糟糕的是，她是我們家裏的女家庭教師。真糟！和家裏的女家庭教師胡來，未免有點庸俗，下流。但是一個多漂亮的女家庭教師呀！」（他歷歷在目地

回想着羅蘭姑娘的惡作劇的黑眼睛和她的微笑。）『但是畢竟，她在我們家裏的時候，我從來未敢放肆過。最糟的就是她已經……好像命該如此！唉，唉！但是怎麼，怎麼辦呀？』

除了生活所給與一切最複雜最難解決的問題的那個一般的解答之外，再也得不到其他解答了。那解答就是：人必須在日常的需要中生活——那就是，忘却自己。要在睡眠中忘却自己現在已不可能，至少也得到夜間才行；他現在又不能夠回到酒瓶女人所唱的音樂中去；因此他不能不在日常生活的夢中忘却自己。

『我們等着瞧吧，』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自言自語，他站起來，穿上一件襯着藍色綢裏的灰色睡衣，把紐帶打成一個結，於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氣到他的廣闊的胸膛裏，他擺開他那雙那麼輕易地載着他的肥胖身體的脚，邁着他素常的穩重的步伐走到窗前，他拉開百葉窗，用力地按着鈴。他的親信僕人馬特偉立刻應着鈴聲出現，把他的衣服，長靴和電報拿來了。理髮匠挾着理髮用具跟在馬特偉後面走進來。

『衙門裏有甚麼公文來沒有？』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問，接了電報，在鏡子面前坐下。

『在桌子上，』馬特偉回答，懷着同情詢問地瞥了他的主人一眼；停了一會，他浮着狡猾的微笑加上說：『馬車出租所有人來過。』

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沒有回答，祇在鏡裏瞥了馬特偉一眼。由他們在鏡子裏交換的眼色中，可以看出來他們彼此都很了解。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的眼色似乎在問：『你爲甚麼對我說這個？你難道不知道？』

馬特偉把手放進外套的口袋裏，擺開一隻脚，默默地，善良地，帶着輕輕的微笑凝視着他的主人。

『我叫他們禮拜日再來，不到那時候不要白費氣力來麻煩你或他們自己，』他說，他顯然是預先準備好這句話的。

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看出了馬特偉想要開開玩笑，引得人家注意自己。他拆開電報看了一遍，揣測着電報裏時常拼錯的字眼，他的臉色開朗了。

『馬特偉，我妹妹安娜・阿卡諦耶夫納明天要來了，』他說，作手勢要理髮匠的光滑豐滿的手停止一會，他正在從他的長長的，捲曲的絡腮鬍子中間剃出一條淡紅色的紋路來。

『謝謝上帝！』馬特偉說，由這回答就顯示出他像他的主人一樣了解這次來訪的重大意義，那就是，安娜・阿卡諦耶夫納，他所喜歡的妹妹，也許會促使夫妻和好起來。

『一個人，還是和她先生一道？』馬特偉問。

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不能夠回答，因爲理髮匠正在剃他的上唇，於是舉起一個手指來。馬特偉向鏡子裏點點頭。

『一個人。要在樓上收拾好一間房間嗎？』

『去告訴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她會吩咐的。』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馬特偉好像懷疑似地重複着。

『是的，去告訴她。把這電報拿去；交給她，照她吩咐的去辦。』

『你要去試一試嗎，』馬特偉心中明白，但他却祇說：『是的，老爺。』

當馬特偉，穿着那雙咯吱作響的長靴，手裡拿了電報，慢吞吞地走回房間來的時候，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已經洗好了臉，梳過了頭髮，正在預備穿衣服。理髮匠已經走了。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叫我對你說她要走了。讓他——就是說你——高興怎樣辦就怎樣辦吧，』他說，祇用他的眼睛笑着，然後把手放進口袋裡，頭歪在一邊斜視着他的主人。

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沉默了一會，隨即一種溫和的而又有幾分悽惻的微笑流露在他的標致的面孔上。

『呃，馬特偉？』他說，搖搖頭。

『不要緊，老爺；事情自會好起來的。』馬特偉說。

『自會好起來的？』

『是的，老爺。』

『你這樣想嗎？誰來了？』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問，聽見門外有女人的衣服的綷縩聲。

『我，』一個堅定而愉快的女人聲音說，乳母瑪特洛納·菲力麼諾夫納的嚴峻的麻臉從門邊伸進來。

『哦，甚麼事，瑪特洛納？』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問，走上她面前去。

雖然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對他妻子完全有錯，而且他自己也覺到這點，但是家庭裡幾乎每個人（就連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的心腹，那個乳母也在內）都站在他這邊。

『哦，甚麼事？』他憂愁地問。

『到她那裡去，老爺，再認一次錯吧。上帝會幫助你的。她是這樣痛苦，看見她都叫人傷心；而且家裡的一切都弄得亂七八糟了。老爺，你該憐憫憐憫小孩子們。認個錯吧，老爺。這是沒有辦法的！要圖快活，就祇好……』

『但是她不願見我。』

『盡你的本分。上帝是慈悲的，向上帝禱告，老爺，向上帝禱告吧。』

『好的，你走吧，』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說，突然漲紅了臉。『喂，給我穿上衣服。』他轉向馬特偉說，毅然決然地脫下睡衣。

馬特偉已經舉起襯衣，像馬頸軛一樣，吹去了上面的一點甚麼看不見的黑點，他帶着顯然的愉快把它套在他主人的保養得很好的身體上。

三

當他穿好了衣服的時候，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在身上灑了些香水，拉直襯衣袖口，照常把香煙，袖珍簿，火柴，和那有雙重鍊子和小零件的錶分置在各個口袋裡，然後抖開手帕，雖然他很不幸，但是他感到清爽，芬芳，健康和肉體上的舒適，他兩腿微微搖擺地走進了餐室，他的咖啡已擺在那裡等他，咖啡旁邊放着信件和衙門裏來的公文。

他讀信。有一封極不愉快，是一個想要買在他妻子地產上的一座森林的商人寫來的，賣出這座森林是絕對必要的；但是現在，在他沒有和妻子和解以前，這個問題是無法談的。最不愉快的是他的金錢上的利害關係要牽涉到他急待跟他妻子和解的問題上去。想到他會被這種利害關係所左右，他會爲了賣森林的原故去跟他妻子講和——想到這個，就使他不快了。

當他看完了信的時候，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把衙門裏來的公文拉到面前，迅速地閱過了兩件公事，用大鉛筆做了些記號，就把公文推在一旁，端起咖啡；他一面喝着咖啡，一面打開還是潤濕的晨報，開始讀起來。

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定閱了一份自由主義派的報紙，不是極端自由主義派的而是代表大多數人的意見的報紙。雖然他對於科學，藝術和政治並沒有特別興味，但他對這一切問題却堅持着與大多數人和他的報紙一致的意見。祇有在大多數人改變了意見的時候，他這纔跟着改變——或者，更嚴格地說，他並沒有改變，而是意見本身不知不覺地在他心中改變了。

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並沒有選擇他的政治主張和見解；這些政治主張和見解是自己到他這裡來的，正如他並沒有選擇帽子和上衣的樣式，而祇是穿戴着大家都在穿戴的。生活於上流社會裡的他——由於普通在成年期發達的，對於某種精神活動的要求——要有見解正如要有帽子一樣地必需。如果他有理由，愛自由主義的見解甚於愛他周圍許多人所抱的保守見解，那並不是由於他認爲自由主義更合理，而是由於它更適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黨說俄國一切都是壞的，不錯，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負債纍纍，正缺錢用。自由黨說結婚是完全過時的制度，須得改革才行；而家庭生活的確

沒有給司忒潘·阿卡謠耶維奇多少樂趣，而且逼得他說謊和做假，那是完全和他的本性相反的。自由黨說，或者毋寧說是暗示，宗教的好處祇在於箝制人民中的那些野蠻階層；而司忒潘·阿卡謠耶維奇連做一個短短的禮拜，都站得腳痛，而且想不透旣然現世生活過得這麼愉快，說那些關於來世的一切可怕而誇張的言語有甚麼意思。而且，愛說笑話的司忒潘·阿卡謠耶維奇常喜歡說：如果人要誇耀自己的祖先，他就不應當在魯立克㊀停止，而不承認他的始祖——猴子，他用這一類的話去難倒心地老實的人。就這樣，自由主義的傾向成了司忒潘·阿卡謠耶維奇的一種習癖，他喜歡他的報紙，正如他喜歡他飯後的雪茄一樣，因爲它在他的腦裏散佈了一層輕霧。他讀社論，社論認爲，在現在這個時代，叫囂急進主義有吞沒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險，叫囂政府應採取適當方法撲滅革命的禍害，這類叫囂是毫無意思的；正相反，『照我們的意見，危險並不在於假想的革命的禍害，而在於阻礙進步的墨守成規，』云云。他又讀了另外一篇關於財政的論文，其中提到了邊沁和密勒㊀，並對政府的某部有所譏刺。憑着他特有的機敏，他領會了每句暗諷的意義，猜透了它從何而來，針對甚麼人，因爲甚麼動機而發，這，像平常一樣，給了他一定的滿足。但是今天這種滿足被瑪特洛納·非力摩諾夫納的勸告和家中的不如意狀態破壞了。又在報上看到有培伊斯特伯爵已赴維斯巴登的謠傳，看到根治白髮，出售輕馬車，和某青年徵求職業的廣告；但是這些新聞報導並沒有像平常一樣給予他一種寧靜的譏諷的滿足。

看過了報，喝完了第二杯咖啡，吃完了奶油麵包捲，他立起身來，拂去了落在背心上的麵包屑，然後，挺起廣闊的胸膛，他快樂地微笑着，並不是因爲他心裏有甚麼特別愉快的事——快樂的

微笑是由良好的消化引起的。

但是這快樂的微笑立刻使他想起了一切，他又變得沉思了。

可以聽到門外有兩個小孩的聲音（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聽出來是他的小男孩格里沙和他的大女兒達尼亞的聲音。）他們正在搬弄甚麼東西，打翻了。

『我對你說了不要叫乘客坐在車頂上。』小女孩用英語嚷着，『拾起來！』

『一切都亂糟糟的了，』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想，『小孩子沒有人管束到處亂跑。』他走到門邊去叫他們。他們拋下那當火車用的匣子，向他們的父親走來。

那小女孩，她父親的寶貝，莽撞地跑進來，抱住他，笑嘻嘻地吊在他的頸子上，她老喜歡聞他的絡腮鬍子發出的聞慣的香氣。最後小女孩吻了吻他那因爲彎屈的姿勢而漲紅的，閃着慈愛的光輝的面孔，鬆開了她的兩手，待要跑開去，但是她父親拉住了她。

『媽怎樣了？』他問，撫摸着他女兒的滑潤柔軟的小頸。『早，』他說，向走上來問候他的男孩微笑着說。

他意識到他並不怎麼愛那男孩，但他總是儘量公平；可是那男孩感覺到了這一點，對於他父親的冷淡的微笑並沒有報以微笑。

㊀ 魯立克（Rurik——八六二—八七九），俄國的建國者，魯立克朝（八六九—一五九八）之始祖。

㊁ 邊沁（J. Bentham——一七四八—一八三二），英國資產階級法律學家和倫理學家，功利主義的代表人物。密勒（J. S. Mill——一八〇六—一八七三），英國哲學家、政治活動家、經濟學家。在倫理學上他接近邊沁的功利主義。

『媽？她起來了，』女孩回答。

司忒潘·阿卡謡耶維奇嘆了口氣。『這樣說她又整整的一晚沒有睡覺，』他想。

『哦，她快活嗎？』

小女孩知道，她父親和母親吵了架，母親不會快活，父親也一定明白的，他這麼隨便問她祇是在裝假。因此她爲她的父親漲紅了臉。他立刻覺察出來，也臉紅了。

『我不知道，』她說。『她沒有說要我們上課，她祇是說要我們跟霍里小姐到外祖母家去走走。』

『哦，去吧，達尼亞，我的寶寶。哦，等一等！』他說，還是拉牢她，撫摸着她的柔軟的小手。

他從壁爐上取下他昨天放在那裏的一小盒糖菓，揀她最愛吃的，給了她兩塊，一塊巧克力和一塊軟糖。

『給格里沙？』小女孩指着巧克力說。

『是，是。』又撫摸了一下她的小肩膊，他吻了吻她的髮根和頸項，就放她走了。

『馬車套好了，』馬特偉說，『但是有個人爲請願的事要見你。』

『來了很久嗎？』司忒潘·阿卡謡耶維奇問。

『半個鐘頭的光景。』

『我對你說了多少次，有人來馬上告訴我？』

『至少總得讓你喝完咖啡，』馬特偉說，他的聲調又粗魯又誠懇，使得人不能夠生氣。

『那麼，馬上請那個人進來吧，』奧布浪斯基說，煩惱地皺着眉。

那請願者，參謀大尉加立事的寡妻，來請求一件辦不到的而且不合理的事情；但是司式潘·阿卡譎耶維奇照例請她坐下，留心地聽她說到底，沒有打斷她一句，並且給了她詳細的指示，告訴她怎樣以及向誰去請求，甚至還用他的粗大，散漫，優美而淸楚的筆跡，敏捷而流利地替她寫了一封信給一位可以幫她的忙的人。打發走了參謀大尉的寡妻以後，司式潘·阿卡譎耶維奇拿起帽子，站住想了想他忘記甚麼沒有。看來除了他所要忘記的東西——他的妻子以外，他甚麼也沒有忘記。

『噢，是的！』他垂下頭，他的漂亮的面孔帶着苦惱的表情。『去呢，還是不去？』他自言自語；而他內心的聲音告訴他，他不應當去，那除了虛僞以外不會有旁的結果；要改善、端正他們的關係是不可能的，因爲要使她再具有魅力而且能夠引起人的愛，或者使他變成一個不能戀愛的老人，都不可能。現在除了欺騙和說謊之外不會有旁的結果；而欺騙和說謊又是和他的本性相反的。

『可是遲早總得做的；這樣下去不行的，』他說，極力提起自己的勇氣。他挺着胸，拿出一支紙烟，吸了兩口，就投進眞珠貝的烟灰碟裏去，然後邁着迅速的步伐走過客廳，開開了通到他妻子寢室的另一扇房門。

四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穿着梳粧短衣站在那裏，她那曾經是豐滿美麗，現在却變稀薄了的頭髮，用髮針盤在她的腦後，她面容消瘦而憔悴，一雙大的，喫驚的眼睛，因爲她面容的消瘦而顯得

更加觸目。各式各樣的物件散滿一房間，她站在這些物件當中的一個開着的衣櫃前面，她正從那裏面挑揀甚麼東西。聽到她丈夫的脚步聲，她停住了，朝門望着，徒然想要裝出一種嚴厲而輕蔑的表情。她感覺得她害怕他，害怕快要到來的會見。她正在企圖做她三天以來已經企圖做了十來回的事情——把她自己和小孩子的衣服清理出來，帶到她母親那裏去——而她還是沒有這樣做的決心；但是現在，又像前幾次一樣，她儘在對自己說，事情不能像這樣下去，她一定要想個甚麼辦法來懲罰他，羞辱他，那怕報復一下，使他嚐嚐他給予她的痛苦的一小部分也好。她還是繼續對自己說她要離開他，但她自己也意識到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因爲她不能擺脫那種把他當自己丈夫看待，而且愛他的習慣。加以，她感到假如在這裏，在她自己家裏，她尙且不能很好地看管她的五個小孩，那末，在她要把他們通通帶去的地方，他們就會更糟。事實上，在這三天內，頂小的一個孩子因爲吃了不衞生的湯害病了，其餘的昨天差不多沒有吃上午飯。她意識到要走開是不可能的；但是，還欺騙着自己，她繼續清理她的東西，裝做要走的模樣。

看見她丈夫，她就把手放進衣櫃的抽屜裏，像是在尋找甚麼東西似的，直到他走得離她十分近的時候，她這纔回頭朝他望了一眼。但是她的臉，她原來想要裝出嚴厲而堅決的表情的，却祇流露出困惑和痛苦的神情。

『杜麗！』他用柔和的，畏怯的聲調說。他把頭低下，極力裝出可憐和順從的樣子，但他却依然容光煥發。用迅速的一瞥，她從頭到脚打量了一下他那容光煥發的姿態。『是的，他倒快樂和滿足！』她想，『而我呢……他那討厭的好脾氣，大家都爲了那個喜歡他，稱讚他哩——我眞恨他的

那個好脾氣，』她想。她的嘴唇抿緊了，面頰的筋肉在她那蒼白的，神經質的臉孔的右半邊抽搐起來。

『你要甚麼？』她用迅速的，深沉的，不自然的聲調說。

『杜麗！』他顫巍巍地重複着說。『安娜今天要來了。』

『那關我甚麼事？我不見她！』她叫。

『但是你一定要，杜麗……』

『走開，走開，走開！』她叫，並沒有望着他，好像這叫聲是由肉體的痛苦引起來的一樣。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在想到他妻子的時候還能夠鎮定，他還能夠希望一切自會好起來，如馬特偉所說的，而且還能夠安閑地看報，喝咖啡；但是當他看見她的憔悴的，痛苦的面孔，聽見她的順從命運，充滿絕望的聲調的時候，他的呼吸就困難了，他的咽喉哽住了，他的眼睛裏開始閃耀着淚光。

『我的天！我做了甚麼呀？杜麗！看在上帝的面上！……你知道……』他說不下去了，他的咽喉被嗚咽哽住。

她砰的一聲把櫃門關上，望了他一眼。

『杜麗，我能夠說甚麼呢？……祇有一件事：請你饒恕……想想，難道九年的生活不能夠抵償一剎那的……』

她垂下眼睛，傾聽着。等着聽他要說甚麼，她好像在請求他千萬使她相信事情不是那樣。

『——一剎那的情慾……』他說；一聽到這句話，她就好像感到肉體上的痛苦一樣，嘴唇又抿緊了，她的右頰的筋肉又抽搐起來，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他還會說下去的。

『走開，從這裏走出去！』她更尖聲地叫，『不要對我說起你的情慾和你的骯髒行爲。』

她想要走出去，但是兩脚搖擺，祇得抓住一個椅背來支撐住自己的身體。他的面孔膨脹了，他的嘴唇噘起，他眼淚汪汪的了。

『杜麗！』他說，嗚咽起來了，『看在上帝面上，想想孩子們，他們是沒有過錯的！都是我的過錯，責罰我，叫我來補償我的罪過吧。任何事，祇要我能夠，我都願意做！我是有罪的，我的罪孽深重，沒有言語可以形容！但是，杜麗，饒恕了我吧！』

她坐下。他聽見她的大聲的，沉重的呼吸。他替她說不出地難過。她好幾次想要開口，但是不能夠。他等待着。

『你想起小孩，司梯瓦，祇是爲了要逗他們玩；但是我却總是想着他們，而且知道現在這樣子會害了他們，』她說，顯然這是一句她這三天來對自己重複了不止一次的話。

她叫他『司梯瓦』，他感謝地望着她，走上去拉她的手，但是她厭惡地避開他。

『我常想着小孩，所以祇要能夠救他們，我甚麼事都願意做；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怎樣去救他們：把他們從他們的父親那裏帶走呢，還是就這樣讓他們和一個不正經的父親——是的，不正經的父親在一起……你說，在那……發生以後，我們還能在一起生活嗎？還有可能嗎？你說，還有可能嗎？』她重複着說，提高她的嗓音，『在我的丈夫，我的小孩的父親，和他自己孩子的女家庭教師

發生了戀愛關係以後？」

『但是叫我怎麼辦呢？叫我怎麼辦呢？』他儘在用可憐的聲音說，也不知道自己說的是甚麼，同時他的頭垂得愈來愈低了。

『我對你感到厭惡，嫌棄！』她叫，愈來愈激烈了。『你的眼淚等於水！你從來沒有愛過我；你無情，也沒有血性。我覺得你可惡，討厭，是一個陌生人——是的，完完全全是一個陌生人！』帶着痛苦和激怒，她說出了這個在她看來是那麼可怕的字眼——陌生人。

他望着她，流露在她臉上的怨恨神情使他着慌和驚駭了。他沒有懂得他的憐憫是怎樣激怒了她。她看出來他心裏憐憫她，却並不愛她。『不，她恨我。她不會饒恕我了，』他想。

『這眞是可怕呀！可怕呀！』他說。

這時隔壁房裏一個小孩哭起來了，大概是跌了交；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靜聽着，她的臉色突然變得柔和了。

她稍微定了定神，好像她不知道她在甚麼地方，她要做甚麼似的，隨後她迅速地立起身來，向門邊走去。

『哦，她愛我的小孩，』他想，注意到小孩哭的時候她臉色的變化，『我的小孩；那麼她怎麼可以恨我呢？』

『杜麗，再說一句話，』他一邊說，一邊跟在她後面。

『假使你跟着我，我就要叫僕人和小孩子！讓大家都知道你是一個無賴！我今天就要走了，你

可以跟你的情婦住在這裏呀！』

她走出去，砰的一聲把門關上。

司忒潘·阿卡謡耶維奇歎了口氣，揩揩他的臉，用輕輕的脚步走出房間。『馬特偉說事情自會好起來的；但是怎樣？我看一點辦法都沒有。唉，唉，多可怕呀！而且她是怎樣粗野地叫着，』他自言自語，想起來她的嚷叫和『無賴』，『情婦』這兩個字眼。『說不定女僕們都聽到了！粗野得可怕呀！可怕呀！』司忒潘·阿卡謡耶維奇一個人站了一會，揩了揩眼睛，嘆了口氣，挺起胸膛，走出房間來了。

這是禮拜五，德國鐘錶匠正在餐室裏開鐘。司忒潘·阿卡謡耶維奇想起他曾給這個守時刻的，禿頭的鐘錶匠開過一次玩笑，說『這德國人開鐘把自己開了一生了』。他微笑了。司忒潘·阿卡謡耶維奇是愛說笑話的。『也許事情自會好起來的！「自會好起來的，」倒是一個有趣的說法，』他想。『我要再用它。』

『馬特偉！』他叫。『你和瑪利亞在休息室裏替安娜·阿卡謡耶夫納把一切收拾好，』他在馬特偉進來時對他說。

『是，老爺。』

司忒潘·阿卡謡耶維奇穿上皮大衣，走上台階了。

『你不回來吃飯嗎？』馬特偉一面說，一面送他出去。

『說不定。這是給家裏用的，』他說，從他的皮夾裏掏出一張十盧布的鈔票來。『這點夠了吧。』

『夠不夠，我們總得應付過去的，』馬特偉說，砰的一聲把車門關上，退回台階上了。

同時，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哄好了小孩，而且由馬車聲知道他已經走了，就又回到她的寢室來。這是她逃避煩累的家務事的唯一的避難所，她一出寢室，煩累的家務事就來紛擾她。就是現在，她在育兒室的短短的時間裏，英國女家庭教師和瑪特洛納·菲力摩諾夫納就問了她幾個不能延擱，而又祇有她纔能夠回答的問題：『小孩們出去散步穿甚麼衣裳？他們要不要喝牛奶？要不要叫一個新廚師來？』

『哦，不要問我，不要問我吧！』她說；然後回到她的寢室，她在她剛才坐着和她丈夫談話的原來的地方坐下，緊握着她那瘦得戒指都滑下去的兩手，開始在她的記憶裏重溫着全部的談話。『他走了！但是他到底怎樣和她斷絕關係的？』她想。『他難道還去看她嗎？我怎麼不問他！不，不，和解是沒有可能了。就是我們仍舊住在一間屋子裏，我們也是陌生人——永遠是陌生人！』她含着特別的意義重複着那個在她看來是那麼可怕的字眼。『我是多麼愛他呀！我的天啊，我是多麼愛他呀！……我是多麼愛他呀！而且我現在不還是愛他嗎？我不是比以前更愛他了嗎？最可怕的是……』她開始想，但是沒有想完，因爲瑪特洛納·菲力摩諾夫納從門口伸進頭來了。

『讓我去叫我的兄弟來吧，』她說；『他總可以燒燒飯；要不然，又會像昨天一樣，到六點鐘孩子們還沒有飯吃。』

『好的，我馬上就來料理。你派了人去取新鮮牛奶嗎？』

於是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就投身在日常的事務裏，把她的憂愁暫時淹沒在這些事務中了。

五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靠着他的天資高，在學校裏學習得很好，但是他懶惰而又玩皮，所以結果他在他的那一班裏成績是最差的一個。但是儘管他一向過着放縱的生活，銜級低微，而年齡又較輕，他却在莫斯科的一個政府機關裏佔着一個體面而又薪水豐厚的長官的位置。這個位置，他是經過他妹妹安娜的丈夫，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卡列甯的引薦得來的。卡列甯在政府的部裏佔着一個最主要的職位，這個莫斯科的機關就是直屬他的部的。但是卽使卡列甯沒有給他的妻兄謀到這個職務，司梯瓦·奧布浪斯基通過另外一百個人——兄弟、姊妹、親戚、表兄弟、叔父或姑母——的引薦，也可以得到這個或和這同樣的位置，每年拿到六千盧布的薪水，他是絕對需要這麼多錢的，因爲，雖然有他妻子的大宗財產，他的手頭還是拮据的。

半個莫斯科和彼得堡都是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的親戚朋友。他是在那些曾經是，現在仍是這個世界上的大人物的人們中間生長大的。官場中三分之一的人，比較年老的，是他父親的朋友，從他幼年時就認識他的；另外的三分之一是他的密友，剩下的三分之一是他的知交。因此，職位、地租和承租權等等形式的地上的幸福的分配者都是他的朋友，他們不會忽視一個和他們自己同類的人；因此奧布浪斯基要得到一個薪水豐厚的位置，是並不怎樣費力的；他祇要不拒絕、不嫉妬、不爭論、不發脾氣就行了，這些毛病，由於他特有的溫和的性情，他是從來沒有犯過的。假使有人對

他說他得不到他所需要的那麼多薪水的位置的話，他一定會覺得好笑的；何況他的要求並不過分，他祇要求年齡和身分都和他相同的人們所得到的，而且他担任這種職務，是和任何人一樣勝任愉快的。

司忒潘·阿卡謠耶維奇得到所有認識他的人的歡心，不祇是由於他的善良而快樂的性格和無可懷疑的誠實，而且在他的身上，在他那漂亮的開朗的姿容，他那閃耀的眼睛，烏黑的頭髮和眉毛，以及他那又紅又白的面孔上，具有一種使遇見他的人們覺得親切和愉快的生理的效果。『嗳哈！司梯瓦！奥布浪斯基！他來了！』誰遇見他差不多總是滯着快樂的微笑這樣說。即使有時和他談話之後似乎並沒有甚麽特別愉快的地方，但是過一天，或者再過一天，大家再看見他，還是一樣地高興。

充任莫斯科的政府機關的長官已經三年了，司忒潘·阿卡謠耶維奇不但贏得了他的同僚、下屬、上司和所有同他發生過交涉的人們的喜歡，而且也博得了他們的尊敬。司忒潘·阿卡謠耶維奇博得他同事的一致尊敬的主要特質是：第一，由於意識到自己的缺點而對別人極度寬容；第二，是他的澈底的自由主義——不是他在報上所讀到的自由主義，而是他自己血液裏的自由主義，由於這個，他對一切人都平等看待，不問他們的銜級或職位的高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他對他所從事的職務漠不關心，因此他從來沒有熱心過，也從來沒有犯過錯誤。

到了他辦公的地點，司忒潘·阿卡謠耶維奇就被一個挾着公事包的恭順的門房跟隨着，走進了他的私室，穿上制服，走到辦公室來。書記和職員都起立，快樂而恭順地向他鞠躬。司忒潘·阿卡謠耶維奇照常迅速地走到他自己的位子，和同僚們握了握手，就坐下來。他說了一兩句笑話，說

得正合體統，就開始辦公了。爲愉快地處理公務所必需的自由，簡便和儀式的分寸，再沒有誰比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懂得更清楚的了。一個祕書，帶着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的辦公室的每個人所共有的快樂而恭順的神情，拿着公文走進來，用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所倡導的那種親昵的自由的語調說：

『我們設法得到了盆紮省府的報告。在這裏，你要不要……』

『終於得到了嗎？』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把手指按在公文上。『哦，先生們……』於是辦公開始了。

『要是他們知道，』他想，帶着莊重的神氣低下頭，一邊聽着報告。『半個鐘點以前，他們的長官是多麼像一個有罪的小孩呵！……』在宣讀報告的時候他的眼裏含着笑意。辦公要一直不停地繼續到兩點鐘，到兩點鐘時就休息和用午飯。

還不到兩點鐘的時候，辦公室的大玻璃門突然開了，一個甚麼人走了進來。所有的坐在沙皇肖像和正義鏡下面的官員們，都高興散散心，向門口望着；但是門房立刻把那闖入者趕了出去，隨手把玻璃門關上了。

報告宣讀完畢的時候，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站起來，伸了個懶腰，於是，發揮時代的自由主義，在辦公室拿出一支紙烟來，然後走進他的私室去。他的兩個同僚——老官吏尼濟丁和侍從格林涅維奇跟隨着他進去。

『我們吃了午飯還來得及辦完，』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說。

「當然來得及！」尼濟丁說。

「那福明一定是個很狡猾的傢伙，」格林湼維奇說一個和他們正在審查的案件有關的人。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聽了格林湼維奇的話皺皺眉，這樣使他明白過早地下判斷是不對的，他沒有回答一句話。

「剛才進來的是誰？」他問門房。

「大人，一個甚麼人趁我剛一轉身，沒有得到許可就鑽進來了。他要見你。我告訴他：等辦公的官員們走了的時候，再……」

「他在甚麼地方？」

「也許他到走廊裏去了；他剛才還在那裏踱來踱去。那就是他，」門房說，指着一個蓄着捲曲鬍鬚的，體格強壯，肩膊寬闊的男子，他沒有脫下毛皮帽子，正在輕快而迅速地跑上石級的顏敗的台階。一個挾着公事包的瘦削的官吏站住了，不以為然地望了望這位正跑上台階的人的脚，又探問似地瞥了奧布浪斯基一眼。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正站在台階頂上。當他認出那走上來的人的時候，他那在制服的繡金領子上面放光的和藹的面孔顯得更有光彩了。

「哦，原來是你，列文！」他帶着親切的嘲弄的微笑說，一面打量着走上前來的列文。「你怎麼肯賀臨到這個巢窟裏來看我？」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並不以握手為滿足，他吻了吻他的朋友。「來了好久了嗎？」

「我剛剛到，急於要見你，」列文說，羞澀地，同時又生氣和不安地向周圍望了望。

「哦，讓我們到我的房間裏去吧，」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說，他知道他朋友的自尊心和易怒的羞赧，於是，挽着他的胳膊，他拉着他走，好像引導他經過甚麼危險物一樣。

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幾乎和他所有的相識都很親密，他通通叫他們的教名：六十歲的老人和二十歲的青年人、演員、大臣、商人和侍從武官都是一律，因此他大部分的密友可以在社會階層的兩個極端找到，他們要是知道通過奧布浪斯基的媒介而有了共同的關係，是一定會很驚訝的。凡是和他一道喝過香檳的人都是他的親密的朋友，而他是跟甚麼人都一道喝香檳的，所以萬一當着他部下的面，他遇見了他的甚麼『不體面的親友』（如他所戲謔似地稱呼他的許多朋友），他憑着他特有的機敏，很懂得怎樣去減弱在他們心中所留下的不愉快的印象。列文並不是一個『不體面的親友』，但是奧布浪斯基立刻敏感到列文一定以為他不願當着他的部下的面露出他和他的親密，故而趕緊把他帶到他的私室裏去。

列文和奧布浪斯基差不多同樣年紀；他們的親密並不祇由於香檳。列文是他從小的同伴和朋友。他們雖然性格和趣味各不相同，卻像兩個從小在一塊兒的朋友一樣相親相愛。但是雖然如此，他們兩人——像選擇了不同的活動的人們之間所常發生的情形一樣——雖然議論時也說對方的活動是正確的，但卻從心底鄙視。彼此都感覺得好像自己過的生活是唯一眞正的生活，而他朋友所過的生活卻完全是幻想。奧布浪斯基一看見列文就抑制不住微微諷刺的嘲笑。他多少次看見他從鄉下到莫斯科來，他在鄉下做的甚麼事情，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從來也不十分理解，而且也實在不發生

興味。列文每次到莫斯科來總是興奮和匆忙，有點不安，而又因爲自己的不安而激怒，而且大部分的時候對於事物總是抱着完全新的，出人意外的見解。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嘲笑這個，却又喜歡這個。同樣，列文從心底鄙視他的朋友的都市的生活方式，和他認爲沒有意思而加以嘲笑的公務。但是所不同的祇是奧布浪斯基因爲做大家所做的事，所以他能夠得意地溫和地笑，而列文却是不得意地，有時甚至生氣地笑。

『我們盼了你好久了，』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說，走進他的私室，放了列文的胳膊，好像表示這裏一切危險都過去了一樣。『我看見你眞是非常地，非常地高興呢！』他繼續說，『哦，你好嗎？呃！你甚麼時候到的？』

列文沉默着，望着奧布浪斯基的兩個同僚的不熟識的面孔，特別是望着那位風雅的格林涅維奇的手，那手有那麼長的雪白的指頭，那麼長的黃黃的尖端彎曲的指甲，袖口上繫着那麼大的發光的鈕釦，那手顯然佔去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不讓他有思想的自由了。奧布浪斯基立刻注意到這個，微笑了。

『哦，眞的，讓我來給你們介紹吧，』他說，『我的同事：菲立浦·伊凡尼奇·尼濟丁，密海爾·司丹尼斯拉維奇·格林涅維奇，』——然後轉向列文——『縣議員，縣議會的新人物，一隻手可以舉重五十普特㊀的運動家，牧畜家，狩獵家，我的朋友，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列文，賽

㊀ 一普特等於一六·三公斤。

爾吉・伊凡諾維奇・柯茲尼雪夫的令弟。』

『高興得很，』老官吏說。

『我很榮幸地認識令兄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格林涅維奇說，伸出他那有着長指甲的纖細的手來。

列文皺着眉，冷淡地握了握手，立刻就轉向奧布浪斯基。雖然他對他的異父兄弟，那位全俄聞名的著作家抱着很大的敬意，但是人家不當他是康斯丹丁・列文，而祇當他是有名的柯茲尼雪夫的兄弟的時候，他就不能忍受了。

『不，我已經不在縣議會了。我和他們所有的人吵了架，不再去參加議會了，』他轉向奧布浪斯基說。

『這麼快！』奧布浪斯基微笑着說。『但是怎麼的？為甚麼？』

『說來話長。我以後再告訴你吧，』列文說，但是他立刻對他講起來了。『哦，簡單一句話，我確信縣議會實際上是甚麼也沒有幹，而且是甚麼也幹不成的，』他開口了，好像有甚麼人剛剛侮辱了他一樣。『一方面，這簡直是玩具；他們在玩弄着議會，我既不夠年青，也不夠年老，對這玩藝兒不感興趣；另一方面，』(他吃吃地說)『這是縣裏結黨營私的工具。從前有監督，有裁判所，而現在有縣議會——形式上不是受賄賂，而是拿乾薪，』他說得很激昂，好像在座有人反對他的意見似的。

『嗳哈，你又有新變化了，我看——這一回是保守黨，』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不過這

個我們以後再談吧。』

『是的，以後吧。但是我要見你，』列文說，憎惡地望着格林涅維奇的手。

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浮着幾乎看不見的微笑。

『你不是常說你再也不穿西裝了嗎？』他問，打量着列文的顯然是法國裁縫做的新衣服。『哦！我看：又是新變化。』

列文突然紅了臉，並不像成年人紅臉，輕微地，自己都不覺得，而像小孩紅臉，覺得自己的羞赧是可笑的，因而感到慚愧，就更加臉紅了，差不多快要流出眼淚來。看着這聰明的，男性的面孔陷入那樣一種孩子式的狀態中，十分令人奇怪，奧布浪斯基就不再看他了。

『哦，我們在甚麼地方會面呢？你知道我急於要和你談談，』列文說。

奧布浪斯基像在考慮的樣子。

『我看這樣吧：我們到顧林去吃午飯，我們可以在那裏談談。我到三點鐘就沒有事了。』

『不，』列文考慮了一會之後回答，『我還得到旁的地方去一下。』

『那麼，好吧，我們一道吃晚飯。』

『一道吃晚飯？但是我並沒有甚麼特別的事，僅僅說一兩句話，問你一件事！我們可以改天再長談。』

『那麼，現在就把這一兩句話說了，我們吃了晚飯再閒聊聊。』

『哦，就是這樣一兩句話，』列文說，『不過也沒有甚麼特別要緊的事。』

他為了竭力克制他的羞赧而弄得臉紅筋漲。

『薛傑巴茲基家的人怎樣？一切都照舊嗎？』他說。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早已知道列文在和他的姨妹吉提戀愛，他浮上一絲幾乎看不見的微笑，他的眼睛愉快地閃耀着。

『你說一兩句話，我可不能一兩句話來回答，因為……對不起，請等一等……』

祕書走進來，親密而又恭敬，並且像所有的祕書一樣謙遜地意識到在公務的知識上自己比上司高明；他拿着公文走到奧布浪斯基面前，藉口請示，說明了一些困難。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沒有聽他說完，就把手溫和地放在祕書的袖口上。

『不，請照我所說的做，』他說，微微一笑把話放緩和了，然後簡單地說明了他對這件事的看法，他就推開了公文，說：『就請你照那樣做，查哈爾·尼濟迪奇。』

祕書惶惑地退了出去。列文趁着奧布浪斯基和祕書談話，完全從他的困惑中恢復過來了。他胳膊肘靠在椅背上站着，帶着譏諷的注意的神色傾聽着。

『我不懂，我不懂，』他說。

『你不懂甚麼？』奧布浪斯基說，像往常一樣快樂地微笑着，拿出一支紙烟來。他期待列文說出甚麼怪僻的話來。

『我不懂你們在做甚麼，』列文說，聳了聳肩。『你怎麼可以鄭重其事地那麼做？』

『為甚麼不？』

『為甚麼，因為一點意思都沒有呀！』

『這祇是你的想法，我們可忙壞了。』

『都是紙上談兵！可是，你對於這種事情倒是很有才幹的，』列文加上說。

『你意思是說我有甚麼欠缺的地方嗎？』

『也許是這樣，』列文說。『但是我還是佩服你的氣派，並且有這麼一個偉大人物做我的朋友，我覺得很榮幸！但是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他繼續說，拚命努力去直視奧布浪斯基的面孔。

『哦，好了，好了。你等着吧，你自己也會落到這種境地的。你在卡拉金斯基縣有三千畝㊀土地，你那麼筋肉飽滿，就像十二歲小姑娘一樣鮮嫩，自然愜意得很！但是你終於有一天會加入我們一起的。是的，至於你所問的問題，沒有變化，祇是你離開這麼久，很可惜了。』

『哦，為甚麼？』列文吃驚地問。

『哦，沒有甚麼，』奧布浪斯基回答，『我們以後再談吧。但是你到城裏來有甚麼特別的事嗎？』

『這個我們也以後再談吧，』列文說，臉又紅到耳根了。

『好的，當然囉！』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說。『你知道，我應當請你上我們家裏去，但是我妻子身體不大好。我看這樣吧：假使你要見他們，他們從四點到五點準在動物園。吉提在那裏溜

㊀ 係俄畝，以下對話均倣此。一俄畝合一·七英畝。

冰。你坐車去吧，我回頭來找你，我們再一道到甚麼地方去用晚飯。』

『好極了！那麼再見！』

『當心不要忘了！我知道你，說不定你一下又跑回鄉下去！』司武潘·阿卡謡耶維奇笑着叫道。

『不會的！』

列文走出房間，到了門口的時候，這纔記起來他沒有向奧布浪斯基的同僚告別。

『這位先生看來一定是位精力豐富的人，』格林涅維奇在列文走了之後說。

『是的，朋友，』司武潘·阿卡謡耶維奇說，搖搖頭。『他纔是個幸運兒呢！在卡拉金斯基縣有三千畝土地，前途無量；而又朝氣勃勃的！不像我們這班人。』

『你有甚麼可埋怨的呢，司武潘·阿卡謡耶維奇？』

『哦，我倒霉得很呵！』司武潘·阿卡謡耶維奇說，沉重地嘆着氣。

六

當奧布浪斯基問列文爲甚麼到城裏來的時候，列文臉紅了，而且爲了臉紅直生自己的氣，因爲他不能夠回答：『我是來向你的姨妹求婚的，』雖然他正是爲了那個目的來的。

列文家和辟傑巴玆基家都是莫斯科的老貴族，彼此一向交情很深的。這種交情在列文的大學時

代是更加深了。他同杜麗和吉提的哥哥，年青的薛傑巴茲基公爵一道準備進大學而且是和他同時進去的。那時候他常出入薛傑巴茲基家，他對薛傑巴茲基一家有了愛情。看來似乎很奇怪吧，康斯丹丁・列文愛他們一家，特別是他們一家的女人。他記不起他自己的母親了，而他僅有的姐姐又比他大得多，所以，他第一次看到名門望族家庭內部的生活，那種因為他父母的死而失去了的生活，是在薛傑巴茲基家裏。那個家庭的每個分子，特別是女人，在他看來好像都包在一層神祕的詩的帷幕裏，他不僅在他們身上看不出缺點，而且在包藏他們的詩的帷幕之下，他設想着最崇高的感情和一切應有的完美。為甚麼這三位年青的小姐一定要今天說法語，明天說英文；為甚麼她們要在一定的時間輪流地彈鋼琴，琴聲直達到了她們哥哥的樓上的房間，兩位學生就總是在那間房裏用功的；為甚麼她們要那些法國文學、音樂、繪畫、跳舞的教師來教她們；為甚麼在一定的時間，這三位年青的小姐要穿起綢子的外衣——杜麗是穿着一件長的，納塔麗亞是半長的，而吉提的是短得連她那雙穿着緊緊的紅色長襪的俏麗的小腿都完全露在外面——同琳瑙小姐一道，坐着馬車馳到托華斯哥意的林蔭路去；為甚麼她們要被一個帽子上嵌着金色帽章的僕人侍衛着，在托華斯哥意的林蔭路上來回散步——這一切和她們的神祕的世界所發生的其他更多的事，他都不懂得，但是他確信在那裏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美麗的，而他愛的就是這些事情的神祕。

在學生時代，他差一點愛上了最大的女兒杜麗；但是不久她和奧布浪斯基結了婚。於是他就開始愛上了第二個女兒。他好像覺得他一定要愛她們姊妹中的一個，祇是他確不定哪一個。但是納塔麗亞也是剛一走進社交界就嫁給了外交家里瓦夫。當列文在大學畢業的時候，吉提還是個小孩子。

年青的薛傑巴茲基投進了海軍，在波羅的海淹死了；因此，雖然他和奧布浪斯基有友誼，但是列文和薛傑巴茲基家的關係就不大密切了。但是當今年初冬，列文在鄉下住了一年又來到莫斯科看見薛傑巴茲基一家人的時候，他明白了這三姊妹中間的哪一個是他眞正命定了去愛的。

他，一個出身望族，擁有資產的三十二歲的男子，去向年青的薛傑巴茲卡雅公爵小姐求婚，似乎是再也沒有比這更簡單的事了；他很可以立刻被看做良好的配偶。但是列文是在戀愛，因此，在他看來，吉提在各方面都是這樣完美，她簡直是一個高出世間一切的人，而他自己是一個這樣卑微，這樣俗氣的人，別人和她自己會認爲他配得上她，那是連想都不能想像的。

他曾經爲了要會見吉提而出入於交際場所，差不多每天在交際場所看見她，他在這樣一種銷魂蕩魄的狀態中在莫斯科度了兩個月之後，他突然斷定事情沒有可能，就回到鄉下去了。

列文確信事情沒有可能是根據在她的親族的眼裏看來他不是迷人的吉提的有利的，有價值的配偶，而吉提自己也不會愛他。在她的家族的眼裏看來，他三十二歲了，在社會上還沒有通常的，確定的經歷和地位，而他的同輩現在有的已經做了團長，副官，有的做了大學教授，有的做了銀行和鐵路經理，或者像奧布浪斯基一樣做了政府機關的長官；他（他很明白人家會怎樣看他）僅僅是一個從事於牧畜，打獵，修造倉庫的鄉下紳士，換句話說，就是一個沒有才能，沒有出息，做着在社交界看來祇有無用的人們才做的那種事的人。

神祕的，迷人的吉提決不會愛這麼一個如他自己認爲的那樣醜陋的人，尤其是那麼一個平凡的，庸庸碌碌的人。而且他過去對吉提的態度——由於他和她哥哥的友誼關係而來的成人對小孩子

的態度——他覺得這又是戀愛上的新障碍。一個如他自己認爲的那樣醜陋的，溫厚的男子，他想，可以得到別人的友誼，但是要獲得他愛吉提那樣的愛情，就須得是一個漂亮的，尤其是卓越的男子才行。

他聽說女人們常常愛醜陋而平凡的人，但是他不相信，因爲他是根據自己判斷來的，而他自己是祇能愛那美麗的，神祕的，特出的女人的。

但是孤單單一個人在鄉下過了兩個月以後，他確信這不是他在最初的靑春期所經驗的那種熱情；這種感情，不給他片刻的安靜；她會不會做他妻子這個問題不決定，他就活不下去了；他的失望祇是由於他自己的想像而來的，他並沒有他一定會遭到拒絕的任何證據。他這回到莫斯科來就是抱着向她求婚的堅定的決心，如果他被應允了，他就立刻結婚。或者……如果他遭到拒絕，他會變成怎樣，他簡直不能設想。

七

乘早車到了莫斯科，列文住在他的異父的哥哥柯玆尼雪夫的家裏，換了衣服以後，他走進了他哥哥的書房，打算立刻跟他說明他這次來的目的，而且徵求他的意見；但是他的哥哥不是獨自一個人在那裏。一位有名的哲學教授同他在一道，這位教授是特地從哈科夫趕來解決他們間發生的一個很重要的哲學問題的爭論的，教授正在對唯物論者作猛烈的論戰。賽爾吉·柯玆尼雪夫很有興味地

注意這場論戰，讀了教授最近的論文之後，他就寫信給他，表示反對，他責備教授對唯物論者太讓步了；因此教授馬上來解釋這件事情。爭論的是一個時髦的問題：人類的生理現象和心理現象之間有沒有界線可分；假如有，那麼在甚麼地方？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帶着他對任何人都是那樣又親熱又冷淡的微笑迎接了他的弟弟，把他介紹給教授之後，仍舊繼續討論。

一位前額狹窄，身材短小的戴眼鏡的人把討論擱開了一會兒，來和列文招呼，接着就繼續談論下去，不再注意他了。列文坐下等教授走，但是他不久就對於他們所討論的題目發生了興味。列文在雜誌上看到過他們正在討論的論文，而且讀了它們，把它們當做科學原理的發展而感到興味，他從前在大學裏原是自然科學系的學生，所以對於科學是很熟悉的；但是他從來不曾把這些科學的推論——如人類的動物的起源，反射作用，生物學和社會學——和那些最近愈益頻繁地縈繞在他心裏的生死意義的問題聯系起來。

當他聽着他哥哥和教授辯論的時候，他注意到他們把這些科學的問題和那些精神的問題聯系起來，好幾次他們觸到了後一個問題；但是每當他們臨近到這個他認爲最主要的地方，他們就立刻退回去，又陷入精微的區別，保留條件，引文，暗示和權威著作的引證的範圍裏，他要理解他們的話，都很困難了。

『我不能承認，』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用他素常的那種明瞭正確的語句和文雅的措辭說，『我無論如何不能同意凱司，認爲對於外界的全部概念都是從知覺來的。最根本的觀念——生存的觀

念，就不是通過感覺而得到的；因爲傳達這種觀念的特別的感覺器官是沒有的。』

『是的，但是他們——吳士特，克腦斯特和普立帕索夫——會回答說你的生存的意識是由於你的一切感覺的綜合而來的，而那生存的意識就是你的感覺的結果。吳士特就明白地說，假使沒有感覺，那就不會有生存的觀念。』

『我主張相反，』賽爾吉・伊凡諾維奇開口說。

但是在這裏，列文又覺得，他們剛接近了最重要的一點，他們就又退避開了，於是他下了決心問教授一個問題。

『照這樣說，假使我的感覺被毀滅了，假使我的肉體死了，那就沒有任何生存可言了嗎？』他問。

教授困惑地，而且好像被這個插言弄得精神很痛苦地，向這個與其說像一個哲學家毋寧說像一個拉縴夫的奇怪的質問者打量了一下，然後將視線轉向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好像在問：『對他說甚麼呢？』但是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他說話沒有教授那樣偏激，他心有餘裕來回答教授，同時也心有餘裕來領會產生那問題的簡單而自然的觀點，他微笑着說：

『那個問題我們還沒有權利解決……』

『我們沒有材料……』教授附和着，就又回到他的論辯去了。『不，』他說，『我要指出這個事實，就是假如像普立帕索夫所明白主張的那樣，知覺是基於感覺的話，那末我們就必須嚴格地區別這兩個概念。』

列文沒有再聽下去，祇是等待着教授走。

八

當教授走了的時候，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轉向他弟弟。

『你來了我很高興。要住些時候吧？你的農務怎樣？』

列文知道他哥哥對於農務並不感到興味，他這麼問祇是客氣罷了，因此他祇告訴他出賣小麥和金錢的事情。

列文本來想把他結婚的決心告訴他哥哥，而且徵求他的意見；他的確是下了決心這樣做的，但是見了他哥哥，傾聽了他和教授的談話，後來又聽到他問他們的農務（他們的母親遺下的財產還沒有分開，列文管理着他們兩個的兩份財產）的那種勉強垂顧的語調以後，列文感到他不知爲甚麼總不能夠跟他說他打算結婚的心思。他覺得他哥哥不會像他所希望的那樣看這事情。

『唔，你們的縣議會怎樣了？』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問，他對於這些地方機關很感興趣，而且十分重視。

『我實在不知道。』

『甚麼？可是你不是一個議員嗎？』

『不，我已經不是了。我辭了職。』列文回答。『我不再出席會議了。』

『多可惜！』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皺着眉喃喃地說。

列文爲了替自己辯護，開始敍述在縣議會裏所發生的事情。

『總是那樣的呀！』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打斷他的話頭。『我們俄國人總是那樣。這也許是我們的長處，這種能看到我們自己缺點的才能；但是我們做得過火了，我們用常掛在我們嘴上的諷刺來安慰自己。我所能說的祇是把像我們的地方自治制那樣的權利給與任何其他的歐洲民族——德國人或是英國人——都會使他們從而達到自由，而我們却祇把這變成笑柄。』

『但是怎麼辦呢？』列文後悔地說。『這是我的最後嘗試。我全心全意地試過。但是我不能夠，我做不來。』

『不是你做不來，』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你沒有用正確的觀點去看事。』

『也許是的，』列文憂鬱地說。

『哦！尼古拉弟弟又到這兒來了，你知道嗎？』

尼古拉弟弟是康斯丹丁・列文的親哥哥，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的異父的弟弟，他是一個完全墮落了的人，蕩盡了他的大部分產業，跟三教九流的人混在一起，又和他的兄弟們吵了架。

『你說甚麼？』列文恐怖地叫。『你怎麼知道的？』

『普洛珂菲在街上看見他。』

『在莫斯科這裏？他住在甚麼地方？你知道嗎？』列文從椅子上站起來，好像立刻要去一樣。

『我告訴了你，我很後悔，』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看見他弟弟的興奮神情，他搖了搖頭。

『我派人找到了他住的地方，把我代他付清的那張他給特魯賓的借據送給了他。這是我收到的回答。』

說着，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從壓尺下面抽出一張字條，遞給了他的弟弟。

列文讀着這張用奇怪的，熟悉的筆跡寫成的字條：

『我謙卑地請求你們不要來打擾我。這就是我要求我的仁愛的兄弟們的唯一恩典——尼古拉·列文。』

列文讀完了，沒有抬起頭來，把字條拿在手裏，在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的面前站着。

他要暫時忘記他的不幸的哥哥，但又意識到這樣做是卑鄙的，這兩者在他的心中起了鬥爭。

『他顯然是要侮辱我，』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繼續說，『但是他侮辱不了我的，我本來一心想幫助他，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

『是的，是的，』列文重複着。『我明白而且尊重你對他的態度；但是我要去看看他。』

『你要去，就去；但是我勸你不要這樣，』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對於我說，我不怕你這樣做的，他不會使你來跟我鬧的；但是爲了你自己，我勸你最好還是不去。你對他不會有甚麼幫助，但是隨你的便吧。』

『也許我對他不會有甚麼幫助，但是我覺得——特別是在這個時候……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覺得於心不安……』

『哦，那我可不明白，』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但是有一件事我明白，』他加上說，『這

就是謙遜的教訓。自從尼古拉弟弟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以後，我對於所謂不名譽的事採取了不同的更寬大的看法了。……你知道他做了甚麼……』

『噢，可怕，可怕呀！』列文重複着說。

從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的僕人那裏得到了他哥哥的住址以後，列文想立刻去看他，但是，想了一想以後，決定把這拜訪推遲到晚上。要使心安，首先必須決定一下使他到莫斯科來的那件事。列文從他哥哥那裏出來，就到奧布浪斯基的衙門去，打聽到了薛傑巴茲基家的消息以後，他就坐着馬車趕到他聽說可以找到吉提的地方去了。

九

下午四點鐘，感到自己的心臟直跳動，列文在動物園門口下了他僱的馬車，沿着通到冰山和溜冰場的小徑走去，知道他在那裏一定可以找到她，因爲他看到了薛傑巴茲基家的馬車停在門口。

這是一個晴朗的寒冷的日子。馬車、雪橇、出租馬車和警察排列在入口處。一羣羣穿着漂亮衣服，帽子在太陽光裏閃耀着的人，在入口處，在那飾以俄國式的彫刻的小屋之間的掃得很乾淨的小路上擠來擠去。園裏的彎曲的老樺樹，所有的樹枝都被雪壓得往下垂着，看上去好像是新穿上祭祀的法衣。

他沿着通到溜冰場的小路走去，儘在對自己說：『一定不要激動，要放鎮靜些。你怎麼搞的

呵？你要甚麼呢？放安靜些，傻瓜！』他對他的心臟說。但是他愈要竭力鎮靜，他愈呼吸困難了。一個熟人碰見他，叫他的名字，列文却連他是誰也沒有認出來。他向冰山走去，從那裏傳來了雪橇溜下去或被拖上來時的鐵鍊鏗鏘的聲音，滑動的雪橇的轔轔的聲音和快樂的人聲。他向前走了幾步，溜冰場就展開在他眼前，立刻，在許多溜冰者裏，他認出了她。

他憑着襲上他的心來的狂喜和恐懼知道她在那裏。她站在溜冰場的那一頭正和一個婦人在談話。她的衣服和態度看上去都沒有甚麼特別引人注目的地方，但是列文在人羣中找出她來，就好像在蕁蔴裏找到薔薇一樣地容易。由於她，一切都生了光輝。她是照耀周遭一切的微笑。『我眞地能夠走過冰塊到她那裏去嗎？』他想，她站的地方對於他好像是一個不可接近的聖地，有一個刹那，他害怕得那麼厲害，他幾乎要走開了。他祇得努力抑制自己，考慮到各式各樣的人們都在她的身旁經過，而他自己也可以到這裏來溜冰的。他走下去，他像避免望太陽一樣地避免望着她，但是不望着也還是看見她，正如人看見太陽一樣。

在每禮拜的那一天，那一個時刻，屬於同一類的熟人們就都聚在冰上了。在他們當中有大顯身手的溜冰名手，也有帶着膽怯的，笨拙的動作扶住椅背的初學者；有小孩，也有爲了健康的緣故去溜冰的老人；他們在列文看來都是一羣被選拔的幸運兒，因爲他們都在這裏，挨近着她。可是所有的溜冰者似乎都滿不在乎地趕過她去，追上她，甚至於和她交談，而且自得其樂，與她無關地享受着絕妙的冰和晴和的天氣。

尼古拉·薛傑巴茲基，吉提的堂兄弟，穿着短衣和緊褲，脚上穿着冰鞋，正坐在園裏的椅子

上，看見列文，他向他叫起來：

『哦，俄羅斯的第一流的溜冰家！來了好久了嗎？頭等的冰——穿上你的溜冰鞋。』

『我沒有溜冰鞋，』列文回答，驚異在她面前會這樣勇敢和自在，他沒有一秒鐘不看見她，雖然他沒有望她。他感到好像太陽走近他了。她在轉角，帶着明顯的膽怯邁動她那雙穿着長靴的纖細的脚，她向他溜來。一個穿着俄羅斯衣服的少年拚命地揮動着手臂，彎腰向着地面，追過了她。她溜得不十分穩；把她的兩手從那繫在繩子上的小暖手筒裏拿出，她伸開兩手，以備萬一，而且望着列文，她已經認出他了，對他和她自己的膽怯微笑。當她轉過了彎的時候，她用一隻脚把自己往前一推，一直溜到薛傑巴茲基面前去；於是抓住他的手，她向列文微笑地點頭。她比他所想像的還要美麗。

他想到她的時候，他可以對他自己生動地描畫出她的全幅姿影，特別是她那個那麼輕便地安放在她那端正的少女肩上，而且那麼充滿了孩子樣的明朗和善良的，小小的金髮的頭的魅力。她的孩子氣的表情，加上她的身材的纖美，構成了她的特別的魅力，那魅力他是完全領會到了的；但是常使他意外驚倒的，是她那雙溫柔，靜穆和誠實的眼睛的表情，特別是她的微笑，那總是把列文帶進魔術的世界，他在那裏面感覺得眷戀難捨，如像他記得在童年時代的一些日子裏所感覺的一樣。

『你來了很久了嗎？』她說，把她的手給他，『謝謝你，』當他拾起從她暖手筒裏落下的手帕的時候，她加上說。

『我？沒有，沒有多久……昨天……我是說今天……我剛到的，』列文回答，因爲情緒激動，

沒有立刻聽懂她的問題。『我要來看你，』他說，想起了他來看她的目的，他立即不好意思起來，滿臉漲紅了。『我不知道你會溜冰，而且溜得這樣好。』

她注意地看着他，好像要探明白他困惑的原因似的。

『你的稱讚是值得重視的。這裏有一個傳說，說你是最好的溜冰家，』她說，用她的帶着黑手套的小手拂去落在她暖手筒上的碎冰。

『是的，我從前有個時期對於溜冰很熱心。我想要達到完美的境界。』

『你做甚麽事都熱心，我想，』她微笑着說。『我是這樣想看你溜冰。穿上冰鞋，我們一道來溜吧。』

『一道來溜！會有這種事嗎？』列文想，凝視着她。

『我馬上去穿，』他說。

於是他去租冰鞋。

『你很久沒有來了，先生，』一個侍者說，扶起他的脚，把溜冰鞋的後跟扭緊。『除了你，再也沒有會溜冰的先生了！行嗎？』他說，拉緊皮帶。

『哦，行，行；請快一點！』列文回答，好容易忍住了流露在他臉上的快樂的微笑。『是的，』他想，『這就是人生——這就是幸福！一道，她說，讓我們一道來溜！現在就對她說嗎？但是那正是我怕說話的原因哩。因爲現在我是幸福的，至少在希望上是幸福的，……而以後呢？……但是我一定要，我一定要，懦弱滚開吧！』

列文站起來，脫下大衣，在小屋旁邊的崎嶇的冰上迅速地走過去，到了平滑的冰面上，於是毫不費力地溜着，調節着速度，轉換着方向，像隨心所欲似的。他羞怯地走近她，但是她的微笑又使他鎮定下來。

她把她的手給他，他們並肩前進，愈溜愈快了，他們愈溜得快，她把他的手愈握得緊。

「和你一道，我很快就學會了；不知爲什麼，我總相信你。」她說。

「你靠着我的時候，我也就有自信了，」他立刻因爲自己所說的話吃了一驚，臉都漲紅了。事實上，他一說出這句話來，她的面孔就立刻失掉了所有的親密表情，好像太陽躲進了烏雲一樣，而且列文看出了他所熟悉的她那表示心情緊張的面部表情的變化：在她的光滑的前額上浮現了皺紋。

「你有甚麼不愉快嗎？……不過我沒有權利來問的，」他急忙地說。

「爲甚麼？……不，我沒有甚麼不愉快，」她冷淡地回答；立刻她又加上說：「你沒有看見琳瑙小姐吧？」

「還沒有。」

「那末到她那裏去吧，她是那樣喜歡你。」

「怎麼回事？我惹惱了她。主幫助我！」列文想，他飛跑到坐在長凳上的長着白色頭髮的年老的法國婦人那裏去。微笑着，露出她的假牙齒，她像一位老朋友一樣迎接他。

「是的，你看我們都長大了，」她對他說，向吉提那邊瞥了一眼，「而且老了。『小熊』也長大了！」法國婦人繼續說，笑了起來，她提醒他曾把這三個年青的姑娘比做英國童話裏的三隻熊的

笑話。『你記得你常常那樣叫她們嗎？』

他簡直一點也記不起來了，但是她爲這句笑話笑了十年，而且很愛這句笑話。

『哦，去溜冰，去溜冰吧！我們的吉提也學得很會溜了，可不是嗎？』

當列文跑回到吉提那裏的時候，她的臉不再嚴厲了，她的眼睛帶着和她以前一樣的眞誠和親切的神情望着他，但是列文覺得在她的親切裏有一種故作鎭靜的味道。他感到憂鬱。談了一會她的年老的女家庭教師和她的癖性以後，她問起他的生活。

『你冬天在鄉下難道眞地不沉悶嗎？』她說。

『不，我不覺得沉悶，我非常地忙，』他說，感覺到她在用她的平靜的調子壓制他，他沒有力量衝破，正像初冬時候的情形一樣。

『你要住很久嗎？』吉提問。

『我不知道，』他回答，沒有想他在說甚麼。他的腦海裏閃過了這樣的念頭：假如他接受了她的這種平靜的友好調子，他又會弄得毫無結果地跑回去，因此他決定打破這局面。

『你怎麼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完全在你，』他說了這話立刻覺得恐怖起來。是她沒有聽到他的話呢，還是她不願意聽，總之她好像顚躓了一下，把脚踏了兩下，就急忙從他身邊溜開。她溜到琳瑙小姐那裏，對她說了幾句甚麼話，就向婦人們脫冰鞋的小屋走去了。

『我的上帝！我做了甚麼？慈悲的上帝！幫助我，指引我吧！』列文說，在內心祈禱着，同時

感到劇烈運動的需要，他四處溜着，兜着內外的圈子。

正在那個時候，一個年青人，新的滑冰家中最好的一個，穿着溜冰鞋從咖啡室走出來，口裏啣着一支香烟，他從台階上一級一級地跳躍着跑下來，他的溜冰鞋發出嚓嚓的響聲。他飛跑下來，連兩手的位置都沒有改變就一溜溜到冰上去了。

『哦，這倒是新玩意！』列文說，立刻跑上去試這新玩意。

『不要跌斷你的頭頸了！這是要練習的呀！』尼古拉・薛傑巴茲基對他叫。

列文走上台階，從上面老遠跑過來，直衝下去，在這不馴熟的動作中，他用兩手保持着平衡。在最後一級上他顛躓了一下，但是手剛觸到冰，就猛一使勁，恢復了他的平衡，笑着溜開去了。

『他是多麼優美，多麼温和呀！』吉提想，那時候她正同琳瑙小姐一道從小屋裏走出來，帶着平靜的多情的微笑望着他，好像望着一位親愛的哥哥一樣。『這難道是我的過錯，難道我做錯了甚麼嗎？他們說是賣弄風情。……我知道我愛的不是他，可是我和他在一起覺得快樂，他是那樣有趣！不過他為甚麼要說那種話呢？……』她默想着。

看見吉提要走，和她母親在台階上接她，列文，被劇烈的運動弄得臉紅了，站着沉思了一會。隨後他脫下了溜冰鞋，在花園門口追上了她們母女。

『看到你我很高興，』薛傑巴茲基公爵夫人說。『我們和平常一樣，禮拜四在家。』

『今天就是禮拜四！』

『我們會很高興看見你，』公爵夫人冷淡地說。

這種冷淡使吉提難過，她忍不住要彌補她母親的冷淡。她回轉頭來，微笑地說：

『晚上見！』

正在這個時候，司武潘·阿卡謡耶維奇歪戴着帽子，臉和眼睛放着光，像一個勝利的英雄一樣跨進了花園。但是當他走近他的丈母娘的時候，他用憂愁和沮喪的語調回答她關於杜麗的健康的詢問。在和他丈母娘低聲而憂鬱地談了一兩句話以後，他就又挺起胸膛，挽上列文的胳膊。

『哦，我們就走嗎？』他問。『我老是在想你，你來了，我非常，非常高興，』他說，意味深長地望着他的眼睛。

『好的，我們就走吧，』快活的列文回答，還聽見那聲音在說：『晚上見！』而且還看見說這話的時候的微笑。

『英國飯店呢，還是哈密塔奇飯店？』

『隨便。』

『那麽就去英國飯店吧，』司武潘·阿卡謡耶維奇說，他選了這個飯店，因爲他在這裏所欠的賬比在哈密塔奇欠的多，因此他認爲避開它是不對的。『你僱了一輛馬車嗎？……那頂好，因爲我已經打發我的馬車回去了。』

兩個朋友一路上差不多沒有說話。列文正在尋思吉提臉上表情的變化是甚麽意思；一會自信有希望，一會又陷於絕望中，分明看到他的希望是瘋狂的，但他還是感到現在比她沒有微笑和說『晚上見』這句話以前，他跟那時候是完全兩樣的人了。

司武潘·阿卡謡耶維奇一路上專心在想晚餐的菜目。

『你喜不喜歡比目魚？』他對列文說，當他們到了的時候。

『甚麽，』列文反問。『比目魚？是的。我非常喜歡比目魚。』

一〇

當列文和奥布浪斯基一道走進飯店的時候，他不由得注意到在司武潘·阿卡謡耶維奇的臉孔和整個的姿態上有一種特殊的表情，也可以說是一種被壓抑住的光輝。奥布浪斯基脫下外套，帽子歪戴着，蹓進餐室，對那些穿着燕尾服，夾着餐巾，聚攏在他周圍的韃靼茶房吩咐了一聲。他向遇見的熟人左右點頭，這些人在這裏也像在任何旁的地方一樣很歡悅地迎接他，然後他走到食器架前，喝了一杯伏特加，吃了一片魚，先開一開胃，跟坐在櫃臺後面，用絲帶、花邊和鬈髮裝飾着的，塗脂抹粉的法國女人說了句那麽有趣的話，引得那位法國女人都捧腹大笑了。列文却連一點伏特加都沒有嘗，祇因爲那位好像全身都是用假髮，香粉和化粧酸做成的法國女人使他感到了那樣厭惡。他連忙從她身旁走開，好像從甚麽齷齪的地方走開一樣。他的整個心靈裏都塡滿了對吉提的懷念，他的眼睛裏閃耀着勝利和幸福的微笑。

『請這邊來，大人！這邊沒有人來打擾大人，』一個特別嚕囌的白頭的老韃靼人說，他的臀部非常大，燕尾服的尾端在後面很寬地分裂開來了。『請進，大人，』他對列文說；爲了表示他對司

忒潘·阿卡謫耶維奇的尊敬起見，對於他的客人也同樣慇懃。

轉眼之間，他把一塊新桌布舖在已經舖了一層桌布的圓桌上青銅吊燈架下面，把天鵞絨的椅子推上來，手裏拿着餐巾和菜單站在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面前，等待着他的吩咐。

『要是你喜歡，大人，馬上就有單間空出來了；郭里金公爵正同着一位太太在裏面。新鮮牡蠣上市了。』

『哦！牡蠣。』

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遲疑起來了。

『我們改變預定計劃，如何，列文？』他說，把手指放在菜單上。他的面孔表現出嚴重的躊躇神情。『牡蠣是上等的嗎？可得留意。』

『是佛倫斯堡的，大人。我們沒有奧斯登特的。』

『佛倫斯堡的就行了，但是不是新鮮的呢？』

『昨天剛到的。』

『那末，我們就先來牡蠣，然後把我們的預定計劃全部改變，如何？呃？』

『在我都一樣。我頂喜歡的是蔬菜湯和麥粥；但是這裏自然沒有那樣的東西。』

『大人喜歡俄國麥粥嗎？』韃靼人說，彎腰向着列文，像保姆對小孩說話一樣。

『不，說正經話，凡是你所選的自然都是好的。我剛溜過冰，肚子餓了。不要以爲，』他覺察出奧布浪斯基臉上的不滿之色，加上說，『我不尊重你的選擇。我是歡喜佳肴美味的。』

『我希望那樣！不管怎樣，食是人生的一樁樂事，』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說。『那末，夥計，給我們來兩打——或許太少了——來三打牡蠣也好，再加上蔬菜湯……』

『printaniere（青菜），』韃靼人隨聲附和說。但是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顯然不願意給與他用法文叫各種菜名的快樂。

『放蔬菜，你知道。再來比目魚加濃醬油，再來……烤牛肉；留心要好的。哦，或者再來隻閹鷄，再就是罐頭水果。』

韃靼人記起了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不照法文菜單點菜的習慣，却沒有跟着他重複，還是不免給予了自己照菜單把全部菜名唸一遍的樂趣："Potage printaniere, turbot, sauce Beaumarchais, poularde à l'estragon, macédoine de fruits…etc." 於是立刻，像由彈簧發動的一樣，他一下子把菜單放下，再拿出一張酒單來，呈遞給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

『我們喝甚麼酒呢？』

『隨你的便，祇要不太多……香檳吧，』列文說。

『甚麼！開始就喝香檳？可是也許你說的不錯。你喜歡白封嗎？』

『Cachet blanc（白封），』韃靼人隨聲附和說。

『很好，那麼就給我們把那種牌子的酒和牡蠣一道拿來，我們再看吧。』

『是，先生。那末要甚麼下菜的酒呢？』

『你給我們拿露意酒來好了。哦，不，最好是老牌沙白立酒。』

『是，先生。你的乾酪呢，大人？』

『哦，是的，帕爾馬乾酪吧。或許你喜歡別的甚麼嗎？』

『不，這在我都一樣，』列文說，不禁微笑了。

韃靼人飄動着燕尾服的尾端跑開去，五分鐘內就飛奔進來，端着一碟剝開了真珠母色的貝殼的牡蠣，手指間夾着一瓶酒。

司忒潘·阿卡謠耶維奇揉了揉漿硬的餐巾，把它的一角塞進背心裏，然後把兩臂安放好，開始吃起牡蠣來。

『不壞，』他說，用銀製的叉子把牡蠣從真珠色的貝殼裏剝出來，一個又一個地吞食下去。『不壞，』他重複說，他的水汪汪的，明亮的眼睛時而望着列文，時而望着韃靼人。

列文也吃着牡蠣，雖然白麵包和乾酪會更中他的意。但是他在嘆賞奧布浪斯基。就連那韃靼人，也一面扳開瓶塞，把起泡的葡萄酒倒進精緻的酒杯裏，一面瞥着司忒潘·阿卡謠耶維奇，浮上一種顯然可見的滿足的微笑，整了整他的白領帶。

『你不大歡喜牡蠣，是嗎？』司忒潘·阿卡謠耶維奇說，乾了他的酒杯，『或者你是在想甚麼心事吧？』

他要列文高興。但是列文也並不是不高興；他是在侷促不安。他滿懷心事，在這飯店裏，在男人和婦人們用餐的單間中間，在這一切擾攘和喧囂裏，他實在感到難受和不舒服；周圍滿是青銅器具、鏡子、煤氣燈和茶房——這一切在他看來都是討厭的。他深怕玷汚了洋溢在他心中的情感。

『我嗎？是的，我是有心事，況且，這一切都使我感到侷促不安，』他說。『你想像不到這一切對於我這樣一個鄉下人是多麼奇怪，就像我在你那裏看到的那位紳士的指甲一樣奇怪……』

『是的，我看到了可憐的格林涅維奇的指甲使你發生了多麼大的興趣，』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笑着說。

『我眞受不了，』列文回答。『你替我設身處地想一想，用一個鄉下人的觀點來看吧。我們在鄉下要儘量把我們的手弄得便於工作，所以我們剪了指甲，有的時候我們捲起袖子。而這裏的人們却故意把他們的指甲儘量蓄長，而且綴着小碟那麼大的鈕釦，這樣，他們就不能用他們的手做甚麼事了。』

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快樂地笑了。

『呵，是的，那正是他用不着做粗活的一種標記。他是用腦力勞動的……』

『也許；但是我還是覺得奇怪，正如這時我就覺得奇怪，我們鄉下人總是儘快地吃了飯，好準備做我們的工作去，而這裏，我們却儘量延長我們的用餐時間，因此，我們吃牡蠣……』

『噢，自然，』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反對。『但是那正是文明的目的——使我們能從一切事物中得到享樂。』

『哦，如果那是它的目的，我寧可做野蠻人。』

『你本來就是一個野蠻人。你們列文一家都是野蠻人呢。』

列文嘆息着。他想起了他哥哥尼古拉，感到羞愧和痛苦，他皺起眉頭；但是奧布浪斯基開始說

到一個立刻引起他注意的題目。

『呵，我問你今晚到我們的人那裏去，我是說薛傑巴茲基家去嗎？』他說，他的眼睛含意深長地閃耀着，他一面推開空了的粗糙的貝殼，把乾酪拉到面前來。

『是的，我一定要去，』列文回答，『雖然我覺得公爵夫人的邀請並不熱烈。』

『瞎說！那是她的態度……喂，夥計，湯！……那是她的姿態——(grande dame(貴婦人)啦！』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我也要來的，但是我先得赴白甯伯爵夫人的音樂演習會。哦，你怎麼不是野蠻人呢？你怎樣解釋你的突然離開莫斯科？薛傑巴茲基家人屢次向我問起你，好像我應當知道似的。其實我所知道的祇是你老做旁人所不做的事。』

『是的。』列文緩慢而激動地說，『你說得對，我是一個野蠻人，祇是，我的蠻性不在於我離開，而在於我現在來了。我現在來……』

『呵，你是一個多麼幸運的人呵！』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插嘴說，凝視着列文的眼睛。

『為甚麼？』

我由烙印識得出駿馬，
看眼色我知道誰個少年在鍾情。⊖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高聲朗誦。『你前程無限。』

『那麼，你一生已經完了嗎？』

『不，還不能說完了，不過將來是你的，現在是我的。而且就是這個現在——也不是完滿的。』

『怎麽回事？』

『呵，事情相當糟。但是我不願談到我自己，而且我也無法解釋這一切，』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說。『哦，你到莫斯科來有甚麽事？……喂！收去！』他叫韃靼人。

『你猜得到嗎？』列文回答，他的烱烱有光的兩眼緊盯在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身上。

『我猜得到，但是我不好先開口。由此你就可以看出來我猜的對不對。』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說，帶着微妙的笑容望着列文。

『那末，你有甚麽意見？』列文用顫動的聲調說，感到自己臉上所有的筋肉都顫動了。『你怎樣看這問題？』

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從容地乾了他那杯沙白立酒，一刻也沒有把眼睛離開列文。

『我？』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說，『再也沒有一件事我這麽切望的，——沒有！這眞是再好也沒有了。』

『但是你沒有弄錯？你知道我們在說甚麽？』列文說，他的眼睛緊盯着對方。『你想這可能嗎？』

『我想可能。爲甚麽不可能呢？』

㊀ 據穆德英譯本註：奧布濱斯基引用的這幾句詩出自普希金所翻譯的古希臘抒情詩人安那克來翁(Anacreon)的第五十五首詩。

『不！你眞以爲可能嗎？不，告訴我你所想的一切！呵，但是假使……假使我要遭到拒絕……眞的，我想一定……』

『爲甚麽你要這樣想？』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說，看見他的興奮模樣笑了起來。

『我有時覺到這樣。你要知道，那對於我是可怕的，對於她也是一樣。』

『哦，無論如何，這對於一位少女是沒有甚麽可怕的。所有的少女都以人家向她求婚爲誇耀。』

『是的，所有少女，但不是她。』

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微笑。他深知列文的那種感情，在他看來，世界上的少女應當分成兩類：有一類——她以外的全世界上的少女，那些有着一切人類的缺點的少女，最普通的少女；另外一類……她一個人，絲毫弱點都沒有，而且超出全人類。

『停一停，加上點醬油，』他說，止住了列文正在推開醬油碟的手。

列文服從地加了點醬油，但是他不讓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繼續吃他的晚餐了。

『不，停一會，停一會，』他說，『你要知道這是我的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我沒有對任何人說過。除了你，我不能夠對旁人說起這話。你知道我們兩個人完全兩樣，趣味和見解，一切一切都不相同；但是我知道你喜歡我而且了解我，所以我也非常喜歡你。但是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坦坦白白地給我說吧。』

『我就是在告訴你我所想的，』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微笑着說。『但是我再說一點：我的妻子是一個奇怪的女人……』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嘆了口氣，想起了他和他妻子的關係，沉默了一

會，又說——『她有先見之明。她看得透人；不僅這樣，她料得到未來的事，特別是婚姻一道。比方，她預言夏霍夫司考雅公爵小姐會嫁給布倫登。誰也不相信這個，但是後來果然這樣。她是站在你這邊的。』

『你這是甚麼意思？』

『是這樣，她不僅喜歡你——她並且說吉提一定會做你的妻子。』

聽了這些話，列文的臉突然放光了，浮上了微笑，一種近乎感動到流淚的微笑。

『她那樣說！』列文叫起來。『我總是說她眞是個好人，你的夫人。但是這事已經說得夠了，夠了，』他說，從座位上站起來。

『好的，但是請坐下吧。』

但是列文不能坐下了。他用他的平穩的步伐在這鳥籠般的房間裏來回踱了兩趟，霎着他的眼睛，使他的眼淚不致落下來，然後纔又在桌旁坐下。

『你要知道，』他說，『這不是戀愛。我戀愛過，但是這不是那麼回事。這不是我的感情，而是一種外界的力佔據了我。我跑開了，你知道，因爲我斷定了那是不可能的事，你懂吧，像那樣的幸福大地上是沒有的；但是我和自己鬥爭，我明白我沒有這個是不能生活了。而且這事一定要有個解決……』

『那麼你爲甚麼跑開呢？』

『噢，停一會！噢，眞是千頭萬緒！我有多少問題要問呀！聽我說。你簡直想像不到你剛才說

的話，對我起了甚麼作用。我是這樣快活，我簡直變得可憎了；我忘記了一切。我今天聽到我哥哥尼古拉……你知道，他來了……我甚至連他都忘了。在我看來，好像他也是快樂的。這是一種瘋狂。但是有一件事可怕……你是結過婚的，你懂得這種感情……可怕的是，我們——老了——過去……沒有戀愛，祇有罪惡……突然要和一個純潔無瑕的人那麼接近；這是可厭惡的，所以人不能不感到自己配不上。』

『呵，哦，你過去並沒有許多罪惡。』

『呵喲！依然是一樣。』列文說，『當我帶着厭惡回顧我的生活的時候，我戰慄，詛咒，痛心地後悔……是的。』

『有甚麼辦法呢？世界就是這樣，』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說。

『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始終喜歡的那個禱告：「不要按照我的應得之報，要按照你的慈愛饒恕我。」祇有這樣她纔能饒恕我。』

二

列文飲乾了他的酒杯，他們沉默了一會。

『還有件事我得告訴你。你認識渥倫斯奇嗎？』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問列文。

『不，我不認識。你為甚麼問這個？』

『再來一瓶酒！』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吩咐韃靼人，他恰恰在不需要他在場的時候替他們斟滿了酒，在他們周圍徘徊着。

『我爲甚麼要認識渥倫斯奇呢？』

『你必須認識渥倫斯奇的原因，就是，他是你的情敵之一。』

『渥倫斯奇是誰？』列文說，他的臉突然由奧布浪斯基剛才還在嘆賞的孩子般的狂喜的神色變成忿怒和不愉快的表情了。

『渥倫斯奇是吉里爾·伊凡諾維奇·渥倫斯奇伯爵的兒子，是彼得堡的花花公子的一個最好的標本。我是在特韋爾認識他的，那時我在那裏供職，而他到那裏去招募新兵。非常有錢，漂亮，有顯貴的親戚，自己是一個皇室的侍從武官，而且是一個十分可愛的，和藹的男子。但他還不祇是一個和藹的男子，如我回到這裏以後所察覺出來的一樣——他同時也是一個有教養的人，而且聰明得很；他是一個一定會飛黃騰達的人。』

列文皺起眉頭，啞口無言了。

『哦，你走了以後不久他就來到這裏，照我看，他在狂熱地戀愛着吉提，而且你明白她母親……』

『對不起，我一點也不明白，』列文憂鬱地皺着眉說。他立刻想起了他哥哥尼古拉，他眞恨自己會忘記他。

『你等一等，等一等，』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微笑着，觸了觸他的手。『我把我所知道

的都告訴了你，我再說一遍，在這種微妙的優美的事件中，照人們所能推測的看來，我相信你準有希望。』

列文仰靠到椅子上；他的臉色蒼白了。

『但是我勸你儘快把事情解決，』奧布浪斯基繼續說，斟滿他的酒杯。

『不，謝謝，我再也不能喝了，』列文說，推開他的酒杯。『我要醉了……哦，告訴我你近況怎樣？』他繼續說下去，顯然想要改變話題。

『再說一句：無論如何我勸你趕快解決這個問題。今晚我勸你不開口的好，』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說。『明早去走一遭，正式提出婚事，上帝賜福你……』

『呵，你不是總想到我那裏去打獵嗎？明年春天一定來吧，』列文說。

現在他心裏萬分懊悔他不該和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開始這場談話。他那種特殊的感情被彼得堡的一位甚麼士官跟他做了情敵的話，被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的推測和勸告所玷汚了。

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微笑。他知道列文心裏在想甚麼。

『我隔些時一定來的，』他說。『但是女人，朋友，她們是旋轉一切的樞軸。我的狀況不好，不好得很呢。而這都是由於女人的原故。坦白地告訴我，』他繼續說，取出一支雪茄，把一隻手放在酒杯上：『給我出個主意吧。』

『哦，怎麼回事？』

『是這麼回事。假定你結了婚，你愛你的妻子，但是又被另外一個女人迷住……』

『對不起，我完全不能了解怎麼可以這樣……正像我不能了解我怎麼可以用過餐以後馬上又到麵包店裏去偷麵包捲。』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的眼睛比平常更發亮了。

『為甚麼不？麵包捲有時候那麼香，人簡直不能抵抗它的誘惑！』

"Himmlisch ist's wenn ich bezwungen
Meine irdische Begier;
Aber doch wenn's nicht gelungen
Hatt'ich auch recht hübsch Plaisir!"㊀

當我克制了塵世的情慾，
固然是聖潔無比；
但當我沒有做到時，
我也曾縱情歡樂！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一邊這樣說，一邊奇妙地微笑着。列文也不由得微笑了。

『是的，說正經的，』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繼續說。『你要明白那女子是一個可愛的，溫柔的，多情的人兒，孤苦伶仃，把一切都犧牲了。現在既然木已成舟，你想，人可以拋棄她嗎？就

㊀ 據穆德英譯本註：這幾行詩，奧布浪斯基引自一八七四年，即正當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前一年，奧地利音樂家斯特勞斯(J. Strauss)所發表的蝙蝠歌劇。

假定爲了要不擾亂自己的家庭生活而離開她，難道就不可以憐憫她，使她生活安定，減輕她的痛苦嗎？』

『哦，對不起。你知道在我看來女人可以分成兩類……至少，不……更恰當地說：有一種女人，有一種……我從來沒有看見過良好的墮落女子，而且我永遠不會看見，像坐在櫃臺旁邊的那個滿頭髮髮的塗脂抹粉的法國女人那樣的傢伙，我覺得簡直是害蟲，而一切墮落的女人都是一樣。』

『但是瑪達林㊀呢？』

『噢，別這麼說吧！基督是不會說這種話的，要是他知道這些話會怎樣地被人濫用。在整個福音書中，人們祇記得這些話。但是我還沒有說我所想的，而祇是說我所感到的。我對於墮落的女子抱着一種厭惡之感。你怕蜘蛛，而我怕這些害蟲。你大概沒有研究過蜘蛛，不知道牠們的性情；而我也正是這樣。』

『你這麼說可眞不錯，活像狄更司小說中的那位把所有難題都用左手由右肩上拋過去的紳士。但是否認事實是不解決問題的。怎麼辦——你告訴我，怎麼辦？你的妻子老了，而你却生命力非常旺盛。在你還來不及向周圍看以前，你就感覺到你不能用愛情去愛你的妻子，不論你如何尊敬她。於是突然發現了戀愛的對象，你就糟了，糟了！』司武潘・阿卡謫耶維奇帶着絕望的神情說。

列文微笑着。

『是的，你就糟了，』奧布浪斯基繼續說。『但是怎麼辦呢？』

『不要偷麵包捲。』

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大笑起來。

『呵，道學先生！但是你要明白，這裏有兩個女人：一個祇是堅持她的權利，而那些權利就是你的愛情，那是你不能夠給予她的；而另一個為你犧牲一切，毫無所求。你怎麼辦呢？你怎麼做才好呢？可怕的悲劇就在這裏。』

『假使你願意聽我對於這件事情的意見，我就對你說，我不相信這裏有甚麼悲劇。理由是這樣的：照我想，戀愛……兩種戀愛，你記得柏拉圖在他的酒宴裏所規定的作為人類的試金石之用的兩種戀愛。有些人祇了解這一種，有些人祇了解另一種。而那些祇懂得非柏拉圖式的戀愛的人是不需要談悲劇的。在那樣的戀愛中不會有甚麼悲劇。「我很感謝這種快樂，再見！」——這就是全部悲劇了。柏拉圖式的戀愛中也不會有甚麼悲劇，因為在那種戀愛中一切都是清白純潔的，因為……』

這一瞬間，列文想起了他自己的罪惡和他所經歷過的內心的衝突。於是他突如其來地加上說：

『但是也許你說得對。說不定……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是這樣的，你知道，』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說，『你是始終如一的。這是你的優點，也是你的缺陷。你有始終如一的性格，你要整個生活也是始終如一的——但事實決不是這樣。你輕視公務，因為你要工作常和目的相合——而事實決不是這樣。你要每個人的活動也都有明確的目的，戀愛和家庭生活始終不分開——而事實決不是這樣。人生的一切變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

㊀ 瑪達林是耶穌所救的歸正的妓女，事見聖經路加福音。

和陰影構成的。』

列文嘆了口氣，沒有回答。他在想自己的事，沒有聽奧布浪斯基的話。

於是突然他們兩人都感覺到雖然他們是朋友，雖然他們在一起用餐和喝酒，那本來應當使他們更加接近的，但各人都祇在想各人自己的事，他們互不相關。奧布浪斯基不祇一次經驗過飯後發生的這種極端疏遠而不親密的感覺，他很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應當怎樣辦。

『開賬！』他叫着，隨卽走進隔壁房間裏去，在那裏他立刻遇到了一個熟識的侍從武官，就跟他談起某個女演員和她的保護者來。在和這侍從武官的談話中，奧布浪斯基立刻感到了在他和列文的談話之後的一種輕鬆和舒暢的感覺，列文的談話總是使得他的思想和精神過於緊張的。

當韃靼人拿着總計二十六盧布零幾戈比，外加小賬的賬單走出來的時候，列文對於他所分担的十四盧布，在旁的時候一定會像鄉下人一樣吃驚不小的，現在却沒有注意，付了賬，就回家去換衣服，到就將在那裏決定他的命運的薛傑巴茲基家去。

二

吉提・薛傑巴茲卡雅公爵小姐纔十八歲。她走進社交界這還是頭一個冬天。她在交際界的成功超過了她的兩個姊姊，而且甚至超過了她母親所預期的。且不說涉足莫斯科跳舞會的青年差不多都戀慕吉提，而且兩位認眞的求婚者已經在這頭一個冬天出現了：列文和在他走後不久出現的渥倫斯

奇伯爵。

列文在冬初的出現，他的頻繁的拜訪，和對於吉提的明顯的戀愛，引起了吉提的雙親第一次認眞地商談她的將來，而且引起了他們兩人之間的爭吵。公爵站在列文一邊；他說吉提配上他是再好也沒有的了。公爵夫人却用婦人特有的癖性不觸到問題的中心，祇是說吉提還太年青，列文並未表明他有誠意，吉提也並不十分愛他，以及許多其他的枝節問題；但是她並沒有講出主要的一點，就是，她要替她的女兒擇個更佳的配偶，列文並不中她的意，她不了解他。當列文突然離開的時候，公爵夫人非常高興，勝利般地對她丈夫說：『你看我說對了吧！』當渥倫斯奇出現了的時候，她更高興了，確信吉提一定會得到一個不祇是良好，而且是非常出色的配偶。

在母親的眼睛裏，渥倫斯奇和列文是不能相比的。她不喜歡列文的那種奇怪的激烈的見解，和她認爲是歸因於他的驕傲的那種在社交界的羞赧姿態，和他專心致力於家畜和農民的事務的那種她覺得很古怪的生活；她頂不高興的是，他愛上她女兒時，在她家裏出入了有六個禮拜之久，好像他在期待着，觀察着甚麼一樣，好像他恐怕他提起婚事會使他們受寵若驚，他全不懂得一個男子常去拜訪有未婚的少女的人家是應當表明來意的。而且突然間，他並沒有這樣做，就走掉了。『幸好他沒有迷人的力量能夠引得吉提愛上他，』母親想。

渥倫斯奇滿足了母親的一切希望。他非常富有，聰敏，出身望族，正奔上宮庭武官的燦爛前程，而且是一個迷人的男子。再好也沒有的了。

渥倫斯奇在跳舞會上公開地向吉提獻慇懃，和她跳舞，不時到她家裏來，所以他有誠意求婚是

無可置疑的。但是，雖然這樣，母親卻整整一冬天都處在可怕的不安和激動的心境中。

公爵夫人自己是在三十年前結婚的，是她姑母作的媒，她丈夫——關於他的一切大家早已知道了——來看他的未婚妻，而且把自己給新娘家的人看；作媒的姑母探聽確實了並傳達了雙方的印象。印象是很佳的。後來，在一個預定的日子裏，婚事照預期地向她的父母提出，而且被接受了。一切經過都很容易和簡單。至少公爵夫人是這樣覺得。但是爲她自己的女兒，她感覺到看來似乎是那麼平常的嫁女兒的事並不簡單和容易。在她的兩個大女兒，達麗亞和納塔麗亞出嫁的時候，她担了多少驚，操了多少心，花了多少金錢，而且和她丈夫爭執了多少回呵！現在，小女兒又進入社交界了，她又經歷着同樣的恐懼，同樣的憂慮，而且和她丈夫吵得比大女兒們出嫁時更兇了。老公爵，像所有的父親一樣，對於自己女兒的貞操和名譽是極端嚴格的；他無理地嫉妬他的女兒，特別是他的愛女吉提，他處處和公爵夫人吵嘴，說她貽誤了她的女兒。公爵夫人爲兩個大女兒已習慣於這個了，但是現在她感覺得公爵更有理由要嚴格。她看到近來世風日變，母親的責任更難了。她看到吉提那麼大年紀的女孩組織甚麼團體，去聽甚麼演講，自由地和男子們交際；獨自驅車在街上馳過，她們中間大部分人都不行屈膝禮，而且，最重要的，她們都堅定地相信選擇丈夫是她們自己的事，並不關她們父母的事。『現在結婚和從前不同了，』所有這些少女，甚至於他們的長輩都這麼想而且這麼說。但是現在結婚到底甚麼樣子，公爵夫人却沒有聽見任何人講過。法國的習俗——父母替兒女決定命運——是不被接受的，它遭到非難。女兒完全自主的英國的習俗也不被接受，而且在俄國的社會是行不通的。由中間人作媒的俄國的習俗不知甚麼原故被認爲不合宜，受到人人的嘲笑，

連公爵夫人自己也在內。但是女兒怎樣出嫁，父母怎樣嫁女兒，却沒有一個人知道。公爵夫人偶然跟人家談起這個問題，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啊喲，現在是拋棄一切舊習慣的時候了。結婚的是青年人，並不是他們的父母；所以我們應當讓青年人照他們自己所選擇的去做吧。』沒有女兒的人說這種話倒還容易，但是公爵夫人却覺得，在和男子接觸時，她的女兒許會發生戀愛，愛上一個沒有意思要和她結婚的人，或是完全不適宜於作她丈夫的人。儘管公爵夫人常聽人家說現在青年人應當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是她不能相信這個，正如她不能相信五歲小孩的最適當的玩具會是實彈的手槍一樣。因此公爵夫人對於吉提比對於她的姊姊們更不放心了。

現在她怕的是渥倫斯奇只限於向她女兒獻獻慇懃就完了，她看出來她的女兒愛他，但是她想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不會那麼做的，這樣來安慰自己。但同時她也知道現在流行的自由風氣，要使得一個女子着迷是多麼容易，一般的男子對於這類的犯罪又是多麼不當一回事。上個星期，吉提告訴她母親說她和渥倫斯奇跳瑪佐卡舞㊀時的談話。這場談話使公爵夫人稍稍安了一點心；但是她還是不能夠十分放心。渥倫斯奇告訴吉提他和他兄弟都習慣於聽從母親的話，凡是重要的事情，他們不和她商量是從來不決定的。『現在我等候我母親來彼得堡，覺得特別幸福似的。』他告訴她。

吉提轉述這番話並沒有附加甚麼特別的意思。但是她的母親却有不同的看法。她知道兒子一定天天在等待老夫人到來，而老夫人一定會高興她兒子的選擇，但是她覺得奇怪的是，他竟會因為怕

㊀ 波蘭的一種跳舞。

觸怒母親而不提起婚事。可是她是這樣渴望這婚事，特別是渴望消除她的疑懼，使得她相信事情一定是如此。不論公爵夫人看到將要離開丈夫的大女兒杜麗的不幸有多麼傷心，但她對她小女兒的命運的焦慮却佔據了她全副的心神。今天，隨着列文的出現，更給她添了新的焦慮。她恐怕她的女兒——她覺得她有一個時候對列文發生過感情——會出於極端的節操拒絕渥倫斯奇，總之她恐怕列文的到來會使快要決定的事情發生波折，以致延擱下來。

『哦，他來了很久了嗎？』當她們回家的時候，公爵夫人這麼說列文。

『他今天纔來的，媽。』

『我有件事情要說……』公爵夫人開口說，從她的嚴肅而激動的臉色，吉提猜得出她所要說的話。

『媽，』她說，臉漲得通紅，急速地轉向着她，『請，請你甚麼都不要說吧。我知道，我都知道。』

她的希望和她母親的是一樣的，但是她母親的希望的動機却傷害了她。

『我所要說的祇是把希望給與了一個人以後……』

『媽，親愛的，看在上帝面上，不要談那種事吧。談那種事多麼可怕呀。』

『我不談，』她母親說，看見了她女兒眼睛裏的淚水，『但是一件事，親愛的；你答應了我甚麼事都不隱瞞我的。你不會吧？』

『不會，媽，永遠不會的，』吉提回答，紅了臉，直對她母親的面孔看着；『但是現在我沒有

甚麼事情要告訴你……而且我……我……假使我要，我也不知道說甚麼或是怎樣說，……我不知道……」

「不，她長着這樣的一雙眼睛是不會說謊的，」母親想，看見她的興奮和幸福的模樣而微笑着。公爵夫人想到在這可憐的孩子看來，她心裏想的事情有多麼重大和多麼重要，她微笑了。

三

在飯後，一直到夜會開始，吉湜感覺着一種近乎青年人初臨戰場的感覺。她的心臟猛烈地跳動，她的思路飄忽不定了。

她感覺到他們兩人第一次會見的這個晚上將會是她的一生的決定點。她心裏儘在想像他們，有時各自分開，有時兩人一起。當她默想過去的時候，她帶着快樂，帶着柔情逗留在她和列文的關係的回憶裏。幼年時代和列文同她死了的哥哥的友情的回憶，給予了她和列文的關係一種特殊的詩的魅力。她確信他愛她，這種愛情是使她覺得榮幸和歡喜的。她想起列文就感到愉快。在她想到渥倫斯奇的回憶裏，却始終攙雜着一些侷促不安的成分，雖然他溫文爾雅到了極點；到底好像有點甚麼虛僞的地方——不是在渥倫斯奇，他是非常單純和可愛的，而是在她自己；然而她對於列文却覺得自己是完全直爽和坦白。但是在另一方面，她一想到將來她和渥倫斯奇在一起，燦爛的幸福的遠景就立刻展在她的眼前；和列文在一起，未來却似乎蒙上了一層迷霧。

當她走上樓去穿晚禮服，照着鏡子的時候，她快樂地注意到了這是她的一個最得意的日子，而且她具有爲了應付迫在眼前的事情她所需要的全部力量。她意識到她外表的平靜和她動作的從容優雅。

在七點半鐘，她剛走下客廳，僕人就報道，『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列文。』公爵夫人還在她自己的房間裏，公爵也還沒有進來。『果然這樣，』吉提想，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湧到她心上來了。當她照鏡子裏的時候，她被自己臉色的蒼白所驚駭了。

那一瞬間，她深信不疑他是故意早來，在她還是獨自一個人的時候來向她求婚。到這時整個的事情纔第一次向她顯現出來不同的完全新的意義。到這時她纔覺察到問題不祇是影響她——和誰她才會幸福，她愛誰——而且那一瞬間她還得傷害一個她所喜歡的男子，而且是殘酷地傷害他……爲甚麼呢？因爲他，這可愛的人愛她，戀着她。但是沒有法子想，事情不得不那樣，事情一定要那樣。

『我的天！我眞要親口對他說嗎？』她想。『我對他說甚麼呢？難道我能告訴他我不愛他嗎？那是謊話。我對他說甚麼好呢？說我愛上別的人嗎？不，那是不行的！我要跑開，我要跑開。』

她已經到了門口，當她聽見他的脚步聲的時候。『不！這是不誠實的。我有甚麼好怕的？我並沒有做錯事。要怎樣就怎樣吧，我要說眞話。而且和他，不會感到不安的。他來了！』她自言自語，看見了他的強壯的，羞怯的身姿，和他那雙緊盯着她的閃耀的眼睛。她直對他的臉看着，像是在求他饒恕，她把手伸給他。

『時間還沒有到，我想我來得太早了，』他說，向空洞的客廳望了一望。當他看到他的期望已

經實現，沒有甚麼東西妨碍他向她開口的時候，他的臉色變得陰鬱了。

『呵，不，』吉提說，在桌旁坐下。

『但是我要的就是在你一個人的時候找到你，』他開口說，沒有坐下來，也沒有望着她，爲的是不致失掉勇氣。

『媽馬上就下來了。她昨天很疲倦……昨天……』

她講下去，不知道自己嘴裏在說些甚麼，也沒有把她的懇求的和憐愛的眼睛離開他。

他瞥了瞥她；她羞紅了臉，不再說下去了。

『我告訴了你我不知道我要在這裏住多久……那完全要看你……』

她把頭愈垂愈低了，自己也不知道她怎樣回答他將要說的話。

『完全要看你，』他重複着。『我的意思是說……我的意思是說……我特爲這個來的……做我的妻子！』他說出來了，不知道他在說甚麼！祇覺得最可怕的話已經說了，他突然中止，望着她。

她艱難地呼吸着，沒有看他。她歡喜欲狂。她的心裏洋溢着幸福。她怎麼也沒有料到他的愛情的告白會對她發生這麼強烈的影響。但是這祇延續了一刹那。她想起了渥倫斯奇。她抬起她的清澈的，誠實的眼睛，望着他的絕望的面孔，她迅速地回答：

『那不能夠……原諒我。』

一瞬間以前，她對於他是多麼親近，對於他的生活是多麼重要呀！而現在她變得和他多麼隔閡疏遠呀！

『結果一定會這樣的，』他說，沒有看她。他鞠着躬，想要退出去。

一四

但是正在那一瞬間，公爵夫人進來了。當她看見祇有他們兩個在一道，而且注意到他們的困惑的面色的時候，她的臉上現出了恐怖的神色。列文向她鞠躬，沒有說話。吉提不說話也不抬起眼睛來。『謝謝上帝，她拒絕了他，』母親想，於是她的臉上閃現了她在禮拜四迎接客人的那種素常的微笑。她坐了下來，開始問起列文的鄉間生活。他又坐下，等待着別的客人到來，好悄悄地溜走。

五分鐘以後，吉提的一個朋友，去年冬天結婚的諾得斯頓伯爵夫人進來了。

她是一個消瘦，憔悴，病態和神經質的女人，有一雙發亮的黑眼睛。她愛吉提，她對於她的愛，正如已婚的女人對於少女所常有的愛一樣，總是希望照自己對於結婚的幸福的理想來替吉提選擇配偶；她願意她嫁給渥倫斯奇。初冬的時候，她在薛傑巴茲基家裏常常遇見列文，她總不喜歡他。當他們遇見的時候她經常的得意的工作就是拿他開玩笑。

『要是他高高在上看不起我，或者因爲我是一個傻子而中止對我發表他的高明的言論，或者屈尊遷就我的時候，我是很歡喜的。我眞歡喜那樣；看他屈尊遷就我！我眞高興他看我不順眼，』她常常這樣談論到他。

她說的對，因爲列文實在看她不順眼，並且爲了她引以爲驕傲的，她所認爲很優美的東西——她的神經質，她對於一切粗野的日常生活所抱着的那種優雅的輕蔑和冷淡態度而鄙視她。

諾得斯頓伯爵夫人和列文中間建立起在社交界中並不少見的那樣的關係，就是，他們兩人雖然在外表上仍舊保持友好關係，但是却互相輕視到了這樣的程度，他們甚至彼此都不認眞，彼此連氣都不生了。

諾得斯頓伯爵夫人立刻攻擊列文。

『噢，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你又回到我們的腐敗的巴比倫㊀來了！』她說，把她那纖細的，發黃的手伸給他，想起來他在冬初曾經說過莫斯科是巴比倫那麽一句話。『那末，是巴比倫改善了呢，還是你墮落了？』她加上說，含着冷笑瞧着吉提。

『我的話你記得這樣清楚，伯爵夫人，對於我眞是非常榮耀，』列文回答，他已經恢復了平靜，而且由於習慣，立刻對諾得斯頓伯爵夫人採取了戲謔的敵視的口吻。『那話一定給了你很深刻的印象吧。』

『呵，可不是嗎！我總是把你的話通通記下來。哦，吉提，你又溜過冰嗎？……』

於是她開始和吉提談話。雖然這時退去在列文是很困難的，但是解決這個困難，比起整夜留在這裏，看着不時瞥他一眼，又避開他視線的吉提來，却容易辦得多。他正要站起來的時候，公爵

㊀ 巴比倫(Babylon)，幼發拉底河流域的繁華古城，常借指任何奢侈墮落的都市。

夫人，看他默不作聲，向他說話。

『你在莫斯科要住很久嗎？但是，我想，你忙於縣議會的事，不能在外住很久吧？』

『不，公爵夫人，我已經不是議員了，』他說。『我在這裏要住幾天。』

『他出了甚麼事情，』諾得斯頓伯爵夫人想，瞥着他的嚴厲的，莊重的面孔。『他沒有平常那種好辯的神氣。但是我要挑動他。我眞喜歡在吉提面前愚弄一下他，我要這樣做。』

『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她向他說，『請說明給我聽，這是甚麼道理，這些事情你通通知道的。在我們的領地卡盧嘉村裏，農民們和女人們全都把他們所有的東西通通喝光了，弄到現在交不上我們的租子。這是甚麼道理？你是常常那樣稱讚農民的。』

這時候另外一位太太走進房裏來了，列文站了起來。

『原諒我，伯爵夫人，但是這種事情我實在一點都不知道，不能告訴你甚麼。』他說，回頭看見了跟在那位太太後面走進來的一個軍官。

『那一定是渥倫斯奇，』列文想，爲了證實這個，他望了望吉提。她早看到了渥倫斯奇，又回頭望着列文。單從她那雙在無意間變得更加明亮了的眼睛的神情看來，列文就知道她愛那人，知道得就像她親口告訴了他一樣確切。但是他是怎樣一種人呢？

現在，無論結果好壞，列文祇得留在這裏。他一定要弄淸楚她戀愛的男子是個怎麼樣的人物。

有些人，無論在甚麼事情上面，遇到成功的敵手的時候，馬上就不睬他的一切優點，祇看到缺點。反之，也有些人，他們頂希望在幸運的敵手身上找出勝過自己的特點，帶着劇烈的創痛專門尋

找長處。列文屬於第二種人。但是他要找渥倫斯奇的長處和吸引人的地方，並不費力。這是一目瞭然的。渥倫斯奇是一個身體強壯的，黧黑的男子，不十分高，生着一副和藹，漂亮而又異常沉靜和果決的面孔。他的整個的容貌和風姿，從他的剪短的黑色頭髮和新剃的下顎一直到他的寬舒的，嶄新的軍服，都是又樸素又雅緻的。給進來的那位太太讓了路，渥倫斯奇走上公爵夫人面前去，然後走到吉提面前。

當他走近她的時候，他的美麗的眼睛放射出特別溫柔的光輝，浮上輕微的，幸福的，謙遜而又誇耀的微笑（列文這樣覺得），小心地恭順地向她鞠躬，把他的小而寬的手伸給她。

向每個人都寒暄了幾句，他坐下來，獨沒有看列文一眼，而列文的眼光却沒有離開過他。

『讓我來介紹，』公爵夫人指着列文說。『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列文，亞歷克賽·吉里羅維基·渥倫斯奇。』

渥倫斯奇站起來，親熱地望着列文，和他握了握手。

『今年冬天我本來要和你一道吃飯的。』他說，浮着他那單純而坦白的微笑；『但是你突然回到鄉下去了。』

『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是鄙視並且憎惡城市和我們這些城裏人的，』諾得斯頓伯爵夫人說。

『我的話一定給了你很深刻的印象，使你記得這樣淸楚，』列文說，突然意識到這話他剛纔已經說過，他臉紅了。

渥倫斯奇望着列文和諾得斯頓伯爵夫人，微笑着。

『你常住在鄉下嗎？』他問。『我想冬天一定很沉悶吧？』

『祇要有工作可做，是不會沉悶的；況且，一個人也並不沉悶。』列文唐突地回答。

『我喜歡鄉間，』渥倫斯奇說，注意到，但裝做沒有注意列文的語調。

『但是我想，伯爵，你總不會贊成老住在鄉下吧，』諾得斯頓伯爵夫人說。

『我不知道；我從來沒有住過很久。我曾經感到過一種奇怪的心情，』他繼續說。『我從來沒有那麼懷念過鄉村，那有樹皮靴和農民的俄國鄉村，像我和我母親一道在尼斯㊀過冬的時候那樣。尼斯本身就夠沉悶了，你知道。而那波勒斯和索棱托㊁也祇有住一個短時期纔有趣。在那裏的時候，我總是懷念俄國，特別是懷念俄國的鄉村。好像……』

他向着吉提和列文兩個人說話，把他的沉靜的，親切的眼光從一個移到另一個身上，顯然他是在暢所欲言。

看到諾得斯頓伯爵夫人要說甚麼話，他突然停住，沒有說完他的話，就留心地聽她。

談話沒有片刻停頓，以致公爵夫人藏着防備話題缺乏時用的兩門重砲——古典的和現代的教育和普遍的兵役——根本用不着搬出來，同時諾得斯頓伯爵夫人也沒有得到機會來打趣列文。

列文想要但又不能夠參與衆人的談話；時刻都在對自己說：『現在走吧』，但是他卻仍舊沒有走，好像在等待甚麼一樣。

談話轉移到扶乩㊂和靈魂上面來了；相信降神術的諾得斯頓伯爵夫人就開始講述她所目擊的

奇蹟。

『噢，伯爵夫人，你一定要帶我去，發發慈悲，帶我去看吧！我從來沒有見過甚麼神奇古怪的事，雖然我老在到處尋找，』渥倫斯奇微笑着說。

『很好，下禮拜六，』諾得斯頓伯爵夫人回答。『但是你，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你相信這個嗎？』她問列文。

『你為甚麼問我？你知道我會怎樣說的。』

『但是我要聽聽你的意見。』

『我的意見就是，』列文回答，『這種扶乩僅祇證明了所謂有教養的上流社會並不比農民高明。他們相信毒眼㊃，相信巫術和預兆，而我們……』

『哦，那末你不相信嗎？』

『我不能相信，伯爵夫人！』

『但是假如我親眼看見過呢？』

『農家女人也說她們看見過妖怪的。』

㊀尼斯(Nice)係法國城市。

㊁那波勒斯(Naples)與索棱托(Sorrento)均意大利城市。

㊂原文照英譯為 Table Turning，係一種不藉物力而致几桌動搖之法，是和我國的扶乩頗相似的一種降神術。

㊃毒眼按古代迷信，指一種看人卽使人受害的眼睛。

『那末你以爲我在說謊？』

於是她發出不快的笑聲來。

『哦，不，瑪莎，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祇不過說他不能相信罷了，』吉提說，爲列文臉紅了，而且列文也覺察到了這個，這就使他更加惱怒了，想要回答，但是渥倫斯奇浮着他那明快的坦率的微笑來解救了這場將要弄得不愉快的談話。

『你完全不承認有這種可能嗎？』他問。『但是爲甚麼不呢？我們承認我們所不知道的電氣的存在；爲甚麼就不會有我們還不知道的旁的新的力，那……』

『當電氣被發現的時候，』列文連忙插嘴說，『祇是這個現象被發現了，它從何而起，有何作用，還是不知道的，過了許多年代，人們才想到應用它。但是降神術者一開頭就是桌子寫字，靈魂降臨，直到後來纔開始說這是一種未知的力。』

渥倫斯奇像平素一樣注意地聽列文說，顯然對他的話發生了興趣。

『是的，但是降神術者說：我們現在還不知道這種力是甚麼，但是有這麼一種力，而且這些就是它發生作用的條件。讓科學家去探究這種力是怎樣發生的吧。不，我不明白爲甚麼不會有新的力，如果……』

『因爲電氣，』列文又插進來說，『你每次在羊毛上磨擦松香，都會呈現出一定的現象，但是這個卻並不是每次都發生，所以這不是自然的現象。』

大概感到這種談話對在座的賓客太嚴肅了，渥倫斯奇沒有答辯，祇是爲了竭力改變話題起見，

他愉快地微笑着，轉向婦人們。

『讓我們立刻試一試吧，伯爵夫人，』他說；但是列文要說完他所想的。

『我想，』他繼續說，『降神術者企圖把他們的奇蹟解釋成某種新的自然力，那是徒勞無功的。他們大胆地談論靈魂力，而又竭力使它受物質的實驗。』

大家都在等他說完，而他也感覺到了。

『我想你可以做第一流的通靈家，』諾得斯頓伯爵夫人說；『你總是很熱心的。』

列文張開嘴，想要說甚麼，但是臉紅了，就甚麼也沒有說。

『我們馬上來試一試扶乩，』渥倫斯奇說。『公爵夫人，你允許嗎？』

於是渥倫斯奇站起來，尋找小桌。

吉提起身去搬桌子，當她走過去的時候，她的眼光和列文的相遇了。她從心底憐憫他，特別是因爲他的痛苦都是她所造成的。『要是你能原諒我，就請原諒我吧，』她的眼睛說，『我是這樣地快樂。』

『我憎惡所有的人，包括你和我自己，』他的眼睛回答，然後他拿起帽子來。但是他還是走不脫。恰巧在他們圍攏到桌子旁邊來，而列文正要退去的時候，老公爵進來了，和婦人們招呼了一下之後，就轉向列文說。

『噢！』他快樂地開口了。『來了好久嗎？你到城裏來了我連知都不知道呢。看見你眞高興。』老公爵擁抱列文，在和他說話時沒有注意到渥倫斯奇已經站起來了，正在靜靜地等候公爵轉

向他。

吉提感到在那事情發生之後她父親的親熱會使得列文多麼痛苦。她同時又看到她父親最後是怎樣冷淡地向渥倫斯奇回了一禮，以及渥倫斯奇是怎樣溫良而又困窘地望着她父親，好像竭力要了解但又不能了解怎樣和爲甚麼有人會對他懷着敵意，於是她臉紅了。

『公爵，讓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到我們這裏來吧，』諾得斯頓伯爵夫人說。『我們要做試驗。』

『甚麼試驗？扶乩嗎？哦，你們得原諒我，女士們和先生們，但是我看投鐵環還要有趣得多，』老公爵說，望着渥倫斯奇，而且猜出了這是他的主意。『投鐵環至少還有一點意思。』

渥倫斯奇用他的堅決的眼光驚異地望着老公爵，於是，微微一笑，立刻和諾得斯頓伯爵夫人談起將在下星期舉行的盛大的跳舞會。

『我希望你去，』他對吉提說。

列文等老公爵剛一離開，他就悄悄地溜出去，他那天晚上帶走的最後的印象是在回答渥倫斯奇關於跳舞會的詢問時吉提的那微笑的，幸福的臉色。

一五

夜會散後，吉提告訴她母親她和列文的談話，雖然她憐憫列文，但是她想到有人向她求過婚，

還是覺得很快樂。她深信她做的對。但是她上牀以後好久都睡不着。一個印象不斷地縈繞着她。這就是當列文一面站着聽她父親說話，一面瞥着她和渥倫斯奇的時候，他那滿面愁容，皺着眉，一雙善良的眼睛憂鬱地朝前望着。她是這樣爲他難過，不由得眼淚盈眶了。但是立刻她想起了犧牲他換來的那個男子。她歷歷在目地回想着他那堂堂的，果決的面孔，他的高貴的沉着的擧止，和他待人接物的溫厚。她想起了她所愛的人對於她的愛，於是她的心中又充滿了喜悅，她躺在枕頭上，幸福地微笑着。『我難過，我眞難過，但是我有甚麼辦法呢？這並不是我的過錯，』她對自己說；但是內心的聲音却告訴了她不同的事。她懊悔的是她引起了列文的愛情呢，還是她懊悔拒絕了他，她不知道。但是她的幸福却被疑惑所損壞了。『主，憐憫我們；主，憐憫我們；主，憐憫我們吧！』她暗自重複着說，直到她睡着了的時候。

同時，在下面公爵的小書房裏，又發生了一場雙親時常爲她們的愛女而引起的口角。

『甚麼？我告訴你甚麼吧！』公爵叫嚷着，揮着他的手臂，立刻又把自己包在他的松鼠皮睡衣裏。『就是你沒有自尊心，沒有尊嚴；你就用這種卑俗愚蠢的擇配手段來玷汚和毀壞你的女兒！』

『但是，眞的，我的天啊，公爵，我做了甚麼呀？』公爵夫人說，差不多哭出來了。

她和她女兒談話之後與高采烈地照常來向公爵道晚安，雖然她沒有打算告訴他列文的求婚和吉提的拒絕，但是她向她丈夫暗示了一下，在她看來和渥倫斯奇的事已經定妥了，祇等他母親一到，他就會宣佈的。一聽到了這話，公爵馬上發火了，開始說出難聽的話來。

『你做了甚麼？我告訴你吧：第一，你竭力在勾引求婚的人，全莫斯科都會議論這件事，而且

並非沒有理由的。假使你要舉行晚會，就把所有的人都請來，不要單請選定了的求婚者。把所有的年青花花公子（公爵這樣稱呼莫斯科的年青人；）都請來吧。雇一個鋼琴師，讓大家跳舞；可不要像你今天晚上所做的那樣，去找配偶。我看了就頭痛，頭痛，你這樣做下去非得把這個可憐的女孩帶壞了。列文比他們強一千倍。至於這位彼得堡的公子，他們都是機器造出來的，都是一個模型的，都是些壞蛋。不過卽使他是皇族的血統，我的女兒也用不着他。』

『但是我做了甚麼呀？』

『你……』公爵怒吼着。

『我知道如果聽你的話，』公爵夫人打斷他，『我們的女兒永遠嫁不成了。要是那樣，我們最好住到鄉下去。』

『哦，我們最好那樣。』

『但是且慢。難道我勾引了他們嗎？我完全沒有勾引他們。一個青年人，而且是一個非常優美的人，愛上了她，而她，我想……』

『呵，是的，你想！假如她當眞愛上了他，而他却像我一樣並不想要結婚，可怎麼辦呢？……呵，但願我看不到就好了！……噢！降神術！噢！尼斯！噢！跳舞會！』公爵想像自己是在摹擬她，每說一句話，就行一下屈膝禮。『這樣，我們就眞在造成吉提的不幸；要是她眞地起了念頭……』

『但是爲甚麼要這樣猜想呢？』

『我不是猜想；我知道！我們對於這種事是有眼光的，可是女人家却沒有。我看出一個人有誠

意，那就是列文；我也看到一頭孔雀，就像那個喜歡尋歡作樂的輕薄兒。』

『呵，你一有了成見的時候，……』

『哦，你會想起我的話來的，但到那時就遲了，正像杜麗的情形一樣。』

『好了，好了，我們不要再談了，』公爵夫人打斷他，想起了不幸的杜麗。

『那末好，晚安！』

於是互相畫了十字，夫妻就吻別了，都感覺着各人還是保持各人的意見。

公爵夫人開頭確信那個晚上已經決定了吉提的前途，渥倫斯奇的意思也已毫無懷疑的餘地；但是她丈夫的話却把她攪亂了。回到她自己的房間裏，對不可測的未來感到恐怖，她也像吉提一樣，心裏好幾次重複着說：『主，憐憫我；主，憐憫我；主，憐憫我吧！』

一六

渥倫斯奇從來沒有過過眞正的家庭生活。他母親年青時是出色的交際花，在她的結婚生活中，特別是在以後的孀居中有過不少轟動社交界的戀愛事件。他的父親，他差不多記不得了，他是在禁衛軍裏受教育的。

以一個年青出色的士官離開學校，他立刻加進了有錢的彼得堡的軍人的一夥。雖然他有時涉足彼得堡的社交界，但是他的所有的戀愛事件却總是發生在社交界以外。

在奢華而又放蕩的彼得堡的生活之後，他在莫斯科第一次體味到和社交界的一個可愛的純潔的傾心於他的少女接近的美妙滋味。他連想都沒有想過他和吉提的關係會有甚麼害處。在跳舞會，他多半總是和她跳舞；他是他們家裏的常來的客人。他和她談話，好像人們普通在社交場中談話一樣——各種無意思的話，但對於她，他不由得在那些無意思的話上面加了特別的意義。雖然他沒有對她說過任何在別人面前不能說的話，但是他感覺得她愈來愈依戀他了，他愈這樣感覺得，他就愈歡喜，而對她也就愈益情致纏綿了。他沒有知道他對吉提的這種行爲有一個特定的性質，那就是向少女調情而又無意和她結婚，這種調情是像他那樣的花花公子所共有的惡行之一。他以爲他是第一個發現這種快樂的，他正在享受着他的發現。

要是他聽到了那晚上她父母所說的話，要是他替她的家庭設身處地想一想，而且知道了如果他不和吉提結婚，她會不幸，他是一定會非常喫驚，不會相信這個的。他不能相信，那件給了他，特別是給了她這麼大的樂趣的事情竟會是不正當的。他尤其不能相信他應當結婚。

結婚這件事，對於他是從來當作沒有可能的。他不但不喜歡家庭生活，而且家庭，特別是丈夫，照他所處的獨身社會的一般見解看來，好像是一種甚麼無緣的，可厭的，尤其是可笑的東西。可是雖然渥倫斯奇絲毫沒有猜疑到她父母所說的話，但在那天晚上離開薛傑巴茲基家的時候，他感覺到他和吉提兩人之間的祕密的精神連繫在那晚上變得更加鞏固，非採取甚麼步驟不可了。但是能夠而且應當採取甚麼步驟呢，他卻想不出來。

『絕妙的是，』他想，當他從薛傑巴茲基家回來的時候，這種時候他通常獲得了一種一半是由

於他整晚沒有抽烟而產生的純潔的淸新的快感，和她對他的愛情所引起的新的情意。『絕妙的是我和她都沒有說一句話，但是從眼色和聲調的無形的言語裏我們是這樣互相了解，今晚她比甚麼時候都更明白地告訴了我她愛我。多麼可愛，單純，尤其是多麼信賴呵！我感覺到自己變好了，變純潔了。我感到我有了熱情，我具有了許多美點。那雙可愛的，脈脈含情的眼睛呀！當她說：『我眞的……』

『那末怎樣呢？哦，沒有甚麼。這對於我好，對於她也好。』於是他開始思量着到甚麼地方去消磨這個晚上。

他尋思着他可去的地方。『俱樂部？玩培齊克㊀；跟伊格納託夫去喝香檳？不，我不去。到花之城去？在那裏我可以找到奧布浪斯基，有唱歌，有坎坎舞㊁。不，我厭煩了。這就是我所以喜歡薛傑巴茲基家，我在那裏漸漸變好了。我要回家去。』他一直走回兌索旅館他自己的房間，用了晚餐，然後脫掉衣服，他的頭剛一觸到枕頭，就睡熟了。

一七

第二天早上十一點鐘，渥倫斯奇驅車到彼得堡的火車站去接他的母親，他在大台階上碰見的第

㊀ 培齊克(bezique)是一種牌戲。

㊁ 坎坎舞(Cancan)是一種法國的淫蕩跳舞。

一個人就是奧布浪斯基，他在等候坐同一班車來的他的妹妹。

『噢！閣下！』奧布浪斯基叫。『你接甚麼人？』

『我母親，』渥倫斯奇回答，微笑着，像凡是遇見奧布浪斯基的人一樣。他和他握手，他們一同走上台階。『她今天從彼得堡來。』

『我昨晚等你一直等到兩點鐘。你從薛傑巴茲基家出來以後到哪裏去了？』

『回家去了，』渥倫斯奇回答。『老實說，昨晚我從薛傑巴茲基家出來感到這樣滿意，我不想再到旁的地方去了。』

　　我由烙印識得出駿馬，
　看眼色我知道誰個少年在鍾情。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高聲朗誦，正像他以前對列文所做過的一樣。

渥倫斯奇帶着好像並不否認這個的神氣微笑着，但是他立刻改變了話題。

『你接甚麼人呢？』他問。

『我？我來接一位美麗的女人，』奧布浪斯基說。

『當眞！』

『Honi soit qui mal y pense!（起歹心者遭殃；）我的妹妹安娜。』

『噢！卡列甯夫人嗎？』渥倫斯奇說。

『你一定認識她吧？』

『我好像認識。也許不認識……我眞記不得了，』渥倫斯奇心不在焉地回答，卡列甯這個名字使他模模糊糊地想起了某個執拗而討厭的人。

『但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我那位有名的妹夫，你一定知道的吧。全世界都知道他呢。』

『我所知道的僅祇是他的名聲和風貌。我聽說他聰明，博學，並且還信宗教……但是你知道這都不是……Not in my line（不是我所擅長的），』渥倫斯奇用英語說。

『是的，他是一個非常出色的人物；多少有點保守，但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司式潘‧阿卡謫耶維奇評論着，『一個了不起的人。』

『哦，那於他更好了，』渥倫斯奇微笑着說。『哦，你來了！』他對站在門邊的他母親的一個身材高大的老僕人說。『到這裏來。』

除了奧布浪斯基普通對於每個人所發生的魅力之外，渥倫斯奇最近所以特別和他親近，還因爲在他的想像裏他是和吉提聯繫着的。

『哦，你看怎樣？我們禮拜天請那位女歌星吃晚飯嗎？』他帶着微笑對他說，挽着他的手臂。

『當然。我正在邀伴。呵，你認識了我的朋友列文嗎？』司式潘‧阿卡謫耶維奇問。

『是的；但是他走得早一點。』

『他是一個很不錯的人，』奧布浪斯基繼續說。『不是嗎？』

『我不知道爲甚麼；』渥倫斯奇回答，『所有莫斯科的人——自然我眼前的這位明友除外，』

他戲謔地插入一句，『都有些彆扭。他們都擺出架勢，發脾氣，彷彿他們都要叫旁人曉得厲害似的……』

『是的，那是眞的，的確是那樣，』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說，愉快地大笑起來。

『火車快到了嗎？』渥倫斯奇問一個鐵路上的職員。

『火車到的信號發出了。』那人回答。

火車的逼近由於車站上的忙碌的準備，搬運夫們的奔跑，巡警和站員的出動，和接客的人們的到來而愈加明顯了。透過寒冷的蒸氣可以看見穿着羊皮短襖和柔軟的長氈靴的工人們橫過彎曲線路的鐵軌。從鐵軌的遠處可以聽到汽笛的嘶嘶聲和甚麼沉重物體的響聲。

『不，』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說，急於要把列文想向吉提求婚的心思告訴渥倫斯奇。『不，你對於我的列文的評定是不正確的。他是個非常神經質的人，有時固然悶悶不樂，但是他有時却是很可愛的。他有誠實忠厚的性格和黃金一般的心。但昨晚有特別的原因，』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浮着意味深長的微笑繼續說，把他昨天對他朋友所表示的眞摯的同情完全忘記了，又對渥倫斯奇生出了同樣的同情。『是的，他所以要弄得不是特別快樂，就是特別不快樂，是有原因的。』

渥倫斯奇站住了，立刻問道：『怎麼回事？難道他昨天向你的 belle soeur（姨妹）求了婚嗎？』

『也許，』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說。『我猜想昨天有那種事。是的，假使他走得早，而且不高興，那一定是……他戀愛了好久，我替他很難過。』

『原來這樣！……但是我想她可以期待到一個更佳的配偶，』渥倫斯奇說，挺起胸膛，又來回地走着，『固然我還不認識他，』他加上說。『是的，這眞是叫人痛苦的處境！所以許多人甯願去逛花街柳巷。假使你沒有弄到手，那祇證明你的錢還不夠，但是在這種情形下，一個人的尊嚴都有受損失的危險。哦，火車到了。』

火車頭果眞已在遠處放汽笛。一會兒以後，月台開始震動着，噴出的蒸氣在嚴寒的空氣裏低低地散佈着，火車頭向前轉動，中輪的槓杆緩慢而有節奏地一上一下地動着，司機的穿得暖暖的彎着腰的身體蓋滿了白霜。在煤水車後面，一節裏面有一條狗在吠着的行李車進了站，車走得慢了，但月台却震動得更厲害起來；最後客車進站了，擺動了一下才停下車來。

一個靈活的乘務員在車還開着時就吹着口哨跳下來，性急的乘客也一個一個地跟着他跳下來：一個挺直身子，嚴厲地向四周望着的近衛士官；一個提着小包，笑容滿面的匆匆忙忙的小商人；一個肩上背着包袱的農民。

渥倫斯奇站在奧布浪斯基旁邊注視着客車和走下車的乘客們，完全忘掉了他的母親。他剛才聽到的關於吉提的事使他興奮和歡喜。他的胸膛不覺挺起來，他的眼睛閃爍着。他感到自己是一個勝利者。

『渥倫斯奇伯爵夫人在那間車廂裏，』那靈活的乘務員走到渥倫斯奇面前說。

乘務員的話驚醒了他，使他不能不想到他母親和他同她卽將到來的會面。他心裏並不尊敬他母親，而且也並不愛她，祇是他自己沒有承認罷了，但是照他所處的社會的見解，照他自己所受的教

育，他不能設想對於他母親有任何超出極端的尊敬和順從以外的行爲，而表面上愈是順從和尊敬，他心裏就愈不尊敬愈不愛她。

一八

渥倫斯奇跟着乘務員向客車走去，在車廂的門口他突然停住脚步，給一位正走下車來的婦人讓開路。

憑着社交界中人的眼力，瞥了一瞥這位婦人的風姿，渥倫斯奇就辨別出她是屬於上流社會的。他道了聲歉，就走進車廂去，但是感到他非得再看她一眼不可；這並不是因爲她非常美麗，也不是因爲她全部姿態上所顯露出來的端麗和溫雅，而是因爲在她走過他身邊時她那迷人的臉上的表情帶着幾分特別的柔情蜜意。當他回過頭來看的時候，她也掉過頭來了。她那雙在濃密的睫毛下面顯得陰暗了的閃耀着的灰色眼睛親切而注意地盯在他的臉上，好像她在辨認他一樣，隨後又立刻轉向走過的人羣，像是在尋找甚麼人似的。在那短促的一瞥中，渥倫斯奇已經注意到了有一股被壓抑的生氣在她的臉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弄彎曲了的輕微的笑容之間掠過。彷彿有一種過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違反她的意志，時而在她的眼睛的閃光裏，時而在她的微笑中顯現出來。她故意地竭力隱藏住她眼睛裏的光輝，但它却違反她的意志在隱約可辨的微笑裏閃爍着。

渥倫斯奇走進車廂。他的母親，一位長着黑眼睛和鬈髮的衰弱的老太太，瞇縫着眼睛，打量着

她的兒子，她那薄薄的嘴唇泛着微笑。她從座位上站起，把手提皮包遞給她的使女，伸出她的小小的佈滿皺紋的手給她兒子去吻，隨後扶起他的頭來，在他面頰上吻着。

『你接到我的電報嗎？你好吧？謝謝上帝。』

『你一路平安吧？』她兒子說，在她旁邊坐下，不由自主地傾聽着門外一個女人的聲音。他知道這是他在門邊遇見的那位婦人的聲音。

『我還是不同意你，』那婦人說。

『這是彼得堡式的見解，夫人。』

『不是彼得堡式的，祇是女人家的見解罷了，』她回答。

『哦，哦，讓我吻吻你的手。』

『再見，伊凡·彼得諾維奇。你能不能去看看我的哥哥在不在，叫他到我這裏來？』那婦人在門邊說，又走進車廂來。

『哦，你找到了你的哥哥嗎？』渥倫斯奇伯爵夫人向那婦人說。

渥倫斯奇這時才明白這就是卡列甯夫人。

『令兄來了。』他立起身來說。『失禮得很，我剛才不知道是你，而且，我們相交是這樣淺，』渥倫斯奇鞠着躬。『你一定記不起我來了吧。』

『呵，不，』她說，『我應當認識你的，因爲令堂和我一路上都祇在談你。』當她說話的時候，她終於讓那股壓抑不住的生氣流露在她的微笑裏。『還沒有看到我哥哥。』

『去叫他，亞歷克賽，』老伯爵夫人說。

渥倫斯奇出去走到月台上，叫着：

『奧布浪斯基！到這裏來！』

卡列甯夫人可並不等待她的哥哥，一看到他，她就邁着她那輕盈的，堅定的步伐走下車去。她的哥哥一走近她，她就用左臂摟住他的頸子，那動作的果斷和嫻雅使渥倫斯奇爲之驚異，於是迅速地把她哥哥拉到面前，熱烈地和他接吻。渥倫斯奇凝視着，眼睛沒有離開她，一直微笑着，他也說不出爲甚麼來。但是記起他母親在等待着他，他又走回車廂去。

『可愛極了，不是嗎？』伯爵夫人說到卡列甯夫人。『她丈夫讓她和我坐在一個車廂裏，我也高興和她一道。我們一路上談天。而你，我聽說……Vous filez le parfait amour. Taut mieux, mon cher, tant mieux.（你找到了意中人。好極了，我的親愛的，好極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媽，』兒子冷淡地回答。『哦，媽，我們走吧。』

卡列甯夫人又走進車廂來向伯爵夫人道別。

『哦，伯爵夫人，你見着了你的令郎，我也見到了我的哥哥，』她說。『我的閑談通通扯完了；我再也沒有甚麼好對你說的了。』

『呵，不，』伯爵夫人拉着她的手說。『我可以和你走遍天涯，永無倦意。你是那樣一個逗人喜歡的女人，和你一道，談話愉快，沉默也愉快。可是不要爲你的兒子焦心；你不能期望永遠不分別。』

卡列甯夫人立定了，挺直身子，她的眼睛微笑着。

『安娜·阿卡諦耶夫納，』伯爵夫人向她的兒子說明，『有一個八歲的孩子，她以前從來沒有離開過他，她這回把他丟在家裏老不放心。』

『是的，伯爵夫人和我一直在談着，我談我的兒子，她談她的，』卡列甯夫人說，她的臉上又閃耀着微笑，一個向他而發的溫存的微笑。

『我想你一定感到厭煩了吧，』他說，敏捷地接住了她投來的賣弄風情的球。但是她顯然不願用那種調子繼續談話，她轉向老伯爵夫人。

『多謝你。時間過去得那麼快。再見，伯爵夫人。』

『再見，親愛的！』伯爵夫人回答。『讓我吻一吻你的美麗的臉蛋。我索性說句倚老賣老的話，我實在愛上了你呢。』

這句話雖是老套，但卡列甯夫人却顯然打心眼裏相信這話，而且覺得非常高興。她羞紅了臉，微微彎着腰，把她的面頰湊近伯爵夫人的嘴唇，然後又伸直身子，帶着飄浮在她的嘴唇和眼睛之間的微笑，她把手伸給渥倫斯奇。他緊握着她伸給他的纖細的手，她也用富於精力的緊握，大膽有力地握着他的手，那種緊握好像特別使他快樂似的。她走了出去，她那迅速的步子用那麼奇特的輕快載着她的豐滿的身體。

『迷人得很呢，』老夫人說。

這也正是她兒子所想的。他的眼睛緊盯着她，直到她的優美的身姿看不見了的時候，微笑還逗

留在他的臉上。他從窗口看到了她怎樣走上她的哥哥面前去，挽住他的胳膊，開始熱切地告訴他一些甚麽事情，一些顯然和他渥倫斯奇不相干的事情，這可使他苦惱了。

『哦，媽，你好嗎？』他轉向他母親重複說。

『一切都如意。亞歷山大長得很好，瑪利亞也長得漂亮極了。她頂有趣呢。』

於是她開始告訴他她所最感興味的事情——她孫兒的洗禮，她是專爲這事到彼得堡去的，以及沙皇對她大兒子的格外的恩寵。

『拉佛倫蒂來了，』渥倫斯奇望着窗外說。『要是你高興，我們現在就走吧。』

跟伯爵夫人來的老管家走進車廂來報告一切都準備好了，於是伯爵夫人站起身來預備走。

『來；現在沒有甚麽人了，』渥倫斯奇說。

使女攜着手提皮包和小狗，管家和搬運夫攜着旁的行李。渥倫斯奇讓他母親挽住他的手臂；但是恰好在他們走出車廂的時候，突然有好幾個人面色驚惶地跑過去。站長也戴着他那頂色彩特異的帽子跑過去。

顯然有甚麽意外事情發生了。離了車站的人羣又跑了回來。

『甚麽？……甚麽？……甚麽地方？……臥軌死的！……軋碎了！……』這類的驚呼從走過去的人羣中傳來。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挽着他的妹妹，走了回來，他們也露出驚慌的樣子，在車門口站住，避開人羣。

太太們走進車廂裏，而渥倫斯奇和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跟隨人羣去探聽這場災禍的詳情。一個看路人，不知道是喝醉了酒呢，還是因爲嚴寒的原故連耳朵都包住了呢，沒有聽見火車倒退過來的聲音，被車壓碎了。

在渥倫斯奇和奥布浪斯基轉來之前，太太們已經從管家那裏打聽到了一切事實。奥布浪斯基和渥倫斯奇都看到了那被軋碎了的屍體。奥布浪斯基顯然很激動。他皺着眉，好像要哭的樣子。

『噢，多怕人呀！噢，安娜，要是你看到了呵！噢，多怕人呀！』他不住地說。

渥倫斯奇沒有說話；他的標致的面孔是嚴肅的，但却十分鎮靜。

『呵，要是你看到了呵，伯爵夫人，』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他的妻子在那裏……看了她眞怕人呀！……她撲到屍體上。他們說他一個人養活一大家人。多怕人呵！』

『不能替她想點辦法嗎？』卡列甯夫人用激動的低聲說。

渥倫斯奇望了她一眼，就立刻走出車廂。

『我馬上就轉來，媽，』他在門口回過頭來說。

當幾分鐘以後他轉來的時候，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已在和伯爵夫人談那新來的歌女，同時伯爵夫人在急躁地朝門口望着，等待着她的兒子。

『現在我們走吧，』渥倫斯奇走進來，說。

他們一道走出去。渥倫斯奇和他母親走在前面。卡列甯夫人和她哥哥走在後面。他們走到車站

門口的時候，站長追上了渥倫斯奇。

『你給了副站長兩百盧布。請問賞給甚麼人的呢？』

『給那寡婦，』渥倫斯奇說，聳聳肩。『我以為用不着問哩。』

『你賞的嗎？』奧布浪斯基在後面叫，緊挽着他妹妹的手臂，他加上說：『做了好事，做了好事！他不是一個頂好的人嗎？再見，伯爵夫人。』

於是他和他妹妹站定了，尋找她的使女。

當他們出了車站的時候，渥倫斯奇家的馬車已經走了。走出來的人們還在談論着剛才發生的事。

『多可怕的死呀！』一個走過的紳士說。『據說他被碾成兩段了。』

『相反地，我以為這是最簡易的死法——一瞬之間的事，』另一個評論着。

『他們為甚麼不採取適當的預防辦法呢？』第三個說。

卡列甯夫人坐在馬車裏，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驚訝地看到她的嘴唇在顫抖，她竭力在忍住眼淚。

『怎麼回事，安娜？』他問，當他們已經走了幾百碼路的時候。

『這是不祥之兆，』她說。

『胡說！』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說。『你來了，這是第一要緊的事。你想像不到我是怎樣把我的希望寄託在你身上。』

『你認識渥倫斯奇很久了嗎？』她問。

『是的，你知道，我們都在希望他和吉提結婚哩。』

『啊？』安娜低聲說。『現在我們來談談你的事吧，』她加上說，搖着她的頭，好像她要在肉體上搖落甚麼多餘的，壓迫着她的東西似的。『我們來談談你的事情吧。我接到你的信，就來了。』

『是的，我的一切希望都寄託在你身上，』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

『那末，把一切都告訴我吧。』

於是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開始講述起來。

到家的時候，奧布浪斯基扶他妹妹下了馬車，嘆了口氣，握了握她的手，就驅車到他的衙門裏去了。

一九

當安娜走進房間來的時候，杜麗正和一個已經長得像他父親一樣的金髮的胖小孩一道坐在小客廳裏，教他的法文功課。那小孩一邊讀着，一邊不住地扭弄着一粒快要從他的短衣上脫落的鈕釦，竭力想把它扯下來。他母親好幾次把他的手拿開，但是那胖胖的小手又回去摸那鈕釦了。他的母親扯下那鈕釦，放進她的口袋裏。

『手不要動，格里沙，』她說，又拿起她的針線——她做了好久的被單來，她總是在抑鬱的時

候做這種活，現在她焦躁地編織着，移動着她的手指，計算着針脚。雖然她昨天對她丈夫聲言過，他妹妹來不來不關她的事，但是她爲她的來臨準備了一切，而且在興奮地期待着她的小姑。

杜麗被憂愁壓倒，完全被憂愁吞沒了。但是她還記得安娜，她的小姑，是彼得堡一位最重要的人物的太太，是彼得堡的 grande dame（貴婦人）。因爲這種情形，所以她沒有實行她威嚇她丈夫的話——那就是說，她並沒有忘記她的小姑快要來了。『畢竟，這事一點也不能怪安娜，』杜麗想。『我祇覺得她的爲人再好也沒有了，而且我看她對待我也祇有親切和友愛。』實在說，就她所記得的她在彼得堡卡列甯家的印象，他們的家庭生活本身她是並不喜歡的；在他們的家庭生活的整個氣氛上有着虛僞的地方。『但是我爲甚麼不應當招待她呢？祇要她不想要來安慰我就好啦！』杜麗想。『一切的安慰，勸告，基督式的饒恕，這一切我想了一千遍，全沒有用處。』

這些日子，杜麗孤單單地和她的小孩們在一道。她不願談起她的憂愁，但是那憂愁塡滿了她的心，她又不能夠談旁的事。她知道她一定會設法把一切都告訴安娜，有時她想到能夠痛快地說一場，覺得高興，但是有時想到她不能不向她，他的妹妹訴說自己的屈辱，而且要聽她那一套現成的忠告和安慰的言辭，就又覺得生氣了。

她時時刻刻在等候她，不住地看錶，但是，像常有的情形一樣，恰恰放過了她的客人到來的那一刻，因此她沒有聽見鈴聲。

聽到門口有裙子的綷縩聲和輕輕的脚步聲，她回過頭來看，在她那憔悴的臉上自然流露出來的不是歡喜，而是驚愕。她站起身來，擁抱她的小姑。

『哦，已經來了？』她說，吻着她。

『杜麗，我看見了你多高興呀！』

『我也高興呢，』杜麗說，無力地微笑着，竭力想由安娜臉上的表情探出她知道了沒有。『她多半知道了，』她想，注意到安娜面上所表現的同情。『哦，來，我帶你到你的房間裏去。』她繼續說，竭力想把密談的時間儘量地流延下去。

『這是格里沙嗎？啊喲，他長得多大了！』安娜說，於是吻吻他，眼睛沒有離開杜麗，她站定，臉漲紅了。『不，我們就在這裏吧。』

她取下她的頭巾和帽子，那絆住了她的卷曲的烏黑的頭髮，她擺了擺頭，搖落了她的頭髮。

『你又健康，又幸福，紅光滿面哩！』杜麗差不多嫉妬似地說。

『我？……是的，』安娜說。『啊喲，達尼亞！你跟我的謝遼沙是同年呢，』她對跑進來的小女孩說。她抱住她，吻着。『逗人愛的小姑娘，逗人愛呵！都讓我看看吧。』

她提起所有的小孩，不但記得他們的名字，而且記得他們出生的年月，他們的性情，他們害過的疾病；這就使杜麗不能不感激了。

『很好，我們去看他們吧，』她說。『可惜瓦西亞睡了。』

看過小孩以後，她們在客廳裏坐下來喝咖啡，現在祇剩下她們兩個了。安娜拿起托盤，隨後又把它推開。

『杜麗，』她說，『他告訴我了。』

杜麗冷淡地望着安娜。她在等待着老套的同情的話語；但是安娜却沒有說那種話。

『杜麗，親愛的！』她說，『我不願在你面前替他說話，也不想要來安慰你；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親愛的，我祇是從心裏替你難過，難過！』

在她那濃密的睫毛下面的發亮的眼睛裏突然充滿了眼淚。她更移近了她的嫂嫂，把她的手握在她的有力的小手裏。杜麗沒有縮回去，但是她的面孔還沒有失去那冷冰冰的表情。她說：

『安慰我是不可能的。那事情發生以後，一切都失去了，一切都完了！』

她一說完這個，她的臉就突然變柔和了。安娜拿起杜麗的枯萎的，消瘦的手，吻了吻，說：

『但是，杜麗，怎麼辦，怎麼辦呢？處在這種可怕的境地中怎樣辦才好呢——這就是你應當考慮的。』

『一切都完了，再也沒有什麼辦法了，』杜麗說。『而最糟的，你知道，就是我不能擺脫他。有小孩子們，我給束縛住了。可是我又不能和他一起生活，我見了他就痛苦極了。』

『杜麗，親愛的，他雖然對我說了，但是我要從你口裏聽聽，把一切都告訴我吧。』

杜麗探問一般地望着她。

純眞的同情和友愛表現在安娜的臉上。

『好吧，』她突然說。『但是我要從頭告訴你。你知道我怎樣結婚的。受了媽媽給我的教育，我不祇是天眞，我簡直是愚蠢。我甚麼都不懂得。我聽人家說男人把自己從前的生活通通告訴妻子，但是司梯瓦……』——她改正自己——『司武潘·阿卡謡耶維奇却沒有告訴過我甚麼。你也許不相

信吧，我從前一直以爲我是他接近過的唯一的女人。我就這樣生活了八年。你想想，我不僅不懷疑他有甚麽不忠實，而且認爲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你且想一想，抱着這種念頭突然發覺了這種可怕的醜惡的事……你替我想想吧。完全相信自己的幸福，而突然之間……』杜麗忍住嗚咽，繼續說，『看到一封信……他給他的情婦，也就是我的小孩們的女家庭教師的信。不，太可怕了呀！』她迅速地掏出手帕捂住她的臉。『我可以了解一時的感情衝動，』她停了停繼續說，『但是用心地，狡猾地欺瞞我……而且是和甚麽人呀？一邊做我的丈夫，一邊和她在一道……多可怕呀！你不明白……』

『不，我明白，我明白！杜麗，親愛的，我完全明白，』安娜說，緊握着她的手。

『你以爲他曉得我的處境的可怕嗎？』杜麗繼續說。『一點都不！他很快樂和滿足哩。』

『呵，不！』安娜趕緊打斷她。『他也很可憐，他悔恨得甚麽似的……』

『他還能夠悔恨嗎？』杜麗插嘴說，留神地凝視着她小姑的面孔。

『是的，我知道他，我看了他眞替他難過。我們兩人都知道他。他心腸好，但是他也驕傲，而現在他是這樣地感到無地自容。使我最感動的就是……』（在這裏安娜猜着了最使杜麗感動的事）『有兩件事使他苦惱：一件是爲了孩子們的原故他感到羞愧，一件是他愛你——是的，是的，他愛你勝於世界上的一切，』她趕緊打斷要來反駁的杜麗——『他傷害了你，刺傷了你的心。「不，不，她是不會饒恕我的了，」他老在說。』

杜麗沉思地望到她小姑的身旁去，一面在聽着她的話。

『是的，我知道他的處境是可怕的；有罪的比無罪的更要難受，』她說，『假使他感到了一切

的不幸都是他的罪過造成的。但是我怎麼能夠饒恕他呢，我怎麼能夠繼她之後再做他的妻子呢？現在和他在一起生活對於我簡直是痛苦，正因爲我珍惜我過去對他的愛情……」

嗚咽打斷了她的話。

但是好像故意似地，每一次她軟下來的時候，她就又開始說些使自己憤怒的事情。

「你知道她又年青又漂亮，」她繼續說。「你想，安娜，我的青春和美麗都失去了，是誰奪去的？就是他和他的小孩們啊。我爲他操勞，我所有的一切都爲他犧牲了，而現在自然隨便甚麼新的，下賤的女人都更能迷住他。他們一定在一起議論我，或者，更壞，他們竟不議論，你明白嗎？」怒火又在她的眼睛裏燃燒。「往後他會對我說……嚇，我還能相信他嗎？再也不了。不，一切都完了，那曾經成爲我的安慰，成爲我的勞苦的報酬的一切……你相信嗎，我剛才在教格里沙念書：這曾經是我的快樂，現在却成了痛苦。我辛辛苦苦爲的甚麼呢？爲甚麼要有小孩呢？可怕的是我的心一下子橫了，我沒有了愛和溫情，對他祇有憎惡，是的，憎惡。我恨不得殺死他。」

「親愛的杜麗，我都明白，但是不要苦惱你自己。你是這樣悲傷，這樣憤慨，以致你許多事情都看不清楚了呢。」

杜麗沉靜下來，有兩分鐘兩人都沉默着。

「怎麼辦呢？替我想想吧，安娜，幫助我吧！我甚麼都想過了，我一點辦法也想不出來。」

安娜也想不出辦法，但是她的心立刻對她嫂嫂的每句話，每個表情的變化起了共鳴。

「我祇有一點要說，」安娜開口了。「我是他妹妹，我知道他的性格，那種健忘的性情，」

（她在她的額前揮着她的手，）『那種易於入迷但是也易於後悔的性情。他現在簡直不能相信，也不能理解他怎麼會做出那種事來的。』

『不；他懂得的，他懂得的！』杜麗插嘴說，『但是我……你忘了我……這能寬我的心嗎？』

『且慢。當他告訴我的時候，我得承認我並沒有覺察到你處境的可怕。我祗看到他那方面，祗看到家庭破裂了；我爲他難過，但是和你談話以後，我以一個女人的身分，看法就完全不同了。我看到了你的痛苦，我眞說不出我是多麼爲你難過！但是，杜麗，親愛的，我完全理解你的痛苦，祗是有一件事我還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心裏對他還有多少愛情。這祗有你知道——是不是還夠你饒恕他的。要是那樣，就饒恕了他吧！』

『不，』杜麗開口說，但是安娜打斷了她，又吻了吻她的手。

『我比你更懂得世故，』她說。『我懂得像司梯瓦那樣的男子對於這類事情是怎樣看法的。你說他曾和她一道議論你。那是決不會的。這類男子也許是不忠實的，但是他們把自己的家庭和妻子却看得很神聖。這些女人總還是被他們輕視的，損害不了他們對於家庭的感情。他們在她們和自己家庭之間劃了一條不可踰越的鴻溝。我不明白這是甚麼道理，但事實是這樣的。』

『是的，但是他和她親了嘴……』

『杜麗，別這麼說，親愛的。司梯瓦和你戀愛的時候我也看到的。我記得那時候他跑到我面前來，哭着，談着你，在他的心目中你是那樣富有詩意和崇高，我知道他愈和你在一起生活得久，你在他眼中就愈變得崇高了。你記得我們常笑他每說一句話一定要夾進一句：「杜麗眞是一個難得的

女子呢。』你在他看來一直像神一樣，現在也還是這樣，他這回對你不忠實也並非出於他的本心……』

『但是假如再那樣呢？』

『那是不會的，我想……』

『是的，可是假使是你的話，你能夠饒恕嗎？』

『我不知道，我不能判斷……是的，我能夠，』安娜想了一會說。她在心裏想像了一下這情形，在內心的天秤上量了一量，加上說：『是的，我能夠，我能夠，我能夠。是的，我會饒恕的。我不能再跟從前一樣了，不；但是我會饒恕的，而且好像從來不曾發生過一樣地饒恕的……』

『呵，自然，』杜麗趕緊插嘴，好像在說她想了不止一次的話一樣，『否則就說不上饒恕。如果饒恕就應當完完全全饒恕。哦，我們走吧，我帶你到你的房間裏去，』她站起身來說，在路上她擁抱着安娜。『我的親愛的，你來了我多麼高興呀。我覺得好過一些，好過多了。』

二〇

那一整天，安娜都在家裏，就是說，在奧布浪斯基家裏，沒有接見任何人，雖然已經有幾個認識她的人聽說她到了，當天就來拜訪了她。安娜整個早晨都跟杜麗和小孩們在一起。她僅僅送了個字條給她哥哥，叫他一定回來吃午飯。『來吧，上帝是慈悲的，』她寫着。

奧布浪斯基在家裏吃午飯，談的話是一般的，他的妻子和他說話的時候叫起他『司梯瓦』來

了，她好些日子沒有這樣稱呼過了。夫妻之間還是有着隔閡，但是現在已不再講甚麼分離的話了，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看出來有解釋同和解的可能。

剛用過飯，吉提就來了。她認得安娜·阿卡諦耶夫納，但是不十分熟，她現在到她姊姊這裏來，不免有幾分恐懼，不知道這位人人稱道的彼得堡社交界的貴婦人會怎樣接待她。但是她却博得了安娜·阿卡諦耶夫納的歡喜——這一點她立刻看出來了。安娜顯然很嘆賞她的美麗和年青；吉提還沒有定下神來，就感到自己不但受安娜的影響，而且愛慕她，就像一般年青的姑娘往往愛慕年長的已婚的婦人一樣。安娜不像社交界的貴婦人，也不像八歲大的小孩的母親。如果不是她眼睛裏有一種使吉提驚異而又傾倒的，嚴肅的，有時甚至憂愁的神情，憑着她的舉動的靈活，精神的飽滿，以及她臉上那種時而在她的微笑裏，時而在她的眼眸裏流露出來的臉上的蓬勃的生氣，她看上去很像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女郎。吉提感覺到安娜十分單純而毫無隱瞞，但她却是生活在另一個複雜多端詩意葱蘢的更崇高的世界，那世界是吉提所望塵莫及的。

飯後，當杜麗走到她自己房裏去了的時候，安娜迅速地站起身來，走到她的哥哥面前去，他正在燃一支雪茄烟。

『司梯瓦，』她對他說，快活地使着眼色，一邊替他畫十字，一邊目示着門邊。『去吧，上帝保佑你。』

他扔下雪茄，明白了她的意思，就走到門外去了。

當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走了的時候，她又回到沙發那裏，她原來坐在那沙發上，被孩子們圍

圍圍住的。不知道是因為孩子們看出來他們的母親喜歡這位姑母呢，還是因為他們自己在她身上感到了特殊的魅力，兩個大點的孩子，而且像孩子們常有的情形一樣，跟在大的後面的小的孩子們，從用餐前就一直纏住他們的新來的姑母，不肯離開她的身邊。坐得挨近他們的姑母，撫摸她，握住她的纖細的手，吻她，玩弄她的指環，或者至少摸一摸她的裙襞，這在他們中間成了一種遊戲了。

『來，來，像我們剛才那樣坐，』安娜·阿卡謝寧夫納說，在她原來的地方坐下。

於是格里沙又把他的小臉伸進她的腋下，偎在她的衣服上，顯出驕傲和幸福的神色。

『你們的跳舞會在甚麼時候開呢？』她問吉提。

『下星期，而且是一個盛大的跳舞會呢。那是一種甚麼時候都使人愉快的跳舞會。』

『哦，有甚麼時候都使人愉快的跳舞會嗎？』安娜含着柔和的譏刺說。

『這是奇怪的，但是的確有。在波布立希傑夫家裏，無論甚麼時候都是愉快的，在尼濟丁家裏也是一樣，而在梅茲珂夫家裏就總是沉悶得很。你沒有注意到嗎？』

『不，我的親愛的，對我說已經沒有甚麼使人愉快的跳舞會了，』安娜說，吉提在她的眼睛裏探出了沒有向她開放的那神祕的世界。『我所覺得的，就是有些跳舞會比較不大沉悶，不大叫人厭倦而已。』

『你怎麼會在跳舞會上感到沉悶呢？』

『我怎麼不會在跳舞會上感到沉悶呢？』安娜問。

吉提覺察出來安娜知道會得到甚麼回答。

『因爲你甚麼時候都比旁的人美麗呀。』

安娜是善於紅臉的。她微微泛上紅暈說：

『第一，從來也沒有這種事；第二，卽使這樣，那對於我又有甚麼用呢？』

『你來參加這次跳舞會嗎？』吉提問。

『我想免不了要去的。拿去吧，』她對達尼亞說，她正在想把那寬鬆的戒指從她姑母的雪白的，尖細的手指上拉下。

『我眞高興你去呀。我眞想在跳舞會上看見你呢。』

『那末，要是我一定得去的話，我想到這會使你快樂，也就可以聊以自慰了……格里沙，別拉我的頭髮，它已經夠亂了呢，』她說，理了理格里沙正在玩弄着的一束散亂了的頭髮。

『我想像你赴跳舞會是穿淡紫色的衣裳吧？』

『爲甚麼一定穿淡紫色？』安娜微笑着問。『哦，孩子們，快去，快去。你們聽見了沒有？霍里小姐在叫你們去喝茶哩，』她說，把小孩們從她身邊拉開，打發他們到餐室去了。

『不過我知道你爲甚麼想拉我去參加跳舞會。你對於這次的跳舞會抱着很大的期望，你要所有人都在場，所有人都去參與呢。』

『你怎麼知道的？是呀。』

『呵！你正在一個多麼幸福的年齡，』安娜繼續說。『我記得而且知道那像瑞士的山上的霧一般的蔚藍的烟靄，那烟靄遮蔽了童年剛要終結的那幸福時代的一切，那幸福和歡樂的廣大的世界漸

漸變成了一條愈來愈窄的道路，而走進這條窄路是又快樂又驚惶的，雖然它好像輝煌燦爛……誰沒有經過這個呢？』

吉提微笑着，默不做聲。『但是她是怎樣經過這個的呢？我眞願意知道她的全部戀愛史呵！』吉提想着，記起了她丈夫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不風雅的容貌。

『我知道一件事。司梯瓦告訴我了，我祝賀你。我非常喜歡他呢，』安娜繼續說。『我在火車站遇見了渥倫斯奇。』

『呵，他到了那裏嗎？』吉提問，臉漲紅了。『司梯瓦對你說了些甚麼？』

『司梯瓦全說給我聽了。我眞高興……我昨天是和渥倫斯奇的母親同車來的，』她繼續說：『他母親不停地講着他。他是她的嬌子哩。我知道母親們有多麼偏心，但是……』

『她母親對你說了些甚麼？』

『呵，多得很呢！我知道他是她的嬌子，但還是可以看出他是何等地豪邁呵……比方說，她告訴我他要把他的全部財產都讓給他哥哥，他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就做出了驚人的事，他從水裏救起了一個女人。總而言之，他簡直是一位英雄呢，』安娜說，微笑着，想起他在火車站上所給的兩百盧布。

但是她沒有提起那兩百盧布。不知怎的，她想起這個來就不愉快。她總覺得那好像和她有點甚麼關係，那是不應當有的。

『她再三要我去看她，』安娜繼續說。『我也很高興明天去看看這位老夫人呢。司梯瓦在杜麗房裏躭了這麼久，謝謝上帝，』安娜加上說，改變了話題，就立起身來，在吉提看來，她心中好像

有甚麽不快似的。

『不，我第一！不，我！』孩子們叫嚷着，他們剛喝完了茶，又跑回他們的安娜姑母這裏來了。

『大家一起！』安娜說，於是她笑着跑上去迎接他們，抱起來迴旋這一羣歡天喜地叫着、鬧着的小孩。

二

杜麗在大人們用茶的時候纔走出她的房間。司武潘·阿卡謫耶維奇沒有出來。他一定是從另外的門走出了他妻子的房間。『我怕你住在樓上冷，』杜麗向安娜說，『我要替你搬到樓下來，這樣我們就更挨近了。』

『呵，請不要爲了我麻煩吧，』安娜回答，凝視着杜麗的面孔，竭力想要探出有沒有和解。

『你住在這兒，光線太亮了一點哩，』她的嫂嫂回答。

『我敢對你說，我無論在甚麽地方總是睡得像土撥鼠一樣呢。』

『在談甚麽問題？』司武潘·阿卡謫耶維奇從他書房裏走出來，向他的妻子這樣問。

由他的聲調，吉提和安娜兩人都聽出來已經和解了。

『我要把安娜搬到樓下來，但是我們必須掛起窗帘。誰也不會做，我還得親自動手，』杜麗向他回答。

『天曉得，他們完全和好了沒有呢，』安娜聽了那種冷淡和安靜的聲調，這樣想。

『呵，得了，杜麗，總是找麻煩，』她丈夫回答。『哦，要是你願意的話，一切都由我去做好了……』

『是的，他們一定和好了，』安娜想。

『我知道你是怎樣做法的，』杜麗回答。『你吩咐馬特偉去做那做不到的事，自己倒跑開去了，而他會弄得一團糟，』杜麗這麼說的時候，她的嘴角上刻劃出了她那種素常的，譏諷的微笑。

『完完全全和解了，完完全全，』安娜想，『謝謝上帝！』於是慶幸着和解是由她一手造成的，她走到杜麗面前去，吻了吻她。

『沒有那麼回事。你為甚麼老瞧不起我和馬特偉呢？』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含着輕微的笑意向他妻子說。

那一整晚，杜麗，像平常一樣，對她丈夫說話時聲調裏總帶點譏諷，而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是滿足和快活的，但也不至於看上去好像他得到饒恕以後就忘掉了他的罪過。

在九點半鐘，奧布浪斯基家裏圍着茶桌舉行的特別歡樂和愉快的家庭談話，被一樁表面看來很簡單，但不知怎的却使大家都覺得奇怪的事情所擾亂了。談到彼得堡的共同的熟人，安娜急忙地立起身來。

『我的照片簿裏有她的照片，』她說；『我也順便把我的謝遼沙給你們看看呢，』她加上說，露出母性的誇耀的微笑。

近十點鐘，她在平時正和她兒子道晚安，並且常在赴跳舞會之前先去親自招呼他睡了，現在她覺離開他這麼遠，她感覺得難過；不論他們在談甚麼，她的心總飛回到她的鬈髮的謝遼沙那裏。她渴望着看看他的照片，談談他。抓住第一個口實，她站起身來，邁着輕快的，穩定的步伐走去拿她的照片簿。通到她房間的樓梯正對着大門的温暖的大樓梯口。

恰巧在她離開客廳的時候，鈴聲從門廊傳來。

『這會是甚麼人呢？』杜麗說。

『來接我還嫌早，來看旁的人可又太遲，』吉提說。

『一定是甚麼人送公文來了，』司武潘·阿卡謫耶維奇插嘴說。當安娜走過樓梯頂的時候，一個僕人跑上來通報有客人來，而客人自己就站在燈光下。安娜朝下面一望，立刻認出來渥倫斯奇，一種快樂和恐怖交併的奇異的感情使她的心微微一動。他站定了，沒有脫下他的外衣，從他口袋裏掏出一件甚麼東西來。恰好在她走到樓梯的中途的一刹那，他抬起眼睛，看見了她，他面部的表情罩上了一層困惑和驚惶的神色。她微微點了點頭，就走過去，聽到司武潘·阿卡謫耶維奇在她背後大聲叫他進來，以及渥倫斯奇用平靜的，柔和的，沉着的聲調謝絕。

當安娜拿着照片簿轉來的時候，他已經走了，司武潘·阿卡謫耶維奇告訴他們，他是來問他們明天請一位剛到的名人吃飯的事的。

『他怎樣也不肯上來。他眞是一個怪人呢！』司武潘·阿卡謫耶維奇加上說。

吉提漲紅了臉。她以爲祇有她纔知道他是爲甚麼來這裏，他又爲甚麼不肯進來的。『他到了我

家裏，』她想，『沒有找到我，猜想我一定在這裏，但是他却又不肯進來，因爲他覺得太晚了，而且安娜又在。』

大家面面相覷，沒有說甚麽話，開始觀看安娜的照片簿。

一個男子在九點半鐘去訪朋友，詢問關於計劃中的宴會的細目，沒有進來，這原來沒有甚麽特別和稀罕的；但是他們却都覺得奇怪。尤其安娜覺得奇怪和蹊蹺。

二

當吉提和她的母親走上那燈火輝煌的，兩旁佈滿了花，站立着穿紅上衣，搽了髮粉的僕人的大樓梯的時候，跳舞會剛開始。從舞廳裏傳來了好像是從蜂房傳來的，不絕的，均勻的，那樣動作的綷縩聲；當她們站在兩旁有樹的梯頂上，在鏡子面前最後修飾她們的頭髮和服裝的時候，她們聽到了舞廳裏樂隊開始奏第一場華爾茲舞時四弦提琴的準確的，淸晰的音調。一個穿着便服的矮小的老人，在另一面鏡子前理了理他的兩鬢的白髮，發散着香水的氣味，在樓梯上碰着她們，讓開了路，很顯然地是在嘆賞他所不認識的吉提。一個沒有鬍髭的青年，一個辟傑巴茲基老公爵所稱爲『花花公子』的社交青年，穿着敞開的背心，一邊走一邊理他的雪白領帶，向她們鞠躬，在走過去了之後又回轉來請求和吉提跳一個跨特立舞㊀。因爲第一場跨特立舞她已經答應了渥倫斯奇，所以她答應和這位青年跳第二場。一個軍官，扣上他的手套，在門邊讓開路，一面撫摸着他的鬍髭，一面在嘆賞

玫瑰色的吉提。

雖然吉提的服裝，結髮的樣式，和一切赴跳舞會的準備花了她許多勞力和苦心，但是現在她穿了一身套在淡紅襯裙上面的罩上網紗的講究的衣裳，這麽輕飄這麽簡便地走進舞廳，彷彿一切玫瑰花結和花邊，她的裝飾的一切細節，都沒有費過她或者她家庭片刻的注意，彷彿她生來就帶着網紗和花邊，頭梳得高高的，頭上有一朶帶着兩片葉子的玫瑰花。

正在走進跳舞廳之前，她的母親，老公爵夫人，想要替她理好絲帶的皺摺的時候，吉提稍稍避開去。她覺得她身上的一切都該是生來完美的，很優雅的，無須乎整理。

這是吉提最幸福的一個日子。她的衣裳沒有一處不合身，她的花邊披肩沒有嚲下一點，她的玫瑰花結也沒有被揉皺或是扯掉，她的淡紅的空心高跟鞋並不挾痛她的脚，而祇使她愉快。金色的假髮密密層層地覆在她的小小的頭上，宛如是她自己的頭髮一樣。她的長手套上的三顆鈕釦通通扣上了，一個都沒有鬆開，那長手套裹住了她的手，却沒有改變它的模樣。她的小金匣子的黑天鵞絨帶特別柔軟地纏繞着她的頸項。那天鵞絨帶是美麗的；在家裏，對鏡子照着她的頸項的時候，吉提感覺得那天鵞絨簡直是栩栩如生的。別的東西也許還有可疑之處，但那天鵞絨却的確是美麗的。在這舞廳裏，當吉提又在鏡子裏看到它的時候，她微笑起來了。她的裸着的肩膊和手臂給予了吉提一種冷澈的大理石的感覺，一種她特別喜歡的感覺。她的眼睛閃耀着，她的玫瑰色的嘴唇因爲意識到她自

㊀ 跨特立舞(Quardrille)是一種四組跳舞。

己的嫵媚而不禁微笑了。當她還沒有跨進舞廳，走近那羣滿身是網紗、絲帶、花邊和花朵，等待別人來請求伴舞的婦人——吉提從來不屬於那羣婦人——的時候，就有人來請求和她跳華爾茲舞，而且是一個最好的舞伴，跳舞界的泰斗，一個有名的跳舞指導者，標致魁梧的已婚男子，耶戈魯希加·科爾遜斯基。他剛離開巴甯伯爵夫人，他是和她跳了第一場華爾茲舞的，於是，觀察着他的王國——就是說，已開始跳舞的幾對男女——他看見了剛走進來的吉提，就邁着跳舞指導者所獨有的那種特殊的，輕飄的步子飛奔到她面前去，連問都沒有問她願不願意跳，他就伸出手臂去抱她的纖細的腰。她朝周圍望望，想把她的扇子交給甚麼人，於是他們的女主人向她微笑着，接了扇子。

『你準時來到了，多麼好啊，』他對她說，抱住了她的腰；『遲到眞是一種壞習氣。』

彎起她的左手，她把它搭在他的肩頭上，她那雙穿着淡紅皮鞋的小脚開始敏捷地，輕飄地，有節奏地，合着音樂的拍子在光滑的鑲花地板上移動。

『和你跳華爾茲舞簡直是一種休息呢，』他對她說，當他們踏上華爾茲舞的最初的慢步的時候。『妙極了——多麼輕快，多麼準確呀。』他向她說他差不多對所有他熟識的舞伴都說過的同樣的話。

聽了他的稱贊她笑了笑，越過他的肩頭繼續環顧着這舞廳。她不像一個彷彿覺得舞廳裏的一切面孔溶成了仙境般的幻影的那樣初舞的少女；她也不是一個舞得太多以致把舞廳裏的一切面孔都看熟了而且膩煩了的少女。而她是在兩者之間，她興奮，同時她也足夠沉着地去觀察周圍的一切。在舞廳的左角上她看見社交界的精華聚在一起。那裏有胸頸赤裸到不能再赤裸的美人麗蒂，科爾遜斯

基的妻子；有女主人；有克里文的禿頭閃耀着，但凡是有上流人的地方總可以找到他的；青年人向那一個方向眺望着，却不敢走近前去；在那裏，她的眼睛也看見了司梯瓦，看見了穿着黑天鵞絨長袍的安娜的美麗的身材和頭部。他也在那裏。吉提自從拒絕列文以後，就再也沒有看見過他。用她的遠視眼睛，她立刻認出了他，甚至還覺察到他在看她。

『再跳一回嗎？你不疲倦吧？』科爾遜斯基說，微微有些氣喘了。

『不，謝謝你！』

『我送你到哪裏去呢？』

『卡列寗夫人來了，我想……送我到她那裏去吧。』

『遵命。』

於是科爾遜斯基用整齊的步伐跳着華爾茲舞一直向左角上的人羣舞去，一面不斷地在說：『Pardon, madames, pardon, pardon, madames（對不起，太太們，對不起，對不起，太太們；）』於是穿過花邊、網紗和絲帶的海航行着，沒有攪動一根羽毛，他急劇地旋轉着他的舞伴，以致她那穿着單薄的，透明的長襪的纖柔的脚踝露了出來，而把她的裙裾展成扇形，遮蓋了克里文的兩膝。科爾遜斯基鞠着躬，整了整他的敞開的襯衣胸襟，就挽着她到安娜・阿卡謫耶夫納那裏去。吉提滿臉漲紅着，把她的裙裾從克里文的膝上拉開，於是，微微有點暈眩地向周圍望着，尋找安娜。安娜並不是穿的淡紫色，如吉提所那麼切望的，而是穿着黑色的，敞胸的天鵞絨長袍，她那看去好像老象牙彫成的咽喉和肩膊，和那長着細嫩的小手的圓圓的臂膀全露在外面。長袍上鑲滿威尼斯的花

邊。在她頭上，在她那烏黑的頭髮——全是她自己的，沒有攙一點兒假——中間，有一個小小的三色紫羅蘭花環，在白色花邊之間的黑緞帶上也有着同樣的花。她的結髮的格式並不惹人注目。引人注目的，祇是常散在她頸上和鬢邊的她那小小的執拗的髮鬈，那增添了她的嫵媚。在她那美好的，結實的頸子上圍着一串珍珠。

吉提每天看見安娜；她愛慕她，而且常想像她穿淡紫色的模樣，但是現在看見她穿着黑色衣裳，她纔感覺到她從前並沒有看出她的全部魅力。她現在用一種完全新的使她感到意外的眼光看她。現在她纔了解安娜可以不穿淡紫色，她的魅力就在於她的人總是蓋過服裝，她的衣服在她身上決不會惹人注目。她那鑲着華麗的花邊的黑色衣服在她身上就並不醒目的；這不過是一個框架罷了，爲人注目的是她本人——單純，自然，優美，同時又快活又有生氣。

她站着，像平常一樣把身子挺得筆直，而當吉提走進這一羣的時候，她正在跟主人說話，她的頭微微偏向着他。

『不，我不苛責，』她說，答覆着某個問題，『雖然我還不大明白那件事，』她繼續說，聳了聳她的肩膊，就立刻浮上溫柔的庇護的微笑轉向吉提。用急速的，女性的瞥視，她打量着吉提的服裝，把頭點了一點——輕微到差不多看不見，但是吉提却理會到了——對她的裝飾和容貌表示贊許之意。『你舞進這房間裏來了，』她加上說。

『這是我最忠實的助手，』科爾遜斯基說，向他以前還未曾見過面的安娜·阿卡謡耶夫納鞠躬。『公爵小姐使跳舞會生色不少呢。安娜·阿卡謡耶夫納，跳一個華爾茲舞吧。』他說，彎腰向

着她。

『哦，你們認識嗎？』他們的主人問。

『有甚麼人我們不認識呢？我的妻子和我像白狠一樣，每個人都認識我們呢，』科爾遜斯基回答。

『跳一個華爾茲舞吧，安娜·阿卡諦耶夫納？』

『如果可能不跳的話，我還是不跳呵，』她說。

『但是今晚是不可能的，』科爾遜斯基回答。

正在那一瞬間，渥倫斯奇走上前來。

『哦，今晚既然是不能不跳，那麼我們就開始吧，』她說，沒有注意到渥倫斯奇的鞠躬，她急速地把她的手搭在科爾遜斯基的肩上。

『她為甚麼不滿意他呢？』吉提想，看出了安娜是存心不回答渥倫斯奇的鞠躬。渥倫斯奇走上吉提面前去，向她提起第一場跨特立舞的事，而且表示他這麼久沒有去看她，覺得很抱歉。吉提讚賞地注視着安娜跳華爾茲舞，一邊在聽他的話。她期望他要求和她跳華爾茲舞，但是他竟沒有這樣做，她驚異地望着他。他微微紅了臉，連忙請求和她跳華爾茲舞，但是他剛把他的手挽住她的腰，踏出第一步的時候，音樂就突然停止了。吉提凝視着他那和她挨得那麼近的臉，這沒有得到他反應的充滿了愛情的凝視，在以後好久——好幾年以後——還使她為了痛苦的羞辱而傷心。

『Pardon, pardon!（對不起，對不起！）華爾茲舞，華爾茲舞！』科爾遜斯基從這房間的另一端叫着，抓住了他最先碰到的一位年青小姐，就開始跳起舞來。

渥倫斯奇和吉提繞着房間跳了好幾場華爾茲舞。跳完華爾茲舞以後，吉提走上她母親面前去，她還沒有來得及和諾得斯頓伯爵夫人說上幾句話，渥倫斯奇就又走來請她跳第一場跨特立舞。在跳跨特立舞時，沒有說甚麼特別的話，他們祇拉雜地談着科爾遜斯基夫婦——他詼諧地把他們描繪成可愛的四十歲的小孩，談着未來的公共劇場，祇有一次，當他和她談起列文，問他還在不在，而且加上說他很喜歡他的時候，談話纔觸到了她的心坎。但是吉提對於跨特立舞並沒有抱着很大的期望。她心臟跳動地期待着瑪佐卡舞。她想一切都得在跳瑪佐卡舞時決定。他在跳跨特立舞時沒有要求和她跳瑪佐卡舞，這事實並沒有攪擾了她。她相信她準會和他跳瑪佐卡舞，像在以前的跳舞會上一樣，因此她謝絕了五個青年，說她已經和別人約定了跳瑪佐卡舞。整個跳舞會，直到最後一場跨特立舞，在吉提看來都好像一種歡樂的色彩，音響和動作的幻境。她祇在感覺得太疲倦了，要求休息的時候，這纔停下來。但是當她正在和一個她無法拒絕的討厭的青年跳着最後一場跨特立舞的時候，她偶然做了渥倫斯奇和安娜的 vis-a-vis（對舞者）。她從晚會開始以後就沒有遇見過安娜，而現在她突然又用一種完全新的使她感到意外的眼光看她了。她在她身上看出了她自己那麼熟悉的那種因成功而起的興奮的神情；她看出了她正因她自己引起的別人對她的傾倒而陶醉。她懂得那種感情，懂得它的徵候，而且在安娜身上看出來了；看出了她眼睛裏的顫慄的，閃耀的光輝，不由自

主地浮露在她嘴唇上的那種幸福和興奮的微笑，和她的動作的雍容優雅，準確和輕快。

『誰使得她這樣的呢？』她問自己。『大家呢，還是一個人？』和她跳舞的那位困窘的青年講話接不上頭來了，她也不去幫助他接上，她表面上服從着科爾遜斯基的號令，他先叫大家繞個grand rond(大圈)，然後拖成一條chaine(鎖鍊)，同時她却儘量觀察着，她的心愈來愈疼痛了。『不，使她陶醉的不是衆人的贊賞，而是一個人的崇拜。而那一個人是……難道是他嗎？』每次他和安娜說話的時候，喜悅的光輝就在她眼睛裏閃耀，幸福的微笑就彎曲了她的紅唇。她好像在抑制自己，不露出這些快樂的痕跡，但是這些痕跡却自然流露在她的臉上。『但是他怎樣呢？』吉提眺望着他，心中塡滿了恐怖。在吉提看來是那麼明顯地反映在安娜的面孔的鏡子上的東西，她在他的臉上也看到了。他那一向沉着堅定的態度和他臉上那種泰然自若的表情到哪裏去了呢？現在每當他朝向她的時候，他就微微低下頭，好像他要跪在她面前似的，而在他的眼睛裏祇有順服和恐懼的神情。『我不願得罪你，』他的眼光好像不時地在說，『但是我又要顧我自己，我不知道怎麼才好呢。』他臉上有一種吉提以前從來不曾見過的神色。

他們在談着共同的熟人，談論着最無關緊要的話，但是在吉提看來，好像他們說的每句話都在決定着他們和她自己的命運。而奇怪的就是實際上他們雖然在談論着伊凡·伊凡諾維奇的法國話有多麼可笑，以及愛列茲卡雅小姐怎樣可以選擇到更佳的配偶，但是這些話對於他們却有着重要的意義，而且他們也正如吉提一樣地感覺到了。全跳舞會，全世界，在吉提心中一切都消沒在烟霧裏了。祇是她所受的嚴格的教養支持着她，強迫她做別人所要求她的一切，就是跳舞，應對，談話，

甚至微笑。但是在跳瑪佐卡舞之前，當他們開始排好椅子，而幾對舞伴正從小房間走進大廳來的時候，一種失望和恐怖的時刻臨到了吉提身上。她拒絕了五個請她伴舞的人，而現在她却沒有跳瑪佐卡舞的舞伴了。她連被人請求伴舞的希望都沒有了，因爲她在社交界是這樣成功，誰都不會想到她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約定和她跳舞。她想對她母親說她身體不舒服，要回家去，但是她又沒有力量這樣做。她的心碎了。

她走到小客廳的盡頭，頹然地坐在安樂椅裏。她的薄薄的，透明的裙子像一團雲一樣環繞着她的窈窕的身軀；一隻露出的，纖細的，柔嫩的，少女的手臂無力地垂着，沉沒在她的淡紅色寬衣的皺襞裏；在另一隻手裏她拿着扇子，用迅速的，短促的動作扇着她的燃燒的臉。雖然她好像一隻蝴蝶剛停在葉片上，正待展開牠的虹一般的翅膀再向前飛，但她的心却被可怕的絕望刺痛了。

『但是也許我誤會了，也許不是那樣吧？』於是她又回想着她所目擊的一切。

『吉提，怎麼回事？』諾得斯頓伯爵夫人悄悄地踏着地氈走上她面前來，說。『我不明白呢。』

吉提的下唇顫慄起來了，她急速地立起身來。

『吉提，你不去跳瑪佐卡舞嗎？』

『不，不，』吉提帶着含淚的顫慄的聲音說。

『他當着我的面請她跳瑪佐卡舞，』諾得斯頓伯爵夫人說，知道吉提會懂得『他』和『她』是指的『誰』。『她說：「哦，你不和薛傑巴茲基公爵小姐去跳嗎？」』

『呵，與我無關呢！』吉提回答。

除了她自己，誰也不了解她的處境，誰也不知道她昨天剛拒絕了一個她也許愛的男子，而且她拒絕他完全是因爲她信賴了另一個。

諾得斯頓伯爵夫人找到了和她一道跳瑪佐卡舞的科爾遜斯基，叫他去請吉提伴舞。

吉提加入第一組跳舞，她慶幸她可以不要講話，因爲科爾遜斯基不停地在奔走着指揮着他的王國。渥倫斯奇和安娜差不多就坐在她對面。她用遠視的眼睛眺望着他們，當大家跳到一處來的時候，她也逼近地看着他們，而她愈看他們，她就愈確信她的不幸是確定的了。她看到他們感覺得在這擠滿了人的房間裏祇有他們兩個人。在渥倫斯奇的一向那麼堅定和沉着的臉上，她看到了一種使她震驚的，惶惑和順服的神色，好像一條伶俐的狗做錯了事的時候的表情一樣。

安娜微笑着，而她的微笑也傳到了他的臉上。她漸漸變得沉思了，而他也變得嚴肅了。某種超自然的力量把吉提的眼光引到安娜的臉上。她那穿着簡樸的黑衣裳的姿態是迷人的，她那戴着手鐲的圓圓的手臂是迷人的，她那掛着一串珍珠的結實的頸項是迷人的，她的鬆亂的髮是迷人的，她的小脚小手的優雅輕快的動作是迷人的，她那生氣勃勃的，美麗的臉蛋是迷人的，但是在她的迷人中有些可怕和殘酷的東西。

吉提比以前愈來愈嘆賞她，而她也就愈來愈痛苦。吉提感覺得自己垮了，而且她的臉上也顯露出這一點來。當渥倫斯奇跳瑪佐卡舞時碰見她的時候，他沒有立刻認出她來，她是大變了。

『多愉快的跳舞會啊！』他對她說，祇是爲了說說話。

『是的，』她回答。

瑪佐卡舞跳到一半的時候，複習着科爾遜斯基新發明的複雜的花樣，安娜走進圓圈的中央，挑選了兩個男子，叫了一位太太和吉提來。吉提走上前去的時候恐懼地盯着她。安娜瞇縫着眼睛對她望着，微笑着，緊緊握住她的手，但是注意到吉提祇用絕望和驚異的神情回答她的微笑，她就扭過臉去不看她，開始和另一位太太快活地談起來。

『是的，她身上是有些不可思議的，惡魔般的，却又迷人的地方，』吉提自言自語。

安娜不打算留在這裏晚餐，但是主人開始挽留她。

『得了，安娜·阿卡謫耶夫納，』科爾遜斯基說，把她的露出的手臂挽到他的燕尾服的袖子底下，『我打算大大地來一次珂退揚⊖舞呢！Un bijou!（寶貝呀！）』

他慢慢地向前移動，竭力想拉她一道走。他們的主人贊許地微笑着。

『不，我不能在這裏久留了，』安娜微笑着回答，雖然她臉上帶着微笑，但是科爾遜斯基和主人從她的堅定的聲調裏都聽出來她是留不住的了。

『不，實在說，我在莫斯科你們的跳舞會跳的舞比我在彼得堡整整一冬天所跳的還要多呢，』安娜說，回頭望着站在她旁邊的渥倫斯奇。『我動身之前得稍稍休息一下。』

『那末你明天一定要走嗎？』渥倫斯奇問。

『是的，我打算這樣，』安娜回答，好像在驚異他的詢問的大膽；但是當她說這話的時候，她的眼睛中的壓抑不住的，戰慄的光輝和她的微笑使他的心燃燒起來了。

安娜·阿卡謫耶夫納沒有留下用晚餐，就逕自回家去了。

二四

『是的，我有些討厭的可憎的地方，』列文想，當他從薛傑巴茲基家出來，向他哥哥的寓所走去的時候。『我落落寡合。這是驕傲，他們說。不，我並不驕傲。假使我有點驕傲，我就不會把自己弄到那種地步了，』他想像着渥倫斯奇，他幸福、善良、聰明而又沉着，決不會陷於像他今晚所處的那種可怕的境地。『是的，她一定挑選他。這是一定的，我不能埋怨誰，也沒有甚麼好埋怨。都是我自己不好。我有甚麼權利以為她願意和我結成終身伴侶呢？我是甚麼人，我算個甚麼？是一個誰都不需要，對於誰都沒有用處的一無足取的人呀。』於是他回想起他哥哥尼古拉，愉快地全神貫注在這種回憶裏。『他說世上的一切都是汚穢醜惡的，這話不是很對嗎？我們對於尼古拉哥哥的判斷未必很公平吧？自然，照普洛珂菲——他祇看見他穿着破大衣，帶着醉意——的觀點看來，他是一個可輕視的人；但是我所知道的他的確兩樣一點。我知道他的靈魂，而且知道我和他很相像。而我竟沒有去探訪他，倒去用了餐，到這裏來了。』列文走向街燈下，看了看寫在袖珍簿上的他哥哥的住址，於是雇了輛馬車。在赴他哥哥寓所的長途中，列文歷歷在目地回憶着他所熟知的他哥哥尼古拉的生活的一切事件。他想起他哥哥在大學時代和在畢業後的一年中間，怎樣不顧同學們的譏

㊀ 珂退揚(Cotillion)是一種八人的跳舞。

笑，過着修道士一般的生活，嚴格地遵守一切宗教的儀式，祭務和齋戒，避免各種各樣的快樂，尤其是女人；後來，他又怎樣突然變得放蕩起來，他和一班最壞的人交結，沉溺於荒淫無度中。隨着他想起了他虐待小孩的那樁不名譽的事件：他從鄉下帶了一個小孩來撫養，在盛怒之下，這麼兇猛地毆打了他，以致有人對於他的非法毆傷提起了訴訟。他又回憶起他和一個騙子的糾葛，他輸給了那騙子一筆錢，付了一張支票，過後他又把他告了，告發他欺騙了他。（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替他付的就是這筆錢。）接着他又想他怎樣為了他在街上擾亂公共秩序的行為而在拘留所裏關過一夜。他想起他為了沒有分給他應得的那部分他母親遺下的財產而企圖控告他的長兄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的那可恥的訴訟，和以後他到西部地方任職的時候，為毆打當地的長老而受了審判的那最後一樁不名譽的事件……這一切都是叫人十分厭惡的，但是列文却並不覺得那麼厭惡，像那些不知道尼古拉，不知道他的歷史，不知道他的心腸的人們所必然會感覺到的那樣。

列文想起了當尼古拉在虔敬的時期，齋戒，修道和禮拜的時期，當他求助於宗教來抑制他的情慾的時候，大家不但不給他鼓勵，反而都譏笑他，連列文自己也在內。他們打趣他，叫他做『諾亞』㊀，『和尚』；等到他變得放蕩起來的時候，誰也不幫助他，大家都抱着恐怖和厭惡的心情避開他。

列文覺得他哥哥尼古拉，不管他的生活怎樣醜惡，在他的靈魂中，在他靈魂的深處却並不比輕視他的人們壞多少。他生來具有放蕩不羈的氣質和狹小的智力，這並不是他的過錯。而他始終是想好的。『我要把一切都告訴他，毫無隱飾，我要使得他也毫無隱飾地說話，我要表示給他看我愛

他，因此也了解他。』列文暗自下了決心，當他在將近十一點鐘抵達他開下了地址的那個旅館的時候。

『在樓上十二號和十三號，』門房回答列文的詢問。

『在家嗎？』

『準在家。』

十二號的門半開着，從裏面一線燈光中浮飄出來廉價的劣等烟草的濃霧，傳來列文所不熟悉的聲音；但是他立刻知道了他哥哥在那裏；他聽見了他的咳嗽。

當他走進門口的時候，那不熟悉的聲音在說：

『那全靠辦理事情有多麼精明和熟練來決定。』

康斯丹丁·列文在門邊朝裏面望，看見了那說話的是一個穿着短外衣，頭髮濃密的青年，還有一個穿着沒有領子也沒有袖口㊀的毛布長袍的麻臉女人坐在沙發上，看不見他的哥哥。康斯丹丁想到他哥哥和那麼一些奇怪的人一起生活，心裏感到劇烈的創痛。沒有誰聽到他的脚步聲，康斯丹丁脫下他的套鞋，聽見了那位穿着短外衣的先生在說些甚麼。他在談某種企業。

『哦，該死的特權階級，』他哥哥的聲音回答，咳嗽了一聲。『瑪沙！給我們拿晚飯來，並且

㊀ 諾亞(Noah)，希伯來人之族長，在世界洪水時創諾亞方舟(Noah's ark)使生靈得以不絕，事見聖經創世紀。

㊁ 據穆德英譯本註：當時上流社會的婦女在頸子和手腕上總是圍着一些白色的東西。

拿點酒來，如果還剩得有的話；要不然就出去買去。』

那女人起身，走到屏風外面，看見了康斯丹丁。

『有一位先生，尼古拉·地米特立維奇，』她說。

『你找甚麼人？』尼古拉·列文的聲音生氣地說。

『是我，』康斯丹丁·列文回答，走向亮處來。

『我是誰？』尼古拉的聲音更加生氣地說。可以聽到他急忙地起身，絆了甚麼東西的聲音；列文在門邊正對面地看到了他哥哥的那雙大的吃驚的眼睛和那又大又瘦的傴僂的身材，那樣子，他是那麼熟悉，但那怪相和病態却又使他驚訝。

他比三年前康斯丹丁·列文最後一次看見他的時候更消瘦了。他穿着一件短外衣，他的手和寬大的骨格似乎越發大了。他的頭髮變得稀薄了，那和以往一樣的挺直的鬍髭隱蔽了他的嘴唇，那和以往一樣的眼睛奇異和天眞地凝視着他的來客。

『噢，考斯加！』他突然地叫道，認出了他的弟弟，他的眼睛喜悅得閃着光輝。但是就在那瞬間他回頭望着那青年，把他的頸和頭痙攣地動了一下，好像領帶扼痛了他似的，這種動作康斯丹丁是那麼熟悉的；於是一種異樣的表情，狂暴，痛苦，殘酷的表情浮露在他的憔悴的臉上。

『我給你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寫了信，說我不認識你們，也不要認識你們。你有甚麼事？』

他完全不像康斯丹丁所想像的那樣。康斯丹丁·列文想到他的時候，把他性格中的最壞而又最討厭的部分，就是使人難以和他相處的地方忘記了，而現在，當他見了他的面，特別是看見了他的

頭的痙攣的動作的時候，他就想起這一切來。

『我來看你並沒有甚麼事，』他畏怯地回答。『我祇是來看看你。』

他弟弟的畏怯顯然使尼古拉軟化了。他的嘴唇顫動着。

『哦，這樣嗎？』他說。『那末，進來，請坐。要吃晚飯嗎？瑪莎，拿三份晚飯來。不，停一停。你知道這位是誰嗎？』他指着那位穿短外衣的先生，向他弟弟說：『這是克里茲基先生，從我在基輔的時候起就是我的朋友，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自然，受着警察的迫害，因爲他不是惡棍。』

於是他照着慣常的習癖向房間裏的每個人環顧着。看見那站在門邊的女人要走的樣子，他向她叫道，『等一等，我說。』帶着康斯丹丁所熟知的他那種語無倫次的樣子，他向大家又環顧了一下，就開始對他的弟弟說起克里茲基的歷史來：他怎樣爲創辦貧寒學生互助會和星期學校被大學開除；他後來怎樣在國民學校當教員，以及他怎樣又被那裏趕走，後來還吃了一場官司。

『你是基輔大學的嗎？』康斯丹丁·列文對克里茲基說，爲的是要打破隨着來的難堪的沉默。

『是，我是基輔大學的，』克里茲基生氣地回答，他的臉色變陰沉了。

『這個女人，』尼古拉·列文打斷他，指着她說。『是我生活的伴侶，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我把她從妓院領出來的，』他這麼說時又扭動他的頸子。『但是我愛她而且尊敬她，誰想要同我來往，』他加上說，提高聲調，皺起眉頭，『我就請求他愛她而且尊敬她。她可算得是我的妻子一樣，可算得是一樣。這樣你現在就知道你在同甚麼人交往了。要是你以爲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那末好，這裏是地板，那裏是門。」

他的眼睛又搜索般地在所有的人身上掃過。

『我爲甚麼會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呢，我不明白。』

『那末，瑪莎，叫他們開晚飯來：三份，伏特加和葡萄酒……不，等一等……不，沒有關係……去吧。』

二五

『你看，』尼古拉·列文繼續說，使勁地皺着眉頭，抽搐着。要考慮怎樣說怎樣做，在他顯然是困難的。『這裏，你看？……』他指着用繩子綑起，放在房間角落上的一束鐵條。『你看到那個嗎？那就是我們正在着手進行的新的事業的開端。這是一個生產協會……』

康斯丹丁差不多沒有聽他說話。他凝視着他的病態的，患肺病的臉孔，他愈來愈替他難過了，他不能強迫自己聽他哥哥對他說的關於協會的話。他看出來這個協會不過是支撐他，免得他自暴自棄罷了。尼古拉·列文繼續說下去：

『你知道資本壓迫工人。我們的工人和農民担負着全部勞動的負担，而且他們的境地是，不管他們做多少工，他們還是不能擺脫牛馬一般的狀況。勞動的全部利潤——他們是可以靠這來改良他們的境遇，獲得空餘的時間，並且從而得到教育的機會的——全部剩餘價值都被資本家從他們手中

奪去了。而社會就是這樣構成的：他們工愈做得多，商人和地主的利潤就愈大，而他們到頭還是做牛馬。這種制度應當改變，』他說完了話，就詢問般地望着他弟弟。

『是的，當然，』康斯丹丁說，望着浮泛在他哥哥的凸出的顴骨上的紅暈。

『所以我們創設了一個鎖匠協會，在那裏一切生產和利潤和主要的生產工具都是公共的。』

『那協會將設在甚麼地方呢？』康斯丹丁・列文問。

『在喀山省瓦兹特列姆村。』

『可是爲甚麼在村裏呢？在村裏，我想，要做的工作本來就夠多的了。爲甚麼鎖匠協會設在村裏？』

『爲的是農民跟以前一樣還是奴隸，這就是你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不願意人家努力把他們從奴隸狀態中解救出來的原故，』尼古拉・列文說，被他的反問激怒了。

康斯丹丁・列文歎着氣，同時朝這陰暗齷齪的房間環顧着。這種歎息似乎更把尼古拉激怒了。

『我知道你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的貴族觀點，我知道他把他的全部智力都用在辯護現存的罪惡上面。』

『不，你爲甚麼要談起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呢？』列文微笑着說。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我告訴你爲甚麼吧？』尼古拉・列文提起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的名字就突然尖叫起來。『我告訴你吧……但是講有甚麼用呢？祇有一件事……你爲甚麼到我這裏來，你輕視這種事，那也聽你的便，——滾吧，看上帝份上滾吧！』他尖叫着，從椅上站起來。『滾吧，

滾吧！』

『我一點也不輕視，』康斯丹丁・列文畏怯地說。『我甚至也不要爭辯。』

正在這時，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回來了。尼古拉・列文忿怒地朝她望着。她連忙走上他面前去，耳語了一句甚麼。

『我身體不好，我變得容易冒火了，』尼古拉・列文說，稍稍鎮靜了一點，痛苦地呼吸着。『你和我談談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和他的論文。它是那樣的胡謅，那樣的說謊，那樣的自己欺騙自己。一個絲毫不懂正義的人怎樣可以寫關於正義的文章呢？你讀過他的論文嗎？』他問克里茲基，又在桌旁坐下，推開撒滿半桌的紙煙，以便空出地位來。

『我沒有讀過。』克里茲基陰鬱地回答，顯然不願加入這種談話。

『爲甚麼沒有？』尼古拉・列文說，現在又遷怒於克里茲基了。

『因爲我覺得用不着把時間浪費在那上面。』

『呵，對不起，你怎麼知道是浪費時間呢？那篇論文對許多人來說是太深了——就是說，他們領會不了。但是在我，却又是另外一回事；我看透了他的思想，而且我知道它的弱點在哪裏。』

大家都默不作聲，克里茲基從容不迫地站起來，拿起帽子。

『你不吃晚飯嗎？好的，再見！明天和鎖匠一同來。』

克里茲基剛走出去，尼古拉・列文就微笑着，使着眼色。

『他也不怎麼好呢，』他說。『我自然知道……』

但是正在這時克里玆基在門口叫他……

『你還有甚麼事？』他說，出去走到走廊裏他那裏去。剩下列文和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一道，他就向她說話。

『你和我哥哥在一起很久了嗎？』他對她說。

『是的，一年多了。他的身體壞得很，他喝酒喝得很多，』她說。

『可是……他喝甚麼呢？』

『喝伏特加，這對於他很不好呢。』

『難道很多嗎？』列文低語着。

『是的，』她說，畏怯地朝門邊望着，尼古拉·列文在那裏出現了。

『你們在談甚麼？』他說，皺着眉，他的驚惶的眼光從一個人移到另一個人身上。『甚麼事呢？』

『呵，沒有甚麼，』康斯丹丁惶惑地回答。

『呵，要是你不願意說，就不說吧。不過你跟她沒有甚麼可談的。她是一個娼妓，而你是一位紳士，』他說，扭動了一下頸子。

『你全明白；我知道，你全估量過了，而且用憐憫的眼光來看我的缺點，』他又提高聲音說。

『尼古拉·地米特立維奇，尼古拉·地米特立維奇，』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又走上他面前去耳語。

『哦，好的，好的！……可是晚飯怎樣了呢？噢，來了？』他說，看見了端着盤子的茶房。『這裏，擺在這裏，』他氣憤地說，立刻拿了伏特加酒，斟了一滿杯，貪饞地喝了下去。『要喝一杯嗎？』他向他弟弟說，馬上變得快活起來了。

『哦，不要再講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了吧。無論如何，我看見你很高興。不管怎樣說，我們不是外人。來，喝一杯吧。告訴我你在做些甚麼，』他繼續說，貪饞地咀嚼着一片麵包，又斟滿了一杯。『你過得怎樣呢？』

『我還是跟從前一樣一個人住在鄉下。我忙於管理田地，』康斯丹丁回答，喫驚地注視着他哥哥吃喝的貪饞，却又竭力裝做沒有看見的樣子。

『你爲甚麼不結婚呢？』

『沒有機會，』康斯丹丁回答，微微漲紅了臉。

『爲甚麼沒有？對於我……一切都完了！我把我的生活弄得一塌糊塗。但是這我已經說過，而我還是要說，假使我的那分財產在我需要的時候給了我的話，我的整個生活都會變得不同呢。』

康斯丹丁趕緊改變話題。

『你知道你的小凡尼亞跟着我在波克羅夫斯科意我的賬房做夥計。』

尼古拉扭動了一下頸子，沉沒在深思裏了。

『是的，把波克羅夫斯科意現在的情形告訴我吧。房子還是那樣嗎，還有樺樹和講堂呢？園丁菲力浦，他還活着嗎？我是怎樣地忘不了那亭子和沙發呵！留心房子裏不要有一點變動，趕緊結了

婚，使一切都恢復原來的模樣。這樣我一定來看你，要是你的妻子人也好的話。』

『現在就來吧，』列文說。『我們將安排得多麽愜意呵！』

『要是我的確不會遇見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我一定來看你。』

『你不會在那裏遇到他，我完全不依賴他生活。』

『是的，但是不管你怎麽說，你總得在我和他兩人中間選擇一個，』他說，膽怯地盯着他弟弟的面孔。這膽怯的樣子打動了康斯丹丁。

『假使你願意聽我對於這事說眞心話，我告訴你在你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的爭論中我不幫任何一方。你們兩方都不對。你的不對是在表面上，而他是在內心。』

『噢，噢！你明白了，你明白了嗎？』尼古拉快活地叫道。

『但是我個人更尊重和你的友誼。因爲……』

『爲甚麽，爲甚麽？』

康斯丹丁不能夠說他尊重這個是因爲尼古拉是不幸的，需要友情。但是尼古拉知道這正是他所要說的話，於是鎖着愁眉，又拿起伏特加酒瓶來。

『夠了，尼古拉・地米特立維奇！』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說，伸出她那肥胖的，赤裸的手臂去拿酒瓶。

『別管！別夾纏！我要打你！』他叫着。

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流露出柔和溫厚的微笑，那立刻移到了尼古拉的臉上，她拿到了酒瓶。

『你以爲她不懂甚麽嗎？』尼古拉說。『她比我們中間任何人都懂得多。她不是眞有些善良的可愛的地方嗎？』

『你以前從來沒有在莫斯科住過嗎？』康斯丹丁對她說，祇是爲了找點話說而已。

『你可不要和她拘禮。這會嚇慌她。除了那位因爲她要脫離妓院而審問過她的保安官以外，再沒有誰對她這樣客氣地說過話。天啊，這世界上多麽沒有意思呵！』他突然叫道。『這些新制度，這些保安官，縣議會，這一切都是多麽可惡呵！』

於是他開始詳述他和新制度的衝突。

康斯丹丁·列文傾聽着他的話，不相信一切公共制度的意義這點，他和他哥哥是有同感的，而且他自己也常說的，但是現在從他哥哥嘴裏說出來，他就感覺得不愉快了。

『到來世我們就會明白這一切的，』他開玩笑地說。

『到來世？噢，我不喜歡甚麽來世！我不喜歡，』他說，把他的喫驚的怪異的眼光盯在他弟弟的臉上。『人總以爲逃脫一切卑汚和混濁——不論是自己的或別人的——是一件快事，但我却怕死，非常地怕死。』他顫抖着。『喝點甚麽吧。你喜歡香檳嗎？或者我們到甚麽地方去走走？我們到吉卜西那裏去吧！你知道我變得非常愛好吉卜西和俄國歌曲呢。』

他語無倫次了，東一句西一句的。康斯丹丁靠着瑪莎的幫助，總算勸阻了他沒有到外面甚麽地方去，把他放到了牀上，他已經爛醉如泥了。

瑪莎答應了有事的時候寫信給康斯丹丁，並且勸尼古拉·列文到他弟弟那裏去住。

二六

康斯丹丁・列文早晨離開莫斯科，傍晚就到了家。一路上他在火車裏和他的鄰座們談論着政治和新築的鐵路，而且，像在莫斯科時的情形一樣，他因爲他的思路的混亂，對於自己的不滿，和某種模糊的羞恥之念而感到苦惱。但是當他在自己家鄉的車站下了車，看見了他那翻起外衣領子的獨眼的車夫伊格納特的時候；當他在車站的朦朧的燈光下看見他的墊着毛氈的雪車，他的繫住尾巴，套上飾着鈴子和絡纓的馬具的馬的時候；當車夫伊格納特一面把他的行李搬上車來，一面告訴他村裏的消息，告訴他包工人來了，帕瓦養了小牛的時候，——他纔感覺到他的混亂在漸次澄清，而羞恥和對自己的不滿也正在消失。他一看見伊格納特和馬就這樣感覺到了；但是當他穿上給他帶來的羊皮大衣，裹着身子坐在雪車裏，驅着車前進，一路上想着擺在他面前的村裏的工作，凝視着駕車的副馬——那曾經做過乘馬的，現在雖然衰老了，但始終是一匹頓河產的慓悍的牲口——的時候，他開始用完全不同的眼光來看他所遭遇到的事情了。他感到自己自在起來，不再作分外之想了。他現在唯一希望的就是要變得比從前更好一些。第一，他下決心從此以後不再希望像結婚所能給予他的那樣的稀有的幸福，因此也不再那麼輕視他所現有的東西。第二，他再也不讓自己沉溺於卑劣的情慾，在他決心求婚的時候，回想起過去的情慾曾經那麼苦惱了他。接着又想起他哥哥尼古拉，他決心再不讓自己忘記他，他將跟蹤他，不要不知他的去向，這樣，在他遭遇了不幸的時候可以隨時幫

助他。那是不久就要來的了，他感覺得。接着，他哥哥所講的關於共產主義的話，他聽的時候是那麼不把它當作一回事的，現在却使他思想起來了。他認爲經濟條件的改革是無稽之談；但是他始終覺得他自己的富裕和農民的貧困兩相比較是不公平的，現在他下決心爲了使自己心安起見，雖然他過去很勤勞而且生活過得並不奢侈，但是他以後要更勤勞，而且要自奉更儉樸。這一切在他看來是那麼易於實行，他一路上都在最愉快的空想裏度過。對於新的更美好的生活懷着愉快的希望，他在晚上八點多鐘到了家。

房子前面小方場上的雪被他的老乳母，現在在他家裏做女管家的亞嘉菲·密哈羅夫納的寢室窗子裏的燈光照耀着，她還沒有睡。顧茲瑪，被她叫醒來了，赤着脚半睡不醒地跑出來，跑到台階上。一隻塞特爾種的母獵犬，拉司卡，也跳了出來，差一點把顧茲瑪絆倒了，吠叫着，挨着列文的膝跳躍着，渴望把她的前脚放到他的胸膛上，却又不敢那樣。

『你這麼快就回來了，老爺！』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說。

『我想家呢，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訪朋友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在家裏却更好，』他回答，走進他的書房。

書房被端進去的蠟燭慢慢地照亮了。熟悉的各種什物顯露在眼前：牡鹿角、書架、鏡子、久待修理的裝着通風器的火爐、他父親的沙發、大桌子、擺在桌子上的一本攤開的書、破了的烟灰碟、一本有他的筆跡的抄本。當他看了這一切的時候，一剎那間懷疑襲擊了他，他對一路上夢想過的建立新生活的可能性懷疑起來了。他的生活的這一切痕跡好像抓住了他，對他說：『不，你不會離開

我們，你不會變成兩樣，你還會和從前一樣的：老是懷疑，永遠對自己不滿，徒勞的改革和失敗，永遠憧憬着你不會得到，而且不可能得到的幸福。』

這些東西就是對他這樣說的，但是他心裏的另一種聲音却告訴他說他不應當爲過去所左右，人可以支配自己。聽從了這聲音，他走到放着一對三十六磅重的啞鈴的角落裏去，像一個體育家似地舞動它們，竭力使自己振作起來。門外有脚步聲，他急忙放下啞鈴。

管家走進來，說謝謝上帝，一切都很好；但是報告說蕎麥在新烘焙機裏稍稍燒焦了一點。這個消息激怒了列文。新烘焙機是列文所設計，而且一部分還是他發明的。管家一向是反對烘焙機的，而現在宣告蕎麥被燒焦了，就帶着被壓抑的勝利。列文堅信如果蕎麥被燒焦了，那也祇是因爲沒有採取他的辦法，這他不知叮嚀了多少回了。他惱了，責備着管家。但是有件重大的可喜的事情：帕瓦，他在展覽會用高價買來的一頭頂好、頂貴重的母牛，養了小牛了。

『顧茲瑪，把我的羊皮大衣給我。你叫他們去拿一盞燈籠來。我要去看看她，』他對管家說。

放頂貴重的牛的牛舍就在房子後面。橫過院落，踏過紫丁香樹下的雪堆，他走到了牛舍。當冰凍的門開開的時候，一股熱烘烘的牛糞氣味撲上鼻來，母牛們，被未見慣的燈籠的光所驚駭，在新鮮的稻草上動起來。他瞧見了那隻荷蘭牛的寬闊的，光滑的，有黑色斑點的背脊。牡牛白考特套上鼻環躺在那裏，好像要起來的模樣，但又改變了念頭，僅僅在他們走過牠身邊時發出了兩下噪音的鼻息。紅美人兒帕瓦，大得像河馬一樣，把背向着他們，護着小牛不讓他們看到，一面在她身上到處嗅着。

列文走進牛欄，審視着帕瓦，把紅白花的小牛扶起來，使她能用她的細長的，蹣跚的脚站穩。帕瓦感到不安，正要吼叫起來，但是當列文把小牛放回她身邊的時候，她這纔安下了心，沉重地舒了一口氣，開始用她的粗糙的舌頭舐着她。小牛摸索着，把鼻子伸到母親的乳房下，搖着尾巴。

『把燈拿來，費多爾，這邊，』列文說，檢驗着小牛。『正像母親！雖然毛色像父親的；但是那沒有甚麼。好極了。腰又長又寬。瓦西里·費多洛維奇，她不是很出色嗎？』他對他的管家說，由於他喜歡這小牛的原故，關於蕎麥的事，他已完全饒恕他了。

『她怎麼會不好呢？呵，包工人西門在你走後第二天就來了。我們得雇下他來，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管家說。『機器的事我已經告訴你了。』

這個問題就足夠使列文回到他的農務的一切細節去，那農務是規模宏大，而又極其複雜的。他從牛舍一直走到賬房去，跟管家和包工人西門談了一會之後，他就回到房裏，徑自走到樓上客廳去。

二七

這是一所大的舊式的房子，雖然祇有列文一個人住，但是他却把整個房子都使用着，弄得很暖和。他知道這有些傻，而且他也知道這很不好，違反他現在的新計劃，但是這所房子對於列文是整個的世界，這是他父母生死在這裏面的世界。他們過的生活在列文看來是完美無缺的理想，他曾夢

想和他的妻子，他的家庭一同來建立那樣的生活。

列文差不多記不得他的母親了。他對她的概念在他是一種神聖的記憶，而他想像中的未來的妻子必然是像他母親那樣優美神聖的理想的女人的副本。

他不但不能撇開結婚來設想對於女性的愛，他簡直先想像家庭，其次纔想像能給與他家庭的女性。所以他的結婚觀和他的大多數熟人的完全兩樣，在那些人看來，結婚祇是社會生活中的無數事實之一；在列文，這是人生的大事，終生的幸福所繫。而現在他却不能不拋棄這個了。

他走進了他一向喝茶的小客廳，在他的圈手椅裏坐下，拿着一本書，亞嘉菲・密哈羅夫納給他端來了茶，照例說了句，『哦，我要坐一會呢，老爺，』就坐在窗旁一把椅子上，這時候，說來也奇怪，他感覺到他還是沒有脫離他的夢想，而且他沒有這些夢想不能生活。不管是和她或是和旁的女性，那總歸是要成為事實的。他讀着書，思索着他所讀的東西，時而停下來聽喋喋不休的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說話；但同時未來的家庭生活和事業的各種景象不連貫地浮現在他的想像裏。他感覺得在他內心的深處有甚麼東西已經放在應放的地方，安頓下來，毫無動靜了。

他聽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談起普洛霍爾怎樣忘記了上帝，拿列文給他買馬的錢一味去喝酒，把他的老婆打得半死；他一面聽着，一面讀他的書，回想着由他的讀書所引起的一系列的思想。這是丁鐸爾㊀的熱學（Treatise on Heat）。他想起他曾批評過丁鐸爾對於他的實驗本領很自負和缺乏哲

㊀ 丁鐸爾（Tyndall——一八二〇—一八九三），英國物理學家。

學眼光。突然一個愉快的思想湧上他心頭：『在兩年之後我可以有兩頭荷蘭牛，帕瓦自己也許還活着，白考特的一打小女兒，再加上這三頭牛——多愜意呵！』他又拿起他的書。

『不錯，電氣和熱是同樣的東西；但是能夠在方程式中用某種量代替另一種量來解決任何問題嗎？不能。那末怎麼辦呢？一切自然力之間的關聯是可以用直覺來感知的……要是帕瓦的女兒長成了一頭紅白花的母牛，這一羣牛，其中再加上這三頭牛，那就特別的好呵！妙極了呵！同我的妻子和客人一道出去參觀那羣牛……我的妻子說，「考斯加和我照顧那小牛像自己孩子一樣哩。」「你對這個怎麼會那樣感到興味呢？」客人說。「凡是他感到興味的事情我都感到興味呢。」但是她是誰呢？』於是他想起了在莫斯科發生的事情……『哦，怎麼辦呢？……這不是我的過錯。但是現在一切都要按照新的路綫進行。說生活不允許這樣，過去不允許這樣，那全是胡謅。應該努力使生活好起來，大大地好起來。……』他抬起頭，耽溺在夢想裏。老拉司卡，還沒有完全消化盡由於他歸來而感到的歡喜，跑到院子裏去吠了幾聲，就帶着新鮮空氣的芳香搖着尾巴跑回來，爬上他面前去，把頭伸在他手下，哀叫着，要求他撫摸。

『她祇是不會說呢，』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說。『她不過是一條狗，可是她却也知道她主人回來了，而且知道他悶悶不樂哩。』

『爲甚麼悶悶不樂呢？』

『難道我看不出嗎，老爺？我這個年紀正是應該懂得老爺們了。哦，我從小就是和他們一起長大的哩。不要緊，老爺，祇要身體健康，問心無愧呵。』

列文凝神地望着她，她這樣了解他的心思，倒使他詫異了。

『要我再給你倒一杯茶嗎？』她說，拿了他的茶杯走出去。

拉司卡儘把頭伸在他手下。他撫摸她，她立刻蜷伏在他脚旁，把頭擱在後脚上。好像表示現在一切都圓滿似的，她稍稍張開她的口，吮着她的嘴唇，於是把她的黏性的嘴唇安放得更舒適地包住她的衰老的牙齒，她在幸福的安甯裏靜下來了。列文留神地注意着她的最後的一個動作。

『我正要這樣，』他暗自說；『我正要這樣！沒有一點差錯……一切都圓滿。』

二八

跳舞會後的第二天清早，安娜·阿卡諦耶夫納打了個電報給她丈夫，說她當天就離開莫斯科。

『不，我一定要走，我一定要走，』她向她嫂嫂說明她的計劃的改變，說話的聲調好似她忽然記起了數不清的要做的事情。『不，實在是今天走的好！』

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沒有在家吃飯，但是他約定了在七點鐘回來送他妹妹。

吉提也沒有來，祇送來了一個字條說她頭痛。祇有杜麗和安娜跟孩子們和英國女教師一道吃飯。不知道是孩子們易變呢，還是他們敏感，覺出來那天安娜變得跟他們那麼愛她的時候有點兩樣，而且覺出來她不再關心他們呢，——總之他們忽然不再和他們的姑母遊戲，不再愛她了，而

對於她的走也就十分淡漠了。安娜一早上都在忙着作動身的準備。她寫信給莫斯科的熟人們，記下賬目，收拾行李。杜麗總覺得她的心情很不平靜，而且帶着煩惱的心情，那種心情杜麗自己也體驗過的，那不是沒有來由的，而且多半是包藏着對自己的不滿的。飯後，安娜走到自己房裏去換衣服，杜麗跟在她後面。

『今天你多麼異樣啊！』

『我？你這樣覺得嗎？我沒有甚麼異樣，我祇是有點彆扭。我常是這樣的。我眞想哭出來。這眞傻極了，但是一會就會好的，』安娜迅速地說，她把變紅的面孔俯向着一個小提包，她正在把一頂睡帽和幾條細葛布手帕裝進提包裏。她的眼睛格外放亮，頻頻盈溢着眼淚。『就像我那時不願意離開彼得堡一樣，現在我又不願意離開這裏了。』

『你到這裏來，做了一件好事，』杜麗說，凝神望着她。

安娜眼淚汪汪地向她望着。

『別這樣說，杜麗。我沒有做甚麼，也做不出甚麼。我常常奇怪人們爲甚麼要聯合一致地來縱容壞我。我做了甚麼，我能夠做甚麼呢？你的心裏有足夠的愛來饒恕……』

『假使沒有你，天知道會出甚麼事呢！你多幸福呵，安娜！』杜麗說。『你的心地是光明磊落的。』

『每個人的心都有自己的 skeleton（隱私），像英語所說的。』

『你沒有甚麼 skeleton，你有嗎？你的一切是那麼光明。』

『我有！』安娜突然說，於是意外地流過眼淚之後，一種狡猾的，譏諷的微笑弄彎曲了她的嘴唇。

『哦，你的 skeleton 至少很有趣，不陰沉的。』杜麗笑着說。

『不，很陰沉哩。你知道我爲甚麼要在今天走，不在明天？這事坦白出來是叫我難受的；我要向你說，』安娜說，果決地坐到圈手椅裏，正視着杜麗的臉。

杜麗看到安娜的臉一直紅到耳根，到她脖頸上波紋般的烏黑的鬈髮，這可使她驚駭了。

『是的，』安娜繼續說。『你知道吉提爲甚麼不來喫飯？她嫉妬我。我破壞了……這次跳舞會對於她不是快樂反而是痛苦，完全是因爲我的原故。但是實在說起來，並不是我的過錯，或者是我的一點兒小過錯，』她說，細聲地拖長『一點兒』三個字。

『呵，你說這話多像司梯瓦呵！』杜麗笑着說。

安娜不高興了。

『呵不，呵不！我可不是司梯瓦，』她說，鎖着愁眉。『我所以對你說，就因爲我不能容許我自己對自己有片刻的懷疑，』安娜說。

但是就在她說這話的那一瞬間，她已感到這並不是眞話；她不但懷疑自己，而且她一想到渥倫斯奇就情緒激動，她所以要比她預定的早一點走，就完全是爲了避免再和他會面。

『是的，司梯瓦告訴我你和他跳了瑪佐卡舞，而他……』

『你想像不出這一切弄得多麼可笑。我原來祇想撮合這婚姻的，而結果完全出人意外。也許違

反我自己的意志……』

她漲紅了臉，停住了。

『呵，他們立刻覺察出來了！』杜麗說。

『但是假如在他一方面有甚麼認眞的地方，我是要失望的，』安娜打斷她。『我相信這件事會被忘記的，吉提也不會再恨我。』

『總之，安娜，老實說，我對於吉提的這門婚事並不怎樣希望。假使他，渥倫斯奇能夠在一天之內對你發生愛情，那麼這門婚事還是不成事實的好。』

『呵，天啊，那樣就太傻了，』安娜說，當她聽見了縈繞在她心中的思想用言語表現出來的時候，愉悅的紅暈又泛露在她的臉上了。『我現在離開這裏，和我那麼喜歡的吉提成了敵人，嗅！她是多麼可愛呵！但是你有辦法補救的吧，杜麗？呃？』

杜麗幾乎禁不住微笑。她愛安娜，但是她看到她也有弱點，覺得很高興。

『敵人？那是不會的。』

『我那樣盼望你們大家都愛我，就像我愛你們一樣，而現在我更加愛你們了，』安娜眼淚盈眶地說。『嗅，我今天多傻呵！』

她用手帕抹了她的臉一下，開始穿起衣服來。

正在動身的那一刻，司試潘·阿卡諦耶維奇回來了，很遲，紅光滿面，發出酒和雪茄的氣味。

安娜的情緒傳染了杜麗，當她最後一次擁抱她小姑的時候，她低低地說：

『記住，安娜，你給我的幫助——我永遠不會忘記。記住我愛你，而且永遠愛你，把你當作我最親愛的朋友！』

『我不懂得你爲甚麽這樣說呢，』安娜說，吻她，隱藏着眼淚。

『你過去了解我，你現在也了解我。再見，我的親愛的！』

二九

『哦，一切都完了，謝謝上帝！』這就是安娜·阿卡諦耶夫納向她那直站到第三次鈴響的哥哥最後道了別的時候，浮上她的腦海裏的第一個念頭。她坐在躺椅上安露茜卡旁邊，在臥車的昏暗中向周圍望着。『謝謝上帝！明天我就看見謝遼沙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了，我的生活又要回到老樣子，一切照常了。』

雖然還是帶着她那一整天來的煩惱的心情，安娜却高興地十分細心地安排了她的旅行。用她的敏捷的小手，她開關着她的小提包，拿出了一隻靠枕，放在膝上，於是小心地包住她的脚，舒舒服服地坐下來。一個有病的婦人已經躺下來睡了。另外兩個婦人和安娜攀談起來。一個胖胖的年老的婦人一邊裹住她的脚，一邊對火車裏的暖氣發表了一點意見。安娜回答了幾句，但是看見談不出甚麽味道來，就叫安露茜卡去拿一盞燈來，鈎在她的座位的扶手上，並且從她提包裏拿出一把裁紙刀和一本英國小說來。最初她讀不下去。騷亂和嘈雜攪擾着她；而在火車開動的時候，她又不能不聽

到這響聲；接着，飄打在左邊的窗上，黏着玻璃的雪花，走過去的乘務員裹得緊緊的，半邊身體蓋滿了雪的那姿態，以及議論外面颳着的可怕的大風雪的談話，渙散了她的注意力。這一切連接不斷地重複下去：老是那震動和響聲，老是那飄打在窗上的雪花，老是那暖氣的熱變冷了又再變熱的急遽的變換，老是那在昏暗中閃現的人影，老是那些聲音，但是安娜終於開始讀着，而且理解她所讀的了。安露茜卡已經在打瞌睡，紅色小提包放在她膝上，她那戴着有一隻已經破了的手套的寬闊的手握牢它。安娜·阿卡諦耶夫納讀着而且理解着，但是讀書可以說是追蹤別人的生活的反映，因此她覺得索然寡味。她要自己來生活的慾望是太強烈了。她讀到小說中的女主人公看護病人的時候，她就渴望自己帶着輕輕的步子在病房裏走動；她讀到國會議員演說時，她就渴望自己也作那樣的演說；她讀到瑪麗小姐騎着馬帶着獵犬去打獵，逗惱她的嫂嫂，以她的勇敢使衆人驚異的時候，她願意自己也那樣做。但是她却沒有任何事可做，於是她的小手玩弄着那把光滑的裁紙刀，她勉強自己讀下去。

小說的主人公已經差不多得到了他的英國的幸福，男爵的爵位和領地，而安娜願望和他一同到領地去，她突然覺得他應當羞愧，她自己也就爲這事羞愧。但是他有甚麼可羞愧的呢？『我有甚麼可羞愧的呢？』她帶着憤怒的驚異問自己。她放下書來，仰靠到椅背上，把裁紙刀緊握在兩手裏。沒有甚麼可羞愧的。她重溫着她在莫斯科的回憶。一切都是良好的，愉快的。她回想起跳舞會，回想起渥倫斯奇和他的一見鍾情的順從的面孔，回想起她和他的一切關係：沒有甚麼可羞恥的。雖然這樣，但是就在她回憶的那一瞬間，羞恥的心情加劇了，彷彿有甚麼內心的聲音正在她回

想渥倫斯奇的時候對她說：『暖和，暖和得很，簡直熱起來了呢。』『哦，那又有甚麽呢？』她決然地對自己說，在躺椅上變動了一下位置。『那算甚麽意思呢？難道我害怕正視這事實嗎？哦，那有甚麽呢？在我和這個少年士官之間存在或者能夠存在甚麽不同於普通朋友的關係呢？』她輕蔑地笑着，又拿起她的書來；但是現在她完全不能領會她所讀的了。她拿裁紙刀在窗戶玻璃上刮了一下，而後把那光滑的，冰冷的刀面貼在她的臉頰上，一種歡喜之感突然沒來由地佔有了她，使她幾乎笑出來了。她感到她的神經好像是在甚麽旋轉的木栓上愈拉愈緊的紘。她感到她的眼睛愈張愈大了，她的手指和脚趾神經質地抽動着，身體內的甚麽東西壓迫着她的呼吸，而一切形象和聲音在搖曳不定的半明不暗的燈光裏以那稀有的鮮明使她驚異。疑惑的瞬間不斷地降臨到她心上，她確不定火車是向前走，還是往後退，或者竟是完全停了。坐在她旁邊的是安露茜卡呢，還是一個陌生人？『在那椅子的扶手上的是甚麽東西呢？是皮大衣還是甚麽野獸？而我自己又是甚麽呢？是我自己呢，還是別的甚麽女人？』她害怕自己陷入這種迷離恍惚的狀態。但是有件甚麽東西却把她拉過去，而她是要聽從它呢，還是要拒絕它，原來是可以隨自己的意思的。她站起身來振一振精神，脫掉她的方格花紋的呢外套和她那暖和的大衣上的披肩。一瞬間她恢復了鎮定，明白了進來的那瘦的穿着掉了鈕釦的長外套的農民是一個生火爐的，他正在看寒暑表，風雪隨在他後面從門口吹打進來；但是隨後一切又模糊起來了……那個穿長背心的農民彷彿在咬嚙牆上的甚麽東西，老婦人把她的腿伸得有車廂那麽長，使車廂內瀰漫了烏雲；接着是可怕的尖叫和轟隆的聲音，好像有誰被碾碎了；接着是眩目的通紅的火光在她眼前閃爍，又彷彿有一堵牆聳起來把一切都遮住了。安娜感覺

得好像自己在沉下去。但是這並不可怕，却是愉快的。一個裹得緊緊的，滿身是雪的人的聲音在她耳邊叫了一聲甚麼。她立起身來定了定神；她這才明白原來是到了一個車站，而這就是乘務員。她叫安露茜卡把她脫下的披肩和圍巾拿給她，她披上，向門邊走去。

『你要出去嗎？』安露茜卡問。

『是，我想透一透空氣。這裏熱得很呢。』

她開開門。猛烈的風雪向她迎面撲來，堵住門口和她爭奪車門。但是她覺得這鬥爭很有味。她開了門，走出去。風好像祇是埋伏着在等待她，歡樂地呼嘯着，竭力想擒住她，把她帶走，但是她抓牢了冰冷的門柱，按住她的衣服，走下月臺，離開了車廂。風在踏級上是很猛烈的，但是在月臺上，被火車遮着，却處於靜息的狀態。她快樂地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含雪的空氣，站立在火車旁邊，向月臺和燈光照耀的車站環視着。

三〇

狂暴的風雪在火車的車輪之間、在柱子的周圍、在車站的轉角處呼嘯着，衝擊着。火車、柱子、人們和一切看得出來的東西都半邊蓋滿了雪，而且愈蓋愈厚了。風暴平靜了片刻，接着又那麼猛烈地颳着，簡直好像是抵擋不住的。但是人們跑來跑去，快樂地交談着，軋軋作響地在月臺上跑過去，他們不斷地開關着大門。一個傴僂的人的影子在她脚旁悄然地滑過，她聽到了鏈子打在鐵上的聲

音。『把那電報遞過來！』從那邊暴風雪的黑闇裏傳出了一種生氣的聲音。『請到這邊！二十八號！』各種不同的聲音又叫喊起來，人們裹住頸子，滿身是雪地跑過去。兩個紳士銜着燃着的紙烟從她身邊走過。她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空氣，正待從暖手筒裏伸出手來去握住門柱走回車廂的時候，另一個穿軍服的男子走近她身邊，遮住了路燈的搖曳的燈光。她回頭一看，立刻認出了渥倫斯奇的面孔。把手放在他的帽簷上，他向她鞠躬，問她可有甚麼事，他能否為她略效微勞。她凝視了他好一會，沒有回答，於是，雖然他站在陰影中，她看出了，或者自以為她看出了他的面孔和眼睛的表情。這又是昨天那麼打動了她的那種崇敬的狂喜的表情。她在最近幾天中不止一次地對自己說，就是剛才她還在說，渥倫斯奇對於她不過是無數的，到處可以遇見的，永遠是同一模型的青年之一，她決不會讓自己去想他的；但是現在和他遇見的最初的一剎那，她就被一種喜悅的驕矜的感情所襲擊。她無須問他為甚麼來到了這裏。她知道得那麼確切，就像他告訴了她他來這裏是為了要到她所在的地方來。

『我不知道你也去。你為甚麼去呢？』她說，放下她那本來要用來抓牢門柱的那隻手。壓抑不住的歡喜和生氣閃耀在她臉上。

『我為甚麼去嗎？』他重複着說，直望着她的眼睛。『你知道我是要到你所在的地方來，』他說。『我沒有別的辦法呢。』

在這一瞬間，風好像征服了一切的障礙物，把雪從車頂上吹下，使吹掉了的甚麼鐵片發出鏗鏘的聲音，火車頭的嗄聲的汽笛在前面悽惋而又憂鬱地鳴叫着。暴風雪的一切恐怖在她現在看來似乎

更顯得壯麗了。他說了她心願的話，但是她在理智上却是怕聽這種話的。她沒有回答，他在她的臉上看出了內心的衝突。

『要是你不高興我所說的話，就請你原諒我吧，』他謙卑地說。

他說得很文雅謙恭，但是又是那麼堅定，那麼執拗，使得她好久答不出話來。

『你說的話是錯了，我請求你，如果你眞是一個好人，忘記你所說的，就像我忘記它一樣，』她終於說了。

『你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舉動，我永遠不會忘記，也永遠不能忘記……』

『夠了，夠了！』她叫，徒然想在她臉上裝出一副嚴厲的表情，她的臉正被他貪婪地凝視着。她抓住冰冷的門柱，跨上踏級，急速地走進火車的走廊。但是在狹小的走廊裏她停住了脚步，在她的想像裏重溫着剛才發生的事情。雖然她記不起她自己的或他的話，但是她本能地覺出了那片刻的談話使他們可怕地接近了；她爲此感到驚惶，也感到幸福。靜立了幾秒鐘之後，她走進車廂，在她的座位上坐下。以前苦惱過她的那種緊張的狀態不但又回復了，而且更加強了，竟至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她時時懼怕由於過度的緊張，甚麼東西會在她的胸中爆裂。她整夜沒有入眠。但是在這種神經質的緊張中，在充溢於她的想像的幻影中，並沒有甚麼不快或陰鬱的地方；相反地，有些幸福的，熾熱的，令人喜悅的東西。將近天明，安娜坐在躺椅上打了一會瞌睡，當她醒來的時候，天已經大亮了，火車駛近了彼得堡。立刻她想到了家，想到了丈夫和兒子，想到了快要來臨的日子和今後的一切瑣事。

到彼得堡，火車一停，她就下來，第一個引起她注意的面孔就是她丈夫的面孔。『呵喲！他的耳朵怎麼那種樣子呢？』她想，望着他的冷淡的威風凜凜的神采，特別是現在使她那麼驚異的那雙撐住他的圓帽邊緣的耳朵。一看見她，他就走上來迎接她。他的嘴唇掛上他那素常的譏諷的微笑，他那雙大大的疲倦的眼睛瞪着她。當她遇到他那執拗的疲憊的眼光的時候，一種不愉快的感覺扼住了她的心，好像她期望看到的並不是這樣一個人。特別使她驚異的就是她會見他的時候所體會到的那種對於自己不滿的感覺。那種感覺，她在和她丈夫的關係中是經常體會到的，習慣了的，那就是一種好像覺到自己虛偽的感覺；但是她從前一直沒有注意過這個，現在她才明白地痛苦地意識到了。

『哦，你看，你的溫柔的丈夫，還是和新婚後第一年那樣地溫存，望你眼睛都望穿了，』他用緩慢的尖細的聲音說，而且用他差不多老是用的那種聲調對她說的，那是一種譏笑任何認眞地說他這種話的人的聲調。

『謝遼沙很好嗎？』她問。

『這就是我的熱情所得到的全部報酬嗎？』他說，『他很好呢……』

三一

渥倫斯奇整整那個晚上連想都沒有想要去睡。他坐在他的躺椅裏，有時直視着前面，有時打量

着進進出出的人們；假使說他先前以他的異常沉着的態度使跟他不認識的人們驚異和不安，他現在似乎是更加傲慢和自滿了。他看人們彷彿是看物件一樣。坐在他對面的一個在法院當書記的神經質的青年，憎恨他的這副神氣。這位青年向他借火抽烟，和他攀談，甚至推了他一下，爲的是要使他感到他並不是物件，而是一個人；但是渥倫斯奇凝視着他，正如他凝視路燈一樣，那青年弄得愁眉苦臉，感覺得他在這種不把他當作人的壓迫之下失去鎮定了。

渥倫斯奇沒有看見甚麼，也沒有看見誰。他感到自己是一個皇帝，倒不是因爲他相信他已經給了安娜一個印象——他還不能夠那樣相信，——而是因爲她給他的印象使他充滿了幸福和矜持。

這一切會發生甚麼結果，他不知道，他甚至也不去想。他感覺得他以前所消耗和浪費的全部力量，現在已集中在一件東西上面，用可怕的威力趨向於一個幸福的目標。他爲此感到了幸福。他祇知道他把眞話告訴了她：他要到她所在的地方去，現在他的生活的一切幸福，他生活的唯一的意義就在於看見她和聽她說話。當他在波羅戈瓦車站走下車去喝一點蘇打水，看見了安娜的時候，不由自主地他第一句話就把他所想的告訴她了。他把那個告訴了她，她現在知道這個了，而且在想這個了，這他覺得很高興。他整夜沒有入眠。當他回到車廂來的時候，他儘在回憶着他看見她時的一切情景，她吐露出來的每一句話，而且在他的想像裏浮現出可能的未來的圖畫，這可使他的心激動得要停止跳動了。

當他在彼得堡下了火車的時候，他在終夜不眠之後感覺好像洗了冷水浴一般地痛快和淸爽。他在他的車廂近旁站住了，等待她出來。『再看看她，』他對自己說，不禁微笑着，『我要再看看她

的步態，她的面孔；她許會說句甚麼話，掉過她的頭來，瞟一眼，說不定還會送來一個微笑呢。』但是在他看到她之前，他却看見了她的丈夫，站長正恭順地陪着他穿過人羣。『噢，是的！丈夫！』這時渥倫斯奇才第一次淸楚地理解到她丈夫是和她結合在一起的人。他原來也知道她有個丈夫，但是却差不多不相信他的存在，直到現在當他看見了他本人，看見了他的頭和肩膊，以及他的穿着黑褲的兩腿，尤其是看見了這個丈夫露出私有的神情平靜地挽着她的手臂的時候，他這才完全相信了。

看見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看見了他那彼得堡式的新刮的臉和嚴峻的富於自信的姿容，頭戴圓帽，微微駝背，他才相信了他的存在，而且感到這樣一種不快之感，正好像一個苦於口渴的人走到了泉水邊上，却發見一條狗，一隻羊或是一隻豬已在飲着，把水弄髒了的時候所感到的一樣。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那擺動屁股，走八字脚的步態格外地使渥倫斯奇難受。他認爲祇有他自己纔有愛她的無可置疑的權利。但是她還是那樣，她的姿態還是打動他的心，使他在生理上感到舒爽和興奮，心中充滿了狂喜。他吩咐他那從二等車廂跑來的德國聽差拿着行李先走，他自己追上她去。他看到了夫妻最初會見的光景，而且憑着戀人的洞察力注意到了她對他說話時的那種頗爲拘束的模樣。『不，她不愛他，也不會愛他的，』他心裏斷定了。

在他從後面走近安娜・阿卡諦耶夫納的那一瞬間，他高興地注意到她覺到了他的接近，回頭看了一下，但是認出了他，就又轉向她的丈夫。

『你昨晚睡得很好嗎？』他說，向她和她丈夫一併鞠躬，讓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以爲這

個躬是向他鞠的，他認不認他，就都由他的便了。

『謝謝你，很好呢，』她回答。

她的臉色露出倦容，臉上那股時而在她的微笑裏時而在她的眼睛裏流露的生氣，現在已經不見了；但是一刹那間，當她瞥見他的時候，她的眼睛裏有甚麽東西在閃爍，雖然那閃光一下子就消逝了，但是他在那一瞬間却感到了幸福。她瞟了她丈夫一眼，想要知道他認不認識渥倫斯奇。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不愉快地望了渥倫斯奇一眼，茫然地回憶着這個人是誰。在這裏，渥倫斯奇的平靜和自信，好像鐮刀砍在石頭上一樣，碰在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冷淡的自信上了。

『渥倫斯奇伯爵，』安娜說。

『噢！我想我們認得的，』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冷淡地說，伸出手來。『你和母親一道去，和兒子一同回，』他說，每個字都咬得淸淸楚楚，好像每個字都是他賞賜的恩典。『我想你是休假回來的吧？』他說，不等他回答，他就用他的戲謔的語調向他的妻子說：『哦，在莫斯科離別的時候該流了不少的眼淚吧？』

他這樣對他妻子說，爲的是使渥倫斯奇明白他要和她單獨在一起，於是，略略轉向他，他觸了觸帽邊；但是渥倫斯奇却對安娜·阿卡謫耶夫納說：

『我希望我可以來拜訪你們。』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用他的疲倦的眼睛瞥了渥倫斯奇一眼。

『歡迎，』他冷淡地說。『每逢禮拜一我們都在家。』隨後，完全撇開了渥倫斯奇，他對他妻

子說：『巧極了，我恰好有半個鐘頭的空餘時間來接你，這樣我就可以表明我的忠誠，』他用同樣戲謔的口吻繼續說。

『你把你的忠誠看得太了不起了，我簡直不能十分領受，』她用同樣的戲謔口吻說，不由自主地傾聽着走在他們後面的渥倫斯奇的脚步聲。『但是那和我有甚麼相干呢？』她暗自說，於是開口問她丈夫她不在時謝遼沙可好。

『呵，好得很呢！馬利埃特說他很可愛，而且……我很抱歉要使你失望……他可並沒有因為你不在而感到寂寞，像你丈夫那樣。但是再說聲 merci（感謝），親愛的，因為你早回來了一天，使我叨光不淺。我們的親愛的「茶坎」會高興得很哩。』（他常把那位馳名於社交界的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叫作「茶坎」，因為她老是興奮地噪聒不休。）『她屢次問起你。你知道，如果我可以冒昧勸你，你今天該去看看她。你知道她是多麼關懷人呵。就是現在，除了她操心自己的事情以外，她老是關心着奧布浪斯基夫婦的和解。』

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是她丈夫的朋友，是彼得堡社交界某個團體的中心人物，安娜通過她丈夫而和那團體保持着極密切的關係。

『但是你知道我給她寫了信。』

『可是她要聽一聽詳情。如果不太疲倦的話，就去看看她吧，親愛的。哦，康得拉梯會給你駕馬車的，我要到委員會去。我再不會一個人喫飯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繼續說，已經不再是譏諷的口吻了。『你不會相信你不在我有多麼寂寞呵……』於是他緊緊地握了她的手好久，含

着一種意味深長的微笑，扶她上了馬車。

三二

家中第一個出來迎接安娜的就是她的兒子。他不顧女家庭教師的呼喊，跳下台階朝着她跑去，歡喜欲狂地叫起來：『媽！媽！』跑上她跟前，他就摟住她的脖子。

『我講了是媽媽吧！』他對女家庭教師叫道。『我知道的！』

她兒子，也像她丈夫一樣，在安娜心中喚起了一種近似幻滅的感覺。她把他想像得比實際上的他好得多。她不能不使自己降落到現實上來欣賞他本來的面目。但是就是他本來的面目，他也是可愛的，他有金色的鬈髮，碧藍的眼睛，和穿着緊貼着脚的長襪的優美的小腿。安娜在他的親近和他的愛撫中體會到一種近乎肉體的快感，而且當她遇到他的單純、信賴和親愛的眼光，聽見他天眞的詢問的時候，就又感到了道德的慰藉。安娜把杜麗的小孩們送給他的禮物拿出來，告訴他莫斯科的達尼亞是怎樣的一個小女孩，以及達尼亞多麼會讀書，而且還會教旁的小孩。

『哦，我沒有她那麼好嗎？』謝遼沙問。

『在我眼裏，你比世界上甚麼人都好哩。』

『我知道，』謝遼沙微笑着說。

安娜還沒有來得及喝完咖啡，就通報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來訪了。莉蒂亞・伊凡諾夫

納伯爵夫人是一個高個子的胖女人，有不健康的蒼白的臉色和美麗的沉思一般的黑眼睛。安娜很喜歡她，但是今天她好像第一次看出了她的一切缺點。

『哦，親愛的，你採到了橄欖樹枝㊀吧？』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一進房門就問。

『是的，一切都了結了，但是事情也並不像我們所想的那麼嚴重，』安娜回答。『大概我的belle soeur（嫂嫂）也太急躁了一點。』

但是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雖然對於一切和她無關的事情都感到興味，却有從不聽取她所感到興味的事情的習慣；她打斷安娜說：

『是的，世界上充滿了憂愁和邪惡呢。我今天心煩死了。』

『呵，怎麼回事呢？』安娜說，竭力忍住微笑。

『我開始感到毫無結果地為真理而戰有點厭煩了，有時候我簡直弄得無可奈何哩。小姊妹協會的事業（這是一個博愛的，愛國的宗教組織）進行得很好。但是和這些紳士一道，就甚麼事都做不成，』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帶着譏諷的，聽天由命的語調加上說。『他們抓住一個思想，把它歪曲了，然後那麼卑俗無聊地談論它。僅僅兩三個人，你丈夫就是其中的一個，懂得這事業的全部意義，而其餘的人祇會把這事弄糟。昨天普拉甫丁寫了封信給我……』

普拉甫丁是在國外的一個有名的斯拉夫主義者，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述說了這封信的

㊀ 橄欖樹枝(Olive branch)為一種和平的標誌，此句的意思就是問安娜和解成功沒有。

大意。

接着伯爵夫人又告訴了她一些對於教會合併運動的反對和陰謀，就匆匆地走了，因爲她那天還要出席某團體的集會和斯拉夫委員會的會議。

『這自然和以前毫無兩樣哩；但是我以前怎樣沒有注意到呢？』她自言自語。『或者是她今天特別氣憤吧？不過這眞正好笑；她的目的是行善，她是基督徒，但是她却總是憤怒；她總有敵人，而且那些敵人也總都是假基督和行善之名呢。』

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走後，又來了另一個朋友，某長官的太太，告訴了她城裏的一切新聞。到三點鐘，她也走了，答應了來喫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還在部裏。安娜，剩下一個人，照顧她兒子喫了飯（他是和他的父母分開喫的），整理好了她的東西，看過了堆積在她桌上的書信和便條，寫了回信，就這樣把餐前的時間度過去了。

她在旅途中所感到的無端的羞恥之情，和她的興奮都完全消逝了。在她習慣的生活狀態中，她又感覺得自己很堅定，無可責備了。

她驚異地回想起她昨天的心情。『發生了甚麼呢？沒有甚麼！渥倫斯奇說了些傻話，那原來是容易制止的，而我回答得也很得體。對我丈夫說出這個來是不必要而且不可能的。說出來反而把不重要的事弄嚴重了。』她想起她怎樣告訴過她丈夫，在彼得堡有一個青年，是她丈夫的部下，差一點向她求了愛，以及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怎樣回答她說凡是在社交界生活的女人總難免要遇到這種事，他完全信賴她的老練，決不會以嫉妬來降低她和他自己。『這樣有甚麼理由要說出

這個來呢？眞的，謝謝上帝，沒有甚麼好說的！』她自言自語。

三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在四點鐘從部裏回來，但是像常有的情形一樣，他沒有來得及進來看她。他先到書房裏去接見等候他的請願的人們，在他的祕書拿來的一些公文上簽了字。在用餐時（總有幾個客人和卡列寧夫婦一道用餐）來了一位老太太，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表姊，一位局長和他的夫人，一位被引薦到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部下服務的青年，安娜走進客廳來招待這些客人。在正五點，在青銅製的彼得一世的大鐘還沒有敲完第五下，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就進來了，穿着飾有兩顆勳章的禮服，打着白領帶，因爲他吃了飯馬上就要出去的。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生活的每分鐘都被劃分和佔據了。爲了要按時辦完擺在他面前的事，他嚴格地遵守着時間。『不匆忙，也不休息』是他的格言。他走進餐室，和大家打了一個招呼，就急忙地坐下來，對他的妻子微笑着。

『是的，我的孤獨生活結束了。你不會相信一個人喫飯有多麼不舒服呀。』（他特別着重不舒服這個字眼）

吃飯時他和他的妻子稍稍談了一下莫斯科的事，浮上譏諷的微笑，向她問候了一聲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但是談話大體上是一般的，涉及彼得堡的官場上和社會上的各種新聞。飯後，他陪了

客人們半個鐘頭，於是又帶着微笑和他妻子緊緊地握了握手，就退了出去，坐了車出席會議去了。

安娜那晚上既沒有到那位聽見她回來了就邀請她去赴夜會的培脫西·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那裏去，也沒有上那晚上她原已定好了包廂的劇場。她不出去主要是因爲她打算穿的衣服還沒有做好。總之，安娜在客人走後忙着收拾服裝時，她是非常地惱了。她原是一位很懂得怎樣使服裝經濟而又不失爲講究的主婦，在去莫斯科之前她拿了三件衣服給女成衣匠去改。這衣服要改得認不出來，並且三天以前就應該做好的。結果兩件衣服還沒有動手，而其餘一件又沒有照着安娜的意思改。女成衣匠走來解釋，說還是照她那樣做的好，安娜發了那麼大一場脾氣，她過後一想起來還感覺得慚愧哩。爲了要完全恢復她的平靜，她走進育兒室來，和她兒子在一起消磨了整個的晚上，親自安置他睡了，給他畫了十字，給他蓋上了被。她沒有到外面甚麼地方去，把晚上的時間那麼愉快地在家裏度過，覺得高興極了。她感覺得這麼輕快和沉靜，她這麼清楚地看出來她在火車上覺得那麼重要的一切事情，不過是社交界中一件常有的小事，她是沒有理由要在任何旁人或是她自己面前感到羞愧的。安娜拿了一本英國小說在火爐旁坐下，等待着她丈夫。正九點半，她聽到了他的鈴聲，他走進房間來了。

『你終於回來了，』她說，把手伸給他。

他吻了吻她的手，在她身旁坐下。

『大體上說來，我看你的訪問很成功吧，』他對她說。

『是的，很成功哩，』她說，於是她開始把一切事情從頭到尾告訴他：她和渥倫斯奇伯爵夫人的

同行，她的到達，車站上發生的意外。接着她就述說她開頭怎樣憐憫她哥哥，後來又怎樣憐憫杜麗。

『我想這樣的人是不能饒恕的，雖然他是你哥哥，』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嚴峻地說。

安娜微笑。她知道他說這話祇是爲了表示對於親屬的體恤並不能阻止他發表他的眞實的意見。她知道她丈夫的這個特性，而且很喜歡這點。

『一切都圓滿解決，你又回來了，我眞高興哩，』他繼續說。『哦，關於我在議會獲得通過的新法案，他們說了些甚麼呢？』

安娜關於這個法案毫無所聞，她想起自己竟會這麼輕易地忘記他那麼重視的事，良心上覺得很不安。

『相反地，這裏却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他浮着得意的微笑說。

她看出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想要把關於這件事他所感到愉快的地方告訴她，因此她用問題去引他講出來。帶着同樣的得意的微笑，他告訴她因爲這個法案的通過他所博得的喝采。

『我非常，非常高興哩。這證明對於這個事情的合理而又堅定的見解終於在我們中間開始流行起來了。』

喝完了第二杯加上奶油的茶，和吃完麵包，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站起來，向他的書房走去。

『你今晚上甚麼地方都沒有去嗎？你一定很悶吧，我想？』他說。

『呵，不！』她回答，跟着他站起來，伴着他通過這房間走到他書房去。『你現在讀甚麼呢？』

她問。

『現在我在讀 Duc de Lille, ㊀ Poésie des enfers（地獄之詩），』他回答。『一本了不起的書哩。』

安娜微笑，好像人們看見他們所愛的人的弱點微笑一樣，於是，挽住他的手臂，她把他送到書房門邊。她知道他晚上讀書成了不可缺少的習慣。她也知道雖然他的公務幾乎吞沒了他全部的時間，但他却認為留意知識界發生的一切值得注目的事情是他的義務。她也知道他實際上祇對於政治、哲學和神學方面的書籍發生興味，藝術是完全和他的性情不合的；但是，雖然這樣，或者毋寧說正是因為這樣，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從來沒有放過任何在藝術界引起反響的事情，而是以博覽為自己的職責。她知道在政治、哲學、神學上面，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常發生懷疑，加以研究；但是在藝術和詩歌問題上，特別是在他完全不懂的音樂的問題上，他却抱着最明確的堅定的見解。他喜歡談論莎士比亞、拉非爾㊁、貝多芬㊂，談新派詩歌和音樂的意義，這一切都被他用十分明顯的精確性加以分類。

『哦，上帝保佑你！』她在書房門邊說，書房裏一支有罩的蠟燭和一隻水瓶已經在他的圈手椅旁擺好。『我要寫信到莫斯科去。』

他緊緊握着她的手，又吻了吻它。

『他畢竟是一個好人：忠實，善良，而且在他自己的事業方面是卓越的，』安娜在走回她的房間去的時候這樣對自己說，彷彿是在一個攻擊他，說決不可能有人愛上他的人面前為他辯護一樣。

『可是他的耳朵怎麼凸得那麼奇怪呢？或者是他把他的頭髮剪得太短了吧？』

正十二點鐘，當安娜還坐在桌邊寫完給杜麗的信的時候，她聽到了有規律的穿着拖鞋的脚步聲，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梳洗好了，腋下挾着一本書，走上她面前來了。

『是時候了，是時候了！』他說，浮上一種會心的微笑，於是他走進了他們的寢室。

『他有甚麼權利那樣子看他呢？』安娜想，回憶起渥倫斯奇看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那種眼光。

她脫了衣服，走進寢室；但是她的面上不僅已經絲毫沒有她在莫斯科時從她的眼睛和微笑裏閃爍的那股生氣了，相反地，現在火好似已在她心中熄滅，隱藏在遠遠的甚麼地方去了。

三四

渥倫斯奇從彼得堡到莫斯科去的時候，他把他在毛司卡耶街上的一幢大房子留給了他的朋友又

㊀ 據穆德英譯本註：李爾公爵(Duc de Lille)——托爾斯泰在這裏採用外國名字，似乎是按照他平常採用俄國名字所常用的辦法，就是採取衆所週知的名字。他大概採取了著名法國詩人盧孔特・德・李爾(Leconte de Lisle)的名字。

㊁ 拉非爾（Raphael——一四八三—一五二〇），偉大的意大利畫家。

㊂ 貝多芬（Beethoven——一七七〇—一八二七），偉大的德國音樂家。

是要好的同僚比特立茲奇照管。

比特立茲奇是一個青年中尉，門閥並不十分顯貴，不僅是沒有錢，而且老是負債累累，到晚上他總是喝得爛醉，他常常爲了各種可笑的，不名譽的醜事而被監禁起來，但是他在他的僚友和長官兩方面都受寵愛。十二點鐘從火車站到達他的住宅的時候，渥倫斯奇看見大門外停着一輛他所熟悉的出租馬車。當他還站在門外按鈴的時候，就聽到了男性的哄笑，一個女性的含糊的聲音，和比特立茲奇的叫聲：『如果是個甚麼流氓，可不要讓他進來！』渥倫斯奇叫僕人不去通報，悄悄地溜進了前房。比特立茲奇的一個女友，西爾頓男爵夫人，長着玫瑰色的小臉和淡黃色的頭髮，穿着一件丁香花色的綢長袍，光采奪目的，她用巴黎話談閒天，像一頭金絲雀一樣，鬧遍了全屋，這時她正坐在圓桌旁燒咖啡。比特立茲奇穿着大衣，騎兵隊長卡美羅夫斯基，大概是剛下了班跑來的，還是全身制服，他們坐在她的兩邊。

『好！渥倫斯奇！』比特立茲奇叫着，跳了起來，啪啦一下推開了他的椅子。『我們的主人來了！男爵夫人，拿新咖啡鍋子給他燒點咖啡吧。啊呀，我們沒有想到你來！我希望你會滿意你的書齋的這個裝飾品，』他指着男爵夫人說。『你們彼此一定認識的吧？』

『我想是認識的，』渥倫斯奇浮上一種愉快的微笑說，緊緊握着男爵夫人的小手。『可不是嗎！我們是老朋友哩。』

『你是旅行回來吧？』男爵夫人說。『那末我就要走了。哦，要是我礙事的話，我立刻就走。』

『您隨便在哪裏都當在家裏一樣吧，男爵夫人，』渥倫斯奇說。『你好，卡美羅夫斯基？』他加上說，冷淡地和卡美羅夫斯基握了握手。

『聽，你再也講不出這樣漂亮的話，』男爵夫人轉向比特立茲奇說。

『不，那爲甚麼？喫了飯以後我也能講得那樣好。』

『喫了飯以後不稀奇！哦，那末我給你燒一點咖啡，你先去洗個臉，收拾一下吧，』男爵夫人說，又坐下來，當心地旋轉着新咖啡鍋的小螺旋。『皮爾，拿咖啡給我，』她向比特立茲奇說，她叫他做皮爾，那是他的姓的簡稱，她並不隱諱她和他的關係。『我再倒點進去。』

『你會弄壞的！』

『不，我不會弄壞的！哦，你的夫人呢？』男爵夫人突然地說，打斷了渥倫斯奇和他的同僚的談話。『我們這裏已經把你招贅出去了哩。你把你的夫人帶來了嗎？』

『沒有，男爵夫人。我生成是一個波希米亞人㊀，而且一直到死也還是一個波希米亞人。』

『這樣倒更好了，倒更好了！來握握手吧。』

男爵夫人不放鬆渥倫斯奇，開始邊笑邊講地告訴他她最近的生活計劃，徵求他的意見。

『他怎麼也不肯讓我離婚！哦，我怎麼辦呢？』（他、就是她的丈夫。）『現在我想去告他。你有甚麼高見？卡美羅夫斯基留心咖啡呵，它已經在滾了；你看，我實在是忙不過來呀！我要告

㊀ 波希米亞人(Bohemian)是一種流浪人，也叫吉卜賽人。

狀，因爲我得保全我的財產。你明白這種荒謬的事嗎，他藉口說我對他不貞，』她輕蔑地說，『公然想霸佔我的財產。』

渥倫斯奇愉快地聽着這位嬌豔的少婦的輕快的閑談，附和着她，給她一種半開玩笑的忠告，總之他立刻採取了他和這一類婦人談話時慣用的調子。在他的彼得堡的世界裏，所有的人分成了極端相反的兩類。一類是下流階級：他們是粗俗的，愚蠢的，特別可笑的人們，他們相信一個丈夫應當和他的合法妻子同居；相信少女要純潔，婦人要端莊，而男子要威風、自制和堅強；相信一個人要養育他的孩子，賺他的麵包，償付他的債款，以及各種同樣的荒謬的事。這是舊式的可笑的人們一類。但是另外有一類人：眞正的人，他們都是屬於這一類的，在這一類裏，最要緊的是優雅，慷慨，勇敢，快樂，毫不忸怩地耽溺於一切情慾中，而嘲笑着其他一切。

僅僅在最初的那一瞬間，渥倫斯奇因爲他剛從莫斯科帶來了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印象而感到躊躇；但是不一會，好像把他的脚套進了一雙舊的拖鞋裏一樣，他又回到了他以前的那個輕鬆愉快的世界裏。

咖啡實際上沒有燒好，祇是飛濺在每個人身上，燒乾了，却正盡了它應盡的義務——就是，造成了更多的喧鬧和哄笑，濺汚了貴重的地毯和男爵夫人的長袍。

『哦，現在，再見，要不然，你再也不會去洗臉，而在我的良心上就會烙上一位紳士所能犯的最大的罪行——不清潔。哦，你勸我拿一把刀刺進他的喉管嗎？』

『當然囉。可是要設法使你的手貼近了他的嘴唇。那麼他就會吻吻你的手，一切都會圓滿地收

場，』渥倫斯奇回答。

『那麼在法蘭西戲院再見吧！』她的衣裙發出一陣猝縩聲，她走了。

卡美羅夫斯基也站了起來，渥倫斯奇沒有等到他走掉，就和他握了握手，走進他的梳洗室去了。在他洗臉的時候，比特立茲奇把從渥倫斯奇離開彼得堡以後他境況的變遷對他講了一個大概。一個錢都沒有。他父親說再也不給他一個錢，而且不肯替他還債。他的裁縫想把他監禁起來，另外一個人也威嚇着要監禁他。聯隊的隊長聲言如果他的這些醜聞還不停止的話，他就得離開聯隊。至於男爵夫人，他討厭得她要死，像個辣蘿蔔一樣，特別是她總想借給他錢用。但是他找到了一個女子——他可以把她帶給渥倫斯奇看——絕艷驚人，完全是東方式的，『奴隸利百加㊀型的，你要知道。』他和培珂棱夫又吵了架，差一點要和他決鬥，但是自然這是沒有結果的。總之，一切都非常地有趣和暢快。為了不要讓他的同僚更深地知道他的境遇的底細，比特立茲奇開始告訴他一切有趣的新聞。當他在這幢消磨了他三年歲月的熟悉的住宅的環境之中，聽着比特立茲奇說那些熟悉的故事的時候，渥倫斯奇感到了回到他過慣的無憂無慮的彼得堡的生活的快感。

『不會有的事！』他叫起來，放下了臉盆架的踏板，他正在臉盆裏洗他的健康的，紅潤的頸子。『不會有的事！』聽到羅娜拋棄了費丁霍夫去和米列伊夫親熱的消息的時候，這樣叫了起來。『而他還是那樣蠢笨和自得嗎？哦，布茲盧可夫怎樣了？』

㊀ 利百加(Rebecca)亞伯拉罕的兒子以撒的妻，是一位容貌極其俊美的女子，見聖經創世紀。

『哦，布茲盧可夫鬧了一個笑話——眞好玩極了！』比特立茲奇叫嚷着。『你知道他有跳舞狂，沒有一次皇家的跳舞會他不在場的。他戴了一頂新式的窄邊拿破侖帽去參加一個盛大的跳舞會。你看見過新式的窄邊拿破侖帽嗎？非常好，很輕的。哦，他就這樣站在那裏……不，我說，你聽呀。』

『我是在聽呀，』渥倫斯奇回答，一面用粗毛巾在擦身體。

『大公夫人同着一位公使甚麼的來了，也是活該倒霉，他們談起新式窄邊拿破侖帽來。大公夫人一定要拿新式窄邊拿破侖帽給公使去看。他們看見我們的朋友站在那裏。』（比特立茲奇摹擬他戴着窄邊拿破侖帽站在那裏的樣子。）『大公夫人向他要窄邊拿破侖帽，他不給她。這是怎麼回事呢？哦，大家都對他䀹眼睛，點頭，皺眉——把帽子給她，給她！他不給她。他呆呆地站着不動。你就想像那副神氣呵！……哦，那……他姓甚麼，隨便他姓甚麼吧……試着向他要那帽子……他不肯！……他就把它搶過來，遞給了大公夫人。「這裏，夫人，」他說，「是新式的窄邊拿破侖帽，」她把那帽子翻轉來，而——你想想吧——撲通一聲從那裏面掉下一隻梨，許多糖菓，糖菓怕有兩磅！……他是把它們儲藏在裏面的，好乖乖！』

渥倫斯奇捧腹大笑了。許久以後，當他在談別的事情的時候，他一想到窄邊拿破侖帽，他就又爆發出他的那種健康的笑來，露出他那兩排健全的密密的牙齒。

聽過了這一切消息，渥倫斯奇藉着聽差的幫助，穿好了他的制服，就去報到。他打算，報過到後，駕車到他哥哥家裏和培脫西家裏去，然後再拜訪幾個地方，以便開始去那可以會見卡列甯夫人的交際場所。他出了門要到深夜才回來，正如他在彼得堡往常的習慣一樣。

第二部



一

冬末，薛傑巴茲基家舉行了一次醫生會診，爲的來診斷吉提的健康狀態和決定採取甚麼方案來挽回她的衰弱體力。她病了，隨着春天的到來，她的身體一天天壞下去。家庭醫生給了她魚肝油，以後是鐵劑，再以後是硝酸銀劑，但是第一第二第三都沒有效驗，後來因爲他勸告她春天來了的時候到國外去轉地療養，因此他們請了一位有名的醫生來。這位名醫，是一位還很年青而又十分漂亮的男子，要求檢查病人的身體。他似乎帶着特殊的滿足堅持說處女的羞怯祇是蠻性的殘餘，再沒有比還年青的男子來處理少女的裸體更自然的事了。他認爲這很自然，因爲他每天都這樣做，而且他這樣似乎並沒有感到和想到有甚麼不好的地方，因此他認爲處女的羞怯不但是蠻性的殘餘，簡直是對他自己的侮辱。

除了服從沒有別的辦法了，因爲雖然所有的醫生都是上的同樣的學校，讀的同樣的書，學的同樣的科學，雖然有人說這位有名的醫生是一個庸醫，但是在公爵夫人那種人家不知是甚麼道理總相信祇有這位名醫有特殊的學問，祇有他纔能挽救吉提。仔細地檢查和聽診了羞煞的困惑的病人之後，這位名醫謹愼地洗好了他的手，站在客廳裏和公爵講話。公爵一邊聽醫生說話，一邊皺着眉，咳嗽着。他本來是一個閱歷頗深的人，既不是傻瓜，也不是病人，對於醫術原沒有信仰，況且他也許是唯一完全了解吉提的病因的人，所以他對於這幕滑稽劇實在生氣極了。『吹牛大家！』他聽着這位

名醫喋喋不休地談論她女兒的病象的時候這樣想。同時醫生好容易抑制住了他對於這位老紳士的輕蔑的表情，好容易遷就了他的理解力的程度。他覺察出了和這老頭子談是沒有用的，家中的主要人物是母親。他決定在她面前去顯他的本領。恰在這時，公爵夫人和家庭醫生一道走進了客廳。公爵退了出去，爲的是不要表露出他覺得這一場戲是多麼可笑。公爵夫人心亂了，不知道怎樣辦好。她感覺到是她害了吉提。

『哦，醫生，決定我們的命運吧，』公爵夫人說。『把一切都告訴我吧。』『有希望嗎？』她本想說，但是她的嘴唇發抖，她不能發出這問題。『哦，醫生？』

『稍微等一等，公爵夫人。我要先和我的同事商量一下，然後我再來貢獻我的意見。』

『那末我們要走開吧？』

『請便。』

公爵夫人嘆着氣走了出去。

祇剩下醫生兩個人的時候，家庭醫生開始畏怯地陳述他的意見，說恐怕是肺結核的初期，但是……等等，等等。名醫聽着他的話，在他說到一半時看了看他的大金錶。

『是的，』他說。『但是……』

家庭醫生恭敬地說到中途就停住了。

『肺結核初期，你知道，我們是還不能斷定的；不到有窟窿的時候，無法斷定。但是我們可以作這樣的猜測。徵候是已經有了，營養不足，神經容易興奮等等。問題是在這裏：在肺結核的這些

徵候之下，用甚麽方法去保持營養呢？』

『但是你知道，在這種病狀之下總是潛伏着道德的，精神的原因，』家庭醫生浮着機警的微笑大膽地插嘴。

『是的，那是不用說的，』名醫回答，又看了看他的錶，『對不起，岳斯基橋修好了嗎，還是仍舊要坐車繞路？』他問。『噢！修好了。呵，那末我不消二十分鐘就到那裏了。我們剛才是在說問題可以這樣提出：保持營養，調補神經。兩者是互相關聯的，必須雙管齊下。』

『到國外去轉地療養怎樣？』家庭醫生問。

『我不贊成到外國去轉地療養。要注意：假使眞是肺結核初期，這我們現在還不能夠斷定，那樣到外國去轉地療養就一點益處都沒有。要緊的是用個甚麽方法去增加營養，而且不損害身體。』

於是名醫發表了他用蘇打水治療的方法。顯然他開這個藥方主要是因爲它不會有害處。

家庭醫生注意地而且恭敬地聽他說完了。

『但是到國外去轉地療養的好處，就是可以變換習慣，除去喚起回憶的情景。而且母親也希望這樣，』他加上說。

『噢！要是那樣，讓她們去也好。祇是那些德國庸醫是害人的……你得說服她們……哦，那末讓她們去也好。』

他又看了看他的錶。

『呵！時候到了，』他走到門邊。

名醫向公爵夫人聲言（他感到這樣做是他應盡之分）他要再看看病人。

『甚麽！再診察一次嗎！』母親恐怖地叫道。

『呵，不，祇是再問問詳細，公爵夫人。』

『請這邊來。』

於是母親陪着醫生走進吉提所在的客廳。吉提站在房間的中央，面容消瘦而且泛紅，眼睛裏閃爍着一種特別的光輝，那光輝是她所受的羞恥的痛苦留下的。當醫生進來的時候，她臉上泛出紅暈，眼睛裏盈溢着淚水。一切她的疾病和治療在她看來是多麼無聊的，甚至多麼可笑的一回事！醫治她在她看來好像想把打破了的花瓶的碎片合攏起來一樣可笑。她的心碎了，他們爲甚麽要用丸劑和藥粉來醫治她呢？但是她不能使她母親傷心，特別是因爲她母親把過錯都歸在自己身上。

『我可以請你坐下嗎，公爵小姐，』名醫對她說。

他微笑着面對着她坐下，診着她的脈，又開始問她一些討厭的問題。她回答了他，突然站起來冒火了。

『對不起，醫生，可是這實在毫無好處。同樣的話你問過我三次了。』

名醫沒有生氣。

『神經易受刺激，』他在吉提走出了房間的時候對公爵夫人說。『可是，我已經看完了……』

於是醫生對公爵夫人像對一個格外聰明的婦人一樣，很科學地說明了公爵小姐的病狀，結論是堅決主張水療法，那本來是不需要的。對於她們要不要到外國去這個問題，醫生沉思着，好像在解

決一個重大的問題似的。最後他的決定宣佈了：她們可以到國外去，但是千萬不要誤信外國的庸醫，有事的時候可以來找他。

醫生走了之後，像是甚麼好運來臨了似的。母親回到她女兒這裏來的時候快活得多了，而吉提也裝出快活的樣子。她現在常常，差不多老是得裝假。

『眞的，我很健康哩，媽。但是假使你要到外國去，那末我們就去吧！』她說，極力裝得對這旅行感到興味，她開始談着旅行的準備。

二

醫生走了以後，杜麗就來了。她知道那天有會診，雖然她產後剛剛離床（她在冬末又養了一個小女孩），雖然她自己的苦惱和憂慮已經夠多的了，她却把她的嬰兒和一個病了的女孩子丟在家裏，特地來探聽在那天決定的吉提的命運。

『哦，怎麼樣？』她走進客廳，沒有脫下她的無邊帽子㊀就說。『你們都很快活的樣子。那末一定是好消息吧？』

他們打算告訴她醫生說的話，但是雖然醫生說得夠淸楚而又夠詳細的，但要傳達他所說的話却

㊀據穆德英譯本註：當時已婚婦女流行戴一種無邊女帽，而不戴帽子。

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唯一有趣的事是他們到外國去是已經決定了。

杜麗不禁歎了口氣。她的最親愛的朋友，她的妹妹，要走了。而她的生活並不是快樂的。她和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和好以後的關係是委曲的。安娜促成的結合原來並不穩固，家庭的和諧又在那老地方破裂了。也並沒有甚麼確定的事實，祇是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幾乎總是不在家，家裏也幾乎總是沒有錢，杜麗又因爲猜疑他不忠實而不斷地苦惱着，她懼怕她曾經嘗過的那種嫉妬的痛苦，竭力想祛除這些猜疑。一度遭受過的那嫉妬的最初的襲擊是不會再來的了，現在就是發覺了不忠實也決不會像第一次那樣影響她。這樣的發覺現在也祇不過是破壞過慣的家庭生活，她讓自己受騙，爲了這個弱點而輕視他，特別是輕視她自己。此外，她要照管一個大家庭使得她不斷地操心受苦：嬰兒的營養不良，乳母又走了，現在另一個小孩又害了病。

『哦，你們都好吧？』她母親問。

『噢，媽，我們也困難極了呢。莉莉病了，恐怕是猩紅熱。我趁這時候到這裏來探問一下消息，過後我恐怕要完全關在家裏，如果——但願不會——眞是猩紅熱的話。』

老公爵也在醫生離開後從他的書房裏走進來，於是，把他的面頰給杜麗去吻，和她說了一兩句話之後，他就轉向他的妻子：

『你們怎麼決定的？要走嗎？哦，你們打算把我怎麼辦？』

『我想你還是留在這裏的好，亞歷山大，』他的妻子說。

『隨你的便。』

『媽，爲甚麼爸爸不和我們一道去？』吉提說。『那樣對他，對我們都要愉快得多哩。』

老公爵站起身來，撫摸着吉提的頭髮。她抬起頭，強顏爲笑地望着他。她總覺得他比家庭中的任何人都更了解她，雖然他並沒有對她說許多話。她是最小的一個，她是她父親的愛女，她覺得他的愛給與了他洞察力。現在當她的視線碰到了瞪着她的他那雙碧藍的仁慈的眼睛的時候，她感到好像他看透了她，覺察出了她心中所起的一切不良的念頭。她紅着臉，她伸直身子向着他，期待着接吻，但是他祇輕輕拍了拍她的頭，說：

『這些愚蠢的假髮！人觸不到眞正的女兒，而祇是撫摸着死婦人的硬毛。哦，杜林卡，』他轉向他大女兒，『你家那位花花公子怎樣了？』

『沒有甚麼，爸爸，』杜麗回答，明白那是指她的丈夫。『他總是不在家，我難得見着他的面，』她不禁浮着一種譏諷的微笑加上說。

『甚麼，他還沒有到鄉下去——辦理變賣森林的事嗎？』

『沒有，他老是作動身的準備哩。』

『呵，原來這樣！』公爵說。『難道我也要準備旅行嗎？聽你吩咐好了，』他坐下來對他妻子說。『我告訴你怎樣辦吧，卡嘉，』他繼續對他小女兒說：『在個甚麼晴朗的日子裏，你早上起來對自己說：我很健康而且快樂，又要和父親一道在淸早出去冒着風霜散步了。嘿？』

她父親的話似乎很簡單，但是聽了這些話，吉提就好似一個被發覺的罪犯一樣地狼狽和窘倒。『是的，他知道這一切，他明白這一切，他說這些話是在告訴我，雖然我感到羞慚，但是我必須克

服我的羞慚。』她鼓不起勇氣來回答甚麼話。她正想要開口，却驀地哭起來，衝出了房間。

『你看你開的好玩笑！』公爵夫人攻擊她的丈夫。『你總是……』她就開始責備起他來。

公爵聽着夫人責罵有好一會沒有說話，但是他的面孔是愈益愁眉不展了。

『她多可憐呵，這可憐的孩子，多可憐，你沒有感覺到她一聽見別人略略提起這事的原因就多麼傷心呵。唉！看錯人到這種地步！』公爵夫人說，由她聲調的變化，杜麗和公爵兩人都知道了她是說的渥倫斯奇。『我不明白為甚麼竟沒有法律來制裁這類卑劣的，可恥的人。』

『噢，我眞不要聽了！』公爵陰鬱地說，從他的安樂椅上站起來，好像要走開的樣子，但是在門邊停住了。『法律是有的，太太，你既然引得我說話，我就告訴你這一切是誰的過錯吧：你，你，都是你呀！制裁這類紈袴子弟的法律一向就有的，現在也有。是的，如果不是有甚麼不可以的話，我雖然老了，也會和他，那位花花公子決鬥的。是的，你現在給她治病吧，把那些庸醫都請來吧。』

公爵顯然還有許多話要說，但是公爵夫人一聽到他那種語調，她立刻平靜下來，變得後悔了，像她在嚴重的場合所常有的情形一樣。

『亞歷山大，亞歷山大，』她低聲說，走近他，開始哭泣起來了。

她一哭，公爵也就靜下來了。他走上她面前去。

『哦，得了，得了吧！你也怪可憐的，我知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上帝是慈悲的……謝謝，』他說，也不知道他在說些甚麼，同時他回答了他手上感觸到的公爵夫人的含淚的接吻，於是公爵走出了房間。

在這以前，當吉提哭着走出房間的時候，杜麗憑着她的母性的，家庭的本能，立刻看出在她面前擺着女人應盡的職責，她準備來完成。她脫下帽子，而且好像在精神上捲起了袖子，預備行動。當她的母親攻擊她父親的時候，她竭力在孝敬所能允許的範圍之內制止她母親。在公爵大發雷霆的時候，她却默不作聲；她爲她的母親羞愧，而且，她父親這麼快又變溫和了，這更使她對他發生了好感；但是當她父親離開她們的時候，她就準備來做一件重要的急待做的事情——到吉提那裏去，安慰她一番。

『我早想告訴你一件事，媽。你知道列文上次來這裏的時候想要向吉提求婚嗎？他親口對司梯瓦說的。』

『哦，怎樣？我不知道……』

『說不定吉提拒絕了他？她沒有對你說過嗎？』

『沒有，不論是這個人那個人，她都沒有對我說起過；她太自負了。但是我知道一切都是爲了那個人的原故。』

『是的，你想想，假定她拒絕了列文，而且如果不是爲了那個人，她是不會拒絕他的，我知道。以後，那個人又那麼可怕地欺騙了她。』

公爵夫人想起來她是怎樣害了她女兒，覺得太可怕了，她冒火起來。

『呵，我眞不明白，如今女孩子們都自作主張，甚麼話也不告訴母親，結果……』

『媽，我上去看看她。』

『哦，去吧。我不許你去嗎？』她母親說。

三

當她走進了吉提的小房間——一間精緻的，粉紅色的小房間，飾滿了 vieux saxe（古舊的薩克司瓷器）的玩具，正像兩月前吉提自己一樣鮮嫩，粉紅和愉快——杜麗想起了去年她們怎樣滿懷着愛和快樂一道裝飾這房間。當她看見吉提坐在靠近門邊的矮櫈上，她的眼睛一動不動地盯在地氈角上的時候，她的心都變冷了。吉提瞥着她的姊姊，而她臉上的冷冷的，有幾分嚴厲的表情並沒有變換。

『我就要走了，我得關在家裏，而你又不能來看我，』杜麗說，在她身傍坐下。『我要和你談談。』

『談甚麼？』吉提連忙問，驚訝地抬起她的頭。

『有甚麼呢，還不是你的愁苦？』

『我沒有愁苦。』

『得了，吉提。你以為我會不知道嗎？我通通知道。相信我，這眞是無關緊要的……我們大家都經歷過來的哩。』

吉提沒有開口，她的臉上帶着嚴肅的表情。

『他不值得你為他痛苦，』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繼續說，直入本題了。

『不，他輕視了我，』吉提帶着顫慄的聲調說。『不要談這個吧！請不要談這個吧！』

『可是誰對你這樣說過呢？誰也沒有這樣說過。我敢相信他愛你，而且還在愛你，如果不是……』

『呵，我覺得最可怕的就是這種同情！』吉提叫道，突然冒火了。她在椅子上掉轉身去，臉上泛着緋紅，於是急速地動着手指，時而用這隻手時而用那隻手捏着她衣帶上的鈕釦。杜麗知道她妹妹在激動時有捏緊兩手的習慣；她也知道在激動時吉提會不顧一切，說出許多不愉快的，不應當說的話來，杜麗原想安慰她的，但是已經太遲了。

『你要我感覺到的是甚麽，甚麽呢？呃，』吉提迅速地說。『是我愛了一個絲毫不關心我的男子，而且我會爲愛他而死嗎？這就是我自己的姊姊對我說的話，她以爲……以爲以爲……她在同情我哩！我不需要這樣的安慰和虛僞！』

『吉提，你不公平。』

『你爲甚麽折磨我？』

『可是我……完全相反……我知道你難受……』

但是吉提在激怒中沒有聽她的話。

『我沒有甚麽好難受的，也不需要安慰。我還有自尊心，永遠不會讓自己去喜歡一個不愛我的男子。』

『是的，我也並沒有這樣說……祇是一件事，你把眞話告訴我，』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

說，拉着她的手，『告訴我，列文對你說了嗎？……』

提起列文的名字似乎使吉提失去了最後的自制力；她從椅子上跳起來，把她的鈕釦投擲在地板上，她迅速地用她的兩手做着手勢，說：

『爲甚麼又把列文扯進來？我眞不懂你爲甚麼要折磨我。我對你說過，我再說一遍，我還有點自尊心，我決，決不能像你那樣做——回到欺騙了你，愛上了另一個女人的男子那裏去。我眞不明白！你可以，我可不能！』

說了這些話，她瞥了她姊姊一眼，看見杜麗默不作聲地坐在那裏，她的頭憂愁地垂着，吉提沒有照自己的意思跑出房間，卻在門邊坐下，用手帕掩住她的臉，低下頭來。

沉默繼續了兩分鐘。杜麗在想着她自己的事。她時時意識到的那種屈辱，經她妹妹一提，格外痛切地回到了她的心頭。她沒有料到她妹妹會這樣殘酷，因此她生她的氣了。但是突然她聽到衣服的綷䌨聲，和隨着來的悽惻的，遏制着的嗚咽聲，而且感到一雙手臂摟住了她的頸項。吉提跪在她面前了。

『杜林卡，我是這樣地，這樣地不幸呀！』她後悔般地低聲說。她那滿面淚痕的可愛的臉埋在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的裙子裏了。

彷彿眼淚是不可缺少的油，沒有它，互相信賴的機器就不能在兩姊妹間暢快地轉動，兩姊妹流了一陣眼淚之後並沒有談她們心上的事；但是，雖然她們談的是不相干的事，她們卻已互相了解了。吉提知道她在生氣時候說出來的關於她丈夫的不忠實和關於她的屈辱的處境的話，刺傷了她可

憐的姊姊的心，但她却饒恕了她。杜麗在她那一方面也明白了她所要明白的一切；她確定了她的推測是正確的，就是，吉提的悲痛，無可慰藉的悲痛正是由於列文向她求過婚，她拒絕了他，而渥倫斯奇欺騙了她，她現在是安心愛列文，憎惡渥倫斯奇了。吉提並沒有說出一句這樣的話；她祇訴說着她的精神的狀態。

『我沒有甚麼難過的，』她說，漸漸鎮靜下來了；『但是一切在我看來都是可怕的，討厭的，粗野的，尤其是我自己，這你能了解嗎？你想像不出我對於一切是抱着多麼可怕的思想呀？』

『哦，你會有甚麼可怕的思想呢？』杜麗微笑着說。

『最骯髒，最粗野的，我不能告訴你。這不是憂愁，也不是煩悶，而是更壞的。彷彿我心中的一切好的都消隱了，剩下的祇是可怕的東西。哦，我怎樣對你說呢？』她繼續說，看出了她姊姊眼睛裏的那種迷惑的神情。『爸爸剛才對我說那種話……在我看來好像他以為我所需要的就是結婚。媽帶我去赴跳舞會：在我看來好像她祇是想把我儘快地嫁掉完事。我知道這不是真的，但是我却不能擺脫這些念頭。所謂合格的求婚者——我簡直看不順眼。我總覺得他們是在打量我。從前穿着跳舞衣到處走動對於我簡直是一種快樂，我欣賞我自己；現在我覺得羞愧和尷尬。你想怎麼辦呢！還有，那醫生……還有……』

吉提躊躇了一下；她本來想往下說，自從她心中起了這個變化以後，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在她眼裏是變得難堪地可憎了，她一看見他，她的想像裏就浮現出最粗鄙最醜惡的概念。

『呵，哦，一切都在我眼前呈現出最粗鄙，最可憎的形相，』她繼續說。『這是我的病。也許

就會好的。」

「可是你不要去想這些。」

「我沒有辦法。我除了在你家裏和小孩們一道以外是不會再快活的。」

「你不能和我一道有多可惜呀！」

「呵，我要來的。我生過猩紅熱的，我一定要說服媽媽讓我去。」

吉提固執己見，住到她姊姊家裏去了，小孩們果然都是患的猩紅熱，她一直看護着他們。兩姊妹使六個小孩安然渡過了這病症，但是吉提却沒有恢復健康，在大齋期內薛傑巴茲基一家人就到外國旅行去了。

四

彼得堡的上流社會實際上是渾然一體：在那裏面大家彼此都認識，甚至互相來往。但是這個龐大的集團却有它的細別。安娜·阿卡謡耶夫納·卡列尼娜在這上流社會的三個不同的集團裏有着朋友和密切的關係。一個是她丈夫的政府官吏的集團，包括他的同僚和部下，是以多種多樣的反覆無常的方式聚會在一起，而又屬於各種不同的社會階層的。安娜現在已經很難記得起她起初對這些人所抱的那種近乎畏懼的虔敬之感了。現在她熟識他們所有的人，如像村鎮上的人們互相熟識一樣；她知道他們的習慣和弱點，和他們每個人的苦衷；她知道他們相互間的和從屬的關係；知道誰袒護

誰，每個人怎樣保持他的地位，他們在甚麼事情上面意見相合，甚麼事情上面發生齟齬；但是這個男性的官僚的集團，雖經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的勸誘，却從來不曾引起她的興味，她避開它。

安娜接近的另一個集團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所藉以發跡的集團。這個集團的中心是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這是一個由年老色衰，慈善虔敬的婦人和聰明博學抱負不凡的男子所組成的集團。屬於這個集團的聰明人之一稱它作『彼得堡社會的良心』。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十分尊重這個集團，安娜憑着她那特別善於和人相處的稟性，在她的彼得堡生活的初期和這個集團有了交誼。現在，自從她從莫斯科回來以後，這個集團變得使她不能忍受了。在她看來好像她和他們所有的人都是不誠實的，她在這個集團裏感覺得這樣厭倦和不舒服，她儘量地少去拜訪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了。

與安娜有關係的第三個集團是道地的社交界——跳舞，宴會和華麗服裝的集團，這個集團一隻手抓牢宮庭，以免墮落到娼妓的地位，這個集團中的人自以爲是鄙視娼妓的，雖然她們的趣味不但是相似，而且實際上是一樣的。她和這個集團的聯繫是通過她的表嫂培脫西·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而保持的，這位公爵夫人每年有十二萬盧布收入，在安娜最初出現於社交界的時候她就格外喜歡她，給了她許多的照顧，把她拉進她的集團裏來，嘲笑着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的一羣。

『當我又老又醜了的時候，我也會那樣的，』培脫西常說，『但是像你這樣一位美貌的年青女子，進那種養老院還未免太早。』

安娜起初儘可能地避開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的集團，因爲這需要超過她的進項以上的費用，而且她心裏也的確比較愛第一個集團；但是自從她去莫斯科回來以後，情形就變得完全不同了。她避開她的道義的朋友而涉足於大交際場所。她在那些地方遇見了渥倫斯奇，每次的遇見都體驗到了一種激動的喜悅。她在培脫西家裏遇見他的次數特別多，原來培脫西是渥倫斯奇一族的，是他的堂姊。凡是可以遇見安娜的地方，渥倫斯奇到處都去，而且在可能的時候向她訴說他的愛情。她並沒有給他鼓勵，但是每次她遇見他的時候，她的胸裏就湧起她在火車中第一次遇見他的時候所發生的那同樣生氣勃勃的感覺。她自己意識到了，祇要一看到他，她的歡喜就在她的眼睛裏閃爍，她的嘴唇掛上了微笑，她抑制不住這種歡喜的表情。

開頭安娜老老實實相信她是不滿意他那麼大膽追求她的；可是在從莫斯科回來以後不久，她赴一個她原來以爲可以遇見他的晚會，而他却沒有來的時候，她由於失望的襲擊這纔明白地理解到她一直在欺騙自己，這種追求她不但不討厭，而且成爲她的生活的全部興趣了。

名歌星在作第二次的演唱，所有社交界的人都到劇場來了。渥倫斯奇從正廳前排的座位上看見了他的堂姊，沒有等到休憩時間，就走上她的包廂去。

『你爲甚麼沒有來吃飯？』她對他說。『我眞詫異戀人們的千里眼，』她微笑着加上說，除了他不再讓誰聽到；『她沒有在。等歌劇完了的時候來吧。』

渥倫斯奇詢問般地望着她。她點了點頭。他以微笑來感謝了她，在她身旁坐下。

『可是我還淸淸楚楚記得你的嘲笑呵！』培脫西公爵夫人繼續說，她特別樂於追尋這種熱情的發展。『這一切都到哪裏去了呢？你被抓住了吧，我的親愛的。』

『我但願被抓住，』渥倫斯奇浮着沉靜的善良的微笑回答。『老實說，如果我有甚麼怨言的話，那就是我被抓得還不夠牢哩。我開始失去希望了。』

『哦，你能有甚麼樣的希望呢。』培脫西說，爲她的朋友生氣了。『entendons nous（大家開誠佈公吧）……』但是她的眼睛裏却閃爍着光輝，表示她跟他一樣十分淸楚地明白他有甚麼樣的希望。

『沒有甚麼樣的希望哩，』渥倫斯奇說，笑了，露出他的兩排平整的牙齒。『對不起，』他加上說，把觀劇用的望遠鏡從她手裏拿過來，開始越過她的赤裸的肩膊望着他們對面的一排包廂。『我恐怕我變得可笑了吧。』

他十分明白他在培脫西或任何其他社交界中的人們的眼裏並沒有成爲笑柄的危險。他十分明白在他們眼中一個少女或任何未婚婦人的不成功的戀愛者的地位也許是可笑的；但是一個男子追求一個已婚的婦人，而且，不顧一切，冒着生命危險去引誘她到手，這個男子的地位就很有幾分優美和偉大，決不會可笑的；因此他的髭鬚下面藏着一種誇耀的快樂的微笑，他放下望遠鏡，望着他的堂姊。

『可是你爲甚麼沒有來吃飯呢？』她說，一面讚賞着他。

『我得告訴你呢。我是忙不過來，你想我在做甚麼吧？我讓你猜一百次，一千次……你再也猜

不中。我在替一個丈夫和一個侮辱了他妻子的男人講和哩。是的，當眞！」

『哦，你成功了嗎？』

『差不多。』

『你一定要講給我聽，』她站起身來說，『下一次休息時間來我這裏吧。』

『我不能夠；我要到法蘭西劇場去了。』

『不聽尼蓀㊀唱嗎？』培脫西驚愕地問，雖然她自己也識別不出尼蓀的嗓子和任何別的歌女有甚麼兩樣。

『沒有辦法哩。我和人約好在那裏會面，都爲的是我那調解的使命。』

『「和事老是有福的，他們可以進天國，」』培脫西說，隱約地記起了她聽見甚麼人說過類似的話。『那末好，請坐下，把一切都講給我聽吧。』

於是她又坐下來。

五

『這是有點荒唐的，但是有趣極了，我忍不住要把這故事講給你聽呢，』渥倫斯奇說，用他的含笑的眼睛望着她。『我不講名字。』

『但是我來猜，更好。』

『哦，聽吧：兩個快樂的青年坐着車——』

『自然是你們聯隊的士官囉。』

『我並沒有說他們是士官，——祇不過是兩個在一道吃午飯的青年。』

『換句話說，就是一道喝過酒的吧。』

『也許。他們興致勃勃地坐車到一個朋友家裏去吃飯。他們遇見一個美麗的女人坐在租來的馬車裏追過了他們，回過頭來瞟了他們一眼，還向他們點了點頭，而且笑了，至少他們自己是這樣覺得的。他們自然跟踪着她。他們讓馬用全力奔跑。使他們吃驚的，就是這美人兒也在他們去的那家人家的門口下了車。美人兒飛跑到頂上一層樓去了。他們瞥見了短面網下的紅色的嘴唇，和一雙秀麗的小小的脚。』

『你描摩得那麼有聲有色，我想你一定是兩個人中的一個吧。』

『你剛才對我說了甚麼話！哦，兩個青年走進了他們同僚的房間，他是在請餞行酒。在那裏他們自然多喝了一杯，這在餞行席上原來也是常有的事情。在席上他們問起住在這房子頂樓上的是個甚麼人。誰也不知道；祇有他們主人的僕人聽見有沒有「姑娘們」住在頂樓上這個問題，就回答說在那裏的確住着不少。吃過飯，兩個青年就走進他們主人的書房，寫了封信給那位不認識的美人。他

㊀ 據穆德英譯本註：克里斯金·尼孫（一八四二——一九二一）是有名的瑞典首席歌星，一八七一——一八七三年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演唱獲得極大成功。

們寫了一封熱情的信，簡直是一封表示愛情的信，於是他們親自把這信送上樓去，以便當面說明信中容或還有不甚明瞭的地方。」

『你爲甚麼告訴我這些醜事呢？哦？』

『他們按了鈴。一個使女開開門，他們就把信遞給了她，並且大膽地對那使女說他們兩人是這樣狂戀着，他們馬上就要死在門口。那使女怔住了，把他們的話傳進去。突然一位生着臘腸般的絡顋鬍子，紅得像龍蝦一般的紳士走出來，聲明在那一層樓上除了他的妻子再沒有別人，於是把他們兩個趕了出去。』

『你怎麼知道他長着臘腸般的絡顋鬍子，像你所說的？』

『噢，你聽吧。我剛給他們調解過來的。』

『哦，以後呢？』

『這就是最有趣的部分。原來是一對幸福的夫妻，一個九品官和他的太太。那位九品官起了訴，我做了調解人，而且是怎樣一位調解人呵！……我敢對你說，就是塔力藍㊀也不能和我比肩哩。』

『有甚麼困難呢？』

『噢，你聽吧……我們依照正當的方式賠了罪：「我們非常抱歉，我們請求對於這次不幸的誤會予以原諒。」那位臘腸絡顋鬍子的九品官開始軟化下來，但是他也想要表白出他的情感，他一開始表白，他就冒火了，說了好些粗野的話，弄得我不能不施展我所有的外交手腕。「我承認他們的

行爲不對，但是我勸你姑念他們年少輕浮；而且他們剛在一道用過餐。你知道他們深爲後悔，請求你寬恕他們的過失。」那九品官又軟化下來了。「我答應，伯爵，而且願意寬恕這個；但是你要明白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是一個可尊敬的女人——居然遭受了惡少痞徒們的迫害，侮辱和無理……」你要知道那惡少一直在場，我就不得不從中調解。我又使出我所有的外交手腕，事情剛有點結果，我們的朋友那位九品官就又冒了火，臉漲得通紅，他的臘腸絡顋鬍子因爲憤怒而豎了起來，我就又使用了外交的機謀。』

『哦，你一定要他告訴你這故事！』培脫西笑着對一個走進她包廂來的婦人說。『他叫我笑死了呢。』

『哦，bonne chance!（祝你幸運！）』她加上說，把她那沒有握住扇子的一個手指給了渥倫斯奇，聳了聳她的肩膊，扭下了她那漸漸縮上來了的長袍的上部，爲的是要在她臨近脚燈，給煤氣燈光照着，被衆目所視的時候，會適當地裸露出來。

渥倫斯奇坐車到法蘭西劇場去，他當眞是去看他的聯隊長，那位聯隊長是從來不曾錯過這裏的一次表演的。他要見他，報告他的調停的結果，三天來他就一直在忙着這個調停的工作，津津有味的。他所喜歡的比特立茲奇和這件事有關係，另一個嫌疑犯是新近加入聯隊的一位出色的人物兼第一流的同僚，年青的喀得羅甫公爵。而最重要的，是這事牽涉到了聯隊的利益。

㊀ 塔力藍（Talleyrand——一七五四—一八三八），法國的一個不重國際間的道德而善於玩弄手段的外交家。

這兩位青年都是渥倫斯奇那一騎兵聯隊的。那位九品官魏登來找聯隊長，控告他部下的士官侮辱了他的妻子。據魏登說，他的年青的妻子（他結婚還不過半年）和她母親在教堂裏，突然感到身體不舒適，那是由於她的可慮的健康狀態而起的，她再也站不住了，她就雇上她最先碰到的一輛漂亮的馬車回家來。士官們立刻出發追趕她；她嚇慌了，而且感到身體更不舒服了，跑上樓梯回到了家。魏登自己從他的辦公處回來時聽到門鈴響和人聲，走出來，看見喝醉的士官們手裏拿着一封信，他將他們趕出去了。他請求處罰示儆。

『是的，無論怎麼說，』聯隊長對他所邀請來的渥倫斯奇說。『比特立茲奇可眞太不成話了。沒有一個禮拜不鬧出一點醜事來。這位九品官不會放手的，他要追究到底。』

渥倫斯奇看到了這件事情吃力不討好，決鬥是不可能，祇有設法緩和那位九品官，把事件暗中了結。聯隊長請渥倫斯奇來商量，就正因爲他知道他是一個豪爽和聰明的人，尤其是一個關心聯隊名譽的人。他們商談的結果，決定比特立茲奇和喀得羅甫跟着渥倫斯奇一道到魏登那裏去賠罪。聯隊長和渥倫斯奇兩人都十分明白渥倫斯奇的姓氏和級位在打動那被損害的丈夫的感情這一點上是一定大有助益的。這兩種東西實際上也並非沒有發生效力；雖然那結果如渥倫斯奇所敘述，還在未定之天。

一到法蘭西劇場，渥倫斯奇就和聯隊長一道退入休息室，向他報告他的成功或者不成功之處。聯隊長思索了一番之後，決心不再繼續進行這件事了；可是爲了滿足自己的興趣起見，他盤問了渥倫斯奇會見的情形；當渥倫斯奇述說那位九品官怎樣在平靜了一會之後回想起一些小事就冒起火來，以及渥倫斯奇怎樣在說了調解的話的最後半個字時，自己就見機而退，而把比特立茲奇推到他

面前去的時候，他笑不可仰了。

『這是一個不名譽的故事，但是笑煞人了。喀得羅甫可眞打不過那位紳士哩！他生氣得那麼厲害嗎？』他笑着評論道。『可是你看今天克萊列怎樣？她眞叫人驚異哩，』他接着說到新來的法國女演員。『不論你怎樣常常看見她，她每天都不同。祇有法國人才能夠這樣呵。』

六

培脫西公爵夫人沒有等到最後一幕完結就離了劇場坐車回家了。她剛走進她的化裝室，在她長長的，蒼白的臉上撲了一些粉，擦了擦，整理好她的衣裳，吩咐了在大客廳裏安排下茶，一輛一輛的馬車就陸續地來到波爾沙雅·毛司卡耶街上她的宏大的府邸了。客人們在寬闊的大門口下了車，那肥胖的看門人，他早上時常在大玻璃門後面讀報以啓迪過路的人，輕輕地開開了大門，讓賓客們經過他身邊走進屋子去。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刻，女主人，新梳了頭，擦了臉，從一扇門走進客廳來，而客人們却又從另一扇門走，這是一間大客廳，有暗色的牆壁，柔軟的地氈，和一張照得通亮的桌子，白桌布，銀茶炊和透明的白磁茶具在燭光下閃爍着。

女主人在茶炊旁坐下，脫下她的手套。由不聲不響地在房間裏走動的僕人們幫着擺好了椅子；大家就了座，分成了兩組：一組是挨近女主人圍着茶炊，另一組是在客廳的盡頭，圍着那位穿黑天

鷲絨衣裳，生着齊整的烏黑眉毛的美麗的大使夫人。在兩組裏談話開頭都照常游移了一會，被應接，寒暄，獻茶所打斷，而且好像還在摸索着話題。

『她當作一個女演員眞是絕世無雙，可以看出她研究了考爾巴哈㊀，』大使夫人那一組中的一個外交隨員說。『你注意了她怎樣倒下去的嗎？……』

『呵，請不要說尼孫了吧！她實在沒有甚麼新的地方好說，』一個穿着舊綢服，沒有眉毛和假髮，紅面孔，淡黃色頭髮的肥胖的女人說。這是謬基公爵夫人，她是以她的單純和態度的粗暴著名，綽號叫做 l'enfant terrible（可怕的小囡）的。謬基夫人坐在兩組的當中，聽着兩方面的談話，一會參與這一組，一會又參與那一組。『今天我已經聽見三個人說考爾巴哈，都是一樣的話，好像他們預先約定了似的。我眞不明白爲甚麼他們那樣喜歡那句話。』

談話被這個評語所打斷，又不得不另想出新的話題來。

『請對我們說一點有趣味可是不刻毒的話吧，』大使夫人說，她是深通英語所謂 small talk（閒話）的那種文雅的談話之術的。她這話是對外交隨員而發，這可使他不知從何說起了。

『據說這是一樁難事，話不刻毒是不會有趣的，』他帶着微笑開口了。『但是我來試試看。給我一個題目吧。關鍵全在題目。要是給了我題目，是容易做文章的。我常想前代有名的健談家生在今世也難於說出聰明的話來的。一切聰明的話都變成陳詞濫調了……』

『這也是早有人說過的，』大使夫人笑着打斷他。

談話很溫和地開始了，但是正因爲太溫和了，所以又停了下來。他們不能不仰賴於萬全的，無

蘊藏的話題——閒談了。

『你不覺得托希喀維奇很有幾分路易十五的風度嗎？』他說，向站在桌旁的一位漂亮的，金髮的青年男子瞟了一眼。

『呵，對啦！他和這客廳很相配，所以他常到這裏來哩。』

這談話得到了支持，原來它是影射着在這房間裏不能說的事情——那就是，托希喀維奇和他們女主人的關係。

這時，在茶炊和女主人周圍的談話也同樣地在三個不可避免的話題：最近的社會新聞、劇場和誹謗三者之間游移；它結果還是落到了最後的話題，就是惡意的閒談。

『你聽到了麥爾迪希契瓦那女人——是母親，不是女兒——定製了一件 diable rose（血紅色）的衣裳嗎？』

『瞎說！不，那太妙了！』

『我奇怪以她的聰明——因為她並不是傻瓜，你知道——她竟看不出她自己多可笑。』

大家在責難或嘲笑不幸的麥爾迪希契瓦夫人這點上都有話說，於是談話愉快地爆裂着，像燃燒着的篝火一般。

㊀ 考爾巴哈（Kaulbach——一八〇四——一八七四），德國畫家。據穆德英辭本註：考爾巴哈除了大壁畫以外，還畫了莎士比亞和歌德等的著作中的插畫；在尼蓀創作奧非麗雅、苔絲德蒙娜和甘淚卿的歌劇角色時，這些幅畫像似乎供給了她很有用的提示。

培脫西公爵夫人的丈夫，一個溫厚的肥胖的男子，一個熱烈的彫刻蒐集家，聽見他妻子有客，在去俱樂部之前走進了客廳。悄悄地踏過厚地氈，他走到謬基公爵夫人面前去。

『你覺得尼森怎樣？』他問。

『呵，你怎麼可以這樣偷偷地走到人家面前來哩！你把我嚇壞了！』她回答。『請不要和我談歌劇；你是不懂音樂的。我甯可遷就你，談你的陶器和彫刻。哦，你最近在你老去的那些古玩店裏買了甚麼珍寶嗎？』

『你要我給你看嗎？可是你不懂這一套。』

『呵，給我看吧！我向那些……他們叫做甚麼呢？……那些銀行家領教過哩……他們有精美的彫刻。他們拿給我們看了。』

『呵呀！你到許茲柏格那裏去過嗎？』女主人從茶炊邊問。

『是的，ma chère（親愛的）。他們請了我丈夫和我去吃飯，並且對我們說席上的醬油花了一千盧布哩，』謬基公爵夫人大聲地說，感覺到了大家都在聽着。『這其實是頂劣等的醬油，帶點綠色。我們不能不回請他們，我給他們吃的醬油卻祇用了八十五戈比，大家都很滿意。我可買不起一千盧布的醬油呢。』

『她眞是了不起呢！』女主人說。

『眞了不得哩！』又有誰說。

謬基公爵夫人的話所引起的效果總是如此，這種效果的祕訣就在於她雖然說話常不恰當，就像

現在一樣，但她說的話却很簡單，多少有點意思。在她所處的社會裏面，她的這種話就發生了最機智的警句的效果。謬基公爵夫人從不會明白它爲甚麼有那種效果，她祇知道它有，而且利用它。

謬基公爵夫人說話的時候，大家都聽得很起勁，而大使夫人周圍的談話就停止了，因此女主人竭力想把兩方拉攏來，她轉向大使夫人說：

「你當眞不喝茶嗎？你到我們這邊來吧。」

「不，我們這邊愜意得很呢，」大使夫人微笑着回答，然後她繼續着那已談開了的談話。

這是非常愉快的談話。他們在評論着卡列甯夫婦。

「安娜去了莫斯科回來以後大變特變了。她有些奇怪的地方，」她的朋友說。

「主要的變化是她隨身帶回了亞歷克賽・渥倫斯奇的影子，」大使夫人說。

「哦，那有甚麼？格立姆㊀有篇童話就是講的一個沒有影子的男子，一個失去了影子的男子。這是他犯了甚麼罪所受的處罰。我可從來不明白這怎麼會是處罰。但是女人倒眞是不高興沒有影子哩。」

「是的，但是有影子的女人多半沒有好下場的，」安娜的朋友說。

「你這爛舌根的！」聽見這些話，謬基公爵夫人唐突地說。「卡列甯夫人是一個難得的女人。

㊀ 格立姆(Grimm)兄弟爲德國有名的童話家，兄名雅柯勃（Jakob Ludwig Karl——一七八五—一八六三），弟名威廉（Wilhelm Karl——一七八六—一八五九）。

我不喜歡她丈夫，可是我非常喜歡她。』

『你爲甚麼不喜歡她丈夫？他是一位那樣出色的人物，』大使夫人說。『我丈夫說就是在歐洲也少有像他那樣的政治家呢。』

『我丈夫也對我這樣說，但是我不相信，』謬基公爵夫人說。『假使我們的丈夫沒有和我們說甚麼，我們就應當看事情的眞相；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在我看起來，簡直是一個傻瓜。我說這句話祇能低聲的……但是這實際上不是使一切都明白了嗎？以前，當我聽了人家的話把他看成很聰明的時候，我儘在探索着他的才能，而且以爲自己是傻瓜，所以看不出來；但是我一說，他是一個傻瓜哩，雖然祇低聲地，而這麼一說，一切就都淸淸楚楚了，可不是嗎？』

『你今天多麼惡毒呀！』

『一點都不。我想不出別的辦法。兩人之中總有一個是傻瓜。哦，你知道誰也不會說自己是傻瓜的。』

『誰也不滿足於自己的財產，誰都滿足於自己的聰明。』外交隨員重述着法國的名言。

『正是，正是啦，』謬基公爵夫人連忙對他說。『但是問題是在我不能讓你任意誹謗安娜。她是那麼可愛，那麼魅人。假使大家都愛上了她，像影子一樣地跟着她的時候，那她有甚麼辦法呢？』

『我並沒有想責備她！』安娜的朋友替自己辯護似地說。

『假使沒有人像影子一般地跟着我們，那也不能證明我們就有責備她的權利。』

這樣很得體地奚落了安娜的朋友，謬基公爵夫人站起身來，和大使夫人一道加入了桌旁的一

羣，在那裏談話正集中於普魯士國王。

『你們在那邊說甚麼人的壞話呢？』培脫西問。

『卡列甯夫婦。公爵夫人把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描繪了一番，』大使夫人在桌旁坐下帶着微笑說。

『可惜我們沒有聽到。』培脫西公爵夫人說，對門邊望着。『噢，你終於來了！』她在渥倫斯奇走進來的時候微笑着轉向他說。

渥倫斯奇不祇是那房間裏的所有的人認識，而且每天都看見他們；因此他帶着安閑的態度走進來，就像一個人回到他剛剛離開不久的人羣中來一樣。

『我從甚麼地方來嗎？』他回答着大使夫人的詢問，說。『哦，沒有法子，我祇好自白了。看滑稽歌劇來哩。我相信我看了總有一百次了，始終得到新的樂趣。妙極了呀！我知道這是有失體面的，但是我看歌劇就打瞌睡，我看滑稽歌劇却可以看到最後一分鐘，而且津津有味。今晚……』他說起一個法國女演員，正待開口講點關於她的甚麼；但是大使夫人，帶着戲謔的恐怖，打斷了他。

『請不要對我們講那些可怕的事吧。』

『好的，我不，況且這些可怕的事大家都知道呢。』

『假使把它當作像歌劇一樣正當的東西看待的話，我們就都會去看哩。』謬基公爵夫人附和着。

七

可以聽到門外的脚步聲，培脫西公爵夫人知道這一定是卡列甯夫人，就向渥倫斯奇瞟了一眼。他朝門邊望着，他的面孔帶着奇異的新的表情。他快樂地，凝神地，同時又畏怯地注視着走進來的人，慢慢地站起身來。安娜走進了客廳。照常把身子挺得筆直，眼睛直望着前面，邁着她那迅速，穩定和輕快的步伐，那步伐是使她和所有社交界的婦人卓然不同的，她幾步跨上女主人面前去，和她握了握手，微笑着，於是帶着這同一個微笑轉過頭來望着渥倫斯奇。渥倫斯奇深深地鞠躬，推椅子給她坐。

她衹微微點頭作爲回答，臉有點泛紅了，皺起了眉頭。但是立刻，一面連忙招呼她的熟人，握了握伸給她的手，她轉向培脫西公爵夫人說：

「我到了莉蒂亞伯爵夫人那裏，原來想早一點來的，但是給留住了。約翰爵士在那裏。他眞怪有趣的。」

「呵，是那位傳教師嗎？」

「是；他告訴了我們印度的生活，有趣極了呢。」

被她的進來所打斷了的談話像被吹的燈光一樣又搖曳起來了。

「約翰爵士！是的，約翰爵士。我見過他的。他很會說話。烏拉西埃娃姑娘愛他愛瘋了。」

「小烏拉西埃娃姑娘將要嫁給托波夫，是眞的嗎？」

「是的，據說這是完全決定了的事情。」

「我眞佩服他們的父母！他們說這是戀愛的婚姻。」

「戀愛的？你抱着多麼陳舊的見解！如今還有誰談戀愛嗎？」大使夫人說。

「有甚麼辦法呢？這種愚笨的老方式至今還保持着哩，」渥倫斯奇說。

「保持這種方式的人可更要糟了。我知道祗有建立在理性上的才是幸福的婚姻。」

「是的，可是這種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的幸福，一到他們以前所不肯承認的熱情爆發了的時候，會怎樣常常像塵埃似地飛散呢，」渥倫斯奇說。

「可是所謂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是指那些雙方都已不再放蕩的婚姻。那像猩紅熱一樣——每個人都得害過一次才不會再患。」

「那末他們就應當探究出怎樣像種痘一樣地去用人工種戀愛。」

「我年青的時候愛上了一個教會的執事，」謬基公爵夫人說。「我可不覺得對我有甚麼益處哩。」

「不，我想，不是開玩笑，要懂得戀愛，人就不能不犯錯誤，然後再改正它，」培脫西公爵夫人說。

「甚至在結了婚以後嗎，」大使夫人開玩笑似地說。

「改過遷善從不嫌遲。」外交隨員引用着英國的諺語。

『正是，』培脫西同意。『人不能不犯錯誤，然後再改正它。你以爲怎樣？』她對安娜說，安娜嘴唇上掛着一絲幾乎辨察不出的堅定的微笑，正默默地在聽着這場談話。

『我想，』安娜說，一面在摩弄着她脫下了的手套，『我想……假使有千萬個人，就有千萬條心，自然有千萬副心腸，就有千萬種戀愛。』

渥倫斯奇盯着安娜，心沉了下去似地等待着聽她要說甚麼話。當她說出了這些話的時候，他嘆了口氣，像脫了險似的。

安娜突然對他說：

『呵，我接到莫斯科來的一封信。他們說吉提·薛傑巴茲基病很重呢。』

『當眞？』渥倫斯奇說，皺起眉頭。

安娜嚴厲地望着他。

『你不關心嗎？』

『正相反，我關心得很。信上究竟說了些甚麼呢，假使我可以知道的話？』他問。

安娜站起來，走到培脫西面前去。

『請給我一杯茶，』她說，停在她的椅子後面。

當培脫西在倒茶的時候，渥倫斯奇走到安娜面前來。

『他們給你的信上說了些甚麼呢？』他重複說。

『我常想男子們並不懂得甚麼是不名譽的事，雖然他們嘴裏老是講這個，』安娜說，並沒有回

答他。『我早就想跟你說。』她加上說，於是走開了幾步，她在堆滿了照片簿的桌旁坐下。

『我完全不明白你這話的意思，』他說，把茶杯遞給她。

她瞥了一眼她身旁的沙發，他立刻坐下來。

『是的，我早就想跟你說，』她說，沒有去望他。『你的行為不對，太不對了呢。』

『你以為我不知道自己的行為不對嗎？可是誰使得我這樣做的呢？』

『你為甚麼對我說這種話？』她說，嚴厲地望着他。

『你知道為甚麼，』他大膽地高興地回答，迎着她的視線，並沒有把他的眼睛避開。

發窘的不是他，倒是她。

『這祗證明你無情，』她說。但是她的眼光却表明了她知道他是有情的，而且這正是她之所以害怕他的原故。

『你剛才說的那件事情祗是一個錯誤，而並不是愛。』

『記着我禁止你說那個字眼，那可惡的字眼，』安娜說，發抖了。但是立刻她感覺到就是『禁止』這個字眼已表示出她承認了自己對他有某種的權利，而且這樣就更鼓勵他去訴說愛情。『我早就想對你說這話，』她繼續說，堅決地望着他的眼睛，她滿臉燒得通紅。『我今晚特意來的，知道我在這裏可以遇到你。我來告訴你這是一定得了結的。我從來不曾在任何人面前羞愧過，可是你使得我感覺到自己有甚麼過錯一樣。』

他望着她，被她臉上的一種新的精神的美所打動了。

「你要我怎樣？」他簡單而嚴肅地說。
「我要你到莫斯科去，求吉提饒恕，」她說。
「你不會要我這樣吧！」他說。
他看出來她這話是勉強說出來的，並非由衷之言。
「假使你眞愛我，像你所說的，」她低語着，「那麽就這樣做，讓我安靜吧。」
他的臉色開朗了。
「你難道不知道你就是我的整個生命嗎？可是我不知道甚麽安靜，我也不能給你。我整個的人，我的愛情……是的。我不能把你和我自己分開來想。你和我在我看來是一體。我看出無論是我或你都不會有安靜的機會。我倒看到絕望和不幸的機會……要不然就是幸福的機會，何等樣的幸福呀！……難道就沒有那樣的機會嗎？」他小聲說，但是她聽見了。
她竭盡心力想說應當說的話；但是她却祇讓她的充滿了愛的眼睛盯住他，並沒有回答。
「終於到來了！」他狂喜地想着。「當我開始感覺失望，而且好像不會有結果的時候——終於到來了！她愛我！她自己承認了！」
「那末爲了我的原故這樣做吧：別再對我說那種話，讓我們做好朋友吧，」她口頭上這樣說，但是她的眼睛却說出了全然不同的話。
「我們永不會做朋友，這你自己也知道的。我們或者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或者是最不幸的——這完全在你。」

她本來想說句甚麼話的，但是他打斷了她。

『我祇要求一件事：我要求有權利希望，痛苦，就像我現在這樣。可是假如連那也不能夠，那末命令我走開，我就走開。要是你討厭我在你面前，你可以不看到我。』

『我並不要趕走你。』

『祇要不改變甚麼。讓一切都照舊，』他帶着顫慄的聲調說。『你丈夫來了。』

在那一瞬間，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果眞邁着他那穩重而笨拙的步伐走進了房間。

瞥了瞥他的妻子和渥倫斯奇，他就走上女主人面前去，坐下喝了一杯茶，帶着他那從容的，一向嘹喨的聲調開始說話，用他那種慣常的嘲弄口吻譏刺着甚麼人。

『你們拉姆波利埃㊀的人們到齊了，』他說，向全座的人環視了一下；『格雷司和繆司㊁。』

但是培脫西公爵夫人忍受不了他的這種腔調——如她用英語所謂『sneering』(譏誚的)的腔調，於是，像一個精明的女主人一樣，她立卽把他引入了關於普遍徵兵問題㊂的嚴肅的談話。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立刻對這問題發生了興味，開始熱誠地辯護新勅令以防禦培脫西公爵夫人的攻

㊀ 拉姆波利埃(Rambouillet)原爲巴黎 Saint-Thomas-du-Louvre 街 Rambouillet 公爵夫人所組織之文人雅士的集會，在此泛指充滿機智與禮法之社交界。

㊁ 格雷司(Grace)司美、優雅、喜之女神；繆司(Muse)司文藝美術之女神。

㊂ 據穆德英譯本註：一八七四年一月一日頒佈了一道諭旨，宣佈採用普魯士式的普遍兵役法，這事成爲當時一般談論的話題。

擊。

渥倫斯奇和安娜還是坐在小桌旁。

『這可有點不成體統了！』一位婦人低聲說，向卡列甯夫人、渥倫斯奇和她的丈夫意味深長地瞟了一眼。

『我剛才不是對你說過嗎？』安娜的朋友說。

但是不單這兩位婦人，幾乎全房間的人，甚至謬基公爵夫人和培脫西本人，都朝那兩個離羣的人，望了好幾眼，彷彿這是一樁惱人的事情一樣。衹有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一次都沒有朝那方向望過，他正談得很起勁哩。

注意到在每個人心上所引起的不愉快的印象，培脫西公爵夫人把另外一個甚麼人悄悄地塞在她的位置上來聽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話，自己走上安娜面前去。

『我始終佩服你丈夫說話的明瞭和精確。』她說，『他說話的時候，好像連最玄妙的思想我都能領會呢。』

『呵，是的！』安娜說，閃耀着幸福的微笑，培脫西說的話，她一個字也沒有聽明白。她走到了大桌面前，參與了大家的談話。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坐了半個鐘頭之後，走到他妻子跟前，提議一同回家；但是她回答，並沒有朝他望，她要留在這裏晚餐。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鞠了躬就退出去了。

卡列尼娜的車夫，穿着光亮的皮外衣的肥胖的老韃靼人，好容易制服了在門口凍得後脚直立起來的一匹灰色副馬。一個僕人開開車門站在那裏等。看門人站在那裏把房子的大門開開。安娜·阿卡謫耶夫納，用她敏捷的小手，正在解開被毛皮外套的鈎子纏住了的袖口的花邊，垂着頭，歡喜地聽着渥倫斯奇在送她下來時向她說的話。

『你自然甚麼都沒有說，我也並不要求甚麼，』他說，『但是你知道友情不是我所要求的；我生活中祇有一椿幸福，就是你所那麼厭惡的那個字眼……是的，就是愛……』

『愛，』她用內心的聲音慢慢重複說，突然，就在她把花邊從鈎子上解下來的那一瞬間，她加上說：『我所以不喜歡那個字眼就正因爲它對於我有太多的意義，遠非你所能了解的，』說着，她凝視着他的面孔。『Au revoir!（再見！）』

她把手伸給他握了一握，就邁着她的迅速的，富於彈性的步子，走過看門人，消失在馬車裏了。

她的目光，和她的手的接觸，使他燃燒起來了。他吻着他手掌上她所接觸過的部分，意識到他今晚比過去兩個月中距離達到目的更加近了，覺得非常幸福，就這樣回家去了。

八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看見他妻子和渥倫斯奇坐在另外一張桌旁，熱烈地在談着甚麼，並

不覺得有甚麼希罕和有失體統的地方；但是他注意到旁人都覺得這有點希罕和有失體統，因此他也感覺得有失體統了。他決心要把這件事和他妻子談一談。

回到家，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照常走進了他的書房，坐在他的安樂椅上，拿起一本關於羅馬教的書，在他夾了一把裁紙刀的地方打開，一直讀到一點鐘的時候，正如他平常一樣；但是他不時地揉擦着他的高高的前額，搖着頭，好像在驅除甚麼似的。在慣常的時間，他站起身來，梳洗了一下預備就寢。安娜還沒有回來。腋下挾着一本書，他走上樓去；但是今晚，他的思想不像平素那樣對於公務加以深思熟慮，却被他的妻子和與她有關的某種不愉快的事情所佔據了。和他平常的習慣相反，他沒有去睡，却背着兩手開始在房裏踱來踱去。他不能夠去睡，感覺到他無論如何得先把這新發生的狀況仔細考慮一番。

當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決心要對他妻子談這件事的時候，那似乎是一件極其容易和簡單的事情；但是現在，他一開始考慮這新發生的問題，他就覺得這是非常複雜和困難的了。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並不嫉妒。嫉妒，照他的看法，是對於自己妻子的侮辱，人應當信賴自己的妻子。至於爲甚麼應當信賴——就是說，完全相信他的年青妻子會永遠愛他——他可並沒有問過自己；但是他不曾有過不信賴的經驗，因爲他一向信賴她，而且對自己說過他是應當那樣的。雖然他一向以爲嫉妒是一種可恥的感情，人是應當信賴的，他的這種信念到現在還沒有打破，但是他感覺到他正面對着甚麽不合理的荒誕的事情，不知道怎麼辦的好。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正面對着生活，面對着他的妻子有愛上他以外的男子的可能，這在他看來是非常荒誕和不可思議

的，因爲這就是生活本身。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一生都在祇和生活的反映發生關係的官場中過日子，做工作。而每一次他碰到了生活本身的時候，他都退避開去。現在他體驗到這樣的一種感覺，彷彿一個人在安心地渡過深淵上的橋樑的時候，突然發覺橋斷了，下面是深淵。那深淵就是生活本身，而橋樑就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所過的那種人爲的生活。他的妻子有愛上別人的可能，這問題第一次浮上了他的心頭，他毛骨悚然了。

他沒有脫衣服，祇是邁着他那有規則的步伐在點着一盞燈的餐室的吱吱作響的鑲花地板上，在幽暗的客廳——那裏燈光僅僅反射在掛在沙發上的他自己的那幅大的新畫像上面——的地氈上來回走着，於是又走過她的房間，那裏點着兩支蠟燭，照耀着她的親戚和女友們的畫像，和她的寫字檯上他早就熟悉的精美的玩具。他穿過她的房間到了寢室的門口，又往回走。

他每次向回走，特別是走在燈光輝煌的餐室的鑲花地板上的時候，他就站住對自己說：「是的，這事一定要解決和加以制止；我一定要表示我對這事的意見和我的決心。」於是他又往回走。「可是表示甚麼——甚麼決心呢？」他在客廳裏對自己說，得不出答案。「但是到底，」他在轉回她的房間之前問自己，「發生了甚麼呢？沒有甚麼。她和他談了好久。但是那有甚麼呢？當然社交界的婦人高興和誰談就可以和誰談話。而且，嫉妒會降低我自己和她，」他在走進她的房間的時候對自己說；但是這個格言，以前他曾那麼看重的，現在已經沒有一點份量，沒有一點意義了。他到了寢室門口又轉回來，但是他一走進幽暗的客廳，某種內心的聲音就對他說事情並不這樣簡單，如果旁人都已注意到了，那就足見得有些蹊蹺。於是他又在餐室裏暗自說：「是的，這事一定要解決

和加以制止，表示我對這事的意見……』而在客廳轉角處他又問自己：『怎樣解決呢？』於是他又問自己：『發生了甚麼事呢？』於是回答：『沒有甚麼。』並且想起了嫉妒是一種侮辱他妻子的感情；但是在客廳裏他又相信有甚麼事情發生了。他的思想，如像他的身體一樣，兜着大圈子，碰不見一點新的東西。他意識到這個，揉了揉他的前額，在她的房間裏坐下來。

在那裏，望着她的桌子，上面擺着的孔雀石的吸墨紙盒和一封沒有寫完的信，他的思想突然變了。他開始想她的事，想她有些甚麼思想和感覺。他第一次在自己心中生動地描繪着她的個人的生活，她的思想、她的願望，他也想到她可能並且一定會脫離他而獨自生活，這念頭在他看來是這樣可怕，他急忙地驅除這個念頭。這是他懼怕窺視的深淵。在思想和感情上替別人設身處地着想是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格格不入的一種精神活動。他認爲這種精神活動是有害的和危險的幻想。

『最糟糕的是，』他想，『恰好在現在，正當我的事業快要完成的這個時候（他在想着他那時提出的計劃），當我正需要平靜的心境和精力的時候，正當這個時候這種無聊的煩惱落到了我的身上。可是有甚麼辦法呢？我不是那種人，忍受不安和煩惱，却沒有勇氣去正視它們。』

『我得考慮一下，作出一個決定，然後不再把它放在心上，』他大聲說。

『她的感情問題，她心裏起了，或許正在起甚麼念頭的問題，不關我的事；這是有關她的良心的問題，屬於宗教的範圍，』他對自己說，意識到他找到了這新發生的情況可以劃入的正式範疇，而聊以自慰了。

「所以，」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又自言自語，「她的感情問題是她的良心問題，那和我不相干。我的義務是明白規定的。作爲一家之主，我是一個在義務上應當指導她的人，因而我要對她負一部分責任；我應當指出我所覺察到的危險，警告她，甚至行使我的權力。我得明白地跟她說。」

於是今晚將要對他妻子說的話在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腦子裏很明瞭地形成了。他一面考慮他將要說的話，一面又有幾分惋惜他不能不爲家務事而默默無聞地耗費自己的智力和時間；但是，雖然這樣，擺在他眼前的措辭的形式和順序是已像政府報告一樣明瞭和清晰地在他的腦子裏形成了。「我要充分說明下面幾點：第一，說明輿論和禮儀的重要；第二，說明結婚的宗教意義；第三，如果必要，暗示我們的兒子可能遭遇的災難；第四，暗示她自己可能遭受的不幸。」於是，交叉着他的手指，手心朝下，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扳直它們，指關節嗶剝地響了。

這種把手指弄得嗶剝作響的怪癖，這種惡習慣常常使他鎮定下來，使他恢復了他現在那麼需要的清明的理智。聽到馬車駛到前門的聲音，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在房間的中央站住。

可以聽到一個女人走上樓梯的脚步聲。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準備好他的言辭，站在那裏緊壓着他的交叉的手指，等待着會不會再有嗶剝聲。一個關節嗶剝地響了。

由樓梯上輕微的脚步聲，他就感覺到她已走近，雖然他對他的言辭很滿意，但是他對於迫在目前的說明感到了恐怖……

九

安娜垂着頭，一面擧弄着她的頭巾的纓絡走進來。她滿面紅光；但這不是歡樂的紅光，它使人想起黑夜中的大火的可怕的紅光。看見她丈夫，安娜抬起頭，微笑着，好像剛從夢中醒來一樣。

『你還沒有睡？奇怪！』她說，脫下了她的頭巾，沒有停住脚步，一直向化粧室走去。『很晚了呢，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她走過門口的時候說。

『安娜，我有話要和你談。』

『和我？』她喫驚地說，從化粧室門後面走出來，朝他望着。『哦，甚麼事？談甚麼？』她問，坐了下來。『哦，要是那麼必要，我們就談談吧。不過還是去睡的好。』

安娜說這話是隨口而出的，她自己聽了，都驚異於她自己的說謊的本領。她的話多麼單純而又自然，她多麼像祇是要睡呵！她感到自己披上了虛僞的難以打穿的鎧甲。她感到像有某種不可見的力量正在幫助和支持她。

『安娜，我必須警告你，』他開口了。

『警告我？』她說。『甚麼事？』

她這麼單純，這麼快活地望着他，不像她丈夫那樣了解她的人，無論在聲調和她這句話的意思上，誰都看不出有甚麼不自然的地方。但是他了解她，知道每當他比平常遲上床五分鐘她就立刻

注意到，而且問他理由；知道她每逢有歡喜，快樂和愁苦就立刻向他訴說；而現在看到她不顧他的心情，也不願說一句關於她自己的話，還在他看來是非同小可了。他看到了她的靈魂深處，一直向他開放的，現在對他封鎖起來了。不僅這樣，他從她的聲調看出了她並沒有爲這事情弄得羞愧不安，而祇是好像直截了當地在對他說：『是的，它關閉起來了，這不能不這樣，而將來也還要這樣。』現在他體驗到這樣的一種心情，就像一個人回到家，發覺自己家裏的門關上了的時候所體驗的一樣。『但是也許還可以找到鑰匙。』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想。

『我要警告你，』他低聲說，『由於不注意和不謹愼，你會使自己遭受到社會上的議論。今晚你和渥倫斯奇伯爵（他堅決地從容不迫地說出這個名字）的過份熱烈的談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一邊說着，一邊望着她那雙正以其不可測的神色使他驚駭的含笑的眼睛，而且他一面說話，一面感到他的話的無用和徒勞。

『你老像那樣，』她回答，好像完全不了解他，故意做出祇聽懂了他最後一句話的模樣。『有的時候你不喜歡我沉悶，有的時候你又不喜歡我活潑。我不沉悶。這使你生氣了嗎？』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顫抖着，彎曲他的兩手使關節嗶剝地響着。

『哦，請別弄出響聲來，我實在討厭哩。』

『安娜，你這樣嗎？』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鎭靜地抑制住自己，止住了他手指的動作。

『但是到底怎麼一回事？』她帶着那樣純眞和戲謔的驚異問。『你要我怎樣呢？』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躊躇了一下，揉了揉他的前額和眼睛。他看到他沒有照他所想地那樣做——就是說，警告他的妻子不要在世人眼中犯了過失——却因爲牽涉到她良心的事情而不覺激動起來，正在和他所想像的某種障礙鬥爭。

『這就是我打算對你說的，』他冷淡而又鎮靜地說，『我求你聽一聽。你也知道我認爲嫉妒是一種屈辱的卑劣的感情，我決不會讓自己受它支配；但是有些禮法，誰要是違犯了就一定要受到懲罰的。今晚注意到這個的倒並不是我，但是從在衆人心上所引起的印象來判斷，每個人都注意到了你的舉止行動是不很得當的。』

『我簡直不明白，』安娜說，聳聳她的肩膊。『他並不在乎，』她想。『但是別人注意到這個，這纔使他不安了。』——『你身體不舒服吧，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她加上說，她站起身來，原來要向門邊走去的，但是他向前走了一兩步，好像他要攔住她似的。

他的面孔是醜陋可憎的，安娜從來沒有見過他這樣。她停住了腳步，把她的頭仰起，歪在一邊，用她的敏捷的手開始取下她的髮針來。

『哦，我在聽，還有些甚麼，』她平靜而譏諷地說。『我甚至在熱心地聽，我倒想要知道是怎麼回事呢。』

她說着，詫異着她說話的那種確信，平靜而又自然的語氣和她的措辭用語的妥當。

『我沒有權利來追究你的感情，而且我認爲那是無益而且甚至有害的，』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又開口了。『挖掘自己的心，人常常掘出了頂好不被注意地擺在那裏的東西。你的感情牽涉

到你自己的良心，但是向你指出你的職責所在，却是我對於你，對於我自己，對於上帝的責任。我們的生活，不是憑人，而是憑上帝結合起來的。這種結合祇有犯罪才能破壞，而那種性質的犯罪是會受到懲罰的。』

『我一句都不明白。呵呀！我多麼想睡呀，眞倒霉！』她說，迅速地用她的手去摸摸頭髮，摸索着剩下的髮針。

『安娜，看在上帝面上，不要像那樣說話吧！』他溫和地說。『也許我錯了，但是相信我，我說這話，不光是爲了自己，也是爲了你。我是你的丈夫，我愛你。』

她的頭低了一會，她眼睛裏的嘲弄的光芒也消失了；但是『愛』這個字眼却又激起了她的反感。她想：『愛？他能夠愛嗎？假使他沒有聽到過有愛這麼一種東西，他永遠不會用這個字眼吧。愛是甚麼，他連知都不知道呢。』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我眞不明白，』她說。『請把你所覺到的明白說出來吧……』

『對不起，讓我通通說完吧。我愛你。但是我不是在說我自己；關於這件事，最重要的人是我們的兒子和你自己。我再說一遍，我的話在你看來也許是完全不必要的而且不適宜的；也許這祇是由於我的錯誤的印象所引起的。如果是那樣，那就請你饒恕我。不過假使你自己意識到還有絲毫的根據，那末我就請你想一想，而且假如你的良心驅使你的話，就把一切都告訴我……』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不自覺地說了和他所準備的完全兩樣的話。

『我沒有甚麼可說的。而且，』她忽忙地說，好容易抑制住了微笑，『實在是睡的時候了。』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歎了口氣，沒有再說甚麽話，就走進寢室去了。

當她走進寢室的時候，他已經上床了。他的嘴唇嚴厲地緊閉着，他的眼睛避開她。安娜躺在她的床上，時刻等待着他再開口和她說話。她害怕他說話，同時却又希望他說話。但是他却沉默着。她一動也不動地等待了好久，而終於忘掉他了。她想到了另一個；她看見他，而且感覺得她一想到他，她的心就怎樣洋溢着感情和有罪的喜悅。突然她聽到了安謐的，平穩的鼾聲。最初的一瞬間，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好像被他自己的鼾聲所嚇住了，停止了；但是在兩度呼吸之後，鼾聲又發作了，帶着一種新的平靜的節奏。

「遲了，已經遲了，」她微笑着低聲說。她睜着眼睛，一動不動地躺了好久，她幾乎感覺得她可以在黑暗中看見她自己眼睛的光芒。

一〇

從此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和他的妻子開始了新的生活。沒有發生甚麽特別的事情。安娜照常出入社交界，到培脫西公爵夫人那裏去的次數是格外地密了，而且到處都遇得見渥倫斯奇。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看到這個，但是沒有辦法。他想要和她開誠相見的一切努力，都被她用一道由愉悅的迷惑所構成的，他所不能貫穿的障壁抵擋住了。表面上一切都如舊，但是他們內在的關係是完全變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一位政治界的有力的人物，在這方面感到自己無力

了。像一條公牛一樣垂着頭，他服貼地等待着他已感到舉在他頭上的利斧。每次他一想到這個的時候，他就感覺得他應當再試一次，還有用親切，溫情和勸說來挽救她，使她醒悟的一線希望，因此他天天預備和她談話。但是每次他開始和她談話的時候，他就感覺到支配了她的那種惡意和虛僞也支配了他，他和她所說的話完全不是他所想要說的，語調也不是他所想要有的。他和她說話的時候不由自主地用了他慣常的那種語調，那是嘲笑任何說他現在這種話的人的。用那種語調，要說出他必須對她說的話是不可能的了。

二

有一個慾望在渥倫斯奇幾乎有整整一年是他生活中唯一無二的慾望，那是代替了他以前一切慾望的；那個慾望在安娜是一個不可能的，可怕的，但因而也是更加迷人的幸福的夢想；那慾望終於如願以償了。他臉色蒼白，下顎發抖地站在她面前，懇求她鎮靜，自己也不知道爲甚麽或是怎樣做才能使她鎮靜。

『安娜！安娜！』他用戰慄的聲音說，『安娜，發發慈悲吧，……』

但是他愈大聲說，她就愈低下她那曾經是自負和快樂的，現在卻深深羞愧的頭，她彎下腰，從她坐着的沙發上縮下去，縮到了地板上他的脚邊；要不是他拉住的話，她一定撲跌在地毯上面了。

『天呀！饒恕我吧！』她抽抽噎噎地說，拉住他的手緊按在她的胸前。

她感覺得這樣罪孽深重，這樣咎無可辭，除了俯首求饒以外，再沒有別的辦法了；而現在她在這世界上除了他以外再沒有別的人，所以她懇求饒恕也祇好向他懇求。望着他，她肉體上感到了她的屈辱，她再沒有甚麼話好說了。他呢，却感覺得如同一個謀殺者看見被他剝奪了生命的軀體的時候所感覺的一樣。那被他剝奪了生命的軀體就是他們的戀愛，他們的戀愛的初期。想起用羞恥這種可怕的代價買來的東西，就有些可怖和可憎的地方。她在自己精神的裸體面前所痛切感到的羞恥之情，也傳染給他了。但是不管謀殺者對於遭他毒手的屍體感到如何恐怖，他還是不能不把那屍體砍成碎塊，藏匿起來，還是不能不受用由他的謀殺得來之物。

於是好像謀殺者狂暴地，又似熱情地撲到屍體上去，拖着它，把它砍斷一樣，他在她的臉上和肩膊上印滿了親吻。她握住他的手，沒有動一動。『是的，這些接吻——這就是用那羞恥買來的東西。是的，還有一隻手，那將永遠屬於我的了……我的同謀者的手。』她舉起那隻手，吻着它。他跪下去，竭力想看她的臉；但是她把它掩起來，沒有說一句話。終於，好像拚命在控制自己，她站起來，推開他。她的臉還是那樣美麗，祇是顯得更加逗人憐愛了。

『一切都完了，』她說。『我除了你以外甚麼都沒有了。請記住這個吧。』

『我不會不記住那是我生命的東西。爲了一刹那的這樣的幸福……』

『甚麼樣的幸福啊！』她帶着恐怖和厭惡說，她的恐怖不覺地傳染給他了。『發發慈悲，不要再說，不要再說了吧。』

她迅速地立起身來，從他身邊走開去。

『不要再說了吧，』她重複說，帶着他所不能理解的冰冷的絕望的表情，她離開了他。她感覺得在此刻她不能把她踏進新生活時所感到的羞恥、歡喜和恐怖用言語表達出來，而且她也不願意說這個，不願意用不適當的言語把這種感情庸俗化。但是往後，到第二天和第三天，她也還是找不出言語可以表達她的千頭萬緒的情感，而且她甚至也找不出思路可以明確地反映出她心中所想的一切。

她對自己說：『不，現在我不能夠想，等到以後，我平靜了一點的時候再說吧。』可是這種平靜的心情永遠沒有到來；每當她想到她做了甚麼，她會遭遇到甚麼，以及她應當做甚麼的時候，就有一種恐怖襲上心頭，於是她把這些思想趕走。

『以後，以後，』她說，『當我平靜了一點的時候再說吧。』

但是在夢裏，當她不能抑制她的思想的時候，她的處境就以全部猙獰的，赤裸裸的面目呈現在她眼前。一個同樣的夢幾乎每夜都縈繞着她。她夢見兩人同時都是她的丈夫，兩人都對她濫施愛撫。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哭泣着，吻着她的手說：『現在多麽幸福呀！』而亞歷克賽·渥倫斯奇也在那裏，他也是她的丈夫。她詫異着她以前怎麽會覺得這是不可能的，而且笑着向他們說明這樣眞是簡單得多了，現在他們兩人都快樂和滿足。但是這個夢像惡魔似地折磨着她，她嚇醒來了。

二

從莫斯科回來的頭幾天，每當列文想起他遭到拒絕的恥辱而渾身戰慄，滿臉通紅的時候，他就對自己說：『當我從前因爲物理考試不及格而留級的時候，我以爲自己一生完了，也是這樣發抖和紅臉的；我辦錯了我姊姊託我的事情以後，我照樣也以爲自己完全不中用了。可是怎樣了呢？現在過了幾年之後，我回想起這些來，就奇怪當時怎麼會那樣使我痛苦。這場苦惱結果也會如此的。過些時候，我對於這個也就會釋然於心了。』

但是三個月已經過去，他對於這事還是不能釋然於心，他想起這個來還是和前些日子一樣使他痛苦。他不能安靜，因爲他夢想了那麼久家庭生活，而且感覺到自己早就到了可以成家的年齡，他却依舊沒有娶親，而且離結婚是更加遙遠了。他自己痛苦地感覺得，就像他周圍的一切人所感覺的一樣，他這樣年齡的男子是不宜於獨身的。他記起了他在去莫斯科之前有一次怎樣對他的牧人尼古拉，一個他所樂於和他攀談的心地單純的農民說：『哦，尼古拉！我打算討親哩，』而尼古拉又怎樣像對於一件毫無疑問的事情一樣迅速地回答：『也是時候了呢，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但是現在結婚是愈益遙遙無期了。位子空着擺在那裏，而每當他試着想像把他所認識的任何一個女子放在那個位子上的時候，他總感覺得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一回想起他遭到的拒絕和他在這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使他爲羞愧而痛苦。儘管他常常對自己說這並不能歸咎於他，但是那回憶，就像

旁的同樣種類的屈辱的記憶一樣，使他心痛和臉紅。在他的過去，就像在每個人的過去一樣，有他所自認爲不良的行爲，他應受良心的譴責；但是那些惡劣行爲的記憶却並沒有像這些雖然瑣細但是屈辱的記憶這麼使他痛苦。這些創傷從沒有平復。而且和這些記憶一道的，現在還有他遭到拒絕和他那晚在衆人眼中看來一定顯得可憐的處境。但是時間和工作起了它們的作用。悲痛的記憶漸漸地被他的田園生活中的小事——那在他看來是微不足道的，但實際是重要的——所掩蓋了。他想念吉提的時候是一星期少似一星期了。他在急切地期待着她已經結婚或行將結婚的消息，希望這樣的消息會像拔掉了一顆牙齒一樣地完全醫好他。

這其間，春天到來了，美麗而又溫和，沒有春天素常的那種延遲和變幻莫測，是一個草木動物和人類皆大歡喜的稀有的春天。這可愛的春天更鼓舞了列文，加強了他拋棄過去的一切，堅定而獨立地建立他的孤獨生活的決心。雖然他回到鄉下時所抱的許多計劃都並沒有實行，但是他的最重要的決心——力求純潔的決心——他已遵守了。他沒有感到每次失敗之後照例使他苦惱的那種羞恥之念，他能夠正視所有的人。二月間，他接到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一封信，說他哥哥尼古拉的健康愈來愈壞了，但是他不願醫治，由於這封信的原故，列文到莫斯科去看了他的哥哥，總算說服了他去看醫生，並且到國外海水浴場去轉地療養。他這樣成功地說服了他的哥哥，而且借了路費給他，並沒有惹得他生氣，這件事情他自己感覺得非常得意。除了春天需要特別注意的農事以外，除了讀書以外，列文在那個冬天着手寫了一部關於農業的著作，企圖闡明農業勞動者的性質是與氣候和土壤同爲不變的因素，因而農業學的一切原理不單應當從土壤和氣候這兩個因素，而且要從土壤、氣

候和勞動者的某種不變的性質這三個因素中得出來。所以，雖然孤獨，或正因爲孤獨，他的生活是格外充實的；祇是間或，他感到一種不滿足的慾望，就是想把在他腦子裏轉的思想告知亞嘉菲·密哈羅夫納以外的甚麽人，雖說他和她也時常談論物理學，農業原理，特別是哲學；哲學是亞嘉菲·密哈羅夫納愛好的話題。

春天姗姗來遲。大齋期的最後兩三個星期天氣一直是晴朗而嚴寒的。在白天，太陽光下溫暖到可以溶解冰雪，但是在晚間，却甚至冷到冰點以下七度。雪面上凍結成了這麽厚一層冰，以致他們可以坐着車在沒有路的地方走過。復活節的時候還是滿地的雪。但是突然之間，在復活節的第二天起了一陣暖和的風，烏雲籠罩起來，溫暖的，猛烈的雨傾瀉了三天三夜。到禮拜四，風平息下來了，灰色的濃霧瀰漫了大地，好像在掩蔽着自然界所起的變化的神祕一樣。在霧裏面，水流動着，冰塊拆裂和漂浮着，溷濁的，泡沫翻飛的急流奔馳着；在復活節一週後的第一天，在傍晚的時候，霧散開來了，烏雲分裂成了小小的捲縮的雲朶，天空晴朗了，眞正的春天已經到來。在早晨，太陽燦爛地昇起來，迅速地融解了蓋在水面上的薄薄的冰層，溫暖的空氣因爲從甦生的地面上昇起來的蒸汽而顫動着。隔年的草又顯出綠色，新嫩的草伸出細微的葉片；雪球花和紅醋栗的枝芽，和黏性的樺樹的嫩枝因爲液汁而脹滿了；一隻探險的蜜蜂正繞着佈滿在柳樹枝頭的金色的花朶嗡嗡着。看不見的雲雀在天鵝絨般的綠油油的田野和蓋滿了冰的，刈割後的田地上顫巍巍地歌唱着；田鳧在那積滿了塘水的窪地和沼澤上面哀鳴；鶴和鴻雁高高地飛過天空，發出春的叫喊。脫落了的毛還沒有全長起來的家畜在牧場上吼叫起來了；彎腿的小羊在牠們那掉了毛的咩咩地叫着的母親身邊跳躍；敏捷

的小孩在蓋滿了赤脚印跡的乾了的路上奔跑，可以聽見在池旁浣衣的農婦們的快活的閒談，和農民們在院子裏修理犂耙的斧聲。眞正的春天已經到來了。

一三

列文穿上他的大長靴，而且第一次換下皮大衣，穿起了呢短衫，走去視察他的農場，涉過在太陽光裏閃爍得使他目眩的溪流，一會兒踏在冰上，一會兒又陷進膠泥裏。

春天是計劃和設計的時節。當他走到農場的時候，列文，好比一棵春天的樹不知道向何處和怎樣伸展它那還禁閉在蓓蕾中的嫩枝和幼芽，他也不十分知道現在要在他所珍愛的農事上作些甚麼，但是他感覺得他有滿腹絕妙的計劃和設計。首先他就去看家畜。母牛已經放進圍場裏，牠們身上閃耀着春天新換的，光滑的毛，曬着太陽，吼叫着要到草地上去。列文歎賞地凝視着這些母牛，牠們的狀況他是一點一滴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於是吩咐把牠們放到草地上去。小牛放進圍場裏。牧人們欣欣得意地跑去準備到草地上去。牧牛的女孩們提着她們的裙子，邁動那還沒有被太陽曬黑的白嫩的赤脚濺着泥跑過，手裏拿着樹枝，追逐那因爲春天的來到而歡喜若狂的小牛。

把今年所產的格外優良的小牛歎賞了一番之後——早先的小牛有農民的母牛那麼大，而帕瓦的女兒才祇三個月就已經有一歲的牛那麼大了，——列文吩咐把槽搬到外面去，在圍場裏餵牠們乾草吃。但是看來因爲圍場在冬天沒有使用過，秋天築成的木欄已經壞了。他差人去叫木匠，本來照他

的吩咐，木匠該在製造打穀機。但是看來木匠却還在修理耙，而耙原來應該在大齋期之前就修理好的。這可使列文非常着惱了。這種農事上的永遠的懶散，他曾用了全力和它鬥爭了那麼多年的，現在還要遇到，這眞是惱人。他查明了木欄因爲冬季不用，搬進了耕馬的廐裏，丟在那裏弄壞了，因爲它們祇是圍小牛用的，作得並不牢固。此外，看來同樣分明是：耙和一切農具，他原是吩咐了在冬季檢查和修理，而且爲了這個目的纔特地雇了三個木匠來的，也還沒有修理好，現在到了該耙田的時候，還在修理耙。列文差人叫管家來，但是立刻又親自去找他。管家，像那天所有的人一樣紅光滿面的，穿着羊皮鑲邊的皮襖，從打穀場走出來，手裏搓弄着一小根乾草。

『爲甚麼木匠不在做打穀機？』

『呵，我昨天就要告訴你的，耙需要修理。你要知道，是耙田的時候了哩。』

『那末冬天幹甚麼去了呢？』

『可是你要木匠來做甚麼？』

『小牛圍場的木欄放到甚麼地方去了？』

『我吩咐了他們去安排好的。這些農民你拿他們眞沒有辦法呢！』管家說，揮了揮他的手。

『沒有辦法的倒不是那些農民，而是這位管家！』列文說，冒起火來了。『請問我雇了你來做甚麼的？』他叫嚷着；但是一想這話說也無益，他就中途停住了，祇是歎着氣。『哦，你看怎樣？可以開始播種了嗎？』他停了停之後又問。

『在土耳欽那邊，明後天就可開始了。』

「苜蓿呢？」

「我派瓦西里和密希卡去了；他們此刻在播種。祇是我不知道他們做不做得完；地面是那麼泥滑滑的。」

「有多少畝？」

「六畝光景。」

「爲甚麼不全部播了種？」列文嚷着。

他們把苜蓿僅僅播種了六俄畝，沒有把二十俄畝全部播上，這件事更使他惱怒了。苜蓿，按照理論和他自身的經驗，除非是儘早地幾乎趁着還有雪的時候就播了種，否則是決不會有好收成的。可是列文却從沒有這樣辦到過。

「再沒有一個人好差遣了。這班人你拿他們有甚麼辦法呢？三個沒有來。還有西門……」

「那末，你該把稻草的事先擱一擱呀。」

「我事實上已經這樣做了。」

「那末人到哪裏去了呢？」

「五個人在調製康波特㊀（他是說康波斯特），四個人在翻轉燕麥，怕它發霉，康斯丹丁．地

㊀康波特(Compote)意即蜜餞水果，康波斯特(Compost)混合肥料，康波斯特誤說成康波特，混合肥料就變成蜜餞水果了。

米特立維奇。』

列文十分明白『怕乇發霉』這話的意思就等於說他的英國燕麥種已經糟蹋了。他們又沒有照他所吩咐的那樣去做。

『呵唷，我在大齋期前就對你說了要安通風筒，』他叫嚷起來了。

『你不要擔心吧，我們終會把一切辦理妥當的。』

列文憤怒地揮動他的手，走進穀倉，先去察看燕麥，然後到馬厩那裏去。燕麥還沒有損壞。但是僱工們用鏟子去翻動燕麥，他們原是可以簡單地讓燕麥倒進底下的穀倉去的；吩咐了這樣做，並且從這裏撥了兩個工人去幫助播種苜蓿，列文對於管家也就息怒了。眞的，這樣天淸氣朗的日子，人是不能夠生氣的。

『伊格納特！』他向那捲起袖子在井邊洗滌馬車的車夫叫着，『給我備馬……』

『哪一匹，老爺？』

『哦，就科爾匹克吧。』

『好的，老爺。』

當他們在備馬的時候，列文又把在他面前忙來忙去的管家叫上來，為了跟他言歸於好，和他談起迫在眼前的春天的工作，和他的農事上的計劃。

『肥料的運送須得趁早動手，好在第一趟刈草之前把一切做完。遠處的田要不斷地去犂，好把乇留作休耕地。刈草得全部雇人，工資給現錢。』

管家注意地聽着，而且顯然是努力想要贊成他的主人的計劃；但是他仍然顯出列文所熟知的那種常使他激怒的神情，一種絕望和沮喪的神情。那神情好像是在說：『這一切都不錯，祇是要看天意如何。』

沒有比這種態度更使列文痛心的了。但這正是他所雇用過的一切管家所共同的態度。他們對於他的計劃都採取這樣的態度，所以現在他已不再因此生氣，而祇是痛心，感覺得更加振奮起來，要和這種老是和他作對的自然力鬥爭，這種自然力就是所謂『要看天意如何』。

『要是我們辦得了的話，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管家說。

『你們怎麼會辦不了呢？』

『我們至少還得有十五個工人。而他們都不肯來。今天來了幾個，都要七十盧布一個夏天。』

列文沉默了。他又遇到了那反對的力量。他知道不管他們怎樣努力，他們用公道的工錢無論如何雇不到四十個——或者三十七，三十八個——工人。已經雇了四十來個人，再多是沒有了。但他還是不能不和這個鬥爭。

『打發人到蘇里，到契菲洛夫卡去呀，要是他們不來。我們得去找人呀。』

『呵，我自然打發人去了，』瓦西里·非奧多洛維奇喪氣地說。『但是還有馬，也不十分肥壯。』

『我們再去買幾匹來呀。自然我知道，』列文笑着加上說，『你總喜歡做得寒酸；但是今年我可不再讓你按着你自己的意思做了。我要親自來照料一切。』

『呵唷，事實上我覺得你也並沒有怎樣休息。在主人的監視之下工作，那我們是很高興的……』

『那末，他們這時正在白樺谷那邊播種苜蓿嗎？我要去看一看，』他說，跨上了車夫牽來的那匹栗色的肥壯的小馬科爾匹克。

『小溪過不去呢，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車夫叫着。

『好的，我從森林裏走。』

於是列文走過圍場的泥地，出了大門，到了廣漠的田野，他那長久不活動的善良的小馬輕快地跨着步子朝前走，在水池邊嗅着，昂擺着馬嚼子不聽話。

假使說列文剛才在畜欄和田園裏感覺得愉快，那末現在他到了田野是更加感覺得愉快了。由於他那善良肥壯的小馬的緩慢的步子而有節奏地搖擺着身體，吸着雪和空氣的溫暖而又新鮮的氣息，他踏着那殘留在各處的，印滿了正在溶解的足跡的，破碎零落的殘雪馳過森林的時候，他看見每棵在樹皮上新生出青苔的，枝芽怒放的樹而感到喜悅。當他出了森林的時候，無際的原野就展開在他面前，他的草地綿延不絕，宛如綠的絨毯一般，沒有不毛地，也沒有沼澤，祇是在窪地裏這裏那裏點綴着融化的殘雪。他看見農民們的馬和小駒踏殘了他的嫩草（他叫他所遇見的一個農民把牠們趕開），以及聽了農民依拍特的那譏刺而愚笨的答話——他在路上遇見他，問：『哦，依拍特，我們馬上要播種了吧？』『我們先得耕地哩，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依拍特回答——他都沒有生氣。他愈策馬向前，他就愈感覺得愉悅，而農事上的計劃也就愈來愈妙地浮上他的心頭：在他所有的田畝的南面都種一排柳樹，這樣雪就不會積得太久了；劃分田畝，六成作耕地，三成作牧場，在

田地的盡頭開闢一個畜牧場，掘鑿一個池子，建造可移動的畜欄，作爲一種肥田的工具。於是三百俄畝小麥，一百俄畝馬鈴薯，一百五十俄畝苜蓿，沒有一畝地糟蹋的。

沉溺在這樣的夢想裏，小心地使他的馬靠邊走，免得踐踏了他的麥田，他策馬走向被派遣來播種苜蓿的工人面前去。一輛裝着種子的農用車沒有停在田邊上，却停在田當中，冬季的小麥已被車輪壓斷，被馬踐踏了。兩個工人都坐在田邊上，大概是在一塊兒抽煙斗。車裏的用來拌種子的泥土並沒有研細，而倒是壓成了或是凍成了硬塊。看見主人來了，工人瓦西里就向他的車走去，而密希卡就動手播種起來。這是不應當的，但是列文不輕易對工人動氣。當瓦西里走上來的時候，列文叫他把馬牽到田邊上去。

『不礙事，老爺，麥子會長起來的。』瓦西里回答。

『請不要爭，』列文說，『照吩咐的去做吧。』

『是，老爺，』瓦西里回答，然後他拉住了馬的頭。『播種得多好呀，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他討好地說，『頭等的哩。祇是好難走呵！你靴子上好像拖了一普特泥土一樣。』

『你們爲甚麼不把泥土篩過呢？』列文問。

『哦，我們把它捏碎就行，』瓦西里回答，拿起一把種子來，把泥土在手心裏揉了幾揉。

他們把未篩過的泥土裝上車，是不能責怪瓦西里的，但這事還是叫人煩惱。

列文曾經不止一次地試過他那平息自己的惱怒，把一切似乎不如意的事弄好起來的老方法，那方法他現在又在試了。他瞧着密希卡怎樣幾步跨上前來，攪動着黏在兩隻脚上的大泥塊；於是下了

馬，他從瓦西里手裏接過篩子來，親自動手播種。

『你們在甚麼地方停止的呢？』

瓦西里用脚指指一個地點，於是列文儘量走向前去，把種子散播在地裏。地像在沼地上一樣地難走，列文播完一行的時候，已是滿頭大汗，於是他停住脚步，把篩子交還瓦西里。

『哦，老爺，到了夏天的時候，請留心不要爲了這行的原故駡我們，』瓦西里說。

『呃，』列文快活地說，已經感到了他的方法的效果。

『哦！到夏天你再看吧。它會顯得兩樣的。你看我去年春天播種的地方。我播種得多麼好！我盡了我的力，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你知道，我替我親生父親做事也不過如此呢。我自己不喜歡做事馬虎，我也不能讓別人這樣。東家有好處也就是我們的好處。請看那邊，』瓦西里指着那邊的田地說，『眞叫人開心啦。』

『這眞是一個可愛的春天呵，瓦西里。』

『是呀，像這種樣子的春天老年人都記不起來了呢。我在家的時候，我家的老頭子也播種了小麥，有一畝的光景。他說你簡直辨不出這小麥和稞麥有甚麼不同呢。』

『你們播種小麥有好久了嗎？』

『呵，老爺，是你前年教給我們的啦。你給了我一蒲式耳㊀種子。我們種了四分之一，剩下的就賣了。』

『哦，留心揑碎泥塊，』列文說，向他的馬走去，『看着密希卡。要是收成好的話，每畝給你

半個盧布。』

『謝謝，老爺。我們就這樣子，已經很感謝你呢。』

列文跨上馬，向去年種的苜蓿的田畝，向已經耕過準備播種春麥的田畝馳去。在殘梗中發出芽來的苜蓿是長得很好的。它比甚麽都活得長久，從去年小麥的殘莖中綠油油地聳起來。馬在泥裏一直陷到了踝關節，從冰雪溶解了一半的泥土裏一拔起蹄子來，就發出一種吮乳的聲音。在耕地上面，騎馬是完全不可能的；馬僅僅在有冰的地方可以立足，在冰雪溶解了的畦溝裏，牠每步都深陷進去。耕地是在良好的狀況中；兩天之內它就可以耙地和播種了。一切都美滿，一切都愉快。列文順着涉過溪流的路回去，希望水已經退了。他果然涉過了溪流，驚飛了兩隻鴨子。『一定還有水鷸呢，』他想，正當他走到回家的轉彎路上的時候，他遇見了管林人，證實了他猜想有水鷸是猜對了。

列文縱馬向家馳去，爲的是趕得及用了餐，準備好鎗在傍晚去打獵。

一四

當他興致勃勃地馳近了家的時候，列文聽到大門外有鈴響。

㊀ 蒲式耳，一種重量單位，約合二十六公斤。

『哦，一定是甚麼人從車站來吧，』他想，『莫斯科的火車正是這時候到的……會是誰呢？萬一是尼古拉哥哥呢？他不是說了：「我也許到温泉浴場去，或者也許就到你那裏來。」』最初一瞬間他感到驚慌和困惑，恐怕他的尼古拉哥哥的到來會擾亂他的快樂的春天的心境。但是他羞於有這樣的感情，於是立刻他無異張開了他的靈魂的手臂，懷着柔和的喜悅和期待，現在他從心底希望這是他的哥哥。他策馬向前，從荊球花樹後面馳出，他看見了一輛從車站來的租用的三匹馬的雪橇，和坐在裏面的一位穿毛皮外衣的紳士。這不是他的哥哥。『哦，但願是個談得來的有趣的人就好呵！』他想。

『噢，』列文快活地叫了，把他的兩隻手都高舉了起來。『來了一位貴客！噢，我看見你多麼高興呀！』他叫，認出了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

『我可以探聽確實她結了婚沒有，或者她將在甚麼時候結婚，』他想。

在這美好的春日裏，他感覺得想念到她也一點不使他傷心。

『哦，你想不到我來吧，呃？』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說，下了車，他的鼻梁上、面頰上、眉毛上濺着泥，但是却健康和快活得紅光滿面。『第一我是來看你，』他說，擁抱着他，和他親吻，『第二是來打獵，第三是來賣厄古梭華的森林。』

『好極了！一個多麼好的春天呀！你怎麼坐雪橇來呢？』

『坐馬車恐怕還要壞呢，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和他相識的馬車夫回答。

『哦，我看見你眞是非常，非常高興呀，』列文說，浮上純眞的孩子般的歡喜的微笑。

列文領他的朋友到一間給客人住的房間裏去，司武潘·阿卡謡耶維奇的行李也搬進了那房間——一隻手提皮包，一枝藏在匣子裏面的鎗，一隻盛着雪茄烟的小袋。讓他一個人在那裏洗臉換衣，列文趁這時間走到賬房去吩咐關於耕地和苜蓿的事。亞嘉菲·密哈羅夫納，無論甚麽時候都是最顧家庭的體面的，在前廳遇到他，向他請示如何備餐。

『隨你的意思去做就是，祇是要快，』他說了，就走到管家那裏去了。

當他轉來的時候，司武潘·阿卡謡耶維奇，洗過了臉，梳好了髮，浮上快活的微笑，正從他房裏走出來，於是他們就一道上樓去。

『哦，我終於到你這裏來了，眞是高興得很！現在我才明白你在這裏埋頭幹着的那種神祕的事業是甚麽。說起來我眞正羨慕你呢。多好的房子，一切都是多麽好呵！這麽明朗，這麽愉快，』司武潘·阿卡謡耶維奇說，忘記了並非一年四季都是春天，都像今天這樣天清氣朗。『你的乳母簡直可愛極了！繫着圍裙的美麗的使女也許會更合意些；但是以你的嚴肅的修道院式的生活，這樣子最好了。』

司武潘·阿卡謡耶維奇告訴他許多有趣的消息，列文特別感到興味的是他哥哥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打算在夏天到鄉間來看他。

司武潘·阿卡謡耶維奇一句也沒有提到吉提和薛傑巴茲基家；他祇轉達了他妻子的問候。列文感謝他的體貼周到，對於他的來訪十分高興。在他獨居的時間內，他總是有許多不能對他周圍的人表達的思想和感情累積在他心裏，現在他把春天的那種富有詩意的歡喜，他那農事上的失敗和計劃，

他對他所讀的書的意見和批評，以及他自己的著作的大意——那著作，雖然他自己沒有覺察到，實際上是以對一切有關農業的舊著作的批評爲基礎的——一向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傾吐。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原是很有風趣，甚麼事情祇要稍一暗示就能領悟的，在這次訪問中是格外妙趣橫生了，列文在他身上覺出了好似有一種特別的親切和新的尊敬的態度，那使得他非常高興。

亞嘉菲·密哈羅夫納和廚司盡力想把晚餐弄得分外豐盛，結果是兩位餓慌了的朋友不等正菜上桌就大吃起來，吃了不少奶油麵包，鹹鵝和醃菌，列文末了還吩咐盛湯來，不要等麵餅，廚司原是特別想要以麵餅來使他們的客人驚異的。但是雖然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用慣了完全不同的飯菜，他却覺得一切都很鮮美；浸草酒、麵包、奶油，特別是鹹鵝、菌、蕁蔴湯、白醬油子雞、克里米亞葡萄酒——一切都精美可口。

『妙極了，妙極了！』他說，在吃過燒肉之後燃了一支粗雪茄烟。『我到你這裏來感覺得好像是由一艘喧鬧和顛簸的汽船上登上了平靜的海岸一樣。那末你認爲工人本身就是一個應當研究的因素，農事方法的選擇都是由這因素來決定的嗎？自然我完全是個門外漢；但是我想理論和它的應用對於工人也會有影響的。』

『是的，可是等一等；我並不在談政治經濟學，我是在談農業科學。它應當像自然科學一樣來觀察現存的現象，對於工人應當從經濟學的，人種學的觀點來觀察……』

正在這個時候，亞嘉菲·密哈羅夫納拿着菓子醬走進來。

『呵，亞嘉菲·密哈羅夫納，』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吻了吻自己的肥胖的手指尖，『多

麼美好的鹹鵝，多麼美好的浸草酒呵！……是出發的時候了吧，你看怎樣，考斯加？』他加上說。

列文朝窗外望着那正從樹林的光禿的梢頭後面落下去的太陽。

『是的，是時候了哩，』他說。『顧玆瑪，套馬車吧，』於是他跑下樓去。

司式潘·阿卡謫耶維奇走下去，小心地親手取下他那光澤的鎗匣的帆布套，開開匣子，動手把他那高價的新式的鎗裝配起來。顧玆瑪已經嗅到了一大筆酒錢，沒有離開過司式潘·阿卡謫耶維奇身邊一步，替他穿上了長統襪和靴子，而司式潘·阿卡謫耶維奇也樂於把這工作交給了他。

『考斯加，請吩咐一聲，要是商人廖賓甯來了的時候……我約了他今天來的，就領他進來，叫他等我……』

『哦，你原來是打算把森林賣給廖賓甯嗎？』

『是的。你認得他嗎？』

『我當然認得。我和他有過交易，是「一言爲定」的。』

司式潘·阿卡謫耶維奇大笑起來。『「一言爲定」是商人最愛用的話。

『是的，他說話的那副神氣好笑極了。她知道她的主人要到甚麼地方去呵！』他加上說，輕輕拍了拍拉司卡，她正在列文身邊跳來跳去，低吠着，一會兒舐舐他的手，一會兒又舐舐他的靴子和他的鎗。

當他們出來的時候，馬車已停在門口了。

『雖然不遠，我叫他們套了馬車；不過你要願意我們就走着去！』

『不，我們還是乘車去的好，』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說，跨進了馬車。他坐下來，把虎皮氈蓋在膝上，燃了一支雪茄烟。『你怎麼不抽烟？雪茄是這麼一種東西，並不全是娛樂，而是娛樂的極致和標識。哦，這才算得是生活呵！多麼好呀！我眞想過這樣的生活呢！』

『可是誰阻撓你呢？』列文微笑着說。

『不，你才是個幸運兒哩！你隨心所欲。你喜歡馬——就有馬；狗——就有狗；打獵——就打獵；耕作——就耕作。』

『也許是因爲我喜愛我所有的東西，而並不爲我所沒有的東西苦惱的原故，』列文說，想起了吉提。

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理會了他的意思，望着他却沒有說一句話。

奧布浪斯基憑着他素來的機敏注意到他怕提起薛傑巴茲基家，因此一句話也沒有說到他們，這在列文是非常感激的；但是現在列文却很想探聽出那椿使他那麼痛苦的事情，但他又沒有勇氣開口。

『哦，你的事情怎樣？』列文說，覺得專門想自己的事情是不應當的。

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的眼睛快活地閃耀着。

『我知道你不承認一個人有了自己的一份麵包的時候還會愛好新的麵包捲——照你的意見看來，這是一種罪惡；但是我以爲沒有戀愛的生活是不算生活的，』他說，照他自己的意思了解了列文的問話。『我有甚麼辦法呢？我生性如此。實在說，那對別人並沒有甚麼害處，而對於自己却能

給與那麼大的快樂……』

『呀！那末又有甚麼新的事情嗎？』列文問。

『是的，朋友，有呀！你知道奧西安㊀型的女人……如在夢裏所見過的那樣的女人……哦，在現實中也有這種女人……這種女人是可怕的。你知道女人這個東西不論你怎樣研究她，她始終還是一個完全新的題目。』

『那就不如不研究她的好。』

『不。有位數學家說過快樂是在尋找眞理，而不在發現眞理。』

列文默不作聲地聽着，不管他怎樣費盡心力，他還是一點也不能體味他的朋友的感情，不能理解他的情緒和他研究那種女人的樂趣何在。

一五

遊獵的地點並不遠，就在小白楊樹林中小溪旁邊。到了小樹林的時候，列文就下了馬車，領奧布浪斯基到一塊完全沒有了雪的多苔的，潮濕的，空曠草地的角落上去。他自己回到對角的一棵雙

㊀ 奧西安(Ossian)，三世紀傳說中克爾特人的英雄和彈唱詩人。馬克芬森(Macpherson)曾假藉他的名義於一七六二年出版了一部詩集，其中的女性常常是悲劇和神秘類型的。

叉的白樺樹那裏去，把他的鎗斜靠在枯萎了的低垂的叉枝上，他脫下他的大衣，再把帶子束緊一下，運動他的手臂試試它們是否靈活。

緊跟在他們後面的灰色的老狗拉司卡在他的對面小心翼翼地蹲下，豎起她的耳朵。太陽正在繁密的森林後面落下去，在落日的餘暉裏，點綴在白楊樹林裏的白樺樹帶着它們那低垂的細枝和怒茁的嫩芽鮮明地聳立着。

從還積着殘雪的密林裏，傳出了蜿蜒的細流的低微的潺潺聲。小鳥囀鳴着，而且不時地在樹間飛來飛去。

在萬籟俱寂中可以聽到由於泥土的融解和青草的生長而觸動的去年落葉的沙沙聲。

『祇想想！人簡直可以聽見而且看見草在生長哩！』列文自言自語，看到了一片潮濕的，石板色的白楊樹葉在嫩草的葉片旁邊閃動。他站着傾聽，時而俯視着潮濕的多苔的地面，時而凝視着那豎耳靜聽的拉司卡，時而眺望着那伸展在他下面的斜坡上的茫茫無際的光禿的樹梢，時而仰望着那佈滿了片片白雲的正在暗下來的天空。一隻鷹悠然地搏動着兩翼在遠處的樹林上面高高飛過；還有一隻也用同樣的動作向同一個方向飛去，於是消失了。小鳥們愈來愈大聲而忙碌地在叢林裏囀鳴着。一隻貓頭鷹在不遠的地方號叫，拉司卡驚起，小心地往前跨了幾步，就把她的頭歪在一邊，開始凝神靜聽着。溪流那邊可以聽見杜鵑在叫。她兩次發出她那素常的啼聲，接着又粗厲地，急速地亂叫了一陣。

『想想！已經有杜鵑了呢！』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說，從灌木後面走出來。

『是的，我聽到了，』列文回答，不願意地用他自己聽來不愉快的聲音打破了樹林中的寂靜。

『快來了呢！』

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又隱身在灌木後面了，列文祇看見火柴的閃光，接着是紙烟的紅焰和青烟。

『契克！契克！』傳來了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扳上鎗機的聲音。

『那是甚麼叫？』奧布浪斯基問，使列文注意到那好像一匹小馬在嬉戲中銳聲嘶叫那樣的拖長的叫聲。

『呵，你不知道嗎？是野兔叫哩。但是不要再講話了吧！聽，飛來了呢！』列文幾乎尖叫起來，扳上了他的鎗機。

他們聽到了遠處的尖銳的鳥鳴，在獵人所熟知的準確的時間，兩秒鐘以後——第二聲，第三聲，繼第三聲之後可以聽到粗嗄的叫聲。

列文向周圍左右望着，他看見在那裏，正在他對面，襯托着暗碧色的天空，在縱橫交錯的白楊樹的柔嫩的枝芽上面有一隻飛着的鳥。牠直向他飛來；像撕裂甚麼結實的布片一樣的嗄聲在他耳邊響着；鳥的長嘴和頸子可以看見，正在列文瞄準的那一瞬間，從奧布浪斯基站着的那灌木後面，有紅光一閃；鳥好像箭一般落下，隨後又向上奮飛。又發出紅色的閃光和一發鎗聲，於是搏動着翅膀好像竭力想要繼續留在空中一樣，鳥停留了一剎那，就潑剌一聲落在泥地上。

『難道我沒有射中嗎？』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叫着，他給烟遮住了，看不見前面。

『在這裏呢！』列文說，指着拉司卡，她正豎起一隻耳朵，搖着她的翹得高高的毛茸茸的尾巴尖，慢吞吞地走回來，好像故意要延長這種快樂一樣，而且儼若在笑的樣子，把死鳥啣給她的主人。『哦，你射中了，我眞高興哩，』列文說，同時因爲自已沒有把鷸射中，不免有妬羨之感。

『右鎗筒發出的那一鎗打壞了，』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回答，裝上了他的鎗彈。『噓……又飛來了呢！』

眞地，鳥叫的尖銳聲接二連三地又聽到了。兩隻鷸嬉戲着互相追逐，祇是鳴嘯着，而並沒有啼叫，直向獵人們的頭上飛來。四發鎗聲鳴響着，鷸像燕子一樣迅速地在空中翻了個觔斗，就無影無蹤了。

遊獵的成績很佳。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又打了兩隻鳥，列文也打了兩隻，其中一隻沒有找到。天漸漸暗下來了。燦爛的銀色的金星帶着她那柔和的光輝在白樺樹後面西邊天空的低處閃耀着，而高照在東方天空中的是獵戶星的紅色光芒在閃爍着。列文在頭上看見了大熊宿的星星，旋又不見了。鷸已不再飛了；但是列文決定再等一會，要等到他看見在白樺樹枝下面的那顆金星升到樹枝上面去，大熊宿的星星完全顯露出來。金星已經升到了樹枝上面，大熊宿的車身和車轅已在暗藍色的天空中看得十分清楚了，但是他却還在等着。

『是回家的時候了吧？』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

現在樹林裏寂靜無聲，沒有一隻鳥在動。

『我們再待一會吧，』列文回答。

『隨你的便。』

他們現在站着相隔有十五步的光景。

『司梯瓦！』列文突如其來地說；『你爲甚麼不告訴我你的姨妹結了婚沒有，或者是在甚麼時候結婚？』

列文感覺得自己是這樣堅定和沉着，他認爲甚麼回答都不能夠激動他。可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所回答出來的話。

『她從來不曾想到過結婚，現在也並不在想；祇是她病得很重，醫生叫她到國外轉地療養去了。他們簡直怕她活不長久了哩。』

『甚麼！』列文叫。『病得很重？她怎麼啦？她怎麼？……』

當他們在這麼說的時候，拉司卡豎起耳朶，仰望着天空，並且責備般地朝他們看着。

『他們倒揀了個好時間談話哩，』她在想。『飛來了呀……的確飛來了呀。他們會射不中牠呢，』拉司卡想。

但是就在那一瞬間，兩人突然聽到了尖銳的鳥叫聲，那好像劈在他們耳膜上一樣，於是兩人都連忙攫取了他們的鎗，兩道火光閃爍着，兩發鎗聲在同一瞬間發出。高高地飛着的水鷸猝然合攏了牠的翅膀，落在叢林裏，壓彎了柔弱的嫩枝。

『妙極了！兩人一齊！』列文叫着，他跟拉司卡一道跑到叢林裏去搜索水鷸。『呵，有甚麼不

愉快呢？』他回憶着。『是的，吉提病了……哦，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我眞難過得很！』他想。

『她找着了！她多伶俐！』他說，把溫暖的鳥從拉司卡的口裏取下，裝進那差不多滿了的獵袋裏。『我找到了哩，司梯瓦！』他叫。

一六

在歸途中，列文詳詢着吉提的病狀和薛傑巴茲基家的計劃，雖然他羞於承認，但是他所聽到的消息實在是使他很快意的。他快意的是他還有希望，而尤其快意的是她使他受了那麼多痛苦，現在自己也在痛苦。但是當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開始說到吉提的病因，而且提起渥倫斯奇的名字的時候，列文就打斷了他。

『我沒有任何權利來預聞家事，而且老實說，我也並不感到興味。』

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隱約地微笑着，在列文臉上察出了他所熟知的那迅速的變化，臉色剛才那樣開朗的，現在一下變得這樣陰沉了。

『你和廖賓甯的森林買賣完全講妥了嗎？』列文問。

『是的，已經講妥了。價錢眞了不起哩，三萬八千。八千現款，其餘的在六年內付淸。我爲這事奔走夠了。沒有誰會肯出更大的價錢。』

『這樣你簡直等於把你的森林白送掉了，』列文憂鬱地說。

『你怎麼說是白送掉了呢？』司式潘・阿卡謫耶維奇浮着善意的微笑說，知道這時在列文眼中看來甚麼都是不對的。

『因爲那座森林至少每畝地要值五百盧布，』列文回答。

『呵，你們這些土財主！』司式潘・阿卡謫耶維奇戲謔地說。『你們對於我們這些可憐的城裏人的那種輕蔑的口氣！……但是做起生意來的時候，我們比任何人都會些。我敢對你說我通盤計算過來的，』他說，『這森林實在賣到了很高的價錢——老實說，我還怕那傢伙變卦哩。你知道這不是「材木」，』司式潘・阿卡謫耶維奇說，希望用這種區別來使列文完全信服他的懷疑的不公平。『而且薪木每畝地也不會達十三丈以上，他平均每畝地給了我二百盧布。』

列文輕蔑地微笑着。『我知道這種態度，』他想，『不但是他如此，一切城裏人都是一樣，他們十年中間到鄉間來過兩三次之後，剽竊了兩三句話，就不管相稱不相稱地應用起來，而且自以爲完全懂得了。「材木每畝地達多少多少丈」。他說這些話其實自己是並不懂得的。』

『我並不想教你在辦公室裏所寫的東西，』他說，『如果有必要的話，我還要來向你請教。不過你却那麼確信你懂得森林的一切門徑。這是很困難的呀。你數過了樹嗎？』

『樹怎麼數法？』司式潘・阿卡謫耶維奇大笑着說，還在想爲他的朋友解悶。『數海濱的沙，天上的星，那得有天大的本領。』

『呵，廖賓寧就有這種天大的本領。沒有一個商人買森林不數樹的，除非是人家白送給他們，像你現在所做的這樣。我知道你的森林。我每年到那裏去打獵，你的森林每畝地值五百盧布現金，

而他却祇給你二百盧布，並且還是分期付款。所以實際上你奉送了他三萬盧布。』

『哦，不要想入非非了吧，』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可憐似地說。『那末爲甚麼沒有人肯出更高的價錢呢？』

『因爲他和旁的商人勾通了呀；他收買了他們。我和他們全有過交易，我知道他們。你要知道，他們不是商人，他們是投機家。賺百分之十、十五的贏利的生意，他們是看不上眼的。他們要等待機會用二十個戈比買值一個盧布的東西。』

『哦，算了吧！你今天心情不好哩。』

『一點都不，』列文憂鬱地說，正在這時他們到家了。

在台階跟前停了一部緊緊地蓋着鐵條和柔皮的馬車，車上套着一匹用寬闊的革帶緊繫着的肥睪的馬。馬車裏坐着替廖賓寧當馬車夫的那位滿面血色的，束緊腰帶的管賬。廖賓寧自己已走進了屋子，在前廳裏迎接了這兩位朋友。廖賓寧是一個高個子的，瘦削的中年男子，長着鬍髭和突出的剃光的下顎和凸起的迷朦的眼睛。他穿着在背部腰裏釘着鈕釦的藍色的長外套，和踝上起皺，腿肚上平板的長靴，外面罩了一雙大套鞋。他用手帕揩了揩臉，然後整了整那原已十分妥貼的外套，他帶着微笑迎接他們，向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伸出了他的手，好像他要抓甚麼東西似的。

『你已經來了，』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說，把手伸給他。『好極了。』

『我不敢違背閣下的命令，雖然路實在太壞。我簡直是一路徒步走來的，但我還是準時到了。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我向你請安！』他對列文說，想去握他的手。但是列文皺起眉頭，裝做

沒有看見他的手，把鷸拿了出來。『諸位打獵消遣來嗎？這是一種甚麼鳥啊，請問？』廖賓寧加上說，輕蔑地朝鷸瞧了一眼。『我想是一宗美味吧。』於是他不贊成地搖了搖頭，好像他對於這玩意是否合算抱着很大的懷疑。

『你要到我的書房裏去嗎？』列文用法語對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說，陰鬱地皺着眉。『到書房裏去吧；你們可以在那裏談。』

『好的，隨便哪裏都好，』廖賓寧神氣十足地說，好像要使大家感到別的人在他這種場合也許要難以應付，但是他是甚麼事都能應付自如的。

走進書房，廖賓寧依照他向來的癖習四處打量着，好像在尋找聖像一般，但是當他找着了的時候，他並沒有畫十字。他打量着書櫃和書架，然後帶着他對於鷸所抱的那同樣的懷疑，他輕蔑地微笑着，不贊成地搖了搖他的頭，好像決不願承認這是合算的一樣。

『哦，你把錢帶來了嗎？』奧布浪斯基問。『請坐。』

『呵，不用担心錢。我特地來和你商量哩。』

『有甚麼事要商量呢？請坐吧。』

『好的，』廖賓寧說，坐了下來，以一種最不舒服的姿勢，把手臂支在椅背上。『你一定要稍爲讓步一點，公爵。這樣子未免太叫人爲難了。錢通通預備好了。至於付錢那是決不會躭擱的。』

列文這時剛把他的鎗放進了櫃子裏，正在走到門外去，但是聽到了商人的話，他就停下脚步來。

『實際上你得到這森林是沒有花甚麽代價的，』他說。『他來我這裏太遲了，要不然，我一定替他標了價錢。』

廖賓寧立起身來，默默無言地浮上一絲微笑，他從頭到脚打量了列文一番。

『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是很慳吝的，』他帶着微笑轉向司武潘·阿卡謫耶維奇說。『和他打交易簡直不成。我買過他的小麥，出了大價錢哩。』

『我爲甚麽要把我的東西白送給你？我不是在地上拾來的，也不是偷來的。』

『呵唷！現在哪有機會偸呢？一切有法院，一切都有規矩，現在要偸是辦不到的呵。我們老老實實地在商量。這森林價錢太高，實在不上算。我要求稍稍讓步一點，那怕是一點點。』

『但是這筆生意你們已經講定了沒有？如果講定了，那就用不着再來討價還價；可是如果沒有的話，』列文說，『我買這森林。』

微笑立刻從廖賓寧的臉上消失了，剩下的是鷹一般的，貪慾的，殘酷的表情。用敏捷的，多骨的手指，他解開他的外衣，露出襯衫青心上的青銅鈕釦和錶鍊，連忙掏出一個飽滿的髒舊的皮夾來。

『請收下這個，森林是我的了，』他說，迅速地畫着十字，伸出他的手來。『收下這筆錢，森林是我的了。廖賓寧做生意就是這樣子的，他不喜歡錙銖計較，』他加上說，皺着眉，揮着皮夾。

『如果我是你的話，我不會這樣急的，』列文說。

『唉呀！』奧布浪斯基驚愕地說。『你知道我答應了呀。』

列文走出房門，砰的一聲把門關上。廖賓寧朝門望着，微笑地搖着他的頭。

『這完全是年輕人的性子——簡直是孩子脾氣哩。哦，我買這個，憑良心說，請你相信吧，完全是爲了名譽的原故，就是要人家說買了奧布浪斯基家的森林的不是別人而是廖賓寧。至於贏利，那可就聽天由命了。我對上帝發誓。現在請在地契上簽字吧……』

一點鐘之後，這商人，仔細地把他的外套弄伏貼，扣上他的上衣，契約放在口袋裏，坐上他那遮蓋得嚴嚴實實的馬車，馳回家去。

『喔，這些紳士！』他對管賬說，『他們都是一模一樣哩！』

『對啦，』管賬回答，把韁繩交給他，扣上皮遮篷。『可是我要爲這宗買賣慶賀你呢，密哈爾·伊格納廸奇。』

『哦，哦……』

一七

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走上樓去，他的口袋被那商人預付給他的三個月的期票塞得膨脹起來。森林的交易已經完成，錢已到了他的口袋裏，他們的打獵成績又很好，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高興之至，因此他特別要想排遣列文心上的不快的情緒。他想要在吃晚飯的時候把這一天像開始一樣愉

快地完結。

列文確實是悶悶不樂的，雖然他極力想要對他的這位可愛的客人表示親切和殷懃，但是他仍是不能控制他的心情。吉提沒有結婚這個消息已開始漸漸地使他情緒波動。

吉提沒有結婚，卻生病了，並且是因爲愛上了一個冷落了她的男子而病的。這種冷落彷彿落在他身上了。渥倫斯奇冷落了她，而她又冷落了他，列文。因此渥倫斯奇有權利輕蔑列文，所以他是他的敵人。但是列文並沒有想到這一切。他祇模糊地感覺得有甚麼東西侮辱了他，而現在他並不是對於激動了他的事情冒火，而是對於眼前的一切都吹毛求疵。森林的愚蠢的出賣，那樁使奧布浪斯基入彀並且是在他家裏成交的騙局，激怒了他。

『哦，完了嗎？』他在樓上遇見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時說。『你要吃晚飯嗎？』

『好的，我不會拒絕的。我到了鄉下胃口不知道多好呢，眞奇怪呀！你爲甚麼不請廖賓寧吃東西？』

『呵，那該死的傢伙！』

『可是你是怎樣地對待他呀！』奧布浪斯基說。『你連手都不跟他握。爲甚麼不跟他握手呢？』

『因爲我不和僕人握手，而僕人比他還好一百倍呢。』

『你眞是一位反動派呀！打破階級界限是怎樣講的呢？』奧布浪斯基說。

『誰喜歡打破就讓他稱心如意去打破好了，但這卻使我作嘔。』

『我看你是個十足的反動派呢。』

『眞的，我從來沒有考慮過我是甚麼。我就是康斯丹丁·列文，再不是別的甚麼了。』

『而且康斯丹丁·列文大冒其火了，』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微笑着說。

『是的，我冒火了，你可知道爲甚麼？就爲的，對不起——你那愚蠢的買賣……』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溫和地皺着眉，就像一個毫無過錯却受到嘲弄責罵的人一樣。

『呵，算了吧！』他說。『甚麼時候不是一個人賣出一件甚麼東西以後馬上就有人說「這値更多的錢」呢？但是當他要賣的時候，却沒有誰肯出錢……不，我知道你恨那個不幸的廖賓寧。』

『也許我是那樣。可是你知道爲甚麼嗎？你又會叫我是反動派，或旁的甚麼可怕的名字！但是看着我所屬的貴族階級在各方面貧窮下去，實在使我懊惱，使我痛心，不管怎樣打破階級界限，我還是高興屬於貴族階級哩。而且他們的貧窮下去並不是由於奢侈——那樣倒不算甚麼；過繁華的生活——這原是貴族階級份內的事；祇有貴族才懂得這些門徑。現在我們周圍的農民買了田地，這我倒也不難過。老爺們無所事事，而農民却勞動，把懶人排擠開了。這是理所當然的。而且我爲農民歡喜。但是我看到貴族們之所以窮下去，完全是由於——我不知道怎樣說好——由於他們自己太天眞了的原故，我實在有點難受。這裏一個波蘭的投機家用半價買到了住在尼斯的一位貴太太的一宗大田產。那裏一個商人借一個盧布，要値十個盧布一畝的地作抵押。這裏你又毫無理由地奉送了三萬盧布給那流氓。』

『哦，那麼怎麼辦呢？一棵樹一棵樹地去數嗎？』

『自然要數呀！你沒有數，但是廖賓寧却數過了。廖賓寧的兒女會有生活費和教育費，而你的却也許會沒有！』

『哦，你應該原諒我，可是那樣去數未免有點小氣呢。我們有我們的事業，他們有他們的，而且他們不能不賺錢。總之，事情做過，也就算了。拿來了煎蛋，我最喜愛的食品哩。亞嘉菲・密哈羅夫納還會給我們那絕妙的浸草酒……』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在桌旁坐下，開始和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說笑起來，對她說他好久沒有吃過這樣好的午飯和晚飯了。

『哦，你至少還誇獎一句哩，』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說，『但是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無論你給他甚麼東西吃——一塊麵包皮也好——他吃過就走開了。』

雖然列文極力想控制自己，但他仍然是陰鬱而沉默的。他想要問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一個問題，但是他又沒有決心，而且找不出適當的話語或機會來問。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已經下去到他自己房間裏去了，脫了衣服，又洗了洗臉，而且穿上了綢邊的睡衣，上了床，但是列文還在他的房間裏徘徊着，談着各種瑣屑的事情，不敢問他所要知道的事。

『他們把這肥皂造得多麼精美呀！』他說，看着一塊香皂並將它打開，那是亞嘉菲・密哈羅夫納放在那裏預備客人用的，但是奧布浪斯基却並沒有用它。『你看；這簡直是一件藝術品呢。』

『是的，現在一切東西都達到了這樣一種完美的境界，』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打了一個濡潤的幸福的呵欠。『比方劇場和各種的遊藝……哎——哎——哎！』他打着呵欠。『到處是電

燈……哎——哎——哎！」

『是的，電燈，』列文說。『是的，呵，渥倫斯奇現在在甚麼地方呢？』他突如其來地問，放下了肥皂。

『渥倫斯奇？』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停止了他的呵欠。『他在彼得堡呢。你走後不久他就走了，從此以後他一次都沒有到過莫斯科。你知道，考斯加，我老實告訴你吧，』他繼續說，把他的手肘支在桌上，用手撐住他那漂亮的紅潤的臉，他那濡潤的，善良的，昏昏欲睡的眼睛星一般地在他臉上閃爍。『這都是你自己的過錯。你見了你的敵手就着慌了。但是，像那時我對你說過的，我斷不定誰佔優勢。你爲甚麼不奮鬥到底呢？我那時就對你說過……』他僅僅用牙床打着呵欠，並沒有張開他的口。

『他知不知道我求過婚呢？』列文想，瞪眼望着他。『是的，在他的臉上有些狡猾的外交的神氣呢，』他感到自己臉紅了，默默地盯着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的眼睛，沒有說一句話。

『假使那時候在她那一方面有過甚麼的話，那也不過是一種外表的吸引而已，』奧布浪斯基說。『他是那樣的一個十足的貴族，你知道，又加上他將來在社會上的地位，這些倒不是對她，而是對她的母親發生了作用。』

列文皺着眉。他遭到拒絕的屈辱刺痛了他的心，好像是他剛受的新的創傷一樣。但是他在家裏，而家中的四壁給了他支持。

『等一等，等一等，』他開始說，打斷了奧布浪斯基。『你說他是一個貴族。但是請問渥倫斯奇

或者旁的甚麼人的貴族身份到底是怎樣一種東西，我竟會因此被他們瞧不起？你把渥倫斯奇看作貴族，但是我却不這樣看。一個人，他的父親憑着陰謀赤手起家，而他的母親呢——天曉得她和誰沒有發生過關係……不，對不起，我把我自己以及和我同樣的人倒看做是貴族呢，這些人可以回溯到過去三四代的祖先都是有榮譽的，都有很高的教養（才能和智力，那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他們像我父親和祖父一樣從來沒有諂媚過誰，從來也沒有仰賴過誰甚麼。而且我知道許多這樣的人呢。你以爲我數我森林裏的樹是小氣，而你却奉送了廖賓寧三萬盧布；但是你徵收地租以及我所不知道的甚麼等等，而我却不，所以我珍貴我祖先傳下的或是由勞力得來的東西……我們纔是貴族哩，而那些專靠這世界上的權貴者的恩典而生活的，以及二十個戈比就可以收買的人是不能算的。』

『哦，你在罵誰呢？我倒是同意你，』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誠懇而又溫和地說，雖然他感覺到列文也把他歸入了二十個戈比就可以收買的那一類人中。列文的激動給了他眞正的愉快。『你在罵誰呢？雖然你說的關於渥倫斯奇的話有許多是不正確的，但是我不說那個。我老實告訴你，假使我是你的話，我一定要同我一道回莫斯科去，然後……』

『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但是我不管，我告訴你吧——我求了婚，被拒絕了，而卡特立娜·亞歷山特羅夫納現在對於我不過是一個痛苦和屈辱的回憶罷了。』

『爲甚麼？瞎說！』

『但是我們不要說這個了。請你原諒我，如果我有甚麼唐突的地方，』列文說。現在他說出了他的心事，他又變得像在早晨的時候那樣了。『你不生我的氣吧，司梯瓦？請你不要生氣吧，』他

說，微笑着，拉住他的手。

「當然沒有，一點也沒有！而且沒有理由要生氣呢。我很高興我們把話都說明白了。你知道，早上打獵照例是很有趣的——爲甚麼不去呢？我今晚反正不能夠睡，我可以從獵場一直到車站去。」

「好極了！」

一八

雖然渥倫斯奇的內在生活完全沉浸在他的熱情裏，但是他的外表的生活仍是不變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沿着那由社交界和聯隊的種種利害關係構成的慣常的軌道進行。聯隊的利益在渥倫斯奇的生活中佔了重要的地位，這一方面是因爲他愛聯隊，另一方面也是因爲聯隊愛他。聯隊裏的人不但愛渥倫斯奇，而且也敬重他，以他爲誇耀；引爲誇耀的是，這個人，既有錢，又有才學，還有達到各種成功、名譽和顯達的前程，而他竟把這一切完全置之度外，而在全部生活的利益中把他的聯隊和同僚們的利益看得最高。渥倫斯奇明白他的同僚們對於他的這種看法，因此除了愛好這種生活之外，他還感覺得不能不保持這個名譽。

這是不消說的，他並沒有對他的任何一個同僚談過他的戀愛，就在最狂放的酒宴中（實際上他從來沒有醉到完全失掉自制力）也從不曾把他的祕密洩漏。他還堵住了任何想要暗示他的這種關係的輕率的同僚的口。但是雖然這樣，他的戀愛還是傳遍了全城；大家都多多少少正確地猜到他和卡

列甯夫人的關係。大多數的青年人都羡慕他，也無非是爲了他的戀愛中的那最討厭的因素——卡列甯的崇高的地位，以及因此他們的關係在社交界的聳人聽聞。

嫉妒安娜，而且早已聽厭人家稱她貞潔的大多數的年青婦人看見她們的預言實現了，感到非常快意，祇等待着輿論的確定的轉變，就把她們所有的輕蔑的壓力都投到她身上。她們已在準備着一把把的泥土，祇等時機一到，就向她擲來。大多數的中年人和某些大人物對於這快要發生的社交界的醜聞感到不快。

渥倫斯奇的母親，聽到了他的關係，起初很高興，因爲在她看來沒有甚麼事情比在上流社會的風流韻事，更能爲一個翩翩少年生色的了；她還有一件事也很高興，就是卡列甯夫人，那麼使她中意而且說過不少關於她自己兒子的話的，畢竟也和所有旁的美麗而又高貴的婦人的行徑一樣——至少照渥倫斯奇伯爵夫人的意思看來是那樣。但是她最近聽到她兒子拒絕了人家給他的一個對於他的前途很重要的位置，祇是爲了要留在聯隊裏，可以時常看見卡列甯夫人，而且她聽到許多大人物都因此對他不滿，她這才改變了她的意見。還有叫她心焦的是，從她所聽來的關於這個關係的一切看來，這並不是她所讚許的那種美豔的社交界的風流韻事，而是如她所聽說的那樣一種可以使他失足的維特式的㊀，不顧一切的熱情。自從他突然離開了莫斯科以後，她就沒有看見過他，因此她差她的大兒子去叫他來看她。

這位長兄也不滿意他的弟弟。他沒有分析他的戀愛是一種甚麼樣的戀愛，偉大的還是渺小的，熱情的還是非熱情的，輕佻的還是嚴肅的（他自己也姘上了一個舞女，雖然他已是一個家庭的父

親，所以他在這些事情上面倒是很寬大的）；但是他知道這戀愛事件是那些大家都要去奉承的人所不喜歡的，因此他不贊成他弟弟的行爲。

除了軍職和社交以外，渥倫斯奇還有一個嗜好——騎馬。他是酷愛馬的。

今年規定了要舉行士官的障礙賽馬。渥倫斯奇報了名，買了一匹英國的純種牝馬，雖然他在戀愛中，但是他却熱烈地，雖說是有節制地嚮往着賽馬……

這兩種熱情並不互相抵觸。相反地，他需要超出他的戀愛以外的事務和消遣，這樣他可以擺脫那使他激盪的情緒而得到鎮靜和休息。

一九

在古拿斯諾・塞洛賽馬的那一天，渥倫斯奇比平常更早地來到聯隊的公共食堂吃牛排。他用不着嚴格節制，因爲他的體重是四個半普特，正合規定的重量；但是他還得不發胖才好，因此他避免吃澱粉性和甜味的食物。他坐下來，解開了上衣的鈕釦，露出白背心來，把兩肘支在桌子上，他一面等着他叫的牛排，一面望着一本攤開在他碟子上的法國小說。他望着書，祇是爲的要避免和進進出出的士官們談話；他在沉思。

㊀ 維特式的熱情——在歌德的名著少年維特的煩惱中，主角爲了嫁給他的朋友的綠蒂而自殺。

他想着安娜答應在今天賽馬後來看他的諾言。但是他有三天沒有看見她了，因爲她丈夫剛從外國回來，他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和她會面，他也不知道怎樣去探聽。他和她最近一次會見是在他的堂姊培脫西的別墅㈠。他不輕易到卡列寧家的別墅去。現在他想要到那裏去，他開始考慮怎樣去法的問題。

「我當然說是培脫西叫我來問她去不去看賽馬的。我當然要去，」他決定了，抬起頭來不看書。當他在心裏栩栩如生地描繪着看到她時的那種快樂，他的面孔開朗起來了。

「差個人到我家裏去，叫他們趕快把三馬篷車預備好，」他對那把盛在熱氣騰騰的銀碟裏的牛排端給他的僕人說，然後把碟子拉到面前，開始吃起來。

從隔壁彈子房裏傳來了撞球和談笑的聲音。兩位士官在門口出現：一個是年輕人，有一副消瘦而柔弱的面孔，新近才從學兵隊加入聯隊來的；另一個是位肥胖的年老的士官，腕上帶着手鐲，一雙小眼睛在肥腫的臉上深陷進去。

渥倫斯奇瞟了他們一眼，皺起眉頭，於是低下頭來看書，好像沒有注意到他們似地，他邊讀邊吃起來。

「怎樣？加了油好去工作嗎？」肥胖的士官說，在他旁邊坐下。

「對啦，」渥倫斯奇回答，皺着眉頭，揩揩他的嘴，不去望那士官。

「那末你不怕發胖嗎？」對方說，替那年青士官拖轉過一把椅子來。

「甚麼？」渥倫斯奇生氣地說，作了一個厭惡的臉色，露出他那平整的牙齒來。

「你不怕發胖嗎？」

「堂倌，雪利酒！」渥倫斯奇說，沒有回答，把書移到另一邊，他繼續讀着。

那胖士官拿起一張酒單，轉向年青士官。

「我們喝甚麼酒，你挑吧，」他說，把酒單遞給他，向他望着。

「我看就萊茵酒吧，」年青士官說，膽怯地偷看了渥倫斯奇一眼，極力去扯他那幾乎看不見的髭鬚。看見渥倫斯奇沒有回轉身來，青年士官站了起來。

「我們到彈子房去吧，」他說。

肥胖的士官順從地立起身來，他們向門邊走去。

這時，魁梧奇偉的耶希文大尉走進了房裏，他帶着一種傲慢的輕蔑的態度對兩位士官點了點頭，他走上渥倫斯奇身旁去。

「嗅！他在這裏！」他叫起來，把他的大手沉重地拍在他的肩章上。渥倫斯奇生氣地回過頭來，但是他的臉上立刻閃爍着他那特有的平靜而堅定的親切的神情。

「你眞聰明，亞歷克賽，」大尉用宏亮的上低音說。「你現在得吃一點，喝一小杯吧。」

「呵，我並不想吃。」

㊀ 據穆德英譯本註：當時在俄國城市裏供職的人夏天通常總在郊外租一所別墅，家眷住在別墅裏，而在城內有職務的人就可以來回往返。

『兩搭擋走了，』耶希文加上說，譏諷地瞥視着這時正在離開這房間的兩位士官。他彎着他那裹在緊緊的馬袴裏的長腿，在椅子上坐下來，那椅子對他說是太矮了，以致他的兩膝彎成了銳角形。『你昨天爲什麼沒有上古拉斯連司基劇場去？娜穆洛娃可眞不錯呢。你到哪裏去了？』

『我在特維斯卡雅家躭擱了。』渥倫斯奇說。

『噢！』耶希文回答。

耶希文，一個賭徒和浪子，一個不單不講求道德，而且講求不道德的人，這個耶希文是渥倫斯奇在聯隊裏的最好的朋友。渥倫斯奇喜歡他，一方面是因爲他的異常的體力，那體力他主要是以能夠狂飲，能夠通夜不睡而毫無倦意來顯示的；另一方面也是因爲他的偉大的意志力，那種意志力表現在他對同僚和長官的關係上，他博得了他們的畏懼和尊敬，同時也表現在賭博上，他賭上萬的輸贏，不管他喝得多醉，他總還是那樣地熟練和果斷，以至他被認爲是英國俱樂部的第一流的賭家。渥倫斯奇尊敬而又喜歡耶希文，特別是因爲他感覺得耶希文喜歡他，並不是爲了他的姓氏和金錢，而是爲了他本人。在所有的人裏面，渥倫斯奇，祇願意同他一個人談他的戀愛問題。他感覺得耶希文雖然看起來輕視一切感情，却是唯一能夠理解那充溢了他的整個生命的熱情的人。此外，他相信耶希文的確不喜歡流言蜚語，而且正當地理解了他的感情，那就是說，知道而且相信這戀愛不是玩笑，不是消遣，而是更嚴肅更重要的事情。

渥倫斯奇從來沒有對他說起過他的戀愛，但是知道他全知道了，而且對這戀愛有正確的理解，他很高興在他的眼睛裏看出了這個。

『哦，是的！』他聽了渥倫斯奇在特維斯卡雅家的時候這樣說；他的黑眼睛閃耀着，他捋着他左邊的鬍髭，開始把它扭進他的嘴裏，這是他的一種惡習哩。

『哦，你昨天怎麼樣？贏了嗎？』渥倫斯奇問。

『八千。但是三千不能算數，他不見得會給呢。』

『呵，那末你在我身上輸掉也不要緊了，』渥倫斯奇笑着說。（耶希文在這次賽馬中在渥倫斯奇身上下了一大注賭金。）

『我沒有輸的道理。祇有瑪霍丁有點危險性。』

於是談話轉移到今天的賽馬的預測上，渥倫斯奇此刻祇能想到這一件事情。

『走吧，我已經吃完了，』渥倫斯奇說着，站起身來，他向門口走去。耶希文也站了起來，伸直了他的長腿和長背。

『吃飯在我還太早，但是我得喝點酒。我馬上就來。喂，酒！』他大聲叫，那聲音在操練時是叫得頂響的，現在又使窗子都震動了。『不要了，』他隨又叫着。『你要回家，我和你一道去。』

於是他和渥倫斯奇一同走了出去。

二〇

渥倫斯奇寄宿在一所寬大、清潔的，用板壁隔成兩間的芬蘭式的小屋裏。比特立茲奇在野營裏

也和他一道住。當渥倫斯奇和耶希文走進小屋來的時候，比特立茲奇正睡着了。

『起來，你睡夠了，』耶希文說，走到板壁那邊去，在那頭髮蓬亂，鼻子埋在枕頭裏睡着的比特立茲奇的肩膊上推了一下。

比特立茲奇突然爬起跪着，向周圍望着。

『你的哥哥來過這裏，』他對渥倫斯奇說。『他叫醒了我，那該死的傢伙，並且說他還要來呢。』於是拉上毛氈，他又把身子投到枕頭上去。『呵，別鬧了，耶希文！』他說，對正在拉開他的毛氈的耶希文生氣了。『別鬧了！』他翻轉身來張開眼睛。『你倒告訴我喝點甚麼好呢；我嘴裏味道眞難受！……』

『伏特加最好了，』耶希文用低聲說。『德列式欽珂，給你主人拿伏特加和胡瓜來，』他叫着，顯然在欣賞自己的嗓子。

『你覺得伏特加頂好嗎？呃？』比特立茲奇問，做着怪臉，揉了揉他的眼睛。『你要喝點嗎？那末好，我們一道喝吧！渥倫斯奇，喝一杯吧？』比特立茲奇說，起了床，用虎皮氈子裹着身體。他走到板壁門口去，舉起他的手，用法文哼着：『「昔有屠勒國之王㊀。」渥倫斯奇，你要喝一杯嗎？』

『走開吧！』渥倫斯奇說，把他的僕人拿給他的外衣穿上。

『你到哪裏去呢？』耶希文說。『呵，你的三馬韃車來了？』他看見馬車駛上前來的時候加上說。

『到馬廐去，而且爲了馬的事情我還得去看看伯梁斯基，』渥倫斯奇說。

渥倫斯奇的確約好了去看住在離彼特霍夫約莫十俄里光景的伯梁斯基，把買馬所欠的錢還給他；因此他也希望有時間把這件事辦了。但是他的同僚們立刻明白他並不祇是到那裏去。

比特立茲奇，口裏還在哼着，使着眼色，努着嘴唇，好像在說：『呵，是的，我們知道這個伯梁斯基是甚麼樣的人。』

『當心不要遲到！』耶希文僅僅說了這麼一句，就改變了話題：『我的栗毛馬怎樣？還行嗎？』他問，朝窗外望着三匹馬當中的一匹，那是他賣給渥倫斯奇的。

『等一等！』比特立茲奇向已經走出去的渥倫斯奇叫着。『你的哥哥留了一封信和一個字條給你。等一等，它們放在哪裏去了呢？』

渥倫斯奇停下脚步來。

『哦，它們放在哪裏呢？』

『它們放在哪裏去了呢？這倒是個問題！』比特立茲奇鄭重其事地說，把食指從鼻端往上移。

『快告訴我，這簡直是胡鬧呢！』渥倫斯奇微笑着說。

『我沒有生上壁爐。一定是在這裏的甚麼地方。』

『花樣玩得夠了！信到底在哪裏呢？』

㊀ 昔有屠勒國之王——是浮士德裏的甘淚卿的歌詞的首句。

『不，我真地忘了。難道是做夢嗎？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生氣有甚麼用呢？假使你昨天像我那樣喝了那麽四大瓶酒，你也會忘了你睡在甚麽地方呢。等一等，我來想一想！』比特立茲奇走到板壁那邊去，在床上躺下來。

『等一等！我是這樣躺着的，而他是這樣站着的。對啦——對啦——對啦……在這裏呢！』——比特立茲奇從臥褥下面掏出一封信來，他是把信藏在那下面的。

渥倫斯奇拿了那信和他哥哥的字條。這正是他料到的信——他母親寫來的，責備他沒有去看過她——而他的哥哥留下的字條說他一定要和他談一談。渥倫斯奇知道這都是關於那件事情。『干他們甚麽事呢！』渥倫斯奇想，於是摺起信箋，他把它從外衣的鈕釦之間塞進去，這樣他可以在路上仔細看它一遍。在小屋的入口，他碰見了兩個士官，一個是他的聯隊裏的，一個是屬於另外的聯隊的。

渥倫斯奇的住所，經常是所有的士官聚會之地。

『你到哪裏去呢？』

『我得到彼特霍夫去。』

『你的馬已經從沙思科來了嗎？』

『來了，但我還沒有看到。』

『他們說瑪霍丁的格萊蒂亞托（馬名）的脚跛了呢。』

『瞎說！可是在這樣的泥地裏你怎麽跑馬呢？』另一個問。

『我的救星來了！』比特立茲奇看見進來了人這樣地叫着。勤務兵端了一個盛着伏特加和鹽漬胡瓜的盤子站在他面前。『耶希文叫我喝點酒，好提提精神呢。』

『哦，你昨天眞把我們弄苦了，』進來的兩個人中間的一個說，『你害得我們整整一夜沒有睡。』

『呵，我們不是收場很妙嗎！』比特立茲奇說。『瓦爾科夫爬上了屋頂，告訴我們他是多麼傷心！我說：「我們聽聽音樂，聽聽葬禮進行曲吧！」他聽着葬禮進行曲就在屋頂上面睡着了。』

『喝吧，你一定得喝伏特加，然後來礦泉水，多來些檸檬，』耶希文說，在比特立茲奇旁邊監視着，就像一位在勸小孩吃藥的母親一樣。『然後再來少許香檳酒——那麼一小瓶。』

『哦，這倒有道理。等一等，渥倫斯奇，我們大家一道喝吧。』

『不；各位，再會。我今天不要喝。』

『哦，你怕增加體重嗎？好的，那末我們就自己來喝。給我們礦泉水和檸檬。』

『渥倫斯奇！』當他已經走出門的時候有誰在叫。

『甚麼？』

『你最好把你的頭髮剪了，它會把你壓壞哩，特別是在頭頂上。』

渥倫斯奇實際上正早熟地開始有了禿頂的痕跡。他快活地笑着，露出他的平整的牙齒來，然後把他的帽子拉得遮住稀髮的地方，走出去，上了馬車。

『到馬房去！』他說，正要掏出信來預備讀一遍，但是他旋又改變了主意，決定不讀了，爲的

是不要在看牝馬之前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以後再說吧！」

二

臨時的馬廐，一個木造的廠房，建造在跑馬場的近邊，他的牝馬昨天就應該牽到那裏去了的。他還沒有去看過牠。在最近幾天內，他自己沒有騎着牠練習，把牠委託給調馬師了，因此現在他簡直不知道他的牝馬昨天以及今天是在怎樣的狀態中。他差不多還沒有走下馬車，他的馬夫，所謂「馬僮」的，老遠就認出了他的馬車，把調馬師叫出來。一個乾瘦的英國人，穿着長統靴和短衣，刮淨了臉，僅僅在下巴下面留了一撮鬍鬚，踱着騎手的那種不靈活的步伐，張着兩肘，搖搖擺擺地走了出來迎接他。

「哦，佛洛佛洛（馬名）怎樣了？」渥倫斯奇用英語問。

「All right, sir（很好，閣下），」英國人的聲音從他的咽喉深處回答。「還是不要進去的好，」他加上說，觸觸他的帽子。「我給牠套上了籠頭，那馬正不安靜得很哩。還是不要進去的好，那會弄得牠興奮起來。」

「不，我要進去。我要去看看牠。」

「那末，跟我來吧，」英國人皺着眉，還是沒有張開嘴說，於是擺動兩肘，他帶着他那拖沓的步伐走在前頭。

他們走進馬厩前面的一個小院子。一個值班的穿得整齊清潔而又漂亮的馬僮，手裏拿着一把帚迎接了他們，跟着他們走去。在馬厩裏有五匹馬分置在牠們各自的廐室裏，渥倫斯奇知道他的勁敵瑪霍丁的馬格萊蒂亞托，一匹高大的栗色馬，也牽到了那裏，一定在那些馬中間。渥倫斯奇很想看他所沒有見過的格萊蒂亞托甚於要看他自己的牝馬；但是他知道依照賽馬的規矩，敵手的馬非但不允許看，就是探問一下都有失體統的。正在他走過走廊的時候，馬僮把通左邊第二廐室的門開，於是渥倫斯奇瞥見了一匹有着雪白的脚的高大的栗色的馬。他知道這就是格萊蒂亞托，但是抱着避過臉去不看別人的拆開了的信的那樣的心情，他扭過頭去，走近了佛洛佛洛的廐室。

『這裏這匹馬是屬於瑪克……瑪克……我總說不出那名字來，』英國人回過頭來說，用他那有髒指甲的大拇指頭指着格萊蒂亞托的廐室。

『瑪霍丁的？是的，那是我的最厲害的敵手呢，』渥倫斯奇說。

『要是你騎那匹馬的話，』英國人說，『我一定賭你呢。』

『佛洛佛洛要神經質一點，那馬却要強壯一些，』渥倫斯奇說，因為自己的騎術受了讚美而微笑着。

『在障礙賽馬中，一切全靠騎術和 pluck，』英國人說。

說到 pluck——那就是，精力和膽量的意思——渥倫斯奇不但覺得他已經夠多的了，而更重要的，是他堅信世界上沒有人會有比他更多的『pluck』。

『你的確不覺得我需要再瘦一點嗎？』

『呵，不需要，』英國人回答。『請別大聲說話。那馬正不安靜得很哩，』他加上說，向他們正面對着的那間關上了門的廄室點了點頭。從那廄室裏面傳出了馬蹄不安定地踐踏在稻草上的聲音。

他開開門，渥倫斯奇走進由一扇小小的窗裏透進微弱的光線來的廄室。在廄室裏站着一匹黑褐色的牝馬，套上了籠頭，用牠的蹄子翻騰着新鮮的稻草。在廄室的昏暗光線中向周圍望着，渥倫斯奇不覺又一次地仔細端詳了他的愛馬的全部體格。佛洛佛洛是一匹中等身材的馬，從養馬者的觀點看來，並非沒有可以指責的地方。牠週身骨格細小；雖然牠的胸膛極端地向前突出，但却是窄狹的。牠的臀部稍稍下垂，前腿顯著地彎曲，後腿彎曲得更厲害。前後腿的筋肉都並不怎樣豐滿；但是這牝馬的肋骨却特別寬，這特點因爲牠被調練得消瘦了的原故而顯得格外觸目。牠的膝以下的脚骨，從正面看上去，不過手指那麼大小，但從側面看却是非常粗大的。牠的整個身體，除開肋骨以外，看上去好像是被兩邊挾緊，挾成了一長條似的。但是牠却具有使人忘却牠的一切缺點的最大的長處。那長處就是 blood（純種），如英語所說的那奏效的純種（the blood that tells）。筋肉在覆蓋着一層細嫩，敏感，像緞子一般光滑的皮膚的那血管的網脈下面很突出地隆起着，像骨一般堅硬。牠那長着一雙突出的，閃耀的，有生氣的眼睛的美好的頭，在那露出內部軟骨裏面的紅血的張開的鼻孔那裏擴大起來。在牠的整個姿體，特別是牠的頭上，有某種富有精力的同時也是柔和的表情。牠是那樣一種動物，彷彿牠的不能說話，祇是因爲牠的口的構造不允許牠那樣。

至少，在渥倫斯奇看來，好像他望着牠的那一瞬間所感覺的一切，牠是全都懂得的。

渥倫斯奇剛一走到牠面前去，牠就深深地透了一口氣，於是，斜着牠那凸起的眼睛直到眼白露出血絲來，牠從對面驚覩着走近的人，搖擺着牠的籠頭，有彈性地輪流用四脚蹴踢着地面。

『你看，牠多麽不安靜呀，』英國人說。

『呵，親愛的！呵呀！』渥倫斯奇說，走上牝馬面前撫慰着牠。

但是他愈走近，牠就變得愈興奮了。僅僅在他站到牠頭旁的時候，牠這才突然靜下來，而筋肉在牠那柔軟的，優美的毛皮下面顫動。渥倫斯奇輕輕地拍了拍牠的結實的頸子，理好牠那隆起的頸背上垂到一邊去了的鬣毛，把他的臉湊近牠那好像蝙蝠的翼一樣的張大的鼻孔。牠從牠的緊張的鼻孔裏大聲吸進一口氣，又狂噪地噴出來，驚動着，豎起牠的尖尖的耳朵，向渥倫斯奇伸出牠那又厚又黑的嘴唇，好像牠要咬他的袖子似的。但是記起了籠頭，牠又抖動起來，又開始不安定地輪流用牠那美好的蹄子踐踏着。

『放安靜些，親愛的，放安靜些！』他說，又輕輕在牠的臀部上拍了一下，愉快地覺察到他的牝馬是在最良好的狀態中，他走出了廐室。

牝馬的興奮傳染了渥倫斯奇。他感覺得血往他的心臟湧，感覺得他也像那牝馬一樣，渴望去動去咬；這是又可怕又愉快的。

『哦，那末我託付你了，』他對英國人說。『六點半到賽馬場。』

『好的，』英國人說。『呵，你到甚麽地方去，my lord（閣下）？』他突然問，用了他以前差不多從來不曾用過的『my lord』這樣的稱呼。

渥倫斯奇驚訝地抬起頭來，很知趣地不望英國人的眼睛，而衹望着他的前額，驚異着他的質問的大膽。但是覺察到英國人這樣問時並沒有把他看成主人而衹當他騎手，於是他回答道：

「我得到伯梁斯基那裏去一下，一個鐘頭之內就回來。」

「今天人家這樣問了我多少回呵！」他暗自說，漲紅了臉，他是不輕易紅臉的。英國人注意地望着他，好像他也知道渥倫斯奇要到甚麼地方去似的，他加上說：

「最要緊的是在賽馬之前保持鎮靜，」他說，「不要動怒，不要爲甚麼煩惱。」

「All right（好的），」渥倫斯奇笑着回答，於是跨進馬車，他吩咐馬車夫驅車到彼得霍夫去。

他還沒有走多遠，從早上起就有下雨之勢的烏雲密佈了，一陣傾盆大雨降下來。

「多糟糕呀！」渥倫斯奇想，張起車篷。「路本來就很泥滑，現在簡直變成沼澤了。」孤獨地坐在關閉的篷車裏，他取出他母親的信和他哥哥的字條來，看了一遍。

是的，說來說去還是那件事情。每個人，他的母親也好，他的哥哥也好，每個人都覺得應當來干涉他的私事。這種干涉在他心中喚起了一種憤恨的感情——一種他以前很少體驗過的感情。「關他們甚麼事呢？爲甚麼大家都感覺得有關心我的義務呢？爲甚麼他們要這樣打擾我？就是因爲他們認爲這是一件他們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假使這是普通的、庸俗的、社交場裏的風流事，他們就不會干涉我了。他們感覺到了這有點兒不同，這不是單單的兒戲，這個女人對於我是比生命還要寶貴。而且這是不可理解的，所以這使得他們着惱了。不管我們的命運怎樣或是將要成爲怎樣，我們自作

自受，毫無怨尤，』他說，以「我們」這個字眼把他自己和安娜聯繫起來。「不，他們一定要教我們怎樣生活吧。他們絲毫不懂得幸福是甚麼，他們不知道沒有這個戀愛，我們就沒有幸福也沒有不幸——簡直就是沒有生命了，』他想。

他為了他們的干涉而對他們每一個人生氣，正因為他在內心中感覺得所有他們這些人都是對的。他感覺得把他和安娜連繫在一起的這戀愛並不是一種一時的衝動，就像社交場裏的風流事那樣，在雙方的生活上除了愉快或不愉快的記憶以外，不再留下一點甚麼痕跡就過去的。他感覺到了他自己和她的處境是痛苦的，感覺到了以他們在世人眼中的顯著的地位，要來隱瞞他們的戀愛，要來說謊和欺騙是困難的，在把他們結合起來的那熱情強烈到使得他們兩人除開戀愛把甚麼都忘了的時候，還要來說謊、欺騙、裝假和不斷地顧及別人，那實在是困難的。

他十分清晰地回想起他不得不違反自己的本性而三番四復地說謊和欺騙的那種種情形。他尤其清晰地回想起他不止一次地在她臉上看出了她對於這種不能不說謊和欺騙的情形所感到的羞恥。而且他體驗到自從他和安娜祕密結合以來就時常浮上他心頭的那種奇怪的心情。這是對於甚麼東西的一種厭惡之感——是對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呢，還是對自己呢，或者是對整個世界呢，他不知道。但他總是把這種奇怪的心情排遣開去。現在，他又在擺脫它，繼續着他的思路。

「是的，她以前是不幸的，但卻自負和安心；而現在她是不能夠安心和保持她的尊嚴了，雖然她還沒有表露出來。是的，我們一定要了結這個，』他下了決心。

於是他的腦裏第一次明確地起了這樣的念頭：這種虛偽的處境必須了結，而且愈快愈好。

『拋棄一切吧，她和我，懷着我們的戀愛隱藏到甚麽地方去吧；』他自言自語。

二三

雨沒有下多久，當渥倫斯奇逼近了他的目的地，正驅着他的轅馬用全力飛跑，鬆開韁繩讓兩側的副馬在泥濘的地面上奔馳過去的時候，太陽又露出了臉，別墅的屋頂和大街兩旁庭院裏的古老的菩提樹閃耀着濕濕的光輝，水珠愉快地從樹枝上滴下，水從屋頂上滔滔地流下來。他不再想這驟雨會怎樣損壞賽馬場，而現在祇覺得高興——多虧這場雨——他準會找到她一個人在家，因爲他知道，最近才從溫泉回來的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還沒有離開彼得堡來到這裏。

希望看到她一個人在家，渥倫斯奇爲了避免引起注意，像往常一樣在過橋之前就下了車，徒步地向那幢房子走去。他沒有走上大門的台階，却拐進院子裏去。

『你們的主人回來了嗎？』他問園丁。

『沒有。太太在家呢。請你走前門；那裏有僕人，他們會開門的，』園丁回答。

『不，我打花園裏過去。』

確定了祇有她一個人，很想出其不意地使她吃一驚，因爲他並沒有約定今天來，而她也決不會料想到他在賽馬之前還會來，他握住他的佩刀，小心地踏着兩旁栽着花的沙石的小徑朝那面向花園的露臺走去。渥倫斯奇完全忘了他在路上所想起的他們處境的艱難困苦。他一心想着他馬上就要看見

她，不是在想像裏，而是整個活生生的，如她實際上那樣。當他已經走進去，爲了要不發出聲響來，躡手躡脚地踏上露臺的傾頹的台階的時候，他突然想起了他所常常忘記了的東西，形成了他和她的關係中最苦惱的一面的東西，那就是，她那有一雙詢問般的——在他看來好像是含有敵意的——眼睛的兒子。

這小孩比甚麼人都更常常成爲他們的關係上的障礙。當他在旁邊的時候，渥倫斯奇和安娜兩人不但都避免談他們不能在別人面前說的話，甚至也不講一句小孩聽不懂的暗示的話。他們並沒有商量好這樣，這是自然而然的。要是他們欺騙了小孩的話，一定自己會覺得可恥的。他在面前的時候，他們像朋友一樣交談着。但是雖然這樣小心，渥倫斯奇還是常常看到這小孩向他凝視的注意而迷惑的目光，在這小孩對他的態度上有一種奇怪的羞怯和遊移不定，有時是親密，有時却是冷淡和隔閡。似乎這小孩感覺到了在這個人和他的母親之間有着某種重要的關係，那關係的意義却是他所不能理解的。

實際上這小孩自己也感覺到了他不能理解這種關係，他極力想要弄明白他對於這個人應當抱着怎樣的感情才對，但他却弄不明白。帶着小孩對於感情的表露所特有的那種敏感，他淸楚地看出來他的父親，他的家庭教師，他的媬姆，——不但都不歡喜渥倫斯奇，而且用恐怖和厭惡的眼光看他，雖然他們從來沒有說過他甚麼話；而他的母親却當他是最好的朋友。

『這是怎麼回事呢？他是誰呵？我該怎樣地去愛他呢？要是我不知道，那是我自己的錯呵；我要不是笨，就是一個壞孩子，』這小孩這樣想着。這就是爲甚麼他有那試探的，詢問的，有時多少

含着一些敵意的表情和那種羞怯和遊移不定，那是使得渥倫斯奇那麼着惱的，就都是由此而來的。但凡小孩在的時候，總要在渥倫斯奇心裏引起一種異樣的不可解的厭惡心情，那是他最近所常常體驗到的。這小孩在的時候，在渥倫斯奇和安娜兩人的心裏都喚起這樣一種心情，好比一個航海者由羅盤知道了他所急速航行的方向和正當的方向離得很遠，但要停止進行却又非他力所能及，而且隨時隨刻都在載着他離得愈來愈遠了，而要自己承認誤入了歧途就等於承認自己滅亡了。

這小孩，抱着他對於人生的天眞的見解，就好比是一個羅盤，向他們指示出，他們離開他們所明明知道但却不願意知道的正當的方向有多麼遠了。

這回謝遼沙不在家，祇有她一個人在，她正坐在露臺上，等待她那位出去散步遇了雨的兒子回來。她差了一個男僕和一個使女去尋找他。穿着鑲着寬幅繡花的白色長袍，她坐在露臺角落上的花叢後面，沒有聽見渥倫斯奇的脚步聲。低下她的黑色鬈髮的頭，她把她的前額緊貼着擺在欄杆上的冰冷的噴水壺，用她那雙戴着他所那麼熟悉的戒指的纖美的手捧住那把壺。她的整個身姿、她的頭、她的頸子、她的手的美麗每次都像甚麼新奇的東西一樣使渥倫斯奇顚倒。他站住了，狂喜地望着她。但是，他剛要向她再走近一步的時候，她覺到了他的到來，推開水壺，把她那泛着紅暈的臉轉向他。

『怎麼回事？你病了嗎？』他走向她，用法語對她說。他本想跑到她面前去的，但是想到也許會給旁人瞧見，他回頭向露臺的門望了一望，微微漲紅了臉，就像他在感覺到他不能不有所畏懼和防備的時候，常常紅臉那樣。

「不，我很好哩，」她說，立起身來，緊緊地握着他那伸出的手。「我沒有想到……你來。」

「呵唷，多冷的手呀！」他說。

「你把我嚇了一跳，」她說。「我一個人在等着謝遼沙。他出去散步去了；他們會從這邊進來。」

但是，雖然她努力鎮靜，她的嘴唇却在顫抖着。

「請你原諒我來你這裏，但是我一天不看見你都過不下去，」他繼續說，照例是用法語，爲的是要避免俄語的『維伊』（您）和『推伊』（你）這兩個字眼，前者在他們是個冷難堪，後者却又親密到危險的地步。

「爲甚麼原諒？我是多麼高興呀！」

「可是你身體不好，要麼就是心中有甚麼煩惱的事，」他繼續說，沒有放下她的手，彎腰向着她。「你在想甚麼呢？」

「老是那件事情呢，」她微笑着說。

她說的是眞話。無論甚麼時刻有誰問她在想甚麼的時候，她準都會這樣回答的：老是想那件事情，想她的幸福和她的不幸。正當他到來的時候她就在這樣想着：她奇怪爲甚麼在別人，比方在培脫西（她知道她和托希喀維奇的祕密關係），這完全不算一回事，而在她却是這樣痛苦。今天這個念頭由於某種理由使她特別地痛苦。她問他賽馬的事。他回答了她的詢問，看見她很激動，極力想使她鎮靜下來，他開始用最簡單的語調把賽馬的準備詳細地告訴她。

『告訴他呢，還是不告訴他？』她想，望着他那鎮靜的，親切的眼睛。『他是這樣快樂，這樣全神貫注在賽馬的事情上面，他不會很好地了解這件事，他不會了解這件事對於我們的全部意義。』

她沒有回答，微微低着頭，她從眉毛下面詢問般地望着他，她的眼睛在長長的睫毛下閃耀着。

『但是你還沒有告訴我當我進來的時候你在想甚麼，』他打斷了自己的話說，『請告訴我吧！』

她的手一面摩弄着她摘下的一片樹葉，一面在發抖。他看到了這個，他的臉表露出曾經那麼博得過她的歡心的那種完全的順從，那種奴隸般的忠心的神色。

『我看一定發生了甚麼事。你想我知道了你有甚麼憂愁，而我却不在分擔的時候，我還能夠安心嗎？告訴我吧，看在上帝的面上！』他懇求地重複說。

『是的，假使他不了解這件事情的全部意義的話，我是不能夠原諒他的。還是不告訴他的好；為甚麼要拿他來試驗呢？』她想，還是那種樣子盯視着他，而且感覺得那隻拿着樹葉的手顫抖得更加厲害了。

『看在上帝的面上吧！』他拉着她的手重複說。

『我要不要告訴你呢？』

『要，要，要呀……』

『我有了小孩，』她低聲地慢慢地說。

她手裏的樹葉抖動得更加猛烈了，但是她的眼睛緊緊盯着他，注視着他將怎樣接受這個。他臉色變白了，想說句甚麼話，却又停住了，他放下她的手，他的頭垂下去。『是的，他了解了這件事

情的全部意義，』她想，於是感謝般地緊握着他的手。

但是她以爲他了解這件事情的全部意義，像她，一個女人，所了解的那樣，這可錯了。聽了這個，他感覺得他對於不知甚麼人的那種異樣的厭惡心情是以十倍的強度襲擊到他身上來了；但是同時他感覺得他所渴望的轉變點現在是到了，感覺得再要把事情隱瞞她的丈夫已經是不可能，無論如何都非得把這不自然的狀態了結不可了。但是，除此以外，她肉體上的激動也傳染了他。他用順從的溫柔的眼睛望着她，吻了吻她的手，立起身來，於是，默默無言地在露臺上來回走着。

『是的，』他說，毅然決然地走到她面前。『你和我都沒有把我們的關係看做兒戲，現在我們的命運已經決定了。我們一定要了結，』——他向四周圍張望了一下說——『了結我們所過的這種虛僞的生活。』

『了結？怎樣了結法，亞歷克賽？』她低低地說。

她現在鎭靜些了，她的臉上閃爍着溫柔的微笑。

『離開你的丈夫，把我們的生命結合在一起。』

『事實上已經結合在一起了，』她回答，聲音低到幾乎聽不見。

『是的，但是要完完全全地，完完全全地。』

『但是怎樣做法，亞歷克賽，告訴我怎樣做法？』她由於她自己處境的絕望帶着的憂愁的嘲笑口吻說。『有甚麼辦法逃脫這種處境呢？我不是我丈夫的妻子嗎？』

『甚麼處境都有辦法逃脫的。我們得打定主意，』他說。『隨便甚麼情況都比你現在這種處境

好。自然，我知道你是怎樣爲了一切苦惱你自己——爲了社會和你的兒子和你的丈夫。』

『呵，沒有爲我的丈夫，』她浮着平靜的微笑說。『我不知道他，我不想他。他在我是沒有甚麼的。』

『你說的不是眞話。我知道你。你爲了他也苦惱着。』

『呵，他連知都不知道呢，』她說，突然她的臉漲得通紅；她的兩頰，她的前額，她的頸項都紅了，羞恥之淚盈溢在她的眼裏。『可是我們不要說他了吧。』

二三

渥倫斯奇曾經好幾次，雖然沒有像這次這樣堅決，極力想使她考慮她自己的處境，而每次他都遭到了她現在用以答覆他的請求的那種同樣的膚淺而輕率的判斷。好像這裏面有甚麼她所不能夠或者是不願意正視的東西，好像她一開始說到這個，她，眞正的安娜，就隱退到心的深處去，而另一個奇怪的不可思議的女人，一個他所不愛，他所懼怕的，和他作對的女人就露出面來了。但是他今天下了決心要把一切都說出來。

『他知不知道，』渥倫斯奇用他一向的那種鎭靜而堅決的語調說，『那不關我們的事。我們不能夠……你不能夠像這種樣子過下去，特別是現在。』

『照你說，怎麼辦好呢？』她還是帶着輕浮的譏刺問。她原是那麼懼怕他把她的懷孕看得太隨

便的，現在却唯恐他由此斷定非採取某種步驟不可。

『把一切都告訴他，離開他就是。』

『很好；假定我這樣做，』她說。『你知道那結果會怎樣？我可以預先告訴你，』於是一道邪惡的光在她那一分鐘前還是那麼柔和的眼睛裏閃爍。『「呃，你愛上了另一個男子，和他發生了有罪的關係嗎？」（摹擬着她的丈夫，她像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那樣特別用力地說『有罪的』這個字眼，）「我曾警告過你這在宗教的、公民的和家庭的關係上將會有怎樣的後果。你不聽我的話。現在我不能讓你汚辱我的名聲和……」「和我的兒子，」』她原來想這樣說的，但是關於她的兒子，她却不能說笑話，——『「汚辱我的名聲，」和諸如此類那麼一套話，』她加上說。『總而言之，他會打官腔，用明瞭正確的話說他不能讓我走，他要採取一切他力所能及的手段來防止誹謗。他會冷靜地準確地照他的話做去。事情準會弄到這種地步。他不是人，而是一架機器，當他生氣的時候簡直是一架兇狠的機器。』她加上說，一面說一面細想着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姿態和說話的樣子，她數着可能在他身上找得出來的一切缺點，並不因為她自己對他犯了可怕的罪而絲毫原諒他。

『可是，安娜，』渥倫斯奇極力想要安慰她，用柔和的勸導的聲調說，『我們無論如何非得把甚麼都告訴他不可，然後看他怎樣做我們就怎樣做。』

『那末，逃走嗎？』

『為甚麼不能逃走呢？我眞不明白我們怎麼可以這樣繼續下去。並不是為了我的原故——我知

道你在痛苦呵。』

『是的，逃走，做你的情婦去吧，』她憤怒地說。

『安娜，』他說，溫柔中含着譴責。

『是的，』她繼續說，『做你的情婦，把甚麼都毀了……』

她原來又想說『把我的兒子』的，但是這句話她說不出口來。

渥倫斯奇不能了解以她那堅強而又誠實的性格，她怎麼能忍受這種虛僞的狀態而不想要逃脫出來。但是他沒有猜想到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兒子』這個字眼，這個她不便說出口來的字眼。她一想到她的兒子，以及他將來對於這位拋棄了他父親的母親會抱着怎樣的態度的時候，她就對自己所做的事感到恐怖，她簡直不知所措了，而祇好像一個婦道人家一樣，極力以虛僞的判斷和言辭來安慰自己，好使一切都照舊，使她也能忘記她兒子會落到怎樣的結局這個可怕的問題。

『我求你，我懇求你，』她突然抓住他的手，用一種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懇切而又柔和的聲調說，『永遠也不要再對我說這話了吧！』、

『可是，安娜……』

『永遠不要說了吧。由我去吧。我知道我的處境是如何卑劣，如何可怕；可是事情不像你想的那麼容易解決。由我去吧，照我所說的做吧。再也不要對我說這個了。你答應我吧？……答應，答應呀……』

『我甚麼都答應，可是我不能安心，特別是聽了你剛才說的話以後。你不安心的時候，我是怎

樣也不能安心的呀……』

『我？』她重複說。『是的，我有時候苦惱；但是祇要你不再說起這個，那就會過去的。你說這個的時候——祇有這時候才使我苦惱……』

『我眞不明白，』他說。

『我知道，』她打斷他，『以你的誠實的性格說謊是多麼困難，我替你難過。我常常想你爲我的緣故毀了一生。』

『我倒正在這樣想哩，』他說：『你怎麼可以爲了我的緣故把一切都犧牲了呢？你若是不幸，那我是不能饒恕我自己的。』

『我不幸？』她說，更挨近他身旁了，浮着狂喜的愛的微笑望着他。『我好像一個得到了食物的餓漢一樣。他也許在冷，穿得很破爛，而且害臊，但他却不是不幸的。我不幸嗎？不，這才是我的幸福哩……』

她聽見她兒子走近的聲音，於是迅速地向露臺周圍瞥了一瞥，她突然立起身來。她的眼睛裏燃燒着他所熟悉的火燄，用迅速的動作，她舉起她那雙戴着戒指的纖美的手，捧着他的頭，看了他的面孔許久，然後仰起她的臉，嘴微微張開，含着微笑，迅速地吻了吻他的嘴和兩眼，就把他推開。她正待走開去，但是他把她拉住了。

『甚麼時候？』他低低地說，神魂顚倒地望着她。

『今晚一點鐘，』她低聲說，沉重地嘆了口氣，就邁着她那輕快的，迅速的步伐走出去迎接她

的兒子。

謝遼沙在大花園裏遇了雨，他和他的媬姆一道躲在花亭裏避雨。

『那麽，au revoir（再見），』她對渥倫斯奇說。『我馬上就該去看賽馬了。貝脫西約好了來邀我一道去的。』

渥倫斯奇看了看他的錶，就匆匆地走了。

二四

當渥倫斯奇在卡列寧家的露臺上看錶的時候，他是這樣激動，這樣心神不定，以致他看了錶面上的指針，却沒有能夠辨出時間。他走上大道，小心地擇路踏過泥濘，一直向他的馬車走去。他是這樣完全沉浸在他對安娜的熱情裏，他連想都沒想到這時候幾點鐘以及他還有沒有時間到伯梁斯基那裏去。他像慣常那樣地祇保持住了表面上的記憶力，指示他第一步做了以後第二步該怎樣做而已。他走上他的馬車夫面前去，那馬車夫正在一株葱鬱的菩提樹的傾斜的陰影下面坐在車臺上打瞌睡；他嘆賞那在冒汗的馬身上盤旋着的成羣的蚋，喚醒馬車夫，他跨進馬車，命他驅車到伯梁斯基家去。直到走了將近七俄里路遠之後，他才定下神來，看了看他的錶，知道已經五點半鐘，他是已經遲了。

那天規定有幾場比賽：騎兵比賽，其次是士官們的兩俄里比賽，其次是四俄里比賽，再其次就

是他所參加的比賽。他還來得及趕上他的比賽，但是假如他到伯梁斯基那裏去的話，他就剛趕得上，而他到的時候全宮廷的人一定都已經就座了。那是不大好的。但是他答應了伯梁斯基去的，因此他還是決定去，叫馬車夫不要顧惜馬。

他到了伯梁斯基家裏，在那裏停留了五分鐘，就急急地驅車回家。這急速的車行倒使他安靜了。他和安娜的關係中一切使人苦痛的東西，他們談話所遺留下的渺茫的感覺，都從他的腦海裏消失了。他現在帶着歡喜和興奮的心情想着賽馬，想着他總算來得及趕上，而今宵的歡會的期待不時地像一道火光一樣在他的想像裏閃過。

當他追過從別墅或彼得堡駛來的馬車，走得愈來愈接近賽馬場的氣氛的時候，迫在眼前的賽馬的興奮就愈加支配着他了。

他的宿舍裏沒有一個人：他們都到賽馬場去了，他的僕人在門口等候着他。當他換衣服的時候，他的僕人告訴他第二場比賽已經開始，好幾位先生來找過他，馬僮從馬廄跑來過兩次。

不慌不忙地穿上衣服（他從來沒有慌張過，從來不曾失去過他的自制力），渥倫斯奇吩咐驅車上馬廄去。從馬廄那裏，他可以看見環繞着賽馬場的像一片海似的馬車，步行者和兵士們，和擠滿人羣的亭子。看來正在進行第二場比賽，因爲當他走進馬廄的時候他聽到了鐘聲。走向馬廄，他碰見了瑪霍丁的那白脚的栗色馬格萊蒂亞托，正披着藍邊的橙黃色的馬被，豎起那鑲着藍色邊飾的大耳朵，被牽到賽馬場去。

『科爾德在哪裏？』他問馬丁。

「在馬廄裏備馬鞍。」

在開開門的廄室裏站着已備了鞍的佛洛佛洛。他們正在預備牽牠出來。

「我不太遲嗎？」

「All right! All right!（不要緊！不要緊！）」英國人說，「不要心慌！」

渥倫斯奇又一次瞥了一眼這渾身顫動的牝馬的優美可愛的形狀，戀戀不捨地離開了牠，走出了馬廄。他爲了避免注意，趁最有利的時候向亭子走去。兩俄里比賽剛要完畢，所有的眼睛都注視着一個跑在前面的禁衛騎兵士官和一個在後面趕的輕騎兵士官，兩人都在使出最後的氣力向終點跑去。所有的人都一齊從賽馬場的中央和外面湧向終點去，禁衛騎兵隊的一羣兵士和士官對於他們的長官和同僚的預期的勝利，大聲高呼表示他們的歡喜。渥倫斯奇悄悄地鑽進人羣的中心，差不多正是在鳴鐘宣告賽跑終結的時候，這時候那捷足先登的濺得滿身是泥的高個子禁衛騎兵士官正俯伏在馬鞍上，鬆下了他那因爲出汗而顯得黧黑的氣喘喘的灰色馬的韁繩。

牝馬用力站定脚，停下牠那龐大軀體的迅速前進的運動，騎兵士官恍如從酣睡中醒來的人一樣向周圍打量了一番，勉強地笑了一笑。一羣朋友和旁觀者簇擁着他。

渥倫斯奇有意地避開那帶着很有分寸的自由的態度在亭子前面走動和談話的上流社會的那一羣人。他知道卡列寗夫人、培脫西和他的嫂子都在那裏，他故意不走近她們，怕的是亂了心。但是他不斷地遇到熟人，他們攔住他，告訴他剛才幾場的比賽詳情，而且儘問他爲甚麽這樣遲才到。

當騎手們被召到亭子裏去領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那一方向去的時候，渥倫斯奇的哥哥亞

歷山大，一個掛着金邊肩章的上校走上他面前來，他身材不高，雖然生得和亞歷克賽一樣強壯，但却比他更漂亮，更紅潤，他有一個紅鼻子，和一副坦白的帶醉意的面孔。

『你接到我的字條沒有？』他說。『怎樣也找不着你哩。』

亞歷山大·渥倫斯奇，雖然過着放蕩的生活，尤以酗酒著名，却完全是一個宮廷圈子裏的人。現在，當他和他弟弟談着一件一定會使他弟弟不愉快的事情的時候，他知道許多人的視線都會集中在他們身上，所以裝出笑臉，好像他是爲一件無關輕重的事在和他弟弟說笑話一樣。

『我接到了，我眞不明白你擔憂的是甚麼，』亞歷克賽說。

『我擔憂的是因爲我剛才聽到別人說你不在這裏，並且說禮拜一有人看見你在彼得霍夫。』

『有的事情是和局外人不相干的，而你所那麼擔心的那件事……』

『是的，但是假如那樣的話，你就可以脫離軍職……』

『我請求你不要管別人的事，這就是我所要說的。』

亞歷克賽·渥倫斯奇的皺眉蹙額的臉變得蒼白了，他的突出的下顎發抖，他是從來不輕易這樣的。他是一個富於溫情的人，不輕易生氣；但是當他生了氣，而且他的下顎發抖的時候，那末，亞歷山大·渥倫斯奇知道，他就變成危險的人了。亞歷山大·渥倫斯奇愉快地微笑着。

『我祇是把母親的信帶給你。回她封信吧，不要在賽馬之前心煩吧。Bonne chance（祝你好運）！』他微笑着加上說，就從他的身旁走開。

但是繼他之後又一個親切的招呼使渥倫斯奇停步了。

『你連朋友都不認得了嗎？你好呀，mon cher（親愛的）？』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他在這彼得堡的一切顯要人物中顯得像在莫斯科一樣地出衆，他的臉泛着玫瑰色，他的頰髭潤澤而又光滑。『我是昨天到的，我很高興看你勝利。我們甚麼時候再見呢？』

『明天請到食堂來，』渥倫斯奇說，抓住他外衣的袖子，道了歉，他就拔腿向賽馬場的中央跑去，參加障礙比賽的馬正被牽到那裏來。

賽過跑的馬，冒着汗，精疲力盡的，被馬僮牽回馬廐去，而預備下一場賽跑的新馬就一個一個地出現，大部分都是英國種的，戴着籠套，肚帶勒得緊緊的，像奇異的巨大的鳥一樣。牽進右邊來的是佛洛佛洛，纖弱而俊俏，舉起牠那富於彈性的，長長的脚脛，好像上了彈簧一樣地踏着。離牠不遠，他們正在把馬被從兩耳下垂的格萊蒂亞托的身上取下來。這雄馬的健壯美麗而又十分勻稱的身材，牠那出色的臀部和那剛剛高出在蹄子上面的格外短的脚脛，不由地引起了渥倫斯奇的注意。他正待向他的牝馬那裏走去，但是又被一個熟人攔住。

『呵，卡列甯在那裏！』和他交談的熟人說。『他在尋找他的妻子，她是在亭子的當中哩。你沒有看見她嗎？』

『沒有，』渥倫斯奇回答，連望都沒有望一眼他的朋友指出的卡列甯夫人所在的那亭子，他就走上他的牝馬那裏去。

渥倫斯奇還未來得及檢查馬鞍，關於這個他原應有所指示的，騎手們就被召到亭子裏來抽籤決定他們的番號和出發點。十七個士官，顯得莊重而嚴肅，大多數臉色都變了，齊集在亭子裏，抽籤

來決定番號。渥倫斯奇抽了第七號。祇聽得一聲叫喊：『上馬！』

感覺得和旁的騎手們一道成了衆目所視的焦點，渥倫斯奇帶着緊張的心情走上他的馬跟前去，在那種心情中他總是舉動從容而又沉着的。科爾德爲了賽馬穿上他的最講究的衣服，扣上鈕釦的黑禮服，撐住他兩頰的漿硬的領帶，黑圓帽和長統靴。他照常是鎮靜而又莊嚴，站在馬的前面，親手牽住佛洛佛洛的兩根韁繩。佛洛佛洛還是像害着熱病一樣地在顫抖着。牠的眼睛，充滿了火焰，斜睨着走近前來的渥倫斯奇。渥倫斯奇把他的手指伸進牠的腹帶下面去。牝馬更加斜視着他，露出牙齒，豎起牠的耳朵來。英國人噘起嘴唇，無論什麼人來檢查他所裝配的馬鞍都要表示出一絲微笑。

『騎上去，你就不會這麼興奮了。』

渥倫斯奇向他的敵手們最後瞥了一眼。他知道到了賽跑的時候他就不能看見他們了。其中兩個已騎上馬向他們的出發點馳去。嘉爾金，渥倫斯奇的友人而又是他的可畏的敵手之一，在一匹不讓他騎上去的栗毛牝馬的周圍繞圈子。一位穿着緊馬袴的小個子輕騎兵士官縱馬馳去，摹擬英國的騎手，像貓一樣地彎腰伏在馬鞍上。顧佐夫列甫公爵臉色蒼白地騎在他那由格拉波夫斯基養馬場運來的純種的牝馬上面，一個英國馬夫執着馬的韁繩。渥倫斯奇和他所有的僚友都知道顧佐夫列甫以及他的『脆弱的神經』和可怕的虛榮心的特性。他們知道他懼怕一切，懼怕騎上戰馬；但是現在，正因爲這是可怕的，因爲人們的頸子會折斷，而每個障礙物旁邊都站着一個醫生，一部綴着紅十字的病車，和看護婦，所以他打定了主意來參加賽馬。他們的視線相遇了，渥倫斯奇親切而帶勉勵地向

他點了點頭。祇有一個人他却沒有看見，那就是他的勁敵，騎在格萊蒂亞托上的瑪霍丁。

「不要性急，」科爾德對渥倫斯奇說，「記住一件事：在臨近障礙物的時候不要控制牠，也不要鞭打牠；隨牠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

「好的，好的，」渥倫斯奇說，接過韁繩。

「要是你能夠的話，就跑在前頭；但是卽使你落在後面了也不要失望，一直到最後的一分鐘。」

牝馬還沒有來得及動，渥倫斯奇就已用靈活有力的動作踏上裝着鐵齒的踏蹬，輕快而又牢穩地坐在那咯吱作響的皮馬鞍上。把他的右脚也伸進踏蹬，他很熟練地在他的手指間把兩根韁繩弄了一弄，而科爾德就鬆開手了。好像不知道哪一隻脚先開步的好，佛洛佛洛突然用牠的長頸子拉直韁繩，好像有彈簧樣地動起來，把騎在牠柔軟的背上的騎手兩邊搖着。科爾德加快脚步，跟在他們後面。興奮的牝馬使勁地把韁繩一會拉向這邊，一會又拉向那邊，想把騎手摔下來，渥倫斯奇竭力想以聲音和手來使牠鎮靜，但是沒有效。

他們向出發點走去，已走近了有堤的小河。有的騎手在前面，有的在後面，而這時突然渥倫斯奇聽到背後有馬馳過泥地的聲音，他被騎在那白脚的，兩耳下垂的格萊蒂亞托上的瑪霍丁所追過，瑪霍丁微笑着，露出他的長牙齒，但是渥倫斯奇却生氣地望着他。他本來就不喜歡他的，現在更當他是他的最可怕的敵手，他生氣的是他在他身邊疾馳而過，驚動了他的馬。佛洛佛洛突然奔馳起來，左脚朝前，跳了兩下，被拉緊的韁繩所惱怒，換了顛簸的快步，震搖着牠的騎手。科爾德也皺起眉頭，差不多跑步似地跟在渥倫斯奇後面。

二五

參加這次賽馬的一共有十七個士官。賽馬場是在亭子前面周圍四俄里的大橢圓形的廣場。在這賽馬場上安置了九道障礙物：小河；亭子正前面的一堵五呎高的大而堅固的栅欄；一道乾水溝；一道水溝；一個斜坡；一座愛爾蘭防寨（最困難的障礙物之一），這是由一座圍着枯枝的土堤構成的，在堤那邊有一道馬所看不見的溝，這樣，馬就得跑越過兩重障礙物，否則就有性命之虞；其次還有兩道水溝和一道乾溝，賽馬場的終點正對着亭子。但是比賽並不在場子裏開始，而在離場子一百俄丈的地方，而横在這一段距離當中的是第一個障礙物，一道七尺寬的有堤的小河，騎手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跳越或是渡過。

騎手們三次排成行列出發，但每一次都是誰的馬銜出了行列，他們祇得又從頭再來。起點評判員，塞施特林上校都已經弄得有點冒火了，到最後他第四次叫『出發』！騎手們才一齊出動。

所有的眼睛，所有的望遠鏡從騎手們整列待發的時候起就都已轉向着這五光十色的一羣。

『他們出發了！他們出動了！』在期待的沉默之後從四方八面都可以聽到這樣的呼聲。

觀衆中的成羣的人和單獨的個人爲了想要觀看得更清楚一點而四處奔跑着。在最初的一瞬間，騎手們的密集的一羣拉開來，而且可以看到他們三三兩兩，一個跟一個地馳近小河。在觀衆看來，好像他們都是同時出發的，但是騎手們却感到了對於他們非常重要的一秒鐘兩秒鐘的差異。

興奮而又過於神經質的佛洛佛洛錯過了最初的瞬間，好幾匹馬都在牠之前出發，但是還沒有達到小河的時候，渥倫斯奇用全力駕御住他那使勁地拉着韁轡的牝馬，一下子就追過了三匹馬，在他前頭的就祇剩下了瑪霍丁的栗色的格萊蒂亞托，牠的屁股正在渥倫斯奇前面輕快而又有節奏地提來提去，而在最前面的是載着半死不活的顧佐夫列甫的那美麗的牝馬狄亞娜。

在最初的瞬間渥倫斯奇既不能控制自己，也不能控制他的馬。在到第一道障礙物——小河之前，他一直沒有能夠指揮他的牝馬的動作。

格萊蒂亞托和狄亞娜一道而且幾乎在同一個瞬間臨近了小河；牠們縱身一躍，飛越到了對岸；佛洛佛洛也飛一般地跟着猛躍過去；但是就在渥倫斯奇感到自己騰身空中的那一瞬間，他突然看到差不多就在他的馬蹄之下，顧佐夫列甫和狄亞娜一道在小河對岸地面上輾轉掙扎着（顧佐夫列甫在跳躍之後鬆了韁繩，牝馬就栽倒在地上，把他從牠的頭上摔了下來）。這些詳情，渥倫斯奇到後來才知道；在那一瞬間他祇注意到，正在他脚下，在佛洛佛洛要落脚的地方，狄亞娜的脚或頭也許會礙事。但是佛洛佛洛却像一隻跳下的貓一樣，在跳躍中伸長了牠的脚和背，就越過了那馬，向前跑去。

『呵，親愛的！』渥倫斯奇想。

跨過小河以後，渥倫斯奇完全駕御住了他的馬，開始控制着牠，想要跟在瑪霍丁之後越過大栅欄，然後在約莫二百俄丈光景的平地上追過他去。

大栅欄正矗立在御亭前面。當他和在他前面相隔有一馬身長的瑪霍丁逼近『惡魔』（這是那堅

固的栅欄的名稱）的時候，沙皇，全體朝臣和羣衆都凝視着他們。渥倫斯奇覺到了那些從四面八方向他注視的眼睛，但是他除了他自己的馬的耳朵和頸子，向他迎面馳來的地面，和那在他前面迅速地合着節拍而且始終保持着同樣距離的格萊蒂亞托的背和白脚以外甚麽也沒有看見。格萊蒂亞托飛騰起來，沒有發出一點撞擊甚麽的聲音，搖了一搖牠的短尾，就從渥倫斯奇的視野中消失了。

『好！』誰的聲音叫。

正在這一瞬間，在渥倫斯奇的眼下，在他前面閃現出栅欄的木板。他的牝馬飛越過去，在動作中沒有發生絲毫變化；木板消逝了，他祇聽到背後甚麽東西發出砰的一聲。被走在前面的格萊蒂亞托弄得興奮了的牝馬在栅欄前飛得太早，用牠的後蹄碰上了它。但是牠的步子並沒有變化，而渥倫斯奇感到他的臉上濺了汚泥，覺察出來他又和格萊蒂亞托保持了原來的距離。他又在他前面看見了那馬的背和短尾，和那隔得不遠的迅速閃動的雪白的脚。

渥倫斯奇想現在是追過瑪霍丁的時候了，正在他這麽想的那一瞬間，佛洛佛洛也懂得了他的心思，沒有受到他的任何鞭策，就大大地加速了牠的步子，開始在最有利的地方，靠圍繩的那邊，追近瑪霍丁的身旁了。瑪霍丁不會讓牠在那邊通過的。渥倫斯奇剛想到他也許可以從外邊追過去，佛洛佛洛就已轉換了牠的步子，開始在外邊追上去。佛洛佛洛的肩，因爲流汗而變得黧黑了，和格萊蒂亞托的背平行着。他們並行了幾步。但是在他們所逼近的障礙物之前，渥倫斯奇開始握牢韁繩，切望避免繞外圈，迅速地恰在斜坡上追過了瑪霍丁。當他飛馳而過的時候，他瞥見了他的濺滿汚泥的面孔，他甚至感到好像看到他在微笑。渥倫斯奇追過了瑪霍丁，但是他立刻覺出了他緊跟在

他後面，而且他不斷地聽到了格萊蒂亞托的一絲不亂的蹄音和牠鼻孔裏發出的急促但還是精神飽滿的呼吸。

下兩道障礙物，溝渠和栅欄，是容易越過的，但是渥倫斯奇聽到格萊蒂亞托的鼻息和蹄音愈來愈近了。他鞭策他的牝馬前進，愉快地感覺到牠很容易地加速了牠的步子，聽到格萊蒂亞托的蹄音又離得像以前那麼遠了。

渥倫斯奇跑在前面了，正如他所希望，如科爾德所勸他的，而現在他確信他是勝利者了。他的興奮，他的歡喜，和他對佛洛佛洛的憐愛，愈來愈強烈了。他渴望再向周圍望一望，但又不敢那樣做，極力想平靜下來，不再鞭策他的馬，這樣使牠保有如他感覺格萊蒂亞托所還保有的那樣的餘力。現在祇剩下僅有的一個最困難的障礙物了；假使他能在別人之先越過它的話，他就一定第一個到了。他正向愛爾蘭防寨馳去。他和佛洛佛洛都從遙遠的地方望見了防寨，人和馬都起了一刹那的疑惑。他在牝馬的耳朵上看出了躊躇之色，舉起鞭子來，但是同時又感覺到他的疑惑是毫無根據的：牝馬知道應當怎樣做。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樣，牠加快了牠的步子，平穩地騰躍着，牠一股勁地縱身一躍遠遠地飛越到了溝渠的那邊；於是一點不費力地，用同樣的節奏，用同樣的步態，佛洛佛洛繼續奔跑。

『好，渥倫斯奇！』他聽到站在障礙物旁邊的一羣人——他知道他們是他聯隊裏的朋友——的叫聲。他辨別出了耶希文的聲音，雖然他沒有看見他。

『呵，我的寶貝！』他聽着背後的動靜，想到佛洛佛洛。『他越過了哩！』他聽到背後格萊蒂亞

托的蹄音，這樣想。現在祇剩下最後一道貯滿了水的二俄尺寬的溝渠了。渥倫斯奇連望都沒有望它，祇是急切地想要遠遠地跑在前面，開始前後拉動着韁繩，使馬的頭合着牠的疾速的步子一起一落。他感覺到牝馬是在使用着牠最後的力量了；不單是牠的頭和肩濕透，而且汗珠一滴滴地浮在牠的鬣毛上、頭上、尖尖的耳朵上，而牠的呼吸是變成急促的劇烈的喘氣了。但是他知道牠還有儘夠的餘力跑完剩下的二百俄丈。渥倫斯奇由於感覺到自己的身體愈益挨近了地面，由於運動的特殊的柔軟，這才知道了他的牝馬是怎樣大大地加速了牠的步子。牠飛越過溝渠，好像全不看在眼下似的。牠像鳥一樣飛越過去；但是就在這一瞬間，渥倫斯奇很吃驚地覺察到了他沒有能夠合上馬的動作，他不知道怎麼一來，在坐落馬鞍上的時候犯了一個可怕的，不能饒恕的錯誤。突然他的位置改變了，他知道有甚麼可怕的事發生了。他還沒有弄明白發生了甚麼事，一匹栗色馬的白脚就在他旁邊閃過，瑪霍丁飛馳過去了。渥倫斯奇有一隻脚觸着了地面，他的牝馬正向那隻脚上倒下去。他剛來得及抽出了那隻脚，牠就橫倒下來了，痛苦地喘着氣，牠那細長的，浸滿了汗的頸子極力動着想要站起來，但是站不起來了，牠好像一隻被擊落了的鳥一樣在他脚旁的地面上掙扎。渥倫斯奇所做的笨拙的動作把牠的脊骨折斷了。但是這個他到很久以後才知道。那時他祇知道瑪霍丁跑過去很遠了，而他却一個人蹣跚地站立在泥濘的，不動的地面上，佛洛佛洛躺在他面前喘着氣，彎過牠的頭來，用牠的美麗的眼睛瞪着他。還是沒有明白發生了甚麼事，渥倫斯奇用力拉着馬的韁繩。牠又像魚似地全身扭動着，牠的肩擦得鞍翼發響；牠前脚站起，但舉不起後脚，牠渾身顫抖，又橫倒下去了。渥倫斯奇的臉因爲激怒而變了色，兩頰蒼白，下顎發抖，他用脚跟踢着牠的肚子，又使勁地拉

着韁繩，牠沒有動，祇是把牠的鼻子鑽進地裏去，牠祇用牠那好像要說話一般的眼睛凝視着牠的主人。

「唉——唉——唉！」渥倫斯奇呻吟着，抓着他的頭。「唉！我做了甚麼呀！」他叫。「賽馬失敗了！是我自己的過錯！可恥的，不可饒恕的！這可憐的，多可愛的馬給毀了呵！唉！我做了甚麼呀！」

一羣人，醫生和助手，他聯隊裏的士官們，一齊跑上他面前來。他覺得難受的是自己倒好好的，沒有受一點傷。馬折斷了脊骨，大家決定打死牠。渥倫斯奇回答不出問話，對誰也說不出一句話來。他掉轉身去，沒有拾起他的落下了的帽子，就離了賽馬場，自己也不知道要向那裏走去。他感到十分悲愴。他生平第一次領會到了最悲慘的不幸，因為他自己的過錯所造成的，不可挽救的不幸。

耶希文拿了帽子追上他去，送他到了家，半個鐘頭以後，渥倫斯奇恢復了他的鎮靜。但是這次賽馬的記憶却當作他一生的最悲慘最痛苦的記憶而很長久地留在他心裏。

二六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和他妻子的表面上的關係仍舊和以前一樣。唯一的不同就是他比以前更忙了。像往年一樣，一到春天，他就為了恢復他那被一年繁重一年的冬天的工作所損壞了的健

康而到外國的温泉去休養。也正像往年一樣，他到七月就回來了，立刻用增加了的精力從事他素常的工作。他的妻子也像往年一樣，搬到郊外的別墅去避暑，而他却仍舊留在彼得堡。

自從他們在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的夜會之後的那次談話以來，他就再沒有對安娜說起過他的猜疑和嫉妬，而他慣常的那種摹擬取笑的口吻正適合他現在對他妻子的關係。他對他的妻子稍微冷淡了一點。他好像祇爲了她有心閃避的那第一次夜深的談話而對她稍有不滿。在他對她的態度上有幾分煩惱，除此以外就再沒有甚麼了。『你是不願意和我開誠佈公的了，』他好像在心裏對她說，『這樣你就更倒霉。現在無論你怎樣請求，我也不會和你開誠佈公了。這樣你就更倒霉！』他在心裏說，好像企圖撲滅火而沒有生效的人，會爲了自己的徒勞而惱怒地說：『呵，那末好！讓你去燒吧！』

這個人，在公務上是那麼聰明而又機敏，竟沒有覺出這種對於妻子的態度是毫無意思的。他沒有覺出這點，因爲覺察出他的實際的處境在他是太可怕了，所以他把自己心裏藏着他對他的家庭，即是對他的妻子和兒子的感情的那隱處關閉起來，上了鎖，加了封印。他本來是一位那麼細心的父親，從今年冬末以來竟變得對他兒子格外冷淡，而且對他也用對他妻子同樣的嘲弄的口吻。『呵哈，年青人！』他看見他的時候總是這樣地稱呼。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認爲，而且逢人便說，他以前任何一年都不曾有過像今年這樣繁多的公務；但是他沒有注意到今年他自尋工作，這是他的一種手段，爲了要讓那藏着他對他妻子和兒子的感情和想念的隱處關閉着，那些感情和想念藏在那裏面愈久就變得愈可怕了。假如誰有權利問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對他妻子的行爲怎樣想的時候，溫柔敦厚的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是不會回答的，而對於這樣問的人他是會大爲生氣的。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每逢有人問起他妻子的健康的時候，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就現出一種傲慢而嚴厲的臉色。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極不願意想到他妻子的行爲和感情，而他眞地做到了不想的地步。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固定的別墅是在彼得霍夫，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每年照例到那裏來避暑，和安娜比鄰而居，不斷地和她來往。今年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拒絕了到彼得霍夫來住，一次也沒有到安娜·阿卡謫耶夫納家裏來，而且在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談話中暗示了安娜同培脫西和渥倫斯奇接近有些不妥。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嚴厲地止住了她的話，極力表示他的妻子沒有甚麼可疑的地方，從此以後就迴避起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來。他不願看見，也沒有看見，社交界的許多人都已經斜着眼看他的妻子了；他不願了解，也沒有了解他的妻子爲甚麼那樣堅決主張住到培脫西住着的而又離渥倫斯奇聯隊的野營地不遠的沙思科去。他不讓自己想這個，他也沒有想到這個；但是在他的心坎裏，雖然他自己從來沒有承認過這個，而且關於這個也並沒有任何證據或甚至猜疑，他却很清楚地知道他是受了欺騙的丈夫，因此他變得非常不幸了。

在和他妻子一道的八年的幸福生活中，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多少次望着別人的不貞的妻子和別的受了欺騙的丈夫暗自說：『人怎麼會墮落到這種地步？他們爲甚麼不了結這種可怕的處境呢？』但是現在，當不幸落到他自己頭上的時候，他不但沒有想到要了結這種處境，並且還根本不

願意承認，而他的不承認又祇是因爲這太可怕，太不自然了。

自從他從外國回來以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到他的別墅來過兩次。有一次他在這裏吃飯，另外一次他和幾位朋友在這裏消磨了一晚上，但是他一次也沒有在這裏留宿，如他往年所習慣的那樣。

賽馬的那天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非常忙的一天；但是當早上他在心裏計劃那天的日程的時候，他決定一吃完中飯就到他們的別墅去看他的妻子，然後從那裏到賽馬場去，滿朝大臣都會去參觀賽馬，而他也非到場不行。他要去看他的妻子，無非是因爲他決定了每星期去看她一次，以裝裝門面。加以，那天，正逢十五日，照他們向來的規定，他得給他的妻子多少錢作爲生活費用。

憑他素常對於自己思想的抑制力，他雖然想到了關於他妻子的這一切，但關於她却沒有讓他的思想跑遠去。

那天早上，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十分忙碌。昨晚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送來了一本小册子，是正在彼得堡的一位遊歷過中國的有名的旅行家寫的，她還附了一封短信，要求他親自接見這位旅行家，因爲他從種種方面看來都是一個極端有趣的人物，而且可能是個對他有用的人。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沒有來得及在昨晚讀完它，到今天早上纔把它讀完了。接着來了請願者，又是報告，接見，任命，免職，賞賜，年金和俸給的分配，通信，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所稱爲日常事務的這一切，佔去了他那麼多的時間。然後是他個人的私事。醫生和賬房來訪。賬房沒有佔去許多時間，他祇是給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所需要的錢，簡單地報告了一下那並不

十分好的狀況，今年因爲旅行多次，用度增加，所以開支比平常年間大，以致入不敷出了。但是醫生，是彼得堡的名醫，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又有友誼，却花去了不少的時間。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沒有料到他今天來，對於他的來訪非常驚訝，而當醫生仔細地詢問他的健康，聽診他的胸部，輕叩他的肝臟的時候，他就愈加驚訝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不知道他的朋友，莉蒂亞・伊凡諾夫納看到他今年不及往常健康，請求醫生來給他檢查。『請爲了我的原故這樣做吧，』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對他說。

『我爲了俄國的原故這樣做，伯爵夫人，』醫生回答。

『一個非常貴重的人呢！』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說。

醫生對於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健康感到極不滿意。他發覺他肝臟擴大了，營養不足，而溫泉並沒有發生絲毫效果。他勸他儘量多做體力運動，儘量減少精神上的緊張，而最要緊的是不要有任何憂慮——實在說起來，這在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是和叫他停止呼吸一樣不可能的。醫生走了，留給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這樣一個不愉快的感覺，似乎他有了甚麼毛病，而且沒有醫治好的希望了。

走的時候，醫生恰巧在台階上碰見了他的朋友，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祕書司盧丁。他們在大學同學，雖然他們很少會面，但他們却互相尊敬，交誼很深，因此醫生在誰面前都不會像在司盧丁面前那樣坦白地述說他對於病人的意見。

『你來看了他，我是多麼高興呀！』司盧丁說。『他身體不舒服，我覺得……哦，你看他怎樣

呢？』

『我告訴你，』醫生說，一面從司盧丁頭上招手示意他的馬車夫把車趕過來。『是這樣的，』醫生說，用他的一雙白手拿起他的羔皮手套的一個指頭，把它拉直。『假使你不把弦拉緊，而要拉斷它，那是不容易的；但是把弦拉緊到極點，在這被拉緊的弦上祇要加上一個指頭的重量就會將它弄斷的。以他對於他的職務的勤勉和忠實，他被拉緊到了極點；又有一種外來的負擔壓在他身上，而且不是一種很輕的負擔，』醫生結論說，意味深長地揚起他的眉毛。『你去看賽馬嗎？』他走下台階，向馬車走去的時候加上說。『是，是，當然這要費很多時間哩，』醫生含混其詞地回答他沒有聽淸的司盧丁的一句甚麼話。

估去了那麼多時間的醫生走後不久，有名的旅行家就來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憑着他剛讀完的這本小册子和他以前關於這個問題的知識，以他在這個問題上的學識的深湛和見解的廣博而使旅行家驚嘆了。

和旅行家同時，通報有一位到彼得堡來的地方長官來訪，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有事要和他商談。他走了以後，他就得和他的祕書一道來辦完日常的事務，而且爲了一件重大的要緊的事，他還得坐車去訪問一位要人。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到五點鐘，他吃中飯的時候，纔趕回家來，他和他的祕書一道吃了飯，就邀他一道坐車到別墅去，然後去看賽馬。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現在每逢和他妻子會面的時候總是極力尋找有第三者在場的機會，雖然他自己沒有承認這點。

二七

安娜在樓上，站在鏡子面前，由安露茜卡幫着，在釘她長袍上的最後的絲帶，正在這時候，她聽到門外有車輪壓碎砂石的聲音。

『培脫西來還太早哩，』她想，從窗口一望，她看見了一輛馬車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黑帽，以及豎在帽子兩邊的那對她所十分熟悉的耳朵。『多倒霉！他會在這裏過夜嗎？』她驚異着，想到這件偶然的事所可能引起的後果是那樣恐怖和可怕，以致她一刻也不敢再想，她和顏悅色地跑下去迎接他；雖然她意識到她近來已經習慣的那種虛僞和欺騙的精神又在她身上出現，但她還是立刻沉溺在那種精神裏，開始談着話，幾乎連自己也不知道說的甚麼。

『噢，多好呀！』她說，把手伸給她的丈夫，同時微笑着對好像自己家裏人一樣的司盧丁招呼。『你今晚住在這裏，好嗎？』這就是那虛僞的精神鼓勵她說出來的第一句話：『現在我們一道去吧。可惜我約了培脫西。她會來邀我。』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一聽見培脫西的名字就皺起眉頭。

『呵，我不拆散你們兩搭擋，』他用向來的那種嘲弄的口吻說。『我和密哈爾・瓦西里維奇一道去。醫生也勸我多多運動。我要走路去，想像自己又在溫泉了。』

『別忙，』安娜說。『你們要喝茶嗎？』她按鈴。

『拿茶來，』對謝遼沙說，『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來了。哦，你好嗎？密哈爾·瓦西里維奇，你一直沒有來看過我哩。你看外面露臺上是多麼好呵，』她說，先望望丈夫，又望望司盧丁。

她說話簡單而又自然，祇是說得太多太快了。她自己感覺到了這個，而當她在密哈爾·瓦西里維奇向她望着的那種好奇的眼光中覺察到好像他儘在觀察她，她就更加這樣感覺了。

密哈爾·瓦西里維奇立刻走出房間到露臺上去。

她在她丈夫身旁坐下。

『你臉色不大好呢，』她說。

『是的，』他說，『今天醫生來看過，花去了我一個鐘頭的時間。我想一定是我們的那位朋友叫他來的，好像我的健康是這樣寶貴。』

『呵，他怎樣說呢？』

她詢問他的健康和他的事務，竭力勸他休養，住到她這裏來。

她快活地，迅速地，眼睛裏閃着特別的光輝說着這一切；但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現在已毫不看重她的這種語調了。他祇聽了聽她的話，祇聽取了她的話所有的那直接的意義。他簡單地，但有點當玩笑似地回答她。在這一切談話中並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但後來每當安娜回想起這些短短的場面的時候，就羞愧得痛苦難言。

謝遼沙由家庭教師領着走了進來。假使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讓自己觀察的話，他一定會注意到謝遼沙用畏怯的迷惑的眼睛望望父親又望望母親的那副神情。但是他甚麼也不願看，所以他

也沒有看到。

『噢，年青人！他長大了哩。眞的，他完全是個大人了。你好嗎，年青人？』說着他把手伸給這嚇慌了的小孩。

謝遼沙本來就畏懼他父親的，而現在，自從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叫他做年青人以後，自從他心中有了渥倫斯奇是朋友呢還是敵人這個無法解決的問題以後，他就簡直躲避起他的父親來了。他回過頭來望着他的母親，好像在尋求保護一樣。祇有和母親一道他才安心。這時，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正一面按住他兒子的肩膊，一面在和家庭教師說話，而謝遼沙是這樣可憐地侷促不安，安娜看出他已經眼淚盈盈的了。

在兒子進來時微微泛紅了臉的安娜，看到謝遼沙不安的樣子，連忙站起身來，把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手從她兒子的肩上拉開，吻了吻這孩子，把他領到露臺上去，自己很迅速地轉來了。

『是動身的時候了，』她看了看錶說，『培脫西爲甚麽還沒有來？……』

『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他站起身來，交叉兩手，把指頭弄得噼啪作響。『我一方面也是給你送錢來的，因爲，你知道，夜鶯們不能靠童話養活呢，』他說。『你需要吧，我想？』

『不，我不……好，我需要，』她說，沒有望着他，臉紅到髮根了。『但是你看過賽馬以後一定來這裏吧。』

『呵，好的！』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回答。『彼得霍夫的紅人，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到了，』他加上說，朝窗外望着一輛正走近的座位高起的雅緻的英國馬車。『多豪華呀！多魅人呀！哦，那末我們也出發吧。』

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沒有走下馬車來，祇是她的穿着長統靴，披着肩衣，戴着黑帽的僕人，跑上門口來。

『我走了，再見！』安娜說，吻了吻她的兒子，她走上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面前去，把手伸給他。『你來眞是太好了。』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吻了吻她的手。

『哦，那末，au revoir（再見）！你回來喝茶，那多麼愉快呵！』她說着，就走了出去，快活而開朗的。但是在她不再看見他的時候，她就意識到了她手上他的嘴唇所接觸過的地方，她帶着厭惡的心情顫抖着。

二八

當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到賽馬場的時候，安娜已經坐在亭子裏培猊西旁邊，所有上流社會的人們齊集在這個亭子裏。她老遠地就看見了她的丈夫。兩個男子，丈夫和情人，是她生活的兩個中心，而且不靠她外部感官的幫助，她就覺到了他們近在眼前。她遠遠地就覺到了她丈夫的走

近，不由得注視着他在人羣中走動的姿影。她看見他向亭子走來，看見他時而屈尊地回答着諂媚的鞠躬，時而和他的同輩們交換着親切的漫不經心的問候，時而慇懃地等待着權貴的一盼，並脫下他那壓到耳邊的大圓帽。她知道他的這一套。而且在她看來是很討厭的。『想得到功名，想升官，這就是他靈魂裏所有的東西，』她想；『至於高尙理想，對文化，對宗教的愛好，這些都不過是爲了升官的許多敲門磚罷了。』

從他朝婦女坐的亭子望的眼光（他直望着她的方向，但是在海一樣的紗布、絲帶、羽毛、陽傘和花中認不出他的妻子來）她知道他在尋找她，但是她故意避免看他。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培脫西公爵夫人叫他，『我相信你一定沒有看見你的夫人；她在這裏呢。』

他浮上他的那種冷冷的微笑。

『這裏眞是五光十色，不免叫人目迷了，』他說着，向亭子走去。他對他的妻子微笑，就像一個丈夫和妻子剛分離一會就又見面的時候所應微笑的那樣，然後上前招呼公爵夫人和旁的熟人們，給每人以應得之份——那就是說，和婦人們說笑，對男子們分別給與親切的寒暄。在下面，靠近亭子，站着一位爲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所尊敬的，以其才智和教養而聞名的侍從武官。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和他攀談起來。

在兩場賽馬之間有一段休息時間，因此沒有甚麼東西妨礙着談話。侍從武官發表了他的反對賽馬的意見。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反駁他，替賽馬辯護。安娜聽着他那尖利而抑揚頓挫的聲

調，沒有遺漏掉一個字，而每個字在她聽來都是虛僞的，刺痛着她的耳朵。

當四俄里障礙比賽開始的時候，她向前探着身子，牢牢地盯着渥倫斯奇，他正走到馬旁，跨上馬去，而同時她聽着她丈夫的討厭的，喋喋不休的聲音。她爲渥倫斯奇提心吊胆，已是很痛苦，但是更使他痛苦的却是她丈夫的那老是那麽抑揚頓挫的尖利聲音，那聲音在她聽來好像是永不休止似的。

『我是一個壞女人，一個墮落的女人，』她想，『但是我不喜歡說謊，我忍受不了虛僞，而他（她的丈夫），的食糧——就是虛僞。他明明知道這一切，看見了這一切，假使他能夠這麽平靜地談話，他還會感覺到甚麽呢？假使他殺死我，假使他殺死渥倫斯奇，我倒還會尊敬他哩。不，他所需要的祇是虛僞和體面罷了，』安娜暗自說，並沒有考慮她所要求於她丈夫的到底是甚麽，她到底要他做怎樣一個人。她也沒有了解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今天那麽使她生氣地特別話多，祇是他內心煩惱和不安的表現。就像一個受了傷的小孩跳蹦着，運動他全身的筋肉來減輕痛苦一樣，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也同樣需要精神上的活動來不想他妻子的事情，看到她，看到渥倫斯奇和經常聽到提起他的名字就不能不想這些事情。正如跳蹦在一個小孩是自然的一樣，暢快地談話在他也是自然的。他說：

『士官騎兵賽馬的危險是賽馬的不可少的因素。假如說英國能夠顯耀軍事歷史上騎兵的最有光輝的業蹟的話，那就完全是因爲它在人和馬兩方面都在歷史上發展了這種能力。運動在我看來，是大有價值的，而我們往往除了最表面的東西以外再也看不到別的甚麽。』

『這不是表面的，』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說。『他們說有一個士官折斷了兩根肋骨哩。』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浮上他那素常的微笑，露出了他的牙齒，但再沒有顯示出別的甚麼來。

『我們承認，公爵夫人，那不是表面的，』他說，『而是內在的。但是問題不在這裏，』於是他又轉向那位他一直在和他認眞談話的將軍說：『不要忘了那些參加賽馬的人都是以此爲業的軍人，而且我們得承認每門職業都有它的不愉快的一面。這原屬軍人的職責。像鬥拳，西班牙鬥牛之類的畸形的運動是野蠻的表徵。但是專門的運動卻是文明的表徵。』

『不，我下次再也不來了；這太激動人了哩！』培脫西公爵夫人說。『可不是嗎，安娜？』

『這是激動人的，但是人又捨不得走開，』另一個婦人說。『假使我是一個羅馬婦人的話，我是不會放過一次格鬥表演的。』

安娜一句話沒有說，儘拿着她的望遠鏡，老盯住一個地方。

這時，一位高大的將軍穿過亭子，中止了他的話，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急忙地，但是莊嚴地立起身來，向將軍謙卑地鞠躬。

『你不在賽跑嗎？』將軍跟他開玩笑說。

『我的賽跑可是更難的一種呢，』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恭敬地回答。

雖然這回答毫無意思，將軍卻顯出好像從機智的人的口裏聽到了機智的回答那樣一副神情，細細地嘗味了 la pointe dela sauce（話中的風趣）。

『有兩方面，』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繼續說，『表演者和觀衆兩方面；我承認，愛好看這種東西正是觀衆文化程度低下的鐵證，但是……』

『公爵夫人，下賭注呀！』從下面傳來了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朝培脫西說話的聲音。『你賭誰贏呢？』

『安娜和我都賭顧佐夫列甫，』培脫西回答。

『我賭渥倫斯奇。一副手套吧？』

『好的！』

『多麼好看呀，可不是嗎？』

當周圍有人談話的時候，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沉默了一會，但是隨卽又開口了。

『我承認，但是勇敢的運動不是……』他繼續着。

但是正在這時騎手們出發了，於是一切的談話都停止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也靜默下來，每個人都站起來，把視線轉向小河。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對於賽馬並不感到興趣，所以他沒有看騎手們，而祗是用他那疲倦的眼睛心不在焉地打量着觀衆。他的眼光停在安娜身上了。

她的臉色蒼白而嚴峻。她顯然除了一個人以外甚麼人，甚麼東西也沒有看見。她的手痙攣地緊握着扇子，她屏息着。他望了望她，連忙回過頭去，打量着別人的面孔。

『但是這裏這位婦人和旁的婦人都一樣很興奮呢；這是非常自然的呵，』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自言自語。他極力想要不看她，但是不知不覺地他的眼睛被牽引到她的身上去了。他又打量

了她的面孔，竭力想不去看那明白地寫在那上面的東西，可是終於違反了他自己的意志，帶着恐怖，在那上面看出了他所不願意知道的東西。

顧佐夫列甫在小河旁第一個墮下馬來使所有的人都激動了，但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在安娜的蒼白的，得意的臉上却清楚地看出了她所注視的人，並不是墮下了馬的那一個。當瑪霍丁和渥倫斯奇越過了大柵欄之後，在他們後面的一個士官跌下馬來，受了重傷，而一陣恐怖的嘆息聲傳遍全體觀衆的時候，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看出安娜一點都沒有注意到這個，她好容易才明白她周圍的人們在談甚麽。但是他更頻頻地，執拗地注視着她。安娜雖然全神貫注在飛馳的渥倫斯奇身上，却覺出了她的丈夫的冷淡的眼光在旁邊盯着她。

她回過頭來，詢問般地望了他一眼，微微皺着眉，又回過頭去。

『噢，我不管哩！』她像在對他這樣說，就再也沒有望過他一眼了。

這場賽馬是不幸的，在參加比賽的十七個士官中有半數以上墮下了馬，受了傷。到比賽將達終點的時候，每個人都很激動，因爲沙皇不高興，大家就激動得更厲害了。

二九

大家都大聲地表示不滿，大家都在重複着不知誰說出來的一句話：『祇差和獅子角鬥哩，』而且大家都感到恐怖，因此當渥倫斯奇翻下馬來，安娜大聲驚叫起來的時候，這並沒有甚麽希奇的地

方。但是後來安娜的臉上起了一種實在不體面的變化。她完全失去主宰了。她像一隻關在籠裏的鳥一樣亂動起來，一會起身走開，一會又轉向培脫西。

『我們走吧，我們走吧！』她說。

但是培脫西沒有聽見。她彎着身子，正跟一位走上她面前來的將軍說話。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走到安娜面前去，慇懃地把他的手臂伸給她。

『我們走吧，假使你高興的話，』他用法語說；但是安娜正在聽將軍說話，沒有注意到她的丈夫。

『他也折斷了腿，』他們這樣說，』將軍說，『這眞是太糟糕了。』

沒有回答她丈夫，安娜舉起望遠鏡，朝渥倫斯奇墮下來的地方望着；但是那地方隔得那麼遠，而且有那麼多人擠在那裏，她甚麼都看不出來。她放下望遠鏡，正待起身走開，但是正在這時一個士官騎馬跑來，向沙皇報告了一句甚麼。安娜向前探着身子傾聽着。

『司梯瓦！司梯瓦！』她叫她的哥哥。

但是她的哥哥沒有聽見。她又起身預備走。

『我又一次把我的手臂伸給你，假使你要走的話，』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觸了觸她的手。

她厭惡地避開他，沒有望他的臉回答：

『不，不，由我吧，我要留在這裏。』

她這時看到從渥倫斯奇出事的地點一個士官正橫過場內朝着亭子跑來。培脫西向他揮着手帕。士官帶來了騎者沒有受傷，祇是馬折斷了脊背的消息。

一聽到這個，安娜就連忙坐下來，用扇子掩住她的臉。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看到了她在哭泣，她控制不住她的眼淚，連使她的胸膛起伏的嗚咽也抑制不住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站得遮蔽了她，給她時間來恢復鎮靜。

『我第三次把我的手臂伸給你，』他過了一會之後轉向她說。安娜望着他，不知道說甚麼好。培脫西公爵夫人來解救她了。

『不，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我邀安娜來的，我答應了送她回去，』培脫西插嘴說。

『對不起，公爵夫人，』他說，客氣地微笑着，但是堅定地望着她的眼睛。『我看安娜身體不大舒服，我要她跟我一道回去。』

安娜喫驚地向周圍望着，順從地站起身來，把她的手挽住她丈夫的手臂。

『我差個人到他那裏去探問明白，就來通知你，』培脫西低聲地對她說。

當他們離開亭子的時候，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照常和他遇見的人們談話，而安娜也要照常談話和回話；但是她完全不由自主了，像做夢一樣挽住她丈夫的手臂走着。

『他跌死了沒有呢？那是真的嗎？他會不會來呢？我今天要不要去看他？』她想着。

她默默地坐上她丈夫的馬車，他們默默地從馬車羣裏駛出去。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雖然看見了這一切，却還是不讓自己考慮他妻子的實際處境。他祇看見了外表的徵候。他看見了她的舉

動有失檢點的地方，而認為提醒她是他自己的職責。不過單提這件事，不說句別的話，在他是非常困難的。他張開嘴，想要對她說她的行動不檢，但是不由自主地說了一句完全另外的話。

「說起來，對於這些殘酷的景象我們大家都是多麼地嗜好呵！」他說。「我看……」

「甚麼？我不明白，」安娜輕蔑地說。

他被激怒了，立刻說出他所想要說的話來。

「我不能不對你說，」他開口了。

「現在我們要一切都談開來了！」她想，感到了恐懼。

「我不能不對你說今天你的舉動是有失檢點的，」他用法語對她說。

「我的舉動甚麼地方有失檢點？」她大聲說，迅速地掉轉頭來，正視着他的眼睛，但已不是帶着以前那種有所隱瞞的快活的神色，而是帶着一種堅定的神色，她很費力地想藉此把她所感到的恐怖隱藏起來。

「注意，」他指着馬車夫背後的開着的窗子說。

他起身去把窗子關上。

「你覺得我甚麼地方有失檢點？」她重複說。

「一個騎手出了事的時候，你沒有能夠隱藏住你的失望。」

他等待她回答；但是她却沉默着，直望着前面。

「我曾要求你在社交場中一舉一動都要做到連惡嘴毒舌的人也不能夠說你甚麼壞話。有一個時

候我會說適你的內心的態度，但是現在我却不是說的那個。現在我說的祇是你的外表的態度。你的舉動有失檢點，我希望這種事以後不再發生。」

他說的話她連一半都沒有聽進去，她在他面前感到恐懼，而心裏却在想着渥倫斯奇沒有跌死是不是真的。他們說騎手沒有受傷，祇是馬折斷了脊骨，他們說的是他嗎？當他說完的時候，她祇帶着一種假裝的嘲弄的神情微笑着，而她並沒有回答，因爲她並沒有聽他所說的。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已開始大胆地說，但是當他明白地意識到他所說的話的時候，她所感到的恐怖也傳染給他了。他看見她的微笑，他心裏起了一種奇怪的妄想。

「她在嘲笑我的猜疑哩。是的，她馬上就會對我說她以前對我說過的話：說我的猜疑是無根據的，是可笑的。」

在這全部眞相卽將向他暴露的時刻，他最希望的是她還會像以前一樣嘲笑地回答說他的猜疑是可笑的，毫無根據的。他所知道的事在他是這樣可怕，他現在甚麽都願意相信了。但是她臉上的驚惶而又憂鬱的表情，現在是連欺騙也不允許了。

「也許是我錯了，」他說。「假如是那樣的話，就請你原諒我吧。」

「不，你沒有錯，」她從容地說，絕望地望着他的冷冷的面孔。「你沒有錯。我絕望了，我不能不絕望呢。我聽着你說話，但是我心裏却在想着他。我愛他，我是他的情婦，我忍受不了你，我害怕你，我憎惡你……隨你高興把我怎樣處置吧。」

仰倒在馬車的角落裏，她突然嗚咽起來，用兩手掩着她的臉。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沒有

動，直望着前面。但是他的整個面孔突然顯出死人一般的莊嚴的僵硬的神色，而這神色一直到他們到家都沒有變化。快到家的時候，他回過頭向着她，還是帶着同樣的神色。

『很好！但是我要求你嚴格地遵守外表的體面直到這種時候，』——他的聲音發抖了——『直到我可以採取適當的辦法來保全我的名譽，而且把那辦法通知你為止。』

他先下車，然後扶了她下來。在僕人面前，他緊握了握她的手，又坐上馬車，駛回彼得堡去。

他走後不一會，培脫西公爵夫人的僕人來了，給安娜送了一封短信來。

『我差人到亞歷克賽那裏去探問他的健康情況，他回信說他很好，沒有受傷，祗是感到失望。』

『這樣，他會來了，』她想。『我把一切都告訴了他，這是多麼好的一件事情呵。』

她看了看她的錶。她還得等三個鐘頭，他們最後一次會面的記憶使她的血沸騰起來了。

『唉呀，這多麼光明呵！這是可怕的，但是我愛看他的臉，我愛這奇幻的光明……我的丈夫！呵！是的……哦，謝謝上帝！和他一切都完了。』

三〇

在辟傑巴茲基一家所遷往的德國的小溫泉場，像在所有人們聚集的地方一樣，照例經過一種可以說是社會的結晶那樣的過程，把那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指派在一定不變的地位上。正如水滴在嚴寒中一定不變地採取了雪的結晶體的特定的形狀一樣，到溫泉來的每個新人同樣地也立刻被安置在他

的特定的地位上了。

Fürst Shcherbatsky sammt Gemahlin und Tochter（薛傑巴茲基公爵及其夫人與女公子），由於他們所住的房間，由於他們的名望和他們所結交的朋友，立刻被結晶化在爲他們預定的一定的地位上了。

今年有一位眞正的德國 Fürstin（公爵夫人）到溫泉來，因爲這個緣故，結晶化的過程就進展得比以前更加劇烈了。薛傑巴茲基公爵夫人一心一意地想要她的女兒去謁見這位德國公爵夫人，在他們到的第二天，就正式地舉行了這個儀式。吉提穿着一件從巴黎定製的極其樸素的，就是說，極其雅緻的夏季長袍，行了一個謙卑而又嫻雅的屈膝禮。德國公爵夫人說：「我盼望玫瑰色及早回到這美麗的小臉上來，」這樣就立刻給薛傑巴茲基一家確定了一定的生活軌道，要離開這軌道是不可能的。薛傑巴茲基家還結識了英國某貴夫人的一家，和一位德國伯爵夫人和她的在最近一次戰爭中受了傷的兒子，和瑞典的學者，和康納特兄妹。但是薛傑巴茲基一家所來往最密的是一位莫斯科的貴夫人瑪麗亞·葉甫蓋尼亞夫娜·羅迪希耶娃和她的女兒——吉提不喜歡她，因爲她也和她一樣是爲戀愛而病的——和一位莫斯科的上校，這位上校，吉提從小就認得，而且老是看見他穿着制服，掛着肩章的，現在，由於他的細小的眼睛，他的袒露的頸項，和有花紋的領帶而顯得格外可笑，同時又因爲無法擺脫他而使人討厭。

當這一切狀態這樣固定下來的時候，吉提開始感到非常厭倦了，特別是因爲公爵到卡爾斯巴德㊀去了，祇剩下她和她母親一道。她對於她所認識的人們不發生興味，覺得從他們身上是不會得到

甚麼新的東西的。她在溫泉場的最大的興趣就是觀察和猜測她所不認識的人。這是吉提的特性，她頂希望在人們身上，特別是在她所不認識的人們身上找出最好的品質。而現在當她猜測那些人是誰，他們彼此間是甚麼關係，以及他們是些甚麼樣的人的時候，吉提把最可驚嘆的高貴的性格賦與他們，從她的觀察中來證實自己的想法。在這些人中，最吸引她注意的是一位俄國姑娘，她是和一個俄國夫人，大家叫她做司塔爾夫人的，一同來到這溫泉場的。司塔爾夫人是上流社會中的人，但是她病得不能走路，祇是在分外晴朗的日子裏乘着椅車在浴場出現。但是司塔爾夫人和那裏的俄國人一個也沒有往來，這與其說是由於疾病，毋寧說是由於驕傲——薛傑巴茲基公爵夫人是這樣解釋的。俄國姑娘照顧着司塔爾夫人，而且，如吉提所觀察出的，她還和一切害着重病的病人要好，那樣的病人在溫泉場是很多的，而且用極自然的態度照顧他們。這個俄國姑娘，如吉提所推斷的，和司塔爾夫人並沒有親屬關係，她也不是一個雇用的陪伴者。司塔爾夫人叫她做瓦倫加，而旁的人都叫她做『瓦倫加小姐』。除了這個姑娘和司塔爾夫人以及和旁的不認識的人的關係使吉提發生了興味之外，吉提像常有的情形那樣對於瓦倫加小姐感到了一種說不出來的好感，而且在她們的視線相遇時覺出來她也喜歡她。

關於瓦倫加小姐，人不能說她已度過了青春，但是她看去好像是沒有青春的人一樣：她可以看成十九歲，也可以看成三十歲。假使對她的容貌細加品評的話，她與其說是不美的，毋寧說是美麗

㊀ 卡爾斯巴德(Karlsbad)，捷克斯洛伐克的地方，爲有名的溫泉場。

的，雖然她臉上帶着病容。如果她不是太瘦，她的頭配着她的中等身材顯得太大的話，她一定是很好看的；但是她對於男子大概是沒有吸引力的。她好比一朵美麗的花，雖然花瓣還沒有凋謝，却已過了盛開期，不再發出芳香了。而且，她不能吸引男人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爲她正缺乏吉提有得太多的東西——被壓抑着的生命的火焰，和對於自己的魅力的感覺。

她好像總是忙於工作，這是沒有一點疑問的，因此好像她對於這以外的任何事情都不感興味。她的情況和吉提的情況恰好是一個對照，這就使吉提特別對於瓦倫加小姐發生了好感。吉提感覺得在她身上，在她的生活方式上她可以找出她正在苦苦追求的東西的榜樣：那就是超出世俗男女關係之外的生活的興趣，生活的價值，那種男女關係現在是那麼使吉提厭惡，而且在她看來就像是等待買主的可恥的商品陳列一樣。吉提愈仔細地觀察她的不認識的朋友，她就愈加確信這位姑娘是如她所想像的十全十美的人物，因此也就愈加急切地想要和她認識了。

兩個姑娘每天要遇見好幾次，而每當她們相遇的時候，吉提的眼睛就說：『你是誰呢？你是怎樣一個人呢？你眞是如我所想像的那樣優美的人嗎？可是千萬不要以爲，』她的眼色加上說，『我一定要和你認識，我不過是羡慕你，喜歡你罷了。』『我也喜歡你呢，你非常，非常地可愛呵。要是我有時間的話，我會更喜歡你的，』不認識的姑娘的眼睛回答。吉提確實看見她老是在忙碌着：她一會把一家俄國人的小孩從浴場帶回去，一會給一個病婦去拿披肩來圍在她身上，一會去竭力安慰易怒的病人，一會又給甚麼人去挑選和購買喝茶用的點心。

薛傑巴兹基一家到來以後沒有多久，一天早晨在浴場上出現了兩個人，引起了大家的不友好的

注意。一個是高大，駝背的男子，他兩手粗大，有一雙純眞而又可怕的黑眼睛，身穿一件太短的破大衣，一個是麻臉的，和藹可親的，穿得很壞而不風雅的女人。認出他們兩個都是俄國人，吉提就已經開始在她的想像裏構想着關於他們的優美而動人的浪漫的故事。但是公爵夫人從旅客簿上查到了他們就是尼古拉·列文和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說明給吉提聽這個列文是怎樣個壞蛋，這樣，她關於這兩個人的一切幻想全都消失了。與其說是由於她母親告訴她的那些話，還不如說是由於這是康斯丹丁的哥哥，吉提對於這兩個人突然感覺得極不愉快了。現在，這個列文，他的頭不斷地痙攣着，在她的心裏喚起了抑制不住的厭惡的心情。

她感到好像他那雙緊緊盯着她的可怕的大眼睛表露出了憎惡和嘲笑的神色，她極力避免遇見他。

三

是一個陰雨的日子，雨下了整整一個早上，病人拿着傘，蜂湧到迴廊下來。

吉提和她的母親，和那位穿着在法蘭克福買的現成的西式外套昂然闊步的莫斯科的上校一道走着。他們在迴廊的一邊走着，竭力避免在那一邊走的列文。瓦倫加穿着黑色衣服，戴着垂邊的黑帽，牽着一個瞎眼的法國婦人從迴廊的那頭走到這頭，而每當她碰見吉提的時候，她們就交換着親切的眼光。

『媽媽，我可以和她說話嗎？』吉提說，注視着她的不認識的朋友，而且注意到她正向泉池走去，她們可以在那裏相見。

『呵，要是你很想這樣的話，我就先去探聽她的情形，親自去認識她，』她的母親回答。『你看出她有甚麼地方特別呢？她一定是一個陪伴人的。要是你想的話，我就去認識司塔爾夫人。我本來認識她的 belle soeur（小姑）的，』公爵夫人加上說，驕傲地抬起她的頭來。

吉提知道，公爵夫人因爲司塔爾夫人好像避免和她認識而生氣。吉提沒有堅持。

『她多可愛呵！』她說，望着瓦倫加正在把杯子遞給那法國婦人。『看一切都是多麼自然和可愛呵。』

『看了你的 engouements（狂熱）眞好笑呢，』公爵夫人說。『不，我們還是轉回去吧，』她加上說，注意到列文正同他的女人和一個德國醫生向她們走來，他一路高聲地憤怒地和那醫生談着。

她們正在轉身走回去的時候，忽然聽見了已經不是高聲談話而是叫嚷的聲音。列文突然停住脚步，對醫生嚷着，而醫生也發火了。一羣人圍住他們看。公爵夫人和吉提連忙退避，可是上校加入人羣中去探聽是怎麼回事。

一會兒以後上校追上了她們。

『怎麼回事呢？』公爵夫人問。

『可恥呀，丟人呀！』上校回答。『最怕的是在國外遇到俄國人呢。那位高大紳士在和醫生爭吵，用各種的話辱駡他，爲的他沒有完全照他的意思給他看病，他還當着他的面揮動起他的手杖

來。這簡直是丟人呢！」

『呵，多不愉快呀！』公爵夫人說。『哦，結果怎樣呢？』

『幸虧……一位戴菌形帽子的姑娘……出來調解。我想她是一位俄國姑娘，』上校說。

『瓦倫加小姐吧？』吉提高興地問。

『是，是。她第一個挺身出來解圍，她挽了那男子的手臂，把他領開去了。』

『你看，媽媽，』吉提對她母親說。『你還奇怪我爲甚麼對她那麼熱心。』

第二天，當她注視着她的不認識的朋友的時候，吉提注意到了瓦倫加小姐對於列文和他的女人已像對她的旁的 protégés（被保護者們）一樣看待了。她走上他們面前去，和他們交談，給那位任何外國語都不會說的女人當翻譯。

吉提開始更急切地懇求她的母親允許她和瓦倫加認識。雖然顯得好像要和妄自尊大的司塔爾夫人去攀交，在公爵夫人是不愉快的，但她還是探聽了瓦倫加的情形，於是知道了她的底細，使她可以相信這種結識雖少益處却也無害，她就親自走近瓦倫加，去和她認識。

挑選了這樣一個時刻，她女兒到泉池去了，瓦倫加正站在麵包店外面，公爵夫人走上她面前去。

『請允許我和你認識，』她帶着莊嚴的微笑說。『我的女兒爲你傾倒了，』她說。『你也許還不認得我。我是……』

『那是超出相互的感情了，公爵夫人，』瓦倫加連忙回答。

『昨天你對我們的可憐的本國人眞是做了好事！』公爵夫人說。

瓦倫加微微泛紅了臉。

『我記不得了；我不覺得我做了甚麼，』她說。

『是的，你使那個列文避免了不愉快的後果。』

『是這樣，sa compagne（他的女伴）叫我，我就祇好去竭力使他安靜下來；他病得很重，對醫生不滿。我常照顧這種病人哩。』

『是的，我聽說你和你姑母——我想是你姑母吧——司塔爾夫人一道住在孟通㊀。我認得她的belle soeur（小姑）呢。』

『不，她不是我的姑母。我叫她媽媽，但是我和她沒有親屬關係；我是她撫養的，』瓦倫加回答，又微微漲紅了臉。

這話說得那麼簡單，她臉上的正直坦白的表情又是那麼可愛，公爵夫人這才明白了吉提爲甚麼那樣喜歡這個瓦倫加。

『哦，這個列文打算怎樣呢？』公爵夫人問。

『他快要走了，』瓦倫加回答。

正在這時，吉提從泉池走回來，看見母親和她的不認識的朋友認識了而顯出喜悅的顏色。

『哦，吉提，你那麼想認識這位小姐……』

『瓦倫加，』瓦倫加微笑着插嘴說，『大家都是這樣叫我的。』

吉提快樂得漲紅了臉，久久地，默默地緊握着她的新朋友的手，那手沒有回答她的緊握，祇是不動地放在她的手裏。雖然那手沒有回答她的緊握，但是瓦倫加小姐的臉上却閃爍着柔和的，喜悅的，縱然有幾分憂愁的微笑，露出了大而美麗的牙齒。

『我也早就這樣想呢，』她說。

『但你是這樣忙。』

『呵，相反，我一點也不忙，』瓦倫加回答，但是就在這時，她不能不離開她的新的朋友，因為兩個俄國小女孩，一位病人的女兒，向她跑來了。

『瓦倫加，媽媽在叫呢！』她們嚷着。

於是瓦倫加跟着她們走去。

三二

公爵夫人所探知的關於瓦倫加的身世和她同司塔爾夫人的關係以及司塔爾夫人本人的詳情是這樣的：

司塔爾夫人是一個老是多病而熱忱的婦人，有的人說是她把她丈夫折磨死的，也有的人說是她

㊀ 孟通(Mentone)，法國有名的療養地。

丈夫行爲放蕩，以致使她陷於不幸。當她和她丈夫分離以後生下她的僅有的一個小孩的時候，那小孩差不多一生下來就死掉了，司塔爾夫人的親戚知道她的多情善感，恐怕這消息會致她的死命，用在同一晚上在彼得堡的同一所房子裏所生下的一個御廚的女兒替換了她死去的孩子。這就是瓦倫加。司塔爾夫人到後來才知道瓦倫加不是她親生的女兒，但是她繼續撫養她，特別是因爲不久以後瓦倫加就沒有一個親人活着了。

司塔爾夫人在國外南方一直住了十多年，從來不曾離開過她的臥榻。有的人說司塔爾夫人是以裝作一個慈善而富於宗教心的婦人而獲得她的社會地位的；又有的人說她在心地上一如她所表現的一樣是一個極有道德的，完全爲自己同胞的幸福而生活的人。沒有誰知道她的信仰是甚麼——天主教呢，新教呢，還是正教；但是有一個事實是無可置疑的——她和一切教會和教派的最高權威都有着親密的關係。

瓦倫加一向和她住在外國，凡是認識司塔爾夫人的人就都認識而且喜歡瓦倫加小姐，大家都是這樣稱呼她的。

探知了這一切底細，公爵夫人覺得沒有理由要反對她女兒和瓦倫加親近，況且瓦倫加的品行和教養都是極其優良的——她的英文和法文都說得挺好，——而最重要的是她傳達了司塔爾夫人的話，說是她因病不能和公爵夫人會晤很爲抱歉。

認識了瓦倫加以後，吉提就愈來愈被她的朋友所迷住了，她每天都在她身上發現新的美德。

公爵夫人聽說瓦倫加唱得好，邀請她晚上來給她們唱歌。

『吉提彈琴，我們有一架鋼琴——雖說琴不好，但是你一定會給我們很大的快樂，』公爵夫人說，浮着她那做作的微笑，這微笑吉提這時是特別不喜歡的，因爲她注意到瓦倫加並沒有意思要唱歌。但是晚上瓦倫加來了，而且帶來了樂譜。公爵夫人把瑪麗亞・葉甫蓋尼亞夫娜和她的女兒和上校也邀請了來。

瓦倫加看見有她不認識的人在座，完全沒有顯出侷促的樣子，她直向鋼琴走去。她不能自己伴奏，但她却能照歌譜唱得很好。擅長彈琴的吉提給她伴奏着。

『你有特異的才能呢，』公爵夫人在瓦倫加美妙地唱完了第一個歌曲之後對她說。

瑪麗亞・葉甫蓋尼亞夫娜和她的女兒表示了她們的感激和讚賞。

『看，』上校說，向窗外望着，『多少聽衆聚攏來聽你唱呀。』在窗下確實聚集了一大羣人。

『我很高興能使你們快樂，』瓦倫加簡單地回答。

吉提誇耀地望着她的朋友。她爲她的才能，她的歌喉和她的面容而傾倒，而尤其令她傾倒的是她的這種態度——瓦倫加顯然不覺得她的歌唱有甚麼，對於大家對她的讚美毫不在意；她好像祇是在問：『我要再唱呢，還是夠了？』

『假使我是她的話，』吉提想，『我該會怎樣地矜持呵！我看了窗下的人羣該會怎樣地高興呀！但是她却毫不動情。她唯一的動機是不要拒絕我的媽，要使媽快樂。她心中有甚麼呢？是甚麼給了她這種超然物外的力量呢？我是多麼地想要知道這個，而且跟她學習呵！』吉提望着她的沉靜的面孔，這樣想。公爵夫人要求瓦倫加再唱，瓦倫加就再唱了一個，又是那樣柔婉、清晰而美妙，

她直立在鋼琴旁，用她的瘦削的，淺黑皮膚的手打着拍子。

樂譜中的下一支歌曲是一首意大利的歌曲，吉提彈了序曲，回過頭來望着瓦倫加。

『我們跳過這個吧，』瓦倫加說，稍稍漲紅了臉。

吉提帶着喫驚的詢問般的神色，眼睛盯在瓦倫加的臉上。

『哦，那就下一個吧，』她連忙說，翻着歌頁，立刻感覺到那個歌一定有甚麼問題。

『不，』瓦倫加微笑着回答，把她的手放在樂譜上。『不，我們就唱這個吧。』於是她唱得和前幾個歌一樣平靜，一樣美好。

當她唱完了的時候，大家又感謝了她，就走去喝茶去了。吉提和瓦倫加出去走到和房子接連的小花園裏。

『你有甚麼和那個歌有關係的回憶，我說的對嗎？』吉提說。『不要告訴我，』她連忙加上說，『祇說對不對。』

『不，爲甚麼不？我要告訴你呢，』瓦倫加直率地說，不等她回答，就繼續說：『是的，它引起了我的回憶，那曾經是痛苦的回憶。我曾經愛過一個人，我常常唱那個歌給他聽的。』

吉提睜大眼睛，默默地，感動地凝視着瓦倫加。

『我愛他，他也愛我；但是他的母親不贊成，因此他就娶了另外一個女子。他現在住得離我們不遠，我有時看到他。你沒有想到我也有戀愛史吧？』她說，在她的美麗的面孔上閃現了一剎那的熱情的火花，那火花，吉提覺得是曾經燃燒了她自己整個身心的。

『我沒有這樣想嗎？呵，假使我是一個男子的話，我認識你以後是再也不會愛旁的人了。祇是我不明白，他怎麼可以爲了要順他母親的意思就忘記你，使你不幸呢；他是無情的。』

『呵，不，他是一個很好的人，而我也沒有甚麼不幸；相反，我幸福得很哩。哦，今晚我們不再唱了吧？』她加上說，向屋子走去。

『你多好呀！你多好呀！』吉提叫道，於是攔住她，和她親吻。『我要是能夠有一點點像你就好了呵！』

『你爲甚麼要像誰呢？你這樣正好呵，』瓦倫加說，浮上她那溫和的疲倦的微笑。

『不，我一點都不好呢。來，告訴我……等一等，我們坐下來，』吉提說，讓她又在她旁邊的長凳上坐下。『告訴我，想到一個男子輕視了你的愛，而且他一點也不想要……不覺得侮辱嗎？……』

『但是他並沒有輕視我的愛情；我相信他愛我，但是他是一個孝順的兒子……』

『是的，可是假如不是爲了他母親，假如是他自己這樣做的呢？……』吉提說，感到她在泄漏自己的祕密，而她那羞得通紅的臉已經把她暴露了。

『假如是那樣，那是他做得不對，我也就不惋惜他了，』瓦倫加回答，顯然覺察出了她們談着的不是她，而是吉提。

『但是那種侮辱呢？』吉提說。『那侮辱是永遠不能忘記，永遠不能忘記的，』她說，想起了在最後一次跳舞會上音樂停止的時候她朝渥倫斯奇望着的那眼光。

『有甚麼侮辱的地方呢？哦，你並沒有做出甚麼不對的事呀？』

『比不對還要壞呢——是羞恥呀。』

瓦倫加搖搖頭，把她的手放在吉提的手上。

『哦，有甚麼可羞恥的地方呢？』她說。『你並沒有對那冷淡了你的男子說你愛他，你說了嗎？』

『自然沒有；我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但是他明白的。不，不，神情舉止，看得出來呀。我活到一百年都不會忘記的。』

『那有甚麼關係呢？我不明白。問題是在你現在還愛不愛他，』瓦倫加說，她是甚麼話都照直說的。

『我恨他；我不能饒恕我自己。』

『哦，那有甚麼關係呢？』

『那羞恥，那侮辱！』

『呵！假使大家都像你這樣敏感可不得了！』瓦倫加說。『沒有一個女子不經過這樣的事情的。這到底不是那麼重要的呢。』

『那末，甚麼是重要的呢？』吉提問，帶着好奇的驚異神情凝視着她的臉。

『呵，重要的事多着呢，』瓦倫加微笑着說。

『那末，是甚麼樣的事呢？』

『呵，更重要的事還多着呢，』瓦倫加回答，不知道怎樣說好。但是正在這時候，她們聽到從窗口傳來公爵夫人的聲音說：

『吉提，冷起來了呢！披個披肩吧，要麼就進屋裏來。』

『眞的，我該走了！』瓦倫加說，站了起來。『我還得順便到伯爾特夫人那裏去一下；她要我去看她呢。』

吉提拉着她的手，帶着熱烈的好奇心和懇求的神情，她的眼睛問她：『是甚麼，是甚麼最重要呢，是甚麼給了你這樣的鎭靜呢？你知道，告訴我吧！』但是瓦倫加一點都不明白吉提的眼睛在問她甚麼。她祇知道她今晚還得去看伯爾特夫人，而且要在十二點鐘趕回家去給媽媽預備茶。她走進了屋子，收拾起她的樂譜，向大家道了別，就準備走。

『讓我送你回家吧，』上校說。

『對啦，這樣夜深你怎麼可以一個人在街上走呢？』公爵夫人附和着。『無論如何，我叫帕拉沙送你。』

吉提看出瓦倫加聽說她需要人護送幾乎忍不住微笑。

『不，我常常一個人走，決不會發生甚麼的，』她說，拿起她的帽子。於是又吻了吉提一次，沒有說出甚麼是重要的，她把樂譜挾在腋下，勇敢地走出去，消失在夏夜的薄暮裏，把甚麼是重要的，以及是甚麼給了她那樣使人羨慕的平靜和莊嚴的那些祕密一同帶走了。

三三

吉提跟司塔爾夫人也認識了，這個結識，連同她對瓦倫加的友情，不但對她發生了強大的影響，而且安慰了她的精神上的苦痛。她在一個由於這結識而展開在她面前的完全新的世界中，一個和她的過去毫無共同之點的，崇高的，美好的世界中，——從那世界的高處她可以冷靜地來觀察她的過去——找到了這種安慰。它向她顯示出除了吉提所一直沉湎的本能生活之外還有一種精神生活。這種生活是由宗教顯示出來的，但却是這樣一種宗教，它和吉提從小所知道的宗教，在祈禱儀式上，在可以會見朋友的寡婦家裏的通宵的禮拜上，以及在同牧師背誦斯拉夫語的教文上所表現出來的宗教是毫無共同之點的。這是一種崇高的，神祕的，和高尚的思想感情相聯繫的宗教，人不祇是能夠按照吩咐相信它，而且也能夠愛它。

吉提並不是從言語中探尋出這一切來的。司塔爾夫人同吉提談話，就像同一個可愛的小孩談話一樣，那使她愉快地回憶起自己的青年時代來；僅僅有一次她順便說起過在人類的一切悲哀中，除了愛和信仰再沒有甚麼東西能夠給與安慰，並且說照基督對於我們的憐憫看來，沒有一種悲哀是不值得重視的；於是她就立刻談到別的事情上去了。但是在司塔爾夫人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每一個天國般的——像吉提所稱呼的——眼光中，特別是在她從瓦倫加聽來的她的全部生活史中，吉提發現了她以前所不知道的某種『重要的』東西。

但是，雖然司塔爾夫人的性格是崇高的，她的身世是動人的，她的話語是高尚而優美的，吉提却不禁在她身上發覺了某些使她困惑的特徵。她注意到每當問起她的家庭的時候，司塔爾夫人總是輕蔑地微笑着，那是和基督的善良不相合的。她還注意到當她看見她和天主教的牧師在一起的時候，司塔爾夫人就特意地把她的臉放在燈罩的陰影下面，帶着特別的樣子微笑。這雖是兩件小事，却使她困惱了，她對於司塔爾夫人發生了疑惑。但是，瓦倫加，孤伶伶的，沒有朋友，也沒有親戚，懷着對於過去的悲哀的失望，無所需求，也不懊悔，正是吉提所幾乎不敢夢想的完美無缺的人物。在瓦倫加身上，她看出了人祇應當忘却自己而愛別人，這樣人纔能夠安靜、幸福和高尚。而這就是吉提所渴望的。現在明白地看出了甚麼是最重要的，吉提不以神往於這個爲滿足，她立刻全心全意地投身到展開在她面前的這個新生活中了。根據瓦倫加所講述的關於司塔爾夫人以及旁的人們的所做所爲，吉提已經構想出她自己未來的生活計劃。她要像瓦倫加屢屢談及的司塔爾夫人的姪女阿菱一樣，無論住在甚麼地方都要去尋找在苦難中的人們，盡力幫助他們，給他們福音書，讀福音書給病人、罪犯和臨死的人聽。像阿菱那樣讀福音書給罪犯們聽，這個念頭格外使吉提着迷了。但是這一切都是吉提所旣沒有對她母親，也沒有對瓦倫加說起過的祕密的夢想。

但是雖然等待着可以大規模地執行她的計劃的時候，吉提，就在現在，在有這麼多害病和不幸的人們的溫泉場，很容易就找到了做做瓦倫加來實行她的新主義的機會。

起初公爵夫人祇注意到吉提受到了司塔爾夫人，尤其是瓦倫加的那種她所謂 engouement（狂熱）的強烈影響。她看到吉提不但在行爲上做做瓦倫加，就連走路、說話、眏眼睛的樣子也都不自

覺地做做她。但是後來公爵夫人注意到在她女兒心中除了這種狂熱之外，還起了某種嚴重的精神的變化。

公爵夫人看到了晚間吉提在讀司塔爾夫人給她的一本法文聖經，這種事她以前是從來不曾有過的；而且看到了她避免社交界的朋友，而和在瓦倫加保護之下的病人，特別是病畫家彼得羅夫的貧寒的家庭相來往。吉提很明顯地以在那個家庭擔負看護的職責爲誇耀。這一切都很好，公爵夫人沒有理由反對，況且彼得羅夫的妻子是一個很有教養的女人，而且德國公爵夫人，注意到了吉提的行爲，又極口稱讚她，叫她做安慰的天使。假如不是太過份了的話，這一切都會是很好的呢。但是公爵夫人看到她的女兒在走極端，因此她就把這意思跟她談了。

『Il no faut jamais rien outrer（凡事總不要趨於極端），』她對她說。

但是她的女兒沒有回答她；祇是她心裏想，牽涉到基督教是不能說過份這種話的。人打你右臉，你把左臉給他，人拿去你的外衣，你就連上衣都給他，在信奉着這樣一種教義中還能有甚麼過份呢？但是公爵夫人不高興這種過份，而尤其不高興的是她感覺得吉提不願把她的心事向她盡情吐露。吉提也的確對她母親隱瞞了她的新的見解和感情。她隱瞞並不是因爲她不尊敬，或是不愛她的母親，而祇是因爲她是她的母親。她與其說願意對她母親，倒不如說寧願對任何旁的人表露。

『安娜・帕甫羅夫娜好像好久沒有來看我們了，』公爵夫人有一天談起彼得羅夫夫人。『我請她來，可是她好像有點不痛快呢。』

『不，我沒有這樣覺得，媽，』吉提說，臉緋紅了。

『你好久沒有去看他們了嗎？』

『我們打算明天登山去，』吉提回答。

『哦，你去吧，』公爵夫人回答，注意地望着她女兒的困惑的臉，竭力想要猜出她的困惑的原因。

那天瓦倫加來吃飯，告訴她們安娜·帕甫羅夫娜改變了主意，明天不去登山了。公爵夫人又看出吉提的臉緋紅了。

『吉提，你沒有和彼得羅夫家發生甚麼誤會吧？』公爵夫人在祗剩下她們兩個人的時候說。『她爲甚麼不再打發小孩來，自己也不來看我們了呢？』

吉提回答說她們中間沒有發生甚麼，並且說她也不明白爲甚麼安娜·帕甫羅夫娜會對她好像有不滿意的樣子。吉提回答的完全是真話。她不知道安娜·帕甫羅夫娜對她改變態度的原因，但是她却猜到了幾分。她猜到了一件她不能夠對她母親說，也不能夠向自己說的事情。這是那樣一種事情，雖然自己知道，但是却連對自己也決不能夠說，萬一誤會了會是那樣可怕和可恥的。

她反覆回憶着她和那個家庭的全部關係。她記起了她們初次會見時表露在安娜·帕甫羅夫娜的圓圓的，善良的臉上的純眞的喜悅；她記起了她們怎樣祕密商量，怎樣計劃誘導病人離開那禁止他從事的工作，拉他一同到戶外去散步；她記起了叫她做『我的吉提』，她不在就不肯去睡的那個頂小的男孩對她是怎樣依戀。這一切都是多麼美好呵！接着她記起了彼得羅夫那穿着褐色上衣的消瘦憔悴的姿容，長長的頸子，稀疏的鬈髮，一雙詢問般的碧藍的眼睛，那眼睛吉提初看見時是感到那

麼可怕的，還有他那竭力在她面前裝得健壯和活潑的勉強掙扎。她記起了開頭她是怎樣努力地去克服她對他，像對一切肺病患者一樣所感到的厭惡，以及怎樣煞費苦心去找一些話來跟他談。她記起了他凝視她時的那種膽怯的，感動的眼色，她所感到的憐憫和不安的奇異的心情所隨之而來的對於自己的善行的感覺。這一切都是多麼美好呵！但是那一切都是起初的事情。現在，幾天以前，一切都突然破壞了。安娜·帕甫羅夫娜用虛情假意的親熱迎接吉提，不斷地注視着她和她丈夫。

她走近時他表露出的那種感動的歡喜，難道竟是安娜·帕甫羅夫娜冷淡的原因嗎？

『是，』她回想着，『安娜·帕甫羅夫娜有些不自然，而且完全不像她的善良的性情，當她前天生氣地說：「看吧，他會儘等着你，你不在他不喝咖啡，雖說他已衰弱到這種地步了。」』

『是的，也許，當我把毛氈給他的時候她也很不高興哩。那原不算甚麼回事，但是他很不安地接了它，而且感謝了我那麼久，弄得我也不安起來了。還有他給我繪得那麼出色的肖像。尤其是那惶惑而溫柔的眼光！是，是，一定是的！』吉提恐怖地對自己重複說。『不，這是不會的，這是不應該有的！他是多麼叫人憐憫呵！』她隨卽對自己說。

這個疑惑把她的新生活的魅力損害了。

三四

在溫泉旅行的季節快完的時候，薛傑巴茲基公爵從卡爾斯巴德到巴敦和啓星根㊀去看了俄國朋

友——他所謂的去呼吸俄國的空氣——以後，就回到他的妻子和女兒這裏來了。

公爵和公爵夫人對於外國生活的見解是完全相反的。公爵夫人覺得一切都很美滿，儘管她在俄國社會裏有她的確定不移的地位，但她在外國還是竭力想裝得像一位歐洲太太，她本來不是的——她是一位典型的俄國太太哩；因此她變得有些做作了，那是使她很不自在的。相反地，公爵覺得外國的一切都是可憎的，討厭歐洲的生活，保持着他的俄國的習慣，並且在外國故意要顯得比他實在的樣子更不像歐洲人一些。

公爵回來時顯得瘦了，兩頰的皮膚鬆軟了，但是他的心情却頂愉快。當他看見吉提完全復原了的時候，他的心情就更愉快了。吉提同司塔爾夫人和瓦倫加友好的消息，和公爵夫人述說的關於她所觀察到的吉提心中所起的某種變化的消息擾亂了公爵，引起了他對於一切引誘他女兒離開他的東西一向懷着的嫉妒的心情，引起了他的一種恐懼，怕他女兒擺脫了他的支配，而進入到他所不能達到的境地。但是這些不愉快的消息通通淹沒在像海一樣的善良和愉快的心情裏了，公爵向來是善良和愉快的，他遊了卡爾斯巴德溫泉回來就更是如此了。

在回來後的第二天，公爵穿着長外套，臉上帶着俄國人的皺紋，漿硬的領子撐住微微鼓脹的兩頰，懷着最愉快的心情和他女兒一同出發到浴場去。

是一個美好的清晨：整潔的，愉快的，有小花園的房子，紅臉，赤胳膊，好喝啤酒，快活地工

⊖ 巴敦(Baden)和啓星根(Kissingen)均德國地名，為有名之溫泉場。

作着的德國女僕的姿影，燦爛的陽光，一切都令人心曠神怡；但是他們愈走近浴場，他們就愈加頻繁地遇見病人，而他們的樣子在有秩序的德國生活的日常狀態中顯得更加可憐。吉提是已不再驚異於這種對照了。明朗的陽光，燦爛的綠樹，音樂的聲音對於她是這些熟識的人的自然的背景，在這些人身體上，像她所看到的，總是起着不是變好就是變壞的變化。但是在公爵看來，六月早晨的明朗和愉悅，奏着流行的快活的華爾茲舞曲的樂隊的聲音，尤其是健壯的女僕的姿影，和這些從歐洲各處聚攏來的半死不活的人連在一起，好像是有些不協調而又可怕的。

公爵和他的愛女挽臂同行，雖然覺得誇耀，而且好像回復了青春一樣，但是他却爲他的有力的步伐和粗壯的四肢而感到不安，他幾乎有點害羞了。他差不多感到好像是一個在衆人前面裸着體的人一樣。

『把我介紹給你的新朋友們吧，』他對他的女兒說，用胳臂肘挾緊她的胳臂，『因爲治好了你的病，我連那討厭的蘇登溫泉也喜歡起來了呢。祇是這裏陰鬱，陰鬱得很呵。那是誰？』

吉提一一說出他們所遇見的人們的名字，有的是她熟識的，有的不是。在花園的入口，他們遇見盲婦伯爾特夫人和她的帶路者，公爵看見這位年老的法國婦人一聽到吉提的聲音就喜笑顏開，他很高興。她立刻用法國人所特有的那種過分的慇懃和他攀談起來，稱讚他有這麼一個好女兒，當面把吉提捧上了天，管她叫寶貝、眞珠、安慰的天使。

『哦，那末她是第二號天使了，』公爵微笑着說。『她叫瓦倫加小姐做第一號天使哩。』

『呵，瓦倫加小姐，她可眞是一位天使呢，allez（走吧），』伯爾特夫人接上說。

在迴廊裏他們遇見了瓦倫加本人。她拿了一個雅緻的小紅色提包忽忙地向他們走來。

『你看，爸爸回來了哩，』吉提對她說。

瓦倫加做了——就像她做別的任何事情一樣單純而又自然——一個介乎鞠躬和屈膝禮之間的動作，就立刻和公爵攀談起來，又大方，又自然，就像她和旁的任何人談話一樣。

『當然我知道你，我對你知道得很清楚呢，』公爵對她說，浮上一絲微笑，吉提從那微笑看出來她父親喜歡她的朋友，覺得非常高興。『你這麼忽忽忙忙地到甚麼地方去呢？』

『媽媽來了，』她轉向吉提說。『她整整一晚上沒有睡覺，醫生勸她出來走走。我把她的針線拿給她去。』

『這就是第一號天使嗎？』公爵在瓦倫加走開去的時候說。

吉提看出了她父親本來想嘲笑一下瓦倫加的，但是因爲他喜歡她而不能夠那樣做。

『哦，這樣我們可以看見你的所有的朋友了，』他繼續說，『甚至司塔爾夫人，假使她還肯認我的話。』

『怎麼，你原來認識她嗎，爸爸？』吉提看見提起司塔爾夫人的名字時，公爵的眼睛燃燒着嘲弄的火焰，惴惴不安地這樣問。

『我原來認識她丈夫，和她也有點兒認識，在她加入虔誠派以前。』

『甚麼叫虔誠派呢，爸爸？』吉提問，發覺在司塔爾夫人心中她所那麼重視的東西居然有一個名稱，不免吃驚了。

「我自己也不很知道哩。我祇知道她遇到甚麽事情，遇到甚麽不幸都要感謝上帝，連她丈夫死了也要感謝上帝。說來也有點好笑，他們兩人總是合不來。」

「那是誰？一副多可憐的面孔！」他問，看到一個中等身材的病人穿着褐色外套和一條在他那長長的，沒有肉的兩腿上揉成了奇異摺痕的白袴子，坐在長凳上。

這人把他的草帽舉到他的稀疏的鬈髮上面，露出了他那由於帽子的壓力而病態地漲紅了的高高的前額。

「那是畫家彼得羅夫，」吉提回答，臉紅了。「那是他的妻子，」她加上說，指着安娜·帕甫羅夫娜，她就在他們走近的時候，顯然是故意地跟在一個沿小路跑去的小孩後面走開去了。

「可憐的人！他的面孔多麽可愛呵！」公爵說。「你爲甚麽不走到他面前去？他要和你說話的樣子呢。」

「哦，那末我們就去吧，」吉提說，斷然地掉轉身來。「你今天覺得怎樣？」她問彼得羅夫。

彼得羅夫站起身來，拄着手杖，羞怯地向公爵望着。

「這是我的女兒，」公爵說，「讓我自己來介紹吧。」

畫家鞠着躬，微笑着，露出他那眩目的雪白的牙齒。

「我們昨天等你來的哩，公爵小姐，」他對吉提說。

他說話的時候身子搖擺了一下，隨後又重複了一遍這個動作，竭力想要裝得好像是有心這樣做的。

『我本想來的，但是瓦倫加說安娜·帕甫羅夫娜通知說你們不去了。』

『不去了？』彼得羅夫說，漲紅了臉，於是立刻咳嗽起來，用眼睛四處尋找他的妻子。『安尼達！安尼達！』他叫，他的細瘦的雪白的頸子上的青筋脹得像繩索一樣。

安娜·帕甫羅夫娜走過來。

『你怎麽通知公爵小姐說我們不去了呢！』他生氣地低聲說，發不出聲音來。

『早，公爵小姐。』安娜·帕甫羅夫娜說，浮上完全不像她以前的態度的假笑。『很高興認識你，』她向公爵說。『大家老早就在等着你呢，公爵。』

『你怎麽通知公爵小姐說我們不去了？』畫家又一次沙啞地，更生氣地低聲說，顯然是因爲他的聲音少氣無力，使他沒有能夠充分表達出他的意思而冒火了。

『呵喲！我以爲我們不去了哩，』他的妻子不高興地回答。

『甚麽，甚麽時候……』他咳嗽着，揮着他的手。

公爵舉了舉他的帽子，和他的女兒一道走開去了。

『唉！唉！』他深深嘆息着。『呵，可憐的人！』

『是呀，爸爸，』吉提回答。『你知道他們有三個小孩，沒有僕人，差不多一點財產也沒有。他從學院領一點錢。』她興奮地繼續說，竭力想消除由於安娜·帕甫羅夫娜對她的態度的奇異的變化在她心中所引起的苦惱。

『呵，司塔爾夫人來了，』吉提說，指着一輛椅車，在車裏，靠在枕頭上，一個包在灰色和青

色東西裏的物體躺在陽傘下面。

這就是司塔爾夫人。在她背後站着一個給她推車的陰鬱而強壯的德國工人。在她旁邊站着一位淡黃色頭髮的瑞典的伯爵，吉提知道他的名字。幾個病人在椅車周圍徘徊着，凝視着這位太太，好像她是甚麼珍奇一樣。

公爵走近她面前去。吉提立刻又在他的眼睛裏覺察出了那使她慌亂的嘲弄的火焰。他走到司塔爾夫人面前，帶着極端的禮貌和慇懃，用現在很少人能夠說的那樣優美的法語向她招呼。

『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我，但是我爲了要來感謝你對於我的女兒的厚意，就不能不使你回想起來呢，』他說，脫下了他的帽子，再沒有把它戴上。

『亞歷山大・薛傑巴茲基公爵，』司塔爾夫人說，向他抬起她那天國般的眼睛，吉提在那眼睛裏面辨出了一種煩惱的神色。『看到你，高興得很！你的女兒，我眞是喜歡極了呢。』

『你身體還是不大好嗎？』

『是的，我也慣了，』司塔爾夫人說，她把公爵介紹給瑞典的伯爵。

『你差不多完全沒有變呵，』公爵對她說。『我沒有榮幸看見你已經有十年、十一年了呢。』

『是的，上帝賜給人苦難，也賜給人忍受苦難的力量，人常常要奇怪這個生活有甚麼目的呢？……那邊！』她怒聲地對瓦倫加說，因爲瓦倫加沒有如她的意把毛氈拉得蓋住她的腳。

『大概是行善吧，』公爵眼睛裏含着笑意說。

『那不是我們所能判斷的，』司塔爾夫人說，覺出了公爵臉上的微妙的表情。『那末，你把那

本書送給我嗎，親愛的伯爵？我謝謝你呢。」她轉向年青的瑞典人說。

『喂！』公爵看見站在旁邊的莫斯科的上校，這樣叫道，於是向司塔爾夫人鞠了躬，同他的女兒和加入他們一起的莫斯科的上校一道走開去了。

『這就是我們的貴族，公爵！』莫斯科的上校帶着譏諷的意思說。他因爲司塔爾夫人不和他結交而對她懷恨。

『她還是跟從前一樣哩，』公爵回答。

『在她病之前你認識她嗎——就是說在她躺倒以前？』

『是的。我看到她躺倒的，』公爵說。

『據說她有十年沒有起床了。』

『她不起床是因爲她的腿太短了。她的樣子長得醜極了。』

『爸爸，那是不會有的事！』吉提叫着。

『惡嘴毒舌的人都這麼說，我的親愛的。而你的瓦倫加心裏也明白的，』他加上說。『呵，這些病太太！』

『呵，不，爸爸！』吉提熱忱地反對着。『瓦倫加很崇拜她呢。而且她做了那麼多的善事！隨便問哪個人吧！沒有人不知道她和阿菱的。』

『也許是這樣，』他說，用他的胳膊肘挾緊她的胳膊。『但是做了善事，問甚麼人，甚麼人都不知道，那就更好呢。』

吉提沒有回答，並不是因爲她沒有甚麽話可說了，而是因爲她連在她父親面前也不願洩露她的祕密的思想。但是，說也奇怪，雖然她下了決心不受她父親的見解的影響，不讓他踏入她的內心的聖地，但是她却感到她整整一個月來所懷藏在心裏的司塔爾夫人的神聖形像消逝了，一去不復返了，就像由一件被人任意拋擲的衣服所做成的奇幻的人形，當人看出來躺在那裏的祇是一件衣服的時候，就會消逝一樣。剩下的祇是一個短腿的婦人，她因爲生得難看而終年躺在床上，而且爲了沒有如她的意給她蓋上毛氈就折磨着那個可憐的任勞任怨的瓦倫加。無論怎麽用力想像，吉提也不能把以前的司塔爾夫人喚回來了。

三五

公爵把他的愉快心情傳染給了他自己的家庭和他的朋友，甚至薛傑巴茲基一家所住的德國旅館的主人。

和吉提一道從浴場回來以後，公爵邀請了上校和瑪麗亞·葉甫蓋尼亞夫娜和瓦倫加大家來一同喝咖啡，吩咐把桌椅搬到花園裏栗樹下面去，在那裏安排早飯。旅館主人和僕人也都受到他的愉快心情的影響而變得活躍起來。他們知道他的慷慨；半個鐘頭以後，那位住在樓上的從漢堡來的病醫生羨慕地從窗口眺望着聚在栗樹下面的那一羣與高采烈的健康的俄國人。在樹葉投下的搖曳的陰影的圓圈裏，在鋪着雪白的桌布，擺着咖啡壺、麵包、奶油、乾酪和冷鳥肉的桌子旁，坐着公爵夫

人，她戴着綴着淡紫色絲帶的帽子，在分配着杯子和奶油麵包。那一頭坐着公爵，他大吃特吃，高聲而又愉快地談着話。公爵把他所買的東西陳列在他身旁，有彫花木匣、玩具、各式各樣的裁紙刀，他是每到一處温泉場就要收買許多這樣的東西的；他把它們分贈給大家，連女僕麗珊和旅館主人都在內，他用他那壞得可笑的德語和旅館主人說笑話，向他肯定說醫治好吉提的不是温泉而是他的出色的烹調，特別是他的梅湯。公爵夫人嘲笑她丈夫的俄國氣，但是自從她來到這温泉場以後她是從來沒有這麼活潑和愉快過的。上校聽了公爵說笑話照例微笑着，但是關於歐洲，他自信是素有研究的，他總是站在公爵夫人一邊。好心腸的瑪麗亞・葉甫蓋尼亞夫娜每聽公爵說一句有趣的話，就捧腹大笑，就連瓦倫加也被公爵的笑話所引起的輕微的但是富有傳染性的笑聲弄得無可奈何，這是吉提以前所從來沒有見過的。

這一切都使得吉提快樂，但是她總不能寬下心來。她父親對她的朋友，和對她所那麼嚮往的生活所表示的詼諧的見解無意中向她提出了問題，使她無法解決。這個疑團之上又加上她和彼得羅夫家的關係的變化，那變化在今天早晨是那麼明顯地和不愉快地顯示出來了。大家都是愉快的，但是吉提却感覺不到愉快，而這就更增加了她的苦惱。她懷着好像幼年時候她被罰關在自己房間裏聽着外面她的姊姊們的快樂的笑聲時所體驗到的那樣的感覺。

『哦，你買這麼多東西幹嗎？』公爵夫人說，微笑着，把一杯咖啡遞給她的丈夫。

『出去散散步，走到商店面前看看，他們就向你兜攬起生意來。「Erlaucht, Excellenz, Durchlaucht（大人，閣下，殿下）」地叫。他們一叫「Durchlaucht（殿下）」，我再也忍不住了，於是

十個塔勒㊀就花掉了。」

「原來祇是因爲無聊的原故，」公爵夫人說。

「自然是因爲無聊了。這麼無聊，親愛的，可眞不知道怎樣消遣呢。」

「你怎麼也會感到無聊呢，公爵？現在德國有趣的東西多得很啦，」瑪麗亞・葉甫蓋尼亞夫娜說。

「但是有趣的東西我通通知道：梅湯我知道，豌豆臘腸我也知道。我通通知道呢。」

「不，無論你怎樣說，公爵，他們的各種設施是有趣的，」上校說。

「可是有甚麼有趣的呢？他們都好像臭銅錢那樣地得意；他們征服了一切人。我有甚麼好得意的呢？我甚麼人也沒有征服；我不能不親自脫靴子，是的，而且親自把它們放到門外去，不能不一早就起來，馬上穿起衣服，走到餐室去喝很壞的茶！在家是多麼不同呵！你從從容容起來，你有甚麼不如意，咕噥一兩句，就又平下氣來了。你有時間思索一切，不慌不忙的。」

「但是一寸光陰一寸金，你忘記了這句話吧，」上校說。

「那也要看情形！有的時間五十個戈比就可以犧牲一個月，有的時間無論出多少錢也不能犧牲半個鐘頭。不是嗎，卡嘉？怎麼的？你爲甚麼鬱鬱不樂呢？」

「我沒有甚麼呢。」

「你要到哪裏去？再坐一會吧，」他對瓦倫加說。

「我要回家去了，」瓦倫加站起來說，她又吃吃地笑出來了。

當她收斂了笑容的時候，她道了別，就走進屋子裏去取她的帽子。

吉提跟隨着她。在她看來好像連瓦倫加都有些異樣了。她並沒有變壞，祇是和她以前所想像的兩樣了。

「呵喲！我好久沒有這樣大笑過了呢！」瓦倫加說，收拾起她的傘和提包。「他多慈愛，你父親！」

吉提沉默着。

「我甚麼時候再見你呢？」瓦倫加問。

「媽媽打算到彼得羅夫家去看看。你不到那裏去嗎？」吉提說，試探着瓦倫加。

「去的，」瓦倫加回答。「他們在準備走，所以我答應了去幫他們收拾行李。」

「那末我也來吧。」

「不，你爲甚麼要來？」

「爲甚麼不？爲甚麼不？爲甚麼不？」吉提說，睜大了眼睛，抓住瓦倫加的傘，不讓她走。「不，等一等，爲甚麼不呢？」

「呵，沒有甚麼；你父親回來了，而且你去幫忙，他們反而會感到不安哩。」

「不，告訴我你爲甚麼不願意我常去彼得羅夫家？你不願意我去嗎？爲甚麼不呢？」

⊖ 塔勒(Thaler)，德國的一種銀幣。

『我並沒有那樣說，』瓦倫加鎮靜地說。

『不，請你告訴我吧！』

『通通告訴你？』瓦倫加問。

『通通！通通！』吉提接上說。

『哦，實在說也沒有甚麼了不得的事，祇是密哈爾·亞歷克賽伊維奇（畫家的名字）本來早就打算走的，可是現在他又不願意走了，』瓦倫加微笑着說。

『哦，哦！』吉提性急地催促着，陰鬱地望着瓦倫加。

『哦，不知爲甚麼，安娜·帕甫羅夫娜說他不願意走是因爲你在這裏的原故。自然，這是胡說，但是爲了這個，爲了你，夫妻兩個吵了一場。你知道這些病人是多麼愛發脾氣呵。』

吉提把眉皺得更緊了，依然沉默着，瓦倫加一個人說下去，竭力想鎮定或安慰她，而且預見到一陣風暴要來了——是眼淚呢還是言語，她不知道。

『所以你還是不要去的好……你明白吧，你不會生氣吧？……』

『我自己活該！我自己活該！』吉提連忙叫道，從瓦倫加手裏奪過傘來，扭過頭去不望着她朋友的眼睛。

瓦倫加看到她的小孩子般的怒氣眞要笑了，但是她怕傷害了她。

『怎麼是你活該呢？我眞不明白，』她說。

『是我自己活該，因爲這一切都是虛僞的，因爲這一切都是故意做出來的，並非出於本心。別

人的事和我有甚麽相干呢？所以結果我成了吵鬧的原因，我做了沒有人要我做的事。因爲這一切都是虛僞！虛僞！虛僞呀！」

「虛僞？爲的甚麽目的呢？」瓦倫加靜靜地說。

「呵，這是多麽愚笨！多麽可憎呀！我毫無必要……祇是虛僞！」她一面說，一面把傘撑開來又收攏。

「但是爲的甚麽目的呢？」

「爲的是要在別人，在自己，在上帝面前顯得好一點；爲的是要欺騙大家。不！現在我再不幹這種事了。我寧可壞，但總不是說謊者，不是騙子。」

「誰是騙子呢？」瓦倫加用責備的口吻說。「你說話好像……」

但是吉提是在狂怒的發作中。她不讓她說完。

「我不是說你，決不是說你。你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人。是的，是的，我知道你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人；但是假如我生性壞，叫我怎麽辦呢？假使我不是生性壞的話，就不會這樣啦。還是讓我像我原來那種樣子吧，但是可不要虛僞。我跟安娜·帕甫羅夫娜有甚麽關係呢？讓他們愛怎麽過就怎麽過，我愛怎麽過就怎麽過吧。我不能變成另外的人……這完全錯了，錯了。」

「甚麽事情錯了呢？」瓦倫加迷惑地問。

「全都錯了。我祇能按照我的心去生活，而你却能按照原則。我祇是簡單地喜歡你，而你大概是完全爲了要挽救我，教導我。」

『你這話是不公平的，』瓦倫加說。

『但是我並不是在說別人，我是說我自己。』

『吉提！』她們聽見她母親的聲音，『來呀，把你的項鍊拿給你爸爸看。』

吉提帶着傲慢的樣子沒有和她朋友和解，就從桌上拿了放在小盒裏的項鍊，逕自到她母親那裏去了。

『甚麼事呢？怎麼臉漲得這樣紅。』她母親和父親異口同聲地對她說。

『沒有甚麼，』她回答。『我馬上就轉來，』說着她就又跑回來了。

『她還在這裏呢，』她想。『我對她說甚麼好呢？呵呀！我做了甚麼事，我說了甚麼話呢！我為甚麼對她無理呢？我怎麼辦呀？我對她說甚麼好呢？』吉提想着，在門口站住了。

瓦倫加戴了帽子，傘拿在手裏，正在桌旁檢查被吉提弄斷了的彈簧。她抬起頭來。

『瓦倫加，饒恕我，饒恕我吧！』吉提走上她跟前去，低低地說。『我記不得我說了些甚麼。我……』

『我實在不是有心傷害你，』瓦倫加說，微笑了。

復和了。但是自從她父親回來以後，在吉提看來，她所正生活着的這個世界是完全變了。她沒有放棄她所學得的一切東西，但是她明白了以為她能夠做到如她自己所願望的那樣，那不過是自己騙自己罷了。好像她的眼睛張開來了；她感到要置身在她所希望登上的高峯而不流於虛偽和自負是多麼困難。此外，她還感覺到她所在的這個充滿了痛苦、疾病和臨死的人的世界的難受。她為了要

使自己愛好這個世界而正在付出的努力，她現在是感覺得難以忍受了，她渴望趕快回到清鮮的空氣，回到俄國，回到厄古棱華去，她接到信知道她的姊姊杜麗已經和她的孩子一道到厄古棱華去了。

但是她對瓦倫加的情愛並沒有衰減。當她道別的時候，吉提要求她到俄國去看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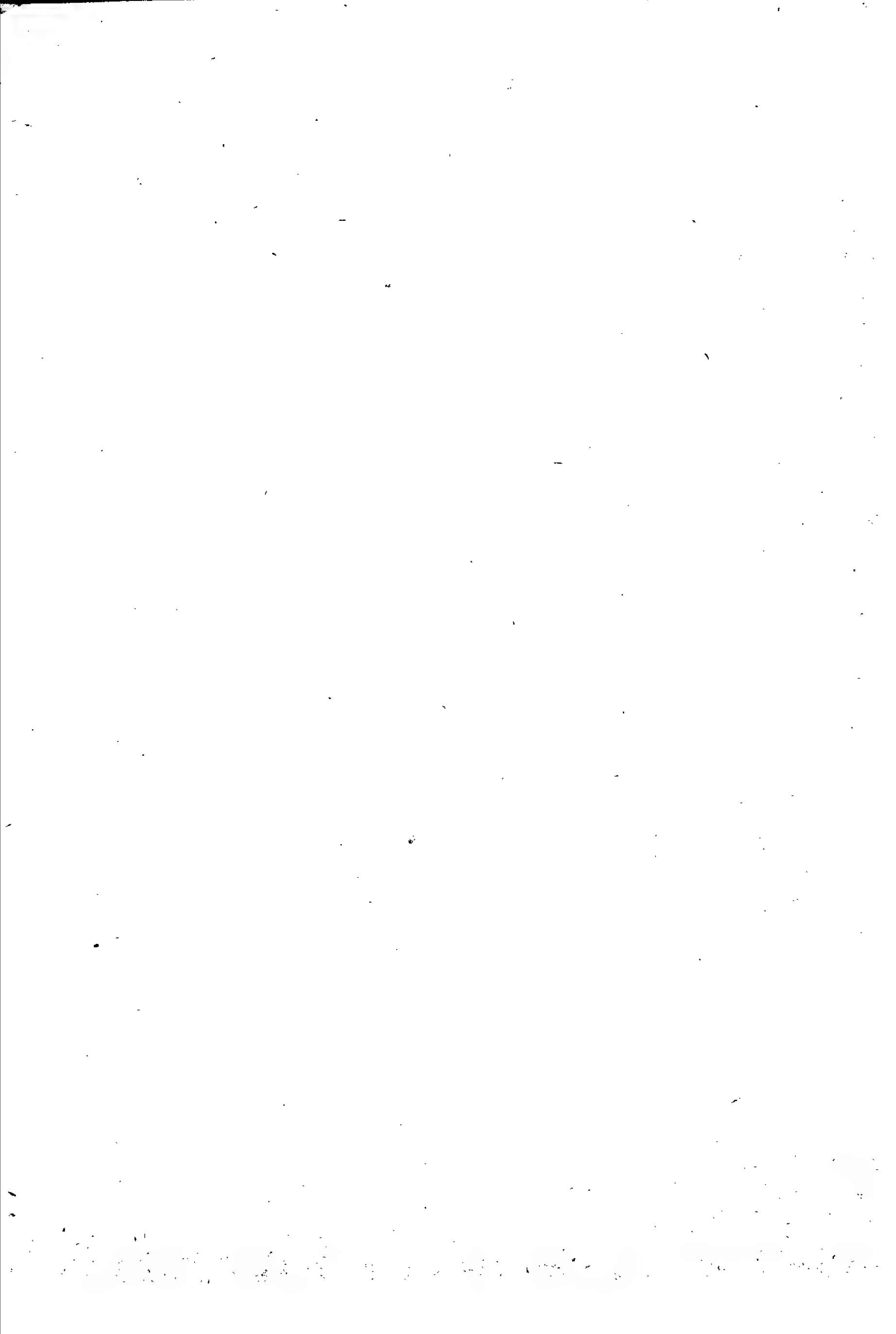
「你結了婚的時候我就來，」瓦倫加說。

「我永遠不結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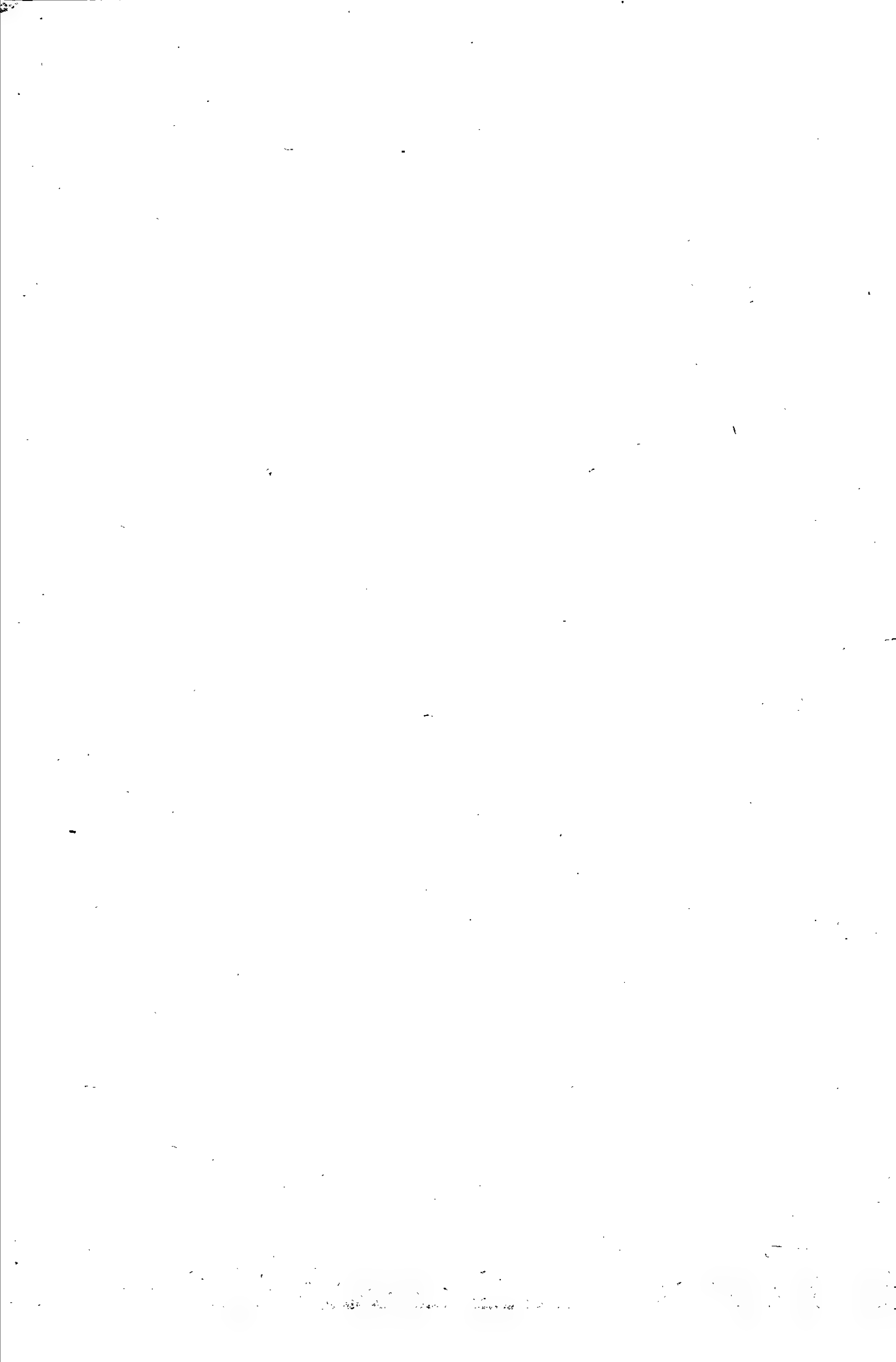
「那末好，我永遠不來。」

「那末好，我就爲了這個緣故結婚吧。留心，記住你的諾言呵，」吉提說。

醫生的預言實現了。吉提恢復了健康回到俄國來了。她不像從前那麽快活和無憂無慮，但是平靜了。她的莫斯科的憂愁已經成爲過去的回憶了。



第三部



一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柯玆尼雪夫想要休息一下精神的疲勞，沒有像往常一樣到外國去，他在五月末尾住到鄉下他弟弟這裏來了。照他的意見，最好的生活是田園生活。他現在就是到他弟弟這裏來享受這種生活的。康斯丹丁・列文看見他來了，非常高興，特別是因爲這個夏天，他並不期望他的尼古拉哥哥來。但是儘管他對於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懷着愛和尊敬，列文在鄉下和他的哥哥一起還是感覺得不舒服的。看着他哥哥對於鄉村的那種態度就使他不舒服，簡直是使他惱怒了。在康斯丹丁・列文，鄉間是生活的地方，歡喜、悲哀、勞動的地方；在賽爾吉・伊凡諾維奇，鄉間一方面是勞動後的休息場所，另一方面是對於城市的腐敗影響的有效的解毒劑，他是相信那解毒劑的功效而樂於服用它的。在康斯丹丁・列文，鄉間的好處就在它是勞動的場所，勞動的用處是無可置疑的；在賽爾吉・伊凡諾維奇，鄉間特別好却是因爲在那裏可以而且又宜於無所事事。此外，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對於農民的態度也有幾分使康斯丹丁・列文惱怒。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總是說他了解而且愛護農民，他時常和農民們攀談，他懂得怎樣談法，沒有虛矯，也沒有自卑，從每次這樣的談話中，他都引伸出有利於農民的一般的結論，證實他是了解他們的。康斯丹丁・列文不喜歡這種對於農民的態度。在康斯丹丁，農民祇是共同勞動中的主要的參與者，而且雖然他對於農民抱着尊敬和近乎血統一般的感情，——如他自己所說，那種感情多半是他吸那農家出身的乳母的乳汁吸進去的——

雖然他作爲一個共同工作者，是怎樣常常醉心於這些人的氣力、溫順和公正，但是當共同勞動要求別的品質的時候，他對於農民的粗心、懶散、嗜酒和說謊，就往往激怒了。要是有誰問他喜不喜歡農民，康斯丹丁·列文是一定會茫然不知所答的。他對於農民恰如他對於一般的人一樣，是又喜歡又不喜歡的。自然，以他這樣一個好心腸的人，他對於一般人是喜歡比不喜歡的成分居多，對於農民也是一樣。但是他不能把農民當作甚麼特別的東西來愛憎，不祇是因爲他和農民在一起生活，和他們有密切的利害關係，同時也是因爲他把自己看成農民的一份子，沒有看出自己有甚麼與衆不同的特別的長處和缺點，因此不能把自己和他們對照起來看。而且，雖然他以主人和仲裁者的資格，特別是以顧問的資格（農民們信賴他，他們從四十俄里遠的地方來求教於他），和農民們保持極密切的關係生活了這麼多年，他對於農民還是沒有一定的見解，要是有誰問他理不理解農民，他還是會像問他喜不喜歡他們一樣茫然不知所答的。說他理解農民，在他看來是和說他理解一般的人一樣。他不斷地去觀察和理解各種各樣的人，其中有他所認爲善良而有趣的農民，他不斷地發現他們的新的特點，改變自己以前對於他們的意見，形成新的意見。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恰好正相反。恰如他以田園生活和他所不愛好的生活相對照而愛好和讚賞田園生活一樣，他以農民和他所不喜歡的階級的人們相對照而喜歡農民，把農民理解成和一般的人截然相反的了。在他的有條不紊的頭腦裏淸楚地形成了關於農民生活的一定的看法，那一部分是由那種生活本身，而主要地却是由和別的生活方式相對照而推論出來的。他從來沒有改變過他對於農民的見解和他對於他們的同情的態度。

在兄弟間關於農民的意見所發生的爭論中，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總是征服了他的弟弟，就正是因爲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對於農民——對於他的性格、特長和趣味有一定的見解，而康斯丹丁·列文關於這個問題却沒有一定不移的意見，因此在他們的辯論中康斯丹丁就經常陷於自相矛盾中了。

在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眼中看來，他的弟弟是一個出色的人，他的心放得正（像他用法語所表達的），但是他的頭腦，雖然相當敏捷，却太容易爲一時的印象所影響，因而充滿了矛盾。用長兄的懇切，他有時向他解釋事物的眞義，但是他和他爭辯得不到樂趣，因爲他征服他是太容易了。

康斯丹丁·列文把他的哥哥看成是一個具有特出的智慧和修養的人，十分高尙，而且賦有一種服務於公益事業的特殊能力。但是在他的內心深處，他年紀愈大以及了解他的哥哥愈深，他就愈加常常地這樣想着：這種他感覺得自己完全欠缺的從事於公益事業的能力，也許並不是甚麼特長，倒毋寧是甚麼東西的缺乏——不是缺乏善良的，正直的，高尙的願望和趣味，而是缺乏生命力，缺乏所謂心腸這種東西，缺乏可以使人從展開在自己面前的無數的人生道路中選擇一條，而且祇憧憬這一條的那股熱勁。他對他的哥哥了解得愈深，他就愈注意到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和旁的許多服務於公益事業的人並不是衷心關懷公益的，而是從理性上推論出致力於公益事業是正當的事情，因而就致力於這些事業了。更加強了列文的這個信念的，是他觀察出來他的哥哥對於公益的問題或是靈魂不滅的問題並不比對於象棋問題或新機械的精巧的構造更關心一些。

除此以外，康斯丹丁·列文和他的哥哥在一起感到不舒服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夏天在鄉下列文正忙於農事，要做完一切該做的事，漫長的夏日還嫌不夠，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却在度着假日。

但是雖然他正度着假日，那就是說，他沒有寫作，他却是這樣習慣於精神的活動，他喜歡把浮上他腦海裏的思想用優美簡明的形式表達出來，而且喜歡有人傾聽。他的最經常的最自然的聽者就是他的弟弟。因此，不論他們的關係多麼親近，康斯丹丁丟下他一個人還是感到不安的。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喜歡仰臥在草地上，浴着陽光，懶懶地閑談着。

『你不會相信，』他對他的弟弟說，『這種田園式的懶散對於我是怎樣的一種快樂。腦子裏沒有一個念頭，空洞得一無所有！』

但是康斯丹丁·列文坐在那裏聽着他說話感覺得很沉悶，特別是在這樣一個時候，他知道要是他不在，他們就會把肥料運到沒有犂過的田裏去，要是不在那裏看着，天知道他們會把肥料拋在甚麼地方；而且犂嘴也不會旋緊，却會讓它脫落掉，過後他們還會說新犂是愚蠢的發明，沒有舊的安特列夫納的犂那麼好，以及諸如此類的話。

『哦，這樣熱的天，你走動得夠了吧，』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對他說。

『不，我還得到賬房去一下，』列文回答，就跑到農場去了。

二

六月初發生了這樣一件事，老乳母兼女管家亞嘉菲·密哈羅夫納拿了一瓶她剛漬好的菌子送到地窖去的時候，在路上跌倒了，跌傷了腕關節。當地醫生，一位健談的年青的剛畢業的醫學生，來

給她診視。他檢查了腕關節，說她並沒有脫臼，給她紮上了綳帶，留下吃了午飯，很高興有和鼎鼎大名的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柯茲尼雪夫談話的機緣，爲了表示他對於事物的進步的見解，告訴了他地方上的一切流言蜚語，抱怨縣議會所陷入的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態。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留心地傾聽着，問他問題，因爲有新的聽衆在場興奮起來，他滔滔不絕地談着，發表了兩三點鋒銳而重要的意見，博得了年青醫生的敬佩，立刻陷入了他的弟弟所熟知的那種總是隨着出色的熱烈的談話之後而來的興奮的心情。醫師走了以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想帶了釣竿到河邊去。他愛好釣魚，而且好像以能夠喜歡這種無聊的玩意爲誇耀。

康斯丹丁・列文需要去巡視耕地和草場，就提議駕了馬車順路把他哥哥送到那裏去。

這是一年中正當夏季轉折點的時節，那時節，本年的收穫已經確定，人已開始考慮來年的播種，而且馬上要着手刈草了；那時節，黑麥通通結了穗，雖然那穗還沒有長滿，還是輕飄飄的，一片淺綠色的麥浪在風中波動；那時節，綠色的燕麥，和四處散佈着的一簇簇的黃色的草一道，參差不齊地伸出在播種遲了的田野上；那時節，早種的蕎麥已經發芽，蓋沒了地面；那時節，被家畜踐踏得像石頭一樣堅硬了的休耕地已經翻耕了一半，僅僅殘留下沒有被翻耕過的小路；那時節，堆積在田裏的乾糞堆在日落時發散出和繡線菊混合的氣味；在低地上河旁的草原像一片大海似地伸展着，等待着鐮刀，在那草原上黑越越地四處堆積着被割除了的酸模草的莖幹。

這是在農作中，一年一度的，需要農民傾注全力的收穫開始之前的一個短短的休息時節。豐收在望，明朗的，炎熱的夏日和短促的，多露的夜一同到來了。

兩兄弟到草場去必須穿過樹林。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一路讚賞着枝葉繁茂的樹林之美，向他弟弟時而指着一棵那陰蔭顯得非常黑暗的，綴滿黃色托葉的，含苞待放的老菩提樹，時而指着像綠寶石一般閃爍着的今年新生的幼樹的嫩芽。康斯丹丁·列文不喜歡說也不喜歡聽關於自然之美的話。言語在他看來好像損壞了他所見的事物之美。他同意他的哥哥所說的，但是他不禁想到別的事情上去了。當他們駛出了樹林的時候，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高地上的休耕地的景象所吸住了，那休耕地裏有的地方被草渲染成了黃色，有的地方被踐踏和被犂溝所割裂，有的地方點綴着成堆的糞料，有的地方被耕過了。一串荷車正從田間走過。列文數着車輛，看到一切需要的東西都運出來了，覺得很高興。看見草場的時候，他的思想就移到割草的問題上面去了。他對於割草總是感覺得好像有甚麼特別的地方打動他的心。到了草場，列文勒住了他的馬。

朝露還殘留在繁密的草叢的根株上，爲了不要沾濕他的脚，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要求他的弟弟驅車駛過草場一直開到可以釣到鱸魚的柳樹那裏去。康斯丹丁·列文雖然覺得壓壞他的草很可惜，但是他仍然駛進了草場。長長的草柔軟地纏繞住車輪和馬蹄。把種籽黏在濡濕的車輪的輻和轂的上面了。

哥哥坐在灌木叢下整理他的釣魚用具，列文把馬牽開去，繫了起來，就走進風都吹不動的，遼闊的，灰綠色的，像海一般的草場裏去了。結着成熟了的種子的像絲樣柔軟的草在頂潮濕的地方差不多長得齊了他的腰。

橫過草場，康斯丹丁·列文走到了路上，遇見一個肩上揹着一隻蜂籃，兩眼浮腫的老頭子。

『怎樣，捕獲了一窩離窩的蜜蜂嗎，福密奇？』他問。

『可不是，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我們祇要保得住自己的就好呵！這是第二次離窩了……虧得孩子們捉回來了。他們正在犂你的田，卸下馬，就騎上馬去追……』

『哦，你看怎樣，福密奇——就動手割草呢，還是再稍微等一等？』

『哦，哦。按照我們的習慣要等到聖彼得節哩。但是你總是割得早一點。哦，確實的，靠上帝，乾草好極了呀。夠給牲口吃的了。』

『你看天氣怎樣？』

『那可要聽天由命。也許會晴下去的。』

列文向他的哥哥走去。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甚麼都沒有釣到，但是他並不覺得厭倦，而且似乎興致很好。列文看出他因為同醫生談的話而興奮起來，很想要談談話了。相反地，列文却祇想儘可能地快回家去，以便吩咐召集明天的割草人和解決他所時時掛在心上的割草的問題。

『哦，我們走吧，』他說。

『為甚麼這樣急？我們再待一會吧。但是你怎麼濕得這樣呵！雖然甚麼都沒有釣到，却還是愉快得很呢。漁獵的好處就是可以和自然接觸。這種鋼鐵色的水是多麼美麗呵！』他說。『長滿青草的河岸常使我想起一個謎來——你可知道嗎？草對水說：「我們顫動，我們顫動。」』

『我不知道這個謎，』列文懶聲懶氣地回答。

三

「你知道我在想你的事，」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照那位醫生對我說的，縣上的事簡直糟到極點了；那醫生是個很聰明的人呢。我以前也對你說過，我現在還要對你說，不出席會議，完全不管縣議會的事，是不對的。假如公正的人都退到一邊，當然一切都會弄得很糟糕。我們出了錢，通通做了薪水，但是沒有學校，沒有助理醫生，沒有產婆，也沒有藥房——甚麼都沒有。」

「哦，我試過的，你知道，」列文慢吞吞地不願意地說，「但是我不能夠！還是沒有辦法的事！」

「但是你怎麼會不能夠呢？我承認我不明白。我不承認你是不關心或是沒有能力；難道完全是因為懶惰嗎？」

「通通不是。我試過的，但是我看出來我甚麼也不能夠做，」列文說。

他沒有十分注意他哥哥所說的話。望着河那邊的耕地，他看出有團黑的東西，但是他辨不清是馬呢還是騎在馬上的管家。

「你為甚麼甚麼都不能做呢？你嘗試過，但是按照你自己的見解你覺得失敗了，於是你就灰心了。你怎麼這樣缺少雄心呢？」

「雄心！」列文說，被他哥哥的話刺傷了。「我不明白。要是在大學裏他們對我說別人懂得微

積分，而我不懂，那才發生雄心的問題。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人首先要能相信他對於這種事確有相當的才幹，而尤其要能相信這種事確是很重要的。」

『甚麼！你的意見是說這種事不重要嗎？』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他所感到興味的事情，他的弟弟竟毫不重視，這可刺傷他的心了，而尤其使他傷心的是他的弟弟顯然並不十分注意他的話。

『我不覺得重要，這件事引不起我的興趣，這叫我有甚麼辦法呢？』列文回答，認清了他所看見的是管家，而且好像管家讓農民們離開了耕地。他們正在翻轉犂頭。『難道他們犂完了嗎？』他想。

『哦，不過你且聽一聽，』長兄說，他那漂亮的聰明的臉上露出不悅的神色。『凡事總有個限度。要作個獨特的、眞誠的人，憎惡一切虛僞，這都是很好的——這我全知道；但是實在，你所說的話不是沒有意思，就是意思很壞。你是聲言愛農民的，你怎麼可以把他們的死活都不看重——』

『我從來沒有這樣聲言過，』康斯丹丁・列文想。

『——看着他們無依無靠地死去呢？無知的農婦餓死小孩，農民停滯在愚昧裏，聽憑每個鄉村文書的擺佈，而你有力量幫助他們的，却不去幫助，因爲你覺得這不重要。』這樣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叫他兩者之中必擇其一：或者你是這樣智力不發達，弄不明白你所能夠做的事；或者是你不願爲這個而犧牲你的安逸，你的虛榮，或別的甚麼。

康斯丹丁・列文感覺得他除了屈服，或者是承認自己對於公益事業缺乏熱心之外是再沒有別的路可走了。而這就羞辱了他，傷害他的感情了。

『兩者都有，』他決然地說。『我不覺得這是可能的……』

『甚麼？錢正當地用來作爲醫療之用，這也是不可能的嗎？』

『不可能，我覺得……這地方周圍四千方里，有溶雪水，有暴風雪，有田裏的工作，要供給全區的醫療，我看是不可能的。而且我根本不相信醫藥。』

『喂，這是不公平的……我可以向你舉出千萬個例子……但是學校總得有吧。』

『爲甚麼要有學校？』

『你是甚麼意思？難道對於教育的效用也懷疑嗎？假使於你有用，於大家也有用。』

康斯丹丁感到自己精神上是被逼到絕境了，因此他弄得很激動，不覺地說出了他不關心公共事業的主要原因。

『也許這都是很好的；但是我爲甚麼要爲了設立施藥所和學校這些事操心呢？施藥所對於我決不會有用處，至於學校，我也決不會送我的兒女上學校去讀書，農民也不見得要送他們的兒女上學校去，而且我並不十分相信他們應該送他們去讀書。』他說。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一時間被這種出人意外的觀點所怔住了；但是他立刻想出了新的進攻計劃。

他沉默了一下，拉起釣竿，又擲進水裏，而後帶着微笑轉向他的弟弟。

『哦，你看……第一，施藥所是需要的。我們自己就爲了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請了當地的醫生來。』

『呵，但是我想她的手腕一輩子都不會直的了。』

『那還難說……其次，會讀書寫字的農民像工人一樣對於你更有用，更有價值。』

『不，你隨便問誰吧，』康斯丹丁・列文斷然地說，『會讀書寫字的人作工人是更要壞得多的。補路不會；修橋的時候偷橋樑。』

『但問題不在這兒，』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皺着眉說。他不喜歡說話矛盾，尤其不喜歡辯論不斷地從一個理由轉換到另一個理由，引出新的不連貫的論點，使得人不知怎樣回答。『等一等，你承不承認教育是人民的福利？』

『是的，我承認這個，』列文毫不思索地回答，於是他立刻意識到他說的不是由衷之言。他感覺到假使他承認這點，那就會證明他剛才說的那些話都是信口開河。他還確不定會怎樣證明，但是他知道這準會在邏輯上向他證明的，他就在等待着那個證明。

論證竟比康斯丹丁・列文所預期的要簡單得多。

『假如你承認教育是福利，』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那末，作爲一個正直的人，你就不能不關懷這種事業，對這種事業寄與同情，而且渴望爲這種事業努力。』

『但是我還是不承認這種事業是好的，』康斯丹丁說，微微地漲紅了臉。

『甚麼！但是你剛才還說……』

『那就是說，我不承認這種事業是好的，也不承認有可能辦到。』

『你沒有試驗過，是不能夠這樣說的。』

『哦，假定是那樣，』列文說，雖然他完全沒有那樣假定，『假定是那樣，我還是不明白我爲甚麼要爲這種事情操心。』

『怎麼這樣說？』

『不，我們既然在討論，就請你從哲學的觀點來解釋給我聽吧，』列文說。

『我眞不明白爲甚麼要扯到哲學上去，』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那口吻在列文聽來好像是簡直不承認他弟弟有談哲學的資格。這可把列文激怒了。

『那末我告訴你吧，』他激昂地說。『我以爲我們一切行動的主要動機終竟是個人的利益。我作爲一個貴族，在現在的地方制度裏面看不出有甚麼東西可以增加我的福利。道路沒有改善，而且也不會改善；就在很壞的路上我的馬也可以載着我跑。我不需要醫生和施藥所；我也不需要治安官，我決不求他，也決不會求他。學校對於我也沒有好處，却反而有害，就像我剛才對你說的。在我看來，地方制度這個東西祇是增加我這麼一些義務：每畝地繳納十八個戈比，坐車上城，和臭蟲過夜，聽各種胡說八道的話，而個人的利益決不會誘導我去做這些事情。』

『對不起，』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帶着微笑插嘴說，『個人的利益並沒有誘導我們爲農奴的解放而努力，但是我們却爲這個努力過來的。』

『不！』康斯丹丁·列文更激昂地說。『農奴的解放是另外一回事。那也還是摻雜着個人的利益。我們都渴望擺脫壓迫所有我們這些善良的人的那種束縛。但是做市議員，討論需要多少垃圾夫，以及在我所不居住的城市裏應當如何開下水道；做陪審官，審訊一個偸了一塊醃豬肉的農民，

一連聽六個鐘頭辯護人和原告的各種胡言亂語，裁判長審問那老傻瓜亞留希卡，「被告，你承認偸醃豬肉的事實嗎？」「呃？」」

康斯丹丁・列文說得忘其所以了，開始摹擬着裁判長和傻瓜亞留希卡的模樣；在他看來這些話都是說得很中肯的。

但是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聳了聳他的肩。

「哦，那末你的意思是甚麼呢？」

「我的意思祇是說和我……和我個人利益有關的權利，我是無論甚麼時候都會用我的全力去保衞的；當他們來搜查我們學生，警察檢查我們的信的時候，我甘願出全力來保衞這些權利，保衞我的教育和自由的權利。兵役的義務，那是關係我的兒女，我的兄弟，和我自己的命運的，我可以了解；凡和我有關係的事情我是都願意加以考慮的；但是要我考慮怎樣花用縣議會的四萬盧布，或者是要我裁判傻瓜亞留希卡——我可不明白，而且也做不來。」

康斯丹丁・列文好像言語的水閘決了口一樣滔滔不絕地談着。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微笑了。

「但是也許明天就要輪到你受審問；難道在舊刑事裁判所受審問更合你的脾胃些嗎？」

「我不會受到審問。我不謀殺人，所以沒有那樣做的必要。哦，我告訴你吧，」他繼續說，又越出題外了。「我們的地方自治制度和所有的這類設施——正如三一節㊀日我們所插在地上的樺樹

㊀ 三一節(Trinity day)，耶穌復活節後的第八個星期日。

枝，看上去好像是生長在歐洲的眞正的樺木林一樣，我却不能給這些樺樹枝澆水，也不能相信這些樹枝。』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祇聳聳肩，好像表示他很詫異，怎麽一下子又把樺樹枝扯進他們的辯論裏來，雖然實際上他立刻聽懂了他弟弟的意思。

『對不起，你也知道這樣子辯論是不成的呵，』他批評道。

但是康斯丹丁・列文想要辯護他對於公益事業缺少熱心的缺點，這個缺點，他自己也知道的，他繼續說下去：

『我想，』他說，『任何一種活動，如果不建立在個人利益上，恐怕都是不能持久的，這是普遍的原理，哲學的原理，』他說，用斷然的語調重複着『哲學的』這個字眼，好像要表示他和任何人一樣有談哲學的資格。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又微笑了。『他也有一套合乎他自己口味的哲學呢，』他想。

『哦，你還是不要談哲學吧，』他說。『自古以來哲學的主要問題就在發見存在於個人和社會利益之間的不可缺少的聯繫。但是問題還不在這裏。問題是在我不能不對於你的比較加以糾正。樺樹不是簡單插上去的，有的是播種的，有的是栽植的，而且必須細心保護。祇有認識到在他們的制度裏面甚麽東西是重要的，有意義的，並懂得如何去尊重這些東西的那樣的民族才有前途——祇有那樣的民族才眞正夠得上稱爲有歷史的民族。』

這樣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把話題引入了康斯丹丁・列文所不懂的哲學史的範圍一一指出他的見

解的錯誤。

「至於你的不喜歡公益事業，我說句不客氣的話，那全是我們俄國人的懶惰和舊農奴主的氣習，我相信在你還不過是一時的錯誤，很快就會改正的。」

康斯丹丁沉默了。他感覺到自己在各方面都被打敗了，但是同時他感覺得他所想要說的話他的哥哥並沒有了解，祇是他不知道沒有了解的原因是他沒有能夠很明白地表達出他的意思呢，還是他的哥哥不願或是不能夠了解他。但是他沒有往下追根究底，於是，不再反駁，他開始想到另外一件完全無關的私人的事情上去了。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收拾起他最後的釣絲，解下了馬，他們就乘車走了。

四

在和他哥哥談話的時候縈繞於列文心中的那私人的事情是這樣一件事。去年有一次他去看割草，對管家大爲生氣，他使用了平息他怒氣的那慣用的方法，——他從一個農民手裏取了一把鐮刀，親自動手割起來。

他是這樣喜歡割草工作，從那次以後他親手割了好幾回；他割了他房子面前的整個草場，今年春初以來，他就計劃着整天和農民們一道去割草。自從他的哥哥到來以後，他躊躇起來了，不知道去割好呢還是不去割的好。整天丟下他的哥哥一個人，他於心不安，他又怕他的哥哥要爲這事而取

笑他。但是當他走過草場，回想起割草的印象的時候，他就幾乎決定要割草去了。在和他的哥哥激烈的辯論之後，他又想到了這個主意。

「我需要肉體上的運動，要不然，我的性情一定會變壞的，」他想，於是他下定決心去割草，不管在他的哥哥或是農民面前他會感到多麼侷促不安。

傍晚，康斯丹丁走到他的賬房去，吩咐了應做的事，差人到各村去徵集明天的割草人，來割卡立諾夫草場，他的最大而又最好的草場的草。

「請把我的鐮刀拿給迪特去，叫他磨好了明天給我，我也許要親自去割草哩，」他說，竭力裝得很安詳的樣子。

管家微笑着，說：「好的，老爺。」

那晚喝茶的時候列文對他的哥哥說：

「我看天氣好起來了，」他說。「明天我要開始割草了。」

「我很喜歡這種田野的勞動呢，」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

「我非常喜歡。有時我親自和農民們一起割草，明天我想要割一整天。」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擡起頭來，好奇地望着他的弟弟。

「你是甚麼意思？像農民一樣，從早到晚嗎？」

「是的，這是很愉快的，」列文說。

「這當作體操好極了，祇是恐怕你受不了吧，」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不帶一點譏刺地說。

「我試過的。開頭有點困難，但是過後就慣了。我相信我不會落後的……」

「眞妙！可是告訴我，農民們對於這個怎樣看法呢？我猜想他們一定會笑他們的主人是個怪物吧。」

「不，我不這樣想；但那是那麼令人愉快，同時又是那樣艱苦的工作，人沒有餘暇想到這些。」

「但是你和他們一道，吃午飯怎麼辦呢？把你的紅酒和烤火雞送到那裏去是有點兒尷尬的。」

「不，在他們中午休息的時間我回來一趟就是了。」

第二天早晨康斯丹丁·列文起來得比平常早，但是他爲吩咐農場上的事所躭擱，當他到草場的時候，割草人已經在割第二排了。

從高坡上他可以看到下面草場有陰影的被刈割了的部分，那兒有灰色的草堆，還有割草人在他們開始刈割的地方脫下的黑越越的一堆上衣。

漸漸地，當他馳近草場的時候，可以望見農民們，有的穿着上衣，有的祇穿着襯衫，連成一串地在割草，用各自不同的姿勢揮動着他們的鐮刀。他數了數，他們一共是四十二個人。

他們在草場的凹凸不平的低處慢慢地刈割，那裏曾經有過一個堤壩。列文認出了幾個他自己的人。這裏，穿着很長的白色襯衫㊀的葉米爾老頭彎着腰在揮着鐮刀；那裏，曾經做過列文馬車夫的

㊀ 據穆德英譯本註：俄國農民把襯衫穿在褲子外面，像罩衫一樣。

年輕小伙子瓦司卡把一排排的草一掃而光。這裏，還有迪特，列文割草的師傅，一個瘦小的農民。他在頂前面，大刀闊斧地割着，連腰也不彎，好像是在舞弄着鐮刀一樣。

列文下了馬，把牲口繫在路旁，走上迪特面前去，迪特從灌木裏取出第二把鐮刀來，遞給了他。

『弄好了，老爺；它像剃刀一樣，自己會割哩，』迪特說，帶着微笑脫下他的帽子，把鐮刀交給他。

列文接了鐮刀，開始試着。當他們割完了一排的時候，割草的人們，流着汗，愉快地，一個跟一個地走到路上來，微笑着和主人招呼。他們都盯着他，但是沒有一個人開口，直到一個高個子的，滿臉皺紋，沒有鬍鬚，身穿羊毛短衫的老頭兒走到路上，向他說話的時候，大家這才說起話來。

『當心，老爺，一不做，二不休，可不要掉隊呵！』他說，列文聽到了割草的人們中間被壓抑住的笑聲。

『我竭力不掉隊就是了，』他說，站在迪特的背後，等待着開始的時間到來。

『當心，』老頭子重複說。

迪特讓出地位，列文就在他背後開始了。路邊的草是短而堅韌的，列文很久沒有割草，又被那麼多眼睛看着，弄得很狼狽，開頭割得很壞，雖然他使勁地揮動着他的鐮刀。他聽到背後議論的聲音：

『沒有裝好呢，柄太高了；你看他的腰彎成那樣，』有人說。

『拿近刀口一點就好了，』另一個說。

『不要緊，他會順手的，』老頭子繼續說。『他開了頭了。……你割得太寬了，會弄的精疲力竭呢……主人確是爲他自己盡了力了！但是你看草還是沒有割乾淨哩。這種樣子，要是我們的話，是一定要挨罵的呵！』

草漸漸柔軟了，列文沒有回答地聽着他們的話，跟着迪特，盡力割得好一點。他們前進了一百步。迪特繼續前進，沒有停步，也沒有露出絲毫疲傭的樣子；但是列文已經開始憂懼他要支持不下去了，他是這樣疲倦呵。

他一面揮着鐮刀，一面感覺得他的氣力已經使盡了，下了決心要迪特停下來。但是正在這時，迪特自動地停下了，彎下腰拾起一把草，擦淨他的鐮刀，開始磨着它。列文伸直了腰，深深地舒了一口氣，向四周圍望了一眼。他背後走來一個農民，他顯然也疲倦了，因爲他等不及趕上列文就立刻停下了，開始磨着他的鐮刀。迪特磨快了他自己的和列文的鐮刀，他們又繼續前進。

第二次還是一樣。迪特接連地揮着他的鐮刀沒有停過，也沒有顯出絲毫疲傭的樣子。列文跟着他，竭力想不落在後面，而他是感覺得愈來愈吃力了；終於到了這樣一個時候，他感覺到所有力氣都用盡了，但是正在這個時候，迪特又停下來，磨着鐮刀。

就這樣他們割完了第一排。這長長的一排，列文覺得特別吃力；但是當刈割完了，迪特把他的鐮刀搭在肩上，慢步地沿着他在刈割了的草地上所留下的足跡走回來，而列文也同樣地在他所刈割的那塊地面上走回來的時候，這時候，儘管汗水流滿了他一臉，從他鼻子上滴下，把他的背濕透得好像浸在水裏一樣，他還是感到非常愉快。特別使他高興的是現在他知道了他支持得下。

祇有一件事使他掃興，就是他的那一排割得不好。『我要少動我的胳膊，多用我的整個身子，』他想，拿迪特的看去如像切齊了一樣的一排，和他自己的那滿地是草，參差不齊的一排比較着。如列文所覺察出的，第一排，迪特割得特別快，大概是想試驗試驗他的主人，而這一排恰巧又是很長的。往後幾排就容易些了，但是列文還得使出全部力量才不致於落在農民後面。

他除了要不落在農民們後面，儘可能把工作做好以外，甚麼也不想，甚麼也不希望。他耳朵裏祇聽見鐮刀的颼颼聲，眼前祇看見迪特向前刈割的直挺的姿態，被刈割了的一片草地的半圓形，在鐮刀前面慢慢地像波浪一樣倒下的草和花穗，以及前面可以休息的刈幅的終點。

突然，正在工作當中，也不知是甚麼或是從甚麼地方來的，他感到他的熱汗淋漓的肩膊上有着一種愉快的涼爽的感覺。他在磨刀的時間內仰望了一下天空。陰沉的，低垂的烏雲密佈了，大顆的雨點落下來。有的農民走去拿他們的上衣穿上；有的農民，正如列文自己一樣，祇聳聳肩，享受着那愉快的涼意。

割完一排，又割一排。有長排和短排，草也有好有壞。列文完全失去了時間觀念，此刻是早呢還是晚完全不知道了。他的工作開始發生了一種使他非常高興的變化。在工作中竟有這樣的時候，他忘記了他在做的事，一切他都覺得輕易了，在這樣的時候，他的那一排就割得差不多和迪特的一樣光滑和出色了。但是他一想及他在做的事，而且開始竭力要做得好一些，他就立刻覺出了他的工作的困難，而那一排也就割壞了。

又割了一排的時候，他本來要再開始第二排的，但是迪特停下了，走上那老頭子跟前去，低聲

對他說了句甚麼。他們兩人都望着太陽。『他們在談甚麼呢，爲甚麼他們不接着割下去？』列文想，沒有想到農民們已經刈割了四個多鐘頭沒有休息，現在已是他們吃早飯的時候了。

『吃早飯的時候了，老爺，』那老頭子說。

『已經是時候了嗎？好的，那末吃早飯吧。』

列文把他的鐮刀交給迪特，就和正要到放上衣的地方去拿麵包的農民們一道，橫過一片被雨微微浸濕了的被刈割了的草地，向他的馬走去。這時他纔想到他看錯了天氣，雨在打濕他的乾草。

『乾草會給糟蹋掉呢，』他說。

『不會的，老爺；雨天割草晴天收哩！』那老頭子說。

列文解下馬韁，騎上馬馳回家去喝咖啡。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剛剛起來。列文喝完咖啡就又馳回草場去了，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還沒有來得及穿好衣服走下餐室來。

五

早飯以後，列文已經不在行列中他原來的地方了，却夾在那位和他說笑，請求與他爲鄰的老頭子和一個去年秋天剛結婚，今年夏天還是第一次割草的青年農民的中間。

那老頭兒挺直身子，兩脚朝外，跨着長長的，有規則的步伐，用一種在他似乎並不比在走路的

時候揮動兩臂更費力的準確而勻稱的動作走在前頭，他好像在遊戲一樣地把草鋪成高高的，平整的一排。好像並不是他在割草，而是銳利的鐮刀自動地在多汁的草叢中颼颼地響着。

在列文背後的是年輕小伙子密希卡。他那可愛的，孩子般的面孔，頭髮用新鮮的草纏住，因為使勁而抽動着；但是每逢有人望着他的時候他總是微笑着。顯然他是寧死也不肯承認他覺得工作吃力的。

列文夾在他們兩人中間。在最熱的時候，割草的工作在他倒並不覺得怎樣辛苦。浸透他全身的汗水使他感到涼爽，而那炙灼着他的背、他的頭和他那袒露到肘節的手臂的太陽給與了他的勞動以精力和韌性；那種簡直可以忘懷自己在做的事的無意識狀態的瞬間，現在是愈來愈頻繁了。鐮刀自動地刈割着。這是幸福的瞬間。而更愉快的瞬間是在這個時候，他們到了地段盡頭的小溪，老頭子用潤濕的，茂盛的草揩拭着他的鐮刀，把刀口在淸澄的溪水裏洗濯着，用洋鐵杓子舀了一點水，請列文喝。

『我的汽水怎麼樣，呃？好喝嗎，呃？』他霎着眼說。

眞地，列文從來沒有喝過像這種浮着綠葉，帶點洋鐵杓子的鐵銹氣味的微温的水這麼可口的飲料。接着是心悅神怡的，從容的散步，一隻手放在鐮刀上，這時他有餘裕來揩去流着的汗水，深深吸了一口空氣，觀望着長列的割草人以及四周的森林和田野所起的變化。

列文割得愈久，他就愈益頻繁地感覺着那種忘我狀態的瞬間，好像不是他的手在揮動鐮刀，而是鐮刀自動地刈割，變成充滿了生命和自我意識的肉體，而且，好像有魔術一樣，不用想到工作，

工作覺自會有條不紊地圓滿地完成。這是最幸福的瞬間。

祗有在他不能不中止這種已變成無意識了的動作而思索的時候，在他不能不繞着小丘或是難割的酸模刈割的時候，工作才是艱苦的。老頭子却很輕鬆地做着這個。遇到小丘的時候，他就改變他的動作，時而用靠近把手的刀口，時而用刀尖，以短促的突擊從兩側去刈割小丘的草。而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不斷地觀看和注意呈現在他眼前的事物：有時他拾起一枚野果，吃下去或是給列文吃；有時他用鐮刀口砍下小枝；有時他去看鵪鶉的巢，鳥就從鐮刀下面飛走；或者是去捉一條路上的蛇，用鐮刀挑起，如像用叉子叉起一樣，給列文看了，然後就把牠扔掉。

對於列文和在他背後的年青農民，這種動作的變換是困難的。他們兩人都陷入一種緊張的動作中，完全沉浸在勞動的狂熱裏，沒有一面變換動作一面貪看眼前事物的餘裕。

列文沒有注意到時間是怎樣過去的。要是有誰問他割了多少時間，他是一定會說半個鐘頭的——而實際上已到用午飯的時候了。當他們踏着被刈割了的草走回來的時候，老頭子促使列文注意那在長長的草裏面幾乎看不見的，沿着道路從四面八方向割草人的地方走來的男孩和女孩們，他們用小手抱來了一袋袋的麵包，拿來了許多瓶的汽水，瓶口是用破布塞着的。

『看，這些小蟲子爬來了哩！』他指着他們說，用手罩住眼睛去望太陽。他們又割了兩排，老頭子停下了。

『哦，老爺，吃午飯了！』他斷然地說。割草的人們到了小河邊就跨過被刈割的草的行列向放着他們上衣的地方走去，給他們送飯來的孩子們正坐在那裏等候着他們。農民們集合了——從遠處

來的聚在大車的陰影下面，近的聚在他們鋪着草的柳樹下面。

列文在他們旁邊坐下；他不想走開了。

對於主人的一切拘束早已消失了。農民們預備午餐。有的洗臉，年青的在小溪裏沐浴，有的在安排休息的地方，解開了麵包袋，揭開了汽水瓶的塞子。

老頭子把一片麵包捏碎，放進碗裏，用匙柄攪着，從杓子裏倒了些水在上面，再捏一些麵包進去，調了一點鹽，於是他轉向東方唸着他的禱告。

「哦，老爺，嚐嚐我的泡麵包吧，」他說，跪在碗前。

這泡麵包是這麼甘美，竟使列文拋棄回家去吃飯的念頭了。他和老頭子一道吃着，同他談起家常話來，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並且把自己的家事和能夠引起老頭子興趣的一切細節都告訴他。他感覺得他對於這老頭子比對於他的哥哥還親近，爲了他對這個人所發生的感情而不禁微笑了。當老頭又站起來，唸了他的禱告，就用草墊在頭下，在小樹叢下面躺下的時候，列文也照樣做了，儘管太陽光下有糾纏不清的蒼蠅，還有小蟲子撩癢着他的流汗的面孔和身體，他立刻睡熟了，直到太陽偏到了矮樹叢那邊，照到了他身上的時候才醒來。老頭子早已醒了，坐在那裏磨着小伙子們的鐮刀。

列文向周圍望着，幾乎不認得這地方了，一切都變得迥然不同了。大片的草場被刈割了，排列着一行一行的散發着芳香的草，在夕陽斜照裏閃耀着一種特異的清新的光輝。那河旁的被割去了草的矮樹叢，那以前看不見，現在却在彎曲處像鋼鐵一般閃爍着的河流，那站起來走動的農民們，那

剩下的一部分還沒有刈割的草的峻壁，和那在被刈割光了的草地上飛翔着的鷹——一切都是全然新奇的。完全醒了，列文開始估量着今天已經刈割了多少，還可以刈割多少。

四十二個人做了這麼些工作是非常不少了。他們刈割了整個大草場，那在農奴時代是需要三十把鐮刀割兩天的。衹剩下角落上幾塊很小的地方沒有割完。但是列文渴望在今天刈割得儘可能多，看見太陽那麼快地西沉下去，十分着惱了。他一點也沒有覺得疲倦，他所需要的就是把他的工作做得更快，而且儘量地多。

『我們能不能把瑪希金高地也割了呢？——你看怎麼樣？』他問老頭子。

『看上帝的意思，太陽不高了呵。給小伙子們喝一點伏特加吧？』

在午後休息時間內，當他們又坐下來，而那些抽烟的人點燃了烟袋的時候，老頭子對小伙子們說了：『割完瑪希金——大家會有伏特加喝。』

『幹嗎不割呢？去吧，迪特！我們上勁一點吧！我們可以在夜裏吃飯。去吧！』大家一齊叫着，割草的人們吃完了麵包，就又回去工作了。

『哦，小伙子們，打起精神來吧！』迪特說，幾乎跑步似地走在前頭。

『去吧，去吧！』老頭子說，在他後面趕去，一下子就追上了他。『我要打敗你呢，當心呀！』

年青的和年老的都在使勁割，好像他們在互相賽跑一般。但是不管他們工作得怎樣快，他們却沒有把草損壞，一排排的草還是同樣整齊而準確地擺着。角落裏剩下的沒有割的部分五分鐘之內就

割掉了。後面的割草人剛割完他們的幾排的時候，前面的就已經把他們的上衣搭在肩頭上，橫穿過道路向瑪希金高地走去了。

當他們帶了玎璫作響的洋鐵杓子走進瑪希金高地的樹木繁茂的窪地的時候，太陽已落到樹林後面去了。在窪地的中央，草長得齊了他們的腰，柔軟的，纖細的，羽毛般的，在樹中間到處點綴着三色紫羅蘭。

在簡短的商議——直割呢還是橫割——之後，普羅霍爾・葉米林走在前頭；他也是一個有名的割草人，是個大個子黑頭髮的農民。他走上前去，又回轉來，再動手刈割，於是大家排成一列地跟在他後面，沿着窪地走下山坡，又走上山坡樹林的邊緣。太陽在樹林後面落下去。露水已經降下來；割草人祇有在山坡頂上纔照得到太陽，但是在霧正升騰起來的下邊，在正對面，他們割進了涼爽的，多露的蔭處。工作進行得很快。

散發芳香的草被刈割的時候發出有汁的聲音，高高地，一排一排地鋪放着。從四面齊集在短短的地面上來的割草人，合着洋鐵杓子的玎璫聲和鐮刀的鏗鏘聲，磨刀石的嘶嘶聲和歡樂的叫鬧，儘在互相催促着。

列文還是夾在年輕農民和老頭子的中間。老頭子穿上了他的羊皮襖，還是那樣愉快、詼諧、動作靈活。在樹林中他們不斷地用鐮刀割掉那在多液的草裏長得肥肥的所謂『白樺菌』。老頭子每當遇見一個菌就彎下腰，把它拾起來揣在懷裏。『又是一件送給我的老婆子的禮物呢。』他總是這樣說。

刈割濡濕的柔軟的草雖然很容易，沿着窪地的陡峭的斜坡走上走下却是件困難的事。但是這並沒有把那個老頭子難倒。還是照樣地揮動着鐮刀，用他那穿着大的樹皮鞋的脚邁着穩重的，短短的步子，他慢慢地爬上陡峭的斜坡，雖然他那襯衣下面的鬆垂的短褲和他的全身，因爲吃力的原故抖動着，但他却沒有錯過路上的一株草或一個菌，而且還不斷地跟農民們和列文說着笑話。列文走在他後面，每當他手裏拿着鐮刀爬上那就是空着手也很難爬上去的險峻的斜坡的時候，常常感覺得他一定會跌倒。但是他竟爬上去了，做了他所必須做的事。他感到好像有一種甚麼外力在推動他。

六

瑪希金高地割完了，農民們割掉了最後的一排就穿上他們的上衣，快活地走回家去。列文跨上了馬，戀戀不捨地離別了農民們，向自己的家馳去。從山坡上，他回頭望了一眼；他望不見他們，因爲從山谷裏升起的霧把他們遮住了；他衹聽見粗野的，愉快的談話聲、笑聲和鐮刀的琅璫聲。

當列文滿身是汗，亂髮黏在前額，背和胸膛弄得又髒又潤濕，快樂地說着話，走進他哥哥房間的時候，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早已用過了晚飯，正在自己房間裏喝着冰檸檬水，看着剛從郵局收到的報紙和雜誌。

『我們把整個草場都割完了！眞是好極了，妙極了啊！你今天過得怎麼樣呢？』列文說，完全忘記了昨天的不愉快的談話。

『呵喲！你弄成個甚麼樣子呵！』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頭一眼多少帶點不滿地望着他的弟弟。『那扇門，把那扇門關起來呀！』他叫。『你至少帶進來一打哩。』賽爾吉・伊凡諾維奇頂討厭蒼蠅，在他的房間裏除了夜間從來沒有開過窗，門總是小心地掩上。

『我敢擔保一隻都沒有。但是假如我帶進來了的話，我會捕捉的。你不會相信我今天是多麼快樂呵！你今天一天怎麼過的呢？』

『很好，但是你當眞割了一整天嗎？我想你一定餓得像狼一樣了吧。顧茲瑪給你把一切都預備好了。』

『不，我一點都不覺得餓。我在那裏吃了點東西。但是我要去洗個臉了。』

『好的，去吧，去吧，我馬上就到你那裏來。』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一面望着他弟弟，一面搖頭。『去吧，快一點，』他微笑地加上說，於是收拾起他的書，他也準備走。他也突然感到了愉快，不願離開他弟弟的身邊了。『但是下雨的時候你在做甚麼呢？』

『下雨？呵喲！差不多沒有下多少時候哩。我馬上就來。那麼你今天也過得很愜意嗎？那眞好極了。』說着，列文就走去換衣服去了。

五分鐘以後，兄弟兩個在餐室裏相遇了。雖然列文覺得好像並不餓，好像他坐下來吃祇是爲了不要讓顧茲瑪掃興，但是當他開始吃的時候，他覺得這頓飯的滋味是格外美好了。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帶着微笑望着他。

『呵，是的，還有一封你的信呢，』他說。『顧玆瑪，請你到下面去把那封信拿來。當心要關上門呵。』

信是奧布浪斯基寫來的。列文高聲朗讀着。奧布浪斯基從彼得堡寫信給他說：『我接到杜麗的信，她在厄古梭華，一切事情都不如意。騎馬去看看她吧，用你的忠告幫助她，你是甚麽事都知道的。她看見你一定會非常高興。她孤零零一個人，怪可憐的。我的丈母娘和他們一家人現在還在外國。』

『好極了！我一定騎馬去看看她，』列文說。『要不然我們一道去吧。她是那麽好的一個女人，不是嗎？』

『離這裏遠不遠呢？』

『三十里。也許四十里吧。但是路很好走。我們可以很愉快地坐車去哩。』

『我很高興，』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還在微笑着。

看見他弟弟的樣子，他也立刻愉快起來了。

『呵，你胃口眞不壞！』他說，望着他彎向盤碟的被曬得又紅又黑的面孔和頸子。

『好極了呵！你眞想像不到這對於各種各樣的愚行是怎樣一種有效的療法。我要用一個新字眼Arbeitskur（勞動療法）來增加醫學的詞彙。』

『但是我想你並不需要這個罷。』

『不，但是各種神經性的病人却很需要呢。』

『是的，這應該試驗一下。我本來打算到割草場來看你的，但是天氣熱得這樣厲害，我走到樹林就不能再往前走一步了。我在那裏坐了一會，就穿過樹林向村子走去，遇見了你的老乳母，向她探聽了農民們對於你的意見。照我看來，他們並不贊成這個。她說：「這不是老爺們做的事。」總之，我覺得在他們的觀念裏對於他們所說的「老爺們做的事」是有一定的確切看法的，他們不允許老爺們越出他們心目中所定下的界限。』

『也許是這樣；但無論如何這是我生平從來沒有嘗到過的快樂。而且你知道，這也並沒有甚麼害處。不是嗎？』列文回答。『假使他們不高興，那我也沒有法子。不過我認爲這並沒有甚麼不好的。呃？』

『總之，』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接下去說，『我看你今天過得很滿足了吧？』

『眞是滿足得很。我們割了整個草場。我還在那裏結識了一個老頭子哩！你想像不到他是多麼有趣呵！』

『哦，那末你今天過的很滿足了。我也是呢。第一，我解決了兩個象棋問題，有一個是妙極了——用卒子開頭的。我給你看吧。其次——我仔細想了想我們昨天的談話。』

『呃？我們昨天的談話？』列文說，幸福地霎着他的眼睛，深深地做了餐後的呼吸，完全想不起他們昨天談話的內容了。

『我想你也有幾分道理。我們的意見不同的地方是：你把個人利益看成原動力，而我却以爲關心公益應當是每個有相當教養的人所共同的。或許你說的也對，根據物質利益出發的活動許是更

合心願的。你的性情，就正像法國人所說的那樣，是太 primesautière（鹵莽）了，你要麼需要強烈的，精力的活動，要麼就甚麼都不需要。』

列文聽着他哥哥說，却一句也沒有聽懂，而且也不想要聽懂。他祇怕他的哥哥問他問題，會暴露出他沒有聽。

『這就是我所想的，好弟弟。』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用手拍拍他的肩。

『是的，當然啦。但是那又有甚麼，我並不固執我的意見哩，』列文回答，浮上一種有罪的，孩子般的微笑。『我辯論的是甚麼樣一件事呢？』他詫異着，『當然，我是對的，他也是對的，都不錯呢。祇是我要到賬房去料理一下。』他立起來，伸了個懶腰，微笑着。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也微笑了。

『你要出去的話，我們一道走吧。』他說，不想離開他的生氣蓬勃的弟弟了。『哦，我們一同到賬房去吧，假如你一定要去的話。』

『呵喲！』列文叫，這麼大聲，使賽爾吉·伊凡諾維奇都吃了一驚。

『甚麼，甚麼事呀？』

『亞嘉菲·密哈羅夫納的胳臂怎樣了？』列文說，在他自己頭上拍了一記。『我把她都忘了呢。』

『好多了。』

『哦，我還是要跑去看看她。你還沒有來得及戴上帽子，我就轉來了。』

他跑下樓去，靴跟辦拍地響着，就像急響器一樣。

七

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爲了要完成一件最自然的重要的公務到彼得堡去了，那種公務雖爲局外人所不了解，却是每個官場中的人所熟知的，那就是引起部裏對自己的注意，因爲非此不能在官場供職。他爲了舉行這種儀式，攜帶了他家裏面所有的錢，逍遙自在地在賽馬場和別墅過着日子。同時爲了要儘量節減用度，杜麗和孩子們一道搬到鄉下去了。她到了厄古梭華，這塊地產原是她的嫁奩，今年春天賣出的森林就在這個地產上。這裏離列文住的波克羅夫斯科意有五十俄里的光景。

厄古梭華的宏大的古舊的宅邸早已拆毀了，老公爵曾把一所廂房修理好，加以擴建。二十年前，當杜麗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那廂房還算是寬大和舒服的，雖然同普通廂房一樣位置在馬車道的側邊，而且朝南。但是現在這個廂房是已經破舊頹敗了。當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春天爲了賣森林的事到那裏去的時候，杜麗曾請他去察看那幢房子，吩咐把必須修理的地方修理一下。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正像所有不忠實的丈夫一樣，非常關心他妻子的安適，他親自去察看了那房子，並且吩咐了把他認爲必要的一切事情安排妥當。他所認爲必要的事是把印花棉布舖在一切家具上，掛起窗帷，掃除庭園，在小池上搭一座橋，種植一些花草；但是他忘掉了許多其他必要的事情，這種遺漏後來使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大大地吃了苦頭。

雖然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努力想要做個用心周到的父親和丈夫，但他却沒有能夠把他有妻室

兒女這件事記在心上。他有獨身者的嗜好，他祇按照這種方式過活。回到莫斯科的時候，他得意洋洋地告訴他的妻子說一切都準備好了，那房子簡直是一座小樂園，他勸她一定去。他的妻子住到鄉下去，在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無論從哪方面說都是非常愜意的：於小孩健康有益，可以節省費用，他可以更自由。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也認爲到鄉下去避暑，對於小孩，尤其是對於那害過猩紅熱後還沒有完全復原的小女孩是必要的，而當作逃避卑微的屈辱，逃避那使她困窘的欠木柴商，魚販，鞋匠的小筆的債務的一種手段也是必要的。除此以外，她所以高興到鄉下去是因爲她夢想要她妹妹吉提住到她那裏來，吉提將在仲夏從外國回來，醫生會囑咐她用水浴治療。吉提從溫泉寫信來說，再沒有別的希望會像和杜麗一道在厄古梭華過夏天那麼吸引她的了，厄古梭華在她們姊妹兩人心裏充滿了童年的回憶。

鄉間生活的頭幾天在杜麗是極其困難的。她小時候曾在鄉間住過，她所保留下的印象就是鄉間是城市的一切不快的避難所，鄉下的生活雖不豪華——杜麗對於這個是容易遷就的——却是便宜的，舒適的；一切都充裕，一切都便宜，一切都可以得到，對孩子們也是好的。但是現在以一家的主婦來到鄉下，她覺察出一切都和她所想像的完全兩樣。

她們到的第二天，下了一場大雨，夜裏雨漏進了走廊和兒童室，以致不能不把床搬到客廳裏去。找不到廚娘；九頭母牛，照看牛婦說來，有的快要生小牛了，有的剛剛生過，其餘的不是太老了，就是成了石乳房；乳酪和牛乳給小孩們吃都不夠。蛋也沒有。他們找不到母鷄；他們煎和煮的盡是些褐紫色的咬不動的老公鷄。找不到擦洗地板的婦人——大家都去鋤馬鈴薯去了。坐車出遊也

不可能，因爲有一匹馬是烈性的，在車轅間暴跳着。沒有水浴的地方；整個河岸都被家畜踐踏壞了，而且曝露在大路邊！連散步也不可能，因爲家畜從栅欄的裂隙裏侵入了庭園，並且有一頭可怕的公牛，牠吼叫着，有牴傷人的勢子。沒有適當的衣櫃；原有的衣櫃不是完全關不攏，就是一有人走過就自動開開來。沒有壺和鍋；洗濯室沒有蒸汽鍋，使女房間裏連熨板都沒有一塊。

沒有能夠得到安靜和休息，倒遭遇了這一切在她看來是可怕的困難，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開頭很爲失望。她算盡了她最大的力了，仍然感到她的境況毫無希望，時時抑制着湧進她眼裏來的淚水。管家是一個退職的軍曹，司忒潘·阿卡謊耶維奇很喜歡他，因爲他的漂亮而又恭順的外貌特地把他從看門人的地位提拔上來的，他對於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的愁苦沒有表示一點同情。他恭敬地說：『沒有法子想呢，農民們都是那麼可惡，』却沒有給她一點幫助。

這種境況看來似乎毫無希望了。但是在奧布浪斯基家，也像在一般家庭裏一樣，有一位不惹人注目的但是最重要最有用的人物，瑪特洛納·菲力摩諾夫納。她安慰她的女主人，向她擔保說一切都自會好起來的（這是她的用語，馬特偉就是從她那兒學來的），於是一個人不慌不忙地動手操作。

她立刻和管家的妻子有了交情，就在頭一天，她和她和管家三人一道在荊球花樹下喝茶，討論着一切的事務。不久，瑪特洛納·菲力摩諾夫納就在荊球花樹下成立了她的俱樂部，這個俱樂部是由管家的妻子，村子裏的長老和管賬組成的，這麼一來，生活上的困難就逐漸消除，一個禮拜內一切就眞地『好起來了』。屋頂修葺好了，廚娘找到了——是村子裏的長老的親戚——母鷄也買來

了，母牛開始有了乳，庭園用柵欄圍好了，木匠做了個軋布機，衣櫃裝上了鈎子，它們不再自動地敞開了，蒙着粗布的熨板搭在椅背和有抽屜的衣櫃上，在使女房間裏發出了熨斗的氣味。

『現在你看！你先前那麽失望呢，』瑪特洛納·菲力摩諾夫納指着熨板說。

他們甚至臨時趕造了一個圍着乾草編成的籬笆的浴場。莉莉開始洗浴，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開始實現了她的縱然不算安甯，但至少是舒適的田園生活的期望，雖則這種期望還祇實現了一部分。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和六個孩子在一道是不能夠安甯的。不是一個病了，就是另一個快要生病的模樣，要麽就是第三個缺少甚麽，第四個露出了壞癖性的徵候，諸如此類的問題。短暫的安甯的時候眞是少而又少。但是這些操勞和牽掛對於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却是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幸福。要沒有這些的話，她會剩下一個人孤單單地想念着她的不愛她了的丈夫。而且，對於疾病的担憂，疾病的本身，看着她小孩有惡癖的徵候時的愁苦在母親雖是難受的——但是現在孩子們自身已經在用微小的歡樂補償着她的痛苦。這些歡樂是這樣微小，就像砂裏的金子一樣地不惹人注目，在心緒不佳的時候她祇看見痛苦，祇看見砂石；但是也有興致好的時候，那時候她眼睛裏所看見的就盡是歡喜，盡是金子。

現在，在鄉間的寂靜生活裏，她開始愈益頻繁地感到這些歡喜了。常常，望着他們的時候，她好容易才使自己相信她是錯了，她當作母親，對於孩子們是有偏愛的；雖然這樣，她還是不能不對自己說她的孩子通通是逗人喜愛的，六個小孩各有不同，但都是不可多得的小孩，她爲他們感到幸福，以他們爲誇耀了。

八

在五月末，當一切事情都佈置得差強人意了的時候，她接到了她丈夫給她的回信，她曾寫信給他，向他訴說鄉間的紊亂狀況。他回信來說他事先沒有想得周到，要請她原諒，並且答應一有機會，就到她這裏來。這個機會沒有來到，直到六月初，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還是一個人住在鄉下。

在聖彼得祭週的星期日，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帶着所有的小孩坐車去受聖禮㊀。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在和她妹妹、她母親和友人的親密的哲學性的談話中，屢屢以她的關於宗教的自由的見解使她們驚異，她有她獨特的奇異的輪迴說的宗教，她篤信這種宗教，對於教會的教義很少關懷。但是在她的家庭裏，她却嚴格地執行了教會的一切要求——並不單是為了做榜樣，而且也是出於誠意，孩子們將近有一年沒有受聖禮，這件事使她非常擔憂，於是得到了瑪特洛納·菲力摩諾夫納的完全贊許，她決心就在夏天此刻舉行這個儀式。

好幾天以前，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就在忙於考慮孩子們出去穿甚麼衣服。長袍做好了，或是改好了，洗了洗，衣縫和皺邊都放開了，鈕釦釘上了，絲帶也預備好了。為了英國女家庭教師擔任縫改的達尼亞的一件衣服，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生了很大的氣。英國女家庭教師改這件衣服的時候把衣縫弄錯了地方，袖子裁去得太多了，以致完全糟蹋了這件衣服。這衣服穿在達尼亞的肩

膀上顯得那麼窄，看上去難受極了。虧得瑪特洛納·菲力摩諾夫納想出了一個妙法：嵌進一塊尖角布，再加上一個小披肩。衣服總算是弄好了，可是差一點和英國女家庭教師吵了一場。雖然這樣，但是早晨一切事情都佈置妥貼，到將近九點鐘的時候——她們是要求牧師等到她們九點鐘才做彌撒的——孩子們就穿了新衣服，喜笑顏開地站在台階旁馬車面前，等候他們的母親。

沒有用烈性的烏黑馬套車，靠着瑪特洛納·菲力摩諾夫納的情面，套上了管家的棕色馬，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因為焦慮自己的服裝而躭擱了，穿着純白的棉紗長袍走出來，上了馬車。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細心而又興奮地結好了頭髮，打扮起來了。在過去，她曾把自己裝扮得嫵媚動人；後來，當她漸漸年老的時候，她就對服裝漸漸不感興趣了；她知道她姿色日衰。但是現在她又開始對於服裝感到愉快和興味了。現在她打扮可並不是為了自己，並不是為了自己的俏麗，而祇是作為這些漂亮的小孩的母親，她不要損壞了整個的效果。最後又照了一次鏡子的時候，她對自己感到滿足了。她很美麗。不是她從前赴跳舞會時所想望的那種美麗，而是合於她眼前所抱的目的的一種美麗。

在教堂裏除了農民，傭人和他們的家眷以外再沒有人了。但是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看出了，或者自以為看出了她的孩子們和她自己在他們身上所發生的魔力。孩子們不祇是穿了那華麗的小衣裳看上去非常美麗，在他們的舉止行動上也是魅人的。不錯，亞留沙還站不大好，他儘在回

㊀ 據穆德英譯本註：在俄國正教會很小的孩子都領聖餐。

過頭來，竭力想望望他那小短衫的背面；但他仍是非常可愛的。達尼亞像一個大人一樣，照顧着小的孩子們。最小的莉莉對於一切事物露出天真的驚異，那樣子怪魅惑人的，當她領過聖餐之後，用英語說 "Please, some more" （請再給一點點）的時候，是令人禁不住微笑的。

在回家的路上，孩子們感到好像完成了一件甚麼莊嚴的事情，大家都非常地沉靜了。

在家裏，一切事情也都進行得很順利；但是在用中點時格里沙吹起口哨來，而更加惡劣的，是公然不聽英國女家庭教師的話，因此被罰不准吃饅頭。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要是在的話，在這樣的節日是不會讓事情弄到這種地步的；但是她不得不支持英國女家庭教師的權威，因此她贊成了不准格里沙吃饅頭的決定。這事多少有點使大家掃興。

格里沙哭着，訴說尼古林卡也吹了口哨，她卻沒有受罰，他哭並不是為了饅頭——他不在乎那個——而是為着受了不公平的待遇。這也的確是太悲慘了，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下了決心去說服英國女家庭教師，要她饒了格里沙，於是她就走去找她。但是在她走過客廳的時候，她看到了一個動人的場面，使她的心這樣充滿了快樂，淚水浮上了她的眼睛，她自己已經饒恕犯罪者了。

犯人坐在客廳裏的窗台的角上，達尼亞手裏端着一隻碟子站在他旁邊。她藉口拿點心給她的洋娃娃吃，請求女家庭教師允許她把她的一份饅頭拿到育兒室去，而實際上她卻拿到她弟弟這裏來了。他一面還在哭訴着他受的處罰的不公平，一面在吃饅頭，而且儘在抽抽噎噎地說：「你自己吃吧，我們一道吃吧……一道。」

達尼亞開始因為對格里沙的憐憫，隨又因為意識到自己的高尚行為而感動，淚水也盈溢在她的

眼睛裏了；但是她沒有拒絕，吃了她的一份。

看見母親，他們都給嚇慌了，但是望到她的臉色，他們看出了他們沒有做錯事，他們嘴裏塞滿了饅頭，突然笑起來，他們開始用手揩拭着他們帶笑的嘴唇，在他們快活的臉上塗滿了眼淚和果醬。

「呵喲！你的雪白的新長袍！達尼亞！格里沙！」母親說，竭力想保全那件長袍，但是她眼睛裏含着淚水，臉上浮着幸福的，歡喜的微笑。

新衣服脫下來了，她吩咐給女孩們穿上寬大的便服，男孩們穿上舊短衫，並且駕好小馬車去拾菌和水浴，使管家懊惱的是又套上了他的棕色馬。歡樂的叫聲在育兒室裏喧騰起來，一直到他們出發到浴場的時候才停止。

他們採集了滿滿一籃的菌；連莉莉都拾到了一隻白樺菌。以前一向是霍里小姐找到一個就指給她看的；但是這一回她親手拾到了一個大的，因此大家都歡呼起來：「莉莉拾到了一個菌呢！」

隨後他們坐車到了河邊，把馬留在白樺樹下，走向小浴場去。馬車夫特倫退把那儘在搖拂着尾巴驅逐蒼蠅的馬繫在樹上，就在白樺樹蔭下躺下來，把青草壓倒了，抽着他的劣等的煙草，同時，小孩們的不停的歡樂的叫聲從浴場傳到他的耳邊來。

雖然要看管所有這些小孩，不讓他們頑皮，是一件麻煩事，雖然要記住這許多不同的脚的長襪、短褲和靴子而不弄亂了，要解開又繫上所有的帶子和鈕釦，也是很困難的，但是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却再沒有比和所有這些小孩一道水浴更快樂的了，她自己原是喜歡水浴，而且相信這

對於小孩是極其有益的。檢閱所有這些胖胖的小腿，給他們穿上長襪，抱住這些裸着的小身體在水裏浸一浸，以及聽着他們的又驚又喜的嚷叫，看着她的這些濺着水的小天使圓睜着驚奇而又快樂的眼睛，喘着氣的那副神情，在她是極大的快樂。

當一半小孩穿起了衣服的時候，幾個打扮得很漂亮出來採藥草的農婦走近水浴小屋旁，怯生生地停下脚步來。瑪特洛納·菲力摩諾夫納喚了她們中間的一個來，請她把掉到水裏的一塊罩布和一件襯衣拿去晒乾，而後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就和那些農婦攀談起來。開頭，她們用手捂着嘴笑，沒有聽懂她的問話，但是不一會她們就膽大了，開始談起話來，立刻以她們對於小孩們所表示出來的純眞的嘆賞而博得了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的歡心。

『嗳呀，看看這個小美人，像糖一樣白哩！』一個說，一邊嘆賞着達尼契卡，一邊搖着頭。『祗是瘦……』

『是的，她生過病來呢。』

『他們也給你洗了澡嗎？』另一個望着嬰兒說。

『不，他才三個月呢，』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誇耀般地回答。

『當眞嗎！』

『你有小孩嗎？』

『我生過四個；祇剩下兩個了——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我就在上個狂歡節給她斷的奶。』

『她多大了？』

「哦，有兩歲了。」

「你爲甚麼餵她那麼久的奶呢？」

「這是我們的習慣，要過三個齋期……」

這樣的談話，對於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就變得最有興味了：她生產的時候怎樣？男孩有甚麼病？丈夫在哪裏？他是否常回家？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簡直不願離開農婦們了，和她們談話在她是這麼有趣，她們的趣味又是這麼完全相投。使她頂高興的是她很明顯地看出了這些婦人所最嘆慕的是她有這麼些小孩，而且都是那麼可愛。農婦們甚至引得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笑了，却觸怒了英國女家庭教師，因爲她就是她所不了解的那哄笑的原因。一個年青婦人儘盯着看那最後穿衣服的英國婦人，而當她穿上第三條裙子的時候，她就忍不住下了這樣的評語：「嗳喲，她穿了一件又一件，她永遠穿不完呢！」於是大家一齊笑開了。

九

當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被她那羣剛洗過澡，頭還是濕濕的小孩們環繞着，自己頭上緊着頭巾，快坐車回到家門口的時候，馬車夫說：

「哪家的老爺來了，我想一定是波克羅夫斯科意的老爺吧。」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窺望着前面，而當她認出了迎面而來的，戴着灰色帽子，穿着灰色外套的列文的熟識的姿態的時候，她快活極了。她甚麼時候都高興看見他，而這時他正逢她最得意的時候看到她，這就更加使她高興了。沒有誰比列文更能賞識她的偉大的了。

看見她，他感到好像面對着他所夢想的家庭生活的一幅畫景。

『你好像一隻母鷄後面跟着一羣小鷄哩，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

『噢，我眞高興看見你！』她說，把手伸給他。

『高興看見我，可是你却不讓我知道。我的哥哥住在我那裏。我接到司梯瓦的信，才知道你到這裏來了。』

『司梯瓦的信？』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驚訝地問。

『是的，他來信說你搬到這裏來了，他想也許有甚麼事我可以爲你效勞，』列文說，而當他這樣說了之後，他突然感得狼狽起來，於是中止了話，他默默地和小馬車並排地走着，摘下菩提樹的嫩芽，把它細齩着。他狼狽起來是因爲他感覺到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在本來應該由她自己丈夫照料的事情上接受別人的幫助是會不愉快的。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確實不高興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把自己的家務事推諉給別人的那種做法。她立刻覺出列文覺察到了這點。正因爲這種感覺的敏銳，因爲這種情感的細緻，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才這麼喜歡列文。

『自然，我知道，』列文說，『那意思祇是說你想要看看我，而我也非常高興呢。不用說我就想得到，像你們在城市裏住慣了的，在這裏會感覺得很簡陋，假如你需要甚麼的話，吩咐我去辦就

是。」

『呵，不！』杜麗說。『起初是有點不大舒適的，但是現在一切都安頓得好好的了——這都是我的老乳母的功勞哩，』她指着瑪特洛納・菲力摩諾夫納說，老乳母看見他們說到她，快活地，親切地向列文微笑着。她認識他，並且知道他是她的最末一位小姐的佳偶，極其盼望這婚事成功。

『你不坐上車來嗎，老爺？我們可以往這邊擠一擠！』她對他說。

『不，我要走路。孩子們，有誰要跟我一道和馬賽跑嗎？』

孩子們不大認識列文，也記不起甚麼時候見過他，但是對於他，他們却絲毫沒有感到孩子們對於僞善的大人所常常感到的那種畏怯和敵視交混的奇怪的情緒。那是常常使孩子們受罪不淺的。僞善不論在甚麼事情上也許可以欺騙最聰明最機靈的大人，但是最不靈敏的小孩也能識破僞善，對它起憎惡之感，不管它掩飾得多麼巧妙。列文儘管也有缺點，但是在他身上是沒有絲毫僞善的地方，因此孩子們對他表示了如他們在母親臉上所看出的那同樣的親切。應着他的邀請，兩個大孩子立刻向他跳下來，和他一道跑着，好像和他們的乳母或是霍里小姐或是他們的母親一道跑着一樣地自然。莉莉也嚷着要到他那裏去，於是她的母親就把她抱給他；他把她掮在肩頭上，和她一道跑着。

『不要怕，不要怕，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他說，向母親愉快地微笑着。『我是絕不會使她受傷，也絕不會把她摔下來的。』

看着他那敏捷的，結實的，小心翼翼的，過度謹愼的動作，母親也就覺得放心了，於是她一面

注視着他，一面愉快地贊許地微笑着。

在這鄉間，和孩子們，和他所同情的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在一道，列文體會到他所常有的那種孩子般的快活的心境，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是特別喜歡他這種心境的。當他和孩子們一道跑的時候，他教他們體操，用他那種怪腔怪調的英語逗得霍里小姐大笑，和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談着他在鄉下的事務。

午飯後，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和他兩人坐在露臺上，開始談到吉提了。

「你知道嗎？吉提要來這裏，和我一道過夏天。」

「眞的嗎？」他說，漲紅了臉，爲了改變話題，他立刻改口說道：「那末我送你兩頭母牛，好不好？假使你一定要算錢的話，就一個月付我五個盧布吧；但是你這樣可就太對不起人了。」

「不，謝謝。我們現在還很過得去呢。」

「呵，那末好，我去看看你的母牛，要是你允許的話，我指點你怎樣餵牛吧。一切全都靠飼料呢。」

列文爲了要改變話題，就向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說了一套餵牛的道理，說母牛祇是把飼料變成牛乳的機器以及諸如此類的話。

他談着這個，但卻熱烈地渴望聽到關於吉提的詳情，而同時又怕聽到。他害怕他得來不易的內心的平靜又要被破壞了。

「是的，但是這一切都得要有人照料，這裏可有誰來照料呢，」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沒精

打呆地說。

她靠着瑪特洛納·菲力摩諾夫納的幫助，已經把她的家務料理得這麼井井有條了，她不想再有所改變；加以，她對於列文的農學上的知識並不信任。說母牛是產乳的機器這一類道理，她是懷疑的。她覺得這種道理祇會妨礙農事。一切照她想來要簡單得多：像瑪特洛納·菲力摩諾夫納所說的那樣，祇要多給斑牛和白胸牛一點飼料和飲料，不讓廚司把廚房的污水給洗衣婦去餵母牛就行了。這是簡單明瞭的。但是關於用穀類和草做飼料的一般道理是靠不住的，模糊的。而且，最重要的，她要談吉提的事。

一〇

「吉提來信說她再也沒有甚麼比孤獨和平靜更渴望的了，」杜麗在沉默了一會之後這樣說。

「她怎樣呢——好了些嗎？」列文激動地問。

「謝謝上帝，她完全復原了。我從來不相信她的肺有毛病呢。」

「呵，我眞高興得很！」列文說，當他這麼說着而且默默地凝視着她的時候，杜麗感到好像在他的臉上看出了有些叫人憐憫的，軟弱的表情。

「讓我問你，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說，浮上她那溫和而又略帶嘲弄的微笑，「你爲甚麼生吉提的氣呢？」

「我，我沒有生她的氣，」列文說。

「是的。你生了氣。要不然，你爲甚麼到了莫斯科不來看我們，也不去看他們呢？」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他說，臉紅到髮根了，「我眞奇怪以你這樣個好心腸的人竟會感覺不到這個。你怎麼對我連一點憐憫都沒有，你既然知道……」

「我知道甚麼？」

「你知道我求了婚，被拒絕了，」列文說，於是一分鐘以前他對吉提所抱着的一切憐愛，立刻轉化爲對於他所受到的侮辱的憤恨之情了。

「你怎麼以爲我知道呢？」

「因爲大家都知道啦……」

「這就正是你誤解了；我確實不知道，雖然我這樣猜過。」

「那末現在你總知道了。」

「我先前祇知道發生了一件使她非常痛苦的事，她請求我再不要提起那事情。假使她連我都沒有告訴的話，她是決不會去對別人說的。但是你們中間到底發生了甚麼呢？告訴我吧。」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甚麼時候的事呢？」

「我最後一次到你們家裏去的時候。」

「你知道，」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說，「我非常地非常地替她難過呢。你所苦的祇是自尊

心受了傷害……」

「也許是這樣，」列文說，「但是……」

她打斷了他。

「但是她，可憐的孩子……我非常地，非常地替她難過呢，現在我一切都明白了。」

「哦，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請你原諒我！」他說，站起身來了。「我要走了，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再見吧！」

「不，再待一會，」她說，抓住他的袖子。「再待一會，坐下吧。」

「請，請不要再談這個了吧！」他說，坐下來，同時感覺得他原以爲埋葬了的那種希望又在他心中覺醒和騷動了。

「假使我不是喜歡你的話，」她說，淚水浮上了她的眼睛，「假使我不是像這樣知道你的話……」

那種原以爲死了的感情逐漸復活了，抬起頭來，把列文的心佔據了。

「是的，現在我一切都明白了，」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說。「你是不會明白的；因爲你們男子是自由自在的，樣樣都隨自己選擇。你們愛甚麼人自己總是知道得很淸楚的；但是一個女子處在懸而不決之中，帶着女性的少女的害羞，她從遠遠的地方看你們男子，甚麼話都只好聽信——她可能有，而且常常有這樣的一種感覺，好像她不知道說甚麼才好。」

「是的。假使心不說話的時候……」

「不，心說話的；但是祇想想：你們男子看上一個女子，就到她家裏去，和她做朋友，留心觀察她，等着看她是不是你的意中人；後來，當你確定了愛她的時候，你就求婚……」

「哦，也不完全是這樣，」

「無論怎樣說，當你的愛成熟了或是在你所要選擇的兩個人中間看中了一個的時候，你就求婚．但是我們並不問女的．我們希望她自己選擇，但她却選擇不了；她祇能回答說「是」或是「不」．」

「是的，在我和渥倫斯奇兩人中間選擇一個，」列文想，而在他心中復活了的死去的希望又死去了，祇是痛苦地壓抑着他的心．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他說，「人是這樣選擇新衣裳或是別的物品的，但却不是愛情。選定了就最好……反來覆去可不成。」

「噢，自尊心，完全是自尊心！」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說，好像很輕視他的這種感情，因為這種感情比起祇有女人才能理解的別種感情來就顯得很低下了。「當你向吉提求婚的時候，她正處在一種不能回答的境地。她猶疑不定。在你和渥倫斯奇兩人之間猶疑。他，她天天看見，而你，她却好久沒有看到了。假若她年紀再大一點的話……比方我處在她的地位就決不會猶疑的。我一向就不喜歡他，而結果果然這樣。」

列文想起了吉提的答話。她說了：「不，那是不能夠的……」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他冷淡地說，「我看重你對我的信賴，但是我相信你是誤解了。

但是不管我做的對不對，你所那麼鄙視的那自尊心使得對於卡特立娜·亞歷山特羅夫納的任何想念，都成爲不可能了，——你知道，完全不可能了。』

『我祇再說一句：你知道我是在說我的妹妹，我疼愛她如同疼愛自己的小孩們一樣的。我也並沒有說她愛你，我的意思祇是說她那時的拒絕並不說明甚麼。』

『我不明白！』列文說，跳起來了。『要是你知道你是怎樣地在傷害着我呵。這正像你的一個孩子死了，而他們却對你說：他在的話會是怎樣，他本來可以活着的，你看了他會是多麼快樂。但是他却死了！死了，死了！……』

『說得多好笑！』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說，不管列文的激動，帶着悵惘而又嘲諷的微笑說。『是的，我是愈看愈明白了，』她沉思般地繼續說。『那末吉提在這裏的時候你不來看我們嗎？』

『不，我不來。自然我並不要避開卡特立娜·亞歷山特羅夫納，但是我要儘可能使她不看到我，免得她討厭。』

『你眞是說得好笑得很！』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重複着說，帶着深情凝視着他的面孔。『那末好，就當作我們沒有談過吧。你來做甚麼，達尼亞？』她用法文對走進來的小女孩說。

『我的鏈子在哪裏，媽？』

『我說法文，你也要說法文。』

小女孩試着用法文說，但是記不起法文的鏈子這個字來了；母親指點她，用法文對她說鏈子要到甚麼地方去找。這給了列文一種很不愉快的印象。

關於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的家庭和她的小孩們的一切，現在對於他再沒有像在一會兒以前那樣使他魅惑了。

『她爲甚麼要和孩子們說法文呢？』他想；『這是多麼不自然，多麼虛僞呵！孩子們也覺到了這點。學習了法文，忘掉了眞誠，』他一個人這樣想，却不知道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對於這事已經再三想過，而結果還是相信：卽使要犧牲眞誠也不能不用那種方法去教孩子們法文。

『可是你爲甚麼這樣急着走呢？再待一會吧。』

列文留下喝了茶，但是他的愉快已經完全消失了，他感到不安起來。

喝過了茶，他走到門廳去吩咐套上馬車，而當他轉來的時候，他看見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很激動，面帶愁容，淚水盈溢在她的眼睛裏。正在列文走到外面去了的那個時刻，發生了一件事，把她今天一天所感到的幸福和她對她的孩子們所抱着的誇耀完全粉碎了。格里沙和達尼亞爲了爭一個球打起來。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聽到了育兒室的叫聲跑去看見了他們處在可怕的光景裏。達尼亞揪着格里沙的頭髮，而他呢，因爲憤怒的原故臉色變得可怕了，正在用他的拳頭往她身上亂打。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一看見這種光景的時候好像有甚麼東西在她的心裏碎裂了。好像黑暗臨到了她的生活；她感到她所誇耀的這些孩子不但是極其平凡，而且簡直是不良的，沒有教養的，有着粗暴的野蠻的癖性的小孩們——邪惡的小孩們。

她不能說，也不能想別的甚麼事情了，她不能向列文訴說她的不幸。

列文看出了她很不快樂，竭力安慰她，說這並不能證明有甚麼壞，小孩們是沒有不打架的；但是就在他這麼說的時候，他心裏却想着：『不，我對我的小孩們不會有點虛飾，不會和他們說法文；但是我的小孩們不會像那種樣子的。祗要不寵壞小孩們，不傷害他們的天性就行了，這樣他們就會長得可愛的。不，我的小孩們不會像那種樣子的。』

他道了別，坐車走了，她沒有挽留他。

二

七月中旬，離波克羅夫斯科意約有二十俄里的，列文的姊姊的地產所在的村子裏的長老，到列文這裏來報告那裏的狀況和割草的事情。他姊姊的地產上的主要收入是來自靠近河邊的草場。往年，草是二十個盧布一俄畝賣給農民的。當列文接手管理這地產的時候，他估量這草場值更多的錢，他就定二十五個盧布一俄畝。農民們不肯出這個價錢，並且，如列文所猜疑的，他們攔阻了別的買主。於是列文親自到那裏去，安排了一部分用雇工，一部分用按收成分攤的辦法去割草。他自己的農民想盡辦法來阻撓這個新的方法，但是事情終於做成了，第一年草場就獲得將近兩倍的贏利。去年——正是第三年——農民們還在繼續反對，但是草却仍是用同樣的方法收割了。今年農民按分攤收成的三分之一的辦法担任刈割全部的草，現在村老就是來報告草已經割完了，並且說恐怕下雨，他們已經請了管賬來，當着他的面分配了收穫物，一共收集了十一堆作為地主的一份。當他

問最大的草塲收割了多少乾草時，村老回答得吞吞吐吐；他沒有得到允許就那麼急忙忙地把收穫物擅自分配了；這農民說話的整個語調聽上去又有些異樣；從所有這些方面看來，列文覺出了這回草的分配裏面一定有蹊蹺，於是就下定決心親自到那裏去調查一個明白。

在午飯時達到那村莊，把他的馬留在他哥哥的乳母的丈夫，他的一個年老的朋友的小屋裏，列文走到養蜂場去看這老頭，想從他口裏探聽出割草的眞情。巴爾孟尼奇，一個饒舌的，漂亮的老頭，給了列文熱烈的歡迎，把他所有的工作指給他看，把關於他的蜜蜂和今年離巢的蜂羣的一切詳情都告訴他；但是列文向他問起割草的事情時，他却含混其辭，不願回答。這就更證實了列文的猜疑。他走到割草塲去，檢查着乾草堆。每堆恐怕還裝不滿五十車，爲了要揭發農民們的罪跡，列文吩咐立刻把搬運乾草的車拉來，抄起了一堆運到倉庫去。這堆竟祇裝了三十二車。不管村老怎樣竭力辯白說乾草有壓縮性，它們堆積過久變得乾硬了，以及他怎樣賭咒說一切事情都是做得對得起上帝的，列文還是堅持着他的意見，說乾草的分配是沒有經他吩咐的，因此他不能把那乾草當作一堆五十車來接受。經了長長的辯論之後，問題方才得到解決，就是：這十一堆作一堆五十車計算歸農民承受，而主人的一份重新分配。爭辯和乾草堆的分配繼續了整整一個下午的時間，當乾草分配到最後的時候，列文把餘下部分的監督委托給管賬，自己在以柳樹樁作標記的乾草堆上坐下，歎賞地眺望着農民的草塲。

在他面前，在沼地那邊的河灣上有一列穿得花花綠綠，高聲談笑的農婦們在移動，而散開的乾草在淡綠色的草塲上很迅速地形成了灰色的蜿蜒的草垛。拿着叉子的男子們跟在婦人們後面走來，灰

色的草堆搭成了寬闊的，高高的，柔軟的草堆。在左邊，大車在那割光了的草地上轔轔地走過，乾草一大叉一大叉地被拋起，草堆一個一個地消失，代替的是載滿大堆芬芳的乾草直垂到馬臀上的大車。

『多麼好的收割乾草的天氣呵！一定會是很出色的乾草呢！』一個老頭子說，在列文身傍蹲下來。『簡直是茶，哪裏是乾草！你看他們把乾草拾起來，就像鴨子拾起撒給牠們吃的穀子一樣！』他指着逐漸變大的草堆，加上說。『午飯過後他們運了一多半了。』

『最後一車嗎，呃？』他向一個青年農民說，那青年趕着車在他身邊駛過，停在一部空車前面，搖提着大麻製的韁繩的繩頭。

『最後的了，爹爹！』年輕人叫着，勒住了馬，微笑着掉轉頭來，望了望一個坐在大車裏也在微笑的活潑的玫瑰色面頰的青年農婦，然後就驅車前進。

『那是誰？你的兒子嗎？』列文問。

『我的小兒子，』老頭子浮上親切的微笑說。

『一個多好的小伙子呵！』

『這孩子還算不壞哩。』

『已經娶了親嗎？』

『是的，到今年聖菲力浦⊖節恰好是兩年了。』

『有小孩了嗎？』

⊖ 聖菲力浦（St. Philip's day），聖誕節前之第四星期日。

「哪會有小孩！整整一年多他甚麼都不懂，而且還害臊呢，」老頭子回答。「哦，多好的乾草！眞正像茶一樣哩！」他重複着說，爲的是要改變話題。

列文更注意地凝視着伊凡・帕爾米諾夫和他的妻子。他們正在離他不遠的地方把乾草裝上車去。伊凡・帕爾米諾夫站在車上，接受，放好，並且踏平大束的乾草，那是他的年輕美麗的妻子靈巧地遞給他的，她先是一抱一抱地遞上來，後來才用叉子叉上。年輕的農婦從容地，愉快地，敏捷地勞動着。壓緊的乾草不容易叉上她的叉子，她先把乾草耙鬆，用叉子刺進去，然後用敏捷的，有彈性的動作將整個身子的重量壓在叉上，然後立刻把她的繫着紅帶的背一彎，她昂起身子，挺起她那白襯衣下面的豐滿的胸部，靈活地轉動起叉子，把一束束的乾草高高地抛上車去。伊凡，顯然想盡力免除她的不必要的勞動，連忙大大地張開兩臂接了她投來的一束束的乾草，把它們平平地安放在車裏。當她把最後剩下的乾草耙攏來了的時候，年輕的農婦拂去了落在她頸子上的草屑，理了理垂到她那還沒有被太陽曬黑的白晳的前額的紅頭巾，她爬上車來幫着捆打。伊凡指點她怎樣把繩子繫在橫木上，聽她說了句甚麼話，他大聲笑出來。在兩人的面孔的表情上可以看出強烈的，年輕的，剛剛覺醒的愛情。

二

乾草綑好了。伊凡跳下來，拉着韁繩牽走了那匹溫順的，毛色光滑的馬。他的年輕的妻子把耙

投擲在載物上，而後邁着有力的步子，擺動着兩臂，她走到圍成一個圈子在跳舞的婦人們那裏去。伊凡駛到大路上去，加入到其他的載重大車的行列中去。農婦們把耙掮在肩上，花枝招展，高聲喧笑地跟在大車後面走着。一個粗野的，未經訓練的女聲驀地唱起歌來，獨自唱完了一隻歌，隨即五十個不同的健康有力的聲音，有的粗獷，有的尖細，又從頭合唱起這隻歌來。

婦人們唱着歌開始走近列文了，他感到好像一片烏雲歡聲雷動地臨近了。烏雲逼近了，籠罩住他，而他躺着的草堆，以及旁的草堆、大車、整個草場和遼遠的田野，一切都好像在震撼着，合着那狂野的快樂的歌聲的節拍，歌聲裏摻雜着呼喊、口哨和拍掌。列文羡慕他們的這種健康的快樂；他渴望參與到這種生活的歡樂的表現中去。但是他甚麼都不能做，祇好躺着看和聽。當農民們和歌聲一道從視線和聽覺中消失的時候，一種由於他自己的孤獨，由於他的身體沒有活動，由於他的憤世嫉俗而引起的沉重的憂鬱之情襲上列文的心來。

幾個爲乾草的事和他爭吵得最兇的農民，他所責罵的，想要欺騙他的農民，正是這幾個農民愉快地招呼了他，顯然沒有而且也不能對他有甚麼埋怨，對於曾經想要欺騙他這件事也不但毫無懊悔，而且連記都不記得了。一切都湮沒在愉快的共同勞動的大海中了。上帝賜與了日子，上帝賜與了力量。日子和力量都貢獻給了勞動，而報酬就在勞動本身。勞動是爲了誰？勞動的結果又怎樣？這些都是無謂的考慮——無關宏旨的。

列文常常歎賞這種生活，他常常對於過這種生活的人抱着羡慕之意；但是今天第一次，特別是由於看了伊凡·帕爾米諾夫對他年輕妻子的態度而深受影響，他的腦海裏明確地浮上了這樣的念

頭，他能否把他現在所過的乏味的、不自然的、無所事事的、獨身的生活換取這種勤勞的、純潔的、公共的美好的生活，這全在他自己。

坐在他旁邊的老頭子早已回家去了；人們都已星散。住在近處的回家去了，遠處來的聚在一起晚餐，在草場上過夜。列文沒有被人們看到，依舊躺在草堆上，還是在凝望，靜聽和沉思。留在草場上過夜的農民們在短短的夏夜裏幾乎整夜不曾睡着。起初可以聽見大家一道晚餐的歡樂的談笑聲，隨後又是歌聲和哄笑。

漫長的整整一天的勞動在他們身上除了快樂以外再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在黎明之前，一切都寂靜了。除了沼地裏不停的蛙鳴，和籠罩草場的破曉前的霧裏發出的馬的鼻息以外，再也聽不到別的夜的聲音了。清醒了，列文從草堆上爬起，仰望着星星，他知道夜已經過去了。

『哦，我做甚麼好呢？我怎樣着手呢？』他自言自語，極力想替自己把他在這短短的一夜裏所經歷的一切思想和感情表達出來。他所經歷的一切思想和感情分成了三個不同的思路。一個是拋棄他過去的生活，拋棄他的完全無用的教育。這種拋棄給與他快樂，而且是簡單容易的。另一類的思想和想像是有關他現在所渴望過的生活的。他明晰地感覺到這種生活的單純，純潔和正當，而且深信他會在這種生活中尋找到他所痛感缺乏的滿足，平靜和高貴。但是第三類的思想却轉到了怎樣使舊生活轉變到新生活上去的問題。而這裏面他沒有一個念頭是明確的。『要娶一個老婆嗎？要勞動和有勞動的必要嗎？離開波克羅夫斯科意嗎？買地嗎？加入農民一起嗎？娶一個農家女嗎？我怎樣辦才好呢，』他又問自己，仍舊找不出答案。『不過，我整整一夜沒有睡，我想不淸楚了，』

他對自己說。「我以後會想通的吧。有一件事是確實無疑的，這一夜把我的命運決定了。我過去所做的家庭生活的夢都是荒謬的，簡直不是那麼回事，」他對自己說。「一切都簡單得多，好得多……」

「多麼美麗呀！」他仰望着正在他頭上天空中央的那片潔白的羊毛般的雲朵所變幻出的奇異的眞珠母貝殼的形狀的時候這樣想。「在這美妙的夜裏，一切都多麼美妙呵！那貝殼一下子怎樣形成的呢？剛才我還望着天空，甚麼都沒有，祇有白白的兩條。是的，我對於人生的見解也是這樣不知不覺地變了！」

他走出了草場，沿着大路向村子走去。微風吹拂，天空顯得灰暗陰沉。在光明完全戰勝黑暗的那黎明將要到來之前，通常總有一個幽暗的頃刻。

凍得抖縮着，列文迅速地走着，眼睛望着地面。「甚麼？誰來了？」他想，聽到了鈴子的玎璫聲，抬起頭來。在離他四十步遠的地方，一輛四匹馬並排拉着的，頂上面放着行李的馬車沿着他正在走着的長滿了草的大路直向他駛來。轅馬在轅木間擠着避免踏在輪跡上，但是斜坐在車夫臺上的熟練的馬車夫却保持了轅木不越出輪跡，這樣，車輪又在道路的平整的部分轉動了。

列文祇看見了這一些，並不想知道來的可能是甚麼人，他漠然地凝視着馬車裏面。

馬車裏，一個老太婆在角落裏打盹，而在窗旁，坐着一位年輕的姑娘，兩隻手拿住白帽子的絲帶，顯然是剛醒過來沒有多久。臉上洋溢着光輝和思想，充滿了列文所不能理會的微妙複雜的內心生活，她越過他的頭上望着曙光。

就在這景象消失的那一瞬間，那雙誠實的眼睛瞥到他身上來了。她認出了他，她的面孔驚喜得開朗起來了。

他決不會看錯的。世界上再也沒有像那樣的眼睛了。世界上祇有一個人能夠給他把生活的一切光明和意義集中起來。這就是她。這就是吉提。他明白了她正從火車站坐車到厄古梭華去。在那不眠的一夜裏激動了列文的一切事情，他所下了的一切決心，全都一下子烟消雲散了。他帶着憎惡回想起他要娶一個農家女的那夢想。祇有在那裏，在那駛過道路那邊去的，轉眼就要消逝了的馬車裏面，祇有在那裏，他才能夠尋找到最近以來那麼苦惱了他的那生活之謎的解決。

她沒有再朝外面望了。車輪的聲音已不再聽到，鈴聲也快要聽不見了。犬吠聲證明了馬車已經到了村子裏，剩下的祇有周圍的空曠的原野，前面的村落，和他孤單單的一個人，在荒涼的大路上獨行踽踽。

他仰望着天空，期望看到他所嘆賞的，他看成那夜的思想感情的象徵的那貝殼形的雲朵。天上可一點也沒有像貝殼形的東西。在那裏，在深不可測的高處，起了神祕的變化。沒有絲毫貝殼的蹤影，在大半邊天上鋪着一層愈來愈小的羊毛般的雲朵。天空漸漸變得蔚藍和明亮了；帶着那同樣的柔和，但也帶着那同樣的疏遠，它回答了他的詢問般的眼光。

『不，』他對自己說，『不管這單純和勞動的生活有多麼好，我也不能回到這裏來了。我愛她。』

一三

除了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最親近的人以外，誰也不知道他在表面上雖然是個最冷靜最有理智的人，却有一個和他的性格的總的傾向正相反的弱點。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一聽到或看見小孩或是女人哭就不能無動於衷。看到眼淚，他就會激動起來，完全失去他的思考力。他部裏的祕書長和他的私人祕書都懂得這一點，總是預先關照來請願的女人們千萬不要流眼淚，如果她們不想把機會錯過的話。『他會冒起火來，不聽你的話了，』他們這樣說。而實際上，在這種場合，眼淚在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心中所激起的情緒的混亂的確是表現在性躁的憤怒上面。『我無能爲力。請你走吧！』他在這種場合總是這樣叫着的。

在從賽馬場回家的路上，安娜把她和渥倫斯奇的關係告訴了他，隨着就驀地哭起來，兩手掩面，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雖然心中對她起了憤恨之情，但同時也感到了眼淚所照常引起的那種情緒的激動。意識到這個，意識到在當時那種情況下他的感情的任何表露都是不適宜的，他竭力把生命的一切表現壓抑在自己心中，因此沒有動一動，也沒有望她一眼。這就是他臉上的那種死人一般的僵冷的奇怪的表情的原因，那表情是給了安娜那麽深刻的印象的。

當他們到了家的時候，他扶她下了馬車，極力控制住自己，帶着他慣常的有禮貌的態度向她道了別，說了句機動的話；他說他明天把他的決定告知她。

他妻子的話，證實了他的最壞一方面的猜疑，給與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心以劇烈的創痛。由於她的眼淚所引起的那種對她的生理的憐憫使創痛加劇了。但是當祇有他一個人在馬車裏的時候，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感到完全擺脫了那種憐憫，並且也擺脫了最近苦惱着他的那種猜疑和嫉妒的痛苦，這就使得他又驚異又歡喜了。

他體驗到就像一個人拔出了一顆痛了好久的牙齒那樣的感覺。經過了可怕的痛楚和好像把甚麼巨大的，比頭本身還要大的東西從牙床拔下來的那樣一種感覺之後，患者，幾乎還不能相信他自己的幸運，忽然感到毒害了他那麼久的生活，佔據了他的全部注意力的東西已不復存在，而他又能夠生活和思想，以及對於他的牙齒以外的事情發生興味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所體驗到的正是這樣的一種感覺。那痛楚是奇怪而又可怕的，但是現在却已經過去；他感到他又能夠生活，又能夠思索他妻子以外的事情了。

「沒有廉恥，沒有心腸，沒有宗教心，一個墮落的女人罷了！我一向就知道這個，一向就看到這個的，雖然我為了顧全她，極力欺騙自己，」他暗自說。而他眞地覺得好像他一向就看到了似的；他回想起他們過去的生活的詳細情景，他以前從來不曾覺得有甚麼不好的，——現在這些情景却明白地證明出她原來就是一個墮落的女人。「我把我自己的生活和她的結合在一起，這是一個錯誤；但是這個錯誤可不能怪我，所以我不應當不幸。過錯不在我，」他對自己說，「而在她。但是我和她沒有甚麼了。在我心目中她已不存在了……」

她和她兒子將遭遇到的一切——他對兒子的感情也像對她的感情一樣地變了——已不再使他關

心。現在他唯一關心的事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如何才能去掉由於她的墮落而濺在他身上的污泥，而繼續沿着他的活躍的，光明正大的，有益的生活的道路前進，要達到這個目的，如何做才是最好，最得體，最於自己有利；因而也是最正當的。

『我不能因爲一個下賤的女人犯了罪的原故而使自己不幸；我祇需要找到一個最好的方法擺脫她使我陷入的這種困難的處境。我一定要找到這樣的方法，』他對自己說，愈益愁眉緊鎖了。『我不是最初的，也不是最後的。』歷史上的例證且撇開不講，從最近在大家的記憶中復活了的孟尼勞斯的美麗的愛蓮納㊀起，現代上流社會中妻子對丈夫不貞的實例一一浮上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想像中。『達立耶洛夫、波爾塔夫司基、卡立巴諾夫公爵、帕斯庫丁、德拉姆……是的，就連德拉姆，這麼個正直有爲的人物……塞米洛夫、察金、希戈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回想着。『縱然有一種不合理的 ridicule（嘲笑）落在這些人頭上，但是我從來祇把這個看做一種不幸，而且總是對這種事同情的，』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對自己說，雖然這並非事實，他對這種不幸從來不曾有過同情，而他聽到背棄丈夫的不貞的妻子的事例愈多，他就愈重視他自己。『這是可能降臨到任何人頭上的不幸。而這種不幸已經降臨到我的頭上了。現在的問題就在於如何用最好的方法逃脫這種處境。』於是他開始一一思考着處在和他同樣境地的人們所採用過的方

㊀ 奧芬巴哈（Offenbach——一八一九—一八八〇），生於德國，在法國活動的作曲家，所作滑稽歌劇美麗的愛蓮納(La Belle Hélène) 當時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極爲流行。

法。

「達立耶洛夫決了鬥……」

決鬥這件事，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年輕的時候是特別醉心的，這正因爲他生來就是一個膽怯的人，而他自己也十分明白這一點的原故。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一想起手鎗對準自己的情景就毛骨悚然，所以他生平從來不曾使用過任何武器。這種恐怖心理在他年輕時候常常使他想起決鬥，設想他將不能不把生命置於危險境地的那種情景。獲得了成功和社會上的鞏固的地位以後，他早已忘却這種心情了；但是這種心情的慣性又抬頭了，害怕自己膽怯的心情現在變得這樣強烈，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從各方面把決鬥的問題考慮了好久，用決鬥的念頭來聊以自慰，雖然事先他十分知道他無論在甚麼情形下都不會和人決鬥的。

「無疑地，我們的社會還是這樣野蠻（英國又當別論），有許許多多的人，」——在這些人裏面，有的人的意見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特別尊重的——「把決鬥看做很對的事；但是還會得出甚麼樣的結果呢？假定我找他決鬥，」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繼續對自己說，於是在這裏歷歷如見地想像着他在挑戰之後所將要度過的一夜和那瞄準他的手鎗，他戰慄了，了解到他是決不會這樣做的——「假定我找他決鬥。假定他們教我怎樣射擊法，」他儘在想下去，「並且把我安放在適當的位置上；我扳着鎗機，」他自言自語說，閉上他的眼睛，「而結果我打死了他，」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對自己說，一面搖着他的頭，好像要驅除這些無謂的念頭似的。「爲了要確定自己與有罪的妻子和兒子的關係而謀殺一個人，有甚麼意思呢？這樣我還得決定怎樣處置她。但是更

可能的而且一定要發生的事是——我將會被打死或是打傷。我，一個無辜的人，會成爲犧牲者——被打死或打傷。這就更沒有意思了。但是撇開這個不說，挑戰出於我這一方面也不算是正直的行爲。我的朋友們不會讓我決鬥——不會讓一個俄國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家的生命遭到危險，這一點我事先不是就知道的嗎？結果會怎樣呢？事先明明知道決不會有眞正的危險，結果就成了好像我祇是以這樣的挑戰來沽名釣譽似的。這是不正直的，這是虛僞的，這是欺騙別人，也欺騙自己。決鬥是毫無道理的，誰都不會期望我這樣。我的目的祇是保障我的名譽，爲了不受阻礙地繼續我的公務上的活動，名譽是不可缺少的。」一向在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眼中看來關係非常重大的公務上的活動，這時在他看來就格外重要了。

經過考慮，拋棄了決鬥的念頭，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就轉到離婚的念頭上——他所記得的好些被侮辱的丈夫所選取的另一個解決的方法。他一一思量了他所知道的所有離婚的例子（這種例子在他非常熟悉的上流社會裏是很多的），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竟找不出一個實例，那離婚的目的和他現在所抱着的目的一樣。在所有這些例子裏，丈夫實際上是把不貞的妻子出讓或是出賣了，而因爲犯了罪，沒有權利再結婚的一方就和一個自命爲丈夫的人結上了冒稱的，非正式的婚姻關係。在他現在的情形，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看出了，法律上的離婚，就是說，把犯罪的妻子休棄了事的那種離婚是不可能的。他看出了以他們所處的生活的複雜情況不可能找到法律所要求的妻子犯罪的醜惡證據；他看出了就令有可能，他們生活的一定的體面也不容許把那樣的證據提供出來，提供出來徒然使他在輿論之前受到比她更大的貶責而已。㊀

離婚的企圖祇會弄到涉訟公庭，醜聲四播，給他的敵人們以絕好的機會來誹謗和攻擊他，貶低他在社會上的崇高地位。他的主要目的是在息事甯人，這也不是離婚所能達到的。而且，假若離婚，或甚至企圖離婚的話，那末，妻子會和丈夫斷絕關係，而和她的情人結合，這是很顯然的。雖然他現在覺得他對妻子完全抱着輕蔑和冷淡的態度，然而在他的心底，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對於她還剩下這樣一種感情——就是，不願意看見她自由地去和渥倫斯奇結合，使得她的犯罪反而有利於她。單祇這個念頭就使得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這樣激怒，他一想起這個，就痛心得呻吟起來，他立起身子，變換了一下他在馬車裏的位置，然後很長時間內他皺着眉坐在那裏，把他的容易受寒的，骨格崚崚的兩腿包在毛茸茸的絨氈裏。

「除了正式的離婚之外，還可以照卡立巴諾夫、帕斯庫丁和那位好人德拉姆那樣做法——就是，和妻子分居，」他鎮靜了的時候繼續想着。但是這個辦法也和離婚的辦法一樣會損害名譽，而尤其要緊的是，分居也恰如正式的離婚一樣，會使他的妻子投到渥倫斯奇的懷抱中去。「不，這是不成的，不成的！」他大聲地說，又把絨氈拉了一拉。「我不應當不幸，但是她和他却不應當是幸福的。」

在眞相不明的期間曾苦惱過他的那種嫉妒心情，一到那病牙被他妻子的話猛力拔去的時候就消失了。但是那種心情却被另外的一種心情，一種願望所代替：那就是，不單是希望她不勝利，而且唯願她爲她的犯罪而受到應有的懲罰。他自己沒有承認這種感情，但是在他的內心深處，他却渴望她因爲破壞了他的內心的平靜和名譽而受到痛苦。又細想了一遍決鬥、離婚、分居所不可缺少的條

件，又一次拋棄了這些念頭，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確信祇有一個解決的途徑了：就是繼續和她在一起，把發生的事隱瞞住世人，用一切手段去斷絕他們的私情，而更重要的——雖然他自己沒有承認這點——去懲罰她。『我得把我的決定告訴她，就是說，仔細考慮了她使一家人所陷入的那種痛苦的狀況之後，我決定了一切別的解決辦法對於雙方都比表面上的 status quo（維持現狀）更壞！在她遵守我的意志，卽是，斷絕和她情人的一切關係的嚴格的條件之下，我答應維持這種現狀。』當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終於採取了這個決定的時候，在他的腦海裏就浮上了另一個重要理由來支持他的這個決定，『祇有這麼辦，我才是依照宗教行事，』他對自己說。『這麼辦，我就沒有拋棄我的妻子，却給與她以悔悟的機會；而且，縱然這是叫我難受的，我還是要為使她悔悟和拯救她而盡我的一份力量。』雖然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明白他對於他的妻子決不會有甚麼道德的感化力，而這種使她悔悟的企圖除了虛僞以外也不會有別的結果，雖然經歷這些痛苦瞬間的時候，他一次也沒有想到過尋求宗教的指引，但是現在當他的決定在他看來正和宗教的要求相吻合的時候，宗教認可他的決定就使得他完全心滿意足，並且多少恢復了他內心的平靜。他一想到在他一生中這樣一個緊急關頭，誰也不能夠說他沒有依照宗教的教義行事——他總是在普遍的冷淡和漠不關心之中高舉起宗教的旗幟的——他就覺得非常高興。當他進一步考慮到今後的問題的時候，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眞地不明白為甚麼他和他妻子的關係不能仍舊像以前一樣。不消說，他再也不能

㊀ 據穆德英譯本註：按照俄國法律，離婚中犯罪的一方不能再結婚，同時必須有通姦的見證方准離婚。

夠恢復對她的尊敬了，但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要爲了她是一個不良的，不貞的妻子而擾亂他的生活，而苦惱自己。『是的，時間會過去的；時間，它是會把一切都弄停當的，舊的關係又會恢復，』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對自己說。『那就是說，恢復到這種地步，我不會感到我的生活有裂痕了。她是應該不幸的，但是過錯不在我，所以我不應當有甚麼不幸。』

一四

當他快到彼得堡的時候，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不但完全固執着他的決定，而且甚至已在打着寫給他妻子的信的腹稿。走進門房，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瞥了一眼部裏送來的信件和公文，吩咐把它們拿到他的書房裏去。

『把馬卸下來，我甚麼人都不見，』他回答門房的問話，帶着一種表示他心情愉快的相當得意的聲調，特別加重地說了『甚麼人都不見』這句話。

在書房裏，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來回地踱了兩次，就在一張大書桌旁站定，僕人點了六支蠟燭放在桌上。他弄得指關節噼啪作響，坐了下來，理出了他的文具。兩肘擱在桌上，他把頭歪在一邊，想了一會，就動筆寫起來，一刻都不停。他沒有對她用甚麼稱呼，而是用法文寫的，使用了代名詞“vous”（您），這個字眼並不含有像在俄文中那樣冷淡的意味。

在我們最後一次談話中，我曾向您表示，關於我們所談的那個問題，我要把我的決定告知您。把一切事

情仔細考慮了一番之後，我現在就是抱着實踐那個諾言的目的來寫信給您。我的決定是這樣的：不管您的行爲如何，我總覺得自己沒有權利割斷由神力把我們聯繫在一起的那紐帶。家庭不能被反覆無常，任性妄爲，甚至夫婦間的一方的罪惡所破壞，我們的生活應該照過去一樣繼續下去。這對於我，對於您，以及對於我們的兒子都是必要的。我深信您對於引起現在這封信的那件事，已經而且正在悔悟，而且我深信您會同我和衷共濟地來根絕我們的不和的原因，而忘却過去的事。倘若不然，您可以推測到您和您兒子的前途將會怎樣。這一切我希望見面時再詳談。鑒於避暑的季節即將終了，我請求您儘速回到彼得堡來，至遲不要過禮拜二。我爲您的回來做好了一切必要的準備。我請您注意，我特別重視我的這個請求。

A·卡列寧

附上給您用的錢——又及。

他把信讀了一遍，覺得很滿意，而尤其滿意的是他沒有忘記附錢在信裏；信裏沒有一句苛酷的話，沒有譴責，也沒有過分的寬容。最重要的，這是爲她的歸來而架起的一座黃金的橋樑。摺好了信，用沉重的象牙小刀按平了，就把它和錢一道放進信封裏，他帶着每當他使用他的擺得好好的文具時所感到的滿足，按了按鈴。

「把這交給信差，叫他明天送到別墅交給安娜·阿卡諾耶夫納，」他說，立起身來。

「好的，大人！茶要端到書房裏來嗎？」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吩咐把茶端到書房裏來，於是，他一面玩弄着沉重的裁紙刀，一面向他的圈手椅走去，在那椅子近旁給他放了一盞給他預備好的燈和一本他已開始閱讀的關於埃及象形文字的法文書籍。在圈手椅上邊懸掛着嵌在金框裏面的，橢圓形的，由一位有名的畫家美妙地描

繪出來的安娜的畫像。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瞥着它。深不可測的雙眸正像在他們最後一次談話的那個晚上一樣嘲弄而又傲慢地凝視着他。被畫家絕妙地描摹出來的頭上的黑色飾帶，烏黑的頭髮和無名指上戴滿了戒指的纖美白皙的手，這一切在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眼中看來好似都暗示出一副難堪地傲慢和挑釁的神氣。望了那畫像一會之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戰慄起來，嘴唇發抖了，發出『布布』的響聲，他避開臉去。他連忙在圈手椅上坐下，打開那本書。他試着去讀，但是他不能夠喚回他以前對於那埃及象形文字所感到的強烈的興味了。他眼睛望着書，心裏却在想着別的事。他不是想着他的妻子，而是想着最近在他的官場生活中所發生的，現在成了他的公務上的主要興味的一場糾紛。他感覺到他現在比以前更透澈地了解了這場糾紛，而且感覺到他想出了一個好主意——他可以毫不自誇地這樣說——可以弄清楚全部的事件，提高他在官場中的地位，打敗他的敵人，因而給予國家以莫大的貢獻。僕人剛擺上茶，走出房間，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就立刻站起身來，向寫字檯走去。把公文夾移到中央，帶着一絲幾乎覺察不出的滿足的微笑，他從筆架上取下一枝鉛筆，專心閱讀關於當前糾紛的複雜的報告。那糾紛是這樣一回事：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作爲政客的特色，那是每個步步高升的官吏所特有的，那是和他的熱中功名、克己、正直和自信一道造成了他的地位的，就在於他的蔑視官樣文章，減少公文往返，儘量接觸活生生的事實，以及力圖節約。恰巧六月二日的有名的委員會提出檢查察拉伊斯奇省的田野的灌溉事業的問題，那事業是屬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管轄的，成了鋪張浪費和官樣文章的顯著的實例。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知道這是實情。察拉伊斯奇省的田野的灌溉事業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

維奇前任的前任所創辦的。這個事業，確已花費而且還在花費大量的金錢，而毫無收益，全部事業顯然不會有甚麼結果。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一接任立刻就覺察出了這個，原來就想要檢查這個事業的。但是當初他感覺得他的地位還不夠鞏固，他知道這樣做會要觸犯太多人的利益，這會是不聰明的辦法。後來，他就專心於旁的問題去了，簡直忘了這個事情。這個事業像其他一切事業一樣完全藉着惰性自動進行。（許多人靠着灌溉的事業為生，特別是一家非常正直的愛好音樂的人家：這一家的所有的女兒都會彈奏弦樂器。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和那家人家相識，做了他們的一個大女兒的教父。）這個問題由一個敵對的部提出，照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意見看來，是不正當的，因為每個部都有和這類似的或比這更壞的事情，却都因為那衆所週知的官場禮節的原故，而沒有誰來揭發。但是，現在挑戰的手套既已向他擲來，他就祇好勇敢地拾起它來，要求任命一個特別委員來審查察拉伊斯奇省的田野灌溉事業委員會的工作；但是反過來他也沒有向敵人示弱。他要求另外任命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調查治理該省土人的狀況㊀。這個案子是在六月二日的委員會上偶然被人提出，而由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積極地予以支持的，他認為這個提案，從土人的悲慘狀態看來，是刻不容緩的。在委員會上這個問題引起了好幾個部之間的互相爭論。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敵對的一個部證明了土人的狀況極為興旺，而提出的改革適足以破壞他們的繁榮，並且證明如果有甚麼不好的地方，那也不外是起因於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那一方面沒有能夠實行法律所規定的措施。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打算要求：第一，組織一個新的委員會，賦以現場調查土人狀況的權力；第二，假如土人的狀況果真像委員會手裏的公文所記載的那樣，那末就另外任

命一個新的研究委員會，從(一)政治的，(二)行政的，(三)經濟的，(四)人種學的，(五)物質的，(六)宗教的各方面來研究土人的悲慘狀態；第三，要求敵對的部報告十年來該部爲防止土人現在所處的這種不幸狀態所曾採取的措施；第四也是最後，要求該部說明爲甚麼它的行動，照在委員會提出的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五日和一八六四年六月七日的一七〇一五號和一八三〇八號的報告看來，好像和T……法第十八條及第三十六條附記的根本精神正相抵觸。當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迅速地把這些思想的大意寫下來的時候，他的面孔泛溢着興奮的紅暈。他寫滿了一張紙，然後站起身來，按了鈴，寫了個字條給他部裏的祕書長，要他替他去搜集一些必要的事實。他站起來，在房裏來回踱着，他又瞥了那畫像一眼，皺着眉頭輕蔑地微笑着。又翻閱了一下那本關於埃及象形文字的書，恢復了他對那書的興趣，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到十一點鐘才上了床，而當他躺在床上想起他妻子發生的事情的時候，他現在已不再用那樣憂鬱的眼光去看這事情了。

一五

雖然安娜在渥倫斯奇對她說她的處境不行的時候，頑強地激怒地反駁了他，但是在她的心底，她也覺得她自己的處境是虛偽而又可恥的，她從心底渴望有所改變。在從賽馬場回家的路上，她在興奮當中把全部眞相告訴了她丈夫，不管她這樣做有多麽痛苦，她仍然覺得高興。她丈夫離開了她之後，她對自己說她很高興，現在一切都弄清楚了，至少不會再有虛僞和欺騙了。在她看來，好像沒

有疑問，現在她的處境是永遠弄清楚了。這新的處境也許會很壞，但是却是會淸淸楚楚的，不會有曖昧或虛偽的地方了。她想，她說出那句話來以後所給與她自己和她丈夫的苦痛，現在也將因為一切都快要弄清楚了而得到補償。那晚，她看見了渥倫斯奇，但是她却沒有把她和她丈夫之間所發生的事告訴他，雖然為了要把她的處境確定，她必須告訴他。

當她第二天早晨醒來的時候，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對她丈夫所說的話，那些話在她看來是這樣可怕，她現在簡直不能設想她怎麼會說出那種奇怪的粗暴的話來，簡直不能想像那會有甚麼樣的結果。但是話已經說出口了，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是一句甚麼話也沒有講就走了。『我見了渥倫斯奇，却沒有告訴他。他臨走的時候我本來想叫回他來，告訴他的，但是我改變了主意，因為我沒有一開頭就告訴他，顯得有點奇怪。我為甚麼那麼想對他說，却終於沒有對他說呢？』回答還

㊀ 據穆德英譯本註：卡列寧所關心的『土人問題』很像在烏發省和奧連堡省所發生的有名的巴什基爾土地事件。十九世紀中葉巴什基爾人在那些省份約有三千萬畝土地，許多人從別處移居該地，向他們租賃土地。土地沒有適當勘察，各自的租借地僅用信號竿標明，因而引起了誤解和糾紛。當時頒佈了有關移民租借地的特殊條例，又頒佈了在這兩省購置國家荒地的條例。這些條例旨在增加俄羅斯移民的人數，而且由於地方當局的慫恿可恥地被濫用來私自盜竊國家和巴什基爾的土地。有着貴重木材的遼闊地面和其它土地，被地方當局和官親官戚用極低的價錢買去，然後又用極高的價錢轉賣出去。毫無保障的巴什基爾人被騙去土地，法律遭到破壞。

這種有組織的剝削風聲逐漸傳佈開來，終於上了報，被帝國疆土部長瓦里耶夫的敵人所利用了。瓦里耶夫本人雖然沒有牽連在這一舞弊事件之內，但是却對這事件遲遲不予追究。最後他不得不退休，奧連堡省的總督被撤職，任命了一個參議覆審委員會徹查這個事件，終於許多官員被判了罪。

個問題的，是她羞得滿面通紅。她知道是甚麼制止了她沒有說，她知道她是感到羞恥。她的處境，昨天晚上在她看來是明朗化了的，現在她忽然覺得不但不明朗，而且毫無希望了。她對於以前所從未加以考慮的恥辱感到恐懼。她一想到她丈夫會怎樣做的時候，最可怕的念頭就浮上了她的心頭。她幻想着管家立刻就會來把她趕出屋子，幻想着她的可恥的事情會傳遍全世界。她問自己要是她被趕出去的時候她到甚麼地方去好呢，她找不着答案。

當她想到渥倫斯奇的時候，她彷彿覺得，他已不再愛她，他已有點兒厭倦起她來了，她不能夠獻身於他，她因此懷恨起他來。她彷彿覺得，她對她丈夫所說的話，那些不斷地在她想像裏重複的話，她對甚麼人都說了，甚麼人都聽到了。她不敢正視自己家裏的人。她不敢叫她的使女，更不敢走下樓去看她的兒子和女家庭教師。

使女在門邊聽了許久之後自動地走進房間來。安娜詢問般地盯着她的眼睛，帶着吃驚的神色漲紅了臉。使女請求她原諒她的進來，說她彷彿聽到了鈴聲。她拿來了衣服和一封信。信是培脫西寫來的。培脫西通知她今早麗莎・墨卡洛娃和希托爾茲男爵夫人會同他們的崇拜者卡盧祭司基和史特列摩夫老人到她家來玩槌球。『來吧，就當是來研究風俗。我等候着你，』收尾時她這樣說。

安娜讀完信，沉重地嘆了一口氣。

『我甚麼，甚麼都不需要，』她對正在整理梳粧檯上的香水瓶和刷子的安露茜卡說。『你走好了，我馬上就穿了衣服下來。我甚麼都不需要。』

安露茜卡走出去了，但是安娜却並沒有穿起衣服來，還是像原來的樣子坐在那裏，她的頭和兩

手沒精打采地垂着，她時時渾身發抖，好像她要做個甚麼姿勢，說句甚麼話似的，但隨又陷入毫無生氣的狀態。她儘在重複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是『上帝』也好，『我的』也好，對於她都沒有甚麼意義。在困難之中求救於宗教，正如求救於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本人一樣，她是連想都不想的，雖然她對於那曾把她教養大的宗教從來沒有懷疑過。她知道宗教的救援祇有在她拋棄那構成她生活的全部意義的東西的條件之下纔有可能。她不祇是愁苦，而且她對於她所處的這種以前從來不曾體驗過的新的精神狀態開始感到恐怖。她感覺得好像一切都在她心裏成了二重的，正如有時物體映在疲倦的眼睛裏成了二重的一樣。她有時候差不多自己都不知道她所恐懼的是甚麼，她所希望的是甚麼。她所恐懼的或希望的是已經發生了的事呢，還是將要發生的事，以及她所渴望的到底是甚麼，她自己也說不上來。

『噢，我怎麼辦呢！』她自言自語，忽然覺得她頭的兩邊疼痛。當她淸醒了的時候，她發覺她正用兩手抓住她兩鬢的頭髮，而且在拉着。她跳起來，開始來回地踱着。

『咖啡預備好了，女教師和謝遼沙在等候着，』安露茜卡又走了回來說，看到安娜還是原來的樣子。

『謝遼沙？謝遼沙怎樣？』安娜突然變得興奮地問，在今天早上這是第一次想起了她兒子的存在。

『他大概又做了頑皮事，』安露茜卡帶着微笑回答。

『怎樣回事？』

『你的桃子放在小房間裏的桌子上。他大概進去偸吃了一個。』

一想起他的兒子，安娜就突然從她所處的那絕望的境地擺脫出來了。她想起了她這幾年來所承擔的爲兒子而生活的母親的職責，那職責雖是大大地被誇張了，却多少是眞實的；她高興地感覺到在她現在所處的難境中，她在同丈夫或是同渥倫斯奇的關係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支柱。這個支柱就是她的兒子。不管她會陷入怎樣的境地，她都不能夠捨棄她的兒子。儘管她的丈夫羞辱她，把她驅逐出去，儘管渥倫斯奇對她冷淡，繼續過着他獨自的生活（她又帶着怨恨和責難想起他來），她都不能夠捨棄她的兒子。她有了生活的目的。因此她應該行動起來，用行動來保障她和她兒子的這種關係，使他不致從她手裏被人奪去。她得儘快地趁他還沒有從她手裏被人奪去之前開始行動。她得把她的兒子帶走。這就是她現在所要做的唯一的事。她需要鎭靜，她得從這種難堪的境遇逃脫出來。想到和兒子直接有關的問題，想到帶了他一道到甚麼地方去，就使她稍稍鎭靜下來了。

她連忙穿起衣服，走下樓去，用堅定的步伐走進客廳，咖啡、謝遼沙和女家庭教師照例在客廳裏在等着她。謝遼沙，全身白服，彎着背和頭，正站在鏡子下面的桌子旁邊，帶着她所熟悉的，酷似他父親的那種聚精會神的表情，正在理他手裏拿着的花。

女家庭教師露出格外嚴峻的臉色。謝遼沙像往常一樣尖聲地叫着：『噢，媽媽！』就停下腳步來，躊躇着不知道放下花來，走去迎她的母親好呢，還是做完了他的花圈，拿了花去的好。

女家庭教師道過早安之後，就開口做了一個關於謝遼沙的頑皮的冗長而詳盡的報告，但是安娜沒有聽她；她正在考慮她要不要帶了她走。『不，我不帶她，』她決定道。『我一個人帶了我的兒

子走。」

「是的，眞是壞得很，」安娜說，一把抓住她兒子的肩膊，她毫不嚴厲地，却用一種使那孩子又惶惑又歡喜的羞怯的眼光望着他，她吻了吻他。「把他交給我吧，」她對呆住了的女家庭教師說，沒有放下她兒子的手，在擺好了咖啡的桌子旁坐下。

「媽！我……我……沒有……」他說，極力想從她的表情上探索出關於桃子的事他會遭到甚麽結果。

「謝遼沙，」她只等女家庭教師一走出房間就說，「你做了壞事，可是你以後再不會這樣做了吧？……你愛我嗎？」

她感到眼淚盈眶了。「難道我能夠不愛他嗎？」她自言自語，凝視着他的又驚又喜的眼睛。「難道他會站在他父親一邊來責罰我嗎？難道他會毫不同情我嗎？」眼淚已在淌下她的面頰，爲了掩飾，她驀地站起來，幾乎跑一般地走到外面露臺上去。

經過了幾天來的雷雨，寒冷的，晴朗的天氣降臨了。在透過那剛被雨洗過的樹葉的燦爛的陽光裏，空氣是寒冷的。

她因爲寒冷和內心的恐怖而顫抖，那種恐怖在露天的空氣裏以新的力量襲擊她。

「去，到瑪麗愛特那裏去，」她對跟了她走出來的謝遼沙說，然後她就開始在露臺的草蓆上來回踱着。「難道他們不會饒恕我，不會了解這一切都是怎樣地出於不得已嗎？」她自言自語。

站住了，望着那白楊樹的梢頭在風中搖動，它那剛被雨洗過的葉子在寒冷的日光裏燦爛地閃

爍，她知道他們不會饒恕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東西現在都會像那天空，那綠葉一樣對她毫無憐恤。她又感覺得一切都在她心裏變成雙重的了。『我不要，不要想了，』她自言自語。『我得準備。到甚麼地方去呢？甚麼時候走呢？帶誰呢？是的，搭夜車上莫斯科去。安露茜卡和謝遼沙，和幾件必需用的東西。但是我首先得寫信給他們兩個。』她迅速地走進戶內她自己的房間裏去，在桌旁坐下，寫信給她的丈夫：

『事已至此，我再也不能留在你的家裏了。我要走了，帶了我的兒子一道。我不懂得法律，所以不知道兒子應留在他兩親的哪一方；但是我帶了他走，因爲我沒有他不能夠生活。請寬大一點，讓他跟了我去吧。』

她迅速地自然而然地寫到這裏，但是請求他寬大，她不相信他會寬大的，以及必須用甚麼打動人的話來結束這封信，這就使她寫不下去了。

『我不能說我的過錯和悔悟，因爲……』

她又停下了筆，她的思想連貫不起來了。『不，』她自言自語，『沒有這樣寫的必要，』於是撕了信，她重新寫過，沒有提到寬大，然後封了起來。

另外還得寫封信給渥倫斯奇。『我告訴了我的丈夫，』她寫着，坐了許久，再也寫不出甚麼來了。還是那樣的粗魯，那樣的不像女人。『我還能再對他寫些甚麼呢？』她問自己。她又羞得滿面通紅；她想起了他的鎮靜，一種對他的怨恨之情使她把她已經寫下了一句話的信紙撕成碎片。『沒有寫甚麼的必要，』她自言自語，於是關上了她的吸墨紙盒，她走上樓去，對女家庭教師和僕人們

說她今天要到莫斯科去，就立刻動手收拾起她的行李來。

一六

別墅的所有的房間都擠滿了走來走去搬運行李的挑夫、園丁和僕人。壁櫃和大櫃都開開來了；兩次派人到店裏去買繩子；報紙撒滿了一地。兩口箱子，幾隻手提皮包和用皮帶束住的毛氈被搬到了大廳。一輛轎車和兩輛出租馬車停在台階下。安娜因忙於收拾行裝而忘記了她內心的激動，正站在她自己房間裏的桌子旁邊檢點着她的旅行皮包，正在這時候，安露茜卡使她注意到一輛馬車駛近的聲音。安娜從窗口望出去，看見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信差在台階上按着大門的鈴子。

『跑去看甚麼事，』她說，抱着一種準備承當一切的鎮靜態度，在圈手椅裏坐下，兩手搭在膝頭上。僕人拿了一個上面有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筆蹟的厚厚的小包進來。

『信差奉命要候回音，』他說。

『好的，』她說，他一走出房間，她就用顫慄的手指拆開了信。一捲還沒有摺的鈔票從信套裏掉了出來。她打開信，開始從末尾讀起。『我爲你的回來做好了一切必要的準備……我特別重視我的這個請求……』她讀着。她看下去，隨後又倒回來，讀了一遍，又從頭到尾地讀了一遍。當她讀完了的時候，她感到渾身發冷，一個出乎她意料之外的可怕的不幸臨到了她頭上。

早晨她還懊悔不該對她丈夫說的，再沒有比希望沒有說這話更希望的了。而這裏，這封信就當

她的話沒有說一樣，而且給予了她所願望的東西。但是現在這封信在她看來却比她所能設想的任何事情都可怕。

『他是對的，他是對的！』她說。『自然，他總是對的，他是基督教徒，他寬大得很！是的，卑鄙惡濁的東西！除了我誰也不知道這個，而且誰也不想知道，而我又不能說明出來。他們說他是那樣富於宗教心，那樣道德高尙，那樣正直，那樣聰明；但是他們沒有看見我所看到的東西。他們不知道八年來他是怎樣摧殘了我的生命，摧殘了活在我身體內的一切的東西——他甚至一次都沒有想過我是一個需要愛情的活的女人。他們不知道他是怎樣動不動就傷害我，而自己却洋洋得意。我不是盡力，盡我的全力去給我的生活找尋出一點意義來嗎？我不是努力去愛他，而當我實在不能愛我的丈夫的時候就努力去愛我的兒子嗎？但是時候到來了，我知道了我不能再欺騙自己，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這樣個人，我要愛情，我要生活。而他現在怎樣呢？要是他殺死了我，要是他殺死了他的話，我是不會有一句怨言的，我會把一切都饒恕了的：但是不，他……』

『我爲甚麽沒有料到他會這樣做呢？他做的正是他的卑劣的性格所長於做的事。他要使自己始終都對，而我，已經墮落了，他却還要逼得我更墮落下去……』『你可以推測到你和你兒子的前途將會怎樣，』她想起了信上的話，『這是要奪去我兒子的一個威脅，而且大概照他們那愚笨的法律他是可以這樣做的。但是我知道得很清楚他爲甚麽要這樣說。他甚至連我對於我兒子的愛都不相信，他要麽就是輕視這種愛（正如他老是嘲笑它一樣）。他輕視我的這種感情，但是他知道我不會捨棄我的孩子，我也不能捨棄我的孩子，就是和我所愛的人一道，沒有我的孩子，我還是不能夠生

活下去；但是他知道如果我拾棄了我的孩子，從他那裏跑掉的時候，那我的行徑就會和最無恥，最卑劣的女人一樣。他知道那個，知道我不能夠那樣做。』

『我們的生活應該照過去一樣繼續下去……』她又想起了信上的另一句話。『那生活在過去已經夠苦的了，近來更是可怕。今後又會怎樣呢？一切他都知道；他知道我不會因爲我要呼吸，我要愛而悔悟；他知道這樣下去，除了說謊和欺騙以外，不會有別的結果；但是他要繼續折磨我。我知道他；我知道他樂於游泳在虛僞裏，正像魚在水裏游泳一樣。不，我不給他那種快樂，不論怎樣，我都要衝破他想用來把我擒住的那面虛僞的蜘蛛網。隨便甚麼都比虛僞和欺騙好。』

『但是怎麼辦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天下也有像我這麼不幸的女人嗎？……』

『不，我一定要衝破，我一定要衝破！』她叫着，跳了起來，忍住了她的眼淚。然後她走到寫字檯前，打算再寫封信給他。但是，她從心靈深處感到她沒有力量去衝破一切，她沒有力量去跳出她過去的處境，不管那處境是多麼虛僞和可恥。

她在寫字檯旁坐下，但是沒有寫信，她把兩手搭在桌上，頭伏在手上，哭起來，胸脯起伏地嗚咽着，像小孩哭一樣。她哭的是她曾夢想她的處境快要弄淸楚，弄確定，而那夢想如今是永遠破滅了。她可以預料到一切仍會像過去一樣，而且實際上會比過去更壞。她感覺到她所享有的社會地位，那在她今天早晨看來是那麼無關輕重的，那地位對於她還是非常寶貴，她沒有力量拿它去換取拋棄了丈夫和兒子投奔情人去的那種女人的可恥的處境；不管她怎樣竭盡心力，她總不能夠變得比她實在的更堅強一點。她永不會嘗到戀愛的自由，却會永遠是一個有罪的妻子，時時感到罪跡被揭

發的威脅，爲了和一個她所不能共同生活的，同她很疏遠的男子結上不名譽的關係而欺騙自己的丈夫。她知道事情會弄到這種地步，同時這事情又是這樣可怕，她連想都不敢去想她會有甚麼樣的結果。她盡情地哭泣着，像小孩受了處罰的時候哭泣一樣。

僕人的脚步聲迫使她振作起精神來，她把臉避開他，裝着在寫信的模樣。

『信差問有沒有回信，』僕人報告。

『回信？好的，』安娜說。『叫他等一等吧。我會按鈴的。』

『我能夠寫甚麼呢？』她想。『我一個人能夠決定甚麼呢？我知道甚麼？我需要甚麼？我愛甚麼呢？』她又感到她的心開始分裂成兩個了。她又被這種感覺所驚駭，於是她就抓住了她所想到的可以排遣自己的第一個行動的口實。『我得去看亞歷克賽（她在心裏是這樣叫渥倫斯奇的）；祇有他能夠告訴我應該怎樣做。我要到培脫西家去，我也許可以在那裏見到他，』她自言自語，完全忘記了當昨天她告訴他她不去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那裏的時候，他說了既是那樣他也不去了。她走到桌前，寫了個字條給她丈夫：『來信收到了。——A。』於是，按了按鈴，把它交給了僕人。

『我們不走了，』她對走進來的安露茜卡說。

『一直不走了嗎？』

『不，行李放到明天，不要解開來，叫馬車等着。我要上公爵夫人家去。』

『我拿甚麼衣服來呢？』

一七

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請安娜來參觀的槌球是由兩位貴婦人和她們的崇拜者組成的。這兩位婦人是一個新的上等的彼得堡社交團體的主要代表人物，這個團體以模仿之模仿自稱爲les sept merveilles du monde（世界七奇）。這兩位婦人所屬的社交團體，雖是最上流的，却和安娜所出入的社交團體是完全敵對的。而且是特列摩夫老人，彼得堡的最有權勢的人之一，麗莎·墨卡洛娃的崇拜者，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政敵。由於這一切顧慮，安娜原來不打算去的，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信上的暗示就是針對她的拒絕而發的。但是安娜現在却急於想去，希望在那裏看到渥倫斯奇。

安娜到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家比其他的客人們都早。

正在她進門的時候，渥倫斯奇的僕人，頰髭梳理得像侍從武官一樣，也走了進來。他在門邊站住，脫下他的帽子，給她讓了路。安娜認出他來，這時才想起渥倫斯奇昨天對她說過他今天不來，他大概是送了封信來通知這事的。

當她在門廳脫下她的外衣的時候，她聽到那僕人連發捲舌音也像侍從武官一樣，說了句：「伯爵給公爵夫人的，」就把信交了。

她眞想問問他的主人在甚麼地方。她眞想轉回去，寫封信叫他來看她，或是她親自去看他。但是這幾個辦法都行不通了。她已經聽到鈴響通報她的到來，而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的僕人已經側着

身子站在敞開的門邊，等候她走進裏面的房間去。

『公爵夫人在花園裏；馬上會有人去通報的。你高興親自到花園去嗎？』另一個房間裏的另一個僕人報告說。

遊移不定的心境還是和在家裏一樣，實際上是更加厲害了，因爲不能夠有所行動，不能夠看到渥倫斯奇，反倒要留在這裏，留在這些不相干的，和她現在的心情那麼不相投合的人們裏面。但是她穿着她知道很合身的衣服；她不是孤單單一個人，周圍都是她所熟習的那種奢華的懶散的氣氛，她感覺得比在家裏少憂愁一些；她不用去想她該做甚麼。一切都是聽其自然的。看見培脫西穿着一件華麗得使她驚訝的雪白長袍向她走來，安娜像往常一樣地對她微笑。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同托希喀維奇和一位年輕小姐一道走着，那位小姐是她的一個親戚，她在有名的公爵夫人家裏過夏天，這使她的在外省的父母大爲高興。

安娜的神色一定有些異樣，因爲培脫西立刻覺察出來了。

『我沒有睡好，』安娜回答，注視着朝着她們走來的僕人，據她猜想，他一定拿來了渥倫斯奇的信。

『你來了我多高興呀！』培脫西說。『我累極了，正想在他們來之前喝一杯茶呢。你去吧，』她對托希喀維奇說，『和瑪莎一道去試試槌球場，就是割了草的那地方。我們喝着茶還有時間談談心呢，"We'll have a cosy chat"（我們來促膝談心吧），好嗎？』她用英語對安娜說，帶着微笑，握着她的拿傘的那隻手。

『好的，特別是因爲我不能在你這裏逗留很久，我還得去看佛雷德老夫人呢。我答應去看她總有一百年了，』安娜說，說謊原是和她本性相反的，但在社交場中，說謊對於她不但變得又簡單又自然，並且給與了她一種樂趣。

她爲甚麼說了她在一秒鐘以前都沒有想到的事，她怎麼也解釋不出來。她說這話祇是因爲想到渥倫斯奇既不會來這裏，她就不如保留了自己的自由，好想個別的方法去和他會面。但是她爲甚麼單單說了老女官佛雷德，她要去看她並不比去看許多旁的人有甚麼兩樣，這她可解釋不出來；但是結果證明，要想出一條去看渥倫斯奇的妙計再沒有比這更好的了。

『不，我怎樣也不放你走，』培脫西回答說，緊盯着安娜的臉。『眞的，我如果不是愛你的話，我簡直要生氣了。眞要使人認爲你是害怕我的朋友會妨礙你的名譽哩。在小客廳裏預備好茶，』她照平常一樣瞇縫着眼睛對僕人說。從他手裏接過信來，她看了一遍。『亞歷克賽騙起我們來了，』她用法語說。『他信上說他不能來，』她加上說，用一種這麼單純而又自然的口吻，好像她腦子裏從來沒有想過，對於安娜，渥倫斯奇會比槌球戲更有意義些。

安娜明白培脫西甚麼都知道，但是，聽見她在自己面前這樣說渥倫斯奇，她一時間幾乎要相信她甚麼都不知道了。

『哦！』安娜漠不關心地說，好像對於這件事情並不感到興味似的，她微笑着繼續說：『你的朋友怎麼會妨礙人家的名譽呢？』這種語言遊戲，這種隱瞞祕密，對於安娜像對一切的婦人一樣有一種莫大的魅力。並不是非隱瞞不可，也不是隱瞞有甚麼目的，而是隱瞞的過程本身吸引了她。『我

不能比教皇更信天主教，』她說。『史特列摩夫和麗莎・墨卡洛娃，說起來，他們都是社交界的精華之精華呢。而且他們到處受人歡迎，而我，』——她特別着重『我』這個字眼——『從不苛刻和偏狹。我祇是沒有時間。』

『不，你也許不願意看見史特列摩夫吧？讓他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在委員會上去互相攻擊吧，那不干我們的事。但是在社交界，我知道他是一個最和藹可親的人，而且是一個熱心的槌球家。你等等就會看到的。而且雖然他那麼大的年紀，做麗莎的癡心的情郎，那處境很好笑，但是你該看看他處在這種境地是怎樣應付自如的。他眞是有趣極了。沙弗・希托爾茲，你不認識吧。呵，那是一個新的，完全新的典型。』

培脫西一口氣說下去，同時從她的愉快的，伶俐的眼光，安娜感覺到她有幾分猜到了她的處境，正在替她有所籌劃。她們是坐在小房間裏。

『可是我得回亞歷克賽一封信，』說着培脫西就在桌前坐下，寫了兩三行，就把它放進信封裏去。『我叫他來吃飯。我說多了一位太太在這裏吃飯，沒有男子作陪。你看我這樣措辭會說動他嗎？對不起，我要走開一會。請你把信封起來，叫人送去，好嗎？』她從門口說：『我還有些事情要去吩咐呢。』

沒有片刻的思索，安娜在放着培脫西的信的桌子面前坐下，連看也沒有看，就在下面寫着：『我急着要見你。請到佛雷德的花園來。我六點鐘在那裏等。』她封好信，待培脫西轉來的時候當着她的面把信交人送去了。

茶已擺好在涼爽的小客廳裏的小茶桌上，兩個婦人眞地在客人到來之前作了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所應許的促膝談心。她們評論着她們在等候的人，談話落到麗莎・墨卡洛娃的身上。

『她可愛極了，我一向很喜歡她，』安娜說。

『你應該喜歡她。她爲你着迷了。昨天她看過賽馬後跑到我這裏，沒有看到你，大爲失望。她說你才是一個眞正的傳奇中的主人公哩，並且說她倘若是一個男子的話，她是一定會爲你顚倒的。史特列摩夫說她事實上已經顚倒了。』

『可是請你告訴我。我始終不明白咧，』安娜沉默了一會之後說，她的聲調顯露出她並不是在問一個無謂的問題，她所問的問題對於她比實際上更重要。『請你告訴我，她和卡盧祭司基公爵，那個他們叫他做密希卡的，他們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我輕易難得看見他們一次。到底是怎麼一種關係呢？』

培脫西眼睛裏含着笑意，緊盯着安娜。

『這是一種新的方式，』她說。『他們都採取了這種方式。他們把甚麼拘束都拋到九霄雲外了。祇是拋法有各種各樣的。』

『是的，可是她和卡盧祭司基的關係到底是怎樣的呢？』

培脫西突然發出快樂的抑制不住的大笑，那種笑在她是少有的。

『你侵入謬基公爵夫人的領域了。那是「可怕的小囡」才會提出的問題哩。』說着，培脫西顯然努力想控制自己，但是不能夠，而終於迸發出不常笑的人們笑起來的時候的那種傳染性的笑聲。

「你還是去問他們自己吧，」她含着笑出來的眼淚說。

「不；你儘管笑，」安娜也不由自主地笑了，「可是我始終不明白。我不明白丈夫做甚麼的。」

「丈夫？麗莎·墨卡洛娃的丈夫給她拿披肩，隨時供她使喚。但是其中的內情，是沒有人要去打聽的。你知道在上流社會裏，像化粧那類小事是沒有人去談或是去想的。這也是一樣。」

「羅蘭達克夫人的慶祝宴會，你去不去呢？」安娜說，爲的是要改變話題。

「我不想去，」培脫西回答，沒有望着她的朋友，她動手把芬芳的茶斟在小小的透明的茶杯裏。把茶杯放在安娜面前，她取出一支煙捲，裝進純銀的煙嘴裏，把它點燃。

「是這樣的，你知道：我處在一種幸運的地位，」她這回非常嚴肅地，一面端起茶杯，一面開始說。「我了解你，我也了解麗莎。麗莎是那種性情單純的人，像小孩一樣不懂得甚麼是好，甚麼是壞。至少在她很年輕的時候是不懂得這些的。而現在她感到這種不懂對她正合適。現在，也許是故意要不懂呢，」培脫西帶着一種伶俐的微笑說。「但是，無論怎樣，這對她正合適。你知道，同一件事可以從悲劇的方面去看，而變成爲一種痛苦，也可以單純地甚至快活地去看。也許你太偏於從悲劇的方面去看事情了。」

「我是多麼想要理解別人就像理解自己一樣呵！」安娜說，嚴肅而又沉思地。「我比旁人壞些呢，還是好些？我想是壞些。」

「可怕的小囡！可怕的小囡！」培脫西重複說。「可是他們來了。」

一八

她們聽到了脚步聲和一個男人的聲音，跟着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和笑聲。不一會，她們期待的賓客走進來了，涉弗・希托爾茲和一個叫做瓦斯卡的健壯得容光煥發的青年。顯然可以看出，他從不缺少牛排、麥蕈和勃垠第酒的豐盛的供給。瓦斯卡向兩位太太鞠了鞠躬，瞥了她們一眼，但祇有一秒鐘。他跟在涉弗的後面走進客廳，好像繫在她身上似地跟着她走來走去，儘把他那閃光的眼睛盯住她，就像要吃掉她一樣。涉弗・希托爾茲是一位黑眼睛的金髮婦人。她穿着高跟鞋用小小的靈活的步子走進來，好像男子一樣有力地和兩位太太握了握手。

安娜從來沒有會見過這位社交界的新星，被她的美麗，她的裝束的過份時髦和她的舉止的大膽所驚訝了。她頭上柔軟的金色的頭髮（她自己的和假的混在一起）梳得那麼高高的，以致她的頭就和她那大部袒露的，豐滿端麗的胸膛一樣大小了。她的動作是這般迅速，每走一步，她的膝頭和大腿的輪廓就在她的衣裳下面鮮明地顯露出來，使人不禁生出這樣的疑問：這位婦人的眞正的肉體，那麼細小苗條，上面那麼袒露，背後和下部又是那麼隱蔽，在那搖搖的大大撐起的裙子裏面，實際上到甚麼地方爲止呢。

培脫西連忙把她介紹給安娜。

「祇想想，我們差一點輾死兩個士兵呢，」她立刻開口對她們說，瞟着眼睛，微笑着，扯好那

被她一動就歪到一邊去了的裙裾。『我和瓦斯卡一道坐車到這裏來……噢，你們彼此一定還不認識吧。』於是她介紹了一下年輕人的姓，隨即微微漲紅着臉，因爲她的錯誤——就是，向不認識的人叫了他瓦斯卡——而高聲大笑起來。

瓦斯卡又向安娜鞠了鞠躬，但是沒有對她說一句話。他向渉弗說：『你輸了。我們先到。交錢來吧！』他微笑着說。

渉弗笑得更加開心了。

『現在不必，』她說。

『呵，好的。我以後來討。』

『好極了！好極了！呵，眞的！』她突然轉向着培脫西說，『我眞是好人……我完全忘記了……我給你帶來了一位客人哩。他來了。』

渉弗所邀來而又被她忘却的這位意外的客人倒是這麼一個重要的人物，雖然年紀很輕，兩位太太却都站起來迎接他。

他是渉弗的一個新的崇拜者。他現在跟蹤着她，正如瓦斯卡一樣。

不一會卡盧祭司基公爵到來了，還有麗渉·墨卡洛娃同着史特列摩夫。麗渉·墨卡洛娃是一個消瘦的黑髮婦人，有着一副東方式的，慵懶的面孔和一雙美麗的，如一般人所說的那樣深不可測的眼睛。她的淺黑色服裝的風格（安娜立刻注意到而且賞識了這一點）和她的那一種美十分調和。麗渉之柔弱和嬌嫩正如渉弗之結實和灑脫一樣。

但是照安娜的趣味，麗涉是更魅人得多的。培脫西對安娜說她學天眞未鑿的小孩的模樣，但是當安娜看到了她的時候她感覺得這不是眞的。她實際上是旣天眞而又墮落，但却是一個可愛的柔順的女人。固然，她的風度和涉弗的相同，而且像涉弗一樣，她也有兩個男子，一個年輕的和一個年老的，把她釘牢了，用他們的眼睛吞噬着她；但是在她裏面却有高出她周圍一切東西的地方，在她裏面有那種混在玻璃製造品中間的眞金鋼鑽的光輝。這種光輝在她那美麗的，眞正深不可測的眼睛裏閃爍出來。那雙周圍帶着黑圈的眼睛的疲倦而又熱情的目光以它那完全的眞誠打動着人。誰凝視了那雙眼睛，都會覺得自己完全了解了她，而了解了她的時候就不能不愛她了。一見安娜，她的臉上立刻喜笑顏開。

『噢，我看見你多高興呵！』她一面說，一面向她走去。『昨天在賽馬場我正想到你跟前來，可是你走了。我是那樣想要見你，特別是昨天。那不是可怕得很嗎？』她說，用那種好像把她整個的心剖露出來那樣的眼色望着安娜。

『是的，我也沒有想到會那樣令人激動呢，』安娜說，漲紅了臉。

大家正在這時起身要到花園去。

『我不去，』麗涉說，微笑着，挨着安娜坐下。『你也不去吧？誰願意玩槌球呢？』

『呵，我倒很喜歡，』安娜說。

『哦，你怎麼會對甚麼事情都不感到厭倦呢？望着你，眞叫人愉快。你是生氣勃勃的，我可甚麼都厭倦了。』

『你怎麼會厭倦呢？呵，你是生活在彼得堡的最快活的圈子裏哩，』安娜說。

『也許不屬於我們圈子裏的人們還要厭倦得多，但是我們——至少是我——並不快樂，而倒是厭倦得可怕，可怕哩。』

莎弗抽着烟，和兩個青年一道到花園裏去了。培脫西和史特列摩夫仍舊坐在桌旁。

『甚麼，厭倦！』培脫西說。『莎弗說昨晚他們還在你家裏痛快地玩了一夜哩。』

『噢，一切都是多麼乏味！』麗莎·墨卡洛娃說。『看過賽馬之後我們大家一齊跑到我家裏來。老是那些人，老是一樣。老是那種事情。我們整夜躺在沙發上。那有甚麼可快樂的？不，告訴我，你用甚麼方法才不厭倦的呢？』她又轉向安娜說。『人祇消望一望你，就看得出這是一個可以幸福，也可以不幸，但決不是一個會感到厭倦的女人。告訴我，怎麼做法的呢？』

『我甚麼也不做，』安娜回答，被這尋根究底的盤問羞紅了臉。

『那是最好的方法，』史特列摩夫插嘴說。

史特列摩夫是一個髮鬢半白，却還顯得很年輕，生得醜陋，但有一副極有特色的聰明的臉相的五十歲上下的人。麗莎·墨卡洛娃是他妻子的姪女，他和她在一道消磨了他所有的剩餘的時間。一見安娜·卡列尼娜，他——在公務上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敵人——以一個社交界的聰明的男子的身份，竭力對她，他的敵人的妻子，表示慇懃。

『甚麼也不做，』他帶着伶俐的微笑說，『那是最好的方法。我老早就對你說過，』他轉向麗莎·墨卡洛娃說，『假如你要不厭倦，你就千萬不要想你會厭倦。正好比你如果怕睡不着，你就千萬

不要想你會睡不着。這就是剛才安娜・阿卡諦耶夫納所說的。』

『我要這樣說了，我一定高興得很的，因爲這話不但說得很聰明，而且也很正確呢，』安娜帶着微笑說。

『不，你倒告訴我爲甚麼人不能夠睡着，人不能不感到厭倦呢？』

『要能夠安眠，必須勞動，要心情愉快也必須勞動。』

『當我的勞動對於誰都沒有用處的時候，我爲甚麼去勞動呢？這點我不能而且也不願意故意裝假。』

『你眞是不可救藥，』史特列摩夫說，沒有望着她，他又和安娜說話去了。

因爲他和安娜見面的次數不多，他對她除了尋常的話以外也不能夠說甚麼，但是他說這些尋常的話，如說她甚麼時候回彼得堡啦，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是怎樣喜歡她啦，等等，却都帶着這樣的一種表情，那暗示出他全心全意渴望討好她，而且對她表示尊敬和甚至不止是尊敬。

托希喀維奇走進來，報告說大家在等候他們去打槌球。

『不，不要走，請不要走吧！』麗莎・墨卡洛娃聽到安娜要走，這樣地懇求着。史特列摩夫幫着她請求。

『這眞會有天淵之別，』他說，『離開這裏在座的人到佛雷德夫人那裏去。況且，你祇會給予她誹謗的機會，而在這裏，你却會喚起完全不同的，極其高尙的，和誹謗正相反的感情，』他對她說。

安娜猶豫不決地沉思了一會。這個聰明人的諂媚的話語，麗莎·墨卡洛娃對她所表示的天眞的，小孩般的好感，以及她所熟悉的這一切社交的氣氛，——這一切使她感到這麼輕鬆，而在等待着她的事又是那麼困難，以致她一時間躊躇不決了，不知道要不要留在這裏，要不要把那痛苦的期待的時刻再延擱得長久一點。但是一想起假如她沒有達到一個決定的話，她一個人回到家的時候等待着她的將會是甚麼，一想起她兩手揪着頭髮時的那種姿勢（連那回憶也都是可怕的），她就道了別，走了。

一九

雖然表面上看來渥倫斯奇過着輕浮的社交生活，但是他却是一個憎惡無次序的人。當他年紀很小，還在士官幼年學校的時候，他有一次手頭拮据，向人去借錢，嘗到了遭人拒絕的屈辱，從此以後他就再也沒有讓自己陷入那樣的境地了。

爲了保持他的事務有條不紊，他每年總有五次左右（或多或少，看情形而定）一個人關起門來，整理他的全部的事務。這在他通常叫做清理或是 faire la lessive（洗滌）。

賽馬的第二天很晚才醒來，渥倫斯奇穿上潔白的葛布上衣，沒有刮臉，也沒有洗澡，他把錢、賬單和信件攤在桌上，就動手工作起來。知道他在這種時候脾氣大得很的比特立茲奇醒來看見他的朋友在寫字桌旁，就悄悄地穿起衣服，沒有打擾他就走出去了。

凡是對於自己的情況的一切繁雜事情知道得最爲詳盡的人，總不免以爲這些繁雜的事情以及解決這些事情的困難是自己所特有的例外的個人遭遇，而決不會想到別人也正像他一樣被他們自己個人的繁雜的事務所包圍着。渥倫斯奇就是這樣想的。不免帶着幾分內心的誇耀，而且也並非毫無理由，他想隨便旁的甚麼人處在他這樣困難的境地，恐怕早已弄得十分狼狽，被迫做出沒有廉恥的事來了。但是渥倫斯奇感覺得如果他要避免陷於狼狽，那末，把他的狀況加一番整頓，弄個淸楚，現在對於他是極其必要了。

渥倫斯奇先從金錢上的問題着手，認爲它是最容易的問題。用他那纖巧的筆蹟把他所欠的債務通通寫在一頁信紙上，他合計起來一看，他的欠債竟達一萬七千盧布，另外還有幾百盧布，他爲了便於計算起見把零頭略掉了。計算了一下他的現金和銀行存摺，他發現他祇剩下一千八百盧布了，在新年之前再也不會有甚麼進款。又計算了一遍他的欠債，渥倫斯奇把它分成三類寫下來。第一類，他列入那些必須立刻償還，或者至少必須準備好錢以便債主來討時可以毫不拖延地償付的欠債。這種欠債大概有四千盧布的光景：一千五百是欠買馬的錢，兩千五百是給他的年輕的同僚危諾夫斯奇作的保，他在渥倫斯奇面前輸了這筆錢給一個賭錢的騙子。渥倫斯奇本來要當場償付那筆錢的（他那時手頭有錢），但是危諾夫斯奇和耶希文堅持着說那應該由他們自己來付，不應該由沒有賭博的渥倫斯奇來付。這樣倒也好，但是渥倫斯奇知道，在這個醜惡的事件中，雖然他所參與的祇是在口頭上給危諾夫斯奇作保，但是却一定要預備好兩千五百盧布，這樣他可以隨時把錢擲給那騙子，不和他多費口舌。所以爲了這第一類，也是最重要的一類，他就得有四千盧布。第二類，有八千盧

布，是比較不那麼重要的欠債。這主要是欠賽馬房的債務、欠燕麥和乾草的承辦人、英國人和馬具商等等的。對於這些欠債，他爲了使自己心裏毫無牽掛，也得償付兩千盧布左右。最後一類的欠債，是欠商店、旅館和裁縫的，倒不用擔心。這樣，他至少需要六千盧布以作目前開銷之用，而他手頭祇有一千八百盧布。對於一個像一般人所斷定渥倫斯奇那樣的每年有十萬盧布收入的人，這一點兒欠債似乎是不會引起甚麼困難的；但是實際上他的收入和十萬盧布差得很遠。他父親的大宗遺產，單祇這一項每年就有二十萬收入，還沒有在兄弟之間分開來。當他的哥哥負了一身債，和一個毫無財產的十二月黨人的女兒瓦理雅·契爾珂夫公爵小姐結婚的時候，亞歷克賽幾乎把得自他父親的領地的全部收入都讓給了他的哥哥，每年祇給自己留下了二萬五千盧布。亞歷克賽當時對他的哥哥說，在他結婚之前這儘夠他用了，而他大概永遠也不會結婚的。他的哥哥，正率領着一支最奢侈的聯隊，又是新婚，不得不接受了這個贈予。他的母親，有她自己一份財產，每年在他應有的二萬五千盧布之外再補助亞歷克賽二萬盧布，亞歷克賽把這些錢通通花光了。最近他的母親因爲他的戀愛事件和他的離開莫斯科而對他生氣，已經停止給他錢用了。結果，過慣了每年用四萬五千盧布的生活的渥倫斯奇，今年祇收入了兩萬五千盧布，他就感到困難了。爲了擺脫這種困難，他不能問他母親要錢。他昨天接到的她的最近一封信特別激怒了他，原因是那封信裏暗示着她極願幫助他在社會上軍務上獲得成功，却不願幫助他過那種玷辱正當門風的生活。他母親想要收買他的這種企圖，刺傷了他的心，使他對她更加冷淡了。但是他又不能夠收回他已經說出口的慷慨的話，雖然他現在模糊地預見到了他和卡列甯夫人的關係中可能發生的事情，感覺得那種慷慨的話說得未免太輕率

了，而且感覺得就是不結婚他或許也需要那十萬盧布的全部收入。但是收回是不可能的了。他祇消回憶起他嫂子，想起那可愛的優美的瓦理雅是怎樣一有機會就要提到她對於他的慷慨永不忘情，就可知道要收回那贈予已是不可能的了。這是和毆打婦女，偸竊或說謊一樣不可能的。祇有一件事能夠而且也不能不做了，渥倫斯奇毫不躊躇就決定那樣做：向放債人借一萬盧布，這是沒有甚麼困難的，此外就祇好一般地節省費用，賣掉他的賽跑的馬。這樣決定了之後，他立刻寫信給那位再三要求買他的馬的羅蘭達克。接着，他寫信請英國人和放債人來，照他要付的賬目分配好他現有的錢。辦完了這些事務之後，他寫了一封冷冷的尖刻的回信給他母親。接着，他從筆記簿裏取出三封安娜的信，又讀了一遍，然後燒燬了，他回想起他們昨天的談話，又沉入深思中了。

二〇

渥倫斯奇的生活是特別幸福的，因爲他有一套明確規定了甚麼事應該做，甚麼事不應該做的規範。這套規範祇包括極小範圍的事情，但是定下的規範却都是無可置疑的，而渥倫斯奇從來沒有越出範圍一步，在做他所該做的事上從來不曾有過片刻的躊躇。這些規範絕對地規定：該付淸賭博騙子的賭債，却不必償付裁縫的賬項；決不可以對男子說謊，對女子却可以；決不可欺騙任何人，欺騙丈夫却可以；決不能饒恕人家的侮辱，却可以侮辱人，諸如此類。這些規範也許是不合理，不對的，但却是無可懷疑的，因此在他遵守了這些規範的時候，渥倫斯奇就感覺得心安理得，他可以昂

然抬起頭來了。直到最近，涉及到他和安娜的關係，渥倫斯奇這才開始感覺得他的規範並沒有包羅萬有，而且預見到將來他找不着指導原則的困難和迷惑。

他現在對安娜和對她丈夫的關係在他看來是簡單明瞭的。這淸楚地正確地規定在那套指導他行動的規範裏。

她是一個把自己的愛情獻給了他的可尊敬的女人，而他也愛着她，所以在他眼中看來她是一個應受到同合法的妻子同樣的甚至更多的尊敬的女人。他如果讓自己用言語，用暗示來侮辱了她，或甚至沒有對她表示出一個女人所能企望的那樣多的尊敬的話，他是會寧願先把自己的手割斷的。

他對於社會的態度也是很明白的。大家也許會知道，也許會猜疑到這件事，但是却沒有人敢於說出來。要是有人敢說的話，他就準備使那多嘴的人閉口，而且使他尊重他所愛的女人的不復存在的名譽。

他對她丈夫的態度更是再明白也沒有的了。從安娜愛渥倫斯奇的那一瞬間起，他就把他對於她的權利看成了不可剝奪的。她的丈夫不過是一個多餘的討厭的人罷了。無疑地，他是處在可憐的境地，但是那有甚麼辦法呢？丈夫有權利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手裏拿了武器來要求恢復名譽，而渥倫斯奇是從最初的一瞬間就準備了這一着的。

但是最近，新的內在的關係在他和她之間發生了，那種關係的捉摸不定使渥倫斯奇驚訝了。到昨天她才告訴他她有了孕。他感覺到這個消息以及她對於他的期待要求着一種甚麼東西，那是沒有規定在他所一直用來指導他的生活的那套規範裏的。他眞個遭到了意外的襲擊，在她把她的情況告

訴他的最初一瞬間，他的心指點他要求她離開丈夫。他那樣說了，但是現在仔細一想，他清楚地看到還是設法避免那樣做的好；而同時，當他對自己這麼說的時候，他害怕那樣做也許不對。

「我要是叫她離開她丈夫，那就等於教她把她的生活和我的結合在一起。我有了那樣的準備嗎？現在我一個錢都沒有，我怎麼能帶她走呢？即令我能夠設法……但是目前我正在服軍役，我怎麼能帶她走呢？如果我說了那種話——我就應當有所準備，就是說，我應當籌備錢，離開軍隊。」

他沉思起來。要不要離職的問題把他引到另外一個幾乎是主要的，縱然隱蔽到除了他自己以外再也沒有人知道的生活的興味上去了。

功名心是他青少年時代的舊的夢想，這夢想他連對自己都沒有承認過，但却是那麼強烈，現在這種熱情竟和他的戀愛對壘交鋒了。他在社交界和軍界的第一步是很成功的，但是兩年之前他犯了一個錯誤。急於要表示他的獨立性和上進心，他拒絕了提議給他的一個位置，希望這樣能抬高他的身價；但是結果證明他太魯莽了，這麼一來，人家就把他的升遷的要求置之腦後了。他既已無可奈何地採取了一個獨立人的立場，他就用極大的機敏和聰明應付過去，做得好像他對誰也不抱怨，並不把自己看成受了傷害的，而祇願一個人安安靜靜，這樣就已經很快樂了的樣子。實際上早在去年他到莫斯科的時候，他就沒有快樂的心情了。他感到一個本來有所作爲，但却一無所成的男子的獨立的立場已經開始變得乏味了，許多人開始覺得他除了是一個正直善良的人以外實在是別無所能了。他和卡列甯夫人的關係，引起了社會上的轟動，給了他一種魔力，暫時間鎮住了咬嚙着他的那功名心的蠕蟲，但是一星期前那蠕蟲又以新的力量覺醒了。他的幼年時代的朋友，一個屬於同一社

會圈子的人，他的士官幼年學校的同學，和他一同畢業，在學科上、在體育上、在惡作劇和功名的夢想上都曾是他的敵手的賽浦霍夫司科意，不多幾天以前從中亞細亞回來了，他在那裏連陞了兩級，獲得了不輕易授與像他這樣年輕的將官的勳章。

他一到彼得堡，人們就把他當作第一等的新星談論着。他和渥倫斯奇同學又同年，現在已做了將官，正等待着一個可以影響政局的任命；而渥倫斯奇呢，雖然倜儻不羈，又被一個絕色的女人愛着，却到底不過是一個可以自由自在的騎兵大尉罷了。「自然我不羨慕賽浦霍夫司科意，而且也決不會羨慕他；但是他的陞遷却提醒了我，人祇要等待時機，像我這樣的男子，飛黃騰達起來是很快的。三年前他也和我處在一樣的地位。假如我離職，那就是破釜沉舟。假如我仍舊留在軍隊裏，那我就甚麼都沒有損失。她自己也說過她不願意改變她的處境。有了她的愛情，我是不能羨慕賽浦霍夫司科意的。」於是慢慢地撚着他的鬍髭，他從桌旁站起來，在房間裏來回踱着。他的眼睛特別閃閃有光，他感到一種堅決、鎮靜和愉快的心情，那是每當他弄清楚了自己的處境之後所常發生的心情。一切都清楚明瞭，就像以前每次清理之後一樣。他刮了鬍髭，洗了個冷水浴，就穿起衣服，走出去了。

二一

「我來接你的。今天你的「洗滌」花去了不少時間哩！」比特立茲奇說。「哦，完了嗎？」

「完了，」渥倫斯奇回答，祇用眼睛微笑着，並且那麼細心地撚着鬍髭，就好像他的事務已弄得井井有條之後，任何太魯莽或者急遽的動作都會攪亂了它似的。

「你每次這樣以後總是像洗了個澡似的，」比特立茲奇說。「我從格里茲奇那裏來，」（他們是這樣叫那聯隊長的。）「他們都在等你。」

渥倫斯奇望着他的同僚，沒有回答，心裏却在想着別的事情。

「哦，音樂就是他那裏發出來的嗎？」他一面說，一面聽着傳到他耳邊來的那奏着波爾卡㊀和華爾茲舞曲的管絃樂的熟悉的音調。「又是甚麼慶祝宴會呢？」

「賽浦霍夫司科意來了。」

「呵哈！」渥倫斯奇說，「我一點也不知道呢。」

他的眼裏的笑意閃耀得更加燦爛了。

既已下了決心以自己的戀愛為幸福，願意為戀愛犧牲功名心——無論怎樣，既已採取了這樣的立場，渥倫斯奇就不能對賽浦霍夫司科意懷着羨意，也不能因為他到了聯隊沒有先來看他而感到不快了。賽浦霍夫司科意是他的好友，他來了他自然很高興。

「噢，我高興極了！」

聯隊長台明住着一座地主的大房子。賓主全體齊集在下面的廣闊的露台上。在院子裏，最先映

㊀ 波爾卡，一八三〇年創於波希米亞的一種跳舞。

入渥倫斯奇眼簾的是站在一隻盛伏特加的大桶旁邊的一隊穿着白亞麻布制服的歌手，和被士官們圍繞着的聯隊長的壯健的，快樂的姿容。他走到露台的第一級上，揮着手臂，對站在一旁的幾個兵士大聲地叫嚷着吩咐甚麽，那聲音蓋過了奏着歐芬巴哈的四組舞曲的樂隊。一隊兵士，一個軍需官，和幾個下士同渥倫斯奇一道走到露台上。聯隊長回到桌子旁，又走到台階上，手裏端着一隻酒杯，提議舉杯祝飲：『祝我們以前的同僚，英武的將軍賽浦霍夫司科意公爵健康。萬歲！』

跟在聯隊長後面，賽浦霍夫司科意帶着微笑，手裏端着酒杯走到台階上來。

『你愈來愈年輕了，邦達倫珂，』他對正站在他面前的兩頰紅潤，風度瀟洒的軍需官說，那位軍需官雖然在服第二期的軍役，却還是顯得那麽年青的樣子。

渥倫斯奇有三年沒有見賽浦霍夫司科意了。他看上去好像更健壯了，蓄起了頰髭，但風采却依舊和當年一樣，他的面貌和身姿的動人之處與其說是在它們的漂亮毋寧說是在它們的文雅和高貴。渥倫斯奇在他身上看出的唯一的變化就是那種博得了成功，並且確信自己的成功為世人所公認的人的臉上所表露出的沉靜的，不斷的光輝。渥倫斯奇知道那種光輝，因此立刻在賽浦霍夫司科意身上覺察出來了。

當賽浦霍夫司科意走下台階的時候，他看到了渥倫斯奇。歡喜的微笑使他容光煥發。他猛然仰起他的頭，舉起他手裏的酒杯，和渥倫斯奇招呼，而且用這姿勢表示他得先去和軍需官周旋一下，那軍需官已伸直了身子，噘着嘴唇在等待着接吻。

『他來了！』聯隊長叫着。『耶希文告訴我說你又在憂鬱呢。』

賽浦霍夫司科意吻了吻那風度瀟洒的軍需官的濡潤，鮮嫩的嘴唇，用手帕揩拭了一下自己的嘴，就走上涅倫斯奇面前去。

『我眞高興！』他說，緊握着他的手，把他拉到一邊。

『你照顧他吧，』聯隊長指着涅倫斯奇對耶希文叫道，隨着他就走到下面兵士們那裏去了。

『你昨天爲甚麽沒有去看賽馬？我原來希望在那裏看到你的，』涅倫斯奇說，打量着賽浦霍夫司科意。

『我去了的，但是遲到了，對不起！』他加上說，轉向着副官說：『請儘這點錢平分給大家吧。』說着，他急忙從皮夾裏取出三張一百盧布的紙幣，微微漲紅了臉。

『涅倫斯奇！要吃一點或是喝一點甚麽嗎？』耶希文問。『喂，拿點甚麽來給伯爵吃！噢，來了，喝一杯吧！』

聯隊長家的宴會繼續了很長的時間。酒喝了不少。他們好幾次把賽浦霍夫司科意拋到空中，又接在手裏。接着，他們又抬起聯隊長往上拋。隨後，伴着樂隊，聯隊長親自和比特立茲奇跳起舞來。到後來，聯隊長已顯出疲乏不支的模樣，在院子裏的長凳上坐下來，開始向耶希文說明俄國優越於普魯士，特別是在騎兵的襲擊方面，於是歡鬧就暫時間停息了。賽浦霍夫司科意走進屋裏盥洗室去洗手，看見涅倫斯奇在那裏；涅倫斯奇正在用水浸濕他的頭。他脫了上衣，把他那曬黑的，多毛的紅色頸子伸在龍頭下面，用手摩擦着它和他的頭。當他洗完了的時候，涅倫斯奇就在賽浦霍夫司科意的身旁坐下。他們一同坐在盥

洗室的小沙發上，開始了他們兩人都非常感到興味的談話。
『我總是從我妻子那裏聽到你的消息，』賽浦霍夫司科意說。『我很高興你時常看到她。』
『她和瓦理雅很要好，她們是在彼得堡我所樂於會見的唯一的女人，』渥倫斯奇微笑着回答。他微笑是因爲他預見了談話所趨向的題目，而他是喜歡那題目的。
『唯一的？』賽浦霍夫司科意帶着微笑反問。
『是的，我聽到了你的消息，可並不單是從你夫人那裏，』渥倫斯奇說，用臉上的嚴峻的表情阻止對方的暗示。『我聽到你的成功非常高興，但却一點也不驚奇。我期望的還要多呢。』
賽浦霍夫司科意微笑了。顯然，渥倫斯奇對他的這種看法很使他高興，他不覺得有隱瞞這種心情的必要。
『相反，我原來期望的還要少呢——我坦白地承認。但是我高興，非常高興。我是有野心的，這是我的缺點，我承認這點。』
『要是你沒有成功的話，你大概是不會承認這點的。』渥倫斯奇說。
『我不這樣想，』賽浦霍夫司科意說，又微笑了。『我並不說生活要沒有成功就不值得活下去，而祇是覺得那會很沉悶的。自然我也許錯了，但是我感覺得我在我所選定的活動圈內有某種的才能，而且任何權力祇要落到我手裏，總比落到我所認識的許多人的手裏要好一些，』賽浦霍夫司科意意識到自己的輝煌的成功這樣說。『因此我愈接近權力，我就愈覺得高興。』
『這在你也許是實情，但是不見得每個人都這樣。我也曾那樣想過，但是現在我生活着，而且

覺得生活也並不單是因爲那個才有價値的。」

『正是這話！正是這話！』賽浦霍夫司科意大笑着說。『自從我聽到你的事情，聽到你的拒絕，我就開始感覺得……自然，我贊成你所做的事。但是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有方法。我以爲你的行爲本身是很對的，但是你却沒有照着你所應當用的方法去做。』

『事情做過就算了，你知道我做事從不翻悔的。而且，我現在也還過得去哩。』

『還過得去——暫時的。但是你不會這樣就滿足的。我對你的哥哥不會說這種話。他是一個可愛的小伙子，就像我們這裏的主人一樣。這就是他！』他加上說，聽着『萬歲！』的叫聲。『他是快樂的，你可不會這樣就滿足的。』

『我並沒有說我這樣就滿足了。』

『是的；但是不祇如此，需要像你這樣的人呵。』

『對於誰？』

『對於誰？對於社會，對於俄國。俄國正需要人才，需要一個政黨，要不然一切都成泡影。』

『你是甚麼意思？是說的反對俄國共產黨的伯爾特涅夫黨嗎？』

『不，』賽浦霍夫司科意說，因爲猜疑他有那種荒謬的意見而惱怒了，皺起了眉頭。『Tout ça est une blague（那全是胡謅）。那一向是如此，將來也會如此。本來沒有甚麼共產黨。但是玩弄陰謀的人們總是要揑造出一個甚麼有害的，危險的政黨。這是他們的慣技。不，需要的是有力的政黨，像你和我這樣獨立的人所組成的。』

「但是爲甚麼呢？」渥倫斯奇擧出了幾個當權者的名字。「他們爲甚麼不算是獨立的人呢？」

「那祇是因爲他們沒有，或是生來就沒有獨立的財產，他們沒有門第，他們不像我們一樣出生在和太陽接近的世界。他們可以用金錢或恩惠來收買。他們爲了維持自己的地位就祇好想出一種政策。於是他們想出一種甚麼花樣，一種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的，有害無益的政策，而那整個的政策實際上不過是一種謀得官職和薪金的手段罷了。你試窺看一下他們的內幕，Cela n'est pas plus fin que ça（不過如此而已）。也許我不如他們，或是比他們更蠢，雖說我看不出我爲甚麼不如他們。不管怎樣說，你和我有一種比他們強得多的地方，那就是我們可不那麼容易被人收買。而這樣的人現在是比甚麼時候都更需要哩。」

渥倫斯奇用心地聽着，但是引起他的興味的與其說是那話的內容，毋寧說是賽浦霍夫司科意的那態度，賽浦霍夫司科意已在考慮着和當權的人們鬥爭，在那權力的世界裏已有了他的好惡，而渥倫斯奇自己對於權力的興味却沒有超出他的聯隊以外。渥倫斯奇並且感覺到，賽浦霍夫司科意以他那思考和理解事物的顯著的能力，以他那在他所處的社會裏實不多見的聰明和口才，是會成爲一位多麼有力的人物。他有點嫉妒起來了，雖然他覺得有那種情感是可恥的。

「但是我在那上面缺少了一種最重要的東西，」他回答着，「我沒有渴望權力的心。我曾經有過，但是過去了。」

「對不起，這不是眞的，」賽浦霍夫司科意微笑着說。

「是的，這是眞的，這是眞的，……說句老實話，至少現在是這樣！」渥倫斯奇加上說。

「是的，現在這是真的，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但是這個現在是不會持久的呵。」

「也許，」渥倫斯奇回答說。

「你說也許，」賽浦霍夫司科意繼續說，好像猜着了他的心思一樣，「但是我却要說一定。我之所以想要見你也就是爲了這原故。你的行爲是正當的。這我是理解的，但是你却不能總是這樣。我祇請求你給我 carte blanche（全權委任狀）。我並不是要來保護你……但是，說起來，我爲甚麼不能保護你呢，——你曾經庇護過我那麼多次！我希望我們的友誼超乎那種事情以上。是的，」他說，像女人一樣溫柔地對他微笑着。「給我全權委任狀，退出聯隊，我不讓人覺察出地使你提升。」

「但是你要明白我甚麼都不需要，」渥倫斯奇說，「祇願一切都照原樣。」

賽浦霍夫司科意立起身來，面對着他站着。

「你說祇願一切都照原樣。我懂得這意思。但是你聽：我們是同樣年紀，你認識的女人恐怕要比我多得多。」賽浦霍夫司科意的微笑和姿勢告訴了渥倫斯奇不用懼怕，他是會很斯文地細心地去觸那痛處的。「但是我是結過婚的人，相信我吧，正像甚麼人所說的那樣，祇要了解了你所愛的妻子，你就會比認識一千個女人的人更能了解一切女人。」

「我們馬上就來了！」渥倫斯奇對一個向房間裏窺看的士官叫道，那士官是來喚他們到聯隊長那裏去的。

渥倫斯奇現在祇想一直聽到底，看看賽浦霍夫司科意究竟會對他說些甚麼話。

「這就是我對你的意見。女人是男子的前程上的一個大障礙。愛上了一個女人，再要做甚麼事就很難了。要便利地愛一個女人，不受她一點妨礙，那祗有一個辦法——就是結婚。我怎樣對你表達我的意思呢？」歡喜打比喻的賽浦霍夫司科意說，「等一等，等一等！對啦，正好像你要揹上 fardeau（包袱），同時又要用兩隻手做事，那就祗有包袱繫在你背上的時候才有可能，而那就是結婚。這就是我在結了婚的時候所感覺到的。我的兩隻手突然解放了。但揹上包袱而不結婚，你的手就會老是忙着，你再也做不來甚麼事情了。看瑪贊可夫吧，看闊魯玻夫吧！他們都是為了女人的原故把自己的事業毀了。」

「甚麼樣的女人呵！」渥倫斯奇說，想起了他提到的這兩個人所勾搭上的法國婦人和女演員。

「女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愈穩固，那就愈糟。那就好像不單是用你的手揹着包袱，而且要從甚麼人手裏去把它奪過來。」

「你沒有戀愛過，」渥倫斯奇低聲地說，望着前面，想到安娜了。

「也許。但是你記住我對你說的話。而且還有一點，女人是比男人更實際的。我們由於戀愛創造出偉大的事業，但她們却總是 terre-à-terre（實事求是）。」

「馬上來了，馬上來了！」他對走進來的僕人說。但是僕人並不像他所猜想的那樣再來叫他們的。僕人把一封信遞給了渥倫斯奇。

「是你的僕人從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家裏帶來的。」

渥倫斯奇拆開信，漲紅了臉。

「我的頭有點痛起來了，我要回去，」他對賽浦霍夫司科意說。

「呀，那末再見！你給我「全權委任狀」吧？」

「我們以後再談吧，我在彼得堡再來看你。」

二三

已經快到六點鐘了，為了要趕到那裏，同時又為了要不用那大家都認得的他自己的馬拉車，渥倫斯奇坐上耶希文的出租馬車，吩咐馬車夫儘量快跑。這是一輛寬敞的，舊式的，有四個座位的馬車。他坐在角落裏，兩腿伸到前排的座位上，凝思起來。

模糊地意識到他的事務已弄得有條不紊，模糊地回想起認為他是有用之才的賽浦霍夫司科意的友情和誇獎，特別是期待眼前的密會——這一切溶成了一股生命的歡樂的感覺。這感覺是這樣強烈，使他不由得微笑了。他放下他的兩腿，把一隻腿架在另一隻的膝頭上，用手按住，撫摸了一下他昨天墮下馬時微微擦傷了的小腿的富於彈性的筋肉，於是向後一仰，他深深地舒了好幾口氣。

「我快樂，快樂得很！」他自言自語。他以前也常有過這種對於自己的肉體的歡喜的感覺，但是他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樣疼愛過他自己和他的肉體。他愉快地感覺着他的強壯的腿上的輕微的疼痛，他愉快地感覺着在他呼吸的時候他的胸腑的筋肉的運動。晴朗的，帶着涼意的八月天，那是使安娜感到那麼絕望的，在他却感到心曠神怡，使他那因為用冷水洗過還在發熱的臉和頸項都為

之爽快了。他的鬍髭上的潤髮油的香氣在這新鮮的空氣中是特別使他覺得愉快的。他從馬車窗口所眺望到的一切，在那寒冷的清澈的空氣裏的一切，照在落日的蒼白的光線裏，就像他自己一樣的清新、快樂和壯健。在落日的餘暉裏閃爍着的家家戶戶的屋頂，圍牆和屋角的鮮明的輪廓，偶爾遇見的行人和馬車的姿影，樹木和草的一片靜止的碧綠，種着馬鈴薯的畦溝勻整的田畝，以及房子、樹木、叢林、甚至馬鈴薯田塍投下的傾斜的陰影——這一切都是明朗的，像一幅剛剛畫好，塗上油漆的美麗的風景畫一樣。

『快點，快點！』他對馬車夫說，把他的頭伸到窗外，從口袋裏取出一張三盧布的鈔票，在車夫回過頭來的時候放進他的手裏。馬車夫的手在燈旁摸索甚麼東西，鞭子突然響起來，馬車迅速地沿着平坦的石舖的大路轉動。

『除了這個幸福以外，我甚麼，甚麼都不需要，』他想，凝視着車窗之間的鈴鈕，一心回想着他最近一次看見的安娜的樣子。『我愈來愈愛她了。這就是佛雷德別墅的花園。她在哪裏呢？在哪裏呢？怎麼回事？她爲甚麼指定這個地方和我會面，她又爲甚麼寫在培脫西的信裏呢？』他想，現在才第一次覺得詫異；但是現在已經沒有詫異的餘暇了。他叫馬車夫在沒有到林蔭路之前停下，於是開開車門，在馬車還在動着的時候就跳下來，走進直通房子的林蔭路。林蔭路上沒有一個人；但是向右手一望，他看到了她。她的臉給面網掩蔽着，但是他用歡喜的眼光吸取了她所獨有的那種特殊的步態，肩膊的斜度和頭的姿勢，立刻有一道電流通過了他的全身。他又以新的力量從他的兩腿的富於彈力的動作到呼吸時的肺部運動意識到了他自己的存在，好像有一種甚麼東西使他的嘴唇抽

擡起來。

走上他面前去，她緊緊地握住他的手。

『我請你來，你不生氣嗎？我非要看你不可呢，』她說；他在她的面網下看到的她的嘴唇的嚴肅的莊重的線條，立刻使他的心情改變了。

『我生氣？可是你怎麽到這裏來的？要到哪裏去呢？』

『且別管，』她說，把她的手挽住他的胳膀，『一道走走吧，我有話要和你談哩。』

他看得出發生了甚麽事情，這幽會不會是歡樂的。在她面前，他沒有了他自己的意志：還沒有知道她的憂愁的原因，他就已經感到那憂愁不知不覺地傳染給他了。

『甚麽事？甚麽？』他問她，用他的胳膀緊挽着她的手，極力想從她的臉上看出她的心事來。

她默默地走了幾步，鼓起她的勇氣來，隨後突然間她停住脚步。

『我昨天沒有告訴你，』她開口了，迅速而又痛苦地呼吸着，『在我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回家的路上，我把一切都告訴他了……告訴他我不能做他的妻子了……把一切都告訴他了。』

他聽着她說，不覺把他的整個身子彎向她，好像希望這樣來減輕她處境的困苦。但是她一說出這個，他就驀地挺直身子，一種高傲的嚴厲的表情顯露在他的臉上。

『是的，是的，這樣倒更好，一千倍的好！我知道那對於你是多麽痛苦，』他說。

但是她沒有聽他的話，她從他臉上的表情看出他的心思。她猜想不到那種表情是起因於渥倫斯

奇心中所起的第一個念頭——現在決鬥是無可避免了。她心中從沒有過決鬥的念頭，因此她對於這瞬息的嚴厲的表情作了別的解釋。

當她接到了她丈夫的信的時候，她就從心底知道一切都會照以前的樣子繼續下去，她是沒有毅力放棄她的地位，拋棄她的兒子，投奔到情人那裏去的。在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家度過的早晨更堅定了她的這個念頭。但是這個幽會對於她還是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她希望這個幽會能改變她的處境，能拯救她。要是一聽到這消息，他就堅決地、熱情地、沒有片刻躊躇地對她說：『拋棄一切，跟我一道走吧！』她是眞會丟棄她的兒子，和他一道走掉的。但是這個消息却並沒有在他身上激起她所期待的變化；他祇是好像感到甚麼侮辱的樣子。

『這在我一點也不痛苦。這是自然而然的，』她激怒地說。『你看……』她從她的手套裏拉出她丈夫的信來。

『我明白，我明白，』他打斷她，接了那信，却沒有去看，竭力想要安慰她。『我祇渴望一件事，我祇祈求一件事，就是了結這個處境，好讓我把我的一生奉獻給你的幸福。』

『你爲甚麼說這種話？』她說。『你想我會懷疑嗎？假使我要懷疑……』

『誰來了？』渥倫斯奇指着向他們走來的兩個婦人突然說。『也許她們認識我們呢！』說着，他迅速地拉着她一道轉進一條小路去。

『呵，我不管！』她說。她的嘴唇顫抖着。他感到好像她的眼睛從面網下面帶着異樣的憤慨神情望着他。『我告訴你，問題不在那兒，我不會懷疑這個的；但是你看他對我寫些甚麼話吧。看看

吧。』她又站住了。

正像在聽到她和她丈夫決裂的那最初的瞬間一樣，渥倫斯奇讀着信的時候，又不知不覺地沉入一種自然的感觸中，那種感觸是他自己和那個受到侮辱的丈夫的關係在他心中所引起的。現在他把信拿在手裏，他不禁想像着大概他今天或者明天就會在家裏看到的挑戰書，和決鬥時他自己向空中放了一鎗之後，臉上帶着像現在一樣的冷冷的傲慢的表情，等待着被損害的丈夫的鎗彈的那決鬥的光景。這時候，賽浦霍夫司科意剛剛對他所說的話，以及他自己早晨所起的念頭——認爲，還是不要束縛自己的好——在他的腦海裏閃過，他知道這個念頭是不能夠對她說的。

看了信，他抬起眼睛望着她，在他的眼睛裏面沒有堅定的神色。她立刻看出來他自己一個人早就想過這事。她知道不論他對她怎樣說，他都不會把他心上的話通通說出來。她知道她最後的一線希望落了空。這不是她所期待的結果。

『你看他是怎樣一種人！』她帶着顫慄的聲調說。『他……』

『原諒我，但是這樣我倒覺得很快活。』渥倫斯奇插嘴說。『看在上帝面上，請讓我說完吧！』他加上說，他的眼睛懇求她給與他解釋這句話的餘裕。『我覺得很快活，是因爲事情決不會，決不會像他所想的那樣照舊繼續下去。』

『爲甚麼不會？』安娜說，忍住了她的眼淚，而且顯然已不重視他所說的話了。她感到她的命運已經決定了。

渥倫斯奇本來想要說在決鬥——他以爲那是不可避免的了——之後，事情就不能夠像以前一樣

繼續了，但是他却說了別的話。

『這是不能夠繼續下去的。我希望你現在離開他。我希望……』他感到惶惑，漲紅了臉，『希望你讓我處置和計劃我們的生活。明天……』他開口說。

她沒有讓他說下去。

『但是我的孩子呢？』她叫道。『你看見他信上寫的話嗎？一定要我離開我的孩子，但是我不能夠而且也不願意那樣。』

『但是，爲上帝的緣故，哪一樣好些呢？——離開你的孩子呢，還是繼續在這種屈辱的處境中過下去？』

『對於誰是屈辱的？』

『對於大家，尤其是對於你。』

『你說這是屈辱的！……請不要這樣說吧。這樣的話對於我已沒有甚麼意義了，』她顫聲地說。現在她不願意他說假話。她心中祇剩下他的愛，而她也要愛他。『你要明白自從我愛上你以後，在我一切都變了。在我祇有一件東西，一件東西——那就是你的愛！有了它，我就感到這樣高尙，這樣堅強，甚麼事對於我都不會是屈辱的。我誇耀我的處境，就因爲……我誇耀……誇耀……』她說不出她所誇耀的東西來。羞恥和絕望的眼淚哽住了她。她停住脚步，驀地嗚咽起來。

他也感到好像有甚麼東西哽在喉嚨裏，使鼻子發酸，他生平第一次要想哭出來。他說不出是甚麼事那麼感動了他；他爲她難過，而且感覺得愛莫能助，同時他也知道他就是她的不幸的原因，

是他做了錯事。

「離婚不行嗎？」他無力地問。她默默地搖搖頭，沒有回答。「帶了你的兒子一道離開他也不行嗎？」

「是的，但是一切都要看他怎樣。現在我就得回到他那裏去，」她冷淡地說。她預感到一切都會照舊，這個預感並沒有欺騙她。

「禮拜二我就要回彼得堡去，一切都會決定的。」

「是的，」她說，「但是我們不要談這個了吧。」

安娜曾打發走了她的馬車，吩咐了到佛雷德花園的門前來接她，現在車已經來了，安娜告別了渥倫斯奇，就回家去了。

二三

在禮拜一，是六月二日委員會的例會。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走進會議室，照例向議員和議長打了招呼，就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把他的手放在擺在他面前的文件上。在這些文件裏面有着必要的證據和他預備做的演講的提綱。但是實際上他並不需要這些文件。一切他都記得，他覺得不必要在他記憶裏再三再四地重溫他所要說的話。他知道，到了時候，當他看見他的政敵面對着他，而且徒然想裝出一副平靜的表情的時候，他的演說就會比他現在所能夠預備的還要好地自然而然地流

出來。他覺得他的演說的內容是這樣重要，每一句話都是有意義的。同時，當他聽照例的報告的時候，他採取一種最天眞，最平和的態度。看見他那筋絡凸起，指頭很長的雪白的手，那麼安閑地撫摸着放在面前的白紙的兩端，看見他的頭垂到一邊的那種疲倦的神情，誰都不會猜到幾分鐘之內從他的嘴裏就會吐出的滔滔的言辭，那將捲起可怕的風暴，使得議員們叫嚷和對罵，使得議長不得不起來維持秩序。當報告完了的時候，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用他那平靜的輕輕的聲音宣告，關於處理土人的問題他有幾點意見向大家申述，於是大家的注意都轉移到他的身上。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淸了淸喉嚨，並不看他的反對者，祇是像他平常演說的時候一樣，選了坐在他對面的一個人，一個在委員會從來不發表任何意見的安穩的小身材的老人作爲他的視線的對象，就開始陳述他的意見。當他說到基本組織法的時候，他的反對者跳了起來，開始抗議。同樣也是委員會的一員，同樣被觸怒了的史特列𠅘夫開始辯解，會議簡直變得狂風暴雨一般了；但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勝利了，他的提議被接受了；任命了三個新的委員會，第二天，在彼得堡的某些社交團體中，就會專門談論這一次的會議。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成功甚至比他所預期的還要大。

第二天，禮拜二的早晨，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醒來的時候，帶着滿足的神情想起了昨天的勝利，當他的部裏的祕書長爲了想要奉承他，把他所聽到的關於委員會所發生的事的傳聞告訴他的時候，他雖然竭力裝出漠不關心的樣子，却還是忍不住微笑了。

和祕書長一道忙於公事，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完全忘記了今天是禮拜二，是他指定安娜·阿卡諦耶夫納回來的日子，因此當一個僕人走來報告她來到的時候，他感到吃驚，而且起了一種

不快之感。

安娜一大早就到了彼得堡；依照她的電報，派了馬車去接她，因此，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是應該知道她的到來的。但是當她到了的時候，他却沒有出來迎接她。她聽說他還沒有出去，正和他的秘書長一道忙着處理公事。她差人告訴她的丈夫她已經到了，隨卽走進了她自己的房間，一面着手檢點她的行李，一面期待着他來。但是一點鐘過去了，他還沒有來。她藉口吩咐甚麽事走進了餐室，故意大聲說話，期望他走到那裏來；但是，他沒有出來，雖然她聽到他送他的祕書長的時候走到了書房門口。她知道他照例很快就要去辦公，她想要在他出去之前看到他，以便決定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

她走過大廳，堅決地向他那裏走去。當她走進他的書房的時候，他顯然是快要出門的樣子，穿着制服，坐在一張小桌邊，把他的手肘擱在桌上，憂鬱地凝視着前面。她先他看到了他，而且她看出來他是在想着她的事。

一看到她，他本來想站起來的，但是又改變了主意，隨卽他的臉灼熱得通紅……這是一件安娜以前從來沒有看到過的事，而後他迅速地站了起來，走去迎接她。他沒有看她的眼睛，却看着她眼睛上面的前額和頭髮。他走到她面前，握住她的手，請她坐下。

『你回來了，我非常高興，』他說，坐到她的旁邊，顯然想說甚麽話，但是口吃起來。他好幾次想說，但都停止了。儘管她準備好了和他會面時存心要輕蔑他，責備他，她還是不知道對他說甚麽，而且她可憐起他來了。這樣，沉默繼續了一些時候。『謝遼沙很好嗎？』他說，沒有等待回

答，他又加上說：『我今天不在家裏吃飯，我立刻就要出去。』

『我本來想到莫斯科去的，』她說。

『不，你回來是非常，非常對的，』他說着，又沉默了。

看着他沒有力量開口，她自己開口了。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她說，凝視着他，並沒有在他盯住她頭髮的那種固執的目光下垂下她的眼睛。『我是一個有罪的女人，我是一個壞女人，但是我還是和以前一樣，和我那天告訴你的一樣，我現在來就是要告訴你，我不能夠有甚麼改變。』

『我並沒有問你這件事，』他說，突然堅決而又帶着憎恨地望着她的眼睛。『我料想到會這樣的。』在憤怒的影響之下，他顯然完全恢復了鎮靜。『但是像我那時所對你說過，並且在給你的信上寫過的一樣，』他用一種尖細的聲調說，『現在再重複一遍，我並不一定要知道這事。我可以不聞不問。並不是所有人家的妻子都像你這麼善良，要這樣急急地把這種愉快的消息告訴她們的丈夫。』他特別着重說『愉快的』這個字眼。『社會上不知道這事的時候，我的名字沒有遭到汚辱的時候，我可以不聞不問。因此，我老實告訴你，我們的關係還是要和以前一樣，但要是你損害我的名譽的時候，我就會不得不採用手段來保全我的名譽。』

『但是我們的關係不能夠和以前一樣了，』安娜帶着膽怯的聲調說，開始驚惶地望着他。

當她又看到他那種鎮靜的態度，聽到那種尖銳的，小孩一樣的譏諷的聲調的時候，她對於他的嫌惡就消除了她剛才對於他的憐憫，她祇感覺得恐懼，但是無論如何，她要弄清楚她的處境。

『我不能夠做你的妻子了，我旣已……』她開口說。

他發出冷酷的惡意的笑聲。

『我想你所選擇的生活方式影響了你的思想。我有着太多的尊敬或輕蔑，或是兩樣都有……我尊敬你的過去，輕蔑你的現在……你對於我的話所加的解釋是和我的原意相差很遠的。』

安娜歎息着，垂着她的頭。

『但是我的確不能理解，以你所具有的獨立精神，』他繼續說，激昂起來了，『竟然對你的丈夫宣告你的不貞，而且不覺得這有甚麼應受譴責的地方，好像你覺得對於你的丈夫執行妻子的義務倒是應受譴責的。』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你要我怎樣？』

『我要你不在這裏和那個人會面，一舉一動都要做到不讓社會上和僕人們責難你……不要去看他。這個要求，我想並不過份。而且這麼一來，你沒有盡爲妻的義務却可以享受忠實妻子的一切權利。這是我要對你說的所有的話。現在是我該走的時候了。我不在家裏吃飯。』

他站了起來，向門邊走去。安娜也站了起來。他默默地點着頭，讓她先走。

二四

列文在草堆上度過的一夜，對於他並不是虛度過去的。他的農業經營使他起了反感，對於他失

去了一切吸引力。雖然今年豐收，但是像今年這樣，遇到這麼多的挫折，在他和農民之間發生了這麼多的爭吵，却是從來沒有過的，或者，至少在他看來是從來沒有過的；而造成這些失敗和敵意的原因，他現在是完全明白了。他在勞動本身上所體驗到的快樂，由於勞動而和農民的接近，他對於他們以及他們的生活所感到的羨慕，他想要過那種生活的願望——那願望在那天晚上對於他已經不是夢想，而是眞正的目的，他已仔細考慮了達成那目的的辦法——這一切大大改變了他對於他所經營的農事的看法，使他再也不能夠對它發生像以前那樣的興趣了，而且不能不看到他和那作爲這一切的基礎的勞動者之間的不愉快的關係。一羣像帕瓦那樣的良種母牛，用很好的犂耕過的土地，九塊用籬笆圍着的平坦的耕地，九十俄畝施足了肥的田畝，各式的播種器，以及其他等等——這一切都是良好的，祇要這勞動是由他自己完成的，或者是由他自己和他的同伴——同情他的人所共同完成的。但是他現在看得很清楚（他在寫的一本關於農業的著作，說明農業的主要因素是勞動者，這於他現在大有幫助），他所經營的這種農業不過是他和勞動者之間的一場殘酷的，頑強的鬥爭，在這鬥爭中，一方面，——在他這方面——是不斷的緊張的努力，要把一切都做到合乎他的理想，在另外一方面，則是一切聽其自然。而且在這個鬥爭中他看出了儘管在他這方面如何緊張，而另一方面却是任何努力或者甚至任何目的都沒有，而所得到的唯一結果，是工作進行得使任何一方都不滿意，而很好的農具，很好的家畜和土地，對誰都沒有益處地白白糟蹋了。最壞的是，化在這種事業上的精力還不祇是徒勞無益，現在，這種事業的意義他既已明瞭，他就不能不感到連他的精力的目的也都是毫無價值的。實際上，鬥爭是爲了甚麼呢？他努力爭取他自己的每一個小錢（而他不得不

這樣，因爲他祇要稍許放鬆一點，他就會沒有錢去償付他的勞動者的工資），而他們却祇是爲了要輕鬆愉快地做他們的工作，那就是說，照他們平常一樣地工作。爲了他的利益，每個勞動者都應該儘量辛苦地工作，而且在工作的時候，應該寸步留神，竭力不要把簸穀機、馬耙、打穀機弄壞了，應該留神自己在做着的事。勞動者所需要的則是儘可能快樂地，常常休息地，特別是漫不經心地，無憂無慮地工作。這個夏天，列文隨時都看到了這點。他派人去割苜蓿做乾草，他選定了長滿了雜草和莠草的，不能做種子用的最壞的田畝給他們去刈割，一次又一次地，他們儘割最好的苜蓿的田畝，他們藉口是管家要他們這樣做的，而且擔保說這會製成很出色的乾草，這樣來安慰他；但是他却知道這祇是由於那些田畝容易刈割得多的原故。他派去了一架翻草機，它翻了不到一排就壞掉了，因爲坐在司機的座位上，聽着巨大的機翼在頭上舞動，對於農民是一件沉悶的事。而他們告訴他：『不要擔心，老爺，女人們馬上就會把草翻好的。』犂實際上不能用了，因爲農民在車轉犂頭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把犂頭提起，他使勁地把犂頭轉過去，折磨着馬匹，毀壞了地面，而他們却要求列文不用擔心。馬自由自在地踏進了小麥田，原因是沒有一個農民答應做守夜人，而且雖然有着相反的命令，農民們還是堅決主張輪流守夜，而瓦卡，在工作了整整的一晚之後，熟睡着了，爲了他的過失，他很後悔，說道：『隨你怎樣處置我吧，老爺。』由於把牛放牧到再生的苜蓿地裏，又不給牛水喝，他們害死了三頭最好的小牛，而且無論怎樣你也不能夠使他們相信，牛是吃多了苜蓿死的。爲了安慰他，他們告訴他，他的一位隣人，三天以內損失了一百十二頭家畜。這一切事情的發生，並不是有誰對於列文或者對於他的農場懷着惡意；相反地，他知道他們都歡喜他，把

他當做一位樸實的老爺（他們的最高的讚辭）；但是這一切事情的發生，祇是因爲他們老是想要快樂地，無憂無慮地工作，而他的利益不僅是與他們無關，難於爲他們所理解，而且是註定了和他們的正當要求相反的。老早以前，列文就已不滿於自己對於農事的態度。他看到了他的小舟有了漏洞，但是也許是要故意欺騙自己吧，他並沒有找到而且也不去尋覓那漏洞，（要是他對這也失掉了信仰的話，他將要一無所有了。）但是現在他是再也不能欺騙自己了。他所經營的農業，對於他不僅是沒有了吸引力，而且使他覺得討厭了，他對它已不再感到興味。

現在又加上吉提・薛傑巴茲基正在離他僅僅三十俄里的地方，他想要和她見面，却又不能見面。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奧布浪斯卡雅，在他拜訪她的時候曾經勸他再來，來向她的妹妹重新求婚，而且她意思之間好像現在她的妹妹一定會接受他的要求。列文自己在看到吉提・薛傑巴茲基的時候，也感到他還在愛她；但是知道她在奧布浪斯基家裏的時候他却不能夠到那裏去。他曾經向她求過一次婚，而她拒絕了他，這件事，就在她和他之間設下了一道難於踰越的障礙。『我不能夠僅僅因爲她不能夠做她所希望的男人的妻子，就要求她來做我的妻子，』他自言自語，想到這個就使他對她感到冷淡和敵意。『我要和她說話不帶責備的意思是不可能的；我看到她不由得會怨恨；她也祇會更加憎惡我，這是一定的。而且，現在在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對我說了那話以後，我怎麼能夠去看她們呢？難道我可以表示我明白了她告訴我的話嗎？而我要去寬宏大量地饒恕她，可憐她！我要在她面前來表演一齣饒恕她，把我的愛情賞賜給她的戲劇！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爲甚麼告訴我那話呢？也許我可以偶然會見她，這樣一來，一切都會自然而然的；但是，現在是不可

能的了，不可能的了！」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寫了一封信給他，向他借一副馬鞍給吉提用。『人家告訴我，你有一副女人用的馬鞍，』她信上寫着。『我希望你親自替我們送來。』

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祇要是一個聰明體貼的女人怎麼可以使她的妹妹處於這樣一種屈辱的地位呢！他寫了十次字條，都撕了，就把馬鞍送了去，沒有附回信。寫着他會去是不可能的，因爲他不能夠去；寫着他因事不能抽身，或是他要離開這裏了，所以不能來，那就更糟。他沒有回信，而且帶着一種好像做了甚麼可恥的事一樣的心情，把馬鞍送去了；他把他感到厭煩的一切農事交託給了他的管家，第二天，他就出發到一個遼遠的地區去看他的友人史惠茲斯奇，這位友人的鄰近有許多極好的有松鷄的沼澤，他最近還來過信，要求他履行到他家裏去小住的約言。在施樂夫斯基區的有松鷄的沼澤，早就吸引了列文，但是爲了他的田莊上的事務的緣故，他不斷地拖延了這次拜訪。現在他很高興離開薛傑巴茲基家的鄰地，離開他的農事，而尤其高興的是去打獵，那在他煩惱的時候常常成爲他的最好的安慰。

二五

到施樂夫斯基區去，沒有鐵路，也沒有驛馬，於是列文就用他自己的馬套着他的舊式大馬車前去。

在半路上，他爲了餵他的馬，停在一個富裕的農民家。一位長着濃密的在兩頰上變白的紅色頰鬚，禿頭，滿面紅光的老人打開大門，把身子緊貼在門柱上，讓三匹馬通過去。老人指點馬車夫到院子裏的一間披屋裏去，——那院子是新修的，寬大，乾淨，而又整齊，院裏擺着一些燒焦了的木犂，然後請列文走進客房。一個赤脚穿着木屐，服裝清潔的少婦正在擦洗新的門廊的地板。她被那跟在列文後面跑進來的狗嚇了一跳，發出一聲尖叫來，但是當她聽說狗不會傷害她的時候，她就立刻對她自己的驚惶失措發笑起來。用她裸露的手臂把那通到客房的門指給列文，她又彎下腰去，隱沒了她的美麗的臉，繼續地擦洗着。

『你要茶炊嗎？』她問。

『好的，麻煩你了。』

客房是一個大房間，有一個荷蘭式的火爐，一扇屏風。在聖像下面擺着一張繪着花樣的桌子，一條長櫈和兩把椅子。在入口的近邊，有一個擺滿了磁器的食器橱。百葉窗關上了，蒼蠅很少，房間是這樣淸潔，使得列文很擔心那一路跑來，而且在泥水裏洗浴過的拉司卡會弄髒地板，他吩咐她在門邊角落裏的一塊地方臥下。在客房裏環視了一遍之後，列文走到後院裏去了。穿木屐的漂亮的少婦搖動着挑在肩上的兩隻空桶，在他的前面跑到井邊去取水。

『當心，我的姑娘！』老人愉快地向她叫着，而後他走上列文的面前。『哦，老爺，你是到尼古拉·伊凡諾維奇·史惠茲斯奇那裏去的嗎？那位老爺也常常到我們這裏來的，』他用肘靠在台階的欄干上，開始閑談起來。

在老人正談到他和史惠茲斯奇的交誼的時候，大門又軋拉地響了，勞動者們曳着木犂和耙從田間走進了院子。套在犂和耙上的馬匹又光澤又肥胖。勞動者們顯然是這一家的人；兩個穿棉布襯衫，戴小帽的年輕人，其他兩個是雇工，都穿着粗布襯衫，一個是老頭，一個是年輕人。老人從台階走下，走到馬匹的前面，開始卸馬。

『他們犂耕甚麼田？』列文問。

『在犂馬鈴薯田。我們也租了一小塊地哩。菲道特，不要牽出那匹閹馬，把牠牽到食槽那裏去吧，我們把另外一匹套上。』

『呵，父親，我要的犂頭，拿來了嗎？』那高大健壯的漢子問，他顯然是老人的兒子。

『在那裏……在門廊裏，』老人一面回答，一面把他卸下的籠頭紮起，投在地上。『趁他們吃飯的時候，你可以把犂弄好。』

漂亮的少婦肩上挑着滿滿的兩桶水走進了門廊。更多的女人從甚麼地方走了出來，年輕美貌的，中年的，又老又醜的，帶小孩的和沒有帶小孩的。

茶炊開始發出嘶嘶的響聲；雇工們和家裏的人安頓好馬匹，進來吃飯了。列文從他的馬車裏取出食物來，請老人和他一道喝茶。

『哦，我今天已經喝過了，』老人說，顯然很愉快地接受了這邀請。『但是再陪你喝一杯吧。』

喝茶的時候，列文聽到了關於老人的農事的全部歷史。十年以前，老人從一位女地主手裏租了一百二十俄畝地，去年乾脆就買了下來，另外還從一位隣近的地主手裏租了三百俄畝地。他把一小

部分土地——最壞的部分——租了出去，自己全家和兩個雇工種了四十俄畝地。老人訴說着他的境況不佳。但是列文明白，他這樣說，不過是出於一種禮貌的關係，而他的農場的狀況是繁榮的。要是他的境況眞不好，他就不會以一百零五個盧布一俄畝的價錢買進土地，他不會給他的三個兒子和一個姪兒都娶了親，他不會在兩次火災以後重新修建他的房屋，而且建築得愈來愈好了。不管老人怎樣訴苦，但是顯然他是在誇耀着，正當地誇耀着他的富裕，誇耀着他的兒子、他的姪兒、他的媳婦、他的馬匹和母牛，特別是誇耀着他能夠使這一切農事進行得很好。從他和老人的談話中，列文看出了他也並不反對新式方法。他種了許多馬鈴薯，而他的馬鈴薯，像列文坐車走過的時候所看到的，已經開過了花，正在開始結果了，而列文的却剛開花。他用了一架從一位隣近的地主那裏借來的新式步犂來耕種他的馬鈴薯地。他種了小麥。在篩黑麥的時候，老人把那篩下的麥屑留着餵馬，這件微細的事特別打動了列文。多少次列文眼看着這種很好的飼料被糟蹋了，竭力想去保留它；但總是不可能。這位農民却辦到了，他對於用這個來做家畜的飼料，眞是說不盡的讚賞。

『娘兒們做甚麽呢？她們把它包好送到路邊，大車就把它運走了。』

『哦，我們地主拿雇工眞是沒有辦法哩，』列文說，一邊遞給他一杯茶。

『謝謝你，』老人說，接了茶杯，但是指着他吃剩的一塊糖，㊀他謝絕了再在茶裏加糖。『你怎麽可以靠雇工工作呢？』他說；『那簡直是糟透了！比方，看史惠茲斯奇家吧，我們知道他的土地是怎樣一種土地——最上等的，但却沒有甚麽值得誇耀的收穫。照顧不夠——就是這樣！』

『但是你不也是用雇工耕種你的土地的嗎？』

「我們大家都是農民。一切事情我們都親自動手。要是一個人不中用，他可以走；而我們可以親自來做。」

『父親，菲諾根要一點柏油。』穿木屐的少婦走進來說。

『就是這麼回事，老爺！』老人一邊說，一邊站起身來，一連在自己身上劃了好幾次十字，他向列文道了謝，就走出去了。當列文走進廚房去叫他的馬車夫的時候，他看見全家都在吃飯。女人們站在那裏侍候他們。年輕力壯的兒子口裏含滿麥粥正在說着甚麼好笑的話，他們都在笑，正在把椰菜湯倒在一隻碗裏的穿木屐的婦人笑的最快活。

這個農家給與列文一種幸福的印象，同那位穿木屐的少婦的美麗的面孔大概很有關係；這個印象是這樣強烈，使列文永遠不能忘記了。從老農民的家到史惠茲斯奇家的路上，他儘在回想着這個農家，好像那印象裏面有甚麼東西特別引起他注意似的。

二六

史惠茲斯奇是他那一縣的貴族頭領。他比列文大五歲，而且早結了婚。他的姨妹，一個列文非常喜歡的少女，住在他家裏。列文知道史惠茲斯奇夫婦非常高興這個姑娘和他結婚。他確切地知道

㊀. 俄國農民爲了經濟的原故，輕易不在茶裏放糖，而祇拿着一塊糖，一邊喝茶，一邊嚼着。

這個，正像所謂合格的年輕人一樣地知道，雖然他決不會向任何人說起這事；並且他也知道，雖然他很想結婚，而且從無論哪方面看來，這位極有魅力的少女一定可以成爲一個很好的妻子，但是他要和她結婚，縱令他沒有愛吉提·薛傑巴茲基，也還是和他要飛到天上去一樣不可能的。意識到這點，他希望由訪問史惠茲斯奇而得到的快樂就被損害了。

在接到史惠茲斯奇邀請他去打獵的信的時候，列文立刻想到了這點；但是雖然這樣，他還是斷定，以爲史惠茲斯奇對他有這種意思，不過是他自己的毫無根據的猜想，因此他還是要去。況且，在他的心底，他抱着一種試一試自己，在這位少女面前考驗自己一下的慾望。史惠茲斯奇的家庭生活是極爲愉快的，而史惠茲斯奇自己，是列文所認識的參與地方上的事務的模範人物，而且他總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

史惠茲斯奇是那種常使列文驚奇的人們之一，那些人的見解雖然不是獨創的，却是很有邏輯的，獨自發展的，而他們的生活在發展方向上是固定不移的，與他們的見解大相徑庭，而且差不多總是背道而馳。史惠茲斯奇是一個極端的自由派。他輕蔑貴族而且相信大多數貴族都是暗地裏贊成農奴制度，僅僅是由於胆怯才沒有把他們的意見公開表示出來。他把俄國看成像土耳其一樣衰亡的國家，而且他把俄國政府看得那樣壞，他覺得不值得認眞地去批評它的行爲；但是他却仍然是那個政府的官吏，而且是一位模範的貴族頭領，而當他乘車出門的時候，他總是戴着綴着帽章和紅邊的制帽。他認爲人類的生活祇有在外國才可以勉強過得去，而且祇要一有機會他就跑到外國去住；同時，他也在俄國實行一種複雜的，進步的農業方法，而且帶着極大的興趣注視和理解俄國所發生的

一切事情。他認爲俄國農民是在猿和人類之間的進化階段上，同時，在縣議會上，却沒有人比他更願意和農民握手，和傾聽他們的意見的了。他不信仰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但又非常關心改善牧師的生活和維持他們的收入的問題，而且特別盡力保存他村裏的教會。

在婦女問題上，他是站在極端派一方面，主張婦女絕對自由，特別是主張她們的勞動權利；但是他和他的妻子是在這樣一種關係上生活着，他們的親睦的，沒有小孩的家庭生活使得誰都要羨慕，而且他是這樣地安頓他妻子的生活，使得她除了和她的丈夫共同努力使她的時間儘可能地過得快樂和舒適以外，她是甚麼也不做，而且甚麼也做不出來的。

要是列文沒有衹從最好的方面去看人的那種特性的話，那末史惠玆斯奇的性格是不會給他帶來甚麼疑問或難題的；他會對他自己說：『要不是傻子就是壞蛋，』而一切就都明明白白的了。但是他不能說他是『傻子』，因爲史惠玆斯奇無疑是個聰明人，而且是教養極高，又來得十分樸實的人，沒有一個問題他不知道；但是除非萬不得已，他決不顯露他的學識。列文更不能夠說他是壞蛋，因爲史惠玆斯奇無疑地是一個正直、善良、聰明的人，他愉快地、熱心地、不屈不撓地做着他的工作；他被他周圍的每一個人所尊敬，的確從來沒有存心做過，而且實在也決不會做出甚麼壞事。

列文竭力想去理解他，却又不能夠理解，他看着他和他的生活，好像看着一個活生生的謎一般。

列文和他非常要好，因此列文常常大膽地去試探史惠玆斯奇，竭力想要尋究出他的人生觀的根柢；但却總是徒勞。每當列文竭力想從那對一切人都開放着的史惠玆斯奇的心房的外室再深入一步的時候，他總是看到史惠玆斯奇顯得有點狼狽的樣子。他的臉上顯出隱約可辨的驚慌的神色，好像

他害怕列文會看破他，於是他就給他一個委婉的，愉快的拒絕。

現在，在他對於農事感到失望以後，列文特別高興住到史惠茲斯奇那裏去。且不說看了這一對待在舒適的家裏對己對人都心滿意足的幸福的夫婦，總是給與列文一種愉快的感覺，現在正當他對自己的生活感到這樣不滿的時候，他就更渴望找到使史惠茲斯奇這樣明快、乾脆和愉快的祕訣。此外，列文還知道在史惠茲斯奇的家裏，他會遇到許多鄰近的地主，而在現在去傾聽和參加那種種關於收成，雇農的工資等等的農事上的談話，對於他是特別饒有興趣，他知道這種談話照例是被視爲非常庸俗的，但是現在在他看來却是一個重要的話題。『也許這在農奴制度時代並不重要，在英國也不重要。在那兩種情況下，農業的條件已經確定了；但是現在，在我們這裏，當一切都已顛倒過來，而且剛在開始形成的時候，這些條件會採取怎樣一種形式的問題，倒是俄國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列文想着。

打獵沒有像列文所預期的那樣好。沼澤乾了，而且差不多完全沒有松鷄。他到處走了一整天，僅僅打到了三隻，但是另一方面，正像他平常打獵回來一樣，他帶回了旺盛的胃口，愉快的心情，和那種總是伴隨着劇烈的肉體運動而來的興奮的精神狀態。在打獵當中，當他好像甚麽都不在想的時候，忽然回想起了那位老人和他的家庭，他留下的印象好像不僅是要求他的注意，而且要求他解決好像和他們有關的甚麽問題。

在傍晚喝茶的時候，座上有兩個爲了關於監督權的事情而來的地主，於是列文所期望的有興味的談話開始了。

列文坐在茶桌旁主婦的旁邊，他不得不同她和正坐在他對面的她的妹妹談話。史惠茲斯奇夫人是一位圓臉，金髮，矮小，面帶笑容和酒醫的女人。列文竭力想通過她找到一個線索解決她丈夫在他心中所引起的重大疑問；但是他沒有充分思索的自由了，因爲他感到非常侷促不安。這種侷促不安是因爲那位姨妹正坐在他對面，身穿一件在領口上開成四方形露出雪白胸脯的衣服，列文簡直覺得她是特爲穿給他看的。雖然她的胸脯是這樣白，或者正因爲這樣白的緣故，這個四方形使列文失掉了他的思想的自由。他想像着，也許是錯誤地想像着，這個領口是特爲他的緣故而開成這樣的，他感到他沒有權利看它，而且竭力想不看它；但是他又感到領口開成這樣，彷彿是他的過錯似的。列文感到好像他欺騙了誰，好像他必須有所說明，但又不可能，因此他不斷地漲紅着臉，侷促不安。他的不安也傳染給美麗的姨妹了。但是他們的主婦却裝做沒有注意的模樣，儘在故意地把她拉進談話裏來。

『你說，』她接着已經開始的話題說下去，『我的丈夫對於俄國的事情都不感興趣。事實上恰恰相反，他在外國固然是很快活的，但是並不像他在這裏一樣。在這裏，他感到他是適得其所，他有許多事要做，他具有對一切都感到興味的才能。呵，你還沒有看見我們的學校吧？』

『我看見了……是那所長滿了常春籐的小房子，是不是？』

『是的，那是納司梯的工作，』她指着她的妹妹說。

『你自己在那裏教書嗎？』列文問，竭力想望到她的裸露的頸項的上邊去，但是感覺到他望着那個方向的隨便甚麼地方，他都看得見它。

『是的，我自己在那裏教過書，而且還在教，但是現在我們有了一個第一流的女教師。我們已經開始做體操了。』

『不，謝謝你，茶不要了。』列文說，雖然意識到這樣做是無禮的，但卻不能繼續這場談話，他紅着臉，站了起來。『我聽他們那邊正在談有趣的事哩，』他加上說，就走到了史惠茲斯奇和鄰近的兩位紳士坐在那裏的那張桌子的另外一端。史惠茲斯奇側身坐在桌旁，一隻胳膊擱在桌上，一隻手裏拿着杯子，用另外一隻手撿攏他的鬍鬚，把它送到他的鼻邊，然後又讓它垂下，好像他是在嗅它一樣。他的明亮的黑眼睛直盯着那位生着灰色鬍髭的興奮的地主，顯然他從他的談話裏得到了快樂。那地主正在抱怨農民，列文看得很明白：史惠茲斯奇本來知道怎樣回答這位地主的抱怨，他是可以立刻粉碎對方的整個論點的，不過處在他的地位上，他不能夠把這樣回答說出來，於是不無滿意地傾聽着地主的可笑的談話。

這位長着灰色鬍髭的地主顯然是一個頑固的農奴主義者，一個終生住在鄉下的熱心的農業家。列文在他的服裝上，在他那顯然是不常穿的舊式的磨光的外衣上，在他那精明的深陷進去的眼睛上，在他的慣用的，流利的俄語上，在他那久而久之變成了習慣的專橫的語調上，以及在他那無名指上戴了一個舊的訂婚戒指的被太陽晒黑了的粗大通紅的手的堅決的動作上，看到了他的這一估計的證據。

二七

『祇要我忍心把那已開始在做的事情……已經花了那麼多氣力的事情……全部抛棄的話，我眞願意把一切抛棄，賣掉，然後像尼古拉·伊凡諾維奇一樣一走了之……去聽「美麗的愛蓮娜」去。』地主說，一種愉快的微笑使他的精明的老臉容光煥發了。

『但是你看，你還沒有把它抛棄，』尼古拉·伊凡諾維奇·史惠茲斯奇說，『可見其中一定有好處。』

『唯一的好處是我住着我自己的房子，不是買的，也不是租的。此外，人總希望農民會變得聰明一點。可是，相反，說起來你眞不會相信——祇有酗酒，淫亂！他們儘在把他們小塊的土地變來變去，看不見一匹馬或一隻牛的影子。農民在餓死，但是去把他請來做雇工吧，他會竭力跟你搗亂，結果還把你弄到保安官面前去。』

『但是你也可以到保安官那裏去控告呀，』史惠茲斯奇說。

『我去控告？我才不幹呢！那祇會惹出許多是非，叫人後悔莫及。譬如，在工廠裏，他們預支了工錢，就逃走了。保安官拿他們怎麼辦？還不是宣告他們無罪。除了地方裁判所和村裏的長老以外甚麼也管不着他們。他們用舊式的方法鞭打他們！要不是那樣，那就祇有抛棄一切，逃到世界盡頭去的一法了。』

很明顯的，地主是在嘲弄史惠茲斯奇，但是史惠茲斯奇一點沒有生氣，反而覺得很有趣。

『但是你看，我們管理我們的土地並沒有用這種辦法，』他微笑着說，『列文和我和這位先生。』

他指着另外那個地主。

『是的，密海爾·彼特羅維奇也有地，但是問問他是怎樣個情形吧？你說那是合理的方式嗎？』地主說，顯然是在炫耀『合理的』這個字眼。

『我的經營方式很簡單，』密海爾·彼特羅維奇說，『謝謝上帝。我的經營方式就是準備納稅的款子。農民們跑到我面前來說：「親爺爺，好主人，幫助幫助我們吧！」哦，農民都是我們的鄰人，我們可憐他們。所以，我們替他們墊付了三分之一的稅款，卻說道：「記着，孩子們，我幫助了你們，當我需要的時候，你們得幫助我——不管是種燕麥的時候，或是割草的時候，或是收穫的時候，」就這樣，我們講好每一家納稅人做多少活——可是他們中間也有不可靠的人，這是真的。』

早已熟習了這種家長式的方法的列文，和史惠茲斯奇交換了一下眼色，打斷了密海爾·彼特羅維奇的話，又轉向長着灰色鬍髭的地主。

『那末你以為怎樣？』他問，『現在我們應該用甚麼方法經營呢？』

『哦，像密海爾·彼特羅維奇一樣經營：把土地租給農民，或者平分收穫物或者收租金；可以這樣做——不過就是這種方法把國家的總財富損害了。用農奴的勞動和良好的管理可以產生九分收

成的土地，用收穫平分制就祇會有三分。俄國已經給農奴解放毀壞了！」

史惠茲斯奇用含着笑意的眼睛望着列文，而且甚至對他使了一個輕微的譏諷的手勢；但是列文並不覺得這位地主的話是可笑的，他對於他的話，比對於史惠茲斯奇的話瞭解得更清楚。灰色鬍髭的地主繼續說了許多話，爲的要指出俄國是怎樣被農奴解放毀壞了，這些話他實在覺得非常確切，在他聽來是很新穎的，而且簡直是不可爭辯的。這位地主無疑地說出了他個人的思想，——這是難得的事情——這種思想，並不是由於他想要替一個懶惰的腦筋尋找點甚麼活動而產生出來的，而是從他的生活條件中產生出來的，在他的村居的孤獨中深思過，而且從各方面考慮過的。

『問題在於，你知道，一切的進步都是由於運用權力而造成的，』他說，顯然是想要表示他並不是沒有教養的。『試看彼得大帝，卡泰琳，亞歷山大的改革吧。試看歐洲的歷史吧。農業方面的進步更是這樣——比方馬鈴薯，就是強制地移植到我國來的。木犂也不是從來就使用的。這也許是在封建時代輸入的，但是這大概也是強制輸入的。現在，在我們自己這個時代，我們地主，在農奴時代，在我們的農業上曾使用了各種各樣的改良設備：焙乾機、打穀機、肥料搬運器和一切的農具——一切都是運用我們的權力輸入進來的，農民們最初反對，後來模倣我們。現在因爲廢除了農奴制度，我們被剝奪了權力；因此我們的已經提到了很高水平的農業，不得不倒退到一種最野蠻最原始的狀態。這就是我的看法。』

『但是爲甚麼要這樣呢？如果這是合理的，那末，用僱傭勞動，你還是可以這樣經營的呀。』

『我們沒有權力了。請問我同誰去這麼經營呢？』

『正是這樣——勞動力是農業中的主要的因素。』列文心裏想。

『同雇工們。』

『雇工不肯好好地工作，而且不肯用好的農具工作。我們的雇工祇會像猪一樣地喝酒，而且當他喝醉了酒的時候，他會把你給他的東西通通毀壞掉。他給馬喝水喝得太多，以致病倒了，弄壞很好的馬具，用車輪胎去換酒喝，鐵片落到打穀機裏面，把它破壞。凡是他所不能理解的東西，他看了就厭惡。這就是整個農業水平低落的原故。土地荒廢了，長滿了莠草，或者是給農民瓜分了本來可以收穫百萬石的土地，你祇收到幾十萬石；國家的財富減少了。同樣一件事祇要稍加考慮……』於是他開始說出他所想的農奴解放的方案，根據他的方案，這些缺陷都可以避免。

這個引不起列文的興趣，但是當他說完了的時候，列文又回到他的話題上去，轉向史惠茲斯奇說，竭力想引起他發表他的眞實的意見：

『農業的水平在低落下去，而且以現在我們和農民的這種關係，要用一種可以產生利益的合理的方式去經營農業是不可能的，這是實實在在的，』他說。

『我不這樣認爲，』史惠茲斯奇非常認眞地回答，『我所看到的祇是我們不知道怎樣去耕種土地，而在農奴時代我們的農業水平並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們沒有機器，沒有好牲口，管理不當，我們甚至連怎樣記賬也不知道。隨便去問哪一個地主吧；甚麽收穫是有利的，甚麽是沒有利的，他都說不出來。』

『意大利式簿記法！』灰色鬍髭的地主譏刺地說。『你可以隨便去記你的賬，但是如果他們把

你的甚麼東西都損壞了的話，那你甚麼利益也得不到的。』

『爲甚麼他們會損壞東西呢？一架可憐的打穀機，或是你的俄國式的壓搾機，他們會損毀，但是我的蒸汽機他們就不會損壞了。可憐的俄國馬，你怎麼叫的呢？……那種牲口你得揪着牠的尾巴走，那種馬他們會糟蹋，但要是荷蘭馬或是別的好馬，他們就不會糟蹋了。所以問題就在這裏。我們應該把我們的農業提到一個更高的水平。』

『呵，祇要破費得起就好了，尼古拉·伊凡諾維奇！這對於你倒是很合式的，但是對於我，有一個兒子在上大學，小的兒子們在中學讀書——因此我買不起拉車的馬。』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銀行啊。』

『結果你要我把我剩下來的甚麼東西通通拍賣掉嗎？不，謝謝你！』

『我不同意說農業水平有再提高一步的必要或可能，』列文說。『我正從事於這件事，而且我也有本錢，但是我却不能夠做出甚麼來。至於銀行，我眞不知道它對於誰有甚麼好處。至少我個人在農業上面所花去的錢結果都是損失：家畜——是損失，機器——是損失。』

『這是千眞萬確的，』灰色鬍髭的地主附和着說，直滿意得笑出來了。

『而且不祇我是這樣，』列文繼續說，『我和那些用合理方式經營土地的所有鄰近的地主來往；除了很少的例外，他們這樣做，都遭受了損失。哦，告訴我們，你的土地怎麼樣——得到利益嗎？』列文說，他立刻在史惠茲斯奇的眼睛裏覺察出了每當他想要從史惠茲斯奇的心房的外室再深入一步的時候所看到的那種一刹那間的驚愕的表情。

而這個質問，在列文方面，並不是十分誠意的。史惠茲斯奇夫人剛才在喝茶的時候告訴過他，他們這個夏天從莫斯科請了一個德國簿記專家來，他得到五百盧布的報酬，調查了他們的財產管理方法，發現他們損失了三千多盧布。確數她不記得了，但是那個德國人似乎是連一分一毫都計算了的。

聽到提起史惠茲斯奇農業的利益的時候，灰色鬍髭的地主微笑了，顯然他是知道他的鄰人兼貴族頭領大概得到了多少利益的。

『也許得不到甚麼利益，』史惠茲斯奇回答。『那也不過是證明我是一個劣等的農業經營家，或是證明我因爲增加地租倒把我的資本給白白損失了。』

『呵，地租！』列文驚異地叫着。『地租在歐洲也許可以有，在那裏，土地已經被花在它上面的勞動改良了；但是在我們這裏，土地却因爲花在它上面的勞動而一天天壞下去——換句話說，他們在消耗着它；所以，談不到地租。』

『怎麼談不到地租呢？這是規律。』

『那末我們是在規律之外的；對於我們地租可說明不了甚麼問題，反而擾亂了我們。不，告訴我，怎麼可以有地租的理論……』

『你們要吃點凝乳嗎？瑪莎，給我們拿些凝乳或覆盆子來。』他轉向他的妻子說。『今年的覆盆子結得特別久。』

然後，抱着最愉快的心情，史惠茲斯奇站了起來，走開去了，很顯然的，正在列文覺得這談話

剛剛開始的時候，他却以爲這談話已經終結了。

失掉了他的對手，列文繼續和灰色鬍髭的地主去談話，竭力想對他證明，一切的困難都是由於我們沒有探究我們的勞動者的特性和習慣而來的；但是這位地主，正和所有離羣獨立思索的人一樣，理解人家的意見很遲鈍，而且特別固執己見。他堅持着說，俄國的農民是猪，貪戀猪一樣的境況，而把他從猪一樣的境況中拯救出來，一定要有權力，而現在却沒有；一個人一定要有一條鞭子，而我們變得這樣自由了，使得我們突然有了律師和模範監獄代替使用過一千年的鞭子，而在監獄裏，不中用的，發惡臭的農民被餵着很好的湯，而且被給與了幾立方尺的空氣。

『你爲甚麼認爲，』列文說，竭力想回到問題的中心來，『要找到這樣一種對勞動者的關係，使勞動能夠成爲富有生產力的，是不可能的呢？』

『對於俄國的農民永遠不能這樣！我們沒有權力。』地主回答。

『怎樣才能找得到新的條件呢？』史惠玆斯奇說，吃了一些凝乳，點起了一支香烟，他又重新加入了討論。『對於勞動力的一切可能的關係，都已經確定了，而且是經過研究的，』他說。『野蠻時代的殘餘，互相保證的原始公社自然而然地消滅了，農奴制度被廢除了，剩下來的祇有自由勞動；而它的形式是固定了的，現成的，非採用不可的。長工，日工，佃農——不外乎這些形式。』

『但是歐洲對於這些形式已經感到不滿了。』

『不滿了，正在探求新的。而且多半會探求出來的。』

『那正是我所要說的，』列文說。『爲甚麼我們自己不去探求呢？』

「因爲這正和重新發明鐵路建築法一樣。它們原是現成的，早已發明了的。」

「但要是它們不合我們的用，要是它們並不高明呢？」列文說。

他又在史惠茲斯奇的眼睛裏覺出了驚愕的神情。

「呵，這樣我們眞要目空一切了，我們已經探尋出來歐洲正在探尋的祕密！這套話我聽夠了，但是，對不起，你知道關於勞動組織問題在歐洲所做的一切嗎？」

「不，不大知道。」

「這個問題現在正吸引了歐洲最優秀的人物的注意。席爾茲・特里奇㊀運動……還有論勞動問題的，最自由的拉薩爾㊀運動的浩瀚的著作……穆爾豪森㊀的試驗——這一切都已經成了事實，你大概也知道的吧。」

「我稍微知道一點，不過很模糊。」

「不，你祇是這麼說罷了；無疑的，關於這一切你知道得和我一樣淸楚。自然，我不是一個社會學教授，但是這使我感到興味，而且實在的，要是你也感到興味的話，你應該研究研究它。」

「但是他們得到甚麼結論呢？」

「對不起……」

兩位地主立起身來了，史惠茲斯奇又一次阻制住列文想要窺看他的心房深處的那種不愉快的習慣，就走去送他的客人們了。

二八

列文那天晚上和女人們在一道，感到十分厭煩；他想到，他對於他的農業經營所感到的不滿並不是一個特殊情形，而是俄國的一般情況；他想到，要調整勞動者對於土地的關係，使他們工作起來，能够像在他到史惠茲斯奇家的路上所遇見的那個農家一樣，這並不是夢想，而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他想到這些的時候，就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激動。在他看來，這問題是可以解決的，而他應該試着去解決。

向婦人們道過晚安並且答應了明天再留一天，好和她們一道騎馬到皇家樹林去遊覽一處有趣的古跡，列文在就寢以前走到了他主人的書房裏去拿史惠茲斯奇介紹給他的關於勞動問題的書籍。史惠茲斯奇的書房是一個大房間，四圍擺着書架，中間有兩張桌子，一張是擺在房間中央的大寫字檯，另外一張是圓桌，上面擺滿了各種文字的新出的報紙和刊物，在一盞燈的周圍，像一顆星的光

㈠ 席爾茲・特里奇（Schulze-Delitzsch——一八〇八—一八八三），德國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和合作運動的創辦人。提倡組織合作社組織，認為這樣可以保證手工業者和一般小生產者以及工人的經濟獨立地位。

㈡ 拉薩爾（Lassalle——一八二五—一八六四），德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他是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派的領袖。他建立全德工人聯盟，但他把這個聯盟引上了機會主義的道路。他的觀點曾受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嚴厲批評。

㈢ 穆爾豪森（Mulhausen），法國亞爾薩斯的城市。

線一樣地排列着。在寫字檯旁有一個抽屜架，上面標着金字，裏面裝滿了各種各樣的文件。

史惠茲斯奇取出書來，就在一把搖椅上坐下。

『你在那裏看甚麼？』他對那站在圓桌旁邊翻看雜誌的列文說。

『哦，是的，那裏面有一篇很有趣味的論文，』史惠茲斯奇說的是列文手裏拿着的那本雜誌。『看來好像，』他興致勃勃地繼續說，『波蘭的分割並不完全是腓特烈的責任。畢竟……』

於是，帶着他所特有的明快，他概括地述說了那些新穎的，非常重要的有趣的發見。雖然這時列文一心在想着農事的問題，但當他聽到史惠茲斯奇的話的時候，他詫異了：『他的心裏藏了些甚麼呢？而且為甚麼，為什麼他對於波蘭分割的問題會感到興趣呢？』當史惠茲斯奇說完了話的時候，列文忍不住問：『哦，那末怎樣？』可是並沒有下文。他有興味的祇是這畢竟是怎樣怎樣。但是史惠茲斯奇並沒有說明，而且認為不必要說明，這為甚麼引起了他的興味。

『是的，但是我對於那位容易動氣的鄰人倒非常感到興趣。』列文說，嘆了口氣。『他是一個聰明的傢伙，而且說了不少眞話哩。』

『呵，算了吧！一個眞心實意的頑固的農奴主義者，像他們所有的人一樣！』史惠茲斯奇說。

『你是他們的頭領呀！』

『是的，不過我是在別的方面帶領他們。』史惠茲斯奇說着，大笑起來。

『使我非常感到興味的是，』列文說。『他說的對，他說我們的方法，就是說我們的合理的農業經營行不通，唯一行得通的是像那位溫和的地主所行的那種放債的方法，或是索性最簡單的方

法……這是誰的過錯呢？」

「當然，是我們自己的。可是，說這行不通，這話是不對的。華西爾契珂夫就行通了。」

「一個工廠……」

「但是我實在不明白甚麼使你那麼驚異。農民無論是在物質或是精神方面都處在這樣低的發展階段上，他們對於一切他們覺得新奇的設施都要反對，這是很明顯的。在歐洲，合理的方法行得通，就因爲農民受了教育；因此，我們必須教育農民——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怎樣去教育人民呢？」

「要教育人民，有三件東西是必要的：第一學校，第二學校，第三還是學校。」

「但是你自己剛才說過，農民是處在這樣低的物質發展階段上，學校有甚麼幫助呢？」

「你可知道，你使我想起了一個忠告病人的笑話：「你該試一試瀉藥。」「試了，更壞。」「試一試水蛭吧。」「試了，更壞。」「哦，那末，除了禱告上帝再沒有別的辦法了。」「試了，更壞。」我們現在也是一樣。我說政治經濟學；你說更壞。我說社會主義；更壞。教育；更壞。」

「但是學校有甚麼好處呢？」

「學校供給農民新的需要。」

「哦，這正是我所始終不理解的，」列文激昂地回答。「學校怎麼去幫助農民改善物質狀況呢？你說學校和教育會供給他們新的需要。那更糟，因爲他們沒有能力滿足這些需要。加減法和教義問答的知識怎麼樣去改善他們的物質狀況，這我始終不明白！前天，在傍晚時候，我碰到一個抱

着嬰孩的農婦，我問她到甚麼地方去。她說她要到女巫那裏去；她的孩子有好哭的病，因此，她帶了他去診治。我就問：「女巫怎麼醫治好哭的病呢？」「她把孩子放在鷄籠上面，口裏唸句甚麼符咒……」』

『哦，你正好回答了自己的問題！要阻止她把她的孩子放在鷄籠上去醫治他好哭的病，這就需要……』史惠茲斯奇說，愉快地微笑着。

『呵，不！』列文煩惱地說，『我不過是把這個醫治的方法當作一個用學校醫治農民的比喻。農民是貧困而且無知的，這一點我們知道得和那個農婦看到孩子哭就知道他有病一樣確切。但是，學校怎樣去救治這種貧困和無知的病，是正和鷄籠怎麼可以醫治好哭的病一樣地不可理解。需要醫治的是農民貧困的原因。』

『哦，至少在這一點，你是和你所那麼不喜歡的斯賓塞㊀一致的；他也說，教育可以是更大的福利和安適的結果，是如他所說的更勤的洗滌的結果，而並非是由於能夠讀書和計算……』

『哦，我居然和斯賓塞意見一致，這倒使我十分高興，或者相反地，十分遺憾；不過這個我早就知道了。學校沒有用，有用的是一種可以使農民更富裕，更悠閑的經濟組織。這樣一來，學校就自然而然會有的。』

『可是，現在在全歐洲學校都是義務的。』

『在這點上你自己和斯賓塞同意到甚麼程度呢？』列文問。

但是在史惠茲斯奇的眼睛裏閃着一種驚異的神情，他微笑着說：

「不，那個治好哭病的故事好極了！真是你親耳聽到的嗎？」

列文知道他不能够發現這個人的生活和思想之間的聯繫。顯然，他的理論會引導他到甚麼地方去，他是毫不在乎的；他所需要的祇是理論的過程。而當理論的過程把他引進了一條死巷的時候，他就不歡喜它了。那是他唯一不歡喜的東西，他總是把話題轉移到甚麼愉快有趣的事情上去，這樣來迴避它。

從那個在路上遇見的老農民所給與他的印象起，那個印象成爲了這一天的全部印象和思想的基礎，這天的所有的印象都使列文非常興奮。這位可愛的善良的史惠茲斯奇，他有許多思想祇是爲了應付社會之用的，而且顯然另外還有爲列文所窺探不到的某些生活原則，同時當他和羣衆在一道的時候，他就用一些與他毫無關係的思想來指導社會輿論；還有，那位易怒的地主，他說他被生活所苦惱了，這話是十分對的，但是他對於俄國的一個整個的階級，而且是最好的階級的憤慨，却是不對的；還有，他對於他自己所做的工作不滿，茫然地希望找到一個補救的辦法——這一切都混合在一種內心的煩惱和期望迅速解決的心情中。

一個人住在指定給他的房間裏，躺在那每當他的手或是脚動一下就意想不到地跳起來的彈性的臥褥上，列文很久沒有睡着。和史惠茲斯奇的談話，雖然他說了許多聰明的話，却沒有一次使列文感到過興味；但是那位易怒的地主的話倒是值得考慮的。列文不禁回想起他所說的每一句話，而且

㊀ 斯賓塞(Spencer——一八二〇——一九〇三)，英國資產階級哲學家和社會學家。

在想像裏修正他自己的回答。

『是的，我應該對他說：你說我們的農業不行是因爲農民憎恨一切改良，所以應該用權力強制他們接受；假使沒有這種改良就甚麼農事都不成功的話，那末你說的話是對的。但是實際上祇要農民按照他自己的習慣勞動就準會成功的，就像我到這裏來的路上所看到的那個老農民家那樣。你們和我們對於農事的共同不滿，表示過錯不是在我們，就是在農民。我們採用我們的方式——歐洲的方式——已經很久了，而從沒有考慮過我們的勞動力的性質。我們且不要把勞動力看做一種抽象的力量，而把它看做具備自己本能的「俄國農民」，然後我們就按照這個來經營我們的農事。試假定，我該對他這樣說的，你像那位老農民那樣來經營你的農事，你找到了方法，可以使得你的農民對於他們勞動的成果感到興味，而且找到了他們所承認的改良方法，這樣你就可以不要消耗土地，而得到你以前的收穫的兩倍或三倍。把收成對半分，一半給勞動者，你所剩下來的還很多，而勞動者所得到的也很多。爲了要這樣做，我們不能不降低農業的水平，使農民們對農業的成功發生興趣。至於怎樣做法？——這是一個涉及細節的問題，但是無疑地這是能夠做到的。』

這個念頭使得列文非常興奮。他半夜沒有睡着，仔細考量着如何實行他的這個思想。他本來不想第二天回去，但是現在他決心明天一早就動身回家。加上，穿着裸露頸項的衣服的姨妹在他心中引起了一種近乎對於甚麼非常卑劣的行爲感到羞愧和悔恨的感覺。最重要的是他應該毫不延遲地回去；他得趕在冬麥播種以前，把他的新的計劃向農民們提出，這樣，播種就可以在一種新的基礎上進行。他下決心改革他的整個的農業經營方法。

二九

列文的計劃的執行遇到了許多困難；但是他盡力而為，總算達到了這樣一種結果，雖然不稱心如意，却也夠使他毫不自欺地相信這事情是值得費力的。主要的困難之一是農事實際上正在進行，停止一切，從頭再來，是不可能的，而正在轉動的機器必須更換。

在他到家的當天晚上，當他把他的主意告訴管家的時候，管家帶着明顯的高興同意他那一部分的話，就是承認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愚笨而不中用的。管家說他早就這樣說過，但却不聽他的話。可是對於列文的提議——就是主張他和農民同樣以股東資格參加農業經營——對於這個，管家祇顯出一種大為失望的神色，沒有表示任何肯定的意見，却立刻開始談到明天急需運走剩下的黑麥捆和派人去鋤第二遍地那些事情上面去了；因此列文感到現在還不是討論他的計劃的時候。

在開始和農民談起這事，提議按新的條件把土地租讓給他們的時候，他遭遇了同樣的巨大的困難；他們是這樣地忙於每天的工作，他們沒有餘暇去考慮他所提出的計劃的利害得失。

那心地單純的牧牛人伊凡對於列文的提議——就是讓他和他的一家分享牧場的一份利益——似乎是十分理解，而且完全同情這個計劃。但是當列文暗示將來的利益的時候，伊凡的臉上表露出驚異和歉仄，好像是說他不能聽完他所要說的一切，於是就急急地替自己找出一件甚麽刻不容緩的工作：他或是拿起叉子去把乾草從牲口棚裏叉出來，或是跑去打水，或是去掃除牛糞。

另一個困難是農民絕對不相信地主的目的除了要想儘量搾取他們以外還會有別的甚麼。他們相信，他的眞正目的（不管他對他們說些甚麼）總是在他沒有向他們說出來的事情上。而他們自己，在發表他們的意見的時候，說了許多話，但也從來沒有說出他們眞正的心思。此外（列文感覺得那位易怒的地主說得很對）農民們在訂立任何契約的時候，總是把不要強迫他們採用任何一種新式耕種法，或是使用任何新式農具當作第一個絕對的條件。他們承認新式步犂犂得比較好，攪土器也工作得比較快，但是他們可以舉出無數的理由，說明他們不能使用它們的任何一種；雖然他已經認識到要這樣做他就得降低農業的水平，可是拋棄那分明有利的改良方法，他又覺得可惜。但是不管這一切困難，他還是一意孤行，到秋天這個計劃就開始實行，或者至少在他看來是這樣。

最初列文想把全部農場按照新的合作條件照原樣租給農民、雇工和管家去；但是他立刻看出這是不行的，於是就決定分成幾個不同的部分。畜牧場、菜園、果園、草場和分成幾塊的耕地，分別加以處理。心地單純的牧牛人伊凡，在列文看來，是比誰都更理解這個計劃的，他成立了一個主要由他一家人組成的勞動組㈠，承擔了畜牧場的管理。休耕了八年的一塊遙遠的荒地，靠着聰明的木匠菲多爾·雷茲諾夫的幫助，在新的合作條件之下，由六家農民承受了下來；農民舒拉耶夫以同樣的條件擔任了所有的菜園的管理。其餘的土地還照老樣耕種，但是這三個組是走向全部新的組織的第一步，它們佔據了列文的全部精力。

這是事實：畜牧場的情形並沒有比以前好一些；伊凡激烈反對把母牛放到溫暖的小屋裏，反對用新鮮的乳酪做乳油，斷言要是母牛放在冷處，食物可以吃得少一點，而乳油用酸乳酪去做更加

有用，而且他要求和過去一樣的工資，對於他所領到的錢不是工資，而是預付的將來的一份贏利這一點，絲毫不感興味。

還是事實：菲多爾·雷茲諾夫的一組藉口時間過於倉促，沒有依照契約在播種以前把土地翻耕兩次。還是事實：這一組的農民，雖然同意在新的條件之下耕種土地，卻沒有把土地看做大家的共有物，却當做是爲了一半收穫而租借得來的，而且農民們和雷茲諾夫本人就不祇一次地對列文說過：「要是你收地租的話，你可以省掉麻煩，而我們也比較自由一點。」而且這些農民還藉着種種的口實，把那契約上規定了的在農場上建築家畜場和倉庫的事儘拖延下去，一直拖延到冬天。

還是事實：舒拉耶夫祇想把他所承受的菜園分成小塊租給農民。他顯然是完全誤解了，而且很明顯地是故意誤解了，把土地租借給他的那條件。

還也是事實：在他和農民們談話，對他們說明計劃的一切利益的時候，列文常常感到農民們祇聽了他說話的聲音，而且下了堅定的決心，無論他說甚麼，都不讓他們自己受騙。當他和農民中最聰明的那個雷茲諾夫談話的時候，他格外痛切地感到了這點；他在雷茲諾夫的眼睛裏覺察出了一種光輝，那光輝那麼明顯地表示出嘲笑列文的神情，表示出這樣一種堅定的信心，好像是說，儘管有人受騙，却決不是他雷茲諾夫。

但是不管這一切，列文總覺得這個辦法可以實行，而且由於賬目嚴格和堅持己見，他將來總會

㊀ 據穆德英譯本註：勞動組是當時俄國流行的工人們的一種合夥分紅的組織。

向他們證明出這種辦法的好處，這樣，這辦法就會自然而然地推行起來。

這些事情，加上未了的農場上的事務，和他在書齋內的著述的工作，在這整個夏天是這樣地佔據了列文的心，使他很少出去打獵。在八月末尾，他從那送回女用馬鞍的僕人口裏聽到奧布浪斯基一家人都到莫斯科去了。他感到由於沒有回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的信，由於這種他現在想起來也要羞得臉紅的無禮，他已經是破釜沉舟，再也不會去看她們的了。他對於史惠茲斯奇家也是同樣無禮，沒有告別就離開了他們。但是他也再不會去看他們了。現在這些他都不在乎了。他的農業的改造問題完全佔據了他的心，就像他的生活中再也沒有別的事情一樣。他讀着史惠茲斯奇借給他的書，抄下他手頭所沒有的材料，他讀着關於這個題目的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書籍，但是，像他所預料的一樣，找不到和他所着手的計劃有關的東西。在政治經濟學的著作裏，譬如在密勒的著作裏，他是最早而且用很大的熱情讀過的，時時刻刻希望從那些書裏得到盤據在他心中的許多問題的解答，他找到了從歐洲的農業狀況得來的規律，但是他不明白這些不適用於俄國的規律爲甚麼一定是有普遍性的。他在社會主義的書裏也看到了這同樣的情形：不論是在他做學生的時代曾迷惑過他的那種美妙的但不切實際的空想，或者是改良和補救歐洲經濟狀況的企圖，都和俄國的農業沒有甚麼共同之點。政治經濟學告訴他歐洲財富過去和現在發展的規律，是普遍的，不變的。社會主義却告訴他，沿着這種路線發展只會引向滅亡。他，列文和所有的俄國農民和地主，怎樣處理他們的千百萬人手和千百萬畝土地，使他們的生產足以增進公共的福利，對於這個問題，兩種書籍都沒有回答，或甚至連一點暗示都沒有。

既已開始研究這個問題，他就細心地讀了所有和這有關的書籍，而且打算秋天到外國去實地研究一番，爲的避免在這問題上遇到像他在研究其他問題時所常遇到的困難。常常，當他開始理解對方心裏的思想，而且開始說明他自己的思想的時候，對方會突然地對他說：「但是考弗曼和瓊斯、丟柏伊、蜜查利怎麼說的？你沒有讀過他們的書嗎？讀讀吧；他們已把那個問題研究透了。」

他現在看得很淸楚，考弗曼和蜜查利沒有甚麼可以告訴他的。他知道他所需要的東西。他知道俄國有出色的土地，出色的勞動者，在某些場合，就像在到史惠茲斯奇家去的路上的那個農家，勞動者和土地的產量很高；但在大多數場合，當資本是以歐洲的方式使用的時候，生產量就很小，而這完全是因爲：祇有用他們自己特有的方法，勞動者才願意工作，而且才工作得好，這種敵對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永久的，植根於國民性的現象。他想，俄國民族負有一種使命來開墾廣漠的荒無人烟的土地，他們有意識地堅持適合於這個用途的方法，直到所有的土地開墾完了爲止，而他們的這個方法也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地那麼壞。他要以他的著作從理論上，以他的農事從實際上來證明這點。

三〇

在九月末尾，爲了在租給農民集體使用的土地上建築家畜場，運來了大批木材，從母牛身上得到的乳酪賣掉了，利潤也分了。實際上，農場上的一切事情都進行得非常順利，或者至少在列文看

來是這樣。要從理論上說明問題，完成他的著作——照他的夢想，那著作不但要在政治經濟學上捲起一個革命，而且要根本消滅那門科學，奠定農民與土地的關係的新的科學的基礎——那就祇有到外國去走一遭，實地考察關於這個問題所做的一切，搜集確鑿的證據，證明那裏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列文祇等出脫小麥，拿到一筆錢，就到外國去。但是雨開始下了，阻撓了殘留在田裏的穀物和馬鈴薯的收割，使一切工作，連出脫小麥的事也在內，都陷於停頓了。路上泥多得不能走路；兩架風車被大水冲走了，天氣是愈來愈惡劣。

在九月三十日，太陽在早晨露了面，列文希望天氣會晴起來，開始忙着動身的準備。他吩咐動手裝運小麥，並且派了管家到商人那裏去取賣出小麥的錢，自己騎了馬到各處去，在動身之前對農場上的事作了一次最後的安排。

辦完了一切事務，全身浸透了那沿着皮外套流進他的頸根下面和他的長統靴裏的雨水，但卻抱着最緊張與奮的心情，列文在傍晚時候回到了家。向晚，天氣比以前更壞了；雹子是這樣無情地打着那濕透的母馬，使得牠側着身子走着，抖索着牠的頭和兩耳。但是列文戴了風帽，所以覺得很舒適，他祇顧愉快地向周圍眺望，時而望着沿轍跡流過的濁水，時而望着從那葉已落盡的細枝上垂下的水滴，時而望着橋板上的沒有溶解的雹子的白點，時而望着在赤裸的榆樹周圍厚厚地堆積起的還有汁液的，多肉的落葉。儘管四周的景物很陰暗，他仍然感到異常興奮。他和較遠村落裏的農民們的談話顯示出他們已開始習慣於新的狀況了。他曾走到一個看管房屋的老頭家裏去烤乾衣服，那個老頭就很顯然地贊成列文的計劃，並且自動請求入夥購買家畜。

「我祇要堅定不移地向我的目標前進，我就一定會達到目的，」列文想，『而且還是值得努力去做的。這並不是我個人的事，而是關係公共的福利的事。整個的農業方法，尤其是農民的生活狀況非根本改變不可。以人人富裕和滿足來代替貧窮；以利害的調和和一致來代替互相敵視。一句話，是不流血的革命，但也是最偉大的革命，先從我們的小小的一縣開始，然後及於一省，然後及於俄國，以致遍及全世界。因爲正確的思想是一定會得到成果的。是的，這是一個值得努力的目標。我，考斯加·列文，曾繫了黑領帶去赴跳舞會，曾遭到薛傑巴茲基家小姐的拒絕，而且自己覺得是那末可憐，那麼無用的一個人，居然會做出這種事業來——那也並沒有甚麼。我相信佛蘭克林㊀想起自己的過去時，他也一定覺得自己無用，他也一定不相信自己的。而且他一定也有一個他可以推心置腹的亞嘉非·密哈羅夫納呢。』

這樣想着，列文在薄暮中回到了家。

到商人那裏去的管家回來了，拿到了一部分賣出小麥得來的錢。和那個看管房屋的老頭訂了合同，在路上管家看見到處麥子還攤在田裏，所以他那沒有運走的一百六十堆麥子比起別人的損失來簡直算不了一回事。

晚飯後，列文照常拿着一本書坐在圈手椅裏，他一面讀，一面想着自己眼前的和他的著作有關

㊀佛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一七〇六—一七九〇)，美國政治家。在七年戰爭時期他參加了美國反抗法國鬥爭的組織，戰後奮起反抗英國，捍衛移民的政治權利。他是獨立宣言起草委員之一，並參加了保證美國獨立的英美媾和條約的談判。在內政上，他主張廣泛的地方分權和解放黑奴。

的旅行。今天他的著作的全部意義格外鮮明地浮現在他的心頭，說明他的理論的整段整段的文句也在他的心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我要寫下來，」他想。「那一定可以成爲一篇簡短的序言，我從前以爲那不必要哩。」他起身向寫字檯走去，躺在他脚旁的拉司卡也站起來，伸了伸腰，望着他，好像是在問他到甚麼地方去一樣。但是他沒有來得及把它寫下來，因爲農民的頭目們來到了，列文走到前廳去接見他們。

在他接見了那些有事與他相商的農民，吩咐了明天的工作之後，列文就回到書房，坐下來工作。拉司卡躺在桌子底下；亞嘉菲·密哈羅夫納拿着襪子坐在她平日常坐的位子上。

剛寫了不到一會，列文突然歷歷在目地想起了吉提，想起了她的拒絕和他們最後一次的會面。他站起身來，開始在房間裏來回踱着。

「煩悶有甚麼用呢？」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說。「爲甚麼要老坐在家裏呵？你該到甚麼溫泉去住一住，反正你現在準備要出門了。」

「哦，我後天就走了，亞嘉菲·密哈羅夫納。我得先做完我的工作。」

「呵，呵，又是你的工作！好像你還沒有替農民們做夠哩！實在，他們都在這樣說：「你們老爺這樣做，會得到皇帝的褒獎咧。」眞的，這是怪事：你爲甚麼要爲農民們操心呵？」

「我不是爲他們操心；我這樣做是爲了我自己的原故。」

亞嘉菲·密哈羅夫納對於列文的農事上的計劃，是一點一滴都知道的。列文時常把他的思想不厭其煩地向她解說，而且也常常和她辯論，不同意她的話。但是這一回她却完全誤解了他所說的話。

『一個人的靈魂的超度自然應該看得頂要緊嘍，』她嘆着氣說。『那個帕爾封・鄧尼西奇，他雖說不是讀書人，他死得可眞淸白，但願大家都像他一樣，』她提到最近死去的一個僕人這樣說。『他受了聖餐禮，也受了聖油禮呢。』

『我說的不是這個，』他說。『我的意思祇是說我是爲我自己的利益而做的。要是農民們工作得勤一些，我的利益也就多一些。』

『哦，不管你怎樣做，如果他是一個懶漢，一切都會弄得亂七八糟。要是他有良心，他就會工作，要是沒有，你才拿他沒有法子想哩。』

『你自己也說伊凡把家畜看管得比以前好了。』

『我要說的祇是，』亞嘉菲・密哈羅夫納回答，顯然不是信口說出的，而是嚴密思考的結果，『你該娶親了，我要說的就是這句話。』

亞嘉菲・密哈羅夫納提及他剛才正在想的事刺傷了他的心，使他難過了。列文皺着眉頭，沒有回答她，他又坐下工作，在心裏重複着他關於那工作的眞正意義所想到的一切。祇是偶爾在寂靜中他聽到亞嘉菲・密哈羅夫納的編針的聲音，他就想起了他所不願想起的事，他又皺起眉頭。

九點鐘的時候他聽到了鈴聲和馬車在泥地上走過的微弱的響聲。

『哦，有客人來，你不會悶氣了，』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說，立起身來，向門口走去。但是列文追過了她。他的工作正不順利，他高興有客人來，不管誰都好。

三

跑下一半樓梯的時候，列文聽到門口傳來一聲他所熟悉的咳嗽；但是他自己的脚步聲妨礙着他，以致沒有聽得十分清楚，而且他希望他弄錯了。隨卽他看到了一個瘦長的，骨格棱棱的，熟悉的身材，現在看來好像是沒有錯誤的餘地了；但是他還儘在希望他弄錯了，希望這位一面在咳嗽，一面在脫下毛皮外套的高大的男子並不是他的尼古拉哥哥。

列文愛他的哥哥，但是和他在一道却始終是一樁苦事。尤其現在，當列文由於受了他心中的思想和亞嘉菲·密哈羅夫納的暗示的影響，心情正惶惑不定的時候，他覺得和他的哥哥的眼前的會面是特別難受的。他得會見的，不是快活的，健康的陌生的客人，可望他來排遣他的徬徨不定的心緒，而是他的哥哥，他知道他最清楚，會喚起他內心深處的思想，會使他吐露一切眞情，而這正是他所不願意的。

因爲這種卑劣的感情而生了自己的氣，列文跑到前廳去；他一近看他的哥哥，這種自私的失望的情緒就立刻消滅，而被憐憫心所代替了。他的尼古拉哥哥的消瘦和病容，在以前就已經夠可怕了，現在他顯得更加憔悴和萎頓了。他完全是皮包骨了。

他站在前廳裏，扭了扭他的瘦長的頸項，摘下他的圍巾，浮着一絲異樣的悽惻的微笑。當他看見那温順而謙卑的微笑的時候，列文感到好像有甚麼東西扼住了他的咽喉。

「你看，我到你這裏來了，」尼古拉用瘖啞的聲音說，眼光一刻也不會離開他弟弟的面孔。「我老早就想來的，但是我一直身體不大好。現在我算是好多了，」他說，用他的大而瘦削的手撫摸着他的鬍鬚。

「是，是！」列文回答。當他吻着他，自己的嘴唇感覺到他哥哥的皮膚的乾枯，迫近地看到他那雙洋溢着奇怪的光輝的大眼睛的時候，他就更加恐懼了。

兩三個星期以前，康斯丹丁·列文寫了封信給他的哥哥，告訴他還沒有分開的那一小部分的財產已經變賣了，他可以分到約莫二千盧布的錢。

尼古拉說他現在就是來取這筆錢的，而更重要的，是到老巢來小住一下，接觸故鄉的土地，爲的是要像古昔的勇士一樣培養起自己的精力來應付當前的工作。儘管他那過分的佝僂和那因爲他身材高大而顯得格外刺眼的憔悴，他的動作還是和從前一樣的敏捷和莽撞。列文領他走進了他的書房。

他的哥哥特別細心地換了衣服，他是輕易不這樣的，梳了梳他的又稀又直的頭髮，就微笑着走上樓去。

他是在最親切的愉快的心情中，正像列文所常常想起的他的幼年時候一樣。他甚至提到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也不帶一點憤恨的意思。當他看見亞嘉菲·密哈羅夫納的時候，他和她說笑，探詢着老僕人們的狀況。帕爾封·鄧尼西奇死了的消息給與了他很痛苦的印象。恐懼的神色流露在他的臉上，但是他立刻恢復了他的平靜。

「自然他很老了，」他說，隨即改變話題。「哦，我要在你這裏住一兩個月，然後上莫斯科去。你知道，謬可夫答應了替我在那裏謀個位置，我快要有差使了。現在我要把我的生活完全改變，」他繼續說。「你知道我摔掉了那個女人。」

「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嗎？怎麼的，爲了甚麼事？」

「呵，她是一個可怕的女人！她給我添了不少的麻煩哩。」但是是甚麼麻煩他可沒有說。他不能夠說他拋棄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是因爲茶泡得太淡，尤其是因爲她照顧他，像照顧病人一樣。「而且，現在我要完全改變我的生活。自然我像大家一樣做過許多傻事情。金錢倒是小事，我並不吝惜錢。祇要健康在，而我的健康，謝謝上帝，完全恢復了。」

列文傾聽着，絞盡腦汁也想不出說甚麼話才好。尼古拉大概也是同樣的感覺吧；他開始問他弟弟農事的情形；而列文也高興談他自己的事，因爲那樣他可以毫不虛僞地說話。他把他的計劃和他的活動告訴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聽着，但是顯然他不感興趣。

兩人是這樣相親相近，連最細微的動作和聲調，在他們之間也都能表達出比言語所能表達的更多的東西。

現在他們兩人都祇有一個念頭——尼古拉的疾病和死期迫近——那把所有其餘的念頭都窒息了。但是兩人都不敢說出來，所以不論他們說甚麼話都是虛僞的，除非說出盤據在他們心中的那一個念頭。列文從來沒有這麼高興晚間過去，就寢的時刻到來。隨便和甚麼外人一起，隨便甚麼慣

例的訪問，他都沒有像今晚這樣不自然和虛僞。意識到這種不自然並從而感到遺憾，就使得他愈發不自然了。他真要爲他的快要死的，親愛的哥哥大哭，但他却不能不聽着而且儘談着關於他打算如何生活的話。

因爲屋子潮濕，祇有一間寢室有暖氣，列文讓他哥哥睡在他自己的寢室裏，和他祇隔着一道屏風。

他的哥哥上了床，他不知道是睡着了呢，還是沒有睡着，像病人一樣地輾轉着，咳嗽着，而當他咳不出來的時候，口裏就咕嚕一句甚麽。有時他的呼吸非常困難，他就說：『呵，我的上帝！』有時他給痰嗆住了，他就憤怒地喃喃着：『噢，魔鬼！』列文很久睡不着，聽着他的動靜。他的思想是千頭萬緒的，但是他的一切思想的歸結却祇有一個——死。

死，萬有的不可逃避的終結，第一次帶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出現在他面前。而死——就在這位親愛的哥哥的身體裏面，他半睡半醒地呻吟着，而且由於習慣混淆不清地叫喚着上帝和魔鬼——對於他已不像從前那麽遙遠了。他感到死也在他自己的身體裏面。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那麽總在三十年之內，難道還不是一樣？這無可逃避的死到底是甚麽——他不但不知道，不但從來沒有想過，而且也沒有力量，沒有勇氣去想。

『我工作，我要做點甚麽事，但是我却忘記了一切都要終結，我忘記了——死。』

他在黑暗中坐在床上，蜷縮着身體，抱着他的兩膝，由於思想的緊張而屏息着，他在沉思。但是他愈緊張地思想，他就愈看得明白：無疑是這麽回事，實際上他在人生中遺忘了和看漏了一個小

小的事實——就是，死會到來，一切都會完結，沒有甚麼事值得開頭，反正是沒有辦法。是的，這是可怕的，但是實在是這麼回事。

「可是我還活着。現在怎樣辦才好呢？怎樣辦才好呢？」他絕望地說。他點燃一支蠟燭，小心地起了床，走到鏡子面前去，照照他的面孔和頭髮。是的，在他的兩鬢上已有了白髮了。他張開他的口。他的臼齒已在開始腐爛。他露出他的筋肉豐滿的臂膀。是的，很強壯。可是躺在那裏用殘肺呼吸着的尼古拉也曾有過強壯健康的身體呀。於是他突然回想起他們小的時候是怎樣一道上床，又怎樣祇等非陀爾・波格達尼奇一走出房間就互相擲着枕頭，笑着，那麼抑制不住地笑着，就連他們對於非陀爾・波格達尼奇的畏懼也不能抑止那沸騰盈溢的人生的幸福之感。「現在，那塌陷的，空洞的胸膛……而我，也不知道將來怎樣……」

「咳，咳！該死！你爲甚麼老是不安靜，你爲甚麼還不去睡呢？」他的哥哥的聲音向他叫着。

「唉，我不知道，我失眠了呢。」

「我倒睡的好，現在我不出汗了。你來看，摸摸我的襯衫吧。不是一點也沒有濕嗎？」

列文摸了摸，退到了屏風後面，吹熄了蠟燭，但是他却很久沒有睡着。如何生活的問題對於他剛變得明朗一點，就平地生出來一個新的，不能解決的問題——死。

「哦，他快要死了——是的，他恐怕活不到春天了，怎麼救他呢！我能對他說甚麼呢？關於這事，我知道甚麼呢？我甚至忘了有這麼回事情。」

三一

列文早已觀察到，當人們以過分的溫順和謙卑而使人感到不安的時候，他們往往會一下子就變得苛刻和吹毛求疵到令人難堪的地步。他感覺得他的哥哥就會是這樣。而他的尼古拉哥哥的溫和的確沒有維持多久。就在第二天早晨，他就開始暴躁起來，好像拚命在和他的弟弟爲難，攻擊着他的最痛的地方。

列文感到過錯在自己，而又不能夠改正。他感覺得如果他們兩人都不裝模作樣，而說了所謂眞心話——就是照實說出了他們所想的，所感到的——的時候，他們是祇會茫然相對，而康斯丹丁就祇能說：『你快要死了，你快要死了！』而尼古拉就祇能回答：『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但是我怕，我怕，我怕呀！』假如他們祇說眞心話的時候，他們是再也不能說別的甚麼的。但是像那樣就不可能生活了，所以康斯丹丁極力想做他這一生一直想要做，可是不會做的事情，那種事情，照他觀察，許多人都會做，而且非如此，生活就不成立：他極力想說些不是他心裏所想的話，但是他又總感覺得那帶有虛僞的調子，感覺得他的哥哥看破了他，而且生氣了。

第三天，尼古拉又引誘他的弟弟向他說明他的計劃，於是不但對它吹毛求疵，而且故意地把它和共產主義混爲一談。

『你祇是採用了別人的思想，但是你却歪曲了它，極力想把它應用在它所不能應用的地方。』

『可是我對你說這兩者是毫無共同之點的。他們否認財產、資本、遺產的正當性，而我却不否認這種重要的 stimulus（刺激物），』（列文本來討厭用這種字眼的，但是自從他潛心著作以來，他就不自覺地更加頻繁地用着這種非俄國的字眼。）『我所需要的祇是調節勞動。』

『那就是說，你採用了別人的思想，去掉了它的有力量的地方，而且想使得人相信這是一種甚麼新的東西，』尼古拉說，忿怒地拉着他的領帶。

『但是我的思想和那個沒有共同的地方……』

『那個，至少，』尼古拉說，浮着一種譏刺的微笑，他的眼睛惡意地閃爍着，『有一種所謂幾何學的勻稱、明快和精確的魅力。那也許是烏托邦。但是一旦承認有可能把過去的一切變成 tabula rasa（白板）——沒有私有財產，沒有家族，那末勞動就自然地會調整起來。可是你呢，你甚麼都沒有……』

『你為甚麼要混淆黑白呢？我從來不是共產主義者。』

『可是我從前倒是，而且我認為它雖然時期尚早，但却是合理的，它正像初期的基督教一樣，是有前途的。』

『我祇是主張應該從自然科學的觀點去探究勞動力；那就是說，應該研究它，確定它的特質……』

『但是那完全是浪費時間。勞動力是按照它的發展的階段而自動地找出它的一定的活動形式來的。最初到處是奴隸，後來是佃戶；而我們却有收穫平分制、地租和僱農。你到底要探求甚麼呢？』

列文一聽到這個話就突然冒起火來，因為在他的心底裏，他正懼怕這是真的——懼怕真地是他

極力想在共產主義和現存的生活方式之間保持平衡，而且眞地是差不多不可能的事。

『我極力想探求一種對於我自己對於勞動者都有利的勞動方法。我想要組織……』他激烈地回答說。

『你並不想要組織甚麼；這不過是你一貫地想要獨創，想要表示一番你並不祇是在搾取農民，而且還抱着甚麼理想。』

『呵，好的，你既然這樣想！——就不要管我吧！』列文回答說，感覺到他左頰的筋肉在抑制不住地抽搐着。

『你從來不曾有過，從來不會有過信念；你祇不過是想要滿足你的自負心罷了。』

『呵，好極了，那末不要管我吧！』

『我是不管你！而且早就是時候了，你滾你的吧！我眞懊悔不該來！』

不管列文後來怎樣費盡苦心去勸慰他的哥哥，尼古拉一句也不聽，聲言還是大家分手的好，康斯丹丁明白這祇是因爲生活對於他是太難堪了的原故。

當康斯丹丁又走到他面前來，有點不自然地說如果有甚麼地方得罪了他，就請他原諒的時候，尼古拉是正在準備動身。

『噢，好寬宏大量！』尼古拉說着，微笑了。『假如你要自己對，我可以給你這種滿足。你是對的，可是我還是要走。』

僅僅在臨別的時候，尼古拉方才吻了吻他，突然帶着異樣的嚴肅神情望着他的弟弟，這樣地說

了：

『無論怎樣，不要懷恨我吧，考斯加！』說着，他的聲音顫抖了。

這是他們之間所說的唯一眞實的話。列文明白這話的意思就是說：『你看到而且知道我身體很壞，也許我們再也不能相見了。』列文明白這意思，淚水湧出了他的眼睛。他又吻了吻他的哥哥，但是他說不出話來，而且也不知道說甚麼好。

他哥哥走後第三天，列文也動身到外國去了。恰巧在火車站遇見吉提的堂兄薛傑巴茲基，列文以他的憂鬱的神情使他大爲驚異。

『你怎麼了？』薛傑巴茲基問他。

『呵，沒有甚麼，在人生中快樂本來不多。』

『不多？你最好不要去穆爾豪壽，和我一道到巴黎去吧。你來看看有多麼快樂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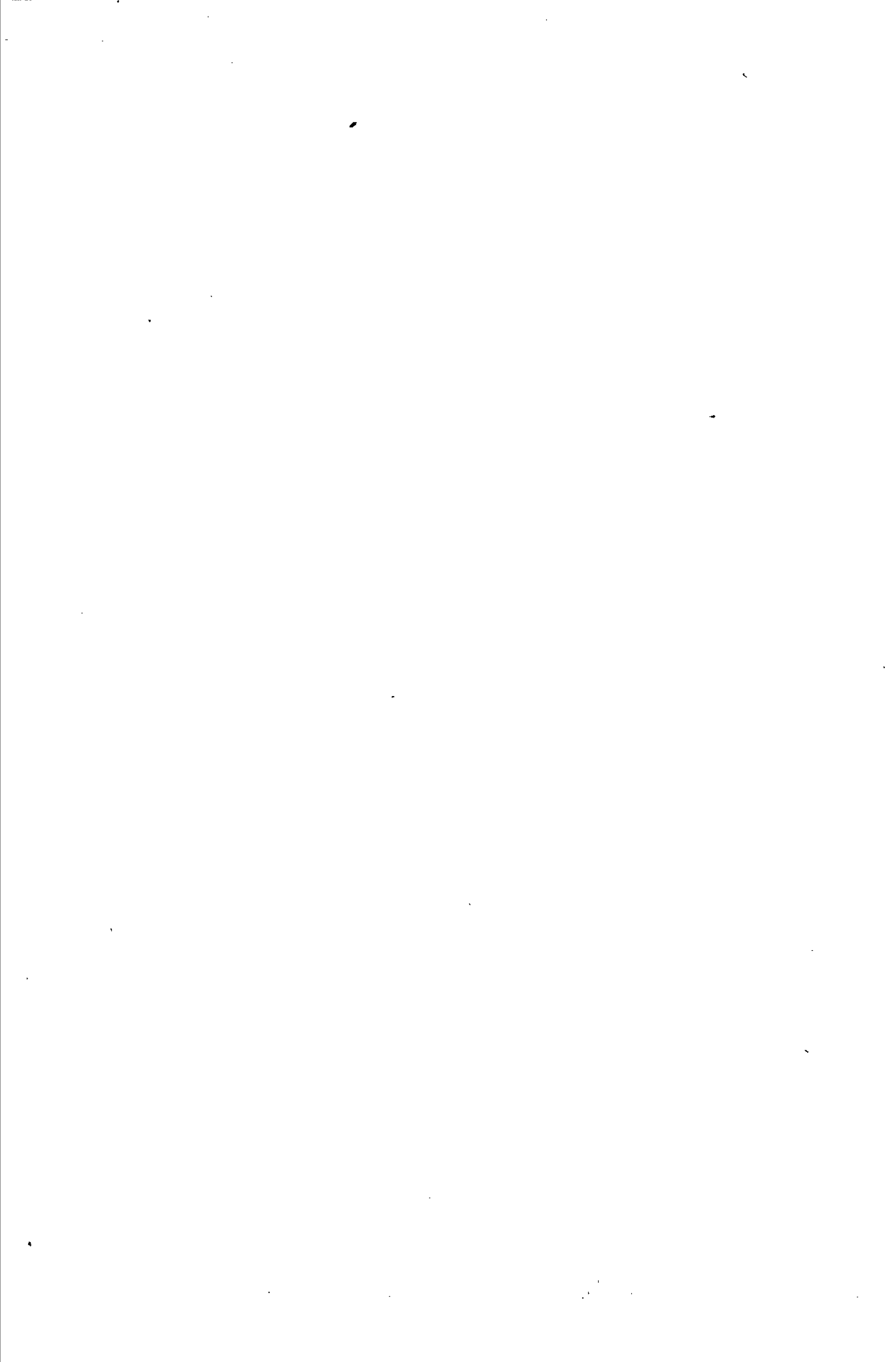
『不，我甚麼都完了。是我死的時候了。』

『哦，這倒好得很！』薛傑巴茲基說，大笑起來。『我還剛剛準備開始哩。』

『是的，我不久以前也這樣想過，但是現在我知道我是離死不遠了。』

列文說了他最近以來所眞正在想着的事。他在一切上面除了死或死的迫近以外再也看不到別的甚麼。但是他所想的計劃却愈來愈佔據了他的心。在死到來之前，生活總得過下去。在他看來，一切都被黑暗所包圍住了；但也正因爲這個黑暗，所以他感覺得在這黑暗中的唯一的指引就是他的工作，他於是用全力抓住它，吊牢它。

第四部



卡列寧夫婦仍舊住在一個屋子裏，每天見面，但是彼此完全成爲陌生人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爲要使僕人們沒有妄加揣測的餘地，以每天和他妻子見面爲規則，但却避免在家裏吃飯。渥倫斯奇從來不到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家裏來，但是安娜在別的地方和他會面，她的丈夫也知道這事。

這種處境對於三個人都是苦痛，要不是期望這遲早會改變，期望這祇是一個就要過去的一時的痛苦的磨難，要不是這樣的話，沒有一個人能受得了一天這樣的處境的。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希望這種熱情會像一切事情都要過去一樣地過去，大家都會忘記這個，而他的名聲會仍舊不致汚損。安娜忍受了這種處境——這種處境是她造成的，所以她比任何人都痛苦——也是因爲她不但希望，而且確信這一切馬上就會解決停當。她一點也不知道由甚麼來解決這種處境，但是她確信現在馬上就有甚麼事要發生了。渥倫斯奇呢，不由自主地完全聽承她的意旨，也希望有甚麼和他自己沒有關係的事來解決一切的困難。

在仲冬渥倫斯奇過了極其無聊的一個星期。一個來彼得堡遊歷的外國親王由他擔任招待，他得引他參觀全市的名勝。渥倫斯奇是翩翩風度，兼以舉止恭敬而又莊嚴，而且慣於應接這樣的大人物——這就是所以要他擔任招待親王的原因。但是他對於這職務感到厭煩透了。親王要不遺漏任何一件

他回到家時會有人問他在俄國可曾看到的東西；而且，爲他自己，他也要盡情享受一切俄國的快樂。渥倫斯奇不得不在滿足這兩方面的要求上都做他的嚮導。早晨他們驅車遊覽名勝場所，晚間他們追尋着俄國特有的娛樂。這位親王享有就在親王們裏面也算稀有的健康；由於體育和對健康的十分注意，他把自己鍛鍊得這樣強壯，不管他如何縱樂無度，他還是顯得像一隻大而光澤的綠色的荷蘭胡瓜一樣新鮮。親王周遊了許多地方，認爲現代交通便利的最主要的利益就是可以嘗遍一切國家的快樂。他去過西班牙，在那裏沉溺在良夜幽情曲裏，結交了一個彈奏曼陀林的西班牙女子。在瑞士他殺過羚羊。在英國他曾穿着紅色上衣騎着馬越過栅欄，打賭射死了兩百隻野鷄。在土耳其，他進入過後宮，在印度他曾騎在象上巡獵，現在，到了俄國，他又要嘗盡一切俄國所特有的歡樂。

可以說是他的總招待的渥倫斯奇，爲安排各方面的人所建議於親王的一切種類的俄國式的娛樂費了不少的氣力。跑馬、俄國薄餅、獵熊、三馬車、吉卜賽、打壞食器的俄國式的酒宴。親王容易得驚人地感受了俄羅斯精神，打碎滿載食器的盤子，使吉卜賽女子坐在他膝上，而且似乎還在問：還有嗎，俄羅斯精神就盡於此了嗎？

實際上，在一切俄國的娛樂中，親王所最中意的是法國女演員和舞女和白封香檳酒。渥倫斯奇和親王處得很熟了，但是不知道是因爲他自己最近變了呢，還是因爲他和親王太接近了的原故，總之他覺得這一星期厭倦得可怕。整整這一星期，他體驗到這樣一種感覺，好像一個人照管了一個危險的瘋子，害怕那瘋子，同時又因爲和他在一起的原故，而担憂起自己的理智來。渥倫斯奇不斷地意識到，爲要使自己不受侮辱，必須一刻也不鬆懈那種嚴格的職務上的尊敬態度。使渥倫斯奇喫驚

的是，有些人竟甘願奮不顧身地來供給他俄國的娛樂，親王對於這些人的態度是很輕蔑的。他對於他所想要研究的俄國女人的批評不止一次地使渥倫斯奇憤怒得漲紅了臉。渥倫斯奇對於這位親王所以特別感到不快的主要原因是他不禁在他身上看出了他自己。而他在這面鏡子裏所看到的東西並沒有滿足他的自尊心。他祇不過是一個極愚蠢、極自滿、極健康、極清潔的人罷了。他是一個紳士——這是眞的，渥倫斯奇也不能夠否認這點。他對於上級採取平等的態度，並不諂媚奉迎，對於同級的態度是自由而直率，而對於他的下級是輕視地寬容。渥倫斯奇也是一樣，而且曾把這看成是很大的美德；但是對於這位親王，他是下級，他對他的那種輕視和寬容的態度就使他憤慨了。

「笨牛！難道我自己也是那種樣子嗎？」他想。

雖是這樣，但是當第七天他和啓程到莫斯科去的親王告別，並且接受了他的感謝的時候，他就因爲擺脫了他的不舒服的地位和他自己的不愉快的鏡子而感到快活了。他們打了一整夜的熊，顯露了他們的俄國式的勇猛，打了熊回來，他在火車站和他告了別。

二

回到家的時候，渥倫斯奇看到安娜寫來的一封信。她信上寫着：「我身體不好，心情煩悶。我不能夠出門，但是再看不見你一刻都不成了。請今天晚上來吧。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七點鐘出席會議，要過了十點鐘才回來。」一刹那間他覺得有點奇怪：她爲甚麼不顧她丈夫的禁令，

而請他一直到她家裏去呢，但是結果他還是決定了去。

渥倫斯奇在那個冬天陞了上校，離開了聯隊，一個人住着。吃過中點，他立刻在沙發上躺下，五分鐘後，他最近幾天來所目擊的醜惡的場景的回想和安娜的形象同那在獵熊的時候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農民的形象攪做了一團，渥倫斯奇就這樣睡着了。他在薄暮中醒來，恐怖得全身發抖，連忙點燃了一枝蠟燭。『甚麼事？甚麼？我夢見了甚麼可怕的事呢？是的，是的；好像是一個鬍鬚蓬亂、矮小、骯髒的農民彎下腰去做甚麼事，突然間他用法語說出一句甚麼奇怪的話來。是的，除此以外再也沒有夢見別的甚麼了，』他自言自語。『可是爲甚麼那樣怕人呢？』他歷歷在目地回想起那個農民和他所說出的不可解的法語，一陣恐怖的寒戰掠過他的脊骨。

『多麼荒謬呵！』渥倫斯奇想着，瞧了瞧他的錶。

已經八點半了。他按鈴叫僕人來，急忙忙地穿起衣服，出來走到台階上，全然忘記了那個夢，祇憂慮着他去遲了。當他到卡列寧家的門口的時候，他又看了看他的錶，知道已經祇差十分鐘就九點了。一輛套上一對灰色馬的高而窄的馬車正停在門口。他認出來這是安娜的馬車。『她預備到我那裏去呢，』渥倫斯奇想，『她這樣做倒好。我眞不高興進這屋子哩。但是沒有關係，我總不能隱藏着，』他想着，於是，帶着他從小以來所特有的，好像一個問心無愧的人那樣的態度，渥倫斯奇跳下橇車，向門走去。門開着，看門人手臂上搭着毛氈叫喚着馬車。渥倫斯奇雖然從來不注意瑣細的事情，這時候却注意到看門人望着他時的那種驚訝的表情。就在門口，渥倫斯奇差一點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撞了個滿懷。煤氣燈光照着卡列寧那黑帽下面的沒有血色的，深陷進去的面孔和

那在外套的海狸皮領底下閃耀着的純白的領帶。卡列寧的凝定的，遲鈍的眼睛緊盯在渥倫斯奇的臉孔上。渥倫斯奇鞠了鞠躬，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咬着嘴唇，把手在帽邊舉了舉，就走過去了。渥倫斯奇看見他頭也不回地坐上了馬車，從車窗口接了毛氈和望遠鏡，就消逝在黑暗裏了。渥倫斯奇走進了前廳。他的眉頭皺起，他的眼睛閃爍着驕傲的憤怒的光芒。

『這算甚麼處境呵！』他想。『假如他要決鬥，要保護他的名譽，我倒可以有所作爲，可以表現出我的感情；但是這種懦弱或是卑怯……他使我處在欺騙者的地位上，我是從來沒有想要，而且也決不想要這樣的。』

自從在佛雷德花園和安娜談過話之後，渥倫斯奇的思想變化了。不自覺地屈服於安娜的懦弱——她完全委身於他，一心一意期待他來決定她的命運，隨便甚麼事都甘願承當——他是早已不再想着他們的關係會像他所想的那樣結束了。他的野心的計劃已經退到了後面，而且，感覺到他已越過了那個把一切都規定得很明確的活動範圍，他完全沉溺在熱情裏，那熱情愈來愈把他和她緊緊地繫在一起了。

他還在前廳裏的時候，就聽到她的走遠去的腳步聲。他知道她曾經等候過他，探聽過他來的，現在又回到客廳去。

『不！』她一見他就這樣叫着，她剛叫出聲來，淚水就湧進她的眼睛裏了。『不，假使事情像這樣繼續下去的話，結局是會來得還要快，還要快的。』

『甚麼事，親愛的？』

「甚麼事？我好苦地等了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不，我不！……我不能和你鬧。你當然是不能夠來。不，我不要！」

她把兩手搭在他肩膊上，用深澈的，熱情的同時又像探詢般的眼光望了他好久。她細細地審視着他的臉來彌補她沒有看見他的那些時間。她每次看見他的時候，總是使實際上的他吻合於她想像中的他的姿影。（那是無可比擬地優美，在現實中不會有的。）

三

「你碰見了他嗎？」她問，當他們在桌旁燈光下坐下的時候。「這是你遲到的處罰哩。」

「是的，但是怎麼回事呢？他不是要去出席會議的嗎？」

「他去過回來了，又到甚麼地方去了。但是沒有關係。不談這個吧。你到甚麼地方去了呢？還是和那位親王一道嗎？」

她知道他的生活的一點一滴。他本來想要說他因爲昨晚一夜沒有睡，所以不知不覺睡着了，但是望着她那激動的幸福的面孔，他感到羞愧了。因此他祇好說親王走了，他不得不去報告一下。

「但是現在通通完了嗎？他已經走了嗎？」

「謝謝上帝，已經完了！你眞不會相信那對於我是多麼地不能忍受呵。」

「爲甚麼？那不是你們年靑男子所常過的生活嗎？」她說，皺起了眉頭；於是拿起擺在桌上的

編織物，她開始把鈎針抽出來，沒有望渥倫斯奇一眼。

『我早就拋棄那種生活了，』他說，奇怪着她臉上的變化，竭力想揣度出那意義來。『而且我要坦白說一句，』他說，浮着微笑，露出他那密密的，潔白的牙齒，『這一星期，看着那種生活，我好比在鏡子面前照了照自己，我實在討厭它。』

她把編織物拿在手裏，却不編織，祇是用異樣的、閃爍的、含着敵意的眼光望着他。

『今早麗莎來看我——她們是不怕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而敢於來看我的，』她插上一句說，『她把你的雅典夜會告訴了我。多叫人不舒服呵！』

『我正要說的……』

她打斷他。

『就是你熟識的那個推利涉嗎？』

『我正要說的……』

『你們，你們男人多討厭呀！你怎麼一點也不了解一個女人永遠不會忘記那種事呢？』她說，愈來愈憤慨了，而且這樣一來就洩露了她憤怒的原因。『尤其是一個不能夠知道你的生活的女人。我知道甚麼呢？我可曾知道過甚麼呢？』她說，『祇是你對我所說的那些話罷了。我怎麼知道你對我說的是不是眞話呢？……』

『安娜，你傷害了我。你不相信我嗎？我不是對你說過我沒有一個念頭瞞着你的嗎？』

『是的，是的，』她說，顯然是在極力驅散她的嫉妒的思想。『可是要是你知道我是多麼不幸

就好了！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你剛才要說甚麼話呢？』

但是他一時間記不起他剛才所要說的話了。她最近的愈來愈頻繁的嫉妒的發作引起了他的恐怖，而且不論他怎樣掩飾，都使得他對她冷淡了，雖然他知道那種嫉妒是由於她愛他的原故。他是怎樣常常地暗自說得到她的愛情是眞幸福呵；而現在呢，她愛他，不過像一個把戀愛看得重於人生的一切幸福的女人所能愛的那樣——比起他從莫斯科一路跟蹤她的那時候來，他現在距離幸福更遠了。那時他雖然覺得自己不幸，但是幸福還在將來；現在他却感到最美好的幸福是已成爲過去了。她完全不像他初看見她的時候那種樣子了。在精神上，在肉體上，她都變壞了。她身材長寬了，而當他說那女演員的時候，她的臉上有一種損壞容顏的怨恨的表情。他望着她，好像一個人望着一朵凋謝了的他以前所採的花，很難看出其中的美麗，他原來是爲那美麗而摘下它，因而把它摧毀了的。可是，雖然這樣，他感覺得在當初他的愛強烈得多的時候，假如他存心要那樣的話，他是可以把他的愛從他的胸膛裏面拔出來的；但是現在，在他彷彿覺得他已不怎樣愛她了的時候，他知道他和她的關係反而不能斷絕了。

『哦，哦，你剛才關於親王要說甚麼呢？我已經驅走了那惡魔，』她加上說。惡魔是他們給她的嫉妒取的名字。『你剛才關於親王要對我說甚麼呢？你爲甚麼感到那樣厭煩呢？』

『呵，眞忍受不了！』他說，極力想拾起他那被打斷了的思路。『他不是那種你愈和他相交就愈見得他好的人。假使你要給他下定義的話，他就是這樣：一隻在家畜展覽會上得了獎牌的那種頭等的，餵養得很好的牲口，如此而已，』他帶着一種使她感到興味的惱怒的聲調說。

「不，怎麼這樣？」她回答說。「無論如何他是見聞廣博，而且很有教養的吧？」

「那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教養——他們的教養。他之受到教養，看來也不過是爲了要能夠蔑視教養，就像他們除了肉體的快樂以外對甚麼都蔑視一樣。」

「但是你們不是都喜歡那種肉體的快樂嗎？」她說，於是他又在她那閃躲着他的眼睛裏看出了陰暗的神色。

「你怎麼替他辯護呢？」他微笑着說。

「我並不是替他辯護，那與我無關；但是我想，要是你自己不喜歡那種快樂的話，你本來可以推辭掉的。不過要是看見那打扮得像夏娃一樣的推利莎使你感到快樂……」

「又，又是那惡魔！」渥倫斯奇說，拿起她放在桌上的手吻着。

「是的，但是我不由得要這樣想呢，你眞不知道我等得你有多苦呵。我相信我不是嫉妒。我不嫉妒；你在面前的時候我總相信你；可是當你一個人在甚麼地方過着你那種我所不能理解的生活的時候……」

她離開他的身旁，終於她把鈎針從編織物裏拔出來，然後迅速地，藉着食指的助力，開始一針又一針地編織那在燈光下閃爍的雪白毛線，纖美的手腕在繡花的袖口裏靈活地，神經質地動着。

「怎樣？你在甚麼地方碰見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呢？」她的聲音帶着一種不自然的調子。

「我們在門口碰上了。」

『而他像這種樣子對你鞠躬嗎？』

她板起面孔，半閉着眼睛，迅速地變換了她臉上的表情，交叉起她的兩手，於是渥倫斯奇突然在她的美麗的臉上看見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向他鞠躬時的那同樣的表情。他微笑了，而她也快活地笑着，那是一種使人愉快的，從胸膛發出的笑，那種笑是她最大的魅力之一。

『我完全不明白他，』渥倫斯奇說。『假如你在別墅向他明白說了以後，他就和你決裂了的話，假如他要求了和我決鬥的話——但是這個我可眞不明白了。他怎麽忍受得了這種處境呢？他分明也苦痛。』

『他？』她冷笑了一聲說。『他滿足之至哩。』

『旣然一切都這麽如意，我們大家爲甚麽又要苦惱呢？』

『祇有他不。我難道還不知道他，他是澈頭澈尾地虛僞！……祇要有一點感情的人，難道能夠過他和我在一起所過的這種生活？他甚麽都不了解，甚麽都不感覺。有一點感情的人難道能夠和自己的不貞的妻子住在一起嗎？他能夠和她說話，叫她親愛的嗎？』

她又忍不住摹擬着他的口氣：『安娜，ma chére（親愛的）；安娜，親愛的！』

『他不是男子，不是人，他是木偶。誰也不知道他；祇有我知道。呵，假使我處在他的地位的話，像我這樣的妻子，我早就把她殺死了，撕成碎塊了，我決不會說：「安娜，ma chére！」他不是人，他是一架官僚機器。他不明白我是你的妻子，他是外人，他是多餘的……不要談他了吧！……』

『你不公平，太不公平呢，親愛的，』渥倫斯奇說，竭力想安慰她。『但是沒有關係，我們不

要談他了吧。告訴我你這一向做些甚麽？有甚麽事？你的病怎樣，醫生說了甚麽？」

她帶着嘲笑的喜悅神情望着他。顯然她又想起了她丈夫性格中的另外可笑的醜惡的方面，正在等待機會說出來。

但是他繼續說：

「我想這不是疾病，而是你身體的狀況。要甚麽時候呢？」

譏笑的光輝在她的眼中消逝了，但是另外一種不同的微笑——一種對於他所不知道的事物的茫然感覺和沉靜的憂鬱——代替了她臉上剛才的表情。

「快了，快了。你說我們的處境是苦痛的，我們應當把它了結。要是你知道這在我是多麽難受，爲了要能夠自由地大膽地愛你，我甚麽東西不可以犧牲呵！我不要以我的嫉妒來折磨我自己，來折磨你……那快要來了，但却不會像我們所料想的那樣。」

一想到那會怎樣到來，她就彷彿覺得自己是這般可憐，淚水立刻湧上了她的眼裏，她說不下去了。她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袖口上，指環和雪白的皮膚在燈光下閃爍。

「那不會像我們所想的那樣。我本來不要對你說這話的，但是你使得我說。快了，快了，一切都快解脫了，我們大家，大家都會安靜下來，再不會有甚麽痛苦了。」

「我不明白，」他說，雖然他是十分明白她的意思的。

「你問甚麽時候？快了。我過不了那一關了。不要打斷我！」她連忙說。「我知道，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就要死了；我很高興我要死了，使我自己和你都得到解脫。」

淚水從她眼睛裏滴下來；他彎腰俯在她的手上，吻着它，極力想隱藏住他的激動，他知道那種激動是沒來由的，雖然他抑制不住。

「是的，那樣倒好，」她說，緊緊地握着他的手。「這是唯一的辦法，我們所剩下的唯一的辦法了。」

他平靜了，抬起他的頭來。

「多荒謬呵！你說的多麼荒謬的話！」

「不，這是眞的。」

「甚麼，甚麼是眞的？」

「就是說，我就要死了。我做了一個夢哩。」

「一個夢？」渥倫斯奇說，立刻想起了他所夢見的農民。

「是的，一個夢，」她說。「我做這夢有許多日子了。我夢見我跑進我的寢室，我是到那裏去拿甚麼東西，去尋找甚麼東西；你知道夢裏是怎樣的，」她說，她的眼睛恐怖地張大着，「在寢室的角落上站着一個甚麼東西。」

「呵，多麼荒謬呵！你怎麼會相信……」

但是她不讓他打斷她。她說的話對於她是太重要了。

「那個甚麼東西旋轉過身來，我一看原來是一個鬍鬚蓬亂、矮小、樣子可怕的農民。我要逃跑了，但是他彎着腰俯在袋子上，用手在那裏面搜尋着……」

她做出他在袋裏搜尋的那樣子。她的臉上顯出恐怖的神色。而渥倫斯奇，回憶起他自己的夢，感到那同樣的恐怖充滿了他的心。

「他搜尋着，而且祇顧用法文很快很快地說：Il faut le battre, le fer: le broyer, le pétrir（應當錘平它，那鐵；搗碎它，搓揑它。）……我在恐怖中極力想要醒來，果然醒來了……但是醒來還是在夢裏。於是我開始問自己這是甚麼意思。柯爾尼就對我說：「你會因爲生產死去，夫人，你會因爲生產死去呢……」於是我就醒來了。」

「多麼荒謬，多麼荒謬呵！」渥倫斯奇說，但是他自己也感覺到了在他的聲音裏沒有說服力。

「可是我們不要談這個了吧。請按按鈴，我要喝茶呢。再待一會吧，我不久就會……」

但是她驟然停止了。她臉上的表情立刻變了。恐怖和激動突然被寧靜、嚴肅、喜悅的注意的神情所代替了。他不能理解這個變化的意義。她感到了在她身體內新的生命在蠕動。

四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在自己門口的台階上遇見了渥倫斯奇以後，仍舊照他所預定的坐車去看意大利的歌劇。他在那裏坐到演完了兩幕，他所要見的人通通見到了。一到家，他就向衣架仔細打量了一下，看見那裏沒有掛着軍人外套，他才像平常一樣走到他自己的房間去。但是，和他平常的習慣相反，他沒有去睡，却在書房裏走來走去，一直到早晨三點鐘的時候。看到他的妻子不顧

體面，不遵守他所要求於她的唯一的條件——那就是要她不在自己家裏接待情人，他對她的忿怒心情使得他不能安靜了。她既然不履行他的要求，他就不能不處罰她，實行他的威脅——提出離婚，把她的兒子奪走。他知道採取這個步驟所將引起的一切困難，但是他說了要這樣做，現在就不能不實行他的威脅了。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也曾暗示過這是他擺脫這種處境的最好的出路，而且最近辦理離婚的事情達到了這麼完美的地步，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看到了有可能克服形式上的困難。加上，禍不單行，土人的問題和察拉伊斯奇省的土地灌溉的問題給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添了這麼多的公務上的麻煩，使得他近來老是暴躁不堪。

他整夜沒有睡着，他的憤怒以巨大的等差級數增大着，到早晨達到了頂點。他連忙穿起衣服，好像端着一隻盈滿着憤怒的茶杯，生怕溢出一點來一樣，他唯恐隨着憤怒的消失而失去了同他妻子談判所必需的精力，所以一聽到她起來了，就立刻走進她的房間去。

安娜總以為自己是知道她丈夫頂清楚的，但當他走進她的房間的時候，却被他的臉色所驚駭了。他皺着眉頭，眼睛陰鬱地盯着前面，避開了她的視線；他的嘴唇緊緊地輕蔑地閉着。在他的步伐上、在他的姿勢上、在他的聲音上，都有一種他的妻子所從來不曾在他身上見過的堅定和果決。他走進她的房間，沒有向她招呼，就一直向她的寫字檯走去，拿了她的鑰匙，開開了抽屜。

『你要甚麼？』她叫。

『你情人的信，』他說。

『不在這裏，』她說，關上抽屜；但是從這個舉動，他看出他猜中了。於是他粗暴地推開她的

手，迅速地抓住了文件夾，他知道她是把最重要的文件放在那裏面的。她極力想奪回那文件夾，但是他推開了她。

「坐下！我有話要跟你談，」他說，把文件夾挾在腋下，用他的胳膊這麼緊緊地挾住它，使他的肩膊都聳起了。

她驚駭了，被嚇住了，默默地望着他。

「我對你說了我不准你在自己家裏接待你的情人。」

「我要看他，是爲了……」

她停住了，說不出原因來。

「我並不要詳細打聽一個女人要看她情人的原因。」

「我想要，我祇是……」她說，漲紅了臉。他的這種粗暴激怒了她，給了她勇氣。「你難道不覺得侮辱我在你是多麼容易的一回事？」她說。

「對於正直的男子和正直的女人才說得上侮辱，但是對一個賊說他是賊，那就不過是 la constatation d'un fait.（陳述事實）罷了。」

「你的這種新的殘酷特性我以前還不知道哩。」

「一個丈夫給予他的妻子自由，給她庇護，僅僅有一個條件，就是要她顧全體面。你說這算殘酷嗎？」

「這比殘酷還要壞，這是卑鄙，假如你要知道的話！」安娜怒氣冲天地叫着，站起身來，她想

走開去。

『不！』他用他那尖厲的聲音比平常來得更高地叫着，用他巨大的手指這麼凶猛地抓住她的手腕，以致他緊壓着的手鐲留下了紫痕，他強迫她在她原來的地方坐下。『卑鄙！要是你喜歡用這個字眼的話，爲了情人背棄丈夫和兒子，同時却還在吃丈夫的麵包，這才眞叫做卑鄙！』

她低下頭。她不但沒有說她昨晚在情人面前說的話，沒有說他才是她的丈夫，她眼前的丈夫是多餘的；而且她連想都沒有這樣想。她感到他的話十分公平，於是祇低聲說：

『我的處境，你再怎麼形容也不會比我自己所感到的更壞；可是你說這些話做甚麼呢？』

『我說這些話做甚麼？做甚麼？』他繼續說，還是憤怒地。『就是要叫你知道，你旣然不執行我的願望，不顧全體面，我就要採取適當手段來了結這種局面。』

『快了，很快就會了結了，』她說；一想到她現在所渴求的而且已經迫近的死，淚水就又盈溢在她的眼睛裏了。

『那會比你和你的情人所想像的了結得還要快！假使你一定要滿足肉慾的話……』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落井下石不但有失寬大，而且不是大丈夫的行爲。』

『是的，你祇顧想你自己！但是對於做你丈夫的人的痛苦，你是不關心的。你不管他的一生都毀了，也不管他痛……痛……痛苦……』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得這麼快，以致舌頭結住了，簡直發不淸『痛苦』這個字眼的音，結果他說成了『疼苦』。她想笑，但是想到在這樣的時候，還有甚麼事能夠使她發笑，她立刻感到

羞愧了。第一次，一刹那間，她同情起他來，替他設身處地想了一想，爲他難過了。但是她能夠說甚麼或是做甚麼呢？她的頭垂下，沉默了。他也沉默了一會，然後就開始用冷冰冰的，不再那麼嚴厲的聲調說着，把一些沒有甚麼特別意義的隨便的字眼加重了語氣。

『我是來告訴你……』他說。

她望着他。『不，這是我的幻想，』她想起他發不清『痛苦』這個字音的時候他的臉上的表情，這樣想着。『不，難道有着那種遲鈍的眼睛，有着那種悠然自得的神情的人，能感覺到甚麼嗎？』

『我甚麼都不能改變，』她低聲說。

『我是來告訴你我明天要到莫斯科去，再不回到這個屋子裏來了，你會從我委託辦理離婚手續的律師那裏聽到我的決定。我要把我的兒子寄到我的姊姊家裏去，』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好容易記起了他關於他兒子所要說的話。

『你帶走謝遼沙不過是要使我痛苦罷了，』她說，皺着眉頭望着他。『你並不愛他……把謝遼沙留給我吧！』

『是的，我甚至失掉了對我兒子的愛，因爲我對你所感到的厭惡連累了他。但是我還是要把他帶走。再見！』

他要走了，但是這一回她攔住了他。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把謝遼沙留給我吧！』她又一次低聲說。『我再也不說別的

話。把謝遼沙留給我，等到我……我快要生了，把他留給我吧！」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臉紅筋漲了，摔開她的手，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走出了房間。

五

在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進來的時候，有名的彼得堡的律師的接待室已經坐滿了人。三個貴婦人：一個老婦人，一個少婦和一個商人的妻子；還有三個紳士：一個是手指上戴着戒指的德國銀行家，第二個是長着鬍鬚的商人，第三個是身穿制服，頸上掛着一枚十字架的滿面怒容的官吏，顯然已經等候了好久了。兩個助手在桌上寫着甚麼，筆的響聲可以聽見。桌上的文具（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是最講究這個的）非常精美。他不禁注意到了這個。一個助手，沒有起身，半閉着眼睛，忿忿地對着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

『你有甚麼事？』

『我有事要見律師。』

『律師這時有事，』助手嚴厲地回答說，他用筆指了指在等候着的人們，就繼續寫他的去了。

『他能不能抽出一點時間來見我？』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

『他沒有空；他老是很忙。請等一等吧。』

『那麼勞駕把我的名片交給他，』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看到再要隱姓埋名是不可能的

了，就莊嚴地這樣說。

助手接了名片，顯然並不高興他在名片上所看到的字，就走進門了。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在原則上贊成公開審判，不過爲了某些高級的職務的關係，他不完全同意把這個原則應用於俄國，而且他反對這種應用，達到了他對任何欽定的東西他所能反對的程度。他的一生都在行政的活動中渡過，因此當他對甚麼東西不滿的時候，他的不滿往往因爲他認淸了錯誤的不可避免和一切都有改良的可能而緩和下來。在新的審判制度中他不滿於律師所處的地位。但是以前他和律師一直沒有發生過關係，所以他不滿意他們也不過是在理論上罷了；現在他的不滿却由於他在律師的接待室所得到的不愉快的印象而加深了。

『馬上就來了，』助手說，果然兩分鐘以後在門口出現了那位剛和律師商談過的老法律家的長長的身影，律師本人跟在後面。

律師是一個矮小、肥胖、禿頭的人，有着暗褐色鬍髭，淺色的長眉，和突出的前額。他穿戴得像新郎一樣漂亮，從他的領帶到他的雙重錶鍊和漆皮長靴。他的面孔伶俐而又粗魯，但是他的服裝却浮華而又俗氣。

『請進，』律師對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於是沉着地引導卡列寧走在面前，他隨手把門關上。

『不坐嗎？』他指着擺滿各種文件的寫字檯旁的一把圈手椅，他自己在主位上坐下來，搓着那在短短的指頭上長滿白毛的小手，把頭歪到一邊。但是他剛這樣坐定下來，就有一隻飛蛾在桌子

上面飛過。律師，帶着誰也料想不到的敏捷，張開他的手，捉住那飛蛾，隨又恢復了他原來的姿勢。

『在開始談我的事情之前，』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用驚異的眼光注視着律師的一舉一動，『我應當預先聲明我要同你說的那件事情必須嚴守祕密。』

一種隱約可辨的微笑使律師的下垂的棕色的髯髭往兩邊分開了。

『要是我不能保守人家信託給我的祕密的話，我就不配做律師了。不過假如你要證明……』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瞥了一下他的臉，看到了那靈活的，灰色的眼睛在笑着，而且彷彿甚麼都知道了似的。

『你知道我的名字嗎？』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繼續說。

『我知道你，』他又捉到一隻飛蛾，『而且像每個俄國人一樣，知道你所做的有益的事業，』律師躬着身說。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歎了口氣，鼓起勇氣來。但是一經下了決心，他就毫無畏怯，也毫不躊躇地用他的嚴厲的聲調繼續說下去，特別加重某些字眼。

『我不幸，』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開口說，『做了被欺騙的丈夫，我想依據法律和我的妻子脫離關係，就是說離婚，但是要使我的兒子不歸他母親。』

律師的灰色眼睛極力想不笑，但是它們却帶着難以禁抑的喜悅跳躍着，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看出來這不祇是一個剛攬到一筆賺錢生意的人的喜悅；這裏有着勝利和歡喜，有着像他在他妻

子眼中所看到的那種惡意的光芒。

「你要我幫助辦理離婚的事？」

「是的，正是這樣；不過我得預先對你講明，我也許要浪費你的時間和注意。我今天祇是來和你作初步的磋商。我要離婚，但是離婚的形式對於我非常重要。假使形式不合於我的要求的話，我很可能拋棄法律上的離婚。」

「呵，那是常事，」律師說，「那總歸由你決定。」

律師讓他的視線落在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脚上，感覺到他的無可壓抑的喜形於色也許會觸怒他的委託人。他望着在他鼻子面前飛過的飛蛾，動了動他的手，但是由於尊敬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地位，沒有去捉那飛蛾。

「雖然關於這個問題的法律，我也略知一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繼續說，「但是我却很想知道在實際上辦理這種事的形式。」

「你是要我，」律師回答說，沒有抬起眼睛來，帶着某種的滿足仿傚着他的委託人說話的語氣。「把各種可以實行的方法都陳述給你聽嗎？」

看到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點頭同意，他就說下去，僅僅不時地偷看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漲紅的面孔一眼。

「離婚，照我國的法律，」他說，對於本國的法律微微透露出不滿的意思，「像你所知道的，祇有在下面的情形之下方才可能……等一等！」他向在門口伸進頭來的助手叫着，但他還是站起

來，和他說了兩三句話，然後又回到座位上來。『在下面的情形之下：夫婦雙方生理上有缺陷，離別五年不通音訊，』他說，彎曲着他的一個生滿着毛的短手指，『通姦，』（他帶着顯然很滿足的神情說出這個字眼。）『細分起來就是這樣，』（他繼續彎曲着他的肥大的手指，雖然這三種情形及其細別很明顯地不能夠歸在一類，）『丈夫或是妻子生理上有缺陷，丈夫或是妻子與人通姦。』因爲這時他的五個手指全都彎起了，所以他伸直它們，繼續地說着：『這是理論上的看法；但是我想，承你下問的，是實際上的應用。所以根據先例，我不能不奉告你在實際上離婚的事件都可以歸入下面的情形：據我猜想，總不會是生理上的缺陷，也不會是別後不通音訊吧？……』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肯定地點了點頭。

『……歸入下面的情形：夫妻的一方與人通姦，罪證的發覺經雙方承認，或是未經這種承認而係偶然發覺。我們得承認後者的情形實際上是很少見的，』律師說，然後偷看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一眼，他沉默了下來，就像一個手鎗商人在細述了每件武器的功效之後，靜待顧客的選擇一樣。但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沒有說一句話，於是律師繼續着說：『我想，最普通，簡單而又合理的方法，是雙方承認通姦的事實。如果是對一個沒有教養的人說，我是不會讓自己這樣說法的，』律師說，『但是我想這在你是能夠了解的。』

但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是這樣被攪亂了，他沒有立刻明白雙方承認通姦的道理，他的眼睛露出疑惑不定的神色來；但律師立卽救助了他。

『兩個人不能夠在一起生活下了——這是事實。假如雙方都同意這點，那末，細節和形式就

無關宏旨了。而同時這是最簡單最可靠的方法。』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現在完全了解了。但是他有宗教上的顧忌，使他無法採納這個方案。

『在我目前的情形中這是不可能的，』他說。『祇有一個辦法行得通：就是，由我所獲得的幾封信所證明的偶然的罪證。』

一提起信，律師就抿緊他的嘴唇，發出一聲尖細的憐憫而又輕蔑的聲音。

『請考慮考慮吧，』他開始說，『這種事情，像你所知道的，是在教會的管轄之下；神父們對於這種事情頂喜歡盤根究底，』他浮着一種對神父的趣味表示同情的微笑說。『信自然可以作爲部分的證明；但是法律上的罪證却必須是最直接的一種，就是必須有人證才行。實在說，如果蒙你信託，就請你聽任我去選擇應當採用的手段吧。要得到結果，就要不擇手段哩。』

『假如是這樣……』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開口說，突然臉色變白了；但是正在這時，律師站了起來，又走到門口去和闖進來打斷他話頭的助手說話。

『告訴她我們這裏是不還價的！』他說着，就又回到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這裏來。在他轉來的時候，他又偷偷地捉到了一隻飛蛾。『到夏天我就有好窗帷了！』他想着，皺着眉頭。

『那末你剛才說……』他說。

『我寫信來把我的決定通知你，』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立起身來，他扶住桌子。

默默地站了一會之後，他說：「從你的話，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是：離婚是可以辦到的。我要求你讓我知道你的條件。」

「那是可以辦到的，假如你給我完全的行動自由的話，」律師說，沒有回答他的問題，「我甚麼時候可以得到你的通知呢？」他問，向門口走去，他的眼睛和漆皮長靴閃着光。

「一個星期之內。你是否願意擔任辦理這件事，以及你的條件怎樣，也請你把你的意思通知我。」

「好極了。」

律師恭敬地鞠着躬，把他的委託人送出了房間，於是，一個人留下，完全沉溺在快樂的心情中了。他感到這樣快活，使得他違反了平時的規則，對那斤斤計較的老婦人打了個折扣，而且不再去捉飛蛾了，最後他下了決心，到冬天他一定要使全部家具都蓋上天鵞絨，像希戈寧家裏一樣。

六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在八月十七日的委員會上獲得了輝煌的勝利，但是這個勝利的結果却反而損害了他的權力。從各方面去調查土人狀況的新的委員會，受到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鼓動，以異常的速度和能力被組織了起來，而且被派到它的目的地去了。三個月以後，報告上來了。土人的狀況已從政治、行政、經濟、人種、物質和宗教各方面研究過了。對於一切問題都冠

冕堂皇地作了回答，而且這些回答不容有絲毫懷疑，因爲它們並不是常常容易陷於錯誤的人類思想的產物，而是官方活動的產物。這些回答都是根據由省長和僧正提供的官方的材料，那些材料是根據縣長和牧師監的報告，他們的報告又是根據村正和牧師的報告；所以這些回答都是不容置疑的。所有這類的問題，例如，歉收的原因，土人的墨守他們的陳舊信仰等等，——那些如果沒有官方機關給予便利是千百年都不得解決也不能解決的問題——都獲得了明瞭的無可置疑的解決。而這個解決對於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意見非常有利。但是在前次會議上感到受了屈辱的史特列摩夫，在接到委員會的報告之後，就運用起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所預料不到的策略來。史特列摩夫帶了另外幾個同僚和他一道，轉變到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一邊來，不但熱烈擁護卡列寧所提出的法案，而且還提出同一性質可是更趨極端的法案。這些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原意相反的法案被接受了，到這時史特列摩夫的詭計就昭然若揭了。這些法案太趨極端，立刻顯出它的荒謬，以致政府當局、輿論、聰明的婦女和報紙，異口同聲都攻擊起這些法案來，對於這些法案的公認的創始者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表示憤慨。史特列摩夫退在一旁，裝得好像是自己盲目地聽從了卡列寧，現在對於已經做出的事不勝驚訝和痛心的樣子。這給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以打擊。但是不顧衰損的健康和家庭的苦惱，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沒有屈服。委員會裏面起了分裂。以史特列摩夫爲首的一部分委員說他們自己不該相信由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所主持的調查委員會的報告，這樣來替他們的過失辯解，並且說委員會的報告是胡說，簡直是廢紙。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和那些看出了對於公文的這種革命態度的危險的人一道，繼續支持着調查委

員會所提供的材料。這樣一來，在上流社會，甚至在一般社會裏，一切都混亂了，雖然大家都感到興味，但却沒有人能夠說土人是否眞地陷於貧窮和滅亡，或者他們是否處於繁榮的狀態。因爲這件事的原故，一部分也因爲由於他妻子的不貞而使他遭到了輕蔑的原故，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地位，變得岌岌可危了。處於這樣的境地中，他採取了一個重要的決定。他宣稱他要請求允許他親自到當地去調查這事件，這使委員會大爲震驚。得到了許可之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就動身到這些遼遠的省分去。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出發大大地震驚了人們的視聽，特別是因爲在啓程之前，他正式地退還了支付給他的到他的目的地的十二匹驛馬費。

『我覺得這倒很豪爽，』培脫西和謬基公爵夫人談起這個的時候這樣說。『在現在大家都知道到處有鐵路的時候，爲甚麼要拿驛馬費呢？』

但是謬基公爵夫人不同意，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的意見甚至使她惱怒了。

『你自然可以這樣說，』她說，『你有數不淸的家財；但是我眞高興我的丈夫夏天去視察。旅行對於他的健康很有益處，他心神也愉快，而且我們商量好了把這筆車馬費給我去買一部馬車，雇一個馬車夫哩。』

在到遙遠的省分去的路上，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天。

到莫斯科的第二天，他坐車去訪問總督。在總是密集着馬車和橇車的卡傑特內街的十字路口上，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突然聽到這樣一個響亮愉快的聲音叫喚他的名字，使他不由得向周

圍打量了一下。在人行路的角落上，站着快活，年青，和紅光滿面的司式潘·阿卡謡耶維奇，他穿着時髦的短外套，歪戴着流行的低頂的帽子，雪白的牙齒在微笑的紅唇之間閃爍着；他使勁地急忙地叫着他，要他停住。他一手扶住一部正停在街角上的馬車的窗子（從那窗子裏面伸出一個戴着天鵞絨帽子的太太和兩個小孩的頭來），一邊微笑着向他的妹夫招手。那太太浮上一種溫和的微笑，也向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揮着她的手。那就是帶着小孩們的杜麗。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在莫斯科不願看見任何人，尤其是不願看見他的內兄。他脫了脫帽，就想坐車子駛過去的，但是司式潘·阿卡謡耶維奇叫他的馬車夫停住，橫過雪地向他跑來。

『哦，你不捎個信來，多難爲情呀！來了好久了嗎？我昨天到兌索去，在住客牌上看到「卡列寧」這個名字，但我決沒有想到是你！』司式潘·阿卡謡耶維奇一邊說，一邊把頭伸進車窗來，『否則我一定來看你了。我看到你眞高興！』他說，兩隻脚互相敲打着，把雪搖落下來。『你不捎個信來，多難爲情呀！』他重複着說。

『我沒有時間哩，我眞忙得很，』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冷淡地回答。

『到我妻子那裏去吧，她是那樣想要見你呢。』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揭開那包住他的易感寒氣的脚的毛氈，走出馬車，踏過雪地，走到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那裏去了。

『怎麼回事，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你爲甚麼這樣子躲避着我們呢？』杜麗微笑着說。

『我實在是忙得很。看到你很高興！』他帶着分明表示出他很懊惱的聲調說。『你好嗎？』

『哦，我的親愛的安娜可好？』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喃喃地說了句甚麼，就要走開去的樣子。但是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攔住了他。

『我告訴你我們明天要做的事。杜麗，請他來吃飯。我們還要邀請柯玆尼雪夫和培玆索夫來，好讓他嘗嘗我們莫斯科的知識分子的味道哩。』

『是的，請一定來吧！』杜麗說，『我們五點鐘的時候等你，如果你高興，六點鐘也行。我的親愛的安娜好嗎？好久……』

『她很好哩，』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喃喃地說，皺着眉頭。『我高興得很！』說着他就向他的馬車走去了。

『你來嗎？』杜麗在他後面叫着。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了一句甚麼話，在來往的馬車的喧鬧聲中，杜麗沒有聽出來。

『我明天來看你！』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對他叫着。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上了馬車，坐在盡裏頭，使自己既看不見人，也不被人看見。

『怪物！』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對他的妻子說，然後看了看他的錶，他在他的面前做了個對他的妻兒表示愛撫的手勢，就揚揚得意地沿着人行路走開去了。

『司梯瓦！司梯瓦！』杜麗叫着，紅了臉。

他轉回來。

「你知道我得給格里沙和達尼亞做外套了。給我點錢吧。」

「不要緊的，你對他們說記我的賬就是了！」他慇懃地向坐車駛過的一個熟人點了點頭，就不見了。

七

第二天是星期日。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到大劇院去看歌舞預演，把他昨晚所應允的珊瑚項圈給了他新近保護的一個漂亮的舞女瑪莎·契比梭夫，而且在晦暗的後台，設法吻了一吻她那因爲他的贈物而喜笑顏開的美麗的小小的臉蛋。除了贈送那項圈之外，他還要和她約定在歌舞過後會面。他說明了在歌舞開始的時候他不能夠來，答應在最後一幕一定趕到，帶她去吃晚飯。出了劇院，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就坐車上阿霍特內街去，親自挑選了魚和蘆筍，以備筵席之用；十二點鐘的時候，他已經到了兌索旅館，他是要去看碰巧住在這同一個旅館裏的三個人：剛從外國回來，正住在那裏的列文；他的新近陞遷，來莫斯科視察的新部長；和他的妹夫卡列寧，他得去看他，使他一定來吃飯。

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喜歡宴會，但更喜歡隨意小宴，在菜肴和飲料上，在賓客的選擇上都是上等。他特別滿意今天筵席的菜目：有活鱸魚、蘆筍和 la pièce de résistance（主菜）——精美而又簡樸的烤牛肉，和相稱的酒：這就是吃的和飲的。客人有吉提和列文，而且爲了不使他們太惹

人注目，還有一個堂妹和年青的薛傑巴茲基，而賓客中的 la pièce de résistance（主菜）是——賽爾吉・柯茲尼雪夫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賽爾吉・柯茲尼雪夫是莫斯科人，是哲學家；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是彼得堡人，是實際的政治家。他還邀請了有名的怪誕的熱情家培茲索夫，一個自由主義者，健談家，音樂家，又是歷史家，一個可愛極了的五十歲的老青年，他可以充當柯茲尼雪夫和卡列寧的醬油或味精。他會挑動他們，使他們激動起來。

森林的第二期付款已從商人手裏領到，還沒有花光。杜麗近來很溫柔體貼，宴客的主意無論在哪方面都使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高興。他在最快活的心情中。有兩件事稍稍不快，但是這兩件事淹沒在那在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的心中洶湧着的善良而愉快的海裏了。這兩件事就是：第一，昨天在街上遇見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時候他注意到他對他冷淡而隔膜，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臉上是那樣一副表情，而且他沒有去看他們，也沒有讓他們知道他的到來，把這些事實和他所聽到的關於安娜和渥倫斯奇的謠言合在一起，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推測出他們夫婦之間一定發生了甚麽問題。

這是一件不快的事。另一件稍微不快的事是他的新部長，像一切新任的長官一樣，是一個出名的可怕的人，早上六點鐘起來，像馬一樣地工作，並且要求他的部下也像他那樣。而且這位新部長還是出名的舉止像熊一樣粗暴的人，而且，根據一切傳聞，他是屬於在各方面都和他的前任正相反的一派的人，而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自己就是一直屬於前任部長的一派的。昨天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穿着制服去辦公，新部長非常和藹，和他談話好像和熟人談話一樣；因此司忒潘・阿卡謫耶維

奇認爲穿着禮服去拜訪他是他的義務。想到新長官也許會對他並不怎樣熱烈歡迎，這也是另一件不愉快的事。但是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本能地感覺到一切都自會好起來的。『他們都是人，都是和我們一樣可憐的有罪的人；爲甚麼要生氣和爭吵呢？』他走進旅館的時候這樣想着。

『你好，瓦西里，』他說，帽子歪在一邊走進了走廊，向他所熟識的一個茶房說：『哦，你留起了絡顋鬍子啦！列文，是七號房間嗎，呃？請領我上去吧。並且請你去問問安尼奇金伯爵（這就是他的新長官）見不見客。』

『好的，老爺，』瓦西里帶着微笑回答。『你好久沒有來這裏了。』

『我昨天來過，但是從另外的門進來的。這就是七號嗎？』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走進去的時候，列文正和一個從特維爾來的農民站在房間當中，用尺子測量着新鮮的熊皮。

『呵喲！你們打的嗎？』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叫着。『不錯！母熊嗎？你好，阿契浦！』

他和那農民握了握手，在一把椅子邊上坐下來，沒有脫下他的外套和帽子。

『脫下你的外套，坐一會吧，』列文說，一面接了他的帽子。

『不，我沒有時間哩；我衹是來看看你，馬上就要走的，』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回答。他敞開他的外套，但是後來終於脫下了，坐了整整一個鐘頭，和列文談着獵事和最知心的話。

『告訴我你到外國做甚麼來？你去了些甚麼地方？』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在農民走了之後說。

『哦，我在德國，在普魯士，在法國，在英國都待過……不是在首都，而是在工業區，我看到了不少新奇的東西。我眞高興我走了這一趟呢。』

『是的，我知道你對解決勞工問題的意見。』

『一點也不是：在俄國不會有勞工問題。在俄國，問題是在農民對土地的關係；雖然這問題在那邊也存在——但是在那裏祇是一個修補損壞的東西的問題，而在我們這裏……』

司武潘•阿卡謠耶維奇用心地聽着列文的話。

『是的，是的！』他說，『也許你是對的。但是看見你精神愉快，又打熊，又工作，而且津津有味的，我眞高興呢。薛傑巴茲基告訴了我——他遇見了你——說你是這樣憂鬱，老是說到死……』

『哦，那有甚麼？我還是沒有拋棄死的念頭呢，』列文說。『眞的，眞是我死的時候了。而那一切全是胡謅。我對你說老實話：我非常看重我的思想和我的工作，但是實際上，祇想一想吧：我們的這個世界不過是生在一個小小的行星上面的一個小小的黴罷了。而我們還以為我們能夠有甚麼偉大的——思想呀，事業呀！這些全是塵埃！』

『但是這是陳舊透了的話哩，朋友！』

『是陳舊了，但是你知道，當你完全領悟了它的時候，那末甚麼事都會變得毋足輕重了。當你明白了你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死去，甚麼也不會留下的時候，那末，甚麼事情都會變得毋足輕重哩！我把我的理想看得非常重要，但是卽使這些理想實現了，也還不是像打了那隻熊一樣毋足輕重嗎！

所以人以打獵和工作爲消遣，度過一生——無非都是爲了要不想到死的上面去！」

司式潘·阿卡謠耶維奇聽着列文說，浮上一種機靈的親切的微笑。

「哦，當然囉！現在你也接近我的意見了。你記得你曾因爲我主張在人生中尋求快樂而攻擊過我嗎？不要這麼嚴厲吧，呵，道學先生！」

「不！不論怎樣說，人生中的美點是……」列文躊躇了一下。「呵，我不知道哩。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們都快要死了。」

「爲甚麼那麼快？」

「你知道，人想到死的時候，人生的魅力就少了些，但是心就更平靜了。」

「相反，終結總是最快樂的。但是我要走了，」司式潘·阿卡謠耶維奇說，第十次站起身來。

「呵，不，再坐一會吧！」列文挽留他說。「我們甚麼時候再見呢？我明天就要走了。」

「我眞是個好人！哦，我是特爲這事來的哩！請你今天一定到我家裏來吃飯。你的哥哥也會來，還有我的妹夫卡列寧呢。」

「他在這裏嗎？」列文說，他很想探問吉提的消息。他聽說她在冬初到彼得堡她的那位嫁給外交官的姊姊那裏去了，他不知道她回來了沒有；但是他變了主意，想道：「她來不來，和我沒有關係。」

「那末你來嗎？」

「當然。」

「那末五點鐘，要穿禮服。」

說着，司忒潘·阿卡謡耶維奇立起身來，走到樓下他的新部長那裏去了。他的直感沒有欺騙他，可怕的新部長原來是一個非常和藹的人。司忒潘·阿卡謡耶維奇和他一道吃了中點，坐着談了好一會，當他到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那裏去的時候，已經將近四點鐘了。

八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在教堂裏做過禮拜回來以後，整個早晨都在室內度過。他早上有兩件事情要辦：第一，接見要到彼得堡去的，現在正在莫斯科的土人代表團，給他們指示；第二，照着約定，寫信給律師。這代表團，雖然是由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建議召來的，却不免有許多麻煩甚至危險的地方，他很高興他在莫斯科看到了他們。代表團的人絲毫沒有理解他們自己的職責和任務。他們老老實實相信他們的職務是向委員會陳述他們的要求和實際狀況，請求政府的援助，而完全沒有認識到他們的某些陳述和要求反而支持了反對黨，因而損害了整個事業。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和他們商談了好久，替他們擬了一個他們不得違背的提綱，而且在打發他們走的時候還寫了信到彼得堡去託人指導他們。在這件事情上他的最有力的贊助者是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她在代表團的事情上是一個專家，再也沒有誰比她更能指導他們，更能指示他們正當的途徑了。辦完了這件事以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就寫信給律師。他毫不躊躇地允許他斟酌處理。

他把他所拿到的放在文件夾內的渥倫斯奇給安娜的三封信附在他的信裏。

自從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抱定不再回家的主意離開了家以後，自從他去找過律師，說出了——雖然祇對一個人——他的決心以後，尤其是自從他把這個實際生活中的事實轉化成紙上的問題以後，他就漸漸習慣於他自己的決心了，而且現在已經清楚地看出實行這個決心的可能了。

當他聽到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的響亮的聲音的時候，他正在封着給律師的信。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僕人爭吵着，堅持着要他去通報。

『沒有關係。』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想，『這樣倒更好。我要立刻告訴他我對他妹妹所採取的立場，並且說明為甚麼我不能到他家裏去吃飯。』

『請進！』他大聲說，收拾起他的文件，把它們放在吸墨紙裏面。

『呀，你看，你瞎說，他不是在家嗎！』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的聲音回答着不肯讓他進來的僕人，於是一邊走一邊脫下外套，奧布浪斯基走進了房間。『哦，我找到了你，眞高興極了。我希望……』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快活地開口說。

『我不能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冷淡地說，立起身來，也沒有請他的客人坐下。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原想對於他正在開始進行離婚訴訟的妻子的哥哥，立刻採取一種他應該採取的冷酷的態度；但是他沒有料到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心中所洋溢的深情厚意。

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睜大了他的晶瑩的閃耀的眼睛。

『為甚麼不能？你是甚麼意思？』他困惑地用法語問。『不，你答應了的呀。我們都盼望你

來呢。」

「我要告訴你我不能到你家裏來吃飯，因爲我們之間所存在的親戚關係現在要斷絕了。」

「怎麽？你是甚麽意思？爲甚麽？」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微笑着說。

「因爲我正開始對你的妹妹，我的妻子提起離婚的訴訟。我不得不……」

但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還沒有來得及說完這句話，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就做出了他所意料不到的舉動。他歎息了一聲，頹然地坐在圈手椅裏。

「不，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你說的甚麽話？」奧布浪斯基叫着，他的臉上顯露出痛苦的神色。

「事實是這樣。」

「原諒我，我不能夠，我不能夠相信這話……」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坐下來，他感覺到他的話沒有發生他所預期的效果，他還得加以說明，而且無論他怎樣說明，他和他的妻兄的關係仍舊不會改變。

「是的，我要求離婚是出於萬不得已，」他說。

「我要說一句話，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我知道你是一個挺好的，正直的人；我知道安娜——原諒我，我不能改變我對她的意見——也是一個賢良的，挺好的女人；所以，請你原諒我，我實在不能相信這個。一定是有甚麽誤解，」他說。

「呵，假如單祇是誤解就好了！……」

「對不起，我明白，」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插嘴說。「但是自然……我祇說一句話：你千萬不要操之過急。你千萬不要。你千萬不要操之過急！」

「我並沒有操之過急，」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冷淡地說，「但是這種事情是不能夠徵求任何人的意見的。我是下了堅定的決心了。」

「這眞可怕啊！」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深深地歎了口氣。「我祇要求你做一件事，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我請求你，一定做吧！」他說。「照我想，訴訟總還沒有開始進行。在你那樣做之前，去看看我的妻子，和她談一談吧。她愛安娜，就好像是自己的親妹妹一樣，她也愛你，她眞是一個了不得的女人哩。看在上帝面上，去和她談談吧！賞了我這個情面吧，我求你！」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沉思着，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充滿同情地望着他，沒有打斷他的沉默。

「你去看她嗎？」

「我不知道。我所以沒有來看你也就是爲了這緣故。我覺得我們的關係是應當改變了。」

「爲甚麼這樣？我不明白這個。恕我冒昧，我相信除了我們的親戚關係之外，你對我，至少部分地，也抱着我一向對你抱着的那種同樣的友情……和衷心的敬意，」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緊握着他的手。「就令你的最壞的推測是正確的，我也不會——而且永遠不會——擅自來評判你們任何一方，而且也不明白爲甚麼我們的關係一定要受影響。但是現在，無論如何請你來看看我的妻

子吧。」

「哦，我們對於這問題的看法兩樣，」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冷冷地說。「但是，我們不要談這個了吧。」

「不，你今天爲甚麼不來呢？我的妻子在等候着你。請一定來吧。而且，要緊的，你和她談一談。她眞是一個了不得的女人哩。看在上帝的面上，我跪着求你！」

「如果你一定要我這樣，我就來吧，」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歎了口氣。

於是，想要改變話題，他問起一件他們兩人都感到興味的事——就是問起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的新部長，一個突然擢陞到這麼高的地位，年紀也還不十分老的人。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原先就不喜歡安尼奇金伯爵，總是和他意見不同的。但是現在，由於一種官場中的人所容易理解的感情——一個在公務上遭受了失敗的人對於一個獲得陞遷的人所感到的那種憎惡的心情，他對他簡直不能夠忍受了。

「哦，你看到了他嗎？」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帶着一種惡毒的微笑說。

「自然；他昨天來辦公了。他好像很熟悉他的工作，而且精力旺盛。」

「是的，但是他的精力是用在哪方面呢？」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用在完成甚麼事情上面呢，還是祇用在改變已經做成的事情上面呢？這是我們國家的大不幸——這種官僚主義的行政，而他就是一個當之無愧的代表。」

「實在說，我看不出他有甚麼可以非難的地方呢。我不知道他的政策，但是有一件事我是知道

的——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回答說。「我剛去看過他來，他眞是一個很好的人。我們一道吃了中點，我教了他橘汁酒的釀造法，你知道那種飲料的。那是一種非常淸涼的飲料。眞奇怪他不知道哩。他喜歡極了。不，他實在是一個很好的人。」

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看了看他的錶。

「呵喲，已經四點多了，我還得到朵爾戈吳辛那裏去一下！那末請一定來吃飯吧。你想像不到你若是不來的話，會使我的妻子和我多麼難過呢。」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送他的妻兄出去時的態度和他迎接他的時候就完全兩樣了。

「我旣已答應了，就一定來的，」他懶洋洋地回答。

「相信我，我非常感謝，並且我希望你也不會懊悔，」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微笑着回答。

他一面走一面穿上外套，輕輕拍了拍僕人的頭，笑了一笑，走出去了。

「五點鐘，請穿禮服，」他轉身到門邊，又大聲說了一次。

九

已經五點過了，主人自己回到家來的時候，已經有好幾個客人到來了。他和同時抵達門口的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柯茲尼雪夫和培茲索夫一道走了進來。這兩位是像奧布浪斯基所稱呼的莫斯科的知識分子的主要代表。兩人都是以他們的性格和博識而爲人所尊敬的人物。他們也互相尊敬，

但是在幾乎所有的問題上他們都是完全地無可挽回地意見不合，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屬於相反的思想流派，倒顯然是因為他們屬於同一個陣營（他們的敵人就把他們混同了）；但是在那個陣營裏面，他們的意見各有一些不同。因為沒有比對於半抽象的問題的意見不同更難調和的了，所以他們不但從來沒有意見一致過，而且他們實在早已習慣於互相嘲笑對方的難以改正的謬誤而毫不生氣了。

當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追上他們的時候，他們正走進門來，一面在談論着天氣。客廳裏已經坐着亞歷山大·地米特立維奇·薛傑巴茲基公爵，奧布浪斯基的岳父、年青的薛傑巴茲基、託羅甫金、吉提和卡列寧。

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立刻看出，因為他不在，客廳裏的情形不好。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穿着華麗的灰色綢長袍，顯然為了必須另外在兒童室喫飯的孩子們和她丈夫的沒有回來而焦慮着，沒有能夠很好地在他不在的時候使座上的賓客融洽起來。大家坐在那裏就像拜客的牧師太太一樣（像老公爵所形容的），顯然都在詫異着他們為甚麼到這裏來的，為了避免沉默，勉強找出一些話來說。溫厚的託羅甫金顯然感到很不自在，他迎接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的時候，他那厚厚的嘴唇上所浮露出的微笑好像言語一樣明白地說：『哦，朋友，你把我放在一羣學者裏面了！到花之城(一)去喝一杯酒倒更合我的口味！』老公爵默默地坐着，他的光亮的小眼睛斜望着卡列寧，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知道他已經想好了一句妙語來形容這位政治家，這位政治家就像是席上的鱘魚一樣，在座的客人就是被邀請來共饗他的。吉提朝門口望着，聚精會神使自己在康斯丹丁·列文進來的時候不紅臉。年青的薛傑巴茲基，還沒有被介紹給卡列寧，極力裝出毫不在意的神情。卡列寧自己，遵

從着和貴婦們共宴時的彼得堡的習慣，穿起夜禮服，緊着白領帶，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由他的臉色看出他祇是爲了踐約而來，並且蒞臨這個集會好像是在履行一樁不愉快的義務似的。他實際上就是在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進來之前使所有的客人都凍僵了的那股冷氣的主要製造者。

一進客廳，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就道歉，辯解着說，他是被一位甚麼公爵留住了，那位公爵總是作他的不到和遲到的替罪羊的，於是不到一會工夫，他就使全體客人都互相認識了，並且把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和賽爾吉・柯茲尼雪夫拉在一起，發動他們討論波蘭的俄國化的問題，他們立刻和培茲索夫一道捲入討論中了。他在託羅甫金的肩上拍了一下，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句甚麼好笑的話，就使他在他自己的妻子和老公爵旁邊坐下來。隨即他對吉提說她今晚上非常漂亮，並且把薛傑巴茲基介紹給卡列寧。不一會工夫，他就這麼巧妙地把這社交界的麵糰揉搓攏了，客廳變得非常有生氣了，洋溢着愉快的嗡嗡的談話聲。祇有康斯丹丁・列文一個人還沒有來。但是這樣却正好，因爲走進餐室，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大吃了一驚，發覺波特酒和雪利酒，不是在雷維㊁而是在德勃列買來的，他吩咐了趕快叫馬車夫到雷維去，就回到客廳來。

在餐室門口，他遇見了列文。

「我沒有遲到吧？」

㊀ 據穆德英譯本註：「花之城」是莫斯科的一個巴黎音樂雜耍咖啡館式的娛樂場所。

㊁ 據穆德英譯本註：雷維和德勃列都是莫斯科的著名的酒商，以自己的葡萄酒交易法國葡萄酒。

「你沒有辦法不遲到呢！」司式潘·阿卡謡耶維奇說，挽着他的手臂。

「客人不少嗎？有些甚麼人？」列文問，不禁紅了臉，一面用他的手套拂落帽子上的雪。

「都是自己人。吉提也來了。跟我來吧，我把你介紹給卡列寧。」

司式潘·阿卡謡耶維奇，雖然抱着自由主義的見解，却十分明白和卡列寧會晤是一件榮幸的事，因此他就把這種榮幸款待他的好友們。但是這時候康斯丹丁·列文沒有心情來高攀。自從他會見渥倫斯奇的那個可紀念的晚上以後，他在大路上瞧見她的那一瞬間不算，他就一次都沒有看見過吉提了。他從心底知道了他今天會看到她，但是爲了要保持他的思想自由，他竭力使自己相信他不知道。現在，當他聽到她來了的時候，他突然感覺到這樣歡喜，同時又是這樣恐懼，他的呼吸都停滯了，他不能夠說出他所要說的話來。

「她甚麼樣子呢？她甚麼樣子呢？像她從前一樣呢，還是像她在馬車裏的那副神情？假使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說的是眞話怎麼辦呢？爲甚麼不是眞話呢？」他想。

「啊，請給我和卡列寧介紹一下吧，」他好容易說了出來，然後他邁着堅決的步子，走進了客廳，看見她了。

她和以前不一樣了，與她在馬車裏的神情也不同了；她完全兩樣了。

她驚惶，羞怯，腼腆，因而顯得更魅人。她在他踏進房間的那一瞬間就看見了他。她在等待着他。她很歡喜，而又被自己的歡喜弄得這樣惶惑，有一剎那，當他走上她姊姊面前去又瞟了她一眼的時候，她，和他，和看到這一切的杜麗，都感覺到好像她會失聲哭出來。她臉上一陣紅，一陣

白，失了神，嘴唇發抖，等待他走上她面前來。他向她走上去，鞠着躬，伸出他的手，一句話也沒有說。要不是她的嘴唇的輕微的顫動和那使她的眼睛愈發放亮的潮潤，當她說下面的話的時候，她的微笑幾乎是平靜的了：

「我們好久沒有見面了呵！」說着，帶着毅然決然的態度用她冰冷的手緊握住他的手。

「你沒有看見我，我倒看見了你呢，」列文說，閃耀着一種幸福的微笑。「你從火車站坐車到厄古梭華去的時候我看見了你。」

「甚麼時候？」她驚異地問。

「你坐車到厄古梭華去的時候，」列文說，感覺得他快要因為他心中洋溢着的歡喜而哭起來。「我怎麼敢把不純潔的念頭和這個惹人憐愛的人兒連在一起呢！是的，看起來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對我說的是真話，」他想。

司式潘·阿卡謫耶維奇挽住他的手臂，拉他到卡列寧面前去。

「我來替你們介紹。」他說出了兩人的名字。

「又看見你，眞是高興得很，」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冷冷地說，和列文握了握手。

「你們原來認識的嗎？」司式潘·阿卡謫耶維奇吃驚地問。

「我們在一個車廂裏一道過了三個鐘頭，」列文微笑着說，「但是下了車，就像由假面跳舞會上出來一樣，完全神祕化了，至少我是這樣的。」

「呵呀！大家請吧，」司式潘·阿卡謫耶維奇說，指着餐室。

男客們走進餐室，走近桌子，桌上擺着六種伏特加和六種乾酪，有的有小銀匙，有的沒有，還有魚子醬，青魚，各種罐頭食品，和盛着法國麵包片的碟子。

男客們圍着濃烈的伏特加和冷盤站立着，在柯茲尼雪夫，卡列寧和培茲索夫之間的關於波蘭的俄國化的談話在等待酒宴的時候漸漸沉靜下來了。

賽爾吉·柯茲尼雪夫善於用意想不到的警闢的話語來變換對談者的心情，這樣來把最激烈最認眞的辯論結束，他的這種本領是沒有誰及得上的，現在他就在這樣做。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主張波蘭的俄國化祇有作爲俄國政府所應採取的重大措施的結果才能夠完成。

培茲索夫堅持說一個國家祇有人口較多的時候才能同化別的國家。

柯茲尼雪夫承認雙方的論點，但却加以限制。當他們正走出客廳的時候，爲了結束談話，柯茲尼雪夫微笑着說：

「那末，要使我們的異族俄國化，就祇有一個方法了——儘量多養小孩子。這樣，我的兄弟和我是最不行的了。你們結了婚的人，特別是你，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才是眞正的愛國者哩；你已經有了幾個了？」他說，慇懃地對他們的主人微笑着，把一隻小的酒杯舉向他。

大家都笑了，而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笑得最快活。

「呵，對啦，這是最好的方法！」他說，咀嚼着乾酪，把一種特製的伏特加斟在酒杯裏。談話就以這戲言結束了。

『這乾酪還不壞。你要吃一點嗎？』主人說，『呵呀，你又熱心起體操來了嗎？』他對列文說，用他的左手捏了捏他的筋肉。列文微笑着，彎起他的胳膀，在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的手指之下，筋肉從外衣的細布下面隆起着，像堅實的乾酪一樣，硬得如同鋼鐵一般。

『好腕力呵！簡直是一個參孫㊀！』

『我想獵熊是需要大氣力的，』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他對於打獵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他撕開一片像蛛網一樣細緻的薄麵包片，把乾酪塗在上面。

列文微笑着。

『一點都不。恰恰相反；小孩都能打死熊呢！』他說，向和主婦一道走近桌旁來的婦人們微微點頭，讓在一旁。

『我聽說，你打死了一隻熊？』吉提說，努力想用叉子去叉住一隻要滑落下去的執拗的香菇而終於徒勞，倒使那露出她的雪白手臂的袖子的花邊顫動着。『你們那裏有熊嗎？』她加上說，掉轉她那迷人的小小的頭向着他，微笑了。

在她所說的話裏分明沒有甚麼特異的地方，但是對於他，她說這話的時候，她的每個聲音、嘴唇、眼色和手的每個動作都有着何等不可言喻的意義呵！這裏有求饒，有對他的信任，也有憐愛——溫柔的、羞怯的憐愛，許諾、希望和對於他的愛情，那他所不能不相信，而且使他幸福得窒

㊀ 參孫(Samson)，以色列之大力士，見舊約士師記。

息了的愛情。

「不，我們到特維爾省去打的。我在火車上遇見你的姊夫，或者不如說你姊夫的妹夫，就是從那裏回來的路上，」他微笑着說。「這眞是一個有趣的會見。」

於是他開始津津有味地述說着他怎樣在整整一晚沒有睡之後穿着他的舊羊皮外套闖進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車廂。

「那乘務員，忘記了那句俗話，㊀看到我的服裝就想要趕我出去的；但是我大聲嚷鬧起來，而……你也，」他轉臉向着卡列寧說，忘記了他的名字，「開始的時候你看到我那件農民穿的外套也想要趕我走的，但是以後你却幫着我講話了，這件事我眞是感激不盡。」

「一般地說，乘客選擇座位的權利是太沒有定規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用手帕擦着他的指尖。

「我看到你對我還有點疑惑，」列文說，溫和地微笑着，「但是我連忙開始用聰明的談話來彌補我的皮襖的缺點。」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繼續和女主人談話，同時用一隻耳朵聽着他弟弟說話，斜着眼睛瞟了他一眼。「他今天怎麽回事？爲甚麽有那種勝利者的樣子？」他想。他不知道列文感覺到好像長了翅膀一樣。列文知道她在聽他說話，而且她高興聽。而這就是他唯一感到興趣的事。在他看來，不單是在這房間裏，就在全世界，也祇有他自己和她存在。他在自己眼中大大地增加了重要和價值。他感到好像自己是站在使他暈眩的高峯上，而在遼遠的下方，是所有那些善良優美的卡列寧們，奧布

浪斯基們和整個的世界。

一點也沒有惹人注意，也沒有望他們一眼，好像再也沒有剩下甚麼空的地方了似的，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使列文和吉提並肩坐在一起。

『阿，你可以坐在這裏，』他對列文說。

酒席是和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所愛玩賞的磁器一樣精緻。瑪麗路易式羹湯是一個優異的成功；和湯一道吃的小肉饅頭一到口裏就溶化了，眞是無懈可擊。兩個聽差和馬特偉，繫着白領帶，毫不礙眼地，悄悄地，敏捷地伺候着筵席。這宴會在物質方面是一個大成功；在非物質方面也毫無遜色。談話，有時是全體的，有時是個別的，從來沒有停頓過，到末後，大家都是這樣有生氣了，以致男客們從桌旁站起身來的時候還在談着，就連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都變得活躍了。

一〇

培茲索夫喜歡辯論到底，因此並不滿意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的話，特別是他覺得他的意見不正確。

『我說的，』他一邊吃湯，一邊向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並不單單是人口的密度，

⊖ 那俗語是：相見看衣裳，相別看機智。

而是聯系到根本思想，並不是靠幾條原則。』

『那在我看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悯洋洋地從容不迫地說，『是一樣的。照我的意見，祇有那種發展較高的民族才能影響別的民族，祇有那種民族……』

『但是問題就在這裏，』培茲索夫用他的低沉的聲調插入說——他說話總是快得很，而且總是好像要把他整個的心都放進他在說的話裏去似的，『所謂「發展較高的」包含甚麼內容呢？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誰算發展最高呢？誰可以同化別的民族呢？我們看到萊茵區法國化了，但是德國人的發展程度也並不見得就低些！』他叫道。『這裏一定有別的規律。』

『我想感化力總是在眞正有教化的民族一方面，』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微微揚起他的眉毛。

『但是我們認爲甚麼是眞正的教化的表徵呢？』培茲索夫說。

『我想這些表徵大家都知道的，』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

『但是人們完全知道嗎？』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帶着一種機敏的微笑插入說。『現在大家承認眞正的教化必須是純粹古典的；但是我們看到了兩方面關於這個問題的激烈爭論，而且不可否認，反對者方面也自有他的有力的論據。』

『你是古典派，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喝一點紅葡萄酒嗎？』司武潘・阿卡謫耶維奇說。

『我並不是在對任何一種教化表示意見，』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帶着一種好像對待小孩一樣的垂顧的微笑伸出他的酒杯。『我祇是說雙方都有有力的論據，』他轉向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

維奇繼續說。『以我所受的教育而言，我是屬於古典派的，但是在這個辯論中我個人還不能夠得出結論。我看不出古典教育優於科學教育的明顯的根據。』㊀

『自然科學就有同樣巨大的教化啓迪的功效，』培茲索夫插入說。『比方天文學吧，比方植物學吧，或者是比方具有一般原理體系的動物學吧。』

『我不能完全同意這點，』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回答。『我覺得我們不能不承認研究語言形式這一個過程本身對於智力的發展就有特別良好的功效。而且，無可否認，古典派學者的影響是道德最高的，反之，不幸得很，成爲現代禍患的那些虛僞的有害的學說倒都是和自然科學的研究有關係的。』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原來想說句甚麼話的，但是培茲索夫用他的沉重的低音打斷了他。他開始熱烈地爭辯說這個意見不正確。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沉靜地等待着說話的機會，顯然是準備好了一個必勝的反駁。

㊀據穆德英譯本註：正當創作這部小說的時候，古典教育和科學教育何者爲優的問題是一個迫切的問題。一八七一年教育部長制定了一項偏袒古典教育的法案，不顧俄國社會上廣大集團的極力反對，甚至國會中大多數人的反對亦置之不顧。根據這個法案，學習古典語言成爲了中學課程的基礎。受了莫斯科卡特柯夫和列昂捷夫的慫恿，教育部長將古典教育看成當時正在學生們中間盛行的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的解毒劑，而把學習自然科學看成自由主義和唯物主義的傾向。他給予古典學校許多特權。經過它們的最後考試即可獲得進入大學的資格，而科學學校任何考試都不行。

『但是，』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轉向卡列寧，帶着一種機靈的微笑說，『我們不能不承認，確切地估量古典教育和科學教育的一切利弊是一件難事，哪一種教育較為可取，這個問題是不會這麼迅速和斷然地決定的，假如不是古典教育有一種像你剛才所說的那樣的優越性：一種道德的——disons le mot（卽是）——反虛無主義的影響的話。』

『當然。』

『假如不是古典教育方面有反虛無主義的影響這種優越性的話，我們就會把這問題考慮得更久，而且會要較量雙方的論據的，』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浮着一種機靈的微笑說。『我們就會給兩者的傾向以自由發展的餘地的。但是現在我們知道古典教育這種丸藥有反虛無主義的特效，所以我們大胆地把這個藥方開給病人……但是假如沒有這種特效，可怎麼辦呢？』他又用警句結束道。

對於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的丸藥，大家都笑了；託羅甫金笑得特別響亮和愉快，高興他終於聽到了一句好笑的話，那是他在傾聽這場談話的時候所一心一意期待着的。

司式潘·阿卡諾耶維奇沒有錯請培茲索夫。有培茲索夫在場，聰明的談話一刻也沒有停頓。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剛用他的戲言結束了這談話，培茲索夫立刻又提出了新的話題。

『我甚至不同意，』他說，『說政府抱着那種目的。政府顯然是受一般見解左右的，對它的措施所能發生的影響，却漠不關心。比方說吧，婦女教育應當認為是有害的，但是政府却為婦女設立學校和大學。』

於是談話立刻轉到婦女教育這個新的題目上去了。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表示意見說：婦女教育往往和婦女解放的問題混淆起來，把婦女教育認爲是有害的，其原由卽在此。

『相反，我認爲這兩個問題是緊密相連的，』培玆索夫說。『這是一個惡性的循環。婦女由於教育不足而被奪去了權利，而教育不足又是由於缺少權利造成的。我們不要忘記婦女所受的委曲是這樣普遍，這樣年代悠久，以致我們常常不肯承認把她們和我們分開的那道鴻溝，』他說。

『你說權利，』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等培玆索夫停住之後說，『是指做陪審官，做市議員，作議長，做官吏，做國會議員等等的權利嗎？』

『當然。』

『但是卽使，當作稀有的例外，婦女能夠佔有這種地位，我覺得你用「權利」這個字眼也是不妥當的。倒不如說義務來得好，誰都要承認，執行陪審官，市議員和電報局員的職務，我們總感到好像是在盡一種義務似的。所以不如說婦女是在尋求義務，而且是完全合法地在尋求，這樣說來得妥當。對於這種想要襄助男子來從事共同勞動的願望，我們是不能不同情的。』

『正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表示同意地說。『我想，問題祇是她們適不適宜於擔負這種義務。』

『她們一定非常適宜的，』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如果教育在她們中間普及了的時候。我們看……』

『那俗語怎麽說的？』早就在留心聽這談話的公爵說，他的一雙小小的，滑稽的眼睛閃耀着。

『我可以當着我的女兒們的面說：女人的頭髮長，可是……』㈠

『正像人們對於解放前的黑奴所想的一樣！』培茲索夫憤怒地說。

『我覺得奇怪的是婦女要尋求新的義務，』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而像我們所看到的，不幸得很，男子却總是竭力逃避那些義務。』

『義務是和權利相連的——權力、金錢、名譽，這些就是婦女所追求的東西，』培茲索夫說。

『正像我要尋求做奶媽的權利，看見人家出錢雇用婦女，却沒有人要我，就憤憤不平，』老公爵說。

託羅甫金捧腹大笑，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很惋惜自己沒有說這句話。連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也微笑了。

『是的，但是男子是不能夠餵奶的，』培茲索夫說，『而婦女……』

『不，曾經有一個英國人在船上餵自己小孩奶哩，』老公爵說，感到在自己女兒面前是可以這樣隨便說的。

『婦女官吏會像這種英國人一樣多，』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

『是的，但是一個沒有家庭的女子應當怎麼辦呢？』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想到他所朝思暮想的瑪莎·契比椄夫，這樣地插入說，同情培茲索夫，而且支持他的意見。

『如果把那種女子的身世細加考察的話，你就會知道她拋棄了家庭——她自己，或者她的姊妹的家庭，她原是可以在家庭裏盡女人的職務的，』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出其不意地用激怒的聲

調插入說，她大概是揣測到了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想着的是甚麽樣一種女子。

『但是我們是擁護一種主義，一種理想！』培茲索夫用他的爽朗的低音說。『婦女渴望有獨立和受教育的權利。她們被這是不可能的那樣一種意識所壓制了。』

『我也被育嬰堂不會雇我去做奶媽那樣一種意識所壓制了哩，』老公爵又說了，使得託羅甫金開心的了不得，笑的把一塊蘆筍掉在醬油裏了。

一一

大家都參與這談話，祇有吉提和列文除外。開頭，當他們談論一個民族所給與別個民族的感化力的時候，列文不禁想到他對於這個問題所抱的見解；但是這些思想，以前在他眼中看來是那麽重要的，現在却好像在夢裏一般地在他的腦子閃過，引不起他絲毫的興趣了。他甚至奇怪他們怎麽會這樣起勁地談這種對於誰都沒有益處的事情。吉提也是一樣，對於他們在談着的婦女的權利和教育的問題，她原是應該感到興趣的。她想起她在國外的朋友瓦倫加，想起她的痛苦的寄人籬下的生活的時候，她是怎樣常常地想這個問題呵，她是怎樣常常地驚異着假使她不結婚會弄到一個甚麽樣結果，而且爲了這事，她是怎麽常常和她的姊姊爭辯呵！但是現在這個一點也引不起她的興趣了。她

㊀ 俄國有句諺語：婦人頭髮長，見識短。

和列文在私下談話，簡直不是談話，而是一種神祕的心心相印，那使他們愈來愈接近，在兩人心中喚起了一種對於他們正在踏入的未知世界的又歎喜又恐懼的心情。

開頭，吉提問列文去年怎樣看到她在馬車裏的，列文爲了回答這個問題，就把他怎樣從割草場沿着大路走回家去，偶然遇見了她的一切顛末告訴她。

『那是很早，很早的早晨。你一定是剛剛醒來哩。你的母親還睡在角落裏。那是一個美好的早晨。我一面向前走，一面奇怪着那驛馬車裏坐的是甚麼人。那是一組出色的繫着鈴子的四匹馬，一刹那間，你閃過去，我看見你在窗口——你這樣子坐着，兩手拉住你的帽帶，而且在想甚麼想得入了神，』他微笑着說。『我多麼想要知道那時候你在想着甚麼呵，甚麼重要的事嗎？』

『我不是披頭散髮嗎？』她想着，但是看到這些詳細情狀的回憶所引起的歡喜的微笑，她感到她給與他的印象是非常良好的。她漲紅着臉，高興地笑了。

『我當眞不記得了哩。』

『託羅甫金笑得眞有趣！』列文說，嘆賞着他的濡潤的眼睛和搖幌的身體。

『你很早就認識他嗎？』吉提問。

『呵，沒有哪個不認得他的！』

『我想你一定覺得他是個壞人吧？』

『不是壞，祇是一無足取罷了。』

『呵，你錯了！你可不要這樣想！』吉提說。『我以前也非常瞧不起他，但是他，他眞是一個

非常可愛，心腸好極了的人呢。他有一顆黃金一般的心。」

「你怎麽覺察出他的心來的？」

「我們是好朋友哩。我很了解他。去年冬天，在……你來看過我們以後不久，」她說，浮上一種悔罪的同時又是信賴的微笑，「杜麗的孩子全害了猩紅熱，那時候碰巧他來看她。你想想吧，」她低聲說，「他是這樣地替她難過，他留下來，幫助她照顧小孩。是的，他留了有三個禮拜，像保姆一樣照看孩子們。」

「我在把那次害猩紅熱的時候托羅甫金的事告訴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呢，」她探過身去對她的姊姊說。

「是呀，那眞是了不起，眞是難得哩！」杜麗說，向那覺出了她們在談他的託羅甫金的方向瞥了一眼，對他溫和地微笑着。列文又一次朝託羅甫金望了一望，詫異着他以前怎麽沒有覺察出這個人的優點。

「我眞是抱歉，抱歉得很，我以後再也不往壞裏想人了！」他快活地說，忠實地表白出了他現在的心情。

三

在已經開始的關於婦女權利的談話裏，涉及到某些在婦女面前不便討論的關於結婚權利的不平

等的問題。培茲索夫在吃飯的時候好幾次觸到了這些問題，但是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和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留心地引他離開這個題目。

當他們從桌旁站起身來，婦人們已經走了出去的時候，培茲索夫沒有跟了她們去，却轉向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開始述說這種不平等的主要的原因。據他的意見看來，夫妻間的不平等是在：妻子的不貞和丈夫的不貞，在法律上，在輿論上，所受的處罰不平等。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急急地走到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面前去，敬了他一支雪茄。

『不，我不抽烟，』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沉着地回答，於是好像故意要顯出他並不懼怕這個話題似的，他帶着冷冷的微笑轉向培茲索夫。

『我想這種意見是根據事件的性質本身來的，』他說着，想要走到客廳裏去；但是正在這時候，託羅甫金突然出其不意地向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話了。

『你該聽到了普廖特契尼可夫的事吧？』託羅甫金，香檳酒喝得興奮起來了，正在等機會來打破那苦惱了他很久的沉默。『瓦夏·普廖特契尼可夫，』他說，在他那濕潤的，紅紅的嘴唇上掛着溫和的微笑，他特別是對那位最主要的賓客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話，『他們告訴我，他今天在特維爾和克惠茲奇決了鬥，把他打死了。』

正好像感到人總要刺傷痛處一樣，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現在感覺到這場談話不幸地儘在觸着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痛處。他又想把他的妹夫引開去，但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自己帶着好奇心問了：

「普廖特契尼可夫爲了甚麼事決鬥呢？」

「爲了他的女人。他的行爲眞不愧爲一個堂堂的男子！要求他決鬥，把他打死了！」

「噢！」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漠不關心地說，於是揚起他的眉毛，他走進客廳去。

「你來了，我多麼高興呵，」杜麗在客廳的前房迎着他，帶着一種驚惶的微笑說。「我有話要和你談。我們在這裏坐一會吧。」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還是帶着他的揚起的眉毛所給與他的那種漠不關心的表情，在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身旁坐下，假裝出笑容。

「是的，」他說，「特別是我正要來請你原諒，向你告辭。我明天就要動身了。」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堅信安娜淸白，眼前這個冷酷無情的男子竟那麼滿不在乎地想要毀滅她的無辜的朋友，這可使她覺到自己氣得臉都發了白，嘴唇戰抖了。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她說，以毅然決然的態度望着他的眼睛。「我問你安娜的近況，你沒有回答我。她好嗎？」

「我看她很好，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回答，沒有望着她。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原諒我，我本來沒有權利……但是我愛安娜，就像自己的妹妹一樣，而且也尊敬她；我求你，我懇求你告訴我你們中間發生了甚麼？你看到了她甚麼地方不對？」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皺着眉，差不多閉上了他的眼睛，垂下頭來。

「我所以感到不能不改變我對安娜・阿卡諦耶夫納的態度，那理由，我想你的丈夫已經告訴了

你吧？」他說，沒有望着她的眼睛，却不高興地望了一眼正走過客廳的薛傑巴茲基。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能夠相信！』杜麗說，用一種有力的姿勢把她的多骨的手緊握在自己胸前。她迅速地立起身來，把她的手放在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袖口上。『這裏有人打擾。請到這邊來吧。』

杜麗的激動影響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他站起身來，順從地跟着她走進兒童讀書室。他們在一張蓋着被削筆刀劃滿了刀痕的油布的桌子旁坐下。

『我不，我不相信！』杜麗說，極力想捉住他那迴避着她的目光。

『人可不能夠不相信事實，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他說，特別強調『事實』這個字眼，

『但是她做了甚麼事呢？』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說。『她究竟做了甚麼事呢？』

『她拋棄了她的責任，欺騙了她的丈夫。那就是她所做的事。』他說。

『不，不，不會有這種事的！看在上帝面上，你一定是弄錯了，』杜麗說，用手按住兩鬢，閉上她的眼睛。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祇用他的嘴唇冷冷地微笑着，想要對她和他自己表示出他的確信不移；但是這種熱誠的辯解，雖然不能動搖他，却刺痛了他的傷口。他帶着更激昂的態度說話了。

『當妻子親口告訴她丈夫這個事實，告訴他她八年來的生活和兒子，這一切都是錯誤，而她要重新開始生活的時候，那就很難得弄錯了，』他忿怒地說，哼了一聲。

『安娜和罪惡——我不能夠把這兩者聯系起來，我不能夠相信！』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他說，現在正視着杜麗的善良而激動的臉，覺得他的舌頭不由自主地鬆弛下來了，「我倒寧願還有懷疑的餘地呢。我懷疑的時候，固然很苦，但却比現在好。我懷疑的時候，我還有希望；但是現在甚麼希望都沒有了，而還是懷疑一切。我是這樣懷疑一切，我甚至憎恨我的兒子，有時候簡直不相信他是我的兒子了。我眞不幸。」

他沒有必要說這些話。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在他望着她的面孔的時候立刻看出了這個；她替他難過起來，而對於她朋友的淸白的信念也開始動搖了。

「呵，這眞可怕，可怕呀！但是你難道當眞決定了離婚嗎？」

「我決定了採取最後的手段。在我是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

「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她含着眼淚說。「呵不，不要說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吧，」她說。

「這就是這種苦難的可怕的地方，它不像遭到旁的苦難——比方失敗或是死亡——那樣，人可以平靜地來忍受，而這樣他却不能不有所行動，」他說，好像在揣度她的思想似的。「人不能不擺脫這種屈辱的境地；人不能過三角關係的生活。」

「我明白，這個我完全明白，」杜麗說，垂下她的頭。她靜默了一會，想着她自己的事，想着她自己家庭的愁苦，於是突然，她興奮地抬起頭，帶着懇求的姿勢緊握着兩手。「但是等一等！你是一個基督教徒。替她想一想吧！要是你拋棄了她，她會變成甚麼樣子呢？」

「我已經想過了，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我已經再三想過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

奇說，他臉上的斑點漲紅了，他的朦朧的眼睛直望着她。這時候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才從心底憐憫他了。『當她親口對我說了我的屈辱的時候，我就這樣做過的；我讓一切都照舊。我給她悔過自新的機會，我竭力想要挽救她。而結果怎樣呢？她連最輕易的要求——就是要她顧全體面，都不肯遵守，』他說，又激昂起來了。『人可以救助那些自己不願毀滅的人，但是要是她整個的天性是這樣墮落，這樣腐敗，毀滅本身在她看來就是一種拯救，那有甚麼辦法呢？』

『隨便甚麼事都好，但是不要離婚！』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回答。

『可是甚麼是隨便甚麼事呢？』

『不，這眞可怕呀！她會誰的妻子都做不成了；她一生就這樣完了！』

『我能有甚麼辦法呢？』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聳了聳肩膀和眉毛。回憶起他妻子最後的過失使他這樣激怒，他又變得像剛開始談話的時候一樣冷酷了。『我很感謝你的同情，但是我要走了，』他說，站了起來。

『不，再等一會！你千萬別毀了她吧。等一等；我要把我自己的事告訴你。我結了婚，我的丈夫欺騙了我；我一時氣憤和嫉妒，本來想拋棄了一切，本來想自己……但是我淸醒了；而這是誰使得我這樣的呢？安娜救了我。而現在我在生活下去。孩子們在長大，我的丈夫也回到了他的家庭，而且悔悟了他的錯誤，漸漸地變純潔變好了，而我呢，也在生活下去……我饒恕了，你也得饒恕呵！』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聽着她說，但是她的話現在在他身上已經不發生效果了。他在他決

定離婚的那一天所感到的一切的憎惡，又在他的心中擡頭了。他搖了搖身子，用尖銳響亮的聲音說：

『我不能夠饒恕，也不願意，而且我認爲這是不對的。我爲這個女人已經盡了一切力量，而她却把一切踐踏在她天性所近的汚泥裏。我不是一個狠毒的人，我從來沒有憎恨過誰，但是我却從心底憎恨她，我甚至不能饒恕她，爲了她所給予我的損害，我太恨她了！』他說，給憎恨的眼淚哽住了。

『愛那些憎恨你的人……』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畏怯地低聲說。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輕蔑地微笑着。那個他早就知道，但却不適用於他這種場合。

『愛那些憎恨你的人，但却不能愛那些你所憎恨的人。打擾了你，請你原諒吧。各人自己的愁苦就夠受的了！』於是恢復了他的鎮靜，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默默地告了別，走了。

一三

當大家離開食桌的時候，列文原來想跟着吉提走進客廳去的；但是他怕他對她的注意太露骨了，也許會使得她不快。他留在男客的圈子裏，參與着大家的談話，他雖然沒有望着吉提，却覺出了她的動作，她的神情，和她在客廳裏所坐的座位。

他立刻毫不費力地實踐了他對她所立下的諾言——永遠往好處看人，永遠喜歡一切的人。談話轉到了農村公社的問題，培茲索夫認爲農村公社制度是一種特殊的原理，他稱之爲『合唱的原理』。

列文既不同意培茲索夫，也不同意他哥哥，他哥哥是照例又承認又不承認俄國的農村公社制的意義的。但是他和他們談着，祇是極力想要調解他們，緩和他們的爭辯。他對自己所說的話一點不感到興味，而對於他們所說的話更是興味索然，他祇希望一件事——就是他和大家都快樂和滿足。他現在祇知道一件東西是重要的。而那一件東西，開頭在那裏，在客廳裏，然後移動過來，在門口停住。沒有回過頭來，他就感到了雙眸和微笑傾注在他身上，他忍不住回過頭來。她正和薛傑巴茲基站在門口，望着他。

『我以爲你是到鋼琴那裏去哩，』他走上她面前說。『音樂——這正是我在鄉下所缺少的東西。』

『不；我們祇是來找你，感謝你來看我們，』她說，報答他一個微笑，那好像一件贈物一樣。

『他們爲甚麼要辯論呢？你知道從來沒有人能夠說服誰。』

『是的，這是眞的，』列文說，『人們爭論的那麼熱烈，往往祇是因爲不能領會對方所要證明的事情。』

列文在最聰明的人們之間的辯論中常常注意到這樣的事實：辯論者在費了很多的氣力，運用了大量的語言和巧妙的邏輯之後，終於覺察到他們那麼不憚煩勞地力圖互相證明的東西原來在很久以前，從他們開始爭論起，雙方就都已明白，但是他們喜歡各執一端，而又不願明說出來，唯恐被對方所攻擊。他常常體驗到在辯論中人們突然抓住了對方所喜歡的東西，自己也立刻喜歡起來了，立刻同意他，於是一切的論據結果就都成爲多餘的和不必要的了。有時候，他也體驗到相反的情形，人們最後表達出了他自己所喜歡的東西——他正爲它爭辯，而恰巧又表達得很好很切實，於是他的

對手就立刻同意，不再爭論了。這就是他所要說的話。

她皺起眉頭，極力去了解。但是他剛開口去說明他的意見，她立刻就了解了。

『我知道：人應當弄明白對方爭論的是甚麽，他喜歡的是甚麽，這樣方才能夠……』

她完全理會了而且表達出了他表達得很拙劣的思想。列文快活地微笑了；從同培茲索夫和他哥哥的混亂冗長的爭論轉換到這種簡潔、明瞭、幾乎是無言的最複雜的思想的傳達，這種轉換使他大爲驚異。

薛傑巴茲基從他們身邊走開了，吉提走上打牌的桌子旁邊去，坐下來，然後拿起一枝粉筆，開始在嶄新的綠色的桌布上畫着同心圓。

他們又談到了吃飯時候所談起的話題——婦女的自由和職業的問題。列文贊成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的意見：未結婚的女子應當在家庭裏尋求婦人的職務。他用下面的事實來支持這個意見：任何家庭沒有婦女的幫助是不成的，每個家庭，不論貧富，總有而且不能不有保姆，不管是自己的親屬，還是雇傭的人。

『不，』吉提說，漲紅着臉，但却用她的誠實的眼睛比以前更加大胆地望着他，『一個女子也許會處於這樣的境地，她生活在家庭裏不能不感到屈辱，而她自己……』

由這暗示，他了解她了。

『呵，是的！』他說，『是的，是的，是的——你說的對，你說的對！』

正是由於窺見了吉提心中怕做老處女的恐怖和屈辱，他這才完全明白了在吃飯的時候培茲索夫

關於婦女自由所主張的一切；而因爲愛她，他也感到了那恐怖和屈辱，立刻不再爭論了。

接着是沉默。她還在用粉筆在桌上畫着。她的眼睛閃爍着柔和的光輝。在她的心情影響之下，他感到全身心都漲滿了不斷增強的幸福。

『噢！我亂塗了一桌子哩！』她說，放下粉筆，她動了動，想要起身走的樣子。

『甚麼！祇剩下我一人，沒有她嗎？』他恐懼地想着，拿起粉筆來。『等等，』他說，在桌旁坐下。『我早就想問你一件事。』

他直望着她的親切的，但又是恐惶的眼睛。

『請你問吧。』

『這裏，』他說，寫下每個字的頭一個字母：К,В,М,О:Э,Н,М,Б,З,Л,Э,Н,И,Т？這些字母所代表的意思是：『當你對我說那不能夠的時候，那意思是永遠呢，還祇是那時候？』㊀看來是很難希望她領悟這個複雜的句子的；但是他用那樣一種眼光望着她，好像他的一生的命運全繫在她的能否理解這些字上面。

她嚴肅地瞥了瞥他，就把她那皺蹙的前額支在她手上，開始唸着。她時而偷看他一兩眼，好像在問：『是我所想的那樣嗎？』

『我明白了，』她說，微微漲紅着臉。

『這是甚麼字？』他指着代表『永遠』這個字眼的н說。

『這是「永遠」的意思，』她說，『但是這不是真的呢！』

他急急地揩去他所寫的字母，把粉筆給她，站了起來。她寫了，т,я,н,м,и,о。

杜麗瞧見這一對人兒的時候，她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談話所引起的悲愁就完全消失了：吉提手裏拿着粉筆，浮着一種羞怯的幸福的微笑仰臉望着列文，而他的優美的身軀彎向桌子，熱情的眼睛一會緊盯在桌上，一會又緊盯着她。他突然喜笑顏開了，他明白了。那意思是：『我那時候不能夠不那樣回答。』

他詢問般地，畏怯地望着她。

『僅僅那時候嗎？』

『是的，』她的微笑回答了。

『那末現……現在呢？』他問。

『哦，你讀吧。我把我所願望——從心底願望的事告訴你！』說着，她寫下了下面的首字母，ч,в,м,з,и,п,ч,б，那意思是：『祇要你能忘記，能饒恕過去的事。』

他用神經質的，顫慄的手指攫取了粉筆，把它折斷了，寫下下面字句的首字母：『我沒有甚麼要忘記要饒恕的；我一直愛你。』

她含着纏綿的微笑望着他。

『我明白，』她低低地說。

⊖ 此句俄文由十四個單字構成，那些字母卽這十四個字的字首，以下倣此。

他坐下來，寫了長長的一句。她全明白了，並且沒有問他是不是這樣，就拿起粉筆，立刻回答了。

好久，他沒有探索出她所寫的字母的意義，頻頻地望着她的眼睛。他幸福得頭昏眼花，怎樣也塡不出她所寫的字；但是在她那洋溢着幸福的魅人的眼睛裏，他看出了他所要知道的一切。於是他寫了三個字母，但是他還沒有寫完，她就從他的手的動作上讀了這些字母，親自去寫完了那句子，並且寫下了回答：『是。』

『你們在扮演「書記」嗎？』老公爵走上他們面前說。『但是我們眞地非走不行了，如果你要趕上看戲的話。』

列文立起身來，把吉提送到門口。

在他們的談話中，一切都說了；她說了她愛他，說了她要告訴她父母，他說了他明天早晨會來。

一四

當吉提走了，祇剩下列文一個人的時候，他感到她不在他是那樣心神不安，那樣焦急地盼望明早儘快儘快地到來，——到明早他會再看見她，而且和她永訂終身——他竟至害怕沒有她他所不能不度過的這十四小時，就像害怕死一樣。爲了不讓自己一個人孤零零的，爲了要消磨時間，他需要找一個人談談話。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原是和他最意氣相投的同伴，但是他要出去，據他自己說

是去赴夜會，實際上是去看歌舞。列文剛好趕上告訴了他，說他非常幸福，他喜歡他，而且永遠，永遠不會忘記他爲他所做的事。司武潘·阿卡謫耶維奇的目光和微笑向列文表示了他是很能理解這種心情的。

『哦，那末還不是死的時候吧？』司武潘·阿卡謫耶維奇說，感動地緊握着列文的手。

『不——不——不！』列文說。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在和他道別的時候也好像祝賀似地說：『你又會見了吉提，我多高興呵！人應當尊重舊日的友情呢。』

列文不喜歡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的這些話。她沒有能夠理解這一切是多麼崇高，是多麼爲她所望塵莫及，她是應該連提都不敢提的。列文向他們道了別，但是，爲了不要一個人孤零零的，他跟住了他的哥哥。

『你到甚麼地方去？』

『我去出席會議。』

『哦，我跟你一道去。可以嗎？』

『爲甚麼不可以？一同去吧，』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微笑着說。『你今天怎麼回事？』

『我嗎？我感到了幸福，』列文說，拉開他們所坐的馬車的窗子。『你不要緊吧？悶極了哩。我感到了幸福。你爲甚麼至今不結婚呢？』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微笑了。

「我很高興，她好像是一個很好的姑……」賽爾吉·伊凡諾維奇開口說。

「不要說！不要說！」列文叫着，兩手抓住他的皮外套的領子，把他的臉蒙上。「她是一個很好的姑娘」是一句這麼尋常，這麼微不足道，這麼和他的感情不相調和的話。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發出了在他是少有的愉快的笑聲。

「哦，無論怎樣，我可以說我非常高興。」

「你可以明天，明天去說吧，現在可不要講甚麼話了。沒有甚麼，沒有甚麼，靜下吧，」列文說，於是又用皮外套把他蒙上，他加上說：「我是這樣喜歡你呵！我真地可以去參加會議嗎？」

「當然可以。」

「你們今天討論甚麼呢？」列文說，沒有停住過微笑。

他們到了會場。列文就聽到秘書在含糊地宣讀着顯然他自己也不了解的紀錄；但是列文從這個秘書的臉上看出了他是怎樣一個可愛、善良而出色的人。這從他宣讀紀錄時的那副困惑的狼狽的神情就可看出來。隨着，討論開始了。他們在爲某宗款項的濫用和某些水管的敷設而爭論着，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帶着得勝的口吻說了一大篇話，把兩位議員刻薄了一番；另一個議員在一張紙上忽促地寫了一些甚麼，開頭有點胆怯，隨後却非常毒辣而又愉快地答辯了他。接着史惠茲斯奇（他也在那裏）也說了幾句甚麼，說得冠冕堂皇。列文聽着他們的話，明白地看出了這些損失的款項和水管都不是甚麼實在的事情，他們也並沒有生氣，大家都是十分可愛，可敬的人，在他們中間一切都非常圓滿和愉快。他們沒有傷害誰，大家都在自得其樂。最妙不可言的是列文感到他今天能夠看

透他們所有的人，從微細的，以前覺察不出的表徵知道每個人的心，明白地看出了他們衷心地都是好人。那天他們大家都特別對列文表示好感。這從他們對他說話的態度，從他們大家，連那些他所不認識的人也在內，望着他的時候的那種友好的，親切的神情就可以看出來。

『哦，你滿意嗎？』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問他。

『非常滿意。我從來沒有想到這樣有趣呢！好極了！真了不得哩！』

史惠茲斯奇走到列文面前，邀他到他家裏去喝茶。列文完全不能理解而且也回想不起他所不滿於史惠茲斯奇的是甚麼，他在他身上所感到不足的是甚麼了。他是一個聰明的，非常善良的人。

『高興極了，』他說，問候他的妻子和姨妹。他在想像裏對於史惠茲斯奇的姨妹的念頭總是和結婚的念頭連在一起的，就由於這樣一種奇妙的聯想，他感覺到再也沒有比向史惠茲斯奇的妻子和姨妹訴說他的幸福更適宜的了，因此他很高興去看她們。

史惠茲斯奇問他關於農場上的改革，照例預先斷定要做歐洲所不曾做過的事是不可能的，但是現在這話一點也沒有使列文不愉快。相反，他覺得史惠茲斯奇說的對，他整個的事業都毫無價值，而且他看出了史惠茲斯奇避免明白表示他的正確意見的那種可驚的文雅。史惠茲斯奇家的女人們也是格外可愛，在列文看來彷彿她們知道了一切，而且同情他，祇是由於慎重沒有說出口來。他和他們一道待了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三個鐘頭，談着各種各樣的話題，却祇想着充溢了他的心的那件事情，他沒有注意到他使他們困倦得要命，而且早已過了他們睡覺的時間。史惠茲斯奇送他到前廳，打着呵欠，奇怪着他的朋友的異樣的心情。一點已經過了。列文回到了旅館，想到現在他要一個人

來熬過這剩下的十個鐘頭，他驚惶了。值班的茶房點燃了他的蠟燭，正待走開去，但是列文叫住了他。這茶房，名叫葉戈爾，列文以前從來沒有注意過他，現在竟覺得他是一個非常聰明優美，特別是好心腸的人。

『哦，葉戈爾，不睡是一件苦事吧，可不是嗎？』

『有甚麼辦法呢！這是我們的職務。在紳士人家做活要鬆快得多；可是在這裏可以多賺幾個。』

原來葉戈爾有一個家庭，三個男孩和一個做裁縫的女兒，他希望把這女兒嫁給馬具店的夥計。

列文趁這機會就對葉戈爾說，照他的意見看來，結婚中的重要東西就是愛情，有了愛情，人總是幸福的，因爲幸福全在自己身上。

葉戈爾留心地聽着，顯然完全理解了列文的意見，但是爲了表示贊同，他大出列文意料之外地說，他在好人家做事的時候，對於他的主人總是滿意的，對於現在這個主人就十分滿意，雖然他是一個法國人。

『一個好心腸的人哩！』列文想。

『哦，但是你自己，葉戈爾，當你結了婚的時候，你愛你的妻子嗎？』

『哦！怎麼不愛呢？』葉戈爾回答道。

列文看到葉戈爾也在愉快的心情中，而且想要把他所有的最眞摯的情感告訴他。

『我的生活也是很奇怪的呢。從小時候起……』他開口說，眼睛發亮了，顯然是感染了列文的歡喜，好像人感染了呵欠一樣。

但是在這時候鈴響了，葉戈爾走開了，剩下了列文一個人。他在宴會上幾乎甚麽也沒有吃，在史惠茲斯奇家又謝絕了茶和晚餐，但是他想不到晚餐這些了。他昨夜一夜沒有睡，但也想不到睡眠這些了。房間很冷，但是他却感到悶熱不堪。他開開小窗，在正對窗口的桌旁坐下。在蓋滿了雪的屋頂上可以看見那繫着鍊子的裝潢美麗的十字架，而在上空是高高升起的三角形的御夫星座，伴着燦爛的黃色的卡培拉星。他一會眺望着十字架，一會又眺望着星星，吸進那勻稱地流入房間的新鮮的嚴寒的空氣，好像在夢裏一般地追蹤着湧現在他的想像裏的形象和記憶。在四點鐘的時候，他聽到走廊上有脚步聲，從門口向外窺看着。原來是他認識的那個賭徒廖司金從俱樂部回來。他帶着陰鬱的樣子蹙着眉，咳嗽着走過。『可憐的，不幸的人呵！』列文想，由於對這個人的愛惜和憐憫，淚水浮上了他的眼裏。他本來想要和他談談，安慰安慰他的，但是記起了他身上祇穿了一件襯衣，他改變了主意，又在小窗前面坐下，浸浴在寒冷的空氣裏，眼望着那靜靜的，但在他看來却充滿了意義的十字架的美麗的輪廓，和上昇着的燦爛的黃色的星座。到六點多鐘擦洗地板的人們的聲音可以聽到，早禱的鐘聲也響起來了。列文感到他快要冷壞了。他關上小窗，洗了臉，穿起衣服，走到街上去了。

一五

街道上還是空空的。列文向辟傑巴茲基家走去。大門還是關上的，一切都睡着了。他走回來，又

進了自己的房間，吩咐端咖啡來。白天的茶房，不是葉戈爾了，給他端來了咖啡。列文原來想和他攀談的，但是呼鈴響了，他走了出去。列文試着去喝咖啡，把一片麵包捲放進嘴裏，但是他的嘴簡直不知道怎樣對付麵包捲了。列文吐出了麵包捲，穿起外套，又走出去了。他第二次到薛傑巴茲基家門口的台階的時候，已經是九點多了。房裏的人還剛剛起來，廚司正出來到菜場去。他至少還得待兩個鐘頭。

整整的那一夜和一早晨，列文完全無意識地度過去，感到好像完全超脫在物質生活的條件之外了。他一整天沒有吃東西，兩夜沒有睡覺，沒有穿外套在嚴寒的空氣裏過了好幾個鐘頭，不但感覺得比甚麼時候都更清醒更健康，而且簡直感到超脫於形骸之外了；他一舉一動都不用筋肉的努力，而且感覺到彷彿他無所不能了。他深信不疑，他必要的時候可以飛上天去，或是舉起房子的一角來。他在街上走來走去，不斷地看他的錶，向周圍眺望，把剩下的時間就這樣地度過。

他那時候所看到的東西，他以後是再也不會看見的了。上學校去的小孩們，從房頂上飛到人行道上的藍色的鴿子，被一隻見不到的手所陳列出來的蓋滿了粉末的麵包，特別打動了他。這些麵包、這些鴿子、這兩個小孩都不是塵世的東西。這一切都是同時發生的：一個小孩向鴿子跑去，帶着微笑瞥望着列文；鴿子拍擊着羽翼在太陽光下，在空中戰慄的雪粉中間閃爍着飛過去了；而從一個窗子裏發出新烤的麵包的香味，麵包被陳列了出來。這一切合在一起是這樣分外美好，列文笑了，竟至歡喜得要哭出來。沿着卡傑特內街到吉斯洛夫卡兜了一個圈子，他又回到了旅館，把他的錶放在前面，他坐下，靜待着十二點鐘到來。在隔壁房間裏，他們在談着關於甚麼機器和欺詐的事情，發

出他們的早晨的咳嗽聲。他們不知道時針正逼近十二點了。時針達到了十二點。列文走出來到台階上。車夫們顯然明白了這一切。他們喜笑顏開地圍住列文互相爭執着，兜攬着生意。列文極力不觸怒旁的車夫，應允了下次雇他們的車，就叫了其中的一部，吩咐駛到薛傑巴茲基家去。這車夫，看去非常漂亮，他的雪白的襯衫領子貼住他那強壯的，血色很好的紅潤的頸項，露在他的外套外面。這車夫的雪車又高大又舒適，列文以後再也沒有坐過這樣好的車子，馬也很出色，竭力奔跑着，但却好像不在動一樣。車夫知道薛傑巴茲基家，於是帶着一種對他的乘客特別表示恭敬的態度，把他的手臂彎成圓形，叫了聲「喔！」就在門口停下來。薛傑巴茲基家的看門人一定也知道這一切了。這由他的眼睛裏的笑意和他說下面這句話的時候的神情就可淸楚地看出來。

「哦，好久沒有來了，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

他不單知道這一切，而且顯然很高興，並且極力隱藏住他的歡喜。望着他的溫厚的老耄的眼睛，列文甚至在自己的幸福裏面覺出了一種新的東西。

「他們起來了嗎？」

「請進！放在這裏吧，」他在列文轉回來拿帽子的時候，微笑着這樣說。這也是有意思的。

「向哪個通報呢？」僕人問。

這僕人，雖然很年靑，屬於新派，像花花公子，却是一個非常親切善良的人，而且他也知道這一切了。

「公爵夫人……公爵……公爵小姐……」列文說。

他遇見的第一個人是琳瑙小姐。她走過大廳，她的鬈髮和面孔閃耀着。他剛和她說話，他就突然聽到門外有裙子的綷縩聲，琳瑙小姐立刻從列文眼中消逝，一種感到幸福臨近的歡樂的恐怖感染了他，琳瑙小姐急匆匆離開他，由另一扇門走出去了。她剛走，很迅速，很迅速的，輕盈的步子就在鑲花地板上響起來，於是他的幸福，他的生命，他自身——他自身中的最好的，他追求渴望了那麽久的東西——快要，快要臨近他了。她不是走來，而是好像由甚麽不可見的力量把她推送到他面前來的。

他除了她那雙明亮，誠實的眼睛，那雙被洋溢在他心中的同樣的愛的歡喜所驚駭了的眼睛以外，再也沒有看見別的甚麽了。那雙眼睛愈來愈近地閃爍着，以那愛的光輝眩惑着他。她站得離他那麽近，以致接觸到他了。她的手舉起落在他的肩膊上。

她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她跑到了他面前，帶着羞怯和歡喜把整個身心交給了他。他抱住她，把他的嘴唇緊貼在她那要求他接吻的嘴上。

她也整整一夜沒有睡，一早起就在等候他。她的父母毫無異議地同意了，爲她的幸福而感到幸福。她在等待着他。她要第一個告訴他她和他的幸福。她準備了單獨一個人去迎接他，對於這主意很高興，可又有點兒畏怯和羞澀，自己也不知道在做甚麽。她聽到了他的腳步聲和說話聲，在門外等待琳瑙小姐走。琳瑙小姐走了。不假思索，也不問自己怎樣做以及做甚麽，她走上他面前去，做了她剛才所做的事。

「我們到媽那裏去！」她說，拉着他的手。很久他說不出一句話，這與其說是因爲他害怕用言

語褻瀆了他的崇高的感情，倒不如說是因爲他每次想說句甚麼話的時候，他就感到話沒有，幸福的眼淚倒要湧出來了。他拉住她的手吻着。

『這是眞的嗎？』他終於帶着哽咽的聲音說。『我不相信你會愛我呢，親愛的！』

她因爲『親愛的』這稱呼和他望着她的時候的那種畏怯的樣子而微笑了。

『是的！』她意味深長地，從容地說。『我多幸福呵！』

她沒有放下他的手，拉着他一道走進客廳去。公爵夫人一見他們就呼吸急促起來，立刻哭起來，隨後又笑了，用列文所預料不到的有力的步子跑上他面前來，緊抱住他的頭，吻着他，以她的眼淚浸濕了他的兩頰。

『那末一切都定妥了！我眞高興。愛她吧。我眞高興……吉提！』

『你們解決得好快呵！』老公爵說，竭力裝得毫不動情的樣子；但是列文轉臉向着他的時候，看到他的眼睛潤濕了。

『我早就一直希望這樣呢！』公爵說，拉住列文的手臂，把他拉到面前來。『當這輕浮的孩子還在癡想……』

『爸爸！』吉提叫着，用她的手捂住他的嘴。

『哦，我不說了！』他說。『我眞……眞……高……哦，我眞是一個傻瓜呵……』

他抱着吉提，吻了她的臉，她的手，又吻她的臉，在她身上畫了十字。

當列文看到吉提是怎樣長久地溫柔地吻着她父親的肌肉豐滿的手的時候，列文突然對於這位以

前他所不很深知的老人生起了一種新的情意。

一六

公爵夫人坐在她的安樂椅裏，沉默着，微笑着；公爵坐在她的旁邊。吉提在她父親的椅子旁站着，仍舊拉着他的手。大家都沉默着。

最先開口說出一切事情，把一切思想感情轉化爲實際問題的是公爵夫人。最初一瞬間大家不約而同地都感到有點異樣和苦痛。

『甚麽時候呢？我們還得行訂婚禮，發請帖啦。婚禮甚麽時候舉行呢？你想怎樣，亞歷山大？』

『你問他呀，』老公爵說，指着列文。『他才是這事情的主要人物哩。』

『甚麽時候？』列文漲紅了臉說。『明天。要是你問我的話，我就要說，今天訂婚，明天舉行婚禮。』

『哦，mon cher（親愛的），瞎說！』

『那末，就再過一個禮拜吧。』

『他簡直瘋了呢。』

『不，爲甚麽呢？』

『唉呀，眞是！』母親說，微笑了，對於這種急迫感到很快活。『嫁奩怎麽辦呢？』

「難道還要嫁奩這些嗎？」列文恐怖地想。「但是，難道嫁奩，訂婚禮和所有這些能損壞我的幸福嗎？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損壞它！」他瞥了吉提一眼，注意到她一點也沒有被嫁奩的念頭弄得心煩意亂。「那末還是必要的，」他想。

「呵，你看，我甚麼都不知道呢；我祇是說出了我的願望罷了，」他道歉說。

「那末我們慢慢商量吧。至於行訂婚禮，發請帖，現在就可以着手辦了。就這樣吧。」

公爵夫人起身走到她丈夫面前，吻了吻他，正要走開去，但是他留住了她，擁抱她，而且，像一個年青的情人一樣，溫柔地，帶着微笑，吻了她好幾次。兩位老人顯然一時間昏頭昏腦了，簡直弄不明白是他們又戀愛了呢，還是他們的女兒在戀愛。當公爵和公爵夫人走了的時候，列文走上他的未婚妻面前去，拉住了她的手。他現在已經控制住自己了，可以說話了，他有許多話要告訴她。但是他說的完全不是他想說的話。

「我是多麼清楚會這樣呵！我從來不敢這樣希望；可是在我的心裏我卻總是深信不疑的，」他說。「我相信這是命定了的。」

「我也是呢！」她說。「就是在……」她停了停，又繼續說下去；用她那誠實的眼睛毅然決然地望着他。「就是在我趕走我的幸福的時候。我始終祇愛你，但是我被迷惑了。我應當說一聲……你能夠饒恕這個嗎？」

「說不定這樣倒是最好呢。我有好多地方也應該要你饒恕。我應當告訴你……」

這是他決心要告訴她的事情之一。他一開頭就決定了要告訴她兩件事情——他沒有她那樣純

潔，他不是一個信教的人。這是很苦惱的，但是他覺得他應當告訴她這兩件事情。

「不，不要在現在，以後吧！」他說。

「好的，以後吧，但是你一定得告訴我。我甚麼事都不怕。我要知道所有的事。現在一切都定了。」

他補充說：

「定了，無論我是怎樣一個人，你都要我嗎——你都不會拋棄我嗎？是不是？」

「是，是。」

他們的談話被琳瑙小姐打斷了，她帶着一種虛矯的，但是柔和的微笑走來祝賀她的寵愛的學生。她還沒有走，僕人們就來道賀。接着，親戚們到來了，於是那種幸福的騷亂的狀態開始了，列文直到結婚後第二天才擺脫這種狀態。列文一直感覺得困窘和不安，但是他的幸福的強度却不住在增漲。他不斷地感覺到人家所期望於他的事情很多——是些甚麼，他不知道；他做了人家叫他做的一切，而這一切都給了他快樂。他曾經想過他的訂婚要與衆不同，普通的訂婚條件會損害他的特殊的幸福；但是結果他所做的與別人完全一樣，而他的幸福却祇因此增大着，愈來愈特殊，愈來愈與衆不同了。

「今天我們要吃糖菓呢，」琳瑙小姐說，於是列文就坐車去買糖菓了。

「哦，我眞高興得很，」史惠茲斯奇說。「我勸你到福明花店去買些花束來。」

「呵，需要這個嗎？」於是他就坐車到福明花店去了。

他哥哥對他說，他該借點錢，因爲他會有許多的開銷，還得買禮品送人……

『呵，需要禮品嗎？』說着他飛馳到佛爾德珠寶店去了。

在糖菓店，在福明花店，在佛爾德珠寶店，他都看出來，大家都在期待他，都高興見到他，而且都慶賀他的幸福，正如這幾天來同他發生過交涉的所有的人一樣。奇怪的是不但大家都喜歡他，就連以前不同情的，冷淡的，漠不關心的人也都稱贊起他來了，甚麼事情都讓着他，細緻而愼重地對待他的感情，而且同意他的這個信念：由於他的未婚妻十全十美的原故，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吉提也有同樣的感覺。當諾得斯頓伯爵夫人冒昧暗示她期望更好的配偶的時候，吉提是這樣生氣，這樣斷然地說世界上再也沒有比列文更好的人了，以致諾得斯頓伯爵夫人也祇好承認，而且在吉提面前遇見列文的時候，就總是帶着歡喜的嘆賞的微笑了。

他所應允的自白在當時是一個痛苦的插曲。他和老公爵商量過，得到了他的允許，把記載了苦惱着他的事情的日記交給了吉提。他當初記這個日記原來是打算給他未來的未婚妻看的。兩件事情使他苦惱：他沒有了純潔，他沒有信仰。他的無信仰的自白不被注意地通過去了。她是有宗教信仰的，從來不曾懷疑過宗教的眞理，但是他的外表的無信仰一點也沒有打動她。通過愛情，她了解了他整個的心，在他的心底她看出了她所願望的東西，這樣一種精神狀態要叫做無信仰，這在她是並不介意的。另一個自白却使她傷心地哭了。

列文，沒有經過內心的鬥爭，把他的日記交給了她。他知道在他和她之間不能夠有，而且也不應該有祕密，所以他決定了應該這樣做；但是他沒有考慮過這會在她身上發生甚麼效果，他沒有替

她設身處地想一想。直到那天晚上他在到戲院去之前來到他們家裏，走進她的房裏，看到她那給淚水浸濕的，惹人憐愛的面孔因爲他所造成的，再也無法挽救的苦痛而苦惱着的時候，他這才感到了把他的可羞的過去和她的鴿子般的純潔隔開的那道深淵，他爲自己所做的事而感到惶恐了。

『拿開，拿開這些可怕的本子吧！』她說，推開擺在她面前桌上的日記本。『你爲甚麼把它們給我呢？不，這樣到底好些，』她看到他的絕望的臉色難過起來，這樣加上說。『但是這眞可怕，可怕呵！』

他垂下頭，沉默着。他不能夠說甚麼。

『你不能饒恕我嗎？』他低低地說。

『是的，我饒恕了你；但是這眞可怕呵！』

但是，他的幸福是這樣巨大，這個自白並沒有損壞，祇是給它添加了一種新的色調。她饒恕了他；但是從此以後，他就愈發覺得自己配不上她了，在道德上愈加屈服於她，而且愈加重視他的不應有的幸福了。

一七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回到了他的寂寞的房間，不禁回憶着宴間和宴後的談話在他心中留下的印象。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的關於饒恕的話，祇喚起了他惱怒的心情。基督教的訓誡能否

應用於他的情況是一個太難的問題，不是可以輕易談論的，而且這個問題早就被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否定地回答了。在所有的話裏，刺入他的心最深的是愚笨的，溫厚的託羅甫金的這句話——『他的行爲眞不愧爲一個堂堂的男子！要求他決鬥，把他打死了。』大家顯然都有同感，雖然由於客氣，他們沒有說出口來。

『但是事情已經定局，想也無益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自言自語。於是除了眼前的旅行和他的調查工作以外，再也不去想別的甚麼，他走進了他的房間，問那送他進來的守門人他的僕人到哪裏去了；守門人回答說僕人剛剛出去。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吩咐拿茶來，在桌旁坐下，拿起旅行指南，開始考慮着他的旅行的路程。

『兩封電報，』走進房間來的僕人說。『請原諒，大人，我剛才恰好出去了。』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接了電報，拆開來。第一個電報是通知史特列摩夫被任命了卡列寧所正渴望的位置。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扔下電報，微微漲紅了臉，立起身來，開始在房間裏來回踱着。『Quos vult perdere dementat』（凡上帝所要滅殺者先使其發狂，）他說，『Quos』（者）就是指的那些對於這個任命應負責任的人。他倒並不是因爲自己沒有得到這個位置，自己顯然被人忽略而懊惱，而是因爲那個油嘴滑舌的吹牛大家史特列摩夫對於這個職務是比誰都不勝任，這點他們竟沒有看出，在他看來是不可理解的，奇怪的。他們怎麼會看不到由於這個任命他們是在怎樣地毀滅他們自己，損害他們的威望呵！

『又是這一類的事情吧，』他痛心地自言自語，一面拆第二封電報。這電報是他妻子打來的。

用藍鉛筆寫的她的名字『安娜』是第一件映入他眼簾的東西。『我快死了；我求你，我懇求你回來。有你的饒恕，我死也瞑目，』他閱讀着。他輕蔑地笑了笑，扔下了電報。他開頭想這毫無疑義地是詭計和欺詐。

『她甚麼欺騙的事不敢作呢。她快要生產了。也許是難產吧。可是他們到底是甚麼目的呢？要使生下的孩子成爲合法，損害我的名譽，阻礙離婚嗎？』他想。『但是電報裏面有這樣的字句：我快要死了……』他又閱讀電報，而突然電報裏的字句的明白的意義打動他了。『假如是眞的呢？』他自言自語。『假如眞的，她在痛苦和臨死的時候誠心地懺悔了，而我，却當這是一個詭計拒絕了去？這不但是殘酷，每個人都會責備我，而且在我這方面講也是愚蠢的。』

『彼得，叫一部馬車。我要回彼得堡去，』他對他的僕人說。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決定了回彼得堡去看他的妻子。要是她的病是一個詭計，他就不說一句話，又走開。要是她眞是病危，希望在死之前見他一面，那末如果他能夠在她還活着的時候趕到的話，他就饒恕了她；如果他到得太遲了，他就替她盡他最後的義務。

一路上他沒有再去想他所應該做的事。

帶着在火車上的一夜所引起的疲勞和不清潔的感覺，在彼得堡的朝霧中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坐車馳過空寂的涅夫斯基大街，他直瞪着前面，不去想那在等待着他的事情。他不能夠想這個，因爲一想像到將要發生的事，他就不能夠從他腦中驅除掉這個念頭，她的死會立刻解決他的處境的困難。麵包店，還關着門的商店，夜裏的馬車夫，打掃人行道的人，一一在他眼前閃過，他注視着這

一切，竭力使自己不去想那在等待着他的事情，不去想那他不敢希望，却又在希望的事情。他馳近了台階。一部橇車和一部馬車停在門口。馬車夫在座位上睡着了。走進門口的時候，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好像從他的腦子的深遠的角落裏拉出了他的決心，把它默記住了。那決心就是：『假如是詭計，那末鎮靜的輕蔑和離開。假如是眞的，就做到適如其分。』

看門人不待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按鈴就把門開開了。看門人彼得洛夫，另一個名字叫卡畢托尼奇，穿着舊外套，沒有繫領帶，穿着拖鞋，看上去很奇怪的樣子。

『太太怎樣了？』

『昨天平安地生產了。』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突然站住了，變了顏色。他這才明白地覺出他曾怎樣強烈地渴望她死。

『她好嗎？』

柯爾尼繫着早晨用的圍裙跑下樓來。

『很壞呢，』他回答。『昨天舉行過一次醫生會診，這時醫生也在。』

『把行李拿進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聽說還有死的希望，就感到稍稍安心了，他走進了門廳。

在衣架上，掛着一件軍人的外套。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看到了，問：

『有甚麼人在？』

「醫生、接生婦和渥倫斯奇伯爵。」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走進了裏面的房間。

客廳裏沒有一個人；聽到他的脚步聲，接生婦戴着有淡紫色絲帶的帽子從她的臥室走出來。

她走上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面前，由於死的迫切而不拘禮節了，一把抓住他的手，拉了他向寢室走去。

「謝謝上帝，你回來了！她不住地說你，除了你以外再也不說別的話了，」她說。

「快拿冰來，」醫生的命令的聲音從寢室裏傳出來。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走進了她的臥房。

渥倫斯奇側身坐在桌旁一把矮椅上，兩手掩着臉，在哭泣。他聽到醫生的聲音就跳起來，把手從臉上放下，看見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他見了她丈夫就慌了，又坐下去，把他的頭縮進肩膊中間去，好像他要隱沒的樣子；但是他努力抑制住自己，立起身來，說：

「她快要死了。醫生說沒有希望了。我聽憑你任意處置，祇是請讓我在這裏……不過，我聽憑你處置。我……」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看到渥倫斯奇的眼淚，感到了每當他看見別人痛苦的時候就在自己心中激起的那種混亂的情緒襲上心來，於是把臉避開，他急急地向門邊走去，沒有聽他的下文了。從寢室裏傳來了安娜在說甚麼話的聲音。她的聲音聽去好似很快活，很有生氣，帶着異常清晰的聲調。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走進寢室，走上床邊去。她躺在那裏，臉正朝着他。她的兩頰泛

着緋紅，眼睛閃灼着，她那從寢衣的袖口裏伸出來的小小的白皙的手在撫弄着絨被的邊緣，把它扭着。看去好像她不但容光煥發，而且是在最快樂的心情中。她迅速地，響亮地帶着異常準確的發音和充滿感情的語氣說着話。

「因爲亞歷克賽——我是說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兩人都叫亞歷克賽，這是一件多麼奇怪而又可怕的事呵，不是嗎？）——亞歷克賽不會拒絕我的。我應該忘記，他也會饒恕我……可是他爲甚麼不來呢？他眞是個好人呵，他自己還不知道他是個多麼好的人呢。噢，我的上帝，多苦惱呀！給我點水喝吧，快點！呵，這對於她，對於我的小女孩可有害呢！呵，那末也好，就把她交給奶媽去吧。是的，我同意，這樣倒也好。他要來了，看見她會不舒服哩。把她抱走吧。」

「安娜·阿卡諦耶夫納，他來了。他在這裏！」接生婦說，竭力引她注意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

「呵，眞是瞎說！」安娜繼續說，沒有看到她丈夫。「不，把她給我吧，把我的小女孩給我吧！他還沒有來呢。你說他不會饒恕我，那是因爲你不知道他。沒有誰知道他，祇有我一個人，就是我也很困難呢。他的眼睛，我應該知道——謝遼沙的眼睛就和他一模一樣的——我就是爲了這原故不敢看它們呢。謝遼沙吃了飯嗎？我知道大家都會忘掉他。他不會忘掉。謝遼沙得搬到拐角的房間裏去，要瑪麗愛特和他一道睡。」

突然她畏縮了，靜默了，她恐怖地，把手舉到臉上，就像在等待甚麼打擊，在防衛自己似的。她看到了她的丈夫。

『不，不！』她開口了。『我不害怕他，我害怕死。亞歷克賽，到這裏來吧。我要趕快，因爲我沒有時間了，我活不了多久了；馬上就要發熱，我又會甚麼都不明白。我這時明白，甚麼都明白，甚麼都看得見！』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皺着眉頭的臉現出了痛苦的表情，他拉住她的手，竭力想說句甚麼話，但是他說不出來；他的下唇顫動着，但是他還是繼續和他的激動情緒鬥爭，祇是不時地瞥着她。而每當他瞥着她的時候，他就看到了她的眼睛帶着他從來不會在它們裏面見過的那樣溫柔而熱烈的情感望着他。

『等一等，你不知道哩……等一等，等一等！……』她停住了，好像在回憶甚麼似的。『是的，』她開口說，『是的，是的，是的。這就是我所要說的話。不要認爲我很奇怪吧。我還是跟原先一樣……但是在我裏面有另一個女人，我害怕她。她愛上了那個男子，我想要憎惡你，而又忘不掉原來的她。那個女人不是我。現在的我是眞正的我，完完全全是眞正的我。我現在快要死了，我知道我會死，你問他吧。就在現在我也感覺着——看這裏，我的腳上，手上，指頭上的重壓。我的指頭——看它們多麼大呵！但是一切都快過去了……我祇希望一件事：饒恕我，完全饒恕我！我壞透了，但是我的乳母曾經告訴過我：那聖殉難者——她叫甚麼名字？她還要壞呢。我要到羅馬去，在那裏有荒野，這樣我就不會打擾任何人了，祇是我要帶了謝遼沙和小女孩去……不，你不會饒恕了！我知道這是不可饒恕的了！不，不，走開吧，你太好了！』她把他的手握在一隻燃燒般的手裏，同時她又用另一隻手推開他。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情緒的混亂不斷地在增大，現在竟達到了這樣的地步，他已不再和它鬥爭了。他突然感覺到他所認爲的情緒的混亂反而是一種幸福的精神狀態，那忽然給與了一種他所從來未曾體驗過的新的幸福。他沒有想他一生竭力想要遵守的，教他愛和饒恕他的敵人的基督教的教理；但是一種愛和饒恕敵人的歡喜的感情充溢了他的心。他跪下把他的頭伏在她的手臂彎裏，那手臂從她袖口裏像火一般地燃燒着他，他像一個小孩一樣嗚咽起來。她用手臂抱住他的光禿的頭，更挨近他去，帶着誇耀的神情抬起她的眼睛。

『那是他，我知道！那末饒恕了我吧，大家都饒恕我吧！……他們又來了，他們爲甚麼不走開？……呵，把這皮外套拿開吧！』

醫生移開了她的手，小心地讓她躺在枕頭上，把被單拉得蓋住了她的肩膊。她順從地仰臥着，用閃耀的眼睛望着前面。

『記住一件事，我祇求你饒恕，除此以外，我不再要求甚麼了……他，爲甚麼不來？』她轉臉向着門口，朝着渥倫斯奇說。『來呀，來呀！把你的手給他吧。』

渥倫斯奇走上床邊來，看到安娜，又用手掩住他的臉。

『露出臉來，望望他！他是一個聖人，』她說。『呵，露出臉來，露出臉來呀！』她忿怒地說。『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使他的臉露出來！我要看他。』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拿了渥倫斯奇的手，把它們從他的臉上拉開，那臉因爲痛苦和羞恥的表情而顯得十分可怕。

「把你的手給他吧。饒恕他吧。」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把他的手伸給了他，並不想忍住從他眼裏流出的淚水。

「謝謝上帝，謝謝上帝！」她說，「現在一切都準備好了。祇要把我的腿拉拉直吧。哦，好極了。這些花畫得多難看呵，一點也不像紫羅蘭，」她指着壁紙說。「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甚麼時候完結呢？給我點嗎啡吧。醫生，給我點嗎啡吧！呵，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她又在床上輾轉着。

主任醫生和他的同事都說這是產褥熱，這種病百分之九十九是沒有救的。整天是發熱，譫話和昏迷狀態。半夜裏病人躺在床上，失了知覺，幾乎連脈搏也停止了。

每時每刻在期待着終結。

渥倫斯奇回家去了，但是早晨又來探問，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在前廳迎着他，說：

「請留在這裏吧，她也許會問到你的，」於是親自領他走進他妻子的臥室。

到早上，她又興奮和激動起來，思想和言語滔滔如流，末後又是神志昏迷。到第三天又是一樣，醫生說還有希望。那天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走進渥倫斯奇坐着的臥室，關上門，面對着他坐下。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渥倫斯奇感到快要表明態度了，這樣說，「我不能說甚麼話，我甚麼都不能夠明白。饒恕我吧！不論這在你是多麼痛苦，但是相信我，這在我是更可怕。」

他本來想要站起來，但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拉住了他的手，說：

「我求你聽我說，還是必要的。我應當表明我的感情，那種指引了我，而且還要指引我的感情，這樣你就不至於誤解我。你知道我決定了離婚，甚至已開始辦手續。我不瞞你說，在開始的時候，我躊躇，我痛苦；我自己承認我起過報復你和她的欲望。當我接到電報的時候，我抱着同樣的心情回到這裏來，我還要說一句，我渴望她死。但是……」他停了停，考慮着要不要向他表白他的感情。「但是我看見她，就饒恕她了。饒恕的幸福向我啓示了我的義務。我完全饒恕了。我要把另一邊臉給人打，要是人家把我的上衣拿去的時候，我就連襯衣也給他。我祇祈求上帝不要奪去我的這種饒恕的幸福！」眼淚浮在他的眼睛裏，那明朗的，平靜的神色感動了渥倫斯奇。「這就是我的態度。你可以把我踐踏在汚泥裏，使我爲世人所恥笑，但是我不拋棄她，而且我不說一句責備你的話，」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繼續說。「我的義務是明白規定了的：我應當和她在一起，我一定要這樣。假如她要見你，我就通知你，但是現在我想你還是走開的好。」

他站起身來，嗚咽打斷了他的話。渥倫斯奇也立起身來，帶着一種彎曲的，還沒有直立的姿態，皺着眉頭仰望着他。他沒有了解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感情，但是他感覺到了這是一種更崇高的，像具有他這種人生觀的人所望塵莫及的東西。

一八

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談話以後，渥倫斯奇走上了卡列寧家的門口的台階，站住了，好

容易才想起了他在甚麼地方，他應當徒步還是坐車到甚麼地方去。他感到羞恥、屈辱、有罪，而且被剝奪了滌淨他的屈辱的可能。他感到好像從他一直那麼自負和輕快地走過來的軌道上被拋出來了。他的生活的一切習慣和規則，以前看來是那麼確定的，突然顯得虛妄和不適用了。被欺騙的丈夫，以前是一直被描想成可憐的人，是他的幸福的一個偶然的而且有幾分可笑的障礙物，突然被她親自召來，陞在一個莊嚴的高峯上，在那高峯上，那丈夫顯出自己並不陰險，並不虛僞，並不可笑，而倒是善良、正直和偉大。渥倫斯奇不由得不這樣感覺。他們所扮演的角色突然間互相調換了。渥倫斯奇感到了他的崇高和自己的卑劣，他的正直和自己的不正。他感覺到那丈夫在悲哀中也是寬大的，而他卻在自己的欺騙中顯得卑劣和渺小。但是他在這個被他無理地加以輕蔑的人的面前所感到的自己的卑屈還不過形成了他的悲愁的一小部分而已。他現在感到悲痛難言的是，最近以來他覺得漸漸冷下去了的他對安娜的熱情，在他知道他永遠失去她了的現在，竟變得比以前甚麼時候都更強烈了，他在她的病中認淸了她，了解了她的心，而且感覺得好像他以前從來不曾愛過她似的。現在，當他開始了解她，而且適如其分地愛她的時候，他卻在她面前受了屈辱，在她心中關於他除了留下可恥的記憶以外再沒有留下甚麼，就永遠失去她了。最可怕的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把他的手從他的慚愧的臉上拉開的時候他的好笑的羞愧的態度。他好像一個精神錯亂的人一樣站在卡列寧家的門口的台階上，茫然不知所措。

「要叫一部馬車嗎，老爺？」看門人問。

「好的，馬車。」

過了三個不眠之夜以後回到家裏，渥倫斯奇沒有脫下衣服就伏到沙發上，合着兩手，把頭擱在手上。他的頭很沉重。想像、記憶和奇奇怪怪的念頭以異常的迅速和明晰一個跟着一個地浮上心來：時而是他給病人倒的，溢出了湯匙的藥水，時而是接生婦的白皙的手，時而是跪在床邊地板上的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奇怪的姿勢。

『睡吧！忘却吧！』他那麼平靜而自信地對自己說，就像一個健康的人疲倦了要睡就馬上可以睡着似的。的確，在一瞬間，他的頭感到昏昏沉沉，而他就開始沉入忘却的深淵了。無意識境界的波浪開始淹沒着他的腦海，而突然間，好像一陣強烈的電擊通過了他的全身。他震動得這樣厲害，以致他整個身子從沙發的彈簧上跳起來，撐住兩手，驚惶地用膝頭跪起來。他的眼睛睜大着，好像他完全沒有睡似的。他一會兒以前所感到的頭的沉重和四肢的無力突然消失了。

『你可以把我踐踏在汚泥裏，』他彷彿聽到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話，看見了他站在面前，而且看見了安娜的漲紅了的臉和那帶着愛和溫柔不望着他却望着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閃爍的眼睛；他又彷彿看見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把他的手從他的臉上拉開的時候他自己的那愚蠢而可笑的姿態。他又伸直他的兩腿，照原來的姿勢猛然躺倒在沙發上，閉上了他的眼睛。

『睡吧！睡吧！』他對自己重複說。但是他的眼睛雖然閉上了，他却比任何時候都更鮮明地看見了如他在賽馬之前那個可紀念的晚上所看到的安娜的面孔。

『這一切都完了，再也不會有了，她要把這從她的記憶裏抹去了。但是我沒有這不能夠生活。我們怎樣才能夠和好呢？我們怎樣才能夠和好呢？』他大聲地說，無意識地繼續重複着這些話。這

種重複阻止了擁滿在他腦子中的新的形象和記憶，使它們沒有抬起頭來。但是這些重複的話却並沒有很長久地制止住他的想像。他的最幸福的瞬間，接着是他現在的屈辱，又一幕接着一幕地，飛快地在他心頭閃過去。『拿開他的手，』安娜的聲音說。他拿開了他的手，感到了他臉上的羞愧和愚蠢的表情。

他還是躺着，極力想要睡着，雖然他感到毫無睡着的希望，而且儘在低低地重複說着從甚麼思路上偶然逸出的言語，竭力想用這來制止新的形象的湧現。他靜聽着，聽到了異樣的瘋狂的低聲重複着說：『我沒有認識它的眞價，沒有享受它，我沒有認識它的眞價，沒有享受它。』

『怎麼回事呢？我發瘋了嗎？』他自言自語。『也許。是甚麼使得人們發瘋的呢？是甚麼使得人們自殺的呢？』他回答了自己，於是張開眼睛，他驚異地看到了擺在他頭旁邊的他的嫂嫂瓦理雅手製的繡花的靠枕。他揉了揉靠枕的纓絡，極力去想瓦理雅，去想最後一次看見她的情景。但是去想任何局外的事都是痛苦的。『不，我非睡不行！』他把靠枕移上來，把他的頭緊壓在上面，但是要使他的眼睛閉着是得費點氣力的。他跳起來，又坐下去。『我一切都完了，』他自言自語。『我該想想怎樣辦好。我還有甚麼呢？』他的思想迅速地跑遍了在他對安娜的愛情之外的生活。

『功名心？賽浦霍夫司科意？社交界？宮廷？』他得不到着落。這一切在以前是有意義的，可是現在沒有甚麼了，他從沙發上站立起來，脫下上衣，解開皮帶，爲的要呼吸得自由些，露出了他的多毛的胸脯，在房間裏來回踱着。『人們就是這樣發瘋的，』他重複說，『他們就是這樣自殺的……爲了要不受屈辱，』他慢慢地加上說。

他走到門口去，關上了門，然後眼光凝然不動，咬緊牙關，他走到桌旁去，拿起一枝手槍，檢查了一下，上了子彈，就沉入深思了。有兩分鐘光景，他垂着頭，臉上帶着苦思焦慮的表情，手裏拿了手槍，一動也不動地站着，他在沉思。『當然。』他對自己說，好像一種合乎邏輯的，連續的，明確的推理使他達到了一個確定的結論，實際上這個他所確信的『當然』，祇不過是反覆兜那他在最後一個鐘頭內已兜了幾十個來回的想像和回憶的圈子的結果。無非是在回憶永遠失去了的幸福，無非是想到生活前途的毫無意義，無非是感到自己所遭受的屈辱。就連這些想像和感情的順序也都是同樣的。

『當然，』他在第三次又回到那使人迷惑的回憶和思想的軌道上的時候，這樣重複說，於是把手槍對着他的胸膛的左側，用整個的手使勁地握住它，好像把它捏緊在拳頭裏一樣，他扳開了槍機。他沒有聽到發射的聲音，但是他胸上所受的猛烈的打擊使他搖搖了。他想要抓住桌子的邊緣，拋落了手槍，搖擺不定了，坐倒在地板上，吃驚地向周圍打量。他從地板上仰望着桌子的彎曲的脚，字紙簍和虎皮氈子，認不出自己的房間來了。他的僕人走過客廳的迅速的咯咯的脚步聲使他清醒過來。他努力去思想，這才覺察出了他在地板上；看到血流在虎皮氈子和他的手臂上，他才知道他用手槍自殺了。

『眞笨！沒有打中！』他一面說，一面摸索手槍。手槍就在他身旁，但是他却探到遠遠的地方去。還在摸索着，他把身體歪到相反的方向去，沒有足夠的氣力保持住他的平衡，他倒下了，血在淌出來。

那個時常向相識的人們抱怨自己神經很脆弱的，優雅的，有着頰髭的僕人，看到主人躺在地板上是這樣地驚惶失措，他拋下他的在血泊中的主人，就逕自跑去求救去了。一點鐘以後，他的嫂嫂瓦理雅到來了，仗着她從各方面請來的，而且同時達到的三個醫生的幫助，她把受傷者抬上了床，自己留在那裏看護他。

一九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在這事上所造成的錯誤——當他準備會見他的妻子的時候，他忽視了她的悔悟也許是眞實的，他也許會饒恕她而她也許不會死的那種可能性——這個錯誤在從莫斯科回來以後的兩個月內，以它全部的意義向他顯示出來了。但是他所造成的這個錯誤，不祇是由於他忽視了可能發生的事情，同時也是由於一直到他和他瀕死的妻子會見的那一天，他都不知道他自己的心。在他的生病的妻子的床邊，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被一種憐憫之情所征服了，這種憐憫之情經常是由於別人的痛苦所引起的，而在以前他却一直帶着羞恥把這種感情看成有害的缺點。對於她的憐憫，對於渴望她死這件事的悔悟，而最要緊的是饒恕的快樂，不但立刻使他感到了他自己的痛苦的減輕，而且感到了他以前從來不曾體驗過的一種精神上的平靜。他突然感到成爲他的苦惱的泉源的東西，同時也變成他的精神上的快樂的泉源了；而在他非難、責備和憎恨的時候看來是難於解決的事情，在他饒恕和愛的時候，就變成簡單明瞭了。

他饒恕了他的妻子，爲了她的苦惱和悔悟而憐憫她。他饒恕了涅倫斯奇，而且憐憫他，特別是在他聽到了他的絕望的行爲的傳聞以後。他也比以前更加憐憫他的兒子了，他現在責備自己太不關心他。但是對於新生的小女孩，他感到的不祇是憐憫，而且還有一種十分特別的慈愛的感情。開始祇是由於一種同情心，他對於這個柔弱的嬰兒，這個不是他的孩子的嬰兒發生了興趣，這嬰兒在她母親生病的時候被丟棄不顧，要不是他關心她的話是一定死掉了的；他自己也沒有覺出他現在變得怎樣地愛她了。他每天到育兒室去好幾次，而且在那裏坐很久，使得那些最初害怕他的奶媽和保姆都在他面前十分習慣了。有時他會在那裏一直坐半個鐘頭，默默地凝視着這睡着的嬰孩的橙紅的，長着柔毛的，有皺的臉，望着她的皺起的額頭的動作，和那揑着拳頭，揉擦着小眼和鼻樑的胖胖的小手。在這種時候，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特別有一種完全平靜和內心和諧的感覺，看不出他的境遇有甚麼異常的地方，有甚麼需要改變的地方。

但是隨着時間的過去，他逐漸清楚地看出了儘管這種處境在他看來是何等自然，他却不能讓自己長久地停留在這種處境裏面。他感到除了引導他靈魂的善良的精神力量以外，還有引導他生活的另外的一種同樣有力的甚或更有力的野蠻的力量，而這種力量不給與他以他所渴望的那種謙卑的平靜。他感到大家都帶着詢問般的驚異神情望着他，他不被人理解，而且對於他，人還期待着甚麼東西。特別是他感到了他和他妻子的關係的不穩固和不自然。

當那由於死的臨近在她心中所引起的柔和的心情消失以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開始注意到安娜害怕他，和他在一道感到不安，而且不能夠正面看他。她好像很想要對他說句甚麼話，但

又打不定主意；而且好像預感到了他們現在的關係不能繼續，她正對他期待着甚麼。

二月末尾，安娜新生的女兒，也名叫安娜的小女孩忽然病倒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在早晨到了育兒室，吩咐了去請醫生以後，他就到他的部裏去了。辦完了公事，他在三點多鐘回到了家。走到門廳，他看到了一個穿着鑲了金邊的制服，戴着熊皮小帽的漂亮的男僕，手裏拿着一件雪白的毛皮大衣。

『甚麼人來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問。

『伊麗沙白塔・菲德洛甫娜・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來了，』男僕回答，而在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看來，他好像笑了。

在這整個困難的期間，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注意到在社交界他所相識的人，特別是女人們，對於他和他的妻子表現得特別關心。他看到所有這些相識的人都煞費苦心來隱藏住他們對於甚麼事情所感到的一種喜悅，這就是他在律師的眼裏和剛才在這個男僕的眼裏所覺察出的那種喜悅。大家都好像喜氣洋洋的，就像他們剛剛舉行過婚禮一樣。當他們碰到他的時候，他們帶着隱藏不住的快樂，詢問他的妻子的健康。

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的到來，由於引起了和她相聯系的一些回憶，同時也因爲不歡喜她，在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是不愉快的，於是他就一直走到育兒室去了。在第一間育兒室，謝遼沙，胸口伏在桌上，兩腿擱在椅子上，正在愉快地閑扯着，描畫着甚麼。在安娜病中代替了法國女教師的英國女教師坐在這孩子的旁邊，正在編製一條披肩。她慌忙站了起來，行了禮，拉了拉謝遼沙。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撫了撫他兒子的頭髮，回答了女教師問候他妻子的話，並且問了醫生關於嬰兒說了些甚麼。

「醫生說沒有甚麼要緊，他吩咐洗洗澡，大人。」

「可是她還在痛哩，」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聽到隔壁房裏嬰兒的哭聲，這樣說。

「我想這是奶媽不中用，大人，」英國女人斷然地說。

「你為甚麼這樣想？」他問，突然站住了。

「這正像保羅公爵夫人家一樣，大人。他們給嬰兒吃藥，後來才知道嬰兒不過是餓了：奶媽沒有奶，大人。」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沉思着，站了一會之後，他走進了隔壁房間。嬰兒仰着頭躺着，在奶媽的懷裏蠕動，不肯啣那伸給她的豐滿的乳房；而且雖然奶媽和俯向着她的另外一個保姆同時在逗她靜止，但是她不曾停止過哭泣。

「還沒有好一點嗎？」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

「她很不安靜哩，」保姆低聲地回答。

「愛德華小姐說，恐怕奶媽沒有奶，」他說。

「我也這樣想，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

「那末你為甚麼不說呢？」

「對誰說呢？安娜・阿卡謠耶夫納還病着……」保姆不滿地說。

保姆是家裏的一個老僕。在她的簡單的話語裏，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覺得好像含了一種對於他的處境的暗示。

嬰兒哭泣得比以前更大聲了，她掙扎着，嗚咽着。保姆做了一個失望的手勢，走到她那裏去，從奶媽的手裏把她接過來，開始來回走着，搖着她。

『該請醫生來檢查一下奶媽，』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

穿得很漂亮，樣子很健康的奶媽，想到將要失掉她的位置很是吃驚，暗自喃喃地說了句甚麼，掩上了她的非常發育的胸脯，爲了人家對她的乳量的豐富懷疑，她輕蔑地微笑了。在這微笑裏，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也看到了一種對於他的境地的嘲笑。

『不幸的孩子！』保姆說，哄着嬰兒，仍舊抱着她來回地踱着。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帶着一種沮喪和苦惱的臉色，望着踱來踱去的保姆。

當孩子終於停止了哭泣，被安放在一張深陷進去的睡床裏，而保姆在摩平了小枕頭以後，就離開了她的時候，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立起身來，吃力地踮起脚尖走近嬰兒的旁邊。他在那裏靜靜地站了一會，依然帶着沮喪的臉色凝視着嬰兒；但是突然一種牽動了他的頭髮和額上的皮膚的微笑浮現在他臉上，於是他又輕輕地走出了房間。

在餐室裏他按了按鈴，吩咐了進來的僕人再去請醫生。他惱怒他的妻子不關心這個可愛的嬰兒，抱着這種惱怒的心情，他不願意到她那裏去，他也不願意去見培脫西公爵夫人；但是他的妻子

許會奇怪他爲甚麼沒有像平常一樣到她那裏去；因此，勉強着自己，他向臥室走去。當他踏着柔軟的地毯走到門邊的時候，他無意中聽到了他不願意聽見的談話。

『如果不是他要走的話，我可以理解你的拒絕和他的拒絕，但是你的丈夫應當不過問這些事，』培脫西說。

『這倒不是爲了我的丈夫；是我自己不願意這樣。不要說了吧！』安娜的興奮的聲音回答。

『是的，但是你不能不願意向一個爲了你的緣故，曾經自殺的男子告一告別……』

『這就正是我不願意的理由。』

帶着一種驚惶和有罪的表情，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站住了，本想悄悄地走回去的；但是一想到這會不莊重，他又轉回來，於是咳嗽了一聲，他向臥室走去。聲音靜下來了，他走了進去。

安娜穿着一件灰色睡衣，她的圓圓的頭上有着剪短了又在長起來的像濃密的毛刷一般的烏黑的頭髮，坐在一張睡椅上。照例，一看見她的丈夫，她臉上的生氣就立刻消失了；她低着頭，不安地望了培脫西一眼。培脫西穿戴得非常時髦，帽子好像燈罩一樣高聳在她的頭頂上，身穿一件斜紋一端伸向領口，一端伸向裙子的顯眼的淡灰色的衣服，坐在安娜的旁邊，她的高高的平扁的軀體挺得筆直，頭往下垂着。她帶着譏諷的微笑迎接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

『噢！』她好像喫驚似地說。『你在家裏我眞高興。你甚麼地方也不露面，自從安娜病了以後，我就沒有看見過你。我通通聽說了——你是怎樣焦急的。是的，你眞是一個了不得的丈夫哩！』她說，帶着含意深長而又親切的態度，好像她是爲了他對於他妻子的行爲在授與他一顆寬大的勳章一樣。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冷淡地鞠了鞠躬，就吻了吻他妻子的手，問她身體怎樣了。

『好一點，我想。』她避開他的目光說。

『但是你的臉色好像還有點發燒的樣子，』他說，着重在『發燒』這個字眼上。

『我們話說得太多了，』培脫西說。『我覺得這是我這一方面的自私，我要走了。』

她站起來，但是安娜突然漲紅了臉，急忙抓住她的手。

『不，請等一等。我要告訴你……不，你。』她轉向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她的頸子和前額漲得通紅。『我不願意而且也不能夠有任何事情隱瞞你，』她說。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弄得他的指頭噼啪作響，低垂着他的頭。

『培脫西剛才告訴我，渥倫斯奇伯爵在他動身到塔什干去以前要到這裏來告別。』她沒有看她的丈夫，顯然不管這在她是多麼難堪，她要急急地把一切說出來。『我說我不能夠接待他。』

『你說，我的親愛的，這要看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意思，』培脫西糾正她的話。

『呵，不，我不能夠接待他；那有甚麼……』她突然停住了，詢問似地瞥了瞥她的丈夫（他沒有望着她）。『總之，我不願意……』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走上去，想要握住她的手。

她的第一個衝動就是急忙縮回自己的手；不讓那隻粗筋凸起的潮濕的手來握它，但是用一種顯然的努力抑制住自己，她緊握住他的手。

『我十分感謝你的信賴，但是……』他說，帶着惶惑和煩惱，他感到他自己可以很容易很明快

地解決的事情，他不能夠在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的面前討論，在他看來，她是左右他在世人眼中的生活的，而且妨礙他獻身於他的愛和饒恕的情感的那種野蠻力量的化身。他突然住了口，望着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

『哦，再見，我的親愛的！』培脫西站起身來說。她吻了吻安娜，走出去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送她出去。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我知道你是一個眞正寬宏大量的人，』培脫西說，在小客廳裏站住了，特別熱烈地又一次握了握他的手。『我是局外人，但我是這樣地愛她，這樣地尊敬你，我冒昧地向你進一忠告。接待他吧。亞歷克賽・渥倫斯奇是很體面的人，而且他快要到塔什干去了。』

『謝謝你的同情和忠告，公爵夫人。但是我的妻子能不能夠接見任何人的問題是要由她自己決定的。』

他照例帶着威嚴的神情揚起他的眉毛這樣說，立刻他又想到不論他說甚麼話，在他現在這種處境是不能夠有甚麼威嚴的。他從他說過這句話以後，培脫西望着他的時候的那種壓制着的、惡意的、諷刺的微笑裏看到了這點。

二〇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在客廳裏送別了培脫西，又回到他的妻子那裏。她躺下了，但是聽

到他的脚步聲，她急忙照她原來的姿勢坐起來，驚惶地望着他。他看到她剛哭過。

『我十分感謝你對我的信賴。』他溫和地用俄語重複說了他在培發西面前用法語說過的話，就在她的身邊坐下。當他用俄語對她說話的時候，他用了俄語中的含有親昵之意的『推伊』（你）㊀這個字眼，而這就激怒了安娜。『對於你的決心，我非常感謝。我也認爲渥倫斯奇伯爵旣然要走了，也就沒有甚麽必要到這裏來。不過，如果……』

『但是我已經這樣說了，爲甚麽還要重複呢？』安娜帶着她沒有能夠抑制住的激怒突然打斷他的話。『沒有甚麽必要，』她想，『一個人要來向他愛的女人，爲了她他情願毀滅自己，而且事實上已經毀滅了他自己，而她沒有他也不能生活！一個人要來向這個女人告別，沒有甚麽必要！』她緊閉着她的嘴唇，垂下她的閃光的眼睛，看着他那青筋凸起的手，那手正在慢慢地互相磨擦着。

『我們不要再談這個了吧，』她稍微冷靜了一點加上說。

『這個問題我讓你來決定，我很高興看到……』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開口說。

『看到我的願望和你自己的一致，』她急急地結束着說，看到他說得這樣慢，而她又預先知道了他所要說的一切，她激怒了。

『是的，』他承認道，『而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干預最困難的家務事是眞正豈有此理的。特別是她……』

『說到關於她的話，我一句都不相信，』安娜連忙說。『我知道她實在是關心我。』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嘆了口氣，沒有說甚麽了。她焦灼地摩弄着她的睡衣的纓絡，帶着

那種難堪的生理上的憎惡的感覺望着他，爲了這種感覺，她責備她自己，可是她又不能抑制它。她現在唯一的希望，是不看見他，免得看了討厭。

『我剛才吩咐了去請醫生，』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

『我非常好，我要醫生做甚麼？』

『不，小的總哭，他們說奶媽的奶不夠。』

『爲甚麼當我請求餵她奶的時候，你不准我餵？不管怎麼說，』（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知道『不管怎麼說』是甚麼意思）『她是一個嬰兒呀，他們會折磨死她呢。』她按着鈴，吩咐把孩子抱給她。『我要求餵她奶，可是不允許我，現在又來責備我了。』

『我沒有責備……』

『是的，你在責備我！我的上帝！我爲甚麼不死！』她嗚咽起來了。『原諒我，我又激動了，我不對，』她說，抑制着自己。『但是請走開……』

『不，像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離開他的妻子的房間的時候，這樣斷然地自言自語。

在世人眼中他的這種難以忍受的處境，他的妻子對他的憎恨，以及一種神祕的粗暴力量的威力——那力量違反他的精神傾向去左右他的生活，要求他遵照它的命令行事，改變他對他的妻子的態

㊀ 在俄文中，如在法文及旁的文字中一樣，第二人稱的單數用於和親近的人或是下輩談話中。

度，這種處境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明顯地擺在他眼前。他清楚地看到，整個世界和他的妻子都對他期望着甚麼，但期望的究竟是甚麼他却不明白。他感覺到這正在他的心中引起了一種破壞他的內心平靜和他的全部德行的憤怒心情。他認爲爲了安娜自己，最好是和渥倫斯奇斷絕關係；但要是大家都覺得這不可能，他甚至於願意容許這種關係重新恢復，祇要他的孩子們不受到羞辱，他不失掉他們，也不改變他的處境。這縱然很壞，但是總比完全破裂好一些；完全破裂就會置她於絕望和羞辱的境地，使他失去一切他所愛的。但是他感到無能爲力。他預先知道了大家都會反對他，他們不許他做在他現在看來是那麼自然而又正確的事情，却要強迫他去做那錯誤的，但在他們看來是正當的事情。

二

培脫西還沒有走出大廳，她就在門口碰到了司武潘·阿卡謫耶維奇，他是剛從到了一批新的牡蠣的葉利賽夫飯店來的。

『噢！公爵夫人！是一個多麼愉快的會見呵，』他開口說。『我去拜訪過你呢。』

『片刻的會見，因爲我就要走了，』培脫西說，微笑着，戴上她的手套。

『等一下再戴你的手套，公爵夫人，讓我吻吻你的手。在舊習慣的恢復中，我再沒有比對吻手禮更感激的了。』他吻了吻培脫西的手。『我們甚麼時候再見？』

『你不配再見我呢，』培脫西微笑着回答。

「呵，是的，我才配哩，因爲我變成一個極嚴肅的人了。我不僅管我自己的事，還管人家的事呢，」他帶着意味深長的眼色說。

「呵，我眞高興！」培脫西回答，立刻明白了他說的是安娜。於是回到大廳，他們在一個角落裏站住。「他會折磨死她，」培脫西用含意深長的低聲說。「這樣可不成，不成呵……」

「你這樣想，我很高興，」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帶着嚴肅、痛苦而又同情的臉色，搖了搖他的頭這樣說，「這就是我所以到彼得堡來的理由。」

「全城的人都在談論這件事，」她說。「這是一種萬萬不行的處境。她一天天消瘦了。他不理解她是不能玩弄自己感情的那種女人中間的一個。兩者之中必擇其一：或是索性讓他把她帶走，或者就和她離婚。這樣是活活悶死她。」

「是的，是的……正是這樣……」奧布浪斯基嘆了口氣說。「我就是爲了這事來的。就是說不是專爲了那個……任命我做了待從，自然我應該來道謝。但是主要的事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哦，上帝保佑你！」培脫西說。

把培脫西送到門廊，又一次在她的手套上面，在那脈跳的地方吻了她的手，向她喃喃地說了一些非禮到使她笑也不能，發怒也不好的調戲的話以後，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就走到了他妹妹那裏。他看見她在流淚。

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雖然剛才還在興高采烈，但是立刻而且十分自然地陷入了一種和她的心境相和諧的、同情的、傷感的心境。他問她身體怎樣，今天早晨她過得怎樣。

「非常地，非常地難受。今天和今早和所有過去的日子和未來的日子，」她說。

「我想你是陷入悲觀主義了。你應該振作，你應該正視人生。我知道這是很難的，但是……」

「我曾聽到人說，女人愛男人連他們的缺點也愛，」安娜突然開口說，「但是我却爲了他的德行憎恨他。我不能和他一道生活。你要明白，看見他我就發生一種生理的反感，這個使得我精神錯亂。我不能夠，我不能夠和他一起生活。我怎麼辦呢？我一向是不幸的，我常常想人是不能夠更不幸的了；但是我現在所處的這種可怕的境地，我是再也想像不到的。你相信嗎？明知道他是一個善良的人，一個了不得的人，我抵不上他的一個小指頭，但我還是恨他。爲了他的寬大，我恨他。我沒有別的辦法，祇有……」

她本來想要說死的，但是司武潘·阿卡謠耶維奇不讓她說完。

「你害着病而且很激動，」他說，「相信我，你太誇張了。並不見得有這樣可怕。」

司武潘·阿卡謠耶維奇微笑着。無論誰處在司武潘·阿卡謠耶維奇的地位，對於這種絕望的事情，是決不敢微笑的，（那微笑是會顯得殘酷無情的；）但是在他的微笑裏，有着這麼多親切和幾乎女性一般的溫柔，使得他的微笑不但不傷害人的感情，而且緩和它，慰藉它。他的柔和的，安慰的言語和微笑是像杏仁油一樣有緩和和鎮定的作用。而安娜立刻感到了這個。

「不，司梯瓦，」她說。「我完了，完了！比完了還壞哩！我還不能夠說一切都已經過去；相反的，我感到還沒有過去。我像一根拉得太緊的弦，一定會斷的。但是却還沒有了結……而這會是一個可怕的了結呢。」

「不要緊，我們要把弦慢慢地鬆下來。沒有沒有出路的處境。」

「我想了又想。唯一的……」

他又從她的恐懼的眼色明白了她所想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他不讓她說完。

「一點也不是，」他說。「聽我的話。你不能夠像我一樣地看清你自己的處境。讓我很坦白地把我的意見告訴你吧。」他又加意小心地發出他那杏仁油一樣的微笑。「我從頭說起：你和一個比你大二十歲的男子結婚。你沒有愛情，也不知道愛情是甚麼就和他結了婚。讓我們承認，這是一個錯誤。」

「一個可怕的錯誤！」安娜說。

「但是我重複說一遍，這是木已成舟的事。而後來，我們不妨說，你不幸又愛上了一個不是你丈夫的男子。這是不幸；但是這也是一樁木已成舟的事。你的丈夫知道了這事，而且饒恕了你。」他說一句話停一停，等待她的反對；但是她不回答。「就是這樣。現在的問題是：你能不能夠和你的丈夫一道生活下去？你願不願意？他願不願意？」

「我甚麼都不知道，甚麼都不知道。」

「但是你自己說過你受不了他。」

「不，我沒有這樣說。我否認這話。我甚麼也不知道，甚麼也不明白。」

「是的，但是讓……」

「你不能夠理解。我覺得我是倒栽在一個深淵裏，但是我不應該救我自己。而且我不能夠……」

『不要緊。我們要拋下一根甚麼繩索，把你拉上來。我知道你，我知道你自己不能說明你的希望，你的感情。』

『我甚麼，甚麼也不希望……除了一切都完結。』

『但是他看到了這個，知道這個。難道你以爲這個苦惱他，沒有苦惱你那麼厲害嗎？你痛苦，他也痛苦，這樣有甚麼好處？而離婚可以解決一切困難。』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好容易說出了他的主要的意思，意味深長地望着她。

她沒有說甚麼，不同意地搖了搖她那有着短髮的頭。但是從她那突然閃耀着昔日的美麗的臉上的顏色看來，他看到如果她不希望這個，那祇是因爲這個在她看來是不可達到的幸福罷了。

『我非常替你們難過！要是我能辦妥這件事，我將會多麼快樂！』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更加大胆地微笑着說。『不要說，不要說一句話！但願上帝准許我說出我心中所感到的話。我要到他那裏去了。』

安娜用夢幻般的，閃耀的眼睛看着他，沒有說一句話。

二二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帶着像他在會議室裏坐到主席座位上的時候那種頗爲嚴肅的表情走進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書房。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背着手在房間裏蹀來蹀去，正在

想司武潘·阿卡謫耶維奇跟他的妻子所談的同樣的事情。

『我不打擾你嗎？』司武潘·阿卡謫耶維奇說，一見他的妹夫，突然覺到了一種在他是很稀有的困惑的感覺。爲了掩飾這種困惑，他拿出他剛剛買來的新式開法的紙煙盒，嗅了嗅那柔皮，就從裏面取出一根紙煙來。

『不。你有甚麽事？』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不樂意地問。

『是的，我要……我要……是的，我要和你談談，』司武潘·阿卡謫耶維奇說，因爲感到他所不習慣的畏怯而詫異了。

那種畏怯感覺來得這樣意外，這樣不可思議，他簡直不相信這是良心的聲音在告訴他，說他打算做的事是不對的。司武潘·阿卡謫耶維奇鼓起勇氣，戰勝了他的那種畏怯。

『我希望你相信我對我妹妹的愛和我對你的深情厚意，』他說，漲紅了臉。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站住了沒有說一句話，但是他臉上那種逆來順受的表情把司武潘·阿卡謫耶維奇打動了。

『我想要……我要和你稍微談一談，我的妹妹和你相互之間的處境，』他說，還在和不習慣的畏怯鬥爭。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憂愁地微笑着，望着他的妻兄，沒有答話，他逕自走到桌旁去，從桌上拿了一封未寫完的信遞給他的妻兄。

『我不斷地想着這件事。這就是我所開始寫的，因爲我想寫信可以說得更清楚，而且我在她面

前使她惱怒，』他一面說，一面把信交給他。

司忒潘・阿卡謅耶維奇接了信，帶着疑惑的驚訝望着那雙死死盯住他的暗淡無光的眼睛，於是開始讀着。

『我知道你看到我在面前就感到厭惡。相信這點，在我固然很苦痛，但是我知道事實是這樣，無可奈何。我不責備你，當你在病中我看到你的時候我眞心誠意下了決心忘記我們之間所發生的一切，而開始一種新的生活，這一點，上帝可以做我的證人。對於我做了的事我並不懊悔，而且永遠不會懊悔；我祇有一個希望——你的幸福，你的靈魂的幸福——而現在我知道我沒有完成這個願望。請你自己告訴我甚麼東西可以給你眞正的幸福和內心的平靜。我完全聽從你的意志，信賴你的正義的感情。』

司忒潘・阿卡謅耶維奇交還了信，帶着同樣驚訝的表情繼續望着他妹夫，不知道說甚麼好。這種沉默對於他們兩人都是這樣地難堪，以致司忒潘・阿卡謅耶維奇的嘴唇開始神經質地抽搐起來，同時他還是默默地盯着卡列寧的面孔。

『這就是我要對她說的話，』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掉轉身去。

『是的，是的……』司忒潘・阿卡謅耶維奇說，給眼淚窒塞住，答不出話來。『是的，是的，我了解你，』他終於說出來。

『我要知道她希望的是甚麼，』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

『我恐怕她自己也不明白她自己的處境。她判斷不了呢，』司忒潘・阿卡謅耶維奇鎭靜下來

了，說。『她被壓倒了，完全被你的寬宏大量壓倒了，要是她讀了這封信的話，她會說不出一句話來的。她祇會把她的頭垂得更低。』

『是的，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辦好呢？怎樣去說明，怎樣去了解她的願望呢？』

『要是你允許我表示我的意見的話，我覺得要把結束這種處境你認爲應該採取的辦法直截了當地指出來，關鍵全在你。』

『那麼你認爲非結束不可嗎？』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打斷他。『但是怎樣做法呢？』他加上說，用兩手在他的眼睛面前做了一個他所稀有的姿勢。『我看不出任何出路。』

『任何處境都可以找到出路的，』司武潘・阿卡謡耶維奇說，站起身來，漸漸地興致也來了。『有一個時候你曾經想到和她斷絕……要是你現在確信你們不能使彼此幸福的話……』

『對於幸福可以有各種不同的了解。但是假使我同意一切，毫無需求。我們的這種處境又有甚麼出路呢？』

『要是你願意知道我的意見的話，』司武潘・阿卡謡耶維奇說，帶着他和安娜談話時的那種同樣的慰藉的，杏仁油一樣的柔和的微笑。他的這種善良的微笑是這樣叫人心服，使得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感到了自己的弱點，被這種微笑所左右，願意相信司武潘・阿卡謡耶維奇所說的話了。『她決不會說出這話來，但是有一件事是可能的，有一件事也許是她所願望的，』司武潘・阿卡謡耶維奇繼續說，『那就是，斷絕你們的關係，和一切同這種關係有聯系的回憶。照我想，在你們的處境中要緊的是確立相互間的新的關係。而那種關係是祇有雙方都自由的時候才能建立的。』

『離婚，』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用嫌惡的聲調插入說。

『是的，我想是離婚。是的，離婚，』司忒潘·阿卡蹄耶維奇重複說，漲紅了臉，『對於處在你們這種境地的夫婦，無論從哪點上說都是最合理的辦法。假使夫婦雙方都感到不可能在一起生活了，那有什麼辦法呢？這種事情是常有的。』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沉思地嘆了口氣，閉上他的眼睛。『祇有一點需要考慮：夫婦的一方是否希望和別人結婚？如果不，那就很簡單，』司忒潘·阿卡蹄耶維奇說，漸漸感到沒有拘束了。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激動地變了臉色，暗自喃喃地說了句甚麼，沒有答話。在司忒潘·阿卡蹄耶維奇看來是那麼簡單的一切，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不知考慮了幾千遍，而這一切，在他看來不但不簡單，而且完全不可能。離婚——那詳細的辦法他現在已經知道了——他覺得不可能，因為他的自尊心和尊重宗教的信念不允許他控告人以虛構的通姦罪，而尤其是不允許他使他所饒恕了的，他所愛過的妻子被告發，被羞辱，遭受痛苦。離婚在他看來之所以不可能，還有其他更重大的理由。

假使離婚的話，他的兒子會變得怎樣呢？把他交給他母親去吧，這是不行的。離了婚的母親會有她自己的不合法的家庭，而在那種家庭裏面，作為繼子的地位和教育無論怎樣是不會良好的。把他留在自己身邊呢？他知道那會是他這一方面的一種報復，而他並不願意這樣。但是除了這個理由以外，最使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覺得離婚不可能的地方是，如果同意了離婚，他就會把安娜毀滅了。在莫斯科，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所說的話，就是說，在決定離婚的時候他祇想到他自

己，沒有考慮這樣做他會無可挽救地毀滅了她，這句話深入了他的心。他現在把這句話和他對她的饒恕，和他對孩子們的熱愛連在一起，他按照自己的意思了解了這句話。同意離婚，給她自由，在他想來，就等於奪去把他和生活連結起來的這最後的聯系——他所愛的孩子們；奪去她在正道上的最後的支柱，使她陷入破滅的深淵。如果她離了婚，他知道她會和渥倫斯奇結合，而他們的結合會是一種非法的犯罪的行爲，因爲照教會的規則，這樣的妻子在丈夫還活着的時候是不能結婚的。『她會和他結合，不到一兩年他就會拋棄她或者是她又會和別的男子結合，』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想。『而我，由於同意了非法的離婚，會爲她的毀滅擔着過錯，』這些事他想了千百遍，他確信離婚並不像他的妻兄所說的那麼簡單，而是完全不可能的。司式潘·阿卡謫耶維奇的話他一句也不相信，對於每句話，他都有無數反駁的餘地；但是他聽着他說，感覺着他的話正是左右他生活的，他所不能不服從的那種強大的野蠻力量的表現。

『問題就在於你在甚麼條件之下同意和她離婚。她甚麼也不需要，也不敢向你要求甚麼，她一切聽憑你的寬大。』

『上帝，上帝呀！何苦來呢？』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想，記起由丈夫一方面擔負全部責任的離婚訴訟的一切細節，於是用和渥倫斯奇所做過的同樣的姿勢，他羞愧得兩手掩着臉。

『你很苦惱，這我完全明白。但要是你考慮一下……』

『誰打你右臉，你就將左臉也給他；誰拿掉你的上衣，你就連襯衣也給他，』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想着。

『好，好！』他尖聲叫道。『我願意自己忍受汚辱，我連我的兒子也願意放棄，但是……但是不弄到這個地步不是更好嗎？可是由你辦去吧……』

說着，轉過身去，使得他的妻兄看不見他的臉，他在窗旁的椅子上坐下。他感到悲痛，羞恥；但同悲痛和羞恥混在一道，他又爲自己的謙卑的崇高而感到喜悅和感動。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被打動了。他沉默了一會。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相信我，她尊重你的寬大，』他說。『但是，顯然這是上帝的意旨，』他加上說，當他這樣說了的時候感到了這是一句多麼愚蠢的話，好容易才抑住了嘲笑自己的愚蠢的微笑。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原來想回答句甚麼的，但是眼淚阻止了他。

『這是一種不幸的命運，人祇好逆來順受。我把這不幸看做木已成舟的事實，願盡我所有的力量來幫助她和你兩人，』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

當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走出他妹夫的房間的時候，他被感動了，但是這並沒有破壞他由於很成功地辦妥了這件事情所感到的滿意，因爲他深信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是不會收回他自己所說的話的。在這種滿足之上又加上他剛想到的一個意思。當事情辦理成功之後，他可以問他的妻子和最親密的朋友們一個問題：『我和元帥之間有甚麼不同呢？元帥拆散軍隊，那對於誰都沒有好處，但是我拆散婚姻，却對於三個人都有好處。或者我和元帥之間有甚麼相同呢，……反正，到那時候我會想出更妙的來呢，』他帶着微笑自言自語。

三

渥倫斯奇的傷勢雖然沒有觸到心臟，却很危險，好多天以後，他彷徨在生死之間。他第一次能夠說話的時候祇有他的嫂嫂瓦理雅一個人在他的房間裏。

『瓦理雅！』他說，嚴肅地望着她，『我是偶然失手打了自己的。請不要再提起這件事吧，對大家就這麼說好了。要不然這太可笑了。』

沒有回答他的話，瓦理雅彎身向着他，帶着快活的微笑望着他的臉。他的眼睛是明亮的，沒有發燒的模樣，但是他的表情是嚴肅的。

『哦，謝謝上帝！』她說。『你不痛了嗎？』

『這裏還有一點點。』他指着他的胸口。

『那末讓我給你換綳帶吧。』

當她替他換綳帶的時候，他默默地，咬緊他的寬闊的牙關，望着她。當她作完了的時候，他說：

『我並不在譫語；請設法不要讓人說我是故意打自己的。』

『沒有人這樣說。祇是我希望你以後不要再偶然失手打你自己了。』她帶着詢問的微笑說。

『當然，我不會了，可是那樣倒也好……』

於是他陰鬱地微笑了。

雖然這些話和這種微笑是那樣地使瓦理雅驚駭，但是當熱度退了，他開始痊癒的時候，他感到完全擺脫了他的悲愁的一部分。由於他這次的行爲，他好像沖洗掉了他以前所感到的羞恥和屈辱。他現在能夠冷靜地想着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了。他承認了他的所有的寬大，但是他現在並不因此而感到自己卑微。而且他又回到他的生活的常規了。他感到他又能夠毫不羞愧地去正面看人，並且能夠照他自己的習慣生活了。祇是他由於永遠失去了她而感到的那種近於絕望的悔恨心情，他還是無法從他心中排遣開來，雖然他從未停止和這種心情鬥爭。現在，他下定了決心，既然已經補償了他對她丈夫的罪，他就必須拋棄她，將來永遠不再置身於悔悟了的她和她的丈夫中間，但是他不能夠從他的心裏連根拔除因爲失去了她的愛情而感到的悔恨，他不能從他的記憶裏抹去那些幸福的瞬間，那些他那時並不怎樣珍惜，現在却以那全部魅力縈繞着他的幸福的瞬間。

賽浦霍夫司科意計劃把他派遣到塔什干去，渥倫斯奇毫不躊躇地同意了這個提議。但是出發的時間愈迫近，他對於他所認爲義不容辭的犧牲，就愈感到痛苦了。

他的傷口痊癒了，他四處奔走準備出發到塔什干去。

『再見她一次，然後把自己隱藏起來，再去死，』他想，而當他去辭行的時候，他把這意思對培脫西說了。負着這個使命，培脫西到了安娜那裏，給他帶回來一個否定的回答。

『這樣倒更好，』渥倫斯奇聽到這消息的時候這樣想。『那原是個弱點，它會毀壞我最後的力量。』

第二天，培脫西一早就親自到他那裏來，說她從奧布浪斯基那裏確實聽到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已經同意離婚，因此渥倫斯奇可以去會安娜。

連培脫西離開他的屋子他都沒有送一送，忘記了他的一切決心，也沒有問問甚麼時候他可以去見她，她的丈夫在哪裏，渥倫斯奇就立刻坐車到卡列寧家去了。他甚麼人甚麼東西都沒有看地跑上了樓梯，他用快步，幾乎是用跑步走進了她的房間。沒有考慮，也沒有注意房間裏是否還有別人，他就擁抱住她，在她的臉、她的手和她的頸項上印滿了無數的吻。

安娜自己原也準備了這個會見，想好了要對他說甚麼話的，但是她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他的熱情完全支配了她，她想要使他鎮靜，使自己鎮靜，但是太遲了。他的感情傳染了她。她的嘴唇顫抖了，以致她好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是的，你佔有了我，我是你的了，」她把他的手緊壓在她的胸上，終於說出來了。

「當然要這樣！」他說。「祇要我們活着，一定要這樣。我現在明白了。」

「這是真的，」她說，臉色愈來愈蒼白了，抱住了他的頭。「可是在發生了這一切之後，這真有些可怕呢。」

「一切都會過去，一切都會過去，我們將會是這樣幸福。我們的愛情，如果它能夠再強烈的話，正因爲它有這些可怕的地方，這才會更加強呢，」他說，抬起頭來，在微笑中露出他的結實的牙齒。

於是她不由得報以微笑——不是回答他的話，而是回答他眼睛裏的愛意。她拿起他的手，用它去撫摸她的冰冷的面頰和剪短了的頭髮。

「你的頭髮剪得這樣短，我簡直認不出你來了呢。長得多漂亮呵。一個男孩一樣。可是你的臉色多蒼白！」

『是的，我衰弱極了，』她微笑着說。於是她的嘴唇又顫抖起來了。

『我們到意大利去吧，你會健康起來的，』他說。

『難道我們真能夠像夫妻一樣，你我兩人成一個家庭嗎？』她說，緊盯着他的眼睛。

『早沒有這樣，我才覺得奇怪哩！』

『司梯瓦說，他同意了一切，但是我不能夠接受他的寬大，』她說，做夢般地越過渥倫斯奇的臉凝視着。『我不要離婚；現在在我都一樣。祇是我不知道關於謝遼沙他怎樣決定。』

他怎麽也不能理解在他們會見的這個時間，她怎麽還能夠記起並且想着她的兒子和離婚的事。這一切有甚麽關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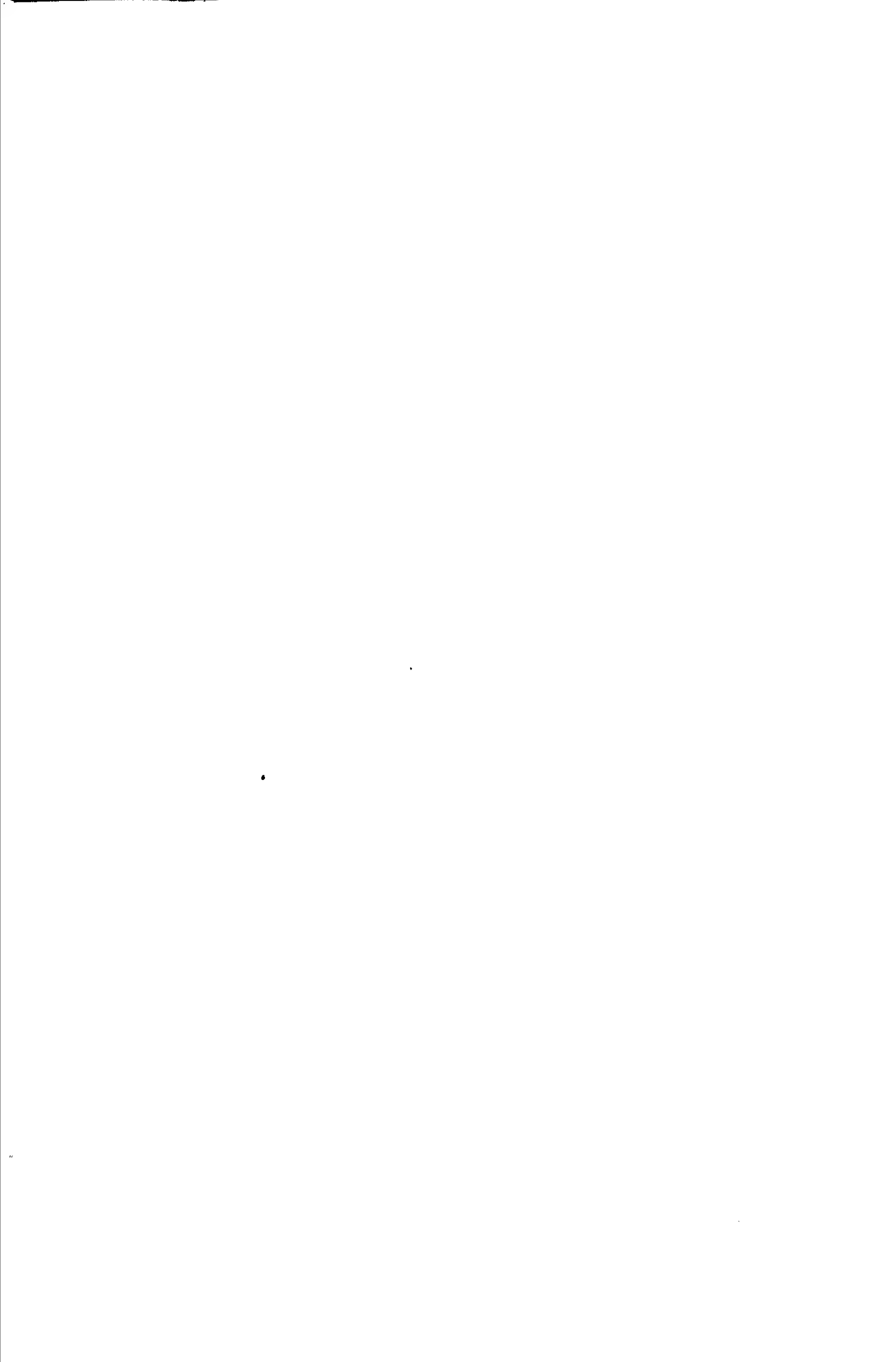
『不說這個了吧，不想這個了吧，』他說，用自己的手擺弄着她的手，極力引她注意他；但是她還是沒有望他。

『呵，我爲什麽不死呢！那樣倒好了！』她說，默默的眼淚流下了她的兩頰；但是爲了不使他傷心，她勉強地微笑了。

拒絕到塔什干去的富有魅力而帶危險性的任命，照渥倫斯奇以前的見解看來，會是可恥的，不可能的。但是現在，沒有片刻的考慮，他拒絕了這個任命，而且注意到上級對於他的這種行爲很不滿，他立刻辭了職。

一個月以後，祇剩下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一個人和他的兒子留在彼得堡自己家裏，而安娜和渥倫斯奇，沒有得到離婚，並且堅決地拒絕了這個辦法，就到外國去了。

第五部



薛傑巴茲基公爵夫人最初以爲在距今不過五個星期的齋戒節之前舉行婚禮，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因爲到那時，恐怕連一半嫁奩都來不及備辦妥當；但是她又不能不同意列文的這個意見，就是說：推延到齋戒節以後恐怕太遲了，因爲薛傑巴茲基公爵的一位老伯母正病危，說不定就要死了，那樣居喪就會把婚事更躭擱下去。因此，決定把嫁奩分成大小兩部分，公爵夫人同意了在齋戒節之前舉行婚禮。她決定現在把小的一部分嫁奩預備齊全，大的一部分等以後送來；列文怎樣也不能認眞地回答，他同不同意這種安排，爲此，她很生他的氣。新郎新婦祇等婚事一完就要到鄉下去的，到了鄉下，大的一部分嫁奩就不需要了，這樣，這個辦法就更方便了。

列文還是處在和以前一樣的恍惚迷離的狀態中，他彷彿覺得他和他的幸福構成了世間萬有的主要和唯一的目的，他現在對任何事都用不着思考，也毋須乎操心，一切都有人替他料理。他連將來的生活計劃和目的都沒有，他聽憑別人去安排，相信一切都會圓滿的。他的哥哥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和公爵夫人指點他去做他應該做的事。他所做的無非是完全同意他們向他建議的一切。他哥哥替他籌錢，公爵夫人勸他結過婚以後就離開莫斯科，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勸他到外國去。他一切都同意。『如果你們高興，你們喜歡怎麼辦就怎麼辦吧。我很幸福，隨便你們做甚麼，我的幸福決不會因而有所增減！』他想。當他把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勸他們到外國去

的話告訴吉提的時候，她不贊成，而且關於他們未來的生活她有她自己的一定的打算，這可使他大爲吃驚。她知道列文在鄉下有他所愛好的工作。他看得出來，她不但不理解這種工作，而且她也不想去理解。可是這並不妨礙她把這工作看得非常重要。而且她知道他們的家要在鄉下，所以她不想到他們將來不會去居住的外國去，而要去他們的家所要在的地方。這種明確表示出來的意願使列文吃驚了。但是在他反正都是一樣，因此他立刻要求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到鄉下去，好像這是他的義務似的，請他憑着他的豐富的鑑賞力把那裏的一切佈置好。

『可是我問你，』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在鄉下爲新夫婦的來臨把一切都佈置停當了，從鄉下回來以後有一天這樣問他，『你有了做過懺悔的證書嗎？』

『沒有。怎麽啦？』

『沒有你就不能夠結婚呀。』

『哎呀！』列文叫道。『哦，我恐怕有九年沒有受聖禮了哩！我連這點想也沒有想到。』

『你眞是個好人！』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笑起來了，『你還說我是虛無主義者呢！可是這樣不成，你知道。你一定得受聖禮。』

『甚麽時候？祇剩四天了。』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把這件事也替他辦妥了。於是列文就開始懺悔了。對於列文，也像對於任何不信教，却尊重別人的信仰的人一樣，出席參加教會的儀式是很不愉快的。在這種時候，處在他現在這種柔和的心境中，這種不可避免的虛僞行爲對於列文不但是痛苦，而且好像是完全不可設

想的。現在，正當他心花怒放，歡天喜地的日子，他竟不得不說謊或是褻瀆神明。他感覺到他兩者都不能做。但是雖然他三番四次地問司式潘·阿卡謡耶維奇不受聖禮能不能夠得到證書，而司式潘·阿卡謡耶維奇却斷定說那是不能夠的。

「而且，這在你算得了甚麼呢——兩天工夫？並且他是一個非常可愛的聰明的老頭呢。他會替你把那顆牙齒拔出，你會一點也不覺得的。」

站着做第一遍祈禱的時候，列文極力回想他的青年時代和他在十六、七歲的時候所體驗的那種強烈的宗教感情。但是他立刻確信這在他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極力想把這一切看成一種毫無意義的無聊的習俗，好像拜客的習俗一樣的；但是他感覺得這樣也不行。列文對於宗教，像他的大多數同時代的人一樣，抱着非常不確定的看法。他既不能夠相信，同時他也不能夠確信這全是錯誤的。因此，既不能相信他所做的事的意義，也不能將它看作無聊的形式而淡然置之，在他預備領受聖禮的整個期間，他因為做着自己所不了解的事，做着如他的內心的聲音告訴他的虛偽和錯誤的事，而感到一種不安和羞恥的心情。

在舉行儀式的時間內，他時而傾聽着祈禱，極力想把一些和他自己的見解不相違背的意義加在上面；時而感覺到他不能理解，並且不得不非難這種祈禱，於是他極力不去聽它，而全神貫注於自己的思想，觀察，和當他百無聊賴地站在教堂裏的時候縈迴於他腦海中的種種回憶。

他做完了日禱，晚禱和夜禱，第二天他起得比平常早，沒有吃茶點，在早上八點鐘的時候，就到教堂去做早禱和懺悔去了。

在教堂裏，除了一個求乞的兵士，兩個老太婆和教會執事們以外再也沒有人了。一個年青的執事，他的長背的兩半透過他的薄薄的法衣清楚地顯出來，走來迎接他，立刻走到牆邊的小桌旁，讀起訓誡來。當他讀的時候，特別是聽見他再三地迅速地重複說：『上帝憐憫我們！』——那聽上去好像是說『赦免我們』——的時候，列文感覺得思想已經關閉起來，加上了封條，不許碰也不許動，否則結果就會陷於混亂；所以，當他站在執事背後的時候，他祇顧繼續想他自己的心事，不去聽，也不去追究對方所唸的話。『她的手有多麼豐富的表情呵。』他想，回憶起昨天他們坐在角落裏的桌旁的情景。他們沒有甚麼話好談，就像那種時候常有的情形一樣，她把一隻手放在桌上，儘在張開又合攏，注意到她的這種動作，連她自己也笑起來了。他回憶起他怎樣吻了吻那隻手，然後細看了那玫瑰色的手心裏的脈紋。『又是赦免我們！』列文想，劃着十字，行着禮，望着正在行禮的執事的背部的柔軟運動。『後來她拉住我的手，細看了那脈紋。「你這隻手多美呵，」她說。』於是他望了望自己的手和執事的短短的手。『是的，現在快完了，』他想，『不，好像又開始了，』他聽着祈禱，這樣想。『不，正在收場了。瞧，他彎身行禮一直彎到地面。收場總是這樣子的。』

執事的絲絨袖口裏的手偷偷地接過去一張三盧布的鈔票，說他要登記上列文的名字，他的新長靴就輕快地在空寂的教堂的石板地上響着走過去，他走上祭壇。一會兒以後，他在那裏往外張望，向列文招手。一直封鎖着的思想開始在列文的心中動起來了，但是他連忙驅走它。『總會完結的，』他一面想，一面向講經臺走去。他走上台階，往右轉，看見了祭司。這祭司，是一個長着稀疏的花

白鬍鬚和疲倦的和善的眼睛的小老頭，正站在講經臺旁，翻着彌撒經。向列文微微鞠了鞠躬，他立刻開始用老一套的腔調讀起祈禱文來。當他讀完了的時候，他彎腰行禮一直彎到地面，轉臉向着列文。

『基督爲人眼看不見地降臨了，來聽取你的懺悔，』他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穌像說。『你相信聖使徒教會的全部教義嗎？』祭司繼續說，把眼睛避開列文的臉，在他的聖帶下面合攏他的兩手。

『我曾經懷疑過一切，如今還在懷疑，』列文用一種自己聽起來也覺得不愉快的聲調說，說過就不再開口了。

祭司等待了幾秒鐘，看他還有沒有說的，然後就閉上眼睛，迅速地帶着很重的烏拉地密爾地方的口音說：

『懷疑原來是人類天生的弱點，但是我們應當祈求大慈大悲的上帝堅定我們的信心。你有甚麼特別的罪過嗎？』他加上說，毫不間斷，好像極力要不浪費時間。

『我的主要的罪過就是懷疑。我懷疑一切，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懷疑的。』

『懷疑原來是人類天生的弱點，』祭司又重複了一遍那句話。『你主要懷疑些甚麼呢？』

『我懷疑一切，我有時甚至連上帝的存在也懷疑，』列文不由自主地說出來了，他爲他的失言而感到惶恐。但是列文的話似乎對於祭司並沒有影響。

『對於上帝的存在還會有甚麼懷疑呢？』他浮上一絲隱約可辨的微笑，連忙說。

列文默不作聲。

「你既然看見了他的創造物，你對於造物主還能有甚麼懷疑呢？」祭司用那迅速的老一套的腔調繼續說。「是誰用各種發光體去裝飾天空的？是誰把大地打扮得如此美麗？沒有造物主，這一切怎麼解釋呢？」他說，詢問般地望着列文。

列文感覺到和祭司談論哲學是不適宜的，因此他祇回答了和問題直接有關的話。

「我不知道，」他說。

「你不知道？那麼你怎麼可以懷疑上帝創造了天地萬物呢？」祭司帶着愉快的困惑神情說。

「我一點也不明白，」列文說，漲紅了臉，並且覺得他的話是愚蠢的，在這種情況下是祇會顯得愚蠢的。

「祈禱上帝，懇求上帝吧。就是神父也有懷疑，要祈求上帝堅定他們的信念。魔鬼的力量很大，我們得抵抗他。祈禱上帝，懇求上帝吧。祈禱上帝，」他急忙地重複說。

祭司稍稍停頓了一下，好像在沉思似的。

「我聽說你要和我的教區居民，上帝的兒子薛傑巴茲基公爵的女兒結婚了？」他帶着微笑加上說。「一位很好的小姐呵。」

「是的，」列文回答，爲祭司羞紅了臉。「在懺悔的時候他問我這個做甚麼？」他想。

於是，好像是回答他的思想似的，祭司對他說：

「你快要開始結婚的生活了，上帝會賜給你子孫。不是這樣嗎？哦，如果你不能克服那種把你引誘到不信仰的路上去的惡魔的誘惑的話，你會給你的孩子們一種甚麼樣的教育呢？」他用溫和的

責備口吻說。『如果你愛你的兒女的話，那末，你，作為一個善良的父親，就不但要希望你的孩子享有富貴榮華，你還要希望他獲得拯救，由於眞理之光而獲得精神的啓發。不是這樣嗎？當天眞未鑿的小孩問你：「爸爸！世界上魅惑我的一切東西——大地，水，太陽，花，草，是誰造出來的呢？」的時候，你如何回答他呢？難道你能夠對他說：「我不知道」嗎？你不能不知道，因為大慈大悲的上帝顯示給你看了。或者你的孩子會問你：「死後甚麼在等着我呢？」假如你一點都不知道，你對他說甚麼呢？你怎樣回答他呢？你讓他去受世間和惡魔的誘惑嗎？那是不對的！』他說，於是他停住了，把頭歪到一邊，用仁慈溫厚的眼睛望着列文。

這一回列文沒有回答，倒不是因為他不願意和祭司爭論，而是因為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問過他這樣的問題，到他的孩子們能夠問他這些問題的時候，還有足夠的時間來考慮怎樣回答他們呢。

『你走進了人生的這樣一個時刻，』祭司繼續說，『你該選定你的道路，堅持下去。祈求上帝，求他發慈悲幫助你，憐憫你！』他結束道。『願我主上帝，耶穌基督，以其廣大無邊的仁慈，饒恕這個兒子……』於是唸完了赦罪的祈禱文，祭司祝福了他，就讓他走了。

那天回到家來的時候，列文因為這個尷尬的處境並沒有要他說一句謊話就已經過去而感到一種輕鬆愉快的心情。除此以外，在他心上還留下了一個模糊的記憶，彷彿那善良可愛的老頭兒所說的話也並不像他起先所想的那麼愚蠢，在那些話裏面有一些應當弄清楚的東西。

『自然，不是現在，』列文想，『而是以後哪一天。』列文現在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痛切地感覺得在他的靈魂裏有些不清楚不乾淨的地方，而對於宗教，他抱着如他在別人身上所那麼明顯地看

出而且厭惡的那同樣的態度，他的朋友史惠茲斯奇就因爲那種態度而受過他的責備。

那天晚上列文和他的未婚妻一道在杜麗家裏度過，而且高興到極點。把他自己的興奮心情描摹給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聽的時候，他說他快活得好像一條被教練着去跳圈子的狗，牠終於領悟了，做了人家命令牠做的事，吠着，搖着尾巴，興高采烈地跳上桌子和窗檻。

二

在舉行婚禮的那天，依照俄國的習俗（公爵夫人和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堅持要嚴格遵守一切習俗），列文沒有見他的新娘，在他的旅館裏和偶然聚在他房間裏的三個獨身朋友一道吃飯。一個是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一個是卡塔瓦梭夫，大學時代的朋友，現在是自然科學教授，被列文偶然在街上遇見了拉到家裏來的，還有一個是契利珂夫，他的伴郎，莫斯科的保安官，列文獵熊的夥伴。這聚餐是很愉快的。賽爾吉・伊凡諾維奇高興極了，很讚賞卡塔瓦梭夫的創見。卡塔瓦梭夫感到他的創見得到重視和理解，就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了。契利珂夫對於各種各樣的談話總是活潑愉快地加以支持的。

「你看，」卡塔瓦梭夫由於在講壇上養成的習慣拉長聲音說，「我們的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一向是一個多麼有爲的人物。我是說過去，因爲現在已經看不見他昔日的面影了。在他離開大學的時候，他愛好科學，對於人性的研究感到興味；現在他的一半能力却用來自己欺騙自己，而另外

一年就用來給這種欺騙辯護。』

『我從來沒有見過比你更堅決的反對結婚的人，』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

『不，我並不反對結婚。我贊成分工。沒有別的事好做的人應當生育子女，而另外的人就致力於他們的教養和幸福。這就是我的看法。把兩種職業混淆起來是清客的錯誤；可是我不是那種人！』

『當我聽到你戀愛的時候，我會多麼快活呵！』列文說。『一定請我喝喜酒吧。』

『我已經在戀愛了。』

『是的，和墨魚！你知道，』列文轉向他的哥哥說，『密哈爾・塞謬諾維奇正在寫一本關於營養的書……』

『呵，不要胡扯！無論寫甚麼都沒有關係。事實是，我的確愛墨魚。』

『可是那並不妨礙你愛妻子！』

『墨魚不妨礙，可是妻子却妨礙哩。』

『為甚麼？』

『呵，你會發現的！你現在愛好農事，遊獵，——可是你等着瞧吧！』

『阿希普今天來過；他說普舒特諾有許多鹿，還有兩頭熊呢，』契利珂夫說。

『哦，我不去，你們去把牠們捉來吧。』

『噢，那倒是真話，』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你可以從此向你的獵熊事業告別了——你的

妻子不會允許你去的！」

列文微笑了。他的妻子不讓他去的那種想法是這樣令人愉快，他情願永遠放棄獵熊的快樂。

「可是，他們會去捉到那兩隻熊，而你却沒有去，那畢竟可惜。你記得上次在哈配洛瓦嗎？那是一場多愉快的打獵呵！」契利珂夫說。

列文不願打破這種幻想，彷彿離開她還能夠有甚麼快樂，因此他沒有說一句話。

「向獨身生活告別的習俗是有道理的，」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不管你怎樣快樂，你總不能不惋惜你的自由。」

「你承認你有這樣一種感覺，像果戈理的新郎㊀一樣，想從窗口跳下去吧？」

「自然有，不過不承認罷了，」卡塔瓦梭夫說，放聲大笑起來。

「呵，窗子開着……我們馬上就動身到特維爾去吧！有一頭大母熊，我們可以直搗巢穴。當眞地，就坐五點鐘的車走吧！這裏的事隨他們的意思去辦好了，」契利珂夫微笑着說。

「哦，說實在的，」列文也微笑着說，「我心裏絲毫找不出惋惜我的自由的心情。」

「是的，現在你心裏這樣混亂，你甚麼也不覺得的，」卡塔瓦梭夫說。「等一等，到你稍微淸楚一點的時候，你就覺得了。」

「不！假如是那樣，那末，雖然有我的感情（他不便在他們面前說愛情這個字眼）和幸福，但失去我的自由，我多少總會感到有點惋惜吧……可是恰恰相反，我高興的正是失去我的自由。」

「糟糕得很！眞是一個不可救藥的人！」卡塔瓦梭夫說。「哦，讓我們乾一杯祝他恢復健康，

或是祝他的夢想有百分之一可以實現吧——就是那樣，也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幸福！』

一吃過飯，客人們就走了，爲的是趕緊換好衣服去參加婚禮。

當剩下他一個人，回憶着這班獨身朋友的談話的時候，列文問自己：他心裏眞有他們所說的那種惋惜自由的心情嗎？這問題使他微笑了。『自由？自由有甚麼用？幸福就在於愛和希望：希望她所希望的，想她所想的，那就是說，毫無自由可言——這就是幸福！』

『但是我知道她的思想，她的希望，她的感情嗎？』一個聲音突然向他低語。微笑從他臉上消逝，他變得沉思了。他突然發生了一個奇怪的感覺。他感到恐怖和懷疑——對一切事情懷疑。

『要是她不愛我怎麼辦呢？要是她祇是爲了結婚而和我結婚怎麼辦呢？要是她自己也不明白她所做的事，怎麼辦呢？』他問自己。『她也許會淸醒過來，等到已經結了婚的時候才發現她並不愛我，而且不能愛我。』於是涉及她的，奇怪的，最邪惡的念頭浮上了他的腦海。他嫉妒起渥倫斯奇來，好像一年前一樣，彷彿他看見她和渥倫斯奇在一起的那個晚上就是昨天。他懷疑她沒有把全部眞相都告訴他。

他迅速地跳起來。『不，這樣下去不成！』他絕望地自言自語。『我要到她那裏去，我要問問她；最後再對她說一次：我們還是自由的，我們不如維持現狀的好！隨便甚麼都比永久的不幸，恥辱，不忠實好！』他的心裏懷着絕望，對一切人，對他自己，對她都懷着憤恨，他走出了旅館，坐

㊀ 果戈理的劇本結婚中的人物。

車上她家裏去了。

他在後房裏找到了她。她正坐在一口箱子上，和一個使女在安排甚麼，挑揀着散滿在椅背和地板上的各種顏色的衣服。

『噢！』她一見他就叫起來，高興得容光煥發。『考斯加！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最近幾天來她差不多交替地呼喚這兩個名字。）我沒有想到你來呢！我正在理我從前的衣服，看哪一件給甚麼人穿合式……』

『呵！好極了！』他陰鬱地說，望着使女。

『你去吧，頓留莎，我回頭叫你，』吉提說。『考斯加，怎麼回事？』使女一走，她就明確地用了這個親密的稱呼問。她覺察出了他的興奮而又陰鬱的異樣的臉色，她感到恐怖。

『吉提！我痛苦得很。我一個人忍受不住，』他聲音裏帶着絕望的調子說，站在她的面前，懇求地凝視着她的眼睛。他從她的情意深深的，忠實的臉上已經看出他所要說的話不會產生任何結果，但是他要她親口來消除他的疑惑。『我是來說現在還來得及。這一切還可以停止和挽回。』

『甚麼？我一點也不明白？你怎麼回事？』

『我說了不止一千遍，而且不由得要想的……就是我配不上你。你不可能同意和我結婚。想一想吧。你錯了。再三想一想吧。你不會愛我的……要是……就不如說出來的好，』他說，沒有望着她。『我會很痛苦。讓人家高興怎麼說就怎麼說吧，隨便甚麼都比不幸好……趁現在還來得及的時候總好一些……』

『我不明白，』她惶恐地說，『你想要翻悔……你不願意了嗎？』

『是的，要是你不愛我的話。』

『你發瘋了！』她叫，惱怒得滿臉緋紅。但是他的臉色是這樣可憐，她抑制住她的惱怒，把衣服扔在圈手椅上，她在他旁邊坐下。『你在想些甚麼呢？把一切都告訴我吧。』

『我想你不會愛我的。你怎麼會愛我這樣的人呢。』

『我的上帝！我怎麼辦才好呢……？』她說着，哭出來了。

『呵！我做了甚麼呀？』他叫，於是跪在她面前，他開始吻她的手。

當五分鐘後公爵夫人走進房裏來的時候，她看見他們完全和好了。吉提不但使他確信了她愛他，而且甚至爲了回答她爲甚麼愛他這個問題，向他說明了她所以愛他的理由。她告訴他，她愛他是因爲她完全理解他，因爲她知道他喜歡甚麼，因爲他所喜歡的東西都是好的。這在他似乎是十分明白了。當公爵夫人走到他們這裏來的時候，他們正並肩坐在箱子上，清理衣服，而且正在爭辯着，因爲吉提要把列文向她求婚的時候她穿的那件褐色衣服給頓留莎，而他堅決主張那件衣服永遠不要給別人，可以把另外一件藍色衣服給頓留莎。

『你怎麼不明白呢？她的皮膚是褐色的，藍色衣服和她不相稱……我全盤考慮過了呢。』

聽到他來訪的原因，公爵夫人半開玩笑半認眞地對他生氣了，叫他趕快回去換衣服，不要妨礙吉提梳頭，因爲梳髮匠查爾斯就要來了。

『實在說，這幾天來她甚麼也沒有吃，正在憔悴下去，而你又來說些無意思的話來攪擾她，』

她對他說，『走吧，走吧，我的好人！』

列文感到有罪而又羞慚，但却得到安慰，回到了他的旅館。他哥哥、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和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都穿上了禮服，正在等着用聖像給他祝福。時間一刻都不能躭擱了。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還得坐車回家去接他的兒子，他捲起了頭髮，又塗了髮油，要拿着聖像跟新娘在一起。並且，還得派一部馬車去接伴郎。另一部馬車把賽爾吉·伊凡諾維奇送走後，還得轉回來……總之，有許多複雜的事情需要考慮和料理。一件事是確定無疑的：就是不能再躭擱，因爲已經六點半了。

用聖像祝福的儀式並沒有產生甚麼特別效果。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帶着滑稽的莊重姿勢和他妻子並排站着，手裏拿着聖像，叫列文鞠躬到地，他含着善意的，諷刺的微笑祝福他，吻了他三次；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也這樣做了，然後急忙忙地走開，又捲入調遣馬車這個麻煩的問題裏面去了。

『哦，我看祇有這樣辦吧：你坐自己家裏的馬車去接他，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如果願意的話，就請他到了那裏之後把他的馬車打發回來。』

『自然，我很高興！』

『我們跟他隨後就來。你的行李送去了嗎？』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說。

『送去了，』列文回答，於是他吩咐顧玆瑪把他要穿的衣服拿出來。

三

一大羣人，大部分是女人，簇擁着因爲舉行婚禮而燈火輝煌的教堂。那些來不及走進人羣中間的人就蜂擁在窗子周圍，推擠着，爭吵着，從窗框裏窺望。

二十多輛馬車已在警察指揮之下沿街排列起來。一個警官，穿着藍色制服，光彩奪目的，不顧嚴寒地站在門口。馬車不斷地馳來，時而，頭上戴着花，兩手提着裙子的婦人們，時而，脫下窄邊拿破崙帽或是黑帽的男人們，走進教堂來。在教堂裏面，一對枝形燭架和聖像前的所有蠟燭都點燃了。聖像壇的紅底上的鍍金，聖像的金黃色的浮彫，枝形燈架和燭臺的銀質，地上的石板，絨毯，唱歌室上面的旗幟，聖壇的台階，舊得發黑了的書籍，袈裟，法衣——全都浸浴在燈光裏。在溫暖的教堂的右邊，在燕尾服和白領帶，制服和錦緞，天鵝絨，絲綢，頭髮，花，裸露的肩膊和臂膀，以及長手套的人羣裏面，在進行着愼重的但是熱烈的談話，話聲在高高的圓屋頂裏異樣地迴響着。一聽到開門的響聲，人羣裏的談話聲就消逝，大家都四下裏張望着，期望看到新娘新郎進來。但是門開了有十次以上，而每一次不是走入右邊來賓席的遲到的客人，就是騙過或是打通了警官，混進左邊旁觀席的參觀者。不論是親友或是旁觀者都已經等待得忍無可忍了。

開頭，他們想新郎新娘馬上就要到了，對於他們的姍姍來遲並不覺得有甚麼關係。接着，他們就開始愈加頻緊地朝門望着，而且談論着莫非發生了甚麼事情。接着，這種拖延简直叫人不舒服

了，親戚和賓客們竭力裝出不再想新郎新娘的事，而在一心一意談話的模樣。

總執事，好像是要使人們注意到他的時間的寶貴似的，不耐煩地咳嗽着，使得窗子的玻璃也顫動起來了。由唱歌室，傳來了等得厭倦了的歌手們在練習嗓子和擤鼻涕的聲音。祭司不斷地有時差小吏有時又差執事去看新郎來了沒有，他自己穿着紫色袈裟，繫着繡花腰帶，也一次又一次地到小門去等候新郎。終於有一個婦人看了看她的錶，說：『可眞奇怪呢！』於是所有的賓客都不安起來，開始大聲地表示出他們的詫異和不滿。一個伴郎去探聽究竟去了。這時吉提早已準備停當，穿起雪白的衣裳，披上長紗，戴着香橙花的花冠，正和做她伴娘的姊姊里瓦夫夫人一道站在薛傑巴茲基家的客廳裏。她向窗外望着，等伴郎來報告新郎已經到了教堂，白白地等了半個多鐘頭。

這時列文穿好了褲子，却沒有穿上衣和背心，正在旅館的房間裏踱來踱去，不時地把頭伸到門外，朝走廊望着。但是在走廊裏看不見他所等候的人的蹤影，他絕望地轉回來，揮着兩手，向正在悠然地抽着煙的司武潘·阿卡謫耶維奇說話了。

『曾經有人處過像這樣可怕的尷尬的境地嗎？』他說。

『是的，這是有點尷尬的，』司武潘·阿卡謫耶維奇含着慰藉的微笑同意說。『可是別焦心，馬上就會拿來的。』

『不，怎麼辦呵！』列文壓抑住憤怒說。『而且這種尷尬的敞胸背心！不成呀！』他說，望着他的揉皺了的襯衣的前襟。『要是行李都送到火車站去了，怎麼辦呢！』他絕望地叫着。

『那末你就衹好穿我的了。』

『那我早就該這樣辦的。』

『看上去好笑可不好……等一等！事情自會好起來的。』

事情是這樣：當列文要換禮服的時候，他的老僕顧茲瑪就把上衣、背心和一切必要的東西都拿來了。

『襯衫呢！』列文叫。

『你身上不是穿着襯衫嗎，』顧茲瑪帶着平靜的微笑回答。

顧茲瑪沒有想到留下一件乾淨襯衫，當他接到把一切東西都綑打起來，送到薛傑巴茲基家去——新夫婦今晚就從薛傑巴茲基家動身到鄉下去——的吩咐的時候，他照辦了，除了一套禮服以外，把其他的一切東西都綑打起來了。從早晨穿起的襯衫已經揉皺了，和時髦的敞胸背心穿在一起是無論如何不成的。打發人到薛傑巴茲基家去，路太遠了。他們派了人去買一件襯衫。僕人回來了，到處都關了門——今天是禮拜日。他們就派人到司武潘•阿卡諾耶維奇家去，拿了一件襯衫來——又肥又短，簡直不能穿。最後還是派人到薛傑巴茲基家去解開行李。教堂裏大家都在等候新郎，而他却好像關在檻裏的野獸一樣，在他的房間裏踱來踱去，窺看着走廊，帶着恐怖和絕望，回憶起他對吉提說過的話，以及她現在會怎樣想。

終於，有罪的顧茲瑪拿着襯衫氣喘喘地跑進房裏來了。

『剛剛趕上。他們正把行李往貨車上搬呢，』顧茲瑪說。

三分鐘以後，列文飛步跑過走廊，沒有看一眼他的錶，怕的是更增加他的痛苦。

『這樣無濟於事，』司武潘・阿卡謠耶維奇微笑着說，從容地跟在他後面。『事情自會好起來的，事情自會好起來的……我對你說。』

四

『他們來了！』『那就是他！』『哪一個？』『是年青的那一個嗎？』『呵，看看她，可憐的，愁得不死不活的！』這就是當列文在門口迎接了他的新娘，和她一道走進教堂來的時候人羣中發出來的議論。

司武潘・阿卡謠耶維奇把遲延的原因告訴了他妻子，賓客們含着微笑互相私語着。列文甚麼人甚麼東西都沒有看見；他目不轉睛地凝視着他的新娘。

大家都說最近幾天來她的容顏消損了，她戴上花冠還不及平時美麗；但是列文却不這樣想。他望着她那披着白色長紗，戴着白色花朵，梳得高高的頭髮，和那用一種特殊的處女方式把她的長頸兩邊掩住，祇露出前面來的，高聳的，扇形的領子，和她的纖細得驚人的腰身，在他看來她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好看——並不是因爲這些花，這紗，這巴黎買來的衣裳增加了她的美麗；而是因爲，不管她的服裝的人工的華麗，她的可愛的臉、她的眼睛、她的嘴唇上的表情仍然是她所特有的那種純眞的表情。

『我以爲你想逃哩，』她說，對他微笑着。

『我碰到的事是這樣尷尬，我眞不好意思說出來呢！』他臉一紅說，而且他不得不扭過臉去對

着正走上他面前來的賽爾吉・伊凡諾維奇。

『你的襯衫的事眞是佳話！』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搖搖頭，微笑着說。

『是，是！』列文回答，並不明白他們在說些甚麼。

『喂，考斯加，』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故作驚惶的樣子說。『現在你得決定一個重大問題。你處在現在這種心境中正可以理解這問題的嚴重性。他們問我要點已經點過的蠟燭呢，還是點沒有點過的蠟燭？這是相差十個盧布的事，』他加上說，嘴唇一撇流露出一絲微笑。『我已經決定了，但是我怕你不同意。』

列文知道這是戲言，但是他却笑不出來。

『哦，那末怎麼樣呢？沒有點過的蠟燭呢，還是點過的蠟燭？問題就在這裏。』

『好，好，沒有點過的蠟燭。』

『呵，我高興得很。問題解決了！』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微笑着說。『可是人處在這種境地有多麼呆頭呆腦呵！』他對契利珂夫說，當列文茫然地望了他一眼，又走到他的新娘那裏去的時候。

『吉提，記住你要先踏上氈子，』㊀諾得斯頓伯爵夫人走過來說。『你眞是一個好人！』她對列文說。

『你不害怕嗎，呃？』老伯母瑪麗亞・地米特立夫納說。

㊀ 在舉行結婚儀式時，新郎新娘同站在一塊小小的氈子上，照迷信的說法，誰先踏上氈子，誰就會佔上風。

『你冷嗎？你臉色很蒼白。停一停，低下頭來，』吉提的姊姊里瓦夫夫人說，抬起她那豐潤優美的手臂，她帶着微笑理了理她頭上的花。

杜麗走上來，想說句甚麼，但却說不出來，哭了，隨後又不自然地笑了。

吉提和列文一樣用茫然的眼光望着大家。對於向她說的一切言語她祇能報以幸福的微笑，現在這種微笑在她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同時牧師們穿上了法衣，祭司和執事走到設在教堂入口的講經檯去。祭司轉臉向列文說了句甚麼。列文却沒有聽淸祭司所說的話。

『拉着新娘的手，領她走上前去，』伴郎對列文說。

列文好久沒有能夠領會人們要他做的事。他們花了很大工夫糾正他，而且幾乎要不管他了——因爲他不是拉錯了吉提的手，就是自己的手伸錯了——到最後他才理解了：他應當不變換位置用右手去拉她的右手。最後他正確地拉住新娘的手的時候，祭司走在他們面前幾步，在講經檯旁停了下來。一羣親友跟在他們後面，發出嗡嗡的談話聲和衣裳的綷縩聲。甚麼人彎下腰去，拉直新娘的裙裾。教堂變得這樣寂靜，蠟燭油的滴落聲都可以聽到。

老祭司，戴着祭司帽，他的閃耀的銀白的鬈髮在耳後兩邊分開，正從他那後面繫着金十字架的笨重的銀色法衣下面伸出他的枯萎的小手，在講經檯旁翻着甚麼東西。

司忒潘·阿卡謠耶維奇小心地走近他，耳語了句甚麼，於是向列文做了個手勢，又走回來。

祭司點着了兩枝彫着花的蠟燭，用左手斜拿着，使得蠟燭油慢慢地滴落下來，他轉過臉去對着

新郎新娘。祭司就是聽列文懺悔的那個老頭。他用疲憊和憂鬱的眼光望着新郎新娘，歎了口氣，從法衣下面伸出右手來，給新郎祝福，又同樣地，但是帶着幾分溫柔，把交叉的手指放在吉提的低垂着的頭上。然後他把蠟燭交給了他們，拿着香爐，慢慢地從他們身邊走開去。

『這難道是眞的嗎？』列文轉過臉去望他的新娘。稍稍向下望着，他瞥見了她的側面，從她的嘴唇和睫毛的幾乎覺察不出的顫動，他知道她感覺到了他的目光。她沒有轉過臉來，但是那齐到她的淡紅色的小耳朵的，高高的鑲着褶邊的領子，微微地顫動着。他看出來她的胸膛裏壓抑着嘆息，那隻拿着蠟燭的戴了長手套的小手顫抖着。

因爲襯衣，遲到而發生的一切紛擾，親友們的議論，他們的不快，他的可笑的處境——全都突然消失了，他的心裏覺得又歡喜又害怕。

漂亮高大的總執事，穿着銀色的法衣，他的鬈曲的頭髮向兩邊分開，敏捷地走上前來，以熟練的姿勢，用兩指提起肩衣，對着祭司站住。

『主呵，賜福我們，』莊嚴的音節慢慢地接連響起來，使空氣都被音波震動了。

『感謝上帝，萬世無窮，』老祭司用謙卑的唱歌般的聲調回答，還在講經檯旁翻着甚麼東西。看不見的唱歌隊的合唱聲發出來，以洪亮和諧的聲音，從窗子到圓屋頂，響徹了整個教堂。聲音漸漸大起來，縈繞了一會，就慢慢地消逝了。

照例爲天賜的平安和拯救，爲宗教會議，爲皇帝而祈禱；同時也爲在今天締結良緣的，上帝的僕人康斯丹丁和卡特立娜祈禱。

「我們祈求主賜他們以完美的愛，平安和援助，」整個教堂似乎都呼吸着總執事的聲音。

列文聽到了這句話，它打動了他的心。『他們怎麼覺察出來我所需要的是援助，正是援助呢？』他想起了他最近的一切恐懼和懷疑，這樣想。『我知道甚麼呢？如果沒有援助的話，在這種可怕的事情中我能夠做甚麼呢？』他想，『是的，現在我所需要的正是援助。』

當執事唸完了祈禱的時候，祭司手裏拿着一本書轉向新郎新娘：

「永恆的上帝，汝將分離之二人結合爲一，」他用柔和的唱歌般的聲調唸着，「並命定彼等百年偕老；汝曾賜福於以撒與利百加，並依照聖約賜福於彼等之後裔；今望賜福於汝之僕人康斯丹丁與卡特立娜，引彼等走上幸福之路。汝爲吾輩之主，大慈大悲，光榮歸於聖父，聖子與聖靈，萬世無窮。」『阿們！』看不見的唱歌隊的聲音又在空中響澈起來。

「『將分離之二人結合爲一』，在這句話裏有多麼深的意義，和我這時候所感覺的心情多麼相合呵，」列文想。『她也和我一樣的心情嗎？』

轉過臉去望着，他遇到了她的目光。

從那神色，他斷定她所理解的也正和他一樣。但是這是一個誤會；她差不多完全沒有理解祈禱文中的語句；她實際上是連聽都沒有聽。她既不能夠聽，也不能夠理解，有一種感情是這樣深厚，那充滿了她的胸膛，而且愈來愈強烈。這是因爲實現了那件一個半月來一直縈繞在她心中的事情，那件在這六個禮拜內曾經使她又歡喜又苦惱的事情而感到的歡喜。當她在亞伯第街的房子的客廳裏穿着褐色衣服走上他面前來，默默無言地許身於他的那一天——在那一天，那一個時刻，她的心裏

似乎已經和過去的整個生活訣別，而開始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新的，不可思議的生活，雖然實際上舊的生活還是和以前一樣繼續着。這六個禮拜是她一生中最幸福又最痛苦的時期。她的整個生活，她的一切慾望和希望都集中在這個她還不理解的男子身上，把她和這個男子結合起來的是一種比這個男子本身更加不可理解的感情，那種感情時而吸引她，時而又使她厭惡。而同時她却還是繼續在舊的生活條件下生活着。過着舊的生活，她對於她自己感到恐懼，她對於自己的全部過去，對於各種東西，對於習慣，對於曾經愛過她的，仍舊愛她的人們——對於因為她的冷淡而很難過的母親，對於以前在她比全世界都寶貴的，親切而慈愛的父親，她對於這一切的那種不可克服的完全冷淡，她自己也感到恐懼。有時她因為這種冷淡而感到恐懼，有時她又高興使得她冷淡的原因。除了和這個人在一起生活以外，她想不出一個念頭，一個願望；但是這種新生活還沒有開始，她連明確地想一想也不可能。祇有對於新的未知的事物所懷着的期待、恐懼和歡喜。而現在——期待，躊躇，和拋棄舊生活的那種惋惜心情——都要終結，新的將要開始。由於她自己毫無經驗，這種新生活不能不是可怕的；但是，不論可怕也好，不可怕也好，這已經是六個禮拜以前在她心中實現了的事情，現在不過是對於早已在她心中實現了的事實最後加以認可罷了。

又轉向講經檯，祭司頗費氣力地拿起吉提的小小的戒指，要列文伸出手來，把戒指套在他的手指的第一個關節上。『上帝之僕康斯丹丁與上帝之僕卡特立娜締結良緣。』於是把一枚大戒指套在吉提的柔弱得可憐的，淡紅的纖細的手指上，祭司又說了同樣的話。

新郎新娘好幾次竭力想領會他們該做的事，而每一次都出了錯，祭司就小聲糾正他們。最後，

完成了一切應有的儀式，用戒指劃了十字之後，祭司又把大的戒指給了吉提，小的給了列文；他們又困惑了，把戒指由這隻手到那隻手遞了兩次，還是沒有做他們該做的事。

杜麗、契利珂夫和司武潘・阿卡謫耶維奇走上來糾正他們。結果起了一陣混亂，低語和微笑；但是新郎新娘面上的莊嚴的感動的表情並沒有變；相反的，在他們不知所措的時候，他們看上去却顯得比以前更嚴肅更莊重，而司武潘・阿卡謫耶維奇向他們低聲說，他們應當各自帶上各自的戒指的時候，他臉上的微笑却不禁在他的嘴唇上消逝了。他覺得任何微笑都會傷害他們的感情。

『汝從太初以來創造男女，』他們交換了戒指之後祭司誦讀着，『汝把女人配與男子作爲彼之內助，生兒育女。主乎，吾輩之上帝，汝曾依照聖約，以眞實之天福，賜與汝所選拔之僕人，即吾輩之祖先，世世代代，未嘗中絕，今望汝賜福於汝之僕人康斯丹丁與卡特立娜，以信仰，以同心合意，以眞理，以愛而使彼等之婚約臻於堅固……』

列文愈來愈覺得他所有的關於結婚的觀念，關於如何安排他的生活的夢想都祇是孩子氣的，而且感覺得這是一件他以前從來沒有了解的事，現在他更不了解了，雖則他正在親身經歷；在他的胸膛中，戰慄愈來愈高漲了，抑不住的淚水湧上了他的眼睛。

五

整個莫斯科，所有的親戚和朋友，都聚集在教堂裏了。在舉行婚禮期間，在燈火輝煌的教堂

裏，在服飾華麗的婦人和少女，和打着白領帶，穿着燕尾服或是制服的男子的圈子中間，一種合乎禮儀地低聲的談話一直滔滔不絕。談話多半都是男子發動的，那時婦人們都全神貫注在觀察結婚儀式的全部細節上面去了，那些儀式總是那麼吸引她們的。

在最靠近新娘的小集團裏，有她的兩個姐姐，大姐杜麗，和剛從外國回來的二姐，嫻靜的美人里瓦夫夫人。

『瑪麗為甚麼穿紫色衣裳，那就和在婚禮席上穿黑色一樣的不適當哩！』科爾遜斯基夫人說。

『以她的臉色那是她唯一的補救辦法了，』特魯培茲基夫人回答。『我奇怪他們為甚麼要在傍晚舉行婚禮，像商人一樣……』

『這樣更好哩。我也是在傍晚結婚的，』科爾遜斯基夫人回答說，於是她歎了口氣，想起了那一天她有多麼嫵媚，她丈夫又是怎樣可笑地愛着她，而現在一切都變得兩樣了。

『據說做過十次以上伴郎的人，永遠不會結婚的。我倒希望做一個當了第十次的人來保障自己，可是這位置已經有人佔據了，』希尼亞文伯爵向對他有意的美貌的查爾斯基公爵小姐說。

查爾斯基公爵小姐祇報以微笑。她正望着吉提，想着甚麼時候她將和希尼亞文伯爵站在吉提現在的位置上，到那時候她將怎樣使他回憶起他今天的戲言。

辭傑巴茲基對老女官尼古拉葉娃夫人說他想要把花冠戴在吉提的假髻上使她幸運。㊀

㊀ 舉行結婚儀式時，伴郎把沉重的金屬花冠捧在新郎新娘的頭上，照迷信說，把花冠眞地戴上去，是有福的。

「不應該戴假髻呢，」尼古拉葉娃夫人回答，她早已下了決心，如果她所追求的那個老鰥夫娶她的話，婚禮會是最簡單不過的。「我不喜歡這種舖張。」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正和達麗亞·地米特立夫納談着話，詼諧地向她斷言婚後旅行的風俗之所以流行是因爲新婚的夫婦總感到一點害羞的原故。

「你的弟弟可以誇耀了。她眞是可愛極了哩。我想你有點羡慕吧。」

「呵，這樣的時代我早已過去了，達麗亞·地米特立夫納，」他回答說，他的臉上突然顯出一種憂鬱而嚴肅的表情。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正和他姨妹談着他想出的一句關於離婚的俏皮話。

「花冠得理一理，」她回答說，沒有聽他的話。

「她的容顏消瘦成這樣，多可惜呵！」諾得斯頓伯爵夫人對里瓦夫夫人說。「可是他還是配不上她的一個小指頭呢，是不是？」

「不，我倒非常喜歡他——並不是因爲他是我未來的妹夫，」里瓦夫夫人回答說。「他的舉止多麼大方，在這種境地，要舉止大方，要不見笑，眞不容易呢。他沒有一點可笑的地方，也沒有緊張生硬的地方；看得出來他很感動。」

「我想你希望這樣吧？」

「可以這樣說。她始終是喜歡他的。」

「哦，我們看他們哪一個先踏上氈子。我給吉提出了主意呢。」

「這沒有關係，」里瓦夫夫人說，「我們都是順從的妻子；這是我們的本性。」

「呵，我故意在瓦西里之先踏上氈子。你呢，杜麗？」

杜麗站在她們旁邊，她聽着她們說，却沒有回答。她深深感動了。淚水盈溢在她的眼眶裏，她一開口就不能不哭出來。她為吉提和列文歡喜；她一面回憶她自己結婚那一天，一面瞥着容光煥發的司忒潘·阿卡第耶維奇，她忘記了現在的一切，祗回想起她自己的純潔無瑕的初戀。她不但回憶起她自己，而且回憶起她的一切女友和知交；她想起她們一生中也曾有過這樣最嚴肅的一天，她們也曾像吉提一樣戴着花冠站着，心裏懷着愛、希望和恐懼，捨棄過去，踏入神秘的未來。在她想起的這些新娘中間，她也想起了她的親愛的安娜，最近她聽到她要離婚了。她也曾戴着香橙花冠，披着白紗，正一樣純潔地站立過來的。而今呢？「這眞是奇怪呵，」她自言自語。

注視着結婚儀式的一切細目的不祇是新娘的姊妹、朋友和親屬；那些完全陌生的，單單是走來看熱鬧的女人也都在興奮地觀看着，屏着氣息，唯恐看漏了新娘新郎的一個舉動或是表情，忿忿地不回答，常常是不聽那些冷淡的男子的嘮叨，他們儘在說些戲謔的或是不三不四的話。

「她為什麼滿面淚痕？她是迫不得已才出嫁的嗎？」

「她嫁給這麼好的男子還有甚麼迫不得已的？是一位公爵吧，是不是？」

「那穿白緞子的是她姊姊嗎？你聽那執事在哇啦哇啦地說：「妻子應當畏懼丈夫」哩。」

「是屈多夫斯基寺院的唱歌隊嗎？」

「不，是大教院的。」

『我問過聽差。他說他馬上就要帶她到鄉下去。據說很有錢呵。所以才把她嫁給他了。』

『不，他們還一對配得才好哩。』

『哦，瑪麗亞・華西里耶夫娜，你還說裙子裏面沒有裙箍哩。你看那個穿着深褐色衣服的——聽說她是一位大使夫人——她的裙子是怎樣地往這邊一蹦往那邊一蹦呵！』

『這新娘眞是一個可愛的人兒呵——就像一隻裝扮好準備挨宰的小羊！不管你們怎樣說，我們女人家終歸是同情我們的姊妹的。』

這些就是擠進了教堂門裏的一羣看熱鬧的女人的談話。

六

當結婚儀式的第一部分完畢的時候，一個執事把一塊淡紅色的綢子舖在教堂當中的講經檯前，唱歌隊開始唱着複雜而精美的讚美歌，男低音和男高音交相應和；祭司回過頭來，作手勢要新郎新娘邁上那淡紅色綢氈。雖然他們兩人常常聽到誰先踏上氈子誰就會成爲一家之主的這種話，但是無論列文也好，吉提也好，當他們向前跨上兩三步的時候，都不可能想到這些。他們也沒有聽到那大聲的批評和爭論，有的人說他先踏上的，又有的人說是兩人一同踏上去的。

問過他們是否願意成婚，他們是否和別人定有婚約的那套例行問話，而且他們作過自己也覺得奇怪的回答之後，第二部分儀式就開始了。吉提聽着祈禱文，竭力想領會其中的意義，但是不能

夠。誇耀和歡樂的心情隨着儀式的進行愈來愈充滿她的心，使她失去了注意力。

他們祈禱着：『賜與彼等以節操與多子，使彼等兒女滿膝。』他們說及上帝用亞當的肋骨造出妻子來，『因此之故，男子離開父母，依戀妻子，二人合爲一體，』並且說道，『此乃一大神祕；』他們祈求上帝使他們多子，賜福他們，就像賜福給以撒和利百加、約瑟、摩西和稷普拉一樣，並且使他們看到他們兒子的兒子。『這都是非常美好的，』吉提聽到這些話，這樣想。『一切都正該如此，』於是幸福的微笑閃爍在她的開朗的臉上，不覺地傳染給了所有望着她的人。

『完全戴上去！』當祭司給他們戴上花冠，薛傑巴茲基抖動着他那戴有上面綴着三顆鈕釦的手套的手，把花冠舉在她頭上的時候，可以聽到這樣的忠告的聲音。

『戴上吧！』她微笑着低聲說。

列文回過頭望着她，被她臉上的那種喜悅的光輝所打動了，不覺也感染上了她的那種心情。他也像她一樣感到愉快和歡喜。

他們聽見讀了使徒行傳，聽見執事長高聲朗讀那爲局外人迫不及待地等待着的最後的詩篇，感覺得非常愉快。他們從淺平的盃子裏喝摻上水的溫暖的紅酒，也感覺得非常愉快，而他們覺得更愉快的是祭司把法衣拋開，拉住他們的手，領着他們繞過講經壇，那時男低音正歌唱着『光榮歸於上帝』。薛傑巴茲基和契利珂夫捧着花冠，時時被新娘的裙裾絆住，不知爲甚麼也含着微笑，而且很高興，祭司一停下脚步的時候，他們不是落在後面，就是撞到新郎新娘身上。在吉提心內熾燃着的歡喜的火花好像傳染了教堂裏所有的人。在列文看來好像祭司和執事也像他一樣地想笑。

從他們頭上取下花冠，祭司誦讀了最後的祈禱文，祝賀了新郎新娘。列文凝視着吉提，他以前從來沒有見過她現在這種樣子。她臉上閃耀着新的幸福的光輝，顯得更加嫵媚了。列文很想對她說句甚麼話，但是他不知道儀式已經完了沒有。祭司把他從這種困惑中解救出來了。他嘴角上掛着仁慈的微笑低低地說：「吻你的妻子，你吻你的丈夫，」於是由他們手裏接過蠟燭。

列文小心翼翼地吻吻她的微笑的嘴唇，讓她挽着他的手臂，帶着新奇的親近感覺，走出了教堂。他不相信，他不能夠相信這是真的。直到他們的驚異的羞怯的眼光相遇的時候他才相信了，因為他感到他們已經是渾然一體了。

晚餐過後，當天晚上，新夫婦就到鄉下去了。

七

渥倫斯奇和安娜一道在歐洲旅行已經有三個月了。他們遊歷了威尼斯、羅馬和那波勒斯，剛達到意大利的一個小市鎮，他們打算在這裏停留一些時候。

一個漂亮的茶房頭，他那塗着髮油的濃密的頭髮從脖頸兩邊分開，穿着燕尾服，露出寬闊的白麻紗的襯衣的胸口，和一串懸掛在他那圓胖的肚皮上的錶鍊等小飾物，兩手插在口袋裏，輕蔑地瞇縫着眼睛望着，正在用嚴厲的腔調回答一個攔住了他的路的紳士的問題。聽到門口那邊走上樓梯的腳步聲，茶房回過頭去，一見是住在旅館中最上等的房間的俄國伯爵，他就恭敬地把手從口袋裏抽

出來，鞠着躬，告訴他有一個信差來過，租借『拍拉佐』㊀的事已經辦妥了。管理人準備簽訂合同了。

『噢！高興極了，』渥倫斯奇說。『太太在不在家？』

『太太出去散過步，現在已經回來了，』茶房回答。

渥倫斯奇脫下他的柔軟的寬邊帽子，拿手帕拭了拭他的冒汗的前額和頭髮，那頭髮長得蓋住他的半個耳朵，是朝後梳的，爲的好遮住他那一塊禿頂。向還站在那裏凝視着他的那紳士漫不經心地瞥了一眼，他正要走過去。

『這位老爺是俄國人，來訪問你的，』茶房說。

帶着一種混織着懊惱和期望的心情——懊惱的是無論走到那裏都擺不脫熟人，期望的是想找到一點甚麼消遣來調劑一下他的生活的單調——渥倫斯奇又回頭望了望那個走開去又站住了的紳士，於是兩人的眼睛同時放亮起來。

『郭雷尼希契夫！』

『渥倫斯奇！』

這眞是郭雷尼希契夫，渥倫斯奇的士官幼年學校的同學。在學校時代，郭雷尼希契夫是屬於自由黨的；他以文官的資格離開學校，從來沒有在甚麼地方服務過。兩個朋友離開學校就各走各的路

㊀『拍拉佐』(Palazzo)——意大利語，宮殿式住宅。

了，以後祇見過一次面。

在那次會面的時候，渥倫斯奇發現郭雷尼希契夫選擇了一種自命不凡的自由主義的活動，因此他要藐視渥倫斯奇的事業和地位。所以渥倫斯奇採取了他所精通的冷淡的高傲的態度對待他，那意思就是說：『你喜不喜歡我的生活方式，都隨你的便，那與我絲毫無關；但是假如你要想認識我，你就得尊重我。』而郭雷尼希契夫對渥倫斯奇還是抱着那種蔑視的冷淡態度。因此，這第二次的會見似乎一定會使他們的隔閡更深吧。但是現在當他們彼此認出來的時候，他們兩人都開朗起來，歡喜地叫着。渥倫斯奇決沒有想到他看見郭雷尼希契夫會如此高興，但是大概他自己也沒有留意到他覺得多麼無聊。他忘記了他們上次會面所留下的不愉快印象，帶着坦白的歡喜的臉色，把手伸給他的老友。同樣的歡喜的表情代替了郭雷尼希契夫臉上的不安神色。

『看見你，我多麼高興呀！』渥倫斯奇說，在親切的微笑中露出他的健全的雪白牙齒。

『我聽到了渥倫斯奇的名字，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個。我眞是非常高興！』

『我們進去吧。哦，把你的近況告訴我。』

『我在這裏住了有兩年了。我在工作。』

『噢！』渥倫斯奇很感興趣地說。『我們進去吧。』

於是照着俄國人通常的習慣，不願意僕人聽見的話，不用俄文說，他開始說法文。

『你認識卡列寧夫人嗎？我們在一道旅行。我現在就是去看她，』他用法文說，注意地打量着郭雷尼希契夫臉上的表情。

『噢！我不知道（雖然實際上他是知道的），』郭雷尼希契夫毫不介意地回答。『你來這裏很久了嗎？』他加上說。

『我？今天是第四天了，』渥倫斯奇回答，又一次注意地打量着他的朋友的面孔。

『是的，他是一個端正的人，他會用正當的眼光來看這事情的，』渥倫斯奇理解了郭雷尼希契夫臉上的表情和轉變話題的意義，這樣暗自說。『我可以把他介紹給安娜，他會正當地來看這件事的。』

在渥倫斯奇和安娜一道在外國度過的這三個月中間，他一遇見生人，總是問自己這個生人會怎樣看他和安娜的關係，他發現在他遇到的男子方面大都有『正當的』看法。可是假如問他，問那些『正當地』看這事的人，他們究竟是怎樣個看法；無論是他，無論是他們，都一定會茫然不知所答的。

實際上，那些在渥倫斯奇看來有『正當的』看法的人也說不上有甚麼看法，而祇是像有教養的人們應付那些從四面八方包圍人生的各種複雜而不能解決的問題一樣應付這個；他們應付得彬彬有禮，避免暗示和不合式的問題。他們裝出這樣一副神氣，好像他們完全理解這種處境的意義和重要，承認它，甚至還贊成它，但却認爲把這一切表白出來是多餘的和不必要的。

渥倫斯奇立刻猜到郭雷尼希契夫是這一類人，因此遇見他，他是加倍地高興。而且實際上在引見郭雷尼希契夫見卡列甯夫人的時候他對她所採取的態度正合渥倫斯奇的心願。顯然，他毫不費力地避開了一切可以引起不快的話題。

他以前沒有見過安娜，被她的美麗，特別是被她的那種安於這種處境的坦率態度所感動了。當渥倫斯奇引郭雷尼希契夫進來的時候，她臉紅了，而瀰漫在她那坦白而美麗的臉上的這種孩子般的紅暈使他非常高興。但是他特別高興的是她立刻簡單地叫渥倫斯奇做亞歷克賽，好像是有心這樣，以免別人誤會似的，並且說他們就要搬進他們剛剛租定，這裏稱爲『拍拉佐』的房子裏去。對她自己處境的這種直率和單純的態度使郭雷尼希契夫很高興。望着安娜的溫和快活，而又精力旺盛的樣子，而且又認識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和渥倫斯奇，郭雷尼希契夫感覺得他十分了解她。他感覺得他了解了她自己怎樣也不能了解的東西：就是她使她丈夫陷於不幸，拋棄了他和她的兒子，犧牲了自己的名譽，她怎麼還能那樣精力飽滿、愉快和幸福。

『指南裏也記載着的，』郭雷尼希契夫提及渥倫斯奇所租定的『拍拉佐』，這樣說。『那裏有最好的廷托勒托㊀的晚期作品。』

『我說，今天天氣很好，我們再到那里去看一看吧，』渥倫斯奇對安娜說。

『我很高興；我就去戴帽子。你說熱嗎？』她在門邊站住，詢問地望着渥倫斯奇說，鮮耀的紅暈又瀰漫在她的臉上。

渥倫斯奇由她的眼光看出她不知道他要用甚麼態度對待郭雷尼希契夫，因此害怕她的舉止不符合他的願望。

他長久地，溫柔地望了她一眼。

『不，不很熱，』他說。

她感覺得好像她全都了解了，尤其感覺得好像他對她很滿意；於是向他微微一笑，她用迅速的步子走出了房門。

兩個朋友互相望着，兩人的臉上都現出了躊躇，好像郭雷尼希契夫——他顯然很欣賞她——想要說句同她有關的甚麼話，可是又找不出適當的話來；而渥倫斯奇是又希望又恐懼他這樣做。

『那末，』渥倫斯奇說，爲的是要開口談點什麼。『你在這裏定居下來了嗎？你還在做那種工作嗎？』他繼續說，想起來他聽說郭雷尼希契夫在寫一本甚麼書。

『是的，我在寫兩個原理的第二部，』郭雷尼希契夫說，聽到這個問題，快活得紅了臉。『那就是，說得確切一些，我還沒有寫；我在作準備，在搜集材料。這本書涉及的範圍要廣泛得多，而且幾乎觸到所有的問題。在俄國我們不願意承認我們是拜占庭的後代，』於是他就開始長篇大論地、熱烈地述說他的觀點。

渥倫斯奇因爲他連兩個原理的第一部都不知道——著者是把那當作名著來述說的。——所以開頭弄得很窘。但是後來，當郭雷尼希契夫開始闡述他的見解，而渥倫斯奇雖然對於兩個原理一無所知，却能夠聽懂他的意思的時候，他就頗感興趣地傾聽着，因爲郭雷尼希契夫很有口才。但是渥倫斯奇看見郭雷尼希契夫談他所熱心的題目時的那種易怒的興奮神情而感到驚駭和激惱了。他愈往下說，他的眼睛就愈發光；他就愈急於反駁假想的論敵，他的臉也就愈顯得激動和憤慨了。回憶起在

① Tintoretto（廷托勒托），眞名 Jacopo Robusti（一五一九——一五九四），意大利畫家，繪有宗教畫及肖像畫。

學校裏總是名列前茅的，消瘦，活潑，善良，而又高貴的少年郭雷尼希契夫，渥倫斯奇簡直不能理解他發怒的理由，而且他也不贊成這個。他最不高興的是郭雷尼希契夫，一個屬於上流社會的人，竟會把自己放在和一些使他憤慨的拙劣的作家同等的地位。這值得嗎？渥倫斯奇不高興這個。但是，雖然如此，他感到郭雷尼希契夫是不幸的，他替他難過。在他的易於激動的，相當漂亮的臉上，可以看出不幸的，幾乎是精神錯亂的神色，他連安娜走進來也沒有注意到，還在急忙地，熱烈地繼續述說他的意見。

當安娜戴着帽子，披上斗篷走進來；用她的美麗的手的迅速動作玩弄着她的洋傘，在他身旁站住的時候，渥倫斯奇鬆了口氣，逃脫了緊盯住他的郭雷尼希契夫的悲哀的眼睛，帶着新的愛意，望着他的魅人的，充滿了生命和歡喜的伴侶。郭雷尼希契夫好容易定了神，開頭是很沮喪和陰鬱的，但是安娜，她這時對甚麼人都是親切的，立刻以她的單純快活的態度使他振起精神來。試談了幾個話題之後，她把他引到了繪畫的題目上去，他滔滔不絕地談着，而她熱心地傾聽着。他們走到了他們所租下的房子，四周圍看了一遍。

『有一件事我很高興，』安娜在回去的路上對郭雷尼希契夫說。『亞歷克賽可以有一間絕妙的atelier（畫室）。你一定得使用那房間，』她用俄語親昵地對渥倫斯奇說，因為她看出來郭雷尼希契夫在他們的隱遁生活中會成為他們的密友，在他面前是用不着顧忌的。

『你畫畫嗎？』郭雷尼希契夫急忙地轉向渥倫斯奇說。

『是的，我早先學過，現在又開始弄弄了，』渥倫斯奇說，漲紅了臉。

『他很有才能哩，』安娜帶着歡喜的微笑說。『自然，我不是鑒賞家。可是有眼光的鑒賞家這樣說過。』

八

安娜在她獲得自由和迅速恢復健康的初期，感覺得自己是無可饒恕地幸福，並且充滿了生的歡喜。關於她丈夫的不幸的回憶並沒有損壞她的幸福。一方面，那回憶太可怕，她不願去想；另一方面，她丈夫的不幸給了她這麼多幸福，她不能懊悔。關於她病後發生的一切事情的回憶：和她丈夫的和解，決裂，渥倫斯奇受傷的消息，他的再出現，離婚的準備，離開丈夫的家，和兒子離別——這一切在她彷彿是一場夢，她和渥倫斯奇兩人一道來到外國之後，這才從那夢中醒來。想起她加在她丈夫身上的損害，就在她心裏喚起了一種近似嫌惡的感情，好像一個要淹死的人摔脫了另一個吊牢他的人的時候所感覺到的那樣。另外那個人淹死了。自然，這是一種罪惡，但這是唯一的生路，還是不要想這些可怕的事情好。

在她和丈夫決裂以後的最初片刻，在她心裏對於自己的行爲有過一種聊以自慰的想法，當她現在回想過去的一切的時候，她也記起了那一種想法。『我使那人不幸是出於不得已的，』她想，『但是我並不想利用他的不幸。我也在痛苦，而且今後還會痛苦的；我失去了我最珍愛的東西——我失去了我的名譽和兒子。我做錯了事，所以我並不希求幸福，也不需要離婚，我將爲我的恥辱和離開

我的兒子而受苦下去。』但是不管安娜多麼眞誠地打算受苦，她却沒有受苦。恥辱是沒有的。以他們兩人所富有的機警，由於在外國躲避着俄國婦人，他們從來不會把自己放在虛僞的境地，而且無論到哪裏，他們所遇見的人們總是裝得好像完全理解他們互相之間的關係，簡直比他們自己還要理解得多的樣子。就是和她心愛的兒子離開——在這最初的日子裏，也並沒有使她苦痛。小女孩——他的孩子——是這麼可愛，而且因爲這是留給她的唯一的孩子，所以安娜是那樣疼愛她，她很少想她的兒子。

由於健康的恢復而逐漸增進的生的慾望是這樣強烈，而且她的生活環境是這樣新鮮和愉快，安娜感到無可饒恕地幸福。她愈了解渥倫斯奇，她就愈愛他。她愛他，是因爲他本身和他對她的愛。完全佔有他，對於她是一種不斷的快樂。和他接近，在她總是很愉快的。他的性格上的一切特點，她愈來愈熟悉了，對於她是無可言喩地珍貴。他那因爲換上便服而改變的外貌，在她看來是這樣富有魅力，就好像她是一個初戀的少女一樣。在他所說，所想，所做的每件事情上面，她都看出有些特別高貴優雅的地方。她對他的崇拜實在使她自己都吃驚了；她怎樣尋找也尋找不出他有甚麼不優美的地方。她不敢把她的自卑感在他面前表露出來。她覺得，如果他知道了，他也許會更快地不愛她，而她現在再也沒有比失去他的愛情更害怕的了，雖然她沒有理由要害怕。但是她不能不感謝他對她的態度，而且不能不表示她多麼珍視這個。他，照她的意見看來，對於政治是具有顯著的才能的，在政治方面應該可以扮演一個重要角色——他竟爲了她的原故而犧牲了功名心，並且從來沒有流露出絲毫的懊悔。他對她比以前更加敬愛，他處處留意使她不感到她的處境的尷尬。他，那麼一

個堂堂的男子，不但從來沒有反對過她，實際上，凡涉及到她的地方，他就沒有了自己的意志，祇注意揣測她的願望。這她不能不感激，縱然他對她這樣用心周到，他用來包圍她的那種關懷的氣氛，有時却反而叫她痛苦。

同時，渥倫斯奇，雖然他渴望了那麼久的事情已經如願以償了，却並不十分幸福。他不久就感覺到他的願望的實現所給與他的，不過是他所期望的幸福的山上的一顆小砂粒罷了。這種實現使他看到了人們把幸福想像成欲望的實現的那種永遠的錯誤。在他和她結合在一起，換上了便服的初期，他感到了他以前所不知道的自由的滋味，以及戀愛自由的滋味，——他很滿足，但是並不長久。他很快就覺出有一種追求欲望的欲望——一種百無聊賴的心情正在他心裏滋長。不由自主地，他開始抓住每個瞬息即逝的幻想，把它誤認做欲望和目的。一天十六個鐘頭總得設法度過，因為他們正在外國過着完全自由的生活，離開了在彼得堡的時候佔據了他的時間的那種社交生活的環境。至於以前遊歷外國時渥倫斯奇所曾享受過的獨身生活的樂趣，現在是想都不能想的了，因為僅僅一次那樣的嘗試就曾在安娜心裏惹起了一陣意想不到的憂鬱，那也祇是為了同幾個獨身朋友一道晚餐，回來遲了就惹起她的煩悶。與當地的人或是俄國人交際吧，也由於他們兩人的關係不明確而同樣地不可能。遊覽名勝吧，姑且不說一切名勝都已遊覽遍了，這對於渥倫斯奇這樣一個聰明的俄國人也並沒有像英國人所認為的那樣不可言喩的意義。

正如餓慌了的動物遇到甚麼就抓甚麼，希望從那裏面覓到食物一樣，渥倫斯奇也完全無意識地時而抓住政治，時而抓住新書，時而抓住繪畫。

他從小就賦有繪畫的天才，而且不知道錢如何花才好，他就開始蒐集版畫，所以他現在安心去繪畫，專心來從事這件事，把要求滿足的過剩的欲望通通集中在它上面。

他賦有鑑賞藝術品，並且正確地很有風格地摹倣藝術品的才能，他覺得自己有藝術家所必須具備的素質，爲了不知道選擇哪一類的繪畫好——宗教畫呢，歷史畫呢，寫實畫呢，還是風俗畫——躊躇了一些時日之後，他就開始畫起來。他理解各各不同的種類，而且能夠從任何一類裏獲得靈感，但是他想像不到，也有可能對於繪畫的種類一無所知，而直接從自己的內心得到靈感，不去管畫出來的東西是屬於哪一流派。因爲他不知道這個，因爲他不是直接從生活本身，而是間接地從體現在藝術品中的生活得到靈感，所以他的靈感來得非常快，非常容易，而他畫出來的東西也同樣快，同樣容易地達到了和他所要摹倣的流派極其相似的境地。

在一切流派中，他最愛優美動人的法國派，仿傚這一派，他開始畫穿着意大利服裝的安娜的肖像，這幅肖像，他和所有看到它的人都認爲非常成功。

九

這古老荒蕪的『拍拉佐』，它那高高的堊製細工的天花板和壁畫，它那鑲花地板，它那掛在大窗戶上的厚重的黃色窗帷，擺在托架和壁爐架上的花瓶，彫花的門和掛着圖畫的陰暗的客廳——這個『拍拉佐』，當他們搬了進來以後，就以它那外觀，在渥倫斯奇心中保持住一種愉快的幻想，彷

彿他與其說是一個俄國的地主，一個退職的武官，毋甯說是一個開明的藝術愛好者和保護者，而且本人就是一個謙虛的藝術家，爲了自己所愛的女人，而把世界、親戚、功名心一齊拋棄。

渥倫斯奇搬進這幢『拍拉佐』來所演的角色是完全成功的，而且，通過郭雷尼希契夫的介紹，交結了幾個有趣味的人，他一時間靜下心來。他在一個意大利繪畫教授指導之下習作寫生畫，並且研究中世紀意大利的生活。當時中世紀意大利的生活是這樣地迷惑了渥倫斯奇，他甚至照中世紀的風格戴起帽子，把斗篷搭在肩膊上，那風格倒也和他十分相稱。

『我們住在這裏，甚麼也不知道，』有一天早晨渥倫斯奇對來看他的郭雷尼希契夫說。『你看過密哈羅夫的畫嗎？』他說，把他早晨收到的一份俄國報紙遞給他，指着上面的一篇評論。那是論一個俄國畫家的，那位畫家恰巧也住在這個市鎮裏，剛繪完一幅早被人談論着，而且有人預先定購了去的繪畫。那篇評論攻擊政府和美術學院，說是不該把這樣一個卓越的畫家丟在那裏而不加以獎勵和補助。

『我看到了，』郭雷尼希契夫回答。『當然，他不能說沒有才能，但是完全走了邪路。他對於基督，對於宗教畫完全抱着伊凡諾夫和司特老司和芮農⊖那樣的態度。』

『那幅畫是甚麼主題呢？』安娜問。

⊖ 司特老司——Strauss（一八〇八—一八七四），德國黑格爾唯心主義學派的哲學家。一八七二年拋棄了基督教的信仰。芮農——Renan（一八二三—一八九二），法國宗教史家，著有耶穌傳。

「在庇拉特㊀前面的基督，用澈頭澈尾的新派的寫實主義把基督描畫成一個猶太人。」

由於詢問畫的主題把他引到了一個他所愛好的論題上，郭雷尼希契夫就大發起議論來。

「我眞不明白他們怎麼會犯這樣大的錯誤，基督在大師們的作品中已經有了他的一定的表現法。所以，假若他們所描畫的不是上帝，而是革命家或聖人，那末他們儘可以從歷史中去選取蘇格拉底、佛蘭克林、夏洛特·科爾得㊁，可不能選取基督。他們所選取的正是不能用來作爲美術題材的人物，這樣……」

「這個密哈羅夫眞是這樣窮嗎？」渥倫斯奇問，覺得自己作爲一個俄國的藝術保護者，應該幫助這個畫家，不管他的畫優劣如何。

「我看也不見得？他是一個卓越的肖像畫家。你看見過他畫的華西契珂甫夫人的肖像嗎？但是他好像不高興再畫肖像畫了，因此大概生活很困難。我敢說……」

「我們不能請他畫安娜·阿卡謠耶夫納的像嗎？」渥倫斯奇說。

「爲甚麼畫我的？」安娜說。「有了你畫的那幅以後，我不再要別的畫像了。倒不如給安妮（她這樣叫她的小女孩）畫一幅吧。她來了，」她加上說，眺望窗外正領着小孩走進花園來的漂亮的意大利奶媽，隨卽又回頭望了渥倫斯奇一眼。這漂亮的奶媽，她的頭被渥倫斯奇描進了他的畫裏，是安娜生活中唯一的隱祕的憂愁。他一邊畫她，一邊嘆賞她的美麗和中世紀式的風姿，安娜簡直不敢向自己承認她害怕自己會嫉妒起這個奶媽來，因爲這原故，她對這女人和她的小男孩就格外地親切和寵愛。

渥倫斯奇也望望窗外，又望望安娜的眼睛，立刻又轉向郭雷尼希契夫說：

『你認識這個密哈羅夫嗎？』

『我見過他。可是他是一個怪物，一點教養都沒有。你知道，他就是如今常常遇見的那些野蠻的現代人中的一個；你知道，就是那些一開始就在無信仰、否定主義、唯物主義的見解中培養出來的自由思想家中的一個。從前，』郭雷尼希契夫說，不是沒有注意到，就是不願意注意，安娜和渥倫斯奇都想要說話。『從前，自由思想家是用宗教、法律和道德觀念培養起來，經過鬥爭和努力，才達到自由思想的領域的人；可是現在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天生的自由思想家，他們對於道德和宗教的法則，對於權威的存在，甚至連聽都沒有聽到過，而是完全在否定一切的那種觀念中長成的，就是說，像野蠻人一樣長成的。他就是那種人。他彷彿是莫斯科的一個甚麼僕役長的兒子，沒有受過甚麼教育。當他入了美術學院，有了名聲的時候，他，原來也不是蠢人，就竭力想多受一點教育。於是他趨向於在他看來是教育的根源的東西——雜誌。從前，你知道，一個想受教育的人——比方說，法國人吧——就得要着手研究一切古典的東西，神學家的、悲劇作家的、歷史家的、哲學家的東西，擺在他面前的一切智慧的產品。但是現在，他逕直地就鑽到否定主義的書籍裏，很快地精通了否定主義的學問的精華，這樣他就行了。而且還不祇這樣呢——在二十年前他在這種書籍中還

㊀ 庇拉特——Pilate，古羅馬行政長官，即釘基督於十字架上者。

㊁ 夏洛特·科爾得——Charlott Corday（一七六八——一七九三），暗殺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革命家馬拉的法國女子。

會找出和權威相衝突，和多少世紀來的觀念相衝突的痕跡；他還會由這種衝突推論出來另外還有甚麼東西存在；但是現在他立刻鑽到這樣一種書籍裏，在那裏面，對於舊觀念甚至不屑於去討論，却爽爽快快地說：除了進化，自然淘汰，生存競爭以外再也沒有甚麼了，如此而已。我在我的論文裏……」

「我告訴你，」早就在偸偸地和渥倫斯奇交換着眼色的安娜說，她知道他對於畫家的教養絲毫不感興味，祇不過是有心幫助他，請他畫一幅畫像罷了。「我告訴你，」她說，堅決地打斷了正談得滔滔不絕的郭雷尼希契夫。「我們去看看他吧！」

郭雷尼希契夫定了定神，勉強同意了。但是因爲這個畫家住在郊外，他們就決定雇馬車。

一個鐘頭後，安娜，她的旁邊坐着郭雷尼希契夫，渥倫斯奇坐在他們對面的座位上，駛到郊外一所漂亮的新房子面前。由走出來迎接他們的門房的妻子口中探聽出密哈羅夫照例是在畫室見客，但是此刻他正在距離幾步遠的他的寓所，他們就叫她把名片遞給他，請求允許他們參觀他的繪畫。

一〇

當渥倫斯奇伯爵和郭雷尼希契夫的名片遞上來的時候，畫家密哈羅夫正在照常工作。早上他在畫室裏製作他的那幅大畫。回到家，他對他妻子大發雷霆，爲的是她沒有設法把那來討賬的房東太

太應付過去。

『我對你說了總有二十次了，叫你不要同人家多嚕囌。你本來就夠蠢的了，你用意大利話嚕囌的時候，你就顯得三倍地蠢了！』爭論了一大場之後他說。

『那你就不要拖欠這麼久，這不怪我。假使我有錢……』

『讓我安靜點吧，看在上帝面上！』密哈羅夫尖叫着，聲音裏含着眼淚，於是，捂住耳朵，他走進板壁那邊他的工作室去了，隨手把門鎖上。『蠢女人！』他自言自語，在桌旁坐下，於是，打開紙夾，他立刻特別熱心地畫着他已經動筆的一幅畫。

他從來沒有像在景況不佳的時候，尤其是和他妻子吵了架的時候那麼熱心地而且順利地工作過。『唉，要是能逃到甚麼地方去就好了！』他一邊想，一邊工作。他在畫一個盛怒的人的面容。以前畫過一幅，但是他不滿意。『不，那幅還好些……放到甚麼地方去了呢？』他回到他妻子那裏去，皺着眉頭，沒有望她，問他頂大的一個小女兒，他給她們的那張紙放到哪裏去了。他拋棄了的那張繪着畫的紙找着了，但是弄得很髒，沾上了蠟燭油漬。可是，他還是拿了那張畫，放在他的桌上，於是，退後兩三步，眯着眼睛，他開始打量着它。突然他微笑了，快活地揮着胳臂。

『對啦！對啦！』他說，立刻拿起鉛筆來，開始迅速地描繪起來。油脂的污點給與了畫中人新的風姿。

他摹繪了這種新的風姿，突然回憶起一個他曾向他買過雪茄煙的店主的面孔，一副下顎突出，精力旺盛的面孔，他就把這面孔，這下顎繪在畫中人身上。他歡喜得大笑起來。那人像突然從沒有

生命的虛構的東西變成了活生生的，這樣就不能再改動了。那人像具有了生命，輪廓分明了，顯然已定形了。那畫像可以按照需要略加修正，兩腿可以而且必須擺開一些，左臂的位置也該改變一下；頭髮也不妨拂到後面去。但是在做這些修正的時候，他並沒有改變整個姿勢，而祇是除去了會損害它的性格的東西。他好像是剝去了使它不能淸楚地顯現出來的遮布。每個新的筆觸祇使得整個人像顯得更矯健有力，就像油脂的汚點所突然向他顯示出來的那樣。當名片遞來的時候他正在細心地繪完那幅畫。

『就來！就來！』

他走到他妻子那裏去。

『呵，涉夏別嘔氣了吧！』他說，提怯而又溫柔地對她微笑着。『你有不對，我也有不對。我會把一切都安排好的。』這樣和他妻子和解以後，他就穿上綴着天鵝絨領子的橄欖綠色的外套，戴上帽子，向他的畫室走去。那幅成功的畫像他已經忘記了。現在他正爲這些高貴的俄國人坐着馬車來訪問而感到歡喜和興奮。

關於他的那幅現在正放在畫架上的畫，他在心底抱着一個信念——就是，像這樣的畫是從來沒有人畫過的。他並不以爲他的畫比拉菲爾所有的畫都好，但是他知道他在那幅畫裏所要表現的東西從來還沒有人表現過。這點，他確切地知道，而且很早以前，從他開始畫的時候就知道了；但是別人的批評，不論是誰的批評，在他眼裏都有着巨大的意義，使他從心眼裏發慌。任何評語，就是最不足道的，那怕表示出來那些批評家祇看到他所看到的一小部分也好，都使他深深地感動了。他總

把比他自己更高深的理解力歸之於他的批評家，而且總期待從他們口裏聽到一些他自己沒有在畫中注意到的東西，而且常常想像在他們的批評中眞地發現這些了。

他邁着迅速的脚步向他畫室的門口走去，不管他如何興奮，安娜身上的柔和的光輝却使他驚異了，她正站在門口的陰處，聽着郭雷尼希契夫起勁地對她說甚麼話，同時，她顯然想轉過臉來望望走攏來的畫家。他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當他走近他們的時候，他是怎樣一把抓住了這個印象，吞嚥下去，就像他保留那個賣菸商人的下顎一樣，把它藏到甚麼地方去，必要的時候再拿出來。客人們事先聽了郭雷尼希契夫議論這畫家的那番話已有些失望，現在看見他的外貌就愈加感到失望了。中等身材，體格結實，步態輕捷，戴褐色帽子，穿橄欖綠色的外套和窄小的袴子——雖然那時早已流行寬大的袴子——特別是，他那平凡的大臉，以及那種旣畏怯又想保持威嚴的混合表情，由於這種種密哈羅夫給予人一種不快的印象。

『請進！』他說，竭力裝得不在乎的樣子，於是走進門廊，他從口袋裏掏出鑰匙開了門。

二

走進畫室，密哈羅夫又打量了他的客人們一眼，在他的想像裏記下了渥倫斯奇面部的表情，特別是他的顎骨。雖然他的藝術家的感覺不停地在從事於材料的搜集工作，雖然他的作品要挨批評的時間愈迫近，他就愈感到興奮，他還是很迅速很機敏地憑着覺察不出的標誌對這三個人構成了他的

印象。那個漢子（郭雷尼希契夫）是一個住在這裏的俄國人。密哈羅夫不記得他的姓名，也不記得他在甚麽地方見過他，和他談過甚麽話；他祇記得他的面孔，就像他記得所有他曾見過的面孔一樣；但是他也記得那在他的記憶裏是放在妄自尊大，缺乏表情那一類面孔裏的。濃密的頭髮和開闊的前額給了那面孔一種儼然重要的模樣，那面孔祇有一種表情——一種集中在狹窄的鼻樑上的，貧乏的，孩子般的，不安靜的表情。渥倫斯奇和安娜，照密哈羅夫的想法，一定是高貴富有的俄國人，像所有那些富有的俄國人一樣，對於藝術完全不懂，但是裝出藝術的愛好者和鑑識者的樣子。『大概他們已經看過了一切古物，現在又要來巡視巡視新人、德國的江湖客、英國拉非爾前派的傻子們的畫室了，到我這裏來也不過是爲了看個齊全罷了，』他想。他非常清楚藝術涉獵者們（他們愈聰明愈壞）的習氣，他們參觀現代美術家的畫室，目的無非是要使自己以後有資格說美術已經衰微了，並且說愈看新人的作品，愈覺得往昔的巨匠的作品依然是何等地難以倣效。他期待這一切；他在他們的臉上看出來這一點，他在他們互相交談着，凝視人體模型和半身像，悠閒地踱着，等着他揭去畫的覆布的時候，他們那種滿不在乎的神情中也看出來這一點。但是，雖然這樣，當他一幅一幅地翻開他的習作，拉起窗帷，揭去罩布的時候，他感到非常興奮，特別是因爲雖然他確信高貴有錢的俄國人多半都是畜生和傻子，但是他却很喜歡渥倫斯奇，尤其是安娜。

『請看這裏，』他說，邁着敏捷的步子退到一旁，指着他的繪畫。『這是庇拉特的告誡。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他說，感覺着他的嘴唇都興奮得顫慄起來了。他退開去，站到他們背後。

在訪問者默默地凝視那幅畫的那幾秒鐘中間，密哈羅夫也以旁觀者的漠不關心的眼光凝視着

它。在那幾秒鐘裏，他預料一定會有一種最高明最公正的批評從他們的口裏，就是一會兒以前他那麼輕視過的那些訪問者的口裏，說出來。他忘却了在他繪那幅畫的這三年中間他對它所抱着的一切想法；他忘却了他曾經確信不疑的它的全部價值——他用他們的那種漠不關心的，新的，冷眼旁觀者的眼光去看它，在它裏面看不出一點好處。他看見了前景中庇拉特的忿怒的臉孔和基督的寧靜的面容，背景中庇拉特的扈從的姿影和觀看動靜的約翰的臉。每副面孔都是經過那麼多的探求，那麼多的失敗和修正，根據各自的特殊性格在他心中成長起來的，每副面孔都給了他那麼多的苦惱和那麼多的喜悅，這些面孔為了調和的緣故不知改了多少回，所有濃淡和明暗的色彩都是花了那麼多的苦心琢磨出來的——這一切，他現在用他們的眼光總起來看，祇不過是重複了千萬遍的庸俗的東西。他最重視的面孔，成爲畫的中心的基督的面孔，在他發現它的時候曾經給了他那麼大的喜悅，現在用他們的眼光看的時候就覺得毫無價值了。他看出自己的畫不過是無數基督畫像的一幅繪得很出色的副本（不，連出色也談不上——他清楚地看出來無數缺點）；迪善、拉菲爾、魯本茲㊀都畫過基督，也畫過同樣的兵士和庇拉特。一切都是平凡、貧弱、陳腐，簡直描繪得很拙劣——筆觸無力，色彩又不調和。他們如果當着畫家的面說些虛僞的客氣話，而背後却憐憫他，嘲笑他，他們也是有理由的。

這沉默（雖然繼續了不到一分鐘）對於他可太難堪了。爲了要打破這沉默，而且表示他並不激

㊀ 迪善——Titian（一四七七—一五七六），眞名 Tiziano Vecellio，意大利畫家，給有宗教畫和肖像畫。魯本茲——Rubens（一五七七—一六四〇），法蘭德斯畫家，爲宗教畫家。

動，他費了很大的力對郭雷尼希契夫說話了。

『我彷彿有榮幸見過你，』他說，不安地先望望安娜，又望望渥倫斯奇，爲的是不看漏他們的一絲表情。

『自然啦！我們在羅西家見過面，你記得嗎？是在聽意大利小姐——新拉辟兒㈠——朗誦的晚會上，』郭雷尼希契夫流利地回答，毫不惋惜地把目光離開了畫，轉向着畫家。

但是注意到密哈羅夫在等待他對畫的批評，他就說：

『你的畫從我上次看見以後是猛進了；現在特別使我驚嘆的，也像上次一樣，是庇拉特的姿態。人可以那麼了解這個人物：一個善良的卓越的人，但却是一個不知自己在幹甚麼的澈頭澈尾的官僚。不過我覺得……』

密哈羅夫的易於感動的臉突然開朗了，他的眼睛閃着光。他想說句甚麼話，但是興奮得說不出來，祇好假裝咳嗽。儘管他輕視郭雷尼希契夫對於美術的理解力，儘管關於官僚的庇拉特的維妙維肖的表情所下的那句眞確的評語無足輕重，那評語光說了無關輕重的地方而沒有說出更重要之點，使他很不痛快，密哈羅夫聽了這批評還是高興極了。他自己對於庇拉特這個人物的想法，正和郭雷尼希契夫所說的一樣。這意見不過是密哈羅夫所確信的無數的正確意見之一罷了，這點並沒有在他心目中貶低郭雷尼希契夫的評語的意義。他因爲這評語而喜歡起郭雷尼希契夫來，沉鬱的心情突然變成狂喜的狀態了。立刻他的整個的繪畫帶着一切有生命的東西的那種的難以形容的複雜性在他面前活起來了。密哈羅夫又想說他就是那樣了解庇拉特的，但是他的嘴唇顫抖得不聽使喚了，他說不

出話來。渥倫斯奇和安娜也低聲說了些甚麼，他們壓低聲音，一方面是爲了不要傷害畫家的感情，另一方面也是爲了不要大聲說出愚笨的話語，那是人們在繪畫展覽會上談論美術的時候通常容易脫口而出的。密哈羅夫感覺到他的畫也給了他們一個印象。他就走上他們面前去。

『基督的表情眞叫人驚嘆呵！』安娜說。在她所看見的一切東西中間，她最喜歡那個表情，並且她感覺得那是畫的中心，因此稱讚它一定會使畫家高興。『看得出他很憐憫庇拉特呢。』

這又是在他的畫中，在基督的像中可以找出的無數的正確見解之一。她說基督很憐憫庇拉特。在基督的表情中，應當有一種憐憫的表情，因爲在裏面有愛，有天國般的平靜，有慷慨就義的決心，有感到空言無補於事的那種表情。既然一個是肉體生活的化身，另一個是精神生活的化身，那末在庇拉特臉上有一種官僚神氣，在基督臉上有憐憫的表情，是當然的了。這一切和許多別的想頭在密哈羅夫心中閃過去；他的臉又歡喜得容光煥發了。

『是的，那個人物畫得多出色啊——是怎樣的氣氛啊！簡直可以繞着它走過哩，』郭雷尼希契夫說，由這句評語，就明白地表露出他不贊成那個肖像畫的意義和思想。

『是的，眞是驚人的手筆！』渥倫斯奇說。『背景中的那些人物有多麼突出呀！這裏就有技巧，』他向郭雷尼希契夫說，提到他們曾經談過的一次談話，在那次談話中渥倫斯奇表示他沒有希望獲得這種技巧。

㊀ 拉薛兒——Rachel（一八二〇—一八五八），法國有名的悲劇女演員。

『是的，是的，眞是驚人！』郭雷尼希契夫和安娜附和着。密哈羅夫雖然很興奮，但是談到技巧的話却刺痛了他的心，於是，忿怒地望着渥倫斯奇，他突然皺起眉頭。他常常聽到『技巧』這個字眼，却完全不理解它是甚麼意思。他知道這個名詞，照普通的解釋，是指一種和內容完全無關的，單單是描繪的機械的能力。他常常注意到——就像在現在的稱讚中一樣——技巧是和內在的價値相反的，彷彿一件壞的東西也可以描繪得很出色。他知道在除去外罩的時候，爲了要不傷害作品的本身，爲了把所有的外罩都除去，得要多多地加以注意和小心；至於說描繪的技術——就是技巧——是並不存在的。假如他所看到的東西向一個小孩或是廚娘啓示了的話，他或是她，也一定能夠把自己所見到的東西的外殼剝去的。同時就是最富有經驗和熟練的畫家也不能單靠機械的才能去描繪甚麼，如果主題的輪廓沒有預先向他顯示的話。而且，他知道，說到技巧，那他是沒有資格受到稱讚的。在他所畫了又畫的一切東西裏面，他看出了刺目的缺點，那就是由於在他除去思想的外殼的時候不小心而來的，現在要來修正一定會損壞整個作品。幾乎在所有的形體和面容上，他都看出損壞了繪畫的沒有完全除去的外罩的痕跡。

『有一點可以說，假如你容許我嘵舌的話……』郭雷尼希契夫說。

『呵，極願領教，』密哈羅夫帶着勉強的微笑說。

『那就是，你把基督畫成一個人神，而不是神人。但是我知道你是有心這樣做的。』

『我不能畫一個不是我心中的基督，』密哈羅夫陰鬱地說。

『是的；假如是這種情形的話，你要是容許我直說……你的畫是那麼完美，我的評語決不能損

傷它絲毫，況且，這也不過是我個人的私見。在你看來就不同了。你的出發點根本不同。可是讓我們拿伊凡諾夫來說吧。我想如果要把基督降到一個歷史人物的地位的話，那倒不如另選新穎的，沒有人畫過的歷史的主題。』

『可是假如這是擺在藝術前面的最偉大的主題呢？』

『如果去尋找，一定可以找到別的主題。但是問題在於藝術不容許爭辯和議論。在伊凡諾夫的繪畫之前，不論是信徒，或是異教徒，心裏都會發生這樣的疑問：「這是神呢，還是不是神呢？」這樣，印象的統一就被破壞了。』

『爲甚麼那樣？我想對於有教養的人們，』密哈羅夫說，『這樣的問題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這一點郭雷尼希契夫不同意，並且固執他自己最初的意見，就是說印象的統一在藝術上是必要的，用這個來駁倒密哈羅夫。

密哈羅夫大爲激動，但是他說不出一句話來爲自己的思想辯護。

二

安娜和渥倫斯奇早就交換着眼色，爲他們的朋友的多言善辯而感到遺憾，終於渥倫斯奇沒有等待主人，就逕自向另一幅小畫走去。

『呵，多美妙呵！多美妙呵！眞是奇蹟！多麼美妙呀！』他們異口同聲叫起來。

「甚麼東西他們那麼中意呢？」密哈羅夫想。他完全忘記了他三年前繪的那幅畫。他忘記了他好幾個月日日夜夜全神貫注在這幅畫上面時，他爲它所經受的一切苦悶和歡喜。他忘記了它，就像他一向總把畫好的畫忘記了一樣。他連看都不高興看它一眼，祇不過因爲等一個想買它的英國人，這才把它放到外面來的。

「呵，那祇是一幅舊的習作罷了，」他說。

「多麼好呵！」郭雷尼希契夫說，他顯然從心底被那幅畫的魔力魅惑住了。

兩個小孩在柳蔭下釣魚。大的一個剛垂下釣絲，正小心地從灌木後面往回收浮子，全神貫注在他的工作上；另一個，小的一個，正支着手肘躺在草地上，他的長着亂蓬蓬的金髮的頭捧在手裏，用沉思的碧藍眼睛凝視着水面。他在想甚麼呢？

對這幅畫的嘆賞在密哈羅夫心中喚起了往日的興奮，但是他懼怕而且厭惡對於過去事物的無謂的留戀，因此，雖然這種讚賞使他感到快慰，他却竭力把他的訪問者引到第三幅畫那裏去。

但是渥倫斯奇問這幅畫是否出賣。這時密哈羅夫已經被訪問者們弄得很興奮，金錢上的話在他聽來是極不愉快的。

「它是擺出來賣的，」他回答，陰鬱地皺着眉。

當訪問者們走了的時候，密哈羅夫在庇拉特和基督的畫像前坐下來，在心裏重溫着訪問者們說過的話以及他們雖然沒有明說却暗示出來的話。說也奇怪，當他們在這裏，他從他們的觀點來看事物的時候，在他看來是那末重要的東西，現在突然失去了一切的意義。他開始用他的完全的藝術家

的眼光來看他的畫，立刻產生這樣一種心情，他確信他的畫很完美，因此他的畫很重要；要達到最緊張的努力，排除一切其他的興趣，是需要這種確信的；祇有這樣，他才能夠工作。

基督的一隻按照遠近法而縮小了的脚，可有點不妥。他拿起調色板，着手工作起來。他一面修改那隻脚，一面不斷地望着背景中的約翰的形象，訪問者們連注意都沒有注意到那個，可是他却相信那達到了完美的境界。修完了脚，他很想把那形象也潤色一下，但是他感到太興奮了。在他太冷靜的時候以及在他太激動，把甚麼都看得太清楚的時候，他同樣地不能工作。祇有在由冷靜過渡到靈感的那一階段上，工作才是可能的。今天他太興奮了。他原想把畫蓋好的，但是他停住了，把覆布拿在手裏；流露着幸福的微笑，對着約翰的形象凝視了好一會。最後，帶着依依難捨的樣子，他放下了覆布，疲倦而又愉快地走回寓所去。

渥倫斯奇、安娜和郭雷尼希契夫，在歸途中是格外地活躍和愉快。他們談論着密哈羅夫和他的畫。『才能』這個字眼——他們把它理解成一種脫離理智和感情而獨立存在的，天生的，幾乎是生理的能力，他們想把畫家所體驗到的一切通通用它來表示——這個字眼在他們談話中特別頻繁地反覆着，因爲他們需要用它來形容某些他們所不理解，却又要談論的東西。他們說他的才能是無可否認的，不過他的才能因爲教養不夠——我們俄國美術家的通病——而不可能發展。但是那幅小孩的畫却深印在他們的記憶裏，他們儘在回想它。

『多麼美妙呵！他在它上面是多麼成功，而且又是多麼單純呵！甚至他自己都不明白它是多麼好。是的，我一定不放過去；一定要把它買來，』渥倫斯奇說。

一三

密哈羅夫把他的畫賣給了渥倫斯奇，並且答應了給安娜畫像。在指定的日子，他到來了，開始工作起來。

從坐下來畫了五次以後，這畫像就使得大家，特別是渥倫斯奇驚異了，不祇是以它的逼眞，而且也是以它那特有的美。密哈羅夫怎麼會發現了她所特有的美，這可眞有點奇怪。『人要發現她的最可愛的靈魂的表情，就得了解她而且愛她，像我愛她一樣，』渥倫斯奇想，雖然他自己也是由於這畫像才發覺她的最可愛的靈魂的表情的。但是那表情是這樣眞切，使得他和旁人都感覺到好像他們早就知道了似的。

『我努力了那麼多時候，却一事無成，』他說的是他自己給她繪的那幅畫像。『而他祇看了一眼，就描繪出來了。這裏就有技巧。』

『慢慢來，』郭雷尼希契夫安慰他說。照他看來，渥倫斯奇才能和教養兩者兼備，特別是教養，那使得他對於藝術有高尙的見解。郭雷尼希契夫確信渥倫斯奇具有才能，他自己需要渥倫斯奇對於他的言論思想給予同情和讚賞，這就支持了他的這種確信，他感覺得讚賞和支持應當是相互的。

在別人家裏，特別是在渥倫斯奇的『拍拉佐』裏，密哈羅夫和在自己的畫室裏完全不同了。他保持着敬而遠之的態度，好像是害怕接近這些他所並不尊敬的人似的。他稱呼渥倫斯奇做『閣下』，

而且，儘管安娜和渥倫斯奇邀請他，他從來沒有留下吃過飯，除了來畫像從來沒有來過。安娜對於他甚至比對誰都親切，爲了她的畫像非常感謝他。渥倫斯奇對他十分慇懃，而且顯然很想要聽聽這位美術家對於他的畫的意見。郭雷尼希契夫從不放過一個給密哈羅夫灌輸眞正的藝術見解的機會。但是密哈羅夫對於大家還是同樣冷淡。安娜從他的眼色裏感覺出他喜歡看她，但是他却避免和她談話。當渥倫斯奇談着他的繪畫的時候，他頑固地保持着沉默，而當他們把渥倫斯奇的畫拿給他看的時候，他還是那樣頑固地沉默着；他顯然是討厭郭雷尼希契夫的談話，但是他也沒有反駁他。

總之，當他們認識密哈羅夫愈深的時候，他帶着他那拘謹的，令人不快的，而且分明懷着敵意的態度，就使他們更不喜歡了。當繪畫完畢，美麗的畫像已歸他們所有，而他也不再來了的時候，他們都高興了。

郭雷尼希契夫第一個說出了大家心中共同的思想，認爲密哈羅夫祇不過是嫉妒渥倫斯奇罷了。

「他既然有『才能』，我們就不要說他嫉妒；但是一個宮廷裏的人，一個富家子弟，而且又是一個伯爵（你知道他們大家對於爵位是深惡痛絕的），居然沒有怎樣費力，就比把整個生命都獻給美術的他，卽使沒有超過，却也不相上下，這可使他惱怒了。尤其是教養，那是他所缺乏的。」

渥倫斯奇替密哈羅夫辯護，但是在他內心深處他也相信這一點，因爲照他看來，一個屬於不同的，下層社會的人一定是嫉妒的。

安娜的畫像——他和密哈羅夫兩人畫同一個人的肖像——本來應該向渥倫斯奇顯示出來他和密哈羅夫之間的差異的；但是他却沒有看出這點。直到密哈羅夫所畫的像畫成以後，他這才停筆不

畫安娜的肖像了，他斷定現在再畫也是多餘了。他繼續繪着以中世紀生活爲題材的畫。而他自己，和郭雷尼希契夫，尤其是安娜，都覺得他那畫很不錯，因爲它比密哈羅夫的畫更和名畫相似。

在密哈羅夫一方面呢，雖然安娜的畫像使他傾倒，但是當繪畫完畢，他不必再聽郭雷尼希契夫那套關於藝術的議論，而且可以忘却渥倫斯奇的繪畫的時候，他甚至比他們更高興。他知道不可能禁止渥倫斯奇以繪畫爲消遣，他知道他和所有的藝術愛好者都有充分的權利，高興畫甚麽就畫甚麽，但是這在他是不愉快的。不能禁止一個人去造一個大型的蠟製的玩偶，而且去吻它。可是假如那個人帶了這個玩偶走來坐在一個戀愛的人的面前，而且開始愛撫他的玩偶，一如那戀愛者愛撫着他所愛的女人一樣的時候，那個戀愛者一定會很不愉快的。密哈羅夫看見渥倫斯奇的繪畫的時候所感到的就是這樣一種不愉快的感覺：他感覺得又好笑，又好氣，又可憐，又可惱。

渥倫斯奇對於繪畫和中世紀生活的興致並沒有持續很久。正因爲他對於繪畫的趣味已經夠了，所以不能夠繪完他的畫。畫停頓了。他模糊地感覺到它的那種缺點，起初雖然還不大顯著，如果他要繼續畫下去的話，就會顯露出來。他經驗了和郭雷尼希契夫同樣的經驗：郭雷尼希契夫感覺得自己並沒有甚麽可說的，於是就用這種話來不斷地欺騙自己，說他的思想還沒有成熟，他還在構思，搜集材料。這激怒了和苦惱了郭雷尼希契夫，但是渥倫斯奇却不能夠欺騙和苦惱自己，尤其不能夠激怒自己。憑他所特有的果斷性格，他沒有說明，也沒有辯解，就擱筆不畫了。

但是沒有這個工作，在意大利的城市裏，渥倫斯奇的生活，和因爲他突然失去興趣而感到詫異的安娜的生活，就顯得枯燥無味了。「拍拉佐」突然顯得這樣刺目地破舊和骯髒，窗帷上的汚點，

地板上的破縫，簷板上的剝落了的灰泥看來那麼不愉快，老是那個樣子的郭雷尼希契夫、意大利教授和德國旅行家都變得這樣叫人討厭，使他們不得不把生活改變一下了。因此他們決定回俄國，住到鄉下去。在彼得堡，渥倫斯奇打算和他哥哥把家產分開，而安娜打算去看她的兒子。他們預備在渥倫斯奇的大田莊上度夏天。

一四

列文結婚有三個月了。他很幸福，但是完全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樣。他每每感到他以前的幻想的破滅和新的意外的魅惑。他是幸福的，但是進入家庭生活以後，他每每看到這和他所想像的完全不同。他每每感到這樣一種心情，如同一個人嘆賞湖上的小舟平穩而幸福地航行，等到自己坐上小舟的時候心情就有些兩樣。他發現：這並不祇是平穩地坐着，毫不搖盪，人還得要思想，片刻不能忘記他要浮到甚麼地方去；而且下面還有水，人還得盪槳；他的不習慣的手還是會疼痛；祇是看着容易，可是做起來的時候，雖說是非常愉快，却也是做着難啊。

在獨身的時候，他看見別人的結婚生活，看到他們的瑣屑的憂慮、爭吵、嫉妒的時候，他從來祇在心裏輕蔑地微笑。在他未來的結婚生活中，他相信決不會有這種事情；就連他的結婚生活的外表形式，在他想來，也準會和別人的生活完全不同。可是出於意外，他和他妻子的生活不但沒有獨樹一格，而且，恰好相反，完全是由他以前所那麼輕視的極瑣碎的小事構成的，而現在，那些小

事，和他的意志相違反，具有了異乎尋常的，無可爭辯的重要性。列文看到要把所有這些瑣事加以安頓，完全不像他以前所想像的那麽容易。雖然列文自信對於家庭生活有最正確的見解，但是他，也同所有的男子一樣，不知不覺地把家庭生活想像成完全是愛情的享受，既沒有甚麽東西來妨礙它，也沒有甚麽瑣碎的憂慮來分心。在他設想起來，他應當從事他的工作，而在愛的幸福中去尋求休息。她應當被愛着，再也沒有別的了。可是又同所有的男子一樣，他忘記了她也需要工作；因此他很詫異：她，他的富有詩意的，美麗的吉提，怎麽在結婚生活的頭幾個禮拜，甚至在頭幾天，就能夠想起這件事，記起那件事，為桌布、家具、來客用的寢具、盤碟、廚司和餐饍之類的事情忙個不停。還在他們訂婚的期間，她堅決拒絕到外國去，決心回到鄉下去，好像她知道甚麽是必要的事，而且還能夠想到戀愛以外的事情，她的那種堅決的態度，就已經使他驚異了。這事當時很使他不快，而現在她的瑣碎的操心和憂慮更使他加倍地不痛快了。但是他看出這在她是必要的。因為他愛她，所以雖然他不明白這是甚麽道理，而且還嘲笑這種家事上的操勞，但是對於這些，他又不禁從心裏贊美。他嘲笑她怎樣佈置從莫斯科搬運來的家具，怎樣重新整頓他的和她自己的房間，怎樣懸掛窗帷，預備來客和杜麗用的房間，怎樣給她的新使女安排一個房間，怎樣吩咐老廚司做飯，怎樣和亞嘉菲·密哈羅夫納爭吵，把貯藏室從她手裏接管過來。他看見老廚司是怎樣嘆賞地微笑着，傾聽她的沒有經驗的行不通的命令，亞嘉菲·密哈羅夫納看見這位年青主婦的新的佈置是怎樣沉思而慈和地搖着頭。他看到，當吉提邊哭邊笑地跑來向他訴說她的婢女瑪莎還是把她當小姐看待，因此誰也不會服從她的時候，她是特別地可愛。這在他看來是可愛的，但也是奇怪的，他想假如沒有

這些就更好了。

他不知道她在結婚後心情上所起的變化。在娘家她有時候想要吃甚麼好菜或是糖菓，可是不能夠如願，而現在她要吃甚麼東西就可以隨意吩咐，可以隨意買多少磅糖菓，花掉多少錢，而且可以隨她高興定製任何一種點心。

她現在正愉快地盼望着杜麗帶着小孩們來，特別是因爲她要給孩子們定製他們各人愛好的點心，而杜麗一定會讚賞她的新的家政。她自己也不知道是甚麼原故，但是家事的管理對於她有一種不可抗拒的魅力。她本能地感覺到春天臨近了，同時也知道會有陰天下雨的日子，因此她盡力築起她的巢，一面趕忙築，一面學習怎樣築法。

吉提的這種對於家庭瑣事的操心，和列文最初的崇高幸福的理想完全相反，是他的失望之一；同時這種可愛的操心，他雖不明白它的意義，却也不能不喜歡它，這又是它的新的魅惑之一。

另一個失望和魅惑是由他們的口角引起的。列文決沒有想像到他和他妻子之間除了溫存、尊敬和愛的關係以外還能夠有別的關係，可是結婚後沒有幾天他們就突然吵了嘴，她竟至說他並不愛她，祇愛他自己，說着就哭起來，扭着她的兩手。

第一次的口角是因爲列文騎了馬到新的農莊去，因爲想抄近路回家，迷失了路，以致遲回來了半個鐘頭。他馳回家，一路上祇顧在想她，想她的愛，想他自己的幸福，他離家愈近，他對她的愛情也就愈熱烈。他抱着如同他到薛傑巴茲基家去求婚的時候那樣的感情，甚至比那更強烈的感情跑進房裏來。出乎意外，迎着他的是一種他從來不曾在她臉上見過的憂愁的表情。他想要吻她，但是

她推開了他。

「怎麼回事？」

「你倒很快樂哩……」她開口說，竭力要顯得鎮靜和狠毒。

但是她剛一開口，責備，無意思的嫉妒，在她不動地坐在窗前度過的那半個鐘頭內她所捱的一切痛苦，所有這些話就一齊從她口裏冒出來。到這個時候，他才第一次淸楚地理解到他在舉行婚禮後領着她走出教堂的時候所沒有理解的事情。他現在理解到她不但和他非常親近，而且他簡直不知道她在甚麼地方終結，而他在甚麼地方開始。他從他在那一瞬間所體驗到的那種分裂的痛苦感覺理解了這一點。他起初很生氣，但是就在同一瞬間，他感覺到他不能夠對她生氣，她和他是一體。他一剎那間感覺得如同一個人突然在背後挨了重重的一擊，怒氣冲冲，想要報復，回過頭來尋找他的敵手，却發現原來是自己偶然失手打了自己，不好生任何人的氣，祇得忍受着，竭力減輕痛苦。

以後他再沒有這麼強烈地感到這樣過，但是在這第一次，他却很久都沒有能夠恢復平靜。他的自然的感情慫恿他為自己辯護，向她證明是她錯了；但是證明她錯就等於更激怒她，使裂痕更加擴大，那裂痕是他的一切痛苦的根源，一種習慣的衝動驅使他把過錯卸掉，推到她身上；另一種，甚至更強烈的衝動却促使他儘快消泯裂痕，不讓它再擴大下去。忍受這種不公平的責難是痛苦的，但是洗淸自己，使她痛苦，那可更壞。好像一個在半睡不醒中感到一陣劇痛的人想把那痛處從身體中挖出，扔掉，可是一醒過來就明白了那痛處就是他自身。他除了忍痛以外，再沒有別的辦法，於是他就努力這樣做。

他們和解了。她認識到自己的過錯，雖然她沒有說出來，對他更加溫柔了，他們在愛情中體

驗到一種新的加倍的幸福。但是這並沒有使得這種口角不再因爲最意外的細微的理由而發生，並且十分頻繁地發生。這些口角往往是起因於：彼此都沒有了解對於對方甚麼是重要的東西，以及在結婚初期兩人都常常心情不佳。當一個心情佳，另一個心情不佳的時候，和平還不致破裂；可是碰巧兩人都心情不佳的時候，就會由於細小到不可思議的原因而發生口角，以致他們過後怎樣也記不起來他們爲了甚麼事爭吵的。不錯，在他們兩人都心情愉快的時候，他們的生活上的樂趣就加倍了，但是雖然這樣，他們結婚生活的初期，對於他們仍是一段難過的日子。

在最初的時間，他們感到一種特別的緊張，好像把他們繫在一起的那條鏈子在從兩端拉緊。總之，他們的蜜月——那就是說，他們結婚後的一個月，由於習慣，列文對於這一個月是期望甚殷的——却不但不是甜蜜的時間，而且是作爲他們生活中的最痛苦最屈辱的時期留在兩人的記憶裏。在以後的生活中他們兩人都極力把這段不健全的時期的一切醜惡可羞的事情從他們的記憶中抹去，在那時期內，他們兩人都很少有正常的心情，兩人都不大能控制自己。

直到他們結婚後的第三個月，他們在莫斯科住了一個月回家以後，他們的生活才開始進行得比較順利。

一五

他們剛從莫斯科回來，很高興又祇剩他們兩個人在一起了。他坐在書房裏的寫字檯旁，在寫甚

麼。她，穿着他們結婚的頭幾天她穿過的那件深紫色的衣服，一件他覺得特別值得記念和珍惜的衣服，坐在那張從列文的父親和祖父的時代以來就一直擺在書房裏的舊式的皮沙發上，正在縫 broderie anglaise（英國刺繡）。他思想着，寫着，時時刻刻高興地意識到她在面前。他沒有放棄他高興的農事上的工作，也沒有放棄著述工作，他將在那本著作裏闡明新農業制度的基礎；但是正像以前這些事業和思想與籠罩着整個生活的陰影比較起來，在他看來是微不足道的一樣，現在它們與浸浴在光輝燦爛的幸福中的未來生活比較，同樣也顯得是微不足道的。他繼續搞他的工作，但是現在他感覺得：他的注意的重心轉移到另外的東西上面，結果他就用了完全不同的而且更加明確的眼光來看他的工作了。以前，這工作在他是一種逃避生活的手段。以前，他覺得假如沒有這種工作，生活就太陰鬱了。而現在這些事業對於他之所以是必要的，却是為了使生活不致於明朗得太單調了。拿起原稿，又讀了一遍自己所寫的東西，他很高興地發現這個工作是值得去做的。這種工作是新穎而有用的。他以前的許多思想，現在在他看來都是多餘的而且太趨極端的，但是當他重新回想整個事情的時候，許多的遺漏在他看來都變得明瞭了。他現在正在寫新的一章論述俄國農業不振的原因。他論證着：俄國的貧窮不但是由於土地所有權的不公平的分配和錯誤的政策引起的，而且近來促成這種結果的是人工地移植到俄國來的外國文明，特別是交通工具，如像鐵道，它促使人口集中於城市，助長奢侈的風習，因而招致工業、信用貸款和伴隨而來的投機業發達起來——這一切都損害農業。在他看來，當一個國家的財富發展很正常的時候，以上這一切現象祇有在相當多的勞動力已經用在農業上面，農業已經處在正常的時候，至少是確定的狀態的時候，才會發生。在他看來，一個國家

的財富應當按一定的比例增進，特別應當做到不致於使農業以外的富源超過農業；在他看來，交通工具應當和農業上的一定狀況相適應，在現在土地使用不當的狀況下，不是由於經濟的需要，而是由於政治上的需要而建築起來的鐵道，來得太早，不但沒有像人們所期待的那樣促進農業，反而和農業競爭，促進工業和信貸的發達，結果倒阻礙了農業的發展；所以，正如動物身體內一個器官的片面的早熟的發展會妨礙那動物的全面發展一樣，在俄國的財富的全盤發展上講，信貸、交通工具、工業活動——這些在時機成熟的歐洲無疑是必要的——在俄國却祇有害處，因爲它們把當前最重要的農業的整頓問題拋到一旁去了。

當他寫下他的思想的時候，她却在想着她丈夫多麼不自然地注意着那位在他們離開莫斯科的前夜，十分拙劣地向她獻慇懃的年青公爵查爾斯基。『他嫉妒哩，』她想。『呵呀！他是多麼又可愛又傻氣呀！他嫉妒我！要是他知道他們在我眼中並不比廚子彼得高明就好了！』她一面想，一面抱着一種她自己也覺得奇怪的佔有的感情，望着他的後腦和紅頸項。『雖然妨礙他工作是可惜的（但是他時間還多着呢），我却怎樣也得看他的臉一眼；他覺到我在看他嗎？我眞想他回過頭來……我一定要他這樣！』於是她睜大她的眼睛，好像要用這種辦法來加強她的目力似的。

『是的，他們吸去一切精髓，造成一種虛假的繁榮，』他喃喃着說，停下筆來，覺到她在望着他，於是他微笑着回過頭來。

『哦？』他微笑着站起身來問。

『他回過頭來了呢！』她想。

「沒有甚麼；我要你回過頭來哩，」她說，凝視着他，竭力想猜出他是不是因爲被她打擾而不高興。

「祇有我們兩人在一道的時候是多麽快樂呵！我是這樣的，」他說，閃爍着幸福的微笑，走上她面前。

「我也一樣快樂呢。我再也不到甚麽地方去了，特別是莫斯科。」

「你在想甚麽呢：」

「我？我在想……不，不，寫你的去吧；不要分了你的心，」她說，噘着嘴。「我現在也要挖這些小洞了，你看！」

她拿起剪刀，開始挖着。

「不；告訴我是甚麽事吧，」他說，在她身旁坐下，注視着小剪刀的循環的動作。

「呵，我在想甚麽呢？我在想莫斯科，想着你的後腦。」

「爲甚麽恰恰我有這樣的幸福呢！這太不自然，太美滿了，」他說，吻她的手。

「我覺得正相反；我覺得愈美滿，就愈自然。」

「你的小髮捲鬆了呢，」他說，小心地把她的頭扭過來。

「小髮捲，呵，是的。不，不，我們正忙着工作呢！」

但是工作並沒有再進展下去，當顧玆瑪進來通報茶已經備好的時候，他們才像罪犯一樣各自跳開了。

『他們從城裏回來了嗎？』列文問顧玆瑪。

『他們剛回來，正在解東西。』

『快來，』她走出書房的時候對他說，『要不然，我不等你來就把所有的信都看了。讓我們去兩人合奏吧。』

祇剩下一個人，把原稿放進了她買來的新紙夾以後，他在那跟她一同出現的安着精美配件的，新洗臉架旁洗了手。列文想起自己的思想，不以爲然地搖搖頭；一種近似懊悔的感情苦惱着他。在他現在的生活中有一些可恥的，脆弱的，他所謂加普亞㊀式的地方。『這樣子生活下去是不對的，』他想。『快三個月了，我差不多甚麼也沒有做。今天，差不多是第一次，我開始認眞地工作，而結果怎樣呢？我剛開了個頭，就拋開了。就連我的日常事務，我也差不多都丟開了。我差不多沒有步行或是乘車到田莊上去視察過了。我有時捨不得離開她，有時看她一個人沉悶。我曾經想，結婚前的生活沒有多少意思；但是結婚以後眞正的生活就要開始了。現在呢，差不多三個月過去了，我從來也沒有這樣懶散虛度我的時光。不，這是不成的，我一定得開始。自然，這不是她的過錯。一點也不能怪她。我自己應當堅強一點，保持我的男性的獨立。要不然，我就會養成這樣的習慣，並且使得她也習慣於這樣……當然不能怪她，』他自言自語。

但是任何一個抱着不滿的人，要他不歸咎於別人，特別是和他最親近的人，是很難的。而列文

㊀ Capua，意大利古都名，加普亞式卽懶惰的，享樂的意思。

模糊地感覺到，雖然不怪她本人（甚麽事都不能怪她），但是要怪她所受的那種太淺薄無聊的教育。（『那傻瓜查爾斯基！我知道她想阻止他，却不知道怎樣去阻止。』）『是的，除了對家事有興趣（那種興趣她是有的），除了對服裝和 broderie-anglaise（英國刺繡）有興趣以外，她沒有別的眞正的興趣了。對於我的工作，對於田莊，對於農民也好，對於她相當擅長的音樂也好，對於讀書也好，她都感不到興趣。她甚麽也不做，十分滿足了。』列文在心裏責備她，却不了解她正在準備進入那快要到來的活動時期，到那時候，她同時要做丈夫的妻子，做一家的主婦，還要生產、撫養和教育小孩。他不知道，她本能地感到了這點，正在準備這個可怕的勞動，並不爲她現在所享受的無憂無慮和愛情幸福的時刻而責備自己，同時她正在快樂地築着她的未來的巢。

一六

當列文走上樓去的時候，他的妻子正坐在新的茶具後面新的銀茶炊旁，她讓老亞嘉菲・密哈羅夫納坐在一張小桌旁邊，給她倒了一滿杯茶，正在讀杜麗的來信。她是經常不斷和他們通信的。

『你看，你的好太太讓我陪她坐一會兒哩，』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說，向吉提親切地微笑着。

在亞嘉菲・密哈羅夫納的這句話中，列文覺察出來最近亞嘉菲・密哈羅夫納和吉提之間所演的戲劇已經收場了。他看到雖然亞嘉菲・密哈羅夫納因爲新主婦奪去了她的權柄而覺得傷心，但是吉提還是征服了她，使她愛上她了。

『你瞧，我把你的信拆開了，』吉提說，把一封文字不通的信交給他。『這大概是那個女人寫來的，你哥哥的……』她說。『我沒有看。這兩封是我家裏和杜麗寫來的。眞想不到啊！杜麗帶着達尼亞和格里沙去參加了沙瑪茲基家的兒童跳舞會哩！達尼亞扮了侯爵夫人。』

但是列文沒有聽她的話。紅着臉，他接過來他哥哥從前的情婦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的信，開始讀起來。這是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寫來的第二封信了。在第一封信裏，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說他哥哥無緣無故地把她趕走了，並且，以動人的，單純的口吻，加上說，雖然她又陷於貧窮，但她却甚麼也不要求，也不希望，祇是想到尼古拉・地米特立維奇身體這樣壞，沒有她在身邊，也許會死去，就覺得十分難受，因此請他弟弟照顧他。這一回她寫的完全不同了。她找着了尼古拉・地米特立維奇，又在莫斯科和他同居了，並且同他一道搬到了一個省城裏，他在那裏謀得了一個職務。但是他和長官鬧了架，又回到莫斯科來，不料在路上病了，病得這麼重，他能否再起床都成問題了，她這樣寫着。『他老惦念着你，而且，他一個錢都沒有了。』

『看這封信吧；杜麗在信上提到你哩，』吉提帶着微笑開口說；但是注意到她丈夫變了臉色，她就突然住了口。

『甚麼事？怎麼回事呀？』

『她來信說我哥哥尼古拉快要死了。我要去看他。』

吉提的臉色立刻變了。關於扮侯爵夫人的達尼亞，關於杜麗的念頭，全都消失了。

『你甚麼時候去？』

『明天。』

『我和你一道去，好嗎？』她說。

『吉提！你這是什麼意思？』他責備說。

『你這是甚麼意思？』她反問，因爲他用那種不願意而且惱怒的態度對待她的提議而生氣了。

『爲甚麼我不能去？我不會妨礙你的。我……』

『我去是因爲我哥哥快要死了，』列文說。『可是你爲甚麼要……』

『爲甚麼？爲着和你一樣的原因。』

『在對於我是這樣重要的時候，她卻祇想着她一個人在家無聊，』列文想。在這麼重要的事情上她有這種動機，這就使他生氣了。

『這是不行的，』他嚴厲地說。

亞嘉菲·密哈羅夫納，眼看着一場爭吵快要發生了，輕輕地放下茶杯，退了出去。吉提連注意都沒有注意到她。她丈夫說最後一句話的口吻刺傷了她，特別是因爲他顯然不相信她所說的話。

『我對你說，假如你要去，我也要跟你去；我一定要去！』她連忙憤怒地說。『爲什麼不行？你爲甚麼說不行？』

『因爲天知道這是到甚麼地方去，要走甚麼樣的路，要住甚麼樣的旅店。你會妨礙我的，』列文說，極力想冷靜下來。

『決不會的。我甚麼也不需要。你能夠去的地方，我也能夠……』

「哦，那末，不說別的，單說那個女人在那裏，你怎好跟她接近。」

「我不知道，也不要知道，甚麼人甚麼東西在那裏。我祇知道我丈夫的哥哥快要死了，我丈夫要去看他，我也要跟我丈夫一同去，爲的是……」

「吉提！別生氣吧。可是你稍微想一想：這是一件這麼重要的事，想到你會夾雜一種軟弱的感情，一種不願意一個人留在家裏的感情，我很難受。哦，你如果一個人悶氣的話，那末就到莫斯科去吧。」

「你看，你總是把卑鄙汚濁的動機加在我身上，」她含着屈辱和憤怒的眼淚說。「我沒有甚麼，既不是軟弱，也不是……我祇覺得我丈夫受苦的時候，跟他在一起是我的義務，但是你安心要傷害我，你安心不了解我……」

「不；這是可怕的！做這種奴隸！」列文叫着，立起身來，再也不能夠抑制他的憤怒了。但是就在這一瞬間，他感覺得好像是在自己打自己一樣。

「那末你爲甚麼要結婚？你原來可以自由的。你爲甚麼要結婚，假如你後悔的話？」她說，跳起來，跑到客廳去了。

當他追上她去的時候，她正在嗚咽。

他開始說話，竭力找話來與其說是說服她，不如說是安慰她。但是她不聽他的話，隨便他說甚麼也不理睬。他彎下腰，拉住她那隻在抵制他的手。他吻她的手，吻她的頭髮，又吻她的手——她却始終沉默着。但是當他用兩手捧着她的臉，叫了聲「吉提」的時候，她突然恢復了鎭靜，哭了一

會，於是他們就和好了。

他們決定了明天兩人一同去。列文對他妻子說他相信她要去祇是爲的幫忙，同意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和他哥哥在一起也沒有甚麼不方便；但是他在動身的時候他心裏對於她和對於自己都很不滿意。他不滿意她，是因爲在必要的時候她不能夠下決心讓他一個人去；（不久以前他還不敢相信他有被她愛上的幸福，現在却因爲她太愛他了反而感到不幸，這在他想來是多麼不可思議呵！）他不滿意自己，是因爲自己沒有表現出剛強意志。在他的心底，他更不同意的，是她不把和他哥哥在一起的那個女人當作問題，他懷着恐怖想到她們之間可能發生的一切衝突。想到他的妻子，他的吉提，會和一個娼婦在一個房間裏，單祇這個念頭，就使他因爲恐怖和嫌惡而戰慄起來。

一七

尼古拉·列文臥病的那個省城的旅館是那些依照新式改良的模型建造起來的省城旅館之一，那些旅館在建築的當時原是力求清潔，舒適，甚至華麗的，但是由於住客們的原故，迅速得驚人地變成了徒有現代化改良門面的骯髒旅店，那種假裝門面使它們比舊式的，乾脆骯髒的旅館更壞了。這個旅館已到了那種地步：穿着髒制服，在門口抽着煙，担任看門職務的兵士，生鐵作的，光滑的，陰暗而又討厭的梯子，穿着骯髒的燕尾服的自由來去的茶房，桌上擺着蓋滿灰塵的蠟製花束的公共餐室，到處都是汚濁，塵埃，零亂，同時還帶着那種現代化的，自滿的，由鐵路帶來的忙亂，這一

切在剛度過新婚生活之後的列文夫婦心中喚起了一種最痛苦的感覺，特別是因為這旅館所給予人的虛裝門面的印象和等待着他們的事是那麼不調和。

照例，在問了他們要住甚麼價錢的房間以後，才知道上等房間一間空的也沒有了；一間上等房間由鐵路視察員住着，另一間是莫斯科來的律師，第三間是從鄉下來的亞司堵菲夫公爵。祇剩下了一間骯髒的房間，但是答應他們到晚上隔壁有一間房間空出來。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在他到的時候，在他的心因為想到他哥哥的狀況而十分激動的時候，他却不能立刻跑到他哥哥那裏去而不得不照顧她，他因為這個而對他妻子生氣了，列文領着她走進了分配給他們的房間。

「去，去吧！」她說，用畏怯的有罪的眼光望着他。

他一句話也不說地走出房間，就在門口碰着了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她聽見他到了，却不敢進來看他。她還是和他在莫斯科看見她的時候一樣；還是那件毛布衣服，露着手臂和脖頸，還是那善良的呆板的麻面，祇是略微胖了一些。

「哦，他怎樣了？他怎樣了？」

「病很重哩。他不能起床了。他老在盼望着你。他……你……同你太太一道來的嗎？」

列文在最初一瞬間不明白甚麼事情使她惶惑，但是她立刻就對他說明了。

「我要走了。我要到廚房去，」她說出來了。「他會很高興哩。他聽到了，他知道她，記得在外國看見過她哩。」

列文明白她指的是他妻子，却不知道回答甚麼才好。

『去吧，去吧，』他說。

但是他剛動步，他的房門就開了，吉提伸出頭來向外一望。列文因爲他妻子把她自己和他放在這種難處的境地，又是羞愧，又是氣惱，但是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却臉紅得更厲害。她縮成了一團，臉紅到快要哭出來了，兩手抓住她的披肩的尾端，用她紅紅的手指搓弄着它們，不知道怎樣說，怎樣做才好。

在最初一瞬間，列文看出吉提望着這個不可理解的可怕的女人的時候，她的眼睛裏面有一種急切的好奇的神色；但是這祇繼續了一剎那。

『哦！他怎樣了？他怎樣了？』她先向着她丈夫，隨又向着她說。

『可是不能在走廊裏儘談下去呀！』列文說，憤怒地望着一個正在這時顯然因爲自己的甚麼事而輕快地走過走廊的紳士。

『哦，那末，進來，』吉提說，對恢復了常態的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說；但是看到她丈夫的驚惶的臉色她就加上說：『要末就去吧，回頭來叫我好了，』於是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去。列文就到他哥哥的房間去了。

他在他哥哥的房間裏所看到，所感到的，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預料會發現他還是處在那種自己欺騙自己的狀態裏，他聽說肺病患者是常有那種狀態的，在秋天他哥哥來看他的時候那種狀態曾經那樣使他吃驚過。他預料會在肉體上看到更明顯的死亡臨近的徵候——更衰弱，更憔悴，但大體上却還是和以前一樣的狀態。他預料自己會感到那同樣的失去愛兄的悲痛和那同樣的怕死的心情，

那種心情他以前曾經體驗過，現在不過是程度加深罷了。對於這一切他心裏都有了準備；但是他發見事情完全不是那樣。

在一間小小的汚穢的房間裏，四壁的嵌板上給涎沫弄髒了，透過薄薄的板壁，隔壁房間的談話聲可以聽到，空氣因爲充滿汚濁氣味而使人窒悶，在稍稍和牆壁隔開的一張臥榻上，躺着一個蓋着被窩的軀體。這個軀體的一隻手臂放在被窩外面，那像耙柄一樣粗大的手腕，好像不可思議似地連在手臂的從骨端到中部都非常直的細長的骨骼上。頭側着躺在枕頭上。列文可以看見鬢角上的被汗浸濕的稀疏的頭髮和緊張的透明似的前額。

『這個可怕的軀體決不可能是我的尼古拉哥哥！』列文想。但是走近一些，看見那臉，懷疑已是不可能了。不管臉上的可怕的變化，列文祇消瞧一瞧那雙看見他走進來而抬起來的活耀的眼睛，祇消望一望那黏在一起的髭鬚下面的嘴巴的微微抽動，就明白了這個死屍般的軀體就是他的活生生的哥哥這個可怕的眞理。

閃光的眼睛嚴厲地，責備般地望着他的走進來的弟弟。這種眼光立刻在活人之間建立了活的關係。列文立刻感到這雙注視着他的眼睛裏面的譴責的神色，和一種因爲自己的幸福而感到悔恨的心情。

當康斯丹丁拉住他的手的時候，尼古拉微笑了。這微笑是輕微的，差不多覺察不出的，雖然帶着微笑，但是眼睛裏的嚴厲神情却並沒有改變。

『你沒有想到我會是這個樣子吧！』他好容易才說了出來。

「是，是……不，」列文說，言語混亂起來。「你爲甚麼不早一點讓我知道呢，我是說，在我結婚的時候？我四處打聽你。」

爲了避免沉默，他不能不說話，但是他却不知道說甚麼才好，特別是因爲他哥哥沒有答話，祇顧死死地盯着他，顯然是在推究每句話的含意。列文告訴他哥哥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來了。尼古拉表示很高興，但是說恐怕他現在這個樣子會嚇壞她。接着是一陣沉默。突然，尼古拉動了動，開始說起話來。列文從他面部的表情期待他說些甚麼特別重要的話，但是尼古拉却祇談他的健康。他埋怨醫生，後悔沒有請莫斯科的名醫；因此列文看出來他還抱着希望。

爲要擺脫他的痛苦的感覺，那怕一分鐘也好，列文抓住第一個沉默的片刻立起身來，藉口說要去叫他妻子。

「好極了，我叫她把這裏弄弄乾淨。我想，這裏髒得很，氣味怪難聞的。瑪莎！把屋子收拾收拾好，」病人費力地說。「收拾好了的時候，你自己就走開，」他加上說，詢問般地望着他弟弟。

列文沒有回答。走到走廊裏，他停下來。他說了要去叫他妻子，但是現在，體會他自己這時的心情，他決定相反地要竭力說服她不到病人那裏去。「她爲甚麼要像我這樣，也受這份苦呢？」他想。

「哦，他怎樣了？」吉提帶着吃驚的臉色問。

「呵，眞可怕，眞可怕呀！你爲甚麼要來呢？」列文說。

吉提沉默了一會，畏怯而可憐地望着她丈夫；隨後她走上前去，用兩手抓住他的胳臂肘。

『考斯加！帶我到他那裏去吧，兩人在一道要好受一些。你祇要帶我去，把我帶到他那裏，然後你就走開好了，』她說。『你要明白，看着你，不去看他，在我更痛苦。在那裏我也許可以幫幫你和他的忙。請讓我去吧！』她哀求她丈夫，就好像她一生的幸福全繫在這上面似的。

列文祇得答應了，於是恢復了鎮靜，全然忘記了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他帶着吉提又到他哥哥的房間裏去了。

輕輕地走着，不斷地望着她丈夫，向他表露出勇敢的同情的臉色，吉提走進了病人的房間，於是不慌不忙地回過身來，沒有一點聲響地把門關上。邁着聽不出聲音的步子，她迅速地走到病人牀邊，而且繞過去使他不必回過頭來，她立刻把他的粗大的瘦骨嶙嶙的手抓在她那鮮嫩年青的手裏，緊緊握住它，開始用女人所特有的，富於同情而又不使人不快的那種溫柔的熱情說話。

『我們在蘇登見過，不過那時候我們不認識，』她說。『你決沒有想到我會做你的弟媳吧？』

『你怕認不得我了吧？』他說，一見她到來，臉上就閃露出微笑。

『不，我認得。你讓我們知道了你的消息，這是多好的一件事呵！考斯加沒有一天不想你，不掛念你呢。』

但是病人的興致並沒有繼續很久。

她還沒有說完，他的臉上就又呈現出瀕死的人對於生者所懷着的那種嫉妒的、嚴峻的、責難的神情。

『恐怕你住在這裏不大舒服吧，』她說，避開他的凝視的目光，向房間裏四周打量着。『我們

得再向老闆要一個房間，」她對她丈夫說，「使我們可以更挨近一點。」

一八

列文不能夠鎮靜地望着他哥哥；他在他面前不能夠顯得自然和鎮靜。當他走進病房的時候，他的眼睛和注意力不知不覺地就模糊了，他看不見，也辨別不出他哥哥的狀態的詳細情形。他嗅到可怕的臭氣，看到污穢，雜亂和痛苦的狀態，聽到呻吟，但是感覺到毫無辦法。他沒有想到要探究病人的狀態，要考慮那身體在被子下面是怎樣躺着的，那消瘦的小腿，腰和背脊是怎樣縮成一團，是否可以稍微躺得舒服一點，有沒有辦法使他的狀態，即使不能再好一些，至少不要太難受了。他一想到這一切細節的時候，他的背上就起了一陣寒戰。他深信不疑再也沒有甚麼辦法可以延長他哥哥的生命，或是減輕他的痛苦了。但是病人覺察出他弟弟認為他完全無救了，這可使他生氣。這就使得列文更加痛苦了。在病人房間裏對於他是痛苦，可是不在那裏更難受。他不斷地假借各種口實走出病房，但是因為不能夠一個人呆着，隨後又走進來。

但是吉提所想的，所感覺的和所做的却完全不同。一見病人，她就憐憫起他來。憐憫在她的女人的心腸中所喚起的並不是像在她丈夫心中所喚起的那樣一種恐怖和嫌惡的心情，而是一種這樣的願望，想要行動，想要探究清楚他的狀態的一切詳情，想要幫助他。因為她毫不懷疑幫助他是她的職責，所以她也不懷疑這是可能的，於是就立刻工作起來。正是那些一想到就使她丈夫恐懼的瑣細事

情，立刻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派人去請醫生，差人到藥房去，叫她帶來的使女和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去掃除，拂拭和擦洗；她親自洗濯了一件甚麼，又洗淨了一件甚麼，把一件甚麼東西舖進被褥下面。按着她的吩咐，甚麼東西搬進了病人的房間裏，甚麼東西搬了出去。她好幾次親自走到自己房間去，一點也不注意她在走廊上遇到的男子們，把被單，枕套，手巾和襯衫拿來。

正在餐室裏給一羣技師開飯的茶房好幾次帶着忿怒的臉色回答她的呼喚，但是又不能不執行她的命令，因爲她以這樣溫和而執拗的態度發出命令使他不能夠逃避。列文不贊成這一切；他不相信這對於病人會有甚麼好處。特別是，他恐怕病人會因此生氣。但是病人，雖然好像對於這個並不關心，却也並沒有生氣，祇是有點害羞，一般地說，對於她爲他做的事，似乎還感到興趣。列文被吉提差去請醫生，從醫生那裏回來的時候，一開門就撞見他們正在替病人換襯衣，這也是吉提吩咐的。那又長又白的脊骨，巨大隆起的肩胛骨和突出的肋骨和椎骨，裸露出來，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和茶房把襯衣的袖子搞亂了，怎樣也不能把那長長的軟弱的手臂穿進去。吉提在列文進來以後連忙把門關上，沒有向那個方向望；但是病人呻吟了，她急急地向他走去。

「快點呀，」她說。

「呵，你不要來，」病人生氣地說。「我自己會……」

「你說甚麼？」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問。

但是吉提聽到了，而且明白他是因爲在她面前裸露身體而感到害羞和不愉快，

「我沒有看，我沒有看呀！」她說，把手臂穿進去。「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你到那邊去，

把它弄弄好，』她加上說。

『請你去一趟，我的小提包裏面有一隻小瓶，』她轉臉向着她丈夫說，『你知道的，在旁邊的口袋裏；請你去拿來，你轉來的時候，這裏就通通收拾好了。』

拿了瓶子轉來的時候，列文看到病人已經被安頓好了，他周圍的一切全都改變了。濃烈的臭氣換成了香醋的氣味，那是吉提噘着嘴，鼓起她那玫瑰色的面頰從一支小管裏噴出來的。到處看不見一絲灰塵，一條毛氈舖在床邊。桌上整齊地擺着藥瓶和水瓶，還有摺好放在那裏以備必需之用的襯衫之類，和吉提的 broderie anglaise（英國刺繡）。在病人床邊的另一張桌上擺着蠟燭、飲料和藥粉。病人自己，洗過了臉，梳好了頭髮，穿着潔淨的襯衫，雪白的領子包着他那消瘦得怕人的頸項，枕着高高的枕頭躺在乾淨的墊被上，帶着新的希望的神色，緊盯着吉提。

列文請來的醫生——他是被列文在俱樂部找到的——不是以前治療尼古拉·列文的那一個，因爲那個醫生病人很不滿意。新醫生拿起聽診器，聽診了病人，搖了搖頭，開了藥方，特別詳細地先說明了藥的服法，然後說明飲食的規定。他勸告吃一些生的或半熟的雞蛋，和摻着鮮牛乳的溫度適中的蘇打水。當醫生走了的時候，病人對他弟弟說了句甚麼，列文祇聽淸楚了末尾幾個字：『你的卡嘉』；從他望着她的那眼色，列文看出來他在讚賞她。他叫卡嘉走近來，就像列文叫她一樣。

『我覺得好多了，』他說。『哦，要是和你在一起的話，我早就復元了。這多愉快呵！』他拉住她的手，把它拉到他的嘴唇邊，但是好像害怕她不喜歡，他變了主意，放下她的手，祇撫摸了一下。吉提把他的手握在她的兩手裏，緊緊地握着。

『現在把我翻到左邊你們就去睡吧，』他說。

除了吉提，誰也沒有聽明白他所說的話；祇有她明白，因爲她一直留神着他需要甚麼。

『向那邊，』她向她丈夫說，『他老是朝那邊睡的。給他翻個身，叫喚用人實在不愉快。我又不能夠辦。你能夠嗎？』她對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說。

『我恐怕也不行，』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回答說。

抱住那可怕的軀體，抱住那被蓋下面他所不願知道的部分，在列文雖然是可怕的，但是受了他妻子的影響，他顯出了她所熟悉的他那堅定的臉色，把兩手伸進去抱那軀體，但是雖然他氣力很大，他還是因爲那無力的軀體的不可思議的沉重而感到驚駭了。當他給他翻身子，感到那巨大的消瘦的手臂摟住他的頸子的時候，吉提迅速地，一點聲音也沒有地翻轉枕頭，打鬆了，把病人的頭安置在上面，把他那黏在汗濕的鬢角上的稀疏頭髮摩挲到後面去。

病人把他弟弟的手握在他自己的手裏。列文覺到了他想要拿他的手做甚麼，正在把它拉到甚麼地方去。列文帶着沉重的心情服從着。是的，他把它拉到嘴邊，吻了吻。列文嗚咽得全身顫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就走出房間了。

一九

『汝隱瞞智者，向嬰兒顯示。』列文那晚和他妻子談話的時候對她有這樣的感想。

列文想到了福音書上的這句話，倒並不是因爲他把自己看成智者。他沒有把自己看成那樣，但是他不能不知道他比他妻子和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要智力高一點，他不能不知道當他想到死的時候，他是用靈魂的全部力量去思想的。他也知道，過去許多偉大人物（他曾在書本裏讀過他們關於死的思想）都思索過死的問題，而對於這個問題他們所知道的却還不及他妻子和亞嘉菲·密哈羅夫納所知道的百分之一。儘管這兩個女人如何不同，但是亞嘉菲·密哈羅夫納和卡嘉——像他哥哥尼古拉所稱呼她的，他現在也特別喜歡這樣叫她——她們在這點上却十分相似。兩人無疑地都知道生是怎麼一回事，死是怎麼一回事，雖然她們不能回答，甚至不能理解列文心上的問題，但是兩人都不懷疑這種現象的意義，而且對於它的看法也一樣，不僅是她們兩人看法一樣，而且她們和千百萬人的看法也一樣。她們確切地知道死是甚麼，這從下面的事實就可證明：她們毫不遲疑地懂得怎樣應付臨死的人們，而且並不害怕他們。但是列文和旁的人，雖然他們可以發表許多關於死的議論，却顯然是一無所知，因爲他們害怕死，遇到人快要死的時候，他們就手足無措了。假使現在列文一個人和他的尼古拉哥哥在一起的話，他一定會帶着恐怖望着他，而且帶着更大的恐怖等待着，此外再也不知道做些甚麼了。

不僅這樣，他簡直不知道說甚麼，怎樣看，怎樣走才好。談不相干的事他感覺得是叫人討厭的，不行；談死和喪氣的話——也不行；沉默吧，也還是不行。『假如我望着他的話，恐怕他會認爲我在觀察吧；我要不望着他的話，他就會以爲我想旁的事情去了。假如我踮着趾尖走，他會不高興；放開腳步走吧，我又覺得慚愧。』可是吉提顯然沒有想到自己，而且也沒有餘暇想到自己；她

祇在替他着想，因爲她心中有數，而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她對他說她自己的事，說她的婚禮，微笑着，同情他，安慰他，談着痊癒的例子，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可見她是胸有成竹的。她和亞嘉菲・密哈羅夫納的舉動不是本能的，動物的，不合理的，證據就在於：除了肉體的治療，痛苦的減輕以外，亞嘉菲・密哈羅夫納和吉提兩人都爲臨死的人要求着比肉體的治療更重要的東西，和肉體的情況全然無關的東西。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談到那個死去了的老人的時候，曾經說過：『哦，謝謝上帝！他受了聖餐禮，也受了聖油禮；但願我們大家都死得像他一樣。』卡嘉也是一樣，除了操心襯衣，褥瘡，飲料以外，第一天就說服了病人必須領受聖餐禮和聖油禮。

晚上從病人房間回到自己的兩間房子裏，列文低着頭坐着，不知道怎樣做好。他不但想不到晚餐，想不到準備就寢，想不到考慮他們要做些甚麼，他甚至對他妻子說話都不能夠：他羞於那樣。吉提相反地比平常更活動，她甚至比平常更有生氣。她吩咐開晚飯，親自打開行李，而且親自幫着舖好床，甚至也沒有忘記在上面灑殺蟲粉。她表現得那樣機警，思想那樣靈活，如同一個男子在交戰或格鬥之前，在人生的危險和決定性的關頭所表現的，在那種關頭一個男子一生中祇有一次表現出他的價值，表現出他過去並沒有虛度光陰，而都是爲這種關頭作了準備。

一切她都做得很好，還不到十二點鐘，一切東西就都清潔齊整地佈置好了，佈置得這旅館的房間就像是自己的家一樣：床舖好了，毛刷，梳篦，鏡子都拿了出來，桌布也舖起來了。

列文覺得現在吃飯，睡覺，甚至談話都是不可饒恕的，在他看來，他的一舉一動都是不適宜的。她却理好毛刷，可是她做這一切，絲毫沒有令人討厭的地方。

但是他們兩人都吃不下東西，而且很久不能夠入睡，甚至很久都沒有上床睡覺。

『我說服了他明天受聖油禮，我眞高興得很哩，』她說，穿着睡衣坐在她的摺鏡面前，用一把精緻的梳子梳着她的柔軟芳香的頭髮。『我沒有看見過，可是我知道，媽告訴過我，有祈求恢復健康的祈禱呢。』

『你眞以爲他還能夠復元嗎？』列文說，望着她那圓圓的小頭後面，每當她把梳子往下梳的時候就隱沒了的細長的髮捲。

『我問過醫生；他說他活不到三天以上了。但是他們怎麽會知道呢？無論怎樣，我說服了他，我還是高興的，』她說，從她的頭髮縫裏斜眼望着她丈夫。『一切事情都難料呢，』她帶着每當她談到宗教問題的時候總是流露在她臉上的那種特別的，有幾分狡猾的表情，這樣加上說。

自從他們訂婚那次談到宗教以後，他和她就一直都沒有談過這個題目，但是她仍然參加宗教儀式，上教堂，做禱告等等，始終抱着應該如此的信心。儘管他抱着相反的信念，但是她卻堅信：他和她是一樣的，甚至是比她還要強得多的基督徒；他對於宗教所發表的一切議論祇不過是他的荒誕的男性的狂想之一，正如他談到她的 broderio anglaise（英國刺繡）：說善良的人補洞，而她却故意挖洞，等等的話一樣。

『是的，你看這個女人，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她對於這些簡直不知道怎麽辦呢，』列文說。

『而且……我該承認，你這回來了，我非常，非常高興哩。你是這麽純潔……』他拉住她的手，却沒有吻它（在死這麽迫近的時候去吻她的手是不相宜的）；他祇帶着悔罪的神情緊緊握住它，望着

她的發亮的眼睛。

『要是你一個人來那要痛苦死了，』她說，把兩臂高高舉起，遮住她那高興得漲紅了的臉頰，挽起頸背上的髮辮，用髮針扣上。『不，』她繼續說，『她不知道怎樣做……我幸虧在蘇登學了不少。』

『難道那裏也有病得這麼重的人嗎？』

『還要重哩。』

『可怕的是我不由得想起他年輕時候的樣子。你不會相信他從前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少年，可是那時候我竟不了解他。』

『我十分，十分相信。我深深感覺得我們本該和好的！』她說，爲自己所說的話而詫異了，她望了一眼她丈夫，淚水湧進了她的眼睛。

『是的，本該的，』他悲傷地說。『他眞是那種人，就是人們所說的，不是這個世界上的人。』

『可是我們還得挨些日子；我們該去睡了，』吉提說，瞧了瞧她的小錶。

二〇

死

第二天病人受了聖餐禮和聖油禮。在舉行儀式的時候，尼古拉·列文熱烈地祈禱着。他的大眼睛緊盯着擺在舖了彩色桌布的小桌上的聖像，在他的眼睛裏表露出這樣熱烈的祈求和希望，列文看

着都覺得害怕。列文知道這種熱烈的祈求和希望祇會使他在和他所那麼熱愛的生命分離的時候感覺得更痛苦。列文知道他哥哥和他的思路；他知道他沒有信仰，並不是因爲沒有信仰他的生活好過些，而是因爲現代科學對自然現象的解說，一步步排擠掉了這種信仰；因此他知道他現在的恢復信仰並不是正當的，同樣通過思想得來的結果，而祇是妄想痊癒的一種暫時的，自私的表現。他也知道吉提曾經用她聽到過的奇異的痊癒故事加強了他的希望。列文知道這一切，望着那祈求的滿懷希望的眼睛，望着那好容易舉起來在緊張的前額上畫着十字的瘦削的手腕，望着那隆起的肩膊和那已不再具有病人所祈求的生命的，空洞喘息的胸膛，在他是太痛苦了。在行聖餐禮的時候，列文雖然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但是他還是做了他以前曾經做過千百次的事。他對上帝說：『要是你眞存在，就使這個人復原吧（自然這一套話已經重複過許多遍了），你救救他和我吧！』

行過聖油禮以後，病人突然變得好多了。他整整一個鐘頭沒有咳嗽一聲，微笑着，吻着吉提的手，含淚感謝她，而且說他很舒服，一點也不痛苦了，倒感覺到很健旺，胃口也好了。當他的湯端來的時候，他甚至坐起來，而且還要吃炸肉排。雖然他的病是絕望的，雖然一眼就可以看明白他是不會好的，但是列文和吉提在那個鐘頭都感到旣興奮快活，又畏怯，害怕是他們弄錯了。

『他好了些嗎？』『是，好得多了。』『眞奇怪呵！』『一點也不奇怪。』『總之他好了些，』他們低聲耳語着，相視而笑了。

這種幻想沒有繼續很久。病人安靜地睡着了，但是半點鐘以後他就被一陣咳嗽弄醒了，於是突然，他周圍的人和他自己的心中所懷着的一切希望都消逝了。他的痛苦的實況粉碎了列文、吉提和

病人自己心中的一切希望，毫無疑問，甚至連過去的希望也回想不起了。

不再提半點鐘以前他相信過的事，好像想起來都覺得害羞似的，他要他們遞給他那瓶蓋着穿孔紙的嗅吸用的碘酒。列文把瓶子交給了他，他在受聖餐禮的時候所顯出的那種熱烈的希望的眼光現在又盯住了他弟弟，要求他來證實醫生說嗅吸碘酒能收奇效的話。

「卡嘉不在嗎？」當列文勉強證實了醫生的話的時候，他啞聲地說，向周圍望了一眼。「不，我可以說……我是爲了她的原故，才演那幕滑稽戲的。她是這麼可愛！但是你和我可不能夠欺騙自己。這才是我所相信的，」他說，於是，把瓶子緊握在他那瘦骨如柴的手裏，他開始吸它。

晚上八點鐘的光景，列文同他妻子正在他們自己房間裏喝茶的時候，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氣喘喘地跑了進來。她臉色蒼白，嘴唇顫抖着。

「他快死了！」她低聲說。「我恐怕他馬上就要死了。」

兩人都跑到病人房裏去。他用一隻手肘撐着坐在床上，他的長長的背彎着，他的頭低垂着。

「你覺得怎樣了？」沉默了一會之後，列文低聲地問。

「我恐怕要去了，」尼古拉困難地，但非常清楚地說，好像把話從自己胸中擠出來的一樣。他沒有抬起頭來，而祇是把眼睛朝上望，眼光沒有落到他弟弟的臉上。「卡嘉，你走開！」他加上說。

列文跳了起來，用命令的口氣低聲要她走開。

「我要去了，」他又說。

『你爲甚麽要這樣想呢？』列文說，祇是爲了找點話說罷了。

『因爲我要去了，』他重複說，好像他很喜歡這句話似的。『完了。』

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走上他面前去。

『你還是躺下好；那樣你會舒服些，』她說。

『我馬上就會躺下的，』他低低地說，『死了！』他嘲笑地，憤怒地說。『哦，你們要高興的話，扶我躺下去也好。』

列文放他哥哥仰臥着，坐在他旁邊，屏着氣望着他的臉。垂死的人閉上眼睛躺着，但是他前額上的筋肉不時地抽搐着，好像一個在凝神深思的人一樣。列文不由自主地想着這時他哥哥心中在想些甚麽，但是儘管他竭盡心力去追踪他的思想，但是從他那平靜而嚴肅的臉上的表情和眉毛上面的筋肉的搐動，他看出來對於他還是和以前一樣漆黑一團的事情，對於垂死的人是愈來愈分明了。

『是，是，是這樣，』垂死的人慢呑呑地說着。『等一等。』他又沉默了。『對啦！』他突然安心地拉長聲音說，好像在他一切都解决了似的。『呵，主呵！』他喃喃地說，深深地歎着氣。

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摸了摸他的脚。『快冷了。』她低聲說。

一個長長的時間，在列文感覺得是很長很長的時間，病人動也不動地躺着，但是他還活着，不時地歎着氣。列文精神緊張得都已經疲倦了。他感覺到，儘管他竭盡心力，他還是不能够了解病人說『對啦』是甚麽意思，而且感覺得他已遠遠落在他的垂死的哥哥後面了。他對死的問題本身再也不能夠想了，但是他不由自主想到他馬上應該做的事：閉上死人的眼睛，給他穿上衣服，吩咐買棺

材。說起來也奇怪，他感覺得十分冷淡，既沒有感到悲哀，也沒有感到損失，更沒有一點憐憫他哥哥的心情。如果他對他哥哥有甚麼感觸的話，那就是羨慕垂死的人所有而他所無的那種知識。

很久很久，他就這樣靠近他坐着，等待着終結。但是終結沒有到來。門開了，吉提出現了。列文起身去攔住她。但是就在他起身的那一瞬間，他聽到臨死的人微微一動。

『別走開，』尼古拉說，伸出手來。列文把手伸給他，同時用另一隻手憤怒地向他妻子揮着，叫她走開。

把垂死的人的手握在自己手裏，他坐了半點鐘，一點鐘，又一點鐘。他現在完全沒有想到死上面去。他想到吉提在做甚麼事，隔壁房間裏住的甚麼人，醫生住的是不是他自己的房子。他渴望飲食和睡眠。他小心地把手抽開，去摸了脚一下。脚冷了，但是病人却還在呼吸。列文又試着踮起脚尖走開，但是病人又動了，說：『別走。』

黎明了；病人的狀況仍然沒有改變。列文悄悄地抽開手，沒有朝垂死的人望一望就走回自己的房間去睡了。當他醒來的時候，沒有像他所預料的聽見他哥哥死了的消息，他反倒聽到病人又恢復了以前的狀態。他又坐起來，咳嗽着，又吃東西，又談話，又不提死了，又表露出痊癒的希望，而且變得甚至比以前更暴躁更憂鬱了。沒有人能夠安慰他，不論他弟弟也好，吉提也好。他對甚麼人都生氣，對甚麼人都惡言相向，爲他的痛苦而責備所有的人，而且要他們替他到莫斯科去請一位名醫來。但凡有人問他身體感覺得怎樣的時候，他總是帶着憤怒的責難的神情回答道：『我痛苦得受

不了呀！」

病人愈來愈痛苦了，特別是生了已經無法醫治的褥瘡，他對周圍的人們漸漸地更加容易生氣了，動不動就責罵他們，特別是爲了他們沒有替他從莫斯科請醫生來。吉提千方百計去幫助他，安慰他；但是一切都是徒勞，列文看出她自己在身體上精神上都已疲憊不堪，祇是她不承認罷了。那天晚上他喚他弟弟前來向生命告別在大家心中所引起的死的感覺被破壞了。大家都知道他一定馬上就要死了，都知道他已經半死不活了。大家都祇盼望他早一點死，可是大家都隱瞞着這種念頭，儘給他藥吃，竭力去找醫生和藥方，欺騙着他和他們自己，並且互相欺騙着。這一切都是虛僞：討厭的、侮辱人的、褻瀆神明的虛僞。由於他的性格，又因爲他比別人更愛這垂死的人，列文特別痛苦地感到了這種虛僞。

列文早有意思要使他的兩位哥哥和解，就是在臨死之前使他們和解了也好，他寫了封信給他哥哥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接到他的回信的時候，他把這信唸給病人聽。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信上說他不能夠親自來，並且用動人的語句請求他弟弟原諒。

病人沒有說一句話。

「我怎麼回他的信呢？」列文說。「我希望你不生他的氣吧？」

「不，一點也不！」尼古拉回答，因爲這個問話而惱怒了。「叫他替我請一個醫生來。」

接着又在苦痛中挨過了三天；病人還是處在同樣的狀態中。現在誰看見他都生出渴望他死的感覺，不管是茶房也好，旅館主人也好，旅客也好，醫生也好，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也好，列文也

好，吉提也好。唯有病人自己沒有表露出這種願望，相反的，因為沒有替他請醫生而非常生氣，儘談着服藥，儘談着生的問題。僅僅偶爾在鴉片使他暫時忘却了那種無止境的痛苦的時候，他時常半睡不醒地吐露出了在他心中比在任何人心中都更強烈的眞情：「呵，但願完結了就好了！」或是：「到甚麼時候才完結呵！」

他的逐漸增加的苦痛起了作用，使他準備死。他怎麼樣也是痛苦，沒有一刻他不痛苦；他的四肢，他的身體，沒有一處不疼痛，不使他痛苦。就連這個身體內部的回憶，印象，思想現在都在他心中引起了如同那身體本身一樣的憎惡。看到別人，聽到他們的言語，他自己的回想，一切對於他都是痛苦的源泉。他周圍的人們覺到了這一點，不知不覺地就不讓自己在他面前自由行動，談話，或者表示他們的願望。他的整個生命都沉沒在痛苦的感覺和要逃脫這種痛苦的欲望裏面了。

在他心中很明顯地起了這樣的變化，使他把死看做了他的欲望的滿足，看做了一種幸福。以前，由痛苦或需要，如像飢餓、疲勞、口渴等等所引起的每個欲望，都被某種給與快感的肉體上的機能所滿足了；可是現在，這些需要和痛苦却沒有得到解脫，而想要解脫的企圖反而引起了新的痛苦。因此，一切欲望都沉沒在一個欲望裏面：就是解脫一切痛苦和痛苦的根源——肉體。但是他找不出適當的言語來表達這種要求解脫的欲望，因此他沒有說，而祇是出於習慣想要滿足現在已無法滿足的欲望。「把我翻過去，」他說，隨即他又要求再翻轉來，翻得像原來一樣。「給我點甚麼肉湯喝喝。把湯拿去。說說甚麼話吧：你們為什麼一聲不響？」但是他們剛開口說話，他就閉上眼睛，顯出疲憊、冷淡和憎惡的神情。

在他們到城裏來的第十天，吉提病了。她頭痛，惡心，一早晨都不能起床。醫生說她身體不適是由於疲勞和激動引起的，勸她靜養。但是午飯後，吉提起來了，照常帶了針線到病人房間去。她進來的時候他嚴厲地望着她，聽說她病了的時候，他就輕蔑地微笑了。那天他不斷地擤着鼻涕，悲痛地呻吟着。

『你覺得怎樣？』她問他。

『更壞了，』他好容易才說出來。『痛呀！』

『甚麼地方痛？』

『到處。』

『今天就要完結了，你看吧，』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說。這話雖是低聲說的，但是病人，像列文所看出的，他的聽覺是非常敏銳的，一定聽到她的話了。列文叫她不作聲，朝病人那面望了一望。尼古拉果真聽到了；但是這話並沒有在他身上發生影響。他的眼睛仍然帶着緊張的，責備的神色。

『你爲甚麼這樣想？』列文問她，當她跟着他走進走廊的時候。

『他開始在抓自己了，』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說。

『抓自己？怎麼抓？』

『像這樣子，』她說，扯她的毛布衣服的褶襞。列文確實注意到那一整天病人儘在抓自己，好像要拔去甚麼東西似的。

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的預言實現了。傍晚病人再也不能夠舉起他的手，僅僅是他的眼睛沒有改變那注意集中的神情，凝視着前面。甚至在他弟弟或是吉提彎向他，使他能夠看到他們的時候，他也還是那樣望着。吉提差人去請牧師來做臨終的祈禱。

當牧師在讀祈禱文的時候，臨死的人沒有露出一點生的形跡；他的眼睛閉了。列文、吉提和瑪麗亞·尼珂拉葉夫納站在床邊。牧師還沒有唸完祈禱文，臨死的人就伸了伸肢體，嘆了口氣，張開眼睛了。牧師讀完了祈禱文，把十字架在冰冷的前額上放了一下，隨後又慢慢地把它包在聖帶裏，靜默地又站了兩分鐘之後，他觸了觸那變冷了的巨大的沒有血色的手。

『他去了，』牧師說着，想要走開去；但是突然死人的彷彿黏在一起的鬍鬚微微在動，在寂靜中可以清晰地聽到從他的胸膛深處發出的尖銳而清楚的聲音：

『還沒有……快啦。』

一分鐘以後，臉色開朗了，在鬍鬚下面露出一絲微笑，聚集在周圍的婦人們開始小心地裝殮屍體。

他哥哥的樣子和死的接近，使那種在他哥哥來看他的那個秋天傍晚曾經襲擊過他的，由於死的不可思議、死的接近和不可避免而引起的恐怖心情又在列文心中復活了。這種心情現在甚至比以前更強烈了；他感到比以前更不能理解死的意義了，而死的不可避免在他眼前也顯得比以前更可怕了；但是現在幸虧她妻子在，這種心情沒有使他陷於絕望；儘管有死這個事實，他還是感到不能不活，不能不愛。他感到是愛把他從絕望中救了出來，而這愛，在絕望的威脅之下，變得更強烈更純

潔了。

沒有解決的死的神祕，差不多還沒有在他眼前過去，另一個同樣不可解的促使他去愛和去生活的神祕又出現了。

醫生證實了他自己關於吉提的推測。她身體不適是懷孕的徵候。

二

自從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從他和培脫西和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的談話中明白了所期望於他的就是讓他的妻子安靜，不要去攪擾她，而他的妻子本人也希望這樣，自從那時以後，他感覺得這樣心煩意亂，他自己簡直不能有所決定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現在需要甚麼，於是就完全聽從那些十分高興過問他的事情的人的話，他甚麼事都無條件地同意。直到安娜離開了他的家，英國女家庭教師差人來問他，她和他一道吃飯呢，還是分開來，直到這時候，他才第一次明確地看到了他的處境，他感到驚恐了。

這種處境的最痛苦的地方就是他怎樣也不能夠把他的過去和現在連結而且調和起來。擾亂他的心的，並不是他和他妻子一道幸福地生活的那個過去。從那個過去過渡到發覺他妻子不貞的那段時間，他已經痛苦地度過了；那種處境是痛苦的，但是他還可以理解。假如那時候他妻子向他說明了不貞之後就離開他的話，他許會感到傷心和不幸的，但是他不會陷入像他現在所處的，這樣一種莫

明其妙的絕境。他怎樣也不能夠把最近他對他的病了的妻子和另一個男人的孩子的饒恕、感情和愛同現在的處境調和起來；好像是作爲那一切的一種報酬一樣，他現在落得孤單單一個人，受盡屈辱，遭人嘲笑，誰也不需要他，人人都蔑視他。

他妻子走後的頭兩天，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接見請願者和他的秘書長，去出席委員會的會議，照常走下餐室去吃飯。他自己也不了解爲甚麼要這樣做，他這兩天當中拚命保持鎮靜，甚至是淡漠的態度。在回答如何處理安娜·阿卡諦耶夫納的房間和東西的問題的時候，他拚命抑制自己，裝得好像在他看來，已經發生的事情並非不可預見而且也並非奇事。他的目的達到了：在他身上誰都覺察不出失望的樣子。但是在她走後的第二天，當柯爾尼把安娜忘記付淸的一家時髦女服店的賬單交給他，並且報告說店員在外面候着的時候，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吩咐把那個店員叫進來。

「大人，冒昧來打擾你，請你原諒！但是假如你要我們直接去問夫人的話，能否請您把她的住址告訴我們？」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在店員看來好像在沉思，他突然轉過身去，在桌旁坐下。讓他的頭埋在兩手裏，他這樣地坐了很久，他好幾次想要說話，都突然中止了。

柯爾尼明白了他主人的心情，叫那店員下次再來。祇剩下一個人的時候，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感到他再也不能保持堅定沉着的態度了。他吩咐卸下那等候着他的馬車，說他不接見任何人，他不下去吃飯。

他感到他不能忍受衆人的輕蔑和冷酷的壓力，那種輕蔑和冷酷，他在那店員的臉上，在柯爾尼的臉上，在這兩天中他所遇到的一切人的臉上都毫無例外地明白地看出來了。他感覺到他逃避不掉人們對他的憎惡，因爲那憎惡並不是由於他壞（如果那樣，他可以努力變好一點），而是由於他的可恥的討厭的不幸引起的。他知道，就因爲這個，因爲他悲痛得心都要碎了，他們才對他這樣殘酷。他感覺到人們會毀滅他，如同一羣狗咬死一隻痛得直叫嗥的受盡折磨的狗一樣。他知道擺脫人們的唯一的辦法就是把自己的傷痕隱藏起不讓他們看見，因此無意識地他在這兩天中就竭力這樣做，但是現在他感到自己再也無力繼續進行這種寡不敵衆的鬥爭了。

他的絕望因爲意識到他在悲痛中是完全孤獨的而更加深了。不但在彼得堡，他找不出一個可以談心的人，一個會同情他，不把他當高官顯宦，不把他當社會上的人物，而祇把他當作一個痛苦的人那樣來同情的人；實際上，他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出這麼一個人來。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是孤兒長大的。他是兩兄弟。他們記不得他們的父親，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十歲的時候他們的母親就死去了。財產很少。他們的叔父卡列甯，一員政府大官，曾經是先帝的寵臣，把他們撫養大了。

以優等成績在中學和大學畢業之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靠他叔父的幫助，立刻在官場中露了頭角，從那時起，他就完全委身於政治的野心了。無論在中學或大學，無論以後在官場中，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從來沒有和甚麼人深交過。他哥哥是他最親近的人，但是他是在外交部服務的，而且終年在外國，他在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結婚後不久就死在外國。

在他做省長的時代，安娜的姑母，一個當地的富裕的貴婦人，把她的姪女介紹給他——他雖已中年，但是作爲省長却還年青——而且使他處於這樣一種境地，要麼向她求婚，要麼祇有離開這城市。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躊躇了很久。那時贊成這事的理由和反對的理由一樣多，而又沒有斷然的理由可以使他放棄他那遇到疑難愼重行事的原則。但是安娜的姑母通過一個熟人示意於他，他既已妨礙了那姑娘的名譽，他要是有名譽心就應當向她求婚才對。他求了婚，把他的全部感情通通傾注在他的未婚妻身上。

他對安娜的迷戀在他心中排去了和別人相好的任何需要；現在在他所有的相識中，他沒有一個知心的朋友。他的交遊是很廣的，但却沒有友誼關係。有許多人，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可以邀請來吃飯，可以請求他們參與他所關心的事務，聲援他所要幫助的人，他可以和他們坦白地討論別人的事情和國家大事；但是他和這些人的關係局限於被習慣和風俗所嚴格限定了的一定的範圍，不能越出一步。他有一個大學時代的同學，畢業以後兩人交情很好，他可以對他訴說他個人的苦惱；但是這個朋友現在却在遼遠地方的教育界服務。在彼得堡的人們中，最親密最談得來的就是他的秘書長和醫生。

秘書長密哈爾·瓦西里維奇·司盧丁是一個誠實，聰明，善良，而有道德的人，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感到他對他私人有好感；但是他們五年來在一起的公務生活彷彿在他們之間建築了一道妨礙他們剖腹談心的障礙。

在公文上簽了字以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沉默了好久，瞥了瞥密哈爾·瓦西里維奇，

好幾次想要說話，却又說不出來。他已準備了這樣一句話：『你聽到了我的不幸嗎？』但是結果他祇照常說了一句：『那末替我把這辦好吧？』就打發他走了。

另一個是醫生，他也是對卡列甯有好感的；不過他們之間老早就有一種默契，就是：兩人都忙得不可開交，沒有一點閒空的時間。

關於他的女友，其中首要的是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完全沒有想到。一切女人，單祇是女人這一點，對於他都是可怕和討厭的。

二二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忘了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但是她却沒有忘記他。在他的孤獨絕望的最痛苦的時候，她來看他了，未經通報，就一直走進了他的書房。她發見他兩手捧着頭，就像早先那副姿勢，坐在那裏。

『J'ai forcé la consigne（我擅自進來了）！』她說，邁着迅速的步子走進來，由於興奮和急遽的動作而沉重地喘息着。『我一切都聽到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親愛的朋友！』她繼續說，緊緊地把他的手握在她的兩手裏，用她那優美而沉思的眼睛凝視着他的眼睛。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皺着眉立起身來，抽開他的手，給她搬來一把椅子。

『你不坐嗎，伯爵夫人？我是因為身體不好不見客呢，伯爵夫人，』他說，他的嘴唇抖動了。

『親愛的朋友！』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重複說，目不轉睛地望着他，突然她的眉尖揚起，在她的額上形成了一個三角形，她的又醜又黃的臉變得更醜了；但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感覺到她在替他難過，快要哭出來的樣子。這一來他也感動了；他抓住她那肥肥的手，開始去吻它。

『親愛的朋友！』她用情緒激盪得斷斷續續的聲調說。『你不應該對苦惱屈服。你的苦惱是很大的，但是你應當尋求安慰。』

『我垮了，我毀了，我已經不是一個人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放了她的手，却還是凝視着她的淚水盈盈的眼睛。『我的處境實在可怕，因爲我無論在甚麼地方，就是在我本身，都找不到支持。』

『你會找到支持的；不要在我身上尋找，雖然我求你相信我的友情。』她說，歎了口氣。『我們的支持就是愛，上帝所賜與我們的愛。上帝的負擔是輕的。』她帶着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熟悉的那種狂喜的目光說。『上帝會支持你，援助你！』

雖然在這幾句話裏她分明被自己的崇高情感所感動，雖然她的話是由最近在彼得堡傳播開的，在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看來是多餘的，那種新的神秘的熱忱而產生的，但是現在聽起來，在他還是愉快的。

『我軟弱得很。我毀了。我甚麼都沒有預料到，現在我還是甚麼都不明白。』

『親愛的朋友，』莉蒂亞・伊凡諾夫納重複着。

『這並不是惋惜現在已不存在的東西，不是的！』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繼續說。『我並不因爲那個難過。但是我現在所處的這種境地，使我不由得在別人面前感到羞愧。這是不對的，但是我沒有辦法，沒有辦法。』

『完成那崇高的饒恕行爲的——那使我和大家都感動得不得了——並不是你，而是住在你心中的上帝，』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說，狂喜地抬起她的眼睛。『所以你不要以爲你的行爲是可恥的。』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皺起眉頭，於是彎曲着兩手，他把手指弄得噼啪地響。

『人應當知道一切事實，』他用尖細的聲音說。『人的力量是有限度的，伯爵夫人，我是已經達到最高限度了。整天我得處理，處理由於我的這種新的孤獨境遇而來的（他加重說而來的這幾個字）家務事。僕人啊，家庭教師啊，賬目啊……這些小小的火焰燒焦了我的心，我沒有力量忍耐了。在吃飯的時候……昨天，我幾乎要離開飯桌了。我受不了我兒子望着我的那種眼光。他沒有問我這一切的意義，可是他要想問的樣子，我眞受不了他的那種眼光。他怕看我。但是還不祇這樣……』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本來想說拿到他這裏來的那張賬單的，但是他的聲音顫抖起來，於是他住嘴了。那開在藍紙上的帽子和絲帶的賬單，他一想起就不由得憐憫起自己來。

『我明白的，親愛的朋友，』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說。『我一切都明白。援助和安慰，你在我身上找不到的，雖然我來就是爲了要幫助你的，如果我能夠的話。要是我能夠把這一切瑣碎

的，屈辱的操勞從你肩上取下來的話……我明白，女人的話和女人的照管是需要的。你肯把這事付託我嗎？」

默默地，感激地，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緊緊握住她的手。

「我們一道來照顧謝遼沙。實際事務不是我所擅長的。但是我要承担下來，我要做你的管家婦。不要感謝我。我這樣做並不是自己……」

「我不得不感激你呢！」

「可是，親愛的朋友，千萬不要向你剛才所說的那種感情屈服——不要以爲基督徒的最崇高的品質是可恥的！「自卑者恆被人尊崇。」你不能感謝我。你應當感謝上帝，祈求上帝的援助。祇有在上帝心中，我們才能找到平靜、安慰、拯救和愛！」她說，於是把她的眼睛朝向天上，她開始祈禱，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從她的靜默看出這個來。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現在聽着她的話，這些表白，以前他卽使不覺得討厭，也覺得是多餘的，但是如今却似乎是自然而安慰的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原來不喜歡這種新的熱忱的。他是一個僅僅在政治方面對於宗教感到興趣的信徒，那種容許各種新的解釋的教義，正因爲它替爭論和分析開了道路，所以在原則上是使他感到不愉快的。他以前對於這個新教義採取了一種冷淡的甚至敵視的態度，和醉心新教義的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從來沒有爭論過，而祇是沉默而小心地避開她的挑釁。現在，第一次，他高興地聽着她的話，內心裏沒有反對。

「我非常，非常感謝你呢，感謝你的言語和你的行爲，」他在她祈禱完了的時候這樣說。

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又一次緊緊握住她朋友的兩手。

「現在我要動手工作了，」她沉默了一會之後，揩乾臉上的淚痕，微笑着說。「我要到謝遼沙那裏去。祇有萬不得已的時候我才來向你請示，」說着，她站起身來，走出去了。

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走進謝遼沙的房間去，在那裏用眼淚濕潤了嚇慌了的小孩的臉頰，她告訴他，他父親是一個聖人，他母親已經死了。

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履行了她的諾言。她當眞擔負起安排和管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家務的職責。可是當她說實際事務非她所擅長的時候她並沒有誇張。她吩咐的事，沒有一件行得通的，所以都得改變，而這些就都由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僕人柯爾尼變通辦理了；他現在不露形跡地管理着卡列甯的全部家務，在替主人換衣服的時候，就悄悄地，謹愼地報告了需要他知道的一切事情。但是莉蒂亞・伊凡諾夫納的幫助仍然具有很大的效果；因爲她給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精神上的支持，使他意識到她對於他的愛和尊敬，特別是因爲，她想起來都覺得快慰的是，她差不多使他完全皈依了基督教；那就是說，她使他從冷淡的，疏懶的信徒變成了最近在彼得堡逐漸風行的，那種基督教義的新解釋的熱心而堅決的擁護者。對於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來說，相信這種新解釋是容易的。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也像莉蒂亞・伊凡諾夫納和抱着同樣見解的其他人們一樣，完全缺乏那種心靈上的深刻的想像力，藉着那種能力，由想像所引起的概念才變得這樣生動，勢必和旁的概念，和現實調和一致。死，在不信教的人是存在的，對於他却並不存在，而且，因爲他具有完整無缺的信仰，而自己又是那信仰的裁判者，所以在他靈

魂裏沒有罪惡，他在這塵世上就已經得到完全的拯救——他並不覺得這些概念裏面有甚麼不可能的，不可想像的地方。

固然，對他的信仰的這種看法的膚淺和謬誤，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也模模糊糊感覺到了，而且他也知道，當他完全不想他的饒恕是由神力所主使，而只是按照自己的信仰行事的時候，比現在他時時刻刻想着基督在自己心中，想着在公文上簽字也是執行基督的意志的時候，他感到更幸福。但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絕對需要這樣想；需要在他的屈辱中有一個崇高的立脚點，那怕是假想的也不要緊，從那上面，被大家所蔑視的他，可以蔑視別人，因此他死死抱住這種幻想的解救，就像是抱住眞的解救一樣。

二三

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在她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多情的少女的時候，嫁給了一個富裕的，身分很高的人，一個很和善，很愉快，耽於酒色的放蕩子。結婚後兩個月，她丈夫就拋棄了她，對於她的熱烈的愛情的約言，他祇用嘲笑甚至敵意來回答，那種敵意，凡是知道伯爵的善良心腸，看不出多情的莉蒂亞身上有甚麼缺點的人都無法解釋。從那時候起，雖然他們沒有離婚，却分居了；但是每當丈夫遇見妻子的時候，他總是用那種無從解釋的惡毒的嘲笑對付她。

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早已不愛她丈夫了，但是從那時起她就不斷地跟甚麼人戀愛上。

她立刻愛上了好幾個人，男的和女的；凡是在哪一方面特別著名的人，她差不多全都愛上了。她愛上了所有列入皇族的新親王和親王妃；她愛一個大僧正、一個主教、一個牧師；她愛過一個新聞記者、三個斯拉夫主義者、愛過康密沙諾夫[1]，愛過一個大臣、一個醫生、一個英國傳教師，現在又愛上了卡列甯。這一切互相消長的愛情並沒有妨礙她和宮廷同社交界保持着最廣泛而又複雜的關係。自從卡列甯遭到不幸，她把他放在她的特殊保護之下以後，自從她關心他的幸福，在卡列甯家服務以後，她感覺得她所有的其他的愛都不是眞實的，而現在她眞正愛的僅僅是卡列甯一個人。她現在對他所抱着的感情在她看來比她以前的任何感情都強烈。分析她的這種感情，拿它和她以前的感情相比較，她淸楚地看出了她是不會愛康密沙諾夫的，如果不是他救了皇帝的性命的話；她也不會愛律司迪奇．顧特吉茲奇，如果沒有斯拉夫問題的話；但是她愛卡列甯却是愛他本人，愛他那崇高的，不被了解的靈魂，他那在她聽來很可愛的，帶着拖長聲調的尖細的聲音，他的疲倦的眼睛，他的性格，他那靑筋脹起的柔軟白皙的手。她不祇是高興看見他，而且還在他臉上尋找她給與他的印象的痕跡。她希望不祇她的話，而且她整個的人，他都喜歡。爲了他的原故，她現在比以前更注意裝飾了。她發見自己常常這樣幻想：假使她沒有結過婚，而他也是自由的，那會怎樣呢。他走進房間來的時候，她總是興奮得滿臉通紅，而當他對她說了句甚麼好聽的話的時候，她簡直掩飾不住歡喜的微笑。

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處在劇烈的興奮中已有好幾天了。她聽到安娜和渥倫斯奇在彼得堡。一定要使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不看到她，甚至一定要使他不知道那個可怕的女人和他在

一個城市裏，他隨時可以遇見她這個痛苦的事實。

莉蒂亞・伊凡諾夫納通過她的熟人探聽到『這些可惡的人』——她這樣叫安娜和渥倫斯奇——要做甚麽，於是在這幾天當中她就竭力指導她的朋友的行動，使他不致於碰見他們。一個年青副官，渥倫斯奇的朋友——她通過他得到了消息，他希望通過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得到一種特權——報告她說他們已經辦完了事務，明天就要走了。莉蒂亞・伊凡諾夫納已開始平靜下來，可是第二天早晨就接到了一封信，她帶着恐怖的心情認出了信上的筆蹟。這是安娜・卡列尼娜的筆蹟。信封是用樹皮一樣厚的紙做的；在長形的黃紙上有大寫的姓名的略字，那信發出令人怡悅的香氣。

『誰送來的！』

『旅館裏的聽差。』

莉蒂亞・伊凡諾夫納過了好一會才能坐下來閱讀那封信。她的興奮引起了她常犯的喘病。當她恢復鎮靜的時候，她讀了下面用法文寫的信：

伯爵夫人——你心中充滿的基督徒的感情，給了我自知不可原諒的胆量來寫信給你。我不幸和我兒子分開了。請求你允許我在動身之前見他一面。我使你想起我，這祇好請你原諒。我寫信給你，不寫給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完全是因爲我不願意使那寬大的人想起我而苦痛。知道你對他的友情，我想你一定會了解我。你可否把謝遼沙送到我這裏，或是約定甚麽時候我自己回家裏來，再不然，你可否告知我甚麽時候，

㊀ 一個打落兇手的手鎗，救了俄皇亞歷山大二世的性命的人。

在家以外的甚麼地方，我可以看到他？我知道決定事情的那個人的寬大，我想一定不會拒絕我的請求。你想不到我是怎樣渴望看到他，因此也想像不到你的幫助會怎樣使我衷心感激。

安娜

這信裏的一切都激怒了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信的內容和寬大這個字眼的含意，特別是那種洒脫——她是這樣覺得——的語氣。

『對來人說沒有回信，』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說，於是立刻打開她的吸墨紙簿，她寫信給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她希望一點鐘的時候在宮廷慶祝會上看見他。

『我要和你談一件重大的苦惱的事。在那裏我們再決定談話的地點。最好是在我家裏，我預備好你所喜歡的茶。必須如此。上帝給與了十字架，但是也給與了忍受的力量，』她加上這麼一句，使他多少有一點心理準備。

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通常每天總要寫兩三封信給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她喜歡這種聯絡方式，這具有親自會面所沒有的風雅和神秘的味道。

二四

慶祝會結束了。人們出來的時候碰了面，閑談着最近的新聞，新授與的榮典和大官們的昇遷。

「要是瑪麗亞·波里索夫娜伯爵夫人做了陸軍大官，瓦特柯夫斯基公爵夫人做了參謀總長，」一個穿金邊制服的白髮老人向一個問他對於新的任命的意見的高大而漂亮的女官說。

「而我也做了副官的話，」女官微笑着說。

「你已經有了官職呀。你掌管教會部。你的助手是卡列寧。」

「你好，公爵！」矮小的老人說，和一個走上來的人握手。

「你說卡列寧甚麼？」公爵說。

「他和普迪亞托夫得了亞歷山大·涅夫斯奇勳章。」

「我還以為他早就得了哩。」

「不。你看他，」矮小的老人說，用他的金邊帽子指着穿着朝服，肩上掛着新的紅綬帶，正和帝國議會的一個有勢力的議員站在大廳門口的卡列寧。「他還洋洋得意哩，」他加上說，站住和一個體格魁梧的漂亮侍從握手。

「不；他顯得老多了，」侍從說。

「因為工作過度的原故呀。他現在老是在起草計劃。不到他把一切都逐條說明了，他是不會放走那個可憐的傢伙的。」

「顯得老多了，你說？ Il fait des passions（他在戀愛呢）！我想莉蒂亞·伊凡諾夫納現在嫉妒起他的妻子來了。」

「呵，請不要說莉蒂亞·伊凡諾夫納的壞話吧。」

『哦，她和卡列甯戀愛上了，這難道有甚麼不好嗎？』

『可是聽說卡列甯夫人在這裏，是眞的嗎？』

『哦，不是在這宮廷裏，而是在彼得堡。我昨天還碰見她和渥倫斯奇 bras dessus, bras dessous（手挽着手）在莫斯基街上走呢。』

『C'est un homme qui n'a pas……（那種人沒有……）』侍從開口說，但是突然停止了，讓開路，對一個走過去的皇族中的人鞠躬。

就這樣，人們不斷地談論着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責難他，嘲笑他，同時，他攔着他所抓住的帝國議會的議員的路，一點一點地向他說明他的財政計劃，片刻也沒有間斷他的談話，怕的是他乘機逃掉了。

差不多就在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妻子離開他的同時，他遭到了在官場生活中最爲痛心的事——他的陞遷的路已經斷了。這已成爲既成事實，大家都淸楚地看出來了，但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本人却還沒有看到他的前程已經完結。不論是由於他和史特列摩夫的衝突，還是由於他和他妻子之間的不幸，或者祇是因爲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已經達到了他的命定的終點，總之，在今年一年當中，他的前程已經完結，大家都看得明明白白的了。他還是身居要職，他還兼着許多委員會和會議的委員，但是他却是一個一切都完了的，無可期望的人了。不論他說甚麼，提甚麼，人聽起來好像都是早已聽爛了的，而且是不必要的話似的。

但是這一點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並沒有感覺出來，而且相反，在他不再直接參與政府活

動以後，他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明顯地看出了別人的活動的錯誤和缺點，並且認爲指出改正的方法是他的職責。和他妻子分離以後不久，他就開始起草關於新的裁判手續的小册子，這是他注定要寫的關於行政各部門的無數不必要的小册子中的第一本。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不但沒有注意到他在官場中的絕望的處境，他不但不爲這個發愁，他甚至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滿意自己的活動了。

『娶了妻的，是爲世上的事罣慮，想怎樣叫妻子喜悅；沒有娶妻的，是爲主的事罣慮，想怎樣叫主喜悅。』使徒保羅這樣說，現在一舉一動都由聖經指導的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常常記起聖經上的這句話來。他好像覺得自從他沒有妻子以後，他就用這些改革計劃比以前更熱心地奉侍了上帝。

那位竭力想要擺脫他的議員的明顯的不耐煩的態度並沒有擾亂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直到那議員利用一個皇族走過的機會溜掉了的時候，他這才中止了說明。

祇剩下一個人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低下頭，定了定神；然後漫不經心地向周圍望了一望，就向門口走去，他希望在那裏遇見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

『他們的身體都是多麼強壯，多麼結實呵，』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望着那蓄着梳得很光的，發出香氣的頰髭，身體強壯的侍從，和那穿着一身窄小制服的公爵的紅頸，這樣想，他得走過他們身邊。『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邪惡的，這倒是眞話呢，』他想，又斜視了一眼侍從的小腿。

從容地向前走去，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帶着他平常那種疲憊和威嚴的神情向剛才議論他

的那些紳士鞠躬，於是朝門望着，他的眼睛搜索着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

「噢！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那矮小的老人，在卡列寗走到和他並排並且帶着冷淡的態度向他點頭的時候，惡意地閃動眼睛說。「我還沒有向你道賀哩，」老人指着他新得的綬章說。

「謝謝你，」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回答。「今天是一個多麼美好的日子呵，」他加上說，按照他的習慣特別強調美好的這個字眼。

他們嘲笑他，這他是知道的，但是他從他們身上除了敵意而外，並不期望別的甚麼；他現在已經慣了。

看到走進來的莉蒂亞·伊凡諾夫納的露在胸衣上的黃色的肩膊和她那招引他的美麗的沉思的眼睛，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微笑了，露出光澤的雪白牙齒，向她走去。

莉蒂亞·伊凡諾夫納的服裝費了她很大的苦心，如同她最近每次的服裝一樣。她現在的服裝的目的和三十年前她所追求的完全相反。那時候，她的欲望是用甚麼東西來打扮自己，打扮得愈美麗愈好；現在，相反，她打扮得太厲害就一定會同她的年齡和風姿完全不相稱，所以她唯一關心的是努力設法使這些打扮和她自己外貌的對照不太怕人。在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那方面說，她是成功了，在他的眼中看來，她是魅人的。對於他，她是那包圍着他的敵意和嘲笑的海洋中的一個不單是好意而且是愛的孤島。

穿過嘲笑的目光的行列，他好像植物向着太陽一樣自然地被吸引到她那充滿愛意的眼光那裏

去。

『我祝賀你，』她對他說，用眼睛指着那綬章。

抑制住歡喜的微笑，他聳了聳肩，閉上眼睛，好像在說這並不能給他快樂似的。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十分明白這是他的最大的歡喜之一，雖然他自己絕對不承認。

『我們的安琪兒怎樣？』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說，意思是說謝遼沙。

『我不能說我很滿意他，』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揚起眉毛，張開眼睛。『希托尼柯夫也對他不滿哩。』（希托尼柯夫是請來擔任謝遼沙的普通教育的家庭教師）。『我跟你說過的，他對於應當使每個大人，每個小孩都感動的最重要的問題有點冷淡……』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開始說明公務以外他唯一感到興趣的問題——他兒子的教育。

當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靠莉蒂亞・伊凡諾夫納的幫助又回到生活和活動中的時候，他感覺到過問留在他手中的兒子的教育是他的義務。以前從來沒有過問過教育問題的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竟化了些時間來研究這個問題的理論。讀了幾册關於人類學，教育學，教導法的書籍之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就擬了一個教育計劃，而且請了彼得堡的最優等的教師來指導，他就着手工作起來。而這工作就不斷地吸引他的注意了。

『是的，不過他的心啊！我看出來他有他父親的心，有這樣心的孩子是決不會壞的呵，』莉蒂亞・伊凡諾夫納熱情地說。

『是的，也許這樣……在我呢，不過在盡我的義務。我也祇能如此而已。』

『你到我家裏來吧，』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沉默了一會之後說，『我們得談一件你所痛心的事情。我眞願意犧牲一切使你不再記起那件事情，可是別人却不這樣想法。我接到她一封信。她在彼得堡。』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一聽到提起他妻子就渾身發抖了，但是立刻他的臉顯出了一種死一般的僵硬呆板的表情，這表情顯示出他完全束手無策了。

『我想到了，』他說。

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陶醉似地望着他，因爲嘆賞他的靈魂的偉大而眼淚盈眶了。

二五

當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走進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的那間擺設着古舊瓷器，掛着畫像的又小又舒適的房間的時候，女主人自己還沒有露面。

她在換衣服。

圓桌上鋪了桌布，桌上擺着中國茶具和擱在酒精燈上的銀茶壺。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心不在焉地望了望裝飾着房間的無數的看熟了的畫像，在桌旁坐下，他翻開擺在桌上的一本新約。伯爵夫人的綢服的綷縩聲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哦，現在我們可以安靜地坐下了，』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說，帶着興奮的微笑，一

下擠到了桌子和沙發中間。『一邊喝茶，一邊談吧。』

說了兩三句開場白之後，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困難地呼吸着，滿臉漲紅，把她接到的信遞到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手裏。

看過了信，他沉默了好久。

『我想我沒有權利拒絕，』他畏怯地說，抬起眼睛。

『親愛的朋友，你在甚麼人身上都看不出邪惡來呢！』

『相反地，我看出來世上的一切都是邪惡的。但是這樣是不是正當……』

他的臉上顯出猶豫不決，但願在他所不了解的事情上得到別人的忠告、援助和指點。

『不，』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打斷他。『凡事都有個限度。我了解不道德，』她言不由衷地說，因爲她決不可能了解是甚麼把女人引到不道德上去的；『但是我可不了解殘酷；而且是對誰呢？是對你！她怎麼可以留在你所在的城市裏？不，活到老，學到老。我學會理解你的崇高和她的卑下了。』

『誰能夠落井下石呢？』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顯然很滿意他所演的角色。『我完全饒恕了她，所以我不能夠拒絕她心中的愛——對兒子的愛——所要求的事情……』

『可是那是愛嗎，我的朋友？那是眞實的嗎？就算你已經饒恕了她——你現在還饒恕她——但是我們有擾亂那個小安琪兒的心的權利嗎？他以爲她死了。他爲她禱告，祈求上帝赦免她的罪惡。倒不如這樣好。但是現在他會怎樣想呢？』

「我沒有想到這點，」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顯然同意了。

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以兩手掩面，默默不發一言。她在祈禱。

「你要是徵求我的意見，」她祈禱完了，把手從臉上放下來，說，「我勸你不這樣做。難道我看不見你是多麼痛苦，這是怎樣撕開了你的傷痕嗎？但是假定，又像往常一樣，你不顧及你自己，那結果會怎樣呢？——那就會重新給你痛苦，給小孩痛苦！假如她心中還有一點人性的話，她自己就不應當這樣希望的。不，我毫不躊躇地，勸你不要這樣，而且如果你肯信託的話，我就寫封回信給她。」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同意了，於是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用法文寫了下面的信：

親愛的夫人——使你的兒子想起你，也許會引得他發出種種的問題，要回答那些問題，就不能不在小孩的心中灌輸一種對他所視爲神聖的東西的責難的精神，所以我請求你以基督的愛的精神來諒解你丈夫的拒絕。我祈求全能的上帝寬恕你。

莉蒂亞伯爵夫人

這封信達到了莉蒂亞・伊凡諾夫納連對自己都隱瞞着的隱秘的目的。這封信傷透了安娜的心。

在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那方面，當他從莉蒂亞・伊凡諾夫納家回來以後，整整一天他都不能集中心思在他的日常工作上，也找不到他最近所感到的像一個得救的信徒所具有的那種心靈的平靜。

想起他的妻子——她對他犯了那樣大的罪，而且，像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剛才很公正地說的那樣，對於她他又是那麼像聖人一樣——本來不應當攪擾他的心的；但是他却不能平靜：他不能理解他所讀的書；他不能驅走那些苦惱的回憶；他想起他和她的關係，想起他現在所感覺到的，在關於她的問題上，他所犯的錯誤。想起從賽馬場回來的路上他是怎樣接受了她的不貞的自白（特別是他祇要求保全體面，却沒有要求決鬥），就好像莫大的憾事一樣使他痛苦起來。想起他寫給她的那封信也叫他痛苦；特別是，他那誰也不需要的饒恕和他對另一個男子的小孩的關心，直使他的心羞慚和悔恨得像火燒一樣。

現在，當他回想起他和她的全部過去的生活，回想起他在躊躇了很久之後向她求婚的時候所說的那些笨拙的話語，他感到了同樣的羞愧和悔恨心情。

『但是哪點能怪我呢？』他自言自語。這個問題照常在他心中引起了別的問題——他們，這些渥倫斯奇和奧布浪斯基，這些長着胖胖的腿肚的侍從，是不是感覺有些兩樣，他們的戀愛和結婚都不同呢？於是在他歷歷在目地回想起這些血氣方剛的，強壯的，自信的人們，他們隨時隨地都不由得不引起他的好奇的注意。他驅除這些思想，竭力使自己相信，他不是爲這種一時的生活，而是爲了永遠的生活而生活的，而且他心中充滿了平靜和愛。但是他好像感到他在這種一時的，不足道的生活中犯了一些小小的錯誤，這使他痛苦得就像他所相信的永遠的拯救並不存在似的。但是這種誘惑並沒有繼續很長久，不久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靈魂中就又恢復了那種平靜和崇高的心境，多虧這種心境，他才能夠忘掉他不願意記起的事情。

二六

『喂，卡畢托尼奇？』謝遼沙在他生日的前一天臉上泛着玫瑰色，與高采烈地散步回來，把外套交給那高大的，俯身向這小人微笑的老門房，這樣說，『喂，那個紮着綳帶的書記今天來了嗎？爸爸見了他沒有？』

『他見了他。秘書長一走，我就給他通報了，』門房快活地霎了一下眼睛說。『讓我給你脫吧。』

『謝遼沙！』家庭教師站在通到裏面房間去的門口，說，『自己脫呀。』

但是謝遼沙，雖然聽到了教師的微弱的聲音，却沒有注意。他站在那裏抓住門房的腰帶，凝視着他的臉。

『那末，爸爸答應了他的要求嗎？』

門房肯定地點了點頭。

來向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請過七次願的臉上紮着綳帶的書記使謝遼沙和門房都感到了興趣。謝遼沙在門廳遇見了他，聽見他哀求門房給他通報，說他和他的孩子們都快死了。

從那時以後，謝遼沙，又在門廳遇見了這書記一次，他對他感到興趣。

『哦，他很高興嗎？』他問。

『他怎麼能不高興呢？他走的時候差不多手舞足蹈了。』

『來了甚麼嗎？』謝遼沙沉默了一會之後說。

『哦，少爺，』門房說；隨卽搖搖頭，低聲說，『是伯爵夫人那裏送來的甚麼東西。』

謝遼沙立刻明白了門房說的是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給他送來的生日禮物。

『眞的嗎？在哪裏？』

『柯爾尼帶給你爸爸了。一定是一件好東西呢！』

『多大？像這樣子的？』

『小一點，可是一件好東西。』

『一本書？』

『不，一件玩的東西。去吧，去吧，瓦西里·洛濟奇在叫你哩，』門房聽到教師走近的脚步聲說，他小心地把那已脫下了一半手套的小手從腰帶上拉開，向教師的方向點頭示意。

『瓦西里·洛濟奇，馬上來了！』謝遼沙帶着那總是制服了那個耿直的瓦西里·洛濟奇的快活而親切的微笑說。

謝遼沙太快活了，他覺得一切都太如意了，他不能不和他的朋友門房共享他家裏的喜事，那是他在夏園散步的時候，從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的姪女那裏聽來的。這個喜訊，因爲是和紮着繃帶的書記的歡喜和他自己得了玩具的歡喜同時來的，所以他覺得特別重要。在謝遼沙看來，這是一個大家都應當歡喜和愉快的日子。

『你知道爸爸今天得了亞歷山大・湼夫斯奇勳章嗎？』

『當然知道！大家都來道過賀了哩。』

『那末，他高興嗎？』

『皇帝的恩典，他怎麼會不高興呢！那顯見得他有功勞呵，』門房嚴厲而認眞地說。

謝遼沙沉思起來，仰望着他曾經細細地研究過的門房的臉，特別是除了總是從下面去看他的謝遼沙以外誰都看不到的，垂在灰色頰鬚中間的下顎。

『哦，你女兒最近來看過你嗎？』

門房的女兒是一個舞女。

『不是星期天她怎麼能來呢？她們也要學習哩。你也要上課了，少爺，去吧。』

走進房間，謝遼沙沒有坐下來上課，却對教師說他猜想送來的禮物一定是一件機械。

『你想怎樣？』他問。

但是瓦西里却祇想着謝遼沙必須爲兩點鐘要來的教師預備文法功課。

『不，你告訴我，瓦西里・洛濟奇，』他在書桌旁坐下，書拿在手裏之後，突然說，『亞歷山大・湼夫斯奇以上的勳章是甚麼呢？你知道爸爸得了亞歷山大・湼夫斯奇勳章嗎？』

瓦西里・洛濟奇回答說亞歷山大・湼夫斯奇以上的勳章是弗拉地米爾。

『再以上呢？』

『最上的是安特列・倍渥茲瓦尼勳章。』

『安特列以上呢？』

『我不知道。』

『怎麽，你也不知道？』於是謝遼沙，倚在手肘上，沉入深思了。

他的沉思是極其複雜而多種多樣的。他想像他的父親突然同時獲得了弗拉地米爾和安特列勳章，因爲這緣故他今天教課的時候要溫和許多，他又想像自己長大了的時候會怎樣獲得所有的勳章，以及他們所發明的比安特列更高的勳章。任何更高的勳章剛一發明，他就會獲得。還會發明更高的勳章，他也會立刻獲得。

時間就在這樣的沉思中過去了，因此當教師來的時候，關於時間，地點和狀態的副詞的功課一點也沒有預備，教師不但不滿意，而且很難過。他的難過可把謝遼沙感動了。他感到功課沒有讀熟並不能怪他；不管他怎樣努力，他總讀不熟。在教師向他解釋的時候，他相信他，而且像領會了似的，但是一到祇剩下他一個人的時候，他簡直就不記得，也不理解『突然地』這個簡短而熟習的字是狀態副詞了。但是他使教師難過了，他還是感到很懊悔。

他選擇了教師默默地望着書本的那個時間。

『米哈爾·伊凡諾維奇，你的生日是甚麽時候？』他出其不意地問。

『你最好還是想你的功課吧。生日對於一個通達事理的人是無關緊要的。跟平常的日子一樣，得做他的工作。』

謝遼沙凝神望着教師，望着他那稀疏的頰髭，望着他那滑到了鼻梁下面的眼鏡，他那麽深深地

沉入了幻想裏，以致教師向他說明的話，他一句也沒有聽進去。他知道教師說的話是言不由衷的，他從他說話的語調裏聽出來了。『但是爲甚麼他們大家都用一個口氣說這種最沒趣味最沒益處的話呢？爲甚麼他要疏遠我呢，爲甚麼他不愛我呢？』他憂愁地問自己，可是想不出回答來。

二七

在文法教師的課以後是他父親的課。他父親沒有來的時候，謝遼沙坐在桌旁玩着一把削筆刀，又沉入深思了。謝遼沙最愛好的事情就是在散步的時候尋找他的母親。一般說來他就不相信死，特別是她的死，儘管莉蒂亞·伊凡諾夫納告訴過他，而且他父親也證實了，因此，就在告訴他她已經死了以後，他每次出外散步的時候還是尋找她。每一個體態豐滿而優雅的，長着黑頭髮的婦人都是他母親。一見到這種樣子的婦人，在他心裏就引起這樣一種親熱的感覺，以致他的呼吸都窒息了，淚水湧進他的眼裏。於是他滿心期望她會走上他面前來，除去她的面網。她整個的臉都會露出來，她會微笑着，她會緊緊抱住他，他會聞到她的芳香，感覺到她的手臂的柔軟，快活得哭出來，正像有一天晚上他躺在她脚下，而她呵癢，他大笑了，咬了她那白皙的戴着戒指的手指。後來，當他偶然從他的老保姆口裏聽到了他母親並沒有死，他父親和莉蒂亞·伊凡諾夫納就向他解釋說，因爲她壞（這話他簡直不能相信，因爲他愛她），所以對於他她等於死了一樣的時候，他依舊繼續尋找她，期待着她。今天在夏園裏有一個戴着淡紫色面網的婦人，他懷着一顆跳躍的心注視着，期望那就是

她，當她沿着小徑走向他們的時候。那婦人並沒有走到他們面前來，却消失在甚麼地方了。謝遼沙今天比甚麼時候都更強烈地對她懷着洋溢的愛，而現在，在等待着他父親的時候，他想得出了神，用削筆刀在桌子的邊緣刻滿了刀痕，閃爍的眼睛直視着前面，想念着她。

『你爸爸來了！』瓦西里・洛濟奇說，驚醒了他。

謝遼沙跳起來，跑到他父親跟前，吻他的手，留意望着他，竭力想發現他得了亞歷山大・涅夫斯奇勳章以後的快活的痕跡。

『你的散步很愉快嗎？』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在他的安樂椅裏坐下，拿出舊約翻開來。雖然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不止一次地對謝遼沙說，每個基督徒都應當熟悉聖史，但他自己教課的時候却常常去翻聖經，謝遼沙注意到了這一點。

『是的，眞快活極了，爸爸，』謝遼沙說，斜坐在椅子上搖着，這種動作原是被禁止的。『我看見了納丁卡，』（納丁卡是莉蒂亞・伊凡諾夫納的姪女，她是在她姑母家裏撫養大的。）『她告訴我你得了新勳章。你高興嗎，爸爸？』

『第一，請你不要搖椅子，』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第二，寶貴的並不是獎勵，而是工作本身。我希望你能夠了解這點。要是你爲了要得到獎勵而去工作，學習，那末你就會覺得工作困難了；但是當你工作的時候，』（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這樣說的時候想起了他早晨在簽署一百八十份公文的沉悶的工作中，他是怎樣完全用責任感來支撑自己的，）『愛你的工作，你在工作中自然會受到獎勵。』

謝遼沙的快活和親熱得直放光的眼睛，失去了光輝，在他父親的目光之前低垂下來了。這是他父親對他說話的慣常的腔調，謝遼沙早就學會適應了。他父親對他講話，老是好像——謝遼沙這樣覺得——在對他自己想像中的，祇有書本裏才存在的甚麼孩子說話，完全不像謝遼沙。而謝遼沙對他父親也老是竭力裝得如同那書裏的孩子一樣。

『我想，你了解了吧？』他父親說。

『是的，爸爸，』謝遼沙回答，扮演着想像裏的孩子。

功課是背誦福音書裏的幾首詩和複習舊約的開端。聖經上的詩謝遼沙原來是記得很熟的，但是他一到背誦的時候，他就這樣全神貫注地凝視着他父親的瘦削突出的，多骨不平的前額，以致他的思想混亂了，他把一首詩的末尾跟另一首的開頭調換了位置。因此在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看來，他顯然沒有了解他所說的話，這可把他激怒了。

他皺起眉頭，開始解釋謝遼沙已經聽過好多次，却從來也不能夠記牢的話，因爲他知道得太熟悉了，所以反而不能夠記牢，就像他記不牢『突然地』這個字眼是狀況副詞一樣。謝遼沙用吃驚的眼光望着他父親，祇顧想着他父親會不會要他重複他所說的話，就像他有幾次做過的那樣。這個念頭使謝遼沙這樣驚恐，竟至弄得他現在甚麼都不明白了。但是他父親並沒有要他重複那些話，就轉移到舊約的功課上去了。謝遼沙述說事件的本身是夠熟的，但是要他回答某些事件預示甚麼問題的時候，他竟一無所知了，雖然他爲了這門課已經受過處罰。使他完全說不出所以然來，祇是使他侷促不安，削着桌子，搖着椅子的那一段，就是要他背述大洪水以前那些族長的事情的地方。除了活

着昇上天國的以諾以外，他一個都不知道了。以前他還記得他們的名字，但是現在他完全忘記了，主要地是因爲以諾是舊約中他最喜歡的人物，而且以諾昇天的事實在他的心中是和一連串思想連結起來的，現在當他凝神注視着他父親的錶鍊和他背心上的半解開了的鈕釦的時候，他就完全沉溺在那一連串的思想中。

對於人們常常跟他說起的死這件事，謝遼沙一點也不相信。他不相信他所愛的人會死，尤其不相信他自己會死。死對於他完全是不可能的，難以想像的事。但是他聽說所有的人都要死；他甚至還問過他所信任的人，而他們也證實了這個；他的老保姆也這樣說，雖然是不大願意的樣子。但是以諾沒有死，可見不是所有的人都死的。『爲甚麼別人在上帝眼裏就不配這樣，活着昇上天去呢？』謝遼沙想。壞人，就是謝遼沙所不喜歡的那些人，他們可以死；但是好人却應當都像以諾一樣。

『哦，那些族長的名字叫甚麼？』

『以諾，以諾斯——』

『但是這個你已經說過了。這不好，謝遼沙，太不好了。要是你不努力去學習對於一個基督徒比甚麼都重要的事情的話，』他父親說，站起身來。『還有甚麼能夠使得你發生興趣呢？我不滿意你，彼得·伊格納迪奇（這是那位首席教師）也對你不滿意……我得處罰你。』

他父親和教師都不滿意謝遼沙，而他的功課也的確讀得太壞。但是也決不能說他是一個低能的孩子。正相反，他比教師舉給謝遼沙做榜樣的那些小孩要聰明得多。照他父親看來，他是不想學習那些教師教給他的功課。事實上，他是學習不來。他學習不來，是因爲在他的靈魂上有比他父親和

教師所提出的更迫切的要求。這兩種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於是他同他的教育者們直接衝突了。

他現在九歲，他還是一個小孩；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的心靈，那對於他是寶貴的，他保衛它就像眼皮保衛眼珠一樣，沒有愛的鑰匙，他不讓任何人進入他的心靈。他的教師抱怨着說他不肯學習，而他的心靈却洋溢着求知慾。他從卡畢托尼奇，從他的保姆，從納丁卡，從瓦西里・洛濟奇那裏，却不從他的教師們那裏學習。他父親和教師們指望着會轉動他們的水車的水早就漏出去到別處活動去了。

他父親以不准謝遼沙去看莉蒂亞・伊凡諾夫納的姪女納丁卡來處罰他，但是結果這處罰對於謝遼沙才好呢。瓦西里・洛濟奇興致很好，教給他怎麼做風車。整個晚上都消磨在這工作上和夢想着怎樣造一架他可以親自坐在上面旋轉的風車——或是緊緊抓住風車的翼子，或是把自己的身體綁在上面，於是轉動起來。謝遼沙一晚上都沒有想他母親，但是當他上了床的時候，他突然想起了她，而且用他自己的話語祈禱他母親在明天他過生日的時候不再隱藏了，會到他這裏來。

『瓦西里・洛濟奇，你知道我今晚特別祈禱了些甚麼嗎？』

『是不是祈禱功課學得好些？』

『不是。』

『玩具嗎？』

『不是。你再也猜不着！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但是這是一個秘密！實現了的時候我再告訴你。你沒有猜着嗎？』

『不，我猜不着。你告訴我吧，』瓦西里·洛濟奇微笑着說，他是很少笑的。『哦，睡下吧，我要吹熄蠟燭了。』

『滅了蠟燭，我對於我所祈禱的會看得更清楚呢。呵喲！我差一點把秘密講出來了！』謝遼沙說，快活地大笑起來。

當蠟燭拿走了的时候，謝遼沙聽到和覺到了他的母親。她俯向着他，帶着充滿了愛的眼光愛撫着他。但是隨即又是風車，小刀，一切都開始混淆起來，他就這樣睡着了。

二八

到了彼得堡，渥倫斯奇和安娜住在一家頂上等的旅館裏；渥倫斯奇單獨住在樓下，安娜和她的小孩、奶媽和使女住在樓上四間房的大套間裏。

他們到的那天，渥倫斯奇就去看他哥哥。在那裏他看到了他的因事從莫斯科來的母親。他母親和嫂嫂照常迎接他；他們問他在外國旅行的事，談着他們共同的熟人，但是對他和安娜的關係卻一句也沒有提。他哥哥第二天來看渥倫斯奇，他本人倒向他問到她，而亞歷克賽·渥倫斯奇率直地告訴他，他把他和卡列甯夫人的關係看做婚姻一樣；他希望辦理離婚，然後和她舉行婚禮，在那以前他也把她看做妻子，如同任何人的妻子一樣，他要求他把這意思轉達給他母親和嫂嫂。

『社會上贊不贊成，我也不管，』渥倫斯奇說，『但是假如我的親屬要同我保持親屬的關係，

他們就得和我的妻子保持同樣的關係。』

這位哥哥，他是一向尊重他弟弟的見解的，在社交界還沒有解決這問題之前，他自己也斷不定他弟弟是對呢還是不對；但是在他自己這方面，他絲毫也不反對，於是他就同亞歷克賽一道上樓去看安娜。

在他哥哥面前，像在任何人面前一樣，渥倫斯奇對安娜說話多少帶些禮貌，對待她如同對待一個極其親密的朋友一樣；但是大家都明白，他哥哥知道他們的眞正的關係，於是他們談到安娜要到渥倫斯奇的田莊上去的事。

渥倫斯奇儘管富有社會經驗，但由於他現在的新的處境，他還是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按說他應該明白社交界對於他和安娜是關閉了的；但是現在他腦子裏發生了一些模糊的觀念，以爲那祇是舊日的情形，至於現在，由於迅速的進步（他不知不覺地成了各種進步的擁護者了），輿論已經改變了，他們會不會被社交界接待，這個問題還難預斷。『當然，』他想，『她是不會再被宮廷社會接待的了，但是親密的朋友們能夠而且應當用正當的眼光來看這件事情。』

人可以用同一個姿勢架起腿一連坐好幾個鐘頭，要是他知道沒有甚麼會阻止他改變姿勢的話；但是假使人知道他必需架着腿這麼繼續坐下去，那末就會起痙攣，腿就會開始抽搐，竭力想伸到他所願意伸去的地方。這就是渥倫斯奇對於社交界所體驗到的。雖然他心裏明白社交界的門對他們是關閉了，他却要測驗測驗現在的社交界改變了沒有，會不會接待他們。但是他不久就覺察出來雖然社交界對他個人是開放的，但是對安娜却關閉了。正像貓捉老鼠的遊戲，那舉起來讓他進去的胳

臂，却立刻放下來攔住了安娜的路。

渥倫斯奇最先遇到的彼得堡社交界的婦人是他的堂姊培脫西。

『到底回來了！』她快活地招呼他。『安娜呢？我多麼高興呵！你們住在什麼地方？我可以想像得到，在你們的愉快的旅行之後，你們會覺得我們的彼得堡有多麼令人討厭呀；我可以想像你們在羅馬的蜜月。離婚的事怎樣了？全辦妥了嗎？』

渥倫斯奇注意到培脫西聽到安娜還沒有離婚的时候，她的熱忱就冷下去了。

『我知道，人家會攻擊我的，』她說，『但是我還是要來看安娜。是的，我一定要來。我想你們在這裏不會久住吧？』

她眞地當天就來看安娜；但是她的語調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她顯然在誇耀她自己的勇敢，而且希望安娜領會她的友情的忠實。她呆了不過十分鐘，談了些社交界新聞，臨走的時候她說：

『你們還沒有告訴我甚麼時候辦理離婚呢？縱令我是不管這些規矩，旁的古板的人却會冷淡你們，直到你們結婚爲止。現在這箇單極了。Ça se fait（這是一件很好辦的事）。你們禮拜五動身嗎？很抱歉，我們不能再見面了。』

從培脫西的語調渥倫斯奇就該明白他在社交界不得不遭遇到的事；但是他對他自己的家庭又作了一番努力。對他的母親他不存甚麼希望。他知道，他母親，在她們最初認識的時候是那樣喜歡安娜的，現在因爲她破壞了她兒子的前程對她是殘酷無情的了。但是他對他嫂嫂瓦理雅寄託了很大的希望。他想像她總不會攻擊人，會爽快地果斷地去看安娜，而且在她自己家裏接待她。

在他到的第二天，渥倫斯奇去看她，發現她獨自一個人在那裏，就率直地表明了他的願望。

『你知道，亞歷克賽，』她聽了他的話之後說，『我是多麼歡喜你，我是多麼願意為你盡力，但是我却保持沉默，因為我明白我對你和安娜·阿卡諦耶夫納都無能為力，』她說，特別愼重地說出『安娜·阿卡諦耶夫納』這個名字。『請不要以為我在評判她。決不是的！也許我處在她的地位也會這樣做。我不要而且也不能詳細說明，』她說，胆怯地瞥着他的憂鬱的面孔。『人只能就事論事。你要我去看她，請她到這裏來，好恢復她在社交界的地位；但是要明白，我不能夠這樣做。我的女兒們也快長大了，而且為了我丈夫的原故，我不得不在社交界生活。哦，就假定我去看安娜·阿卡諦耶夫納；她會了解我不能請她來這裏的，就是請她來也要佈置得使她不致遇到對這件事抱有不同看法的人；這樣反而會使她生氣。我不能夠提高她的……』

『哦，我以為她並不比你所接待的千百個婦人墮落！』渥倫斯奇變得更加憂鬱地打斷了她的話，於是默默地站了起來，知道他嫂嫂的決心是不可動搖的了。

『亞歷克賽！不要生我的氣。你要了解這不能怪我，』瓦理雅開始說，帶着胆怯的微笑望着他。

『我並不生你的氣，』他仍然憂鬱地說，『但是我有兩重難過。這樣一來，我們的友誼會破裂。卽使不是破裂，至少也會淡薄下去，這也是我所感到難過的。你明白，這對於我，也是沒有別的辦法。』

說了這話，他就離開了她。

渥倫斯奇知道再努力也是徒勞的了，他們必須在彼得堡挨過這幾天，就像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裏

一樣，避免和他們以前出入的社交界發生任何關係，爲的是不受到對於他是那麼難堪的不快和屈辱。他在彼得堡的處境最不愉快的地方，就是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和他的名字似乎到處都會碰到。隨便談甚麼話，都不能不轉到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身上去，隨便到甚麼地方去都不能不冒着碰見他的危險。至少渥倫斯奇是這樣感覺的，正如一個指頭痛的人，感覺得好像故意似地老是把那痛指頭碰在一切東西上面一樣。

他們住在彼得堡對於渥倫斯奇更苦痛的是他看到安娜心中總是有一種他所不能理解的新的情緒。有時她似乎很愛他，而一會她又變得冷淡，易怒和不可捉摸了。她在爲甚麼事苦惱着，有甚麼事隱瞞了他，而且似乎並沒有注意那毒害了他的生活的屈辱，那種屈辱，以她的感覺的敏銳，在她一定是更痛苦的。

二九

安娜回俄國的目的之一是看她兒子。從她離開意大利那天起，這個會面的念頭就無時無刻不在激動她。她離彼得堡愈近，這個會見的快樂和重要性在她的想像裏就更增大了。她連想也沒有去想怎樣佈置這次會見的問題。在她看來，和她兒子在一個城市裏的時候，她去看他是自然而簡單的。但是一到彼得堡，她就突然淸楚地看到她現在的社會地位，她了解到佈置這次會見並不是容易的事。

他。一直到家裏去吧，在那裏也許會遇見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她感覺得她沒有權利這樣做。她也許會遭到拒絕和侮辱。寫信去和她丈夫交涉吧——她一想起來都覺得痛苦：祇有不想起她丈夫的時候她才能平靜。打聽到她兒子出來散步是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趁他散步的機會見他一面，在她是不滿足的；她爲這次會面作了那樣久的準備，她有那麼多的話要和他說，她是那麼渴望着要擁抱他，吻他。謝遼沙的老保姆一定可以幫助她，指教她怎樣做。但是老保姆已經不在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家裏了。一面猶疑不決，一面努力尋找保姆，兩天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

聽到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和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兩人間的親密關係，安娜在第三天決定給她寫一封信，那是煞費苦心的，在那信裏她故意說允不允許她見她的兒子，那就全仗她丈夫的寬大。她知道要是這封信給她丈夫見到了，他繼續扮演着他那種慷慨的角色，不致於拒絕她的請求。

送信去的信差給她帶回來了最殘酷的意想不到的回答，那就是沒有回信。她喚了信差來，聽到他詳細敍述他怎樣等待了一陣，後來又怎樣有人告訴他說沒有回信，當她聽到這個的時候，她從來沒有感到像這樣的屈辱。安娜感覺自己受了侮辱和傷害，但是她知道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從她自己的觀點看來是對的。她的苦痛，因爲得單獨一個人忍受的原故，就更加強烈了。她不能夠而且也不願意使渥倫斯奇分擔這種痛苦。她知道，她去看她兒子這個問題在他看來會是一件很不重要的事情，雖然他是她的不幸的主要原因。她知道他決不能夠了解她的痛苦的深沉，要是一提到這

件事他露出冷淡的口氣，那她就會恨起他來。而她懼怕這個，比懼怕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厲害，所以凡是牽涉到她兒子的事情她都隱瞞住他。

她一整天在家裏籌劃着去看她兒子的方法，終於決定了寫封信給她丈夫。她把信寫好了的時候，就接到莉蒂亞·伊凡諾夫納的來信。伯爵夫人的沉默使她感到壓抑，但是這封信，她在字裏行間所讀到的一切，却是這樣激怒她，這種惡意和她對她兒子的熱烈的正當的愛比較起來是這樣地令她反感，使得她憤恨起別人來，不再譴責自己了。

『這種冷酷——這種虛僞的感情！』她自言自語。『他們不過要侮辱我，折磨我的小孩，而我一定得順從嗎？決不！她比我還要壞呢。我至少不說謊話。』於是她立刻決定在第二天，謝遼沙生日那天，她要直接上她丈夫家去，買通或是騙過僕人，但是無論如何要看到她兒子，要打破他們用以包圍這不幸的小孩的可惡的虛僞。

她坐車到一家玩具店裏買了玩具，想好了行動計劃。她要在早上八點鐘去，那時候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一定還沒有起身。她得在手頭預備下錢，給門房和僕人，這樣他們會讓她進去。不揭開面網，她就說她是從謝遼沙的教父那裏來給他道賀的，並且說囑咐了她把玩具放在他的床頭。她祇沒有預備她要對她兒子說的話。她儘管想了又想，但是還是想不出甚麼來。

第二天早晨八點鐘，安娜從一輛出租馬車裏走下來，在她從前的家的大門前按了鈴。

『去看看甚麼事。是一位太太，』卡畢托尼奇說，他還沒有穿好衣服，就披着外套，拖着套鞋，向窗外一望，看見了一位戴着面網的太太站在門邊。他的助手，一個安娜所不認識的小伙子，

剛替她開門，她就進來了，在她的暖手筒裏掏出一張三盧布的鈔票，連忙放進他的手裏。

『謝遼沙——賽爾吉·亞歷山奇，』她說，於是向前走去。看了一下鈔票，門房的助手在第二道玻璃門那裏攔住了她。

『你找誰？』他問。

她沒有聽見他的話，沒有回答。

注意到這位不認識的太太的狼狽的神情，卡畢托尼奇親自向她走過來，讓她進了門，問她有甚麼事。

『從司珂洛鄧摩夫公爵那裏來看賽爾吉·亞歷山奇的，』她說。

『少爺還沒有起來呢，』門房說，留神地打量着她。

安娜怎麼也沒有預料到這幢她住了九年的房子的絲毫沒有改變的門廳的模樣，會這樣深深地打動了她。歡樂和痛苦的回憶接連地湧上她的心頭，她一刹那間竟忘了她是來做甚麼的了。

『請你等一等好嗎？』卡畢托尼奇說，幫着她脫下毛皮大衣。

脫了大衣的時候，卡畢托尼奇望了她的臉一眼，認出她來，於是默默地向她低低地鞠躬。

『請進，夫人，』他對她說。

她想說甚麼，但是她的聲音拒絕發出聲來；用有罪的懇求的眼光望了這老人一眼，她邁着輕快的，迅速的步子走上樓去。身子向前彎着，套鞋絆着梯級，卡畢托尼奇在她後面跑，想要追過她去。

『教師在那裏，說不定他還沒有穿好衣服。我去通報一聲。』

安娜繼續踏上那熟悉的樓梯，沒有聽明白老人所說的話。

『請走這邊，左邊。弄得不淸潔，請原諒！少爺現在住到以前的客廳裏去了，』門房說，喘着氣。『請原諒，等一等，夫人，我去看看，』他說，於是追過她，他開了那扇高高的門，消失在裏面了。安娜站住等着。『他剛醒呢，』門房走出來說。

就在門房說這話的時候，安娜聽到了一個小孩打呵欠的聲音；單從這呵欠聲，她就知道這是她兒子，而且彷彿已經看到他在眼前了。

『讓我進去；你走吧！』她說，從那扇高高的門走進去。在門的右邊擺着一張床，小孩坐在床上，他的睡衣沒有扣上，把他的小身體向後彎着，他伸着懶腰，還在打呵欠。在他的嘴唇閉上的那一瞬間，嘴角上露出一種幸福的睡意朦朧的微笑，帶着那微笑，他又慢慢地舒暢地躺倒下去了。

『謝遼沙！』她輕輕喚着，沒有一點聲息地走到他身邊去。

在她和他分別的時間，在最近她對他感到洶湧的愛的時候，她總把他想像成四歲時的小孩，那是一個她最愛他的年齡。現在他甚至和她離開他的時候都不同了；他和四歲的小孩更不相同了，他長得更大了，也更消瘦了。這是怎麼回事？他的臉多麼瘦！他的頭髮多麼短呵！多長的胳臂呵！自從她離開他以後，他變得多麼厲害呵！但是這仍然是他，他的頭的姿勢，他的嘴唇，他的柔軟的頸項和寬闊的肩膊。

『謝遼沙！』她湊在小孩耳邊又喚着。

他又用手肘支起身子，把他那亂髮蓬鬆的頭從這邊轉到那邊，好像在尋找甚麼一樣，他張開眼睛了。默默地詢問般地，他對不動地站在他面前的母親望了幾秒鐘，隨即突然浮上幸福的微笑，又閉上他的睡意惺忪的眼睛，躺下去，沒有往後仰，却倒在她的懷抱裏。

『謝遼沙！我的乖孩子！』她說，艱難地呼吸着，用手臂抱住他那豐滿的小身體。

『媽！』他說，在她的懷抱裏扭動着，這樣使他身體的各個部分都觸到她的手。

還是閉着眼睛，半睡半醒地微笑着，他把他的胖胖的小手從床頭伸向她的肩膊，依偎着她，用祇有兒童才有的那種可愛的睡意的溫暖和香氣圍繞着她，開始把他的臉在她的頸項和肩膊上摩擦。

『我知道！』他說，張開眼睛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知道你會來。我馬上就起來。』

這麼說着，他又睡着了。

安娜貪饞地望着他；她看到她不在的時候，他是怎樣地長大了，變化了。他那從毛氈下面伸出的，現在這麼長的，裸露的兩腿，他的消瘦的臉頰，他頸背上的截短了的鬈髮——她常在那上面吻他的——這一切，她好像認得，又好像不認得。她撫摸着這一切，說不出一句話來；眼淚把她窒息了。

『你為甚麼哭，媽？』他說，完全醒來了。『媽，你為甚麼哭？』他帶着含淚的聲音叫着。

『我不哭；我是歡喜得哭呢。我這麼久沒有看見你。我不，我不，』她說，嚥下她的眼淚，把臉轉過去。『哦，現在你該起來穿衣服了，』她沉默了一會，恢復過來之後加上說；於是，沒有放開他的手，她在他床邊放着他衣服的椅子上坐下。

『沒有我你怎麼穿衣服的？怎麼……』她極力想開始簡單而又愉快地談着，但是她不能夠，於

是她又扭過臉去。

『我不用冷水洗澡了，爸爸吩咐不准這樣。你沒有看見瓦西里·洛濟奇嗎？他馬上會進來的。呵，你坐在我的衣服上哩！』

說着，謝遼沙大笑起來。她望着他，微笑了。

『媽，頂頂親愛的！』他叫着，又撲到她身上，緊緊抱住她。好像直到現在，看見了她的微笑，他這才完全明白是怎麽回事了。『我不要你戴這個，』他說，取下她的帽子。看見脫下了帽子的她，好像是新看見她一樣，他又吻起她來。

『可是你怎樣想我的呢？你沒有想我死了吧？』

『我從來不相信。』

『你沒有相信，我的親愛的？』

『我知道，我知道！』他重複他喜愛的一句話，於是抓住她那正在撫摸他的頭髮的手，他把那張開的手心貼到嘴唇上，吻着它。

三〇

同時，瓦西里·洛濟奇開頭沒有知道這位貴婦人是誰，聽了他們的談話方才明白這就是那位拋棄丈夫的母親，她，他從來沒有見過，因爲他到這家來是在她出走以後，他遲疑着不知道進去好

呢，還是不進去，要不要去報告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最後考慮到，他的職務祇是在一定的時間叫謝遼沙起來，所以在那裏的是誰，是母親呢，還是旁的甚麼人，都不用他管，但是他得盡他的職務，這樣一想，他就穿好衣服，向門那裏走去，開開了門。

但是母子的擁抱，他們的聲音，以及他們所說的話，使他改變了主意。他搖搖頭，歎了口氣，把門關上。『我再等十分鐘吧，』他自言自語，一邊咳嗽着，一邊揩着眼淚。

同時在僕人們中間起了劇烈的騷動。大家都聽到他們的女主人來了，卡畢托尼奇讓她進來了，她現在正在育兒室。但是主人照例九點鐘要親自到育兒室去的，大家都十分明白夫妻兩人不能會面，他們應當防止這個才行。侍僕柯爾尼走到門房去，問是誰以及怎樣讓她進來的，查問清楚了是卡畢托尼奇讓她進來，引她上去的，他就給了那老頭一頓教訓。門房頑強地沉默着，但是當柯爾尼對他說他應當被革職的時候，卡畢托尼奇就跳到他面前去，對着柯爾尼的臉揮動兩手，開始大聲說道：

『是的，你自然不會讓她進來囉！我在這裏侍候了十年，除了仁慈甚麼都沒有受過，你倒要跑上去說：「走吧，你滾吧！」呵，是的，你是一個狡猾的傢伙，我敢說！你自己知道怎樣去搶刼主人，怎樣去偷竊皮大衣！』

『老兵！』柯爾尼輕蔑地說，他隨卽轉臉向着正走進來的保姆，『哦，你來評判一下吧，瑪麗亞・愛非摩夫納：他不對任何人說一聲就讓她進來了，』柯爾尼對她說。『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馬上就要下來——到育兒室去！』

『糟糕！糟糕！』保姆說。『你，柯爾尼・瓦西利維奇，你最好想方法把他攔住一下，我說的

是主人，我就跑去設法叫她走。眞糟糕！」

當保姆走進育兒室的時候，謝遼沙正在告訴他母親他和納丁卡怎樣坐在雪車滑下山坡的時候摔了一交，翻了三個筋斗。她聽着他的聲音，注視着他的臉和臉上的表情的變化，撫摸着他的手，但是她却沒有聽明白他所說的話。她非走不可，她非離開他不可，——這就是她唯一想到和感覺到的事。她聽到了走到門邊咳嗽着的瓦西里·洛濟奇的脚步聲，她也聽到了保姆走近的脚步聲；但是她好像成了石頭人一樣地坐着，沒有力量開口說話，也沒有力量站起身來。

「太太，親愛的！」保姆說，走上安娜跟前去，吻她的手和肩膊。「上帝可眞給我們孩子的生日帶來了歡喜呢！你一點也沒有變呵。」

「呵，親愛的保姆，我不知道你在這房子裏，」安娜說，暫時地恢復了鎮靜。

「我不住在這裏，我跟我的女兒住在一起，我是來慶祝他的生日的哩，安娜·阿卡諦耶夫納，親愛的！」

保姆突然哭出來，又開始吻她的手。

謝遼沙兩眼閃光，滿臉帶笑，一隻手抓着他母親，另一隻手抓着保姆，用他那肥胖的赤着的小脚在絨氈上踐踏着。他所愛的保姆對他母親所表示的親熱使他歡喜透了。

「媽！她常來看我，她來的時候……」他開始說，但是他停住了，注意到保姆正在低聲對他母親說甚麼，他母親臉上顯出驚惶和一種同她那麼不相稱的近似羞愧的神色。

她走上他面前去。

『我的親愛的！』她說。

她不能夠說再會，但是她面孔上的表情說了這個，而他也明白了。『親愛的，親愛的科迪克！』她喚着在他小時候她叫他的那名字。『你不會忘記我吧？你……』但是她說不下去了。

以後她想起了多少要對他說的話呵！但是現在她却不知道怎樣說好，而且甚麼話都說不出來。但是謝遼沙明白了她所要對他說的一切。他明白她不幸，而且愛他。他甚至明白了保姆低聲說的話。他聽見了『照例在九點鐘』這句話，他明白這是說他父親，他父親和母親是不能夠見面的。這個他了解，但是有一件事他却不能了解——爲甚麼她臉上會有一種驚惶和羞愧的神色呢？……她沒有過錯，但是她害怕他，爲了甚麼事羞愧。他眞想問一個可以解除他的疑惑的問題，但是他又不敢；他看出來她很痛苦，他爲她難過。他默默地緊偎着她，低聲說：

『不要走。他還不會來呢。』

母親推開他，看他想過他所說的話沒有；在他的驚惶的臉上，她看出來他不但是說他父親，而且他好像在問她他對他父親該怎樣看法。

『謝遼沙，我的親愛的！』她說，『愛他；他比我好，比我仁慈，我對不起他。你大了的時候就會明白的。』

『再也沒有比你好的人了！……』他含淚地絕望地叫着，於是，抓住她肩膊，他用全力把她緊緊抱住，他的手臂緊張得發抖了。

『我的親愛的，我的小寶貝！』安娜說，她像他一樣無力地孩子般地哭泣起來。

正在這時，門開了，瓦西里・洛濟奇走進來。

在另一扇門那裏也有脚步聲，保姆驚慌的小聲說：『他來了，』於是把帽子遞給安娜。謝遼沙倒在床上，嗚咽起來，用兩手掩着臉。安娜拉開他的手，又吻了吻他那濡濕的臉，就邁着迅速的步子向門口走去。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迎着她走過來。一看見她，他突然停住脚步，垂下他的頭。

雖然她剛才還說過他比她好，比她仁慈，但是在她忽忽地看了他一眼之後——那一眼把他整個的身姿連所有細微之點都看淸楚了——對他的嫌惡和憎恨和爲她兒子而起的嫉妒心情就佔據了她的心。她迅速地拉下面網，於是，加快步子，差不多跑一般地走出了房間。

她昨天懷着那樣的愛和憂愁在玩具店選購來的一包玩具，她都沒有來得及解開，就原封不動地帶回來了。

三一

雖然安娜熱烈希望看見她兒子，雖然她早就想到和準備這次會面，但是她却絲毫沒有料到看見他會這樣強烈地打動了她。回到旅館的寂寞的房間，她好久都不能夠明白她爲甚麼在那裏。『是的，一切都完了，我又孤單單一個人了，』她自言自語，沒有脫下帽子，她在壁爐旁的安樂椅上坐下。眼睛緊盯着擺在窗前桌上的青銅時鐘，她開始思想着。

從外國帶來的法國使女走進來問她要不要換衣服。她驚訝地望着她，說：

『等一等。』

一個僕人給她端來了咖啡。

『等一等，』她說。

意大利乳母給小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抱了她走進來，把她交給安娜。這胖胖的，健康的小孩，一見她母親，照例伸出她的小手——那手是這麼胖，看上去好像手腕給線緊緊纏住了一樣——手心向着下面，她那沒有牙齒的嘴角上浮着微笑，她像魚牽動浮子一樣，開始把她的手在那繡花裙子的漿硬褶襞上動來動去，使那褶襞發出沙沙的聲響。不笑，不去吻這嬰兒，是不可能的；不伸出一隻手指去讓她抓住，讓她歡叫和全身跳躍是不可能的；不把嘴唇湊過去讓她用接吻的樣子吮進她的小嘴裏去是不可能的。這一切安娜都做了，抱住她，逗她跳躍，吻她那小小的鮮嫩的臉頰和裸露的小小的手肘；但是一看到這個小孩，她就更加清楚地看到，她對她的感情和她對謝遼沙的感情比較起來，是說不上愛的。這小孩身上的一切都是可愛的，但是不知為甚麼，這一切都沒有擒住她的心。在第一個雖然是她不愛的男子的孩子身上，却傾注了她從未得到滿足的全部的愛；她的小女孩是誕生在一個最痛苦的境況中，對她的關心却還不及傾注在她第一個小孩身上的關心的百分之一。加以，在小女孩身上，一切還有待將來，而謝遼沙現在已經儼然是一個人了，一個可以被疼愛的人了；在他心裏有着思想和情感的衝突；他了解她，他愛她，他判斷她，她回憶起他的話語和眼色這樣想。現在她要永遠——不僅是在肉體上而且是在精神上——和他分離，再也不能挽回了。

她把嬰兒抱給乳母，讓她走了出去，於是打開裏面藏着謝遼沙和這小女孩差不多年齡時的裝像片的小金盒。她站起身來，脫下帽子，從一張小桌上拿起一本照相簿，那裏面夾着她兒子在不同年齡時所攝的照片。她要比較它們，於是開始把它們從照相簿上抽下來。她把它們通通抽了出來，祇有一張除外，那是最近的，也是最好的一張照片。在那張照片裏，他穿了一件雪白的襯衫，騎在一把椅子上，皺着眉頭，嘴角浮着微笑。這是他的最好的最有特色的表情。她用靈巧的小手，用今天特別緊張地動着的，又白又細的手指，抽照片的一角，抽了好幾次，但是照片掛住了，她抽不出來。桌子上沒有裁紙刀，於是她抽出和她兒子照片並排的一張照片(那是渥倫斯奇在羅馬攝的照片，戴着圓帽，蓄着長髮的)，用它推出她兒子的照片。『呵，是他呢！』她說，瞥着渥倫斯奇的肖像，於是她突然記起了他就是她現在不幸的原因。整個早晨她竟連一次也沒有想到他。但是現在，當她看到這在她是那麼熟悉和親愛的，堂堂儀表的臉的時候，她對他感到了一陣突如其來的汹湧的愛情。

『但是他在哪裏呢？他怎麼能把我一個人拋在這種痛苦中呢？』她想，突然帶着一種譴責心情這樣想着，竟忘了凡是牽涉到她兒子的事情是她自己要隱瞞住他的。她差人請他立刻來她這裏；懷着一顆顫動的心，她等待着他，想着她要把一切都告訴他的那些話語，和他安慰她的那種愛的表情。僕人帶回來的回音是說他正和一位客人在一起，但是他馬上會來的，而且他還問她允不允許他帶了剛到彼得堡的耶希文公爵一同來。『他不一個人來，而且自從昨天午飯後他就沒有見到我，』她想，『他不是一個人，使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訴他，却是同耶希文一道來，』於是突然她的心上起了一個奇怪的念頭：要是他不再愛她了怎麼辦呢？

回想着最近幾天來所發生的事情，她感到好像在一切事情上她都看到了這可怕的念頭的證實：他昨天沒有在家吃飯，他堅持在彼得堡要分房居住，甚至現在他不單獨一個人來她這裏，好像他是避免和她單獨見面似的。

『但是他應該告訴我，我應該知道。要是我知道了的話，那我就知道我該怎樣辦了，』她自言自語，簡直不能想像要是他的冷淡獲得證實的時候她將會陷入的處境。她想像着他已不再愛她，她感覺得近乎絕望，因而她感到格外激動。她按鈴叫了她的使女，然後走進她的化裝室去。當她梳裝的時候，她比過去所有的日子更注意她的裝飾，好像要是他不再愛她了，也許會因爲她的服裝和她的髮式都恰到好處又愛上她。

在她預備停當之前她聽到了鈴聲。

當她走進客廳的時候，同她的目光相遇的不是他却是耶希文。渥倫斯奇在看她遺忘在桌上的她兒子的照片，而且他並不急急地回過頭來看她。

『我們認識的，』她說，把她的小手放在不好意思的耶希文的巨大的手裏，他的羞澀和他那魁梧的身軀和粗魯的面孔是那麼地不相稱。『我們在去年賽馬的時候認識的。給我吧，』她說，用敏捷的動作把渥倫斯奇正在看的她兒子的照片從他手裏搶了過來，用她那閃爍的眼睛意味深長地瞥了他一眼。『今年賽馬好嗎？我倒在羅馬的科爾蘇看過賽馬。但是你是不喜歡外國生活的，』她帶着親切的微笑說。『我知道你和你的一切趣味，雖然我和你很少見面。』

『這叫我慚愧極了，因爲我的趣味多半是不好的。』耶希文說，咬着他左邊的髭鬚。

談了一會話之後，注意到渥倫斯奇在望着鐘，耶希文問了問她是不是在彼得堡還要住些時候，就伸直他那巨大的身體去取他的帽子。

「不會很久吧，我想，」她躊躇地說，瞥了瞥渥倫斯奇。

「那末我們也許不能再見了？」耶希文立起身來說；隨卽轉向渥倫斯奇，他問，「你在甚麼地方吃飯？」

「來和我們一同吃飯吧，」安娜決斷地說，好像為了自己的狼狽而對自己生氣似的，但是正像她每次在生人面前表明自己地位的時候所常有的情形一樣，她漲紅了臉。「這裏的飯並不好，不過至少你們可以見面。在他聯隊的所有老朋友中，亞歷克賽頂歡喜你了。」

「榮幸得很，」耶希文帶着微笑說，從這微笑，渥倫斯奇看出來他是很喜歡安娜的。

耶希文告了別，走了；渥倫斯奇留在他後面。

「你也走嗎？」她對他說。

「我已經遲了呢，」他回答，「快走吧！我一會就追上你了！」他向耶希文叫着。

她拉住他的手，緊盯着他，一面搜索着可以留住他的口實。

「等一等，我有句話要對你說，」於是拉住他那寬大的手，她把它緊緊壓在她的脖頸上。「呵，我邀他來吃飯是對的嗎？」

「你做的很對，」他說，帶着鎮靜的微笑，露出他那平整的牙齒，他吻了吻她的手。

「亞歷克賽，你對我沒有變嗎？」她說，把他的手緊緊握在她的兩手裏。「亞歷克賽，我在這

裏很難受！我們甚麽時候走呢？』

『快了，快了。你不會相信我們在這裏過的生活，對於我也是多麽不愉快呵，』他說着，抽開了他的手。

『呵，走吧，走吧！』她帶着憤怒的聲調說，迅速地從他身邊走開。

三

當渥倫斯奇回家的時候，安娜還沒有回來。他走後不久，據他們告訴他說，有一位太太來看她，於是她就同她一道出去了。她出去沒有留下話說她到甚麽地方去，她到現在還沒有回來，而且整個早晨她到了甚麽地方去沒有對他提起一句——這一切，再加上看到她早晨那奇怪的興奮的臉色，想起她在耶希文面前幾乎搶似地從他手裏奪去她兒子的照片的時候的那種含着敵意的神情，使他沉思起來。他下決心一定要對她說說明白。於是他就在客廳裏等她。但是安娜並不是單獨一個人回來的，却帶來了她的沒有出嫁的老姑母奧布浪斯基公爵小姐。這就是早晨來過的那位太太，安娜是同她一道出去買東西的。安娜似乎並沒有注意到渥倫斯奇的憂慮和驚訝的表情，開始快活地對他說她早晨買了甚麽東西。他看出她心裏正發生着甚麽不尋常的變化：當她的目光落在他身上的時候，在她的閃爍的眼睛裏有一種緊張的注意的神色；在她的言語和動作裏有那種神經質的敏捷和優美，那在他們密交的初期曾經那麽迷惑過他，而現在却使他激惱和驚恐了。

開上了四個人的飯。大家已經聚攏，正要走進小餐室去的時候，托希喀維奇帶了培脫西公爵夫人給安娜的口信到來了。培脫西公爵夫人說她不能來送行，請她原諒；她身體略感不適，可是請安娜在六點半和九點鐘之間到她那裏去。渥倫斯奇聽到這種時間的限制——那分明是爲了使她不致於遇見甚麼人而定下的——瞥了安娜一眼；但是安娜却似乎沒有注意到的樣子。

『很抱歉，我在六點半到九點鐘之內恰恰有事不能來，』她帶着微微的笑意說。

『公爵夫人一定會很難過呢。』

『我也是。』

『你大概要去聽拍蒂的戲吧？』托希喀維奇說。

『拍蒂？你給我出了一個好主意。假使還定得到包廂的話我一定去。』

『我可以定到一個，』托希喀維奇自告奮勇。

『這樣我眞要非常非常感謝你呢，』安娜說。『可是你不和我們一道吃飯嗎？』

渥倫斯奇幾乎覺察不出地聳了聳肩。他簡直不明白安娜的用意了。她爲甚麼把這位老公爵小姐帶到家裏來，她爲甚麼留托希喀維奇吃飯，而最叫人驚訝的，她爲甚麼要差他去定包廂呢？以她現在的處境，居然要去看拍蒂的歌劇，她明明知道在那裏她會遇見社交界所有的熟人，這能夠想像嗎？他用嚴肅的眼光望着她，但是她却以那挑戰的，又似快樂，又似絕望的，使他莫名其妙的眼光來回答。吃飯的時候，安娜挑釁似地快活，看上去簡直好像是在和托希喀維奇和耶希文賣弄風情。當他們吃完飯站起身來，托希喀維奇定包廂去了的時候，耶希文走出去抽煙，渥倫斯奇就同着他走

到樓下他自己的房裏去。在那裏坐了一會之後，他又跑上樓來。安娜已經穿上了她在巴黎定製的，低領口的，天鵝絨鑲邊的淡色綢袍，頭上飾着貴重的雪白的飾帶，框住她的臉，特別相稱地顯示出她那眩人的美麗。

『你眞地要上劇場去嗎？』他說，竭力不望着她。

『你爲甚麼那麼驚慌地問？』她說，因爲他沒有望着她而又傷心起來。『爲甚麼我不能去？』

她好像沒有聽明白他的話的意思。

『自然並沒有甚麼理由，』他皺着眉頭說。

『這也就是我要說的，』她說，故意不睬他那種譏諷的調子，靜靜地捲起她那長長的發出香氣的手套。

『安娜，看在上帝的面上！你是怎麼回事？』他說，竭力提醒她，正如她丈夫曾經做過的一樣。

『我不明白你問的是甚麼。』

『你要知道你是決不能去的！』

『爲甚麼？我並不是一個人去。瓦爾瓦拉公爵小姐穿衣服去了，她和我一同去。』

他帶着困惑和絕望的神情聳了聳肩。

『可是你難道不知道嗎？……』他開始說。

『但是我不要知道！』她差不多叫起來。『我不要。我後悔我所做的事嗎？不，不，不！假使

一切要從頭再來，也還是會一樣的。對我們，對我和你，祇有一件事要緊；那就是我們彼此還相愛不相愛。別人我們用不着顧慮。爲甚麼我們在這裏要分開來住，彼此不見面呢？爲甚麼我不能去？我愛你，其他的一切我都不管，』她用俄語說，望着他的時候，她的眼睛裏面閃爍着一種他所不能理解的特別的光輝。『祇要你對我沒有變的話！爲甚麼你不望着我？』

他望着她。他看見了她的容顏和那對她總是那麼合身的服裝的全部美麗。但是現在她的美麗和優雅正是使他激怒的東西。

『我的感情不可能變，你知道的；但是我求你不要去！我懇求你！』他又用法語說，在他的聲音裏有一種柔和的懇求的調子，但是他的眼睛裏却帶着冷淡的神情。

她沒有聽見他的話，但是她看出來他的冷淡的眼色，於是忿怒地回答：

『我請你說明我不能去的理由。』

『因爲那會使你……』他躊躇着。

『我甚麼也不明白。耶希文 N'est pas comprometiant（並不是不可爲伍的人），瓦爾瓦拉公爵小姐也並不比別人壞。呵，她來了！』

三三

渥倫斯奇因爲安娜故意不肯理解她自己的處境，第一次對她感到一種近乎怨恨的惱怒的心情。

這種心情由於他不能向她說明他惱怒的原因而加劇了。假如他直率地把他所想的告訴她的話，他準會這樣說的：

『穿着這種衣服，同着大家都熟識的公爵小姐在劇場露面，這不但等於承認自己的墮落女人的地位，而且等於向社交界挑戰，那就是說，永遠和它決裂。』

他不能夠對她說這話。『可是她怎麼會不了解這點，她的心裏在起着甚麼變化呢？』他心中暗暗地說。他感到他對她的尊敬減少了，而同時對她的美的感覺却加強了。

他皺着眉頭回到他的房間，在那把長腿伸在椅子上，正在喝白蘭地和礦泉水的耶希文身旁坐下，他吩咐僕人給他也拿一份來。

『你剛才談起蘭科夫斯基的力士，那眞是一匹好馬，我勸你買了牠，』耶希文說，瞥了一眼他的同僚的憂鬱的臉色。『牠的臀部不很出色，可是腿和頭——你希望不到再好的了。』

『我也想買牠，』渥倫斯奇回答。

談論馬的話引起了他的興趣，但是他一刻也沒有忘記安娜，不由自主地傾聽着走廊裏的脚步聲，望着壁爐上的時鐘。

『安娜·阿卡謠耶夫納叫我來說她已經到戲院去了，』僕人報告。

耶希文又把一杯白蘭地倒進起泡的水裏，喝了，隨後站起來，扣上他的上衣鈕釦。

『哦，我們去吧，』他說，在他的髭鬚下面隱約地微笑着，由這微笑就表示出他了解渥倫斯奇憂愁的原因，却並不重視它。

『我不去，』渥倫斯奇憂鬱地回答。

『哦，我一定得去，我和人約好了。那末，再見！要不然你就到花廳來；你可以坐顧魯金斯基的座位，』耶希文臨出門的時候加上說。

『不，我有事情。』

『妻子是累贅，假如她不是妻子的話，那就更麻煩了，』耶希文走出旅館的時候想。渥倫斯奇祇剩下一個人的時候，從椅上立起身來，開始在房間裏來回踱着。

『今天演甚麼？是第四天的表演了……葉戈爾夫婦一定在那裏，我的母親多半也在。這就是說，全彼得堡都在那裏了。現在她進去了，脫下了斗篷，走到了燈光底下。托希喀維奇、耶希文、瓦爾瓦拉公爵小姐……』他想像着，『我怎麼啦？害怕了，還是把保護她的權利交給了托希喀維奇？無論從哪方面看，這都是愚蠢，愚蠢呀！……她爲甚麼要把我放在這樣的一種境地呢？』他揮着手說。

由於這動作，他碰了擺着鑛泉水和白蘭地酒瓶的小桌子，差一點把它打翻了。他想要扶住它，却把它弄倒了，於是憤怒地踢翻桌子，按了按鈴。

『要是你願意服侍我的話，』他對走進來的侍僕說，『那你就記住你的職務。這樣子不行。你應該收拾乾淨的。』

侍僕感到自己並沒有過錯，本想替自己辯解的，但是望了他的主人一眼，他從他的臉色看出唯一的辦法祇有沉默，於是連忙彎下腰，跪在地氈上，開始把完整的和破碎的杯子和瓶子收拾起來。

『這不是你的職務；叫茶房來收拾吧，你去把我的燕尾服拿出來。』

渥倫斯奇在八點半走進劇場。表演正到精彩的地方。伺候包廂的老頭替渥倫斯奇脫下皮大衣，認出了他，叫他『大人』，並且建議說他不必領取衣證，要的時候叫非多爾就行。在燈火輝煌的走廊裏面，除了伺候包廂的人和兩個手臂上搭着皮大衣，站在門外聽的聽差以外再沒有一個人了。從關得不緊的門裏傳來了樂隊的小心的斷音的伴奏聲，和一個清晰地唱出歌詞的女子的聲音。門開開來讓那伺候包廂的人進去，而那句快近結尾的歌詞清楚地傳進了渥倫斯奇的耳朵。但是門立刻又關上了，渥倫斯奇沒有聽到那句歌詞的結尾和伴奏的尾聲，但是從門裏面雷動的掌聲知道這支曲子已經完了。當他走進那給燭臺和青銅煤氣燈照得通明的大廳的時候，鬧聲還是繼續着。在舞台上的歌女，閃爍着裸露的肩膊和鑽石，鞠着躬，微笑着，靠着拉住她的手的次中音歌手的幫助，拾起被人散亂地拋擲在脚燈之間的花束；隨後，她走近一個紳士，那紳士的光滑塗油的頭髮打當中分開，他正把長手臂伸到脚燈那邊去，把一件甚麼東西遞給她，花廳和包廂裏面的觀衆一齊騷動起來，身體向前探着，拍手喝采。坐在高椅上的樂隊長幫着把花束遞過去，理了理他的雪白的領帶。渥倫斯奇走進花廳的中央，於是，站住了，開始向周圍望着。那天他比甚麼時候都更少注意那司空見慣的周圍的環境：舞臺，喧鬧，和在擠得水洩不通的劇場裏的所有熟悉的，無味的，五光十色的觀衆。

在包廂裏，照例是那些太太，在她們後面的是那些士官；照例那些奇裝豔服的女人，天知道她們是誰，和那穿軍服和大禮服的人們；在頂高層的樓廳裏面，是那些齷齪的羣衆；在所有的觀衆裏

面，在包廂和前排裏面，祇有約莫四十個體面的男女，於是渥倫斯奇立刻把注意力轉向這塊沙漠中的綠洲，他立刻和他們打起招呼來。

當他走進來的時候，一幕剛演完，因此他沒有走到他哥哥的包廂去，却先走上花廳的前排，停在脚燈旁邊和賽浦霍夫司科意並排站住，賽浦霍夫司科意正彎起膝蓋，用靴跟輕叩着脚燈，遠遠地看見他，就微笑着向他招手。

渥倫斯奇還沒有看見安娜，他有心避免朝她那方向望。但是他從人們的目光的方向知道了她所在的地方。他不露形跡地向周圍望望，可是他並不在尋找她；他預期着最壞的情形，他的眼睛搜尋着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幸好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那晚上沒有到劇場來。

『你多麼不像軍人了啊！』賽浦霍夫司科意對他說，『倒像一個外交官，或是一個藝術家甚麼的了。』

『是的，我一回了家，就穿上黑禮服了，』渥倫斯奇回答，微笑着，慢慢地拿出他的望遠鏡來。

『哦，在這點上，實在說，我很羨慕你。當我從外國回來，穿上這個的時候，』他摸摸他的肩章，『我眞惋惜我的自由。』

賽浦霍夫司科意對渥倫斯奇的前程早已不存希望了，但是他還是和從前一樣喜歡他，現在對他特別親切。

『你沒有趕上看第一幕，眞可惜了！』

渥倫斯奇，用一隻耳朵聽着，先把望遠鏡瞄準花廳，然後又仔細打量着包廂。在一個戴着頭巾

的太太和一個在轉動着的望遠鏡中忿怒地霎着眼睛的禿頭的老人的旁邊，渥倫斯奇突然看到了高傲的，美貌驚人的，在飾帶的框子裏微笑着的安娜的頭。她坐在第五號包廂，離他有二十步遠。她坐在最前面，略略回過身來，在對耶希文說甚麽話。安放在她那美麗廣闊的肩上的頭的姿勢，和她那含着被抑制的興奮的光輝的眼睛和她的整個面孔，使他回憶起他在莫斯科跳舞會上看見她的時候的風姿。但是現在她的美麗却引起了他完全不同的感覺。在他對她的感情中，現在再也沒有甚麽神秘的成分，因此她的美麗雖然比以前更強烈地吸引他，同時却也使他感到不快。她沒有朝他那方向望，但是渥倫斯奇感覺到她已經看見他了。

當渥倫斯奇又把望遠鏡轉向那個方向的時候，他看到瓦爾瓦拉公爵小姐滿臉通紅，她不自然地笑着，儘回過頭來望着隔壁的包廂；安娜，摺攏她的扇子，拿它在紅色的天鵝絨的包廂邊上輕輕叩着，凝視着甚麽地方，沒有看，而且也顯然不願看隔壁包廂裏所發生的事。耶希文的臉上帶着他打牌輸了錢的時候那樣的表情。皺着眉頭，他把左邊的髭鬚愈來愈深地塞進嘴裏去，斜着眼望着隔壁的包廂。

在左邊的那間包廂裏是卡爾塔索夫夫婦。渥倫斯奇認識他們，而且知道安娜和他們認識。卡爾塔索夫夫人，一個瘦小的女人，正站在她的包廂裏，背對着安娜，正在穿上她丈夫給她拿着的斗篷。她的臉色蒼白，滿臉怒容，她正在激動地說話。卡爾塔索夫，一個胖胖的，禿頭的人，不斷地回過頭來看安娜，一面竭力勸慰他妻子。當妻子走出去了的時候，丈夫遲疑了好久，竭力尋找着安娜的目光，顯然想向她鞠躬。但是安娜，分明是故意不理睬他，扭過頭去，祇顧和耶希文談話，他

的剪短了頭髮的頭俯向着她。卡爾塔索夫沒有鞠躬就走了出去，包廂空下來了。

渥倫斯奇不明白卡爾塔索夫夫婦和安娜之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但是他看出一定有一件對於安娜說是很屈辱的事發生了。他從他所看見的情形，特別是從安娜的臉色看出這個來，他可以看出，她正用盡她一切力量來支撑她所擔任的角色。在保持外表上的平靜態度這一點上，她是完全成功的。凡是不知道她和她那一圈人的人，凡是沒有聽到那些婦女因爲她要在社交界露面，並且以她的頭飾和美貌來招搖而發出憐憫、憤慨和驚訝的話的人，一定會嘆賞這個女人的嫻靜和美麗，決不會疑心到她感覺得好像帶枷示衆的人一樣。

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却不知道到底是甚麼事，渥倫斯奇感到一種痛苦的不安，於是希望探聽一點消息，他向他哥哥的包廂走去。故意躲着對面安娜的包廂，他走出去，碰見了正在和兩個熟人說話的他從前的聯隊長。渥倫斯奇聽見他們提到卡列甯夫人的名字，而且注意到聯隊長怎麼向說話的人們意味深長地望了一眼，連忙大聲叫着渥倫斯奇的名字。

『噢，渥倫斯奇！你甚麼時候到聯隊來呢？我們不能連飯都不請你吃一頓就讓你走了。你是我們的老夥伴呀！』聯隊長說。

『我怕沒有時間了，眞是抱歉得很！下次吧，』渥倫斯奇說，隨即跑到樓上他哥哥的包廂去。

渥倫斯奇的母親，滿頭灰白鬈髮的老伯爵夫人，坐在他哥哥的包廂裏。瓦理雅和蘇洛金娜公爵小姐在走廊上遇見了他。

把蘇洛金娜公爵小姐送回到母親那裏，瓦理雅把手伸給她的小叔子，立刻開始說起他所關心的

事情。他很少看見她這麼興奮過。

『我覺得這是很卑鄙，很可惡的，卡爾塔索夫夫人沒有權利這樣做！卡列甯夫人……』她開口說。

『但是怎麼回事？我簡直不知道。』

『甚麼，你沒有聽到嗎？』

『你知道我應該是最後聽到的人。』

『再也沒有比卡爾塔索夫夫人更狠毒的人了！』

『但是她做了甚麼事？』

『我丈夫告訴我……她侮辱了卡列甯夫人。她丈夫開始隔着包廂和她說話，卡爾塔索夫夫人就鬧起來。據說，她大聲說了句甚麼侮辱的話，就走了。』

『伯爵，你媽媽叫你呢，』蘇洛金娜公爵小姐從包廂的門裏望着外面說。

『我一直在等你，』他的母親譏諷地微笑着說。『却始終看不到你。』

她兒子看到她忍不住歡喜的微笑。

『晚安，媽。我到你這裏來了，』他冷淡地說。

『你為甚麼不去 faire la cour à Madame Karenine?（向卡列甯夫人討好？）』當蘇洛金娜公爵小姐走開去了的時候，她繼續說。『Elle fait sensation. On oublie la Patti pour elle.（她鬧得滿城風雨。人們為了她的原故把拍蒂都忘了。）』

『媽，我要求過你不對我提這件事，』他回答，皺着眉。

『我祇是說大家都在說的話罷了。』

渥倫斯奇沒有回答，對蘇洛金娜公爵小姐說了一兩句話以後，他就走了。在門口，他遇見了他哥哥。

『噢，亞歷克賽！』他哥哥說。『多討厭呵！一個蠢女人，再沒有別的了……我正要到她那裏去。我們一道去吧。』

渥倫斯奇沒有聽他的話。用迅速的步子，他走下樓去；他感覺得他應該有所舉動，但是他不知道是甚麼舉動。由於她把她自己和他放在這樣虛偽的境地而起的憤怒，加上由於她的痛苦而起的憐憫，擾亂了他的心。他走下正廳，筆直向安娜的包廂走去。史特列摩夫正站在她的包廂旁邊和她談話。

『沒有再好的男高音了。Le moule en est brisé（這是天下第一）！』

渥倫斯奇向她鞠躬，並且站住和史特列摩夫招呼。

『你來遲了，我想，錯過了最優美的歌曲，』安娜對渥倫斯奇說，他感到好像她在譏諷地瞥着他。

『我對於音樂是外行，』他說，嚴厲地望着她。

『像耶希文公爵一樣，』她微笑着說，『他以為拍蒂唱得聲音太高了。』

『謝謝你！』她說，她那帶着長手套的小手接了渥倫斯奇拾起來的節目單，突然在那一瞬間她的美麗的臉顫慄了。她立起身來，走到包廂後面去。

注意到第二幕開始的時候她的包廂空了，渥倫斯奇在獨唱進行的當中引起了正在靜聽的觀衆的『噺！噺！』的叱責聲，走出了劇場，坐車回家了。

安娜已經到了家。渥倫斯奇走上她那裏去的時候，她還穿着她到劇場去的那身衣服。她坐在牆邊的頭一把安樂椅上，直視着前面。她望了望他，立刻恢復了她原來的姿勢。

『安娜！』他說。

『一切都是你的過錯，你的過錯！』她叫着，聲音裏含着絕望和怨恨的眼淚，於是站起身來。

『我請求過，懇求過你不要去；我知道你去了一定會不愉快的。』

『不愉快！』她叫。『簡直可怕呀！我祇要活着，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她說坐在我旁邊是一椿恥辱。』

『一個蠢女人的話罷了。』他說，『但是爲甚麽要冒這個險，爲甚麽要去惹事呢？……』

『我恨你的鎭靜。你不應當使我弄到這個地步的。假如你愛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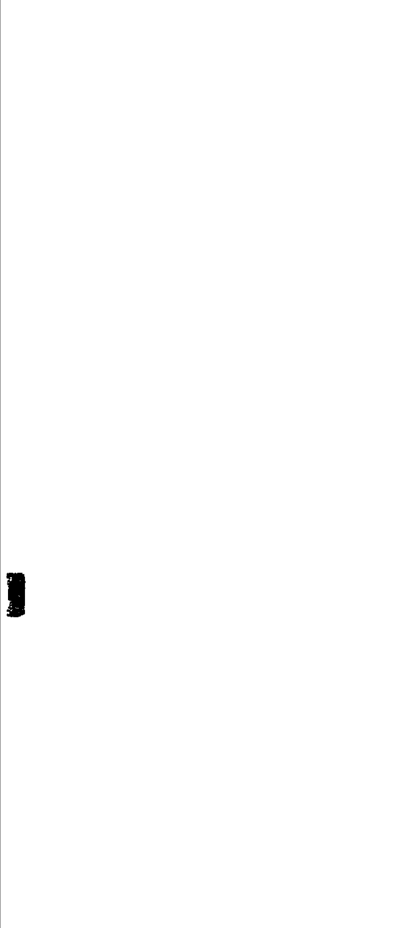
『安娜！爲甚麽要扯到我的愛情問題上面去呢？』

『呵，假如你愛我，像我愛你一樣，假如你和我一樣痛苦……』她說，帶着驚恐的表情望着他。

他爲她難過，但仍然生氣了。他對她保證了他的愛情，因爲他看到現在這是安慰她的唯一的方法，於是他沒有用言語責備她，但是在心裏他却責備了她。

在他看來是這樣庸俗，以致他羞於說出口的愛的保證，她吸了進去，逐漸安靜下來了。第二天，完全和解了，他們就動身到鄉下去。

第六部



一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帶着孩子們在波克羅夫斯科意她妹妹吉提・列文家避暑。她自己田莊上的房子完全坍塌了，列文和他妻子說服了她來和他們一道過夏。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非常贊成這種安排。他說可惜他因職務羈身，不能和他的家庭一道來鄉下避暑，如果能那樣，那對於他眞是莫大的快樂了；因此他留在莫斯科，祇是偶爾到鄉下來一兩天。除了奥布浪斯基一家連他們所有的小孩和保姆以外，今年到列文家作客的還有：老公爵夫人，她認爲來照顧在這種狀態㊀中的無經驗的女兒是自己的責任；此外，吉提在國外的朋友瓦倫加，她實踐了在吉提結婚之後來看她的諾言，也到她的朋友這裏來作客了。所有這些人都是列文妻子的親戚朋友，雖然他喜歡他們所有的人，但是他自己的列文的世界和秩序被他所謂的這種『薛傑巴茲基分子』的流入所淹沒了，他總不免有些惋惜。在他自己的親屬中，那年夏天住到他這裏來的祇有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但是他也是柯茲尼雪夫型的人，而不是列文型的人，這樣一來，列文精神就完全湮歿了。

在久不住人的列文的房子裏，現在竟有了這麼多的人，差不多所有的房間都住滿了，而且差不多每天老公爵夫人在坐下吃飯的時候都要數一數人，如果恰巧是十三個人的時候，她就要叫一個外

㊀ 指怀孕。

孫，或外孫女到另外的桌上去吃。細心料理家務的吉提爲採辦子雞、火雞和鴨子煞費了苦心，因爲客人和小孩在夏天胃口好，需要吃得很多。

全家人都坐上了餐桌。杜麗的孩子們，同他們的保姆和瓦倫加在計劃着到甚麼地方去採香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以他的聰明和學識博得了全體客人的幾乎近於崇拜的尊敬，參加了關於香菌的談話，使大家都驚訝了。

「也帶我一同去吧。我非常喜歡採香菌哩，」他說，望着瓦倫加；「我認爲這是一樁很好的事哩。」

「呵，我們高興得很！」瓦倫加說，微微漲紅着臉。吉提和杜麗交換着意味深長的眼色。博學聰明的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要和瓦倫加一道去採菌的提議，證實了最近縈繞在吉提心中的某種猜想。她連忙向她母親說了句甚麼話，這樣使她的眼色不致被人注意到。飯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手裏端着一杯咖啡，在客廳裏的窗旁坐下，他一面和他弟弟繼續已經開始的談話，一面望着孩子們出發採菌所要經過的門。列文坐在窗檻上他哥哥的旁邊。

吉提站在她丈夫身旁，顯然在等待這場她絲毫不感覺興趣的談話終結，爲的是要對他說句甚麼話。

「你結婚以後好多方面都變了，而且是變好了，」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向吉提微笑着，對於這談話似乎也不怎麼感到興趣，「但是你那種好發怪論的脾氣却仍然沒有改變。」

「卡嘉，你站着不好呢，」她丈夫說，給她搬過來一把椅子，意味深長地向她望着。

「呵，現在也沒有時間了，」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看見孩子們跑出來了，加上說。

在大家前頭，達尼亞穿着綳緊的長統襪，斜着身子奔跑着，揮舞着籃子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的帽子，她一直向他跑來。

莽撞地跑上賽爾吉・伊凡諾維奇面前，她那酷似她父親的美麗的眼睛閃爍着，她把他的帽子遞給他，做出要替他戴上的姿勢，用她那羞澀的優美的微笑緩和着她的放縱。

「瓦倫加在等着哩，」她說，小心地替他戴上帽子，從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的微笑看出來她可以這樣做。

瓦倫加穿上黃色印花布的衣服，頭上包着雪白的頭巾，正站在門口。

「我就來了，我就來了，瓦爾瓦拉・安特列夫納，」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喝完了他的咖啡，把他的手帕和煙盒分放在口袋裏。

「我的瓦倫加多迷人呵！呃？」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剛站起身來，吉提就對她丈夫說。她說得使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聽得見，她顯然是有心要使他聽見的。「她多美呵，那麽一種高尚的美！瓦倫加！」吉提叫着。「你會在水車場的小林子裏嗎？我們要來找你哩。」

「你完全忘了你的身體，吉提！」老公爵夫人急忙走到門邊來說。「你不能像這樣子叫呵。」

瓦倫加，聽到了吉提的聲音和她母親的叱責，邁着輕快迅速的步子跑到吉提面前來。她的動作的靈活，瀰漫在她那生氣勃勃的臉上的紅暈，一切都洩露出在她心裏正起着不平常的變化。吉提知道那不平常的事是甚麽，儘在留神地注視着她。她現在叫瓦倫加，不過是爲了那在吉提想來今天飯

後一定會在森林裏發生的重大事情而在心中給她祝福罷了。

『瓦倫加，假使有某種事情要發生的話，我一定會快活得很哩，』她一面吻她，一面低聲說。

『你和我們一同去嗎？』瓦倫加困惑地對列文說，裝着沒有聽見吉提說的話。

『我要去，可是祇到打穀場，我就停下來。』

『哦，你到那裏去有甚麽事？』吉提說。

『我去察看一下新買來的貨車，查一查貨單，』列文說；『那末你去甚麽地方呢？』

『露臺上。』

二

所有的婦人都聚集在露臺上。她們總喜歡在午飯後坐在那裏，但是那天她們在那裏還有特別的事務。除了大家在忙着的縫級嬰兒貼身衣和編織襁巾之外，那天下午在露臺上還用在亞嘉菲·密哈羅夫納看來是完全新奇的方法，不加水去煮製菓醬。吉提把她娘家用過的新方法採取過來。一直受了委託來擔任煮製菓醬工作的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認爲列文家所用的方法是不會錯的，仍舊把水滲進了楊莓裏，堅持說沒有水是製不出菓醬來的。她做這事被察覺了，現在當着大家的面煮菓醬，就是要確鑿地證明給她看，沒有水菓醬也可以製好的。

亞嘉菲·密哈羅夫納，滿臉通紅，怒容滿面，頭髮蓬亂，瘦削的手臂袒露到肘節，正在炭爐上

翻動煮菓醬的鍋子，陰沉地望着楊莓，一心希望着它們會凝結，煮不好。公爵夫人覺察出亞嘉菲·密哈羅夫納的憤怒是對她而發的，因爲她是煮楊莓菓醬的主要顧問，竭力裝出她在想別的事情，對於菓醬毫不感到興趣的樣子，她談着別的事，却斜着眼朝火爐偷偷地望着。

「我老是親自去替我的使女買便宜料子的衣服，」公爵夫人說，繼續着剛才的談話。「現在是不是該撇去浮沫了，親愛的？」她向亞嘉菲·密哈羅夫納加上說。「完全用不着你親自去做呀，而且熱得很呢，」她說，阻止着吉提。

「我去做吧，」杜麗說，於是立起身來，她小心地把勺子在起泡的糖液上面撇過，不時地把勺子在一隻蓋滿了黃紅色的浮沫和血紅色的糖漿的碟子上面敲着，這樣把黏在勺上的東西敲落下來。「他們喝茶的時候會怎樣地把這個舐光呵！」她想到她的小孩子們，回憶起自己小時候是怎樣看到大人們不吃這最好的東西——菓醬的浮沫而感到奇怪。

「司梯瓦說還是給錢的好，」杜麗說，又接着談起賞給僕人甚麼好這個有趣的話題。「但是……」

「怎麼能給錢呢！」公爵夫人和吉提異口同聲地叫着。「他們頂看重禮物……」

「哦，比方去年，我給我們的瑪特洛納·賽謬洛夫納買了一件不是毛綢，但是像那一類的衣料，」公爵夫人說。

「我記得在你的命名日那天她還穿着哩。」

「花樣很好看，那麼樸素而又雅緻，要不是她有了的話，我眞想給自己做一件呢。有點像瓦倫

加身上穿的。眞是價廉物美。」

「哦，我想現在已經好了，」杜麗說，把糖漿從勺子裏滴下來。

「有絲的時候，就可以了。再稍微煮煮吧，」亞嘉菲·密哈羅夫納。」

「這些蒼蠅！」亞嘉菲·密哈羅夫納憤怒地說。「反正是一樣，」她加上說。

「噢！牠多可愛！別驚動了牠！」吉提看見一隻麻雀停在欄杆上，翻轉楊莓梗在啄着，突然這樣說。

「是的，可是你離火爐遠一點吧，」她母親說。

「A propos de Bapenka（順便談談瓦倫加的事吧），」吉提用法文說，像她們不要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聽懂她們的話的時候總是用法文說一樣。「你知道，媽，我眞希望事情在今天決定呢！你明白我的意思。那會多麼美好呵！」

「她可眞是一個高明的媒人呵！」杜麗說。「她多麼煞費心機地把他們拉在一起！」

「不，告訴我，媽，你怎樣想？」

「我怎樣想嗎？他（「他」指的是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甚麼時候都可以在俄國找到最好的配偶；現在，自然，他已經不怎樣年青了，可是我知道就是現在許許多多的女子仍然會高興嫁給他……她是一個很好的姑娘，但是他也許……」

「不，媽，你要明白，爲什麼不論是對於他或是對於她都想像不出更美滿的姻緣來了。第一，她簡直迷人！」吉提說，曲着她的一個手指。

『他十分中意她，那是一定的，』杜麗附和着。

『其次，他有這樣的社會地位，他完全不需要妻子的財產或地位了。他祇需要一個善良，可愛而又安靜的妻子。』

『哦，和她在一起，他一定可以得到安靜，』杜麗又附和說。

『第三，她一定會愛他，那也是……總之，會是非常圓滿！……我期望他們從樹林回來的時候一切都決定了。我從他們的眼色立刻可以看出來。我會多麼高興呵！你認為怎樣，杜麗？』

『可是別太興奮了；你完全用不着興奮呵，』她母親說。

『呵，我並沒有興奮，媽。我想他今天會求婚哩。』

『噢，一個男子怎麼樣，在甚麼時候求婚，那眞是多麼奇怪……好像一道障礙似的，一下子就給摧毀了，』杜麗回憶着自己和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過去的事，帶着沉思的微笑說。

『媽，爸爸怎樣向你求婚的？』吉提突如其來地問。

『沒有甚麼特別的，簡單得很哩，』公爵夫人回答，可是她的臉因為這回憶而容光煥發了。

『不，怎樣的呢？在你還不便說以前你心裏就已經愛上了他嗎？』

吉提現在能夠以平等的資格和她母親談着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問題，這使她感到一種特別的愉快。

『自然是愛上了；他常到我們鄉下的家裏來。』

『但是怎樣決定的呢，媽？』

『我猜想你一定以爲自己發現了新的花樣吧？都是這樣的：由眼睛，由微笑來決定的……』

『你說的多恰當，媽！正是由眼睛，由微笑來決定的哩！』杜麗附和着。

『可是他說了些甚麼話呢？』

『考斯加對你說了些甚麼呢？』

『他用粉筆寫下來的。眞奇怪呵……彷彿是好久以前的事一樣！』她說。

於是三個婦人都開始默默地想着同樣的事。吉提是第一個打破沉默的。她回憶起她結婚前的那整個冬天和她對渥倫斯奇的迷戀。

『有一件事……瓦倫加從前的戀愛史，』她說，由於一種自然的聯想使她想到了這一點。『我總想對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一說，使他有所準備。他們——所有的男子，』她加上說，『對於我們的過去都嫉妒得很的。』

『並不都是，』杜麗說。『你是根據你丈夫來判斷的。就是現在，他想起渥倫斯奇都痛苦。是眞的吧？是不是？』

『是的，』吉提回答，眼睛裏帶着沉思的微笑。

『可是我眞不明白，』母親插嘴道，由於她對女兒的母性的關懷而起來辯護，『你的過去有甚麽可以使他煩惱的？因爲渥倫斯奇追求過你嗎？那種事每個少女都有的哩。』

『呵，但是我們不是說那個，』吉提說，微微漲紅了臉。

『不，聽我說吧，』她母親繼續說，『那個時候你自己不讓我去和渥倫斯奇談。你記得嗎？』

「呵，媽！」吉提帶着痛苦的表情說。

「如今不能管束你們年青人……你們的關係並沒有越軌的地方，要不然，我一定會親自去和他說個明白的。可是，親愛的，你興奮不行的呵。請記着這個，鎮靜點吧。」

「我非常鎮靜哩，媽。」

「那時候安娜的來，結果對於吉提反而是多麼幸運，」杜麗說，「而對於她是多麼不幸呵。適得其反，」她說，被她自己的思想感動了。「那時候安娜是那麼幸福，吉提感覺得自己不幸。現在適得其反。我常想着她呢！」

「你倒想着一個好人哩！一個可怕的，討厭的，沒有心腸的女人，」她母親說，始終不能忘懷吉提沒有嫁給渥倫斯奇，却嫁給了列文。

「你何苦要談這個呢？」吉提惱怒地說。「我不想這個，我也不要去想……我不要去想，」她聽到她丈夫踏上露臺台階的熟悉的脚步聲，說。

「你不要去想甚麼呢？」列文走上露臺說。

但是誰也不回答他，他也就不再問了。

「我很抱歉，我闖進了你們女人的王國，」他說，不滿地朝大家望着，覺察出來她們在談着不願在他面前談的話。

一剎那，他感到他和亞嘉菲·密哈羅夫納抱着同感，對於不滲水去煮製菓醬這件事，以及一般地對於外來的薛傑巴茲基家的影響很不滿意。但是他微笑着，走上吉提面前。

『哦，你好嗎？』他問她，用現在大家都是那樣看她的那種表情望着她。

『呵，很好哩，』吉提微笑着說，『你的事情辦得怎麼樣？』

『貨車可以裝舊大車三倍的東西。哦，我們要去接孩子們嗎？我已經吩咐把車套好了。』

『甚麼！你要叫吉提坐馬車嗎？』她母親責備說。

『是的，用慢步走，公爵夫人。』

列文從來沒有管公爵夫人叫過『媽媽』，像一般人叫他們的丈母娘那樣，因此使公爵夫人很不高興。但是雖然列文喜歡而且尊敬公爵夫人，他却不能夠那樣叫她，他如果要那樣叫她，就一定會感覺得褻瀆了對自己的已死的母親的情感。

『和我們一道去吧，媽，』吉提說。

『我不願意看到這樣的輕舉妄動。』

『哦，那末我步行吧。走走對我是好的。』吉提站起來，走到她丈夫面前去，挽住他的胳臂。

『也許對你是好的，但是一切都要有節度，』公爵夫人說。

『哦，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菓醬做好了嗎？』列文說，對亞嘉菲·密哈羅夫納微笑着，想使她快活起來。『新法好嗎？』

『我想很好。照我們的意思，還煮得太久了。』

『這樣更好呢，亞嘉菲·密哈羅夫納，卽使我們的冰已經解凍，我們沒有冷藏室貯藏它，它也不會發霉，』吉提說，立刻覺察出來她丈夫的用意，帶着同樣的心情對這老管家說。『可是你的醃

菜眞好極了，媽說她從來沒有嘗過這麼好吃的呢，』她加上說，微笑着，理了理她的頭巾。亞嘉非・密哈羅夫納憤怒地望着吉提。

『你用不着安慰我哩，少奶奶。我祇消看着你和他在一起，我就覺得高興了，』她說，在『和・他在一起』這句粗魯的親密的話裏有甚麼地方打動了吉提。

『和我們一道去採香菌吧，你可以告訴我們最好的地點。』亞嘉非・密哈羅夫納微笑着，搖搖頭，好像是在說：『我眞想又要生你的氣了，可是我不能夠。』

『請照我的話做吧，』公爵夫人說；『拿紙蓋上菓醬，用一點甜酒潤潤，這樣，就是沒有冰，也決不會發霉。』

三

吉提特別高興有一個機會和她丈夫單獨在一起，因爲她注意到在他走進露臺，問她們在說甚麼話，却沒有得到回答的時候，在他的臉上閃過一種痛苦的神色，他的臉總是那麼迅速地反映出他的一切情感的。

當他們在別人之先步行出發，走到看不見房子，走上了那踏平了的，多塵的，散佈着黑麥穗和穀粒的大路的時候，她更緊緊地挽住他的臂膀，使它緊貼着她的身體。他已經忘記了那一時的不愉

快的印象，和她單獨在一起，現在一心想着她快做母親，他感到了和自己所愛的女人相接近的一種完全超脫於形骸之外的，新的美好的幸福。本來沒有甚麼可說的，可是他渴望聽到她的聲音，自從她懷孕以來，她的聲音也同她的眼睛一樣地變了。在她的聲音裏，像在她的眼睛裏一樣，有像一個專心致力於某種心愛的事業的人所常有的那種溫柔和嚴肅。

『你眞地不會疲倦嗎？再靠近我一點吧，』他說。

『不，我很高興有機會和你單獨在一起，我應該承認，雖然我和他們在一起是快樂的，可是我老是懷念着祇有我們兩人在一起的去年冬天的晚上。』

『那樣好，這樣却更好。兩樣都好呢，』他說，緊握着她的手。

『你知道你進來的時候我們在談甚麼嗎？』

『談菓醬吧？』

『是的，也談了菓醬；可是以後，就談到男子怎樣求婚的事情上面來了。』

『噢！』列文說，與其說是在聽她所說的話，毋寧說是在聽她的聲音，儘在注意着現在正穿過樹林的道路，避開她許會摔交的地方。

『而且談了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和瓦倫加。你注意了嗎？……我非常希望這個，』她繼續說。『你對這個怎樣想呢？』說着，她注視着他的面孔。

『我不知道怎樣想好，』列文微笑着回答。『在這點上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在我看來是很奇怪的。要知道，我告訴過你……』

「是的，他和那個死了的女子戀愛過……」

「那是在我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的事；我是從別人口中聽來的。我記得那時候的他。他非常可愛。但是從那時起我觀察過他對女人的態度：他很親切，有的他也很喜歡，但是我感覺得好像對於他，她們祇是人，並不是女人。」

「是的，但是現在和瓦倫加……我總覺得有點甚麽……」

「也許有……不過我們得知道他的爲人……他是一個特別的，奇怪的人。他祇過着精神生活。他的性情太純潔太高尚了。」

「怎麽？這難道會降低他嗎？」

「不，但是他是這樣過慣了精神生活，因而他是脫離實際的，而瓦倫加却是實事求是的。」

列文現在已經習慣於大膽說出自己的思想，不費心思去推敲詞句；他知道，他妻子，在像現在這樣情意纏綿的時候，祇消他稍加暗示就會明白他所要說的話，而她也眞地明白了。

「是的，可是她恐怕還不如我實際哩；我知道他是決不會愛我的。但她却是徹頭徹尾地精神的。」

「呵。不，他倒非常喜歡你呢，當我的親人喜歡你的時候我總是非常高興的……」

「是的，他對我很親切，但是……」

「這不像和可憐的尼古拉那樣……你們才眞是互相喜歡，」列文代她說完了。「爲甚麽不說起他呢？」他加上說。「我有時責備自己沒有說起他；結果就會把他忘了。噢，他是一個多麽可怕又

多麼可愛的人呵！……是的，我們在談甚麼呢？』列文停了停，說。

『你想他不能夠戀愛嗎？』吉提翻譯成自己的言語說。

『也並不是一定不能夠戀愛，』列文微笑着說，『但是他沒有那種必要的弱點……我總是羨慕他，就是現在，我這麼幸福的時候，我也還是羨慕他。』

『你羨慕他不能戀愛這一點嗎？』

『我羨慕他比我強，』列文微笑着說。『他不是爲自己生活。他的全部生活都服從於他的義務。這就是他能夠平靜和滿足的理由。』

『你呢？』吉提問，帶着一種諷刺的，充滿愛意的微笑。

她不能夠表達使她微笑的那一連串的思想；但是最後的結論是，她丈夫在贊揚他哥哥，貶低自己這一點上是不十分眞實的。吉提知道這種不眞實是由於他對他哥哥的愛，是由於自己過份幸福而感到的羞愧心情，特別是由於他那種不斷要求上進的心而來的；她愛他這點，所以她微笑了。

『你呢？你有甚麼不滿意的呢？』她問，還是帶着那同樣的微笑。

她不相信他對自己有甚麼不滿意，這使他很高興，他不自覺地竭力逗引她說出她不相信的理由來。

『我很幸福，但是不滿意自己……』他說。

『你既是幸福，你怎麼會不滿意自己呢？』

『哦，我怎麼說好呢？……在我的心裏，除了要使你不跌交以外，我甚麼也不希望了——你

看？啊呀，可是你決不能像那樣子跳呵！』他叫着，中斷了談話去責備她，因爲她在跨過橫在路上的一根樹枝的時候做出太活潑的動作。『但是當我反躬自省，拿我自己和別人，特別是和我哥哥比較的時候，我簡直覺得自己是一個可憐蟲。』

『可是在哪點上？』吉提還是帶着同樣的微笑追問。『你不是也在爲別人工作嗎？你的田莊，你的農事，你的著作都不算嗎？……』

『不，但是我覺得，特別是現在——這都是你的過錯，』他說，緊握着她的手。『覺得那一切都算不了甚麼。我做那些事是並不熱心的。要是我能夠愛那一切工作像愛你一樣就好了！……可是最近我做那些事簡直好像是支應差事一樣。』

『哦，關於我爸爸，你怎樣說呢？』吉提問。『難道因爲他沒有做公益事業，他也是一個可憐蟲嗎？』

『他？——不！但是人應該具有你父親的單純，坦白和善良：這些我有嗎？我甚麼也沒有做，我爲這發愁。這都是你做的。在沒有你——以及這個以前，』他望了一眼她的身子說，她明白了他的意思。『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現在我不能夠了，我感到羞愧；我做那些事好像支應差事一樣，我假裝着……』

『那末你現在願意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對調嗎？』吉提說。『你願意像他那樣從事於公益事業，喜歡派在自己身上的差事，除此以外再也不需要別的甚麼嗎？』

『自然不！』列文說。『但是我是這麼幸福，我甚麼都不明白了。那末你想他今天會向她求

婚？』他靜了一會之後加上說。

『我是這樣想，又不這樣想。祇是，我眞非常希望他這樣呢。等一等。』她彎下腰，摘下一朵生在路旁的野甘菊。『來，數吧：他求了婚，他沒有求婚，』她說，把花交給了他。

『他求了，他沒有求，』列文說，把白色的花瓣一片片扯下來。

『不對，不對！』吉提抓住他的手止住他，她一直在興奮地注視着他的手指。『你一次扯了兩片哩。』

『那末，我們不要數這個小的了，』列文說，扯下一片還沒有長完全的小花瓣。『馬車追上我們了。』

『你不疲倦嗎，吉提？』公爵夫人叫着。

『一點也不。』

『要是你疲倦，你就坐上車來，馬很平靜，而且走得很慢哩。』

但是用不着坐上車去了，他們快到地點了，於是大家一道步行走去。

四

瓦倫加的黑髮上包着一條白頭紗，身邊環繞着一羣孩子，正和藹而快活地爲他們奔忙着，而且顯然因爲她所喜歡的男子可能向她求婚而非常興奮，她的樣子十分動人。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和她

並肩走着，不住地欣賞她。望着她，他回憶起他聽見她說過的一切動人的話語，他所知道的她的一切美點，他愈來愈感覺到，他對她所抱着的感情是一種很稀有的感情，這種感情他在好久好久以前，祇在他的青年時代感到過一次。接近她所產生的快感不斷加強，一直達到這樣的地步，當他把他採到的一隻細整的，菌邊往上翻着的大樺樹菌放到她的提籃裏的時候，他望着她的眼睛，看到流露在她臉上的喜悅的紅暈和又驚又喜的不安神情，他自己也張惶失措了，默默地向她浮上一種含意深深的微笑。

『要是這樣，』他心中暗暗地說。『我就得仔細想想，作出個決定，不要像個男孩子一樣，由於一時的衝動，就神魂顛倒了。』

『現在我要一個人去採香菌，不然我的成績就顯不出來了，』說着，他就獨自一人離開了樹林的邊緣——他們正在那裏的疏疏落落的老樺樹林中的如絲的小草上走着——走進樹林深處，那兒在白樺樹幹的中間長着銀灰樹幹的白楊和暗色的榛叢。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走了大約四十步的光景，走到長着淺紅和深紅的，耳垂狀的繁花的衛矛樹叢後面，他知道沒有人看得見他，就站住不動了。周圍一片寂靜。僅僅在他正在那下面站着的樺樹上面，一羣蒼蠅一會也不安靜地嗡嗡着，像一窩蜜蜂一樣，有時也傳來孩子們的聲音。突然間，從距離樹林邊緣不遠的地方發出瓦倫加呼喚格里沙的女低音，他歡喜得笑逐顏開。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意識到這微笑，對自己這種情況很不以爲然地搖搖頭，取出一支雪茄煙，開始點燃它。他很久在樺樹幹上擦不燃一根火柴。柔潤的白樹皮粘住了黃燐，火就熄滅了。最後有一根火柴燃着了，雪茄的香烟像一條齊整的，寬寬的飄盪的布一樣，飄向

前，盪上去，繚繞在樺樹的垂枝下的灌木叢上面。注視着這一片煙霧，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慢慢地走着，一邊考慮着自己的處境。

『為什麼不呢？』他想。『萬一這衹是一時的感情衝動，萬一我感到的衹是一種引誘，一種相互的引誘（我可以說是相互的），但是又覺得這是違反我平生的習性的，要是我覺得屈服於這種引誘之下，我就背叛了我的事業和義務呢……但是事情並非這樣。我說得出的唯一的反對理由，就是當我失掉瑪麗的時候，我對自己說過，我要對她永不變心。這是我唯一說得出的反對自己的感情的理由……這是很重要的，』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自言自語，同時却又覺得這種顧慮在他個人說來是無關緊要的，衹不過在別人眼裏會破壞了他所扮演的富有詩意的角色罷了。『可是，除此以外，無論如何我也找不出可以反對我的感情的理由。如果單憑理智來挑選的話，我也不可能找出比這更美滿的了。』

他無論怎樣回憶他所認識的婦人和姑娘們，他也想不起有一個姑娘具備如此多的美德，那是像他經過冷靜考慮之後希望他的妻子全部具有的。她有少女的魅力和鮮艷，但是她已經不是小孩了，如果她愛他，她是有意識地，以一個婦人應該具有的愛情來愛他的；這是一。其次：她不但毫不俗氣，而且顯然很厭惡庸俗的上流社會，但同時却很懂世故，具備着上流社會的婦女處世為人的一切舉止，一個終身伴侶不具備這些對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來是不能設想的。第三：她是虔誠的，但是並不像小孩一樣，譬如像吉提那樣，無意識地虔誠和善良；她的生活是建立在宗教信仰上的。甚至最細微的地方，賽爾吉·伊凡諾維奇都發現她身上具備着他渴望他妻子應該具有的一切：她出身

貧苦、孤單，所以她不會把自己的一羣親戚和他們的影響帶到丈夫家庭裏，像他現在所看見的吉提的情形。她一切都要仰賴她丈夫，他一向就希望他未來的家庭生活會是這樣的。而這位姑娘，身上具備着這一切美德，愛上了他。他是一個謙虛的人，但是也不能不看出這一點。而他也愛她。還有一種顧慮——就是他的年紀。但是他生在長壽的家族裏，他的頭上沒有一絲白髮，誰也不會以爲他是四十歲的人，而他想起瓦倫加曾經說過，祇有俄國人才一到五十就自命老了，在法國五十歲的人還認爲自己正 dans la force de l'âge (年富力壯)，而四十歲的男子還是 un jeune homme (年青人)哩。當他覺得自己的心情像二十年前那樣年青，年齡多大又算得了什麼呢？當他又走到樹林邊，在夕陽斜照裏，看見瓦倫加的雍容優雅的風姿，她穿着黃衣服，提着籃子，姍姍走過老樺樹旁，當瓦倫加的動人的姿態和使他嘆賞不已的美景——浸在夕陽中的黃了的麥田和點綴着黃斑的古樹正消失在遙遠的蔚藍色的天邊——融合成一片的時候，他不是覺得年青了嗎？他的心快樂地跳動着。一股柔情迷住了他。他覺得他已經打定主意了。剛剛彎下腰去採一隻香菌的瓦倫加，靈活地站起身來，回頭一望。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扔掉了雪茄煙，邁着堅決的步伐向她走去。

五

「瓦倫加・安特列夫納，我還很年青的時候，我心裏就定下了我會熱愛和樂意稱她爲我的妻子的女人的理想。過了漫長的歲月，我現在才破天荒第一次在你身上發現了我所追求的。我愛你，我

向你求婚。」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自言自語，那時他離瓦倫加祇有十步遠了。她跪着，用胳臂護着幾隻香菌不讓格里沙搶去，一邊呼喚着小瑪莎。

「來呀，來呀！孩子們！這兒很多哩！」她用圓潤悅耳的聲音說。

看見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走過來，她沒有起身，也沒有改變姿勢；但是一切跡象都使他覺出，她感到他走近了，而且心裏很高興。

「怎樣，你找到一些嗎？」她從白頭巾裏面問，扭過她那帶着溫柔的微笑的美麗面孔向着他。

「一個也沒有，」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你呢？」

她沒有回答，因爲她正忙着照顧她周圍的孩子們。

「那兒還有一個，」她說，指着一個小香菌，就在樹枝旁邊，」富有彈性的玫瑰色的菌頂上橫壓着一根乾草，它是從草底下長出來的。她立起身來，那時瑪莎把香菌拾起來，劈成兩片雪白的菌塊。「這使我想起我的童年，」她加上說，離開孩子們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並着肩走去。

他們默默地走了幾步。瓦倫加看出他想說甚麼；她猜着那是甚麼，又驚又喜的心情幾乎使她昏過去了。他們走得遠到誰也不會聽見他們的話了，但是他還不開口。瓦倫加最好還是沉默。沉默以後，總比談了菌子以後，再談他們想說的話容易得多；但是事與願違，彷彿是出於偶然一樣，瓦倫加說：

「那末你什麼也沒有找到？不過，樹林裏面香菌總是少的。」

話：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嘆了口氣，沒有回答。他因爲她談起香菌而感到困惱。他想把她引到她最初所談的關於她的童年的話題上去；但是違反着自己的本意，沈默了一會兒，他却回答了她最後的話：

「聽說祇有白菌才多半生在樹林邊上，但是我連白菌是甚麼模樣都辨別不出哩。」

又過了一會兒，他們走得離孩子們更遠了，祇剩下他們兩個了。瓦倫加的心跳動得那樣厲害，以致她都聽見它的通通的跳聲，她感到臉上一陣紅一陣白。

在司塔爾夫人家過了那種寄人籬下的生活以後，作柯茲尼雪夫這樣男人的妻子，在她看來似乎是莫大的幸福了。除此以外，她差不多深信她已經愛上了他。而現在就要有所決定了，她很害怕：有時候害怕他說，有時候又害怕他不說。

他必須趁現在這個機會說，要末就永遠也不說了；這一點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也感覺到了。在瓦倫加的眼色裏，在她的紅暈裏，在她的俯視的眼睛裏，在這一切表情裏，都流露出痛苦的期待的神情。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看出來，替她很難過。他甚至感到現在甚麼都不說就等於侮辱了她。他在心裏迅速地重溫了一遍支持他的決心的理由。他心裏也暗暗溫習了一遍他打算用來求婚的言語；但是他沒有說這些話，不知甚麼突如其來的想頭却使他問道：

「樺樹菌和白菌究竟有甚麼區別？」

瓦倫加的嘴唇激動得顫抖起來，當她回答說：

「菌帽上差不多沒有分別，只是菌莖不同而已。」

一說完這些話，他和她就都明白事情已經過去了，應該說出口的不會說了，他們的達到頂點的激動情緒平靜下來。

『看見樺樹菌的根，就使人想起黑人的兩天沒有刮過的鬍子，』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平靜地說。

『是的，這是眞的，』瓦倫加微笑着回答，他們散步的路線不知不覺地就改變了。他們開始回到孩子們那裏去。瓦倫加覺得又痛苦又羞愧，同時她又體驗到一種輕鬆的感覺。

回到家裏，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又回憶起他所有的理由，結果發現自己最初判斷錯了。他不能忘記瑪麗。

『安靜點，孩子們，安靜點！』列文甚至惱怒得叫起來，一邊站在妻子面前護着她，當那一羣孩子歡天喜地地叫喊着迎面衝來的時候。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和瓦倫加跟在孩子們後面，走出了樹林。吉提用不着問瓦倫加；她從他們兩個人臉上的平靜而有點羞愧的神情上，就明白她的計劃並沒有實現。

『喂，怎麼樣？』回家的路上，她丈夫問她。

『沒有上鈎，』吉提說，她的笑容和說話的態度使人想起她父親，列文常常很滿意地注意到她身上這一點。

『怎麼不上鈎？』

『就是這樣，』她說，拉住她丈夫的手，舉到嘴脣邊，抿緊嘴脣輕輕地碰了一下。『就像吻教

士的手一樣。』

『誰不上鈎呢？』他笑着說。

『兩方面。本來應當像這樣的……』

『有人來了……』

『不，他們看不見的。』

六

小孩們喝茶的時候，大人們就坐在露臺上，彷彿沒有發生過甚麼事一樣地聊着天，雖然所有的人，特別是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和瓦倫加，心裏都明白曾經發生過一樁不好但却非常重要的事。他們兩人體驗到同樣的心情，就像一個考試不及格，要留級或者永遠從學校裏開除出去的學生感覺到的一樣。所有在場的人，也感覺到發生過甚麼事，生動地談着毫不相干的題目。那天晚上，列文和吉提覺得格外地幸福，分外地相親相愛。他們的情意纏綿的幸福，本身就含着一種使那些想望幸福却得不到的人感到不痛快的作用，使他們覺得很難爲情。

『記住我的話吧，亞歷山大不會來的了，』老公爵夫人說。

今天晚上他們在等待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坐火車來，老公爵寫信說他也許會來。

『而且我知道爲什麼，』公爵夫人繼續說。『他說應該讓新婚夫婦淸淸靜靜地過一陣。』

『爸爸眞地扔下我們不管了。我們沒見過他的面，』吉提說。『我們怎麼能算新婚夫婦呢？我們已經是老夫老妻了！』

『他要不來，我就要向你們告別了，孩子們，』老公爵夫人傷心地嘆了口氣說。

『噢，你怎麼啦，媽！』兩個女兒異口同聲地責難說。

『想想他是怎樣的心情？哦，現在……』

突然間，老公爵夫人的聲音完全出人意外地顫抖起來。她的女兒們默不作聲了，交換了一下眼色。『媽媽總是自找苦吃，』她們的眼光好像這樣說。但是她們不知道，不論她同女兒們在一起有多麼好，不論她覺得她多麼需要在這裏，但是自從他們把最後一個愛女嫁出去，家裏的巢變得荒涼了的時候，她就爲自己和她丈夫痛苦極了。

『甚麼事，亞嘉菲・密哈羅夫納？』吉提突然向那個帶着神祕而鄭重其事的表情站在她面前的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說。

『晚飯的事。』

『噢，對了，』杜麗說。『你去安排吧，我要去照料格里沙温習功課。他今天甚麼都沒有做。』

『你這是責備我！不，杜麗！我去，』列文說，跳起來。

格里沙已經進了中學，暑假應當複習功課。在莫斯科的時候，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就同她兒子一道學習拉丁文了，來到列文家就規定每天至少跟他一起複習一次最難的功課——拉丁文和數學。列文自告奮勇來代替她；但是這位作母親的，有一次聽列文教課，發現他沒有按照莫斯科的老

師的輔導方法教這孩子，雖然很難爲情而且極力要不得罪列文，却果斷地對他表示，一定要像老師那樣照着課本進行，不然還是再由她自己來教的好。列文因爲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不盡父親的職責，不親自教育兒子，却把教育兒子的責任推給不懂教育的母親，心裏很不痛快；又因爲教師把孩子教得那麼糟，心裏也很不痛快；但是他答應他的姨姐按照她的意思教課。因此他不按照自己的方式，却照着書本來教格里沙，因此就勉勉強強的，常常躭誤了功課。今天的情形也是這樣。

「不，我去，杜麗，你坐着吧，」他說。「我們會好好地按照課本進行的。不過司梯瓦來了的時候，我們就要去打獵，那時我們就要曠課了。」

於是列文找格里沙去了。

瓦倫加對吉提也說了同樣的話。甚至在列文的井井有條的幸福家庭裏，瓦倫加也能想法幫幫忙。

「我去照料晚飯，你坐着別動，」她說，起身朝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走去。

「好吧，好吧，他們大概找不到小雞，那末我們自己的……」吉提回答。

「我跟亞嘉菲·密哈羅夫納商量着辦吧，」於是瓦倫加就和那老管家一道走了。

「多麼可愛的姑娘啊！」老公爵夫人說。

「不是可愛，媽，而是多麼迷人，再也沒有像她這樣的人了。」

「這麼說，你們以爲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今天晚上會來嗎？」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問，顯然不願意繼續談瓦倫加的事。「再也難以找到比這兩位連襟更不相像的人了，」他帶着精明的微笑

說。『一個總在活動，好像水裏的魚一樣總在交際場中過活；而另一個，我們的考斯加，活躍、伶俐、非常敏感，但是一到交際場中就好像魚離了水一樣，要末就呆住不動了，要末就蠢笨地亂掙扎！』

『是的，他很粗心大意哩，』公爵夫人向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我正想請你同他講講，她（她指的是吉提）萬萬不能留在這裏，一定要到莫斯科去。他說要請個醫生來……』

『媽，他一切都會辦好，一切都會同意的，』吉提說，因爲她母親居然要求賽爾吉·伊凡諾維奇過問這種事情心裏很懊惱。

在談話中間，他們聽到林蔭道上傳來馬的噴鼻聲和車輪壓着砂礫路的轆軋聲。

杜麗還沒有來得及站起來去迎接她的丈夫，列文就已經從下面他正在教格里沙功課的房間的窗子裏跳出去，把格里沙也扶下去了。

『司梯瓦來了！』列文從露台下面呼喊。『我們已經讀完了，杜麗，不要担憂！』他加上說，一邊像個小男孩一樣奔跑着去迎接馬車了。

『Is, ea, id; ejus, ejus, ejus（他，她，它；他的，她的，它的），』格里沙一邊沿着林蔭道跳躍而去，一邊叫喊。

『還有個甚麼人和他在一起哩。一定是爸爸！』列文喊道，停在林蔭道的入口。『吉提，不要從那末陡的台階上下來，繞點路吧。』

但是列文把坐在馬車裏的那個人當成老公爵，結果錯了。當他走近馬車的時候，他看見同司忒

潘·阿卡謡耶維奇並肩坐着的不是老公爵，而是一個戴着蘇格蘭小帽，帽子後面飛舞着長長的緞帶的漂亮而結實的年靑人。這是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薛傑巴茲基家的姑表兄弟，一個鼎鼎大名的彼得堡——莫斯科的年靑人。『一個頂俊秀的傢伙，一個熱愛打獵的人。』司忒潘·阿卡謡耶維奇介紹的時候說。

弗士洛夫斯基，絲毫也沒有因爲他自己代替老公爵來臨所引起的一陣失望而感到不安，他同列文興致勃勃地寒暄，提醒說他們以前見過，從司忒潘·阿卡謡耶維奇帶來的獵狗身上把格里沙抱進馬車裏去。

列文沒有坐上馬車，跟在後面走。列文因爲那位他愈了解就愈敬愛的老公爵沒有來，又因爲這個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一個完全多餘的陌生人竟然來了，心裏有些不痛快。當列文走到門口——所有的成年人和孩子都已經鬧哄哄地聚在那兒了——看見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用特別溫柔和獻媚的姿態吻吉提的手的時候，他愈加不痛快了。

『我和您的夫人是姑表兄妹，而且也是老朋友，』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說，又緊緊地握了握列文的手。

『哦，這兒有野味嗎？』司忒潘·阿卡謡耶維奇幾乎還沒有來得及向每個人招呼，就對列文說。『我同他的野心可大得很哩。……怎麼，媽，從那時候起他們就沒有到過莫斯科。……喂，達尼亞，這是給你的！……請到車後面去取吧……』他面面俱到地說，『你的樣子多麼精神，杜麗，親愛的！』他對他妻子說，又吻她的手，一隻手拉着她的手，用另一隻手撫摸着它。

一會以前還處在最愉快的心境中的列文，現在愁悶不樂地觀望着一切，一切他都不中意了。

『他這張嘴昨天吻過誰呢？』他望着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同他妻子的那種情意纏綿的神情，沉思起來。他望望杜麗，她也使他不高興起來。

『她並不相信他的愛情。那末她爲甚麼還這麼高興呢？眞叫人討厭！』列文沉思。

他望着一會以前他覺得那末和藹可親的公爵夫人，他不喜歡她歡迎那個戴着帽帶的瓦生加就像歡迎他到自己家裏來的那副神氣。

甚至那個也走到台階上，帶着一臉裝模作樣的友好神情，來迎接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的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也使他很不痛快，其實列文是知道他哥哥旣不歡喜又不尊敬司梯瓦的。

而那個帶着神聖不可侵犯的神情同這位紳士結識，而滿腦子祇想着怎樣嫁人的瓦倫加的那副模樣，也引起了他很大的反感。

但是最使人憤恨的是吉提，因爲她居然跟這位認爲他到鄉下來對人對己都是一樁大喜事的紳士談笑風生，尤其是她回復他的微笑時的笑容使他很不愉快。

所有的人一邊喧嘩地談着，一邊都走到房裏去；他們大家剛坐下，列文就扭身出去了。

吉提看出她丈夫發生了甚麼事故。她想抓住一個機會同他單獨談一談；但是他匆匆地從她身邊走開，說他得去賬房一趟。他老早就不像今天晚上那樣把經管農業當作一樁了不起的事了。『對於他們，每天都是良辰佳節，』他沉思。『但是這兒可沒有良辰佳節那種事，事情不能等待，沒有工作就無法生活。』

七

直到打發了人來請列文去吃晚飯，他才回家來。樓梯上站着吉提和亞嘉菲・密哈羅夫納，在商量開飯時擺甚麼酒。

「甚麼事這樣大驚小怪？預備照例的那種酒就行了。」

「不，司梯瓦不喝哩……考斯加，等一等，你怎麼啦？」吉提急急忙忙地跟在他後面說，但是他並不等待她，却無情地邁着大步走進餐室裏去，立刻參加到以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和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爲支柱的全體的熱烈的談話中去了。

「我們明天就去打獵，怎麼樣？」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問。

「我們去吧，」弗士洛夫斯基說，移過去坐在另外一把椅子上，斜着身子坐着，一條胖腿架在另外一條上面。

「我十分高興，我們去吧。你今年打過獵嗎？」列文對弗士洛夫斯基說，聚精會神凝視着他的腿，可是却帶着吉提所熟習的那種最不適合他的強顏歡笑的神情。「不知道我們找不找得到松雞，不過有很多山鷸。但是得早點去才行。你們不疲倦嗎？你不是疲倦了嗎，司梯瓦？」

「我疲倦了？我還從來沒有疲倦過哩。我們通宵不睡吧！我們去散散步。」

「眞的，我們別睡覺吧！妙極了！」弗士洛夫斯基表示同意說。

『你能夠不睡，而且也能不讓別人休息，這一點我們倒是都相信的，』杜麗對她丈夫說，她現在一對她丈夫說話就流露出來微微譏諷的口吻。『但是按我看，現在已經到時候了……我走啦，我不吃晚飯了。』

『不，你留一會兒，杜林卡，』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從他們正在吃飯的大飯桌後面移到她身邊。『我還有很多話要對你說呢。』

『大概，沒有甚麼可說的吧。』

『你知道，弗士洛夫斯基到安娜那裏去過。他又要到他們那裏去了。你知道，離開這裏祇有七十里的路程。我也一定要去的。弗士洛夫斯基，到這邊來！』

瓦生加轉移到婦女們那裏去，同吉提並肩坐下。

『啊，請說給我聽聽，你到過她那裏嗎？她怎麼樣？』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對他說。

列文留在桌子那一頭不動，雖然不停地和公爵夫人同瓦倫加閒談着，還是看見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杜麗、吉提和弗士洛夫斯基中間在進行着生動而神秘的談話。不僅如此，他還在他的妻子的臉上看到一種嚴肅認眞的神色，當她目不轉睛地凝視着正在有聲有色地講甚麼的瓦生加的漂亮的面孔的時候。

『他們那裏好得很哩，』瓦生加講的是渥倫斯奇和安娜。『自然，我不敢冒然加以判斷，不過在他們家裏你感覺得像在自己家裏一樣。』

『他們打算做些甚麼呢？』

「好像，他們冬天要去莫斯科哩。」

「我們都到他們那裏聚會一下有多好哩！你甚麼時候去？」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問瓦生加。

「我要到他們那裏過七月。」

「你去嗎？」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對他妻子說。

「我早就想去，我一定要去的，」杜麗說，「我替她難過，我瞭解她。她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你走了的時候，我一個人去，那就不會給任何人添麻煩了。沒有你就更好了。」

「好極了，」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說。「你呢，吉提？」

「我？為什麼我要去呢？」吉提說，整個臉都漲紅了，她回頭看了看她的丈夫。

「你認識安娜・阿卡諦耶夫納嗎？」弗士洛夫斯基問她。「她是一個非常迷人的女人呢。」

「是的，」她回答弗士洛夫斯基，臉愈發紅了，她立起身來，走到她丈夫身邊。

「那末你明天要去打獵？」她問。

在這幾分鐘，特別是看見她同弗士洛夫斯基交談的時候瀰漫在她的面頰上的紅暈，列文的嫉妒心更加厲害了。現在，他聽着她的話，他把這些話按照自己的想法作了解釋。雖然後來他想起來很奇怪，可是現在他覺得這是清清楚楚的：她所以問他去不去打獵，祇是為了想知道他給不給予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這種樂趣，照他想來，她差不多已經戀愛上弗士洛夫斯基了。

「是的，我要去，」他用一種自己聽起來都不愉快的不自然的腔調對她說。

「不，最好再待一天吧，要不然杜麗完全見不着她的丈夫了。後天再去吧，」吉提說。

吉提的話裏的含意現在又被列文這樣曲解了：『不要把我和他拆散了。你去我並不在乎，但是讓我享受享受同這位可愛的年青人交際的快樂吧！』

『噢，要是你願意的話，我們明天就再待一天，』列文帶着格外和藹可親的神情回答。

而同時，瓦生加一點也沒有猜疑到他的到來會引起這麼大的苦惱，他跟着吉提從桌邊立起身來，一邊用柔情的眼光望着她微笑，跟着她走過來。

列文覺察到了這種眼光。他臉色蒼白，一時之間幾乎喘不出氣來。『他怎麼敢像這樣望着我的妻子！』他怒氣冲冲了。

『那末明天？讓我們去吧！』瓦生加說，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又像他素常的模樣架起腿來。

列文的嫉妒心愈發變本加厲了。他已經把自己看成一個受了騙的丈夫，一種僅僅被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看成供給他們舒服生活和快樂的萬不可少的必需品而已。……但是，儘管如此，他還是客客氣氣慇懃周到地問了問瓦生加有關打獵、他的獵槍、他的靴子的事情——而且同意明天就去。

幸而老公爵夫人使列文的痛苦告了一個段落，她自己立起身來，也勸吉提去睡覺。但是列文沒有逃脫掉一種新的苦惱。同女主人告別的時候，瓦生加又想吻吉提的手，但是她，漲紅了臉，縮回手去，用一種後來她母親曾責備過她的戇直的粗魯口吻說：

『我們家裏不興這一套。』

在列文的心目中看來，都是吉提的過錯，竟然讓自己蒙受到這種行爲的侮辱；這樣笨拙地表露出她不喜歡這一套，愈發是她的過錯了。

「哦，何必去睡覺呢！」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說，晚飯的時候喝了幾杯以後，正處在最愉快和最富有詩意的心境中。「你看，吉提！」他繼續說下去，指着在菩提樹後昇起來的一輪明月。「多麼可愛呀！弗士洛夫斯基，現在正是唱小夜曲的時候！你知道他有一副好嗓子，我們唱了一路。他有幾支優美動聽的情歌，兩首新歌。他應該和瓦倫加小姐來一個二部合唱。」

所有的人都分散開的時候，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和弗士洛夫斯基又在露台上徘徊了很久，可以聽見他們正在唱一首新的情歌。

傾聽着這種聲音，列文皺着眉坐在他妻子的寢室裏的一把安樂椅上，她問他怎麼啦，他卻固執地默不作聲；但是最後，當她露出羞怯的笑容問他：「是不是弗士洛夫斯基有甚麼地方使你不高興了呢？」他的感情就盡情發洩出來，把滿腹心事和盤托出；而他說出的話使他自己羞慚得無地自容，於是他就愈發生氣了。

他站在她面前，緊皺着的眉頭下面的眼睛裏閃耀着可怕的光芒，兩隻強有力的臂膀緊抱在胸膛上，好像在竭盡全力抑制着自己一樣。要不是他的臉上同時還流露出一種打動了她的心的痛苦神情，他臉上的表情一定會是嚴峻的，甚至是冷酷的。他的下顎抽搐着，聲音直打顫。

「你要明白，我並不是嫉妒：這是卑鄙的字眼。我決不會嫉妒，而且我也不相信……我說不出來我的感覺，不過這是可怕的……我不嫉妒，但是我感到羞愧和恥辱，居然有人敢這樣癡心妄想，居然敢用那樣的眼光看你……」

『甚麼樣的眼光呢？』吉提說，盡可能誠心誠意地回憶着當天晚上的一言一語和一舉一動，和這一切中間含有的意義。

在她內心深處她認爲在弗士洛夫斯基隨着她走到桌子那一頭的時候是有些蹊蹺的，但是這一點她連對自己都不敢承認，就更不敢對他講，因而更增加他的痛苦了。

『像我這種模樣，還有甚麼可以吸引人的地方呢？……』

『啊！』他喊叫，兩隻手抱住頭。『你還是不說甚麼的好！……那末說，要是你吸引人的話……』

『哦，不是的，考斯加，等一下，聽我說，』吉提說，懷着痛切的深刻同情望着他。『你還能轉甚麼念頭呢？既然對於我別的男人都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嗯，你願意我誰也不見嗎？』

在最初的一瞬間，他的嫉妒就傷了她的感情；這麼一點點最純潔的娛樂，都不許她享受，因而她很煩惱；但是現在爲了使他心平氣和，爲了解除他所遭受到的苦惱，她不僅情願捨棄這樣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犧牲一切也在所不惜。

『你要了解我的處境有多麼可怕和可笑，』他用一種絕望的低聲說下去。『他是在我家裏作客，嚴格地說，除了他那種放蕩不覊和架着腿的姿態以外，他沒有做出任何不成體統的事。他認爲這是最優美的姿態，因此我就得對他客客氣氣的。』

『不過，考斯加，你說得太過火了！』吉提說，因爲現在在他的嫉妒中所表現出來的對她的強烈愛情而不勝歡喜。

『最糟糕的是，你和往常一樣，而現在對我說來你是那樣神聖，我們是這樣幸福，幸福得不得了，可是突然間這個壞傢伙……不，他不是壞傢伙，我爲什麽要責駡他呢？我跟他沒有絲毫的關係。但是我們的幸福，我的和你的……爲什麽要……』

『你知道，我明白這是怎麽發生的了，』吉提開口說。

『怎麽發生的？怎麽發生的？』

『我看出來我們晚飯聊天的時候你怎麽看我們來。』

『是的，是的！』列文吃驚地說。

她對他敍述他們談論了些甚麽。說這話的時候，她激動得透不過氣來。列文沉默了一會，隨後仔細地看了一下她的蒼白的受了驚嚇的面孔，突然抱住腦袋。

『卡嘉，我是在折磨你！親愛的，原諒我！這是瘋狂啊！卡嘉，全是我的過錯。怎麽可以爲了這種蠢事而這樣苦惱呢？』

『不，我是爲你難過呢。』

『爲我？爲我？我可算得了個甚麽？一個瘋子罷了！但是我爲甚麽要使你傷心呢？隨便甚麽陌生人都能夠破壞我們的幸福，想起來眞是可怕。』

『自然啦，這就是使人感到侮辱的地方。』

『嗯，那末我要故意把他留在我們家住一夏天，同他說許許多多的客氣話，』列文說，吻她的手。『你看着吧。明天……是的，不錯，明天我們就走了。』

八

第二天，女人們還沒有起身，獵人們的馬車——一輛四輪遊覽馬車和一輛二輪馬車——就停在大門口了；而拉司卡，從一清早就明白了他們要去打獵，心滿意足地吠叫和竄跳了一陣以後，就在馬車上車夫的旁邊坐下來，帶着激動和不滿意這種拖延的神情，凝視着獵人們還沒有從那裏走出來的大門。最先出來的是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他穿着一雙齊到他的肥胖的大腿肚子的高統皮靴，綠色的工裝上繫着一條發散着皮革氣息的簇新的子彈帶，頭上戴着一頂綴着緞帶的蘇格蘭帽，拿着一桿沒有揹帶的新式英國獵槍。拉司卡跳到他身邊，歡迎他，跳起來，用她自己的方式問他其餘的人是不是很快就出來了，但是沒有得到回答，就回到自己瞭望的崗位上去，又沉默不響了，歪着頭，豎着一隻耳朵諦聽着。終於大門嘎吱一聲打開了，飛出來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的在空中亂跳亂蹦的黃斑獵狗克拉克，緊跟着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本人手裏拿着槍，嘴裏銜着雪茄烟，也走出來了。

『別動，別動，克拉克！』他溫柔地對那條把爪子搭在他的胸膛和腹部、鈎住了他的獵袋的狗叫喊。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穿着一雙生皮便鞋，打着綁腿，穿着一條破爛褲子和一件短上身，他頭上戴着一頂破得不像樣的帽子；但是他的新式獵槍卻像玩具一樣的精巧，他的獵袋和子彈帶，雖然破舊了，質地却非常好。

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事先不懂得眞正的獵人風度——就在於穿着襤褸的衣衫，但是打獵的工

具的質量却要最講究的。他現在看見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穿着破衣爛衫，而他的文雅、豐滿、愉快的紳士風度却使他容光煥發，他才明白了這一點，決定下一次打獵自己也這樣安排。

『喂，我們的主人怎麼樣了？』他問。

『他有年青的妻子，』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微笑着回答。

『是的，那樣一個令人神魂顛倒的人。』

『他已經裝束好了。大概，又跑到她那裏去了哩。』

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猜着了。列文又跑到他妻子那裏，再一次問她是不是已經原諒了他昨天的愚蠢行爲，還懇求她『千萬』多加珍重。最主要的是離開孩子們遠一些，他們隨時都會碰撞上她的。然後又一定要她再說一遍，他離開兩天她並不生氣，而且還請求她明天早晨一定派人騎馬給他送一張字條，就是一兩個字也好，使他知道她平安無事。

吉提，像往常一樣，同她丈夫分開兩天是很苦痛的；但是看着他那穿着高統獵靴和白色工裝，顯得魁偉強壯的富有生氣的身姿，和一種她所不理解的獵人的容光煥發的興奮神情，因爲他的快樂而忘記了自己的悲傷，快活地同他告別了。

『對不住，先生們！』他說，跑到台階上。『午餐放進去了嗎？爲什麼把棗騮馬套在右邊？哦，沒有關係！拉司卡，安靜點！臥下去！』

『放到牲口羣裏去吧，』他說，轉身向着在台階上等待他解決綿羊問題的牧人說。『對不起，又來了一個壞傢伙。』

列文從他已經坐定了的馬車上跳下來，朝着手中拿着量尺向台階走過來的木匠走去。

『昨天你不到賬房來，現在你又來躭誤我了。哦，有甚麼事？』

『您讓我再做一個轉角好嗎？再加三蹬樓梯就行了。這一次我們會做得很合適。這樣就穩當多了。』

『你早就該聽我的話，』列文惱怒地說。『我對你講過要先安裝側板，然後再嵌上樓梯。現在沒法改動了。照着我的話去做，再做個新的。』

事情是這樣的，在修建廂房中木匠沒有計算高度，把樓梯糟蹋了，因此裝置停當的時候踏板全傾斜了。現在木匠想要利用舊的樓梯，再添上三級。

『這樣就好得多了。』

『可是添上三級樓梯會通到哪裏去呢？』

『原諒我，老爺！』木匠說，輕蔑地微笑着。『不高不矮，到得剛是地方。就是說，從下面開始，』他帶着說服人的姿勢說下去。『上去，再上去，一直到了那兒。』

『三級樓梯也會增加長度……但是到底會通到哪裏去呢？』

『它會從底下上去，我的意思是說，會到頂上的。』木匠固執而有說服力地說。

『會到天花板附近，會到牆上去的！』

『請原諒。你看從下面開始。上去，再上去，就到地方了。』

列文取出獵槍的通條，在塵土裏畫了一幅樓梯的圖樣。

『哦，你看出來了吧？』

『隨您的便，』木匠說，他的兩眼突然烱烱放光，顯然他終於恍然大悟了。『看起來，我們不得不再做一個新的了哩。』

『好啦，照着我的話去做吧！』列文一邊坐到馬車裏去，一邊大聲說。『走吧！拉住那些狗，菲力普！』

列文把家務和農事上的一切焦慮都撇在後面不管，他體驗到一種非常強烈的生命和希望的快樂，強烈得使他不想說話。而且，他體驗到了一種所有獵人在接近獵場的時候都體會到的專心一志的激動情緒。要是他現在有甚麼心事的話，那祇是他們在戈爾彭沼地裏找不找得到甚麼野味，拉司卡和克拉克比較起來會不會顯得更強，他今天射擊得好不好等等問題而已。但願他不在這個生人面前丟臉就好了！但願奧布浪斯基不勝過他就好了！這些念頭也在他的腦海裏閃過去。

奧布浪斯基也體會到同樣的心情，也沉默寡言。祇有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不住嘴地興高采烈地嘮叨着。現在，聽着他說話，列文回憶起昨天待他多麼不公道，感覺得不好意思起來。瓦生加眞是個好人，又單純，心地又善良，而且非常有趣。如果列文在沒有結婚的時候和他遇見的話，他們就會成爲知心的朋友了。列文本來有點不大歡喜他那種及時行樂的人生觀和放蕩不羈的神氣。因爲他留着長長的指甲，戴着蘇格蘭小帽，其餘的一切都配得很好，看起來好像他自以爲高不可攀，神氣得了不得；但是因爲他的好心腸和好教養，這些都可以原諒。他以自己的優良教育，漂亮的英國和法國話，以及和列文相同的階級出身而獲得了列文的歡心。

瓦生加對於套在左邊的那匹頓河草原上的馬大加嘆賞。他歡喜得着了迷。

『騎着一匹草原上的馬在草原上奔馳，該有多麼美妙啊。喂！對不對呀？』他說。

他似乎把騎着草原上的駿馬馳騁在原野上描畫成一種浪漫而富有詩意的事情，結果事情完全不是這樣；但是他的天眞神情，特別是和他的漂亮的臉、甜蜜的微笑、優雅的擧止結合起來，是非常動人的。是弗士洛夫斯基的天性引起了列文的好感呢，還是因爲列文想補償昨天的過錯，列文祇看見他身上的長處，很高興同他在一道。

他們走了三俄里的光景，弗士洛夫斯基突然尋找起雪茄煙和皮夾子來，不知道是遺失了呢，還是丟在桌上了。皮夾子裏有三百七十個盧布，因此決不能置之不顧。

『你知道，列文，我要騎着這匹頓河的馬跑回家去。那可再好也沒有了。哦？』他說，已經準備爬上去。

『不，爲甚麼呢？』列文回答，估計弗士洛夫斯基的體重一定不下於六普特。『我派車夫去吧。』

車夫騎着副馬走了，列文親自駕駛其餘的一對。

九

『喂，我們的路線到底怎麼樣？好好對我們講講吧，』司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

「計劃這樣：我們現在到格瓦斯傑夫去，格瓦斯傑夫的這邊是山鷸出沒的沼地，格瓦斯傑夫的那邊有好極了的松雞沼地，而且還有山鷸。現在天氣太熱了，但是我們傍晚就到了（大約還有二十里），我們晚上在那裏打獵；在那裏過一夜，明天我們就去大沼地。」

「難道一路上甚麼都沒有嗎？」

「有的，但是會耽擱我們的行程；況且，天氣又很熱！有兩處很不錯的小地方，但是甚麼都不見得會有的。」

列文自己很想順路到那些小地方去，但是那些小地方距離他的家很近，隨時可以來打獵，而且那些地方太小，容不下三個人打獵。因此他昧着心眼硬說那裏甚麼都不見得有。到了一個小沼地的時候，他想把車子一直趕過去，但是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藉着他那雙獵人的精明老練的眼睛，從大路上就看出來這塊沼地。

「我們不到那裏去嗎？」他說，一邊指着沼地。

「列文，我們去吧！多麼好啊！」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懇求說，列文不能不同意了。

他們還沒來得及停下，那幾條狗就互相追逐着，飛一樣向沼地奔馳而去。

「克拉克！拉司卡！」

這些狗又跑回來。

「那兒容不下三個人。我在這兒等着吧，」列文說，希望他們除了被狗驚起的、在沼地上空盤旋着的，淒婉地哀鳴着的田鳧以外，甚麼都找不到。

「不！列文，來吧，我們一起去！」弗士洛夫斯基呼喚說。

「眞的，太擠了。拉司卡，回來！拉司卡！你們不需要兩條狗吧？」

列文留在馬車那兒，懷着嫉妒的心情望着獵人們。他們走遍了整個沼地，但是除了水鳥和田鳧，其中有一隻被弗士洛夫斯基打死了，沼地裏甚麽也沒有。

「哦，你們看，並不是我捨不得讓你們去這個沼地！」列文說。「這不過是浪費時間罷了。」

「不，無論如何，到底還是很有意思的。你看見了嗎？」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說，手裏提着獵槍和田鳧笨手笨脚地爬到車裏去。「我這隻打得多麽好啊！對不對？喂，我們不久就可以到眞正的獵場了吧？」

馬突然驚了，列文的腦袋撞着誰的槍筒，發出了一聲槍響。其實，槍聲是先響的，但是列文却覺得是顚倒過來的。事情是這樣的，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在扳雙筒槍的扳機的時候，只扳上了一個扳機，却沒有扳好另一個扳機，因此走了火。子彈射進地裏，誰也沒有受傷。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搖搖頭，譴責地對弗士洛夫斯基笑笑。但是列文沒有心思責備他。第一，他一斥責就好像是由於他所經歷的危險和他頭上腫起來的疙瘩而引起的；其次，弗士洛夫斯基最初是那樣天眞地愁悶不樂，隨後却那樣溫和而富於感染性地嘲笑大家的驚慌，列文也就不由得笑起來了。

他們到了面積相當大而且會佔去他們很多時間的第二個沼地的時候，列文勸他們不要下車。但是弗士洛夫斯基又說服了他。這一次沼地又很窄小，列文，作爲慇懃好客的主人，留在馬車那裏。克拉克一到立刻向丘陵地帶衝過去。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首先跟着狗跑去。司忒潘·阿卡諦

耶維奇還沒有來得及走過去，一隻山鷸就飛起來了。弗士洛夫斯基開槍，但是沒有打中，山鷸就飛到沒有收割的草地那邊去了。這隻鳥還要留待弗士洛夫斯基來解決。克拉克又發現了牠，站住指出獵物的所在地，於是弗士洛夫斯基打死了牠，回到馬車跟前。

「現在你去吧，我留下來照管馬，」他說。

一種獵人的嫉妒心開始折磨着列文。他把韁繩遞給弗士洛夫斯基，就到沼地去了。

拉司卡，早就在哀怨地尖叫着，好像在抱怨這種不公平的待遇，朝着列文很熟悉，而克拉克還沒有到過的，可能有飛禽的一帶丘陵起伏的地方直衝過去。

「你為甚麼不攔住她？」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大聲喊。

「她驚動不了牠們的，」列文回答。他很滿意他的狗，匆匆忙忙跟着她走去。

在搜索中，愈接近那個熟悉的小草墩，拉司卡就變得愈發鄭重其事了。一隻沼地的小鳥祇分散了她一瞬間的注意力。她在那個草墩前繞了一圈，又繞了一圈，突然混身顫抖一下，站住不動了。

「來呀，來呀，司梯瓦！」列文喊着，感到他的心臟跳動得更厲害了；突然間，彷彿甚麼障礙着他的緊張的聽覺的東西揭開了，他失去衡量距離的能力，一切聲音他聽起來都很清晰，但都是雜亂無章的。他聽見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的脚步聲，却把它當成了遠處的馬蹄聲；他聽見脚下踩着的小草墩連着草根裂開的清脆的折裂聲，却把它當成了山鷸展翅飛翔的聲音。他也聽見背後不遠的地方的流水的潑濺聲，但是他却不知道究竟是什麼聲音。

他選擇着落脚的地方，移到了狗的跟前。

「抓住牠！」

在狗面前飛起來的不是松雞，而是一隻山鷸。列文舉起獵槍，但是正在他瞄準的那一瞬間，他聽見水的潑濺聲更大更近了，混合着弗士洛夫斯基的古怪而響亮的喊叫聲。列文明明知道他瞄在山鷸的後面，但是他還是開了槍。

列文看清楚了他確實沒有射中，回過頭來一望，看見馬和馬車已經不在大路上，却在沼地裏了。弗士洛夫斯基想看打獵，就把馬車趕到沼地裏，於是兩匹馬陷在泥淖裏動彈不得了。

『該死的東西！』列文暗自嘀咕說，返身回到陷在泥裏的馬車旁邊。『你爲什麼把車趕到這裏來？』他冷淡地對他說，於是喊來馬車夫，就動手卸馬。

列文因爲他的射擊受到妨害，又因爲他的馬陷在泥塘裏，尤其是因爲無論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也好，無論弗士洛夫斯基也好，都不能幫助他和馬車夫卸下馬具，把幾匹馬由泥塘裏牽出來，（因爲他們兩個一點都不懂得套馬的事），心裏很懊惱。聽見瓦生加一口咬定這裏十分乾燥，列文却一聲也不回答，默默地和馬車夫一道操作着，爲的是好把馬卸下來。可是後來，到他工作得緊張熱烈的時候，看見弗士洛夫斯基那麼努力而熱心地抓住擋泥板拖馬車，而且眞地硬把它拖出來，列文就責備自己受了昨天情緒的影響，不應該對待弗士洛夫斯基太冷淡了，因此竭力用分外的慇懃來補償他的冷淡。當一切都安排停當，馬車又回到大路上的時候，列文吩咐擺午飯。

『Bon appétit! Bonne conscience! Ce poulet va tomber jusqu'au fond de me bottes（誰要有好良心！誰就有好胃口！這隻小雞會被我消化得乾乾淨淨的），』已經又喜笑顏開的瓦生加吃完

第二隻小雞的時候，說了一句法國諺語。『哦，現在我們的災難結束了；萬事都會如意了。不過爲了我犯的過錯我應當坐在趕車的位子上。對不對？不，不，我是奧托米頓㊀。看看我怎樣給你們趕車吧！』當列文請求他讓馬車夫去趕車的時候，他抓住韁繩不放說。『不，我應當將功折罪，況且，坐在趕車的位子上我覺得很舒服哩，』他就趕開車了。

列文有點害怕他把他的馬折磨壞了，特別是左邊那匹他不懂得如何駕馭的棗騮馬；但是他不知不覺地受了弗士洛夫斯基的興致勃勃的影響，他聽弗士洛夫斯基坐在車夫座位上唱了一路的情歌，或者他講的故事，看見他表演按照英國方式應該如何駕駛駟馬車的那副樣子，列文不忍心拒絕了；午飯以後，他們都興高采烈地到達了格瓦斯傑夫沼地。

一〇

弗士洛夫斯基把馬趕得那麼快，天氣還很炎熱，他們老早就到達了沼地。

他們到了眞正的沼地，他們的目的地的時候，列文不知不覺地就盤算起怎麼樣摔掉瓦生加，好逍遙自在地行動。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顯然也有同樣的願望，在他的臉色上列文覺察出那種每個

㊀ 據穆德英譯本註：奧托米頓是依里亞特中的英雄阿且里斯的馭者，但是由於普希金用過這個名字，瓦生加所引的這句話也許出自俄國方面的材料。

眞正的獵人在打獵以前都具有的心神專注的神情，而且還有一點他所特有的溫良的狡猾味道。

「我們怎麼走法？這沼地好得很，我看見還有鷸鷹哩，」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指着兩隻在葦塘上空盤旋着的大鷸鷹說。「哪裏有鷸鷹，哪裏就一定有野味。」

「哦，諸位先生，」列文帶着一點憂鬱的神情說，一面把長統皮靴往上提一提，一面檢查着獵槍上的彈筒帽。「你們看見那片葦塘嗎？」他指着伸展在河右岸的一大片割了一半的濕漉漉的草地上的小小的綠洲。「沼地從這裏開始，就在我們面前。你們看，就是那比較綠的地方。沼地從那裏往右去，到那馬羣走動的地方；那裏是草叢，有山鷸；沼地繞過那片葦塘經過赤楊樹林，一直到磨坊那裏。就在那裏，看見嗎？在水塘邊。那地方再好也沒有了。我有一次在那裏打死了十七隻松雞。我們要分開，帶着兩條狗分道揚鑣，然後在磨坊那裏集合。」

「好的，不過誰往右邊，誰往左邊去呢？」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追問。「右邊的地方寬綽一些，你們倆去吧，我往左邊去，」他裝出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氣說。

「好極了！我們會比他打得多的。來吧，來吧！」瓦生加響應說。

列文不得不同意，於是他們就分手了。

他們剛一走進沼地，兩條狗就一齊搜索起來，朝着一片浮着褐色黏沫的泥塘走去了。列文知道拉司卡尋找的方法——謹愼而且猶豫不決；他也知道這地方，他期望看見一羣山鷸。

「弗士洛夫斯基，和我並排，和我並排走！」他沉住氣悄悄地對在他後面嘩啦嘩啦淌着水走的同伴說，在格瓦斯傑夫沼地發生了那場走火的事故以後，列文不由自主地就很關心他的槍口朝着甚

麼方向了。

『不，我不願意妨礙你，不要爲我操心。』

但是列文不由得沉思起來，他回憶起臨別時吉提所說的話：『當心：千萬不要彼此打着了啊！』

兩條狗走得愈來愈近了，互相迴避着，按照各自的獸跡追逐着。列文希望發現山鷸的心情強烈得連從腐臭的泥淖裏往外拔皮靴後跟的吧咂聲在他聽起來都彷彿是鳥鳴聲，他抓住而且握緊槍托。

『砰！砰！』他聽見槍聲就在耳邊。這是瓦生加射擊在沼地上空盤旋着的一羣野鴨，牠們在射程以外老遠的地方，這時正迎着這兩個獵人飛來。列文還沒來得及回頭看看，就聽見了一隻山鷸的鳴聲，接着第二隻、第三隻，此外還有八隻一隻跟着一隻地飛起來。

就在一隻山鷸開始盤旋的那一瞬間，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把牠打落了，這隻山鷸縮成一團落到泥濘地裏了。奧布浪斯基不慌不忙地瞄準了另外一隻低低地向葦塘飛來的山鷸，槍聲一響，這一隻也應聲落下來；可以看見牠從刈割了的葦塘裏跳出來，鼓動着一隻沒有受傷的白邊的翅膀。

列文就沒有這樣的好運氣：第一隻山鷸他瞄得太近，沒有打中；牠已經飛起來的時候他的槍跟着牠轉來轉去，但是正這工夫另外一隻從他脚下飛起來，分散了他的注意力，於是他又沒有射中。

當他們正在裝子彈的時候，又有一隻山鷸飛起來，裝好槍彈的弗士洛夫斯基，照着水上放了兩槍。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拾起自己的兩隻山鷸，目光烱烱地凝視着列文。

『好，我們現在分開吧，』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說，左脚一瘸一瘸地，拿好獵槍，向他的狗吹了幾聲口哨，就朝一邊走去了。列文和弗士洛夫斯基朝着另一個方向走去。

列文總是這樣，如果頭幾槍落了空，他就變得又急躁又煩惱，整天都射擊不好。這一次也是這樣。山鷸是很多的。山鷸不住地在狗面前和獵人的脚下飛起來，列文本來可以定下心來的；但是他射擊得愈多，他在弗士洛夫斯基面前就愈覺得丟臉，而那個弗士洛夫斯基却不管在不在射程以內都歡歡喜喜地瞎打一陣，甚麼都沒有打中，但却絲毫也不難爲情。列文着了慌，沉不住氣了，愈來愈惱怒，結果弄到只顧開槍，幾乎不敢存着打中甚麼的希望了。好像連拉司卡也感覺到這一點。她愈來愈懶得去尋找了，她帶着似乎莫明其妙的和責難的眼光扭過頭來望着這兩位獵人。槍聲一響跟着一響。火藥的煙霧籠罩着兩位獵人，但是在寬綽的大獵袋裏却祇有三隻輕巧的小山鷸。就連這些，其中的一隻還是弗士洛夫斯基打死的，還有一隻是他們兩人公有的。同時，從沼地的對面傳來不很頻繁，但列文却覺得關係很重大的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的射擊聲，並且幾乎每一次都聽見他說：

『克拉克，克拉克，拿來！』

這使列文更激動了。山鷸不斷地在葦塘上盤旋。靠近地面和空中的啼叫聲不絕地從四面八方傳來；以前飛起來在空中飛翔的山鷸降落在兩位獵人面前。現在尖叫着翱翔在沼澤上空的鷂鷹不祇是兩隻，而是十來隻。

列文和弗士洛夫斯基跋涉了一大半沼地，來到了分成一條一條的農民的草場，草場緊連着葦塘，這兩者之間的分界有的地方是一條踩壞了的，有的地方是割過了的狹長的青草路。一半的地裏已經收割了。

雖然在未刈割過的地裏，找到野物的希望並不比在刈割過了的地裏來得多一些，但是列文既然

答應了和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會面，他就同自己的同伴沿着割過了的和未割過的地段往前走去。

「喂，獵人們！」坐在卸了馬的馬車旁的農民裏的一個人向他們呼喊。「來跟我們一道吃點東西！喝一杯酒吧！」

列文回過頭來一望。

「來吧，沒有關係！」一個快活的、留着鬍子的、面孔通紅的農民叫着，一張口就露出了兩排雪白的牙齒，手裏高舉着一瓶在陽光下閃着光的，略帶綠色的伏特加酒。

「Qu'est ce qu'ils disent（他們在說甚麼）？」弗士洛夫斯基打聽。

「他們請我們喝伏特加酒。我想他們大概分過了草地。我想去喝一杯，」列文並非沒有私心地說，他希望弗士洛夫斯基會被伏特加酒吸引去。

「他們爲甚麼要請我們呢？」

「不過是尋歡作樂罷了。眞的，你到他們那裏去吧。你一定會覺得很有意思。」

「Allons, c'est curieux（來吧，很有趣呢）。」

「你去吧，你去吧，你找得到去磨坊的那條路的！」列文喊着說，他回過頭來，很高興地看到弗士洛夫斯基彎着腰，兩條疲倦的腿搖搖晃晃地，伸着胳臂提着槍，從沼地裏向着農民們走去。

「你也來吧！」一個農民朝列文叫着。「來吧！吃點包子！」

列文非常想喝一杯伏特加，吃一片麵包。他覺得渾身無力，好容易才把兩條搖搖晃晃的腿由泥塘裏拖出來，他猶疑了一會兒。但是獵狗指出了獵物，馬上他的倦意消失了，他輕快地穿過沼地向

獵狗走去。就在他的脚跟前飛起了一隻山鷸；他開槍打死了牠。獵狗繼續指着獵物。『拿來！』獵狗的面前又飛起一隻鳥。列文射擊。但是那天他很不走運；他沒有打中，當他去找尋他打死的鳥的時候，他找不着。他踏遍了整個葦塘，但是拉司卡不相信他打死了甚麼東西，當他打發她去尋找的時候，她祇是裝出尋找的模樣，並沒有眞地找尋。

列文以爲自己的失敗全怪弗士洛夫斯基，但是現在沒有了他，情形也沒有好轉。這裏的山鷸也很多，但是列文一隻跟着一隻地打不中。

斜陽的餘輝還很熱；他的衣服被汗濕透了，緊緊粘在身上；左脚的靴子裏面充滿了水，沉甸甸的，一走一噗哧；一滴滴的汗珠順着被火藥粉弄髒了的臉孔淌下來；嘴裏發苦，鼻孔裏聞着一股火藥和鐵銹味，耳朵裏縈繞着毫不停息的山鷸的鳴聲；他不能夠摸一摸槍筒，太燙了；他的心臟急促而迅速地跳動着；他的雙手興奮得直顫抖，疲倦不堪的雙腿跌跌撞撞，勉勉強強地走過草墩和泥塘；但是他還是一邊走，一邊射擊。最後，在一次可恥的失誤以後，他把獵槍和帽子摜到地上。

『不，我必須冷靜一下，』他沉思着，拾起他的獵槍和帽子，喊拉司卡跟着他，走出了沼地。當他到達了乾燥地方的時候，他坐在一個小草墩上，脫下皮靴，把皮靴裏的水倒出去，隨後又回到沼地，喝了一點腐臭的水，把滾燙的槍筒浸濕了，洗了洗手和臉。當他覺得神清氣爽了，他又返回一隻山鷸歇落的地方去，打定主意再也不操之過急了。

他想要沉着，但是事情還是跟從前一樣。他還沒有瞄準，手指就扳了槍機。事情愈來愈糟了。

當他走出沼地往他約好和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碰頭的赤楊樹林走去的時候，他的獵袋裏祇有

五隻鳥。

他還沒有看見司忒潘・阿卡谛耶維奇，就看到他的獵狗。克拉克從一株赤楊樹的翻起的樹根下跳出來，牠被沼地的臭泥染得混身黑漆漆的，帶着一副勝利者的神氣同拉司卡碰鼻子。在克拉克後面，一株赤楊的樹蔭下，出現了司忒潘・阿卡谛耶維奇的魁偉雄壯的身姿。他滿面紅光，流着汗，襯衫的領子敞着，還像從前那樣一跛一瘸地，迎着列文走來。

『哦，怎麼樣？你打了很多哩！』他帶着愉快的微笑說。

『你呢？』列文問。但是用不着問，因爲他已經看到那隻裝得滿滿的獵袋。

『還不錯！』

他有十四隻鳥。

『眞是好極了的沼地！一定是弗士洛夫斯基妨礙了你。兩個人用一條狗是不方便的，』司忒潘・阿卡谛耶維奇說這話來冲淡自己的勝利。

一一

當列文和司忒潘・阿卡谛耶維奇到達列文經常投宿的那家農民的茅屋的時候，弗士洛夫斯基已經在那裏了。他坐在草房中間，兩隻手扶住一條長凳，有一位兵士——女主人的兄弟——在替他脫粘滿泥土的靴子，而他正在發出他那富有感染性的笑聲。

「我剛剛才到哩。Ils ont été charmants（他們眞有意思）！你想想看，他們給我吃的，給我喝的。多麼好的麵包，眞妙！Délicieux（可口極了）！還有伏特加……我從來也沒嚐到過比這更可口的酒！他們怎麼也不肯收我的錢。而且還不住嘴地說：「家常便飯，請您多多包涵」，以及諸如此類的話。」

「他們爲什麼要收錢？你要知道，他們是在款待你哩！難道他們是賣伏特加的嗎？」那個兵士說，他終於把一隻濕漉漉的皮靴連着變得漆黑的襪子一齊脫下來了。

雖然茅屋裏很骯髒，被獵人們的皮靴弄得到處都是泥濘，而幾條汚穢的狗正在舐自己的身體；雖然屋裏充滿了沼地和火藥的氣息；而且雖然沒有刀叉，但是獵人們那麼津津有味地喝茶、吃晚飯，祇有打獵的人才領略得到這種滋味。他們梳洗乾淨了就到爲他們打掃好了的乾草棚去了，那裏馬車夫已經替老爺們鋪好了床。

雖然已經暮色蒼茫，但是獵人們誰也不想睡。

有一搭沒一搭地談了一陣打獵、獵狗和別的打獵團體的回憶和軼事以後，談話就落到三個人都感到興趣的話題上。由於瓦生加再三地稱讚這種極有風趣的過夜方法，讚美那乾草香味，那一輛破馬車（他覺得這輛車是破的，因爲前輪撤掉了），那招待他喝伏特加酒的農民的好心腸，以及那兩條臥在各自的主人脚下的獵狗，於是奧布浪斯基也就講起他去年夏天在馬爾修斯的莊園裏狩獵的樂趣。馬爾修斯是一個著名的鐵路大王。司武潘·阿卡謫耶維奇講起馬爾修斯在特維爾省租賃的沼地多麼好，保護得多麼週到，又講起獵人們駕駛到那裏的馬車和狗車有多麼講究，搭在沼地旁的飲宴

帳幕有多麼豪華。

『我不明白你，』列文說，從草堆上抬起身子。『這些人你怎麼會不厭惡？我知道擺着紅葡萄酒的宴席是很愜意的，但是難道這種奢華的排場你就不厭惡嗎？所有這些人，像以前的酒類專賣商一樣，憑着一套人人都輕蔑的手腕發財致富，別人的輕蔑他們一點也不在乎，可是後來，又用他們這筆不義之財來收買人心了。』

『完全正確！』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隨聲附和說。『完全正確！奧布浪斯基自然是出於bonhomie（好心）才這麼做的，可是別人會說：「哦，奧布浪斯基也去了……」』

『一點也不對！』列文聽見奧布浪斯基含着微笑說。『我簡直不認爲他比任何富商或者貴族壞。他們都是靠着勞動和智慧發財致富的。』

『是的，但是甚麼樣的勞動呢？難道投機倒把還叫勞動嗎？』

『當然是勞動！如果沒有他或者類似他的人，就沒有鐵路了，這樣說來，那就是勞動。』

『但是這種勞動並不像農民和學者的勞動。』

『就算你說得不錯，但是他的活動得到了結果——鐵路，這樣說來，那就是勞動。但是你却認爲鐵路毫無用場。』

『不，那是另外一回事；我願意承認它是有用的。不過凡是和付出的勞力不相稱的贏利都是不義之財。』

『但是這種比例誰來定呢？』

『凡是用不正當的手段，用投機取巧而獲得的利潤都是不正當的。』列文說，意識到他不能明確地劃出正當同不正當之間的分界線；『就像銀行的贏利一樣——』他繼續說下去。『大筆財產不勞而獲，這是罪惡，就像在酒類專賣那時候一樣，祇是方式改變了。Le roi est mort, vive le roi（國王死了，國王萬歲）！專利權剛剛廢除，鐵路和銀行就出現了：這也是一種不勞而獲的手段。』

『是的，你說的這一切也許是正確而聰明的。……臥下，克拉克！』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對正在搔癢而且在草堆上轉來轉去的獵狗喝道，顯然他很相信自己立論的正確，因此顯得鎮靜而從容。『但是你還沒有劃出正當的和不正當的勞動之間的界線。我拿的薪金比我的秘書長拿得多，雖然他比我辦事高明得多，這是不正當的嗎？』

『我不知道！』

『哦，那末我告訴你吧：你在經營農業上獲得了，假定說，五千多盧布的利潤，而我們這位農民主人，不管他多麽賣勁勞動，他頂多祇能得到五十盧布，這事正和我比我的秘書長收入得多，或者馬爾修斯比鐵路員工收入多一樣的不正當。反過來，我看出社會上對這些人抱着一種毫無道理的敵視態度，我覺得其中含着嫉妒的成份……』

『不，這話不公平，』弗士洛夫斯基說。『怎麽能扯到嫉妒上去，這種事的確有些不清不楚。』

『不，聽我說！』列文插嘴說。『你說我獲得五千盧布，而農民才得到五十盧布，是不公平的：不錯。這是不公平的，我也感覺到，不過……』

『果然不錯。爲什麽我們又吃、又喝、又來打獵，無所事事，而他却永遠工作不停呢？』瓦生

加・弗士洛夫斯基說，顯然他這一生破天荒頭一次想到了這個問題，因此說得十分誠懇。

『是的，你感覺到了，但是你却不肯把自己的產業讓給他。』奧布浪斯基說，彷彿故意向列文挑釁一樣。

最近這兩位連襟中間似乎發生了一種隱秘的敵對關係，好像自從他們和那兩姊妹結了婚，他們中間就發生了較量誰更善於處理生活的敵對意識，現在這種意識就在他們辯論中所採取的攻擊個人的口吻上表現了出來。

『我沒有給人，因為誰也沒有跟我要過，就是我願意的話，我也不能給，』列文回答；『況且，也沒有人可給。』

『給這位農民吧；他不會拒絕的。』

『是的，但是我怎麼給他呢？跟他去訂讓與契約嗎？』

『我不知道；不過要是你相信你沒有權利……』

『我一點也不相信。恰恰相反，我覺得我沒有權利讓出去，我覺得我對我的土地和家庭負着責任。』

『不，聽我說；如果你認為這種不平等的現象是不公平的，那末你為甚麼不照着你所說的去做呢？』

『我就是這樣做的，不過是消極地，就是說，我不設法增加我和他們之間的不平等。』

『不，請原諒我！這是自相矛盾的話。』

『是的，還是強詞奪理的解釋，』弗士洛夫斯基插嘴說。『哦！我們的主人，』他對那位打開倉房的吱吱作響的房門走進來的農民說。『怎麼，你還沒有睡覺？』

『不，我怎麼能睡呢？我以爲老爺們已經睡了哩，但是聽見你們還在談話。我要拿一把鈎鐮。牠不咬人嗎？』他加上說，一面光着脚小心翼翼地走着。

『你到哪裏去睡覺呢？』

『我們今天夜裏要去放馬。』

『啊，多美的夜色呀！』弗士洛夫斯基說，一邊凝視着那從現在打開的倉房的門框裏射進來的朦朧的晚霞中隱約可辨的茅屋角落和卸了馬的馬車。『聽聽，這是女人們唱歌的聲音，唱得還眞不壞哩。誰在唱，我們的主人？』

『附近的丫頭們。』

『我們去散散步吧！要知道，我們反正也睡不着。奧布浪斯基，走吧！』

『要是又能躺着又能出去就好了！』奧布浪斯基欠伸着回答。『躺着不動眞舒服啊。』

『哦，那末我就一個人去，』弗士洛夫斯基說，敏捷地爬起來，穿上皮靴。『再見，先生們！如果有趣的話，我就來叫你們。你們請我來打獵，我忘不了你們。』

『是個可愛的小伙子，對不對？』當弗士洛夫斯基走出去，農民跟着掩上身後的房門的時候，奧布浪斯基說。

『是的，很可愛。』列文回答，一邊還在思索他們剛才討論的問題。他覺得他已經盡可能淸淸

楚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但是這兩位相當聰明而且誠懇的人，居然異口同聲地說他在用強詞奪理的話聊以自慰。這使他心裏很難受。

『事情就是這樣，我的朋友！二者必居其一：要末你承認現在的社會制度是合理的，維護自己的權利；要末就承認你在享受不公正的特權，像我一樣，盡情享受吧。』

『不，如果這是不公道的，那末就不能盡情地享受這種利益；至少我不能夠。對於我，最主要的，是要覺得問心無愧。』

『怎麼樣，我們眞地不去嗎？』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顯然厭倦了這種心理上的緊張。『你要知道，我們睡不着的。眞的，我們去吧！』

列文一聲不答。他在剛才的談話中說他的所做所爲在消極意義上是公正的，這句話盤據了他的心頭。『難道消極地就可以算公正了嗎？』他問自己。

『新鮮乾草味多麼大啊！』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坐起來。『我無論如何也睡不着。瓦生加在那裏搞甚麼花樣呢。你聽見笑聲和他的聲音嗎？不去嗎？我們去吧！』

『不，我不去，』列文回答。

『難道你這也是按照原則辦事嗎？』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臉上帶着微笑說，一邊在黑暗裏摸索自己的帽子。

『並不是按照原則辦事，不過我爲甚麼要去？』

『可是你知道，你在自找苦吃，』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找着了他的帽子，於是站起身

來。

『何以見得？』

『難道我看不出你和你妻子相處得怎麽樣嗎？我聽見你們討論你去不去打兩天獵的事，好像討論甚麽了不得的問題一樣。作爲一個富有詩意的插曲倒也不壞，但是不能這樣一輩子。男子漢應當獨立不羈——男人有男人的興趣。男人應當剛強果斷，』奧布浪斯基說，打開門。

『這是甚麽意思？去跟使女調情嗎？』列文盤問說。

『如果有趣，爲甚麽不呢？Ça ne tire pas à conséquence（這沒有甚麽了不起）！對我的妻子沒有害處，對於我却是一場快活。主要的是要維護家庭的神聖！在家裏決不搞這種事情。但是你也用不着束手束脚啊。』

『也許如此！』列文冷冷地說，翻過身側躺着。『明天一早就得動身，我誰也不驚動，天一亮就走。』

『Messieurs! Venez vite（諸位先生！快來）！』傳來轉回來的瓦生加的聲音。『Charmante（眞美）！這是我的大發現！Charmante（眞美）！一個十全十美甘淚卿㊀型的人物，我已經和她結識了，眞的，優美得很哩！』他說話時那副讚不絕口的神氣，好像是爲了他才特地把她創造得這樣優美動人，他很滿意爲他準備好這種絕世佳人的造物主。

列文假裝睡着了，可是奧布浪斯基，穿上鞋子，點上一支雪茄，就由倉房裏走出去了，他們的聲音不久就消失了。

列文好久不能入睡。他聽見馬羣咀嚼乾草的聲音；以後房東和他的長子怎樣收拾停當，騎着馬夜裏去放青；隨後又聽見那個兵士怎樣同他外甥——房東的小兒子在倉房另外一頭安頓下來睡覺；聽見那男孩怎樣用戰慄的聲音對他舅舅講他對狗的印象，男孩覺得牠又龐大又可怕；隨後男孩怎樣盤問這些狗要去捉甚麼，兵士怎樣用沙啞而睡意朦朧的聲音對他講，明天獵人們要去沼地放槍，隨後為了不讓小男孩再往下問又加上說：『睡吧，瓦夏，睡吧，不然你可小心點！』不久兵士自己就發出了鼾聲，於是萬籟俱寂，祇聽見馬羣的嘶鳴和山鷸的啼聲。『難道僅僅消極地就行了？』列文在心裏暗暗重複這句話。『嗄，到底怎麼回事？這不是我的過錯。』於是他開始想着明天。

『明天我一清早就走，一定不要太急躁。有無數的山鷸。還有松雞哩。我回來的時候，吉提的信就來了。嗯，司梯瓦也許是對的：我待她沒有丈夫氣概，我變得優柔寡斷了……哦，怎樣辦呢！又是消極地！』

睡意朦朧中他聽見歡笑聲和弗士洛夫斯基同司忒潘·阿卡謡耶維奇的興高采烈的談話聲。他睜開了一下眼睛：一輪明月已經昇上來了，在被昇起的月亮照耀得光明燦爛的敞着的門口，他們正站着聊天。司忒潘·阿卡謡耶維奇在講少女的鮮豔嬌嫩，把她譬喻作新剝出殼的鮮核桃；而弗士洛夫斯基又發出他的富有感染性的笑聲，想必是在重複一個農民對他說的話：『你最好還是想法討個老婆吧！』列文半睡半醒地咕嚕說：

㊀ 歌德所著的浮士德裏的女主人公。

『先生們，明天天一亮就出發！』說完就睡着了。

二

黎明醒來，列文試着喚醒他的同伴們。瓦生加俯臥着，一隻穿着襪子的腿伸出去，睡得那麼香甜，要想使他回答一聲是絕對不可能的。半睡半醒的奥布浪斯基這麼早一動也不肯動。連踡縮着睡在乾草堆的角落裏的拉司卡也不大願意起來，她懶懶地先伸直並且站穩了一條後腿再伸另外一條。列文穿上皮靴，拿了獵槍，小心翼翼地打開吱吱作聲的倉房大門，走到大街上。馬車夫睡在車旁，馬羣也在打瞌睡。祇有一匹馬在無精打采地嚼燕麥，用鼻息把燕麥散佈得滿馬槽邊上都是。外面的天色還是陰暗的。

『你爲甚麼起得這麼早，親愛的？』上了年紀的女主人由茅屋裏出來，像對交情很深的老朋友那樣友善地說。

『我去打獵，老大娘。我可以打這條路到沼地去嗎？』

『順着草房後面一直走；經過我們的打穀場，親愛的，再穿過大麻地；那裏有一條小路。』老婦人小心地邁動她那曬得黑黝黝的赤脚，給列文帶路，並且給他開開打穀場的柵欄門。

『一直走，你就會走到沼地。昨天夜裏我們家的孩子們趕着牲口到那裏去了。』

拉司卡快樂地順着小路奔跑，列文邁着快捷而輕盈的步子緊跟在後面，不住地觀望天色。他希

望在他還沒有到達沼地的時候，太陽不要出來。但是太陽却不遲延。月亮，在他剛出門的時候還放射着光輝，現在却祇像一灣水銀似的閃着光；原先令人非常注目的遠處黎明的粉紅色的閃光，現在要細細找尋才能發現；原先遙遠田野上的模糊不清的斑點現在已經一目瞭然了。那是一捆捆的黑麥。太陽出來以前還看不見的，那已經授了花粉的高大而芳香的苧麻上的露珠，霑濕了列文的腿和大半截外套。在清晨的顯著的靜寂中連最輕微的聲音也聽得見。一隻蜜蜂打列文的耳邊飛過去，呼嘯着像一顆子彈。他仔細觀看，看見還有第二隻、第三隻。牠們由養蜂場的籬笆後面飛出來，飛過苧麻田，在沼地那邊消失了踪影。羊腸小徑一直通到沼地。沼地可以從上面昇起的霧氣辨認出來，有的地方霧濃些，有的地方霧淡些，因此蘆葦和柳樹林看起來彷彿是在雲霧中搖曳的島嶼。在沼地邊上和大路上，躺着夜裏牧放馬羣的小伙子們和農民們，身上蓋着衣服，黎明時全都睡着了。離他們不遠，有三匹脚拴在一起的馬在走來走去。有一匹把脚鐐弄得噹啷作響。拉司卡在她主人旁邊走着，懇求讓她跑到前面去觀察一番。列文走過睡着的農民們身邊，到了頭一處葦塘的時候，檢查了一下槍上的信管筒，放了獵狗。有一匹飼養得肥壯光滑的三歲口的栗色馬，一看見獵狗就驚了，撅着尾巴噴着鼻子。其餘的馬也驚了，拴在一起的脚淌過塘水，蹄子打濃泥漿裏拔出來，嘩啦嘩啦地響着，掙扎着跳出泥塘。拉司卡站住不動了，帶着譏笑的神情盯着馬羣，訊問似地望望列文。列文拍拍拉司卡，吹了一聲口哨，作爲她現在可以開始行動了的信號。

拉司卡又快活又焦慮地跑過她脚下的搖盪不定的泥濘地。

拉司卡一跑進沼澤，馬上就在她所熟悉的根莖、水草、爛泥和她所不熟悉的馬糞味中，嗅出了

那籠罩着整個地區的禽鳥氣息，這種強烈的禽鳥氣息比甚麽都刺激得她厲害。在薜苔和酸模草中間，這種氣息非常強烈；但是不能斷定哪裏濃些哪裏淡些。要弄清楚這一點，她必須順着風走遠點。拉司卡簡直覺不出自己的腿的移動。拉司卡四脚離地狂奔着，用這種跑法，在必要時可以一躍而停，她向右方跑去，遠遠避開日出以前東方吹來的微風，然後轉身朝上風前進。她張大鼻孔吸了一口空氣，立時發覺不但有氣息，而且牠們本身就在那裏，就在她面前，不祇一隻，而且有好多隻。她放慢了脚步。牠們在那裏，但是究竟在甚麽地方，她還不能斷定。爲了斷定地點，她開始兜圈子，突然間她主人的聲音轉移了她的注意力。「拉司卡！這裏！」他說，向她指着另一邊。她站住不動了，彷彿在詢問是否還是照她開始那樣做的好。但是他聲色俱厲地把這命令重複了一遍，一面指着甚麽也不可能有的一堆被水淹沒的小草墩。她聽從了，爲了討他喜歡起見，她裝出尋找的模樣，繞着草墩走了一圈，又回到原來的地方，立刻又聞到牠們的氣味。現在，他不再打擾她的時候，她知道怎麽辦才好，也沒有看看自己脚下，使她煩惱的是給大草墩絆了一跤，跌到水裏，但是用她的有力的隨機應變的脚爪克服了這種困難，她開始兜圈子，好把一切都弄明白。牠們的氣息愈來愈強烈地，愈來愈清晰地飄送過來，突然間她完全明白了這裏有一隻，就在草墩後面，在她前面五步遠的地方，她站住不動，渾身都僵硬了。因爲腿太短前面甚麽她都望不見，但是她由氣味聞出了牠離得不到五步遠。她站住不動，愈來愈意識到牠的存在，而且以這種期待爲莫大的樂事。她的僵硬尾巴撅得筆直，祇有尾巴尖在戰慄。她的嘴巴微微張開，兩耳豎着。她奔馳的時候一隻耳朵倒了下去，她沈重地，但是謹愼地呼吸着，與其說扭過頭去，不如說斜着眼睛，更謹愼地回顧她的主

人。他，帶着她看慣的臉色和老是那樣可怕的眼神，跌跌撞撞地越過草墩，但她覺得他走的慢得出奇。她覺得他走得慢，其實他在跑着。

他注意到拉司卡的奇特的尋覓姿態，身子幾乎整個貼上地面，好像在拖着後腿大步前進，而且她的嘴巴微微張開，他明白她在指着山鷸的所在地，在向她跑去的時候，他心裏默禱着他成功，特別是在這頭一隻鳥上。走到了她身邊，他以居高臨下的地位朝前面望過去，他的眼睛看到了她的鼻子嗅到的東西。在草墩中間的空地上，距離他大約兩碼遠光景，他看見一隻山鷸。牠扭着腦袋，留神細聽。牠剛剛展了展翅膀就又收攏了，牠笨拙地擺了擺尾巴，就在角落裏消失了。

『抓住牠，抓住牠！』列文喊叫，從後面推了推拉司卡。

『不過我不能去，』她暗自尋思。『我往哪裏去呢？從這裏我嗅得到牠們，但是如果我往前動一動，我就完全不知道牠們在哪裏，牠們是甚麼東西了。』但是他又用膝蓋推撞了她一下，用興奮的低聲說：『抓住牠，拉司卡，抓住牠！』

『好吧，若是他要這樣，我就這麼辦，不過現在我不能負甚麼責任了。』拉司卡想，猛地用全速力向前面的草叢中間衝過去。現在她甚麼也聞不見了，祇是莫明其妙地看一看聽一聽而已。

距離原來的地方十步遠，帶着一陣山鷸所特有的咯咯的啼聲和拍擊翅膀的響聲，一隻山鷸飛起來了。緊跟着一聲槍響，牠撲通一聲白胸脯朝下跌落在濕漉漉的泥濘裏。另外一隻，沒等獵狗去驚動就在列文後面飛起來。

等列文扭過身子，牠已經飛遠了。但是他的子彈射中了牠。第二隻山鷸飛了二十步的光景，斜

着飛上去，又倒栽下來，像拋出去的球一樣連連翻了幾個觔斗，就撲通一聲落到乾地上。

『這就一帆風順了！』列文想，把還有暖氣的肥山鷸放到獵袋裏。『哦，親愛的拉司卡，會一帆風順了吧？』

列文又上好子彈，動身往遠處去的時候，太陽雖然還被烏雲遮着，但是已經昇起來了。月亮失去了光輝，宛如一片雲朵，在天空中閃着微光；一顆星星也看不見了。以前在露珠裏發出銀白色的光輝的水草，現在閃着金黃色。爛泥塘像一片琥珀。青翠的草現在變成黃綠色。沼澤的鳥在那露珠閃爍、長長的影子投在溪邊的樹叢裏騷動起來。一頭鷂鷹醒了，停在乾草堆上，牠的頭一會扭到這邊一會扭到那邊，不滿地望着沼澤。烏鴉在飛向原野，一個赤脚的男孩把馬羣趕到老頭身邊，這個老頭撩開了大衣坐起來搔着癢。火藥的煙霧像牛奶一樣，散佈在葱綠的青草上。

有個小孩跑到列文跟前。

『叔叔，昨天這裏還有野鴨哩！』他衝着他喊叫，遠遠地跟在他後面走。

列文在那個讚不絕口的小男孩面前一連打死了三隻山鷸，因此覺得加倍地高興。

一三

如果打中了第一隻飛禽或者走獸，那末一天都會萬事如意，獵人這種說法果然不錯。

又疲倦，又飢餓，又快活，列文在早晨十點鐘，跋涉了約莫三十俄里的光景，帶着十九隻血淋

淋的野味，腰帶上還繫着一隻野鴨，因爲獵袋裏已經沒有容納的餘地，就返回寄宿處去了。他的同伴們早就醒了，並且早就覺得飢餓，已經吃過早餐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記得是十九隻，』列文說，第二次又計算起那些山鷸和松雞，那些野味已經沒有飛翔時的神氣儼然的姿態，縮作一團，乾枯了，身上凝着血塊，腦袋歪到一邊。

數目是對的，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的嫉妒使列文非常高興。他一回到寄宿處，就發現吉提派來的信差已經送信來了，因此更加高興。

『我十分健康，很快活。若是你爲我担心，現在你可以比以前放心些了。我有個新護衛，就是瑪麗亞·弗拉西耶夫娜。』（這是一個接生婆，在列文家的家庭生活中是一個新的重要人物。）『她來探望我，發現我十分健康，我們留她住到你回來的時候再走。大家都很高興，都很健康，你千萬不要太着急，如果打獵很順利，那末再逗留一天也行。』

這兩椿喜事，他的成功的遊獵和他妻子的來信，讓他非常痛快，以致後來發生的兩椿煞風景的小事列文也就馬馬虎虎地放過去了。一椿事情是那隻栗毛副馬，昨天顯然是勞累過度了，不吃草料，顯得無精打采。車夫說牠累壞了。

『昨天趕得太過火了，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他說。『啊喲，毫無道理地趕了十里路！』

另外一椿掃興的事——最初曾破壞了他的愉快心境，可是隨後又使他笑了很久的——是這樣：吉提準備得那麼豐富的，看上去一個星期還吃不完的食物，居然一點不剩了。列文打完獵又累又餓地回來，歷歷在目地想着肉包子，以致他走近寄宿舍的時候彷彿已經聞到香味，嚐到了那種滋

味——就像拉司卡嗅到了野味一樣——立刻就吩咐菲力普去拿來。哪知道不但沒有肉包子，連燒雞都沒有了。

『他的胃口眞大！』司武潘・阿卡蹄耶維奇含笑指着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說。『我並沒有食慾不振的毛病，但是他的胃口可眞驚人哩……』

『嗯，沒有辦法！』列文說，一面愁眉不展地望着弗士洛夫斯基。『菲力普，那末給我端些牛肉來吧！』

『牛肉吃光了，骨頭餵了狗，』菲力普回答。

列文委屈得發脾氣說：

『哪怕給我留下一點也好啊！』他像要哭出來了。『那末收拾點野味，放上點蕁蔴，』他用顫巍巍的聲音對菲力普說，極力不望着弗士洛夫斯基。『至少得給我要點牛奶。』

後來，他喝過牛奶充了飢的時候，覺得對生人露出厭煩很不好意思，開始嘲笑自己餓得那副兇相。

傍晚他們又出去打獵，弗士洛夫斯基也打了好幾隻飛禽，夜裏就動身回家了。

歸途上他們也像來的時候那樣興高采烈。弗士洛夫斯基一會唱歌，一會津津有味地回憶他在農民家裏的獵奇事件，他們請他喝伏特加，而且對他說：『請您多多包涵』；一會又回想起那一夜的獵奇事件、遊戲、使女和一位農民，那農民問他結過婚沒有，聽說沒有就對他說：『不要羨慕別人的老婆，還是自己想辦法娶一個的好。』這些言語使弗士洛夫斯基覺得特別有意思。

『總而言之，這趟旅行我非常滿意。你呢，列文？』

『我也非常滿意哩，』列文誠心誠意地說，他尤其高興的是他不像在家裏那樣，不僅對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不懷着敵意，而且反倒對他抱着很大的好感。

一四

第二天早晨十點鐘的光景，列文巡視過農莊，敲敲瓦生加寢室的房門。

『Entrez（請進）！』弗士洛夫斯基大聲說。『對不起，我剛剛洗完澡哩。』他微笑着說，穿着一件襯衣站在列文面前。

『請不要客氣，』列文坐在窗戶旁。『你睡得好嗎？』

『睡得就像死人一樣。今天是多麽好的打獵的日子啊！』

『你要喝甚麽呢，茶，還是咖啡？』

『兩樣都不要。我要吃早點。我實在很難爲情，我想夫人們已經起來了吧？現在去散散步就好極了。讓我看看你的馬吧。』

他們繞着花園走了一圈，參觀了馬棚，甚至還一齊在雙槓上做了一會體操以後，列文陪着客人回到家裏，同他一齊走進了客廳。

『獵打得好極了，有那麽多新的感受！』弗士洛夫斯基說，向着坐在茶炊旁邊的吉提走過去。

「可惜婦女們享受不到這種樂趣！」

「嗯，這又有甚麼呢，他總得跟女主人寒暄幾句，」列文自言自語。他又覺得這位客人同吉提說話的時候流露出的微笑和得意揚揚的表情裏有點蹊蹺……

同瑪麗亞·弗拉西耶夫娜和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坐在桌子那一頭的公爵夫人，把列文招呼到自己跟前，同他談着爲了吉提的生產遷移到莫斯科去住和準備房子的問題。對於列文，正像結婚時的各種各樣的瑣瑣碎碎的準備，破壞了正在進行的事情的莊嚴性，反而使他很不痛快那樣，現在爲了那屈指就要來臨的生產而做的準備使他愈發不痛快了。他總是極力不聽她們談論用襁褓包裹未來的嬰兒的最好方法，總是極力扭過頭去不看杜麗所特別看重的那種神祕的、沒完沒了的、編織繃帶和麻布三角巾的工作，以及諸如此類的事。已經有了希望的、而他却還是不能相信的兒子（他確信是個兒子）的降生，這件事是那麼離奇，以致他一方面覺得是莫大的，因而是不可能有的幸福；而另一方面又覺得非常不可思議，因此這種對於將要發生的事情的強不知以爲知，因而把它當作人間的甚麼平凡的、由人所產生的事情來作種種準備，他覺得這是一種豈有此理和侮辱人的事。

但是公爵夫人不了解他這種心境，認爲他的不聞不問是粗心大意和漠不關懷，因此不容他安靜一下。她委托了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去看一幢房子，現在就把列文招呼過來。

「我甚麼也不知道哩，公爵夫人。你想怎麼辦就怎麼辦吧。」他說。

「你非得決定一下甚麼時候搬家。」

「我眞不知道。我知道千千萬萬的嬰兒沒去莫斯科，也沒請醫生，但是也生下來了……那末爲

甚麽……』

『哦，假如這樣……』

『噢，不！照吉提的意思辦吧。』

『但是這事不能跟吉提談呀！你到底想怎麽樣，要我嚇壞了她嗎？今年春天，娜塔麗·高里契娜就是因爲請了個庸醫死掉的。』

『你說怎麽着，就怎麽着吧。』他愁眉不展地說。

公爵夫人開始對他講，但是他並不去聽她的言語。雖然同公爵夫人談的這場話使他心亂如麻，不過他悶悶不樂倒不是因爲這場談話，而是由於看到了茶炊旁邊那種情景的原故。

『不，不可能的，』他沉思着，有時望望瓦生加，後者正帶着動人的微笑探着身子湊近吉提說些甚麽，有時望望滿面緋紅神情激動的吉提。在瓦生加的姿態上，在他的眼色和微笑裏有些不純潔的地方，甚至在吉提的姿態和眼色裏列文也看出一些不純正的地方。他的眼睛又黯淡無光了。他又像以前一樣，突如其來地，絲毫沒有變化，他覺得自己從幸福、寧靜和尊嚴的絕頂被扔到絕望、怨恨和屈辱的深淵裏。他又覺得一切一切都是討厭的了。

『那末，公爵夫人，你以爲怎麽好就怎麽辦吧，』他說，又扭過頭去觀察。

『獨裁者的王冠是沉重的！』㊀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跟他開玩笑說，顯然不僅影射公爵夫人

㊀ 這是從普希金所著的鮑利斯·戈東諾夫中引出來的話。

的話，而且也針對他觀察到的列文激動的原因。『你今天多麽晚呀，杜麗！』

大家都起來迎接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瓦生加站了一站，帶着現代青年人所具有的那種對待婦女缺少禮貌的特色，祇欠了欠身，腰還沒有彎就又說笑起來。

『瑪莎可把我折磨壞了。她睡不好，今天早晨淘氣極了。』杜麗說。

瓦生加和吉提所談的話題像昨晚一樣又涉及安娜以及愛情是不是超然物外的問題上去了。這種話題吉提很不喜歡，使她心煩意亂，一方面由於話題的本身，一方面由於談話的腔調，特別是因爲她已經了解這對於她丈夫會有多大影響。但是她太單純太天眞了，不知道怎樣來打斷這種議論，甚至也不知道怎樣來掩飾由於這位年青人的露骨的慇懃而引得她流露出來的欣慰神情。她想結束這場談話，但是不知道怎麽辦才好。無論她做甚麽，她知道，她丈夫都會注意到的，都會往壞處想的。果然，當她問杜麗瑪莎出了甚麽問題，而瓦生加等待着這場他覺得索然無味的談話快快結束，漠不關心地望着杜麗的時候，列文覺得她的問題是不自然的，狡猾得使人作嘔的。

『怎麽樣，我們今天去採香菌嗎？』杜麗說。

『去吧，我也要去哩，』吉提說，臉漲得通紅。爲了禮貌的關係，她想問瓦生加去不去，但是忍住了沒有問。『哪裏去，考斯加？』當她丈夫邁着堅決的步子從她身邊走過去的時候，她帶着有愧的神情問。這種惶愧的神色證實了他所有的猜疑。

『我不在的時候機械匠來了，我還沒有見着他，』他說，望都不望她一眼。

他走下樓去，但是他還沒有來得及走出書房，就聽見他妻子的熟悉的脚步聲邁着不小心的疾速

步伐緊跟着他出來了。

『甚麼事情？』他冷冷地問她。『我們忙得很。』

『對不起，』她對那位德國機械匠說。『我有幾句話要跟我丈夫談談。』

德國人剛要走開，但是列文對他說：

『請放心好了！』

『三點鐘的火車嗎？』德國人問。『我決不能誤了車。』

列文不答腔，就同他妻子走出去了。

『嗯，你有什麼話要對我說？』他用法文追問。

他不望着她的面孔，也不願意注意她（處在她這種懷孕的狀況下）整個臉都在抽搐，流露着逗人憐憫的肝腸寸斷的神情。

『我……我要說，再也不能這樣過下去了……這簡直是受罪！』她低聲說。

『飯廳裏有僕人，』他怒冲冲地說。『別大吵大鬧。』

『那末，這邊來吧！』

他們站在過道裏。吉提想要走進隔壁的房裏去，但是英國女家庭教師正在那裏教達尼亞功課。

『哦，到花園裏去吧。』

在花園裏他們碰見一個打掃路徑的農夫。也顧不得那位農民會看見她臉上的淚痕和他的激動神色，也顧不得他們那副樣子像逃難人一樣，他們飛似地往前走，覺得一定要痛痛快快地說個淸楚，

把一切誤會都解釋開，一定要單獨呆一會，藉此擺脫掉兩個人都遭受到的痛苦。

『決不能這樣過下去！這是受罪！我痛苦，你也痛苦。爲了甚麼呀？』在他們終於到了菩提林蔭道的角落上的幽靜的長凳旁的時候，她說。

『不過你倒跟我說說：他的聲調裏有一些不成體統的、不正經的、下流得可怕的地方嗎？』他說，又帶着那天晚上的姿勢，兩隻拳頭緊按在胸膛上，站在她面前。

『有的，』她用顫慄的聲音說。『不過，考斯加，難道你眞看不出不是我的過錯嗎？我從早晨就想採取一種……但是這些人……他爲甚麼要來呢？過去我們多麼幸福！』她說，因爲那種使她的膨脹身體戰慄不已的嗚咽而哽咽得說不出話來了。

園丁驚異地看到，雖然沒有甚麼東西追趕他們，也沒有甚麼東西要逃避，而且在那條長凳上也不可能發現甚麼了不起的樂趣，但是，他們路過他身邊回家去的時候臉上却是又恬靜又開朗的。

一五

列文把妻子送上樓以後，就到杜麗的房裏去了。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那天也苦惱得不得了。她在屋裏踱來踱去，對一個站在角落裏號啕大哭的小女孩怒冲冲地說：

『罰你在角落裏站一天，罰你一個人吃午飯，一個洋娃娃也不讓你看到，一件新衣服也不給你做。』她數落着，不知道怎樣處罰她才好。

『唉喲，她眞是討人厭的女孩子哩！』她對着列文說。『她這種壞習慣是從哪裏來的呢？』

『她究竟做了些甚麽呀？』列文相當漠不關心地問。他本來想和她商量自己的私事，因此很懊悔自己來得不是時候。

『她跟格里沙到覆盆子樹那裏去，在那裏……她做了些甚麽我都不好說出口。伊律亞特小姐沒來眞叫人遺憾萬分。這個人甚麽都不照管，她是一架機器…… Figurez vous, que la petite（眞想像不到，這孩子）……』

於是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講起瑪莎的罪狀來。

『那又算得了甚麽，這根本不是甚麽壞習慣，祇不過是淘氣罷了。』列文安慰她說。

『但是你有甚麽不如意的事？你來做甚麽？』杜麗問。『那邊出了甚麽事情？』

從這問題的聲調列文聽出來，他可以暢所欲言地說出他心裏想要說的話。

『我沒有在那裏，我同吉提到花園裏去了。這是我們第二次口角了，自從……司梯瓦來了以後。』

杜麗用精明而通達事理的眼光盯着列文。

『哦，你說說，憑着你的良心，有沒有……不是吉提那方面，而是在這位先生的舉動上，有沒有使作丈夫的感到不痛快——不是不痛快，而是可怕和侮辱的地方呢？』

『你是說，我怎麽說才好呢……站住，站在角落裏！』她對着瑪莎說，她看見她母親的臉上流露出一絲隱約可辨的微笑就轉過身來。『社交界的人會說，他的行徑和所有的青年人的行徑一樣。

Il fait la cour à une jeune et jolie femme（他在向年青美貌的婦女獻慇懃）！而一個社交界的丈夫祇會因此覺得受寵若驚哩。』

『是的，是的，』列文鬱悶地說。『但是你覺察出來了？』

『不單我，司梯瓦也看出來了。喝過茶以後他坦白地對我講：Je crois que Veslovsky fait un petit brin de cour à Kitty（我想弗士洛夫斯基在向吉提獻小慇懃哩）。』

『噢，對了，現在我放心了。我要把他趕出去。』列文說。

『你這是甚麼意思？你發瘋了？』杜麗大吃一驚，喊起來。『你這是甚麼意思，考斯加，想想吧！』她笑着說。『你現在可以到芬妮那裏去了。』她對瑪莎說。『不，要是你願意的話，我就告訴司梯瓦。他會把他帶走的。祇推託你們家要來客人就行了。總而言之，他在你們家很不合適。』

『不，不，我自己來辦。』

『但是你會吵鬧起來的？』

『決不會的。這對我會是一樁樂事，』列文的眼睛裏果眞閃耀着愉快的光芒說。『哦，饒了她吧，杜麗！她不會再犯了。』他替那個沒有到芬妮那裏去，遲疑不決地站在她母親面前，皺着眉頭等待着，極力想迎住她的目光的小犯人求情說。

母親望了她一眼。小女孩哇地一聲嚎啕大哭起來，把臉埋藏在她母親的裙子裏，杜麗把自己的瘦削而柔弱的手放在她頭上。

『他和我們之間有甚麼共同之處呢？』列文一邊沉思，一邊去找弗士洛夫斯基。

他穿過前廳的時候，吩咐套上轎車，趕到車站去。

『昨天轎車的彈簧斷了，』僕人回答說。

『那末就套上二輪馬車，不過要趕快。客人在哪裏呢？』

『他到自己的房間裏去了。』

列文找到瓦生加的時候，他已經打開了皮箱裏的東西，攤開了新的情歌，正在打綁腿，準備騎馬去。

是列文的臉色有些異樣呢，還是瓦生加自己意識到他所發動的 le petit brin de cour（那種小小的獻媚）在這家庭裏很不得當，列文一進來他就有點（像社交界的人所容許有的那種程度）不好意思了。

『你打綁腿去騎馬嗎？』

『是的，這樣乾淨俐落多了，』瓦生加說，把一隻胖腿放在椅子上，扣上下面的鈎子，愉快而和藹可親地微笑着。

他無疑是個好脾氣的人，列文一看見流露在瓦生加臉上的那種羞怯的表情，因爲自己是作主人的，就替他難過起來，而且不勝慚愧。

桌上擺着半截手杖，這是他們早晨做體操的時候，試着扶正彎曲了的雙槓而搞斷了的。列文拾起這截斷了的木棍，動手扯下棍頭上的四分五裂的碎片，不知道怎樣開口才好。

『我想要……』他停下不作聲了，但是突然間想起吉提以及發生過的一切糾葛，於是堅定不移

地正視着他說：『我吩咐給你套好了馬車。』

『怎麽回事？』瓦生加大驚失色地開口說。『要到哪裏去？』

『送你到火車站去，』列文鬱悶不樂地說，把手杖上的碎片擰掉了。

『你要走呢，還是出了甚麽事？』

『碰巧我家要來客人，』列文說，用他的強有力的手指愈來愈快地扯掉手杖上的碎片。『不，不是要來客人，也沒有出甚麽事，不過我還是要請你走。隨便你怎樣解釋我這種無禮的行爲吧。』

瓦生加挺直身子。

『我請求你解釋明白……』他莊嚴地說，終於恍然大悟了。

『我不能對你解釋，』列文輕輕地、慢吞吞地說，極力控制着自己下顎的顫慄。『你還是不要問的好。』

手杖上的碎片都已經扯掉了，列文就抓起粗的一頭，把手杖折成兩半，小心地接住落下來的一半。

大概是那極度緊張的手臂、那在早操時他摸過的筋肉、那烱烱的眼光、低沉的聲音和戰慄的下顎的景象，勝過千言萬語，使瓦生加信服了。他聳聳肩膀，輕蔑地冷笑一聲，行了一個禮。

『我可不可以見見奧布浪斯基？』

這種聳肩和冷笑並沒有惹惱列文。『他還要幹甚麽勾當？』他沉思。

『我馬上就請他到你這裏來。』

『這是多麼荒唐的舉動！』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聽見他的朋友說他接到逐客令，在花園裏找到正在踱來踱去等着客人走開的列文的時候，這麼說。『Mais c'est ridicule（眞可笑）！你被甚麼蚊子螫了？Msis c'est du dernier ridicule（簡直可笑到極點了）！你以爲，如果一個年青人……』

但是列文被蚊子螫了的地方顯然還很疼痛，因爲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想要跟他講道理的時候他的臉色又發青了，連忙打斷他的話：

『請你千萬不要跟我講道理！我沒有別的辦法！我在你和他的面前覺得羞愧。不過依我看他走了也不會太難過的，而他在這裏我和我妻子心裏都不痛快。』

『但是他覺得受了侮辱！Et puis, c'est ridicule（而且，眞荒唐）！』

『我也覺得侮辱和痛苦哩！我任何過錯都沒有，不應該受罪。』

『好吧，簡直出乎我意料之外！On peut être jalous, mais à ce point c'est du dernier ridicule（嫉妒也可以，但是居然達到這種地步，簡直可笑到極點了）！』

列文迅速地轉過身去，離開他走向林蔭路的深處，又一個人在那裏踱來踱去。不久他就聽到二輪馬車的轟隆聲，從樹叢裏看見瓦生加坐在一抱乾草上（不幸二輪馬車上沒有座位），戴着他那頂蘇格蘭帽，坐着車沿着林蔭路顚顚簸簸地開過去。

『又是甚麼事？』當僕人從房裏跑出來，攔住車子的時候，列文驚奇地想。原來是爲了列文完全忘記了的那個機械匠。機械匠行了個禮，對瓦生加寒暄了幾句，就爬到馬車裏，於是他們一齊坐着車走了。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和公爵夫人對列文的行爲大爲憤慨。列文自己也覺得他不僅荒唐到了極點，而且覺得有罪和丟人；但是回想起他和他妻子受過的罪，他捫心自問下一次他如何處理，結果回答他還會採取同樣的行動。

雖然如此，但是將近薄暮的時候，除了公爵夫人不能饒恕列文這種行爲以外，所有人都變得非常地興高采烈了，就像孩子受過處罰或者成年人在一場難受的官場應酬以後一樣，因此晚上當公爵夫人不在的時候，他們把瓦生加被攆走的事當成陳年舊事一樣高談闊論起來。承繼了她父親那種談笑風生的才能的杜麗，使瓦倫加笑得前仰後合，她三番五次地，而每一次都添上一些新的幽默，敍述她怎樣爲了對客人表示敬意特地繫上簇新的蝴蝶結，正要走進客廳的時候，突然聞聽見馬車的轟隆聲。究竟是誰坐在車裏？除了瓦生加還有誰呢，他戴着一頂蘇格蘭帽，拿着情歌，打着綁腿，坐在乾草上。

『卽使替他套上一輛轎車也好啊！可是，沒有，隨後我聽見：「站住！」哦，我以爲他們發了慈悲哩。我又張望了一下，原來是讓一個又肥又胖的德國人坐到他身邊，車就開走了……於是我的蝴蝶結白繫了……』

一六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實現了去拜望安娜的心願。她要去做一件使她妹妹傷心和惹得列文不

高興的事情，覺得很過意不去；她覺得列文家不願意和渥倫斯奇有任何來往是理所當然的；不過她認爲拜訪安娜，表明儘管她的境遇有所改變，但是她對她的感情却依然如故是她的責任。

爲了使這趟旅行不依靠列文家的幫助，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打發人到鄉村裏去租馬；但是列文一聽說這件事，就來責備她。

『你爲什麼認爲你去我會不高興呢？即便使我不高興的話，如果你不用我的馬，我就會更不高興了，』他說。『你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你一定要去。再說，要在鄉村裏租馬，一來會使我不高興，而主要的是，他們會承攬下這椿差使，但是永遠也不會把你送到地方的。我有馬。如果你不想讓我難過的話，你就拿我的去用吧。』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祗好答應，在指定的日期列文給他的姨姊準備好了四匹馬，作爲輪班駕駛的驛馬，是由耕馬和乘騎拼湊起來的，一點也不壯觀，但是却能夠當天把她送到目的地。目前，要動身離開的公爵夫人和接生婦都需要馬，這對列文說來是一件麻煩事，但是由於他慇懃好客，他不能讓住在他家裏的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到外邊去租馬，況且，他知道她爲了這趟旅行而要花費的二十個盧布，對她來說是一筆了不起的數目；而列文對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的拮据的財政狀況，就像對自己的事情那樣關心。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聽了列文的勸告，在黎明以前就動身了。道路很好走，馬車很舒適，馬匹跑得很起勁，在駕駛台上車夫旁邊坐着的不是僕人，而是列文爲了安全起見派遣來的事務員。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打瞌睡了，直到抵達了換馬的小旅店才醒過來。

在列文那次去史惠茲斯奇家中途逗留過的那家蒸蒸日上的農家喝過茶，同女人們聊了一陣孩子，同老頭談了談他非常欽佩的涅倫斯奇伯爵，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在十點鐘就繼續趕路了。在家裏，由於要照顧孩子們，她沒有思索的餘暇。但是現在，在這四個鐘頭的旅途中，她以前壓抑住的千頭萬緒突然都湧上了她的心頭，她開始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回顧她自己這一生，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她的思想她自己都覺得奇怪。最初她想到了孩子們，雖然公爵夫人，主要是吉提（她比較更信賴她一些）答應了照顧他們，她還是放不下心。「但願瑪沙不要又淘氣，格里沙不要被馬踢了，麗麗不要再鬧肚子就好了。」但是一下子眼前的問題又被不久將來的問題代替了。她開始沉思，今年冬天在莫斯科她得搬到一幢新房子裏去，把客廳的傢具更換一新，給最大的女孩做一件冬大衣。隨後更遠的未來的問題——她怎樣把孩子們撫養成人——也出現了。「女孩子們還好辦，」她凝思。「可是男孩子們呢？」

「好在現在我在教格里沙，但是這祇是因爲我現在沒有牽累，沒有懷孕。自然甚麼都不能指望着司梯瓦。但是靠着心地慈善的人的幫助，我會把他們培養成人；但是萬一又生兒養女呢……」她突然想起那句話——說加在婦女身上的咒詛是生育的痛苦——有多麽不正確。「分娩倒沒甚麽；但是懷孕却是一件苦事哩，」她沉思，回憶她最近的一次懷孕和最小的嬰兒的夭折。她回想起剛才在歇脚地方她和一位年青女人談過的話。爲了回答她有沒有孩子這個問題，那個年青美貌的農婦快活地答覆說：

「我有過一個女孩，但是老天爺解放了我。我去年四旬齋把她埋了。」

『那末，你很難過嗎？』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問她。

『有什麽可難過的哩？老頭的孫子孫女本來就很多了。兒女祇不過是個麻煩罷了，害得你這也不能幹，那也不能幹，不過是個累贅罷了。』

儘管這個年青女人臉上流露着温柔和藹的神情，但是這回答使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起了反感；可是現在她不由得回憶起這句話。在這句諷世嫉俗的話裏倒也有一部分道理。

『總而言之，』她沉思，回顧她這十五年的結婚生活。『懷孕，嘔吐，頭腦遲鈍，對一切都不起勁，而主要的是醜得不像樣子。吉提，就連那樣年青美麗的吉提，也變得那麼難看了。我懷孕的時候，我知道我變醜了。生產，痛苦，痛苦得不得了，最後的關頭……隨後就是哺乳，整宿不睡，那些可怕的痛苦……』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幾乎哺乳每個孩子都害過一場奶瘡，她一想起那份罪就混身戰慄。

『接着就是孩子們的疾病，那種接連不斷的憂慮；隨後是他們的教育，壞習慣，』（她回想起小瑪莎在覆盆子樹叢裏犯的過錯。）『學習，拉丁文……這一切是那樣困難和難以理解。最要命的是，孩子的夭折。』那種永遠使慈母傷心慘目的悲痛回憶又湧上了她的心頭：她最小的嬰兒，一個害喉頭炎死去的小男孩；他的葬禮，大家對那淡紅色的小棺材所表示的淡漠，當蓋上裝飾着金邊十字架的淡紅色的棺材蓋的那一瞬間，她看見他那滿頭鬈髮的蒼白的小額頭和微微張着的露出驚異神情的小嘴的時候，她所感到的那種肝腸寸斷的淒涼的悲痛。

『這一切究竟是爲了甚麽？這一切究竟會有甚麽結果呢？結果是，我沒有片刻清靜，一會兒懷

孕，一會兒又要哺乳，總是鬧脾氣和愛發牢騷，折磨我自己，也折磨別人，使我丈夫覺得討厭，我過着這樣日子，生養出一羣不幸的、缺乏教養的和乞兒一樣的孩子。就是現在，如果我們沒有到列文家來避暑，我可眞不知道我們要怎樣對付過去了。自然考斯加和吉提是那樣會體諒人，使我們一點也不覺得；但是不能老這樣下去的。他們會有兒女，就不能幫助我們了；事實上，他們現在手頭也很困難。爸爸，他幾乎沒有給自己留下一點財產，怎麼能管我們呢？這樣我自己連撫養大孩子們都辦不到，除非低三下四地靠別人幫忙。嗯，就往好裏想吧：以後一個孩子也不夭折，我終於勉勉強強把他們教養成人。充其量也不過不是壞蛋罷了。我所希望的也不過如此。就是這樣，也得吃多少苦頭，費多少心血啊……我的一生都毀了！』她又回憶起那個年青女人所說的話。這個回憶又引起她的反感，但是她不能不承認這些話裏是有幾分殘酷的眞理。

『還很遠嗎，密哈爾？』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問那個事務員，爲的是驅散那種嚇得她膽戰心寒的思想。

『聽說離村莊還有七里。』

馬車沿着村裏的大街駛到一座小橋上。一羣開心的農婦們，肩上搭着纏繞好的捆莊稼的繩索，有說有笑地，正在過橋。農婦們停在橋上不動，好奇地打量着這輛馬車。所有朝着她看的面孔，在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看來都是健康而快活的，以她們的生活的樂趣逗引她。『人人都活着，人人都享受着人生的樂趣，』杜麗繼續沉溺在凝思中，那時馬車已經趕過農婦們身邊，駛到斜坡頂上，馬飛快地放開步子，人坐在舊馬車的柔軟的彈簧上舒適地顚簸着。『而我，就像從監獄裏，從一個

苦惱得要把我置於死地的世界裏釋放出來，現在才定下心想了一會兒。人人都活着：這些女人，我的妹妹納塔麗亞，瓦倫加，和我要去探望的安娜——所有的人，獨獨沒有我！』

『他們都攻擊安娜。爲甚麽？難道我比她強嗎？我至少還有一個心愛的丈夫。並不是很稱心如意的，不過我還是愛他的；但是安娜並不愛她丈夫。她有甚麽可指責的地方呢？她要生活。上帝賦予我們心靈這種需要。我很可能也做出這樣的事。在那可怕的關頭她到莫斯科來看我，我聽了她的話，這一點我現在都不知道我做得對不對。當時我應當拋棄我丈夫，重新開始生活。我可能眞地愛上了個人，也眞地被人愛上了。現在難道好些嗎？我並不尊敬他。我需要他，』她想起她的丈夫。『我容忍了他。那麽做難道有甚麽好處嗎？那時我還可以有人歡喜，我還有姿色。』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繼續想下去，她很想在鏡子裏照一照自己的容貌。她的口袋裏有一面旅行用的小鏡子，她很想取出來；但是瞥了一眼車夫和坐在她旁邊搖來搖去的事務員的背影，她知道萬一他們之中有個人掉過頭來，她可就不好意思了，因此她沒有把鏡子掏出來。

但是即使沒有照鏡子，她想現在也還不晚，於是她回憶起那個對她特別慇懃的賽爾吉·伊凡諾維奇；那個在她的孩子們害猩紅熱期間曾同她一道看護過他們的，而且鍾情於她的，司梯瓦的朋友，心地善良的託羅甫金。還有一個非常年青的人——她丈夫開玩笑似地對她講的——認爲她在姊妹中是最美麗的。於是最熱情的和想入非非的風流韻事湧現在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的想像裏。『安娜做得好極了，我無論如何也不責備她。她是幸福的，使另外一個人也幸福，而且不像我這樣每況愈下，而且她大概還像以往一樣地鮮豔、聰明和坦白，』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這麽想着，一

種狡猾的微笑扭曲了她的嘴唇，特别是因爲想到安娜的風流韻事的時候，她同時給自己和一個愛上了她的想像中的綜合性的男子虛構了一段類似的風流韻事。她，像安娜一樣，把全部眞相都向她丈夫招認了。司式潘·阿卡謫耶維奇聽了這場自白流露出的驚訝而狼狽的神情使她微笑起來。

沉溺在這樣的夢想中，她到達了大路上的通到弗士維仁斯基村的轉彎的地方了。

一七

馬車夫勒住了四匹馬，往右邊黑麥田裏回頭瞭望了一眼，那裏有幾個農民坐在大車旁。事務員本來想跳下車去，但是隨後又改變了主意，專橫地向一個農民吆喝，作手勢要他走過來。在馬車駛過時感覺到的微風，車一停就平息了；馬蠅落在汗流浹背的馬身上，馬忿怒地想把蠅子驅走。從大車旁傳來的磨鐮刀的鏗鏘聲停息了。有個農民立起身來，朝着馬車走來。

「唉呀，你的動作太緩慢了！」事務員向着那個赤着脚慢騰騰地跨過踩硬了的乾路的車轍走來的農民怒喝道。「快點！」

那個鬈髮的老頭，頭上纏着樹皮繩索，他的傴僂脊背被汗水淋得黑黝黝的，加快了速度，走到馬車跟前，用他的曬黑了的胳臂扶住擋泥板。

「弗士維仁斯基村，老爺的莊園嗎？到伯爵家去嗎？」他反來覆去地說。「你瞧，走到路的盡頭，就往左拐。順着大路一直走，就到了。不過你們要找誰呀？伯爵本人嗎？」

『他們在家嗎，朋友？』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含糊其詞地說，甚至對農民也不知道怎樣打聽安娜才好。

『一定在家的，』農民說，把體重由一隻赤脚上倒換到另外一隻上，在灰塵裏留下清清楚楚的五個脚趾印。『一定在家的。』他又重複了一句，顯然很想聊一陣。『昨天還來了一堆客人哩。客人，多得了不得……你要幹甚麼？』他扭過去望着在大車旁喊叫的小伙子說。『啊，不錯！不久以前他們騎着馬路過這裏，去看收割機。現在一定到家了。你們是甚麼人？』

『我們是遠路來的，』馬車夫說，又爬到駕駛台上。『那末不遠了？』

『我告訴你就在那裏。你們走到路口就……』他說，一直用手摸索着馬車的擋泥板。

一個年青的，身強體壯的，身材矮小的小伙子也走上前來。

『甚麼，是不是要雇工人去割麥子？』他問。

『不知道，小伙子。』

『喂，你瞧，轉到左邊的時候，就到了哩，』農民說，顯然捨不得讓他們走掉，想談談天。

馬車夫趕着車走掉了，但是他們剛一轉過彎去，就聽見農民們喊叫起來：

『停下，嗨，朋友們！停下來！』兩個聲音呼喊。

馬車夫勒住馬。

『他們來了！那就是他們哩！』農民喊着說，指着沿着大路過來的四個騎馬的和兩個坐着遊覽馬車的人。

騎在馬上的是渥倫斯奇和賽馬騎師，弗士洛夫斯基和安娜，遊覽馬車裏坐的是瓦爾瓦拉公爵小姐和史惠茲斯奇。他們騎馬去遊玩回來，並且看了一架新運來的收割機開動的情況。

馬車停住不動的時候，騎手們以散步的步伐走過來。安娜同弗士洛夫斯基並肩走在前頭。她平穩地騎着一匹馬鬃修剪得整整齊齊的短尾的英國種矮腳馬。看到她那由高帽裏散落下來的一綹綹的烏黑鬈髮的美貌動人的頭，她的豐滿的肩膊，她的穿着黑騎裝的窈窕身姿，和她的整個的雍容優雅的風度，杜麗不由得為之驚倒了。

最初的一瞬間，她覺得安娜騎馬是不成體統的。在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的心目中，女人騎馬是和幼稚而輕浮的賣弄風情的觀念有關聯的，按她的見解，這對於處在安娜這種境地中的女人是很不合式的；但是當她在近處端詳了她一下的時候，她馬上覺得安娜騎馬也沒有甚麼不好。雖然她具有優美動人的風度，但是安娜的一切——她的姿態、服裝和舉止——是那樣單純、沈靜和高貴，再也沒有比這更自然的了。

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戴着一頂絲帶飄舞的蘇格蘭帽，騎着一匹騎兵的灰色烈性戰馬，兩條大粗腿往前伸着，和安娜並着肩，顯然正在自我欣賞，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一認出他來，就忍不住笑起來。騎着馬走在他們後面的是渥倫斯奇。他騎着一匹純種的赤騮馬，牠顯然奔馳得烈性大發，他揪着韁繩勒住牠。

在他後面的是一個穿着賽馬騎師服裝的身材矮小的人。史惠茲斯奇和瓦爾瓦拉公爵小姐坐着一輛簇新的遊覽馬車，車上套着一匹烏騅駿馬，追趕着騎馬的人們。

安娜認出那嬌小的、踡縮在舊馬車角落裏的人就是杜麗的時候，她的面孔立刻就歡笑得容光煥發了。她喊了一聲，在馬上聳動了一下身子，讓馬奔馳起來。馳到了馬車跟前，她不用人扶就跳下馬，提着騎馬服，迎着杜麗跑過去。

『我想是你，可是又不敢這麼妄想！多麼高興啊！你簡直想像不到我有多麼高興！』她說，一會兒把臉緊貼着杜麗吻吻她，一會又避開帶着微笑打量她。

『多麼高興的事啊，阿列克賽！』她說，轉身向着下了馬正朝她們走來的渥倫斯奇。

渥倫斯奇，脫下他的灰色大禮帽，朝着杜麗走過去。

『你想像不到，你來了我們多麼高興哩！』他特別加重了語氣說，同時微微一笑露出兩排結實的白牙齒。

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沒有下馬，摘下帽子歡迎客人，興高采烈地在頭上揮舞着他的緞帶。

『這位是瓦爾瓦拉公爵小姐。』當遊覽馬車馳攏來的時候，安娜回答杜麗的詢問的眼光。

『啊呀！』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說，她的臉上不由自主流露出不滿意的神色。

瓦爾瓦拉公爵小姐是她丈夫的姑媽，她早就認識她，却不尊重她。她知道瓦爾瓦拉公爵小姐一生都在有錢的親戚家過寄人籬下的生活；但是她現在竟然到渥倫斯奇家——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家——裏作食客，因爲她是她丈夫的親戚使杜麗感到莫大的侮辱。安娜覺察出杜麗臉上的表情，於是不好意思起來，臉上泛出紅暈，使得騎馬裝由她的手裏滑落下去，把她絆了一下。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走到停下來的遊覽車跟前，冷淡地同瓦爾瓦拉公爵小姐打了個招呼。

她同史惠茲斯奇也熟識的。他打聽他那行徑古怪的朋友和他的年青妻子近況如何，眼光掃了一下那一羣東拼西湊的馬和馬車上那千瘡百綻的擋泥板，於是請夫人們都來坐遊覽馬車。

「我去坐那輛馬車，」他說，「馬很馴良，而且公爵小姐的駕駛技術高明得很哩。」

「不，請你坐在原處別動，」也走上前來的安娜說。「我們去坐那輛馬車，」於是挽着杜麗的胳臂，引着她走了。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看見那輛她從未見識過的豪華的馬車，那一匹匹出色的駿馬和環繞着她的那一羣優雅而華麗的人，弄得眼花繚亂了。然而最使她感到驚心動魄的還是在她所熟悉而鍾愛的安娜身上所發生的變化。換上另外一個女人，一個眼光不那末敏銳，以前不認識安娜，特別是一個沒有起過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在路上起過的那種念頭的女人，在安娜身上是看不出甚麼異樣的地方的。但是現在杜麗被那種僅僅戀愛期間女人身上才有的，現在她在安娜臉上所看出的那種瞬息卽逝的美貌所打動了。她臉上的一切：她臉頰和下顎上的鮮明的酒靨，她嘴唇的曲線，她面孔上的依稀盪漾的笑意，她眼裏的光輝，她的動作的優雅與靈活，她的聲音的圓潤，甚至她用來回答弗士洛夫斯基的那種半惱半笑的姿態——他請求許他騎她的馬，好教牠跑時用右脚起步——這一切都特別使人神魂顚倒；好像她自己也知道這一點，而且很高興這一點。

當兩個女人在馬車裏坐定了的時候，兩個人突然不自在起來。安娜因爲杜麗對着她那樣細細地打量而難爲情起來；而杜麗，在史惠茲斯奇批評過「這輛車子」以後，因爲安娜陪她一齊坐上這輛又骯髒又破舊的馬車不由得羞慚起來。車夫菲力普和事務員也有同感。事務員，爲了掩飾自己的窘

相，手忙腳亂地張羅着，攙扶着夫人們上車，但是菲力普變得愁眉不展了，打定主意將來決不再受這種外表上的優越氣派的威脅。他諷刺地冷笑了一聲，瞥了一眼遊覽馬車的那匹烏騅駿馬，心裏已經斷定這匹馬祇適於散步之用，熱天一口氣決走不了四十俄里路。

大車旁的農民們都立起身來，一邊好奇而快活地觀望着客人們的會晤，一邊說東道西。

『他們很高興哩，好久沒有見面了！』頭上纏着草繩的鬈髮老頭說。

『喂，吉拉辛叔叔，要是套上黑騸馬拉穀捆，幹起活來就快了！』

『你瞧！那個穿馬褲的是女人嗎？』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喊道，指着正跨上女用馬鞍的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

『不，是男人。看，他跨得多麽靈活啊！』

『唉呀，小伙子們，看起來我們今天不歇晌了？』

『今天還有什麽時間歇晌哩！』老頭說，斜着眼望了望太陽。『看看，過了晌午了！拿起鐮刀，來吧！』

一八

安娜望着杜麗的消瘦、憔悴、皺紋裏落滿灰塵的面孔，本來想要把心裏想的話告訴她，就是：杜麗消瘦了；但是想起自己却變得美貌動人了，而杜麗的眼色也彷彿這麽說，於是她嘆了口氣，談

起自己的事情來。

『你望着我，』她說。『心裏在納悶，處在我這種境地，我能不能幸福呢？哎唷，你怎麼想法呢？說起來眞不好意思；但是我……我却幸福得令人難以寬恕呢！在我身上發生了不可思議的奇事，就像一場大夢，正嚇得心驚胆戰的時候，突然間醒悟過來，感覺得一切恐怖都不存在。我醒過來了。我歷盡了恐懼和痛苦，但那早已是過去的事了，特別是自從我們到了這裏以後，我幸福得不得了！……』她說，帶着羞怯的微笑探究地凝視着杜麗。

『我多麼高興呀！』杜麗微笑着說，語氣却不由得比本來的意思冷淡得多。『我替你高興哩。你爲甚麼不給我寫信呢？』

『爲甚麼？因爲我不敢……你忘記了我的處境……』

『給我？你不敢？若是你知道我多麼……我以爲……』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想要說說她今天早晨的想頭，但是不知爲甚麼她現在又覺得很不適當了。

『不過，這個我們以後再談吧。這是甚麼？這些建築都是甚麼？』她詢問，想要改變話題，指着映入眼簾的一道想思樹和紫丁香樹構成的綠色天然籬笆後面的紅綠相映的房頂。『簡直是一座小城市呀！』

但是安娜不回答。

『不，不！你對於我的境遇到底怎麼看法，你怎樣想法？怎樣想法？』她追問。

『我認爲……』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本想開口說下去，但是恰恰在這時已經把馬調教得會先邁右腿奔馳的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穿着短皮外套疾馳過去，笨重地在女用皮馬鞍上一起一伏。

『行了，安娜·阿卡諦耶夫納！』他叫喊。

安娜望都沒有望他一眼；但是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又覺得在馬車裏不便討論這麼大的問題，因此她簡單地回答說：

『我沒有甚麼意見，』她說，『我一向愛你，如果愛一個人，那就愛整個的他，實事求是地照他本來的面目去愛他，而不是脫離實際希望他這樣那樣的……』

安娜扭過頭去不看她朋友的面孔，瞇縫着眼睛（這是她的新習慣，杜麗以前沒有見過），凝思起來，極力想要完全領會這些話的含意。而且她顯然按照自己的想法領悟了，她瞥了杜麗一眼。

『如果你有甚麼罪過，』她說。『爲了你來了而且說了這一番話通通會獲得寬恕的。』

杜麗看見她的眼睛裏淚水盈盈的了。她默默地緊緊握住安娜的手。

『這些到底是甚麼房子？怎麼這樣多啊！』沉默了一會以後，她又舊話重提了。

『那是僕人的下房、養馬場和馬廄，』安娜回答。『從這裏起是花園。本來全都荒蕪了，但是亞歷克賽又通通修葺一新。他非常愛這莊園，這簡直出乎我意料之外，而且他對經營農業醉心得很。當然這是由於他天分高！不論他幹哪一樣，他都幹得很出色。他不但不覺得枯燥無味，反而幹得起勁極了。他——就我所知道的——成了第一流的精打細算的地主；在農事上他甚至都斤斤計較了。不過祇是在農業上才這樣。但是遇到要用幾萬的場合，他又不打算盤了，』她說，臉上流露出

那種愉快而狡猾的微笑，那是婦女們談到祇有她們才發現得到的她們自己的愛人的隱蔽的特性時常表露出的。『你看見那一幢大建築嗎？那是一個新醫院。我想要值十萬多盧布哩。這是他目前的得意傑作。你知道這是怎麼開辦起來的？農民們請求他廉價出租一些牧場，我想是這樣的，而他一口回絕了，於是我就責備他太吝嗇。當然不祇是因為這件事，而是好多事合在一起，使得他動手修建了這個醫院，好證明，你知道，他並不吝嗇。可以說，C'est une petiesse（這不過是一樁小事罷了），可是我却因此更愛他了。現在你馬上就會看到房子了。那還是他祖父的房子，外表上甚麼也沒有變動。』

『多麼漂亮啊！』杜麗說，用一種不期然而然的驚異眼光觀看着在花園裏的古樹的五彩繽紛的綠蔭中聳立着的、有着一排排圓柱的美觀的宅邸。

『很美，不是嗎？由房子裏，由樓上眺望，風景美得驚人哩。』

她們的馬車開進了鋪滿砂礫、萬花環繞的院落，那裏有兩個人正在用粗糙多孔的石頭圍着耙鬆了的花床砌花壇，她們開進去停在蓋着屋頂的門廊下。

『啊，他們已經到了！』安娜說，望着正由台階旁牽走的乘騎。『這匹馬好極了，對不對？這是矮腳牝馬，是我最喜愛的。牽到這裏來，給我些糖。伯爵在哪裏？』她向衝出來的兩個衣冠楚楚的僕人說。『哦，他來了！』她說，看見渥倫斯奇和弗士洛夫斯基出來迎接她。

『你把公爵夫人安置在哪個房間裏？』渥倫斯奇用法文對安娜說，不等她回答就又招呼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這一次他吻了吻她的手。『我想，有露台的大房間嗎？』

『噢，不！太遠了！最好住在犄角上的房間裏，那我們就可以多見見面了。哦，我們去吧，』安娜說，把僕人拿來的糖餵了她的愛馬。

『Et vous oubliez votre devoir（你忘掉了你的責任），』她對也出來站在台階上的弗士洛夫斯基說。

『Pardon, I'en ai tout plein les poches（對不起，我有滿滿幾口袋哩），』他微笑着回答，把手指伸到背心的口袋裏。

『Mais vous venez trop tard（但是你來得太遲了），』她說，用手帕揩一揩餵糖時被馬舐濕了的手。安娜轉向杜麗說：『你可以住很久嗎？祇呆一天？這是萬萬不能的！』

『我答應了的……還有孩子們，』杜麗回答，因爲她不得不從馬車裏取出行李，又因爲她知道自己滿面風塵，而覺得狼狽起來。

『不，杜麗，親愛的……好，再說吧！來，來吧！』於是安娜引着杜麗到她的房間裏去了。這不是渥倫斯奇所提到的那個富麗堂皇的房間，而是一間安娜請她將就着住的房間。這間需要道歉的房間也非常豪華講究，這樣的房子杜麗還從來沒有住過，這使她回憶起國外的最好的旅館。

『哦，親愛的，我多麼高興呀！』安娜說，她穿着騎裝在杜麗身邊坐了一會兒。『跟我談談你自己的事。我祇匆促地見過司梯瓦一面。可是他不可能告訴我孩子們的事情。我的好孩子達尼亞怎麼樣？我想，長成大姑娘了吧？』

『是的，很大了哩。』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簡短地說，關於她的孩子們的事情她竟能夠這

樣冷淡地回答，連她自己都覺得驚異。『我們在列文家過得愉快極了。』她加上說。

『哎喲，要是我知道，』安娜說。『你並不輕視我……我早就邀請你們都到我們家來了。你知道，司梯瓦和亞歷克賽是交情很好的老朋友。』她補充說，突然間漲紅了臉。

『是的，不過我們過得很好哩……』杜麗心慌意亂地回答。

『不過，我高興得胡言亂語了！祇有一點，親愛的，見了你我多麼高興呀！』安娜說，又吻吻她。『你還沒有說你對我怎麼看法呢，我一切都想知道。我很高興你照我本來的面目看待我。主要的是，我不願意你認為我想表白甚麼。我甚麼都不想表白，我不過要生活，除了我自己誰也不傷害。我有權利這樣做，有沒有？不過，這不是三言兩語就談得完的，我們以後再好好談吧。現在我去換衣服，打發使女來侍候你。』

一九

剩下孤零零一個人，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用主婦的眼光打量這房間。在她到達這幢宅邸和穿過庭院的時候，以及她現在置身於這間屋子裏所目睹的一切，都給予了她一種富麗堂皇和在現代歐洲流行一時的那種豪華的印象，這種氣派她僅僅在英國小說中讀到過，她在俄國和鄉村裏還從來沒有見過。從新式的法國糊牆紙到鋪滿整個地板的地毯，一切都是煥然一新的。床上安着彈簧，鋪着床墊，擺着式樣別緻的靠墊和套着綢緞枕套的小巧玲瓏的枕頭。大理石的臉盆架、梳粧台、臥

榻、寫字台、壁爐上的靑銅鐘、羅紗窗帷和門簾，一切都是貴重而嶄新的。

那個梳着時髦髮式，穿着一件比杜麗穿的還要時髦的衣服來供她使喚的漂亮使女，也像房裏的一切那樣地豪華而新穎。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很歡喜她的那種文雅、整潔和慇懃的風度，但是跟她在一起却覺得很不自在；她不好意思讓她看見她不幸錯打在行李裏的補綻累累的短上衣。她在家裏曾把那些東補西綴的破綻引以自豪的，而現在却不勝羞愧。在家裏事情很明白，縫製六件短上衣需要六十五戈比一俄尺的棉布二十四俄尺，共計要花十五個盧布以上，花邊和手工還不在內，於是她把這十五個盧布都節省下來。但是她在使女面前感到的倒不一定是羞愧，而是不舒服。

當她早就認識的安露茜卡走進屋裏的時候，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覺得鬆快多了。那個漂亮使女要到她的女主人那裏去，安露茜卡就留在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房裏。

安露茜卡顯然很高興這位夫人的來臨，她滔滔不絕地叨嘮着。杜麗覺察出她很想對她的女主人的處境，特別是伯爵對安娜的愛情和忠誠，發表一下意見，但是她一開口提到這個，杜麗就小心地攔阻住她。

『我同安娜·阿卡諦那夫納一起長大的，對我來說，我的女主人比一切都珍貴。哦，這不是我們所能判斷的。而且看起來他的愛情那麼……』

『方便的話，請把這件拿去洗洗吧，』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打斷她的話。

『是的，夫人！我們有兩個專門洗小東西的女工，不過衣服都是機器洗的。伯爵一切都親自過問。多麼好的丈夫……』

當安娜走進來，因而使安露茜卡的瞎扯告一段落時，杜麗覺得很高興。

安娜換了一件非常樸素的麻紗衣衫。杜麗仔細地看了看那件樸素的衣服。她知道這種簡樸的意思，値多少錢。

『一個老朋友，』安娜指着安露茜卡說。

安娜現在已經不張惶失措了。她完全悠閒自在了。杜麗看出她現在完全擺脫了因爲她的來臨而在她身上產生的影響，採取了一種表面上很平靜的口吻，這種口吻似乎封鎖了通到收藏着她的感情和內心思想的密室的門戶。

『哦，安娜，你的小女兒怎麼樣。』杜麗問。

『安妮嗎？』（她這樣稱呼自己的女兒安娜。）『很好，好多了。你願意看看她嗎？來，我引你去看看。保姆給我添了那麼多麻煩。』她開口說，『我們請了一個意大利奶媽。人很好，但是那樣愚蠢！我們想把她辭掉，但是小孩和她處慣了，因此我們仍舊用着她。』

『你們怎樣處理的？……』杜麗本來想開口問小女孩姓甚麼，但是看出安娜突然愁眉緊鎖，於是改變了話題：『你們怎樣處理的？已經給她斷了奶嗎？』

但是安娜明白了。

『你不是想問這個吧？你想問她的姓名？對嗎？這使亞歷克賽很苦惱。她沒有姓。那就是說她姓卡列寗。』安娜說，瞇縫起眼睛，瞇得祇看見閉攏到一起的眼睫毛了。『不過，這個我們以後再談。』她說，突然又容光煥發了。『來，我引你去看看她。Elle est très gentille（她可愛得很哩）。

她已經會爬了。」

在育兒室裏，整個宅邸裏的那種曾經使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大爲驚奇的豪華氣派愈發使她驚心動魄了。那裏有在英國定做的搖籃車，教嬰兒學步的器具，特意做來讓嬰兒爬行的像彈子檯似的沙發，鞦韆和式樣别緻的簇新的澡盆。一切都是英國貨，結實，質地好，而且顯然非常貴重。房間寬敞，高大，而且很明亮。

她們進去的時候，小女孩正穿着一件罩衫，坐在桌旁一把小扶手椅上，正在吃肉湯，灑得一胸膛都是湯。一個俄國使女一邊餵小女孩，一邊顯然也在分吃她的飯食。無論奶媽，無論保姆，都不在那裏；她們在隔壁房間裏，從那裏傳來她們用怪腔怪調的法文談話的聲音，那是她們唯一能夠用來交談的語言。

一聽見安娜的聲音，一個漂亮的身材高大的英國女人帶着不高興的臉色和放蕩的神情走進屋裏，匆匆地搖擺着她的金色鬈髮，立刻就找話辯解，雖然安娜並沒有責備她。安娜說一句話，那個英國女人就連忙說好幾次：『是的，夫人。』

黑眉毛，黑頭髮，粉紅色的身上起着雞皮疙瘩的健康而紅潤的小姑娘，引逗得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歡喜得不得了，雖然她露出彆扭的神情注視着生人；她甚至有點嫉妒這小孩的健康模樣。小女孩爬的姿勢也使她高興得很。她的孩子們沒有一個像這樣爬的。當那個嬰兒穿着一件背後打褶的小衣服，被人放到地氈上的時候，她簡直可愛極了。她，像一隻小動物一樣，睜着漆黑明亮的大眼睛凝視着大人們，顯然很高興受到人家的嘆賞，她微笑了，她的腿往外彎着，胳臂有力地支撑住自

己的身體，整個後身迅速地往前一縱，然後又用小手往前爬一步。

但是育兒室的整個氣氛，特別是那個英國保姆，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絲毫也不喜歡。祇有根據一個好女人不會到像安娜這種不正常的家庭裏來的那種事實，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才解釋得出為甚麼深諳事理的安娜會雇用了這樣一個討人厭的聲名狼藉的英國女人作她女兒的保姆。除此以外，從她無意中聽到的兩三句話裏，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馬上明白了安娜、奶媽、保姆和嬰兒，是互不接觸的，母親的來臨是很少有的事。安娜想要給她的小女孩找玩具，但是找不到。

但是最讓人驚奇的是，問到嬰兒長了多少牙齒的時候，安娜都回答錯了，她根本不知道最近長的兩顆牙齒。

『我有時候很難過，我在這裏像一個多餘的人，』安娜說，走出育兒室，撩起她的裙裾免得絆住放在門口的玩具。『同第一個孩子完全兩樣了。』

『我想，正相反吧，』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怯生生地說。

『噢，不！你要知道，我見過他，謝遼沙，』安娜說，瞇縫着眼睛，好像在瞭望遠處的甚麼東西。『不過，這個我們以後再談吧。你不會相信的，我就像一個快要餓死的人，突然面前擺了一席豐富的午餐，不知道先從哪裏下手才好。那豐盛的午餐就是你和我就要同你談的那場我不能跟任何人說的話；我眞不知道先從哪裏說起才好！Mais je ne vous ferai grâce de rien（我可不會輕輕放過你的）！我要把一切都盡情吐露出來。是的，我應當把你會在這裏遇到的人大概地介紹一番，』她開口說。『我先從夫人們談起。瓦爾瓦拉公爵小姐。你認識她的，我知道你和司梯瓦對她的意

見。司梯瓦說她這一生的目的就是爲了證明她比卡薩琳·巴甫洛夫娜姑媽高明；這全是實話；但是她心地善良，我對她眞是感激不盡。在彼得堡有一個時候，我需要一個女伴。正好那時候她出現了。她眞是好心眼的人哩。她使我的處境輕鬆多了。我看你並不了解我的境遇的一切苦痛……在彼得堡，』她補充說。『在這裏我是十分寧靜和幸福的。哦，不過這個以後再談吧。我得再報報人名。然後就是史惠亞斯奇，他是我們的貴族顯領，是一個相當不錯的人，但是他要從亞歷克賽身上得到甚麼。你知道，靠着他的財產，現在我們在鄉村裏定居下來了，亞歷克賽可以起很大的影響哩。再就是托希喀維奇，你見過他，他跟培脫西總是形影不離的。現在他被遺棄了，因此他來看望我們。正如亞歷克賽說的，他是那種人，如果他們裝成甚麼就把他們當成甚麼，那他們就是討人喜歡的人了，et puis, il est comme il faut（那末，他就相當好了），如瓦爾瓦拉公爵小姐所說的。還有弗士洛夫斯基……你認識他的。他是一個很可愛的小伙子哩。』她說，淘氣的微笑使她的嘴唇噘起來。『他和列文家鬧了甚麼荒唐事？弗士洛夫斯基對亞歷克賽講過，但是我們簡直不能相信。Il est très gentil et naïf（他非常天眞可愛）。』她又帶着同樣的微笑說。『男人們需要娛樂，亞歷克賽需要一幫子人，因此我非常看重這幫人。我們得把這裏搞得又熱鬧又有意思，使亞歷克賽不要見異思遷。你還會看見我們的管家。他是一個德國人，人很好，是個安分守己的人。亞歷克賽對他的評價很高。還有醫生，一個年青人，他倒未必是虛無主義者，但是，你要知道他用刀子吃飯哩……不過他是一個很好的醫生。還有建築家……une petite cour（簡直是一個小宮廷哩）！』

二〇

「哦，杜麗來看你，公爵小姐，你那麼想見她，」安娜說，她同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一齊走到石砌的大露台上，那裏，瓦爾瓦拉公爵小姐正坐在陰影裏，在繡花架前面替渥倫斯奇伯爵刺繡沙發椅套。「她說她午飯以前甚麼都不要，但是請你吩咐人給她開早飯吧，我去找亞歷克賽，把他們通通引到這裏來。」

瓦爾瓦拉公爵小姐親切地，但是以一種保護者的姿態接見了杜麗，並且馬上就開口說明她居住在安娜這裏，是因爲她一向比她的妹妹，那個把安娜扶養大的卡薩琳・巴甫洛夫納更喜愛她，現在，當所有人都拋棄了安娜的時候，她認爲幫助她渡過這段過渡的和最難受的時期是她的義不容辭的責任。

「她丈夫會讓她離婚的，那時我就回去隱居起來；不過現在我還有用場，我就盡我的責任，不管是多麼苦的差事，決不像別人那樣……你多麼可愛呀，你來得多麼好啊！他們過得就像最美滿的夫婦一樣；裁判他們的是上帝，而不是我們。難道畢留佐夫斯基和安文耶娃……甚至尼根得羅夫，還有瓦西里耶夫和瑪蒙諾娃，還有麗莎・聶甫杜諾娃……就沒有人說過他們壞話嗎？結果還不是又都接待了他們……而且 c'est un intérieur si joli, si comme il faut. Tout-à-fait à l'anglaise. On se réunit le matin au breakfast et puis on se sépare（這是那樣快意的，相當不錯的家庭。完全

按照英國的生活方式。早晨聚到一起吃早飯，以後就各幹各的去了）。午飯以前每個人愛做甚麼就做甚麼。七點鐘吃午飯。司梯瓦叫你來做得很對。他需要他們的支持。你知道，通過他母親和哥哥，他甚麼都辦得到。而且他們做了許多好事。他沒有告訴你關於醫院的事嗎？Ce sera admirable（眞讓人驚嘆哩）。一切都是巴黎來的。」

她們的談話被安娜打斷了，她在彈子房找到了那些男人，帶着他們回到露台上來了。因爲還要很久才到吃午餐的時候，而且天晴氣朗，因此提出了好幾種不同的方法來消磨剩下的這兩個鐘頭。在弗士維仁斯基有許多消遣的方法，那些方法和波克羅夫斯科意的迥然不同。

「Une partie de（來一場）草地網球比賽吧，」弗士洛夫斯基帶着優雅的微笑建議。「我們再來合夥吧，安娜·阿卡諦耶夫納！」

「不，天氣太熱了；還不如到花園裏散散步，划划船，讓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看看河堤的好。」渥倫斯奇提議說。

「隨便怎樣都可以，」史惠茲斯奇說。

「我想杜麗最喜歡的還是散步，對不對？以後再去划船。」安娜說。

於是就這樣決定了。弗士洛夫斯基和托希喀維奇到游泳場去，答應準備好船，在那裏等待着他們。

兩對人——安娜和史惠茲斯奇、杜麗和渥倫斯奇——沿着花園的小徑走去。杜麗因爲置身於一個完全新奇的環境中而感到有些心煩和不自在。在抽象的理論上，她不僅諒解，而且甚至贊成安娜

的所作所爲。就像常有的情形一樣，一個厭倦了那種單調的道德生活的，具有無可指摘的美德的女人，從遠處不僅寬恕這種犯法的愛情，甚至還羨慕得不得了呢。況且，她從心裏愛安娜。但是臨到實際上，看見她置身於這些與她背道而馳的人中間，看見他們那種對她說是非常新奇的時髦的風度，她又覺得難過得很。她特別感到不痛快的是看見瓦爾瓦拉公爵小姐，這人竟然爲了她在這裏享受到的舒適生活寬恕了他們的一切行徑。

總之，在理論上杜麗贊成安娜的行動，但是看見那個男人——爲了他她才採取了這種舉動的——她覺得很不愉快。再加上，她一向就不喜歡渥倫斯奇。她認爲他很自大，而且看出他沒有絲毫值得驕傲的地方，除了他的財富。但是，他，不知不覺地，在這裏，在他自己的家裏，使她比以前愈發望而生畏了，她和他在一起不能從容自如。她在他面前就像使女看見了她的短上衣的時候一樣，體驗到一種羞澀不安的心情。就像她在使女面前爲那件補綻衣服，感到的倒不一定是羞愧，而是不舒服一樣，跟他在一起，她感到的也不一定是羞愧，而是侷促不安。

杜麗感到不自在，於是極力搜索枯腸找些話說。雖然她認爲，以他那種高傲，他一定不喜歡聽人家讚賞他的宅邸和花園，但是又找不到別的話題，她還是說了她非常喜愛他的宅邸。

「是的，這是一幢非常美觀的房子，仿照着優美的古色古香的樣式。」他說。

「我非常喜愛門廊前面的庭院。以前就是那樣子嗎？」

「噢，不是的！」他說，他愉快得喜笑顏開。「要是你今年春天看見了這院落就好了！」

於是他開始，最初有些拘束，但是愈來愈津津有味，指引她注意宅邸和花園的各種各樣的詳

盡的裝飾。顯而易見，渥倫斯奇在美化和裝飾自己的莊園上花費了很大的苦心，感到非得對新來的人炫耀一番不可，而且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的讚美使他從心坎裏感到高興。

「要是你想看看醫院，而且不太疲倦的話，那末並不太遠。我們去嗎？」他說，看了看她的臉色，以便弄確實她眞地並不厭煩。

「你來嗎，安娜？」他對她說。

「我們就來。我們去嗎？」她轉向史惠玆斯奇說。「Mais il ne faut pas laisser le pauvre Veslovsky et Tushkevich se morfondre là dans le bateau（但是我們不應該讓可憐的弗士洛夫斯基和托希喀維奇在船上望眼欲穿）。我們要派人去通知他們。是的，這是他在這裏立的紀念碑哩。」安娜對杜麗說，帶着她以前談到醫院時所流露出的那同樣的狡猾而聰明的微笑。

「噢。這可是一樁了不起的大事情！」史惠玆斯奇說。但是爲了表白他不是在奉承渥倫斯奇，他立刻又補充了一句微微指責的評語。「不過我很奇怪，伯爵，你在衞生方面爲農民做了不少事情，却會對學校這樣漠不關心。」

「C'est devenu tellement commun, les écoles（學校變得那樣平淡無奇了）。」渥倫斯奇說，「自然，並不是因爲這個原故，而是碰巧，我的興趣被吸引到旁的方面去了。這就是通到醫院的路，」他對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說，指着由林蔭路上分出去的小徑。

夫人們打開遮陽傘，轉上了旁邊的小路。轉了幾個彎，穿過一扇門，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看見前面的高地上聳立着一幢高大的、紅色的、快要完工的式樣新奇的建築。還未油漆的鐵板屋頂

在陽光下耀眼地閃着光。在完了工的建築旁邊，另外一幢還圍繞着脚手架的建築已在動工了。繫着圍裙的工人們站在脚手架上砌磚，從木桶裏倒灰泥，用泥刀抹牆。

『你們的工程進行得多麼快呀！』史惠茲斯奇說。『我上一次在這裏的時候屋頂還沒有蓋好哩。』

『秋天的時候就全部完工了。裏面差不多都裝飾停當了。』安娜說。

『這一幢新建築是什麼？』

『那是醫生的診療室和藥房，』渥倫斯奇回答，看見穿着一件短外套的建築師向着他走過來，於是向夫人們道了一聲歉，就走過去迎接他。

繞過工人們正在攪拌泥漿的土坑，他停住脚步，興奮地同建築師談着甚麼。

『正面還太低，』安娜問他怎麼一回事，他就這樣回答。

『依我說，地基還應該墊高。』安娜說。

『是的，當然那樣會好一些，安娜·阿卡諦耶夫納。』建築師說。『不過已經錯過時機了。』

『是的，我很感興趣哩，』安娜對史惠茲斯奇說，他對她的建築知識表示驚異。『新建築應該和醫院調和一致，但這都是事後聰明，毫無計劃地就施工了。』

同建築師談完以後，渥倫斯奇就又加入到婦人羣裏，引着她們到醫院去了。

雖然外面還在從事着建築飛簷的工作，底層裏面正在油漆地板，但是樓上却差不多全完工了。順着生鐵的寬闊樓梯走上去，他們走進頭一間寬綽的房子。牆壁仿照大理石塗上了灰泥，鑲着玻璃

的大百葉窗已經安裝停當，祇有鑲花地板還沒有完工，正在設計鑲花木塊的木匠們放下工作，解下綁頭髮的髮帶，對這羣上流人物鞠躬致敬。

「這是候診室，」渥倫斯奇說。「那裏擺一張寫字檯、一張桌子和食器櫥，此外就沒有甚麼擺設了。」

「請這邊來，我們從這裏走過去。不要挨近窗戶，」安娜說，摸摸油漆乾了沒有。「亞歷克賽，油漆已經乾了。」她加上說。

他們由候診室走進迴廊。在這裏渥倫斯奇指給他們看安裝好了的新式的通風設備。然後他引他們看大理石澡盆，和安着特殊彈簧的床。隨後又引着他們一個接着一個地看了儲藏室，洗衣房，然後看了新式鍋爐房，和沿着走廊運送必需物品的不出聲音的手推車，以及許許多多其他的東西。史惠茲斯奇，作爲一個精通最新式的改良裝備的人，對這一切讚不絕口。杜麗看見她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祇感到驚奇，渴望把一切都弄明白了，一切都詳細地打聽，這顯然使渥倫斯奇得意得不得了。

「是的，我認爲這在俄國是唯一無二的設備得十全十美的醫院，」史惠茲斯奇說。

「你們不設產房嗎？」杜麗詢問。「鄉村裏非常需要哩。我時常……」

雖然渥倫斯奇禮貌周到，但是他還是打斷了她的話。

「這不是產科醫院，而是一所病院，專爲治療一切疾病而設的，除了傳染病人以外，」他說。「不過看看這個……」他把剛從國外運來的，爲恢復期間的病人而設的自動椅推到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面前。「你看看。」他坐到椅子裏，動手開動它。「一個不能走路的病人——他還太虛

弱，或者腳上害了甚麼毛病——但是他需要新鮮空氣，於是他坐着這個，出去……』

一切都使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感到興趣，一切都使她高興，特別是那個流露着自然而天眞的熱情的渥倫斯奇本人。『是的，他是個和藹可親的好人哩。』她三番五次地沉思，沒有傾聽他的話，而是在凝視他，注視着他的表情，心裏在設身處地爲安娜着想。現在那樣生氣蓬勃的他竟使她歡喜到這種地步，以致她明白安娜怎麼會愛上他了。

二二

『不，我想公爵夫人疲倦了，不會對馬感到興趣，』渥倫斯奇對安娜說，她提議去養馬場，史惠茲斯奇想到那裏參觀一匹新的種馬。『你們去吧，我陪着公爵夫人回家去，並且我們談一談，』他說。『如果你願意的話，』他對杜麗說。

『我很高興，對於馬我一竅不通哩，』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說，感到有些驚奇。

她從渥倫斯奇的臉色看出來他有事要求她。她並沒有想錯。他們剛一穿過大門又走回花園裏，他就朝着安娜走的方向張望了一眼，弄確實了她聽不見也看不見他們，他才開了口。

『你猜到了我想和你談談吧！』他說，眼裏含着笑意望着她，『我沒有弄錯，你是安娜的朋友。』他摘下帽子，用手帕揩一揩逐漸禿了頂的頭。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默不作答，僅僅吃驚地望着他。獨自和他在一起，她突如其來地覺得

驚恐：他的含着笑意的眼睛和嚴厲的表情把她嚇慌了。

揣測他要說甚麽的各式各樣的想像掠過她的腦海：『他也許要請我帶着孩子們到他們家來作客，而我不得不加以拒絕；也許是要我在莫斯科爲安娜搞一個社交集團……要不就是關於弗士洛夫斯基和他同安娜的關係？也可能是關於吉提的事，他覺得問心有愧？』她預料到的一切都是令人不快的，但是她却沒有猜中他實際上想要談的。

『你對安娜有那麽大的影響，她那樣歡喜你，』他說。『幫幫我的忙吧！』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帶着胆怯的探詢神情凝視着他的精神飽滿的面孔，那面孔有時被透過菩提樹林的陽光整個照着，有時部分地照着，有時又被陰影遮暗了。她等着聽他還有甚麽話說；但是他不聲不響地在她身邊走着，一邊走一邊用手杖戳着砂礫。

『既然你來看我們，你，在安娜從前的朋友中祇有你（我不把瓦爾瓦拉公爵小姐算在內），那末我就明白，你這麽做並不是因爲你認爲我們的境遇是正常的，而是因爲，明白這種遭遇的所有難處，你還像從前一樣愛她，而且希望幫助她。我了解得對不對？』他問，回頭望着她。

『噢，是的！』杜麗回答，收攏她的遮陽傘，『不過……』

『不，』他打斷她的話，無意識地忘記了他把對方放到左右爲難的境地中，他突然停住脚步，因此她也不得不停下來。『沒有人像我這樣深切地感覺到安娜的處境的困難；如果承你的情認爲我還是有感情的人，這一點你自然很明白的了。這種處境都怪我，因此我有這種感覺。』

『我明白，』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說，不知不覺地嘆賞起他說這話的那種坦率而堅定的態

度。「不過恐怕，恰恰因爲你覺得是你造成的，因此你言過其實了哩。」她說。「她在社交界的地位是難的，這我很明白。」

「在社交界簡直是地獄！」他愁眉緊鎖衝口說出來。「再也想像不出，還有甚麼比她在彼得堡那兩個星期中所遭受的更大的精神上的痛苦了……請你相信吧。」

「是的，但是在這裏，祇要不論你……不論安娜，都不感到需要社交界的話……」

「社交界！」他輕蔑地說。「我要社交界做甚麼？」

「到目前爲止——或許永久如此——你們是幸福而寧靜的。我從安娜身上看出來，她幸福，十分幸福，她已經對我說過了，」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笑着說；不由自主地，一邊說着這話，一邊又懷疑安娜是不是眞正幸福。

但是渥倫斯奇，看上去，對於這個却絲毫也不懷疑。

「是的，是的，」他說。「我知道她歷盡千難萬苦，她已經恢復過來；她是幸福的。她在目前是幸福的。可是我呢？……我顧慮我們的將來……請你原諒，你想再往前走嗎？」

「不，怎樣都可以。」

「那末，好吧，我們坐在這裏吧。」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坐在林蔭路轉角上的花園的椅子上。他站在她面前。

「我看出她是幸福的，」他重複說，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懷疑安娜是否眞正幸福的念頭愈發強烈了。「但是能夠永遠這樣嗎？我們做得對不對，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事已如此，沒有翻悔的

餘地。」他說，由俄文改成了法文。「我們是終身的伴侶。我們是由我們認爲最神聖的愛情結合起來的。我們有個孩子，我們可能還會有孩子們。但是法律和我們的處境是這麼一種情況，它們之間發生出無數的糾葛，而這在目前，當她經過種種苦難恢復過來的時候，她不注意，而且也不願意注意。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却不能不注意。按照法律我的女兒不是我的，却是卡列寗的。我憎恨這種虛僞！」他說，作了一個有力的否定手勢，帶着一副憂鬱的詢問神情凝視着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

她沒有回答，祇注視着他。他繼續說下去：

「有一天也許會生兒子，我的兒子，而在法律上他是卡列寗家的人；他既不能承繼我的姓氏，也不能繼承我的家產，無論我們的家庭生活多麼美滿，無論我們有多少孩子，我和他們之間都沒有法律上的關係。他們都是卡列寗的。你想想這種處境有多麼痛苦和可怕！我試着跟安娜談過，但是這惹得她生氣。她不了解我這一切不能跟她往明裏說。反過來再看看。我幸福，有了她的愛情感到幸福，但是我需要事業。我找到了這種事業，我爲它而感到自豪，而且認爲它比我以前的那些宮廷和軍隊裏的同僚所從事的事業高尙得多。我的確不願意用我的事業來換他們的事業哩。我在這裏工作，在這地方安頓下來，我又幸福又滿足，除了我們的幸福再也不需要旁的甚麼了。我喜歡我的活動。Cela n'est pas un pis-aller（這並非長久之計），相反地……」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注意到，在這一點上他的解釋就含混其詞了，她還不十分明白爲甚麼他離了題，但是她感覺到他一經開口說出了他不能對安娜講的心事，於是他現在就把甚麼都完全吐

露了，他在鄉村裏的工作問題，就像他同安娜的關係一樣，都是屬於那一類的心事範疇的。

『哦，我往下說吧，』他說，定了定神。『主要的是我工作的時候要有一種信心，就是我所從事的工作不會隨着我死去，我會有承繼人——但是我却沒有哩。你就想想這個人的處境吧：他事先就知道他和他所熱愛的女人生的孩子們不是他的，而是別人的，屬於一個憎恨他們、毫不關心他們的人的！這眞可怕啊！』

他停頓下來，顯然激動得很厲害。

『是的，當然，這個我明白的。但是安娜有甚麼辦法呢？』杜麗問。

『是的，這就使我說到正題上去了，』他繼續說下去，極力鎮定着自己。『安娜有辦法，這全靠她……甚至爲了要呈請沙皇批准把我的孩子立爲嫡子，離婚也是萬分需要的。而這全靠安娜。她丈夫本來同意離婚的——那時你丈夫就已經完全安排妥貼了。就是現在，我認爲，他也不會拒絕的。祇要給他寫封信就行了。那時候他回答得很乾脆，說如果她表示了這種願望，他就照辦。當然囉，』他憂鬱地說。『這種法利賽人的殘酷行爲，祇有無情的人才幹得出來。他知道，一想起他就會勾引起她多麼大的痛苦，他知道這一點，因此非要她寫一封信不可。我了解這對於她是苦惱的，但是有這麼重要的理由，因此非得 passer par-dessus toutes ces finesses de sentiment. Il y va du bonheur et de l'existence d'Anne et de ses enfants（克服這種微妙的感情不可。安娜和她兒女們的幸福和命運全以這件事爲轉移）！我不提我自己，雖然我也很苦，苦得很哩，』他說，臉上帶着這樣一副神情，好像他正在威脅一個叫他吃了苦頭的人似的。『因此，公爵夫人，我不顧羞恥地把

你當成救命的鐵錨抓住不放！幫助我說服她給他寫一封信，要求離婚吧！』

『是的，自然可以，』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沉思地說，歷歷在目地回憶起她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最後一次的會見。『是的，自然可以。』她記起了安娜，堅決地重複說。

『利用你的感化力，使她寫一封信。我不願意，我差不多不能跟她提這事。』

『好的，我跟她談談。不過她自己怎麼沒有想到呢？』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說，不知爲甚麼她突然回憶起安娜那種瞇縫眼睛的奇怪的新習慣。而且她想起了，恰恰是一接觸到私生活問題的時候，安娜就瞇縫起眼睛。『好像她瞇着眼睛不肯正視生活，好不看見一切事實哩。』杜麗凝思。

『一定的，爲了我自己和她的原故，我要和她談談。』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爲了回答他所表示的感激這麼說。

他們站起身來，向着宅邸走去。

二三

發現杜麗回來了，安娜留心凝視着她的眼睛，似乎在詢問她跟渥倫斯奇談過些甚麼話，但是她却沒有用言語問。

『我想快開午飯了，』她說。『我們彼此還沒有傾心相見呢。我就指望今天晚上了。現在我去換換衣服。我想你也要換吧。我們在那些建築物裏搞得混身都髒了。』

杜麗到她自己的房裏去，覺得很好笑。她沒有衣服可換，因爲她已經穿上最好的服裝了；但是爲了設法對午餐作些準備的表示起見，她讓使女替她刷刷衣服，她換上了淸潔的袖口和蝴蝶結，頭上繫上一根髮帶。

『我祇能如此而已，』她微笑着，對換了第三套又是非常樸素的衣服走進來的安娜說。

『是的，我們這裏太講究形式了，』她說，好像因爲她自己那一身華麗服裝很抱歉似的。『你來了亞歷克賽很高興，他難得這麼高興哩。他的確喜愛上你了哩。』她加上說。『但是你不疲倦嗎？』

午餐以前她們沒有談論甚麼的餘暇。當她們走進客廳的時候，瓦爾瓦拉公爵小姐和男人們已經在那裏了。男人們都穿着大禮服，除了建築師穿了一件燕尾服以外。渥倫斯奇把醫生和管家介紹給他的客人。建築師在醫院裏已經介紹過了。

身圓體胖的廚司，圓圓的刮淨鬍髭的臉孔和漿得筆挺的白領帶光彩奪目，通報午餐擺好了，於是夫人們立起身來。渥倫斯奇請史惠茲斯奇陪着安娜·阿卡諦耶夫納進去，他自己走到杜麗面前，弗士洛夫斯基比托希喀維奇搶先了一步，把胳臂獻給瓦爾瓦拉公爵小姐，因此托希喀維奇同醫生和管家祇好孤零零走進去。

午餐、飯廳、餐具、聽差和山珍海味不僅和宅邸裏的一般的現代豪華氣派調和一致，甚至更豪華和更現代化。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觀察着這種在她說來是非常新奇的奢華排場，作爲一個操持家務的主婦，她不由得仔細觀察一切細節——雖然她並不希望把她的所見所聞都應用到自己家裏，因爲這種豪華富麗的氣派是她的生活所望塵莫及的——心裏納悶這一切都是出自誰的手，怎樣安排

的。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她丈夫、甚至史惠茲斯奇和她所認識的許多人，從來沒有考慮過這些事，他們很輕易地就相信了所有禮貌周到的主人都願意讓客人們感到的事——就是他的安排得盡美盡善的家庭並沒有費他吹灰之力，都是自然而然來的。但是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却明白，卽使給孩子們作早點的牛奶稀飯也不是輕輕易易來的；因此這樣複雜而壯麗的機構一定需要甚麼人細心照料；由湼倫斯奇打量餐桌的姿態，對廚司點頭示意，和請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挑選冷湯或者熱湯這些地方看起來，於是她歸結出這一切全靠主人經管，全是他一手做成的。顯然，這一切並不靠安娜，正如不靠弗士洛夫斯基一樣。安娜、史惠茲斯奇、公爵小姐和弗士洛夫斯基都是客人，快活地享受着爲他們準備好的一切。

僅僅在照顧談話上安娜才是女主人。而這在一個小小的宴席上，參加的人中竟然包括像管家和建築師這一類人——他們完全是另外一個社會裏的人，總在極力不要被這種不熟悉的豪華氣派嚇慌了神，大家的談話他們根本參加不進去——要照顧談話，對於女主人說來可不是一樁容易事。如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觀察到的，安娜運用她一向的隨機應變的機智，從容自如地，甚至還樂趣融融地，照顧着這場難談的談話。

話題轉到托希喀維奇和弗士洛夫斯基獨自去划船的問題上，托希喀維奇開始敍述彼得堡亞希特俱樂部最近舉行的划船比賽。但是安娜，趁着他剛一停頓的空隙，立刻轉向建築師，把他由沉默中引出來。

「尼古拉・伊凡諾維奇非常驚奇，」她說，指的是史惠茲斯奇，「自從他上次來這裏以後，新

建築進展得那麼快；就是我，每天都到那裏去，而每一天我也驚異怎麼進行得那麼快。」

「同閣下一起工作很順利，」建築師微微一笑說。他是自尊心很強的，謙恭而沉靜的人。「這可不像跟地方當局打交道。那些地方得繕寫一令紙的公事才行；在這裏我祇消向伯爵報告一聲，我們商量一下，三言兩語事情就解決了。」

「美國式的工作方法！」史惠茲斯奇微笑着說。

「是的。他們那裏建築房子都是合理化的……」

談話轉移到合衆國的政府濫用權力的問題上去，但是安娜趕緊又轉移到另外的話題上去，好使那位管家也打破了沉默。

「你見過收割機嗎？」她問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我們遇見你的時候，已經看過了。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哩。」

「怎樣收割？」杜麗問。

「完全像剪刀哩。有一塊板和許多小剪刀。就像這樣……」

安娜用她那戴着戒指的纖美白皙的手拿起一把刀一把叉，開始表演。她顯然知道人家從她的解說中甚麼也聽不明白的；但是她知道她說得很動聽，而且她的手很美，因此她繼續往下解釋。

「還不如說像鉛筆刀哩！」弗士洛夫斯基開玩笑說，目不轉睛地緊瞅着她。

安娜輕微得幾乎辨察不出地笑了一笑，但是却不回答。

「不對嗎，卡爾·費多里奇，是不是像剪刀一樣？」她對管家說。

『Oh, ja（噢，是的）！』那個德國人回答。『Es ist ein ganz einfaches Ding（十分簡單的東西哩）！』於是他開始解釋機器的構造。

『可惜不會捆穀粿。我在維也納展覽會上見過一架會用鐵絲捆穀粿的機器。』史惠茲斯奇評論說，『那種用起來就合算多了。』

『Es kommt darauf an……Der Preis vom Draht muss ausgerechnet werden（那要看情形了……鐵絲的價格一定要計算在內）。』被人引得說起話來的德國人向渥倫斯奇說。『Das lässt sich ausrechnen, Erlaucht（可以計算出來的，閣下）！』德國人已經把手伸到口袋裏，那裏放着他老用來計算的日記本和鉛筆，但是想起正在吃午飯，而且注意到渥倫斯奇的冷淡眼色，他抑制住自己。『Zu complicirt, macht zu viel Klopot（太複雜了，太麻煩了）。』他結論說。

『Wünscht man Dokhots, so hat man auch Klopots（想要收入就要不辭勞苦）。』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說，開那個德國人的玩笑。『J'adore l'allemand（我崇拜德國人）！』他又帶着以前那樣的笑容對安娜說。

『Cessez（算了吧）！』她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

『我們還以爲會在田野裏遇見你哩，瓦西里·西蒙諾維奇，』她對醫生說，他是一個滿面病容的人。『你到哪裏去了？』

『我本來在那裏，但是又溜走了，』醫生用憂鬱的詼諧口吻說。

『那末你又好好地運動了一場？』

「好得不得了。」

「那位老婦人怎麼樣？希望不是斑疹傷寒吧？」

「不，倒不一定是斑疹傷寒，不過病情惡化了。」

「眞可憐！」安娜說，她對家裏的門客們盡了應有的禮節以後，就轉向她的朋友們。

「反正按着你的描寫是難以製造收割機的，安娜·阿卡諦耶夫納，」史惠茲斯奇打趣她說。

「噢，爲甚麼不行？」安娜說，臉上帶着微笑，這說明，她知道她在描繪收割機上一定有甚麼動人的地方被史惠茲斯奇覺察出來。這種少女般的賣弄風情的新特徵使杜麗很不痛快。

「不過安娜·阿卡諦耶夫納在建築方面的知識却淵博得驚人哩，」托希喀維奇說。

「噢，是的！我昨天聽見安娜·阿卡諦耶夫納說要柱脚和牆內防濕層，」弗士洛夫斯基說，「我說得對嗎？」

「就我司空見慣而論，這一點也不奇怪的，」安娜說。「而你，大概，連房子是甚麼造的都不知道吧？」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看出安娜並不喜歡她和弗士洛夫斯基之間的那種調笑口吻，但是她自己不由得又落到這種腔調中。

在這件事上，渥倫斯奇同列文的舉止截然不同。他顯然並不把弗士洛夫斯基的閒扯當一回事，甚至還鼓勵這種玩笑。

「喂，弗士洛夫斯基，請你講講，怎麼把磚砌到一起？」

「當然是用混凝土囉！」

「好啊！混凝土是甚麼？」

「哦……有點類似漿糊……不，像灰泥！」弗士洛夫斯基說，引起哄堂大笑。

用餐的人們——除了又陷入鬱鬱寡歡的沉默中的醫生、建築師和管家以外——談得滔滔不絕，時而很流暢，時而纏住甚麼問題，說不定傷害了哪個人的感情。有一次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的感情也受到傷害，她激動得滿臉通紅了，事後記不起她有沒有說過甚麼多餘的和煞風景的話了。史惠茲斯奇提起列文來，敍述他的古怪見解：他認爲機器對於俄國農業是有害無益的。

「我沒有認識這位列文先生的榮幸，」渥倫斯奇微笑着說，「不過大槪他沒有見過他所指責的機器；要是他見過，而且試用過，那也一定不是舶來品，而是隨隨便便的，俄國本地造的哩。這還談得上甚麼見解？」

「總而言之，是土耳其人的見解，」弗士洛夫斯基含着微笑對安娜說。

「我不能爲他的見解辯護，」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說，勃然大怒了。「不過我可以說他是博學的人，若是他在這裏他就知道怎樣答辯了，然而我是無能爲力的。」

「我非常喜愛他，我們是好朋友哩！」史惠茲斯奇和藹地微笑着說。「Mais pardon, il est un petit peu toqué（不過請原諒，他的精神有點失常）！譬如，他堅持說地方議會和治安推事是完全不必要的，他根本不願意參與其事。」

「這就是我們俄國人的漠不關心的風度，」渥倫斯奇說，一邊把冰過的玻璃瓶裏的水倒到一隻精緻的高脚杯裏，「不理解我們的權利所加於我們的義務，因此拒絕這種義務。」

「我知道，再也沒有比他更盡責的人了，」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說，被渥倫斯奇那種自以爲了不起的聲調惹惱了。

「而我，正相反，」渥倫斯奇接着說下去，顯然不知爲甚麼被這場話刺痛了，「我，正相反，像我這樣的人，感謝他們給予我的這種光榮，由於尼古拉・伊凡諾維奇的原故，」他指的是史惠茲斯奇，「選了我作治安推事，我認爲出席大會和審判農民之間的馬匹糾紛案件和我所能做的一切其他的事情一樣重要。假如把我選進縣議會，我會認爲是一種光榮。祇有這樣我才能償還我作爲地主所享受到的利益。不幸的是人們不明白大地主在國家裏應該起的作用。」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聽起來覺得很奇怪，他在自己的餐桌上有多麼的自以爲是。她回想起抱着相反見解的列文，在他自己的餐桌上也是這樣的過分自信。但是她喜歡列文，因此她站在他那方面。

「那麼下一次代表大會我們就盼望你來囉，伯爵？」史惠茲斯奇問。「但是你要早點來，好八點鐘到那裏。你要肯賞光到我家裏歇宿就好了？」

「我和你妹夫的意見倒很投合，」安娜說，「不過不像他那樣趨於極端罷了，」她帶着微笑加上說。「恐怕我們現在的公共義務太多了。就像從前有那麼多官，樣樣事都要設個官一樣，現在一切事情都有社會活動家！亞歷克賽來了還不到半年的光景，我想，他已經兼上了五、六個不同的社會

團體的委員：貧民救濟委員、治安推事、縣議會議員、陪審員，還有甚麼馬匹委員會的委員。Du train que cela va（照這樣下去），他的全部時間就都浪費在這上面了。恐怕事情這麼繁多，也就不免流於形式而已。你是多少機關的委員，尼古拉·伊凡諾維奇？」她對史惠茲斯奇說。「我看有二十多個吧？」

雖然安娜是開着玩笑說的，但是在她的聲調裏却辨別得出惱怒的意味。留心觀察着她和渥倫斯奇的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立刻就覺出了這一點。她也注意到，談這些話的時候渥倫斯奇的面孔立刻就流露出嚴肅而固執的表情。看到這些，還有瓦爾瓦拉公爵小姐為了改變話題連忙談起彼得堡的熟人來，而且回想起渥倫斯奇在花園裏突然不合時宜地談起自己的活動，於是杜麗明白了，這種社會活動同安娜和渥倫斯奇的私下的爭執有聯帶關係。

宴席、酒餚、餐具都是上好的，但是這些和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雖然她已經不習慣了——以前在宴會上和舞會上見過的完全一樣，而且也像那些宴會一樣，帶着一種不親切的緊張性質；因此在平日的場合中和朋友的小圈子裏，這一切都給予了她很不愉快的印象。

午餐以後，他們在露台上坐了片刻。以後他們就去打草地網球。球員們，分成兩組，站在仔細輾平的搥球場上，分別站在繫在兩根鍍金桿子的球網兩邊。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試着打了一陣，但是好久也不懂怎麼打法，到她剛摸着一點門路的時候，却已經疲倦不堪了，於是她坐在瓦爾瓦拉公爵小姐身邊看着人家打。她的對手，托希喀維奇也不打了；但是其餘的人却打了很久。史惠茲斯奇和渥倫斯奇兩個人打得又好又認眞。他們機警地盯着對方打過來的球，不慌不忙，毫不遲

延，靈活地跑上去，等着球一跳起來，就用球拍準確地恰到好處地由球網上打回去。弗士洛夫斯基打得比別人都差。他操之過急，但是他却用歡樂的情緒鼓舞着同伴們的心情。他的笑聲和鬧聲一會也沒有間斷過。他，像其餘的男人一樣，得到婦人們的許可，脫掉了上衣，他的穿着白襯衫的魁偉而漂亮的身材，紅潤的浮着汗珠的臉和衝動的舉動，深深地印在人們的記憶裏。

那天夜裏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躺下睡覺的時候，她剛一閉攏眼睛，就看見瓦生加·弗士洛夫斯基在槌球草地上東竄西奔的姿影。

打球的時候，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愁悶不樂。她不喜歡打球時安娜和弗士洛夫斯基中間的毫不間斷的調笑態度，而且也不喜歡孩子不在場大人居然玩起小孩遊戲這種違反自然的事。但是爲了不破壞別人的情緒，而且消磨一下時間起見，她休息以後，又參加了遊戲，而且裝出很愛好的模樣。一整天她一直覺得，好像她在跟一些比她高明的演員在劇院裏演戲，她的拙劣的演技把整個好戲都給破壞了。

她本來打算如果住得慣就多逗留兩三天。但是傍晚打球的時候她決定第二天就走。折磨人的母性憂慮，她在路上曾那樣怨恨過的，現在剛清靜了一天就使她的看法大不相同了，引誘得她又回心轉意了。

用過晚間茶點，夜裏划過船以後，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獨自走進寢室，脫了衣服，坐下來梳理她的稀薄頭髮準備睡覺，她感到如釋重負一樣。

甚至想到安娜馬上就要來臨都使她不痛快。她願意孤獨地好好想想。

二三

當安娜穿着睡衣走進來的時候，杜麗已經想躺下睡了。

那一天安娜好幾次談到她的心事，但是每一次說了三言兩語就停頓下來，說：『以後，祇剩我們兩個人的時候再談吧。我有那麼多話要對你說哩。』

現在祇有她們兩個人了，但是安娜卻不知道從何說起才好。她坐在百葉窗前，凝視着杜麗，在心裏回想着所有那些原先好像是無窮無盡的知心話，卻甚麼也找不着了。這時她覺得好像一切都談過了。

『哦，吉提怎麼樣？』她長嘆了一口氣說，用有罪的眼光望着杜麗。『說老實話，杜麗，她不生我的氣嗎？』

『生氣？不！』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微笑着說。

『但是她恨我，看不起我？』

『噢，不！不過你要知道，這種事人家是不會饒恕的哩！』

『是的，是的，』安娜說，扭過身去望着敞開的窗戶。『但是不是我的過錯。這怪誰呢？怨來怨去又有甚麼意思？難道能夠是另外一種樣子？喂，你怎麼看法？你不是司梯瓦的妻子能夠成爲事實嗎？』

「我眞不知道哩。不過這就是我願意你告訴我的……」

「是的，是的，但是我們還沒談完吉提的事哩。她幸福嗎？聽說他是很不錯的人。」

「說他很不錯未免太不夠了；我認識的人裏沒有比他更好的了。」

「噢，我多麼高興啊！我非常高興哩！說他很不錯未免太不夠了。」她重複說。

杜麗微微一笑。

「跟我講講你自己的事吧。我有好多話要跟你說，而且我已經和……」杜麗不知道怎麼稱呼他才好。她既不便管他叫「伯爵」，也不便稱他爲「亞歷克賽·吉里羅維奇。」

「和亞歷克賽？」安娜說。「我知道你們談過話。但是我要坦白地問問你，你對於我和我的生活怎麼看法？」

「我一下子怎麼說得出來呢？我眞地不知道哩。」

「不，反正你總得跟我說說……你看見我的生活。但是千萬別忘記，你是夏天來看望我們的，你來的時候我們並不是孤獨的……但是我們開春就到這裏了，祇有我們兩個獨自過活，我們又要兩個人獨自生活了，除此以外我別無所求了。但是你想像一下，沒有他，我一個人過日子，孤獨無依的，這種情形將來會發生的……我從一切象徵看出這會時常發生的，而他會有一半時間不在家裏，」她說，立起身來挨着杜麗坐下。

「自然囉，」她接着說下去，打斷了想表示異議的杜麗。「自然我不會強迫拖住他的。我不拖住他。快要賽馬了，他的馬參加賽跑，他會去的。我很高興，但是替我想一想，想想我的處境吧

……不過談這些做甚麼？」她微微笑了一笑。「好啦，他到底跟你說過些甚麼？」

「他談的正是我想問你的話，因此我很容易成爲他的辯護人；談的是能不能夠……能不能……」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吞吞吐吐地說。「補救，改善你們的處境……你知道我怎麼看法……還是那一句話，可能的話你們應該結婚哩。」

「那就是說，要離婚吧？」安娜說。「你知道嗎，在彼得堡唯一來拜望我的女人是培脫西·特維斯卡雅？你自然認識她了？Au fond, C'est la femme la plus dépravée qui existe（實際上，她是天下最墮落的女人）。她和托希喀維奇有曖昧關係，用最卑鄙的手段欺騙她丈夫，而她却對我說祇要我的地位不合法，她就不想認我這個人。千萬別認爲我在較量高低……我了解你的，親愛的。但是我不由得就想起來了……好了，他到底對你說了些甚麼？」她重複說。

「他說，他爲了你和他自己的原故很痛苦。也許你會說這是利己主義，但這是多麼正當和高尙的利己主義啊！首先，他要使他的女兒合法化，作你的丈夫，而且對你有合法的權利。」

「甚麼妻子，甚麼奴隸，能像我，像處在這種境遇中的我，這樣一個無條件的奴隸呢？」安娜愁眉不展地打斷她的話。

「主要的是他希望……希望你不痛苦。」

「這是不可能的！還有呢？」

「哦，他最合理的願望是——希望你的孩子們不要沒名沒姓。」

「甚麼孩子們？」安娜說，瞇縫着眼睛，但是却不望着杜麗。

『安妮和將來的孩子們……』

『這一點他可以放心，我再也不會生孩子了。』

『你怎麼知道你不會生了哩？』

『我不會了，因爲我不願意要了。』

雖然安娜非常激動，但是看見杜麗臉上流露出的那副好奇、驚異和恐怖的天眞神情，她還是微微笑了一笑。

『我害了那場病以後，醫生告訴我的……』

………………

『不可能的！』杜麗睜大了眼睛說。對於她這是一個發現，它會得出那樣重大的後果和推論，以致使人在最初一瞬間覺得簡直不能完全理解，必得三番五次地思索才行。

這種發現突然說明了那些她以前一直不能理解的祇有一兩個孩子的家庭，在她心中喚起了千頭萬緒，無限感觸和矛盾情緒，以致她甚麼也說不出來，祇睜大了眼睛驚奇地凝視着安娜。這正是她所夢想的，但是現在一聽說可以實現，她又毛骨悚然了。她覺得問題太複雜，而解決的方法却又太簡單了。

『N'est-ce pas immoral（不是太不道德了嗎）？』她停頓了半天才說出了這樣一句話。

『爲甚麼？你想想，兩樣裏我要選擇一樣：要末懷孕，就是害病，要末就作我丈夫——他同我的丈夫毫無區別——的朋友和伴侶，』安娜故意用一種輕浮的腔調說。

『是的，是的，』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說，傾聽着她自己正好引用過的論證，但是發現它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具有說服力了。

『對於你，對於別人，』安娜說，彷彿在猜測她的心思，『或許還有懷疑的餘地；但是對於我……你要明白，我不是他的妻子；愛的時候他還會愛我。可是我怎樣維繫他的愛情？用這種方式嗎？』

她把白皙的胳臂彎成弧形擱在肚皮前面。

迅速得出奇，就像激動時候的情形一樣，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心裏一時間千頭萬緒，百感交集。『我，』她沉思。『吸引不住司梯瓦；他丟下我去追求別人，但是頭一個女人，爲了她他才背叛了我，却也沒有迷住他，雖然她始終是嫵媚動人的。他拋棄了她，又勾搭上另外一個。難道安娜能用這種方式吸引和抓牢渥倫斯奇伯爵嗎？如果他所追求的就是這種事，那末他會找到一些服裝更鮮艷舉止更優美動人的女人哩。無論她的赤裸的臂膀多麼纖美白皙，無論她的整個身姿和她的環着黑髮的紅暈盈溢的面孔多麼優美端麗，他照樣會找到更美貌的人，就像我那個又可惡，又可憐，又可愛的丈夫一找就找到了一樣！』

杜麗甚麼也沒有回答，祇嘆了一口氣。安娜注意到這種表示話不投機的嘆息，於是接着說下去。她還有其他的論證，而且有力得使人毫無反駁的餘地。

『你說不對嗎？但是你得想想，』她繼續往下說。『你忘記我的處境。我怎麼能要孩子們呢？我不是說那種痛苦：那我並不害怕。但是你且想一想，我的孩子們會成爲甚麼人？會是一羣只好頂

着陌生人的姓氏的不幸的孩子罷了！由於他們的出身，他們就不能不因爲他們的父母，和自己的出身而感到羞愧。」

「就是爲了這個才需要離婚啊！」

但是安娜並沒有聽她的話。她渴望着再說說那種她曾經用來說服了自己那麼多次的論證。

「賦予我理智幹什麼，如果我不利用它來避免給人間帶來不幸的人？」

她瞥了杜麗一眼，但是不等回答就又說下去：

「在這些不幸的孩子面前，我永遠會覺得於心有愧的。」她說。「如果他們不存在，他們至少不會不幸的；但是如果他們是不幸的，我就責無旁貸了。」

這恰好也是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自己援引過的論證；但是現在她聽了却絲毫也不明白了。「人怎麼能在並不存在的生物面前感覺有罪呢？」她暗自思索。突然間她心頭浮上了這樣的問題：如果她的嬌兒格里沙根本不存在，對於他是否無論如何會好些？在她看來這問題那樣古怪離奇，以致她搖搖頭驅散了縈繞在她腦海裏的茫無頭緒的胡思亂想。

「不，我不知道；不過不對頭，」她帶着厭惡的神色祇說了這麼一句。

「是的，但是千萬不要忘了你是甚麼人，我是甚麼人……況且，」安娜補充說，雖然她的論證非常豐富，而杜麗的却很貧乏，但是她似乎還是承認這是不對的。「不要忘了主要的問題：我現在的處境和你的不一樣。對於你問題是：你願不願意不再要孩子了；對於我却是，我願不願意要孩子。這有很大的區別哩。你要明白，處在我這種境遇中，我不能存着這種想頭哩。」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一言不答。她突然覺得她和安娜距離得那麼遙遠，有些問題她們永遠也談不攏，因此還是不談的好。

二四

『那末，如果可能的話，那就更需要使你的處境合法化了，』杜麗說。

『是的，如果可能的話，』安娜突然用一種迥然不同的、沉靜而悲傷的語氣說。

『難道離婚不可能嗎？我聽說你丈夫同意了……』

『杜麗，我不願意談這件事。』

『好吧，我們不談，』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趕緊說，注意到安娜臉上的痛苦表情。『不過我看你把事情看得未免太悲觀了。』

『我？一點也不！我非常地心滿意足哩。你看 je fais des passions（你看我還在談戀愛哩）。弗士洛夫斯基……』

『是的，說老實話，我可不喜歡弗士洛夫斯基的態度。』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說，想要改變話題。

『噢，我也一點不喜歡。這祇不過使亞歷克賽覺得很有意思罷了；他不過是個小孩，完全操在我的手心裏；你知道，我要怎麼擺佈他就怎麼擺佈。對我說他就像你的格里沙一樣……杜麗！』她

突然離了題談到別的上面去了。「你說我把事情看得未免太悲觀了。你不明白的。這太可怕了！我倒想完全不聞不問哩。」

「但是我認爲你應該過問。你應該盡可能地去做。」

「但是我能做甚麼呢？甚麼都不能。你說我應該和亞歷克賽結婚，說我不考慮這問題。我會不考慮！」她重複說，滿臉緋紅了。她立起身來，挺起胸脯，深深地嘆了口氣，邁着她那輕盈的步子開始在屋裏踱來踱去，偶爾停一下。「我不考慮嗎？沒有一天，沒有一小時我不想到，不埋怨自己想到這些事呢……因爲這種思想會把我逼瘋了。會把我逼瘋了的！」她反覆地說。「一想起來，沒有嗎啡我就睡不着覺。不過，好吧。我們平心靜氣地談一談吧。人們都對我說要離婚。第一，他不會答應的。他現在是在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的影響之下哩。」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挺直身腰地坐在椅子上，臉上帶着同情的痛苦神情，扭動着頭，注視着安娜的一舉一動。

「應該試試，」她輕輕地說。

「就算我試試。這又有甚麼意思呢？」安娜說，顯然她在說明她反來覆去想過千百次而且記得倒背如流的心思。「那就是說，我恨他，可是仍然承認我對不起他——我認爲他寬宏大量——非得低三下四地寫信求他……好吧，就算我盡力辦了：我要麼接到一封侮辱的回信，要麼得到他的同意。就假定我取得了他的同意……」這時候安娜已經走到屋子的盡頭，停在那裏，正在羅紗窗帷上擺弄甚麼。「我取得了他的同意，但是我的兒……兒子呢？他們不會給我的。他會在他的被我遺棄

了的父親的家裏長大，會看不起我。你要明白，我對他們兩個——謝遼沙和亞歷克賽——的愛是不相上下的，但是我愛他們遠遠勝過愛我自己哩。」

她回到屋子中間，雙手緊按着胸脯，停在杜麗面前。穿着雪白的睡衣，她顯得分外的魁偉高大。她低下頭，激動得混身戰慄，她用珠淚盈盈的晶瑩的眼睛愁眉緊鎖地凝視着穿着補釘睡衣、戴着睡帽的、消瘦而可憐的嬌小的杜麗。

「我祇愛這兩個人，但是難以兩全；我不能兼而有之，但那却是我唯一的希望。如果我不能稱心如願，我就甚麼都不在乎了。隨便甚麼，隨便甚麼我都不在乎了。無論如何總會完結的，所以我不能——我不願意談這事。因此千萬不要責備我，千萬不要非難我！你的心地那麼純潔，不可能了解我所遭受的一切痛苦。」

她走過去，坐在杜麗旁邊，帶着有罪的神色緊瞅着她的面孔，拉着她的手。

「你在想甚麼？你對我怎麼看法？不要看不起我！我不該受人的輕視。我眞是不幸。如果有人不幸，那就是我！」她低聲說，扭過頭去，她哭起來了。

剩下一個人，杜麗作過祈禱，就躺在床上。她們談話的時候，她從心坎裏憐憫安娜；但是現在她怎麼也不能想她了。家庭和孩子們的回憶以一種新奇而特殊的魅力湧進了她的想像裏。她自己的世界現在顯得那麼珍貴和可愛，以致她無論如何也不願意再在外面多逗留一天，打定主意明天一定回家去。

同時，安娜回到自己的閨房，端起一隻酒杯，倒進去幾滴以嗎啡爲主要成份的藥水。喝光了，

靜靜地坐了一會以後，她就懷着平靜而愉快的心情走進了寢室。

她走進寢室的時候，渥倫斯奇仔細地觀察她。他想找尋談話的一些痕跡，由於她在杜麗的房裏逗留了那麼久，他知道一定談過了。但是在她那種有所隱諱的矜持而興奮的表情中，他祇看得出那種雖然見慣了，但是仍然使他心蕩神移的美貌，她知道自己很美的那種自覺和她希望自己的美色會打動他的心的願望。他不願意盤問她們談了些甚麼，但是却希望她會自動地告訴他。但是，她祇說：

「我很高興你喜歡杜麗。你喜歡的，是嗎？」

「噢，你知道，我老早就認識她。我認爲她是一個好心腸的人，mais excessivement terre-à-terre（不過太實際了）。不過她來了我還是很高興的。」

他拉住安娜的手，探究地凝視着她的眼睛。

她把這種眼色解釋成別的意思了，於是對他微微一笑。

第二天早晨，儘管主人們極力挽留，但是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還是準備動身了。列文的馬車夫穿着一點也不新的外衣，戴着一頂有點像郵差戴的帽子，駕駛着一羣東拼西湊的馬和一輛千瘡百綻的馬車，憂鬱而果斷地開進了鋪滿砂礫的庭院裏。

同瓦爾瓦拉公爵小姐和男人們告辭對於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是一樁不痛快的事。處了一天以後，她和主人們都清楚地感覺到彼此之間並不情投意合，還不如不相逢的好。祇有安娜很難過。她

知道杜麗走了，就再也沒有人會在她的心靈裏喚起那種由於這次會晤而引起的感情了。喚醒這種感情是痛苦的；不過她知道這是她心靈裏最好的成分，而這種成分很快就要被她所過的那種生活扼死了。

駛到田野裏的時候，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體會到一種輕鬆愉快的心情，剛要開口問他們喜不喜歡渥倫斯奇家，突然聞馬車夫菲力普自己就講起來：

「他們有錢倒是很有錢的，不過他們祇給我們三蒲式耳燕麥。天還沒有亮馬就吃得一乾二淨了！三蒲式耳頂得了甚麽事？不過一點點罷了。如今住旅館一蒲式耳燕麥也不過才花四十五個戈比。到我們那裏，用不着害怕，要餵多少就給多少。」

「很小氣的老爺哩，」辦事員從旁幫腔說。

「哦，你喜歡他們那些馬嗎？」杜麗說。

「那些馬？二話沒有，眞好啊！吃的也好。但是我覺得無聊得很，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不知道你覺得怎麽樣，」他加上說，把他那漂亮的善良的面孔轉過來對着她。

「我也這樣感覺。喂，傍晚我們就到家了吧？」

「一定到了。」

回到家裏，看見所有的人都平安無恙而且格外可愛，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把她這次拜訪有聲有色地描繪了一番，談她受到多麽熱烈的歡迎，渥倫斯奇家過得多麽豪華風雅，他們怎麽消遣，而且不許任何人說他們一句壞話。

「你得認識安娜和渥倫斯奇——我現在對他了解得淸楚一些了——才能明白他們有多麽地可愛，多麽地優雅動人哩，」她完全誠意地說，忘記她在那裏體驗到的那種不滿和不安的茫然的感覺了。

二五

渥倫斯奇和安娜的情況依然如故，還沒有想辦法離婚，就這樣在鄉下過了一夏天和一部分秋天。他們商量好甚麽地方都不去；但是他們兩個愈是孤獨地過下去——特別是秋天沒有客人的時候——他們就愈覺得受不了這種生活，非得有所改變不行。

他們的生活好像美滿得不得了：有萬貫家產，有康健的身體，有小孩，兩個人都有事做。沒有客人的時候，安娜還是一心一意地修飾打扮，瀏覽了許多書籍，都是一些流行的小說和理論性的書籍。凡是他們收到的外國報章雜誌上推薦過的書籍她都訂購了，而且以祇有在孤寂中閱讀的時候才會有的那種聚精會神來閱讀。她也研究同渥倫斯奇所從事的事業有關的書籍和專門性的書籍，因此他時常來向她請教關於農業，建築，有時甚至是關於養馬或者運動的問題。她的知識和記憶力使他大爲驚異，最初他對她的報導還很懷疑，向她要證據。於是她就在書裏翻出他所需要的那個地方，拿給他看。

醫院的建築也使她感到莫大興趣。她不但幫忙，而且好多事情都是她親自下手安排和設計的。

但是她關心的主要還是她自己——關心到能夠博得渥倫斯奇的愛情和補償他爲她而犧牲的一切的地步。渥倫斯奇很賞識她這一點，這變成了她的生活的唯一的目的，——這就是不僅要博得他的歡心，而且要曲意侍奉他的那種願望；但是同時他又很厭煩她想用來擒住他的情網。日子愈過下去，他也就愈時常渴望着，倒不一定想逃脫，而是想試試這羅網到底妨不妨害他的自由。若不是這種愈來愈增强的渴望自由的願望——不願意每次到城裏去開會或者去賽馬都吵鬧一場——渥倫斯奇一定會非常滿意他的生活了。他所選擇的角色，作爲一個富裕的大地主階級中的一員——構成俄羅斯貴族的核心應該由這個階級構成——不但完全合乎他的口味，而且現在他這樣過了半年的光景，給了他愈來愈大的樂趣。他的事業，愈來愈佔有了他的全副心神的事業，發展得好極了。儘管由瑞典輸入的醫院裝備、機械、乳牛、還有其他許多項目，花費了他一大筆款項，但是他却相信他並沒有浪費，反而增加了財產。祇要一觸及收入問題——木材、五穀和羊毛的銷售，或者土地的出租問題——渥倫斯奇就硬得像鐵石心腸一樣，咬定價錢不放。在動用大量資金上面，無論在這個或者其他的田莊上，他一直採用最簡單最保險的方法，在瑣碎小事上的用度一直是極其精打細算的。雖然那個德國管家用盡一切詭計多端的手段，企圖引誘他破費金錢，一開始總把預算打得高於實際上的需要，然後又說經過一番考慮可以很便宜地搞到手，而且馬上就有利可圖，但是渥倫斯奇却不聽從。他聽着管家說，盤問他，僅僅在訂購的或者建築的東西是最新式的，在俄國還是聞所未聞的，可以一鳴驚人的時候，他才同意。況且，他手頭有多餘款項的時候，他才決定大宗開支，開支的時候，他仔仔細細加以研究，錢非得花得最值才行。因此從他經管事務的方法上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來，他並

沒有浪費，反而是在增加財富。

十月裏，喀山省舉行了貴族選舉大會，渥倫斯奇、史惠茲斯奇、柯茲尼雪夫、奥布浪斯基和列文的一小部分田產都在這個省份裏。

由於種種關係，也由於參與這件事的人們，使這次選舉引起了社會上的注意。人們議論紛紛，爲它作着準備。住在莫斯科，彼得堡，還有外國來的，好些從來沒有參加過選舉的人，都集中到這裏了。

渥倫斯奇老早就答應過史惠茲斯奇他要出席的。

選舉以前，時常到弗士維仁斯基村來拜訪的史惠茲斯奇來邀請渥倫斯奇了。

昨天，渥倫斯奇和安娜爲了這趟計劃中的旅行幾乎吵起來。這是秋天，是鄉下一年裏最沉悶最無聊的時候，因此渥倫斯奇做好了鬥爭的心理準備，用一種他從來沒有對安娜說過的嚴厲而冷酷的口吻告訴她說他要走了。但是，使他驚異的是，安娜非常平靜地接受了這消息，祇問了一聲他甚麼時候回來。他仔細打量她，不明白她這種泰然自若的態度。她看見他的眼色祇付之一笑。他了解她那套縮到內心深處不動聲色的本事，而且也了解祇有在她暗中打定了甚麼主意却不告訴他的時候才會這樣。他害怕起來，但是他那麼願意避免吵嘴，因此裝出一副深信不疑的模樣，而且眞有幾分信以爲眞了，有點相信了他願意相信的事，就是說，相信她明白道理。

『我想你不會覺得無聊吧？』

『我想不會的，』安娜回答。『我昨天收到戈蒂業書店㊀寄來的一箱子書。不，我不會無聊

的。」

『她打算採取這種口氣，那更好！』他沉思。『要不然，搞來搞去老是那個樣子。』

因此，他沒有要求她作一番坦白的說明就動身去參加選舉了。這是自從他們結合以來破天荒頭一次，沒有解釋清楚他就和她分別了。這件事一方面擾亂了他的心境，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覺得再好也沒有了。『最初，像現在這樣，是會有一些含含糊糊，遮遮掩掩的地方；但是久而久之她就習慣了。總之，我可以爲她犧牲一切，但決不放棄我作爲男子漢大丈夫的獨立自主，』他沉思。

二六

九月裏，爲了吉提的生產列文搬到莫斯科去住。當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他在喀山省有田產，而且對於就要召開的選舉大會懷着很大興趣——準備參加大會的時候，列文已經無所事事地在那裏閒住了整整一個月了。他邀請他弟弟——他在西里茲尼夫斯基地區有選舉權的——和他一路去。除此以外，列文還要在喀山省代他的僑居在外國的姊姊處理一樁重大事務，那是關於土地託管和收土地押金的事情的。

列文還在猶豫不決，但是吉提，她看出他在莫斯科很煩悶，因此勸他去，而且一聲不響就替他

㊀ 據穆德英譯本註：戈蒂葉於一七九九年在莫斯科創辦了一個著名的法國書店。

定購了一套在那種場合必須穿戴的貴族大禮服，共值八十個盧布。爲了買這套禮服而花去的八十個盧布就是促使列文終於決定去的主要原因。於是他到喀山去了。

列文到喀山已經六天了，他天天參加會議，而且爲了他姊姊的事四處奔走，但是事情仍舊沒有眉目。貴族頭領們都忙着選舉去了，就連那和監護權有關的最簡單的事也辦不到。另外一樁，就是收押金的事，也遇到同樣的困難。爲了取消扣押令而斡旋了好久以後，錢終於準備償付了；但是那位書記——一個非常樂於爲人効勞的人——却不能發許可證，因爲上面需要會長簽名蓋章，而會長正忙着開會，沒有指定代理人。所有這些麻煩，這種往返奔波，同那些十分明白這位申請人的處境的不愉快但却愛莫能助的心地善良的人的攀談，這種白費力氣毫無結果的努力，使得列文產生了一種近似人在夢中想使勁的時候所體會到的那種令人乾着急却無能爲力的痛苦感覺。當他同那位好心腸的律師磋商的時候，他常常感覺到這一點。這位律師似乎盡了一切的可能，絞盡了腦汁好使列文擺脫這種困難的處境。「試試看，」他說了不止一次。「到某某那裏去試試，再到某某那裏去試試，」於是律師就訂出一個詳盡的計劃來克服這一切麻煩的根源的致命困難。但是他馬上又補充一句說：「也許還會推三阻四的；不過試試看吧！」於是列文真地試了，去了一趟又一趟。人人都是和藹可親的，但是結果他要克服的困難又在別處冒出來了，又阻礙住他。列文覺得特別煩惱的是，他簡直不明白他在和誰對壘交鋒，這樣拖下去會對誰有好處。誰也不知道；就連他的律師也不知道。如果他能像了解爲甚麼在火車票房前要站隊買票那樣了解這件事，他也就不會覺得委屈和懊惱了；但是他遭遇到的困難，誰也解釋不出爲甚麼會存在這種現象。

不過列文自從結婚以後改變了很多；他變得有耐性了，如果他不明白事情爲甚麼會是這樣子，他就暗自說，不了解情況就不要亂下判斷，大概事情非這樣不可，於是拚命不動氣。現在，出席了會議而且參加了選舉，他也極力不指摘，不爭論，儘可能地去理解他所敬重的善良而正直的人們都在那樣嚴肅而熱情地從事着的事情。自從他結婚以後，那麼多新穎而嚴肅的生活面目顯露給他看，這些，以前由於他採取了敷衍了事的態度，因而看上去似乎是無關緊要的，在這次選舉中他也期待着和找尋着重大的意義。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向他解釋預測這次選舉會產生的變革的意義和重要性。省貴族頭領——法律把那麼多重要的公共事業交付在他手裏：如託管機關（就是現在正跟列文爲難的部門），貴族們巨大款項的管理、男女公立中學、軍事學校、按照新章程而設立的國民教育、最後一項是縣議會——省貴族頭領斯湼特柯夫，是個守舊派的貴族，他揮霍光了巨大的家業，又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從某種觀點上看，他自有他忠實的地方，但是對於現代的需要却一竅不通。不論甚麼事他總是偏袒貴族，公開反對普及國民教育，使縣議會帶上了階級色彩，而縣議會本來應該具有廣泛的意義的。因此必須在他的位置上安插一個新的、現代的、有本事的、完全新式的、具有新思想的人物，而且善於處理事務，好從授予貴族（不把他們當成貴族，要把他們看成縣議會的成員）的特權中抽取出可以從中獲得的對自治有利的一切精華。在這富饒的喀山省裏，總是事事走在別人前頭，現在這樣的優勝力量已經聚集一堂了，如果這裏的事情處理妥當了，就可以作爲其他省份和全俄國的典範。因此這事是具有重大意義的。爲了要改選一個貴族頭領來代替斯湼特柯夫，已經提出了史惠茲

斯奇，或者最好是選聶維道夫斯基，他是一個退休的教授，是個聰明絕頂的人，是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的好朋友。

大會由省長致了開幕詞，在講話中他對貴族們說：選舉官員不應該根據情面關係，要以功勞和造福祖國為出發點，他希望喀山省的尊貴的貴族，像在歷屆的選舉會上一樣，能夠嚴格地完成這種任務，不辜負沙皇對他們的崇高的信任。

講完了話，省長就離開大廳走了，於是貴族們，喧嘩地、熱情地——甚至有些人歡喜欲狂地——尾隨着他走出去，當他穿上皮大衣和省貴族頭領友好地交談着的時候都蜂擁在他周圍。列文，想要探究一切底細，甚麼都不想放過去，因此也站在人羣裏，聽見省長說：『請轉告瑪麗亞·伊凡諾夫納一聲，我妻子很抱歉，她得到孤兒院去哩。』隨後貴族們興致勃勃爭先恐後搶過外衣，都坐車到大教堂去了。

在大教堂裏，列文同別人一道，舉起手來，重複大祭司的言語，用嚴重得怕人的誓詞宣了誓，一定要完成省長所期望的一切。宗教的儀式永遠打動了列文的心，當他說『我吻十字架』這句話，而且朝着也在說這句話的那老老少少的一羣人環顧了一眼的時候，他非常感動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討論的是關於貴族基金和女子中學的問題，如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所說的，是無關緊要的；因此列文，為了自己的事四處奔走，沒有為這事操心。第四天，在省貴族頭領的桌旁進行了審核省內公款的工作。那時新舊兩派之間第一次發生了衝突。受命清查公款的委員會向大會報告帳目分厘不差。貴族頭領立起身來，連連感謝貴族們對他的信任，落下眼淚來。貴族們向他大

聲歡呼，同他緊緊握手。但是正這時候，賽爾吉・伊凡諾維奇那一派裏的一個貴族說他聽說委員會並沒有審核過公款，認爲檢查會傷害了貴族頭領的尊嚴。委員會裏有個人不小心證實了這一點。隨後一個矮小的、樣子很年青的、但是非常狠毒的紳士開口說，大概省貴族頭領很願意說明公款的用途，但是由於委員會的委員們過份客氣因而剝奪了他這種道義上的滿足。於是委員會的委員們撤消了報告，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開始條理分明地證明說，他們要末必須承認審核了帳目，要末就得承認沒有這麼做，而且把這兩難論法推敲得淋漓盡致。反對派的一個發言人反駁了賽爾吉・伊凡諾維奇。隨後史惠茲斯奇講話，以後又是那個狠毒的紳士發言。一直爭論了好久，而且沒有得出任何結果。列文很驚異他們竟然會在這問題上辯論那麼久，特別是，當他向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打聽他是不是認爲公款被私吞了的時候，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回答說：

「噢，不！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但是這種舊式的家長式的經管貴族事務的方法非得打破不可。」

第五天縣貴族頭領的選舉開幕了。在好幾縣裏，這都是一個風波相當大的日子。但是在西里茲尼夫斯基縣，史惠茲斯奇却是全體一致推選出來的，當天晚上他就擺了酒席宴客。

二七

第六天，省選舉會議開會了。大大小小的廳堂裏都擠滿了穿着各種各樣制服的貴族們。許多人是專門爲了這天才來的。多年未見的人們——有的來自克里米亞，有的來自彼得堡，有的來自國外

——都聚集一堂了。圍繞着貴族頭領的桌子，在沙皇的畫像下，討論得正熱烈。

在大小廳堂裏貴族們三五成羣地聚在一起，從他們眼光中的敵意和猜疑，從生人走過來時就停住談話，從有的人甚至退避到遠處的走廊上交頭接耳的事實看起來，顯然每一派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從外表看上去，貴族們鮮明地分成兩派：老派和新派。老派，絕大多數，不是穿着舊式的扣得緊緊的貴族禮服，佩着劍戴着帽子，就是各人穿着各人有資格穿戴的海軍、騎兵、步兵軍服或官服。老派貴族們的服裝是按照舊式縫制的，帶着肩章，腰身顯而易見是又短小又狹窄的，好像穿的人漸漸胖得穿不下去了。新派穿着長腰身寬肩膊的寬大瀟洒的禮服襯着白背心，不然就穿着黑領和繡着桂葉——司法部的標識——的制服。穿着宮廷制服的也隸屬於新派，到處給人羣增添了無限光輝。

但是老少之分和黨派的區別並不一致。有些年青人如列文所觀察到的，屬於老派；反過來，有些年邁的貴族正在和史惠玆斯奇說悄悄話，分明是新派裏的熱烈的黨羽。

列文挨着自己的朋友們，站在吸煙和吃點心的小廳裏，傾聽着他們在說什麽，費盡心血想了解一切，但是徒勞無益。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是其餘的人蜂擁着的中心人物。這時他正在諦聽史惠玆斯奇和赫留斯托夫——那是另外一縣裏的貴族頭領，也屬於他們這一派——講話。赫留斯托夫不願意和他自己那一縣的人去邀請斯湼特柯夫作候選人，而史惠玆斯奇正在勸他這樣做，並且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很贊成這種計劃。列文不明白爲甚麽反對黨要邀請一個他們打算廢除的人來應選。

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剛剛吃喝過些甚麽，穿着他的那一套御前侍從的制服走過來，一邊用

他那洒上香水的鑲邊麻紗手帕揩拭着嘴唇。

『我們正擺佈陣勢，』他說，摩平了他的絡腮鬍子，『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聽了談話以後，他就支持史惠茲斯奇的意見。

『一縣就夠了，史惠茲斯奇顯然屬於反對的一派，』他說，除去列文顯然大家都明白他的話。

『喂，考斯加，你也來啦，好像你也很感興趣哩？』他說，轉向列文，挽住他的臂膀。列文本來倒高興對它感到興趣的，但是他根本不明白問題在甚麼地方，於是由人羣裏退到一邊去，告訴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他百思不得其解，爲甚麼又邀請省貴族頭領作候選人。

『O sancta simplicitas（噢，簡單得很哩）！』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說，於是簡單而明瞭地向列文解釋了一番。

如果，像以前歷屆的選舉一樣，所有的縣都提名省貴族頭領作候選人，不用投票他就當選了。這是絕對不行的。現在有八個縣同意提名他爲候選人；如果有兩縣反對，那麼斯湼特柯夫可能會拒絕應選了，而老派也許會另外推選出一個人來，那麼整個的如意算盤就都落了空。但是如果祇有史惠茲斯奇那一縣不提他作候選人，斯湼特柯夫還會作候選人的。甚至還要選舉他，故意使他獲得相當多的票數，那末就會把反對黨引到迷途上去了，當我們的候選人提出來的時候，他們也會投他一些票的。

列文明白了，但是還不完全，還要再問些問題的時候，突然間所有的人都不約而同地連說帶嚷地叫起來，朝着大廳裏走去。

『怎麼回事？甚麼？誰？證件？給誰的？甚麼？否決了！沒有證件！不讓弗里羅夫進來！受過控告又算得了甚麼？像這樣甚麼人都可以拒之於千里之外了！這簡直是卑鄙！要守法啊！』列文聽見四面八方喊叫起來，他跟着那一批唯恐錯過了甚麼緊趕慢趕的人一齊向大廳裏走去。擠在一羣貴族中間，他走近了省貴族頭領的桌子，在那裏省貴族頭領，史惠茲斯奇和其他的領袖們正在激昂慷慨地爭辯着。

二八

列文站在遠一點的地方。因爲他附近的一位貴族的粗重而沙啞的喘息聲和另一位的大皮靴的響聲，使得他聽不清楚。他祇能遠遠聽見貴族頭領的柔和的聲音，隨後是那個狠毒的貴族的尖銳的聲調，接着就是史惠茲斯奇的聲音。他們在爭執，就他看得出的，關於一段法律的條文和『在待審中』這句話的意義。

人羣散開，給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讓開路，好使他走近主席臺。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等到那位狠毒的貴族講完了話，就開口說他認爲最好的解決辦法莫過於翻閱一下法令的條文，於是就請秘書找出這段原文。法令上規定說，萬一意見分歧，必須投票表決。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朗誦那一段法令，並且開始闡明它的含義，但是一個身材魁梧，體格健壯，彎腰駝背，留着一嘴染了色的鬍子，穿着一套高領子緊夾住他的後頸的緊身禮服的地主打斷

了他的話。他走近主席臺，用他手指上戴的戒指敲了敲桌子，就大聲疾呼說：

「投票表決！付表決！用不着多費口舌了！投票表決！」

那時突然好多聲音異口同聲地嚷起來，而那位戴戒指的魁梧地主愈來愈怒不可遏，嚷聲愈來愈大了。但是簡直聽不出他在說些甚麼。

他要求的正是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所提議的；但是顯而易見他是憎恨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和他那個黨派，而這種怨恨情緒傳染了他那一派的人，反過來也引起了反對黨派一種類似的，但却表現得很得體的憤恨情緒。四面八方都發出叫囂聲，一時之間混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致貴族頭領不得不高呼肅靜。

「投票表決！投票表決！凡是貴族都會明白的！我們流血犧牲……沙皇的信任……不要淸查貴族頭領，他不是店員！……但是問題不在這裏！……請投票表決吧！……眞可惡！」到處都聽得見這種狂暴而憤怒的聲音。眼光和臉色比話語來得更狠毒更激烈。他們流露出不共戴天的仇恨。列文一點也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看見他們那麼熱心地討論弗里羅夫的問題該不該付表決不禁大爲驚異。他忘了像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以後解釋給他聽的那種三段論法：爲了公共的福利非得撤換省貴族頭領不可；但是要打倒貴族頭領就必須獲得多數選票；而要獲得多數選票就必須保證弗里羅夫有選舉權；而要使弗里羅夫取得選舉的資格就非得闡明法律條文不可。

「一票就可以決定勝負，因此如果想要爲社會服務，就要鄭重其事和貫徹到底。」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結尾上說。但是列文忘了這個，看見他所尊敬的這些善良的人處在這種不愉快的窮兇極惡

的激動情緒中，心裏很痛苦。爲了擺脫這種心境他走出去，也不等着聽聽辯論的結果，就走進茶點室，在那裏除了餐廳裏的茶房們沒有一個人影。當他看見茶房們忙着揩拭瓷器，擺設盃碟和玻璃酒杯，而且看見他們的恬靜而生氣勃勃的面孔，他體會到一種意外的輕鬆感覺，好像由一間悶氣的房子裏走到露天裏一樣。他開始在房間裏踱來踱去，愉快地望着茶房們。特別博得他的歡心的是一個鬍鬚斑白的老頭，他正一邊對取笑他的年青人們流露出看不起的神色，一邊在指教他們怎麽折疊餐巾。列文剛要和那位老茶房攀談，貴族議會的秘書長，那是一個以熟悉全省所有貴族的姓氏和父名爲專業的人，就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請來吧，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他說。『令兄正在找你。投票了。』

列文走進大廳，接到一個白球，跟着他哥哥賽吉爾・伊凡諾維奇走近主席台跟前，史惠玆斯奇正含着意味深長和譏諷的臉色站在那裏，他把鬍子集攏在手裏嗅着。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把手塞進票箱裏，把球投到甚麽地方去了，於是閃開給列文讓出地方，站在那裏不動了。列文走過去，但是完全忘記了是怎麽回事，因而手足無措了，他轉過身去問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我投到哪裏？』趁着附近的人們談話的時候他放低聲音說，希望這樣人家就不會聽見了。但是談話停頓下來，他的不成體統的問題大家都聽見了。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皺了皺眉頭。

『那全看個人的信念而定了，』他正言厲色地說。

好幾個人微笑起來。列文臉漲得通紅，連忙把手伸到蓋着票箱的罩布下面，因爲球握在右手裏，於是隨手就投到右邊去了。投了的時候他才猛然想起左手也應該伸進去的，連忙伸進去，但是

已經晚了；於是愈發心慌意亂了，趕緊走到房間的儘後面去。

『贊成的一百二十六票！反對的九十八票！』傳來秘書長的咬不淸字眼的聲音，緊接着是一陣哄笑聲：票箱裏發現了兩個核桃和一個鈕釦。弗里羅夫獲得了選舉資格，新派取得了勝利。

但是老派並不服輸。列文聽見有人請斯涅特柯夫作候選人，看見一羣貴族環繞着正在講甚麼的貴族頭領。列文湊過去。在致答辭中，斯涅特柯夫談到承蒙貴族們信任和愛戴，實在受之有愧，唯一值得告慰的是他對貴族無限忠心，爲他們効忠了十二年之久。他重複了好幾次這句話：『我鞠躬盡瘁，不遺餘力，你們的盛情我感謝不盡……』突然他被眼淚哽咽住，說不下去了，於是走出去。這些眼淚是由於他意識到他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流出來的呢，還是由於對貴族滿腔熱愛，或是由於他所處的緊張境況，感覺着四面楚歌而灑的，總而言之，他的激動情緒影響了大會的氣氛，絕大多數貴族都感動了，列文對斯涅特柯夫感到親近了。

在門口貴族頭領和列文撞了個滿懷。

『對不起！請原諒！』他說，好像是對一個陌生人說一樣；但是認出列文的時候，他羞怯地微微一笑。列文覺得斯涅特柯夫好像想說句甚麼，但是激動得說不出來。他面部的表情和他那穿着掛着十字勳章的制服和鑲着金邊的雪白褲子的全副姿態，在他匆匆走過的時候，使列文想起一頭意識到大勢不妙的被逼到窮途末路的野獸。貴族頭領臉上的表情特別打動了列文的心，因爲，剛好昨天他還爲了託管的事到他家去過，看見他還是一個神氣十足的慈祥的有家眷的人物。那一幢擺設着古香古色的傢具的寬敞房屋；那個根本談不上衣冠楚楚的，不整潔的，但是畢恭畢敬的老僕人——顯

而易見是留在主人家裏的以前的農奴；他那戴着綴着飄帶的帽子和披着土耳其披肩的，正撫愛着她的美麗的小外孫女的肥胖而和藹的妻子；還有那剛剛放學回來，正吻他父親的大手，向他致敬的在中學六年級讀書的小兒子；主人的娓娓動聽的懇切言語和手勢——這一切昨天曾在列文身上喚起了一種自然而然的尊敬和同情。現在列文彷彿覺得這個老頭又使人感傷又可憐，因此很想對他說一些安慰話。

『可見你又要作我們的貴族頭領了，』他說。

『不見得吧！』貴族頭領回答，帶着吃驚的表情四處張望了一下。『我厭倦了，老了。有許多人比我年青和有本事，讓他們來幹這差使吧。』

於是貴族頭領穿過一扇小門消失了踪影。

最嚴肅的時刻來臨了。選舉就要開始了。兩黨的首腦人物們都在招着指頭盤算着可能得到的黑球和白球。關於弗里羅夫那件事進行的爭論不僅使新派獲得了弗里羅夫那一張選票，而且也贏得了時間，因此他們又有機會領來了三個由於老派的陰謀而不能參加選舉的貴族。兩個貴族，都有嗜酒如命的毛病，被斯涅特柯夫的黨羽灌得爛醉如泥，而第三個的制服不翼而飛了。

新派一聽說這消息，趁着爭論弗里羅夫事件的空子，趕緊派遣人乘着馬車給那個貴族送去一套制服，而且把一個醉得踉踉蹌蹌的人也帶來開會。

『我帶來了一個。給他澆了一盆冷水，』去帶他的那位地主走到史惠茲斯奇跟前說。『沒有甚麼，他還頂事。』

「醉得不太厲害，他不會摔倒嗎？」史惠茲斯奇說，搖着頭。

「不，他刮刮呌。祇要在這裏不再給他甚麼喝就行了……我告訴餐廳裏的人了，無論如何也不要讓他喝甚麼！」

二九

他們飲酒吸烟的那間狹窄的小房裏擠滿了貴族。激動更厲害了，所有人的臉上都流露出焦慮不安的神色。特別激動的是首腦人物們，他們是知道全盤底細和選票數目的。他們是就要來臨的戰鬥的指揮員。其他的人，就像交戰以前的士兵一樣，雖然做好了戰鬥準備，但是同時却在尋歡作樂。有些人在用餐，有的站着，有的坐在桌旁；還有些人在抽香煙，在漫長的房間裏蹀來蹀去，同久別重逢的親友們交談着。

列文不想吃喝，也不想抽煙；他不願意加入他自己那一羣人——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司忒潘·阿卡謡耶維奇、史惠茲斯奇和其他的人們——裏面，因爲渥倫斯奇穿着一套侍從武官的制服正和他們站在一道生動地談論着。列文昨天在選舉大會上就看見他了，但是小心在意地躱着他，不願意和他碰頭。他走到百葉窗跟前坐下來，察看着一羣羣的人，傾聽着他的周圍在談論些甚麼。他覺得很傷心，特別是因爲他看見人人都是生氣蓬勃，滿腹心事，奔忙着；唯獨他和一個嘴裏嘀嘀咕咕，沒有牙齒的，穿着一身海軍服坐在他旁邊的小老頭是漠不關心和無所事事的。

『他是那樣一個流氓！我告訴過他不要這麼幹。可不是嗎！他三年都不能收齊！』一個矮小，駝背的，油亮的頭髮搭落在禮服的繡花衣領上的地主，正在有力說着，一邊說一邊用那分明是爲了這場合才穿上的新皮靴的後跟猛烈地踢踏着。那地主用不滿的眼光瞟了列文一眼，就猛地扭過身去。

『是的，不論怎麼說，這也是卑鄙的！』一個小矮個兒用尖細的聲調說。

緊跟着這兩個人，一大羣地主，像衆星捧月一樣，擁着一個肥胖的將軍，匆匆地走近了列文。這些地主顯然在尋找一個人家偷聽不到，可以放心談話的場所。

『他居然敢說是我主使人偷了他的褲子！我想他是當了褲子買酒喝了。他，還有他的公爵爵位，我可瞧不上眼！他敢這麼說，眞下流！』

『不過請原諒！他們是以條文爲根據的，』另外一圈裏的一個人說。『妻子應該登記爲貴族的家屬。』

『我管他媽的甚麼條文不條文？我說的是良心話。我們都是高尙的貴族。要有信心。』

『來吧，閣下，喝一杯好香檳酒！』

另外一羣人緊緊尾隨着一個高聲大叫的貴族。他就是被人家灌醉了的一個。

『我老勸瑪麗亞·西蒙諾夫納把地租出去，因爲她從上面總也得不到利益。』一個留着花白鬍子，穿着從前參謀部陸軍上校的軍服的地主用悅耳的聲音說。這就是列文在史惠茲斯奇家裏見過的那個地主。他立刻就認出他來。那地主也認出了列文，於是他們就握手寒暄。

『眞高興看到你！可不是嗎！我記得你很淸楚。去年在縣貴族頭領史惠茲斯奇家裏。』

『喂，你的農業怎麼樣？』列文打聽說。

『噢，還是那個老樣子，總是虧本，』那個地主逗留在列文旁邊回答，帶着一種聽天由命的笑容和一種確信一定會這樣的神情。『你怎麼到我們的省裏來了？』他問。『你來參加我們的 coup détat（政變嗎）？』他說下去，這個法文字眼他說得很堅決，但發音却不準確。『全俄國都聚集在這裏了：御前侍從，幾乎大臣們都來了。』他指着走在一位將軍身邊的，穿着雪白褲子和侍從制服的司式潘·阿卡帝耶維奇的儀表堂堂的身姿。

『我應該承認，我不大了解貴族選舉的意義。』列文說。

那個地主打量他。

『不過有甚麼可了解的呢？一點意義都沒有。貴族階級是一種沒落制度，祇是由於慣性而繼續運動着罷了。你就看看這些制服吧——那祇說明了：這是保安官，常設法庭推事，以及諸如此類的人的會議而已，但是却不是貴族的。』

『那末你爲甚麼要來呢？』列文問。

『一來是習慣成自然了。再則必須保持聯繫。還是一種道義上的責任。還有，跟你說老實話吧，有我個人的利害關係。我的女婿想要作常務委員候選人。但是他們的景況不大寬裕，得提拔他一下才成。但是這些先生爲甚麼要來呢？』他繼續說下去，指着那個曾在主席臺上講過話的狠毒的紳士說。

『這是新貴族裏的一員。』

『新倒是新的，不過却不是貴族。他們是土地所有人，而我們却是地主。他們，作爲貴族，正在自取滅亡哩。』

『不過你說這是一種沒落的制度。』

『沒落的倒的確是沒落的；不過還得待它禮貌一些。就拿斯涅特柯夫說吧……我們好也罷，歹也罷，總也發展了一千多年了。你要知道，如果我們要在房前修花園，我們就得設計一下；但是萬一那地方長着一棵一百來年的古樹……雖然又蒼老又長滿木瘤，但是你也捨不得爲了花壇把這棵古樹砍倒，却要重新設計一下花壇，好將就着利用一下這株古樹哩！樹一年可長不起來。』他小心謹愼地說，立刻就改變了話題。『喂。你的農業怎麼樣？』

『不大好。百分之五的收益。』

『是的，但是你還沒有把自已的勞動算進去。要知道你不是也有價値嗎？就拿我說吧。我沒有經營農業的時候，一年可以拿三千盧布的年俸。現在我可比幹官差賣勁，可是像你一樣，我取得了百分之五的利益，這還算走運哩。而我的勞力全白費了。』

『如果純粹是虧本的事，那麽你爲甚麽還要幹呢？』

『哦，就是幹吧！你說還有甚麽呢？這是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了，而且人人都知道非這樣不可。况且，我對你說吧，』他把胳臂肘倚在百葉窗上，一打開話匣子，就滔滔不絕地談下去。『我兒子對農業絲毫也沒有興趣。顯然他會成爲學者。因此就沒有人承繼我的事業了。但是我還是幹下去。目前我還培植了一個果木園哩。』

『是的，是的，』列文說。『這是千眞萬確的。我老感覺得我在農業上得不到眞正的收益，可是我還是幹下去……總覺得對土地有一種義不容辭的義務。』

『我跟你講件事吧，』那地主接着說下去。『我的鄰居，一個商人，來拜望我。我們一起到農場和花園裏繞了一圈。他說：「不，司忒潘·瓦西里耶維奇，你的一切都好，祇是你的花園荒蕪了。」其實，我的花園好得很哩。「如果我是你，我就砍掉這些菩提樹，不過要到樹液升上去的時候才砍。你這裏有上千棵菩提樹，每一棵樹可以鋸成兩堆好木材。如今木材可以賣到很高的價錢，最好還是大量地採伐。」』

『是的，用這筆款項他就可以買牲口，跟白白撈來一樣置房買地，租給農民去種了。』列文微笑着加上說，顯然類似這樣的如意算盤他碰見過不止一次。『他會發財致富。而你和我，祇要保得住我們所有的，有東西留給子孫，那就謝天謝地了。』

『聽說你結婚了？』那個地主說。

『是的，』列文懷着得意的滿足心情回答。『是的，眞有點古怪，』他接着說下去。『我們一無所得地過下去，好像註定了要守護火的灶王奶奶一樣。』

那地主在花白的鬍子裏偷偷地笑了。

『我們中間也有這樣的人，譬如說我們的朋友尼古拉·伊凡諾維奇，或者最近在這裏定居下來的渥倫斯奇伯爵，他們都想要把農業當成工業那樣來經營；但是到目前爲止，除了蝕本毫無結果。』

『但是爲甚麽我們不像商人那樣辦呢？我們爲甚麽不砍伐菩提樹做木材？』列文說，又回到那個打動了他的心的問題上去。

『爲甚麽，就像你說過的，我們守衞着火啊！那不是貴族幹的事。我們貴族的工作不是在這裏，不是在這個選舉大會上做的，而是在那邊，在各自的角落裏。該做甚麽，不該做甚麽，我們都有階級本能。在農民身上我有時也看到這一點：一個好農民總千方百計地想多搞點土地。不管地多麽不好，他還是耕種。結果也沒有收益。淨虧本罷了。』

『就像我們一樣，』列文說。『見着你眞是十分高興哩，』他加上說，看見史惠茲斯奇走過來。

『自從在你家裏見過面以後，我們還是初次見面哩，』那個地主說。『而且盡情地談了一陣。』

『哦，你們駡過新制度吧？』史惠茲斯奇微笑着說。

『我們不否認。』

『痛痛快快地談了一番。』

三〇

史惠茲斯奇挽着列文的臂膀，引着他走到自己那一羣裏去。

現在沒有迴避渥倫斯奇的可能了。他跟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站在一起，列文走過去的時候他直視着他。

「非常高興！我以前好像曾有榮幸見過你……在薛傑巴茲基公爵夫人家。」他說，把手伸給列文。

「是的，那次會面我記得很清楚，」列文說，臉漲得通紅，馬上扭過身去同他哥哥談起來。

渥倫斯奇微微地笑了一笑，繼續和史惠茲斯奇談着，顯然並沒有和列文攀談的願望；但是列文一邊和他哥哥談話，一邊不住地回頭看渥倫斯奇，拚命想找點話跟他談談，好粉飾一下他的唐突無禮。

「現在還在拖延甚麼哩？」列文說，望着史惠茲斯奇和渥倫斯奇。

「因為斯涅特柯夫。他要末應選，要末不應選，」史惠茲斯奇回答。

「他怎麼樣，應選呢還是不應選？」

「問題就在這裏：他既不這樣又不那樣。」渥倫斯奇說。

「如果他不作候選人，那末誰作候選人呢？」列文追問，望着渥倫斯奇。

「願意作候選人的人都可以。」史惠茲斯奇回答。

「你願意作候選人嗎？」列文問。

「當然不，」史惠茲斯奇說，侷促不安了，用吃驚的眼光朝站在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身邊的一個兇惡的紳士瞟了一眼。

「那末是誰呢？聶維道夫斯基嗎？」列文說，覺着他把事情弄得一團糟了。

但是這樣一來更糟了。聶維道夫斯基和史惠茲斯奇是兩個大有希望的候選人。

「無論如何我也不幹的！」那個兇狠的紳士說。

原來這就是聶維道夫斯基！史惠茲斯奇替他和列文介紹了一下。

「喂，你也動了心嗎？」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說，對渥倫斯奇霎眼睛。「就像賽馬一樣。很想賭個輸贏。」

「是的，眞讓人動心哩，」渥倫斯奇說。「一旦動了手，就非幹到底不可。這是鬥爭！」他說，皺着眉頭，咬緊他那強有力的牙關。

「史惠茲斯奇眞是有本事的人啊！甚麼他都說得淸淸楚楚的。」

「噢，是的，」渥倫斯奇心不在焉地隨口答道。

緊接着是一陣沉默，在這期間，渥倫斯奇因爲非得望着甚麼不可，於是就凝視着列文：望望他的脚，他的禮服，隨後又望望他的臉，注意到他的憂鬱的眼光盯在自己身上，於是就沒話找話說：

「你怎麼經年累月都住在鄉下，却不作治安推事呢？你沒有穿治安推事的制服？」

「因爲我認爲治安裁判是一種愚蠢的制度，」列文愁悶地說，他一直在找機會跟渥倫斯奇談話，好彌補剛見面時的莽撞行爲。

「我不那末想，恰恰相反哩，」渥倫斯奇帶着平靜的驚異神情說。

「那簡直是兒戲，」列文打斷他的話說。「我們並不需要治安推事。八年裏我沒有出過一件糾紛，出了事的時候，結果又給判錯了。治安法庭距離我家有四十里的光景。爲了解決兩個盧布的事我就得花費十五個盧布請一位律師。」

於是他就談起來：一個農民怎麽偷竊了磨坊主的麵粉，磨坊主跟他講理的時候，那個農民就怎麽遞呈子大肆誣告。這些話說得又不是地方又愚蠢，就連列文說的時候也意識到了。

「噢，他是這麽一個怪傢伙！」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帶着他那種最撫慰人的像杏仁油一樣的微笑說。「不過走吧，我想，選舉大概開始了……」

於是他們就分手了。

「我眞不明白，」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他注意到他弟弟的拙劣的舉動。「我不明白一個人怎麽會這麽缺乏政治手腕！這就是我們俄國人不夠的地方。省貴族頭領是我們的反對派，而你倒和他 ami cochon（十分親密），還請他作候選人。而渥倫斯奇伯爵呢……我並沒有和他交朋友；他要請我吃飯，我是不會去的；但是他是我們這邊的人，那麽爲甚麽要化友爲敵呢？後來你又追問聶維道夫斯基願不願意作候選人。這種事簡直是不該做的！」

「噢，我甚麽也不明白！這不過是一樁小事罷了，」列文愁眉不展地說。

「你說這不過是一樁小事，但是甚麽事你一着手，就搞得一團糟。」

列文默不作聲，他們一道走進大廳。

省貴族頭領，雖然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已經佈置了陷害他的天羅地網，雖然不是全體都請他作候選人，却還要孤注一擲，決定來應選。大廳裏一片靜寂，秘書長洪亮地宣佈近衛隊上尉密哈爾·司式潘諾維奇·斯湼特柯夫被提名爲省貴族頭領候選人，現在就投票表決。

縣貴族頭領們端着盛着選舉球的小盤子，由自己的席次上走到主席臺，於是選舉開始了。

「投在右邊，」當列文陪着他哥哥隨着縣貴族頭領走到主席臺的時候，司式潘・阿卡謌耶維奇對他小聲說。但是列文忘了人家向他解釋過的計劃，唯恐司式潘・阿卡謌耶維奇說「右邊」是說錯了。斯涅特柯夫無疑地是他們的反對派，他走近票箱的時候，球本來在右手裏的，但是認爲錯了，因此剛一走到票箱跟前就倒換到左手裏，而且毫無疑問是投到左邊去了。一個內行人，站在票箱跟前，祇要每個人胳臂肘一動他就知道球投到哪裏了，不痛快地皺了皺眉。這一次沒有東西可以使他鍛鍊他那明察秋毫之末的眼力了。

一切又歸於靜寂，祇聽見數球的聲音。接着有個聲音宣佈了贊成和反對的票數。

貴族頭領獲得了相當多的票。到處都是嘈雜的人聲，人人都想衝到門口去。斯涅特柯夫走進來，貴族們蜂擁到他周圍向他道賀。

「好了，現在完了吧？」列文問賽爾吉・伊凡諾維奇。

「不過剛剛開始哩！」史惠玆斯奇笑着代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回答。「別的候選人可能獲得更多的票數哩。」

這一點列文又忘得乾乾淨淨了。他現在祇記得其中有甚麽微妙的手法，但是他厭煩得想不起究竟是甚麽了。他覺得鬱悶得不得了，很想離開這一羣人。

因爲誰也不注意他，而且顯然沒有一個人需要他，於是他就悄悄地到了小茶點室裏，看見那些茶房他又覺得輕鬆極了。那個矮小的老茶房請他吃些東西，列文同意了。吃了一盤青豆炸牛排，同那老茶房談了談他以前的主人們，列文，不願意回到和他的意趣很不投合的大廳裏，就到旁聽席上

去了。

旁聽席裏擠滿了裝束華麗的婦女們，她們伏在欄干上，極力不放過下面所說的一言一語。婦女們身邊是一羣風度優雅的律師、戴着眼鏡的中學教師和軍官，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到處都議論着選舉，都在談論貴族頭領多麽心灰意懶，爭論多麽有趣；列文聽到有一羣人在贊美他哥哥。一位貴婦人在對一個律師說：

『我聽到柯玆尼雪夫的演說有多麽高興啊！挨餓都值得。妙不可言！多麽明瞭淸晰！你們法庭裏誰也講不了這樣。除了馬伊傑里，就是他講話也遠遠沒有這樣的口才哩！』

在欄干上找到一個空地方，列文俯在上面，開始觀察和諦聽。

所有貴族都坐在按着縣份劃分的欄干裏面。廳堂中間站着一個穿禮服的人，他正用高亢而響亮的聲音宣佈說：

『現在表決陸軍上尉伊夫幾尼·伊凡諾維奇·阿普赫金作省貴族頭領！』

接着是死一般的沉寂，然後聽到一個老年人的少氣無力的聲音說：

『謝絕了！』

『現在投票表決樞密顧問官彼得·彼得羅維奇·保爾，』有個穿禮服的人呼喊。

『謝絕了！』有個靑年人的尖聲說。

於是又從頭開始，又是『謝絕了』。這樣繼續了一個鐘頭的光景。列文斜倚在欄干上，冷眼旁觀着和諦聽着。最初他覺得不勝驚異，很想弄明白這是甚麽意思；後來，斷定了他怎麽也不會明白

的，因此就覺得枯燥無味了。隨後，回想起他在所有人的面貌上看到的那種激昂慷慨和怒容滿面的神情，他覺得悲哀起來，因此決定離開這裏到樓下去。當他穿過旁聽席的走廊的時候，他碰到一個踱來踱去的垂頭喪氣兩眼通紅的中學生。在樓梯上他遇到一對人兒：一個穿着高跟鞋匆匆跑上來的婦人和一個得意揚揚的副檢查官。

『我告訴過你晚不了的，』當列文閃在一邊給那位婦人讓開路的時候，副檢查官說。

列文已經下樓走到出口的地方。正在掏衣服的號牌的時候，一個秘書就把他抓住了。『請來吧，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正在選舉哩！』

正在投票表決的就是那位一口拒絕應選的聶維道夫斯基。

列文走進大廳的門口：門已經反鎖上了。秘書敲敲門，大門打開了，兩個面色通紅的地主由列文身邊衝出去。

『我忍受不了啦！』臉漲得通紅的地主裏的一個大喊大叫。

緊跟在地主們的後面，省貴族頭領的頭伸出來。他的面孔由於疲憊和憂懼流露出怕人的神情。

『我告訴過你不要放任何人出去！』他對門房申斥道。

『我是放人進來，大人！』

『天啊！』省貴族頭領長嘆了一聲，於是拖着他那穿着雪白褲子的無力的腿，搭拉着腦袋，朝着屋子中央的大桌子走過去。

聶維道夫斯基，果然不出所料，獲得了絕大多數的選票，他現在作了省貴族頭領。好多人興高

烈，好多人滿意而快活，好多人歡喜若狂，可是也有好多人不滿意，很傷心。前任貴族頭領處在絕望的心境中，掩飾不住失意之色。當聶維道夫斯基離開大廳的時候，人羣簇擁着他，熱情地尾隨着他，就像第一天省長致開幕詞人們尾隨過他那樣，而且也像從前斯涅特柯夫當選的時候人們尾隨過他一樣。

三一

新選出來的省貴族頭領和獲得勝利的新派裏的許多人當天晚上都在渥倫斯奇家聚餐。

渥倫斯奇來參加選舉，一方面是因爲在鄉下覺得無聊，而且爲了向安娜宣佈一下他的獨立不羈的權利，也因爲要幫助史惠玆斯奇來競選，好報答他在治安推事選舉會上爲渥倫斯奇所花費的那番苦心，主要是爲了嚴格地履行他所承担的作爲貴族和地主的全部義務。但是他絲毫也沒有想到選舉這件事會引起他那麼大的興趣，會使他這樣動心，或者他竟然能夠做得這樣好。在地主貴族圈子裏，他完全是個新人物，但是他分明很成功；而且他認爲他在他們中間已經獲得一定的勢力，這倒是的確的。而這種勢力是由於他的財富，爵位，由於他的老朋友辟爾柯夫——是一個在財政部供職而且在喀山省創辦了一個生意興隆的銀行的金融家——租給他的城裏的那幢富麗堂皇的宅邸；由於渥倫斯奇從鄉間帶來的手藝高明的廚司；由於他和省長的交情——他們從前是同窗好友，而且渥倫斯奇甚至還庇護過他；而主要是由於他待人接物不分厚薄的那種單純的風度，很快就使得大多數貴

族改變了認爲他傲慢無禮的成見。他自己感覺得，除了娶了吉提·薛傑巴茲基的那個狂妄傢伙，懷着偏激的惡意 à propos de bottes（沒有分寸地）對他講過一大堆不得要領的荒謬言語以外，他所結識的每個貴族都變成了他的擁護者。他看得淸淸楚楚，而其他的人們也都公認，聶維道夫斯基的成功他曾出了很大的力。如今在自己的宴席上慶祝聶維道夫斯基當選，渥倫斯奇由於他的候選人榮獲成功而感到一種得意的快感。選舉這件事使他感到那麼大的興趣，以致他開始想過三年再選舉的時候，如果他結了婚，他自己就要參加競選，就好像一個賽馬騎師爲他賺了一筆賭注，他渴望親自去賽馬一樣。

現在他在慶祝他的賽馬騎師的勝利。渥倫斯奇坐在首席上，他的右首坐着年靑的省長——侍從將軍。對其他的人說來，將軍是一省之主，莊嚴地致過開幕辭，講過話，而且像渥倫斯奇看出來的，在好多出席會議的人身上喚起了悚然起敬和卑躬屈節的心理；但是對渥倫斯奇說來，他是小『馬斯洛夫·卡加』——這是他在幼年士官學校裏的綽號——在他面前覺得很不自在，而渥倫斯奇竭力設法 mettre à son aise（使他自在）的人。在渥倫斯奇的左首坐着的是少年氣盛，性子執拗，相貌陰險的聶維道夫斯基。渥倫斯奇對他是坦率而有禮的。

史惠茲斯奇輕快地忍受了他的失敗。對於他說，甚至都不算甚麼失敗，像他舉着香檳酒杯親口對聶維道夫斯基說的：再也找不出更好的担當得起貴族應該遵循的新方針的代表人物了。因此所有正直的人，如他所說的，都站在今天勝利的這方面，爲了這種勝利而感到慶幸。

司試潘·阿卡諦耶維奇也很高興，他快活地消遣了一番，而且人人都心滿意足。在佳肴美饌的

宴席上，又紛紛提到了選舉大會上的插曲。史惠茲斯奇令人發笑地模倣前任貴族頭領的如泣如訴的講話，而且轉身對聶維道夫斯基評論說：閣下應該採取一種截然不同的，比眼淚複雜的審核基金的方法！另外一個善於說俏皮話的貴族描摹如何爲了前任貴族頭領打算舉行的舞會，特地招聘了一批穿長統襪子的僕役，如果新貴族頭領不舉行由穿長襪的僕人侍候的跳舞會的話，現在祇好把他們都打發回去了。

在宴會中間，他們動不動就對聶維道夫斯基說：『我們的省貴族頭領』，而且稱他爲：『閣下』。

這話說得很使人高興，就像新娘被人稱爲『夫人』和冠上她丈夫的姓一樣。聶維道夫斯基故意裝出不僅毫不在乎而且很看不起這種官銜的神情，但是他顯然高興得飄飄然了，而且在克制着自己，好不流露出和他們所處的這種新的自由主義的環境很不適合的喜悅神情。

用餐的時候發了好幾個電報給那些關心這次選舉的結局的人。興高采烈的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拍了一個電報給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電報的內容如下：『聶維道夫斯基以二十票之差當選。祝賀。請轉告別人。』他高聲口述了一遍，說：『得讓他們高興一下！』但是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接到這封急電，祇嘆息了一聲又浪費了一個盧布，而且明白這又是酒席快結束的時候幹的事。她知道司梯瓦有個毛病，每逢酒席上杯盤狼藉的時候就 faire jouer le télégraphe（愛亂打電報）。

一切，包括上等的筵席和美酒——都不是從俄國商人那裏買的，而是直接由國外輸入的舶來品——都是名貴，純粹而可口的。那一小圈人，大約有二十來個人，是史惠茲斯奇從思想一致的，

自由主義的新活動分子裏挑選出來的，也都是聰明而體面的人物。他們半開玩笑半認眞地，爲了新貴族頭領，爲了省長，爲了銀行家，而且也爲了『我們的和藹可親的主人』而乾杯。

渥倫斯奇心滿意足。他從來沒有想到在省裏會這樣有趣。

宴會快結束的時候，大家愈發歡暢了。省長邀請渥倫斯奇去赴爲了『塞爾維亞弟兄』而舉行的義演音樂會，那是由他那位想和渥倫斯奇結識的夫人一手安排的。

『那裏要開舞會，你可以見識見識我們省裏的美人！說眞的，很值得瞻仰一番呢！』

『Not in my line（這不是我所擅長的），』渥倫斯奇回答，他很愛好這句英國話，但是微微一笑，答應了去。

當他們都已經離開了餐桌，正抽香烟的時候，渥倫斯奇的聽差端着擺着書信的托盤走上他跟前。

『是由弗士維仁斯基專差送來的，』他帶着意味深長的眼色說。

『眞奇怪，他多麼像檢察官斯維吉斯基啊，』有個客人用法文品評那個聽差說，同時渥倫斯奇皺着眉頭，在看信。

信是安娜寄來的。還沒有看信，他就知道內容了。原來指望選舉大會會在五天之內結束，因此他答應了星期五回去的。現在是星期六了，他知道信裏一定是譴責他沒有準時回去。他昨天晚上寄走的信大概還沒有到。

信的內容果然不出所料，但是形式却是出人意外的，而且使他格外不痛快。『安妮病得很重，

醫生說可能是肺炎。我一個人心亂如麻。瓦爾瓦拉公爵小姐不是幫手，却是個障礙。前天和昨天我一直盼望着你回來，現在我派人去看看你在哪裏，你怎麼啦。我本來想親自來的，但是知道你會不高興，因此又變了主意。給我個回信，我好知道怎麼辦。」

孩子病了，她反倒想親自來！他們的女兒病了，還有這種敵對的語氣！

選舉的單純的歡樂和他必須返回去的那種沉悶的使人覺得累贅的愛情，以其鮮明的對照使渥倫斯奇驚異了。但是他非回去不可，於是乘上頭一班火車，當天晚上就回家去了。

三二

渥倫斯奇動身去參加選舉以前，安娜考慮到每次他一離開家他們都要大鬧一場，這祇會使他疏遠她，却維繫不住他，因此下定決心儘可能克制住自己，以便鎮靜地忍受這種離別。但是他來向她告別的時候凝視着她的那種冷酷而嚴峻的眼光，傷了她的心，他還沒有動身，她的寧靜心境就被破壞了。

後來，獨自一人又沉思了一番那表示出他有獨立自主的權利的眼光，她，像往常一樣，結果總是意識到自己的屈辱。『他有權利想甚麼時候走就甚麼時候走，想到哪裏就到哪裏。不但可以離開，而且可以遺棄我。他有一切權利，而我甚麼都沒有。但是，他既然知道這個，他就不應該這麼做的！不過他究竟做了甚麼呢？……他帶着一副冷酷而嚴峻的表情望着我。當然這是不明確，不可

捉摸的，不過跟以前大不相同了，而那種眼光却意味深長得很哩，」她沉思。「這種眼光表示他開始冷淡了。」

雖然她確信他已開始冷淡了，但是她仍然是毫無辦法，怎麼也不能改變她和他的關係。就像以往一樣，她祇能用愛情和魅力籠絡他；而且也像以往一樣，她祇有白天用事務夜裏用嗎啡才能鎮壓住萬一他不愛她了她會落到甚麼下場的那種恐怖的思想。不錯，還有一個方法：不抓牢他——除了他的愛情她甚麼都不需要了——却接近他，把自己放到一個他不能遺棄她的境地中。那種方法就是離婚，再和他結婚。她開始渴望着這件事，而且打定主意，祇要他和司梯瓦一提，她就同意。

抱着這種思想，她孤獨地過了五天，就是他去參加選舉大會的那五天。

散步，同瓦爾瓦拉公爵小姐聊天，拜望醫院，最主要的是瀏覽書籍，看了一本又一本，就這樣消磨了她的時光。但是第六天，馬車夫沒接到他空着車回來的時候，她感覺到她再也鎮壓不住想念他和要知道他在做甚麼的念頭了。剛巧那時她的小女兒病了。安娜照顧她，但是就是這事也分散不了她的心，特別是因爲病情並不嚴重。無論她怎麼努力，她也不愛這小女孩，而且她不能裝出愛她的模樣。將近黃昏的時候，孤伶伶一個人，安娜爲了想他而胆戰心驚，因此打定主意要到城裏去，但是又好好想了一想，就寫了那封渥倫斯奇已經收到的矛盾百出的書信，沒有再看一遍就派專差送走了。第二天她接到他的信，因爲自己寫了那封信而後悔莫及。她深恐又看到臨別的時候他投給她的那種冷酷眼光，特別是當他查明了小女孩的病情並不怎麼嚴重的時候。但是她還是高興給他寫了那封信的。安娜現在已經承認他厭倦她了，而且捨不得拋棄自由回到家來；但是儘管如此，她還是

高興他要回來了。讓他厭倦好了，但是一定要讓他跟她在一起，好讓她看見他的姿影，知道他的一舉一動。

她正坐在客廳裏，藉着燈光閱讀泰納的一部新著作㊀，傾聽着外面風的呼嘯聲，隨時隨刻盼望着馬車的來臨。好幾次她都以爲聽到了車輪聲，但是每次都錯了；終於她不但聽到車輪聲，而且還有車夫的吆喝聲和門廊裏的沉悶的轟隆聲。就連一個人在打牌的瓦爾瓦拉公爵小姐也證實了這一點，於是安娜，臉泛紅暈，立起身來，但是並沒有下樓去，像她前兩次那樣，却站住不動了。她突然因爲欺騙了他而感到羞愧，但是更害怕的是他要如何對待她。受了傷害的心情已經消逝了，她現在祇害怕他的不悅的神情。她想起小女孩昨天就完全康復了。爲了她剛一發出信她就痊癒了，她很生她孩子的氣。隨後她又想到他來了。想到他整個的身心、他的手、他的眼睛都來了。她聽到他的聲音。忘記了一切，她快活地跑去迎接他。

『哦，安妮怎麼樣？』當安娜跑下來的時候，他仰望着她，怯生生地問。

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一個聽差正替他脫掉暖和的長統靴。

『噢，沒有甚麼！她好些了。』

『你呢？』他說，身子抖動了一下。

她用兩隻手握住他的手，拉到自己的懷裏，眼睛一刻也沒有離開過他。

㊀ 據穆德英譯本註：這部泰納的新著作可能是舊政體，它在一八七五年出版，是泰納的著作現代法蘭西的起源的第一卷。

『嗯，我非常高興哩，』他說，冷冷地打量着她，打量她的頭髮樣式、她的服裝，他知道這都是為了他而裝扮起來的。

這一切都使他神魂顛倒，但是已經使他神魂顛倒了那末多次了！她怕得要命的那種冷酷無情的神色又逗留在他的臉上。

『哦，我很高興哩！你身體好嗎？』他說，用他的手帕揩揩他的潮濕髭鬚，吻吻她的手。

『沒有關係，』她沉思。『祇要他在這裏就好了，他在這裏，他就不能，也不敢不愛我哩。』

當着瓦爾瓦拉公爵小姐的面，傍晚歡暢而愉快地度過去了，公爵小姐抱怨說他不在的時候安娜吃過嗎啡。

『我有甚麽辦法呢？我睡不着……千思萬慮害得我睡不着。他在的時候我從來沒有吃過，幾幾乎沒有吃過哩。』

他對她敍述選舉的事，而安娜善於運用種種問題逗引他談到最使他心花怒放的問題——就是他的成功——上面去。她對他說他感到興趣的一切家務事；而她所說的消息都是令人愉快的。

但是深夜裏，祇剩兩個人的時候，安娜，看見她又完全掌握住他了，於是想要消除他為了那封信而投給她的眼色中的那種令人難過的印象，於是開口說：

『老實說，你接到我的信是不是很生氣，而且不相信我呢？』

她一說了這話，她就恍然大悟，不論他心裏多麽熱愛她，但是信的事他却沒有饒恕她。

『是的，』他回答。『那封信真怪得不得了。一會兒說安妮病了，一會兒却又說你想親自去。』

『這都是實情。』

『我並沒有懷疑。』

『不，你的確懷疑過的！我看出你很不滿意。』

『一會兒也沒有過。我不滿意的祇是，這是實話，你好像不願意承認人總有一些不得不盡的義務……』

『去赴音樂會的義務……』

『我們不談這個，』他說。

『我們爲甚麼不談這個？』她反唇相譏。

『我不過想說，人可能遇到一些義不容辭的義務。現在，譬如說，我爲了房產的事得去莫斯科一趟……噢，安娜，你爲甚麼這樣容易動氣呢？難道你不知道沒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了嗎？』

『如果這樣，』安娜用一種突然變了聲的口吻說。『那就是說你厭倦了這種生活……是的，你回來住一天就又走了，就像男人們那樣……』

『安娜，這太殘酷了。我願意獻出整個生命……』

但是她不聽他的話了。

『如果你去莫斯科，我也去！我不留在這裏。我們要末各奔東西，要末永不分離。』

『你要知道，這也就是我的惟一的願望啊！要不是……』

『要離婚嗎？我給他寫信！我看，我不能像這樣過下去了……但是我要和你一同去莫斯科。』

『你的口氣像是在威脅我一樣。我再也沒有比願望永不分離更大的願望了，』渥倫斯奇微笑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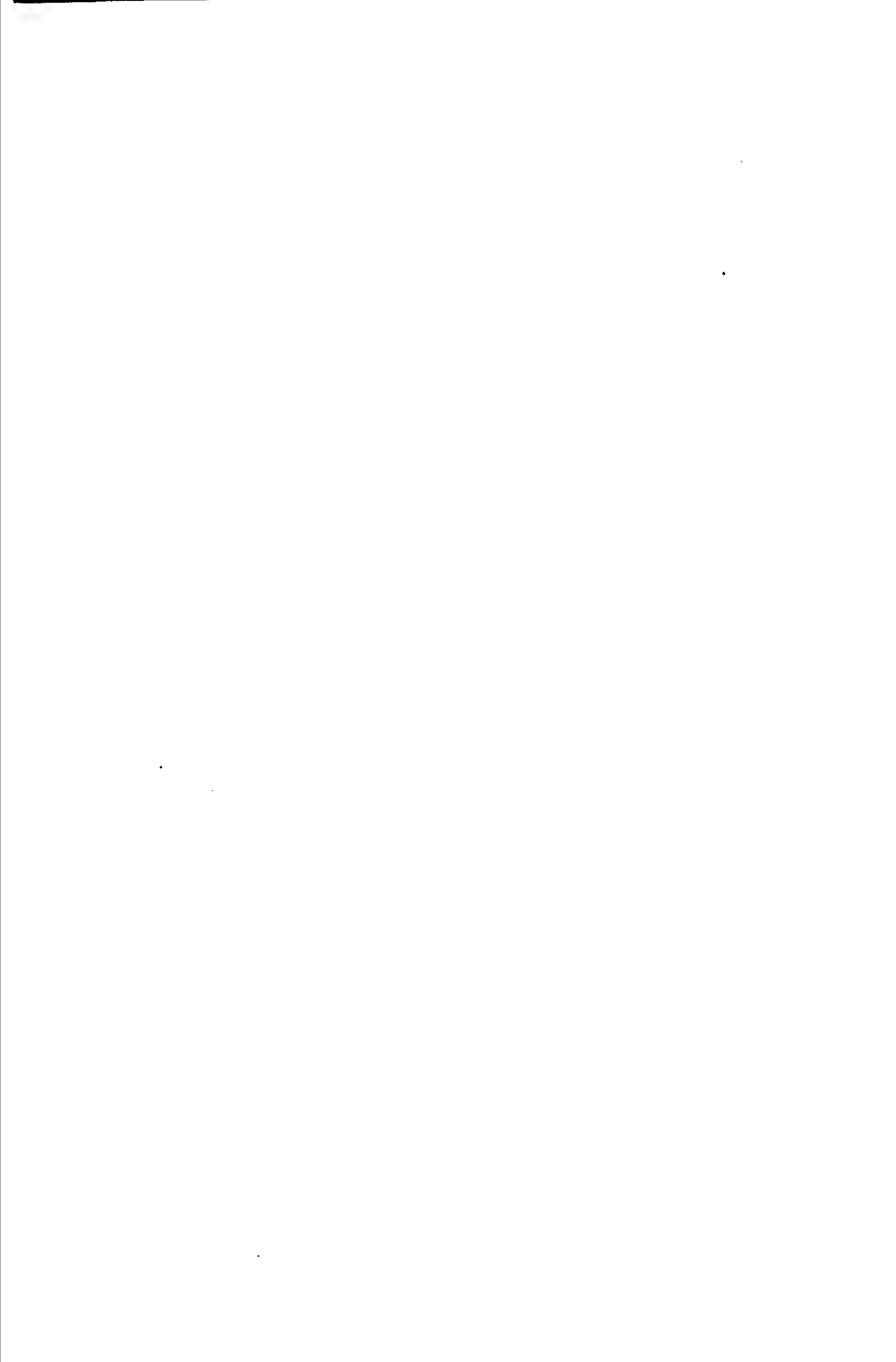
但是他說這些柔情蜜語的時候，在他的眼裏不僅閃耀着冷淡的神色，而且有一種被逼到窮途末路和不顧一切的冷酷的光芒。

她看出了這種眼色，而且猜對了它的含義。

這種眼色說：『如果是這樣，那就不幸了！』這是瞬息之間的印象，但是她永遠也忘不掉了。

安娜給她丈夫寫信要求離婚；十一月末，他們和必須去彼得堡的瓦爾瓦拉公爵小姐分別了，她和渥倫斯奇一齊遷居到莫斯科。天天盼望着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回信，和隨之而來的離婚，他們現在像已婚的夫婦一樣定居下來。

第七部



一

列文家在莫斯科已經住了三個月的光景了。吉提應當分娩的日子，按照對這種事情富有經驗的人的最精確的估計，早已過期了；但是她還沒有生產，也沒有比兩個月前更接近產期的任何象徵。醫生、產婆、杜麗、她的母親、特別是一想到將要來臨的事就不能不恐慌的列文，都開始焦灼不安了；祇有吉提一個人覺得十分平靜和幸福。

她現在清晰地意識到在自己心裏對於即將誕生的（對於她在某種程度上說是已經存在的）嬰兒產生了一種愛情，她懷着喜悅體驗了這種新的情感。他現在已經不完全是她的身體的一部分，而是有時過着獨立自主的生活了。有時這使她痛苦，但是同時她又因為這種新奇的歡快心情想放聲大笑。

所有她熱愛的人都同她在一起，都對她體貼得無微不至，照拂得那樣周到，給予她的一切又是那樣地如意，要是她不知道也沒感覺到這一切不久就要告一段落，那她就不會再希望更美好更快樂的生活了。唯一使這種生活的魅惑力大為減色的是她丈夫不像她最愛他的那種樣子，不像往常在鄉下那種樣子了。

她愛他在鄉下的那種沉着、親切和慇懃好客的態度。在城裏他總像是坐立不安和有所戒備一樣，彷彿唯恐甚麼人會欺侮他，尤其是她。在那裏，在他的莊園上，清楚地知道自己處在最適當的

位置上，他從來沒有急着到甚麼地方去，而且從來也沒有空閒過。在這裏，在城裏，他總是慌慌張張，好像害怕錯過甚麼似的，但却無所事事。她替他很難過。在別人看來，她知道，他並不像一個可憐的人物；恰恰相反，當吉提留意他在交際場中——就像有時候一個人極力用陌生人的眼光去看自己所愛的人，以便察看出他在別人身上所造成的印象——的時候，她，甚至帶着嫉妒的恐懼心理看出來，他非但不是個可憐的人物，而且由於他的優良的教養，他對婦女的那種有點古板而羞澀的文雅態度，他的魁偉有力的身姿，還有，像她認爲的，那種特別富於表情的面孔，他反倒是一個非常動人的人。但是她不是從表面，而是從內心裏去觀察他，因此她看出來，在城裏他不是本來的模樣了；她對他的狀況不能作另外的解釋了。有時她在心裏暗暗責備他不會在城裏過日子；有時她又承認要他在這裏把生活安排得稱心如意的確是困難的。

眞的，他有甚麼辦法呢？他不愛打牌。他又不去俱樂部。她現在明白了跟奧布浪斯基那一類花天酒地的人來往是怎麼回事了——那就是縱酒和酒後到甚麼地方去尋歡作樂。她一想到在這種場合男人們去的處所就不能不感到恐怖。去交際場嗎？但是她知道這麼做的話，他要覺得同女人們接近有樂趣才行，這她又不願意。跟她，她母親，和姊姊們一道呆在家裏嗎？但是不論那套翻來覆去講個不休的話題——Aline-Nadine（東家長西家短），這是老公爵給她們姊妹間的談話取的名字——她覺得多麼愉快和有趣，但是她知道他一定感到索然無味的。那末還有甚麼事情可做呢？繼續寫那部著作嗎？他確實試過的，最初到公共圖書館去作筆記和查他所需要的參考書；可是，如他對她說的，他愈沒有事做，他就愈沒有時間做事。除此以外，他還抱怨說，他的著作在這裏談得太多了，

結果他的一切觀念都混淆不淸了，因此他對它已經失去了興趣。

在城裏過活的一個好處就是在這裏他們從來沒有口角過。不知道是城裏的情況大不相同呢，還是他們兩個在這方面變得更謹愼更明白道理了——無論如何，他們從來沒有爲了嫉妒發生過口角，那是他們遷居到城裏的時候曾經那麽害怕過的。

在這方面甚至還發生了一樁對他們兩個人都非同小可的事情，就是吉提同渥倫斯奇的會見。

吉提的教母，老公爵夫人瑪麗亞·保里索夫納，一向非常鍾愛她，一定要見她一面。雖然吉提因爲懷孕哪裏都不去，但她還是跟着她父親一路去探望那年高望重的老夫人了，於是在那裏遇見了渥倫斯奇。

在這次拜訪中吉提唯一可以譴責自己的是，當她認出那個穿着便裝的她一度非常熟悉的渥倫斯奇的身姿的時候，她透不過氣來，血液直往心臟裏湧，而且她感覺得紅暈瀰漫了她的面孔。但是這祇是一瞬間的事。她父親故意大聲和渥倫斯奇寒暄，他還沒有說完話她就有了充分的心理準備，能夠面對着渥倫斯奇，必要的話，可以像她同瑪麗亞·保里索夫納公爵夫人談話一樣同他談談話，而主要的是，要做到連最輕微的語調和微笑都能獲得她丈夫的讚許的地步才行，她彷彿覺得那一剎那她丈夫的看不見的形影就在她近旁。

她同渥倫斯奇交談了三言兩語，甚至還因爲他取笑選舉會議，稱之爲「我們的國會」而靜靜地微微笑了一笑。（她非得笑一笑，爲了表示她懂得那句玩笑。）但是她馬上轉過身去對着瑪麗亞·保里索夫納，直到他站起身告辭的時候她才看了他一眼；那時她望着他，顯然祇是因爲在人家對你行

禮告別時不望着人家未免有失體統的原故。

她很感激她父親，因爲他一句話也沒有提到同渥倫斯奇的這次相逢；但是由於拜訪以後，他們照常散步的時候他對她特別慈愛，她看出來他很滿意她。她也很滿意她自己。她完全沒有想到她竟會有力量把她對渥倫斯奇的舊日感情的全部記憶封鎖在內心深處，不僅表面上，而且眞地在他面前十分泰然自若。

當她告訴列文她在瑪麗亞·保里索夫納公爵夫人家遇見渥倫斯奇的時候，他的臉比她紅得還要厲害。要她對他講述這事可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再往下敍述這次相會的委細，因爲他並沒有盤問，祇是皺着眉頭凝視着她。

「可惜你沒有在那裏，」她說。「不是說你沒有在那間房裏……要是你在場我的舉止就不會那麼自然了……我現在比那時臉紅得更厲害，更加，更加厲害哩，」她加上說，臉紅得流出眼淚了。

「可惜的是你不能從門縫裏偸偸看看哩。」

她的眞誠的眼睛使列文看出她很滿意自己，因此雖然她羞容滿面，他立刻就放了心，開始像她所願望的那樣訊問她。當他聽到了一切，甚至一直聽完了最初一瞬間她不由得臉紅起來，但是以後就像和任何人萍水相逢那樣悠然自如的事實爲止，列文十分快活了，說這事使他很高興，現在他就不會像在選舉大會上那樣魯莽行事了，下次一遇見渥倫斯奇就要儘可能地和他要好。

「一想起來有個人快要成了我的仇敵，我討厭遇見他，眞痛心得很哩。」列文說。「我非常，非常高興。」

二

『那末，請你去拜望保爾夫婦一下吧，』十一點鐘的光景，列文出門以前進來看她的時候，吉提對她丈夫說。『我知道你要在俱樂部吃午飯。爸爸給你登記了。但是早晨你去哪裏呢？』

『不過去看看卡塔瓦梭夫罷了，』列文回答。

『爲甚麼這麼早呢？』

『他答應給我介紹米特洛夫。我想和他談談我的著作。他是彼得堡的一個很有名望的學者，』列文回答。

『是的，你上次讚不絕口的就是他的文章吧？哦，以後呢？』吉提問。

『以後也許爲了我姊姊的事去法院一趟。』

『去聽音樂會嗎？』

『哦，一個人去有甚麼意思！』

『不，去吧；要演奏這些新作品哩……你一向覺得那麼有趣的。要是我，我一定去的。』

『哦，無論如何我午飯前會回來的，』他說，看了看錶。

『可要穿上件大禮服，這樣你就可以一直去拜望保爾伯爵夫人了。』

『難道非去不可嗎？』

『啊，非得去。他拜訪過我們。唉，有甚麼爲難的地方呢？你順路去一趟，坐一坐，花五分鐘談談天氣，就站起來走了。』

『喂，說起來你不會相信，我那樣不習慣應酬，我眞難爲情哩。這有多麼討厭啊！一個陌生人進來，坐了一陣，沒事白蘑菇半天，既打擾了人家，自己也心煩意亂，末了才走了。』

吉提大笑起來。

『但是你作獨身漢的時候常常拜望人家呀？』她說。

『不錯，拜望過，不過我老覺得不好意思，而且現在我對這一套非常不習慣了，說正經的，我寧願兩天不吃飯，也不願意去拜望人家！簡直窘得不得了！我一直覺得人家會生起氣來，說：「你沒有事來做甚麼？」』

『不，他們不會生氣的。我擔保！』吉提說，笑盈盈地凝視着他的臉。她拉住他的手。『好吧，再見！……請你千萬去一下！』

他吻了他妻子的手剛要走開，她就攔住了他。

『考斯加，你知道我祇剩下五十個盧布了。』

『啊，這又有甚麼，我到銀行去取。要多少？』他帶着她所熟悉的那種不滿意的表情說。

『不，等一下，』她拉住他的手。『我們談一談，我心裏很發愁。我好像並沒有花一個多餘的錢，但是錢像流水一樣無影無踪了！我們不知道怎麼總處理不好。』

『一點關係也沒有，』他說，咳嗽着，皺着眉頭瞅着她。

她很懂得這種咳嗽聲，這是他非常不滿意的表示，不是對她，而是對他自己。他確實很不滿意，倒不是因爲他們花了那麼多錢，而是因爲這件事使他想起一樁他明明知道是錯的，很想遺忘的事情。

「我告訴過蘇柯洛夫出脫麥子，先用磨房作抵押借一筆款子。無論如何我們會有錢的。」

「是的，不過總起來看，恐怕還是太……」

「一點也不，一點也不！」他重複說。「好了，再見，親愛的！」

「不，眞的，有時候我很懊悔聽了媽媽的話！在鄉間有多麼好啊！照現在這樣子，我把你們都折磨壞了，而且我們又在浪費金錢……」

「沒有關係，一點也沒有關係！自從結了婚，我一次也沒有說過事情要比現在這樣好一些就好了……」

「眞的嗎？」她說，望着他的眼睛。

這話他是未加思索信口說出來的，不過安慰她罷了。但是一望見她那可愛而眞實的眼光疑問般緊盯在他身上，他就從心坎裏又重複了一遍這話。「我完全忘了她了，」他沉思，想起不久他們就要面臨的事情。

「快了嗎？你覺得怎麼樣？」他小聲說，握住她的兩隻手。

「我想得太多，以致現在我根本不想，甚麼也都不知道了。」

「你不害怕嗎？」

她輕蔑地微微一笑。

『一點也不！』她回答。

『喂，萬一有事，我在卡塔瓦梭夫家裏。』

『不，不會有甚麼事的：別胡思亂想。我要和爸爸在林蔭路上散散步。我們要去杜麗家裏看看。希望你午飯前回來。噢，是的！你知道杜麗的情況簡直沒法過了嗎？她混身是債，一文莫名。媽媽和我跟亞森（她這樣稱呼她的姊夫里瓦夫）商量了一下，我們決定派你和他去責備司梯瓦。這樣下去絕對不行的。這事不能跟爸爸談……不過如果你和他……』

『唉，我們可辦得了甚麼？』列文說。

『你反正要到亞森家去，和他談談，他會告訴你我們怎樣決定的。』

『我事先就完全同意亞森的意見。好吧，我要去拜望他……順便說一聲，如果我去聽音樂會，我就和納塔麗亞一齊去。好了，再見！』

在台階上，他獨身時侍候過他，現在經管着城裏的家產的老僕人顧茲瑪攔住了他。

『美人（這是由鄉間帶來的那匹左轅馬）換了馬掌，但是仍舊一瘸一跛的，』他說。『老爺吩咐怎麼辦呢？』

列文初到莫斯科的時候，對於鄉下帶來的馬羣很感興趣。他想要盡量地把這事情安排得又好又便宜；結果哪知道他們自已的馬比租來的馬還要貴，而且他們照樣還得租馬用。

『派人去請獸醫，也許有瘖傷。』

『是的，卡特立娜·亞歷山特羅夫納怎麼樣？』

列文現在再也不像他初到莫斯科的時候那樣，聽說由瓦茲維贊科大街到西夫切夫——伏拉傑克大街需要套上一輛二馬駕轅的大馬車，駛過四分之一俄里的溶雪的爛泥地面，然後讓馬車一停就停四個多鐘頭，每次還得付五個盧布，覺得那樣大驚小怪了。現在他已經覺得這是再自然也沒有的了。

『租兩匹馬，套上我們的馬車。』

『是的，老爺！』

多虧城市的生活條件，這麼輕而易舉地就解決了在鄉下要費很大心血和氣力的麻煩事，列文走出去，叫了一部雪車，坐上去向尼基特斯基駛去了。路上他再也不想錢的事了，却在思慮怎樣和一位研究社會學的彼得堡的學者結識，怎樣同他談論他的著作。

祇有剛到莫斯科那幾天，那種到處都需要的，鄉下人很看不慣的，毫無收益却又避免不了的浪費，才使列文大驚失色。他現在已經司空見慣了。在這方面，他的情形和一般人所說的醉漢的情形一樣：第一杯像芒刺在喉，第二杯像蒼鷹一樣飛掠而過，喝過第三杯就像小鳥一樣暢行無阻了。當他換了第一張一百盧布的鈔票為聽差和門房購買制服的時候，他不由自主地盤算着這些沒有用的制服，這筆錢抵得上夏季——就是，從復活節到降臨節，大約三百個工作日的時間——僱兩個每天從早到晚幹苦工的工人所花的價錢，但是他暗示了一下沒有制服也行，老公爵夫人和吉提就流露出驚異的神色，由此看來，這筆錢無論如何也是需要用的了。他同那一張百元盧布的鈔票分了手，心裏

不是沒有鬥爭的。但是下一張鈔票，那是他換來爲親友準備宴席的，一共花去二十八個盧布；雖然他想起這二十八個盧布就是工人們流汗呻吟地刈割好了、捆起來、脫了粒、搧去皮、篩過、包裝起來的九俄担燕麥的代價，然而比第一次就花得容易多了。現在換一張鈔票他再也不左思右想了，像小鳥一樣就飛逝了。不知是不是用錢換來的樂趣抵上了掙錢上所費的勞力，反正他早就置之度外了。他那套低於一定價錢就不出售的生意經也忘懷了。他咬定價錢好久沒有出賣的燕麥，却比一個月以前每俄担少賣了五十戈比。甚至照這樣開銷下去，過不了一年就得負債的盤算，也失掉了意義。祇要銀行裏有錢就行，別管錢怎麼來的，那樣就有把握明天有錢買牛肉了。直到現在他都遵守着這條規則；銀行裏總存着錢。但是現在銀行裏已經一文不剩了，他也不大知道上哪裏去搞一筆錢來。吉提提到錢的時候，這事就使他心慌意亂了一下；然而，他沒有工夫考慮了。一邊坐着車走，他一邊想着卡塔瓦梭夫和他同米特洛夫就要來臨的會見。

三

列文這次在莫斯科停留期間，又和他大學時代的同窗好友，自從他結婚以後就未見過面的卡塔瓦梭夫教授重溫舊好了。卡塔瓦梭夫以他的明朗而單純的人生觀博得了列文的歡心。列文認爲卡塔瓦梭夫的明朗的人生觀是由於他天資貧乏而來的，而卡塔瓦梭夫認爲列文的思想前後矛盾是由於他缺乏思想鍛鍊而起的；但是卡塔瓦梭夫的明朗很中列文的意，而列文的豐富的沒有修養的思想卡塔

瓦棱夫也覺得很有意思，因此他們願意見面爭辯一番。

列文朗讀過他的著作中的幾章給卡塔瓦棱夫聽，很投合他的心意。前一天在公開演講會上卡塔瓦棱夫偶然碰見了列文，對他說那個以文章博得了列文的讚賞的大名鼎鼎的米特洛夫現在在莫斯科，他對於卡塔瓦棱夫跟他講的列文的著作很感興趣，他明天上午十一點會到他家來，很願意得到和列文結識的榮幸。

『你的確大有進步，老弟，看見這點我很高興哩，』卡塔瓦棱夫一邊說，一邊在小客廳裏迎接列文。『我聽見門鈴聲，心裏想：他決不會準時來的……喂，你覺得門的內哥羅人㊀怎麽樣？他們生來就是武士。』

『發生了甚麽事？』列文打聽說。

卡塔瓦棱夫用三言兩語對他講了講最近的消息，將他引進書房，把列文介紹給一個短小健壯的，相貌可親的人。這就是米特洛夫。談話約略涉及政治和彼得堡的要人們對最近的事件的看法。米特洛夫引用了來自可靠的官方消息，據說是沙皇和某位部長講的話。但是卡塔瓦棱夫卻由官方聽到沙皇說了一些完全不同的話。列文極力揣摸會說出這兩種話的情況，這個話題就丟開了。

『他差不多寫好了一部論勞動者和土地的關係的自然條件的著作，』卡塔瓦棱夫說。『我不是專家，但是我，作爲自然科學家，很高興他沒有把人類看作動物學法則以外的東西；而且，恰恰相

㊀門的內哥羅人是南斯拉夫西南地方的人。據穆德英譯本註，是指巴爾幹的暴動。

反，把人類看作要依周圍環境而轉移的東西，而且在這種從屬關係中去探求它的發展規律。』

『非常有趣哩，』米特洛夫說。

『我確實着手寫了一部論農業的著作，但是研究了農業的主要因素——勞動者，』列文臉紅了說。『我不由自主地得出了一個完全出乎意外的結論。』

於是列文小心謹愼地，好像摸索道路一樣，開始闡明他的見解。他知道米特洛夫寫過一篇反對衆所公認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的文章，但是他不知道以他這種標奇立異的見解能使他同情到甚麼程度，而且由那位學者的沉着而聰明的臉上的表情也推測不出來。

『但是你從甚麼上看出俄羅斯勞動者的特殊性呢？』米特洛夫說。『譬如說，是從他的生物學的性質呢，還是從他所處的環境？』

列文覺察出這問題裏已經包含着一種他不同意的觀點；但是他繼續闡述他的見解，說俄羅斯的勞動者對土地的看法和其他的民族迥然不同。爲了說明這種理論，他連忙補充說，按他的見解，俄羅斯人民的這種觀點是由於他們意識到移民到東方的廣大無人地區是他們的職責。

『根據一個民族的一般職責下結論，是容易誤入歧途的，』米特洛夫說，打斷列文的話。『勞動者的情況永遠是以他同土地和資本的關係爲轉移的。』

於是不容列文解釋他的觀點，米特洛夫就開口闡明他自己的學說與衆不同的特色。

列文不明白他的學說的特色究竟何在，因爲他根本不花費腦筋去了解。他看出米特洛夫，也像別人一樣，儘管他曾在文章裏大肆反駁經濟學家的理論，但他照樣還是僅僅從資本、工資和地租的

觀點來考察俄羅斯勞動者的狀況的。雖然他不得不承認在俄國東部——在俄國的最大的一部分土地上——地租仍然等於零，而工資——對於俄國的八千萬人口中的十分之九的人說來——也不過剛剛夠維持生活罷了，除了最原始的工具，資本還不存在，但他却祇從這種觀點來看所有的勞動者，雖然在好多論點上他和經濟學家並不一致，自己有一套工資理論，就是他闡述給列文聽的。

列文勉勉強強地聽着，最初還表示異議。他想要截斷米特洛夫的話，陳述自己的觀點，他認為這樣會進一步說明米特洛夫的見解是畫蛇添足的。但是後來，確信他們的看法那樣不同，彼此之間永遠也不會了解，因此他就不再反駁了，祇是聽聽而已。雖然米特洛夫說的話他現在絲毫也不感興趣了，但是聽着他說仍然覺得有點得意。由於這麼一位博學多識的人居然會這樣甘心情願地，這樣用心地對他說明他的見解，而且那麼相信列文對這種論題的學識，以致有時祇用一點暗示來說明事情的全貌，因此使列文得意得不得了。他認為這都因為人家看得起他，却不知道米特洛夫跟他的知己們談來談去談得都沒味道了，因此特別願意跟每個生人談談他所研究的，但是自己還不大明瞭的題目。

『恐怕我們要遲到了，』卡塔瓦梭夫說，米特洛夫一結束長篇大論他立刻就瞧了瞧錶。

『是的，今天業餘協會舉行慶祝斯文吉奇的五十週年紀念大會，』卡塔瓦梭夫說下去，回答列文的詢問。『彼得·伊凡諾維奇（米特洛夫）和我商量好了一路去。我答應朗誦一篇論他在生物學方面的成就的文章。跟我們去吧，很有趣呢。』

『是的，的確到時候了，』米特洛夫說。『跟我們去吧，由那裏，如果你喜歡的話，請到舍下

坐坐。我非常高興聽聽你的大作。』

『噢，不！還不行，還沒有完工哩！不過我倒很高興去參加紀念會。』

『你聽說了嗎，朋友？我單獨呈上去一份報告，』卡塔瓦梭夫由另外一間房裏喊道，他正在那裏穿大衣。

他們議論起大學裏的論戰，這是那年冬天莫斯科最重要的事件。委員會上三個老教授不接受年青教授們的意見；而年青人們就單獨交出來一份決議書。這份決議書，按某些人的見解，是荒謬絕倫的，但是按照另外一些人的看法，却是最簡單和最正確的。於是教授們分裂成兩派。

卡塔瓦梭夫那一派，認爲對方玩弄卑鄙的出賣和欺詐的手腕；而另外一派認爲對方年少無知和目無尊長。列文，雖然不是大學裏的人員，但是自從到了莫斯科他一再聽見和談論這件事，因此對這問題自己也有了一定的看法；他也參加了談話，這談話在路上一直繼續着，直到他們三個人到達古老的大學校舍才罷休。

大會已經開幕了。在卡塔瓦梭夫和米特洛夫就坐的那張鋪着桌布的桌子旁坐着六個人，其中有一個人，低着頭湊近手稿，正宣讀甚麽。列文在桌子附近的一把空椅子上坐下，小聲向坐在旁邊的一個學生問了問宣讀的是甚麽。那個學生不高興地看了列文一眼，說：

『傳記。』

雖然列文對那位科學家的傳記不感興趣，但是他不由自主地傾聽着，而且聽到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的一生中的一些趣事。

那位朗誦的人讀完的時候，主席向他道了一聲謝，高聲誦讀了詩人孟特爲了慶祝這個紀念日而專程寄來的一篇詩作，附帶還說了一兩句感謝那位詩人的話。隨後卡塔瓦梭夫，以他那響亮而刺耳的聲音，朗誦了一篇論這個正在慶祝他的五十週年紀念日的人的科學成就的文章。

卡塔瓦梭夫讀完的時候，列文看看錶，看到快兩點鐘了，想到去赴音樂會以前怎麼也來不及向米特洛夫宣讀他的手稿了，況且，他現在也不想讀了。在聽朗誦的時候，他還思索了他們以前的那場談話。現在他恍然大悟，雖然米特洛夫的見解也許有意義，但他自己的見解也有意義；而且這兩種見解祗有按照各自選定的方向分頭進行的時候，才能弄得明確，和得出結果，如果把兩種意見攪到一起是甚麽結果也得不出來的。列文打定主意，拒絕米特洛夫的邀請，因此，一散會立刻走到他跟前。米特洛夫把列文介紹給主席，他正和他談論政治消息。米特洛夫順便又對主席講了一遍他跟列文講過的話，而列文也發表了今天早晨他發表過的意見，但是爲了變換花樣起見，也表示了一點新的見解——那是剛剛浮上他的腦海的。以後他們就又談起大學的問題。因爲這一套列文都聽過了，他連忙對米特洛夫說，他不能接受他的邀請深爲抱歉，於是握握手，就坐着車到里瓦夫家去了。

四

同吉提的姊姊納塔麗亞結了婚的里瓦夫，一生都在各國的首都和國外度過，他在那裏受的教

育，在那裏作過外交官。

去年他辭去了外交官，倒不是由於甚麼不愉快（他從來沒有和任何人鬧過不愉快的事情），而是調到莫斯科的御前侍從院，爲的是能夠使他的兩個男孩受到最好的教育。

儘管在習慣和見解上他們大不相同，而且事實上里瓦夫比列文年紀大，但是那年冬天他們非常情投意合，而且彼此非常要好。

里瓦夫在家裏，列文未經通報就走進去了。

里瓦夫，穿着一件束着腰帶的家常便服，一雙麂皮靴，戴着一副青色鏡片的夾鼻眼鏡，坐在一把安樂椅上，正在閱讀攤在書桌上的一本書，他的纖美的手裏夾着一支一半已化爲灰燼的香煙，小心地伸得離身子遠遠的。

他那漂亮，優雅，還很年青的容貌，再加上他的光滑鬈曲的銀絲髮，更使他出落得堂堂儀表，他一看見列文就微笑得容光煥發了。

『好極了！我正要打發人去請你哩。哦，吉提怎麼樣？坐在這裏吧，這裏舒服得多。』他站起身來，推過來一把搖椅。『你看過最近一期 Journel de St. Pétersbourg（聖彼得堡日報）㊀嗎？我認爲好極了，』他帶着輕微的法國口音說。

列文說了他由卡塔瓦梭夫那裏聽來的彼得堡的言論，略微談了談政治以後，列文就又敍述他和米特洛夫的結識，以及他去赴會的情形。這引起了里瓦夫很大的興趣。

『這就是我羨慕你的地方，你有資格參加到這種有趣的科學界裏去，』他說。而且，一開口，

像往常一樣，就換上了法文，這樣他說起來更流利。『我眞抽不出時間。我的公務和孩子們使我無暇及此了；況且，說出來不怕難爲情，我受的教育太不夠了。』

『我可不這樣認爲，』列文帶着微笑說，像往常一樣，由於里瓦夫把自己估計過低而感動了，他一點也不是爲了要顯得謙虛而故意做作出來的，甚至也不是謙虛，而的的確確是由衷之言。

『唉，眞的！我現在覺得我受的教育太少了！甚至爲了教育孩子我都得重新溫習，簡直得學習好多東西。因爲單單有了教師還不夠，還得有監視人才行，就像你的農業上旣需要勞動者又需要管家一樣。這就是我正在閱讀的，』他指着擺在書桌上的布斯拉耶夫文法給列文看。『他們指望着米沙會懂得這個，難得很哩……你給我講講好不好？這裏他說……』㊀

列文極力說明這是不可能明白的，祇能死記；但是里瓦夫却不以爲然。

『噢，你在譏笑哩！』

『恰恰相反，你想像不出，當我看見你的時候我總是如何地學習着擺在我面前的工作——我的孩子們的教育問題。』

『哦，算了吧！你跟我沒有甚麼可學習的哩！』里瓦夫說。

㊀ 據穆德英譯本註：聖彼得堡日報是一份私營的報紙，創辦於一八四二年，用法文出版的。它從國庫取得津貼，實際上是俄國外交部的機關報。

㊀ 據穆德英譯本註：莫斯科大學的F. I. 布斯拉耶夫教授是科學院的院士，是幾部淵博著作的作者。這裏提到的無疑是他的俄文文法與教會斯拉夫語比較教本。

『我祇知道，』列文說。『我從來沒有見過比你的孩子們更有教養的，而且也不希望比你的孩子們更好的孩子了。』

里瓦夫顯然極力要克制住他的愉快神情，但是臉上還是笑容可掬。

『但願他們比我有出息就好了！我祇希望如此。你還不知道，對付我這些孩子那份麻煩哩，他們像我一樣，由於國外那段生活變野了，』他說。

『這全會彌補起來的。他們是那樣聰明伶俐的孩子！主要的是道德教育。這就是我觀察你的孩子們的時候，學習到的一些心得。』

『你還提道德教育哩！你想像不到有多麼困難！這個毛病還沒有克服，另外的毛病就又冒出來了，於是又得重新鬥爭。非得藉助宗教的支持不行——你記得我們談過的話吧——任何作父親的，沒有這種助力，單憑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把孩子教育成人的。』

這種永遠使列文覺得很有趣味的話題，因爲打扮好了準備出門的美麗的納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的來臨而打斷了。

『噢，我還不知道你在這裏，』她說，顯然不但不覺得過意不去，而且還相當高興打斷了她早就聽見過，而且聽厭了的話題。『吉提怎麼樣？我今天要到你們家裏去吃飯。喂，亞森，』她對她丈夫說。『你坐車去吧……』

於是夫婦二人開始討論那一天都做些甚麼。因爲丈夫有公事要去會一個人，而妻子要去赴音樂會，隨後要去參加東南委員會的大會，因此有許多事情得要決定和安排。列文，作爲家庭裏的一

員，也參與了籌劃工作。結果決定列文和納塔麗亞一道乘車去赴音樂會，以後再去參加大會，他們由那裏再打發馬車到衙門裏去接亞森，隨後他再去接他的妻子，和她一路到吉提家，如果他公務脫不開身，他就把馬車打發回來，列文就陪她去。

『你知道，他可把我奉承壞了哩，』里瓦夫指着列文對他妻子說。『他一口咬定說我們的孩子們好極了，但我在他們身上却看到那麼多缺點。』

『亞森總愛趨於極端，我老這麼說的，』他妻子說。『如果你事事都要盡美盡善，那就永遠也不會稱心如意了。爸爸說得非常對，教養我們的時候，他們走了一個極端，讓我們住在頂樓，父母住在二樓，但是現在又顛倒過來了，父母住在貯藏室，而孩子們却住在二樓！如今作父母的簡直沒法活了，甚麼都爲了孩子們。』

『如果這樣好些，爲甚麼不呢？』里瓦夫帶着他那動人的微笑說，拍拍她的手。『不認識你的人，一定會認爲你不是親生的母親，而是一個後媽哩！』

『不，反正走極端是不好的，』納塔麗亞沉靜地說，把他的裁紙刀放在桌上的適當位置。

『啊唷！到這裏來，你們這些完美無瑕的孩子！』里瓦夫對走進來的兩個漂亮男孩說，他們對列文行了個禮以後，就走到他們的父親跟前，顯然想問他些甚麼。

列文想和他們談談，聽聽他們和父親講些甚麼，但是納塔麗亞跟他聊起來，隨後那個穿着御前侍從禮服來接里瓦夫去會晤某人的，里瓦夫的僚屬馬霍丁走了進來；接着他們就滔滔不絕地議論起

海爾吉夫納，科爾遜斯卡雅公爵夫人，杜馬㊀以及阿拉金納伯爵夫人的暴死。

列文連他所負的使命都忘了。他在往前廳走去的時候才想起來。

『啊唷，吉提囑咐我和你談談奧布浪斯基的事，』當里瓦夫送他妻子和列文下樓去，停在樓梯口上的時候，他說。

『是的，是的，媽媽要我們，les beaux-frères（這些連襟），去向他興師問罪，』里瓦夫說，臉通紅了。『不過為甚麼要我去呢？』

『好了，那麼我去責問他吧！』他的妻子微笑着說，她披着雪白的輕裘斗篷等着他們談完。

『喂，我們走吧！』

五

在白晝音樂會裏，演奏了兩項非常有趣的節目。

頭一支是『荒野裏的李爾王』幻想曲㊁，第二支是為了紀念巴哈㊂而作的四重奏。兩個樂曲都是新的，風格也是新奇的，列文自己很想對它們形成一種意見。他把他的姨姊護送到她的座位上以後，就在一根圓柱旁邊站定了，打定主意儘可能聚精會神和誠心誠意地傾聽。他拚命不讓自己分了心，不讓破壞自己的印象，不去望那總是煞風景的分散人家欣賞音樂的注意力的，那個繫着白領帶的樂隊指揮的胳臂的飛舞，不去望那些戴着無邊女帽，為了聽音樂那麼小心地把帽帶結在耳朵上的

婦女，不去望那些或是對甚麽都興味索然，或是對甚麽都有興味祇是對音樂不感興趣的人。他用心避免遇見音樂專家和健談的人，祇站在那裏，低垂着眼凝視着前方，留心諦聽着。

但是他愈往下聽李爾王幻想曲，他就覺得愈不可能形成明確的意見了。音調永遠逗留在最初的樂句上，好像在積蓄表現某種感情的音樂表情一樣，可是一下子又粉碎了，分裂成支離破碎的新樂題，甚至有時祇不過是作曲家一時興之所至，非常錯綜複雜，但却是一些互不關聯的聲音。就是這些若斷若續的旋律，雖然有時很動聽，但是聽起來也很不悅耳，因爲都是突如其來和冷不防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無原無故都出現了，就像瘋子的千思萬緒一樣。而且也像瘋子的情緒一樣，這些情緒又變幻莫測地消逝了。

在整個演奏期間，列文感覺得就像聾子看舞蹈一樣。音樂演奏完了的時候，他完全莫明其妙了，由於注意力徒勞無益地過於集中感覺得非常厭倦。掌聲雷動。所有人都立起身來，走來走去，高談闊論着。想要聽聽別人的印象來澄清一下自己的迷惑，列文去找專家，一看見一個著名的音樂家正和他的熟人彼斯索夫聊天，他心裏很高興。

『妙極了！』彼斯索夫用深沉的男低音說。『你好嗎，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刻劃得特別

㊀ 杜馬——帝俄時代的國會。

㊁ 據穆德英譯本註：在A・M・瓦拉基列夫的音樂組曲『李爾王』（一八六〇年以新的方式寫的）裏，其中有一支表現荒野裏的李爾王和傻子的插曲，也有表現科苔莉雅的主題。

㊂ 巴哈 Bach（一六八五—一七五〇），德國名作曲家。

生動，而且很柔和，很動聽，就是說，音色很豐富的地方，是你感到科苔莉雅，das ewige Weibliche（那個永久的女性）來臨了，她開始和命運搏鬥的那一節。』

『甚麼，跟科苔莉雅有甚麼關係哩？』列文怯生生地問，完全忘記了這支幻想曲是描寫荒野裏的李爾王的。

『科苔莉雅出現……看這裏！』彼斯索夫說，用手指輕輕彈一彈他手裏的光澤的節目單，遞給列文。

這時列文才猛然回想起這幻想曲的題目，於是匆匆瀏覽了一遍印在背面的，引自莎士比亞的，已經譯成俄文的詩句。

『沒有這個你就聽不懂了，』彼斯索夫對列文說，因爲聽他講話的人已經走掉，他沒有別的人可談了。

在休息時間，列文和彼斯索夫爭論起華格納㊀那一派的音樂的優缺點來。列文堅持說華格納和他的所有門生所犯的錯誤就在於企圖把音樂引入其他藝術的領域，正如詩企圖描寫本來應該由美術描繪的容貌的時候也犯了同樣錯誤，而且，爲了舉例說明這種錯誤，他引證了一個彫刻家，他想用大理石彫出飄浮在詩人彫像臺周圍的詩的幻影。『彫刻家所彫的幻影一點也不像幻影，以致非得懸在梯子上才行，』列文說。他很欣賞這句話，但是記不起他以前說過沒有了，而且也記不起跟彼斯索夫說過沒有，說完了以後，他着慌了。㊁

彼斯索夫爭辯說藝術是渾然一體的，祇有融合了一切種類的藝術才能臻於最完美的境界。

音樂會的第二支樂曲列文不能夠聽了。彼斯索夫站在他身邊，一直跟他說東道西，吹毛求疵說這支樂曲採取了過分矯揉造作的樸實形式，並且拿來和拉菲爾前派畫家的繪畫的樸實風格比較。出去的路上，列文遇到好幾個熟人，他和他們談了談政治、音樂和共同的朋友；同時他遇到的人裏有保爾伯爵。他完全忘了要去拜訪他的那回事。

「哦，那麼現在就去吧，」里瓦夫公爵夫人說，他對她講了這件事。「也許他們不接見你，那麼你就到會場去找我。你還會在那裏找到我的。」

六

「也許他們今天不見客？」列文一邊走進保爾伯爵夫人的宅邸的大廳一邊說。

「他們見客的，請進，」門房說，果斷地幫助他脫掉大衣。

「眞討厭！」列文嘆了一口氣暗自思索，脫掉一隻手套，舒展了一下帽子。「唉，我進來做甚麼？我跟他們講些甚麼呀？」

㊀ 華格納（Wagner，一八一三——一八八三），德國名作曲家。

㊁ 據穆德英譯本註：托爾斯泰心目中想的是安托考里斯基於一八七五年交給藝術學院的作品，那是爲一八八〇年將在莫斯科舉行的慶祝大會而作的。他用彫刻表現普希金坐在一塊岩石前的石櫈上，在那塊岩石的岩架上像在梯子上一樣，環着欄干，普希金作品中的人物——鮑利斯·戈東諾夫、吝嗇的騎士、達吉雅娜、普加喬夫等等——正往上攀登，有些眞地抓住欄干。

他走進頭一間客廳的時候，在門口遇見保爾伯爵夫人，她愁容滿面，板着臉正對一個僕人下甚麼命令。看見列文，她微微笑了一笑，請他到隔壁的小客廳裏去，那裏傳來了嘈雜的人聲。在那間房裏，安樂椅上坐着伯爵夫人的兩個女兒和列文認識的一位莫斯科上校。列文走過去，寒暄了幾句，就在沙發邊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帽子擱在膝頭上。

「你的夫人好嗎？你赴音樂會了嗎？我們不能去。媽媽得料理喪事。」

「是的，我聽說了……眞想不到啊！」列文說。

伯爵夫人進來，坐在沙發上，她也問候了一聲他妻子，打聽了一下音樂會的事。

列文回答了，又重複地問了問阿拉金納伯爵夫人的暴死。

「不過她體質一向就很嬌弱。」

「你昨晚去看過歌劇嗎？」

「是的，去過。」

「露莎很不錯哩。」㊀

「是的，很不錯，」他回答，因爲他反正不在乎他們對他怎麼看法，因此他就重復了一遍他們聽過千百遍的關於那位歌手的天才的特色。保爾伯爵夫人裝出在傾聽的模樣。等他說夠了，停頓下來的時候，一直沉默着的上校開口談起來。他講的也是關於歌劇和歌劇院的燈光的問題。末了，提過打算在杜金家舉行的 folle journée（狂歡節）以後，上校發出笑聲，唏哩嘩啦地立起身來，就走掉了。列文也立起身來，但是從伯爵夫人的臉色看起來還不到他走的時候。他得再熬一兩分鐘，因

此他又坐下了。

但是，因為他儘在沉思這有多麼無聊，因此找不到話說，於是就默不作聲。

『你不去參加公開集會嗎？據說非常有意思，』伯爵夫人開口說。

『不，我答應了去接我的姨姊的，』列文說。

接着一陣沉默，母親和她女兒交換了一下眼色。

『哦，我想現在到時候了，』列文想，立起身來。婦女們和他握手告別，請他向他妻子致意。

門房一邊伺候他穿大衣，一邊問：

『請問閣下住在哪裏？』——一邊立刻就把他的住址登記到一個裝幀精緻的大簿子裏。

『自然囉，反正怎樣都一樣，不過到底使人很難為情，無聊透了！』列文暗自思索，祇好用人人都免不了如此來聊以自慰；於是他就到委員會去，他得在那裏找到他姨姊，然後陪着她到他自己家裏去。

在委員會的公開集會上有許多人，幾乎整個社交界都麗萃一堂了。列文恰好趕上聽到人人都說非常有趣的講演。講演完了的時候，社交界的人士就聚在一堆了，列文遇見史惠茲斯奇，他請他晚上一定去參加農業協會的會議，那兒要宣讀一篇出色的報告。他也遇見了剛從賽馬場回來的司式

㊀ 據穆德英譯本註：保玲·露莎（一八四一——一九〇八）生在維也納的意大利家庭裏，是一個著名的女高音歌手和具有高度天才的演員。在柏林被聘為宮廷歌手，她辭了職，在倫敦、美國、全歐，特別是七十年代的俄國的意大利歌劇裏歌唱得很成功。

潘·阿卡諦耶維奇，還有許多別的熟人。列文又說了而且聽了那一套關於會議，新的幻想曲和公審的各種意見。但是大概是由於他開始感覺到精神太疲勞了的原故，談到公審的時候他無意中說錯了話，後來好幾次他一想起這次失言就十分懊悔。談到一個在俄國受了審判的外國人所受的處罰，和把他驅逐出境有多麽不公平的時候，列文重複了一遍他昨天聽見一個熟人所說的言語。

「我認爲，把他驅逐出境就像用縱魚入水的方式來處罰魚一樣，」列文說；說出口以後他才恍然大悟他當成自己的話說出來的那句話是由一個熟人的口裏聽來的，而實際上這句話是由克雷洛夫的一篇寓言裏抄襲來的，他的熟人不過重複了報紙文藝欄上的話罷了。

把他的姨姊護送到他的家裏，看見吉提又高興又康健，然後他就到俱樂部去了。

七

列文到俱樂部正是時候。他到的時候，會員們和貴客們都陸陸續續乘着車來了。他好久不到那裏去了——自從他邁出大學的門，住在莫斯科，進入社交界的時候起就沒有去過了。他記得俱樂部和俱樂部結構上的外部詳細情節，但是完全忘記了他從前感受到的印象。但是他一坐車駛進那寬敞的半圓形的院落，下了雪車，走上台階，劈面碰見一個靜悄悄地打開門向他行禮的佩着肩帶的門房的時候；當他一看見會員們認爲脫在樓下比穿着上去省事一些因而脫在門廳裏的大衣和橡皮套鞋的時候；當他一聽到通報他上了樓的神祕鈴聲，在他踏上鋪着地氈的狹窄樓梯發現樓梯口的影像，而

且在樓上看見一個他熟識的，但是變得老態龍鍾穿着俱樂部的制服的第三個門房，不慌不忙替他打開門，凝視着來客的時候，舊日的俱樂部的印象，那種恬靜、舒適而體面的印象又浮上了列文的心頭。

「請把帽子交給我，老爺，」門房對列文說，他完全忘了俱樂部那套規矩，帽子要放在門廳裏。「你好久沒有來了。公爵昨天給你登了記。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公爵還沒有來哩。」

這個門房不但認識列文，而且也熟悉他所有的親友，立刻就提起了他的幾個親密的朋友。

穿過第一個隔着許多屏風的廳堂，又走過一間在右邊隔開的地方坐着一個守着鮮貨攤的商人的房間，列文趕過了一個慢條斯理地踱着方步的老頭，走進了一間擠滿人的喧嘩的餐廳。

他走過一張張的差不多全有人佔據了的桌子，觀察着賓客們。到處他都遇見各種各樣的熟人，老的少的，有的稍稍認識，有的是他的知己。沒有一個臉上帶着氣憤和煩惱的神色。好像全把愁思苦慮和帽子一起丟在門廳裏了，準備逍遙自在地享受一下人生的物質快樂。史惠茲斯奇，薛傑巴茲基，聶維道夫斯基，老公爵，渥倫斯奇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全在這裏。

「你為甚麼來得這麼晚？」老公爵帶着微笑說，把手由肩膀上伸給他。「吉提怎麼樣？」他加上說，撫平了塞到背心的鈕釦裏去的餐巾。

「沒有甚麼，她很好；她們三個人一齊在家裏用飯。」

「啊呀！又要東家長西家短了！哦，我們桌上沒有地方了。到那張桌上去吧，趕快佔個座位，」老公爵說，轉過身去小心翼翼地接過一盤魚羹。

「列文，到這裏來！」有個離得遠一點的人用和藹可親的聲音呼喊。這是託羅甫金。他和一個年靑軍官坐在一起，他們旁邊有兩把翻倒了的椅子。列文高興地走到他們跟前。他一直很喜愛那個善良的揮霍的託羅甫金——一見他就聯想到他向吉提求婚的事——但是今天，經過了那些緊張的理智的談話以後，託羅甫金的和顏悅色的面孔特別使人喜愛。

「這是給你和奧布浪斯基留的。他馬上就要來了。」

那位眼睛裏永遠含着愉快和笑意，腰板挺得筆直的軍官是彼得堡來的嘉金。託羅甫金給他介紹了一下。

「奧布浪斯基總是姍姍來遲。」

「啊，他來啦！」

「你剛來嗎？」奧布浪斯基說，加快脚步走上他的面前。「你好嗎？喝過伏特加嗎？好，來吧！」

列文立起身來，跟着他走到一張擺着各式各樣伏特加和冷盤的大檯子跟前。也許有人認爲由這二、三十種佳餚美饌裏總挑得到一樣合乎口味的，但是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却指名要了一份特別珍貴的，一個站在旁邊的穿制服的茶房立卽把點的東西端了出來。他們每人喝了一杯伏特加酒，就回到座位上。

他們還在喝湯的時刻，嘉金就叫了一瓶香檳酒，吩咐茶房斟滿了四隻玻璃杯。列文沒有拒絕人家敬的酒，而且又叫了一瓶。他很飢餓，興高采烈地又吃又喝，更加興高采烈地參與了同伴們的那

種又隨便又妙趣橫生的談話。嘉金放低聲音，講了一件新奇的彼得堡的軼事，軼事本身雖然很不像話而且很無聊，但是那麼可笑，引得列文捧腹大笑，以致左近的人都回過頭來看他。

「這正和『這就是我不能夠忍受的』那故事一模一樣！你知道嗎？」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問。

「啊唷，簡直妙不可言！再來一瓶！……」他對茶房喊道，立刻就講起那故事來。

「彼得·伊里伊奇·維諾夫斯基敬的酒，」一個老茶房打斷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的話，用一隻托盤端來兩隻盛着泡沫翻飛的香檳酒的精緻玻璃杯，對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和列文說。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端了一杯，和坐在桌子那頭的一個禿頭紅鬍髭的人交換了一下眼色，微笑着對他點點頭。

「那是誰？」列文打聽。

「你在我家裏見過他一次，記得嗎？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哩。」

列文仿效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的樣子，也端起酒杯。

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講的逸聞也很有趣。然後列文講了一個，也博得了讚賞。接着他們就談起馬，當天的賽馬，以及渥倫斯奇的阿特拉斯多麼剽悍地獲得了冠軍。列文幾乎都沒有覺得午餐的時間是怎樣消逝的。

「啊，他們來了！」飲宴快結束的時候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說，靠在椅子上把手伸給伴着一個身材魁偉的禁衛軍上校走過來的渥倫斯奇。渥倫斯奇也因為俱樂部的那種普遍的歡騰而愉快的氣氛而容光煥發。他快活地把胳臂肘倚在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的肩膀上，對他私語了幾句甚麼，而

且帶着同樣快活的微笑把手伸給列文。

「眞高興看見你，」他說。「那天我在選舉大會上找過你，但是聽說你已經離開了。」

「是的，我當天就走了。我們正在談你的馬哩。我祝賀你！」列文說。「眞是一場飛快的賽跑。」

「是的，你也養着賽跑的馬？」

「不，我父親養過；但是我還記得，懂得一點。」

「你在哪裏吃的飯？」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問。

「在圓柱後面，第二張桌子上。」

「大家都在向他慶賀哩！」那個魁偉的上校說。「這是他第二次獲得了皇帝的獎賞。要是我玩牌像他賽馬那麼走運就好了！……哦，爲甚麼浪費寶貴的光陰？我要到「地獄」裏去了，」那個上校說着就走掉了。

「那是耶希文，」渥倫斯奇回答託羅甫金的詢問，坐在他們旁邊的一把空椅子上。他把敬給他的酒一飮而盡，又叫了一瓶。不知是受了俱樂部的氣氛的影響呢，還是酒力發作的原故，列文和渥倫斯奇暢談起優良品種的牲口來，發現他對這個人並沒有懷着絲毫敵意覺得很高興。他甚至還順便提了提他聽他妻子說她在瑪麗亞·波里索夫納公爵夫人那裏見過他。

「噢，瑪麗亞·波里索夫納公爵夫人，她眞是個妙人兒！」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大叫說，於是講了她一樁軼事，使大家都嘩然大笑起來。特別是渥倫斯奇笑得那麼忠厚，以致列文覺得和他完

全言歸於好了。

『喂，完了嗎？』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立起身來，微笑着。『我們走吧！』

八

一離開飯桌，列文，覺着他走起來兩隻胳臂擺動得出奇地和諧和瀟洒，同嘉金穿過巍峨的房間到彈子房去了。他們穿過大廳的時候，遇見了他岳父。

『喂，你歡喜我們這座悠閒宮」？』公爵說，把胳臂伸出來讓他挽。『來，我們散散步。』

『是的，我就是想要散散步，到處觀光一番哩。眞有趣！』

『是的，你覺得有趣，但是我的興趣可跟你的大不相同！你瞧瞧這些老頭子，』公爵說，指着一個好容易才拖着那兩隻穿着軟皮靴的脚蹣跚地迎面走過來的，癟嘴駝背的俱樂部會員說。『你以爲他們生來就是廢蛋嗎？』

『廢蛋！這是甚麼？』

『你看，你連這個字眼都不懂得！這是俱樂部的行話。你知道滾蛋的遊戲吧，一個蛋滾得次數多了，就變成廢蛋了。我們也是這樣：我們左一趟右一趟不斷到俱樂部來，最後就變成廢蛋了。你瞧，你笑了，不過我們已經想到臨到自己變成廢蛋的時候了。你認識柴辛斯基公爵嗎？』公爵問，列文從他的臉色看出來他想講甚麼好笑的事。

「不，我不認識。」

「哦，你怎麽不認識！哦，柴辛斯基公爵是一個名人哩。喂，沒關係！你要知道，他總是打彈子的。三年以前他還不是廢蛋裏的人，而且表現得神氣十足。他自己還管別人叫廢蛋哩。但是有一天他來了，我們的門房……你認識瓦西里吧？哦，就是那個胖子。他很會說俏皮話。哦，柴辛斯基公爵問他說：「喂，瓦西里，都來了些甚麽人？有廢蛋嗎？」於是瓦西里回答說：「你是第三名哩！」是的，孩子，就是這麽回事哩！」

一邊談着一邊和遇見的熟人寒暄着，列文和公爵走遍了所有的房間：大廳裏，那裏已經擺好牌桌，一些愛賭錢的牌迷正在玩輸贏不大的牌；客廳裏，人們正在下棋，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也坐在那裏同甚麽人聊天；彈子房裏，在房間角落裏的一張沙發旁一羣有說有笑的人，嘉金也在內，正飲香檳酒。他們也參觀了一下「地獄」，桌子旁擁擠着一羣賭徒，耶希文已經在那裏就了座。極力不要弄出聲響來，他們走進那間光線朦朧的閱覽室，那裏，在罩着燈罩的燈下，坐着一個怒容滿面的青年一本又一本地翻閱着雜誌，還有一個禿頭的將軍在專心致志地閱讀甚麽。他們又進入了公爵稱之爲「智慧室」的房間。那裏有三位紳士正在熱烈地談論最近的政治新聞。

「請來吧，公爵，一切都準備就緒了，」他的一個夥伴來找他說，於是公爵就走掉了。列文坐下聽了一會，但是回憶起他早晨聽到的一切談話，他突然覺得膩煩得不得了。他連忙站起身來去找奧布浪斯基和托羅甫金，跟他們一起他是覺得愉快的。

托羅甫金，端着一大杯酒，坐在彈子房的高沙發上，而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正在和渥倫斯奇

在房間的遙遠角落裏的門邊談天。

「她倒不一定是苦悶，不過這種不明確的，懸而未決的處境……」列文無意中聽到了，想要趕緊走開，但是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喊住了他。

「列文！」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說；而列文發現他的眼睛裏倒並非是眼淚盈眶，而是水汪汪的，就像他往常喝了酒，或者很感動的時候那副樣子似的。而今天這兩種情形他都有。「列文，別走開，」他說，緊緊挽住他的胳臂，顯然無論如何也不願意放他走。

「這是我的眞誠的，簡直是最知心的朋友哩，」他對渥倫斯奇說。「而你也是我的愈來愈親密愈知己的人；因此我希望你們，而且知道你們彼此一定會很親睦，和好相處，因爲你們都是心地善良的人。」

「哦，那末我們除了接吻和作朋友以外沒有別的辦法囉！」渥倫斯奇和藹地開玩笑說，一邊伸出手來。

他連忙拉住他伸出來的手，緊緊握住。

「我非常，非常高興哩，」列文說，緊緊握了握他的手。

「茶房，來一瓶香檳酒，」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說。

「我也很高興哩，」渥倫斯奇說。

但是儘管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和他們彼此都懷着希望，但是他們彼此却沒有話可說，兩個人都覺察出來這一點。

「你知道，他和安娜不認識哩，」司式潘・阿卡諾耶維奇對渥倫斯奇說。「我很想帶他去看看她。我們去吧，列文！」

「眞的嗎？」渥倫斯奇說。「她會高興得很哩。我很想立刻就回家去，」他加上說。「不過我不放心耶希文，想留在這裏等他賭完了再走。」

「噢，他的情況不好嗎？」

「他老是輸，祇有我才管得住他。」

「喂，打打檯球怎麼樣？列文，你玩嗎？噢，妙極了！」司式潘・阿卡諾耶維奇說。「擺好檯球，」他對檯球記數員說。

「早就準備好了，」記數員說，他已經把彈子擺成了三角形，正滾着紅球來消遣。

「好，來吧！」

打完一局以後，渥倫斯奇和列文坐到嘉金的桌旁，由於司式潘・阿卡諾耶維奇的建議，列文打起紙牌來。渥倫斯奇有時坐在桌子邊，被川流不息地到他跟前來的朋友們簇擁着，有時就去「地獄」裏看看耶希文落到甚麼地步。列文擺脫了早晨那種精神上的厭倦，領略到一種心悅神怡的心情。他很高興他和渥倫斯奇之間的敵對情緒已經告終了，而那種心平氣靜，温文爾雅和歡暢的印象一直縈繞在他心頭。

打完牌的時候，司式潘・阿卡諾耶維奇就挽住了列文的胳臂。

「哦，那末我們去看安娜吧。馬上去嗎？啊？她會在家的。我很早就答應過她帶你去哩。你今

晚本來打算到哪裏去？」

「噢，沒有特別的目的地。我答應史思茲斯奇去開農業協會的會議。也好，我們去吧，」列文回答。

「好極了！我們去吧！去看看我的馬車來了沒有？」司式潘・阿卡謫耶維奇對一個僕人說。

列文走上桌子跟前，付淸了他打紙牌輸掉的四十個盧布，而且把俱樂部的花銷付給一個站在門口的好像憑藉着不可思議的方式知道了款項的總數的矮小的老僕人，於是以一種奇特的姿勢擺動着胳臂，穿過所有的房間到出口去了。

九

「奧布浪斯基公爵的馬車！」門房用惱怒的男低音吆喝。馬車駛過來，他們兩個坐上去。僅僅最初的一瞬間，在他們離開俱樂部的庭院的時候，列文還保留着俱樂部的恬靜、歡欣和周圍那種無容置疑的禮儀得體的印象；但是馬車一駛到大街上，他感覺到馬車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顛簸，聽見迎面駛來的馬車夫的怒喝聲，望見光線朦朧的大街上的一家酒館和一間小店的紅色招牌，這種印象就煙消雲散了，他開始考慮他的行動，自問他去看安娜究竟妥不妥當。「吉提會怎麼看法？」但是司式潘・阿卡謫耶維奇不容他深思熟慮，好像猜中了他的疑惑一樣極力想消除它。

「你和她認識了，我有多麼高興啊！」他說。「你知道，杜麗老早就這麼希望了。里瓦夫也拜

望過她，到過她家裏。雖然她是我的妹妹，」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繼續說下去。「我也可以不避嫌疑地說她是個了不起的女人。你會看到的！她的處境非常痛苦，特別是目前。」

「爲甚麼特別是目前呢？」

「我們正跟她丈夫交涉離婚的事。他也同意了；但是關於他們兒子的問題却糾葛重重，這件事本來早就應該了結，可是却拖延了三個來月。她一離了婚就和渥倫斯奇結婚。那種陳舊的儀式多麼無聊，繞來繞去歌頌着：「歡呼吧，以色列人！」那一套誰都不相信却妨礙着人家幸福的儀式！」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插上一句說。「哦，那時候他們的境遇就和你我的一樣正常了。」

「有甚麼困難呢？」

「啊，說起來話長，眞讓人厭倦哩！在我們這個國家裏一切都是那樣不確定的。問題是她已經在人人都認識她和他的莫斯科住了有三個月了，等待着離婚。哪裏也不去；除了杜麗任何女人也不見，因爲，你明白的，她不願意人家像發慈悲似地去看望她。連那個愚蠢的瓦爾瓦拉公爵小姐也丟下她揚長而去了，認爲這是有失體統的！哦，你看，隨便甚麼女人處在她這種境況下都要一籌莫展。但是她……你且看看她怎麼安排她自己的生活，她有多麼沉靜和高貴！向左轉，就在教堂對面的那條巷子裏！」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呼喊，彎着腰由馬車窗戶裏探出身來。「唔，好熱啊！」他說，雖然天氣是攝氏零下十二度，但是他把已經解開鈕釦的大衣敞得更大了。

「不過她有個女兒，她大概是忙着照管她吧？」列文說。

「我看你把任何女人都祇看成一個女性，une couveuse（一個抱窩的母雞）！」司式潘·阿卡

諦耶維奇說。『假如做甚麼，一定是爲孩子們操勞。不，我想安娜把她撫養得好極了，但是我們聽不見她說到她。她所從事的工作，首先，是寫作。我看你在諷刺地冷笑哩，但是你錯了。她在寫作一部兒童作品，她同任何人都沒有提過，但是她念給我聽了，我把原稿拿給伏爾古耶夫看過……你認識那個出版商的……他自己似乎也是作家。他很內行，據他說，是一部非常精采的作品。不過，你認爲她是女作家嗎？一點也不是的！她首先是一個富於感情的女人，你會看到的！現在她收養了一個英國小姑娘，她得照料一大家子人哩。』

『甚麼，這倒有點像行善？』

『你看你，馬上就往壞處想了。不是行善，而是富於同情心。他們——我是說渥倫斯奇——有一個英國調馬師，在他那一行上倒是把能手，不過是個嗜酒如命的酒徒。他完全沉溺在酒裏，得了顫抖性酒瘋，抛下家庭無人照管。她看見了他們，就幫他們的忙，愈來愈關心他們，現在他們全家都由她負担；可是她並不是以恩人自居，祇破費點錢就算了；她親自爲那些孩子投考中學補習俄文，她並且把那個小姑娘收養到家裏。不過你會親眼看到的。』

馬車駛進庭院裏，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在門口使勁按鈴，門前停着一輛雪車。

也不向打開大門的僕人打聽一下安娜在不在家，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就走進了大廳。列文跟着他，但是愈來愈懷疑他做得是否得當。

朝鏡子裏瞥了一眼，列文覺察出自己的臉漲得通紅；但是他確信他並沒有喝醉了酒，他跟着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走上那鋪着地氈的樓梯。在樓梯口上有一個僕人像對甚麼熟朋友一樣向司式

潘・阿卡謫耶維奇鞠躬致敬，於是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向他問了問安娜那裏有甚麽客人，他回答說伏爾古耶夫先生在。

「他們在哪裏？」

「在書房裏。」

穿過一間嵌着深色鑲花板壁的小餐廳，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和列文踏着柔軟的地氈走進半明半暗的書房裏，房間被一盞罩着暗色大燈罩的燈照耀着。安裝在牆壁上的另外一盞反光燈照亮了一幅女人的全身大畫像，引得列文不由自主地注目起來。這是安娜的畫像，是在意大利時米哈羅夫畫的。當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走到方格細工的屏風後面，正在談話的男人的聲音靜下來的時候，列文定睛凝視着那幅畫像，它在燦爛的光輝下好像要從畫框中躍躍欲出，他怎樣也捨不得離開。他甚至遺忘了他在哪裏，也沒有聽見在談論些甚麽，祇是一個勁兒目不轉睛地凝視着這幅美妙得驚人的畫像。這不是畫像，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嫵媚動人的女人，她長着烏黑鬈髮，袒肩露臂，長着柔軟的汗毛的嘴角上含着沉思得出了神的似笑非笑的笑意，用一雙使他心花繚亂的眼睛得意而溫柔地凝視着他。她不是活的，僅僅是由於她比活着的女人所能有的美麗更美。

「我非常高興哩，」他冷不防聽到身邊有個聲音說，顯然是對他說的，這就是他所嘆賞的那幅畫像裏的女人本人的聲音。安娜從屏風後走出來迎接他，列文在書房的朦朧光線中看見畫裏的女人本身，她穿着閃光的深藍服裝，同畫裏的人姿態不同，表情也兩樣，但是還是像畫家表現在畫裏的那樣美。實際上，她並不那樣光彩奪目，但是在這個活人身上帶着一種新鮮的動人心魄的風度，這

却是畫裏所沒有的。

一〇

她立起身來迎接他，並不掩飾看見他而感到的快樂心情。她伸出她那有力的纖巧的手，給他介紹伏爾古耶夫，指着坐在屋子裏作針線的一個紅髮的漂亮小姑娘，說她是她的學生，她的那種雍容嫻雅的風度，表現出列文很熟悉而且很歡喜的上流社會的婦女的舉止，永遠是那樣沉着和自然。

「我非常，非常高興哩，」她重複一遍說，從她嘴裏說出的這句簡單的話語在列文聽來似乎含着特殊的意義。「我早就認識你，而且很歡喜你，由於你跟司梯瓦的友誼以及你妻子的原故……我祇跟她認識了很短的時間，但是她留給我像可愛的鮮花一般的印象……簡直是一枝鮮花哩！而她不久就要作母親了！」

她口齒流利，從容不迫地談着，有時眼光由列文身上轉移到她哥哥身上。列文感覺到他給人的印象是良好的，於是立刻就變得似乎從小就認識她那樣隨便、那麼自然、那麼愉快了。

「我和伊凡・彼得羅維奇到亞歷克賽的書房裏來，」為了回答司式潘・阿卡謫耶維奇可不可以吸煙的問題的時候她這樣說。「就是為了吸吸煙哩。」瞥視了列文一眼，沒有問他抽不抽煙，就把一隻玳瑁煙盒拉過來，從裏面取出一支煙捲。

「你今天身體好嗎？」她哥哥問。

「還好。神經還跟平常一樣。」

「好得出奇，不是嗎？」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發覺列文不住地凝視那幅畫像。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好的畫像。」

「而且維妙維肖得驚人哩，是不是？」伏爾古耶夫問。

列文的眼光由畫像上移到本人身上。當安娜感覺到他的眼光逗留在她的身上的時候，她的臉上閃爍着一種特別的光輝。列文的臉漲得緋紅，爲了掩藏自己的慌亂剛要張口問她是不是好久沒有見過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了；但是正在這時安娜自己開口說了。

「我跟伊凡・彼得羅維奇剛剛在談論瓦生科最近的一些繪畫哩。你看見過嗎？」

「是的，我看見過，」列文回答。

「不過請原諒，我打斷了你的話吧？你剛剛要說……」

於是列文問她最近看見過杜麗沒有。

「她昨天來過。爲了格里沙的原故，她很生那個中學校的氣哩。拉丁文教師似乎待他很不公平。」

「是的，我看見過他的那些繪畫。不過我不大喜歡哩，」列文說，又回到她最初講起的話題上去。

列文現在講話的口吻一點也不像今天早晨他談話的時候那樣呆板乏味了。他和她談話裏的一言一語都具有特別的意義。同她談話是一樁樂事，而傾聽她說話更是一樁樂事。

安娜不但說得又自然又聰明，而且說得又聰明又隨便，她並不認為自己的見解有甚麼了不起，却非常尊重對方的見解。

談話轉移到藝術的新趨勢和一個法國藝術家為聖經所繪的新插圖上去了㊀。伏爾古耶夫非難那位藝術家把現實主義發展到粗俗不堪的地步。列文說法國人比任何人都墨守成規，因而認為返回到現實主義是特別有價值的事。他們認為不撒謊就是詩哩。

列文還從來沒有說過一句使他這樣心滿意足的機智言語。當安娜突然賞識這種想法的時候，她容光煥發了。她笑了。

「我笑，」她說，「就像人看見一幅逼眞的畫像笑起來一樣！你所說的話完全描繪出現代法國藝術、繪畫、甚至文學——左拉，都德——的特色。但是也許總是這樣的，他們先根據想像的傳統的人物來構思，等到把一切都佈局好了的時候，又厭棄了這種想像的人物，開始想出一些更自然，更眞實的人物了。」㊁

「是的，的的確確是這樣，」伏爾古耶夫說。

㊀ 據穆德英譯本註：谷斯塔夫·多列(Gustave Dore，法國版畫家）畫的聖經插圖於一八六五年發表。他也畫過宗教和歷史畫，而且是個很成功的彫刻家。

㊁ 據穆德英譯本註：無論左拉，無論都德，那時都沒有獲得他們以後取得的名譽和聲望，但是即使在他們初期的作品裏，其中顯然也有力求用嚴格的現實主義手法來表現現實的意圖，托爾斯泰從中看出一種對於長期統治法國文學藝術的傳統的自然的反抗。

「這麽說你去過俱樂部了？」她對她哥哥說。

「是的，是的，這是怎樣一個女人！」列文想着，完全出了神，他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她的陡然間完全變了色的，美麗的千變萬化的面孔。列文沒有聽見她探過身去對她哥哥說了些甚麽，但是她表情上的變化使他驚訝了。她的臉，一瞬間以前悠閒恬靜中還顯得那麽優美端麗，突然顯出一種異樣的好奇、氣憤和傲慢的神情。但是這都是轉瞬之間的事。她瞇縫起眼睛，好像在回憶甚麽。

「唉，不過，誰都不感覺興趣的，」她說，於是轉身對那英國女孩說：

「Please order the tea in the drawing-room（請你去吩咐在客廳裏擺茶）。」

那女孩立起身來，走出去了。

「喂，她考及格了嗎？」司武潘·阿卡謠耶維奇追問。

「好極了！她是個很有才幹的姑娘，具有溫柔的性格。」

「結果你愛她會勝過愛你自己的孩子哩。」

「這是男人的說法！愛情是沒有多少之分的。我愛我的孩子是一個樣，我愛她是另外一個樣。」

「我剛剛還跟安娜·阿卡謠耶夫納說哩，」伏爾古耶夫陳述說，「假如她把用在這個英國女孩身上的百分之一的精力貢獻給俄國兒童的普及教育事業，那她就做了一樁偉大而有益的事業了。」

「是的，不過，隨便你怎麽說也好，我不可能那樣做的。亞歷克賽·吉里羅維奇伯爵很鼓勵我。」（她一邊說「亞歷克賽·吉里羅維奇伯爵」，一邊用祈求的膽怯眼光瞥視了列文一眼，而他

也不知不覺地報之以尊敬和認可的眼色。）「他鼓勵我致力於鄉村學校的事業。我去過幾次。他們都是些可愛的小孩，但是我怎麼也不喜歡這種事。你提到精力。而精力是以愛為依據的。愛是無從強求，勉強不來的。我愛這個小女孩，我自己都說不出所以然來。」

她又瞥了列文一眼。她的笑容和眼色——這一切都向他表示出她的話僅僅是對他講的，她尊重他的意見，而且事先就知道他們彼此是諒解的。

「這一點我完全明白，」列文說。「人決不可能把心投入這一類的學校或機關裏去，我想這就是慈善機關所以總收不到好結果的原因。」

她沉默了片刻，然後微笑着。

「是的，是的，」她證實說。「我永遠也辦不到的。Je n'ai pas le coeur assez large（我的心胸不夠開闊），沒有辦法愛整個孤兒院的討厭的小姑娘。Cela ne m'a jamais réussi（我永遠也辦不到的）！有那麼多的婦女曾經用這樣手段取得社會地位。特別是目前，」她帶着憂愁和信賴的神情說下去，表面上似乎是對她哥哥說，但是顯然祇是說給列文聽的，「在目前我非常需要做點甚麼的時候，我却不能做！」猛然間愁眉緊鎖（列文明白她是因為談到自己的事而皺起眉頭的），她改變了話題。「我聽見人家議論過你，」她對列文說，「說你是一個不好的公民，我還盡力為你辯護過哩。」

「你怎樣為我辯護？」

「那要看攻擊的情形了。不過，請來喝點茶吧？」她立起身來，拿起一本用摩洛哥鞣皮裝訂的書。

「交給我吧，安娜·阿卡謠耶夫納，」伏爾古耶夫說，指着那本書。「很有價値哩。」

「噢，不，不過是一部草稿罷了！」

「我跟他講過，」司武潘·阿卡謠耶維奇對他妹妹說，指着列文。

「你做得毫無道理。我的著作有點像麗莎·墨卡洛娃往常向我兜售的那些在監獄裏做的小花籃和彫刻品。她負責某個協會的監獄部。」他對列文說。「這些可憐人眞是做出了耐心的奇蹟呢。」

列文在他已經非常喜愛的這個女人身上看出另外一種特點。除了智慧、溫雅、端麗以外，她還具有一種誠實的品性。她並不想對他掩飾她的處境的辛酸苦辣。她說完了長嘆了一口氣，立刻她的臉上呈現出嚴肅的神情，好像石化了。帶着這副表情她的面孔變得比以前更加嫵媚動人了；但是這是一種新奇的神色；完全不在畫家描繪在那幅畫像裏的那種閃爍着幸福的光輝和創造着幸福的神情的範疇以內。在她和她哥哥臂挽着臂穿過巍峨的門口的時候，列文又望望那幅畫像和她的姿影，他感到對她發生了一種連他自己都覺得驚訝的一往情深的憐惜的心情。

她請列文和伏爾古耶夫到客廳裏去，她自己和她哥哥留下說幾句話。「是談離婚，談渥倫斯奇，談他在俱樂部做甚麽，還是談我？」列文暗自納悶。安娜和司武潘·阿卡謠耶維奇在議論甚麽的問題使他這樣激動不安，以致他幾乎都沒有聽見伏爾古耶夫正在敍述安娜·阿卡謠耶夫納爲兒童寫的那部小說的優點。

飲茶的時候，那種妙趣橫生的愉快的談話一直不斷。沒有一個時候需要找尋話題；恰恰相反，他覺得時間太不充裕，說不完心裏想說的話，因而情願抑制住自己好聽聽別人說些甚麽。列文覺得

所有說過的言語，不僅她說的，還有伏爾古耶夫和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的，由於她的注意和評論都獲得了特別的意義。

諦聽着這場有趣的談話，列文一直在欣賞她：她的美貌、聰明、良好的教養，再加上她的單純和眞摯。他一邊傾聽一邊談論，而始終不斷想着她，她的內在生活，極力猜測她的心情。而他，以前曾經那樣苛刻地批評過她，現在却以一種奇妙的推理法爲她辯護，替她難過，而且生怕渥倫斯奇不十分了解她。將近十一點鐘，當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站起身來要走的時候（伏爾古耶夫早已走掉了），列文覺得彷彿他剛剛才來似的。依依不捨地，列文也站起身來。

『再見！』她說，握住他的手，用一種迷人心魄的眼光凝視着他。『我很高興 que la glace est rompue（中間的隔閡打破了）。』

她放了他的手，瞇縫着眼睛。

『請轉告你的妻子，我還像以往一樣愛她，如果她不能饒恕我的境遇，我就希望她永远也不饒恕。要饒恕，她就得經歷我所經歷的一切才行，但願上帝保佑她不受到這些！』

『一定的，是的，我一定轉告她……』列文說，臉漲得緋紅。

十一

『一個多麼出色，可愛，逗人憐惜的女人！』他和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走到嚴寒的空氣裏的

時候，他還樣想。

「喂，怎麼樣？我不是跟你說過嗎？」司式潘·阿卡謠耶維奇說，他看出列文已經完全被征服了。

「是的，」列文沉思地說，「一個非同尋常的女人！不但聰明，而且那麼眞摯……我眞替她難過哩。」

「上帝保佑，不久一切就都解決了！哦，下一次再說吧，凡事不要過早地下判斷，」司式潘·阿卡謠耶維奇說，打開馬車的車門。「再見！我們要分手了。」

心裏不住地想着安娜和他們交談過的一切，甚至最簡單的話語，回想她臉上的一切細微的表情，愈來愈體諒她的處境，愈來愈替她難過，列文就這樣回到家裏。

到家裏，顧茲瑪告訴列文說吉提安然無恙，她的姊姊們剛走不久，而且交給了他兩封信。列文當時就在前廳裏閱讀了，免得以後分散他的心。有一封是他的管家蘇柯洛夫寄來的，上面寫着說小麥出脫不了，因爲人家每蒲式耳小麥祇肯出五個半盧布，又附上一筆說再也沒有地方籌錢了。另一封信是他姊姊來的，譴責他還沒有把她的事情料理出一個眉目。

「好吧，如果不肯多出價錢，我們就按五個半盧布賣出去。」列文當機立斷，輕而易舉地就把頭一樁事情解決了，雖然他以前覺得那麼難以處置。「眞奇怪，在這裏怎麼會忙到這種地步，」他想到的是第二封信。他覺得事情全怪自己，因爲他還沒有辦好他姊姊託付他的事。「今天我又沒有

到法庭去，不過今天我實在沒有時間。」於是下定決心明天一定去法庭，他就到他妻子那裏去了。他一邊走一邊迅速地回想着他所過的這一整天的情景。所有的事情都是談話：他留神傾聽的或者他參與了的談話。這些談話都是關於這一類的話題，這類話題，如果他單獨在鄉下是決不會談起的，但在這裏却談得非常有趣。這一切談話都很不錯；祇有兩件事不大妥當。一個是他談到魚的話，另外一樁是他對安娜所抱的親切的同情心有點不大對頭。

列文發現他妻子悶悶不樂。三姊妹的會餐本來是進行得很歡暢的，但是後來他們左等右等一直等他，結果都厭煩起來了，後來她的姊姊們都離開了，丟下她孤伶伶一個人。

「喂，你都做了些甚麼？」她問，正視着他那含着一種形跡可疑的神色的眼睛。但是爲了不妨害他吐露出全部眞情，她掩藏起她的察顏閱色的眼光，故意帶着一副讚賞的笑容傾聽他敘述他晚上是怎樣消磨的。

「哦，我很高興碰到了渥倫斯奇。跟他在一起我覺得非常地隨便和自然。你要明白，我現在一定設法不再和他見面了，不過那種彆扭勁已經不存在了。」他一邊說，一邊回想到，他雖然說要設法永遠不再跟他見面，可是馬上却又去看安娜了，於是他的臉漲得通紅。「你瞧，我們總說人愛喝酒，但是我不知道究竟誰喝得最多——農民呢，還是我們這一階級的人！農民過年過節才飲酒，但是……」

但是吉提對於人們縱酒的問題絲毫不感興趣。她看見他臉上的紅暈，因此很想弄明白其中的原故。

「嗯，以後你又到哪裏去了？」

「司梯瓦死命求我去拜望一下安娜・阿卡謡耶夫納。」

說了這話列文的臉漲得愈發紅了，他去探望安娜究竟得不得當的疑團終於解決了。他現在才明白他本來不應該去的。

一提到安娜的名字，吉提就神情異常地把眼睛睜得圓圓的，而且閃閃放光，但是她極力控制住自己，隱藏着自己的激動，因而瞞過他。

「啊！」她祇說了這麼一聲。

「我想，我去了你大概不會生氣吧！司梯瓦要我去的，而杜麗也希望這樣哩，」列文接着說下去。

「嗯，不！」她說，但是他從她的眼神裏看出來她在極力壓制着自己，兆頭很不好。

「她非常可愛，非常，非常逗人憐惜，而且是個心地善良的女人哩，」他說，於是就講起安娜，她的工作和她託他轉達的問候。

「是的，她自然很逗人憐惜囉，」他說完了的時候吉提這麼說。「你接到誰的信？」

他就告訴她，而且被她的平靜聲調騙得信以爲眞了，於是他就去換衣服。

他返身回來的時候，發現吉提依舊紋絲不動地坐在原來的安樂椅上。他走近的時候，她望了他一眼，突然抽抽噎噎地嗚咽起來。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他問，心裏已經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你愛上那個可惡的女人了！她把你迷住了！我從你的眼神裏就看出來了。是的，是的！這還會得出甚麼結果？你在俱樂部喝了又喝，還賭博，以後又到……又到甚麼人那裏去了？不，我們還是走掉吧！……我明天就動身！」

列文很久都勸慰不好他妻子。最後他認錯說他喝了那些酒以後，一種憐憫心使他忘其所以，因而受了安娜的狡猾的誘惑，並且說他今後一定要迴避她，總算才把她安慰得平靜下來。他眞心誠意地承認的一件事是：在莫斯科逗留了這麼久，除了吃喝玩樂，東拉西扯以外一無所事，他簡直變得糊塗了。他們一直談到早上三點鐘。那時他們才完全言歸於好，安然入睡了。

一二

客人們告辭走了以後，安娜並沒有坐下來，却開始在房間裏踱來踱去。雖然整整一晚上她都在無意識地施展出全部魅力來喚醒列文的愛情（就像她近來對待所有的年青人的做法一樣），雖然她知道一晚上能使一個體面的有婦之夫傾心到甚麼地步，她就做到了甚麼地步，雖然她非常喜歡他（儘管由男人的觀點看來渥倫斯奇和列文有着顯著的不同，而她，作爲一個女人，却在他們身上看出使得吉提愛上了他們兩個的那種共同的特點），但是他一走出那間屋子，她就不再想他了。

一個思想，祇有一個思想，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苦苦地糾纏着她。「如果我對別的人們，對這個熱愛他妻子的已婚男子具有這麼大的魅力，爲甚麼他對我這樣冷淡無情呢？……倒不一定是冷淡無

情，他是愛我的，這一點我知道的。但是現在有一種新的東西使我們發生裂痕。他爲甚麼一晚上都不在家？他託司梯瓦帶口信來，說他不能離開耶希文，得監視着他賭錢。難道耶希文是小孩嗎？就算這是眞情實話。他從來也不撒謊的。不過在這實情後面還有些別的蹊蹺。他很高興有機會向我表示一下他還有別的義務。這我知道，而且我也承認。不過爲甚麼要向我證明呢？他想向我證明他對我的愛情不應該妨害他的自由。但是我並不需要證明；我需要愛情！他應該明白我在莫斯科生活有多麼苦。這還叫生活嗎？我不是活着，而是在等待着一種拖延了又拖延了的結局。還沒有回信！司梯瓦說他不能去見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而我也不能再寫信了。我甚麼都不能做，甚麼都不能動手，甚麼都不能改變！我抑制着自己，等待着，給自己找娛樂——英國人的家庭、寫作、閱讀，這一切不過都是自欺欺人罷了，不過是一種嗎啡而已。他應該可憐我的，」她說，感覺着自憐自愛的眼淚湧上她的眼睛裏。

她聽見渥倫斯奇用力按門鈴的聲音，於是趕緊揩乾了眼淚，不但揩乾眼淚，而且還坐在一盞燈旁邊，打開一本書，裝出泰然自若的神情。她一定要讓他看出，他沒有在約好的時候回家她很不痛快，僅僅是不痛快而已，她決不讓他看出她很傷心，更不讓他看出她的自憐自愛了。她可以可憐自己，但是可不要他來可憐。她不願意吵架，而且還責備過他想吵嘴，但是她不知不覺地就採取了一種鬥爭的姿態。

「哦，你不寂寞吧？」他說，愉快而活潑地向她走過來。「賭博眞是一種可怕的嗜好！」

「不，我不寂寞，我早就學會不覺得寂寞了。司梯瓦和列文來過。」

「是的，我知道他們要來看望你。你覺得列文怎樣？」他說，在她身邊坐下。

「我很喜歡他。他們剛剛走了不久。耶希文搞得怎樣了？」

「他贏了錢，贏了一萬七千。我招呼他走。他眞地已經要離開了。但是他又回去了，現在他已經輸了。」

「那末你留在那裏有甚麼好處？」她說，突然抬起頭仰望着他。她的臉上的表情是冷淡而又懷着敵意的。「你對司梯瓦說你留着，爲的是把耶希文叫走，但是結果你又撇下他不管了。」

同樣的準備吵鬧的冷酷表情也表現在他的臉上。

「第一，我並沒有託他給你帶甚麼口信；其次，我從來也沒有撒過謊。主要的是，我願意留在那裏，所以就留下了，」他皺皺眉頭說。「安娜，爲甚麼，爲甚麼？……」他停頓了一下追問說，向着她探過身去，張開他的手，希望她會把手放到他的手裏去。

她很高興他這種要求柔情蜜意的表示。但是一種奇怪的邪勁不讓她屈服於她的衝動之下，好像鬥爭的情況不允許她投降似的。

「自然你想留下就留下了。反正你總是想怎樣就怎樣。但是爲甚麼要對我說這個呢？爲甚麼？」她說，愈來愈激動了。「難道有人否認你的權利了嗎？但是你總願意你有理，因此你就有理好了！」

他的手捏緊了，他扭過身去，臉上流露出一種比以前愈發倔強的神情。

「在你說這是固執，」她說，聚精會神地凝視了他一番以後，突然給那種使她那麼惱怒的神情找到了一個名目。「不過是固執罷了！對於你是征服我的問題，而對於我……」她又爲自己難過起

來，幾乎要流淚了。『但願你知道這對於我會怎樣就好了！像我現在這樣，感覺到你對我抱着敵意——的確是抱着敵意——的時候，但願你知道這對我是甚麼意思就好了！如果你知道我在這種時刻是如何地瀕於絕望，我多麼害怕，多麼害怕我自己就好了！』於是她扭過身去，隱藏住她的啜泣。

『但是怎麼回事啊？』他說，一見她的絕望神情不由得毛骨悚然，又探過身去，拉住她的手，吻了吻。『怎麼啦？難道我在外面尋歡作樂了嗎？我不是在避免和婦女交際嗎？』

『但願如此！』她說。

『喂，你說吧，我怎樣才能使你安心呢？祇要使你快樂，隨便要我做甚麼都行，』他接着說下去，被她的絕望神情打動了。『爲了不使你痛苦，像現在這樣，我甚麼事不願意做啊！安娜！』

『沒有甚麼，沒有甚麼！』她回答。『我自己也不知道，是這種孤寂的生活呢，還是我的神經……哦，我們不談這個了吧！賽馬怎麼樣？你還沒有跟我說哩，』她盡力掩飾住由於獲得勝利而得意洋洋的樣子，因爲勝利終於屬於她了。

他吩咐開晚飯，就開始對她講賽馬的事；但是由他的愈來愈冷淡的語氣和神色看來，她看出他並沒有饒恕她獲得勝利，而她所反對的那股固執神情，又在他身上露出了鋒芒。他對她比以前更冷淡了，彷彿他後悔屈服了一樣。而她，回想起使她獲得了勝利的言語：『我瀕於絕望，害怕我自己』，她感到這是一種危險的武器，不能再使用第二次的。她感到除了把他們結合在一起的愛情之外，在他們當中還生長了一種敵對的惡意，這種惡意她不能從他心裏，更不能從她自己心裏驅除出去。

三

一個人沒有過不慣的環境，特別是如果他看到周圍的人都過着同樣的生活的話。三個月以前，列文決不會相信他處在現在的情況下能夠高枕無憂地沉入睡鄉：過着漫無目標的，沒有意義的生活，而且又是一種入不敷出的生活；在狂飲（除此以外他對俱樂部裏發生的事不可能有別的稱呼）以後，在對那個他妻子一度戀愛過的男子表示了不適當的友誼以後，在對一個他祇能稱之爲墮落的女人做過更不適當的拜訪以後，而且受了這個女人的魅惑和惹得他妻子很傷心以後，在這種境況下居然能夠恬靜地入睡。但是在疲倦、通宵不眠和酒力的影響下，他甜甜而寧靜地入睡了。

早晨五點鐘，開門的響聲驚醒了他。他跳起來四下張望。吉提已經不在床上他旁邊了。但是在屏風後邊有一線燈光在移動，他聽見她的脚步聲。

「怎麽回事？怎麽回事？……」他問，仍然睡意惺忪。「吉提，怎麽回事？」

「沒有甚麽，」她說，手裏拿着蠟燭從屏風後面走出來。「我祇覺得有點不舒服，」她帶着一種特別甜蜜而意味深長的微笑加上說。

「甚麽？開始了嗎？開始了嗎？」他用一種吃驚的聲調說。「得打發人去……」他慌慌張張地動手穿衣服。

「不，不，」她微笑着說，用手把他攔住了。「我想沒有甚麽。我祇覺得有點不舒服。不過現

在已經過去了。」

她又回到床上，熄滅了蠟燭，躺下來，就沒有動靜了。雖然她的那種似乎在屏息靜氣的沉靜，特別是當她由屏風後邊出來，臉上帶着一副特別溫柔和興奮的神情說：「沒有甚麼！」引起了他的猜疑，但是他是那樣昏昏欲睡，以致他馬上又沉入睡鄉了。以後他才想起了那種屏息靜氣，明白了在她動也不動地躺在他身邊，等待着女人一生中的最大事件的時候，她的溫柔可愛的心靈裏所經歷的一切變化。七點鐘的時候，他被她的手在他肩膀上的觸摸和她的輕悄的耳語聲喚醒了。她似乎在又後悔喚醒他又想要同他講話的矛盾心情中間猶疑不決。

「考斯加，不要害怕。沒有甚麼，不過我想……我們應該派人去請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

蠟燭又點亮了。她坐在床上，手裏拿着甚麼編織的活計，那是她近幾天來經常從事的工作。

「請你千萬不要驚慌！沒有甚麼。我一點也不害怕，」看見他的驚慌失色的面孔，她說，把他的手緊按在自己的胸前，隨後又緊貼在她自己的嘴唇上。

他連忙跳起來，簡直不知如何是好了，一邊目不轉睛地望着她，一邊穿上睡衣；隨後站住不動了，眼睛仍然凝視着她。他該走了，但是他捨不得走出她的視線以外。他愛那副面孔，而且熟悉那張臉上的一切表情和眼色，但是他從來沒有見過她現在這副模樣。他一回憶起昨天引起她的悲痛，他就覺得在她面前，在現在這樣的她面前，自己有多麼卑鄙可恥！她那被睡帽下面蹿出的柔軟的鬆髮環繞着的紅暈面孔，閃耀着愉快和堅定的光輝。

雖然吉提的性格一般地很少有矯揉造作和虛情假意的地方，但是現在，當一切掩蓋都拋掉了，

她的心靈的核心在她的眼睛中閃耀着的時候，列文一見其中所顯露的神情不由得驚異不止。而處在這種單純而坦白的心靈中的她，他所摯愛的人，比從前更加明朗了。她微笑着凝視着他；突然間她的雙眉緊蹙，她抬起頭來，迅速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手，緊緊依偎在他身上，把他包圍在她的熱的氣息裏。她在受苦，而且似乎在向他訴苦一樣。最初一瞬間，由於習慣成自然了，他覺得都是他的過錯。但是她的眼色裏含着溫柔的神情，說明了她不但不怪罪他，反倒爲了這種痛苦而愛他。

「如果不是我的過錯，那麼是誰的呢？」他無意識地沉思着，尋找着該受處分的罪人，但是沒有一個罪人。她痛苦，抱怨，在痛苦中得意揚揚，享受着這種痛苦，而且熱愛着這種痛苦。他看出她的心靈裏在起了一種崇高的變化，但是究竟是甚麼，他却不明白。那是超乎他的理解力的。

「我派人接媽媽去了。你趕快去請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考斯加！……沒有甚麼，已經過去了。」

她從他身邊走開，按按鈴。

「好了，現在就去吧。芭沙要來了。我很好哩。」

列文看見她又拿起她夜間取來的編織活計，動手織起來，不禁大吃一驚。

列文從一扇門裏走出去的時候，他聽見使女從另一扇門進來。他站在門口，聽見吉提詳細地指揮着使女，藉着她的幫助親自在移動床鋪。

他穿好衣服，趁着還在套馬的時候——因爲時候太早，還沒有出租雪車的影子——他又跑回寢室去，不是躡手躡脚地，却像一溜煙似的。兩個使女正忙着挪動寢室裏的甚麼東西。吉提一邊踱來

踱去，一邊編織着，飛快地抽動着針線，一邊下命令。

「我現在就去請醫生。已經去接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了，不過我還要去一趟的。還需要甚麼別的嗎？噢，是的，到杜麗家去嗎？」

她望望他，顯然並沒有聽他在講甚麼。

「是的，是的！去吧，」她急急地說，皺着眉頭，揮手要他走開。

他已經走進客廳了，突然聽到一陣悽慘的呻吟聲從寢室裏發出來，轉瞬之間又平靜了。他站住，很久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是的，是她，」他自言自語，雙手抱着頭，跑下樓去。

「啊呀，主啊！饒恕我們，救救我們吧！」他反來覆去地說着這些突然意想不到地湧到他嘴邊的言語。而他，一個不信教的人，重複這些話還不僅僅是口是心非的哩。在那一瞬間，他知道不論他的疑惑，不論憑着理性他怎麼沒有信教的可能性——這一點他自己意識到的——絲毫都不妨害他向上帝呼籲。現在這一切像灰塵一樣由他內心裏飛出去。如果不向掌握着他自己、他的靈魂、他的愛情的上帝呼籲，他還能向誰呼籲呢？

馬還沒有套好，但是感覺着精神特別緊張，身體又強壯又靈活，足以應付擺在面前的一切，為了不浪費片刻時間，他不等待，就步行着出發了，告訴顧茲瑪來追他。

在轉角上，他遇着一輛夜間的出租雪車匆匆駛過去。在那輛小雪車裏坐着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她披着一件天鵝絨斗篷，頭上包着一條圍巾。「感謝上帝！」他呢喃地說，歡喜若狂地認出來

她那長着淡黃色頭髮的小臉，那張臉上現在帶着一副特別認眞的，甚至是嚴肅的表情。他並沒有吩咐雪車停下來，他跑回到她旁邊。

「那麼已經有兩個鐘頭了？就是這麼長嗎？」她問。「你應該去找彼得·地米特立維奇，但是不要催促他。再到藥房買點鴉片。」

「這麼說你認爲會很順利嗎？上帝憐憫我們，救救我們吧！」列文說，看見自己的馬由大門裏駛出來。跳上雪車，坐到顧茲瑪旁邊，他吩咐把車駛到醫生那裏去。

一四

醫生還沒有起床，僕人說他睡得很遲，吩咐過不要叫醒他，不過他不久就會起來的。那個僕人正在擦燈罩，似乎全神貫注在這項工作上。那僕人對燈罩的聚精會神和對列文家發生的事的漠不關心，最初會使列文大吃一驚，但是反過來一想，他立刻明白沒有人知道，而且也沒有人應當知道他的心情，因此愈發需要從容，沉着和堅定地行動，好打破這堵冷淡的牆壁和達到目的。「不慌不忙，不放過任何機會。」他暗自說，感覺到爲對付當前一切事情，他的體力和注意力愈來愈旺盛。

聽到醫生還沒有起床，列文想起了各種各樣的辦法，最後決定這麼辦：顧茲瑪拿着字條去請另外一個醫生，他親自到藥劑師那裏買鴉片；如果他回來的時候醫生還沒有起床，那麼他就賄賂僕人，如果行不通的話，他就使用武力，無論如何也要把醫生喚醒。

在藥房裏有一個瘦骨嶙峋的藥劑師，帶着同那位僕人擦燈罩的時候一模一樣的漠不關心的神情，正給一個站在那裏等待的馬車夫包藥粉，不肯賣給列文鴉片。極力不要操之過急，也不要發脾氣，列文說出醫生和接生婦的名字，說明為甚麼需要鴉片，極力說服藥劑師賣給他一些。藥劑師用德文問了問可不可以出賣，獲得了屏風後面甚麼人的許可，就拿出一隻玻璃瓶和一隻漏斗，慢條斯理地由大玻璃瓶裏往小玻璃瓶裏倒，貼上商標，儘管列文懇求他不要如此，還是封上了瓶口，而且幾乎還要包紮起來。列文忍受不住了；他果斷地從那人手裏一把將瓶子奪過來，就從玻璃大門中衝出去了。醫生還沒有起來，而那位僕人，現在正忙着鋪地氈，不肯去喚醒他。列文從從容容地取出一張十盧布的鈔票，慢吞吞地，但是却不浪費時間，一邊把鈔票遞過去，一邊解釋說彼得·地米特立維奇醫生（以前在列文眼中看來那麼微不足道的彼得·地米特立維奇，現在在他看來有多麼偉大和了不起啊！）答應過隨時出診，他一定不會生氣的，因此一定要立刻把他喚醒。

那僕人滿口答應了，走上樓去，請列文到候診室去。

列文可以聽到門那邊醫生的咳嗽聲、走動聲、漱洗聲和談話聲。三分鐘過去了；而在列文看來好像一個多鐘頭了。他再也等待不下去了。

「彼得·地米特立維奇！彼得·地米特立維奇！」他在敞開的門口用哀求的聲調呼喊。「看在上帝的面上，原諒我吧！……你就這樣接見我吧！已經過了兩個鐘頭了……」

「馬上就來！馬上就來！」一個聲音回答說，列文聽出醫生在一邊說一邊微笑，大為詫異了。

「再待一會！」

「馬上就來！」

又過了兩分鐘，醫生還在穿皮靴；又過了兩分鐘，醫生還在穿衣服和梳頭髮。

「彼得・地米特立維奇，」列文又用一種哀求的聲調說，但是正在這時醫生出來了，已經穿好衣服和梳好頭髮。「這些人真沒有良心，」列文暗自想道。「我們都快死了，而他還在梳頭理髮。」

「早安！」醫生說，伸出他的手來，好像在用他的泰然自若的神情取笑他一樣。「不要慌！怎麼樣？」

極力盡可能地說得分毫不差，列文開始敘述他妻子的情況的一切不必要的細節，說着說着就不斷住了嘴，懇求醫生立刻跟他去。

「不要這麼慌。要知道，你沒有經驗。我確信用不着我的，不過我答應你，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就去。但是不要着急。請坐；你不喝杯咖啡嗎？」

列文看他一眼，似乎在詢問他是否在嘲笑他一樣。但是醫生並沒有取笑他的意思。

「我知道，我知道，」醫生微笑着說。「我自己也是成了家的人。我們這些作丈夫的在這種關頭是最可憐的人了。我有個病人，她丈夫一到這種場合總跑到馬棚裏去。」

「不過你認為怎麼樣，彼得・地米特立維奇？你認為一切都會很順利嗎？」

「從一切症狀看來情況很好哩。」

「那麼你馬上就來嗎？」列文說，怒冲冲地望着端進咖啡來的僕人。

「再過一個鐘頭吧。」

「不，請你發發慈悲吧！」

「哦，那麼讓我喝完咖啡吧。」

醫生開始喝咖啡。兩個人都默不作聲。

「土耳其人被打得落花流水！你讀過昨天的電訊嗎？」醫生說，咀嚼着麵包。

「不，我受不了啦！」列文說，跳起來。「那麼你再過一刻鐘就來？」

「再過半點鐘。」

「實話嗎？」

列文回到家裏，恰恰和公爵夫人同時到達，他們一齊走到寢室門口。公爵夫人眼淚盈眶，兩手直顫抖。她一見列文，就擁抱住他，哭出聲來。

「怎麼樣，我親愛的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她追問，一把抓住帶着喜氣洋洋而又焦慮不安的神情走過來的接生婦的手。

「情況很好，」她說。「勸她躺下來。那樣她就會舒服一些了。」

從他醒來和明白是怎麼回事的那一瞬間起，列文就準備好忍受將要來臨的一切，決不胡思亂想，決不妄加猜測，堅決地壓抑着心上的千頭萬緒，下定決心不擾亂他妻子的心情，相反的却要安慰和鼓舞她。甚至不允許自己想一想將要發生甚麼事，將要落個甚麼結局，從他打聽這種事情一般會持續多久來判斷，列文作好了心理準備，決心忍耐和控制自己的情緒五個鐘頭的光景，這一點他

覺得自己還是辦得到的。但是他從醫生那裏回來，又看見她的痛苦的時候，他就愈來愈頻繁地叨唸這些話：『上帝饒恕我們，救救我們吧！』一邊嘆息着，昂着頭，唯恐他忍受不住，以致於不是淚流滿面就是跑掉。他覺得痛苦得不得了。可是才過了一個鐘頭！

但是過了一個鐘頭，又過了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三個鐘頭，連他給自己定下的容忍的最大限度——五個鐘頭——也過去了，但是情況依然如故；他繼續忍耐着，因爲除了忍耐沒有別的辦法；隨時隨刻都感覺着他已經達到了忍耐的極限，他的心馬上就要可憐得爆裂開了。

但是一分鐘一分鐘地飛逝過去，過了好幾個鐘頭，又過了好幾個鐘頭，而他的痛苦和驚懼愈發增長，愈發緊張了。

那種少了它就甚麼都不能想像的生活常軌，對列文說已經不存在了。他失去了時間觀念。有時候幾分鐘——當她把他叫到她身邊，他握住她那忽而特別用力緊握住他的手，忽而又把他的手推開的潮潤的手的那幾分鐘——他覺得好像是好幾點鐘；有時候好幾個鐘頭又好像是幾分鐘。當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請他在屏風後點上一支蠟燭的時候他吃了一驚，那時他才知道已經是黃昏五點鐘了。如果告訴他現在僅僅是上午十點鐘他也不會奇怪的。他不大知道那時他在甚麼地方，就像他不大知道那一切發生在甚麼時間一樣。他看見她的發燒的面孔，有時精神恍惚，痛苦不堪，有時微笑着，極力安慰他。他也看見公爵夫人，她滿臉通紅，緊張不堪，灰白的鬈髮披散着，拚命忍住眼淚，咬着嘴唇；他也看見杜麗，也看見吸着粗雪茄煙的醫生，和臉上帶着堅定、果斷和鎮靜神情的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還有在大廳裏踱來踱去皺緊眉頭的老公爵。但是他們怎麼來的又怎麼去

的，他們在甚麼地方，他却一點也不知道。公爵夫人一會兒跟醫生在寢室裏，一會兒又在書房裏，那裏突然出現了一張擺好了的飯桌；隨後又不是她在那裏，却是杜麗了。後來列文記起他們派他到甚麼地方去過。有一次叫他去搬一張桌子和一張沙發。他很熱心地幹着，相信爲了她這是萬不可少的，但是後來才發現原來是爲他自己準備睡覺的地方。隨後又打發他到書房去問醫生甚麼事情。醫生回答了，接着就談起市議會的混亂狀態。後來又派他到公爵夫人的寢室裏去取一個鑲着銀框的聖像，他和公爵夫人的老女僕爬到一個食櫥上去取聖像，他把一盞小燈打碎了，那位老僕人極力安慰他不要爲了他妻子和那盞燈着急，他把聖像拿來，放在吉提的頭前，小心地從枕頭後面塞進去。但是這一切在甚麼時候，甚麼地點，爲甚麼做的，他却不知道了。他也不明白爲甚麼公爵夫人拉住他的手，憐憫地望着他，懇求他鎮靜；也不明白爲甚麼杜麗勸他吃點東西，把他從房裏引出去；也不明白爲甚麼連醫生都嚴肅而同情地望着他，給了他點藥水喝。

他祇知道和感覺到現在發生的和一年前在省城的旅館裏在他哥哥尼古拉靈床前所發生的很相似。不同的祇是那是喪事而這是喜事。但是那件喪事和這件喜事一樣都越出了生活常軌；這些正像日常生活裏的孔隙，透過這些孔隙隱隱約約露出了一種崇高的境界。而且，像那種情形一樣，現在發生的一切來得很魯莽，痛苦，不可思議；在觀看着它的時候，也像那時一樣，心靈翱翔而上，昇到了從來也想不到的絕頂，那是理智所無法達到的。

『上帝，饒恕我們，救救我們吧！』他接連不斷地暗自唸叨，儘管他長期完全疎遠了宗教，而他却正像童年和少年的時候那樣單純而虔誠地向上帝呼籲。

整個時間裏，他輪流地處在兩種截然不同的心境中。一種心境是不在她跟前的時候：當他同那位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粗雪茄煙，又把煙頭在盛滿煙灰的煙缸邊上熄滅了的醫生，杜麗，還有公爵在一起，聊着大餐，政治，或者瑪麗亞·彼得羅夫納的疾病的時候，列文突然間暫時完全遺忘了發生的事情，好像大夢方醒一樣；另外一種心境是在她跟前，在她的枕頭邊，他的心可憐得要破裂而又沒有破裂，他不斷禱告上帝的時候。每一次寢室裏傳來叫聲，就把他從暫時的忘懷中喚醒過來，於是他又陷入他最初犯過的奇怪的錯誤中：每一次，他一聽到尖叫聲，就跳起來，跑去爲自己辯護，但是半路上就記起並不是他的過錯，他渴望着保護她和幫助她。但是，一看見她，又感到他愛莫能助的時候，他就害起怕來，於是祈禱說：「上帝，饒恕我們，救救我們吧！」時候拖得愈久，這兩種心情就愈強烈；不在她跟前他變得更鎮靜了，完全忘了她，而在她面前的時候她的痛苦和他的愛莫能助的心情就愈發沉重了。他跳起來，想跑到甚麽地方去，但是又跑到她那裏去了。

有時候，當她三番五次呼喚他的時候，他就責備她。但是一看見她的溫柔的微笑面容，聽見她說：「我把你折磨壞了，」於是他就怪罪上帝；但是，一想到上帝，他立刻就又祈求上帝饒恕和發發慈悲。

一五

他不知道早晚。蠟燭全點完了。杜麗剛剛走進了書房，請醫生躺下歇歇。列文正坐着傾聽醫生

講一個騙人的催眠術師的故事，凝視着醫生的香煙頭上的灰燼。這是一段休息的期間，他沉入淡忘之中。他完全忘記了現在發生了的事情。他聽醫生講故事，而且聽明白了。突然間傳來了一聲不像人間任何聲音的尖叫。這尖叫聲那麼令人毛骨悚然，以致列文都沒有跳起來，却屏息靜氣，帶着驚駭和詢問的眼光緊盯着醫生。醫生歪着腦袋，留神傾聽着，贊許地微笑着。一切都那樣離奇，以致再也沒有甚麼能使列文大驚小怪的了。「事情大概應該這樣的，」他暗自沉思，仍舊坐着不動。「但是誰在尖叫呢？」他一縱身跳起來，踮着脚尖衝進寢室裏，經過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和公爵夫人身旁，停在床頭邊他的老位置上。尖叫聲已經靜寂了，但是現在發生了變化。究竟是甚麼，他却沒有看見，也不明白，而且他既不想看見，也不想明白。但是他從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的臉色上却看出來了：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的臉色蒼白而嚴肅，還像以前一樣堅定，雖然她的下顎有點戰慄，眼睛緊緊盯在吉提身上。吉提的潮濕的額頭上粘着一縷頭髮，她那發燒的，痛苦的臉，扭過來對着他，搜索着他的眼光。她那舉起來的手找尋着他的手。把他的冰冷的雙手握在自己的汗濕的手裏，她把它們貼在她自己的臉上。

「不要走！不要走！我並不害怕，我並不害怕！」她口齒敏捷地說。「媽媽，摘下我的耳環。很礙事哩。你不害怕吧？快了，快了，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

她說得非常快，而且想笑笑。但是突然間她的臉變了模樣，她把他一把推開。

「不，這是可怕的！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走開，走開！」她尖聲喊叫，於是他又聽到了那種不像人間任何聲音的哀叫。

列文兩手抱着頭，跑出屋去。

「沒有甚麼，沒有甚麼，一切都很好！」杜麗在他後面呼喊。

但是無論他們怎麼說，他反正知道現在一切都完了。把頭靠在門柱上，他站在隔壁的房間裏，聽着甚麼人用一種他從來沒有聽見過的聲調尖叫和呻吟着，他知道這些聲音就是從前是吉提的那人發出來的。他早就不想要孩子了，而且現在他很恨那個孩子。他現在甚至都不希望她會活了，祇渴望這種可怕的苦難能夠結束。

「醫生，怎麼回事？怎麼回事？啊呀，上帝呀！」他大聲喊叫，一把抓住剛走進來的醫生的手。

「就要完了，」醫生說，他帶着那麼嚴肅的神色，以致列文以爲他說完了是指她快死了。

神智完全錯亂了，他又衝進她的寢室。他看見的頭一樣東西就是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的臉。那張臉愈發愁眉不展和嚴肅了。那裏沒有吉提的面孔。在她的面孔原來的地方有一個可怕的東西，這一方面是由於它的緊張表情，一方面也是由於從那裏發出的聲音。他把頭垂到床欄干上，覺着他的心要碎裂了。這種可怕的尖叫聲並不停息，却變得愈發可怕了，直到好像達到了恐怖的極限，才陡然平靜下來。列文簡直不相信他的耳朵了，但是沒有懷疑的餘地。尖叫聲平息了，他聽見輕悄的走動聲，衣服的窸窣聲，急促的喘息聲，還有她的聲音，喘吁吁的，生氣勃勃的，既溫柔，又幸福，輕輕地說：「完事了！」

他抬起頭來。她兩隻胳臂軟弱無力地放在被窩上，看上去非常美麗和恬靜，默默無言地凝視着

他，想笑又笑不出來。

突然間，從他過了二十二小時的那個神祕的，可怕的，玄妙的世界裏，列文覺得自己卽刻就被送到以前的日常世界裏，但是這個世界現在閃耀着那樣新奇的幸福光輝，以致他都受不了。那根拉緊的弦猛然間斷了，一點也沒有想到的嗚咽和快樂的眼淚湧上他的心頭，強烈得使他混身戰慄，以致他好久都說不出話來。

跪在她的床邊，他把他妻子的手放在嘴唇上吻着，而那隻手，也以手指的無力的動作，回答了他的親吻。同時，在床腳，像一盞燈的火花一樣，在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的靈活的手裏閃爍着一個以前並不存在的人的生命：一個具有同樣的權利和同樣覺得自己很重要，一個會像他一樣生活下去和生兒育女的人。

「活着！活着！還是個男孩哩！請放心吧，」列文聽見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說，她一邊用顫抖的手拍拍嬰兒的後脊梁。

「媽媽，眞地嗎？」吉提問。

公爵夫人祇能用嗚咽來回答了。

在寂靜中，像是對他母親作的肯定回答一樣，發出了一種和屋裏所有的壓抑着的談話聲完全不同的聲音。還是那個不可思議地由未知的國土裏出現的新人的大胆、喧噪、毫無顧忌的啼哭聲。

以前，如果有人告訴列文說吉提死了，說他和她一同死了，說他們的孩子是天使，說上帝在他們面前，他都不會驚異的。但是現在，又回到現實的世界上，他費了很大的勁才明白她安然無恙，

而這個拚命叫喊的東西就是他的兒子。吉提活着，她的痛苦已經過去。而他幸福得難以形容。這一點他是明白的，因此使他快樂無比。但是那個嬰兒，他從哪裏來的，他爲甚麼來的，他是誰呢？……他怎麼也不習慣於這個思想。他覺得這似乎是一種不必要的、多餘的東西，他好久也不習慣。」

一六

十點鐘光景，老公爵，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和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都坐在列文家裏，談了談產婦，他們就談到旁的話題上去了。列文一邊留心傾聽，一邊却不由自主地回想着往事，和那天早晨以前的事情，追憶着昨天未發生這件事以前他自己的情況。從那時候起好像過了一百年了。他覺得自己好像置身於一座高不可攀的高峯上，他費盡苦心想從上面降下來，免得傷害和他聊天的人們的感情。他談着，但是心裏不住想他妻子，她目前的詳細情況，和他的兒子——他極力想使自己習慣於有個兒子存在的觀念。整個的婦女的世界，自從他結婚以後，在他心裏就獲得了一種新的意想不到的意義，現在在他的心目中達到了那樣的高度，以致出乎他的想像之外了。他聽他們談論昨天俱樂部的宴會，心裏却在想：「她現在怎麼樣了？她睡着了嗎？她好嗎？她在想甚麼？我們的兒子，地米特里，在哭嗎？」正談到中間，話正說到半截，他突然跳起來，從房裏走出去。

「如果可以看她的話，就打發人告訴我一聲，」老公爵說。

「好，馬上就來！」列文回答，一停也不停地，走到她的房裏去了。

她沒有睡着，正和他母親輕輕地談論着，計劃施洗的事。收拾得乾乾淨淨，梳好頭髮，戴着一頂鑲着藍邊的漂亮小帽，她兩手放在被窩外面，仰臥在床上，用一種把他吸引過去的眼光迎住他的視線。那種眼光，本來就很明亮，在他走過來的時候就愈發明亮了。她的臉上起了一種像死人臉上那樣的由塵世到超然境界的變化；不過那是永訣，而在這裏却是歡迎。一種激動的心情，就像嬰兒降生那一瞬間他感覺到的，又湧上了他的心頭。她拉住他的手，問他睡過覺沒有。他回答不出來，意識到自己的軟弱，就扭過身去。

「我却打過瞌睡哩，考斯加！」她說。「我現在覺得那麼舒服。」

她定睛凝視着他，但是突然間她的臉色變了。

「把他抱給我，」她說，聽見嬰兒的啼哭聲。「把他抱給我，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他也要看看哩。」

「好，讓爸爸瞧瞧，」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說，抱起一個紅色的、奇怪的、蠕動着的東西，把他抱過來。「不過請等一下，讓我們先穿上衣服，」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把那個蠕動着的紅東西放在床上，開始解開襁褓，接着又包紮起來，用一根手指把他托起來，翻過去，用甚麼在替他抹粉。

列文，望着這個可憐的小東西，想在心裏找出一點父愛的痕跡，但是徒然。他對他祇感到厭惡。但是當他脫光了衣服，他瞥見了那鬱金花色的小胳臂小腿，却也長着手指和腳趾，甚至大拇指

還跟其餘的大不相同；而且當他看見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如何把那雙張開的小胳臂拉攏在一起，好像它們是柔軟的彈簧一樣，而且把它們包在亞麻布衣服裏的時候，他那樣可憐這個小東西，而且那樣害怕她會傷害了他，以致他拉住了她的臂膀。

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笑起來。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當那嬰兒穿好衣服，變成了一個結實的玩偶的時候，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好像很誇耀她的手工似地把他舞弄了一下，就閃到一邊，好使列文看見他兒子的整個丰采。

吉提斜着眼，也目不轉睛地望着同一個方向。「抱給我，抱給我！」她說，甚至還要抬起身子。

「你怎麼了，卡特立娜·亞歷山得羅夫納？你決不能這樣亂動！等一下，我就抱給你。讓爸爸看看我們是多麼漂亮的小東西！」

於是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用一隻手（另外一隻手托住那個搖搖晃晃的頭的脖頸）將這個把頭藏在襁褓裏的、奇怪的、柔軟的、紅色的東西托給列文。但是他居然也長着鼻子，霎動着的眼睛，和咂着的小嘴。

「真是個漂亮的嬰兒！」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說。

列文悲傷地嘆了一口氣。這個漂亮嬰兒在他心中祇引起了厭惡和憐憫的心情。這完全不是他所期望的感情。

當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把嬰兒放到沒有吃慣的胸脯上的時候，他扭過身去。

突然一陣笑聲使他抬起頭來。是吉提在笑。嬰兒吃着奶了。

「哦，夠了，夠了！」麗莎維塔・彼得羅夫納說；但是吉提捨不得那個嬰兒。他在她的懷裏睡熟了。

「現在看看他吧，」吉提說，把嬰兒轉過來好讓他看見。那張老氣橫秋的小臉突然間皺得更厲害了，嬰兒打了個噴嚏。

微笑着，好容易才忍住柔情的眼淚，列文吻吻他妻子，就離開了這間遮暗了的屋子。

他對這小東西懷着的感情完全出乎他的預料。其中沒有一點愉快或者高興的成分；恰恰相反，却有一種新的痛苦的恐懼心情。這是一種新的脆弱的感覺。而這種感覺最初是那樣痛苦，唯恐這個無能爲力的小東西會遭到傷害的心情是那樣強烈，使得他完全沒有注意到嬰兒打噴嚏的時候他所體會到的那種毫無意義的喜悅甚而得意的奇怪心情。

一七

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的景況非常不佳。

賣森林的三分之二的錢已經揮霍光了，而且他按照百分之十的折扣率由商人那裏差不多把下餘的三分之一的款項全都預支完了。商人再也不肯付一文錢了，特別是因爲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

那年冬天第一次公開聲明了堅持處置自己財產的權利，拒絕在領取賈森林的最後三分之一的款項的合同上簽字。他的全部薪俸都用在家庭開銷和償還刻不容緩的小筆債務上了。他簡直是一文莫名了。

這是一種不愉快的，爲難的景況，按照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的意思，這種景況是不應該繼續下去的。景況所以如此，依照他的看法，是因爲他的年俸太小。他所充任的官職，五年以前顯然很不錯，但是時過境遷，早就不行了。彼得羅夫，那個銀行董事，年俸是一萬二千盧布；斯維吉玆基，一家公司的董事，年俸是一萬七千盧布；而創辦了一家銀行的米金，年俸是五萬盧布。「我顯然是睡着了，人家把我遺忘了！」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想到他自己。於是他就留神打聽，仔細觀望，結果那年冬末他發現了一個非常好的空缺，於是就開始進攻，先通過莫斯科的叔伯姑舅和朋友們，到那年春天，當事情成熟了的時候，他就親自到彼得堡去了。這種官職，現在比從前多得多，是一種年俸由一千到五萬盧布，又舒服又賺錢的好差事。這是「南方鐵路銀行信貸聯合辦事處」委員會的委員的職位。這差使，像所有這樣的差使一樣，需要那樣淵博的學問和大本事，以致很難找到一個樣樣兼備的人。既然找不到兼備這些條件的人，那末找一個正直人來担任這職位總比讓一個不正直的人担任強得多。而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不僅是正直的人（如一般人隨便稱呼的），而且是一個非常正直的人（按照莫斯科給予這個字眼的特殊意義強調稱呼的），要是人家說：「正直的工作者，正直的作家，正直的雜誌，正直的機關，正直的趨勢，」的時候，不僅表示那個人或者那個機關不是不正直的，而且也表示他們一有機會就能夠挖苦政府。而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就在應用這種

字眼的莫斯科社交界裏出入，而且在那兒公認爲是正直的人，因此他比別人更有資格充任這個職位。

這個差使每年可以獲得七千到一萬盧布的薪俸，奧布浪斯基不用辭去原來的官職可以兼差。這全靠兩位部長、一位貴婦人和兩位猶太人來決定；這些人雖然都疏通好了，但是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還得去彼得堡謁見一下他們。況且，他答應他妹妹安娜從卡列寧那裏討一個明確的離婚回信。因此向杜麗要了五十個盧布，他就到彼得堡去了。

坐在卡列寧的書房裏，傾聽他講他的「俄國財政不景氣的原因」的報告，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衹等他結束，就談他自己和安娜的事。

「是的，很正確，」當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摘下那副他現在離了就不能閱讀的夾鼻眼鏡，探問地凝視着他從前的妻兄的時候，他說。「就細節上說是很正確的，不過如今的原則還是自由哩。」

「是的，但是我提出了另外一種原則，自由也包括在內，」卡列寧說，強調「包括」這個字眼，又戴上夾鼻眼鏡，爲的是再引讀一遍提到這一點的那一段落。

翻開字蹟優美空白寬闊的手稿，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又朗誦了使人心悅誠服的那一段落。

「我並不是爲了個人利益而提倡保護關稅政策，而是爲了公共福利，對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一視同仁，」他說，從夾鼻眼鏡上望着奧布浪斯基。「但是這一點他們却不能了解，他們衹關心個人利益，愛說漂亮話。」

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知道卡列寗一談到他們——他所謂的他們是指那些不願意接受他的計劃的，造成俄國一切不幸的人——怎麼想和怎麼做的時候，話就快結束了；因此他現在樂意地放棄了自由貿易原則，完全同意他的意見。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沉默不語，深思熟慮地翻閱着手稿。

『哦，順便提一聲，』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說。『我想懇求你有機會見着巴莫爾斯基的時候，替我說句好話，就說我非常想獲得「南方鐵路銀行信貸聯合辦事處委員會」的委員的空缺。』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對他所垂涎的職位的官銜已經那麼熟悉了，因而毫無錯失地很快地就說出來。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向他打聽了一下這新委員會的職務，就沉思起來。他在考慮這委員會的業務和他自己的計劃有沒有抵觸的地方。但是因爲這新機構的任務非常繁雜，而他的計劃所涉及的範圍也很廣泛，因此一時間難以判斷，於是摘下夾鼻眼鏡說：

『自然，我可以跟他提一提；不過，你爲甚麼偏偏想要這個位置呢？』

『薪俸優厚，將近九千盧布，而我的收入……』

『九千！』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重複說，皺起眉頭。這筆數字很大的薪俸使他想起了，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所渴慕的官職在這方面是和他那一向傾向於精簡節約的計劃的主旨背道而馳的。

『我認爲，關於這點我曾寫過一篇論文，如今付出的大量薪俸就是我們政府的財政狀況不健全

的微狀。」

「是的，但是你想怎麼辦呢？」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說。「哦，假定銀行董事年俸一萬，你要知道，他是當之無愧的。或者工程師年俸兩萬。無論如何，這是有發展前途的事業。」

「我認爲薪俸是償付一種商品的代價，應該受供求法則的支配。如果定薪水的時候忽略了這個法則，譬如說，當我看到兩個由一個學院裏畢業的工程師，他們受的教育和能力不相上下，但是一個年俸四萬，而另一個薪俸兩千就心滿意足了；或者看見沒有專長的律師和驃騎兵被任命爲銀行董事，獲得了大量薪俸的時候，我就斷定這種薪俸不是根據供求法則而訂的，是憑着私人交情而來的。這事情本身就是非常嚴重的徇私舞弊行爲，會給政府事業招致不良的影響。我認爲……」

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連忙打斷他妹夫的話。

「是的，但是你一定要承認，創辦的是一種毫無問題很有用的新式機構。無論如何，這是有發展前途的事業！要緊的是這項工作要正直地加以經營罷了，」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強調說。

但是「正直」這個字眼的莫斯科的意義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是不了解的。

「正直不過是一個消極的條件罷了，」他說。

「不過你還是幫我一個大大的忙吧，」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說，「你在談話之中，在巴莫爾斯基面前爲我說句好話……」

「不過我想，事情主要取決於波里加立諾夫哩，」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

「在波里加立諾夫個人方面說，他完全同意，」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臉紅了說。

一提波里加立諾夫，司忒潘·阿卡諾耶維奇就臉紅了，因爲他那天早晨曾拜見過那個猶太人波里加立諾夫，而這次拜訪在他心裏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司忒潘·阿卡諾耶維奇深信他所覬覦的職位是新的，有發展前途的，而且是正直的；但是當那天早晨波里加立諾夫，分明是故意讓他和別的申請人們在接待室裏等了兩個鐘頭的時候，他突然覺得非常難堪。

他覺得難堪，是因爲他，奧布浪斯基公爵，一個魯立克王朝的後裔，居然會在一個猶太人的接待室裏等待了兩個鐘頭呢，還是因爲他這一生破天荒頭一次違反了他祖先所樹立的祇爲政府効勞的先例，却另謀生路呢，總而言之，他覺得非常難堪。在波里加立諾夫家的接待室裏的兩個鐘頭內，司忒潘·阿卡諾耶維奇滿不在乎地踱來踱去，撫摸着鬍髭，同別的申請人們攀談，想出了一個笑話，說他如何在猶太人家裏引頸等待，小心地隱藏着他的心情，甚至都不讓自己知道。

但是他一直覺得難堪和煩惱，自己也不知是甚麽原故。是由於他這句雙關話：「我和一個猶太人打交道，害得我翹首以待」怎麽也押不好韻呢，還是由於別的事？當波里加立諾夫終於非常客氣地接見了他，因爲他的屈辱顯然很得意，而且幾乎拒絕了他的請求的時候，司忒潘·阿卡諾耶維奇急於想盡量地快快忘記。可是現在，一回想起來，他又臉紅了。

一八

「喂，還有一件事，你知道是甚麽。是關於安娜的事，」停了一下，抖掉了那種不愉快的印象

後，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剛一提安娜的名字，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臉色就完全變了：臉上以前的那種生氣消失了，露出來厭倦和死氣沉沉的表情。

「你到底要我做甚麼？」他說，在安樂椅裏扭過身來，咯嚓一聲折疊起他的夾鼻眼鏡。

「一個決定，不論甚麼決定，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我現在對你談話，並不是……」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剛要說：「並不是把你當作受了傷害的丈夫」，但是唯恐因此破壞了這件事，於是就改變了說法，「並不是把你當成政治家」（這話也不妥當），「祇是把你當成一個人，一個心地善良的人，一個基督徒！你應該可憐她。」

「你到底是甚麼意思呢？」卡列寧低聲問。

「是的，可憐她！若是你像我一樣見過她——我和她整整過了一冬天——你就會可憐她了。她的處境眞可怕！簡直可怕極了。」

「據我看，」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用一種更高亢的，幾乎是尖叫聲反駁說，「安娜・阿卡諦耶夫納萬事都如願以償了哩。」

「噢，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看在老天面上，我們既往不究吧！過去的就算過去了！你知道她要求甚麼，她等待着甚麼：離婚。」

「但是我以爲，如果我以留下我的兒子作條件，安娜・阿卡諦耶夫納就會拒絕離婚的。我是本着這種看法答覆的，而且以爲事情已經完結了。我認爲已經完結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

尖聲叫着說。

「看在上帝面上，請你千萬不要激動，」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拍拍他妹夫的膝蓋。「事情還沒有了結。如果你容許我再扼要地說一遍，事情是這樣的：你們分離的時候，你是偉大的，做到了人所能夠做到的寬宏大量；你同意了給予她一切：給她自由，甚至離婚。這個她非常感激！你可不要有另外想法！她眞是感激哩！她感激到這種程度，以致最初的時候，覺得她對不起你，她甚麼都不考慮，她甚麼都不能考慮。她放棄了一切。但是事實和時間證明了她的處境是痛苦的，不能忍受的。」

「我對安娜·阿卡諦耶夫納的生活絲毫不感覺興趣，」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插嘴說，揚起雙眉。

「千萬不要讓我相信這個，」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溫和地回答。「她的處境對於她是痛苦的，而且對於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她自作自受，罪有應得！」你也許會這麼說。她知道這點，因而甚麼都不向你要求；她坦白地說過她甚麼都不敢向你要求哩。但是我，她所有的親戚，那些愛她的人，懇求你，哀告你！她爲甚麼要受這樣的折磨呢？誰會從中得到好處呢？」

「對不起！你好像把我放到被告的地位上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抗議說。

「噢，不，不！一點也不是的！請你了解我！」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又觸了一下卡列寧的手，似乎他很相信這種接觸會使他的妹夫軟化下來。『我要說的祇是：她的處境很痛苦，而你可以減輕她的痛苦，這對你毫無損失。我來爲你安排一切，那麼就不會麻煩你了。你看，你答應過的。」

「以前答應過，我以爲爲了我兒子的問題事情已經了結了……況且，我希望安娜·阿卡諦耶夫納會豁達得足以……」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費了很大的勁才說出來，他的嘴唇顫慄，臉色發青。

「她完全聽憑你的寬宏大量！她懇求，她祇求你一件事：幫助她擺脫她所處的難以忍受的境遇。她不再要她的兒子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你是一個好人。替她設身處地想一想吧。以她的處境，離婚對於她是生死攸關的問題。如果你以前沒有答應過，她也就聽天由命，繼續住在鄉間了。但是因爲你答應過，所以她給你寫信，搬到莫斯科去了。在莫斯科她一遇見甚麼人心裏就痛得像刀割一樣，她住了有半年的光景，天天盼望着你的決定。唉呀，這就像把一個判了死刑的人脖頸上套着絞索扣押好幾個月，好像要處死刑，又好像要釋放！可憐可憐她吧，我負責安排……Vos scrupules（你的顧慮）……」

「我不是談這個，這個……」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用一種厭惡的聲調打斷他的話。「但是，也許我答應過我沒有權利答應的事。」

「那麼你答應了又翻悔了？」

「凡是可能的事我從來也不翻悔，但是我需要時間來考慮我答應過的事究竟可能到甚麼程度。」

「不，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奧布浪斯基跳起來說。「我不相信這個！她的不幸在女人當中是無以復加的了，你不能拒絕這樣一個……」

「祇要我所答應的是可能的話。Vous professez d'être un libre penseur（你自稱爲自由思想

者）。但是我，作爲一個教徒，在這樣重大的事情上不能違反基督教的教規行事。」

「但是在基督教教會裏，在我們中間，就我所知道的，都許離婚。」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連我們的教堂也許離婚。我們來看……」

「是准離婚，不過不是在這種意義上。」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我簡直不認識你了！」奧布浪斯基停頓了一下說。「難道不是你（我們不是佩服得很嗎？）饒恕了一切，完全按照基督教的精神行事，準備犧牲一切嗎？你親口說過：『有人拿了你的內衣，那麼把外衣也給他』，可是現在……」

「我求你，」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用一種尖銳刺耳的聲音說，猛然站起身來，他面色如土，下巴直戰慄，「我求你別說了，別說這個話了！」

「噢，不！好吧，請你原諒！如果我傷了你的心，請你原諒吧，」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流露出不好意思的微笑，伸出手來。「我不過作爲傳話的人傳達一個口信罷了。」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伸出手來，沉思了一下，然後說：

「我得好好想想，向人請教一番。後天我給你一個最後的答覆，」他考慮了片刻以後說。

一九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剛要走的時候，柯爾尼就進來通報說：

「賽爾吉・亞歷山特羅維奇到！」

「賽爾吉・亞歷山特羅維奇是誰？」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剛要開口問，但是立刻就想起來了。

「噢，謝遼沙！」他說。「賽爾吉・亞歷山特羅維奇！唉呀，我還以爲是一位部長哩！安娜也要我看看他的。」他想起來。

他想起臨別的時候安娜臉上帶着一副羞怯而悽惻的神情對他說：「無論如何，你也要看看他。仔細探聽清楚：他在哪裏，誰在照顧他。還有，司梯瓦……如果可能的話！不可能嗎？」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明白她說：「如果可能的話」，是甚麽意思，那就是說，如果可能辦理離婚，使她得到她兒子的話……但是現在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看出來這事連想也莫想的，不過，他還是高興看見他的外甥。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提醒他的妻兄說他們從來不跟這孩子提他母親，而且請求他一個字也不要提到她。

「在他同他母親那場意外的會面以後，大病了一場，」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我們甚至怕他會送了命。但是合理的治療和夏季的海水浴使他又恢復了健康，現在，按照醫生的意見，我把他送到學校去了。同學們的影響實在對他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十分健康，而且學習得很好。」

「唉唷，多麽好的小夥子啊！他的確不是謝遼沙，而是羽毛齊全的賽爾吉・亞歷山特羅維奇了！」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一邊微笑，一邊注視着穿着藍外衣和長褲，靈活而瀟洒地走進來

的肩寬體闊的漂亮小夥子。這個少年看上去又健康又快活。他像對陌生人一樣對他舅舅鞠躬，但是一認出他來，臉就漲得緋紅，連忙轉身走到一邊去，好像有甚麼觸犯了他，把他惹惱了一樣，這少年走到他父親跟前，把學校的成績單交給他。

「哦，相當不錯哩，」他父親說。「你可以走了。」

「他長得又瘦又高了，再也不是小孩，却變成一個眞正的小夥子了；我眞喜歡，」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說。「你還記得我嗎？」

那男孩飛快地回顧了他父親一眼。

「記得，mon oncle（舅舅），」他回答，望望他舅舅，又垂下眼皮。

他的舅舅把他叫過去，拉住他的手。

「喂，你怎麼樣？」他說，想要和他談談話，但是又不知道說甚麼才好。

這男孩，滿臉通紅，默不作聲，小心地由他舅舅的手裏抽出手來。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一放開他的手，他詢問似地瞥了他父親一眼，就像一隻獲得自由的小鳥一樣，邁着迅速的步子走出屋去了。

自從謝遼沙上次看見他母親以後，已經過了一年的光景了。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聽見過她的消息。在這一年裏，他被送進學校，漸漸認識了他的同學們，而且喜愛上了他們。對他母親的夢想和記憶，在他們會見以後，曾使他病了一場，現在已不再縈繞在他的心頭了。當這些事情又湧上他的記憶裏的時候，他就盡力驅散，認爲這是可恥的，祇有女孩子才幹得出，對於男孩子或者學生可就

有失體統了。他知道他父母因爲甚麼口角已經分居了，而且知道他命定了要留在他父親這方面，於是他竭力使自己習慣於這種思想。

他遇見和他母親非常相像的舅舅覺得很不愉快，因爲這場會見喚起來他認爲是可恥的回憶。更使他不愉快的是，由於他在書房門外等待的時候無意中聽到的言語，特別是由他父親和舅舅的臉色上，他猜出了他們一定談論過他母親。爲了不責備跟他一齊過活的、他所依賴的父親，尤其是不屈服於他以爲有傷體面的感情之下，謝遼沙拚命不望着那位來擾亂他的寧靜心情的舅舅，而且拚命不去想因爲看見他而回想起的事情。

但是當跟着他走出來的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看見他在樓梯上，於是就招呼他，問他在學校裏課餘時間怎麼消磨的時候，謝遼沙，不在他父親面前，倒和他暢談起來。

「我們現在玩鐵路的遊戲，」他說，回答他的問題。「你看，像這樣：兩個人坐在一條長凳上，他們是乘客。還有一個人站在這條凳子上。別的人都來拉，可以用胳臂或者用皮帶，然後就滿屋子亂穿。房門事先都打開了。不過作乘務員可非常不容易哩！」

「就是站着的那個人嗎？」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微笑着問。

「是的。這得有膽量，而且得靈活，特別是在他們猛然停下來，或者有人摔倒的時候。」

「是的，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憂鬱地凝視着那雙和他母親的眼睛那麼相像的靈活的眼睛——已經不是嬰兒的眼睛了，完全不是天眞爛漫的了。雖然他答應過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不提安娜，但是他忍不住又提起她來。

「你記得你母親嗎？」他突如其來地問。

「不，我不記得！」謝遼沙趕緊回答，他的臉漲得通紅，垂下頭來。他的舅舅從他那裏再也得不出別的話來了。

過了半點鐘，那個斯拉夫家庭教師發現他的學生站在樓梯上，他好久也弄不淸楚他是在發脾氣呢，還是在哭泣。

「怎麼了，你大概是摔跤的時候受了傷吧？」家庭教師說。「我跟你說過那是危險的遊戲。我一定要跟你們校長去說。」

「如果我受了傷，誰也不會發現的，這是千眞萬確的。」

「那麼，到底是怎麼回事？」

「別管我！我記得，不記得……跟他有甚麼相干呢？我爲甚麼要記得？別管我！」他說，這一次已經不是對他的家庭教師，而是對全世界說的了。

二〇

司忒潘·阿卡謐耶維奇，像以往一樣，在彼得堡也沒有虛度年華。在彼得堡，除了正事——他妹妹的離婚問題和他的職位——如他所說的，過了一陣莫斯科那種發霉的生活以後，像往常一樣，他需要振作一下精神。

莫斯科，雖然有音樂雜耍咖啡館和公共馬車，仍然是一個死水的池沼。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總這麼覺得。在莫斯科住了一些時候，特別是和他的家庭團聚了一陣以後，他就覺得委靡不振。在莫斯科一連住了好久以後，他就會落到這樣的地步，以致他妻子的壞脾氣和責難，孩子們的健康和教育，以及他工作上的瑣碎細節，都開始使他心亂如麻；連他負債的事都使他煩惱。但是他祇要到他經常出入的彼得堡社交界裏，到人人都生活着，都過着眞正的生活，而不是過着莫斯科那種死板生活的地方去住一陣，他所有的憂愁就都雲消烟散了，像火前的蠟燭一樣熔化了。

他的妻子？……那一天他還跟契欽斯基公爵談過。契欽斯基公爵已經有了妻子，家庭，成人的兒子們有的已經做了御前侍衞；還有一個不合法的外室，也養了一羣孩子。雖然第一個家庭很不錯，可是契欽斯基却覺得第二個家庭更使他愉快。他把長子帶到他的外室裏，並且對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說他認爲這樣會增加他兒子的見識，對他有益處。要是在莫斯科人家會怎樣看法呢？

孩子們呢？在彼得堡孩子們絲毫不妨害父親們的生活。孩子們在學校裏受教育，絲毫也沒有在莫斯科那麼流行的野蠻觀點——里瓦夫家就是一個適當的實例——認爲孩子們應該過着窮極奢侈的生活，而作父母的除了操勞和憂慮一無所有。而在這裏，大家却懂得人應該像一個有教養的人一樣爲自己過活。

公務呢？公務在這裏也不像莫斯科那樣，並不是一樁費勁而沒有前途的苦差事；在這裏人們對公務很感興趣。碰對了人，爲人効効勞，幾句適當的言語，有一套玩手腕的本事，轉瞬之間就會使人飛黃騰達，就像布留安索夫一樣，他就是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昨天遇見的人，現在他已經是達

官顯貴了。像這樣的官差是有意思的。

特別是彼得堡對金錢的看法對於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具有一種安慰的效果。巴特尼安斯基，按照他的生活方式每年至少要揮霍五萬盧布，昨天曾就這點對他發了一番妙論。

午飯前閒談的時候，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對巴特尼安斯基說：

「我想，你和莫爾文斯基很有交情吧？如果你為我說一句，你就幫了我的大忙了。有一個官職我很想得到手……就是南方鐵路銀行……」

「別提官銜，我反正也記不住！……不過你何苦要跟這些鐵路公司，跟那些猶太人打交道呢？……不論怎麼看，都是齷齪的！」

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沒有對他說這是「有發展前途」的事業，巴特尼安斯基不會瞭解這個的。

「我需要錢，無法生活。」

「但是你不是活着嗎？」

「是的，但是負債累累。」

「眞的？很多嗎？」巴特尼安斯基同情地說。

「很多，大約有兩萬盧布的光景。」

巴特尼安斯基愉快地大笑起來。

「噢，你眞是個幸運的人兒！」他說。「我的債務有一百五十萬，而我一無所有，可是你看，

我照樣還可以過下去。」

司式潘·阿卡誦耶維奇知道這是實在的，不僅是由於風聞，而且是由於事實。伊凡霍夫的債務有三十萬盧布，一文莫名，可是他還活着，而且過着多麼排場的生活啊！克里夫索夫伯爵，大家早就認爲他已經到了窮途末路，但是還養着兩個情婦。彼得羅夫斯基揮霍了五百萬的家業，依舊過着揮金如土的生活，他甚至還是財政部的負責人，每年有兩萬盧布的薪俸。但是，除此以外，彼得堡使得司式潘·阿卡誦耶維奇生理上發生一種快感。它使他年輕多了。在莫斯科他有時在鬢上發現白髮，午飯後就想睡，伸懶腰，上樓走慢步，上氣不接下氣，和年輕的婦女們在一起覺得枯燥之味，舞會上不跳舞。但是在彼得堡他總覺得年輕了十歲哩。

他在彼得堡所體會到的正和剛從國外歸來的，六十歲的彼得·奧布浪斯基公爵昨天所描繪的一樣。

「我們這裏不懂得怎樣生活，」彼得·奧布浪斯基說。「你相信嗎？我在巴登避暑，我眞覺得自己完全像年青人。我一看見美貌的少女，就異想天開……吃點喝點，覺得身強力壯，精神勃勃。我回到俄國——就得跟我妻子在一起，況且又得住在鄉下——喫，說起來你不相信，不出兩個星期，我吃大餐的時候就穿起睡衣，根本不換禮服了哩。哪裏還有心思想年青女人呀！我完全變成老頭子了。祇剩下想怎樣拯救靈魂了。我到巴黎去一趟，又復元了。」

司式潘·阿卡誦耶維奇所體會到的差異和彼得·奧布浪斯基感到的完全一樣。在莫斯科他頹廢到那種地步，如果再長期過下去，他也就臨到考慮拯救靈魂的階段了；可是在彼得堡他就覺得自己

又是非常瀟洒的人物了。

在培脫西·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和司忒潘·阿卡謠耶維奇之間老早就存在着一種很奇怪的關係。司忒潘·阿卡謠耶維奇總是開玩笑地調戲她，而且總開玩笑地跟她說一些極其不成體統的話，知道她最喜歡聽這些話。和卡列寧談過話的第二天，司忒潘·阿卡謠耶維奇就去探望她，他覺得那麼年輕，以致在這種調笑和胡鬧中他放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結果竟不知怎樣脫身才好，因爲不幸的是她不但不能吸引他，實際上反倒使他厭惡。他們相互間談話的這種語調不容易改變過來，是因爲他非常逗她喜愛。因此當瑪赫高雅公爵夫人突然出現，打斷了他們的促膝談心的時候，他非常高興。

『噢，原來你在這裏！』她一看見他就說。『哦，你的可憐的妹妹怎麼樣？別用這種眼光看我，』她補充說。『自從所有的人，那些比她壞千百倍的人都攻擊她的時候，我就認爲她做得漂亮極了。我饒不了渥倫斯奇，因爲她在彼得堡的時候他沒有通知我一聲。不然我會去看看她，陪着她到處走走。請代我問候她。喂，講講她的情況吧。』

『是的，她的處境很苦，她……』司忒潘·阿卡謠耶維奇說，當她說：『講講你妹妹的情況吧，』的時候，他心地單純得居然把瑪赫高雅公爵夫人的話當成眞心話了。但是瑪赫高雅公爵夫人立刻打斷了他的話，像她一向的習慣一樣，自己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起來。

『她所做的是所有的人，除了我自己，都偸偸摸摸做的，而她却不願意欺騙，她做得漂亮極了。她做得最好的，就是遺棄了你那位愚蠢的妹夫。請你原諒。大家都說：他這麼聰明，那麼聰

明。祇有我說他是糊塗的。現在他和莉蒂亞·伊凡諾夫納和朗德打得火熱，以致人人都說他是傻瓜了；我倒情願和大家意見不一致，但是這一次也不得不同意了。」

「請你解釋一下這是甚麼意思，」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說。「昨天爲了我妹妹的事我去拜望他，跟他要一個明確的答覆。但是他沒有答覆，却說得考慮考慮，而今天早晨我沒有接到回信，反倒收到一份邀我去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家裏的請柬。」

「噢，對了，對了！」瑪赫高雅公爵夫人眉歡眼笑地開口說。「他們要向朗德請教一番，看看他以爲如何。」

「向朗德請教？爲甚麼？朗德是誰？」

「怎麼？你不認得尤里斯·朗德，那個鼎鼎大名的尤里斯·朗德，那位 clairvoyant（千里眼）嗎？他也是一個蠢貨，但是你妹妹的命運完全繫在他身上。這就是住在外省的結果，你甚麼都不知道哩。朗德，你看，是巴黎的一個店員，有一次去找醫生治病。他在醫生的候診室裏睡着了，在夢中他就給所有的病人診斷病情。而那些診斷都是奇怪得不得了的。後來，尤里亞·米里金斯基——你認識這個病人嗎——的妻子耳聞這位朗德的大名，就請他爲她的丈夫治病。於是他就替她丈夫治療。按我看，沒有絲毫的效果，因爲他還像從前那麼虛弱，但是他們相信他，把他帶在身邊。而且還把他帶到俄國來了。在這裏大家都蜂湧到他那裏去，他開始爲所有的人治病了。他治好了別蘇保夫伯爵夫人，她對他寵愛到那種地步，居然把他收爲乾兒子了哩。」

「收爲乾兒子了？」

「是啊，收爲乾兒子了。他現在再也不是甚麼朗德，而是別蘇保夫伯爵了。不過，問題不在這裏；但是莉蒂亞——我倒很喜歡她，但是她的頭腦有些毛病——不用說，撲到朗德那裏去了，現在少了他，無論她，無論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就甚麼都解決不了啦，因此你妹妹的命運現在完全掌握在這個朗德，別名別蘇保夫伯爵的手心裏。」

二二

在巴特安尼斯基家吃得酒醉飯飽以後，司式潘・阿卡謫耶維奇，祇比約好的時間遲了一點，走進了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的家。

「誰在伯爵夫人那裏？一個法國人嗎？」司式潘・阿卡謫耶維奇問門房，注意到大廳衣架上掛着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很眼熟的大衣和一件奇怪的，樣式醜陋的綴着鈕釦的寬大衣。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卡列寧和別蘇保夫伯爵，」門房威嚴地回答。

「瑪赫高雅公爵夫人猜對了，」司式潘・阿卡謫耶維奇一邊上樓一邊想。「怪事！不過，和她攀攀交情也好。她有很大的勢力。如果她在巴莫爾斯基面前說一兩句，這差事就十拿九穩了。」

外面還是大白天，但是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的小客廳裏已經放下窗幔，燈火輝煌了。

在一盞掛燈下面的圓桌旁坐着伯爵夫人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正在低聲交談。一個矮小瘦削的男人，臀部像女人一樣，羅圈腿，面色蒼白，很漂亮，長着優美而明亮的眼睛和一直垂到

大禮服領邊的長髮，站在屋子那一頭，望着牆壁上的畫像。同女主人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寒暄過以後，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不由得又瞥了這位陌生人一眼。

『Monsieur Landau（朗德先生）！』伯爵夫人帶着使奧布浪斯基驚異的溫柔而謹愼的口吻對他說。她給他們介紹了一下。

朗德匆匆回頭一望，微笑着走過來，把濕潤的動也不動的手放在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伸出來的手裏，立刻又走回去，繼續看那些畫像去了。伯爵夫人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意味深長地交換了一下眼色。

『看見你非常高興，特別是今天，』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說，指着卡列寧旁邊的椅子請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就座。

『我把他介紹給你，稱呼他朗德，』她低聲說，望望那個法國人，立刻又望望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不過實際上他是別蘇保夫伯爵，你大概知道了。不過他不喜歡那個頭銜。』

『是的，我聽說了，』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說。『據說他把別蘇保夫伯爵夫人完全治好了。』

『她今天拜訪過我，她是那樣傷感，』伯爵夫人轉身向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這場分離對於她可怕極了。對於她是那麼大的打擊！』

『他一定要走嗎？』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追問。

『是的，他要到巴黎去。他昨天聽到一種呼聲，』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說，望着司忒潘·阿卡謫耶維奇。

「啊，一種呼聲！」奧布浪斯基重複說，覺着他在這一幫人中間一定得儘可能地小心謹愼，那裏發生了甚麼，或者要發生甚麼離奇的事，他還摸不着頭緒。

沉默了片刻以後，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彷彿接觸到主要的話題似的，帶着精明的微笑對奧布浪斯基說：

「我老早就認識你，而且非常高興更深地認識你。Les amis de nos amis sont nos amis（朋友的朋友也是我們的朋友）。但是作爲一個朋友，就應該體諒朋友的心情，但是就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說恐怕你沒有這麼辦吧。你明白我說的是甚麼吧？」她說，抬起她的沉思夢想的優美的眼睛。

「明白一點，伯爵夫人！我了解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處境……」奧布浪斯基說，不大明白到底是怎樣回事，因此祇好說些一般的話語。

「這變化不在他的外表上，」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嚴厲地說，一邊用脈脈含情的眼光跟踪着正立起身來走到朗德跟前去的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他的心變了，他獲得了一顆新的心，恐怕你不十分理解他內心所起的變化。」

「哦，大體上說，我想像得出這種變化。我們一向非常要好，就是現在……」司式潘・阿卡諦耶維奇說，用親切的目光來回答伯爵夫人的眼色，一邊考量着兩個部長中她和哪一位最親近，好判斷一下請她去跟哪一個爲他運動差事。

「他心裏所起的變化並不能削弱他對左隣右舍的愛；恰恰相反，他內心所起的變化更加強了他

的愛。不過恐怕你不了解我。你不喝點茶嗎？」她說，用眼光指着端着托盤遞茶的僕人。

「不大了解，伯爵夫人。當然他的不幸……」

「是的，不幸變成了無上的幸福，因爲他的心變成了新的，心中充滿了他，」她說，用多情的眼光望着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

「我想，可以請她跟兩個人都疏通一下，」他想着。

「噢，當然囉，伯爵夫人！」他說。「不過我認爲這種變化是那樣隱秘，以致沒有一個人，甚至最知己的朋友，都不願意說哩。」

「恰恰相反！我們應該說出來，好互相幫助。」

「是的，當然囉，不過人的信仰大不相同，況且……」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帶着溫柔的微笑說。

「凡是同神聖的眞理有關的是不能有所不同的！」

「哦，不，當然不囉！不過……」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變得窘惑不安，突然默不作聲了。他終於明白了他們談的是宗教問題。

「我覺得他馬上就要睡着了，」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走到莉蒂亞·伊凡諾夫納跟前用一種含意深深的耳語說。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回頭一望。朗德坐在百葉窗前，靠着安樂椅的椅背，扶着椅子的扶手，垂着頭。注意到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到他身上，他抬起頭來，流露出孩子般的天眞爛漫的笑容。

「不要注意他，」莉蒂亞·伊凡諾夫納說，動作輕盈地爲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推過一把椅子來。「我注意到了……」她開口說，正在這時一個僕人拿着一封書信走進來。莉蒂亞·伊凡諾夫納匆匆看了那封信，道了一聲歉，就用極其敏捷的手法寫了封回信，遞給那僕人，又回到桌子旁邊。「我注意到，」她又拾起被打斷了的話題，「莫斯科人，特別是男人們，對於宗教最漠不關心了。」

「噢，不是的，伯爵夫人！我認爲莫斯科人是以最堅定的信徒聞名哩，」司武潘·阿卡諾耶維奇反駁。

「但是，就我所知道的，可惜你就是一個漠不關心的人哩，」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帶着厭倦的微笑對他說。

「一個人怎麼能夠漠不關心呢？」莉蒂亞·伊凡諾夫納說。

「在這一點上我倒不一定是不關心，而是有點觀望，」司武潘·阿卡諾耶維奇帶着他的最撫慰人心的微笑說，「我認爲還沒有臨到我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哩。」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和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交換了一下眼色。

「我們永遠也不知道臨到了我們的時候沒有，」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嚴峻地說。「我們不應該考慮我們有沒有準備；恩惠並不受人類的如意算盤的支配，有時候它並不降臨在尋求的人身上，卻降臨在毫無準備的人身上，像掃羅一樣。」

「不，我想，還沒有到時候哩，」注視着法國人的一舉一動的莉蒂亞·伊凡諾夫納說。朗德站

起身來，走到他們跟前。

「我可以聽聽嗎？」

「噢，是的，我不願意打擾你哩，」莉蒂亞・伊凡諾夫納說，親切地凝視着他。「在我們這裏坐坐吧。」

「可是決不能閉上眼睛，以致看不見靈光，」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接着說下去。

「噢，但願你體會到我們所體驗到的幸福，感覺到萬世永存的他存在於我們的心靈中就好了！」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帶着一臉幸福的微笑說。

「但是有時候人會覺得不可能昇到那樣崇高的境地，」司武潘・阿卡謠耶維奇說，意識到承認宗教的崇高境界是違心之論，但是又不敢當着那個祇要對巴莫爾斯基說一句話就能使他獲得他所垂涎的職位的人的面發表自己的自由思想。

「你是說，罪惡妨礙了他嗎？」莉蒂亞・伊凡諾夫納說。「但這是錯誤的觀點。對於信徒說罪惡並不存在的，罪惡已經贖免了。對不起！」她補充說，望着那個又拿進來一封信的僕役。她閱讀了，口頭上答覆了一下：「你就說明天在大公夫人那裏……對於信徒說來罪惡並不存在的，」她接着說下去。

「是的，但是脫離實際行動的信仰是死的，」司武潘・阿卡謠耶維奇說，回憶起教義問答上的條文，僅僅用微笑來維持他的獨立不羈。

「你看，這是雅各書裏的話，」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用有點譴責的口吻對莉蒂亞・伊凡

諾夫納說。這個問題顯然他們已經討論過不止一次了。『曲解了這一節眞是爲害不淺！再也沒有比這種誤解更阻撓人的信仰的了。「我沒有實際行動，因此我不能信教。」可是哪裏也沒有這麼說過。說的恰好相反。』

『用實際行動爲上帝操作，用齋戒拯救靈魂，』莉蒂亞·伊凡諾夫納帶着厭惡的藐視神情說。『這是我們的修道士們的野蠻見解……可是哪裏都沒有這麼說過。那可容易簡單多了，』她加上說，帶着她在宮廷裏用來鼓舞被新環境弄得張惶失措的年靑宮女的時候的鼓勵的微笑凝視着奧布浪斯基。

『我們靠着爲我們受苦受難的基督得到拯救。我們靠着信仰獲得拯救，』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表示同意說，眼光中流露出讚賞她的言論的神情。

『Vous comprenez l'anglais（你懂英文嗎）？』莉蒂亞·伊凡諾夫納問，得到肯定的答覆以後她就立起身來，開始在書架上的書中間搜索着。

『我要朗讀一下「平安與幸福」或者「在覆翼之下」，』她說，探問地瞟了卡列寧一眼。找到那本書以後，就又坐下，她打開那本書。『很短。是描寫獲得信仰的途徑，和那種超過塵世的一切的充滿了人的心靈的幸福。信徒不可能是不幸的，因爲他不是孤獨的，但是你看……』她剛要讀的時候那個僕役又進來了。『保羅丁夫人嗎？你說，明天兩點鐘……是的，』她接着說下去，用手指在書上指點着地方，於是嘆了口氣，用她那雙沉思的美麗眼睛緊盯着前方。『這就是虔誠信仰所發生的作用。你認識瑪麗亞·薩寧嗎？你聽說過她的不幸嗎？她失掉了獨生子。她處在絕望的境地

中。哦，可是結果怎樣呢？她找到了這位朋友，而現在她爲了孩子的夭折而感謝上帝了。這就是信仰所賜予的幸福！」

「哦，是的，這是很……」司武潘·阿卡謠耶維奇說，很高興她要朗誦了，使他有時間定一定神。「不，顯然今晚還是不開口要求甚麼的好，」他想。「但願我不要把事情弄得一團糟，逃出這裏就好了！」

「你會覺得枯燥乏味的，」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對朗德說，「因爲你不懂英文，好在很短。」

「哦，我會懂的。」朗德帶着同樣的微笑回答，閉上眼睛。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和莉蒂亞·伊凡諾夫納意味深長地相覷一望，於是閱讀開始了。

二十二

司武潘·阿卡謠耶維奇覺得自己完全被他聽到的新奇古怪的言論弄得莫明其妙了。一般地說，彼得堡生活的千變萬化對於他具有一種刺激作用，把他從莫斯科的死氣沉沉中拯救出來。但是他祇喜歡和了解那些在他所親近和熟習的圈子內發生的複雜情況；在這個生疏的環境中他就覺得眼光繚亂，茫然若失了。聽着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朗讀，感覺到朗德的那雙不知是天眞還是狡猾的美麗眼睛緊盯在他身上，司武潘·阿卡謠耶維奇的腦子裏開始覺得特別沉重。

形形色色的思想在他的腦海裏混作一團。『瑪麗亞・薩寧高興她的孩子死了……現在抽支煙有多妙啊……祇要有信仰就可以獲得拯救，修道士們不知道怎麼辦，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反倒知道哩……我的頭爲甚麼這麼昏昏沉沉的？是酒力發作，還是因爲這一切那麼離奇？反正，我覺得直到目前爲止我並沒有做出任何有失體統的事。不過，現在請她幫忙還是不行的。聽說他們強迫人祈禱。但願他們不強迫我就好了！那可太無聊了。她在讀些甚麼胡言亂語啊，不過她的聲調倒很好聽……朗德・別蘇保夫……他爲甚麼是別蘇保夫呢？』突然間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感覺着他的下巴抑制不住地想打哈欠。他摸摸鬍髭，好把這個哈欠遮掩過去，而且搖了搖身子。但是後來他覺得自己就要睡着了，而且幾乎要發出鼾聲。正好在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說：『他睡着了。』這句話的時候，他猛然驚醒了。

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嚇得驚醒過來，感覺着犯了罪，形跡敗露了一樣。但是他看出來『他睡着了』這句話是指朗德，而不是指他說的，立刻又聊以自慰了。那個法國人也像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一樣沉入睡鄉了。但是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的瞌睡，按他的想法，會得罪了他們（其實他連這一點也不敢說一定，因爲一切都是那樣的古怪離奇），而朗德的睡眠却使他們歡喜得不得了，特別是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

『Mon ami（我的朋友），』她說，小心翼翼地提着她的佈滿褶襞的綢衫，免得發出綷縩聲，在興奮中得意忘形地沒有稱呼卡列寧爲『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却稱他爲『我的朋友』了，『donnez- lui la main, Vous voyez（把手遞給他，你看見嗎）？……噓！』她對又走進來的僕役

說。『我不接見客人。』

那個法國人睡着了，要不然就是假裝睡着了，他的頭靠在椅背上，他那放在膝頭上的潮濕的手微微地動着，彷彿在抓甚麼東西一樣。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立起身來，雖然拚命想小心，還是撞在桌子上了。他走到法國人跟前，把手放到他的手裏。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也立起身來，睜圓了眼睛，以便萬一睡着了的話好驚醒過來，先望望這個，又望望那個。這完全不是在夢中。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覺得他的腦袋愈來愈不舒服了。

『Que la personne qui est arrivée la derniére, celle qui demande, quelle sorte! Quelle sorte（讓那個最後來的人，那個有所要求的人，滾出去！讓他滾出去！）』那個法國人說，不睜開眼睛。

『Vous m'excuserez, mais vous voyez……Revenez vers dix heures, encore mieux demain（請原諒，不過你看……請十點鐘再來吧，最好是明天）。』

『Qu'elle sorte（讓他滾出去）！』那個法國人不耐煩地重複說。

『C'est moi, n'est-ce pas（是我，是不是）？』

得到肯定的答覆以後，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忘記他想求莉蒂亞・伊凡諾夫納的事，也忘記他妹妹的事，一心一意祇想盡可能快快逃脫這個地方，於是踮着脚尖，像從一幢染上了瘟疫的房子裏逃出來一樣飛奔到大街上。以後他和一個馬車夫談笑了好久，想要快快地清醒過來。

在法國劇院他正趕上最後一場戲，後來在韃靼飯店喝了點香檳酒，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在這

種和他志趣相投的氣氛中多少又喘過點氣來了，但是那天晚上他還是一點也不自在。

回到他寄宿的彼得・奥布浪斯基的家裏，他發現培脫西送來一封信。信上說她極其願望把他們已經談開的那場話講完，請他明天去。他差不多還沒有看完這封信，正愁眉苦臉地瞧着它的時候，就聽見樓下發出一陣人們抬着甚麼重物的沉重的脚步聲。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出去看看是怎麼一回事。原來是返老還童的彼得・奥布浪斯基。他喝得酩酊大醉，以致怎麼也上不去樓；但是一看見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就吩咐扶着他站起來，於是緊緊地摟住他，和他一同進到房裏去，開始敍述他今晚如何消遣的，說着說着就睡着了。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垂頭喪氣，這在他還是少有的現象，他久久不能入眠。他回想起的一切都是令人作嘔的，但是最使人厭惡的，就像甚麼丟人的事一樣，是那天傍晚在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家裏的回憶。

第二天他接到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拒絕和安娜離婚的最後答覆，他明白這個決定是以那個法國人昨晚在眞睡或者裝睡中所說的言語爲依據的。

二三

一個家庭要採取任何行動之前，夫妻之間要末是完全破裂，要末是情投意合才行。當夫婦之間的關係不確定，既不這樣，又不那樣的時候，他們就不可能採取任何行動了。

許多家庭好多年一直維持着那副老樣子，夫妻二人都感到厭倦，祇是因爲雙方旣沒有完全反目也不十分融洽的原故。

對渥倫斯奇和安娜兩人說來，生活在炎熱和塵土飛揚的莫斯科，當陽光早已不像春天那樣，却像夏天那樣燙人，林蔭路上的樹林早已綠葉成蔭，樹葉上已經蓋滿灰塵的時候，簡直是難以忍受的；但是他們並沒有像他們早先決定的那樣搬到弗士維仁斯基村去，却仍舊留在兩個人都厭棄了的莫斯科，因爲最近他們之間已經不情投意合了。

使他們不和的惱怒並沒有外在的原因，想要取得諒解的一切企圖不但沒有消除隔膜，反倒使它更加惡化了。這是一種內在的惱怒，在她那方面是由於他對她的愛情逐漸衰退，而在他那方面是懊悔爲了她的原故使自己置身於苦惱的境地中，而這種苦惱的境地，她不但不想法減輕，却使它更加難以忍受了。兩個人都不提他們惱怒的原因，但是每個人都覺得錯在對方，一有藉口就向對方證明一下。

對於她說來，整個的他，以及他的習慣，思想，願望，心理和生理上的特質祇是一種東西：就是愛女人，而她覺得這種愛情應該完全集中在她一個人身上。這種愛情日漸衰退；因此，按照她的判斷，他的一部分愛情一定是轉移到其他的女人們，或者某一個女人身上去了，因此她就嫉妒起來。她並非嫉妒某一個女人，而是嫉妒他的愛情的減退。她還沒有嫉妒的對象，她正在尋找。有一點影子，她的嫉妒就由一個對象轉移到另外一個對象上。有時她很嫉妒那些下流的女人，由於他獨身的時候和她們的交情，他很容易和她們重修舊好；有時又嫉妒他會遇到的社交界的婦女；有時又嫉妒

他和她斷絕關係以後他會娶的甚麼想像中的女人。最後的這種嫉妒比甚麼都使她痛苦，特別是因為在開誠佈公的時候他不小心地對她說過，他母親那麼不了解他，竟然勸他娶蘇洛金娜公爵小姐。

既然猜忌他，於是安娜很生他的氣，找尋各種藉口來發脾氣。她把她的處境的一切難堪都歸罪於他。她在莫斯科的沒有着落的境況中所忍受的期待的痛苦，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拖延不決，她的寂寞——這一切她都硬加到他頭上。如果他愛她，他就會體諒她的處境的痛苦，把她營救出來。他們住在莫斯科，却不住在鄉下，這也是他的過錯。他不能像她所願望的過那種田園隱居的生活。他需要交際，因此把她放到這樣可怕的境地中，而這種痛苦的境遇他却不願意了解。她和她兒子永遠離別了，這也是他的不是。

甚至他們之間那種少有的片刻溫存也安慰不了她；在他的溫存裏她看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心安理得的意味，這使她惱怒了。

已經暮色蒼茫了。安娜，孤單單的，等待着他從單身漢宴會上歸來，在他的書房（這是最難聽到街上的嘈雜聲的房間）裏踱來踱去，詳細地回想着他們昨天吵嘴的言語。從那場口角的難以忘懷的使人不痛快的言語，又想到吵架的原因上去了，她終於想起了談話的開端。好久她都不能相信這場糾紛是由一種毫無傷害的，對雙方都沒有甚麼觸犯的談話而引起的。然而事實却是這樣。全因為他嘲笑女子中學，他認為那是不必要的，她辯護起來而開始的。他輕蔑地談到一般的婦女教育，說她所保護的那個英國女孩漢娜根本不需要懂得物理學。

這惹惱了安娜。她在這話中看出輕視她的知識的暗示。於是她就想出一句話來報復他加在她身

上的痛苦。

『我並不指望你會像一個多情的人一樣，能夠了解我和我的心情；不過希望你說話檢點一點，』她說。

於是他眞地氣得面紅耳赤，說了一些難聽的話。她不記得她怎麼反駁的了，祇記得他也說了一些顯然有意傷害她的話：

『你對那女孩的偏愛我絲毫不感覺興趣，這是實情，因爲我看出來這是不自然的。』

他殘酷地毀滅了她爲了能夠忍受她的痛苦生活而辛辛苦苦地替自己創造出來的世界，他不正地責備她矯揉造作和不自然，那種殘酷和不公正，引起了她的憤怒。

『可惜的是，祇有粗俗的和物質的東西你才了解和覺得自然哩，』她說完了就走出房去了。

晚上他到她房裏去的時候，他們並沒有提起這場口角，但是雙方都覺得問題祇是遮掩過去了，並沒有解決。

今天一天他都沒有在家，她覺得那麼寂寞淒涼，想到自己和他不和睦是那樣地痛心，以致她願意忘記一切，願意饒恕他，和他言歸於好。甚至願意怪罪自己，承認他沒有過錯。

『怪我自己。我太愛動氣，嫉妒得毫無道理。我要和他講和，然後我們就到鄉下去，在那裏我就會平靜一些了。』她自言自語。

『不自然！』她突然記起最傷她的心的那句話，與其說是那句話不如說是那句話中的含意傷害了她。

「我知道他要說甚麼，他要說：不愛自己親生的女兒，倒愛別人的孩子，這是不自然的。他怎麼懂得對孩子們的愛，我對謝遼沙，我爲了他的原故而丟棄了的孩子的愛呢？那樣存心傷害我！不，他一定愛上甚麼女人了，一定是這樣。」

後來發覺她本來想安慰自己的，結果却又繞上她已繞了那麼多次的圈子，又回到她以前的憤怒心境中，她爲自己嚇得混身發抖。「難道我不能夠嗎？難道我不能夠控制自己嗎？」她暗自尋思，又從頭開始了。「他是誠實的，他是可靠的。他愛我。我愛他。兩三天內我就離了婚了。除此以外我還要求甚麼呢？我需要平靜和信任，過錯我担負起來。是的，他一回來我就對他說都是我的不是，雖然事實上不是這樣，我們要走掉！」

爲了不再胡思亂想，不再讓憤怒支配自己，她按按鈴，吩咐把她的箱子搬進來，好收拾下鄉的行李。

十點鐘渥倫斯奇回來了。

二四

「哦，你很愉快嗎？」她說，臉上帶着懊悔和溫柔的神情出來迎接他。

「還是往常那副老樣子，」他回答，一眼就看出她心境很愉快。這種喜怒無常他已經見慣了，今天使他特別高興，因爲他自己也興致勃勃哩。

「這是甚麼！這倒不錯！」他說，指着前廳的皮箱。

「是的，我們應該走了。我乘車去兜風，天氣那樣美好，以致我渴望到鄉下去哩。沒有甚麼事阻礙着你吧，是嗎？」

「這是我唯一的願望。我立刻就回來，我們再談一談，我祇是去換換衣服。吩咐擺茶吧。」

於是他到他的房裏去了。

他說「這倒不錯」那句話裏似乎含着幾分侮辱人的意味，就像一個小孩不淘氣的時候人們對他的說法一樣，特別使人感到侮辱的是她的悔罪聲調和他那種自以為是的口吻兩者的對比。一刹那間她的心頭湧起了一種鬥爭的欲望；但是她盡力壓制着，像剛才一樣對渥倫斯奇笑臉相迎。

他進來的時候，她就對他述說，她今天如何消磨的，說她準備遷移到鄉間去的計劃，這些話一半是她早在心裏預備好了的。

「你要知道，我幾乎是靈機一動忽然想起來的。」她說。「我們為甚麼要在這裏等着離婚呢？在鄉下不是也一樣嗎？我再也等待不下去了。我不願意再左盼右盼，我不願意聽到任何有關離婚的消息。我打定了主意，再也不讓它來影響我的生活了。你同意嗎？」

「噢，是的！」他說，不安地凝視着她的激動的臉。

「你在那裏做了些甚麼？有些甚麼人？」停頓了一下以後，她問。

於是渥倫斯奇就講客人的名字。「酒席真好極了，划船比賽和一切項目都相當不錯，但是在莫斯科做甚麼都不能不 ridicule（鬧笑話）。有一個女人出現了，據說是瑞典女王的游泳教師，她表

演了一番技藝。」

「甚麼？她游泳了？」安娜問，皺着眉頭。

「是的，穿着一件紅色的 costume de natation（游泳衣），是一個又老又醜的傢伙哩！喂，我們甚麼時候動身？」

「多麼荒唐的雅興！怎樣，她游的姿勢很特別嗎？」安娜所答非所問地盤問。

「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就像我說過的，無聊透了。喂，你到底想甚麼時候走呢？」

安娜搖搖頭，好像要驅逐甚麼不愉快的思想一樣。

「我們甚麼時候走？當然愈快愈好。明天我們來不及了。後天怎麼樣？」

「是的……不，等一下！後天是星期日，我得到媽媽那裏去一趟，」渥倫斯奇說，變得慌張了，因爲他一提到他母親，他就感覺到她的凝然不動的猜疑眼光緊盯在他身上。他的狼狽神情證實了她的疑惑。她臉漲得緋紅，躲開了他。現在湧現在安娜的想像中的，已經不是瑞典女王的教師，而是和渥倫斯奇伯爵夫人一道住在莫斯科近郊的蘇洛金娜公爵小姐了。

「你明天可以去呀？」她說。

「哦，不行！我要去取的那件代理委託狀和那筆錢，明天收不到哩，」他回答。

「要是這樣，我們索性不走了！」

「爲甚麼呢？」

「我不願意以後走。要走就星期一走，否則就永遠不走了。」

「到底爲甚麽？」渥倫斯奇好像很驚異地問。「這簡直沒有道理。」

「你覺得沒有道理，因爲你一點也不關心我。你不願意了解我的生活。在這裏我祇關心漢娜一個人，而你却說這是矯揉造作的！你昨天說我不愛自己的親生女兒，却故意裝出愛這英國女孩的樣子，這是不自然的；我倒想知道知道，在這裏，對於我，甚麽樣的生活才是自然的！」

轉瞬之間她醒悟過來，因爲又違背了她自己的決心而嚇得毛骨悚然。但是雖然她明明知道她在毀滅自己，她還是約束不住自己，忍不住指出他是多麽不對，怎麽也不向他讓步。

「我從來沒有說過這種話；我祇不過說我不同意這種突如其來的感情。」

「你是以你的坦率自負的，那麽你爲甚麽不說實話？」

「我從來沒有自負過，也從來沒有說過謊話，」他低聲說，壓制着心頭增漲的怒火。「那會是莫大的遺憾，如果你不尊重……」

「尊重不過是揑造出來，塡補應該由愛情佔據的空虛地位罷了！假如你再也不愛我了，你最好還是老老實實地說出來吧！」

「不行，這簡直無法忍受了！」渥倫斯奇大叫說，從椅子上起來。立在她面前，他慢吞吞地發作說：「你爲甚麽一定要折磨我的忍耐力？」看上去他好像還有很多的話要說，但是克制住自己。「凡事都有一個限度！」

「你說這個是甚麽意思？」她喊叫，恐怖地瞥視着他整個臉上的，特別是他的冷酷而威脅的眼睛中的那種明顯的痛恨神情。

『我的意思是說……』他開口說，但是又停頓住了。『我倒想問問你要我怎麼樣！』

『我能要你怎麼樣呢？我祇求你千萬不要遺棄我，像你所想的那樣，』她說，明白了他沒有說出口的一切話語。『但是我並不要這個，這是次要的。我要的是愛情，但是卻沒有。因此一切都完結了！』

她向門口走去。

『停一下，停——一下！』渥倫斯奇說，仍然愁眉緊鎖，但是用手把她拉回來。『怎麼回事？我說我們得推延三天再動身，而你卻說我在撒謊，說我是個不誠實的人。』

『是的。我再說一遍，一個因爲爲我犧牲了一切而責備我的人，』她說，回想起更早的一場口角裏的話，『比一個不誠實的人還要壞！他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

『不！人的忍耐是有一定限度的，』他大聲說，很快地放了她的手。

『他恨我，這是很明顯的，』她想，於是默默地，頭也不回地，邁着不穩定的步子從房裏走出去。

『他愛上別的女人，這是更明顯的事了，』她一邊自言自語，一邊走進她自己的房間。『我要愛情，可是卻沒有。那麼一切都完結了！』她重複了一遍自己的話。『一定要完結！』

『但是怎樣才好呢？』她問自己，坐在梳粧鏡前的安樂椅上。

想着她現在到哪裏去才好：到把她撫養成人的姑母家裏去呢，到杜麗家去呢，還是隻身出國；想着他現在一個人在書房裏幹甚麼；又想着這是最後一場爭吵呢，還是依舊可能言歸於好；想着

現在彼得堡所有的舊日的熟人會認爲她怎麼樣；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會對這件事怎麼看法；破裂以後會落個甚麼下場，千頭萬緒掠過她的心頭，但是她並沒有完全陷進這種種思慮之中。她的心靈中有另外一種唯一使她感到興趣的模糊念頭，但是究竟是甚麼她却捉摸不定。又回想起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也回想起她的產褥病，和當時縈繞在她心頭的思想。她回憶起她的話：「我爲甚麼不死呢？」和她那時的心情。於是她恍然大悟盤據在她的心頭的是甚麼了。是的，這就是唯一可以解決一切的想法。「是的，死！……」

「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和謝遼沙的羞慚和恥辱，以及我自己的奇恥大辱——都會因爲我的死而解脫了。如果我死了他也會懊悔莫及，會可憐我，會愛我，會爲了我痛苦的！」嘴角上掛着一絲自憐自愛的依依不散的微笑她坐在椅子上，把左手上的指環取下來又戴上去，歷歷在目地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描摹着她死後他的心情。

走近的脚步聲，他的脚步聲，分散了她的心思。裝出收起她的戒指的模樣，她連頭都沒有回。

他走上她跟前，拉住她的手，低聲說：

「安娜，如果你願意，我們就後天走。我甚麼都同意。」

她默不作聲。

「怎麼回事？」他問。

「你自己心裏明白的！」她說，同時，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她驀地哭出來。

「遺棄我吧！遺棄我吧！」她一邊嗚咽一邊說。「我明天就走。……我要幹出很多事來的。我

算得了甚麼人呢？一個墮落的女人罷了。是你的累贅！我不願意折磨你，我不願意！我會使你自由的。你不愛我，你愛上別的女人了！」

渥倫斯奇哀求她鎮靜，向她保證說她的嫉妒一點根據都沒有，而且說他對她的愛情從來沒有中斷過，永遠也不會中斷，他比以往更愛她了。

「安娜，為甚麼像這樣折磨你自己和我呢？」他問，吻她的雙手。他的面孔上現在顯出溫柔的神色，她彷彿覺得在他的聲音裏聽出了飲泣的聲音，而且在她的手上感覺到淚水的潮濕。轉瞬之間安娜的絕望的嫉妒心變成了一種不顧一切的熱烈的柔情。她擁抱他，在他的頭上、脖頸上、雙手上印滿了無數的親吻。

二五

覺着他們完全言歸於好了，第二天早晨安娜開始積極地準備着動身的事情。雖然究竟星期一或是星期二出發還沒有確定下來，因為昨天晚上他們兩人你推我讓，但是安娜忙碌地準備動身的事情，現在覺着早一天走晚一天走完全無關緊要。她正站在寢室裏一隻敞開的皮箱前，挑揀着衣物，這時候他走了進來，比往常早，而且已經穿得整整齊齊。

「我立刻就到媽媽那裏去，她可以把錢托葉戈洛夫轉給我。明天我就準備動身了，」他說。

儘管她處在這樣愉快的心情中，但是一提到去他母親的別墅她心裏還是感到刺痛。

『不，我自己來不及哩，』她說；立時想到：『那麼說，我想怎麼辦就可以怎麼辦！』『不，隨你的便好了。去飯廳吧，我立刻就來。我不過把用不着的挑出去，』她說，在已經堆在安露茜卡的臂膀上的一大堆舊衣服上又放了幾件。

當她走進餐廳的時候，渥倫斯奇正吃牛排。

『你簡直不會相信這些房間使我多麼厭惡！』她說，在他旁邊坐下喝咖啡。『再也沒有比這種Chambre garnies（有擺設的房間）更可怕的了！毫無表情，沒有靈魂。這掛鐘，羅紗窗帷，特別是糊牆紙，簡直像夢魘一樣！我想念弗士維仁斯基，就像想念天國一樣。那羣馬你還沒有打發走吧？』

『不，牠們在我們後面動身。你要坐車到甚麼地方去嗎？』

『我要去威爾遜那裏。給她送些衣服去。那麼我們明天一定走了？』她用一種愉快的聲調問；但是突然間她的臉色變了。

渥倫斯奇的僕人進來取從彼得堡打來的電報的收據。他接到一個電報本來是不足爲奇的，但是好像要瞞着她甚麼似的，他說了一聲收據在書房裏，就匆匆轉身對她說：

『明天我一定可以把一切都準備妥貼的。』

『誰打來的電報？』她追問，不聽他的話。

『司梯瓦打來的，』他不大情願地回答。

『你爲甚麼不給我看？司梯瓦可有甚麼背着我的祕密呢？』

渥倫斯奇喚回那個僕人，吩咐他把電報拿來。

『我不願意拿給你看，因爲司梯瓦太愛打電報了；事情還沒搞出個眉目，打電報做甚麼呢？』

『離婚的事？』

『是的，不過他在電報上說：「還不能得到回信。答應一兩天內作出肯定的答覆。」不過你自己看吧。』

安娜用戰慄的手接過電報，看見果然和渥倫斯奇所說的一樣，但是末尾還附着一筆：『希望渺茫，不過我要想盡一切辦法，盡力爲之。』

『我昨天就說過，甚麼時候離婚，或者離不離得了，我一點也不在乎。』她說，臉紅了。『一點也沒有瞞着我的必要。』接着她就尋思：『照這樣，他和女人們通信，也可能隱瞞着我和正在瞞着我哩。』

『噢，今天上午耶希文要和伏耶托夫來，』渥倫斯奇說。『好像他把彼夫索夫贏得傾家蕩產，甚至彼夫索夫都無力償付了，大約有六萬盧布的光景哩。』

『不，』她說，惱怒他這樣明顯地，用改變話題的方式，來暗示他看出她動怒了。『你爲甚麼認爲我那麼關心這種消息，以致於非得隱瞞我不可？我說過我並不願意想這事，而且我希望你也和我一樣不關心哩。』

『我關心，因爲我喜歡把關係搞明確，』他回答。

『把關係搞明確並不在乎形式，而是在於愛情，』她說，愈來愈激動了，倒不是因爲他的話，

而是因爲他說話的時候所用的那種冷淡而鎮靜的口吻。「你要這個做甚麼呢？」

「天啊！又是愛情！」他皺着眉想。

「你知道爲甚麼：爲了你和爲了將來的孩子們。」他說。

「我們將來不會有孩子了。」

「那就太可惜了，」他說。

「你爲了孩子們的原故，但是你可沒有爲我想想，」她接着說下去，完全忘記了，或者是沒有聽見他所說的：「爲了你和孩子們的原故。」

能不能生孩子的問題早就成爲他們爭執的題目，而且使她很生氣。她把他要孩子的願望曲解成他不看重她的美貌的表示。

「唉呀，我說了是爲你的原故。大部分是爲了你的原故，」他好像痛苦得愁眉不展，他重複一遍說，「因爲我相信你的憤怒大部分是由於處境不確定而起的。」

「是的，現在他不再裝模作樣了，他對我懷着冷淡的憎恨是很明顯的了，」她暗自尋思，不傾聽他的言語，却恐怖地凝視着從他眼裏挑釁地望着她的那冷酷無情的法官。

「那不成爲理由，」她說，「我甚至不明白你怎麼能說我的憤怒是因爲那個原故而起的；我完全在你的支配之下。還有甚麼處境不明確呢？完全相反！」

「你不想了解我，我很難過，」他打斷她的話，倔強地一心一意想表白他的心思。「處境不明確也由於你認爲我是自由的。」

「這一點你可以完全放心！」她回嘴說，扭過身去，她開始喝咖啡。

她端起杯子，小手指往外翹着，擧到嘴唇邊。飲啜了幾口以後，她瞟了他一眼，從他臉上的表情，她淸淸楚楚地看出來，她的手、她的姿勢和她的嘴唇發出的聲音，都是他所厭惡的。

「你母親怎麼想法，她希望你和誰結婚，我絲毫也不在乎，」她說，用顫抖的手把杯子放下。

「但是我們並不是在談這個。」

「是的，談的就是這個！相信我的話吧，一個殘忍無情的人，不論她是老的少的，不論她是你的母親還是一個生人，都與我無關，我不願意和她有任何來往。」

「安娜，求你不要無禮地誹謗我母親。」

「一個女人，倘使她的心猜測不出她兒子的幸福和名譽是在甚麼地方，那種女人就是無情的人！」

「我再求你一次，請你不要無禮地誹謗我所尊敬的母親！」他說，提高嗓音，正顏厲色地望着她。

她不回答。聚精會神地凝視着他的臉和手，她細細地回憶起他們昨天的和好同他的熱情的愛撫。

「這樣的愛撫他在別的女人身上也曾經濫用過，而且還會，還想濫用哩。」她想。

「你並不愛你母親！這都是空話，空話，空話！」她說，憎恨地望着他。

「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就得……」

「就得決定一下，我已經決定了，」她說，正要走開，恰巧這時耶希文走進來。安娜和他寒暄

了一下，就停下了。

爲甚麼，當一陣暴風雨正在她心中狂嘯，而且她感覺到她已經臨到可能落到可怕的下場的轉折點上的時候——在這種關頭，她何必要在一個遲早會知道全部眞相的外人面前裝模作樣，這她可不知道；但是她立刻鎮壓住內心的風暴，又坐下來開始和客人閒談。

「哦，你近來怎麼樣？人家輸給你的錢都付給你了嗎？」她問耶希文。

「哦，還好；我想不會全部都到手的，星期三我就要走了。你們呢？」耶希文問，瞇縫着眼睛望着渥倫斯奇，顯然猜到曾經發生過一場口角。

「我想，大概是後天，」渥倫斯奇說。

「不過你們老早就打算走了？」

「可是現在已經決定了，」安娜說，帶着一副向渥倫斯奇表明不要夢想還有和解的可能的神情正視着他的眼睛。

「難道你不可憐那個不幸的彼夫索夫嗎？」她說，繼續和耶希文談着。

「我從來沒有問過我自己，安娜·阿卡謠耶夫納，我可不可憐他哩。你看，我的全部財產都在這裏，」他指指身邊的衣袋，「現在我是個富翁；但是今天晚上我還到俱樂部去，也許出來的時候又是叫花子了。你看，誰要坐下和我賭錢，他就想把我贏得連一件襯衫都不剩，我對他也是這樣哩。於是我們就決個勝負，樂趣就在這裏。」

「哦，不過假如你結了婚，」安娜說，「你的夫人會覺得怎麼樣呢？」

耶希文放聲大笑。

「這大概就是我沒有結婚，而且永遠也不打算結婚的原因。」

「赫爾辛基㊀怎麼樣？」渥倫斯奇說，參加到談話中，瞥了笑容滿面的安娜一眼。

迎住他的目光，她的臉立刻呈現出冷淡而嚴峻的神情，好像在說：「還沒有忘却。事情還是那樣。」

「難道你眞戀愛過嗎？」她問耶希文。

「天啊！那麼多次了！不過你看，有的人可以坐下賭錢，但是一到幽會的時候就總得站起身來走掉。而我也可以談情說愛，不過總得晚上賭錢不遲到才行。我就是這麼安排的。」

「不，我問的不是這個，而是眞事，」她剛要說赫爾辛基，但是不願意重複渥倫斯奇用過的字眼。

買了渥倫斯奇一匹馬的瓦伊托夫來到了，於是安娜立起身來走出房去。

出門以前，渥倫斯奇來到她的房裏。她想裝出在桌上找尋甚麼的模樣，但是覺得裝假是可恥的，於是帶着冷冷的表情正視着他的臉。

「你要甚麼？」她用法文問。

「甘比達的執照；我把牠賣了，」他用一種比言語表達得還淸楚的口吻回答：「我沒有功夫解

㊀ 赫爾辛基(Helsingfors)係芬蘭的首都。

釋，就是解釋也得不出甚麼結果的。」

「我一點也沒有對不起她的地方，」他想。「如果她要處罰她自己，tant pis pour elle（那她就更倒霉）！」但是，臨走出去，他好像覺得她說了句甚麼，他忽然因爲動了憐憫她的心而心痛起來。

「甚麼，安娜？」

「沒有甚麼，」她回答，還是那種冷淡而鎮靜的口吻。

「如果沒有甚麼，那就 tant pis（倒霉）去吧！」他想，又寒了心。扭過身去，他走出去了。臨走出去的時候，他在穿衣鏡裏瞥見了她的蒼白的面孔和戰慄的嘴唇。他甚至想停住脚步，對她說句安慰的話，但是他還沒有想好說甚麼，他的兩條腿就邁出房間去了。他一整天都在外面消磨過去了，深夜回來的時候，使女對他說安娜·阿卡諦耶夫納頭疼，請他不要到她的房間去。

二六

他們從來沒有鬧過一整天的彆扭。這是破天荒第一次。而這還不是口角。這是公開承認感情完全冷淡了。他到她房裏去取執照的時候，怎麼能像那樣望着她呢？望着她，看見她絕望得心都要碎了，居然能帶着那種冷淡而鎮靜的神情不聲不響逕自走掉呢？他對她不僅冷淡了，而且憎恨她，因爲他迷戀上別的女人，這是顯而易見的了。

追憶着他所說過的一切冷酷言語，安娜還憑空設想着他明明想說，但卻難以啓齒的話，於是她

愈來愈怒憤塡膺了。

「我並不挽留你，」他也許要說。「你愛到哪裏就到哪裏。你大概不願意和你丈夫離婚，那麼你可以再回到他那裏去。回去吧！如果你需要錢，我可以奉送一些。你要多少盧布？」

凡是粗野男人說得出口的最殘酷無情的話，他，在她的想像中，都對她說過了，她決不能饒恕他，好像他眞說過這樣的話似的。

「他，一個誠實而正直的人，昨天不是還起誓說愛我的嗎？難道我以前不是徒勞無益地絕望過好多次嗎？」緊接着她又自言自語。

一整天，除了到威爾遜那裏去以外——還大約花費了她兩個鐘頭的光景——安娜都在想着一切都完了呢，還是依舊有重歸於好的希望，她應該立刻出走呢，還是再見他一面的那種游移不定的心思中度過去了。她等待了他一天，傍晚走進她的房間，留下話說她頭疼的時候，她心裏想：「如果他不睬使女的話依然來了，那就是說他還愛我。如果不是的，那就是說一切全完了，那麼我就要決定怎麼辦才好！……」

夜間她聽到他的馬車停下來的響聲，他按鈴的聲音，他的脚步聲，和他同使女講話的聲音。聽了以後他就信以爲眞，不再往下追究，到他的房間裏去了。可見一切全完了！

死，作爲使他對她的愛情死灰復燃，作爲處罰他，作爲使她心中的惡魔在同他戰鬥中出奇制勝的唯一的手段，鮮明而生動地呈現在她的心頭。

現在去不去弗士維仁斯基，她離不離婚，都無關緊要了——全都用不着了。她一心祇要處罰他。

當她倒出平常服量的一劑鴉片，想到要尋死祇要把一瓶藥水一飲而盡就行了，這在她看起來是那麽輕而易舉，以致她又愉快地揣摸着他會如何痛苦，懊悔，熱愛她的遺容，可是那時就來不及了。她睜着眼睛躺在床上，藉着一隻燭淚將盡的蠟燭的光輝凝視着天花板下的彫花檐板，凝視着投在上面的幃幔的陰影，她歷歷在目地想像着當她不復存在，當她對他不過是一場夢的時候他會有些甚麽感觸。『我怎麽能夠對她說這些殘酷的話呢？』他會這麽說。『我怎麽能不辭而別呢？但是現在她死了！她永遠離開了我們。她在哪裏……』突然間幃幔的陰影開始搖曳，遮住了整個的檐板，籠罩住整個天花板；陰影從四處湧來，一會聚攏在一起，轉瞬之間又飛快地飄然四散，搖盪起來，融成一片，接着四外一片黑暗。『死神！』她想。她心上感到那樣地恐怖，以致於她好久都不明白她在甚麽地方，她的戰慄的手好久才摸索到火柴，在點完了和熄滅了的蠟燭那裏又點上一支蠟燭。『不，怎麽都行，祇要活着！要知道，我愛他！他也愛我！這都是過去的事，會過去的，』她說，感到慶幸復活的快樂的眼淚正順着兩腮流下。爲了擺脫這種恐怖，她急急忙忙跑到他的書房去。

他睡在書房裏，睡得很酣熟。她走過去，舉起燈照着他的臉，凝視了他好久。現在，在他沉入夢鄉的時候，她愛他，一見他就忍不住流下溫柔的眼淚；但是她知道，萬一他醒過來他就會用那種冷酷的，自以爲是的眼光望着她，她也知道在還沒有向他訴說愛情就非得先證明全是他的過錯不可。沒有驚動他，她回到自己的寢室，服了第二劑鴉片以後，天快黎明的時候她沉入一種難過的，夢魘紛擾的睡夢中，始終沒有失掉自我的意識。

早晨，那場在她和渥倫斯奇結合以前就曾出現過好多次的惡夢又來臨了，驚醒了她。一個鬍鬚

蓬亂的老頭，正彎着腰俯在一種鐵器上，在做甚麼，一邊用法文毫無意義地嘟囔着；就像夢裏常有的情形一樣（這就是它恐怖的地方），她感覺得那個農民並不注意她，但是却用這種鐵器在她身上幹甚麼可怕的事。她嚇得一身冷汗，醒過來了。

當她起床的時候，她回想起昨天就像五里霧中一樣。

『發生過一場口角。以前也發生過好多次的。我說我頭疼，而他沒有來看我。明天我們就要離開。我得去看看他，好作動身的準備，』她暗自尋思。聽見他在書房裏，她就去找他。在她穿過客廳的時候，她聽到一輛馬車停在前門的聲音，從窗口望出去，她看見一個戴着淡紫色帽子的少女從馬車窗口探出頭來，正對按門鈴的僕人吩咐甚麼。在前廳裏談了幾句以後，有個人上樓來了，接着她聽見渥倫斯奇的脚步聲在客廳外面走過去。他飛快地走下樓去。安娜又走到百葉窗前。他正走到台階上，沒有戴帽子，走到馬車跟前。戴着淡紫色帽子的少女遞給他一包東西。渥倫斯奇笑着對她說了句甚麼。馬車開走了；他又迅速地跑上樓來。

遮住她心靈裏的一切雲霧突然消散了。昨日的千頭萬緒又以新的劇痛刺傷了她的痛楚的心。她現在怎麼也不明白她怎麼能夠貶低自己，居然在他的房子裏過了一整天。她到他的書房去說明她的決心。

『是蘇洛金娜公爵夫人和她的女兒路過這裏，她們從媽媽那裏給我帶來了錢和證件。昨天我沒有收到。你的頭怎麼樣，好些了嗎？』他鎮靜地說，不願意看，也不願意了解她臉上的那種陰沉憂鬱的神色。

她站在屋子中間，不聲不響地，聚精會神地凝視着他。他瞥視了她一眼，皺了一下眉頭，就又讀起信來。她扭過身去，慢騰騰地從房裏走出去。他還可以把她喚回來的，但是她走到了門口他還默不作聲，祇聽見他翻動信頁的時候發出的沙沙聲。

「喂，順便提提，」她已經走到門口的時候他說。「我們明天一定走，是嗎？」

「你走，我可不走，」她說，轉過身對着他。

「安娜，這樣過下去是不行的……」

「你走，我可不走，」她重複說。

「這簡直受不了啦！」

「你……你會後悔的！」她說着就走出去了。

被她說這句話的那種絕望神情嚇得心驚胆戰，他跳起來，打算去追她，但是想了一想，他又坐下了，他咬緊牙關，愁眉緊鎖。這種在他看來是不像話的用意不明的威脅，使他大爲激怒了。「甚麼我都試過了，」他想。「祇剩下置之不理這個法子了，」於是又開始準備乘車進城去，再到他母親那裏請她在委託書上簽字。

她聽見他在書房和飯廳裏走動的脚步聲。他在客廳門口停了一停。但是他沒有轉到她這裏來，他祇吩咐了一聲他不在的時候可以讓瓦伊托夫把馬牽走。隨後她聽見馬車駛過來，大門打開了，他又走出去了。但是他又回到大廳裏，有甚麼人跑上樓去。這是他的僕人，來取他主人遺忘了的手套。她返身走到百葉窗前，看見他看也不看地接過手套，用手拍拍馬車夫的後背，對他說了句甚

麼。隨後，並不抬頭望望窗口，就以他那種慣常的姿態，一條腿架在另外一條腿上，坐在馬車裏，一邊戴手套，一邊就在角落裏消失了踪影。

二七

「走了！全完了嗎！」安娜站在百葉窗前自言自語；作為這種疑問的答案，她的蠟燭熄滅了的時候那種黑暗和那場惡夢所遺留下的印象，混合成一片，使她的心裏充滿了寒徹骨髓的恐怖。

「不，不可能的！」她喊叫說，於是跨過房間，她用力按鈴。她現在這麼害怕形影孤單，以致於等不及僕人上來，就下去迎他。

「打聽一下伯爵到哪裏去了，」她說。

那個人回答說，伯爵到馬廐去了。

「伯爵讓我轉告一聲，萬一夫人想坐車出去，馬車不久就回來。」

「好的。等一下。我現在寫一張條子。叫密哈爾拿着立刻送到馬廐去。趕快！」

她坐下寫道：

「是我的過錯。回家來吧，讓我解釋。看在上帝面上回來吧，我害怕得很！」

她封好了，遞給那僕人。

她現在害怕剩下一個人，她跟在那個人後面走出屋子，到育兒室去了。

「怎麼回事，這不是，這不是他！他的藍眼睛和羞怯而甜蜜的微笑在哪裏呢？」當她看到她那長着一頭烏黑鬈髮的豐滿紅潤的小女兒，却沒有看見謝遼沙的時候（她在神智錯亂之中本來期望在育兒室找到他的），這是頭一個湧上她心頭的思想。小女孩，坐在桌旁，頑強而猛烈地用一隻軟木塞敲打着，瞪着漆黑的眼睛茫然地凝視着她母親。答覆了英國媬姆說她很好，明天就要下鄉去，安娜就挨着小女孩坐下，動手在她面前旋轉軟木塞。但是小孩的響亮的銀鈴般的笑聲和眉眼的動作使她歷歷在目地回憶起渥倫斯奇，於是壓抑着嗚咽，她匆匆立起身來，走出房去。「難道眞地全完了嗎？不，不可能的，」她想。「他會回來的。但是他和她談過話以後，他露出的笑容和激動，他如何解釋呢？但是即使他不辯白，我還是會相信的。如果我不信任他，我就祇剩下一條路了……但是我不願意那樣。」

她望望錶。過了十二分鐘了。「現在他接到了我的字條，正在回家來的路上了。不會很久的，再過十分鐘……但是萬一他不回來呢？不，不可能的！一定不要讓他看見我的淌過眼淚的眼睛。我去洗洗臉。唉呀，我梳過頭髮沒有？」她問她自己。她怎麼也記不起來了。她用手摸摸頭。「是的，我的頭髮梳過了，但是我一點也不記得甚麼時候梳的了。」她甚至都不相信她的手，於是走上穿衣鏡前照照她的頭髮是否眞地梳過。的確梳過，但是她記不起甚麼時候梳的了。「這是誰？」她想，凝視着鏡子裏的那個用明亮得驚人的眼睛吃驚地望着她的發燒的面孔。「是的，這是我！」她恍然大悟，望着她的整個姿影，她猛地感覺到他的親吻，她混身顫抖，肩頭抽搐了一下。隨後她把手舉到嘴邊，吻了吻。

「怎麼回事？我瘋了嗎？」她走進寢室，安露茜卡正在那裏收拾房間。

「安露茜卡！」她說，站在使女面前望着她，不知道說甚麼才好。

「你要去看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使女說，好像很明白她的心思一樣。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是的，我要去的。」

「去一刻鐘，回來一刻鐘；他已經在路上了，他馬上就到了。」她取出錶來，看看。「但是他怎麼能把我扔在這種境地中就揚長而去呢？不跟我和解他怎麼過得下去呢？」她走到百葉窗前，從窗口望着大街上。這時候他可能回來了。但是也許她計算得不精確，於是她又回想他甚麼時候動身走的，計算着時間。

她剛要去根據大鐘對錶的時候，就有人坐着車來了。從窗口望出去，她看見他的馬車。但是沒有人上樓來，她聽見下面有人聲。她派出去送信的人坐着車回來了。她下去迎他。

「我沒有找到伯爵。他到下城火車站去了。」他說。

「你說甚麼？這是甚麼？」她問那個紅光滿面的快活的密哈爾說，當他把字條還給她的時候。

「哦，那麼他沒有收到，」她想起來。

「帶着這封信到渥倫斯奇伯爵夫人的別墅去，你認識吧？立刻帶個回信來，」她對那個送信的人說。

「但是我自己做甚麼才好呢？」她心裏盤算着。「是的，我到杜麗家裏去，對的，不然我就要發狂了。我還可以拍個電報！」於是她擬出一個電報底稿：

「我一定要和你談談，務必馬上回來。」

發出電報，她就去穿衣服。穿好衣服，而且戴上了無邊女帽，她又望望安露茜卡的腫起的、沉靜的眼睛。這雙善良的灰色小眼睛裏淸淸楚楚地流露出明顯的同情。

「安露茜卡，親愛的，我怎麼辦呢？」安娜抽咽着說，一邊束手無策地往安樂椅上一坐。

「爲甚麼要這樣難過，安娜·阿卡諦耶夫納？這種事常有的。去散散心吧，」那使女勸她說。

「是的，我就去，」安娜說，提起精神，站起身來。「如果我不在家的時候來了電報，就送到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家裏去……不，我自己會回來的。」

「不過我一定不要胡思亂想，一定得找點事做，坐車出去，主要的是走出這幢房子，」她自言自語，恐怖地諦聽着她的心臟的劇烈跳動，她匆匆忙忙走出去，坐上馬車。

「到哪裏去，夫人？」彼得還未坐到駕駛台上就問。

「到茲那敏卡街，奧布浪斯基家去。」

二八

天色晴朗。下了一早上濛濛細雨，現在剛剛放晴。鐵板屋頂、人行道上的石板、路上的鵝卵石、馬車上的車輪、皮帶、銅器和洋鐵——都光彩奪目地在五月的陽光中閃耀着。這是三點鐘，街上最熱鬧的時候。

坐在舒適的馬車的角落裏——那馬車由一對灰色馬拉着飛跑，在那伸縮自如的彈簧上輕輕擺盪着，安娜在車輪的不斷的轔轔聲和露天裏的瞬息萬變的印象中，又回想起最近幾天來的事情，對她的境遇的看法跟在家裏完全不相同了。現在死的念頭不再那麼可怕和那麼鮮明了，死似乎也並非不可避免的了。她現在責備自己竟然落到這麼低聲下氣的地步。「我懇求他饒恕我。我向他屈服了。我認了錯。爲甚麼？難道沒有他我就過不下去了嗎？」撇開沒有他她怎麼活下去的問題，她開始看招牌。「公司和百貨商店……牙科醫生……是的，我要全跟杜麗講了。她不喜歡渥倫斯奇的。這是又丟人又痛苦的，但是我要全告訴她。她愛我，我會聽她的話的。我不向他讓步；我不能讓他教訓我……非力波夫，麵包店。據說他們把麵團送到彼得堡。莫斯科的水那麼好。噢，米辛基的泉水，還有薄烤餅！」她回想起，好久，好久以前，她祇有十七歲的時候，她和她姑母一路朝拜過特羅伊薩修道院。「我們騎着馬去。那時候還沒有鐵路。難道那個長着兩隻紅紅的手的姑娘，眞是我嗎？那時有多少在我看來是高不可攀的，以後却變得微不足道了，而那時有過的東西現在却永遠得不到手了！那時我能想得到我會落到這樣可恥的地步嗎？接到我的信他會多麼得意和高興啊！但是我會給他點顏色看看的……油漆味多麼難聞啊！他們爲甚麼老是油漆和建築？裁縫店和帽莊，」她讀着。有個人對她行了個禮。這是安露茜卡的丈夫。「我們的寄生蟲，」她記起渥倫斯奇以前說過這話。「我們的？爲甚麼是我們的？可怕的是不能把往事連根拔掉。我們不能拔掉，但是可以掩藏起這種記憶。我也要把它掩藏起來！」這時她回想起她和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的過去，回想起她如何把他從記憶中抹去。「杜麗會認爲我要拋棄第二個丈夫了，因此一定是我的不對。難道我

還想有理嗎！我毫無辦法！」她說，想要哭出來。但是她立刻奇怪這兩位姑娘爲甚麽事微笑。「大概是愛情！她們還不知道這是多麽難受，多麽卑下的事哩……林蔭路和兒童們。三個男孩子奔跑着，玩賽馬的遊戲。謝遼沙！我失去了一切，我找不回他來了。是的，如果他不回來，我就會失去一切了。他也許誤了火車，已經回來了。又要讓你自己低三下四了！」她對自己說。「不！我到杜麗家去，坦坦白白地對她說：我不幸，我罪有應得，全是我的過錯，不過我仍然是不幸的，幫幫我的忙吧……這些馬，這輛馬車，我坐在這輛馬車裏多麽令人厭惡啊，都是他的；不過我再也不會看見這些了。」

重溫着她要對杜麗講的所有的話，故意刺激着自己的心，安娜走上樓去。

「有客人嗎？」她在前廳裏問。

「卡特立娜·亞歷山特羅夫納·列文。」僕人回答說。

「吉提！就是同渥倫斯奇戀愛過的那個吉提，」安娜想。「她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人。他很後悔沒有和她結婚。而他一想到我就厭惡，懊悔和我結合起來！」

安娜來訪的時候，姐妹倆正在商議哺育嬰兒的事。杜麗獨自出來迎接恰恰在這時候打斷了她們的談話的不速之客。

「哦，你還沒有走嗎？我正要親自去看你，」她說，「我今天接到司梯瓦一封信。」

「我們也接到他一個電報，」安娜回答，四面張望着，找尋吉提的影子。

「他信上說，他不明白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眞正想要怎樣，不過他非得接到答覆不離開。」

「我以爲你有客人哩。我可以看看那封信嗎？」

「是的，是吉提，」杜麗爲難地說。「她在育兒室裏。她害過一場大病。」

「我聽說了。我可以看看那封信嗎？」

「我立刻就去取。不過他並沒有拒絕；剛剛相反，司梯瓦覺得滿有希望哩，」杜麗停在門口說。

「而我却灰心失望，甚至並不懷着甚麼希望哩，」安娜說。

「這是甚麼意思？吉提認爲會見我就降低了身份嗎？」祇撇下安娜一個人的時候她暗自尋思。「也許她是對的。但是她不該，她這個同渥倫斯奇戀愛過的人，她不該對我這樣表示的，即使事情是眞的話！我知道處在我這種境況中任何正派的女人都不會接見我的。這一點從我爲他犧牲了一切的那一瞬間起我就知道了。而這就是我得到的報酬！噢，我多麼恨他！我爲甚麼到這裏來呢？我更糟糕，更難過了！」她聽見姊妹倆在隔壁商議的聲音。「我現在跟杜麗說甚麼呢！讓吉提看到我不幸，讓她庇護我，好使她聊以自慰嗎？不，就連杜麗也不會明白的。跟她談沒有用處。不過看看吉提，讓她看看我多麼看不起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我是多麼地不在乎，那倒是很有意思的。」

杜麗拿着信走回來。安娜讀了，默默無言地遞回去。

「我全知道了，」她說。「這絲毫也引不起我的興趣哩。」

「爲甚麼？我，恰恰相反，却滿懷希望，」杜麗說，好奇地注視着安娜。她從來沒有見過她處在這樣一種奇怪的焦躁的心情中。「你甚麼時候動身？」她問。

安娜，眯縫着眼睛，凝視着前面，並不作答。

「吉提為甚麼躲着我呢？」她問，望着門口，臉漲得緋紅。

「噢，胡說！她在給嬰兒餵奶，她總也搞不好，我正在教她……她很高興。她立刻就會來的，」杜麗笨嘴笨舌地說，不善於撒謊。「哦，她來了！」

吉提聽到安娜來拜望，本來不願意露面的；但是杜麗說服了她。鼓着勇氣，吉提走進來，臉泛紅暈，走到安娜跟前，伸出手來。

「我很高興見到你哩，」她用戰慄的聲音開口說。

吉提心上對這個墮落的女人抱有敵意，但又想要寬容她，她就被這種矛盾心情弄得茫然不知所措了；但是她一見安娜的嫵媚動人的容貌，所有的敵意就都化為烏有了。

「如果你不願意見我，我也不會大驚小怪的。我全都習慣了。你害過病吧？是的，你變了哩！」安娜說。

吉提覺得安娜在用敵視的眼光打量着她。她把這種敵視歸之於安娜的難堪的處境，這人以前曾庇護過她，現在自己反而要人同情，因而心裏替她很難過。

她們談論吉提的病況、嬰兒和司梯瓦；但是分明安娜對甚麼都感不到興趣。

「我是來向你們辭行的，」她說，立起身來。

「你甚麼時候動身呢？」

但是安娜又不回答，她轉向吉提。

「是的，我很高興見到你，」她帶着微笑說。「我從大家的嘴裏，甚至從你丈夫嘴裏，聽到很

多關於你的事。他拜訪過我，我非常歡喜他哩，」她加上說，顯然懷着惡意。「他在哪裏？」

「他到鄉下去了，」吉提說，臉漲紅了。

「請代我向他致意；一定啊。」

「一定！」吉提天眞爛漫地重複說，同情地望着她的眼睛。

「那麼再見了，杜麗！」安娜吻吻杜麗，握了握吉提的手，就急忙忙地走出去。

「她還和從前一樣，還像以往那樣嫵媚動人。眞迷人哩！」又剩下吉提和她姊姊的時候，她說。「不過她有點逗人可憐的地方。可憐極了！」

「是的，她今天有點異樣，」杜麗說。「我送她走的時候，到前廳裏，我覺得她似乎要哭了哩。」

二九

安娜又坐上馬車，心情比出門的時候更惡劣。在她以前的痛苦之外現在又添上了一種受到侮辱和遭到唾棄的感覺，那是她和吉提會面的時候清楚地感覺到的。

「到哪裏去，夫人？回家嗎？」彼得問。

「是的，回家去，」她說，現在根本不考慮到哪裏去了。

「他們怎麼像看甚麼可怕的，不可思議的，奇怪的東西一樣看我呀！他這麼起勁地對那個人講些甚麼呢？」她望着兩個過路的人，這樣想。「一個人能夠把自己的感觸告訴別人嗎？我本來想告

訴杜麗的，不過幸好沒有告訴她。她會多麼幸災樂禍啊！她會掩飾起來的；但是她主要的心情會是高興我為了她所羨慕的那些快樂而受了懲罰。吉提更要高興了。我可把她看透了！她知道，我在她丈夫眼裏異常可愛。她嫉妒我，憎恨我，而且還看不起我。在她的眼裏我是一個不道德的女人。如果我是不道德的女人，我就可以使她丈夫墮入我的情網了……如果我願意的話。而我的確很情願。這個人很自以為了不起哩！」看見一個肥胖紅潤的紳士乘着車迎面駛來，她想，他把她當成了熟人，摘下他那閃光的禿頭上的閃光的禮帽，但是隨後發覺他認錯了人。「他以為他認識我。但是他和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樣，同我毫不相識哩。連我自己都不認識我！我知道我的胃口，正像那句法國諺語說的。他們想要吃骯髒的冰激凌；這一點他們一定知道的，」她心裏想，看見兩個男孩攔住一個冰激凌小販，他把桶由頭頂上放下來，用毛巾揩拭着汗淋淋的面孔。「我們都願意要甘美可口的東西。如果沒有糖果，那麼就要不乾淨的冰激凌！吉提也一樣，得不到渥倫斯奇，就要列文。而她嫉妒我，仇視我。我們都是互相仇視的。吉提恨我，我恨吉提！這倒是事實。「理髮大師邱金」。……Je me fais coiffer par Тютькин（我請邱金替我梳頭）……他回來的時候我就告訴他，」她想着忽然笑起來。但是馬上又回想起來她現在沒有可以談笑的人了。「況且，又沒有甚麼有趣的賞心樂事。一切都是可恨的。晚禱鐘聲響了，那個商人多麼虔誠地畫着十字，好像唯恐失掉甚麼似的！這些教堂，這些鐘聲，這些欺詐，都是用來做甚麼的呢？無非是用來掩飾我們彼此之間的仇視，就像那些破口對罵的車夫一樣地互相仇視。耶希文說：「他要把我贏得連件襯衣都不剩，我也是如此。」是的，這倒是事實！」

她完全沉溺在這些思想中，甚至忘記了她的處境，就這樣到達了家門口。看見門房出來迎接她的時候，她這才回憶起她發出去的信和電報。

『有回信嗎？』她問。

『我找找看，』他回答，望了望辦公桌，他拿起一封方形的電報小封套遞給她。『十點以前我不能回來——渥倫斯奇。』她讀着。

『送信的人還沒有回來嗎？』

『沒有，夫人，』門房回答。

『啊，旣然如此，我知道該怎麼辦了，』她自言自語，感到心上起了一股無名的怒火和渴望報復的欲望，她跑上樓去。『我親自去找他。在和他永別以前，我要把一切都和他講明。我從來沒有像恨他這樣恨過任何人！』她想。看見掛在帽架上的他的帽子，她厭惡得戰慄起來。她沒有想到他的電報是答覆她的電報的，他還沒有接到她的信。她想像他現在正平靜地同他母親和蘇洛金娜公爵小姐談着天，因爲她的痛苦而高興呢。『是的，我得快點去！』她自言自語，她還不知道要到哪裏去。她想儘可能地擺脫她在這幢可怕的房子裏所體驗到的心情。僕人們、四壁、房中的擺設，都在她心中引起一種厭惡和怨恨的情緒，像千鈞重擔一樣壓迫着她。

『是的，我必須到火車站去，如果找不到他，我就到那裏去揭穿他。』安娜看了看報紙上的火車時間表。夜車在八點兩分開車。『是的，我趕得上。』她吩咐套上另外兩匹馬，自己忙着往旅行袋裏收拾一兩天內需用的東西。她知道她再也不會回到這裏來了。在掠過心頭的種種計劃中她模糊地決定採

用一種：在火車站或者伯爵夫人家鬧過一場以後，她就乘下城鐵路的火車到下面第一個城市住下來。

午餐擺好了。她走到桌旁，一聞見麵包和乾酪的氣味，就使她認爲一切食物都是令人噁心的，她吩咐套上車，就走出去。房子已經在馬路上投下陰影；傍晚很明朗，在陽光中還很溫暖。搬着安娜的東西走出來的安露茜卡、把行李放到車上去的彼得和分明很不高興的馬車夫，都使她覺得討厭，他們的言語和舉動都惹得她生氣。

「我不需要你，彼得！」

「但是車票怎麼辦呢？」

「哦，隨你的便吧，我不在乎，」她厭煩地回答。

彼得跳上駕駛台，兩手叉着腰告訴車夫駛到車站去。

三〇

「瞧，又是她！我又全都明白了！」安娜說，那時馬車剛走動，輕輕搖擺着，轟隆隆地駛過砂礫鋪的馬路；不同的印象又一個接着一個交替地湧上她的心頭。

「我最後想到的那一樁那麼美妙的事情是甚麼？」她極力回想着。「邱金，理髮大師？不，不是的。是的，是耶希文所說的：生存競爭和仇恨是把人們聯繫起來的唯一的東西。不，你們去也是徒勞往返的，」她在心裏對一羣乘着駟馬車，顯然是到郊外去尋歡作樂的人說。「帶着狗也無濟於

事，你們擺脫不了自己的。」朝着彼得正在眺望的方向看去，她看見一個喝得爛醉如泥的工人，他的頭左右搖擺着，正被一個警察帶到甚麼地方去。「這人倒找到一條捷徑，」她想。「渥倫斯奇伯爵和我也沒有找到這種樂趣，雖然我們那麼期望，」現在安娜第一次一目瞭然地看清楚了她和他的一切關係，這在以前她總是避免去想的。「他在我身上找尋甚麼呢？與其說是愛情，還不如說是要滿足他的虛榮心。」她回憶起在他們結合的初期他的言語，他臉上流露出的那種使人聯想到一隻馴順的獵狗的表情。現在一切都證實了她的看法。「是的，他心上有一種虛榮心得到滿足的勝利之感。當然其中也有愛情；但是大部分是勝利的自豪感。他以我為誇耀。但是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再也沒有任何可以驕傲的了。沒有可以驕傲的，反倒有使人羞愧的地方！他從我身上取去了可以取去的一切，現在他不需要我了。他厭倦了我，極力不要對我做出卑鄙的行動。昨天他露出了馬脚——他要我離婚，然後再結婚，就為的是破釜沉舟罷了。他愛我，但是怎樣呢！The zest is gone（那種熱情已經過去了）！這個人想要博得所有人的嘆賞，非常自負哩！」她想，望着一個乘着一匹出租的馬的紅臉膛的店員。「不，對他來說，我早已沒有風韻了。如果我離開他，他會打心眼裏高興呢！」

這並不是憑空揣測，而是她藉着現在突然把人生的意義和人與人的關係顯示給她的那種照澈一切的亮光清清楚楚地看出來的。

「我的愛情愈來愈熱烈，愈來愈自私，而他的却愈來愈衰退，這就是使我們分離的原因。」她繼續想下去。「而這是無法補救的。在我，一切都以他為中心，我要求他愈來愈完完全全地獻身於我。但是他却愈來愈想疏遠我。我們沒有結合以前，倒真是很接近的，但是現在我們却不可挽回地兩

轅北轍了；這是無法改變的。他說我嫉妒得太沒有道理。我自己也說我嫉妒得太沒有道理；不過事實並非如此。我不是嫉妒，而是不滿足。但是……』由於一個突然湧上心頭的思想，她激動得張開嘴，在馬車裏移動了一下身子。『不論是甚麼，祇要不單單是個熱愛着他的愛撫的情婦就好了；但是我不能夠，而且也不願意是另外的甚麼。而這種願望却引起了他的厭惡，又引起了我的憤怒，事情不能不如此。難道我不知道他不會欺騙我，他對蘇洛金娜並沒有存甚麼野心，他也並不愛吉提，而且他也不會對我不忠實嗎？這一切我全知道，但是這並不能使我釋然於心。如果，他不愛我，却由於一種責任感而對我曲意溫存，但是却沒有我所渴望的情感，這比怨恨還要壞千百倍呢！這簡直是地獄！事實就是如此。他早就不愛我了。愛情一結束，仇恨就開始了……我一點也不認識這些街道。這裏有一座小山，全是房子，房子……在這些房子裏全是人，人……多少人啊，數不清，而且他們彼此都是仇視的。哦，讓我想想，爲了幸福我希望些甚麼呢？哦，假定我離了婚，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把謝遼沙給了我，而且我和渥倫斯奇結了婚！』回憶起亞歷克賽·亞歷山特羅維奇，好像他就在她面前一樣，她立刻生動得出奇地摹想着他和他的溫和的、毫無生氣的、遲鈍的眼睛，他的蒼白的手上的青筋，他的聲調，他扳手指的聲音，也回想起一度存在於他們之間的那種也稱爲愛情的感情，她厭惡得戰慄起來。『哦，假定我離了婚，變成了渥倫斯奇的妻子。結果又怎麼樣呢？難道吉提就不再像她今天那樣看我了嗎？不。難道謝遼沙就不再追問和奇怪我怎麼會有兩個丈夫了嗎？在我和渥倫斯奇之間又會出現甚麼新的感情呢？不要說幸福，就是免於痛苦，難道有可能嗎？不！不！』她現在毫不猶豫地回答了自己。『這是不可能的！生活使我們破裂了，我使他不幸，他

也使我不幸，他和我都不能有所改變。一切辦法都嘗試過了，但是螺絲釘不靈了。啊，一個抱着嬰兒的乞婦。她以爲我在可憐她。我們投身到世界上來，不就是要互相仇恨，因此折磨着自己和別人嗎？那裏來了一羣學生，他們在笑。謝遼沙？』她想起來了。『我也以爲我很愛他，而且因爲自己對他的慈愛而感動。但是沒有他我還是活着，拋掉了他來換別人的愛，而且祇要另外那個人的愛情能滿足我的時候，我並不後悔發生這種變化。』她厭惡地回想起她所謂的那種愛情。她現在用來觀察自己的和所有別人的生活的那種淸晰眼光，使她感到高興。『對於我、彼得、車夫費多爾、那個商人和住在那些廣告號召人們去的伏爾加河畔那兒的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隨時隨地都是一樣的，』她想着，那時她已駛近了下城車站的矮小的房屋，挑夫們從那裏跑出來迎接她。

『去打一張到奧比拉羅夫的車票嗎？』彼得問。

她完全忘了她要到哪裏去，和爲甚麼要去，費了好大的勁她才明白了這個問題。

『是的，』她說，把錢包交給他；把她的紅色小手提包拿在手裏，她下了馬車。

當她穿過人羣往頭等候車室走去的時候，她逐漸回想起她的處境的全部詳情和她正在躊躇不決的計劃。於是希望和絕望，又輪流在她的舊創口上刺痛了她那痛苦萬狀的，可怕地跳動着的心臟的傷處。坐在星形沙發上等待着火車的時候，她厭惡地凝視着那些進進出出的人（對她說來，他們全都是討人厭的）。一會兒想着怎樣到達車站，給他寫一封信，信上寫些甚麼，一會兒又想他沒有了解她的痛苦，現在正在向他母親訴說他的處境，以及她怎麼走進屋去，她對他說些甚麼。隨後她又想生活仍然會多麼幸福，她有多麼愛他，恨他，而且她的心跳動得多麼厲害。

三一

鈴響了，幾個青年匆匆走過去，他們既醜陋，又無禮，但却非常注意他們所引起的印象；彼得，穿着制服和長統靴，帶着陰鬱而獸性的臉色，也穿過候車室，來送她上火車。兩個大聲喧嘩着的男人沉默下來，當她在月台上路過他們身邊的時候，其中的一個人對另外那個人低聲議論了她幾句甚麼，一定是些下流的話。她登上火車的高踏板，獨自坐在一節空車箱的套着原先是潔白的現在却很骯髒的椅套的彈簧椅上。她的手提包放在身邊，被座位的彈簧顛得一上一下的。彼得帶着一臉傻笑，舉起他那鑲着金邊的帽子，在車窗跟前向她告別；一個冒失的乘務員砰的一聲把門關上，並且門上鎖。一個裙子裏撐着鋼箍的畸形女人（安娜在心裏給那女人剝掉了衣服，看見她的殘廢的形體毛骨悚然起來）和一個堆着假笑的女孩子，跑下去。

「卡薩琳·安德列也夫娜甚麼都有了，姑媽！」那小女孩喊着說。

「還是個小孩子，就已經變醜了，會裝腔作勢了，」安娜想。為了不看見任何人，她連忙立起身來，在空車箱對面的窗口坐下。一個骯髒的、醜陋的農民，戴着帽子，帽子下面露出一縷縷亂蓬蓬的頭髮，走過窗口，彎腰俯在車輪上。「這個醜陋的農民似乎很眼熟，」她想。回憶起她的夢境，她走到對面的門口去，嚇得混身發抖。乘務員打開門，放進一對夫婦來。

「夫人想出去嗎？」

安娜一聲不答。乘務員和進來的人們都沒有注意到她那面網下面的臉上的驚惶神色。她走回她的角落裏，坐下來。那對夫婦在她對面坐下來，留心地和偸偸地打量着她的服裝。安娜覺得他們兩夫婦都是令人憎惡的。那位丈夫請求她允許他吸支煙，他分明不是想吸煙，而是想和她攀談。取得了她的許可以後，他就用法文對她妻子談起來，談一些他寧可抽煙，而不大情願談論的事情。他們裝腔作勢地談着一些蠢話，祇不過是爲了讓她聽聽罷了。安娜淸淸楚楚地看出來，他們彼此是多麼厭倦，他們彼此又有多麼仇視。像這樣可憐的醜人兒是不能不叫人仇恨的。

聽到第二遍鈴響了，緊接着是一陣搬動行李、喧嘩、喊叫和笑聲。安娜非常明白任何人也沒有值得高興的事情，因此這種笑聲使她很痛苦，她很想堵住耳朵不去聽。終於第三遍鈴響了，火車頭拉了汽笛，發出轣轆聲，輓鈎的鏈子猛然一牽動，那個作丈夫的在身上畫了個十字。「問問他這麼做是甚麼意思，倒是滿有趣的，」安娜想，輕蔑地盯着他。她越過那婦人，憑窗遠眺，望着月台上那些來送行的，彷彿朝後面滑過去的人。安娜所坐的那節車箱，在鐵路的車軌接合處有規律地震盪着，轟隆轟隆地開過月台，開過一堵磚牆、一座信號房、還開過一些別的車輛；在鐵軌上發出輕微的玎璫聲的車輪變得又流暢又平穩了；窗戶被燦爛的夕陽照着，微風輕拂着窗簾。安娜忘記了她的旅伴們；隨着車箱的輕微顫動搖擺着，呼吸着新鮮空氣，安娜又開始沉思起來：

「我剛才想到哪裏了呢？我想到在生活中想像不出一種不痛苦的境遇；我們生來就是受苦受難的，這一點我們都知道，但是却都千方百計地欺騙着自己。但是就是你看見眞理的時候，你又有甚麼辦法呢？」

『賜予人理智就是使他能夠擺脫苦難，』那個太太用法文擠眉弄眼地咬着舌頭說，顯然很得意她這句話。

這句話彷彿回答了安娜的思想。

『擺脫苦難，』安娜心裏暗暗地重複說。瞥了一眼那位面頰紅潤的丈夫和他的瘦骨伶仃的妻子，她看出來那個多病的妻子覺得自己受到誤解，她丈夫欺騙了她，因此使她自己起了這種想頭。把目光轉移到他們身上，安娜彷彿看穿了他們的來歷和他們心靈的隱處。但是這上面一點意思也沒有，於是她又繼續思索起來。

『是的，我苦惱萬分，賦予我理智就是爲了使我能夠擺脫；因此我一定要擺脫！如果再也沒有可看的，而且一切看起來都讓人生厭的話，那麼爲甚麼不把蠟燭熄了呢？但是怎麼辦呢？爲甚麼這個乘務員順着欄杆跑過去？爲甚麼下面那輛車廂裏的那些年青人在大聲喊叫？爲甚麼他們又說又笑的？這全是虛偽的，全是謊話，全是欺騙，全是罪惡！……』

在火車開進了車站的時候，安娜夾在一羣乘客中間下了車，好像躲避着痲瘋病患者一樣避開他們，她站在月台上，極力回憶着她爲甚麼到這裏來的，她打算做些甚麼。以前看起來很可能的一切，現在却那樣難以了解，特別是在這羣鬧嚷嚷的不讓她安靜一下的討厭的人中間。有時挑夫們衝上來，表示願意爲她効勞；有時年青人們從月台上走過去，鞋後跟在地板上格格地響，一邊高談闊論，一邊凝視着她；有時又遇見一些給她讓錯了路的人。回想着如果沒有回信她就打算再往下走，她攔住一個挑夫，打聽有沒有一個從渥倫斯奇伯爵那裏帶了信來的車夫。

「渥倫斯奇伯爵？剛剛這裏還有一個從那裏來的人呢。他是來接蘇洛金娜公爵夫人和她女兒的。那個車夫長得甚麼模樣？」

她正在對那個挑夫講話的時候，那個面色紅潤，神情愉快，穿着一件掛着錶鏈的時髦藍外套，顯然很得意那麼順利就完成了使命的車夫密哈爾，走上來交給她一封信。她撕開信，還沒有看，她的心就絞痛起來。

「很抱歉，那封信沒有交到我手裏。十點鐘我就回來。」渥倫斯奇潦潦草草地寫道。

「是的，果然不出我所料！」她含着惡意的微笑自言自語。

「好，你回家去吧，」她輕輕地對密哈爾說。她說得很輕，因爲她的心臟的急促跳動使她透不過氣來。「不，我不讓你折磨我了，」她想，既不是威脅他，也不是她自己，而是威脅甚麼迫使她受苦的人，她順着月台走過去，走過了車站的房子。

兩個在月台上踱來踱去的使女，扭過頭來凝視她，大聲地評論了幾句她的服裝。「質地是眞的，」她們在議論她身上的花邊。年青人們不讓她安靜。他們又凝視着她的面孔，不自然地又笑又叫地，走過她身邊。站長走上來，問她是否要到甚麼地方去。一個賣酸飲料的少年目不轉睛地盯着她。「天啊，我到哪裏去呢？」她想，沿着月台愈走愈遠了。她在月台邊上停下來。幾個太太和孩子迎接了一個戴眼鏡的紳士，高聲談笑着，在她走過來的時候沉默下來，緊盯着她。她加快腳步，從他們身邊走到月台邊上。一輛貨車開近了，月台震撼起來，她覺得自己好像又坐在火車裏了。

突然間回憶起她和渥倫斯奇初次相逢那一天被火車壓死的那個人，她醒悟到她該怎麼辦了。她

邁着迅速而輕盈的步伐走下從水塔通到鐵軌的台階，直到緊挨着開過來的火車的地方才停下來。她凝視着車廂的下面，凝視着螺旋推進器、鎖鏈和緩緩開來的第一節車的大鐵輪，試着衡量前輪和後輪的中心點，和那個中心點正對着她的時間。

「到那裏去！」她自言自語，望着投到佈滿沙土和煤灰的枕木上的車輛的陰影。「到那裏去，投到正中間，我要處罰他，擺脫所有的人和我自己！」

她想倒在和她拉平了的第一輛車廂的車輪中間。但是她因爲由胳臂上往下取小紅皮包而躭擱了，已經太晚了；中心點已經開過去。她不得不等待下一輛車廂。一種彷彿她準備入浴時所體會到的心情襲上了她的心頭，於是她劃了個十字。這種熟悉的劃十字的姿勢在她心中喚起了一系列的少女時代和童年時代的回憶，籠罩着一切的黑暗突然破裂了，轉瞬間生命以它過去的全部輝煌的歡樂呈現在她面前。但是她目不轉睛地盯着開過來的第二輛車廂的車輪，車輪與車輪之間的中心點剛一和她對正了，她就拋掉了紅皮包，縮着脖子，兩手扶着地投到車廂下面，她微微地動了一動，好像準備馬上又站起身來一樣，撲通跪下去了。同一瞬間，一想到她在做甚麼，她嚇得毛骨悚然。「我在哪裏？我在做甚麼？爲甚麼呀？」她想站起身來，把身子仰到後面去，但是甚麼巨大的無情的東西撞在她的頭上，從她的背上輾過去了。「上帝，饒恕我的一切！」她說，感覺得無法掙扎……一個矮小農民，咕嚕了句甚麼，正在鐵軌上幹活。那枝蠟燭，她曾藉着它的燭光瀏覽過充滿了苦難、虛僞、悲哀和罪惡的書籍，比以往更加明亮地閃爍起來，爲她照亮了以前籠罩在黑暗中的一切，搖曳起來，開始昏暗下去，永遠熄滅了。

第八部



一

差不多已經過了兩個月的光景。已經是炎夏的中旬，但是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現在才準備離開莫斯科。

這期間，在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的生活中發生了一些重要的事件。他的那部花費了六年心血的成果，題名爲：略論歐洲與俄國的國家基礎和形式的著作一年以前已經寫好了。其中的某些章節和序言都曾在雜誌上發表過，其他的一些章節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也曾對他的同好們誦讀過，因此這部著作的主導思想對於讀者說來已經不是完全新奇的了；但是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仍然指望這部著作的出版會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影響，即使不是科學上的革命，至少也要引起科學界的大騷動。

經過仔細的修訂以後，這部著作去年出版了，而且分發到書商們的手裏。

雖然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向任何人也不詢問一聲，而且回答打聽這部書的情況的朋友們的問詢的時候也是勉強和故作冷淡的，甚至也不問問書商銷路如何，但是他却機警地，全神貫注地注意着他的著作在社會上和文學界引起的最初的印象。

但是過了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第三個星期也過去了，在社會上看不出絲毫的反應；他的朋友們，那些專家和學者，有時候，顯然是由於客氣的原故，向他提了一提；其他的熟人們，那些對學術著作完全不感興趣的人，根本沒有和他提起過。社會上，特別是目前全神貫注在別的事情上，

完全是冷淡的。在文學刊物上，整整一個月，一個字也沒有提到這本書。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曾經精確地計算過寫好一篇書評所需要的時間；但是一個月過去了，又一個月，仍然沉默着。

僅僅在北方甲蟲上，在一篇論倒了嗓子的歌手德拉班吉的滑稽小品文裏，插入了幾句有關柯茲尼雪夫的著作的輕視的批評，指出這部作品早就受到人人的指責，受到普遍的嘲笑。

終於，在第三個月上，在一種嚴肅的雜誌上出現了一篇批評文章。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認識這篇文章的作者。他有一次在高魯布索夫家遇見過他。

作者是一個非常年青，而且害着病的作家；作爲一個作家來說是很大胆的，但是極其沒有教養，而且在私人關係上是很怯懦的。

儘管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對於這個作者十分輕視，但是他還是十分尊重地開始閱讀這篇評論文章。這篇文章太可怕了。

批評家顯然完全曲解了這部著作。但是他把引文選擇得那麼巧妙，使得沒有閱讀過這部作品的人（顯然幾乎沒有人看過這部書）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整個著作祇不過是浮誇的文字的堆砌而已，甚至連文字也用得不恰當（像問號所指出的），而這書的作者完全是一個不學無術的人。這一切說得那麼巧妙，連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自己都不否認說得很巧妙；而這就是它之所以可怕的地方。

儘管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用來證實那位批評家的論據的正確性的態度是十分誠懇的，但是他片刻也沒有考慮那些受到譏諷的缺點和過失，却立刻不由自主地開始仔仔細細地回憶着他和這篇評論

的作者的會面和談話。

「我是不是有甚麼地方得罪了他？」一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問自己。回憶起會面的時候他曾經糾正過這個年青人所說的那些流露出他的愚昧無知的話語，於是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找到了這篇文章的用意的說明。

在這篇文章以後，在書刊和談話中對於這部著作是死一般的沉寂，於是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看出來，他那花費了那麼大的熱誠和心血的，六年才完成的作品，完全付之流水了。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的處境更加痛苦了，因為完成了那部著作，他再也沒有像以前曾佔據了他的大部分時間的著述工作了。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聰明，有學問，健康，而且精力旺盛，但是他卻不知道把他的精力用到哪裏去。在客廳裏，大會上，會議中，委員會裏，和凡是可以講話的場合發表議論，佔去了他一部分時間；但是作為一個住慣城市的人，他不允許自己像他的沒有經驗的弟弟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樣，把全副精力完全花費在談話裏；因此他還剩下許多閒暇時間和智力。

幸虧，在他的著作失敗以後的這段難捱的時間裏，宗教分裂罪㊀、我們的美國朋友

㊀ 據穆德英譯本註：「宗教分裂罪」，指的是一八七五年所舉行的波蘭省的烏尼阿特人皈依俄國正教的儀式。原來這是由地方當局和教會方面的權威人士所安排的，教區裏的必要的決定都是在他們的勢力下通過的。但是居民不管這種決定，還用流動的烏尼阿特牧師為他們施洗和主持婚喪儀式。結果正教會承攬了許多叛教的控告案件，反過來引起了很多爭論。

們㊀、薩馬拉飢荒㊀、展覽會和唯心論等問題都被以前社會上不大注意的斯拉夫問題㊁代替了，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原是這問題的一個倡始人，就完全投身到這裏面去了。

在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所隸屬的圈子裏，那時除了斯拉夫問題和塞爾維亞戰爭甚麼也不寫也不談。所有無所事事的羣衆一向用來消磨時間的東西，現在都用來爲斯拉夫人効勞。舞會、音樂會、宴會、演講、婦女的服裝、啤酒和飯店——一切都證實了人們對斯拉夫人的同情。

許多有關這問題的言論和著述，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就細節上說並不同意。他看出來斯拉夫問題變成那種一個接着一個地構成了社會人士談話資料的時髦的消遣品之一；他也看出好多人參與這種事是懷着自私自利和自吹自擂的目的的。他認爲報刊發表了許多不必要的和誇大其詞的東西，祇不過是要引人注意自己和壓倒對方。他看出在社會上這種普遍的熱潮中跳到前面和叫囂得比任何人都響亮的是那些失意的受了委屈的人，像沒有隊伍的總司令，不管部的部長，沒有刊物的記者和沒有黨羽的黨魁。他看出來有很多是輕浮而可笑的；但是他也看出來，而且承認那種聯合了社會上所有階層的，令人不能不同情的，那種無容置疑和不斷增長着的熱情。屠殺我們同一教派的人和斯拉夫弟兄的事件引起了人們對受難者的同情和對壓迫者的憤恨。爲了一個偉大的目的而鬥爭的，塞爾維亞人和南斯拉夫人的英雄主義，在全民族中喚起了一種不僅用言語而且要用行動來支援他們的弟兄們的願望。

此外還有一個使賽爾吉·伊凡諾維奇非常高興的現象：這就是輿論的表示。社會上明確地表示了它的願望。『民族的精神表現出來了』，正如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所說的。他愈研究這個問題，他

㊀ 據穆德英譯本註：『我們的美國朋友們』，一八六六年七月，合衆國有一個特別使團到俄國來慶賀亞歷山大二世逃脫了卡拉科左夫謀害性命的陰謀，而且對俄國給予聯邦政府的道義上的支持表示謝意（俄國在一八六三年美國內戰期間曾派了一營騎兵去美國，作爲友好的表示）。以法克斯上尉爲首的使團於七月二十七日在慶祝勝利的人羣中被亞歷山大接見，總之美國代表團受到政府和羣衆團體極其熱烈的歡迎。俄國和合衆國之間的這種誠摯的關係，在以後的十一、二年之間一直是普遍感到興趣的題目。

㊁ 據穆德英譯本註：『薩瑪拉飢荒』，一八七三年六月托爾斯泰及其家庭去拜望他在薩瑪拉省布魯克區新購置的一塊領地。像以往一樣，農民的生活情況使他感到興趣，他被他所遇見的行將來臨的災難的形跡嚇得毛骨悚然。那裏曾經兩年接連歉收，損害了農民們的繁榮，耗盡了他們在以往的歲月裏所貯藏的存糧。那一年乾旱，收穫破壞無遺，當地人民沒有資財，面對着飢荒。地方當局並沒有採取措施來對付這種情況，而全國和中央政府對這次險惡的災難一無所知，因爲遙遠的薩瑪拉省是那麼隔絕。托爾斯泰在他的領地附近親自每隔十家就研究一下，而且騎馬到鄰近方圓五十哩的地區去收集詳細的情報。那時他寫了一封長信，生動而具有說服力地描繪了這種悲慘的情況。這發表在莫斯科的報告上，非常聳人聽聞，迫使政府採取行動，除了私人捐獻，總共捐助了二百萬盧布的光景。這樣人民才勉強度過那一年，以後兩年豐收，使他們又完全站起來了。

這事件，甚至在危機過去以後，自然成了人們談論的話題。

㊂ 參照穆德英譯本註：『斯拉夫問題』，斯拉夫民族的塞爾維亞於一八〇一年至一八一三年起義反抗土耳其人。塞爾維亞的農民起義變成獨立戰爭。俄國予以援助，但是在一八一二年，俄國全部力量用來反擊拿破侖的侵略的時候，土耳其就把塞爾維亞的起義鎮壓下去了。三年後，塞爾維亞人又起義。從一八二〇年起，土耳其就承認塞爾維亞是附屬於土耳其的一個獨立王國。

一八六二年，一個土耳其中士殺死一個塞爾維亞兒童，塞爾維亞就舉行總起義，堅決要求撤退土耳其軍隊。當時在俄國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應，發起了『志願兵運動』，許許多多各階層的俄國人投入塞爾維亞軍隊。這運動促使俄國政府於一八七七年向土耳其宣戰。

一八七七年，在俄國的繼續支持下，使塞爾維亞完全脫離了土耳其而獨立。

就愈淸楚地覺得這是一種規模必然會很宏大的劃時代的事件。

他完全獻身爲這種偉大的運動服務，忘了想他的著作。

他的全部時間佔得滿滿的，連回覆所有的信件和要求都來不及。

工作了一春天和一部分夏天以後，直到七月他才準備到鄉下他弟弟那裏去。

他去，一方面是休息兩個星期，一方面是在人民最神聖的地方，在鄉村的中心，飽覽一下民族精神的高漲的景象，這種精神他和所有首都和大城市的居民是深信不疑的。老早就打算實踐去列文家拜訪的諾言的卡塔瓦梭夫，陪着他一同去。

二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和卡塔瓦梭夫剛剛到達那天特別熱鬧擁擠的庫爾斯克鐵路線的火車站，下了馬車，正在回頭看着押着行李跟在他們後面的僕人的時候，就有一些志願兵乘着四馬車馳來了⊖。婦女們拿着花束歡迎他們，而且有一羣蜂擁而來的人跟隨着他們進入車站。

有一個歡迎過志願兵的太太，走出候車室對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

「你也來送行嗎？」她用法文問。

「不，公爵夫人，我自己要走。到我弟弟家去休息。你總是來送行嗎？」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帶着隱約可辨的微笑說。

「怎麼能夠不呢！」公爵夫人回答。「我們這裏眞地已經開走了八百人嗎？馬爾文斯基不相信我的話。」

「八百多了。如果把那些沒有直接由莫斯科開走的也計算在內，那就有一千多了，」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

「你瞧！我就是這麼說嘛！」那位夫人愉快地響應說。「是不是眞地捐助了一百萬盧布了？」

「還要多呢，公爵夫人。」

「你看今天的電訊怎麼樣？又把土耳其人打敗了！」

「是的，我看到了，」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回答。他們在談論最近的電訊，上面證實了連續三天之內土耳其人在各個據點都被擊潰，四下逃竄，預料明天將有一場決定性的戰役。

「啊，順便提一提，有一個很好的年青人申請批准他去，我不知道爲甚麼他們要刁難。我想請求你一下，我認識他，請你代他寫一封信。他是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派遣來的。」

向這位公爵夫人打聽了她所知道的有關這位年青人的詳細情形以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走進頭等候車室，給那位有權決定這件事的人寫了封信，就交給那位公爵夫人了。

「你知道，那位著名的渥倫斯奇伯爵，也坐這趟車走，」公爵夫人帶着得意揚揚和意味深長的

㊀ 據穆德英譯本註：這一段時期指的是一八七六年七月，那時，在保加利亞人起義以後，塞爾維亞人和門的內哥羅人和赫宋哥維那人起義反抗土耳其人。許多俄國志願兵參加了起義，終於，在一八七七年四月，俄國爲了土耳其的基督教地區獲得獨立和自主權而宣戰了。

微笑說，在他又找到她，把信交給她的時候。

「我聽說他要走，但是不知道甚麼時候。坐這趟車走嗎？」

「我看見他了。他在這裏。祗有他母親來給他送行。這好歹總算是他最好的辦法了。」

「噢，是的，自然啦！」

他們正在交談的時候，人羣由他們身邊湧到餐室去。他們也往前移動，聽見一個手裏端着酒杯的紳士的嘹亮的聲音在對志願兵們講話：「爲信仰，爲人類和我們的弟兄們服務！」那位紳士說，聲音愈提愈高了。「你們的母親莫斯科祝福你們這種偉大的事業！萬歲！」他用一種響亮而含淚的聲音說。

所有人都歡呼「萬歲！」又有一大羣人湧到大廳裏來，險些兒把公爵夫人撞倒。

「啊，公爵夫人！你看怎麼樣！」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突然在人羣中出現了，臉上笑逐顏開地說。「說得又好又熱情，對不對？好極了！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你應該講點甚麼，好使……你知道，祗要幾句鼓勵的話；你講得那麼好，」他帶着親切的，尊敬的，謹愼的微笑加上說，輕輕地拉住胳臂把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往前推了推。

「不，我就要走了。」

「到哪裏去？」

「到鄉下我弟弟那裏去，」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回答。

「那麼你會看到我的妻子。我給她寫過信，但是你會早些見到她。請你告訴她你見到我，

all right（一切都好）！她會明白的。不過，請你費心告訴她一聲，我已被任命爲……聯合委員會的委員，哦，她會明白的！你知道，les petites misères de la vie humaine（人生的小小不幸）！」他對公爵夫人說，彷彿在道歉一樣。「米阿赫柯亞公爵夫人，不是麗莎，而是畢莉莎，眞地送去了一千枝來福槍和十二個護士哩！我跟你說過嗎？」

「是的，我聽說了，」柯茲尼雪夫勉強地回答說。

「你走掉了眞可惜！」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明天我們要爲兩個去的人：彼得堡的地米特立・巴爾尼阿斯基，和我們的弗士洛夫斯基—瓦生加餞行。他們兩人都要去的，弗士洛夫斯基最近結了婚。眞是個好漢子！對不對，公爵夫人？」他對那位夫人說。

公爵夫人不答腔地望了望柯茲尼雪夫。但是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和公爵夫人似乎想要擺脫他，這一點也沒有使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侷促不安。他時而微笑着凝視公爵夫人的帽子上的羽毛，時而左顧右盼，好像在回想甚麼一樣。看見一個拿着捐款箱走過來的婦人，他招手把她叫過來，放進去一張五盧布的紙幣。

「我口袋裏有錢的時候，我看見這些捐款箱就不能無動於衷，」他說。「今天的電訊怎麼樣？這些門的內哥羅人，眞是好漢子！」

「眞的嗎！」當公爵夫人告訴他渥倫斯奇也坐這班車走的時候，他叫出聲來。一時之間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露出愁容，但是一會以後，當他微微搖擺着，撫摸着他的絡腮鬍子，走進渥倫斯奇呆着的候車室的時候，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已經完全忘記了他曾伏在他妹妹的屍首上絕望地哭

泣，他祇把渥倫斯奇看成一個英雄和老朋友。

『他雖然有那麼多缺點，但是不能不爲他說句公道話，』奧布浪斯基一離開他們，公爵夫人就對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他完完全全是俄羅斯型的，斯拉夫型的性格！不過恐怕渥倫斯奇看見他會很難過。不論怎麼說，這個人的命運使我很感動。在路上跟他談一談吧，』公爵夫人說。

『是的，也許會的，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從來也不喜歡他。但是這事把許許多多都補償了。他不僅自己去，而且他還自己出錢帶去了一連騎兵。』

『是的，我聽說了。』

鈴響了，所有的人都朝着門口蜂擁而去。

『他就在那裏！』公爵夫人指着渥倫斯奇說，他穿着長外套，戴着寬邊的黑帽，挽着他母親的胳臂走過去。奧布浪斯基在他旁邊走着，正興奮地談論甚麼。

渥倫斯奇皺着眉頭，直視着前面，好像並沒有聽司武潘·阿卡諦耶維奇在談甚麼。

大概是由於奧布浪斯基的指示，他朝着公爵夫人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站着的地方回頭一望，默默地舉了舉帽子。他的變蒼老了的充滿了痛苦的面孔像石化了一樣。

走到月台上，渥倫斯奇讓他母親走在前面，沉默地消失在一截單間車箱裏了。

月台上奏起『上帝保佑沙皇』，緊接着是『萬歲』和歡呼聲。有一個志願兵，高高的身材，凹陷的胸脯，很年青，正特別惹人注目地行禮，在他的頭上揮舞着氈帽和花束。兩個軍官和一個長着

大鬍子、戴着油汚的帽子的上了年紀的人從他身後探出頭來，也在行禮。

三

向公爵夫人告辭了以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和走攏來的卡塔瓦梭夫一齊走進了擠得水洩不通的車箱，火車開動了。

在察里津車站，火車受到一隊唱着悅耳的斯拉夫西亞㊀的青年合唱隊的歡迎。志願兵們又行禮，探出頭來，但是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不再注意他們；他和志願兵們打過那麼多交道，對於他們這一類型已經看慣了，引不起他的興趣了。但是卡塔瓦梭夫，由於忙着他的科學工作一直沒有機會觀察志願兵們，却對他們非常感興趣，直向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探聽他們的事。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勸他到二等車裏去，親自同他們談一談。到了下一站卡塔瓦梭夫就照着這話去做了。

車一停他就走到二等車箱裏，同志願兵們結識了。他們正坐在車箱的角落裏高談闊論，而且顯然知道旅客們和走進來的卡塔瓦梭夫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們身上。那個高個子，凹胸脯的年青人講話的聲音比任何人都響亮。他分明喝得醉意酩酊，正在講他在學校裏發生過的一件事。在他對面坐

㊀ 是一支愛國的歌曲。

着一位已經不算年青的軍官，穿着奧地利近衞軍的軍用外套。他帶着微笑聽着那個年青人講，而且想要攔住他。第三個，穿着砲兵軍服，坐在他們旁邊的一隻箱子上面。第四個沉入睡鄉。

同那個年青人攀談起來，卡塔瓦梭夫探聽出來他本來是莫斯科的一個富商，未滿二十二歲就將巨大的家產揮霍淨盡。卡塔瓦梭夫很不喜歡他，因爲他毫無丈夫氣概，嬌養壞了，而且身體虛弱；他顯然確信，特別是現在他喝得醉意朦朧的時候，他在完成一種英雄事業，而且他以一種最令人不愉快的姿態自吹自擂起來。

第二個，那個退伍的軍官，也給予了卡塔瓦梭夫一種不愉快的印象。他顯然是一個樣樣事都幹過的人。他曾經在鐵路上供過職，作過管家，自己開辦過工廠，完全沒有必要地談論着這一切，不恰當地使用着一些術語。

第三個，那個砲兵，反而獲得了卡塔瓦梭夫很大的歡心。他是一個謙遜而沉靜的人，顯而易見很崇拜那位退伍的近衞軍官的知識和那位商人的英勇的自我犧牲精神，一點也沒有談到他自己。當卡塔瓦梭夫問他甚麽促使他去塞爾維亞的時候，他謙虛地回答說：

『哦，人人都去呢。而且塞爾維亞人也需要幫助。我替他們難過。』

『是的，那裏特別缺少的是砲兵，』卡塔瓦梭夫說。

『但是我在砲隊裏服役沒有多久；也許他們會把我派到步兵或者騎兵隊裏去。』

『在最需要砲兵的時候，爲甚麽要派到步兵隊裏去？』卡塔瓦梭夫說，按照砲兵的年齡推斷，他一定已經昇到相當高的官階了。

「我在砲隊裏服役沒有多久。我是一個退伍的軍校學生，」他說，於是就開始解釋爲甚麼他軍官考試沒有及格。

這一切湊攏起來給予了卡塔瓦梭夫一種不愉快的印象，當志願兵們在一個車站上出去飲酒的時候，他想同旁的人談談來證實一下自己的不良的印象。有一個穿着軍用大衣的老年旅客，一直傾聽着卡塔瓦梭夫和志願兵們談話。祇剩下他們兩個人的時候，卡塔瓦梭夫就跟他攀談起來。

「去那裏的所有這些人的境況有多麼不同啊！」卡塔瓦梭夫含混其詞地說，想要發表自己的見解，同時也要探聽一下那位老人的見解。

這老人是一位軍官，曾經經過兩次戰役。他知道一個軍人應當是怎樣的，從這些人的外表和談吐，從他們一路上黏在酒瓶上的那份勇氣看來，他認爲他們是不好的兵士。除此以外，他住在一個縣城裏，他很想講講那個縣城裏有一個投了軍的退伍軍人，他是一個誰也不肯雇用的醉漢和竊賊。但是根據經驗他知道在目前社會上這種情緒之下，發表任何違反公論的意見都是危險的，特別危險的是指責志願兵們，因此他也祇望了望卡塔瓦梭夫。

「哦，那裏需要人，」他說，眼裏含着笑意。於是他們開始談論最近的戰事消息，互相掩飾着不知明天會和誰交戰的疑惑心情，因爲根據最近的情報，土耳其人在各個據點都被打敗了。因此他們兩人誰都沒有發表自己的見解就分手了。

卡塔瓦梭夫回到自己的車箱裏，在告訴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他對志願兵的看法的時候，不由自主地說出違心之論，好像他們都是最傑出的人一樣。

在一個大城市的車站上，志願兵們又受到歌聲和歡呼聲的歡迎；拿着捐款箱的男男女女又出現了，省城的婦女們向志願兵們獻花，陪着他們進入餐室；但是這一切已經比莫斯科差得多了。

四

當火車停在省城的時候，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沒有到餐室去，却在月台上踱來踱去。他第一次路過渥倫斯奇的車室的時候，他注意到窗幔是拉下來的。但是他第二次經過的時候，他看見老伯爵夫人正坐在窗口。她招手把柯茲尼雪夫叫到跟前。

「你看，我把他一直送到庫爾斯克，」她說。

「是的，我聽說了，」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停留在她的窗前，往裏望了一眼。「就他這方面說，這是多麼高尙的舉動啊！」他加上說，注意到渥倫斯奇沒有在車室裏。

「是的，經過了那場不幸以後，他還有甚麼辦法呢？」

「唉，我受了多大罪啊！請進來吧……唉，我受了多大罪啊！」當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走進來，在她旁邊坐下的時候，她重複了一遍說。「你簡直想像不到啊！六個星期他對誰也不講話，祇有我懇求他的時候，他才吃一點。簡直一會兒也不能離開他。我們把一切可以用來自殺的東西都拿走了；我們住在樓下，但是萬事都難預料。你要知道，他爲了她的原故自殺過一次，」她說，回想起這事，老婦人的眉頭又皺起來。「是的，她落的下場，正是那種女人應有的下場。連她挑選的死

法都是卑鄙而下賤的。」

「判斷這事的不是我們，伯爵夫人，」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嘆了口氣說。「但是我了解，這對於你有多麼痛苦。」

「唉，別提了！那時我正住在自己的田莊上，他同我在一道。有人送來一封信。他寫了封回信，就送走了。我們一點也沒有想到她就在車站上。傍晚，我剛到我的寢室去，我的使女瑪麗就對我說車站上有位夫人臥軌自殺了。我好像受了意外的打擊一樣！我知道這就是她。我頭一句話就說：不要告訴他。但是他們已經對他講了。他的車夫在場，一切都看到了。當我跑到他的房裏去的時候，他已經精神失常了，看見他眞怕人啊！他一句話也不說，一直奔到那裏去了。我不知道在那裏發生了甚麼，但是他們把他像死屍一樣抬回來。我眞要認不出他來了。醫生說：「Prostration complète（完全虛脫了）！」緊接着就差不多瘋狂了一樣。」

「唉！提這個做甚麼呢！」伯爵夫人揮了一下胳臂說。「可怕的時候啊！不，不論怎麼說，她都是個壞女人。這種不顧一切的熱情有甚麼意思啊！祇不過是證明她有些特別罷了。嗯，她眞地就這樣證明了。她毀了她自己和兩個好人——她丈夫和我的不幸的兒子。」

「她丈夫怎麼樣？」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打聽。

「他帶走了她的小女兒，亞列克賽最初甚麼都滿口答應。但是他現在非常痛惜把自己的女兒給了生人。但是話已出口，不能反悔了。卡列寧來參加了葬禮。但是我們設法安排得使他和亞列克賽見不着面。這樣，對他，對作丈夫的，都要好一些。她使他自由了。但是我的可憐的兒子卻完全獻

身於她了。他拋棄了一切——他的前程和我，就是這樣她都沒有可憐他一下，却存心把他完全毀了。不，不論怎麼說，連她的死都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可惡女人的死法。上帝饒恕我，但是我一看見我兒子的毀滅，我就不由得不一想起她來就痛恨！」

「不過他現在怎麼樣了？」

「這場塞爾維亞戰爭，眞是天賜我們的拯救啊！我是個老太婆了，我不懂其中的好歹，但是對他說這是天賜的福份。自然，我，作爲他的母親，替他擔心害怕；尤其是，據說Ce n'est pas très bien vu à Pétersbury（在彼得堡人們不大看重這事哩）。但是實在沒有別的辦法！這是唯一能夠使他振作起來的事情。他的朋友，耶希文，把一切都輸光了，也到塞爾維亞去。他來看望他，把他勸了去的。現在這件事引起了他的興趣。請你去同他談一談吧。我願意使他散散心。他是那麼悲傷。不幸的是他的牙齒又痛起來。但是他看見你一定很高興的。請你去跟他談一談吧；他就在那邊走來走去呢。」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他很樂意，就橫跨過去到月台那邊去了。

五

在月台上堆積着的行李所投下來的夕陽的斜影裏，渥倫斯奇穿着長外套，帽子戴得低低地，雙手插在口袋裏，像籠中的野獸似地正在踱來踱去，每走二十步就猛地轉個身。賽爾吉·伊凡諾維奇

走上去的時候，覺得渥倫斯奇看見了他，但却故意裝出沒有看見他的模樣。但是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毫不在意。他已經把他和渥倫斯奇之間的個人恩怨置之度外了。

在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的眼裏渥倫斯奇這時是一個從事於一種偉大事業的重要人物，而柯茲尼雪夫認爲鼓舞他和向他表示贊許是他的責任。他走到他面前去。

渥倫斯奇站住不動了，望着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認出他來，就往前走了幾步去迎接他，和他緊而又緊地握了握手。

『也許你不願意見我，』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但是我能不能爲你効點勞？』

『對我來說，無論同誰也不如同你見面那樣較比愉快的了，』渥倫斯奇說。『對不起，對於我人生已沒有什麼樂事了。』

『我明白，而且願意爲你効點勞。』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凝視着渥倫斯奇那副流露着明顯的痛苦痕跡的面孔。『要不要爲你向李斯提奇㊀和米蘭親王㊁寫封信？』

『噢，不！』渥倫斯奇說，好像費了很大勁才明白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們就散散步吧。車廂裏那麼氣悶。一封信嗎？不，謝謝你；去就死是用不着介紹信的！除非是寫給土耳其人……』

㊀ 據穆德英譯本註：李斯提奇（Ristich）是塞爾維亞的政治家。在一八七六年塞爾維亞與土耳其戰爭時他任外交部長，採取親俄政策。

㊁ 據穆德英譯本註：當時雖然已經談論到打算宣佈立米蘭・奧布列諾維奇爲塞爾維亞王，但是實際上直到一八八二年才舉行。一八八九年他不得不放棄王冠，離開國家。

他說，僅僅嘴角上掛着一絲笑意。他的眼睛裏仍然保留着那種氣忿的痛苦神情。

『是的，不過同有了準備的人建立關係（這總歸還是需要的），對你總要好一些。不過，隨你的便。我高興聽聽你的決定呢。志願兵們受到那麽多的攻擊，像你這樣一個人，會在輿論裏提高他們的聲望哩。』

『我，作爲一個人，』渥倫斯奇說。『好處就在於，我絲毫也不看重我的生命。而且我有足夠的體力去衝鋒陷陣，或是擊潰敵人，或是戰死——這一點我倒是知道的。我很高興居然有適於我獻出我的生命的事業，這生命我不但不需要，而且還覺得很憎惡哩！它對別的甚麽人也許是有用的，』由於牙齒的不斷的劇痛，他的下顎忍受不了地搐動着，痛得他連像他心裏所想的那樣說法也不能了。

『我敢預言說，你會復元的，』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覺得很受感動。『把自己的弟兄們由壓迫下解放出來，是一種值得人去出生入死的目的。願上帝賜給你外在的成功和內心的寧靜，』他加上說，伸出手來。

渥倫斯奇緊緊地握住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伸出的手。

『是的，作爲一種工具我還有些用處。但是作爲一個人——我是一個廢物了！』他停頓了一下才說完。

他的強固的牙齒的劇痛，使他的嘴裏充滿了唾液，使他說不出話來。他沉默了，凝視着開過來的煤水車的車輪，它沿着鐵軌慢慢地平穩地滾來。

突然間一種完全不同的感覺，不是痛楚，而是使他痛苦的內心的難受，使他一時間忘記了他的牙痛。他看到煤水車和鐵軌，而且受到和一個自從發生了那件不幸的事以後就沒有見過面的朋友談話的影響，他突然回想起了她；那就是，回想起她遺留下的一切，當他像一個精神錯亂的人一樣跑到火車站的站房，在一張桌子上，毫不羞愧地展露在陌生人的眼前，停放着她那不久以前還充滿了生命的血跡斑斑的遺體；那個完整無恙的，長着濃厚的頭髮，鬢角上有着髮鬈的頭，朝後仰着；在那紅唇半張的嫵媚動人的臉上凝結着一種異樣的表情——嘴唇上含着悽慘的神情，而在那還睜着的凝然不動的眼睛裏帶着嚇人的光芒，好像在說那句他們吵架的時候她曾對他說過的可怕的話——說他會後悔的。

他努力追憶他初次遇見她的時候她的樣子，那也是在火車站上，她神秘、嫵媚、多情，追求和賜予幸福，不像他所記得的她最後那樣殘酷無情的復仇神情。他極力回想他同她一起度過的良辰美景，但是這些時刻永遠被毒害了。他祇想得起她是一個獲得勝利的，實行了使他抱恨終身的威脅的人。他不再感覺到牙痛了，一陣嗚咽扭歪了他的臉。

默默無言地在行李堆旁邊來回踱了兩趟，而且控制住自己以後，他鎮靜地轉向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

『自從昨天你就沒有得到電訊了吧？是的，他們第三次又吃了敗仗，但是預料明天將有一場決戰。』

又議論了一陣米蘭國王的宣言和它可能發生的巨大的影響以後，聽見第二次鈴聲，他們就分了

手，回到各自的車廂裏去了。

六

由於不知道甚麼時候可以離開莫斯科，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沒有打電報叫他弟弟去接他。當卡塔瓦梭夫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坐着一輛在車站雇的出租馬車，風塵僕僕像阿拉伯人一樣，正午駛到波克羅夫斯科意的宅邸的台階前的時候，列文沒有在家。正陪着父親和姊姊坐在露臺上的吉提，認出來她的夫兄，於是跑下去迎接他。

「你不通知我們一聲，虧得你不害羞！」她說，把手伸給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而且讓他吻了吻她的額頭。

「我們沒有打擾你們，就順順利利地到這裏來了，」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回答。「我混身這麼多灰，我都不敢挨你一下了。我忙得都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脫得開身哩。你們一切都照舊吧，」他微笑着說，「不受潮流的影響，在這寧靜的窮鄉僻壤，享受着恬靜的樂趣。這就是我們的朋友費多爾·華西里耶維奇，他終於打定主意來了。」

「不過我可不是一個黑人，等我梳洗一下，我就會像個人樣了！」卡塔瓦梭夫用他平素的那種戲謔的口吻說，伸出手來，而且微笑着，他的牙齒襯托着他的汚黑的面孔顯得格外地光亮。

「考斯加一定會很高興。他到農場上去了。是他該回來的時候了。」

「總是忙碌地經營着他的農業。確實是窮鄉僻壤，」卡塔瓦梭夫說。「而我們住在城裏的，除了塞爾維亞戰爭，別的就孤陋寡聞了。哦，我們的朋友怎麽看法呢？他同別人的想法一定不一樣？」

「噢，他沒有甚麽特別的，就同大家一樣哩，」吉提回答，有點慌亂地回顧着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我派人去找他。爸爸和我們在一起。他剛從國外回來不久。」

準備好打發人去叫列文和帶領滿面風塵的客人們去梳洗——一個在列文的書房，另一個在杜麗住過的房間——而且吩咐過爲客人們擺飯，吉提享受着她在懷孕期間被剝奪了的動作敏捷的權利，跑上露臺。

「是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和卡塔瓦梭夫教授，」她說。

「噢，這麽大的熱天眞難受啊！」公爵說。

「不，爸爸，他很可愛哩，考斯加很歡喜他，」吉提似乎帶着懇求的微笑說，發覺了她父親臉上的嘲諷的神情。

「我倒沒有甚麽。」

「你去招待他們吧，親愛的，」吉提對她姊姊說。「他們在車站遇見了司梯瓦，他很好哩。我要跑去看米加。也是該着倒霉，我從用過茶點以後就沒有餵過他。他現在一定醒了，大概在啼哭呢。」感覺着乳汁在湧，她邁着迅速的步伐走到育兒室去了。

果然不出所料，她不僅猜到了（她同嬰兒之間的聯繫還沒有斷絕），而且由於她內部的乳汁的

洶湧她確切地知道他要吃東西了。

她還沒有到育兒室以前，就知道他在哭嚎。而事實上他真是在哭嚎。她聽見他的聲音就加快了脚步。但是她愈走得快，而他哭得也就愈響亮。這是一種美妙的健康的聲音，祇是帶着飢餓和急躁的意味。

『他哭了很久嗎，保姆？很久了嗎？』吉提慌慌張張地問，坐在椅子上準備哺育嬰兒。『趕快抱給我！喂，保姆，你多討厭啊；哦，帽子以後再繫好了！』

嬰兒由於飢餓哭得直抽搐。

『但是不能不這樣哩，夫人，』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說，她差不多總在育兒室裏。『一定要把他收拾得好好的！喂，喂！』她哄逗着嬰兒，不理睬他母親。

保姆把嬰兒抱給他母親。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跟着走過去，帶着溫柔得心花怒放的臉色。

『他認得我，他認得我！的的確確的，卡特立娜·亞歷山特羅夫納，親愛的，他認得我！』亞嘉菲·密哈羅夫納壓倒了嬰兒的哭叫聲喊着說。

但是吉提沒有聽她的話。她的焦躁和嬰兒的焦躁一樣地在增長着。

由於他們的急躁情緒，事情好久都搞不好。嬰兒吮得不是地方，發起脾氣來。

終於，經過一陣拚命的，透不過氣的哭喊以後，事情才順利起來，母子同時都安了心，兩個人都沉默下來。

『可是他，這個可憐的寶貝，混身都汗淋淋的了，』吉提小聲說，撫摸着嬰兒。『你爲甚麼認

爲他會認得你呢？」她加上說，斜眼望着嬰兒的眼睛，嬰兒的那對眼睛，如她所想像的，由滑落到前面去的帽子下面淘氣地望着她，她還凝視着他的有規律地一起一伏的面頰，和那作着圓弧形動作的長着紅手心的小手。

『不可能的！要是他認識人的話，那也是我啊，』吉提回答亞嘉菲·密哈羅夫納的說法，而且微笑了。

她微笑着，因爲雖然她說他不可能認識人，但是她心裏却確信他不但認識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而且他還知道和了解一切，甚至許許多多沒有人知道的事情，而她，她這作母親的，由於他的原故才知道了和了解了。對於亞嘉菲·密哈羅夫納，對於保姆，對於他的外祖父，甚至對於他的父親，米加僅僅是一個需要物質上的照顧的活物而已；但是對他母親說，他早已是一個具有精神活動的人物，她和他之間已經有了一系列的精神上的聯繫。

『那你就等他醒來，上帝保佑，你親自看看吧。我這麼一來，他就容光煥發了，親愛的。像晴朗的早晨一樣哩，』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說。

『哦，好的，好的，那時我們再瞧吧，』吉提低聲說。『不過現在走開吧，他睡着了。』

七

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踮着脚尖走出去；保姆放下窗幔，從搖籃的紗帳下面趕走了蒼蠅和一隻在

窗玻璃上嗡嗡作響的大黃蜂，於是坐下來，在他們母子身上揮舞着一根乾枯的樺樹枝。

「眞熱，眞熱啊！老天爺下一點雨也好啊！」她說。

「是的，是的，噓……」吉提祇回答了這麼一句，她微微地搖晃着身體，溫柔地握住那手腕間彷彿纏着一根線似的肥胖的小胳臂，當米加的眼睛時而睜開，時而閉攏的時候，一直輕輕地揮動着。這隻手使吉提心神不定；她很想吻吻這隻手，但是又怕這麼做會驚醒了她的嬰兒。終於那隻胳臂不再揮舞，而眼睛也閉攏了。僅僅間或，那嬰兒一邊吃奶，一邊揚起他那又長又鬈曲的眼睫毛，用那雙在幽暗的光線中顯得烏黑的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他的母親。保姆停止搧動了，打起瞌睡來。可以聽到樓上老公爵的深沉的聲音和卡塔瓦梭夫的大笑聲。

「我不在他們大概交談起來了，」吉提想。「不過考斯加不在，終歸還是叫人煩惱的。他大約又到養蜂場去了。雖然他常常到那裏去我很難過，但是我也很高興。這會使他開開心。他現在比春天愉快多了，好多了。那時他是那麼悶悶不樂，那麼苦惱，我都替他害怕哩。他有多麼可笑啊！」她微笑着低聲說。

她知道甚麼在折磨着她丈夫。那就是他的缺乏信仰。雖然，如果有人問她，她是否認爲如果沒有信仰他在來世就會毀滅，她就不得不承認他會毀滅的，但是他沒有信仰並沒有使她不幸；她一面承認一個不信教的人是不可能獲得拯救的，同時又愛她丈夫的靈魂勝過世上的一切，一面想到他缺乏信仰却又帶着微笑，而且暗自說他很可笑哩。

「他一年到頭總讀些哲學做甚麼？」她想。「如果這一切全都記載在這些書上，那他就會明白

的。如果那上面的話是不正確的，那麽他爲甚麽要讀呢？他自己說他很想有信仰。那麽他爲甚麽不信呢？一定是因爲他想得太多了。而他想得太多的原故，就是因爲他太孤寂了。他總是孤獨的，孤獨的。他跟我們甚麽都談不來的。我想這些客人會使他高興，特別是卡塔瓦梭夫。他愛同他們辯論，』她想，一轉念就想到把卡塔瓦梭夫安頓到甚麽地方睡覺才好的問題上面去。『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分開住呢，還是住在一起？』這時一個念頭突然湧上她的腦海，使她激動得戰慄起來，甚至把米加都驚擾得嚴厲地望了她一眼。『我想洗衣婦還沒有把洗的東西送回來，而待客用的床單全都使用上了。如果我不照料，亞嘉菲·密哈羅夫納就會把用過的床單拿給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一想到這個一陣血就湧上了吉提的面頰。

『是的，我要料理一下，』她下了決心，又回到她以前的思路上去，回憶起有件很重要的，精神方面的事情她還沒有想透徹，於是開始回想那是甚麽問題。『是的，考斯加是一個不信教的人。』她想起來又微笑了。

『哦，他是一個不信教的人！與其要他像司塔爾夫人，或者像我在國外的時候我願望成爲的那種樣子，倒不如讓他永遠像他這樣好。不，他決不會作假哩。』

於是最近一件證明他善良的事歷歷在目地湧現在她的心頭。兩星期以前，杜麗接到了司式潘·阿卡謫耶維奇一封悔罪的信。他懇求她挽救他的名譽，賣掉她的地來償還他的債務。杜麗陷入絕望之中，她又憎恨她的丈夫，又輕視他，又可憐他，打定主意和他離婚，並且加以拒絕；但是結果又同意賣脫她自己的一部分地產。然後，吉提帶着不由自主的感動的微笑，回想起她丈夫的羞澀，他

一再想要解決他所關心的這件事情的笨拙的努力，而終於想起了一個唯一可以幫助杜麗，而又不傷害她的情感的辦法，他提議吉提把她自己那份地送給她，而這是她以前從來沒有想到過的。

『他怎麼能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呢？他具有這樣的心腸，唯恐傷害了任何人的感情，卽使是個小孩子的！全都爲別人着想，甚麼都不顧及自己！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完全認爲作他的管家是考斯加的義務，而他姊姊也如此。現在杜麗和她的孩子們也處在他的保護之下。還有那些天天來找他的農民，好像幫助他們是他份內的事一樣。』

『是的，但願你像你的父親，但願你像他就好了！』她說出來，把米加交給保姆，吻了吻他的面頰。

八

自從那一瞬間，他看見他的親愛的垂死的哥哥，列文第一次用一種如他所謂的新的信念的眼光來看生死問題，這種信念在他二十歲到三十四歲之間不知不覺地代替了他童年和青年時代的信仰，自從那時起死使他驚心動魄的程度還不如生那麼厲害，他絲毫也不知道生從哪裏來的，它爲了甚麼目的，它如何來的，以及它究竟是甚麼。有機體及其滅亡，物質不滅，能量不滅定律，進化——是代替了他往日的信念的術語。這些術語和同這些有關的概念對於理智上的思考倒很不錯；但是對於生命却毫無指示，列文突然感覺得自己像一個脫下溫暖的皮大衣換上棉布衣服的人一樣，他一走進

嚴寒裏，毫無疑問立刻就確信了，不是憑着推論，而是憑着他整個的身心，他簡直就像赤身裸體一樣，而且他不可避免地一定會痛苦地死去。

從這時起，雖然他對這事還沒有多加思索，而且還照舊像以往一樣生活着，但是列文却不住地對他的這種愚昧無知感到恐懼。

除此以外，他還模糊地意識到他所謂的那種信念不但是一種無知，而且它是那麽一種思想，在這種思想體系下要取得他所需要的知識是不可能的。

在他結婚後的初期，他所體驗到的新的快樂和新的責任完全撲滅了這些思想；但是後來，自從他妻子懷孕以後，他無所事事地住在莫斯科的時候起，這個需要解決的疑團就愈來愈經常地，愈來愈執拗地呈現在列文的心頭。

對於他，問題是這樣的：「如果我不接受基督教對於我的生命問題所做的解答，那麽我接受甚麽解答呢？」在他的信念的整個庫房裏，他不但找不到任何回答，他簡直找不出一種像樣的答案。

他的處境正像一個在玩具店或者用具店裏尋找食物的人一樣。

不由自主地，無意識地，他現在在每一本書籍中，在每一次談話裏，在他所遇到的每個人身上，探求他們對這些問題的態度，尋求它們的解答。

最使他驚異和迷惑的是那些大多數同他年齡相彷氣味相投的人，也像他一樣用像他那樣的新信念代替了他們從前的信仰，却都看不出其中有甚麽可苦惱的地方，而且還十分滿足和平靜。因此，除了主要的問題，列文還被另外一些問題苦惱着：這些人是誠實的嗎？他們不是在做假吧？否則就

是他們對於科學所給予他所關心的問題的答案了解得和他不同，而且比他更淸楚？於是他就費盡心血研究這些人的意見和那些登載着他們的答案的書籍。

自從這些問題開始盤據在他的心頭以來，他發現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根據他靑年時代大學圈子的回憶而設想宗敎已經過了時，再也不存在的想法是錯誤的。所有那些過着善良生活的，他的最親近的人都信教：老公爵、他逐漸那麼喜愛的里瓦夫、賽爾吉·伊凡諾維奇，還有所有的婦女都信教。而他的妻子信奉得就像他幼年時候一樣，而且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國人民，所有那些博得了他的最大尊敬的人，也都信教。

另外一件事是，瀏覽過許多書籍以後，他確信了那些同他觀點一致的人並沒有任何其他的卓見，甚麼也不說明，祇是乾脆把那些他覺得沒有答案就活不下去的那些問題棄置不顧，却企圖解決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不能使他發生興趣的問題，例如，有機體的發展，靈魂的唯物的解釋，等等。

除此以外，在他妻子分娩的時候，他發生了一件異乎尋常的事。他，一個不信教的人，開始祈禱起來，而在祈禱的時候就有了信仰。但是那種時刻已經過去了，他不能夠在生活中給予他那時體驗到的心情一個任何地位。

他不能承認他那時認識了眞理，而現在是錯了；因爲祇要他平心靜氣地一回想的話，這一切就全粉碎了。但是他又不能承認他那時犯了錯誤，因爲他很珍重當時他的那種心情，要是承認那是意志薄弱的結果，就會玷辱了那種時刻。他處在一種痛苦的自相矛盾的狀況中，竭盡心力要擺脫這種狀況。

九

這些思想折磨着他，苦惱着他，有時鬆緩些，有時強烈些，但是從來也沒有離開過他。他讀書，思索，他讀得和想得愈多，他就覺得自己距離他所追求的目的愈遠了。

最近在莫斯科和在鄉間，既經信服了他在唯物主義者那裏得不到解答，於是他就翻來覆去地閱讀柏拉圖、斯賓諾沙、康德、謝林、黑格爾和叔本華的著作，這些哲學家並不像唯物主義那樣解釋人生。

當他閱讀，或者自己想法駁倒別的學說，特別是唯物主義的時候，他覺得他們的思想很有效用；但是當他一讀到，或者自己想到人生問題的解答的時候，就總是發生同樣的情形。當他遵循着類似精神、意志、自由、本質這些意義含糊的字眼的定義，而且故意陷入哲學家為他佈置的或者他自己佈置的文字羅網的時候，他似乎開始有所領悟。但是祇要他一忘記那種人為的思路，從現實生活中直接回到他依照那種固定的思路思索的時候曾經使他滿意的東西上面去，這種人為的建築物就突然間像座紙房子一樣倒塌下來，顯而易見這種建築物是由那一套顛來倒去的字眼構成的，與生命中比理智更重要的東西沒有關係。

有一個時期，在讀叔本華的時候，他用「愛」這個字眼代替了「意志」這個字眼，而這種新奇的哲學在他還未擺脫開的時候，曾經慰藉了他一、兩天；可是當他用現實生活的觀點來觀察它的時

候，它也立刻瓦解了，變成了毫無暖意的棉布衣裳。

他哥哥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勸告他閱覽侯米柯夫的神學作品。列文讀了侯米柯夫著作的第二卷，儘管他那種論戰性的，華美的，妙趣橫生的筆調最初曾使他感到厭惡，但是裏面有關教會的學說却打動了他的心。最初打動他的思想是，對於神聖眞理的領悟並非賜予孤立的個人，而是賜予由於愛而結合起的團體——教會——的。使他高興的是，他想到相信一個包羅了所有人的信仰，以上帝爲首的，因而是神聖而毫無錯誤的，現存的活生生的教會，從而取得對上帝、對創世記、對墮落、對贖罪的信仰，比從上帝，從一個神秘莫測的、遙遠莫及的上帝和從創世記等等開始要更容易一些。但是後來，在閱讀羅馬天主教作家所寫的教會史和希臘正教作家所寫的教會史的時候，却發現了這兩個實質上都絕對正確的教會是互相排斥的，於是他對侯米柯夫的論教會的學說感到失望了；而這幢建築物也像那幢哲學建築物一樣倒塌下來了。

一春天他都茫然若失，經歷了一段可怕的時刻。

『不知道我是甚麼，我爲甚麼在這裏，是無法活下去的。但是這個我又不能知道，因此我是不能活下去的，』列文自言自語。

『在無限的時間裏，在無限的物質裏，在無限的空間裏，分化出來一個水泡般的有機體，這水泡持續了一會就破裂了，這個水泡就是——我。』

這是一種使人苦惱的虛僞，但是這却是人們在這方面若干世紀來苦心思索所獲得的唯一的最後的成果。

這是最後的信仰，差不多一切流派的人類思想體系都是以這個為根據的。這是一種佔支配地位的信仰，而在一切其他的解釋中，列文不由自主地，他自己也不知道甚麼時候和怎麼地，挑選了這個，好像這無論如何也是最明晰的。

但是這不祇是虛僞而已，這是對於一種邪惡勢力——一種人不可能向它屈服的，凶惡的，而且使人厭棄的力量——的殘酷的嘲弄。

必須從這種力量中擺脫出來。而逃避的方法就掌握在每個人的手中。必須斷絕對這種邪惡力量的依賴。而這祇有一個方法——就是死！

列文，雖然是一個幸福的，有了家庭的，身強力壯的人，却好幾次瀕於自殺的境地，以致於他把繩索藏起來，唯恐他會上吊，而且不敢携帶鎗支，唯恐他會自殺。

但是列文沒有用槍自殺，也沒有上吊，他繼續活着。

一〇

當列文想到他是甚麼和為甚麼活着的時候，他找不到答案，於是陷入悲觀失望；但是當他不再問自己這些問題的時候，他反倒好像知道他是甚麼和為甚麼活着了，因為他堅決而毫不猶豫地生活着和行動着；最近他甚至比以前更堅定而毫不猶豫了。

六月初他回到鄉間的時候，他又回到他日常的工作，農務，同農民和鄰居們交往，經管家務和

他姊姊和哥哥託付給他的家產，同妻子和親屬的關係，照顧嬰兒和從今年春天起他就迷戀上了的新的養蜂嗜好，佔據了他的全部的時間。

這些事情引起了他的興趣，倒不是因為像他以前那樣，根據甚麼公認的原理才認為它是正確的；恰恰相反，現在，他一方面由於他以前在公共福利事業方面的失敗而覺得灰心喪氣，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他忙於思考和應付從四面八方壓到他身上的大宗事務，因而他完全不再想到公共福利，他對這件事情發生興趣，祇是因為他覺得必須做他所做的事情，他非這麼做不可。

以前（這差不多從童年就開始了，到他完全成人）當他試着做一些對所有的人，對人類，對俄國，對全村有益處的事情的時候，他覺察出這種想頭倒是令人愉快的，而這種活動本身卻總是令人不滿意的，而且他總也不十分相信這種事情確實是需要的，而這種活動本身最初看上去似乎是那麼偉大，卻愈來愈微不足道，直到化為烏有了為止；可是現在，自從他結婚以後，當他愈來愈局限於為自己而生活時候，雖然想起自己的活動再也體會不到甚麼快樂，但是他卻堅信自己的事業是萬不可少的，而且看出它比以往進展得好得多了，而且規模變得愈來愈大了。

現在，好像不由自主一樣，他像一張犂頭似的，在地裏愈掘愈深，不耕出一條犂溝來是拔不出來的。

像祖祖輩輩那樣地過着家庭生活，那就是說達到一樣的教育水平，而且使子女們受到同樣的教育，無疑是非常必要的。這就像餓了時需要吃飯一樣；因此就像需要準備飯食一樣，同樣也需要把波克羅夫斯科意的農事經營得能夠產生收益才行。就像一定要償還債務一樣，同樣一定也需要把祖

傳的田產保管到這種程度，使得他的兒子繼承了的時候，會為了他所興建和培植的一切，感激他的父親，像列文感激他的祖父一樣。為了做到這種地步，他必須不出租土地，一定要親自耕作，飼養家畜，往田裏施肥，而且種植樹木。

不照料養爾吉·伊凡諾維奇的、他姊姊的和那些習慣於向他請教的農民的事務是不可能的，就像把抱在懷中的嬰兒拋掉是不可能的一樣。必須照顧請來作客的姨姊和她的孩子們以及他妻子和嬰兒的安適，每天不花費一點時間來陪他們也是不可能的。

這一切，再加上他的打獵的嗜好和養蜂的新嗜好，就佔滿了列文的那種他一想起來就似乎覺得沒有一點意思的全部生活。

但是除了明確地知道他必須做甚麼以外，列文同樣也知道這一切他必須怎麼做，在事情中間哪一樣是更重要的。

他知道他一定要儘量廉價來僱傭工人；但是用奴役辦法來僱人，以預付的方式壓低他們應得的工資，却是不應該的，雖然那樣有利可圖。在缺貨的時候賣給農民們稻草是可以的，雖然他替他們很難過；但是旅館或者酒店，雖然很賺錢，也一定要取消。砍伐樹木一定要盡量從嚴處分，但是農民們把牲口放到他的地裏却不能處以罰款；雖然這使看地的人很發愁，而且使農民們無所畏懼，他却不能扣留下走失了的牲畜。

彼得，每個月要付給債主百分之十利息，他必須借給他一筆錢，好把他解救出來；但是拖欠了地租的農民們却不能不交地租或者延期交租。沒有割草場上的草，使草都糟蹋了，是不能饒恕管家

的；但是種着小樹的八十俄畝地上的青草却不能割。一個雇工在農忙季節，因爲父親死去回了家，無論他多麽可憐他，也是不能饒恕的，而且爲了那些寶貴的月份他曠了工，一定要扣除他的工錢；但是却不能不按月發給對他沒有絲毫用處的老僕人們口糧。

列文也知道，一回到家首先就得去看他那身體不舒適的妻子，而等待了三個鐘頭要見他的農民們却是可以再稍候一會的；而且他知道，儘管往蜂房裏收蜂羣是一種樂趣，但是他却得放棄這種樂趣，讓管蜂的老頭一個人去收蜂羣，他去和到養蜂場來找他的農民們談話。

他做得對不對，這他可不知道，現在他不但不打算加以證明，而且避免談論和想這件事。

推究把他引入了疑惑之中，妨礙他看清他該做甚麽，他不該做甚麽。但是當他不用思想，祇是這麽活着的時候，他就不住地感覺到他的心靈裏有一個毫無錯失的審判官，在評判那兩種可能發生的行動，哪樣好，哪樣歹；而他剛一做了不該做的事，他立刻就感覺到了。

他就這樣活着，他不知道，而且也看不出他有可能知道他是甚麽和他爲甚麽活在世界上，而且他因爲這種愚昧無知痛苦到那種地步，他簡直害怕他會自殺，同時他却在堅定地開闢着他自己特殊的確定的人生道路。

二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來到波克羅夫斯科意那一天，是列文最苦惱的一天。

這是一年中最緊張的農忙季節，那時候，所有的農民在勞動中都表現出一種異乎尋常的自我犧牲的緊張精神，那在任何其他的生活條件下都沒有表現過的，要是露出這種品質的人們自己很看重的話，要不是年年都如此，要是這種緊張勞動的成果不那麽簡單的話，那是會得到很高的評價的。

收割或者收穫黑麥或者燕麥，裝運，割草場，翻耕那些休耕地，打穀子和播種冬小麥——這一切看起來好像都很簡單和平凡；但是要幹完這一切，就需要全村的人，老老少少，毫不間歇地工作三、四個星期，而且比往常要艱苦三倍，靠着淡啤酒，洋葱和黑麵包過日子，夜裏打穀和搬運穀捆，而且一天二十四小時內睡不到兩、三個鐘頭。全俄國每年都是這樣做的。

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鄉下度過，而且同農民有着密切的聯繫，在這種忙碌的時刻，列文總感覺得農民們的這種普遍的興奮心情感染了他。

一大早，他就騎馬到播種第一季黑麥的地方，然後又到往穀垛上運燕麥的地方去，當他妻子和姨姊起床的時候就回家去和她們一道喝咖啡，接着又步行到農場，那裏正要開動一架新的打穀機來打穀。

一整天，當他同管家和農民們談話的時候，當他在家中和他妻子，杜麗和她的孩子們，和他的岳父談話的時候，除了農務以外，列文反來覆去老想着他那時所關心的那個問題，在一切裏尋找着同他這個問題有關係的東西：『我到底是甚麽？我在哪裏呢？我爲甚麽在這裏呢？』

他站在一所新蓋好房頂的穀倉的蔭涼裏，尙未落盡樹葉，樹葉還發散着香氣的榛樹枝，搭在茅屋

頂下用新剝去皮的白楊木做的房樑上。列文透過裏面正迴旋和飛揚着打穀的乾燥而刺鼻的灰塵的敞開的大門，時而凝視着被炎熱的陽光照耀着的打穀場上的草和剛剛從穀倉裏搬運出來的新鮮稻草；時而凝視着長着花斑的頭頂和白胸脯的燕子，牠們飛進屋頂下面啁啾，鼓動着翅膀，歇落在門口的亮處；時而凝視着在陰暗的，塵土飛揚的穀倉裏奔忙着的人們，於是他心上起了無數的怪想頭：

「做這一切是爲了甚麼呢？」他想。「我爲甚麼站在這裏，強迫他們工作呢？他們爲甚麼全都這樣賣力，而且極力在我面前表現他們的勤奮呢？我的老朋友，這位瑪特列娜老婆婆這麼拚命做甚麼（失了火，一根大樑打中了她的時候，我曾爲她醫治過）？」他想，望着一個瘦削的農婦，她正用耙子把穀子耙攏來，她的晒得黑黝黝的赤脚在坎坷不平的堅硬的打穀場上吃力地走着。「當時她復原了，但是今天或者明天，或者十年之內，人們就會把她埋葬了，於是她甚麼都遺留不下來，而那個用那樣靈活而細緻的動作抖落麥穗上的穀皮的，穿着紅衣服的漂亮姑娘也甚麼都不會留下來。人們也會把她埋葬了，還有那匹斑馬，那是不久的事了呢，」他深思着，望着一匹肚皮一起一伏，鼻孔脹大，呼吸急促的馬，牠正踩着在牠身下轉動着的斜輪子。「他們會埋葬了她，而那個正在把穀子放進機器裏，鬈曲的鬍鬚上落滿糠皮，白肩膀上的襯衫破了一大塊的費多爾，也會被人們埋葬了哩。而他却還在解穀捆，吩咐甚麼，對婦女們吆喝着，很快就把轉動着的輪子上的皮帶整理好了。況且，不僅僅是他們，我也會被人家埋葬了，甚麼也不留下來呢。這都是爲了甚麼呢？」

他想着這個，同時看了看錶，計算他們一個鐘頭之內可以打多少。他必須知道這個，好依據着來定每天的工作定額。

「快一個鐘頭了，他們才開始打第三垛，」列文想，走到正在把穀物放進機器裏的那個人跟前，用壓倒機器的轟轟聲的聲音叫他每次少往裏面放一點。

「你一次放進去的太多了，費多爾！你看，都堵住了，所以就不順暢了。要放得均勻！」

費多爾，被粘在他的汗淋淋的臉上的灰塵弄得黑漆漆的，喊了句甚麼作爲回答，但是仍舊不照着列文所希望的那樣去做。

列文走到機器跟前，把費多爾推到一邊，親自動手把穀物放進機器裏去。

一直工作到快到農民們用午飯的時候，他和費多爾一起離開了穀倉，站在打穀場上新收割下來的一堆留做種籽的整齊的黃色黑麥旁邊，就交談起來。

費多爾來自一個遙遠的村落，就是列文以前按照合作方式經營租出土地的那個地方。目前他把那塊土地租給一個旅館老闆了。

列文和費多爾談起這塊地來，打聽普拉東，那個村落裏的小康而且品質高尚的農民，明年會不會租那塊土地。

「地租太高了，普拉東繳不起，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那個農民回答，從他的被汗水濕透的襯衫懷裏摘下黑麥穗。

「但是吉里洛夫怎麽繳得起呢？」

「米丘海（那個農民這樣輕視地稱呼那個旅館老闆），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他怎麽會繳不起呢！這傢伙很會榨取別人，他還會得到自己的一份。他連個基督徒都不可憐的！可是弗克尼奇

大叔（他這樣稱呼普拉東那個老農民），難道他會剝削人嗎？有人欠了他的債，他就把人家放走了。他自己反倒困難了。這全看是甚麼人呀！」

「但是他爲甚麼把人放走呢？」

「哦，可見人跟人不同啊！有一種人祇爲了自己的欲望而活着，就拿米丘海說吧，他祇想着塡他那個肚子，但是弗克尼奇可是個老實人。他爲了靈魂而活着。他記着上帝。」

「他怎麼記着上帝呢？他怎麼爲他的靈魂活着呢？」列文幾乎喊叫起來。

「你知道怎麼樣的，正直地，按照上帝的意旨。你要知道，人跟人不同啊！譬如拿你說吧，你也不會傷害甚麼人的……」

「是的，是的，再見！」列文說，激動得透不過氣來，於是扭過身去，拿起手杖迅速地走回家去了。一聽到那個農民說普拉東爲他的靈魂正直地，按照上帝的意旨活着，一些模糊的，但是意義重大的思想就湧上他的心頭，好像從封鎖着它們的地方掙脫出來一樣，全都朝着一個目標衝去，在他的腦海裏迴旋着，以它們的光彩弄得他頭昏目眩。

一二

列文沿着大路跨開大步走着，他所留意的與其說是他的思想（他還不能淸理出個頭緖），毋寧說是那種他以前從來沒有體驗過的心情。

那個農民所說的話在他的心裏起了像電花一樣的影響，把那些不住地縈繞在他的心頭的，散漫的，無力的，各別的思想突然改變了和融合成一個整體。這些思想，甚至在他談論出租土地的時候，就不知不覺地盤據在他的心頭了。

他感覺得自己的心靈中有某種新的東西，他愉快地探索着這種新的東西，但是却還不知道它是甚麽。

「活着不是爲了自己的欲望，而是爲了上帝！爲了甚麽上帝呢？還有比他所說的話更無意義的嗎？他說一個人不應該爲了自己的欲望活着，那就是說，一個人不應該爲了我們所理解的，我們所迷戀的，我們所渴望的東西活着，而是爲了某種不可思議的東西，爲了誰也不了解，誰也無法下定義的上帝活着。這又是甚麽呢？我不明白費多爾這些荒謬無稽的話嗎？明白了的話，我懷疑它們的眞實性嗎？我認爲是愚蠢的，含糊的，不確切的嗎？

「不，我了解得完全跟他了解的一樣，比我了解人生中的任何事情都透徹，都清楚哩；這一點我一生都沒有懷疑過，而且也不可能懷疑。非但我一個人，所有的人，全世界都充分理解這個。沒有人能夠免於對別的東西的懷疑，但却沒有人懷疑過這個，而且大家都總是同意這個的。

「費多爾說吉里洛夫，那個旅館老闆，是爲了他的食慾活着。這是可以理解的，合情合理的。我們所有的人，作爲有理性的生物，都不得不爲自己的肚皮活着。而突如其來的，這位費多爾却說爲了肚皮活着是錯誤的，應該爲了眞理，爲了上帝而活着，而他略一暗示我就領悟了。我和千百萬人，千百年前的人和那些現在還活着的人：心靈貧乏的農民們和深思熟慮過、而且論述過這事的學

者們，全都用他們的含糊的言語談着這一件事情——而那一件事我們全都同意的：我們應該爲甚麼活着，善又是甚麼。我和所有的人祇有一種確切的，不容懷疑的，清楚的知識，而這種知識是不能用理智來說明的——它是超乎理智之外，毫無目的，也不可能有結果的。

「如果善有目的，那就不是善了；如果善有結果——有報酬，那也就不是善了。因此善是超乎因果關係之外的。

「而這就是我所知道的，所有人都知道的。

「而我却在尋找奇蹟，因爲看不見能使我信服的奇蹟感到遺憾！物質的奇蹟會誘惑我。但這裏，就在我的周圍，却有一個奇蹟，一個唯一可能的，永遠存在的奇蹟，而我却沒有注意到。

「還有甚麼比這更大的奇蹟呢？

「難道我找到了這一切的解答嗎？難道我的痛苦眞地完結了嗎？」列文一邊想，一邊沿着灰塵瀰漫的道路大步走着，忘却了炎熱，也忘却了他的疲倦，感到一種解除了長期苦痛的輕快之感。這種感覺那麼令人愉快，使人簡直都難以置信了。他激動得透不過氣來，一步也不能再走了，於是他轉身離開大路，走進樹林裏，坐在白楊樹蔭裏的未割的草地上。他把帽子從冒汗的額頭上取下來，支着胳臂肘，躺在多汁的，葉片很寬的樹林裏的草地上。

「是的，我一定要弄清楚，弄明白，」他想，聚精會神地凝視着他前面的未踐踏過的靑草，追踪着看一隻綠色甲蟲的一舉一動，牠正沿着一株速生草的草莖爬上去，在爬的時候被茅草的葉子阻擋住了。「我發現了甚麼呢？」他問他自己，把茅草的葉片扭到一邊，使它不致擋住甲蟲的路，又

弄彎了一個葉片，使那隻蟲子可以從上面跨過去。『甚麼使我這樣高興呢？我發現了甚麼呢？』

『以往我總說，在我的身上，在這棵靑草上和那隻甲蟲（你看，牠並不想到那棵草上去，却展開翅膀飛走了）身上，按照物理、化學和生物學的定律，正在發生物質變化。在我們所有的人身上，包括白楊、雲彩和星雲在內，都在進化的過程中。從甚麼進化來的？進化成甚麼呢？永無休止的進化和鬥爭……好像在無窮之中可能有甚麼趨向和鬥爭似的！而使我驚奇的是，儘管我竭盡力量沿着這條思路深思熟慮，但是人生的意義，我的衝動和欲望的意義却仍然沒有向我顯示。我的衝動的念頭是那麼明顯，使得我總是按照它生活，而當那位農民對我說他「爲了上帝，爲了靈魂活着」的時候，我不由得又驚訝又高興了。但是現在我却說，我知道我的生命的目的：「爲上帝、爲靈魂活着。」這種意義，雖然很淸楚，却是神秘而奇妙的。而這就是世間萬有的意義。

『是的，驕傲！』他自言自語，翻過身去爬在地上，動手把葉片打成一個結子，極力不要把它折斷了。

『不但是心靈上的驕傲，而且是心靈上的愚蠢。而主要是心靈上的欺詐，簡直是欺詐。就是心靈上的欺騙，』他重複說。『我甚麼都沒有發現。我不過發現了我所知道的東西。我了解了那種不但過去曾賦予過我生命，而且現在也在賜給我生命的力量。我從虛僞中解脫出來，認識了我主。』

於是他簡略地在心裏回顧了一遍他最近兩年來的整個的思路，由看見他的沒有痊癒希望的親愛的哥哥而起的淸晰而明顯的死的念頭開始。

那時他第一次淸楚地看到，在所有人面前，在他自己面前，除了痛苦、死亡和永遠被世間忘却

以外一無所有，於是他斷定這樣活下去是不可能的，他要末得把生命解釋清楚，使它不要像是甚麼惡魔的惡意嘲笑，要末就得自殺。

但是他旣沒有這樣，也沒有那樣，反而繼續活下去，繼續思考和探索着，甚至同時還結了婚，體驗到許許多多的樂趣，而且當他不考慮他的生命的意義的時候他是很幸福的。

這是甚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他生活得很好，可是思想不對頭。

他靠着隨他母親的乳汁一同吸進去的精神上的眞理而生活着（他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在思想上他不但不承認這些眞理，而且還費盡心機來迴避它。

現在他明白了，幸虧把他教養成人的信仰，他才能夠活下去。

「如果我沒有這些信仰，而且如果不知道一個人應該爲上帝活着，而不是爲了自己的欲望活着，我會成爲甚麼樣的人，而且我會怎麼度過我的一生呢？我一定會搶刼、說謊和殺人！構成我的生活中的主要快樂的東西對於我就根本不會存在了。」雖然他拚命想像，但是他怎麼也想像不出，如果他不知道他爲了甚麼活着，他會成爲一個怎樣獸性的東西。

「我找尋我的問題的答案。但是思想却不給予我的問題一個回答——它和我的問題是不相稱的。生命本身給予了我這個答案，從而我認識了甚麼是善，甚麼是惡。這種知識我用甚麼方法也得不到，但是却賜給了我，就像賜給了所有的人一樣，所以「賜給」我，就是因爲我從任何地方也不能夠取得。

「我從哪裏得到的呢？憑着理智我能夠做到一定要愛自己的鄰居，而不要迫害他們的地步嗎？

我小的時候人們就對我這麼說，而我就高興地相信了，因爲他們對我說的是已經在我的心靈中存在的東西。但是誰發現的呢？不是理智！理智發現了生存競爭和要求我們迫害所有妨害我們滿足欲望的東西的法則。這就是理智所作的推論。但是愛人如己的法則理智是不可能發現的，因爲這是不合理的。」

三

列文回想起杜麗和她的孩子們中間最近所發生的一件事情。孩子們，無人照管，在蠟燭上煮起覆盆子來，而且用注射器往嘴裏倒牛奶。他們的母親，發覺了他們在玩這種把戲，就當着列文的面教導他們說，這種搗亂給大人們添了多少麻煩，而這些麻煩都是爲了他們的原故，如果他們打碎了茶杯，他們就沒有東西來喝茶，如果他們潑了牛奶，他們就沒有東西吃，會餓死的。

孩子們聽他們的母親說這些話的時候所流露的平靜的，無精打采的不相信的神情使列文大吃一驚。他們傷心的祇是他們的有趣的遊戲被打斷了，母親所說的話他們一個字也不相信。他們不能相信，因爲他們不能想像他們所消費的份量，因而他們也不能想像他們所糟蹋的就是他們用來維持生活的東西。

「這全是自然而然得來的，」他們心裏想。「這一點也沒有意思，一點也不關緊要，因爲過去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永遠都是這樣。這事用不着我們來操心，都給我們準備好了；但是我們却

要發明一些我們自己的，新奇的花頭。所以我們就想起來把覆盆子放在杯子裏，擱在蠟燭上去煮，而且想把牛奶像噴泉一樣互相倒在嘴裏。這很有趣，而且很新奇，一點也不比用杯子喝差哩。」

「在理智上探求自然力的意義和人生的目的的時候，難道我們，難道我，不都是這樣做的嗎？」

他繼續想下去。

「當一個人利用一種對於人來說是新奇而不自然的思路，去誘導他獲得一種他早已知道的，而且他確切知道少了就活不下去的知識的時候，所有的哲學理論不都是這樣的嗎？事先就知道人生的主要意義，像費多爾那個農民那樣確切無疑，而且一點也不比他清楚，祇想憑着靠不住的推理方法回到盡人皆知的題目上去，這在每個哲學家的理論的發展上不都是顯而易見的嗎？

「哦，假定丟下孩子們不管，讓他們自己去取得或者去做飲料，去擠牛奶，以及諸如此類的事。他們還會淘氣嗎？不，他們會餓死的！哦，假定丟下我們，讓我們懷着滿腔的熱情和思想，却沒有上帝和造物主那種概念，或者完全不明白甚麼是善，不了解道德上的惡的意義！

「沒有這些概念，就不用想建立起任何東西來！

「我們祇想破壞這些概念，因爲我們精神上是滿足的。我們的確像小孩子一樣。

「我和農民共有的那種可喜的知識，祇有它才給了我寧靜的心情的那種知識，是從哪裏來的呢？我從哪裏得來的？

「我，是以信奉上帝的觀念教養大的，是一個基督徒，我的一生中充滿了基督教所賜予我的精神的祝福，我的身心盈溢着這種祝福，而且依靠着它生活，可是我，却像個孩子一樣，不了解它，

想破壞它，那就是說，我想要毀壞我用來維持生活的東西。但是祇要一到生命的緊要關頭，我就像孩子們飢寒交迫的時候一樣，我就轉向了「他」，而且我還不如那些爲了頑皮而挨了母親責罵的孩子，我不覺得我的那種幼稚的胡鬧想法是對我不利的。

「是的，我所知道的東西，我不是憑着理智知道的，而是因爲賜給我了，顯示給我了，而且我是從記在心裏的，由於信奉教堂所宣佈的主要的東西而知道的。

「教堂？教堂？」列文重複說。他翻過身去，將身子撐在胳臂肘上，開始眺望着遠處，望着正朝那邊的小溪走來的一羣牲口。

「可是我能夠相信教堂傳的全部道理嗎？」他想着，想用各種各樣能夠破壞了他現在的平靜心情的事情來考驗自己。他故意回想着一向最使他覺得奇妙和迷惑不解的教堂的教義。「創世記？不過我怎麼解釋生存呢？用生存嗎？甚麼都不用嗎？還有魔鬼和罪惡呢？我怎麼說明罪惡呢？……救世主呢？

「但是我甚麼都不知道，甚麼都不知道，而且除了對我和對所有的人都講過的，甚麼都不可能知道。」

於是他現在覺得沒有一條教堂的教理能夠破壞了主要的東西——就是作爲人類唯一天職的，對於上帝，對於善的信仰。

教堂的每條教義與其說表示爲個人欲望而服務的信念，不如說表示爲眞理而服務的信念好。每一條教義不但不會破壞這種信念，而且在完成那種在世界上不斷地出現的偉大奇蹟上是萬不可少

的，這種奇蹟使得每一個人：千百萬各色各樣的人：聖賢和愚人，兒童和老人，農民們，里瓦夫，吉提，國王和乞丐都可能確切地了解同樣的事情，而且構成一種精神生活，祇有這種生活才值得過，祇有這種生活才是我們所看重的。

仰臥着，他現在凝視着那高高的，無雲的天空。「難道我不知道這是無限的空間，而不是圓形的蒼穹嗎？但是不論我怎樣瞇瞇着眼睛和怎樣使勁觀看，我也不能不看成圓的和有限的，儘管我知道無限的空間，但是當我看出它是堅固的蔚藍色的穹窿的時候，我毫無疑問是對的，而且當我使勁往更遠的地方觀看的時候，我更對了。」

列文不再往下想了，祇是好像在傾聽着正在他心裏愉快而熱切地談論着甚麼的神秘聲音。

「這眞地是信仰嗎？」他想，幸福得不敢相信了。「我的上帝，我感謝你！」他說，嚥下湧上來的嗚咽，用雙手擦掉充滿他的眼睛裏的眼淚。

一四

列文直視着前面，看見一羣牲口，隨後又看見套着他那匹烏騅馬的馬車，還有那個走到牲口跟前，正同牧人說甚麼話的車夫；隨後他聽見附近發出車輪的轟隆聲和毛色光滑的馬的鼻息聲；但是他是那麼浸沉在自己的思想裏，因此他並不奇怪爲甚麼車夫會到他這裏來了。

當車夫離得十分近了，招呼他的時候，他這才想起來。

「夫人派我來接你。令兄和另外一位先生來了。」

列文坐上馬車，接過韁繩。

好像大夢初醒一樣，列文好久都恢復不過來。他凝視着那匹肥澤的馬，牠跑得連被韁繩磨擦着的臀部和脖頸都冒出汗來，而且凝視着坐在他身邊的車夫伊凡，於是回憶起他正盼望着他哥哥，想起來他妻子大概為了他好久沒有回去而不放心了，他試着猜想同他哥哥一道來的那位客人是誰。他哥哥，他妻子和那位不知名的客人現在在他的心目中似乎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他覺得他和所有的人的關係現在都會改變了。

「我和我哥哥之間現在決不會再有那種老橫在我們之間的疏遠態度了，不會爭論了，和吉提永遠也不會口角了；對那位客人，不論他是誰，我都會是親切而和善的；和僕人們，和伊凡，一切都會兩樣了。」

拉緊粗硬的韁繩，勒住那匹焦急得噴着鼻息，似乎只想要奔跑的駿馬，列文不住地回過頭來望着那個坐在他身邊的伊凡，伊凡空着兩隻手不知做些甚麼才好，不斷地把他那被風吹起來的襯衣按下去，列文極力想找個藉口好和他談話。他本來想說伊凡把馬鞍的肚帶勒得太緊了，但是這聽起來好像是責備的話，而他是希望說些親切的話。但是他又想不起別的話可說。

「請靠右邊走，那裏有一截樹樁，」車夫說，揪了揪列文拉着的韁繩。

「請你別碰我，不要教我！」列文說，因為車夫的干涉而惱怒了。就像往常別人的干預使得他惱怒一樣，他立刻就憂愁地感覺得，他認為他的心情接觸到現實，他的態度馬上就會改變的那種推

論是多麽錯誤。

離家裏還有四分之一俄里的時候，列文看見格里沙和達尼亞朝着他跑來。

『考斯加姨父！媽媽來了，還有外祖父、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和一個甚麽人哩！』他們嚷叫着，爬上馬車。

『那是誰呀？』

『一個非常可怕的人哩！他的兩隻胳臂總這樣，』達尼亞說，在馬車裏立起身來，模倣着卡塔瓦梭夫。

『年紀大的呢，還是年青的？』列文笑着問，達尼亞的手勢使他想起來一個甚麽人。

『啊，但願不是一個討人厭的傢伙就好了！』列文想。

他們剛由路的轉彎處轉出去，就看見走過來的一羣人，列文認出來卡塔瓦梭夫，他戴着草帽，兩隻胳臂就像達尼亞所表演的那樣揮動着。

卡塔瓦梭夫愛好談論哲學，他從那些向來也不研究哲學的自然科學家那裏獲得了一些概念，在莫斯科，列文最近曾和他爭論過好多次。

列文認出他來以後想起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曾經有過一次爭論，在那次爭論中卡塔瓦梭夫顯然認爲自己是勝利者。

『不，無論如何我現在也不爭辯和輕易發表我的意見了，』他思索。

下了馬車，同他哥哥和卡塔瓦梭夫招呼過之後，列文就問吉提在哪裏。

「她抱着米加到科拉克（這是房子附近的樹林）去了，她想讓他在那裏睡睡，因爲家裏太熱了。」杜麗說。

列文一向總勸他的妻子不要把嬰兒抱到樹林裏去，認爲那是很危險的，一聽到這消息他非常不愉快。

「她抱着他到處亂走，」老公爵微笑着說。「我勸她把他抱到冰窖裏去試一試呢！」

「她想去養蜂場的。她以爲你在那裏呢。我們也是到那裏去的，」杜麗說。

「哦，你在做甚麽呢？」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落在後面和他弟弟並肩走着。

「噢，沒有甚麽特別的事。照常忙着經管農事，」列文回答。「你可以住得久一些嗎？我們早就盼望着你了。」

「住兩個星期的光景。在莫斯科我還有一大堆事要做。」

說了這些話，兩弟兄的目光相遇了，而列文——儘管他總是希望，現在更是熱烈地希望，和他哥哥親善，特別是和他開誠佈公——但是望着他的時候却覺得侷促不安。他垂下眼睛，不知道說甚麽才好。

心裏想着有甚麽話題可以使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感到興趣，可以使他不談塞爾維亞戰爭和斯拉夫的問題，那些問題在談到他在莫斯科的工作時就暗示到了，列文問起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的著作來。

「喂，你的書有過甚麽書評嗎？」他問。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聽出這問題的用意微笑起來。

「誰對這問題也沒有興趣了，而我最不感興趣了，」他說。「你看，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要下雨了，」他加上說，用他的遮陽傘指着飄浮在白楊樹頂上的白雲。

這些話就足以在兩兄弟之間建立起那種倒不一定是敵對的，但却是冷淡的關係，這種關係列文本來那樣渴望着避免的。

列文走到卡塔瓦梭夫跟前去。

「你居然想起到這裏來，這有多好啊！」他對他說。

「我老早就想來。現在我們可以談談了，我們等着看吧。你看過斯賓塞的東西嗎？」

「不，沒有看完，」列文說。「不過，我現在也不需要了。」

「怎麼回事？這可眞有意思！爲甚麼不需要了？」

「哦，我終於相信，我所關心的問題在他和他那一流人那裏是得不到解答的。現在……」

但是卡塔瓦梭夫面孔上的寧靜而愉快的表情突然使他感到驚異，他十分惋惜的是，他的心情顯然被這場談話擾亂了，因此想起他的決心，就不再談了。

「不過，我們以後再談吧，」他補充說。「如果我們去養蜂場，就到這邊來，沿着這條小路，」他對全體人說。

沿着狹窄的小徑，他們走到一塊小小的沒有刈割的草場上，草場的一邊佈滿了一片茂密的顏色鮮艷的三色紫羅蘭，其中夾雜着一叢叢的高高的，暗綠色的黑藜蘆，列文請客人們坐在小白楊樹林

的濃密的蔭涼裏，讓他們坐在特地爲那些到養蜂場來，但是害怕蜜蜂的客人們準備下的條凳和樹樁上，他自己就到茅屋裏去爲大人和孩子們取麵包、黃瓜和新鮮蜂蜜。

儘量動作從容一些，傾聽着愈來愈頻繁地從他身邊嗡嗡地飛過去的蜜蜂，他沿着小路走到茅屋那裏。就在入口一隻蜜蜂被他的鬍子纏住了，發出嗡嗡的叫聲，但是他小心地把牠釋放出去。走進那蔭涼的門廊，從牆壁的木釘上摘下面罩，戴上去，兩隻手插在口袋裏，他走進了那個圍着籬笆的養蜂場，那裏，在那割去草的空地中間豎立着行列整齊的，用樹皮繩索綁在柱子上的老蜂房，每一個他都很熟悉，它們各有各的歷史；而沿着籬笆是今年才入了蜂箱的新蜂羣。在蜂房的入口，使人眼花繚亂地，老在一個地方飛翔和盤旋着，有一羣蜜蜂和雄蜂在遊戲，其中的工蜂總是朝着一個方向，飛到繁花盛開的菩提樹林中或是飛回蜂房，去採花蜜或者帶回來花蜜。

他的耳朵不斷地聽到各種各樣的嗡嗡聲，時而是一隻忙着工作迅速飛過去的工蜂的聲音，時而是一隻嗡嗡叫着的懶散的雄蜂的聲音，時而又是一隻担任守衞的，保護財產不讓敵人侵犯的，準備着刺人的蜜蜂的聲音。籬笆那邊有個老頭正在做桶箍，沒有注意到列文。列文停在養蜂場中間，沒有招呼他。

他高興有一個孤獨的機會，使他能擺脫現實而恢復他的鎭靜，現實已經使他的情緒非常低落了。

他想起他又對伊凡發了脾氣，對他哥哥表現了冷淡的態度，而且又輕率地和卡塔瓦梭夫講了話。

『難道這祇是刹那間的心情，它會甚麼痕跡都不留就過去嗎？』他想。

但是同時，當他又恢復了那種心情的時候，他高興地感覺到他心中起了一種新奇的重要的變化。現實祇不過暫時遮蔽了他所得到的精神上的平靜；但是那種平靜仍舊完整地留在他的心裏。

正如同那些蜜蜂一樣，繞着他盤旋，威脅着他，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不能享受充分的生理上的寧靜，強迫他退縮着，躲避着牠們，同樣地，自從他上了馬車就纏擾着他的那些憂慮也剝奪了他的精神上的自由；但是那也祇是在他陷進去的時候才有那種情形。就像儘管有蜜蜂，他的體力仍然毫無損傷一樣，他新近領悟到的精神上的力量也同樣是毫無損傷的。

一五

『考斯加，你知道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和誰同路來的？』杜麗說，她給孩子們分了黃瓜和蜂蜜。『和渥倫斯奇！他到塞爾維亞去呢。』

『是的，而且還不是一個人，他自己出錢帶去一個騎兵連！』卡塔瓦梭夫說。

『這倒像他的作風，』列文說。『難道眞地還有志願兵們去嗎？』他望了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一眼，加上說。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沒有回答，他用刀背小心翼翼地從盛着楔形白蜂巢的碗裏把一隻陷在流動的蜂蜜中的活蜜蜂挑出來。

『我也這麼想！要是你看見昨天車站上的那種情景就好了！』卡塔瓦梭夫說，大聲地嚼着一根黃瓜。

『哦，這該如何看法呢？看在上帝份上，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你解釋給我聽聽，這些志願兵都到哪裏去了，他們在和誰打仗呢？』老公爵說，顯然是在繼續談列文不在的時候所談開的談話。

『和土耳其人！』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回答，鎮靜地微笑着，他把那隻被蜂蜜染得混身發黑的，四肢無力地動着的蜜蜂挑出來，把牠由刀子上移到一個堅實的白楊樹葉上。

『但是誰向土耳其人宣戰了？是伊凡·伊凡諾維奇·拉戈佐夫和莉蒂亞·伊凡諾夫納伯爵夫人以及司塔爾夫人嗎？』

『沒有人宣過戰，但是人民同情他們的受苦受難的隣邦，想要支援他們，』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

『但是公爵不是在談支援，』列文說，來袒護他岳父。『而是談戰爭！他是說，個別的人不得到政府的許可是不能參戰的。』

『考斯加，當心，這裏有一隻蜜蜂！眞地，我們要挨螫了！』杜麗叫着說，揮走了一隻黃蜂。

『不過那不是蜜蜂，是黃蜂，』列文說。

『哦，好了，依着你的理論呢？』卡塔瓦梭夫微笑着對列文說，分明想挑逗他爭論起來。

『爲甚麼個人就沒有權力呢？』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一方面，戰爭是那樣沒有人性的、殘酷的、可怕的事情，沒有一個人，

更不用說一個基督徒了，能夠以個人的資格担負起開戰的責任；祇有負着這種責任，而且不可避免地被捲入戰爭的政府才能夠如此。另一方面，根據政治科學和常識，在國家大事上，特別是戰爭的事情上，公民得放棄個人的意志。」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和卡塔瓦梭夫準備好了反駁的話，異口同聲地講起來。

「問題就在這裏，老弟，當政府不能執行公民的意志的時候，那時社會就來宣告自己的意志，於是就發生了這種情形，」卡塔瓦梭夫說。

但是賽爾吉·伊凡諾維奇顯然並不贊成這種回答。聽了卡塔瓦梭夫的話他皺了皺眉，說了一些不同的話。

「你這樣說法毫無道理。這裏根本沒有宣戰的問題，祇不過是人道的，基督徒的感情的表現罷了。我們的同種和信奉同一宗教的弟兄們遭到屠殺。戰，就假定他們不是我們的弟兄和同一教派的人，祇是一些兒童、婦女和老人，也不能見死不救呀；大家的情緒激昂起來，俄羅斯人趕去支援，好制止這種恐佈行爲。你想一想，如果你走在大街上，看見一個醉漢毆打婦女或者小孩，我想你不會停下來考慮有沒有對這個人宣戰，就會撲到他身上，去保護遭難的人！」

「但是我不會打死那個人的，」列文說。

「不，你會打死他的。」

「我不知道。要是我看見這種事情，我會聽從我的本能的感情衝動；事先可很難說。但是在斯拉夫人所受到的壓迫上却沒有，而且也不能有這樣的本能的感情衝動。」

「對於你說可能沒有；但是對於別人卻是有的，」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不滿意地皺着眉頭。「在人們中間還流傳着希臘正教徒在「不聖潔的回教徒」的桎梏下受罪的傳說。人們聽說了自己弟兄們的苦難，就發言了。」

「也許是這樣，」列文搪塞說，「但是我可看不出來。我自己也是人民，可是我卻沒有感覺到這一點。」

「我也沒有，」公爵說。「我住在國外，並且看到報紙，可是我得承認，直到保加利亞的慘案以前，我怎麼也不明白為甚麼所有的俄國人突然之間這樣寵愛起他們的斯拉夫弟兄來，而我對他們卻沒有絲毫的感情。我非常傷心，認為我是一個怪物，再不然就是卡爾斯巴德的泉水在我身上發生了影響！但是回來以後我就放下心來，我看到祇關心俄國，卻不關心他們的斯拉夫弟兄的，除了我以外還有別人。康斯丹丁就是一個！」

「在這種事情上，個人的意見算不了甚麼，」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當全俄國——全體人民——表示了意志的時候，那就不是個人意見的問題了。」

「不過請原諒，我沒有看出這一點來。人民也一點也不知道這件事，」公爵說。

「不，爸爸！……怎麼不知道？上星期日在教堂裏不是還講過嗎？」杜麗說，她一直聽着這場談話。「請遞給我一塊毛巾，」她對那個老人說，他正帶着微笑望着孩子們。「不可能所有的人都……」

「但是星期日教堂裏講過又有甚麼呢？牧師是奉命宣讀的。他宣讀了。他們卻甚麼都不明白，像往常傳道的時候那樣嘆着氣，」公爵接着說下去。「後來有人對他們說，為了拯救靈魂教堂要募

捐，於是他們就每人掏出一個戈比，獻上去。但是爲了甚麼，他們就不知道了！」
「人民不能不知道的；人民對於自己的命運總是有一種自覺的，像目前這種時候，這種自覺就會表現出來了，」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肯定地說，瞥了那個養蜂的老頭一眼。
這個漂亮的老頭，長着花白鬍子和濃密的銀絲髮，手裏端着一碗蜂蜜動也不動地站着，從他的魁偉身材的高處和善而寧靜地俯瞰着這些紳士，顯然他甚麼也不明白，而且也不想弄明白。
「事情就是這樣，」他說，聽了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的話他意味深長地搖了一下頭。
「是的，你最好問問他。他甚麼都不知道，而且甚麼也不想，」列文說。「你聽說戰爭的事了嗎，米哈伊里奇？」他對那個老頭說。「他們在教堂裏唸了些甚麼？你覺得怎麼樣？我們應該爲基督教徒打仗嗎？」
「我們可有甚麼想法？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我們的沙皇，都替我們考慮到了，一切事情他都會替我們想的。他比我們看得淸楚。我再拿點麵包來嗎？再給這小男孩一點嗎？」他對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說，指着吃完了麵包皮的格里沙說。
「我用不着問的，」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我們看見過，現在還看見成千成百的人犧牲了一切來爲正義効勞，這些從俄國各個角落來的人坦率而淸楚地表明了他們的思想和目的。他們捐獻了自己的一點錢，或者是親自去，而且爽快地講明了他們爲甚麼這樣做。這到底是甚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照我看來，」列文說，開始激動起來，「在擁有八千萬人口的國家裏永遠可以找到不是千百個，像現在這樣，而是千千萬萬的失去了社會地位和不顧一切的人，他們哪裏都樂意

去……加入普加喬夫㊀一夥，或者到基輔，或者到西伯利亞去……」

『我告訴你，不是千百個，也不是不顧一切的人，而是人民中最優秀的代表！』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惱怒得好像他在保護他的最後一點財產似的。『還有捐款呢？在這上面無論如何全體人民已經直接表示了意志。』

『「人民」這個字眼太不明確了，』列文說。『地方上的文牘員、教師和千分之一的農民，也許還都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八千萬人中的其餘的，像米哈伊里奇一樣，不但沒有表示自己的意志，而且絲毫也不瞭解甚麼事情要他們表示意志呢！那麼我們有甚麼權利說這是人民的意志？』

一六

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在辯論上是富有經驗的，沒有反駁，却立刻把話題轉移到問題的另一面去了。

『噢，如果你想用數學來測量國民精神，這當然是難以辦到的！我們的國家裏還沒有採用投票方式，所以不能採用，就是因為它不代表人民的意志；但是還有其他的方法。這在空氣裏可以感覺到的，人的心可以感覺到這點。且撇開不提那種在靜止的人海中流動的，對於每個不抱成見的人都

㊀ 普加喬夫是凱薩琳女皇時代的農民起義的領袖。

是明顯的潛流；我們且狹義地看看社會吧！知識界的各式各樣的團體，以前互相仇視得那麼厲害，全都融合成一片了。一切糾紛都結束了，所有的社會機構說的都是這事情，所有的人都感覺到有一種巨大的力量擒住了他們，帶着他們走向一個方向。」

「是的，所有的報刊說的都是一件事情，」公爵說，「這倒是真的。不過這就愈像暴風雨前的青蛙了！因爲牠們的原故，甚麽都聽不見了。」

「青蛙也好，不是青蛙也好，我並不辦報紙，我不想替他們辯護；可是我談的是知識界的一致意見，」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向着他的弟弟說。

列文想回答，但是老公爵打斷了他。

「提到意見一致，還有些事可以說說，」公爵接過去說。「我的女婿，司武潛·阿卡爵耶維奇，你們都認識他的。他現在作了一個甚麽委員會的委員，名字我不記得了。總之，那裏無事可做——喂，杜麗，這不是秘密！而薪俸却有八千盧布。你們且問問他，他的職務有沒有用處，而他就會證明給你聽這是萬分需要的！他是一個誠實的人，可是人不能不相信這八千盧布的效用。」

「是的，他託我轉告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他已經獲得了這個差使，」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不滿意地說，他認爲公爵所說的話是文不對題的。

「報刊上的一致意見也是這樣的。它曾經向我解釋說：祇要一開戰，他們的收入就要加倍。他們怎麽能不考慮人民和斯拉夫人的命運……和這一切呢？」

「有好多報刊是我不喜歡的，但是這話說得未免太不公平了，」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

「我祇提出一個條件，」公爵繼續說下去。「在同普魯士開戰以前，阿里芬斯・卡爾有幾句話說得妙極了。「你認爲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嗎？那麽好！誰要鼓吹戰爭，那就讓他到特種的先鋒隊裏，在大家的前頭，帶頭去衝鋒陷陣！」」

「這樣一來那些編輯可就好看了！」卡塔瓦梭夫說，放聲大笑起來，心裏摹想着他所熟識的編輯們在這種精選部隊中的情景。

「噢，不過他們會臨陣脫逃的，」杜麗說，「結果祇會礙事的！」

「要是他們逃跑的話，那麽就把霰彈和拿着馬鞭的哥薩克放在他們後面押陣！」公爵說。

「這是開玩笑，請原諒，公爵，而且是個不高明的玩笑，」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說。

「我可不覺得這是開玩笑，這……」列文開口說，但是賽爾吉・伊凡諾維奇打斷了他的話。

「社會上的每一個成員都接到做他份內工作的號召，」他說。「而腦力勞動的人是以表達輿論來盡自己的職責的。輿論的一致而充分的表示是新聞界的職責，同時這也是一種可喜的現象。二十年前我們是會沉默的，但是現在我們聽見了俄國人民的聲音，他們準備像一個人一樣站起來，爲了他們的受壓迫的弟兄們準備流血犧牲，這是一種偉大的舉動，是力量的象徵！」

「但是這不單是犧牲生命的問題，而且是殺死土耳其人，」列文畏怯地說。「人民流血犧牲，或者準備流血犧牲，是爲了他們的靈魂，而不是爲了殺人，」他補充說，不知不覺地就把這場談話和他全神貫注的思想聯繫起來。

「甚麽，爲了他們的靈魂？你要知道，這種說法對於一個自然科學家是很難理解的。靈魂到底

是甚麽？』卡塔瓦梭夫帶着微笑追問。
『噢，你知道的！』
『不，我敢對天起誓，我一點也不知道！』卡塔瓦梭夫說，大笑起來。
『「我帶來的不是和平，而是刀劍，」基督說，』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從他那方面反駁說，他從福音書裏很隨便地，好像這是很容易理解的，恰好引用了那段列文總覺得是最費解的話。
『一點也不錯，正是這樣！』老頭重複了一句，他就站在附近，回答偶爾投到他那個方向去的視線。
『不，老弟，你打敗了，打敗了，完全打敗了！』卡塔瓦梭夫與高采烈地喊着說。
列文煩惱得漲紅了臉，倒不是因爲他吃了敗仗，而是因爲他忍不住又爭論起來。
『不，我決不和他們爭執，』他想。『他們穿着打不穿的盔甲，而我却是光着身子的。』
他看出要說服他哥哥和卡塔瓦梭夫是不可能的，而且還看出要使自己和他們的意見一致更是不可能的。他們所宣傳的正是險些兒把他毀滅了的智力上的驕傲。他不能够承認，根據幾百個開到京城裏來的會說大話的志願兵的話，於是幾十個人，他哥哥也在內，就有權利說他們和報刊表達了人民的意志和思想，何況這種思想是表現在復仇和屠殺中的呢。他不能够承認這一點，因爲在同他住在一起的人民中間他看不出這種思想的表現，而在他自己身上（他不能不認爲自己是組成俄國人民的一分子）也找不出這種思想。而他之所以不能同意，最主要的是因爲他，還有人民，都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甚麽是公共福利，但却確切地知道祇有嚴格地遵守顯示給每一個人的善的法則，這種公

共福利才能取得，因此無論爲了甚麽目的他都不願意戰爭，也不鼓吹戰爭。他和米哈伊里奇和邀請北歐遊牧民族的酋長來作王的傳說中的人民一樣，都表示：「來做我們的公爵，統治我們吧！我們情願唯命是從。一切勞役、一切屈辱、一切犧牲我們都承担下來；但是我們既不評判，也不決定！」可是現在，按照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的說法，人民已經放棄了他們用那麽高的代價買來的特權。

他本來還想問一聲，如果輿論是絕對正確的評判人，那末爲甚麽革命和公社不像支援斯拉夫人的運動那麽合法呢？但是這祇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想頭而已。但是有一件事是無容置疑的，就是這場爭論這時已惹惱了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因此再談下去是不好的，所以列文就默不作聲了，要他的客人們注意烏雲聚攏來了，最好趁着還沒下雨快回家去。

一七

公爵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坐上馬車駛走了；其餘的人們，加快脚步，走回家去。

但是陰雲，時而白茫茫的，時而黑黝黝的，來得那麽急驟，他們必須加快脚步才能在落雨以前趕到家。前面的烏雲，低沉而且像濃烟那麽黑，以迅速得出奇的速度橫着天空衝過來，他們離家還有兩百步的光景，一陣風就颳起來了，隨時都會降下傾盆大雨。

孩子們發出又驚又喜的叫喊聲跑在前頭。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吃力地和那纏着她的腿的裙子鬥爭着，已經不是走路，而是跑起來了，她目不轉睛地注意着孩子們。男人們，扶着帽子，邁

着大步走着。他們剛走到台階上，大滴的雨點已打在鐵板水槽的邊緣上了。孩子們和跟在他們後面的大人們，快活地談笑着跑到房簷的蔭庇之下。

「卡特立娜·亞歷山特羅夫納呢？」列文問亞嘉菲·密哈羅夫納，她拿着頭巾和披肩到大廳裏來迎接他們。

「我們以爲她和你們在一起哩，」她說。

「米加呢？」

「一定是在科拉克樹林裏，保姆和他們在一起。」

列文一把奪過來一塊披肩，就朝着科拉克樹林衝去了。

在這短短的一會功夫，烏雲聚攏來了，完全遮住了太陽，使得天色黯然無光，好像日蝕一樣。風，好像堅持着要隨心所欲似地，頑強地把列文朝後面颳去，吹走了菩提樹的樹枝和花朵，把白樺樹枝剝成奇形怪狀，不像樣子的裸體，使阿拉伯橡膠樹、花朵、牛蒡、青草和樹梢全都朝一個方向彎下去。在花園裏作活的農家女孩們尖叫着跑到下房裏去。白茫茫水簾似的傾盆大雨已經在遙遠的樹林上和附近一半的大地上傾注下來，而且迅速地朝着科拉克樹林湧來。雨珠的水分，破碎成小小的水點，充滿在空氣裏。

列文頭向前低着，和想要搶走他手裏的披肩的狂風鬥爭着，他已經快跑到科拉克樹林了，而且已經看見一棵橡樹後面有甚麽白東西在閃爍着，突然間火光一閃，整個大地似乎都燃燒起來，他的頭頂上的穹蒼似乎裂開了。睜開他的眩暈的眼睛，列文透過把他和科拉克樹林隔開的濃密的雨簾，

心驚胆戰地首先看到的就是樹林中間那棵熟悉的橡樹的葱綠的樹頂已經不可思議地改變了姿勢。

「難道是被雷劈了？」列文還沒有來得及想，那棵橡樹就愈來愈快地消失在其他的樹木後面去了，他聽見一棵大樹倒在別的樹木上的轟隆聲。

閃電，雷鳴和因爲受了雨淋而感到的寒冷，對於列文合成了一種恐怖的感覺。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千萬不要砸着她們！」他說。

雖然他立刻就想到，他禱告那棵已經倒下去的樹不要砸着她們是多麼沒有意義，但是他又重複了一遍，知道他除了唸這些毫無意義的祈禱文以外，再也沒有別的好辦法了。

跑到她們常去的那個地方，他沒有找到她們。

她們在樹林那一頭的一棵老菩提樹下，正在呼喊他。兩個穿着黑衣服（她們出門的時候本來穿的是淺色衣服）的人彎腰俯在甚麼上面站在那裏。這就是吉提和那位保姆。雨已經停了，列文跑上她們那裏去的時候天色亮些了。保姆的衣服的下半截是乾的，但是吉提的衣服却濕透了，整個貼在她身上。雖然雨已經住了，但是她們站着的姿勢仍然像雷雨大作的時候那樣：她們兩個都彎腰俯在一輛遮着綠陽傘的搖籃車上。

「活着嗎？平安無事嗎？感謝上帝！」他說，穿着一隻快要掉下去的灌滿了水的靴子淌着水跑到她們跟前去。

吉提的潮濕而紅潤的面孔轉過來望着他，戴着她那頂走了樣子的帽子羞怯地微笑着。

「哦，你不覺得難爲情嗎？我不明白你怎麼能够這樣輕舉妄動！」他惱怒地責備他的妻子。

「說實在的，這不是我的過錯。我們剛要走，他就鬧事了。我們得給他換尿布。我們剛要……」吉提開始辯解。

米加安然無事，身上很乾，安穩地睡熟了。

「哦，感謝上帝！我簡直不知道我在說甚麼！」

他們收拾起嬰兒的潮濕的尿布；保姆抱起嬰兒，抱着他走。列文在他妻子旁邊走着，懊悔他發了脾氣，於是背着保姆，悄悄地握住吉提的手。

一八

整整一天，在他祇是貌合神離地參加的各式各樣的談話中，列文雖然對於自己心中應該發生的變化感到失望，但是他不斷地高興地感到他的內心的充實。

下過雨以後，地面太潮濕，不能出去散步；況且天邊上的雷雲還沒有散去，在天邊上，時而這裏，時而那裏，發出雷鳴聲，陰雲遮暗了天邊。因此全體在房裏消磨了那一天剩下的光陰。

再也沒有發生甚麼爭論；相反地，用過午飯以後，每個人的心情都非常愉快。

一開始卡塔瓦索夫就用他那種別出心裁的笑話來爲太太們取樂，那些笑話總是使初次和他結識的人感到高興的，可是後來，受到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的慫恿，他就講起雌雄家蠅之間性格上的，甚至是外貌上的差異和有關牠們的生活的非常有趣的觀察來了。賽爾吉·伊凡諾維奇興致也很高，

喝茶的時候，由於他弟弟的逗引，闡述起他對東歐問題的前途的看法，他講得又簡單又生動，使得人人都留神傾聽起他的話來了。

祇有吉提不能聽他講完，她被喚去給米加洗澡。

吉提走了一會兒以後，列文也被喚到育兒室她那裏去了。

放下茶點，惋惜這場有趣的談話被打斷了，同時又躭心爲甚麼叫他去，因爲祇有發生重要的事情才會這樣，列文到育兒室去了。

雖然列文沒有聽完的賽爾吉·伊凡諾維奇的理論——就是說一個擁有四千萬人口的解放了的斯拉夫社會應該怎樣和俄國同心協力來開闢歷史上的新紀元——作爲一種完全新的看法，使他感到很大的興趣，雖然因爲不知道吉提爲甚麼要叫他去而感到詫異和不安，但是他一離開客廳，剩下一個人的時候，他立刻又回想起他早上的思想。所有這些關於斯拉夫人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的理論同他心裏所起的變化比起來，在他覺得是那麼微不足道，以致他轉瞬之間就完全遺忘了，又回到他早晨的那種心情中去了。

他現在並不像以前那樣回想他的整個的思路（他現在不需要那樣）。他立刻就回到那種曾經指引過他的，而且同這些思想有關的情緒中去，他看到這種情緒在他心中比以往更強烈更明確了。現在他已經無須像往常那樣，爲了獲得這種情緒，而想出一些安慰自己的論據和反覆回想整個的思路。現在，恰恰相反，喜悅和平靜的情緒比以前更生動了，而他的思想却無法和情緒並駕齊驅了。

他穿過露臺，仰望着在暮色漸濃的天空上出現的兩顆星，突然間他回憶起來：「是的，仰望着

天空的時候，我認爲我所看見的穹窿並不是幻影，但是還有一些我沒有想透徹的東西，我躲避着不敢正視的東西，」他沉思着。「但是無論那是甚麼，決沒有反對的餘地。我祇要好好想一想，一切都會變得清楚的。」

正在他走進育兒室的時候，他想起來他躲避着不敢正視的是甚麼。那就是，如果上帝存在的主要證據就在於「他」對於甚麼是善做了啓示，那麼這種啓示爲甚麼祇局限於基督教會之內呢？這種啓示和同樣也諄諄勸人行善的佛教徒和回教徒的信仰有甚麼關係？

他覺得他對這個問題是有一種答案的；但是他還沒有來得及向自己說明，就已經走進育兒室了。

吉提捲着袖子，站在嬰兒正在裏面玩水的澡盆旁邊，聽見她丈夫的脚步聲，她就扭過臉來，用微笑招呼他到她身邊去。她用一隻手托着仰面浮在水上，亂踢亂動的肥胖嬰兒的頭，另一隻手用海綿往嬰兒身上擠水，她的胳臂上的筋肉有規律地動着。

「哦，你來看！你看！」她丈夫走過來的時候她說。「亞嘉菲·密哈羅夫納說得不錯。他會認人了！」

是這麼一回事，米加這一天顯而易見地，而且毫無疑問地已經認得出他所有的親人了。

列文一走到澡盆旁，她們立刻就試驗給他看，而結果非常圓滿。爲了這個目的而特地叫來的廚師彎腰俯在他身上。他皺着眉頭，不以爲然地把頭左右搖擺着。吉提彎腰俯在他上面，他就笑逐顏開，用小手攢着海綿，吮着嘴唇，發出那樣滿意而古怪的聲音，不但吉提和保姆，連列文也意想不

到地歡喜起來。

保姆用一隻手把嬰兒從澡盆裏抱起來，又用水冲洗了一遍，然後就把他用大毛巾包起來擦乾了，讓他刺耳地哭叫了一陣以後，就把他抱給他母親了。

「哦，我很高興你開始愛他了，」吉提對她丈夫說，那時她舒適地坐在她坐慣了的位置上奶着孩子。「我非常高興！不然我可就要爲這事發愁了。你說過你對他毫無感情。」

「不，難道我說過我對他毫無感情嗎？我祇是說我感到失望罷了。」

「甚麼，你對他感到失望？」

「倒不見得是對他感到失望，而是對我自己的感情；我期望的還要多哩。我本來期望，好像遇到喜出望外的事情一樣，一股新的愉快的感情會在我的心中激盪。可是，那時不但沒有這種感情，反倒覺得憎惡和憐憫……」

她聚精會神地聽着他說，一邊從嬰兒的身上，把在替米加洗澡的時候摘下的戒指又戴到她的纖細的指頭上。

「最重要的是，焦慮和憐憫遠遠超過快樂的心情。但是今天，經過暴風雨期間那一場恐怖以後，我理解到我是多麼愛他了。」

吉提笑得容光煥發。

「你非常害怕嗎？」她問。「我也很害怕的，但是事情過去了，現在想起來反倒更怕了。我要去看看那棵橡樹。卡塔瓦梭夫多麼有趣啊！總而言之，今天一整天都是非常愉快的。你願意的時

候，你和賽爾吉·伊凡諾維奇也可以那麼要好……哦，到他們那裏去吧。洗過澡以後這裏總是又悶熱又霧氣騰騰的。」

一九

走出育兒室，列文又是獨自一個人了，他立刻又回想起那個還沒有十分弄清楚的思想。沒有回到傳來嘈雜人聲的客廳裏去，他逗留在露臺上，倚着欄干凝視着天空。

天色完全黑暗了，在他眺望着的南方是晴朗無雲的。陰雲籠罩着對面那個方向。那裏電光閃閃，傳來遙遠的雷鳴聲。列文傾聽着水珠從花園裏的菩提樹上有節奏地滴落下來的聲音，望着他熟悉的三角形星羣和從中穿過去的支脈縱橫的銀河。每逢閃電一閃，不但銀河，連最明亮的星辰也消失了踪影，但是閃電剛一熄滅，它們就又在原來的位置上出現，彷彿是被甚麼萬無一失的手拋上去的。

「哦，使他感到困惑的是甚麼呢？」列文暗暗地問自己，預先感到這個疑問的解答早已在他的心中，雖然他還不知道。

「是的，神力的明確無疑的表現，就是藉着啓示而向人們顯露的善的法則，而我感覺到它就存在我的心中，在承認這個的時候，不論我願不願意，我是和其他的人們被聯合到一個信徒的團體中了，這個團體就叫做教會。哦，可是猶太人、回教徒、儒教徒、佛教徒——他們都是些甚麼人呢？」他把他認爲最危險的這個疑問提到自己面前。「難道這幾億人口就被剝奪了那種最高的幸福嗎？沒

有那種幸福，人生就毫無意義了。」他暗自沉思，可是立刻又糾正了自己。「但是我到底在探求甚麼呢？」他自言自語。「我在探求人類的各式各樣的信仰和神力的關係。我在探求上帝向這星雲密佈的整個宇宙所顯示的普遍的啓示。我究竟是在做甚麼？對於我個人，對於我的心，已經無疑地顯示了一種遠非理智所能達到的認識，而我却頑固地一味想要用理智和言語來表達這種認識。

「難道我不知道移動的不是星辰嗎？」他暗自追問，凝視着已經遷移到一棵白樺樹的樹梢的一顆明亮的行星。『但是我，望着星球的運動，我想像不到地球的旋轉，因此我說星球在移動是對的。

「如果把地球的全部的複雜而變化多端的運動估計在內，難道天文學家還能了解和計算甚麼嗎？他們所推論出的一切有關天體的距離、重量、運動和偏差的不可思議的結論，都是以天體環繞着固定不移的地球的看得出來的轉動爲根據的，這種運轉就是展露在我眼前的，多少世紀以來對於千百萬人說它總是這樣的，過去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而且永遠是可以加以證實的。就像天文學家的結論如果不是以對每一條子午綫和地平綫的看得見的天體的觀察爲根據，就會是空洞而不可靠的一樣，我的結論如果不是以那種無論過去或現在對於所有人永遠都不改變的，基督教所顯示給我們的，而且在我心中永遠可以證實的分清善惡的理解力作根據，那也會是空洞而且不可靠的。其他宗教信仰以及它們和神力的關係的問題我沒有權力，也沒有可能來解決。」

「噢，你還沒有走嗎？」他突然聽見吉提的聲音說，她正路過這裏到客廳去。「怎麼回事，你沒有甚麼不痛快的事吧？」她說，藉着星光注意地凝視着他的面孔。

要不是一道使繁星失去了光輝的閃電照亮了他的面孔的話，她就不會看清他面部的表情，藉着

閃電的光芒她看見了他整個的臉，看出他是平靜而愉快的，她對他微笑了。

「她明白的，」他想，「她知道我在想些甚麼。我要不要告訴她？是的，我要告訴她……」但是他剛要開口的時候，她就說：

「噢，考斯加！請你幫幫忙，」她說，「到角落上那個房間去看看，他們替賽爾吉・伊凡諾維奇安排得怎樣了！我去不大方便。看看他們是不是放上新洗臉架了？」

「好的，我立刻就去，」列文說，站直身體吻了吻她。

「不，我還是不告訴她的好，」當她從他身邊走到前面去的時候，他想。「這對於我個人說，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十分重要的，非言語所能表達的秘密。

「這種新的情感並沒有使我有所改變，沒有使我感到幸福，也沒有像我夢想的那樣突然間使我大徹大悟，祇是像我對我兒子的感情一樣。這也沒有甚麼意外的地方。但就是信仰也罷，不是信仰也罷——我不知道這到底是甚麼呢——這種情感不知不覺地從痛苦中發生，在我心中牢固地扎下根來了。

「我照樣還會跟車夫伊凡發脾氣，照樣還會和人爭論，照樣還會不合時宜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在我的心靈的最神聖的地方和其他的人們，甚至我的妻子之間仍然有一道鴻溝；為了我自己的恐懼我還會責備她，並且還會因此後悔莫及；我的理智仍然不可能理解為甚麼我祈禱，但是我照樣還會祈禱；但是現在我的生活，我的整個的生活，不管甚麼事情臨到我的身上，隨時隨刻，不但再也不會像從前那樣沒有意義了，而且具有一種不可爭辯的善的意義，而我是有權力把這種意義加到生活中去的。」